O'Neill

奥尼尔集

奥尼尔集

特拉维斯·博加德编

汪义群　梅绍武　屠　珍
龙文佩　王德明　申慧辉　译

上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奥尼尔集:1932～1943/(美)奥尼尔(O'Neill, E.)著;(美)博加德编;汪义群等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5

(美国文库)

书名原文:Eugene O'Neill:Complete Plays 1932～1943

ISBN 7－108－00758－4

Ⅰ.奥… Ⅱ.①奥… ②博… ③汪… Ⅲ.戏剧－作品集－美国－现代 Ⅳ.I712.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0236 号

译　　者	汪义群 梅绍武 屠珍 龙文佩 王德明 申慧辉
责任编辑	倪　乐
封面设计	海　洋
出版发行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　　编	100706
经　　销	新华书店
激光照排	北京新知电脑印制事务所
印　　刷	京海印刷厂
版　　次	199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2.75
字　　数	511 千字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上册) 35.00 元

本书翻译说明

①各剧本和附录翻译分工如下：

《啊，荒野！》	汪义群译
《无穷的岁月》	汪义群译
《诗人的气质》	梅绍武　屠珍译
《更庄严的大厦》	梅绍武　屠珍译
《送冰的人来了》	龙文佩　王德明译
《长日入夜行》	汪义群译
《休吉》	申慧辉译
《月照不幸人》	梅绍武　屠珍译

附录(《明天》、年表、文本注释和注释）　申慧辉译

②本书部分译文的校订工作由申慧辉承担。全书翻译的组织工作由申慧辉协助完成。

目　　录

啊，荒野！

2 谨将此剧献给　乔治·琼·内森[1]

这位一度也是穿着陀螺形裤子，
挥霍豪饮而走向毁灭的人。

人　物

纳特·米勒，《环球晚报》业主

埃西，他的妻子

阿瑟

理查德

米尔德丽德　他们的孩子

托米

锡德·戴维斯，埃西之弟

莉莉·米勒，纳特之妹

戴维·麦科姆伯

穆里尔·麦科姆伯，戴维的女儿

温特·塞尔比，阿瑟在耶鲁大学的同班同学

贝尔

诺拉

酒吧间侍者

推销员

场　　景

第一幕

康涅狄格州一个较大的小镇，米勒家的起居室。1906 年 7 月 4 日*清晨。

第二幕

米勒家的餐厅。当天晚上。

第三幕

第一场　一家小旅馆的酒吧间后间。当天晚上十点。

第二场　同第一幕。米勒家的起居室。当天晚上十一点过后。

第四幕

第一场　依然是米勒家的起居室。第二天下午一时许。

第二场　沿港湾的一条狭长的海滩。那天晚上九时许。

第三场　同第一场。起居室。当天晚上十时许。

---

* 美国国庆——国家独立纪念日。——译者注

第一幕

景 康涅狄格州一个较大的小镇，米勒家的起居室。1906年7月4日早晨七点半左右。

房间很大，在清晨的阳光下显得温馨而欢乐，房间里陈设的是时下流行的不太值钱的、刻板而缺乏情致的家具。在左边靠前的两扇窗下，一只沙发倚墙而立，上面放着丝织缎制成的靠垫。稍靠后，沙发旁边的沿墙空地处，有一只玻璃门书橱，橱里摆满一套套的廉价书。在左边靠后的墙上，有一个装有移动门和门帘的双重出入口，通向一间没有窗户的幽暗的后客厅。出入口的右面另有一只书橱，这是一只很小的没有门的橱，里面塞满孩子们的书以及多年前的畅销书——这一家人确实读过的书。在这只书橱的右面，是一个和左面那个出入口相对称的出入口，上面也装有移动门和门帘，通往一间光线充足的前客厅。右边墙的后部，是一扇通往门廊的纱门。沿着这墙再往前，是两扇窗，窗户之间摆着一张书桌和一把椅子。房间中央是一张大圆桌，桌上有一盏绿罩台灯，台灯的电线连着上面一盏枝形吊灯的五个插座中的一个。围着桌子，放着五把椅子——左面、右面和右后面是三把摇椅，后面和左后面是两把扶手椅。

一条价格适中、看上去并不难看的地毯铺满了大部分的地板。墙上糊着白色墙纸，上面印有明亮的、蓝得难看的图案。

从后客厅外面的餐厅里传来谈话声，一家人在那里刚刚用完早餐。接着可以听到米勒太太严厉的声音："托米！回来把你的牛奶喝完！"与此同时，托米从后客厅转回，出现在门口——一个十一岁的男孩，有一张圆圆的、被太阳晒黑的脸蛋，一双乌黑的眼睛，一头湿漉漉的、粘在一起的金黄色的头发；他有一张容光焕发的、宽厚的脸，嘴唇上还留有一圈喝过牛奶的印子。他那受压抑的精力迸发了出来，迫切期待着7月4日这一天的开始，然而他还是顺从却又迟疑地回答母亲的叫唤。

托米 （恳求地大声回答）噢，我吃饱了，妈。离开饭桌时我说过"请原谅"，您也说过"可以走了"。（可以听见他父亲在和母
6 亲说话。接着她高声说："好吧，托米。"托米急切地问）我现在能走了吧？

母亲的声音 （纠正他）应该说"可以走了吧"！

托米 （不耐烦，但还是顺从了）我可以走了吧，妈？

母亲的声音 走吧。

（托米朝通向右面走廊的那扇纱门蹦去，就像短跑选手听到发令枪声一样的迅疾。）

父亲的声音 （在他身后喊道）但你得离开这幢房子才能放爆竹，记住！（但托米已经穿过纱门走了，甚至连门也顾不上关。）

（过一会儿，一家人从餐厅里出来，出现在后客厅的门口。

走在前面的是米尔德丽德和阿瑟。米尔德丽德十五岁了，高挑的个子，身材苗条，脸形大而不端正，像她父亲一样谈不上什么漂亮。可是她那双灰色的大眼睛却很美；她生性活泼，笑起来很迷人，人人都认为她是个很有魅力的姑娘。她穿的是时下流行的衬衫和裙子。

(阿瑟已经十九岁了，是米勒的那些尚在父母身边的孩子中最大的一个。他身材高大结实，长得腰圆背阔，肌肉发达，很有点像当时典型的足球巡边员的模样。他有一张方方的、不太机灵的脸，一双小小的蓝眼睛和一头密密的黄中带红的头发。他举止端庄，俨然大学生的样子，身上穿的是当时最新式的大学生服，这服装虽然不像前几年那么热门，但肩垫和半陀螺形的裤子依然入时。这裤子宽摺脚的裤脚管很小，要是穿着鞋就无法脱下。)

米尔德丽德 (当他们出场时——好奇地)你今天打算去哪儿，阿瑟？

阿瑟 (高傲地)那是我自己的事。(他卖弄地从口袋掏出一只印有一个大 Y 字母和班级荣誉年号的烟袋，还取出一只上面刻有银 Y 字母和班级号码的用欧石楠树根制成的笨重的烟斗，开始装烟。)

米尔德丽德 (取笑地)我敢打赌，你不说我照样知道！要我说出她姓名的第一个字母吗？E.R.！(她笑了起来。阿瑟因为她暗示他有一套博取女人欢心的本领而高兴，但又觉得回答她有失尊严。他走到桌边，点上烟斗，拿起当地的晨报，懒洋洋地倒在桌子左后面的那把扶手椅上，一面浏览报上的标题，一面吹起口哨来。他吹的是《啊，威利，再陪我跳一圈华尔兹》的曲调。米尔德丽德坐在左前方的那只沙发上。

（这时，他们的母亲和姑妈莉莉——他们父亲的妹妹，跟在他们后面从后客厅出来。米勒太太的年龄在五十上下，身材矮小而粗壮，一头浅棕色的头发里夹杂着灰白，显得有点枯萎。她年轻时那圆圆的脸蛋、娇小伶俐的模样，再配上一对大大的眼睛，一定十分漂亮。她有一对棕色的大眼睛，一副温柔而带有母性的——家庭主妇所特有的忙碌劲儿。她穿着衬衫和裙子。

（莉莉·米勒，她的小姑，四十二岁，高高的个儿，又黑又瘦。她外表很像那种典型的当教师的老处女，甚至连戴副眼镜的样子也像。但她镜片背后的那双灰色眼睛却是温和而带着倦意的。她给人的总体印象是羞涩而和蔼。她说话的声音轻轻的，充满了甜蜜，和她的外表形成很大的反差。她身上穿的也是衬衫和裙子。）

米勒太太 （在她们出场时）**叫他把牛奶喝下去就像是——**（突然注意到那扇纱门半开着）**天哪，瞧那扇门，他走了也不关上！屋里要飞满苍蝇了！**（跑出去关门）**我跟他说了一遍又一遍——可就是这么个结果！简直是白费口舌！**（她砰地一声把门关上。）

莉莉 （微笑着）**唉，你不能指望一个男孩子在7月4日这天还会想到关门这件事。**（她怯生生地向书桌右前方的一把直背椅子走去，把那些舒适的椅子让给别人。）

米勒太太 **你老是这样，莉莉——老是替他找借口。你会把他宠坏的，也不为我想想。**（她一屁股坐在桌子右面的摇椅里）**唷，好热呀。你觉得热吗？今天可真是个大热天了**（她从桌上捡起一本杂志，一面摇着摇椅，一面扇着。）

（这时，她丈夫和弟弟从后客厅走出，两人都抽着雪茄。纳特·米勒已是五十八九岁了，长得瘦瘦的，又高又黑，肩稍微有点

佝偻，头秃得厉害，天生地不修边幅，却偏偏穿得体体面面的，反而显得不大自然。他的脸很长，脸形大而不端正，实在没有什么出众之处，但他那对灰色的眼睛却很精神，既敏锐，又富于幽默感。

（锡德·戴维斯，他的妻舅，四十五岁，又矮又胖，秃顶，有一张儿童故事中那个永远也长不大的顽童的脸。他穿着一套以前曾非常整洁、显眼而现在已褪色走样的轻便服。）

锡德 （在他们出场时）哦，我太喜欢这工作了，纳特。只要你摸熟了门路，沃特伯里还是一个什么玩意儿都挺漂亮的古老城市。我在自己的故事里插进一个笑话，把当地的老乡都逗乐了。洒水车——沃特伯里——滑铁庐！*

米勒 （咧开嘴笑）妙极了！

锡德 （高兴地）我想我讲得确实不错。（继续往下说，显得有点儿沮丧，仿佛为了什么不可明言的伤心事而苦恼）不错，你可以了解沃特伯里的生活——我是说，如果你是想在沃特伯里寻找生活的话！

米勒太太 沃特伯里怎么啦？锡德？

锡德 我是说那儿还可以——但是当然不可能和家里比。

（似乎故意要打断他的话，从门廊外传来一串噼噼啪啪的响声。这是托米点燃了一串爆竹，拉开了他的庆祝活动的序幕。聚在屋里的一家人都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米勒太太 这孩子！（她奔向纱门，走到门廊外喊道）托米！记住你爸爸怎么跟你说来着！把爆竹拿到后院外面去放，你听

* 洒水车、沃特伯里、滑铁庐在英语中是 Waterwagon, Waterbury 和 Waterloo，讲话者在这儿像绕口令似地用几个发音相近的词来引人发笑。——译者注

见没有？

阿瑟 （嘲弄地皱皱眉头）乳臭未干的小子！他是故意吓唬吓唬我们的。

米勒 （又好气又好笑）讨厌的小鬼！还没过完这一天他就会把房子给烧掉的。

锡德 （笑着唱道）

“不知叫他什么好

但他了不起，就像罗斯——福。”[2]

（众笑。）

莉莉 锡德，太妙了！

（锡德朝着她微笑。米勒太太从门廊外进来，怒气未消。）

米勒太太 嗨，我终于把他打发到屋子后面去了，这下我们可以清静一点了。

（好像存心和她的话作对，爆竹声和掼炮声从屋子左后方响起，在整个这一场中断断续续地响个不停，虽然没有第一声爆炸声那么响，但对他们的谈话却也足以构成干扰了。）

米勒 喂，你们今天都怎么啦？锡德，你当然要跟我一起去参加大亨俱乐部的野餐罗。

9 **锡德** （有点为难）那当然。我是说我愿意去，纳特——我的意思是，如果——

米勒太太 （带着不相信的微笑看着自己的弟弟）嗯，我可知道那个大亨俱乐部野餐是个什么东西！

莉莉 （强作开玩笑的口气来掩饰她那股热切劲儿）不，这次不是，埃西。锡德自从自己的名字上了沃特伯里报纸以后，已经脱胎换骨地变了个人了。至少，这是他昨晚向我发誓时说的。

锡德 （避开她的目光，羞愧地——用玩笑来扯开话题）我

现在啊，就像风吹拢的白雪一样纯洁无瑕。他们正要选我当基督教妇女节制会主席呢。(众笑。)

米勒太太 锡德，你这个人真会逗人发笑。什么事情到了你的嘴里都成了笑话。但是你今天得有个节制，听到没有？今天傍晚我们将有一顿晚餐，你知道——这是你从来没有吃过的最好的海鲜，我可不愿意让你白白地回来——嘿，连海鲜都尝不到。

莉莉 哦，我知道他今天会节制的。是吗，锡德？

锡德 (比以前更加尴尬——以夸张的笑语来摆脱窘境)莉莉，我向你发誓滴酒不沾，要是有谁敬我酒，我就把他杀了——我是说，除非他改变主意！

(除莉莉外大家都笑了，莉莉则咬着嘴唇，绷紧了脸。)

米勒太太 跟他说没有用，莉莉。现在你应该知道得更清楚。我们只能往最好处去想。

米勒 好啦，你们这些女人不要再责怪锡德了。今天是七月四日，在这样的节日里，即使一个受压制的新闻记者也有权利得到点乐趣呀。

米勒太太 我说的不仅仅是锡德。

米勒 (对其他人眨眨眼睛)什么，你是在暗指我过去曾经——？

米勒太太 好吧，说句公道话，你还没有，还没有像你说的那样——但我已知道你从那该死的大亨俱乐部野餐回来——嘿，我可不需要谁像小鸟一样叽叽喳喳地在我耳边打小报告，说什么你还去了些其他什么地方！(她温厚地笑了。米勒也轻声笑了起来。)

锡德 (诡秘地朝神情呆板、默不作声的莉莉瞥了一眼——

突然转向阿瑟，把话题扯开）你打算怎样欢度七月四日呢，划船去吗？

（阿瑟严肃地绷着脸。）

米尔德丽德　（取笑地）要是他不说，我可以告诉你。

米勒太太　（笑着）我想他大概要去兰德家。

阿瑟　（严肃地）我和伯特·特纳要带埃尔西和埃塞尔·兰德去划独木舟，我们要去草莓岛野餐。今天晚上我在兰德家吃晚饭。

米勒　那么，你是有人请客罗。米德，你今天怎么过呢？

米尔德丽德　我要去海滨安妮·卡尔佛家。

阿瑟　（挖苦地）当然，那儿不会有男孩子到场的吧！譬如说，约翰尼·多德？

米尔德丽德　（格格地笑——然后娇媚地把头一仰）呸！我才不把他放在心上呢！他又不是海滩上唯一的卵石。

米勒　别再没完没了地开玩笑了，你们两个。埃西，你和莉莉有什么打算？

莉莉　（轻声轻气地）没什么打算。就随你的便好了。

米勒太太　那好，我看咱们不如就这么围坐着，边休息边聊天吧。

米勒　想闲聊哪一天都可以。但今天是七月四日呀。嗨，我倒有个更好的建议。我们坐汽车出去兜风怎么样？我去把那辆别克车开出，我们乘着它环城转一圈，一直开到城外的灯塔再回转。然后我和锡德送你们回这儿，或你们想去的任何地方，我们再去赴野餐。

米勒太太　我很喜欢这样，你呢，莉莉？

莉莉　这敢情好。

米勒　那么，就一言为定。

锡德　（窘迫地）莉莉，你愿意晚上跟我一起去海滨看焰火吗？

米勒太太　这才对，锡德。你带她出去吧。可怜的莉莉从来就没有什么娱乐，总是和我一起呆在家里。

莉莉　（不知所措而又感激地）我——我愿意去，锡德，谢谢你。（接着脸上又露出忧虑的神色）我是说，如果你回家的话，我就去。

锡德　（又一次感到尴尬而羞愧——但还是用玩笑把话题扯开，一本正经地）我想这话说得太刻毒了吧，纳特。我可不愿意这样说你的妹妹。

（他们都笑了起来，即使莉莉也禁不住露出了笑容。）

阿瑟　（开了个很重的玩笑）听我说，锡德舅舅。今晚你和莉莉姑妈在海滩上动手动脚时，可别让我看见——否则我就有责任去叫警察罗！ 11

（锡德和莉莉被这句玩笑弄得尴尬之极，本该引人发笑的话，却变得像走了气的啤酒似的平淡乏味，只有米尔德丽德想到这对老头老太还要卿卿我我时忍不住哈哈地笑出声来。）

米勒太太　（训斥地）阿瑟！

米勒　（冷冰冰地）够了够了，看来你在耶鲁大学的足球训练把你的幽默感都磨钝了。

米勒太太　（突然地——吃了一惊）理查德在哪里？我们把他给忘得一干二净了。咦，这孩子到哪里去了？我记得吃了早饭他跟我们一块儿进来的。

米尔德丽德　我敢打赌他一定躲到什么地方给穆里尔·麦科姆伯写诗去了，这个傻瓜！或者装作在写诗。我想他只是在

抄——

阿瑟 （回头朝餐厅处望去）他仍旧呆在餐厅里，在看一本书。（回过头来——嘲笑地）天呀，他现在老是看书。我可不愿意这样消磨节日的大好时光。

米勒 （讽刺地）他读学校里的课本，你也会觉得奇怪吗？这就是为什么他在班上拔尖的原因。我希望在你离开纽黑文之前，他们有时间教你懂得读书是个好习惯。

米勒太太 （严厉地）这倒叫我想起来了，纳特。我一直想告诉你理查德在读些什么讨厌的书。你得好好跟他谈一谈——（她从椅子里站起）我现在就上楼去把这些书拿来。我见过这些书，他把它们藏在衣柜的搁板上。你等着看这是些什么——（她急急忙忙地从右后方走出，穿过前客厅。）

米勒 （显然对她带些什么书来不感兴趣——转向锡德，埋怨地）我看直到七月四日这天过了她还是拿不出什么——（然后咧嘴一笑）不管怎样，我知道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东西。我做孩子的时候，也是常常躲在一边读这类书的。

锡德 我也一样。我想迪克正迷上了尼克·卡特或者科利尔老船长的故事哩。

米勒 不，他早就过了看这种书的阶段。他现在最感兴趣的是诗，我想——是情诗——和社会主义的东西，我从他那些极端的言论中猜得出来。（然后轻快地）好吧，教训教训他也好。（他叫道）理查德！（没有回答——便提高嗓门）理查德！（还是
12 没有回答——于是他大吼一声）理查德！

阿瑟 （喊道）嗨，迪克，醒醒吧！爸在叫你哩。

理查德的声音 （从餐厅里传来）哎，我这就来了。

米勒 见他的鬼！他只要一埋进书里，即使屋子塌了他也

不会——

(理查德出现在从后客厅进来的门口,手里拿着那本他正在读着的书,手指还夹在书页中作为记号。他看上去有点儿惊慌失措的样子,很不愿意地从另一个世界被唤回现实中来。

(他马上就要十七岁了,刚刚高中毕业。从外表看来,他是父母绝妙的混合物,以致他俩都认为他像对方。他那淡棕色的头发象母亲,灰色的眼睛像父亲;他的脸形不大也不小,身材适中,不胖也不瘦。他算不上好看,但也并不难看。但他确实和他的父母都不同。他身上多了一些特别敏感的东西——一种烦躁不安的、忧心忡忡的、反抗的、腼腆的、梦幻的、忸怩的成分。他的举止间或像个单纯朴实的男孩,间或又像个装模作样地扮演角色的演员。他穿的是预备学校的服装,和阿瑟那一身大学制服适成对照。)

理查德 你叫我吗,爸爸?

米勒 我希望我能和你坦率地谈一谈。过来,坐一会儿。(他指了指身边那张桌子右面的摇椅。)

理查德 (向前走去——利用这个机会宣扬一下自己的想法——用一种辩解而又自尊的口气说话)我没有听到你叫我,爸。我刚才停留在另一个世界里呢。

(米尔德丽德偷偷地伸出一只脚,把理查德绊了一下,差点儿摔倒。她高兴地笑了起来。阿瑟也笑了。)

阿瑟 干得好,米德!他这该醒醒了吧!

理查德 (局促不安地露齿一笑——现在完全像个孩子了)真讨厌,米德!你看着我怎么对付你!(他把她推到沙发里,用一只空着的手呵她痒,另一只手里仍旧拿着书。她尖叫起来。)

阿瑟 让她尝尝厉害,迪克!

米勒　够啦够啦，别闹下去啦。你在这儿坐下，理查德。（理查德顺从地在桌子右面那把椅子上坐下，正好对着父亲）你
13 今天打算干些什么？跟米尔德丽德一起去海滨吗？

理查德　（轻蔑而傲慢地）那个姑娘家的愚蠢的聚会！我当然不会去！

米尔德丽德　他不去是因为穆里尔没在。我敢断定他们已约好在什么地方碰面喽。

理查德　（羞得满脸通红）你给我闭嘴！（然后转向父亲）我想我就呆在家里，哪儿也不去，爸——无论如何，今天早上哪儿也不去。

米勒　帮着托米放鞭炮吗，嗯？

理查德　（挺了挺身子——一本正经地）我不干。（接着又自命不凡地皱起眉头）我才不信七月四日这套愚蠢的庆祝活动哩——所有这些关于自由的谎言——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任何自由！

米勒　（眼里闪着光）嗯。

理查德　（兴奋起来）这自由人的土地和勇敢者的家乡！他们应该把这叫作奴隶的家——雇佣的奴隶被踩在资产阶级的脚下，挨着饿，为孩子们能得到一块面包而哭喊，所得到的却只是石块！这七月四日不过是出愚蠢的闹剧！

米勒　（把手遮住嘴免得笑出来）嗯。真是些慷慨激昂的言辞。你这些牢骚只能在家里发发，最好别去外面乱讲，否则他们要抓你进监狱的。

锡德　再扔掉牢门的钥匙。

理查德　（黯然）让他们抓我进监狱好了。可是，宪法中关于言论自由这一条又怎么说呢？这一定也是出闹剧罗！（不屈

服地又说了下去)不，你们可以庆祝你们的七月四日，我却要庆祝人民再次搬出断头台以及我亲眼目睹皮尔庞特·摩根*被关在死囚车里推走这一天！

(他父亲和锡德听得十分有趣；莉莉感到吃惊，但看到他们这样，也笑了。米尔德丽德疑惑不解地盯着他看，她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奇谈怪论。只有阿瑟流露出一个爱国主义者的义愤的反应。)

阿瑟　喂，你这个放肆的小子，到外面去夸口去吧！你在七月四日说这种话，真该挨揍！

米勒　(严肃地)孩子，要不是我知道是你在说话，我会以为我们是和埃玛·戈德曼**在一起呢。

阿瑟　不要紧的，爸爸。等我们让他进了耶鲁大学，我们会 14
叫他改变想法的！

理查德　(极为不屑地)哈，耶鲁！你以为这世界除了耶鲁以外就什么也没有了。耶鲁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阿瑟　你将来会知道的！

锡德　(挑逗地)不要被他们吓倒，迪克。给他们点颜色瞧瞧！

莉莉　(吃惊地)锡德！你说这话不应该当着——

理查德　你把我当成什么了，莉莉姑妈——一个小孩子？比锡德舅舅说得更粗的话我都听到过。

米尔德丽德　他自己说的话更粗，我敢肯定！

---

* 皮尔庞特·摩根(Pierpont Morgan, 1837－1913)，美国金融家和工业组织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20年间世界金融巨头之一。——译者注

** 埃玛·戈德曼(Emma Goldman, 1869－1940)立陶宛无政府主义者，后移居美国。——译者注

米勒 （带着一种滑稽的无可奈何的神情）好了，理查德，我发现每年七月四日我总得至少听一遍政治演说。我只是希望在早餐后听一遍你这特别激烈的演说，今天余下的时间你就可以放我们过门了。

（所有的人都笑了，把这话看成是一个暗示。）

理查德 （忧郁地）很好，笑吧！你们以为洪水灭世是你们死后的事，和你们毫不相干！可是留神着点吧！说不定在你们活着时就来临呢？全世界无产者为什么不会团结奋起呢？他们除了锁链，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他威胁似地朗诵道）“天气越来越热，呵，巴比伦！你那柳树底下依然凉爽！”[3]

米勒 嗯，不错。但它跟你刚才说的话有何联系？这是你正在看的那本书里的话吧？

理查德 （居高临下地）不。那是诗。而这是散文。

米勒 我听说诗和散文是有区别的。这是哪一本书里的？

理查德 （自傲地）卡莱尔的《法兰西革命》。

米勒 嗯，这么说来这就是你推出死囚车并把倒霉的老皮尔庞特关进去的地方罗。（然后严肃地）你在读这本书，我很高兴，理查德。这是一本极好的书。

理查德 （流露出明显的惊讶）什么，你也读过这本书？

米勒 是呀，要知道，即使是个报馆老板，也不能不时时读一点书啊。

理查德 （窘迫地）我——我的意思不是——我知道你——（接着热烈地）是呀，这难道不是本好书吗，虽然——关于米拉博的那部分——还有关于马拉和罗伯斯庇尔的那部分——

米勒太太 （从前客厅进来，因生气而脸色通红）别去关心什么罗伯斯庇尔了，年轻人！你现在就告诉我，你把那些书藏到

什么地方去了！它们原来在你衣柜的搁板上，而你现在却把它们转移到其他什么地方去了。你马上就上楼去把它们拿来交给你父亲！

（有那么一瞬间，理查德突然露出内疚和沮丧的神色。接着，他怒气冲冲地作出要申辩的样子。）

米勒 （用理解的目光迅速看了他一眼）现在别去叫他拿书了。我们要把整个上午浪费在这些该死的书上啦。不管怎么说，他有权保存自己那个小图书馆——我是说，只要这些书不太——那都是些什么书，理查德？

理查德 （不自然地）嗯——是一些——

米勒太太 我要告诉你，如果他不愿意——你就得跟他好好谈一谈。（接着，看了一眼理查德，怒气平息了下来）我倒不是责怪理查德，一定有个他认识的孩子在向他吹嘘什么进步啊、邪恶啊之类的，而且告诉他关于——

理查德 不对！这是我自己从报上和别的书里读到的。

米勒 好吧，不管怎么说，书可是在他的搁板上。两本是那个糟透了的王尔德写的，他为了天知道的罪恶被关进了监狱。

阿瑟 （突然地——以一种严肃的权威口吻）他犯了重婚罪。（接着，当锡德好不容易才忍住猥亵的笑声时）你在笑什么？我想我应该是知道的。大学里的一个同学告诉我的。当这个王尔德被逮捕时，我那同学的父亲正好在英国——而且他还说，他记得有一次他母亲问起父亲这件事，他父亲告诉他，王尔德犯的是重婚罪。

米勒 （用手遮住笑脸）这么看来，一定不会错了，阿瑟。

米勒太太 我相信他会犯这种罪，也会犯别的任何罪行。他有一本叫作什么的画像的书。

理查德　是《道连·格雷的画像》。这是一部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小说！

米勒太太　在我看来是一堆不值钱的废物。他还有一本是诗集，一本我记不起书名叫什么之歌的诗集。

理查德　是《累丁狱中之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部诗集。（他把“监狱”两字念成了别字。）

米勒太太　这诗集里说的全是某某人杀了他的妻子，后来
16 被判了绞刑这类事，依我看来，这人是罪有应得。另外还有两本书，是那个肖伯纳写的——

理查德　当今活着的最伟大的剧作家！

米勒太太　听他说起来倒像是这么回事儿！你知道，纳特，他就是那位写了一出关于——好了，不去管它——这戏简直令人作呕，人们甚至不准它在纽约上演！

米勒　晦，我记得这事。

米勒太太　那两本书，一本是他的戏剧集，另一本书名很长，我也弄不清楚，只知道它不是剧本。

理查德　（骄傲地）《易卜生主义的精华》。

米尔德丽德　唷！老天爷，多怪的名字！它是什么意思，迪克？我敢打赌他肯定不知道。

理查德　（发怒）我当然知道！这本书讲的是易卜生，莎士比亚之后最伟大的剧作家！

米勒太太　对了，那儿也有一本那个易卜生写的戏剧集！还有一本叫斯文什么的人写的诗集。

理查德　是斯文朋写的《诗歌与民谣》，妈。他是雪莱之后最伟大的诗人！他述说着真正爱情的真谛！

米勒太太　什么爱情！哼，我把这本书看来看去，只有一句

话好说，那就是他实在应该和王尔德一起进监狱。有些东西我简直念不出口，写得那么粗俗——全是些关于——好了，当着莉莉和米尔德丽德的面我不便同你说。

锡德 （对理查德眨眨眼——打趣地）别忘了，我和那个人倒有几分接近，迪克。我感到自己需要点诗的教育。

莉莉 （感到震惊，但笑了起来）锡德！你不觉得害羞么？

米勒太太 这不是什么好笑的事。另外，还有吉卜林的书——我觉得这个吉卜林还不算太坏。最后，还有一首诗——一首长诗——叫鲁拜什么的——理查德，这诗名叫什么来着？

理查德 莪默·伽亚谟的《鲁拜集》。这是最最好的一本书！

米勒 噢，我也读过那本书，埃西——在办公室里还放了一本。

锡德 （热情地）我也读过。真是一本人见人爱的书！

莉莉 （既羞涩又兴奋）我——我也读过——在图书馆里读的。我喜欢——其中的某些部分。

米勒太太 （感到震惊）什么，莉莉！ 17

米勒 现在人人都在读这本书，埃西——看来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坏处。这书里有一些好的东西，照我看来——真实的东西。

米勒太太 （有点困惑，不知所从）嗨，纳特，我看不出你怎么会——这书看上去猥亵得很哩——至少我读过的那部分。

锡德 记住这一句：（有声有色地朗诵其中一行）"啊，你呀，在我将要徘徊的路上设下陷阱"——你看，我一直注意到我的路上怎样被人设了陷阱——那是在过去，你们心里明白！（他打趣地斜视了莉莉一眼，其他人都笑了起来。但莉莉正陷入忧郁的沉思中，没有听见他的话。）

米勒太太 （尖刻地，但很明显地克制住通常谈到锡德时会有的微笑）你呀，会把那些带有酒气的诗都挑出来的！

莉莉 （突然地——用一种哀婉的情感，羞涩而不熟练地念道）我喜欢——因为它真实：

“移动的手指写着，一旦写了
便源源地流出，不管才智还是虔敬
都难以把它收回，删去半行，
也无法用眼泪洗掉片言只字。”

米勒太太 （惊讶地，其他人也同样吃惊）唷，莉莉，我以前从来不知道你会背诗！

莉莉 （立刻露出像做错什么事似的神色，抱歉地）我——它不知怎么留在我的记忆中了。

理查德 （瞧着她，似乎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她似的）你真行，莉莉姑妈！（接着充满热情地）不过那首诗还不算最好。最好的一首是这样的：

“树下放着一卷诗章，
一壶酒和一块面包，
在这荒野之中，你在我身旁吟唱——”

阿瑟 （对他们这种引诗摘句的玩意儿早就厌烦得要命，已踱到右面那只书桌后的窗口）嘿！看谁从小路上过来了——麦科姆伯老头！

米勒 （烦躁地）戴维？究竟这该死的老——锡德，我看我

们永远别想去参加那个野餐会啦。

米勒太太 （焦急地）他知道我们这么一大早准在家里，说谎也没用。（接着，被另一个想法吓了一跳）那个诺拉——就是那么笨，有人来从来不知道去应门的，非得我每次提醒她。纳 *18*
特，你得去和戴维谈谈。我去叫诺拉把他引到这儿来。莉莉，你从后楼上去，把你的东西都准备好。我一会儿就上来。纳特，你想法摆脱他，越快越好！不管那个老笨蛋要——（她和莉莉急急忙忙穿过后客厅出去了。）

阿瑟 我得赶在这之前走了——正好去赶八点二十分的电车。

米尔德丽德 我也得赶那班车。等我把帽子取来一齐走，阿特！（她冲进后客厅）。

阿瑟 （在她身后喊道）我不能等了。你要是快一点，也许赶得上我。（他走到后客厅门口时转过身来——咧开嘴笑）麦科姆伯也许是来了解一下，看看你打他女儿的主意是不是有点丢人现眼，迪克！趁现在还来得及，你快逃吧！（他一边笑一边穿过后客厅走了。）

理查德 （有点心绪不宁，但装出勇敢的样子）你们以为我怕他吗？

米勒 （注视着他——皱眉）想象不出为的什么——但准是来告状的，这我知道。我只希望少跟这个老家伙套近乎——不过他却是最帮我们赚钱的广告客户。

锡德 （同情地）我懂。但你无论如何得叫他滚蛋。他比你更需要那些广告。

（从屋后传来铃声，这声音来自后客厅的左方。）

米勒 他来了。你快离开，迪克——不过等他一走就回来，

听到没有？我话还没有和你讲完呢。

理查德 是，爸爸。

米勒 你最好也离开，锡德。你知道戴维是不喜欢听笑话的。

锡德 而且见了我就像见了毒药一样！走吧，迪克，我们出去帮托米放鞭炮去。（他抓住理查德的手臂，两人穿过后客厅的门走了。米勒透过前客厅朝大门处望去，然后强作热情地叫道。）

米勒 哈罗，戴维。请进请进。在这光荣的七月四日，是什么好风把你吹来的？

（回答他的是一声呆板而冷淡的“早上好”，过一会儿，戴
19 维·麦科姆伯出现在通前客厅的门口。他生得精瘦干瘪，矮矮的个子，一只架在细脖子上的头大得和他的身体不成比例，他那张长长的、板着的马脸上长着一对深陷的、小小的黑眼睛，一只粗短的、怪模怪样的鼻子和一张又小又薄的嘴。他的年纪和米勒相仿，但头已全秃了，看上去要比米勒老十岁。他穿的是一身发亮的旧的黑衣服，却显得异常地整洁。）

米勒 来，请坐，不用客气。（拿出烟盒）抽支烟吧？

麦科姆伯 （在桌子右面的椅子上坐下——尖刻地）你忘了，我向来不抽烟。

米勒 （勉强地自嘲）是这么回事，我忘了。好吧，那我就一个人抽了。（他狠狠地把雪茄烟头咬掉，倒好像他希望咬掉的是麦科姆伯的头，于是便在麦科姆伯的对面坐了下来。）

麦科姆伯 你刚才问我是什么风把我吹来，那我就直话直说了吧。我遗憾地告诉你这是件不愉快的事儿——更确切地说是件不光彩的事儿——而这事又关系到你的儿子，理查德！

米勒 （开始有点激动——但却语气冷静地）哦，说吧，戴维，我相信理查德没有——

麦科姆伯 （激烈地）但我肯定他有。我希望你不至于认为我是个撒谎的人吧。

米勒 谁也没有说你在撒谎。我只是说你一定弄错了，如果你认为——

麦科姆伯 我没有弄错。我有他亲笔写下的所有的证据！

米勒 （严厉地）让我们谈谈实质性问题吧。你究竟要控告他什么？

麦科姆伯 控告他放荡和亵渎神明的行为——控告他蓄意败坏我女儿穆里尔的道德。

米勒 这样的话恐怕我只能称你撒谎者了，戴维！

麦科姆伯 （没有生气——依然用呆板而冷淡的声音说）我想你会抽出时间来调查这件事的，所以带来了一些物证。我家里的物证比这要多得多。（他从上衣里面的口袋里掏出一只皮夹子，从中拣出五、六张纸递给米勒）这几张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样品。我老婆在穆里尔衣柜的一个抽屉里发现的，穆里尔把它们藏在内衣底下。这些都是你儿子的字迹，你是否认不了的。不管怎样，穆里尔已向我坦白这是他写的。你在称我说谎者之前，最好先读一读这几张纸吧。（米勒接过纸，皱起眉头读着。麦科姆伯继续往下说）显然你太忙了，没有时间关心理查德的教养或他读些什么书——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他母亲也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呢。这是你的不幸，与我无关。但穆里尔却与我有关，我不能也不愿她的清白被一个年轻的男人所玷污，这年轻男人的思想，从他所选择的书籍来判断，肮脏得——

米勒 （用极大的努力来克制自己的怒气）哼，你这个该死

的老笨蛋！难道你看不出理查德不过是个傻小子，他刚处在反抗一切权威的成长阶段，所以他抓到随便什么激进的书就读，还想把这书传给他的兄长和男女朋友，无非为了显示一下自己是个怎样的捣蛋鬼！其实你会发现他本质上和穆里尔一样天真，一样是个大孩子！（他不屑一顾地把那几张纸从桌上推到麦科姆伯面前）这东西对我不说明任何问题——我是说，根本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如果你相信这东西会败坏穆里尔，那穆里尔也太容易败坏了！但是我敢断定，你会发现她对生活的了解比你所想象的要多得多——而且她也不是由仙鹤送到人间来的！

麦科姆伯　你现在居然侮辱我的女儿。我不会忘记的。

米勒　我并没有侮辱她。我认为穆里尔是个极好的姑娘。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她通情达理的缘故。我自己的米尔德丽德也是如此，她们是同岁。

麦科姆伯　对于你那个米尔德丽德，除了她是个轻佻姑娘外我一无所知。（接着口气更加尖刻）嘿，我知道你这人顽固得很，但我做梦也想不到你在看了这些纸条以后，居然还能够厚颜无耻地声称你儿子所干的一切坏事都是清白的！

米勒　那你以为我会干些什么？

麦科姆伯　你应该尽到一个公民的普通职责，保护别人的
21 孩子！给他一顿痛打，让他到死也忘不了！为了他的缘故，你也应该这样做，如果你还有头脑的话——如果你不想让他坐牢！

米勒　（握紧了拳头——身子靠在桌上）戴维，我对你已经忍无可忍了！你给我出去！如果你不愿意我在你背后踢一脚来帮你快走的话，你就快滚！

麦科姆伯　（慢慢站起身来，依然用那种呆板而冷淡的声音说话）你没有必要发脾气。我只是要求你尽到你自己的责任，就

像我已尽到了我的责任一样。我正在惩罚穆里尔。一个月内不准她走出家门，每天晚上一到八点钟就得上床睡觉。然而她倒并没有什么过错，比起那个——

米勒 我说过我对你那套已经受够了，戴维！（他做出一个威胁的动作。）

麦科姆伯 你不用碰我，我这就走。但还有一件事要奉告。（从皮夹子里抽出一封信）这是穆里尔给你儿子的信。（把信往桌上一放）信里写得很清楚，一旦她分清了是非，她对你儿子会有什么感想。我希望他注意信里写些什么——为了他自己也为了你好——因为只要我再发现他在我家周围转悠，我就叫警察逮捕他！别以为我不会叫你感到后悔，为了你对我的侮辱！我要把我的商品广告从你的报上抽掉——我告诉你，我决不会再登了，除非你向我书面道歉，并保证惩罚——

米勒 我让你见鬼去吧！至于你那个老掉牙的该死的广告，你就把它拿走，也见鬼去吧！

麦科姆伯 你不要吓唬人。你明白你多么需要我的广告，这点我也明白。（他傲慢地朝门口走去。）

米勒 站住！再听我说两句！我要说的是你自己才是虚张声势地吓唬人，我还要告诉你，不管你是不是打算重新考虑你的决定，从明天起我就拒绝印你那该死的广告！你仔细想想吧！此外，我还要到处游说，鼓励外来资金在你对门开一家绸缎呢绒店，以优质商品来证明你店里都是些伪劣货色！

麦科姆伯 （有点儿被这一威胁镇住了——但还是用同样呆板的声调）我会控告你诽谤罪的。

米勒 等我办完这件事，城里就没有人会到你店里去买一块洗碗布！

22 **麦科姆伯**　(更为震惊，两眼诡秘地瞟来瞟去)这完全是恐吓。谅你也不敢——(最后，他犹豫不定地说)好吧，回头见。(说着转身走出。纳特站在那儿看着他往外走去。他脸上的怒气渐渐消去，只剩下一点厌恶的神情。锡德从后客厅出来。他正小心按摩着右手上的一处灼伤，但脸上却露出满意的笑容。)

锡德　我刚才被托米一个要命的爆竹烧伤了手，进来涂一点凡士林。我听到你最后说的那些话。干得好，纳特！你可给他颜色看了！

米勒　(阴郁地)这不管什么用。他知道这不过是说说而已。

锡德　他恰恰不知道这一点，纳特。那个老吝啬鬼有点儿良心不安了。

米勒　唉，其实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不会利用自己的报纸去从事那种卑鄙龌龊的勾当——不管他怎么对待我。

锡德　是呀，人人都知道你是个容易上当的老笨蛋，纳特，你太洁身自好了。不过麦科姆伯以前从来没有见你发这样大的脾气。我说你真的把他吓破胆了。(他轻轻地笑了起来。)

米勒　(依然情绪低落)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让他就那样轻易跑了。像麦科姆伯这样黄鼠狼般的恶棍，只要和他们在一起呆上十分钟，你自己也会变成和他们一样的大黄鼠狼了。

锡德　(注意到桌上的纸条)这是什么？是他带来的吗？(他拣起纸条看了起来。)

米勒　(严厉地)这些是新自由派的活标本——从埃西找到的那些书中看来的——理查德把它们传给穆里尔，想教育她。这就是引起我们争吵的原因。(然后皱着眉头)我得管管那个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要不，他会给我和给他自己惹出麻烦来的。

(接着,露出一副无可奈何的可怜相)但我又能做些什么呢?约束得过紧只会使他变得更坏。那样的话他就有一个专制暴君供他反抗了。他就喜欢那样,这家伙!

锡德 (一直在看那些纸条,脸上笑嘻嘻地——突然吹了一声口哨)唷!这可是首热情洋溢的了不起的情诗!(他用一种开玩笑的口吻朗诵道)

> "你的爱使我的生活变得痛苦,
> 你的双眸使我失明,你的秀发将我炙烤,
> 你深沉的叹息将我的灵和肉轻轻撕裂——"

米勒 (苦笑)嗯,我倒没有发觉这一张。这一定是抄的斯文朋的诗句了。我虽然从来没有读过他的诗,但却听说他写的就是这种风格。

锡德 不错,上面注明是斯文朋的——《阿纳克托利亚》。不管它是什么吧。但是且慢,注意听下去!最糟糕的还在后面呢!(他加重了滑稽的口吻朗诵起来)

> "我饮你的血,犹如畅饮芳醇,
> 我吸你的双乳,仿佛饱啖甘蜜,
> 你的肉体被我耗尽消融,
> 全都埋葬在我的血肉之中!"

米勒 (脸上呈现出一种压抑不住的孩子气的笑容)天哪!想一想老戴维第一次细读这首诗时的模样吧!嗨,我情愿出大价钱瞧一瞧他那张脸!(接着,声音中露出责备的口气)不过这

可不是闹着玩的。要是你问我，我说这首诗可是色情的——太色情了！我一点儿也不喜欢，锡德。这可不是给一个正派女孩子看的东西。（越说越显得担忧）我原以为他真的迷上了她——就像他这种年龄的男孩会迷上一个正派的女孩一样——只是罗曼蒂克的空想，握握手啊，接个吻啊之类的。但这件事看起来——我怀疑他缠住她是想看看他能得到些什么。（气愤地）老天作证，如果事情真是这样，他应该挨我一顿打，麦科姆伯说过这是我对他应尽的责任！我得在什么地方给他划出一条行动的界限才好！

锡德 是的，听任他给正派的女孩子惹麻烦是不行的。

米勒 我唯一能做的事是直截了当地向他提出。（有点得意地）不管怎样，理查德会坚持自己的意见的。我从来没有听他对我说过假话。

锡德 （听到有喧闹声从后客厅传出，朝那里望了望——压低了声音）现在你的机会来了。我这就走，让你一人留下——我去看看楼上那些娘儿们准备好了没有。我们应该马上动身了——如果我们还想去参加野餐的话。（他朝前客厅的门道走去，刚走了一半，理查德从后客厅进来，显然对麦科姆伯的造访感到惴惴不安。）

理查德 （用一种强装出来的不知情的语气）你的手怎么啦，锡德舅舅？

24 **锡德** 没关系的，迪克，谢谢你——只伤着一点儿。（说着便往外走了。米勒皱着眉头注视着儿子。理查德迅疾地向他斜视了一眼，更加心虚不安了。）

理查德 （勉强装出笑声）哎呀，爸爸，锡德舅舅不过是个比托米大一点的孩子。他把爆竹往空中扔，再用手背把它们接住，

在爆竹爆炸前的一刹那再把它们扔出去——有一个爆竹掉下来，他手脚不够快，于是就爆炸了，差不多就在他的头顶——

米勒 别管那个了。除了爆竹以外，我还有些别的事情要和你谈。

理查德 （忧心忡忡地）什么事，爸爸？

米勒 （突然将双手按住他的肩——冷静地）听着，儿子。我要问你一个问题，我希望你老实回答我。我事先警告你，如果你回答“是”，我就要惩罚你，重重地惩罚你，因为你做了我的孩子决不应该做的事。但我知道，你以前从来没有对我撒过谎，而且我不相信你这次会为了逃避惩罚而对我撒谎，是吗？

理查德 （有所触动——尊严地）我不会撒谎，爸爸。

米勒 你有没有企图对穆里尔做一些———些你不应该做的事情——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

理查德 （呆呆地望着父亲，仿佛他没有弄明白——接着，当他明白过来时，脸上现出震惊而愤慨的神色）没有！你把我看成什么人啦，爸爸？我决不会的！她不是那种人！呃，我——我爱她！我将来要娶她——等我大学毕了业！她说她愿意的！我们已订了婚！

米勒 （放下心来）很好。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些。我们再也不会谈这件事了。（他在儿子背上满意地拍了一下。）

理查德 我不明白你怎么会想到——是不是那个老傻瓜麦科姆伯这么说我来着？

米勒 （现在开起玩笑来了）你可不能骂你将来的岳父大人呀，是吗？不能这么没大没小的。（接着，瞥了一眼理查德那张忿忿不平的脸——指着桌上那些纸条）好了，你也不能完全怪罪老戴维，你读了那些文学作品，就想要他那个天真无邪的女儿，

你能怪罪他吗？

理查德 （第一次看到这些纸条，显得尴尬极了。但很快就用一种傲慢的、不以为然的态度加以掩饰）哦，原来如此。他发现了这些纸条，是吗？我关照过她要小心保存——好吧，让他读读人生的真谛对他也有好处，可以帮他洗洗老脑筋。

米勒 不过，恐怕我倒同意他的看法，就是这种东西不适合让年轻姑娘读的。（接着又巧妙地说了句恭维话）这些书就它们本身来说，是不错的，因为你是个男子汉，但是——仔细考虑考虑吧，看看你是不是同意我的意见。

理查德 （尴尬地）噢，我那样做仅仅是因为我喜欢它们——并且希望她也能面对真正的生活。她是那么害怕生活——害怕她的老子——害怕人们对她说长道短——害怕谈恋爱——什么都害怕。她甚至害怕让我吻她。我原以为，也许读读那些东西——它们写得很美，不是吗，爸爸？——我以为它们或许会给她带来勇气，使她敢于过自己的生活，而不是——老是怕这怕那的。

米勒 原来如此。不过，恐怕她仍在害怕呢。（他从桌上拿起那封信）麦科姆伯说这是她给你的信。（理查德犹豫不决地从他手上接过信，脸上的表情变得担忧起来。米勒慈爱地笑着补充说）你最好准备遭受一次打击。不过不要紧的，海里其它鱼多得很哩。（理查德没有理会他的话，只是忧心忡忡地望着那封信出神。米勒朝着儿子的脸看了一会儿，然后困惑而窘迫地转身走开）真要命，我得上楼去换换衣服，要不然就别想去赶野餐了。（他动作笨拙而不自然地穿过前客厅走了。理查德仍然盯着那封信看了一会儿——然后鼓起勇气撕开信封，开始飞快地看起信来。看信时，他的脸色变得越来越阴沉，越来越悲哀，最后两

只嘴角也拉了下来，仿佛就要哭出来的样子。他竭力忍住眼泪，他的脸因屈辱和怨恨而涨得通红。）

理查德 （突然间自言自语起来）这胆小鬼！我恨她！她不该这么对待我！我要找她评评理看！

（听到前客厅传来的说话声，他赶快把信塞进上衣里面的口袋，尽力装出平静和若无其事的样子，甚至试图吹起《等待在教堂》的口哨来，但他的口哨声可怜地中断了，因为他母亲、莉莉和 26
锡德从前客厅走了进来。他们全都特意穿戴起当时流行的汽车驾驶服饰——亚麻布做的风衣、面罩、风镜，锡德还戴了一顶时髦的便帽。）

米勒太太 好啦，我们终于可以动身了，真是谢天谢地！但愿不会再有客人上门来了。理查德，你知不知道刚才那个麦科姆伯来干什么？锡德不告诉我们。

理查德 我不知道。你问爸爸去。

米勒太太 （立刻感觉到他的情绪有点"低落"——担忧地向他走去）嗳，你到底怎么了，理查德？你说话的神气就好像你失去了最后一个朋友似的！这是怎么回事？

理查德 （极度失望地）我——我感到不舒服——我的胃不好受。

米勒太太 （心中立刻充满了同情——替他把前额的头发往后拢了拢）你这可怜的孩子！真倒霉——别的日子不生病，偏偏在七月四日生病！（转向别人）要是他生病，也许我得留在家里陪他。

莉莉 好的，我也留下。

理查德 （更为失望）不，你们走吧，妈！我不是真的有病。我会好起来的。你们走吧，我喜欢单独呆着！（这时，托米放的

一个大爆竹"砰"的一声从后院传来，把他吓了一跳）该死的托米和他那些该死的爆竹！只要这讨厌的小鬼呆在屋里，你就没个清静的日子！总之，这该死的独立纪念日！我倒但愿我们至今还属于英国！（他怀着痛苦和愤慨的心情大步穿过前客厅走了。）

米勒太太 （忧虑地看着他走远——然后自圆其说地叹了口气）好了，我想他不会再这么病下去了——经过这阵发作以后。（她摇了摇头）他是个古怪的孩子。有时我对他真是一点也摸不透呢。

米勒 （从后客厅外面的前门口喊道）大家快走吧。我们该动身啦。

锡德 我们这就来了，纳特。（他和两个妇人穿过前客厅往外走去。）

（幕　落）

第二幕

27

景 米勒家的餐厅——当天傍晚六点钟刚过。

这餐厅和它那套价钱不贵、样子难看的餐厅家俱相比，显得过于窄小，尤其此刻所有的桌面都撑开时更是如此。右面靠近舞台后方处，是一个通往后客厅的门道，上面既装有移门，又挂着门帷。在后墙的左面，有一扇通往厨房的门。门的右边是只瓷器柜，里面陈列着刻花玻璃器皿和精美的瓷器制品。右边墙上有两扇窗，窗外望去是一块草坪。窗前放着一只笨重而难看的餐具柜，上格摆着三件旧银器。在左边墙上，最靠舞台口的地方，是一扇通往一侧走廊的纱门。一条深色的地毯铺满了地板的大部分。餐桌的左右两头各有一把椅子，在远的那一边放着三把面朝舞台口的椅子，近的这一边则放着两把背朝舞台口的椅子，这些东西占据了大部分可以利用的空间。墙上贴着暗棕色和深红色图案的墙纸。

米勒太太正在指导和帮助女佣诺拉往桌上摆餐具，

诺拉是个长下巴、动作笨拙、手脚很重、但脾气很好的爱尔兰姑娘——一个未谙事故的姑娘。

米勒太太　我认为你最好把灯打开，诺拉。外面天越来越阴，再说这个讨厌的房间又是这么暗。

诺拉　是，太太。（她笨拙地伸出手越过桌子上方，去够那盏悬在天花板正中的枝形吊灯，想扭亮其中的一盏——不以为然地）喔唷，这个鬼玩意儿！

米勒太太　（担心地）当心点儿！

诺拉　够当心的啦，太太。（但在走过去开第二盏灯时，她重重地撞在餐桌上。）

米勒太太　看！我知道会这样！我要你当心——

诺拉　（声音里含有慌张恳求的神情）哎呀，我哪儿做错了吧？

米勒太太　（深深吸了口气，然后无可奈何地叹息道）哦，没什么。别管其余的灯了。你还是到厨房里去呆着吧，需要你时我会按铃的。

28 **诺拉**　（得救似的，又高兴了起来）是，太太。（朝厨房走去。）

米勒太太　不过还有件事——（诺拉忐忑不安地转过身来）不，是两件事——这两件事我对你说过不知多少遍了，可你老是忘记。今晚上菜时不要把盘子摆错地方，另外，进出时不要让厨房门发出响声。这一回你得好好记住，听到了吗？

诺拉　是，太太。（她走进厨房，特别小心地把门轻轻关上；米勒太太不放心地注视着她，叹了口气，费劲地伸手去开枝形灯架上四盏灯中的另一盏。当她正在伸手开灯时，莉莉从后客厅进来。）

莉莉　哟，让我来开，埃西，我个子比你高。你只会扭伤腰。（她很快把另外两盏灯扭亮了。）

米勒太太 （感激地）谢谢你，莉莉。我够不着，我太胖了。

莉莉 可是诺拉在哪儿？为什么她不——

米勒太太 （恼怒地）唉，那个女孩子！别提她了！她非把我气死不可！她那个笨劲儿，说给你听你都不会相信。

莉莉 （笑起来）怎么，她这回又干了什么啦？

米勒太太 哦，没什么。她的用意还是好的。

莉莉 我还能做些别的什么吗，埃西？

米勒太太 这样吧，她把餐具全摆错了。我们得重新摆一下。可是你一直在帮我干这干那的，不该再叫你——尤其是在你的假期里。你给那些印第安人的野孩子教了整整一年的书，是该好好休息一下。

莉莉 （开始帮着摆餐桌）你知道我喜欢帮着干点什么。这让我觉得自己在这个家里还有点用处，而不是个吃闲饭的——

米勒太太 （生气地）吃闲饭！你不是付钱的吗？

莉莉 几乎没付。你和纳特收我那一点点钱不过是为了让我心安理得地住在你们这儿。（强作笑容）我不明白你怎么受得了我——整天和一个脾气古怪的老小姐呆在一起。

米勒太太 你在说什么废话！倒好像纳特和我有你在还不够快活似的！莉莉·米勒，你再这样说我可要生气了。我们为这事以前谈过一千遍了，可你还要这么说了又说！你真是傻！（她 29
突然换了话题）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莉莉 （看表）六点一刻。

米勒太太 我希望那些男人吃晚饭不要迟到。（她叹了口气）但我看他们去参加那种该死的大亨俱乐部野餐，十有八九会晚回家的。（莉莉看上去有点心事，也叹了口气。米勒太太朝她飞快地瞥了一眼）我看你穿了件新衣服。

莉莉 （不好意思地）是的，我原以为——锡德要带我去看焰火——我得穿戴得整齐一点才是。

米勒太太 （眼睛转向别处）嗯。（停顿——然后努力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要是锡德回家时样子有点儿——手舞足蹈，你千万不要介意。我想纳特会——我们又得听他讲那些关于他小时候的陈旧故事了。你是知道这野餐是怎么回事，锡德准是去和他那些老朋友碰头了。

莉莉 （不安地）我想他不会——这一次——他作出过保证以后是不会了。

米勒太太 （眼光避开她）我知道。可是男人的意志薄弱。（然后很快地说）纳特是出于好意，替锡德在《沃特伯里旗帜报》找了份工作。他需要的只是改掉他在这儿的旧习惯。他是那种朋友叫他干啥就干啥的人。他很容易被人牵着鼻子走——这对他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害处，你是知道的。（莉莉一声不吭，两眼望着地板。米勒太太意味深长地往下说）他在沃特伯里可也赚了不少的钱——三十五美元一周。他现在要娶亲的话倒是比以前有利多了。

莉莉 （呆板地）好，我希望他能找到一个女人——即使他赌赛马、玩骰子和弹子游戏，把钱输得娶不起老婆，甚至把钱输个精光——她还愿意跟着他。

米勒太太 喔，那些玩意儿他已洗手不干了——为了这个女人。（突然直截了当地）莉莉，你为什么不改变主意，和锡德结婚，把他改造过来呢？你爱他，而且一直都——

莉莉 （倔强地）我不能爱一个喝酒的男人。

米勒太太 你骗不了我。我比谁都明白，你爱着他。他也爱着你，而且一直如此。

莉莉 他爱我还没有爱到足以把酒戒掉。(把米勒太太的插话打断)不,你再说也没有用,埃西。这事儿我们以前讨论过上千遍了。只要锡德老脾气不改,我就永远这样下去。如果他向我保证他将——不,即使那样我还是认为我不能和他结婚。自从我和他解除婚约,已经十六年过去了。但是解除婚约的原因,至今仍记忆犹新。哪个女人嫁给他,还会碰到这种事——他就是喜欢和坏女人来往。

米勒太太 (不很起劲地为他辩解道)但他老是发誓说他不过是偶尔光顾那种约会的,而且和那些卖淫的毫无瓜葛。

莉莉 好啦,我可不相信他——那时候不相信,现在还是不相信。我相信的只是他不是故意地谋划好了去干那种事,但是——哦,谈这些有什么用,埃西。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但你是知道我多么地喜欢锡德——不顾一切地喜欢他。我知道他天性如此——不承担什么责任,从来不存害人之心,但却不知不觉地伤害了他人。不过你别和我谈跟他结婚的事——因为这决不可能。

米勒太太 (恼火地)他是个大笨蛋——一个愚蠢透顶的大笨蛋,他就是那么个人!

莉莉 (冷静地)不,他只不过是锡德而已。

米勒太太 对你来说,这是一件憾事——一件小小的憾事——你原可以成为一个极好的妻子,配得上任何一个男人——你应该有自己的家庭和孩子!

莉莉 (往后退缩了一下,但随即深情地用手臂勾住米勒太太——温柔地)现在你别再为我感到遗憾了。我不会成家的。感谢你和纳特的仁爱,我现在在这儿,和世上最美好的家庭生活在一起;至于孩子,我喜欢你们的孩子就像他们是我亲生的一

样，而且我还可以免除生育之苦。再说，我还有每年所教的那些男孩和女孩，我很喜欢有这种感觉，似乎我就是他们的第二位母亲，正在帮助他们成长为有教养的男人和女人。因此，我觉得自己毕竟还不是一个毫无用处的老小姐。

米勒太太 （感情冲动地吻她——嗓音沙哑了）你真是个好人儿，莉莉——你对我们太好了。（她转过身去，偷偷地擦去眼泪——接着突然换了个话题）天哪，我差点儿忘了一件最重要的
31 事情！我得去提醒托米，不许他向纳特泄露关于那条鱼的秘密。托米知道这秘密，因为鱼是我差他去菜场买来的。他很可能会忍不住笑出声来——

莉莉 笑什么？

米勒太太 （内疚地）对了，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你，因为这有点儿像个恶作剧，但你是知道纳特怎么会不吃蓝鱼*的。

莉莉 我知道。他说过这种鱼里含有某种会使他中毒的油。

米勒太太 （抿着嘴轻声地笑）使他中毒，没有的事！他吃蓝鱼已经好多年了——只是我每次都告诉他这是鳘脚鱼。我们今晚就吃蓝鱼——我得提醒那个小淘气鬼，不许他笑出来。

莉莉 （大笑）你好不害羞，埃西！

米勒太太 不怎么害羞，我不害羞！我喜欢吃蓝鱼！（她也大笑）托米在哪儿？在起居室里吗？

莉莉 不，只有理査德一人在那儿。我想托米是和米尔德丽德到外面游廊里去了。（米勒太太急急忙忙地穿过后客厅往外走去。她一走开，莉莉唇边的笑容就消逝了。她的脸色变得

* 指北美大西洋沿岸等处产的蓝色食用鱼。——译者注

悲哀起来，又不安地看了看表。理查德从后客厅进来，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他满脸愁容，流露出悲惨的神情。对于理查德来说，他的悲愤和羞辱尽情渲泄了一阵以后，此刻倒开始从自己巨大的悲痛中，尤其是从家里人对他的关心中，感受到一种受虐狂常有的快感。见到姑妈，便向她阴郁地看上一眼，然后转过身去，正准备傲然阔步地走回起居室，这时莉莉充满爱怜地对他说）你感到好点了吗，理查德？

理查德 （忧郁地）我挺好，莉莉姑妈。你千万别为我担心。

莉莉 （走向他）但是，我真的为你担心。我很不愿意见到你难过。

理查德 没关系的。没事儿。

莉莉 （同情地用手臂搂住他）你真的不该把事情看得太认真。你知道，有时出了点事情，发生了诸如此类的情况，我们就认为没有希望——

理查德 发生了什么情况？

莉莉 就是你和穆里尔之间发生的事。 32

理查德 （不屑地）哦，她！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过她。我正在思考有关人生的问题。

莉莉 但是——如果我们真正地、真正地爱着——嗯，那么总会发生一些其他什么事情，会把一切都重新改变过来的，一切都会恢复到误会以前那样，到头来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的。人生就是这个样子。

理查德 （悲壮地冷笑一声）人生！人生是一场闹剧！到头来一切全都走样。

莉莉 （有点儿震惊）你千万不能那样说。但我知道你心里不是这么想的。

理查德　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抱着你那愚蠢的乐观主义不放，莉莉姑妈。但别要求我也那样浑浑噩噩。我是个悲观主义者！（接着带着一种玩世不恭的冷酷神情）至于穆里尔，她已经死了，不存在了。不管怎么说，我当初只是骗着她玩儿，想找点儿乐趣而已，可她却把这当真，像个傻瓜一样。（他嘴里挤出一个冷酷的笑容）他知道他们怎么说女人和电车来着，莉莉姑妈：一分钟后又会开来一辆。

莉莉　（这次真的震惊了）我不喜欢你说这种讨厌的、玩世不恭的话。这不正派。

理查德　正派！那是你们女人才想的东西！我为自己的玩世不恭而感到骄傲。当你真正面对人生时，你只能这样。我想，你大概以为我为了穆里尔会伤心欲绝——为了这么一个不敢说出自己心里话，被父亲牵着鼻子走的胆小鬼！好吧，我不要这种胆小鬼！海里别的鱼有的是！

（他刚说完话，他母亲穿过后客厅走了进来。）

米勒太太　喂，你怎么在这儿，理查德？我想，你大概饿了吧？

理查德　（没好气地）我一点儿也不饿！你，你脑子里没有别的，就是——吃！

米勒太太　好吧，我说你吃饭时候可从来没有落在后面过啊。（对莉莉）他刚才说到海里的鱼是什么意思？

莉莉　（微笑）他说他和穆里尔现在一刀两断了。

米勒太太　（尖刻地——用一种责备的眼光看了儿子一眼）是穆里尔和他一刀两断了，他应该这么说！你居然想出这种念头，把那种下流书籍里看来的东西抄给像她那样正派的姑娘！

33 （理查德感情受到很深的伤害，不屑回答母亲的话，只是像受了

仿似地径直向左前方的纱门走去，将一只手搭在门的球形把手上）你要上哪儿去？

理查德 （用空虚无力的声音引述《康蒂坦》中的台词）“那么，出去吧，和我一起走进黑夜！”（他昂然走出，砰地在身后关上了门。）

米勒太太 （喊着）嗨，你不要走远，晚饭马上就好了，我可不会跟在你屁股后面到处找你！（她吃吃地笑着转向莉莉）天哪，这孩子！他应该去做个演员才是！（模仿道）“出去吧——走进黑夜！”——可现在天还没有黑呢！我猜想他这又是从哪一本书上看来的。你知道，我得好好感谢那个老戴维·麦科姆伯，是他中止了理查德和穆里尔的胡闹。我从来就不赞成理查德对女孩子们太感兴趣。他还没有到可以干这类傻事的年纪。嗨，在我看来他呀呀学语的样子好像还只是昨天的事儿呢！（她叹了口气——接着乏味地）好了，在男人们回来以前没事可做啦。不用像个傻瓜似地站在这儿。我们还不如到起居室里去舒服舒服呢。

莉莉 （声音中又夹着紧张不安的调子）好，我们还是去吧。（她们穿过后客厅向外走去。当她们一离开，那扇纱门悄悄地打开了，理查德又回到房里来。）

理查德 （站在门的里面，看着她们的背影——辛酸地引述着）“他们不了解诗人心中的秘密。”[4]（他走近餐桌，审视着桌上摆着的东西，特别是那只盛着橄榄的刻花玻璃盘子，嘴里不屑地咕哝道）又是吃的！（可是盛橄榄的那只盘子似乎吸引了他，他凑近一些，偷偷拿起两颗橄榄塞进嘴里。当他正要伸手再拿几颗时，厨房门轻轻打开，诺拉探头进来。）

诺拉 迪克先生、你这个小偷，把橄榄放下，要不然太太会

认定是我偷吃的！

理查德 （赶紧缩回手，好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似的——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看上去就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我——我没有吃——

诺拉 哦，没有，当然没有罗，魔鬼见了你都怕呢，你这是在给那些橄榄搭脉吧！（接着警告说）记住我现在说的话，要不我可要告发你，为的是保全我的名声！（她退回厨房去，把门关上。理查德站在那儿，被极度痛苦的羞辱感和对一切人、一切事的剧烈的厌恶感所折磨着。这时，从走廊门外传来一声低低的口哨声。他吓了一跳。接着，一个男人的嗓音喊道："嗨，迪克。"他气冲冲地向纱门走去——然后，当他认出那个说话的人是谁时，他答话的声音就带有尊敬和钦佩之意。）

理查德 哦，你好，温特。进来吧。（他把门打开，温特·塞尔比走了进来，就站在进门处。塞尔比十九岁，是阿瑟在耶鲁大学的同班同学。他是个典型的、漂亮的现代大学生，是那一类不喜欢运动却爱好胡闹的学生。他长得个子高高的，白肤金发，身穿标准的大学生样式的服装。）

温特 （进门时——低声地警告道）别作声，小家伙。我不想让你们家里人知道我在这儿。告诉阿尔特我想和他见个面，就一会儿——私下里。

理查德 不行。他去了兰德家——十点以前无论如何回不来的。

温特 （烦躁地）真要命，我以为他会在这儿吃晚饭的。（更加烦躁地）见鬼，好事儿给耽搁了！

理查德 （讨好地）什么事，温特？我能帮上忙吗？

温特 （打量了他一下）要是你肯替我保密，我可以告诉你。

理查德　我会保密的。

温特　好吧，今天下午给我撞上了两个从纽黑文来的小妞儿，我约了她们今儿晚上碰头，原以为能找到阿尔特。但现在太晚了，不可能再去找其他什么人了，看来只好放弃这个机会。我几乎一个子儿都没有了，供不起她们两人的吃喝花费。

理查德　（腼腆而热切地）我有十二元钱的积蓄。我可以借点给你。

温特　（赞赏地仔细看了看他）嗨，你真是好样的。（接着又摇了摇头）不，小家伙，我不想借你的钱。（这时有了一个想法）不过，你今天晚上有事吗？

理查德　没有。

温特　愿意跟我去走走吗？（接着很快地）我不想把你引入歧途，懂吗。但是在我和伊迪丝离开的当儿，你要是能陪贝尔坐坐，灌她几口酒，就算是帮了我的忙了。（向他眨了眨眼）懂我的意思吗？你什么也不用干，连啤酒也不用喝一杯——除非你自己想喝。

理查德　（吹嘘地）噢，你把我看成什么了——一个乡巴佬吗？

温特　你以为你对什么都在行罗？

理查德　当然！

温特　你有没有和女孩子出去过——我意思是那些可以和她们混混的真正的妞儿，不是这儿的一些死气沉沉的姑娘。

理查德　（大着胆子撒谎）噢，你以为我怎么了？我当然有过。

温特　除了汽水外还喝过什么？

理查德　当然喝过。次数可多啦。喝过啤酒、野梅红金酒，

还有——曼哈顿酒。

温特 （被打动）见鬼，你比我想的要见多识广。（接着思忖着）你能不能想办法瞒住你的家人？我可不愿意让你的老子跟在我屁股后面。你可以在十点半或十一点回家，没问题。想想看，你能编造些什么谎话来把事情掩盖过去？（见理查德犹豫不决——鼓励他）应该不难蒙混过去的——在七月四日这一天。

理查德 没问题。你不用担心。

温特 但这件事你一定得守口如瓶，听见了吗？——不管是对阿尔特还是对任何别的人。我跟你直话直说了吧，要不是我遇到了点麻烦——要不是我知道你明年就要进耶鲁大学，要不是你正是我要找的见过世面的人，我才不会让你跟我去的。我不想把你引入歧途呵。

理查德 （轻蔑地）噢，我跟你说过别说这傻话。

温特 好吧，你就在九点半的时候到快活滩旅社来吧，到后房间来。别忘了弄点丁香来，我们喝它个一醉方休。

理查德 喔，我知道该怎么做。

温特 那么，回头见。（他拔腿就走，刚要把门带上，又想起了什么事）听着，我就跟她们说你是哈佛大学的一年级学生，你得顺着我说。她们对哈佛一无所知。我可不想让她们认为我是在跟哪个中学里的小孩一起游荡。

理查德 当然，那还不容易。

36 **温特** 好吧，再见了。你最好一吃完饭就找机会往外溜，然后一直荡到我们讲定的时间。你可得步步留神哪，小家伙。

理查德 再见。（门在温特身后关上了。理查德原地站了一会儿，脸上现出痛苦和对抗的神情，低声地自言自语道）我要让她瞧瞧，她不能那样对待我！我要让他们都瞧瞧！

(这时传来前门砰地关上的声音，过一会儿，托米从后客厅冲了进来。)

托米　妈在哪儿?

理查德　(粗暴地)在起居住室里。你想还会在什么地方，笨蛋?

托米　爸爸和锡德舅舅就要到了。米德和我在前门游廊那儿看到他们朝这边过来。嘻，我真高兴。我饿坏了，你呢?(他穿过后客厅往外奔去，边奔边喊)妈!他们回来啦!咱们快吃饭吧!(过一会儿，米勒太太和托米从后客厅出来，托米急不可耐地催促着)嗨，我饿坏了，妈!

米勒太太　知道了。你老是这个样子。我想你肚子里有绦虫吧。

托米　晚饭有没有龙虾，妈?嗨，我可喜欢吃龙虾了。

米勒太太　有，今晚有龙虾。还有鱼。关于那鱼，你别忘了我关照你的话。(他窃笑)好了，一定不要多嘴，托米!(接着，脸上带着逗弄的笑容对理查德说)好啊，看到你从黑夜归来我很高兴。(理查德紧蹙着眉头，把背对着她。莉莉穿过后客厅走了进来，还是那种忧心忡忡和紧张不安的样子。这时，从前院传来锡德的歌声，唱的是《可怜的约翰》。米勒太太仿佛预感到什么似地摇了摇头——然而，这歌声即使出自她的弟弟，那巨大的喜剧魅力仍使她禁不住流露出幽默的微笑。)嗯!嗯!莉莉，我恐怕——

莉莉　(怨恨地)是的，我已经知道了。

(米尔德丽德从后客厅奔进来。她有点羞怯地独自笑着，向母亲跑来。)

米尔德丽德　妈，锡德舅舅他——(向母亲耳语。)

米勒太太 没关系的！你不应该去注意这种事情——在你这样的年纪！不许你笑他的傻相，否则他会更加来劲的，听到没有！

托米 你不用说悄悄话，米德。你以为我不知道？锡德舅舅又喝醉了。

17 **米勒太太** （生气地摇他的手臂）少说句好不好！我跟你说过没有！你也太聪明了！（把他一推）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不许你再说一句话！

托米 （委屈地——回到自己座位时揉了揉手臂）喔唷，妈！

米勒太太 你们也坐下，理查德和米尔德丽德。你最好也坐下，莉莉。我们这就叫他进来，给他吃点东西下去，这样他就没事了。（理查德依然保持着他刚才那种痛苦、理想幻灭了的悲观主义者的姿态，在背朝外的两把椅子中的右面一把上坐了下来。米尔德丽德占了他左面的另一把背朝外的椅子。托米已经偷偷地坐到餐桌最里端面朝外的一排椅子中最右面的一把。莉莉坐在这一排最左面的椅子上，紧挨着餐桌的这一头，而让中间锡德的那个座位空着。就在他们一个个就坐时，前面的纱门砰地响了一下，同时传来了纳特和锡德的笑声。他们进来后，笑声更响了，但接着便突然小心翼翼地压低了。米勒太太走到后客厅的门口，命令式地向他们喊话。）你们马上过来！不要去洗手间或干其他什么事情。马上就开饭了。

米勒的声音 （快活地）好的，埃西。我们就来！我们就来！

米勒太太 （向厨房门走去，打开门喊道）好啦，诺拉。你可以端汤来啦。（她回过身来，走到后客厅门口，正好碰上米勒进来。他一点也不像喝醉酒的样子，只是有点儿微醉，显得宽厚而亲切。他笑容满面，神采奕奕，一脸享受人生幸福的神情。世上

一切都是那么美好，那么令人心满意足，只要想到这一点就令他感怀不已。）

米勒 我们来了，埃西！分秒不差！来得正是时候！（他把她拉到身边，给了她一个响亮的吻，因为她这时猛地扭过头去，这一吻落到了她的耳朵上。米尔德丽德和托米格格地笑了起来。理查德僵硬地保持着冷淡和不屑的神气，眼睛盯着自己的盘子作沉思状。莉莉则勉强一笑。）

米勒太太 （挣脱出来——窘迫地，几乎红了脸）别这样，你疯了！（接着恢复了镇静——尖刻地）我明白，你回来了。如果我没有忘记的话，你已经告诉我四遍了！

米勒 （容光焕发地）好了，埃西，不要挑刺了，不要那么尖刻。好消息为什么不可以多说几遍？当然可以。（他快活地在她肥大的臀部拍了一下。托米和米尔德丽德乐不可支，大笑了 38
起来。诺拉手里端着一只盛汤的大盖碗，刚巧从厨房走进来，见状也大笑起来，差一点让手里的碗掉下来。）

米勒太太 （反感地）纳特！你不害臊吗？

米勒 忍不住了！只是忍不住罢了！

（诺拉依然笨手笨脚地端着汤碗站在那儿，又大笑了起来。）

米勒太太 （怒不可遏地转向她）诺拉！快把汤端过来！（她神气十足地向餐桌右端诺拉站的地方大步走去。）

诺拉 （知错地）是，太太。（她端着汤从桌子的一头饶过去，从米勒身边经过。）

米勒 （快活地）嘿，你好，诺拉！

米勒太太 纳特！（她生硬地在餐桌末端坐下。）

诺拉 （毫不拘束地责备他）哎哟，别再引我发笑了，免得又要招惹麻烦！

米勒太太　诺拉!

诺拉　(有点怨恨地)是,太太。我这就来。(她把汤碗重重地放在米勒太太面前,然后费劲地从瓷器柜和桌后的椅子背中间挤过去,走到另一头。)

米勒太太　托米!不要绞餐巾!我跟你讲过多少遍了?米尔德丽德!在椅子上坐直!你想变成驼背不成?理查德!把你的胳膊肘从桌上放下来!

米勒　(走到桌子头上他的座位上,和气地搓着双手)好,好,好。好,好,好。重新回到家中真不错。

(诺拉退出,走进厨房,把门砰地一声从身后关上。)

米勒太太　(吓了一跳)哦!(然后恼怒地)纳特,我真地希望你不要跟这傻丫头说笑,助长她的疯劲儿,我正在尽力把她训练成——

米勒　(眉飞色舞地)好吧,埃西。你的话就是法律!(接着笑了起来)我们今天玩得真痛快!锡德成了野餐会的中心人物!你们真应该听一听他那番妙语!真的,他叫那伙人滚倒在地,笑作一团!他真该上台演戏。

米勒太太　(当诺拉端了一盘梳打饼干回屋——开始把汤
39 舀进她面前那摞盘子里时)他应该坐到餐桌上来吃点东西醒醒酒,这才是他该做的事!(喊道)锡德!你快过来!(接着转向诺拉,递给她一只汤盆)拿着,诺拉。(诺拉开始把汤端给各位)你给我坐下,纳特,看在老天爷的面上。大家吃吧,别等我。你们知道我不喝汤的。

米勒　(坐下,但向前弯着身子,用一种秘密的口气呼唤他妻子)埃西——锡德有点儿不好意思进来——我的意思是恐怕他有那么一点儿——不太厉害,你是知道的——但他遇到了那

么多朋友，而且——好吧，你知道，不要让他难堪了。七月四日就像是圣诞节一样——一年才不过一回。不要做出很注意他的样子，好吗？你们这些孩子也不要，听到了吗！还有你，莉莉。他怕着你呢。

莉莉 （拘谨而温顺地）好的，纳特。

米勒 （又眉飞色舞起来——喊道）好了，锡德。警报解除。（开始贪婪地喝起汤来）好汤，埃西！好汤！

（过一会儿，锡德从后客厅出来。他那副样子，用浑身污秽一词来形容最为贴切。他的步子摇摆不稳。他那张油光光的胖脸宽宽的、脏兮兮的，上面挂着顽童恶作剧的嘻笑；他的眼睛里有一种曚曚瞳瞳、诧异呆滞的神情。他进门时作出很大努力使自己显出无所谓的冷静和清醒的样子。他毫无目的地挥了挥手，用严肃得可笑的语气说话。）

锡德 晚上好。（众人回答他"晚上好"，都将眼睛看着自己的盘子。锡德糊里糊涂地走向自己的座位，继续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说话。）多美的夜晚。我记不得哪里见到过——比这更美的日落。（当他打算从莉莉身后走过时，糊里糊涂地撞着了莉莉的椅子——立即彬彬有礼地）对不起——对不起，莉莉——非常地对不起。

莉莉 （眼睛看着自己的盘子——生硬地）没关系。

锡德 （最后终于设法坐到了自己的椅子上——喃喃自语地）我刚才在说些什么？哦，日落。可是为什么要插嘴？难道太阳——没有权利落下吗？你们管管自己的事吧。（他若有所思地停顿了一下，想着自己的这句话——然后一张一张脸看过来，用一种迷惘而诧异的目光盯着每一个人，仿佛遇上了什么大惑不解的事。接着，他突然朦胧地笑了笑，心满意足地点点头）你

们都在这儿！我没说错吧？

米勒　（迁就他）没说错。

锡德　没说错！（他沉默了，呆呆地看着自己的汤盘，似乎这是什么费解的东西。最后他抬起头来望着自己的姐姐，大为诧异地问）是汤吗？

米勒太太　这当然是汤。你把它当成什么啦？快吃吧。

锡德　（再一次惊奇地望着自己的汤）好吧！（然后突然地）好，就这样吧！就算是汤吧！（他拿起汤匙打算喝汤，但试了两次以后发觉他的嘴巴老对不准汤匙，对汤匙哀怨地说道）汤匙啊，你可以这样对待你的老伙伴吗？（接着突然可笑地生起气来，砰地一声放下汤匙）打倒汤匙！（他端起汤盘发表起演说来了）“我们为死者干杯，为将死的人欢呼。”[5]（庄重地向左右两边鞠躬）女士们，先生们，祝你们身体健康。（他开始喝汤。米勒大笑，米尔德丽德和托米也吃吃地笑着。连理查德也忘掉他的忧郁，偷偷地笑了起来，米勒太太则强忍住笑容。只有莉莉一人依然一言不发地呆坐着。）

米勒太太　（强作严厉状）锡德！

锡德　（迟钝地盯着她看，把汤盘从嘴边放下来一点）嗯？

米勒太太　哦，没什么。别介意。

锡德　（一本正经地生起气来）你这不是——在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公然责备我？汤难道不是液体？液体难道就不能喝？（接着独自思忖道）喝了又怎么样？不过是好人的过失。（再次醉眼迷惘地环顾在座的各位）我是对了还是错了？

米勒太太　快点把汤喝了，别胡说八道！

锡德　（转向她——又生气地）哦，别这么说，埃西，要是我那么健忘，以为自己是在喝羔羊腿，那你倒可以找个——借口来

指责——你想想看用汤匙喝汤该浪费多少力气——每一盘汤得累死累活地举五十下汤匙——而地球上就有好几亿人在喝汤——嗬，简直是惊人的数字！（接着阴郁地自言自语）我再也不用汤匙了！如果我想练练二头肌，我只消买一台桑多训练器[6]，（他一口把剩下的汤喝完，向周围的人发出微笑，突然又显得兴高采烈起来）我说得对吗，诸位？

米勒 （笑得喘不过气来）嗬，嗬！说得对，锡德。 11

锡德 （醉眼朦胧地望着他，悲哀地摇摇头）可怜的老纳特！你老是弄错——但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一颗纯金做的心。你又醉了，我非常抱歉地指出这一点。姐姐，我的心为你在流血，为你那些可怜的没有父亲的孩子！

米勒太太 （克制着没让自己笑出声来——严肃地）锡德！你把嘴给我闭上！大家把汤盘递给我。我们要是等那个丫头来收盘子，也许得在这儿呆一个晚上。

（众人把自己的盘子递过来，米勒太太将它们叠起来，放在餐具柜上。就在她这么做的时候，诺拉端着一盘烤鱼从厨房里出来。她正要把烤鱼放在米勒面前，锡德迷迷糊糊地看着她的眼睛，起身朝她深深地、不知所然地鞠了一躬。）

锡德 （欣喜若狂地）啊，看到你真高兴，我美貌的麦库希拉，我的麦芙尔宁——*

米勒太太 锡德！

诺拉 （异常高兴——给了他一个狡黠而轻佻的媚眼）啊，

---

* 此处的麦库希拉（Macushla）和麦芙尔宁（Mavourneen）的出处不详，也可能是锡德醉后戏言，将诺拉比作他过去的情人。——译者注

当然，锡德先生，你喝醉酒以后一定吻过巧言石*了。

米勒太太 （大怒）诺拉！把鱼放下！

诺拉 （慌张地）是，太太。（她急急忙忙地想把鱼放在米勒面前，而眼睛却胆怯地望着米勒太太，因此烤鱼盘子的边将米勒的额角狠狠地撞了一下。）

米勒 喔唷！

（孩子们爆发出笑声，连理查德也不例外。）

诺拉 （几乎将手中的盘子掉下）哦，天哪，碰痛了没有？

米勒 （揉了揉头——宽厚地）不，没碰痛。只是要小心，诺拉，要小心。

诺拉 （感激地）是，先生。（重手重脚地把鱼盘放到他面前，宽慰地舒了口气。）

锡德 （依然站着——带着醉后的庄重神情）小心点儿，亲爱的，小心点儿！你大概除了他的头以外，还撞了他什么地方。记住，要始终瞄准他的头——这样才不至于让我们担心。

（孩子们又爆发出笑声。诺拉也跟着一起笑。甚至莉莉也突然发出歇斯底里的咯咯笑声，又为自己的举止生气。）

莉莉 对不起，纳特。我并不是存心要笑。（生气地转向锡
42 德）请你坐下来，别再出乖露丑了好不好？

（锡德用受了伤害的、悲哀的眼神望了她一眼，接着便顺从地在自己椅子上坐下。）

诺拉 （快乐地露齿而笑，安慰似地拍拍莉莉的背）啊，莉莉

---

* 爱尔兰科克郡附近布拉尼城堡里的一块石头，相传吻此石后即口齿伶俐，善于奉承。——译者注

小姐，别理会他。他只是有点儿醉了。真的，心里倒是没有半点恶意的。

米勒太太 诺拉！

（诺拉急忙走进厨房，在身后砰地关上了门。接下来是一阵沉默，此时米勒正在分发烤鱼，将鱼盘在各人面前兜了一圈。诺拉端着蔬菜进来，又转身出去，众人分蔬菜。）

米勒 （刚要吃第一口——突然停下，问他的妻子）这总不至于会是蓝鱼吧，亲爱的？

米勒太太 （向托米示意）当然不是。你是知道的，为了你的缘故，我们从来不吃蓝鱼。

米勒 （对桌上所有的人说，带着一种承认自己有怪癖的严肃神情）是的，我遗憾地告诉你们，蓝鱼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油，老是要使我中毒。（听到这话，托米再也忍不住了，哈哈大笑了起来。米勒太太无可奈何地瞪了他一眼，然后跟着一起大笑。接着莉莉也抑制不住地发出歇斯底里的笑声。理查德和米尔德丽德也被感染了。米勒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环顾周围的人，他的尊严受到了一点挫伤）唉，我得告诉你们，我看不出我中毒的事有什么好笑。

锡德 （盯着他看——然后带着一种醉后的狡黠）啊喲！纳特，我怀疑——有阴谋！这鱼我看是蓝色的——很蓝很蓝——这太叫人失望，太叫人绝望，太——（他动作夸张地用餐叉指着米勒太太）瞧，她看上去内疚了——一个十——十足的柳克丽霞·乔治亚！这个女人可能在这些年里一直慢慢地毒害你吗？而你却那么好地——顶住了！你的体格像钢铁一样强健！即使到了现在，当你终于来到死亡之门，我还是无法相信——

（人人都禁不住大笑起来。）

米勒　(粗声粗气地)唉呀，让我们安静一会吧，你这该死的傻瓜！玩笑不过是玩笑，可是——(他用一种受到伤害的声调问他的妻子)这是真的吗，埃西？

米勒太太　(擦掉眼中的泪水——挑战地)是的，是真的，如
13 果你一定要知道的话。要不是该死的托米和锡德捣乱的话，你怎么也不会怀疑到的。你蓝鱼吃了那么多年，而且身体长得很棒，那些关于怪油的话，纯属无稽之谈。

米勒　(非常生气)多谢你让我知道自己身体长得棒！现在我可以想象得到，以后每当我吃到鱼，就会感到恶心！(他鄙弃地把鱼盘从面前推开)我不能吃这个。

米勒太太　(用无所谓的语气存心气他)好吧，不吃就不吃。接下来还有好多龙虾呢，够你吃饱的。

(理查德突然又笑出声来。)

米勒　(转向他，挖苦地)你看上去情绪不错，理查德。我原以为你今天是位忧郁王子呢。

锡德　(带嘲弄地安慰)没关系，迪克。让他们——笑话去吧！他们怎么能懂得有关姑娘的事呢，那些头发鬈曲如游丝、嘴唇鲜红如焰火、眼睛闪烁如明星——的姑娘。

米尔德丽德　(大笑)他给穆里尔的信上就是这样写的吗？(转问哥哥)你呀，真是只笨山羊！

理查德　(粗暴地)啊，你给我住口，米德。我在乎她什么了？我要让你们大家看看，我到底有多么在乎她！

米勒太太　大家吃完就把盘子递过来，我已吩咐上龙虾了。就这些菜了。要知道，龙虾以后没有甜食，也没有茶了。

(诺拉端着一大盘已经冷了的龙虾上来，把盘子往米勒面前一放就走了。)

托米 哈哈，我喜欢吃龙虾！

（米勒在每只盘子里放上一只龙虾，然后将盘子递了过去。大家开始剥虾壳。）

米勒 （吃了几口以后变得高兴起来——打算把谈话引到其他题目上去，便对女儿说）在海滩玩得痛快吗，米尔德丽德？

米尔德丽德 哦，很开心。爸，谢谢。海水太美了，又暖洋洋的。

米勒 游得远吗？

米尔德丽德 是的，对我来说算远的了。不过也没有特别远。

米勒 嘿，要是你跟我学，你一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的游泳选手。我童年的时候可是一只经常出没水里的水老鼠呢。过两天我得和你一起去海滩——虽然这么多年没有下水，我也许动作都快僵了。（他眼中流露出即将开始讲述一个讲了又讲的儿童时代冒险故事时才有的缅怀往事的神情）你们知道，讲到游泳，我从来不去那个海滩的。但我记得有一天我和雷德·西斯克去那儿游泳，我还救了他的命呢。

（此时一家人开始交换起逗乐而狡惭的目光。他们都清楚他接着要讲些什么。）

锡德 （狡黠而含糊地向四周眨眨眼睛）哈！现在我们——又得领教了。

米勒 （转向他）领教什么？

锡德 没什么——继续谈你的游泳吧——别管我。

米勒 （瞪了他一眼——但立刻又沉浸在缅怀往事的情绪之中）雷德·西斯克——他父亲开了爿铁匠铺，就在现在的联合

市场这地方——我们孩子们称他"雷德"* 是因为他长着一头红头发——

锡德 （仿佛在跟自己的盘子说话）了不起！——小孩子们的——奇妙的想象力。

米勒太太 （当她看到米勒即将发作——机警地插嘴道）锡德！只管吃你的龙虾，别废话！往下说吧，纳特。

米勒 （狠狠地瞪了锡德一眼——又说了下去）对啦，我刚才说了，雷德和我那天去游泳。雷德那时一定有——让我想想——一定有十四岁了，年龄和个头都比我大，而我只有十二岁——这是四十五年以前——当时那地方连一幢房子也没有——只是在一英里之外，也就是现在有浮标的地方，树着一根标桩。（这时托米实在憋不住笑出声来。米勒皱着眉头盯了他一眼）你再发出声音来，年轻人，我就叫你离开餐桌了！

米勒太太 （马上插进嘴来，企图打断米勒的叙述）你吃你的龙虾吧，纳特。你刚才一点鱼都没吃，你知道。

米勒 （不喜欢别人提醒他——生气地）好吧，要是我每秒钟都要被人打断一次，那么——（他俯身吃他的龙虾，默不作声地咀嚼了一会儿。）

米勒太太 （试图转移话题）安妮母亲的风湿病怎样了，米尔德丽德？

45 **米尔德丽德** 哦，她好多了，妈。她今天也去海滩蹚水去了。她说，对于她的脚趾肿痛来说，咸水是唯一真正有益的东西。

米勒太太 米尔德丽德！你怎么一点不懂礼貌？餐桌上是

---

* 意为"红色"。——译者注

不可以说——

米勒 （重又沉湎于对往事的追忆之中）对了，刚才我讲到我和雷德，他问我敢不敢同他比赛，看谁先游到标桩那儿再游回来。哼，在那些日子里我可不怕任何人向我挑战。我那时是个勇气十足的孩子。我说好吧，于是我们就出发了。我们游啊游啊，起先不分胜负。虽然如我刚才所说，他比我年纪大，个子也比我高，但最后我还是游到前面去了。我非常轻松地往前游去，没有把力气全部用上，因而一点也不觉得累。突然，我听到身后呼哧呼哧的喘气声——就像这个样子——在喊"救命"。（他模仿着叫了一声。这时所有的人都把眼睛盯着自己的盘子，只有锡德例外）我回过头去，看到了雷德。他脸色发白，一脸的苦相，虚弱地呼唤道："救救我，纳特！我的一条腿抽筋了！"喔，我倒并不在乎告诉你们我当时有多害怕。我简直不知所措了。这时，我突然想到了那根标桩。要是我能把他拖到那儿，我就可以紧紧拉住他不放，直到有人发现我们为止。但是那根标桩还有——哦，我估计它总有二百多英尺远。

锡德 二百五十英尺！

米勒 （困惑不解）这怎么说？

锡德 二百五十英尺！三十年来，我已经记住了你每次救雷德脱险的距离，到那根标桩的平均距离是二百五十英尺！（围着餐桌的人都哄笑起来。锡德抱怨地继续往下说）你为什么不让那个雷德淹死，究竟为什么，纳特？我从来不认识他，但我知道我决不会喜欢这个人。

米勒 （真的伤了自尊心，但嘴角仍勉强露出一丝笑容，强充好汉地）好吧，也许你是对的，锡德。也许那件事我讲的次数太多，让人人觉得腻烦了。但对孩子们来说，讲一讲这个真实的

故事很有好处，因为它说明在水里蛮干是危险的——

米勒太太 （从他的语调中觉察出他自尊心受到伤害，出面为他解围）这当然是个很好的故事——你什么时候想讲就什么时候讲吧。至于你，锡德，要是你没有喝醉的话，你这样取笑纳
16 特，我一定狠狠骂你一顿才罢休。

米勒 （悲哀而自怜地朝他妻子笑笑）我想我是老了，老太婆——越来越喜欢絮絮叨叨地说了又说。应该有人来制止我才好。

米勒太太没的话！你还是像以前一样年轻。（又生气地转向锡德）你还是吃你的龙虾吧，也许这样可以叫你少说废话！

锡德 （咀嚼了几下——克制不住地）龙虾！你知道吗，托米，你舅舅锡德是一个发明龙虾的人？一点不假！有一天——当我在建造金字塔时——我用了一个休息日，匆匆忙忙造了一只龙虾。这龙虾长得比我还要大，年龄也比我大，长着通红通红的触须，但我照样把它造了出来！我说得对吗，纳特？（接着突然用杂耍演出时招揽观众的口吻喊道）女士们，先生们——

米勒太太 我的天哪！你能不能给我闭上嘴？

锡德 你们在这个笼子里看到了龙虾。女士们，先生们，你们不会相信我的话，但这是事实：这个有趣的双壳类动物每一千年才和它的配偶交配一次——可是，我的妈呀，它可尝到了滋味！

（孩子们哄然大笑。莉莉和米勒太太也忍不住笑出声来——接着脸上露出难为情的神色。米勒也在笑起来——但突然吓住了。）

米勒 留心，锡德，留心。记住你是在家里。

托米 （突然在母亲耳边用低哑的声音说着，一边用一种敬

畏的眼神看了他舅舅一眼)妈！你看他！他把虾螯、虾壳和所有的东西一起吃进去了！

米勒太太 （吓坏了）锡德，你想找死不成？莉莉，把这拿开！

锡德 （尊严十足地）但我喜欢吃虾壳。凡是讲究饮食的人都喜欢吃虾壳——而不喜欢吃味道不鲜又不嫩的虾肉。蛤蜊也同样如此。要不是我吃虾壳，我准会因某种特殊的油而中毒——我说得对吗，纳特？

米勒 （温和地）看来取笑我会给你带来快乐，那就继续取笑吧，我不会介意的。

米勒太太 他最好马上上床去躺一会儿，那样对他有好处。

锡德 （面容严肃地考虑着）上床？是的，也许你是对的。（他站起身来）我很不舒服——非常的虚弱——我们正在为一个孩子祈祷。我说得对吗，纳特？纳特，我整天不停地告诉你我身体非常虚弱，但你还是硬要我吃这种该死的海鲜杂烩，虽然你完 17
全知道——即使当你已经吃饱了——海鲜杂烩里某种特殊的油准会叫你——

（众人又大笑起来——莉莉也歇斯底里地笑着。）

米勒太太 你上不上床，你这个白痴！

锡德 （和颜悦色地咕哝着）我很快就去——如果不是更快的话。（他转过身去，从莉莉身后走过，接着停下步来，向下凝视着她）不过等一下，我还得履行一个应尽的义务。这事不办，这一天就算不上完满。莉莉，最后一次回答我，你愿不愿意嫁给我？

莉莉 （歇斯底里地痴笑）不，不愿意——永远不！

锡德 （点了点头）对！也许这样最好。我怎么能忘记母亲

临终时对我的告——告诫。“锡德”，她说，“千万不要跟喝酒的女人结婚！碰过酒的嘴唇永远不要碰你的嘴唇！”（悲哀地注视着她）太糟了！曾经是那么好的一个女人——现在竟成了酒的奴隶！（转向纳特）我们有什么办法拯救她，纳特？（用嘶哑而秘密的口气低声说道）最好把她安置在一个福利机关，使她远离酒精的诱惑！看来她只要闻到一点酒味就会发狂！

米勒太太 （竭力忍住笑）你别管莉莉，自己睡觉去吧！

锡德 是！（他从莉莉的椅子后面绕过去，朝着通后客厅的门走去——接着突然转过身来，鞠了一躬，说道）晚安。女士们——先生们。我们会见面的——不久以后！（他模仿着救世军的鼓声）蓬！蓬！蓬！快来接受拯救，兄弟们！（他开始唱那支救世军的老曲子）

“甜蜜快乐，
不久以后，
我们将在美丽的彼岸相会。”

（他转过身，一本正经地迈着正步穿过后客厅向外走去，嘴里依然在唱）

“工作且祈祷，
趁你还做得到。
我们不久将在天堂相会。”

（米勒夫妇和孩子们哄然大笑。莉莉也歇斯底里地痴笑着。）

米勒 （终于平静下来）嘀，嘀。要是真有怪人的话，他就是一个！你不得不朝他发笑——即使他正在取笑你！ 18

米勒太太 天哪，他真是个令人发笑的人！哦，我声明，我的肋骨都笑痛了！我拼命忍着不笑出声来——可就是忍不住，他那个傻劲真逗人！不过我认为我们实在不应该笑，这只能怂恿他。但是，我的老天——！

莉莉 （突然从椅子上站起，僵直地站在那儿，脸抽搐着——痉挛地）说得对——你们不应该笑——甚至我也笑了——这确实会怂恿他——他这人跌跟斗就跌在这里——人人都笑他、人人都说他是个有趣的人，一个怪人，一个丑角，那么逗人——于是他就这么下去了——对此我们人人都有责任——让他觉得心安理得——我们都应该受责备——我们所作的一切就是笑！

米勒 （担忧地）好了，莉莉，好了，你不必这么去想。事情并没有那么严重。

莉莉 （痛苦地）也许——对我来说——是严重的。或者——曾经是严重的。（接着后悔地）对不起，纳特。对不起，埃西。我原意不是——我今晚有点不太舒服。如果你们原谅我，我想到前客厅去，在沙发上躺一会儿。

米勒太太 当然可以，莉莉。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好了。（莉莉出去。）

米勒 （皱起眉头——有点儿羞愧地）嗯。我想她说得对。以前从来不知道莉莉会这么看问题的。发生了什么特殊情况吗，埃西？

米勒太太 我什么也不知道——只知道锡德曾经答应带她

去看焰火。

米勒 原来如此。好吧，我带她去一次怎么样？我不想让她感到失望。

米勒太太 （摇摇头）现在即使野马也无法把她拉过去了。

米勒 嗯。我还以为她早就完全克服对锡德的那份痴心了。

米勒太太 她永远也做不到。

米勒 她最好能做到。锡德已经丢掉沃特伯里的那份差使——他是在野餐时借着酒兴告诉我的。

米勒太太 哦，天哪！他真是太傻了！

米勒 他一回家我就觉得有点儿不对劲。好吧，我会在我的报馆里再替他找一份差使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他过去一直
49 是这个城里最好的新闻记者。但我得劝他再也不要那样瞎胡闹了。

米勒太太 （有所怀疑地）对。

米勒 好吧，事情既然过去了，坐在这儿懊悔也没有用。（他站起身来，理查德、米尔德丽德、托米和米勒太太都跟着站了起来。孩子们一个个默不作声，露出一点害怕的样子）你们孩子们都到院子里去，但要保持安静，这样你们的锡德舅舅才能睡着，你们的莉莉姑妈也可以休息一下。

托米 （沮丧地）我们还放不放火箭炮和罗马照明弹了，爸爸？

米勒 过一会儿，孩子，过一会儿。不管怎么说，天还没有暗下来哩。

米尔德丽德 来吧，托米。爸爸，我会设法让他安静下来的。

米勒 真是个好女孩。（米尔德丽德和托米从纱门往外走

去。理查德仍然站在那儿，沉浸在痛苦而阴郁的思绪中。米勒看了他一眼——然后烦躁地对他说）喂，忧郁的丹麦王子，你在干什么？

理查德 （阴郁地）我正要出去——就一会儿。（接着突然地）你知道我在想什么？锡德舅舅落得这个下场，是莉莉姑妈的错。这全是因为舅舅爱她，而她却让舅舅老追着她，怂恿他这么下去，最后毁了他——就像所有的女人都喜欢毁掉男人的一生一样！他即使喝酒喝死了，我也不怪他！他才不在乎死呢，既然她这么对待他！要是我处在他的位置上，我也会这样干的！

米勒太太 （忿忿地）理查德！快给我闭嘴。

理查德 （痛苦地引述）

“喝吧！因为你不知你从何而来，为何而来。
喝吧！因为你不知你为何而去，去向何方！”[7]

米勒 （动了肝火——严厉地）听着，年轻人！整整一天来我听你胡说八道，已经听够了！在我看来你变得有点忘乎所以了！你把你那些混帐话留着对自己去讲吧，你听我说——否则你会后悔的！记住了！（他怒气冲冲地大步跨进后客厅走了。）

米勒太太 （仍旧忿忿然）理查德，我替你害臊，我真替你害臊。（她跟着丈夫下场。理查德在原地站了一会儿，只觉得痛苦、屈辱和委曲，居然连自己的父亲也变成了敌人。他脸上反抗 50
的表情越来越明显，接着，他嘴角勉强露出轻蔑的微笑。）

理查德 哼，我才不在乎呢。我要让他们瞧瞧！

（他转身从纱门走了出去。）

（幕　落）

第三幕

第一场

景　一家小旅馆的酒吧间后间——房间又小又脏，从天花板中央悬下一个沾有苍蝇污屎的镀金枝形吊灯，吊灯上两盏沾有蝇屎的灯泡发出暗淡的光。左边靠前处，是一扇通向酒吧间的旋转门。门后方靠墙竖着一架投币自动钢琴。后墙右方的一扇门通向“家庭出入口”和去楼上各间房间的楼梯。右边墙的当中是一扇紧闭着的百叶窗。三张桌面污迹斑斑的桌子分别置于舞台的正前方、正后方和右后方，每张桌子四周有四把椅子。桌子边上的地板上，还各放一只铜痰盂。地板未经打扫，到处是香烟和雪茄烟的蒂头。十分难看的藏红色墙纸上污渍随处可见。

当天晚上十点钟光景。可以看到理查德正和贝尔坐在中间那张桌旁，贝尔坐在左边那把椅子上，理查德则坐在中间靠后、面朝外的那把椅子上。

贝尔二十岁，一位金发碧眼的漂亮姑娘，当时大学里典型的“轻佻妞儿”，而且属于粗俗一类，穿得花哨而俗气。但她似乎刚加入那个行列，在她那浓妆艳抹和目中无人、漫不经心的举止背后，仍可看出几分自责。

贝尔面前放着一只空了的酒杯，理查德面前放着半杯啤酒。他显得胆怯和窘迫，一脸的内疚，但同时又因为自己打算这样消磨时间而露出激动与自豪的神情。

自动钢琴吱吱嘎嘎地传出《贝苔利亚》的乐曲。酒吧间侍者正站在进门处，他是一个粗壮的爱尔兰小伙子，有一张像狐狸一般狡猾而愚蠢的脸，带着一副讥笑不恭的神情越过旋转门望着他们。

贝尔 （不耐烦地看一眼她的陪客——将空杯子里的冰摇得格格作响）把你的啤酒喝了，你干嘛不喝？啤酒都走了汽啦。

理查德 （尴尬地）我是故意要这样的，我喜欢喝走了汽的啤酒。（但他急忙一口吞下杯中剩下的酒，仿佛在吞下难以下咽的药似的。酒吧间侍者笑出声来。贝尔瞟了他一眼。）

贝尔 （挖苦地朝那架自动钢琴点点头）喂，乔治，《贝苔利 52
亚》是不是在我们这个乡下小镇风行一时的最新乐曲？哦，这才没几年的事儿！你可得赶上潮流啊！为什么不给这口破盒子搞些新曲子来？

酒吧间侍者 （露齿一笑）有牢骚去对老板发，别冲着我。我们这儿不大碰得上你这种甜妞儿——否则我们或许会更合潮流的。

贝尔 （向他投去职业性的顽皮的一笑）别开我玩笑，我可受不了。（接着她跟着钢琴的音乐唱了起来，眼睛看着理查德）"贝苔利亚，我喜欢抚摸你。"（酒吧间侍者笑了。她却朝着理查德傻笑）听到过这些歌词吗，乖孩子？

理查德 （他以前虽然听过，但此刻听到这歌词出自姑娘之口仍不免大吃一惊——装出厌倦的神情）当然，听过好多好多遍

了。那是首老歌。

贝尔 （把椅子挪近一点，伸出手按住他的手）既然你全都知道，为什么不照着做呢？

理查德 （惊慌失措起来）当然，这首滑稽歌曲我听了好多遍了。你把我当作什么了？

贝尔 我不清楚，乖孩子。说实话，你这人真让人猜不透。

酒吧间侍者 （讥讽地笑着）他是个吃喝玩乐之徒，你难道看不出来？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花钱的人。我不停地给你们倒酒，忙得头都晕了！

贝尔 （激动地笑了——对理查德）不要让他取笑你。你做个样子给他看看。拿点钱出来，再买它几杯，怎么样？

理查德 （感到羞辱——果断地）当然罗。对不起。我刚才正在想着其他事情。你喜欢喝什么就点什么吧。（他转向那个刚从酒吧间进来的侍者）看看这位小姐要什么——你也来一杯，我请客。

酒吧间侍者 （走近桌子——向贝尔使了个眼色）那才像话！我不是说过你是个吃喝玩乐之徒？我还要枝雪茄，也由你请客。（对贝尔）你要什么，甜妞儿——也一样吗？

贝尔 是的。你忘了这间屋子里的规矩，记住，利克酒中得掺一些杜松子酒。

酒吧间侍者 （咧开嘴笑着）我会记住的——看在你的面上。（接着对理查德说）你要什么——再来杯啤酒吗？

理查德 （腼腆地）一小杯。我并不渴。

53 **贝尔** （故意奚落他）喂，老实告诉我，哈佛大学的一切都是那样慢腾腾的吗？如果他们把你带到纽黑文去，你只好进幼儿园呢！别这样死样怪气的！灌饱啤酒只会让你打瞌睡。喝点男

人喝的东西吧!

理查德 （羞惭地）好吧，我这就喝。给我来一杯黑刺李酒。

贝尔 （对酒吧间侍者）来一杯真正的黑刺李酒。

酒吧间侍者 （使了个眼色）明白了。来一点让他兴奋的东西，嗯？（他咯咯笑着走进酒吧间。）

贝尔 （朝房间四周看了看——烦躁地）天哪，简直是个垃圾堆！（理查德被她的咒骂声吓了一跳，低头看了看桌子）但愿这不是我见过的最坏的鬼地方！我敢打赌，九点过后人们都要拥到人行道上来了！（接着转向理查德）喂，乖孩子，老实告诉我，你母亲知道你出来吗？

理查德 （反抗地）啊，闭嘴，你为什么不——却要这样取笑我！

贝尔 （看了他一眼——然后决定了新的行动步骤——拍拍他的手）好吧。我并不是有意的，宝贝儿。请不要对我发火。

理查德 我没有发火。

贝尔 （挑逗地）你看，跟我在一起就应该这样。我觉得你是我所遇到的最可爱的乖孩子——我会非常地喜欢你，如果你给我那么一点机会——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冷若冰霜的话。

理查德 我可没有冷若冰霜。（接着庄重地带有悲剧意味地）那只是因为我有——有心事。

贝尔 （不耐烦地）好吧，把你的心事抛开，找些别的事干干。

（酒吧间侍者端着酒进来）。

酒吧间侍者 （把酒放在桌上——朝着贝尔使了个眼色）这东西可以帮你让他兴奋起来。四十个美分，我是说——连雪茄也算在内。

理查德 （掏出钱卷，递过去一张一美元的纸币——故意装出若无其事的神色）找头你留着吧。

（贝尔吐了口气，似乎要提出异议，接着一想，还是由它去的好。酒吧间侍者一时间不相信自己居然有这么好的运气——接着将钱匆匆收进口袋，似乎唯恐理查德改变主意。）

酒吧间侍者 （语气中含有尊敬之意）多谢了，先生。

51 **理查德** （架子十足地）不必客气。

酒吧间侍者 我希望您喜欢这酒。调这酒我特别下了些功夫呢。（从酒吧间传来一个推销员的声音。他刚进酒吧，喊道，“嗨！这儿有人吗？”将一枚硬币砰地往柜台上一敲。）我这就来。（侍者走出了房间。）

贝尔 （温存地规劝，语气中透露出对她这位陪客的潜力有一种新的赞许之意）你不该出手这么大方，宝贝儿。这样会把他惯坏的。给他一个角子也就够多的了。

理查德 啊，不算什么。我可不是吝啬鬼。

贝尔 我就喜欢听这样的话。（朝酒吧间那个方向飞快地看了一眼，偷偷地撩起衣裙——使理查德大吃一惊的是——从长袜底下取出一包廉价的香烟来）留神看着外间那个侍者，乖孩子，要是见他进来，就告诉我一声。他说过女孩子只能在楼上房间里抽烟。

理查德 （为难地）好吧，我替你看着。

贝尔 （点燃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将烟盒递到理查德面前）来一枝“可爱”[8]吗？你会抽烟的，是不是？

理查德 （拿了一枝）当然，我已经抽了两年了——暗地里抽。但明年我就可以获准——抽烟斗和雪茄了。（他故意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点上烟，喷了一口，但是不往里面吸——接着看

着她，惊讶而关切地)喂，你不该这么往里猛吸！不管怎么说，抽烟对女孩子非常有害，即使她们不——

贝尔 (不当回事、对他的话觉得有趣)你担心抽烟会阻碍我的发育？嘻，乖孩子，你真有趣！你会成为一个牧师呢！(理查德羞惭满面。她不耐烦地对着他看，然后举起酒杯)好，祝你健康！我们现在就干杯！让我瞧瞧你真正懂得怎么喝酒。酒会帮你消愁解闷的。(理查德学她的样子举起酒杯，两人把杯中的酒喝得一滴不剩才放下酒杯)好！这才像个样子！感到好点了吗？

理查德 (为自己感到骄傲——羞怯地一笑)确实不错。

贝尔 好，过一会儿你的感觉还要好——到那时你也许就不会这么冷漠无情了。

理查德 我没有冷漠无情。

贝尔 不，你确实冷漠无情。我想你是不喜欢我。

理查德 (更大胆地)我真的喜欢你的。

贝尔 有多少喜欢？非常喜欢吗？

理查德 是的，非常喜欢。 55

贝尔 做给我看看怎么个喜欢法！(当理查德显得紧张不安时)要我过来坐在你大腿上么？

理查德 好的——我——

(她过去坐在他的大腿上。他看上去极不舒服，但是酒力冲上了他的脑门，他为自己感到自豪，同时又像中了邪似地兴奋。)

贝尔 你为什么不搂住我？(他笨拙地这样做了)不，别这样僵直地抱。把我抱得紧一点。你不用担心弄痛我。我喜欢别人把我抱得紧紧的，你呢？

理查德 我当然也喜欢。

贝尔　尤其是被你这样俊美的乖孩子搂住。(弄乱他的头发)嘻，你有一头漂亮的头发，你知道吗？说实话，对你来说，我长得太结实了！你为什么不贴近我？我不是丑八怪，对吗？

理查德　对，你——你很漂亮。

贝尔　你不要口是心非。

理查德　我真的这么认为——一点不假。

贝尔　那么，你为什么不亲亲我？(她低下头把嘴唇向他凑去。他犹豫了一下，吻了吻她，立刻又缩了回去)这也叫接吻吗？来。(她抱住他的头，将自己的嘴唇紧紧贴住他的嘴唇，久久不松开。他吃了一惊，挣扎起来。她笑了)怎么回事，我的宝贝儿？你以前从来没有这么接过吻吧？

理查德　当然接过。好多次了呢。

贝尔　那你为什么跳起来，倒好像我咬痛你了？(坐在他大腿上扭动着身子)嘻，我简直要为你发疯了！我们该怎么办呢，嗯？告诉我。

理查德　我——我不知道。(然后大胆地)我——我也快要为你发疯了。

贝尔　(又吻他)且想一想伊迪丝和你的朋友温特在楼上一起度过的美妙时光吧——而我们却像两个木头人似地坐在这儿。开一个房间只要二元钱。而且，你看我那么喜欢你，我只收你——五元钱。我本该一分钱也不要的——为了你——只是我还得活下去，还得付我在纽黑文欠下的房租——你是知道这个情况的。对别人我都收十元钱呢，一点不假！(她又吻了吻他，然后从他的大腿上下来——活泼地)得啦！出去跟那个侍者说，
56 你要一个房间。快去吧，老实说，我对于你的欲望强得很哩，我简直等不及你上楼了！

理查德 （机械地朝酒吧间门口走去——然后犹豫了起来，内心展开激烈的斗争——羞怯、对金钱因素的厌恶、受到冲击的贞节观念、以及对于穆里尔的负疚感正在同他在微醉的状况下只想放荡一番、摘取一切禁果的想法发生着冲突。这时，在他的眼里，这个轻佻的妞儿变成了一个勾引并导致男子毁灭的罪恶的风流荡妇。终于，他停下脚步，心慌意乱地咕哝道）我不能这么干。

贝尔 什么，你要个房间都这么害羞吗？那好，让我去办。（她朝门口走去。）

理查德 （不顾一切地）不——我不是要你去——我不想这么干。

贝尔 （打量着他，眼里露出怒气）好吧，你这个卑鄙无耻的付不起钱的吝啬鬼！

理查德 我不是吝啬鬼！

贝尔 今儿晚上我原可以跟一个真正有生有命的人出去，可是你却把我留在这儿胡缠了一夜——这个城里居然会有你这样的家伙！——现在你放开我！别做小气鬼！你身边有五元钱的！刚才你付酒钱时我看到的，你不要对我撒谎！

理查德 我——谁说我没有钱啦？我可不是小气鬼。如果你急需这五元钱——付你的房租——你可以拿去，不必——我是说我十分乐意给——（说话时他一直在口袋里摸索，此刻掏出他那九元钱一卷的钞票，取出一张五元的给她。）

贝尔 （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从他手中一把抢了过去——接着大笑起来，立刻表现出感激不尽的样子）谢谢你，乖孩子。喔唷——太感谢了——喔唷，原谅我刚才发那么大的火，把你骂了一顿，你能原谅我吗？哎呀，你真是个好人儿！你是我

遇到过的最好的乖孩子！（她吻他，他得意地咧开嘴笑，觉得自己在许多方面都可以算得上是个英雄）哎呀，你真是个好人儿！再次向你表示感谢！

理查德 （傲慢地——而且有点醉意地）这——算不了什么——我只会感到高兴。（接着大胆地）来——再吻我一下，就算是给我的报答吧。

贝尔 （吻他）如果你需要，我会吻你一千次的。来，坐下来，我们再喝杯酒吧——这次我付钱，只是为了表示我对你的感谢。（她喊道）咳，乔治！再给我们来一巡——同样的！

57 **理查德** （还是有点小心谨慎）我不知道自己该不该——

贝尔 哦，再来一杯伤不了你的。你知道，我只是想请你一次客。

（他们在原来的座位上坐下。）

理查德 （大胆地把椅子挪近贝尔，伸出一只手臂搂住她——微醉地）我非常喜欢你——现在我开始了解你了。你真是个好姑娘。

贝尔 好当然是好！你不能说些别的什么吗？好，既然我这么好，你为什么不带我上楼去？我真弄不懂。

理查德 （大胆地撒谎）我原先是打算带你去的——只是我——（接着他又严肃地补充一句）我已发过誓了。

（侍者端酒进来。）

酒吧间侍者 （把酒放在桌上）你们享乐的东西来了。（接着注意到理查德勾住贝尔腰的那只手）嘿嘿，长进不少。

（理查德朝他迟钝地笑笑。）

贝尔 （手伸进袜统里，掏出一元钱给他）拿着，这是我的钱。（他找零钱给她，她给了他一角小费，于是他又走了出去。

她把理查德刚才给她的五元钱塞进袜子里，举起酒杯)祝你健康——再一次谢谢你。(她啜了一口酒。)

理查德 (兴致勃勃地)把杯干了！把杯干了！(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带着一种夸张的心满意足的神情叹了口气)哎呀，真是好酒，不错。(紧紧地搂抱她)再吻我一下，贝尔。

贝尔 (吻他)刚才你说你发过誓，那是什么意思？

理查德 (庄重地)我发誓我一定忠贞不贰。

贝尔 (玩世不恭地)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是吗？那姑娘是谁呀？

理查德 (唐突地)不用你管。

贝尔 (生气地)这么说，我不配谈论她吧？

理查德 我并没有——那个意思。你没有错。(接着用一种醉后的严肃神态说)只是你不应该过这样一种生活。这是不好的——对于你这样的好姑娘而言。你为什么不改过呢？

贝尔 (尖刻地)别说这种话了！你听到没有！靠着那五元钱，你可以同我干许多事情——但你决不能改造我，懂吗？管好你自己的事，乖孩子，别插手那些不用你操心的事！

理查德 我——我并没有打算伤你的感情。 58

贝尔 我知道你没有这个意思。你只是像许多人一样出于好意。(改变话题)那么说你是忠实于你那唯一的心上人了，是不是？(恶意地嘲讽)她是怎么个样子？我敢打赌她这时候正和一个小伙子躲在树丛底下，给了他他所需要的一切呢！不要太死心眼了，乖孩子！连小小的苍蝇也在偷情呢！

理查德 (从椅子上跳起——愤怒地)不许你那么说！你敢！

贝尔 (无所谓地——轻蔑地耸耸肩膀)好吧。你爱怎么就

怎么,做你的傻瓜去吧! 这和我不相干。

理查德 你不了解她,不然的话——

贝尔 我不想了解。别再提她了,行不行?(她凄苦地凝视着前方。理查德渐渐平静下来,变得愁容满面。他看上去醉意越来越浓。酒吧间侍者和那位推销员在旋转门口出现。侍者朝贝尔点了点头,又向推销员使了个眼色。推销员咧嘴笑了,走进房间,手里拿着一杯掺了苏打水的威士忌。他年近四十,长得矮矮胖胖,一张皮肉松弛下垂的脸;穿着廉价却整洁的服装,举止活泼、诙谐,这是干他这一行当的人共有的特点。他进来时,贝尔抬头看他,两人交换了一个彼此十分了解的目光。她熟悉他这一类的人,而他也清楚她是什么人。)

推销员 (从她身边走过,来到右面那张桌子跟前——亲热地笑着)晚上好。

贝尔 晚上好。

推销员 (坐下)希望我没有打扰你们的聚会——但是我的两条腿在酒吧间里已经站累了。

贝尔 跟我一起蛮好。(不屑地看了理查德一眼)我并没有什么约会。

推销员 这话听上去有点希望啦。

理查德 (突然伤感地吟诵起来)

> "但我不能这么干,因为我爱她太深。
> 但是我从她那里,懂得了什么是女人。"

(转身怒视推销员——然后对贝尔说)我们再喝一巡酒吧!

贝尔 你喝得够多了。

（理查德放轻了嗓门，暗自咕哝着。）

推销员　他是干什么的——儿童诗人还是儿童演员？

贝尔　不知道。我也拿不准。 59

推销员　喂，要是你能甩掉这个小男人，也许我们能做一笔买卖。

贝尔　那还不容易。我只要走开就得了。（她摇了摇理查德的手臂）听着，乖孩子。我的一位老朋友，纽黑文的史密斯先生刚来这儿。我要过去，在他桌上坐一会儿，明白吗？你最好还是回家去吧。

理查德　（惊愕地看着她，满脸怒容）我决不回家！我就要让他们瞧瞧！

贝尔　你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吧——只是得让我走。（她把理查德挽住她的那只手拿开，走过去坐到推销员的身边。理查德生气地注视着她。）

理查德　干下去吧。你干些什么我才不管呢！（他轻蔑地吟诵道）“因为女人不过是女人，但一枝好雪茄却是一枝烟。”[10]

推销员　（当贝尔在他身边坐下时）喂，你想喝哪一种啤酒，小妞儿。

贝尔　我喝的是利克酒。

推销员　我很遗憾，你有这奢侈的爱好。

理查德　（开始用一种阴沉忧郁的声音吟诵）

“但每个男人都毁掉他的所爱，
这句话要让人人都听清。”

推销员　（咧开嘴笑）嗨，真逗人！（他大声喊着为他鼓劲）

妙极了，小伙子。再来一个。

理查德 （不理他——更加浮夸地念下去）

“有的人用痛苦的一瞥毁掉他的所爱，
有的人用奉承谄媚的甜言蜜语，
懦夫用的是亲吻，
勇士却是用利剑！”

（他阴郁地望着贝尔，悲剧性地嘟哝着）我就是用亲吻毁了我的所爱！我是一个懦夫。

推销员 这是个老调子，乖孩子。你有两下子，不假，不假！给我们再来一个——这次可不能老调重弹！

贝尔 （大笑）这下无路可走了！

理查德 （对她怒目而视——悲剧性地）

“‘哦’，他们喊，‘世界多么宽广，
但被禁锢的肢体却已残废，
一次，或两次，掷着骰子，
那是绅士们玩的游戏，
60 但是在秘密的耻辱之屋和罪恶赌博
却永远也赢不了！’”[11]

贝尔 （发怒）啊，别念了！我们不要再听那些废话！

推销员 （嘲弄地）你的这位妞儿不欣赏诗。她趣味太低。但我倒对此很感兴趣。我中间的名字叫凯利和希茨！再给我们念一段同样的！你知道“龙虾和聪明的家伙”吗？（一本正经地

对贝尔)不骗你,那真是妙不可言。我在波里家听人念过。也许这个傻瓜知道这首诗,是吗,小家伙?

(但理查德只是阴郁地怒视着他,并不回答。)

贝尔 (轻蔑地打量着理查德)他已经喝了不少了——哎呀,他可再也不能喝了。

理查德 (突然地——加重语气)"于是——艾洛特·洛夫们格[12]将在十点钟到来——头发上满是藤叶!"

贝尔 而且在那里异想天开,那人大概就是你!

理查德 (痛苦地看着她——接着挑战似地站了起来——对推销员说)我根本就不相信你在纽黑文就认识她!你只是在这儿才搭上她的!你别缠住她,听到没有!你不能对她干那种事——只要我在这儿保护她,你就不能!

贝尔 (大笑)哦,我的天哪!你听听吧!

推销员 嘘!这真是个怪人!等一等!(他用一种极为夸张的语气对理查德说)我操你的,杰克·多尔顿,假如我不放开她,你打算怎样?

理查德 (威胁地)打算怎样,我要对准你的脸狠狠揍一拳,就是这样!(他朝他们那张桌子走去。)

推销员 (装出害怕的样子——用假嗓尖叫起来)救命!救命!

酒吧间侍者 嗨,别吵了,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理查德 (醉醺醺地)他太——他妈的放肆了。

推销员 (眨眨眼睛)他想杀我。(接着想出一个赶走理查德的好主意——严肃地对侍者说)这不关我的事,兄弟,但要是我处在你的地位,我一定把这个小酒鬼赶出门去。他还不到喝酒的年龄,随便哪个傻瓜都看得出来。

61 **酒吧间侍者** （知错地）他跟我说他已过了十八岁。

推销员 是吗，我跟你说我是罗马教皇——但你不一定就得信我呀。如果你不是自找麻烦的话，我奉劝你把他打发到别的什么酒店去，要是出什么事，就由他们去撒谎得了。

酒吧间侍者 嗯。（他气冲冲地转向理查德，把他推了一下）走吧，喂，走你的路吧！你别在这儿捣乱了！滚吧！

理查德 我偏不走！

酒吧间侍者 哦嗬，真的不走？（他又推了他一下，差一点叫他四脚朝天。）

贝尔 （无情无义地）把他撵走！我对他那套夸夸其谈的大话腻烦死了！

（理查德愤怒地转身想打侍者。）

酒吧间侍者 （躲过他的拳头）哦嗬，你来，你来！（他一把抓住理查德的后颈和裤子后裆，一点不给他面子地将他往旋转门推去。）

理查德 放开我，你这个下流的懦夫！

酒吧间侍者 安静点——不然我就照你的腮帮子打上一拳[13]，看你还安静不！（他把理查德推出纱门，过一会儿传来外面那扇门旋转的声音。）

推销员 （咯咯地笑着）我还有两下子吧，小家伙。用这种办法把他撵走，不错吧？

贝尔 （突然动起感情来）可怜的孩子。我希望他能平平安安地到家。我曾经喜欢过他——在他没有喝醉之前。

推销员 他是谁？

贝尔 那个在楼上和我朋友开房间的小伙子告诉我的，但我没有十分留意。他姓米勒，他的老子在这小镇上办报，我记得

他这样说过。

推销员　(吹了声口哨)唷！那他一定是纳特·米勒的儿子了。

酒吧间侍者　(从酒吧间回来)好啦，他滚蛋了——是我一脚把他踢出去的！

推销员　(刻毒地笑着)是吗？啨，也许那一脚会叫你丢饭碗呢，老兄。你知道那位办《环球晚报》的纳特·米勒吗？刚才那位就是他的儿子。

酒吧间侍者　(脸色变得阴沉起来)真他妈的见鬼！谁说的？

推销员　这个小妞儿。(起身)我得去看看他怎么了——无 62
论如何总得看他平平安安地上电车才好。纳特·米勒可是个好人。(他匆匆往外走去。)

酒吧间侍者　(恶狠狠地)真倒霉！要是他知道我给他儿子端酒，他会把我赶出城的。(他气势汹汹地转向贝尔)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你这下流的婊子！

贝尔　嘿！我受不了这种口气——我不想跟你这种乡下酒鬼说话，懂吗？

酒吧间侍者　(气势汹汹地)你不想跟我说话，是吗？是谁叫我拿烈性酒给他喝的，还不是你吗？(他把她的椅子一推，差一点让她跌在地板上)你给我滚——快点滚——要不我就去街角把警察叫来，把你这个婊子抓进去！(他猛地推她一把，她撞在家庭出入口的门上)给我滚他妈的蛋吧——不许你再呆在这儿！

贝尔　(打开门走了出去——转过身来恶狠狠地叫道)要是我为了这事被抓进去，我不会放过你的，你这傻瓜蛋！(她往外走去，砰地将门关上。)

酒吧间侍者 （担忧地对她出去的背影望了片刻——接着耸了耸肩）这是她自己不好。（在走回酒吧间时叹了口气）这些下流的婊子总是把这个地方搞得乌烟瘴气！

（幕　落）

第二场

景 同第一幕——米勒家的起居室——同一天晚上十一点钟光景。

米勒坐在靠舞台口的那张桌子左边他那只心爱的摇椅上。他已卸去硬领和领带，外套和鞋子，穿着一件穿旧了的棕褐色睡衣和一双已经弄得很脏的室内拖鞋。他戴着一副阅读用的眼镜，正在浏览一份报上的标题。但他脑子里显然在想着别的事，显出心事重重的样子，并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读的东西上。

米勒太太坐在桌子的右边。她也戴着眼镜，膝盖上放着一只针线篮，正竭力使自己专心于缝制花边桌垫的活儿。
63 但是，她和丈夫一样，也有着心事，而且表现得更加明显。她看上去显然因焦虑而坐立不安。

莉莉正坐在桌子后面那把扶手椅上，脸朝着右面。她装出正在读一本小说的样子，但也显得心神不宁。她脸上已没有以前那种痛苦的神色，重又变得柔顺和谦卑，然而却依旧带着哀怨的表情。

米尔德丽德坐在右前方的书桌边上，在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写着两个字，还不时停下端详一番。她咬着自己的舌头，专心致志于这一工作。

托米坐在左前方那只沙发上。他累了一天，现已困倦不堪，但却不愿承认这一事实。他已经眼开眼闭了，头也开始因打盹而耷拉下来，但仍不让自己睡着。每当他意识到家里人在朝他这方向看时，他就强打起精神，把眼睛撑得大大的，装出清醒的样子。

米尔德丽德 （最后端详着她刚写好的字，感到很满意）好啦。（她把纸递给母亲）你看，妈。我正在练习用一种新的字体写我的名字呢。别看其他的字，就看最后一个。你不觉得这字写得够份儿吗？

米勒太太 （从沉思中被拉回现实）别说这种俚语。这话男孩子说也要不得，更不要说一个应该懂得礼貌举止的年轻女孩——天哪，我在你这样的年龄时，要是我母亲听到我讲——

米尔德丽德 好吧，那你是不是认为这字写得很好？

米勒太太 （重又陷入沉思——粗略地看了看那张纸——含含糊糊地）是的，很好，米尔德丽德——确实很好。（机械地把纸递还给米尔德丽德。）

米尔德丽德 （有点儿生气，但仍笑着）心不在焉！我想你连看都没有看。（她绕过桌子，把那张纸拿给她的莉莉姑妈看。米勒不安地朝妻子看了一眼，但又立刻回过头来看报，仿佛害怕遇到她的目光似的。）

米勒太太 （呆呆地望着前方——忧心忡忡地叹了口气）咳，但愿理查德能回家来！

米勒 听着，埃西。他马上就会回家的。你不用为他担心。

米勒太太 但我就是放心不下！

莉莉 （端详着米尔德丽德写的字——笑着）写得不错，米尔德丽德。你的书法进步很快呢。但是，你是不是觉得这字写 61

得也许花哨了一点?

米尔德丽德 (失望地)不过,莉莉姑妈,我就是为了这花体字才练得好苦唷。

米勒太太 (又叹了口气)现在几点了,纳特?

米勒 (用开玩笑的口吻)再下去我要去买只钟摆在这儿啦,你每隔两分钟就让我掏一次表。(说话时已将表从背心口袋里摸了出来——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不过才十点刚过一点儿。

米勒太太 怎么,一小时前你就说十点刚过! 纳特·米勒,你在对我撒谎,为的是不让我担心。你把表拿来给我看看!

米勒 (愧疚地)好吧,现在是十点三刻——不过这不算太晚——要知道今天是七月四日。

米勒太太 看你再敢对我说什么七月四日——! 照你这么说下去,你会觉得这一天里干的任何事,谋杀也好,扒窃也好,都是情有可原的罗!

米尔德丽德 (已把那张纸拿到父亲面前,塞到他的鼻子底下让他看)你看呀,爸。

米勒 (对于米尔德丽德打断他们的谈话感到宽慰,抓住这个机会把话题扯开)让我们瞧瞧。嗯,看来你最近每个星期都创造一种新的签字法。你这样练习签字为的什么——签支票吗? 你一定在计划找一个阔丈夫。

米尔德丽德 (淘气地把头一甩)我不结婚! 但是你觉得这字写得怎样,爸?

米勒 无与伦比——找不到别的词来形容它,无与伦比! 你即使把它签在独立宣言上也毫无愧色。

米勒太太 (凄苦地,几乎就要掉泪)你倒不错,和米尔德丽德又是说又是笑的! 看来这屋子里就只有我一个人在担心——(她的嘴唇抖了起来。)

米尔德丽德 （有点儿反感）啊，妈，迪克只是溜出去，到海滩边看焰火罢了，你不信等着瞧好了。

米勒太太 焰火早就结束了。如果他是去看焰火，他早就该到家了。

莉莉 （安慰地）电车挤得很，他也许找不到座位，只得步行回家。

米勒 （抓住这句话聊以自慰）对了，我没有想到这一点，但我敢断定是这么回事儿。

米尔德丽德 啊，别为他担忧了，妈。他只是想显示一下他 65
为了那个愚蠢的穆里尔已肝肠寸断了——让每个人都为他大惊小怪，担心他已经投河自尽或其他什么的。

米勒太太 （厉声地）你给我闭嘴！你有时说出的话真让我相信你是铁石心肠，简直毫无心肝！（责备地看了丈夫一眼）有件事我知道，你别想瞒我！

（他的目光和她的一遇上，便愧疚地躲开。她鼻孔里"嗤"了一声，将目光从他身上移开，环顾屋内。托米这时正眼开眼闭地打着盹，却害怕母亲的眼光落到他身上。于是他机灵地挺起身子，开口说起话来；尽管用了很大力气，声音却仍是含糊不清的。）

托米 让我看看你写了些什么，米德。

米尔德丽德 （无情地嘲弄）给你看？你那副瞌睡朦胧的样子还能看？

托米 （勇气十足地）我没有瞌睡！

米勒太太 （眼光落到他身上）天哪，我忘了你还没有睡！你马上给我上楼去睡！你就寝时间已过去好几个小时啦！

托米 但今天是七月四日。是不是，爸？

米勒太太 （责备地看了丈夫一眼）好啊！你看你干了些什

么？你总该知道他在照搬你的借口！（接着严厉地对托米说）你听到我的话了吗，年轻人！

托米　哦，妈，我能不能再多待一会儿？

米勒太太　我说过了，不行！听我的话，别再争了！

托米　（拖拖沓沓地站起身来）哦！我以为我可以等到迪克——

米勒　（和蔼然而坚决地）你听见你妈说别再争了吗？她让你走，你就走。

（托米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开始和众人一一吻别。）

托米　（吻她）晚安，莉莉姑妈。

莉莉　晚安，亲爱的。睡个好觉。

托米　（匆匆吻了米尔德丽德一下）祝你晚安。

米尔德丽德　祝你晚安。

托米　（吻他）晚安，爸。

米勒　晚安，儿子。好好睡吧。

托米　（吻她）晚安，妈。

66 **米勒太太**　晚安。唷！你看上去有点发烧。让我摸摸你的额头。没有，你很好。快上楼吧，别忘了做祷告。

（托米慢吞吞地向门口走去——然后突然转过身来，因为想到另一个借口，脸色一下子变得开朗了起来。）

托米　还有件事，妈。刚才我到楼上马桶间时——

米勒太太　（厉声地）刚才你到哪儿？

托米　盥洗室。

米勒太太　这才对。

托米　锡德舅舅在那儿打鼾，声音就像外面的雾号一样——他的房间就在我的隔壁。像他那样我怎么能睡——（他的

话被自己的一个大呵欠打断了。)

米勒太太　我看你即使躺在雾号里面也会睡得死死的。你现在给我走吧。(托米不再争辩，睡眼矇眬地一笑，去睡了。米勒太太刚放下托米的事，原先那种忧虑不安的心情又回到心头，而且此刻强烈得多。她叹着气，坐立不定，最后问道)现在几点了，纳特?

米勒　听着，埃西，我一分钟以前刚告诉过你。

米勒太太　(忿忿地)我弄不懂你怎么会这样处置泰然！你也许会说，现在是晚上十二点钟，可我们的理查德还在外面，而我们甚至连他的行踪也不知道。

米尔德丽德　我听到有人在游廊里。我敢肯定是他，妈。

米勒太太　(她的忧虑一旦解除，火气就上来了)好好骂他一顿，纳特，听到没有！你太放纵他了，问题就出在这里！他居然敢这样地呆在外面不回来!

(传来前门开了又关的声音，有人在用口哨吹着《再跟我跳一圈华尔兹，威利》的曲子。)

米尔德丽德　不，那不是迪克，是阿尔特。

米勒太太　(脸色阴沉了下来)哦。

(片刻之后，阿瑟穿过前客厅进来，轻轻地吹着口哨，尽量压低声音。但仍掩饰不住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

米勒　(不很热情地透过眼镜上方注视着他——简短地)是你回来了，嗯？我们以为是理查德呢。

阿瑟　他还没有回来吗？他去了哪儿?

米勒　这正是我们想要知道的。你有没有在哪里碰到过他?

阿瑟　没有。我吃过晚饭后就一直在兰德家。(他在桌子 67
左后方的扶手椅上坐下)我猜想他偷偷地跑到海滩边去看焰

火了。

米勒 （装出一种满不在乎的神情）一定是的。我们一直跟你母亲这么说来着，但她偏偏要自寻烦恼。

米勒太太 但他要是真的去看焰火，为什么不直说呢？他知道我们会让他去的。

阿瑟 （自作聪明地）那还不好解释，妈。（自以为是地笑了起来）你没听到他今天早晨像个无政府主义者似地痛骂独立纪念日吗？他不会当着你的面自食其言——但他又想去看这传统的焰火。（他又得意地加了一句）我知道，他正处于干傻事的年龄呢。

米勒 （掩盖不住惊异的神情注视着阿瑟，然而露齿而笑）说得好，阿瑟。天哪，你让我觉得，即使你谈的是起码的常识，我还是应该向你表示感谢。（他转向妻子，心里顿觉宽慰不少）我看阿瑟的话说到点子上啦，埃西。我就没有想到——为什么他——但现在一切都清楚了。

米勒太太 （叹了口气）好吧，但愿你们说得不错。但我还是希望他现在就到家。

阿瑟 （掏出烟斗，装上烟丝，一本正经地点燃）他这个年龄是不应该在外面呆得这么晚的。我以前就从来没有这样过，不管是不是独立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米勒 （眼里闪烁着光彩）别挖空心思地回忆你年轻时代的那些古老岁月了。

（米尔德丽德笑了起来，阿瑟显出难为情的样子。但他很快就恢复了自信。）

阿瑟 我们在兰德家吃的那顿晚餐可棒极啦。我们吃了烤牛肚。

米勒太太 （暂时从忧郁中摆脱了出来）你这副样子，就像

兰德一家在你面前神气活现一样！我从来就不喜欢什么牛肚，我吃它总觉得像吃肥皂。再说也没有什么真正的营养价值。我的餐桌上是不允许有这种讨厌东西的！

（阿瑟又感到受了奚落。）

米尔德丽德 （捉弄地）你和埃尔西吻别了吗？

阿瑟 不要老是这样说笑话！你吵得我耳朵都疼了！

米尔德丽德 但正是她叫我感到头痛呢，那个傲慢势利的家伙！——自以为是世界上最最了不起的！

米勒 （生气地）你们这种没完没了的争吵才叫我头痛呢，68
你们两个！让我们清静一点好不好！

（静场了片刻。）

米勒太太 （又忧心忡忡地叹息起来）我真希望那孩子现在就回来！

米勒 （不安地望了她一眼，偷偷地看了一看——接着灵机一动，转向阿瑟）阿瑟，我听说你有副很好的歌喉，有这回事吗？兰德告诉我没有比听你唱歌更使他高兴的事了——他说你要是在那儿的话是每天晚上必唱的。为什么你今天不给我们全家唱一首，让我们也享受享受呢？

阿瑟 （高兴起来了，但仍怀着一种受了伤害的自尊心）我想你大概只是在开我的玩笑吧。

米勒太太 （振作起来——自豪地）阿瑟确实有副好嗓子。你不在家时他常练声。我从来不知道你居然喜欢听唱歌呢，纳特。

米勒 哦，我是喜欢——比什么都喜欢——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也有副好嗓子，家里人都说我应该去——（接着突然想起晚餐时他缅怀往事的那段难堪的经历，十分内疚地向自己周围望望）嗯。你不要那么藏而不露了，阿瑟。为什么不给我们唱一

两首歌呢？你为他伴奏，好吗，米尔德丽德？

米尔德丽德 （把头一摆）我至少能弹得像埃尔西·兰德一样好！

阿瑟 （不会理会她——架子十足地清了清嗓子）今晚我已唱得太多了。我不知道我的嗓子是不是——

米尔德丽德 （忘了刚才的龃龉，一把抓住哥哥的手，用力拉他）来吧，别假谦虚了，我看你是很想露一手的呢。

（这句话使阿瑟兴致顿消。他气愤地从米尔德丽德的手里挣脱出来。）

阿瑟 你给我放手！（乖戾而自尊地）我今晚没有兴致唱歌，爸。改日再唱吧。

米勒 米尔德丽德，你让他去吧。（他朝阿瑟使了个眼色，点了点头，用眼神向他示意米勒太太又犯愁了。他用无言的动作向他明确表示，他希望阿瑟用歌声来分散母亲的注意力。）

阿瑟 （把烟斗往边上一放，立即站起身来）哦——行，我一定尽力而为。（他跟着米尔德丽德走进前客厅，扭亮了那儿的灯。）

米勒 （对妻子）这不会把托米吵醒的。无论干什么都弄不醒他。至于锡德，即使发生地震他也会照睡不误。（接着，他突然朝前客厅望去——粗暴地）该死，说到谁，谁就到。好啦，他睡了一个好觉，现在该清醒些了。（莉莉从椅子上站起，环顾四周，仿佛要找个地方躲起来。米勒安慰起她来）莉莉，你就这么坐着看你的书好了，别去理睬他。（她重新坐了下来，十分紧张地俯身看书。从前客厅传来叮叮咚咚的钢琴声，米尔德丽德正在弹音阶。就在这音阶声中，锡德穿过前客厅进了室内。他酒后的兴奋状态已经消失，但醉酒的后遗症仍然相当严重——神经紧张、面容苍白，被悔恨、自责和自怨自艾的忧郁心情所折磨。他

两眼充血而浮肿，脸也肿着，他秃头周围的一圈头发蓬乱不堪，扭成一簇。他好像犯了错误似地惴惴不安地走进房间，眼睛左右移动着，不敢正视任何人。）

锡德 （脸颊抽搐着，逼出一丝苦笑）你们好。

米勒 （体谅地作出漫不经心的样子）你好，锡德。睡得可好？（正当锡德努力抑制住自己的感情，准备开口说话时，从前客厅传来米尔德丽德的声音："我已有好久没弹过这首曲子了，但我可以试试。"她说着开始伴奏起来。米勒示意锡德不要出声）嘘！阿瑟要为我们唱歌了。（锡德把身子靠在房间后面正中的那只书橱上，感到非常局促不安，又很不自在。但他又害怕向别的地方移动。阿瑟开始唱歌。他的嗓子相当不错，但他的演唱方法是那种未经正规训练只是一味追求情感效果的方法。他唱的是那首深受人们喜爱的、感伤的老歌《那时你会记得我》。听歌的人立刻受到他的感染。米勒带着一种陷入沉思的忧郁神情凝视着前方，他的脸上流露出淡淡的哀愁，看上去似乎苍老了几分。米勒太太也凝视着前方，她脸上的表情变得越来越悲哀。莉莉忘了假装看书，眼睛越过书本看出去，神色也显出一种悲剧性的凄切。至于锡德，他仿佛跌入悔恨和自责的深渊。他的嘴角下垂，似乎马上就要哭出声来。歌唱完了。米勒蓦地起立，热 70
情地鼓起掌来，嘴里还喊着）唱得好！阿瑟——唱得好！嗨，你的嗓子太棒啦！给我们再来几首！你也喜欢那首歌，是吗，埃西？

米勒太太 （悲哀地）是的——不过它太悲了——真叫人伤心。

锡德 （在竭力克制自己以后，突然开口）纳特和埃西——还有莉莉——我——我非常抱歉——因为我回家的时候——那副样子——我没有任何借口好找——但我当初并不想——

米勒 （同情地）那当然，锡德。这事我们都已忘了。

米勒太太 （振作起来——充满爱怜地）别傻了，锡德。我们知道野餐是怎么回事。你忘掉它得了。

（锡德的脸色稍稍开朗了一点，但他把目光移向莉莉，带着一种无声的请求，希望她也能说上几句类似的话。但莉莉并没有打算说话的意思，只是把眼睛牢牢地盯着手中的书，身体绷得紧紧地，显得很僵硬。）

锡德 （终于不顾一切地爆发出来）莉莉——我很抱歉——关于看焰火的事。你能不能——原谅我？

（但莉莉仍旧保持着毫不宽容的沉默。锡德的脸上掠过一种受打击的表情。这时从前客厅传来米尔德丽德的声音，她在说"但是我只知道合唱部分"——于是她又开始了另一首歌的伴奏。）

米勒 （帮锡德解脱窘境）嘘！下一首歌开始了。坐下吧，锡德。（锡德垂着头，灰溜溜地跑到左前方最远的一个角落，坐在一只面朝外的沙发上。他弓起身子，两肘撑住膝盖，脸埋在手里，他那对圆圆的眼睛就像孩子受到伤害似地流露出愁苦的神色。阿瑟唱着那首流行的《宝贝》，尽其所能渲染歌曲中的感伤成分。这首歌和刚才那首歌一样感染着在座的听众，对锡德来说，它的感染力甚至更为强烈。一曲唱完，米勒又跳起来欢呼）棒极了，阿瑟！你唱得太棒了！是吗，埃西？

米勒太太 （凄然地）是的——但我希望他不要唱那样感伤的歌。（接着，她的嘴唇颤抖了）理查德常常用口哨吹那首歌。

米勒 （性急慌忙地——喊道）下一首给我们来点欢快的，阿瑟。你知道，仅仅是为了换换花样的缘故。

锡德 （突然转向莉莉——他的声音哽咽了——充满自责之情）你是对的，莉莉！——不原谅我是对的！——我没有出

息，而且永远不会有出息！——我是个不可救药的酒鬼！——给你当擦脚布都不配！——我是个下流的、坏透了的酒鬼！——对自己对别人都一无用处！——要是我有胆量，我也许会自杀，一了百了！——但我没有这胆量！——所以我还是 71
个懦夫！——一个懦怯的酒囊饭袋！（他把脸埋在手里，像一个生病的小孩那样呜咽起来。莉莉受不住了。她受到的那些所有痛苦的伤害以及打算以不理睬他来惩罚他的决心一下子烟消云散了，代之而起的是对他的爱怜之情。她跑过去，用手臂搂住他——甚至在他的秃头上温柔而激情地吻了吻，抚慰着他，就好像他是个小孩子似的。米勒太太几乎同样地激动，正要起身向她弟弟走去，但米勒向她使了个眼色，又使劲摇了摇头，示意她坐下。）

莉莉 好啦！别哭了，锡德！我受不了啦！我当然原谅你！我以前不是一直原谅你的吗？我知道这不能怪你——所以别哭了，锡德！

锡德 （抬起他那满是泪痕、充满感激之情的可怜巴巴的脸——但他那张悔过自新的脸上已经开始出现他惯有的淘气的表情）你真的原谅我——我知道我不值得你原谅——你真的会——？

莉莉 （温柔地）我说过我原谅你了，锡德——我真的原谅你。

锡德 （谦卑地吻了吻她的手，像一只小狗似地在上面舔了一下）谢谢，莉莉。我不知怎样向你表达——（在前客厅里，阿瑟欢快地唱起《在教堂等待》这首歌，唱了一两句后，米尔德丽德加入了进去。锡德欣赏着这歌声，脸色开朗了起来，同时情不自禁地用一只脚打拍子，一面仍紧紧握住莉莉的手。当他们唱到"寄去一封信，写信的就是她"时，他再也忍不住了，用发抖的怪声加

入他们的行列)"今天不能溜出和你结婚,我的老婆不会批准!"(歌一唱完,在前客厅里的两位便笑了起来。米勒和锡德也笑了。莉莉看到锡德那副笑的样子,也跟着笑了。只有米勒太太一人依然陷入忧虑的沉思中,仿佛她没有听到他们唱歌似的。)

米勒 阿瑟,米尔德丽德,那是首好歌,好极了。

锡德 (热情地对莉莉说)你应该听听维斯塔·维多利亚[14]唱那首歌! 啊呀,她真是了不起! 我是在哈默斯坦的维多利亚剧院听她唱的——你应该记得,那是在我去纽约的途中。

莉莉 (她的脸色突然又变得疲惫而沮丧起来——因为她记忆中的那次旅行的某些方面和锡德此刻希望她能记起的根本不同——她轻轻地把手从锡德的手中抽出——无可奈何地叹息道)是的,我记得的,锡德。

(锡德一时间因内疚而感到难堪。莉莉静静地走开,又坐到
72 她的椅子上。从这时起,米尔德丽德在前客厅不断地弹一些流行的曲子,但常常弹弹停住,又换一个曲子。)

米勒太太 (突然地)现在几点了,纳特? (接着,也不给他一个回答的机会)哦,我担心会有什么可怕的事发生,纳特! 你不知道理查德可能会出什么事! 在报上,你每天可以读到孩子被汽车辗死的消息。

莉莉 哦,别说那样的话,埃西!

米勒 (严厉地,用以掩饰自己重新产生的不安)好啦,别胡思乱想了!

米勒太太 唉,今晚每个有车的人都会把车开出去兜风,其中不少人还是醉后驾车,这种事为什么不会发生? 也许他跑到海滩码头,失足落了水! (到了歇斯底里的边缘)哦,我知道可怕的事会发生! 而你们却居然坐在那儿一边听唱歌一边笑,就好像——你们为什么不干些什么? 你们为什么不出去把他找回

来？（她号淘大哭了起来。）

莉莉 （赶快走到她身边，伸出手搂住她）埃西，你千万别这样发愁！你会愁出病来的！理查德会安然无恙的，我内心深处有一种感觉，他不会出事的。

米尔德丽德 （急忙从前客厅进来）出什么事了？（阿瑟和她一起出现在门口。她向母亲走去，也用一只手搂住她母亲）啊，别哭了，妈！迪克马上就会回来的，不信你等着看吧！

阿瑟 真的，他马上会回来的！

米勒 （已经站了起来，紧蹙眉头——沉着地）我是准备出去找他的——如果他到十二点正还不回家的话。即使赶不上最后一班车，从海滩边步行回家，到那时也该到家了。不过为了让你们放心，我现在就去。我把车子开出去，驶往通海滨的公路——很可能在半路上把他接回来。（他从屋后正中的那只书橱的一角取下硬领和领带，正准备把它们戴上）你最好跟我一起去，阿瑟。

阿瑟 那当然，爸。（他突然侧耳倾听，一边说）嘘！游廊里有人——正朝这扇门过来。这一定是他。没有别人会——

米勒太太 哦，感谢上帝，感谢上帝！

米勒 （局促地笑了笑）他真该死！让我们大家为他提心吊 73
胆的，我要好好训他一顿。

（纱门猛地一下被推开，理查德东歪西倒地进来，脚步都站不稳，灯光照得他眯起了眼睛。他脸色苍白，汗涔涔地油光满面，目光呆滞无神。他裤子的膝部很脏，有一处还破了，那是酒吧间侍者一脚把他踢倒在人行道时蹭破的。所有的人都望着他，一时间目瞪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米勒太太 哦，天哪！他出了什么事了！他疯了！理查德！

锡德 （第一个回过神来——咧开嘴笑道）疯了吗，没有的

事。他只是喝醉了！

阿瑟　他喝醉了，是这么回事！（接着忿忿地指责他）你倒有胆量！你这个毛孩子！等你进了耶鲁大学，我们会教你安分守己的！

理查德　（作出粗野的反抗姿势——带着酒后夸张的感情）

“今日的疯狂，明日的沉默、胜利或失望
都已在昨天作出安排。
干杯！为了——”[15]

米勒　（他的脸色沉了下来，一脸怒容，威胁地朝他走去）理查德！你竟敢——！

米勒太太　（歇斯底里地）你别打他，纳特！你别——！

锡德　（一把拉住他的手臂）有话慢慢说，纳特！不要发火！现在骂他没有用！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在干些什么！

米勒　（控制住自己，露出一丝羞愧的神情）好吧——你说得对，锡德。

理查德　（酩酊中产生一种似乎他自己在创作诗歌的得意洋洋的感觉——用一种戏剧性的夸张的声调朗诵）“然后——我会来到——头发上满是藤叶！”[16]

（他带着似成习惯的讥诮神色笑着。）

米勒太太　（仿佛不相信自己眼睛似地盯着他看）理查德！你喝醉了！——你，你这可恶的坏孩子！

理查德　（眼睛淘气地朝自己嘴唇处斜瞅了一眼，用一种沉闷的模仿口气引述道）“真想不到，海达！”（接着，他的整个表情突然起了变化，他苍白的脸色白里透青，就像晕船时的脸色，两只眼珠子不自在地向中央对拢——接着，他那副装腔作势的样

子收了起来，像一个生病的孩子似地向母亲喊道）妈！ 我感到——难过得要命！ 71

（米勒太太发出一声叫喊，向理查德走去，但锡德拦住了她。）

锡德 让我来照顾他吧，埃西。这事我内行得很。

米勒 （用手臂搂着妻子）是啊，你把他留给锡德照顾得了。

锡德 （用手臂勾住理查德——领他穿过前客厅向外走去）来吗，老酒鬼！ 我们上楼去！ 你的老舅舅锡德会把你安顿好的。他可是个无事不晓的人物！

米勒太太 （望着他们的背影——还在发愣）哦，太可怕了！想一想我们的理查德吧！ 你听他说起那个叫什么海达的吗？哦，我知道他刚才和那些坏女人中的一个呆在一起过了，我知道他已经——我的理查德！ （她把脸埋在米勒的肩头，伤心地啜泣着。）

米勒 （脸上露出疲惫、烦恼和极度忧虑的神色——安慰她说）好啦，好啦，你千万别往那上面去想！ 千万不要，埃西！

（莉莉、米尔德丽德和阿瑟尴尬地站在那儿，脸上露出既震惊又害怕的表情。

（幕　落）

75

第四幕

第一场

景　同前一场——米勒家的起居室——次日下午一时许。

幕启时，除理查德以外，一家人用完早餐后从餐室出来，穿过后客厅进入屋内。米勒和他的妻子走在前头。米勒紧蹙眉头，表情严肃。米勒太太则拉长着脸，忧心忡忡。她显然度过了一个流泪的不眠之夜，一直没有好好休息。锡德又恢复了老样子，一副无忧无虑的表情，仿佛昨天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切都跟他无关似的。要不是他眼睛里还有些血丝，神经有点儿衰弱，人又显得十分困乏，真看不出昨天的事对他有什么影响。莉莉一副文文静静而又郁郁寡欢的样子。阿瑟则显得自我感觉良好，似乎自己品行端正，无可挑剔。米尔德丽德和托米举止谨慎，暗中观察着他们的父亲。

他们默不作声地一个接一个地进入起居室，然后心神不定地站着，似乎谁都害怕第一个坐下。室内的气氛庄重得不自然，仿佛他们正在参加葬礼。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一家之主，他已走到右边那扇窗的跟前，紧皱着双眉凝视窗外，嘴里狠命地嚼着一根牙签。

米勒 （终于开口了——生气地）该死，我应当回办公室去抓紧时间干点儿事！今天我有一大堆事情要做呢！

米勒太太 （责备地）你莫不是想告诉我你不见见他就回办公室去吧？可你的责任是——！

米勒 （激怒地）当然不是！我希望你不要乱下结论！我倒想知道知道我回家来究竟还为些什么别的事？我平时忙的时候不也是回家吃饭的吗？我只是希望这件事并没有发生——尤其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他欲言又止地停了下来，并为自己的无奈而生气。）

托米 （一直在那儿不安地动个不停——此刻再也不能忍受自己的疑虑）迪克干了什么啦？为什么人人都怕让我知道？

米勒 （抓住这一机会转移目标——转过身去，严厉地看着他的小儿子，不让他说下去）年轻人，我还从来没有打过你，但这 76
并不等于我永远不会打你！以我看来你近来一直在找打！别人不跟你说话你就免开尊口——否则你就等着瞧吧，我警告你！

米勒太太 就是呀，托米，你别乱说乱动，别让你爸烦心。（然后提醒丈夫）说话要当心，纳特，小孩子耳朵可尖着呢。

米勒 （命令式地）你们这些孩子给我走——全都给我走。你们为什么老是呆在屋里？出去到院子里去玩玩，或者去散散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米尔德丽德挽着托米的手，带他穿过前客厅向外走去。阿瑟犹豫了一下，好像"孩子"这个称呼不一定适合于他似的。他父亲注意到这一点——不耐烦地）你也出去，阿瑟。（阿瑟自尊心受到伤害，强头倔脑地向外走去。）

莉莉 （得体地）我想我也要去散散步。（她穿过前客厅走了出去。锡德挪了挪脚步，似乎要跟她出去。）

米勒 我倒希望你能留下，锡德——不管怎样，就待一会儿。

锡德　没问题。(他在桌子右后方的那只摇椅上坐下，马上就打起呵欠来了)天哪，我困死了。不知今天是怎么回事，倒好像老是睡不醒似的。

米勒　(挖苦地)也许是你在野餐时喝的东西让你中毒了！(锡德显得难为情的样子，勉强咧开嘴一笑。于是，米勒带着一种决心面对不快的神情转向他妻子)理查德在哪儿?

米勒太太　(慌张地)他还在床上躺着。我用不许他起床的方法来惩罚他——而且我想他也应该躺一下，不管怎样，他身体很不舒服。但他却说自己没病。

锡德　(又打了个呵欠)他当然没病。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什么都经受得住，没有什么能把他搞垮的。嘿，我记得我年轻时喝醉了酒，第二天早上起床后就像雏菊一样生机勃勃，早饭能吃猪排和煎洋葱，还有——(他愧疚地停住了。)

米勒　(尖刻地)我想那是在吃龙虾壳毁了你那钢铁般的体格之前的事吧!

米勒太太　(严峻地看着她弟弟)我要是你的话，就不开口
77 了！(接着对丈夫说)理查德一定感觉好多了。他把我送上去的饭菜全都吃光了，诺拉说的。

米勒　我还以为你不会给他送吃的去——为了惩罚他。

米勒太太　(知错地)不过——在他这么虚弱的情况下——我想最好还是——(接着辩解地)但是你别以为我没有惩罚过他。我狠狠地骂了他一顿，他一下子是不会忘记的。而且我一遍又一遍地提醒他，真正的惩罚还在后头——那就是你将特意回家吃饭——这样他才会明白，他干了这种可怕的事后，你会采取极其严厉的态度的。

米勒　(不自在地动了动身子)哼!

米勒太太　而那恰恰是你的责任——好好地惩罚他一下!

他居然敢——(接着又赶忙说下去)不过你也得小心行事，纳特。别忘了，他骨子里和你一样——非常爱面子。要不是为了那个该死的小蠢货穆里尔和她那个笨蛋父亲——要不是我们大家整天取笑他，伤他的感情——还有，要不是你晚饭后大发脾气，对他特别凶，弄得他离家出走，我想他是决不会干那种事的。

米勒 (愤愤然)我看说来说去全是我的不是了！

米勒太太 嘿，我可没这么说过，不是吗？你不要再发脾气了。这里还有一个情况。你和我一样清楚，理查德单独一人决不会去干那种事的。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干法！一定有谁带坏他，教他怎么干的。

米勒 是的，我相信这一点。你没有从他那儿套出那个人是谁吗？(接着愤怒地)老天爷作证，不管是谁，我都要叫他后悔莫及！

米勒太太 不，他不会承认有谁在教唆他的。(接着得意洋洋地)但是我确实从他嘴里套出一件事来——我告诉你，这件事比任何其他事情都叫我宽心。你知道，我曾经担心他和那些坏女人鬼混。好了，后来证实了根本没有什么海达不海达的女人，这只是他读的书中的人物。他发誓说他有生以来还没有认识过一个叫海达的人。我相信他的话。噢，他对我居然有这样的想法而感到厌恶。(接着缺乏说服力地)因此不知怎么的——我似 78
乎觉得事情并不像我原来想象的那么糟。(接着很快地、气愤地说)不过已经够糟的了，真是天晓得——你还是得好好教训他一顿。只要想到像他这样年纪的孩子居然会——要不要我现在就上楼叫他穿好衣服，说你要见他？

米勒 (无可奈何——但却烦躁地)好！我可不能浪费整天的时间听你说话！

米勒太太 (担忧地)你现在可不能发脾气呀，纳特，记住！

（她穿过前客厅往外走去。）

米勒 女人真是讨厌！她们老是弄得你晕头转向。她们的头脑里根本就没有"逻辑"二字！（这时他注意到锡德正在打盹——厉声地）锡德！

锡德 （眨巴着眼睛——机械地）我同意你的话。（然后急忙问）你在说什么，纳特？

米勒 （挖苦地）你同意的是我还没有说的话。（烦躁地）你愿不愿意帮点忙？要是愿意，那你就别打盹，开动开动你的脑筋吧！事情比埃西所设想的要严重得多！她认为昨晚理查德没有和女孩子在一起寻欢作乐——但我恰恰知道有这么回事！（他从口袋里取出一封信来）这是今天早上一个女人交给我办公楼底楼杂勤员的一封信——她并没有要求见我，只是要他把信交给我。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她——据说她看上去像个妓女。（说着他已打开信念了起来）"你儿子昨天晚上在快活滩旅馆狂饮滥醉。那儿的酒吧间侍者明明知道他未成年，还是照样拿酒来给他喝。他觉得把他灌醉挺好玩的。如果你有胆量，就把那个浑蛋赶出城去。"喂，你对这事怎么看？这是女人的笔迹——当然，没有签名。

锡德 她还只是个小妞儿，不会错——从她那文雅的语言中可以看出。

米勒 看看你是否认识这笔迹。

锡德 （用责备的眼光看着他）纳特，我对那种含沙射影地暗示我似乎和城里所有的妓女都有书信来往非常不满。（看了看信）不，我认不出写信的会是谁。（把信交还米勒）但我推想这个女人和酒吧间侍者发生过争执，因此想对他进行报复。

米勒 （严厉地）而我的推测是在这之前她一定已经结识了
79 理查德——否则她怎么会知道他是谁？——还把他带进这种下

等酒吧间去。

锡德 也许如此。这家快活滩旅馆只不过是个供人嫖宿的场所——(急忙补了一句)至少,我是听人家这么说的。

米勒 那正是他为了向穆里尔泄愤而干的该死的蠢事,在那样的心境下,他就——搭识了某个妓女。而她则想法把他灌醉,这样就可以——

锡德 对,事情的经过可能就是这样——也可能不是。我们到底有什么办法去证实它呢?快活滩旅馆没有人会说真话。

米勒 (简短而骄傲地)但理查德不会撒谎。

锡德 好吧,但是如果他记不起昨晚发生的每一件事,你也别责怪他。(然后真诚地表示关切)我希望你的推测错了,纳特。那种小妞儿对迪克这样的孩子来说是危险的——从许多方面看来都是如此。你懂得我指的什么。

米勒 (蹙起眉头)是的——这正是使我担忧的事。要命,我得和他开诚布公地谈一次——关于女人以及所有那种事情。我以前早该和他谈了。

锡德 是的,你早该这样了。

米勒 我想倒想过好几回。在我觉得时机成熟的时候,我和威尔伯、劳伦斯和阿瑟都谈过这个问题,而且谈得都很好——但是,真见鬼,在理查德面前我总有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觉得难以启齿。你能感觉得到,尽管他喜欢从书本上搬弄些惊世骇俗的话语,其实骨子里却是非常单纯的。

锡德 我知道。我也不喜欢干这种差事。(接着停顿了一下——好奇地)你打算怎样惩罚他所犯的过失呢?

米勒 (皱眉)老实跟你说,锡德,我自己都心中无数呢。一切都取决于我一时的感觉,当我一开始估量他时,我就会感觉出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再往下我自己心里也没谱了。

锡德 要是我对你不是十分了解，我会劝你别对他那么严厉的。（苦笑）如果你没有忘记，我以前是常常受罚的——可是你看这种惩罚给我带来多少好处！

米勒 （和蔼地）哦，你周围比你坏的多的是，你就别夸口了吧。（接着，听到前客厅传来走动声——叹了口气）好了，我猜准是那个坏东西来了。

锡德 （起身）我走啦。

（但门口出现的是米勒太太，脸上现出愧色和想要辩解的神情。锡德重又坐下。）

米勒太太 我很抱歉，纳特——但他睡得很熟，我不忍心叫醒他。我想等他自己醒来，可他就是不醒。

米勒 （心中宽慰了不少，但他对此觉得羞愧，便将这一感觉隐藏起来——恼怒地）好啦，我简直不是人！如果你不是——

米勒太太 （以守为攻地）不要对我发什么脾气，纳特·米勒！你和我一样知道他今天需要好好睡上一觉——在昨晚的胡闹之后！难道你希望他病倒吗？他病倒了对你究竟能有什么好处？你下班回家吃晚饭的时候反正能见到他，是不是？我的天哪，我从来没见你发过这么大的脾气！你大概等不及非马上惩罚他不可吧！

米勒 （忿忿地）好吧，我就永远——（接着突然笑起来）说也没用，你总是对的！但是你知道得清清楚楚，我告诉过你我今晚不回来吃晚饭。我和杰克·劳森有个约会，这可能意味着一大批新的广告，这件事很重要。

米勒太太 那你可以在回家时再见理查德。

米勒 （装出发怒的样子，来掩盖他因为可以推迟见到理查德而产生的宽慰心情）好吧！好吧！我屈服了！我要回办公室去了。（他朝前客厅走去）在一个人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把他老

远地叫回来，于是你就——真不懂得体贴人——（他走了出去，过一会儿可以听到他出门时把前门关上的声音。）

米勒太太　嗨！我从来没有见到纳特脾气这么坏过。

锡德　（抿嘴一笑）脾气坏，没有的事。他很高兴能暂时摆脱这事，因为他一时还看不准！

米勒太太　（嗤之以鼻）我想我比你更了解他。（接着她在房间里瞎忙一阵，把这样那样东西放回原处，而锡德则困倦地打着呵欠，眨巴着眼睛）睡得就像个婴孩——看上去那么天真无邪。你会觉得他实在是个老老实实的孩子。看来你永远不能从外表来判断一个人——哪怕他是你自己的孩子。想想看吧！

锡德　（昏昏欲睡地）哦，迪克没事儿，埃西。别担心了。

米勒太太　（嗤之以鼻）你当然会这么说的。我想接下来你会带他出去到处喝酒胡闹了！ 81

（说话间，理查德出现在起居室门口。虽然在前一天晚上有过那段经历，但从他身上却已经看不出丝毫痕迹了。实际上，他看上去惊人的健康。他穿着一身旧衣服，那样子好像是匆匆忙忙披上身的。他那自惭形秽的表情中又夹杂着某种抵触申辩的情绪。）

理查德　（带着一种不自然的冷漠表情，故意对母亲视而不见）你好，锡德。

米勒太太　（转向他）你来这儿干吗，年轻人？我还以为你在睡觉呢！看来你醒得倒挺快的——你爸前脚走你后脚就醒来了！

理查德　（绷着脸）我没有睡觉。我听到你在房间里说话。

米勒太太　（气愤地）你是不是说你是在存心骗人——

理查德　我没有骗人。你刚才没有问我有没有睡着。

米勒太太　问不问是一回事，这你明白！看来你昨天晚上

坏事还没有做够，所以现在又撒起谎来！

理查德　我没有撒谎，妈。要是你当时问我一声有没有睡着，我会回答没有的。

米勒太太　我很想立刻送你回床上去，让你躺在那儿别下来！

理查德　啊，这是为的什么，妈？躺在床上只会使我头疼。

米勒太太　如果你头疼，我想你是知道这不是卧床引起的！你只要想一想我站在那儿，为你感到难受，就像一个傻瓜似的——甚至和你爸爸吵了起来，为的是——好吧，你就等着他晚上回来吧！看你挨不挨骂！

理查德　（绷着脸）我不在乎。

米勒太太　你不在乎？你说话的样子好像你并不为昨晚的行为感到内疚似的！

理查德　（抵触地）我没什么好内疚的。

米勒太太　理查德！你真该为自己感到羞耻！我开始觉得邪恶已经使你变得麻木不仁了，真的！

理查德　（痛苦而沮丧地）我不感到内疚，那是因为我对什
82 么事都已无所谓了，无论是我干了什么或是别人对我干了什么，我都不在乎了！我以后再不会干这种事——

米勒太太　（趁此机会把口气放缓和了点）好，不管怎样，听你这么说我还是高兴的！

理查德　但我不干这种事并不是因为我认识到它有多邪恶，也不是因为那些陈旧道德观念的约束，而只是因为这事儿毫无乐趣可言。它并不使我感到高兴和有趣，就像它使锡德舅舅所感到的那样——

锡德　（睡眼惺忪地）什么？谁感到有趣？

理查德　（没理他）它只使我变得更加伤心——和不快——

所以我看这事儿没什么意思。

米勒太太 你这话说得有点道理了！这才是个好孩子。

理查德 但是我并不为自己尝试了一下而感到后悔——借助感觉来医治灵魂，这是奥斯卡·王尔德说的。(接着，带着一种绝望的悲观语调)但是我干或不干又有什么关系？人生不过是一场愚蠢的闹剧！我可把它看透了！(凶狠地一笑)幸好那儿没有盖布勒将军的手枪[18]——否则你就会知道我还能不能忍受下去！

米勒太太 (由于这一恐吓而焦虑不安——但是装出不屑一顾的样子)我对盖布勒将军一无所知——我想这又是从那些该死的书中看来的——但是你那样说的时候，自己倒像是个愚蠢的喋喋不休的家伙。

理查德 (阴郁地)这说明你对我了解得太少了。

米勒太太 (重新露出担忧的神色)我希望你不要说这种可怕的事情——什么人生啦，手枪啦！你不是想愁死我，是吗？

理查德 (作出使她放心的淡泊的样子)你不用担心，妈。这只是我失望时说的话。但我不是个胆小鬼，我会正视——我的命运的。

米勒太太 (站在那儿大惑不解地看着他——接着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好吧，我所能说的只是，你是我听说过的最最古怪的孩子！(然后担心地将手按在他的额头)你的头疼怎样了？要不要我去给你弄点止痛药水来？

理查德 (心烦意乱——厌恶地)不，我不要！啊，妈，你什么也不了解！

米勒太太 咳，我很清楚：你这是肝火太盛，就是这么回事！明天早晨你得好好吃一剂泻盐，别再胡闹了！(接着突然地)我的天哪，不知现在已经几点了。我得上街去啦。(她向前客厅的 83

门口走去——然后又转过身来)你呆在这儿,理查德,听见吗?记住,你今天不许出门——这是对你的惩罚。(她匆匆走出。理查德神情忧郁地坐着。锡德闭着眼睛、睡意朦胧地跟他说着话。)

锡德 喂,我的老朋友朗姆酒的味道如何,和上好的陈年杜维酒一样吗?冲不冲脑门?

理查德 (吃了一惊——局促不安地)啊,不要抖我的老底了,锡德舅舅。我再也不会做这样的傻瓜了,我跟你说。

锡德 (带着睡意挖苦地说——最后又夹杂一丝辛酸)好像以前我也听人这么说过。我感到奇怪,那会是谁呢?噢,他莫不就是锡德·戴维斯吗!不错,先生,那种话我听他说过一千遍了,决不会错。但那个时候他说话老是不算数;他一本正经说的话,你一句也不能当真;他是个怪人,这个锡德!

理查德 (忧郁地)我那时真有点绝望了,舅舅——即使她不值得我这样绝望。我被她一直伤到了心里。

锡德 说到底我更喜欢我自己——这话更加时髦。(接着悲哀地)但你是对的。恋爱对于一个容易上当的傻瓜来说是痛苦的。我难道不知道吗?

(理查德感到厌恶,不屑回答。锡德的下巴垂到胸前,开始打起鼾来,很快就睡着了。理查德反感地看了他一眼。走廊里传来人声,接着纱门打开了,米尔德丽德走了进来。她看到舅舅时脸上露出笑容,但看到理查德时却吃了一惊。)

米尔德丽德 喂!允许你起床了吗?

理查德 当然罗,我可以起来了。

米尔德丽德 (走到桌子右前方她父亲那把椅子上坐下)爸爸是怎样处罚你的?

理查德 他没处罚我。他见也没见我就回办公室去了。

米尔德丽德 好吧，你就过一会儿再挨骂吧。（接着责备地）你应该挨骂。要是你能看看昨晚你那副可怕的模样才好！

理查德 啊，忘了它吧，行不行？

米尔德丽德 好吧，不过我想知道，你会不会再去干这种事。

理查德 那与你有什么相干？

米尔德丽德 （带着一种克制的兴奋）嗨，要是你不正式地 81
发誓，保证以后不再——那我就不把我替你带来的东西交给你。

理查德 别开我的玩笑，你什么也没有。

米尔德丽德 我有。

理查德 有什么？

米尔德丽德 你想不想知道！我让你猜三次。

理查德 （用傲慢而尊严的口气）别打扰我。我没有心思和小孩子猜谜语！

米尔德丽德 哦、好吧，要是你急不可耐的话我就告诉你！不过，不管怎么说你还没有作出保证呢。

理查德 （这时已被强烈的好奇心所征服）那我保证。是什么东西？

米尔德丽德 你世界上最喜欢的东西是什么？

理查德 我说不上来。是什么？

米尔德丽德 这么说你是假装在恋爱！看我告诉穆里尔去！

理查德 （紧张得大气都不敢出）这是——她带来的东西？

米尔德丽德 （笑了）好吧，我看真不该让你费神去猜。是的，是她托我带来的。刚才我走过她家，看见她从客厅的窗口向我招手，我就走了过去，她说请把这个交给迪克。她没有机会说什么其他的话，因为她母亲在叫她，并说不允许她和别人交往。

于是我接过了这东西——喏，这就是。（她递给他一封经过许多次折叠变成小方块一般的信件。理查德用颤抖的手热切地打开信看了起来。米尔德丽德好奇地望着他——然后装模作样地叹息起来）哎，像你这样的恋爱一定很美——始终只爱着一个人。

理查德 （他的眼睛闪着光）嗨，米德，你知道她怎么说来着——她说上一封信里没有一句话是她自己的意思。是她那老头儿逼着她写的。还说她爱着我，只爱我一人，而且永远爱我，不管他们怎么处罚她！

米尔德丽德 天哪！我从来没有想到她会有这么大的勇气。

理查德 嘿！你对她不了解！我难道会爱上一个连自己都支配不了自己的姑娘吗？（于是更加兴高采烈地）而且她今晚还打算偷偷溜出来和我约会。她说她能够做到这一点。（接着突然觉得作为一个愤世嫉俗的悲观主义者，在米尔德丽德面前如此兴高采烈太不妥当——于是装模作样地发出一声苦笑）哈！我知道得太清楚了，她是坚持不住的——她会提出再见我一面的。（他带着玩世不恭的神情引述书中的话，但却引错了）"女人永远不知道大幕什么时候已经落下。她们永远期待着另一幕。"[19]

米尔德丽德 是这么回事吗，自作聪明的家伙？

理查德 （仿佛在权衡利弊）我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答应赴约。

米尔德丽德 好，我懂了！你今天不准出门，你这个傻瓜！所以你去不了！

理查德 （放下一切装模作样的姿态——挑战地）我去不了！你等着瞧我到底去得了去不了！即使这是我所能做的最后一件事，今天晚上我也一定要去见她！我不在乎以后会受到怎

样的处罚!

米尔德丽德　(钦佩地)天哪! 我从来没有想到你会有这样的胆量!

理查德　你答应我不说出去,米德——一直到我离开之后——然后你可以把我的去向告诉爸爸妈妈——我意思是说,如果他们担心我像昨天晚上那样出走的话。

米尔德丽德　好吧。只是当我求你帮忙时,你也得答应我。

理查德　我当然会的。(接着兴奋地)嗨,米德! 现在是我出去的最好时机——家里所有的人都出去了! 妈很快就会回来,她会像猫一样牢牢看住我的——(他开始朝后客厅走去)我走了。我得从后门溜出去。

米尔德丽德　(激动地)但是你在夜晚来到之前的这段时间做些什么呢? 有好长的时间要等呢。

理查德　我可不在乎等多长时间! (此时变得十分诚恳)我会想着她——还会编织着梦! 我就是等上一百万年也毫无怨言——为了她! (他藐视地看了妹妹一眼,自以为了不起地)你的毛病就出在不知道爱情是怎么一回事! (他穿过后客厅出去了。米尔德丽德钦羡地目送着他。锡德嘴里发出噗噗的声音,开始平静地打起鼾来。)

(幕　落)

第二场

景　沿港湾的一片海滩。左侧,是一条深色的泥岸,和海滩斜斜地相交,标出了沙滩尽头和沃土始端的分界线。泥岸 86
的表面,长着一簇簇青草,柳树下垂的树枝向外伸出,覆盖

着泥岸，也遮掩住一部分海滩。左前方的柳树丛中有一条由海滩上岸的小路。在正前方的海滩上，一艘白色的平底划艇正停在那儿，船头几乎就要碰到岸边，船头的缆索拖在岸上，显然是系在一棵柳树的树干上。舞台的左后方，一弯新月挂在半空中，它那柔和、神秘而又抚爱的月光照耀着一切。海滩上的沙粒闪烁着幽光。划艇的前半部(位于舞台中间偏左)被浓密的柳树荫所遮盖，划艇的后半部则沐浴在月光之下。在远处，一家避暑旅馆不时传来隐隐约约的管弦乐声。

理查德正斜坐在划艇靠近尾部的船舷上。他脸朝着左方，注视着那条小路。他正焦急地等待着什么，在那狭窄的船舷上不舒服地扭动着身子，心神不定地用脚踢着沙子，同时将那顶有着鲜艳的条状色带的草帽套在手指上捻着转。

理查德 (自言自语)一定快到九点了。……我能听到市政厅打钟的声音，今晚是这么宁静……哎呀，我敢断定妈妈发现我溜出来后准会大发脾气……等我回去后一定会挨骂的，不过这是值得的……只要穆里尔能来……她并没有讲她一定会……天哪，我希望她能够来！……我能肯定她信上说是九点吗？……(他把草帽放在划艇中部的座位上，从口袋里掏出那封折叠的信，借着月光看了起来)是的，是九点，没错。(他正要把信放回口袋，却又住了手，吻了吻信纸——然后又赶忙把信塞进口袋，显出胆怯的样子，满面羞愧地环顾四周，仿佛害怕被人看到)啊，这太傻了……不，这不能算傻……当你真正恋爱了就不傻。……(他不安地跳了起来)见鬼，我希望她这就来！……想一些别的什么吧……这样时间可以过得快一点……昨晚这个时候我在干什么？……等在快活滩旅馆外面……贝尔……啊，忘

了她吧！……咳，在穆里尔就要来的时候……居然会想起这种——！……但是那时你搂着她，和她接吻……在我没有喝醉的时候，我并没有……而接下来就是摆阔气……真是个十足的傻瓜蛋！……我没有带她上楼开房间……即使她长得很漂亮…… 87
啊，她并不漂亮……她一头一脸地涂着厚厚的脂粉……她不过是个婊子……她身上的一切都是脏的……不管怎么说，穆里尔比她要漂亮一百万倍……穆里尔和我会上楼去开房间的……那是在我们结婚的时候……那将非常美妙……但我现在不应该去想这种事……这不好……我决不会——嗳……她也决不会……她是个正派的姑娘……我不能去爱她……如果她不……但在我们结了婚以后……（他因自己充满情欲的渴望而颤抖——然后坚决地把自己的思想从这些不道德的、几乎有点儿猥亵的念头中拉回来）那个该死的酒吧间侍者踢了我……我敢打赌，要是我没喝醉，我准会朝他鼻子上狠狠揍上一拳，哪怕他再把我打一顿！……（接着因羞愧和自厌而打了个哆嗦）啊，你屁股上挨人家一脚也是活该……居然把自己变成这么一个该死的庸俗东西……对那些没有教养的人念什么《累丁狱之歌》！……你到家时那副样子一定怪好看的！……不得不被人抬到床上，还呕吐了一地！……呸！……（他厌恶地扭了扭身体）想一些别的事情吧，行不行？……背诵一些什么……看看你还记得起来吗……

“不，让我们满怀火一般的热情
从充满情欲的痛苦到极度的欢欣——
我太年轻，不能没有欲望地生活，
太年轻，不能虚度这夏夜的良辰——”[20]

……啊呀，多好的诗！……我得把其余的部分记住，下次背

诵给穆里尔听……但愿我自己也能写诗……写关于她和我的诗。……(他叹了口气，环顾四周的夜色)啊，今天晚上真美……仿佛这是一个特别的夜晚……为了我和穆里尔。……啊，我爱这夜晚。……我爱这沙，这树，这草，这水和天空，还有这月亮……它们已和我融为一体了……天哪，多美呀！(他站在那儿，着迷地凝视着月亮。远处，市政厅的钟声开始敲响。他吃了一惊，重新回到现实世界中来)已经九点了……(他担心地看着那条小路)我看不到她……她一定被拦住了……(几乎要哭出来了)哎，我不愿意没有见到她……就回家挨骂！……(接着做出一副玩世不恭的男子气概)啊，谁听说过女人会准时的。……现
88 在我应该透彻地了解人生，不再期望……(这时突然激动起来)她来了……天哪！(他宽慰地重重叹了口气——然后两眼盯着正在走近的人影，独自演戏般地朗诵道)

"瞧我的爱人，我灵魂中的灵魂，
比我自己的灵魂更宝贵，比上帝更美，
我的生命已握在她的手中——"[21]

(接着性急地)不能让她知道我有多高兴。……不管怎样，我对她应该像在第一封信那时差不多……要是女人对你了若指掌，她们就会把你当作奴隶对待……让她吃些苦头吧，就算是换换口味。……(他用一种故意漫不经心的神气踱起方步来，把背朝着那条小路，两手插袋，满不在乎地用口哨吹着《在教堂等待》这支曲子。)

(穆里尔·麦科姆伯自左前方那条小路上走来。她今年十五岁，快要十六岁了。她是个漂亮的少女，身材丰满而优美，一头蓬松的浅棕色头发，一双满是探索神情、深色眼珠的天真的眼

睛，一张圆圆的嵌着两颗小酒窝的脸和一副柔声细气的嗓子。此刻，她正处在一种冒险的紧张情绪之中。她站在小路尽头的树荫里犹豫着，等待着理查德发现她；但他打定主意把背对着她，嘴里继续吹着口哨，于是穆里尔只得叫他。）

穆里尔　喂，迪克。

理查德　（转过身来，故意装出一副在沉思中被人打扰的神情）哦，你好。已经九点了吗？天哪，时间过得真快——当你在思考的时候。

穆里尔　（向他走来，走到树荫的边缘即停住脚步——失望地）我以为你会在路的这一头等我呢。我敢打赌你已经忘记我要来这件事了。

理查德　（慢条斯理地朝她走去，但只走了几步便停了下来——漫不经心地）不，我并没有忘记，真的。但我得思考一下有关人生的问题。

穆里尔　你应该换过来想想我，我是冒着那么大的风险来见你的！（在树荫下胆怯地踌躇着）迪克！你到我这儿来。我不敢走出树荫到那么亮的月光底下，在月光下谁都会看见我的。

理查德　（向她走去——藐视地）啊，你又来了——老是害怕人生！

穆里尔　（生气地）迪克·米勒，我冒了种种风险和你约会，然后又偷偷溜出来，你倒居然会说起这种话来！我注意到，你并 89
没有费神给我悄悄送封信来！

理查德　没有。那是因为收到你第一封信后，我以为我们之间的一切都已完了，都成为过去。

穆里尔　但我敢断定你对此一点也不在乎！（因羞辱几乎要流出泪来）哦，我真傻，居然到这儿来！我现在明白了，我这就

回家，以后再不和你说什么了！（她正要朝那条路转过身去。）

理查德 （吓坏了——一下子变得非常真诚——抓住她的手）啊，别走，穆里尔！请你别走！我一点也没有那个意思，说真的，没有！哎呀，要是你知道那第一封信让我多么伤心，而你的第二封信又使我多么高兴的话——！

穆里尔 （高兴而宽慰——但意识到她现在已处于上风，因此没有立即缓和下来）我不相信你的话。

理查德 你可以问问米德我当时有多高兴。她可以作证。

穆里尔 你叫她说什么她就说什么。我才不管她说些什么呢。主要是看你。你得向我发誓——

理查德 我发誓！

穆里尔 （庄重地）那好吧，就这样吧，我相信你。

理查德 （充满爱意地望着她的脸——声音中含有真正敬慕之意）啊，你今晚真美，穆里尔！自从上次分手，仿佛已经过去很久很久！要是你知道我经受了多大的痛苦——！

穆里尔 我也一样。

理查德 （一时间情不自禁地露出咬文嚼字的悲剧语气）我心灵深处的失望——（他演戏般地朗诵道）"在我们每个人心中，有些东西已经死亡，那死去的就是希望！"[22]那就是我！那时我对幸福的希望已经死亡！（接着以一种真诚的孩子气的热情）啊，穆里尔，能重新和你在一起真是好极了！（他伸出胆怯的手臂，笨拙地搂住她。）

穆里尔 （害羞地）我很高兴——能使你感到幸福。我也很幸福。

理查德 我能不能——你愿不愿意让我吻你一下——就现在？好吗？（他把脸向她凑过去。）

穆里尔 （迅速将头闪避开——胆怯地）不。你不

能。别——

理查德　啊，为什么不能？

穆里尔　因为——我害怕。 90

理查德　（有点狼狈——把搂着她的手撤回——对她有点儿生气和不耐烦）啊，你老是这么说！你老是这么怕这怕那！你就永远不让我吻你了？

穆里尔　我会的——以后总有一天会的。

理查德　什么时候？

穆里尔　不会很久的，也许。

理查德　今晚，行吗？

穆里尔　（羞涩地）我得想一想。

理查德　你答应了？

穆里尔　我答应——也许。

理查德　好吧。别忘了你已经答应过了。（接着好言相劝）啊，咱们别老站在这儿。走出来，我们可以去船上坐坐。

穆里尔　（犹豫地）那儿太亮了。

理查德　没有人会看见的。你知道这一带晚上从来没人来。

穆里尔　（不合逻辑地）我知道没有人。所以把这儿看成是约会最好的地方。不过也许会有什么人来。

理查德　（握住她的手，轻轻地拉着）这儿连鬼都没有一个。（穆里尔从树荫底下稍稍走出几步，担心地瞻前顾后。理查德坚持往前走）哎，要是你不去看看月亮，要它有什么用？

穆里尔　但这只是一弯小小的新月，没多少可看的。

理查德　但我想看看你呀。站在这阴影里我可看不见你。我是想——饱餐——你的秀色。

穆里尔　（无法拒绝）咳，好吧——只是我只能在那儿呆几分钟。（听任他把她带到船的尾部。）

理查德　（恳求地）啊，你能在这儿呆一会儿的，是吗？我求你了！（他扶她走上划艇，她在船尾的座位上坐定，斜对着左前方。）

穆里尔　就呆一会儿。（他在她身旁坐下）不过到十点钟，我得回家躺在床上假装睡着。爸爸妈妈总在这个时候上床，这已成了规律。而妈妈总要到我房间里来看看。

理查德　但时间还早着呢。

穆里尔　（兴奋地）迪克，你绝对想不到我今晚经过多少周
91 折才来到这儿！哎呀，真叫人激动！你知道，爸爸为了处罚我，规定我八点整就要上床，而我得脱了衣服上床，因为他通常让妈妈八点半上楼来看看我有没有睡。妈上楼时，我装出已经睡着的样子，她一下楼，我就急急忙忙起来穿上衣服——我样子一定很难看，是吗？

理查德　不，不难看！你看上去美极了！

穆里尔　接着，我就从后楼梯悄悄地溜了下来。可是那恼人的旧梯子嘎吱嘎吱作响，吓得我心都要跳出来了，我真是怕得要命，后来就从后院溜了出去，一直沿着树下的阴影走，就这样——哎呀，那真是紧张！迪克，你不知道我为了你的缘故遭了多少罪。爸是那样自私庸俗，我几乎恨他了！

理查德　你也不知道我为你经历了多少周折——以及我待会儿还要遭的罪——为了我偷偷地溜出来——（接着忧郁地）还有我昨天晚上干的事——都是你那封信促使我干的！

穆里尔　（因他那闪烁其辞的口气而产生极大的好奇心）我那封信促使你干了什么啦？

理查德　（开始有点儿得意）这事说来话长——让过去的过去吧。（接着，带着感情地）只是因为事情还没有完全过去，我可以告诉你！一旦爸爸找到我，我可得挨一顿痛骂了。

穆里尔　告诉我，迪克！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我！

理查德　（悲伤地）好吧，在你那个老——你父亲离开我家后，我被爸爸他妈的臭骂了一顿。

穆里尔　迪克！你不要说粗话！

理查德　（阴沉地）事实就是这样，我找不到其他话来形容它。紧接着那顿臭骂，为了进一步折磨我，他把你写的信给了我。读了那封信后，我不想再活下去了。人生就好像是一场悲惨的闹剧。

穆里尔　我太抱歉了，迪克——我真的觉得抱歉！但你也许已经知道了我决不会写那种信，要不是——

理查德　我那时以为你对我的爱情已经死亡。我觉得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只是一直在残忍地嘲弄我——为的是折磨我！

穆里尔　迪克！我决不会这样！你知道我绝对不是这样的！

理查德　我那时只想去死。我坐在那儿，不言不语地老想着死这件事。最后我下决心自杀。 92

穆里尔　（激动地）迪克！你不能！

理查德　我真会那么干！要是有一枝海达·盖布勒的手枪的话，你就会看到我干得多么漂亮！我当时想，要是我死了，她会因为毁了我的生命而后悔莫及的！

穆里尔　（向他靠紧了一些）要是你死了，我也去死！真的，我会的！

理查德　但是自杀是懦夫的行为。正是想到这一点，才打消了我自杀的念头。（接着换上一种辛酸的口吻）再说不管怎样，我暗自思忖，她不值得我为她牺牲。

穆里尔　（生气地）说得真好！

理查德　哎，要是你就像信上写的那样想，你确实不值得我

为你去死，是吗？

穆里尔　可是我告诉过你是爸爸——

理查德　所以我对自己说，我再也不跟女人打交道了；她们都是一路货！

穆里尔　我可不是。

理查德　而且我想，现在我干什么又有什么区别呢？我倒不如忘掉她，寻找些快乐来排遣排遣愁怀！你知道，我已积蓄了十元钱想给你买件生日礼物，但是我想，她对我来说已经不存在了，何不把这钱挥霍掉呢？（*然后急急收场*）我现在还剩下将近五元钱，穆里尔，我还能够给你买一些好东西。

穆里尔　（*激动地*）我才不希罕你这破东西呢。你告诉我你干了什么？

理查德　（*脸色又阴沉了下来*）等天黑之后，我偷偷溜了出去，跑到一家我听说过的下等酒吧间去了。

穆里尔　迪克·米勒，我不相信你会去那种地方！

理查德　你可以去问问快活滩旅馆里的人我到底去没去过！他们不会这么快把我忘掉的！

穆里尔　（*感到吃惊和害怕*）你去那儿了？啊呀，那可是个糟糕的地方！爸爸说警察局应该把它取缔才是！

理查德　（*阴郁地*）我说过这是一个下等酒吧间，是不是？这实际上是一个"耻辱的秘室"。他们让我进了酒吧间后面的一间秘室。那里除了我认识的一个普林斯顿大学的高年级生外别无他人——他是"老虎客栈"的成员，还是足球队后卫——和他
93 一起的是两个从纽约来的歌剧合唱队的女演员，他们都在喝香槟。

穆里尔　（*因为又引进两位女演员而感到心烦*）迪克·米勒！我希望你并没有注意——

理查德 （不在乎地）我自己要了一杯掺苏打水的白兰地，然后我注意到其中的一位姑娘——不是和那个足球队后卫坐在一起的那位姑娘——正在朝着我看。她眼中有一种奇怪的表情。后来她问我愿不愿意和他们一起喝香槟，并过去和她坐在一起。

穆里尔 她一定不是个好东西！（然后有点支支吾吾地）那么——你呢？

理查德 （伤心而痛苦地）既然你在信上说你永远不再见我，我为什么不可以过去呢？

穆里尔 （几乎要哭了）但你应该知道是爸爸强迫我——

理查德 那时我还不知道呢。（接着故意触她的痛处）她名叫贝尔。她长着一头黄发——那是一种让你受到刺激、感到心里火辣辣的黄发！

穆里尔 我敢打赌，那一定是染的！

理查德 她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不过这对一个合唱女演员来说算不了什么。

穆里尔 （愤慨地）她一定是又下贱又卑劣，肯定是这么回事，否则就当不成合唱队女演员了，而且她抽烟就证明这一点！（接着又有点支支吾吾地）那么，后来又发生了些什么？

理查德 （漫不经心地）哦，我们只是不断地喝着香槟——我买了一巡酒——后来我和那个酒吧间侍者打了一架，我把他打翻在地，因为他侮辱了她。他是个彪形大汉，但是——

穆里尔 （生气地）我真不明白他怎么可能——侮辱那种女人！而你又怎么会为了她而打架？那个带她们去那儿的普林斯顿大学的足球后卫为什么不出面？他肯定比你长得高大。

理查德 （略微停顿——接着很快地）他那时已喝醉了。

穆里尔 那你有没有喝醉？

理查德 那时我只是稍微有点儿醉。后来就醉得厉害了。(自豪地)你应该看看我回家时的那副样子！我差不多有点酒精中毒的症状了！

94 **穆里尔** 我很高兴当时没有见到你。你那样子一定非常可怕。我讨厌喝醉酒的人。我也会讨厌你的！

理查德 咳，这全是你的错，不是吗？要是你没有写那封信的话——

穆里尔 但我已跟你说过这不是我的意思——(接着支支吾吾却又好奇地)但是你和那个贝尔之间发生了什么——后来——在你回家之前？

理查德 哦，我们不断地喝着香槟，她说她对我一见钟情，后来她就走过来坐在我大腿上和我亲吻。

穆里尔 (愣住了)哦！

理查德 (急忙补上一句，唯恐自己讲过了头)但这只是闹着玩儿的，后来我们就只是不断地喝香槟，最后我道了一声晚安就回家了。

穆里尔 那你有没有吻过她？

理查德 不，没有。

穆里尔 (心烦意乱地)你也吻了她！你在撒谎，你自己心里明白。你也吻了她！(接着眼泪汪汪地)当我正躺在床上难以入眠，心里想着自己怎样才能再见到你，一面把眼睛都哭肿了的时候，你却在——！(在狂怒的哭泣声中突然跳起)我恨你！我希望你死了才好！我这就回家！我再也不想见到你！这一次说话算话！(她想从划艇里跳出去，但被理查德拉了回来。他现在已没有任何架子了，只是觉得既怕又悔。)

理查德 (恳求地)穆里尔！等一等！听我说！

穆里尔 我不要听！让我走！如果你不让我走，我就咬你

的手!

理查德　我不让你走! 你得让我解释清楚! 我绝对没有——喔唷! (原来穆里尔咬了他的手,他感到一阵疼痛便不由自主地松了手,穆里尔马上跳出划艇,开始朝那条小路奔去。理查德在她后面失望而痛楚地喊着)好吧! 你要走便走吧——如果你连让我解释一下都不肯的话! 这也恨你! 我要去找贝尔!

穆里尔　(见他没有追上来,于是在小路的尽头站住——挑战地)好吧,去找她吧——要是她就是你喜欢的那种人的话! 这关我什么事? (这时理查德坐在船尾,只是一言不发地凝视着前方,一副受了伤害的可怜相)你无法解释! 你能解释些什么? 你 95
还是爽快承认你吻过她的好!

理查德　我没有。我说是她吻了我。

穆里尔　(轻蔑地,但不知不觉地朝理查德的方向退回一步)我猜想你大概就坐着不动,听任她吻你! 谁信你那一套!

理查德　(感情受了伤害)好吧! 你就把我看作吹牛大王好了,就说我讲的每一个字都是——

穆里尔　(不知不觉地又退回了一步)我没有叫你吹牛大王。我只是说——你那种说法不可信。你难道不知道这不可信吗?

理查德　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希望我死了倒好!

穆里尔　(温柔地责备)你不该说这种话。这话听了不舒服。(接着停顿片刻)我想你会告诉我你并没有爱上她吧?

理查德　(轻蔑地)当然没有! 爱上一个像她那样的妞儿! 你把我当作什么了?

穆里尔　(注重实际地)你喝了那么多香槟后,怎么能知道自己究竟干了些什么呢?

理查德　我一直很清醒的——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我可不

是那种容易上当受骗的人，不管你怎么想我！

穆里尔 （不知不觉走得更近了）那么你并没有——爱上她？

理查德 我讨厌她！她根本就不漂亮！我离开前还和她打了一架，她太不要脸了。我对她说，我爱的是你，而且永远不会再爱其他人，好让她离开我。

穆里尔 可是你刚才还说你要去找她——

理查德 那只是吓唬吓唬你的。我不会做那种事的——除非你抛弃我。到那时我无论干什么都无所谓了——甚至做比昨晚更过头的事。（接着突然挑战似地）即使我吻了她那么一两次又怎么啦？我这么做只是为了报复你！

穆里尔 迪克！

理查德 你倒好，只晓得责怪我——而问题却恰恰出在你身上！你为什么不能待我公正一点？我那时以为你会永远离开我，难道不是吗？你难道没有在信上这样告诉我吗？你回答我！

穆里尔 可是我已跟你说过不知多少遍了，是爸爸——

理查德 你为什么这样没有头脑，听任他叫你写什么就写什么？难道这也是我的过错？

96 **穆里尔** 是你自己不好，简直笨得要命！你应该知道他就在边上监视着我，要我逐字逐句照他说的写。要是我不照着办，事情就会弄得更糟。我不得不假装服从，以便找机会出来见你。你明白了吗，蠢货？我今晚偷偷溜出来和你约会，胆子够大的啦，是吗？（他没有回答。她又走近了一些）我还是能理解你所感到的委屈的——也许这应该怪我。所以我会原谅和忘却这件事的，迪克——要是你能向我发誓，你根本就没有想到过去爱那个——

理查德 （急切地）我没有！穆里尔，我向你发誓。我不可

能去爱她，我爱的是你！

穆里尔 好吧，那么——我仍旧爱你。

理查德 那么回到我身边来，好吗？

穆里尔 （羞涩地）时间太晚了。

理查德 还没到九点半哩。

穆里尔 （回到船上，羞怯地在他身旁坐下）好吧——只是我马上就得回去了，迪克。（他伸出手臂搂住她。她紧紧地依偎着他）对不起——我伤了你的手。

理查德 不碍事。我感到挺好的——即使是被你咬一口！

穆里尔 （感情冲动地抓住他的手吻起来）好啦，这样就能治好它。（她被自己这一大胆举动弄得心慌意乱起来。）

理查德 你不应该——把那个浪费在——我的手上。（然后声音颤抖地说）你说过——你会让我——

穆里尔 我说过，也许。

理查德 求你了，穆里尔。你知道——我真想！

穆里尔 这能不能洗掉——她的吻——使你忘掉你曾经——永远永远地忘掉？

理查德 当然能！我将永远不会想起——任何事情，除了你的吻——永远不需要任何东西，除了你的吻——永远永远。

穆里尔 （羞涩地仰起她的双唇）那么——好吧——迪克。（他颤抖地吻她，他们的嘴唇紧紧贴在一起。然后，她让自己的头埋在他的肩上，轻轻地叹息道）月色真美，是吗？

理查德 （吻着她的头发）没有你那么美！没有任何东西能和你相比！（接着停顿了一下）我们结婚那天一定会很美妙的，是吗？

穆里尔 是的——不过还得等待很久很久呢。

理查德 也许我不必进耶鲁大学。也许爸爸会替我找一份 97

工作。这样我很快就会挣到足够的钱来——

穆里尔 你最好还是照你爸爸的意思去做——而且我也希望你能进耶鲁。(然后拍拍他的脸)可怜的人儿! 你认为他会狠狠地处罚你吗?

理查德 (热烈地)我不知道,我也不在乎! 什么也阻止不了我今天晚上来看你——即使我得从烧红的煤块上爬着过来! (接着又援引起斯文朋的诗句——但这次是怀着真诚与热情)我的生命已握在你的手中! 你是"我的爱人,我灵魂中的灵魂,比我自己的灵魂更宝贵,比上帝更美!"

穆里尔 (吃了一惊,但又十分惊喜)嘘! 这样讲是不对的。

理查德 (倾慕地)天哪,但是我爱你! 天哪,我爱你——亲爱的!

穆里尔 我也爱你——我心爱的! (两人接吻。然后她让自己的头又一次埋在他的肩上,两人在销魂而恍惚的状态中坐着,凝视着天上的月亮。停顿片刻后——梦幻般地)我们将来去哪儿度蜜月,迪克? 去尼亚加拉大瀑布?

理查德 (轻蔑地)那个所有的傻瓜都想去的垃圾场? 我才不去呢! (以一种充满激情的浪漫情调)不,我们要到某个遥远的美妙的地方去! (借用吉卜林的词句来表达自己的意思)沿着足迹踏出的漫长小路才能到达的地方——那小路永远是新开拓的——来到通往曼德勒之路! 我们将在中国看着黎明像雷霆般到来! [23]

穆里尔 (迷惘地,但幸福地)那妙极了,是吗?

(幕　落)

第三场

景 又回到米勒家的起居室——同一天晚上十时左右。米勒正坐在桌子左前方他的那把摇椅上,他妻子则坐在桌子右前方的摇椅上。月光透过右后方的纱门照进室内。只有那盏有着绿色灯罩的台灯亮着,灯光下,米勒正戴着眼镜读书,他的妻子膝上放着针线篮子,正在缝制一块花边桌垫。 98
米勒太太的脸上带着一种无忧无虑、心满意足的神情。米勒脸上原来的那种焦虑不安的表情也已消失,尽管当他想起某些事时仍会显露出忧虑烦恼的神色来。桌上靠近他肘边的地方堆着几本书,这是从理查德那儿没收来的。

米勒 (读着读着不禁轻轻笑出声来——接着合起书本,放到桌上。米勒太太停下针线活儿抬头看了看)这个肖伯纳是个非常滑稽的家伙——即使他的思想妙不可言,他们也不应该出版他的东西。而那个斯文朋的诗韵律很美——要是他除了写放荡女人外还能选些别的题材就好了。

米勒太太 (笑着逗弄他)我看得出来你自己也中了这些书的毒了——装出一副为了对理查德负责的态度,实际上自己早已读得津津有味了!

米勒 不,不——但是我应当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书中有些内容还是可以的。例如莪默·伽亚谟的《鲁拜集》。我把那本书重新读了一遍,现在甚至比当初读时更喜欢它了——我指的是其中的部分诗篇,也就是那些不是描写狂饮滥醉的部分。

米勒太太 (在这之前一直沉浸于自己的思维之中——宽慰地深深叹了口气)哎呀,米尔德丽德把理查德的去向告诉了

我，我真高兴，要是她不讲，我一定会担心死的。不过现在一切都好了。

米勒 （稍微皱了皱眉头）我看还不到说这个话的时候。因为要知道，他今晚很好并不意味着昨晚的事就可以一笔勾销了。他还得为那件事受处罚。

米勒太太 （庇护地）好吧，如果你问我，我认为经历了我对他一整天的处罚以及我所知道他对自己的折磨以后，他已经得到了应得的处罚了。我已经告诉过你他是那样的后悔莫及，还说今后永远滴酒不沾了。喝酒这件事并不使他像锡德那样感到快活，只是给他带来忧伤和厌恶，因此他看不出喝酒对他有什么好处。

米勒 好吧，要是他真正把这种想法装进脑子里，我会感到高兴的，尽管我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这种自我觉悟，要比听成千上万次演讲——那些关于他自己的起码常识的演讲——对他更能起到保护作用。（接着又皱起眉头）但我仍然不能让他干了这种事后免受处罚。而且，除此之外还有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他突然停住话头。）

99 **米勒太太** （不安地）你说的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什么意思？

米勒 （性急地）我意思是要懂规矩。一个家总得有个家规。我不希望他有这种想法，认为他家里有一个有钱有势的爸爸。不行，他得受到处罚，好让他牢牢记住这次教训。我要告诉他，由于他的行为这样不负责任，他进不了耶鲁大学。

米勒太太 （立即表示反对）进不了耶鲁大学！我认为他能进耶鲁大学！城里和你资产差不多的人都让他们的孩子上大学读书！人们会怎么想你？你让威尔伯上了大学，你也让劳伦斯上大学，只是他自己不想念而已，你还让阿瑟上了大学！如果我

们别的孩子都能有机会受到高等教育，你就不应该偏偏不让理查德——

米勒 别嚷嚷，看在上帝的份上！请你让我把要说的话说完！我刚才要说的是我会那样跟他说的——只是吓唬吓唬他——如果以后他行为改好了，我也会改变想法的。

米勒太太 哦，如果是这样，那就好——（接着又庇护地）但是为他提供各种良好的机会是你的责任。他这个孩子脑子特别灵，真的！他喜欢读所有那些深奥的剧本啦，书啦，诗啦，这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米勒 但是我原来还以为你——（他停住了，无可奈何地笑着。）

米勒太太 你以为我怎么啦？

米勒 别管它了。

米勒太太 （嗤之以鼻，但觉得还是不逼他说出来为好）你听我说，那孩子将来会成为一个大律师，或者一个大医生，或者一个大作家，或者——

米勒 （咧开嘴笑了）不管怎么说，你认为他会成为大人物罗。

米勒太太 是的，我对理查德充满信心，这是毫无疑问的。

米勒 啊，我也对他有信心，尽管发生了那件事。

米勒太太 （停顿了一下——考虑周密地）至于他和穆里尔谈恋爱的事，我看不出会有什么好的结果。理查德会把事情弄得更糟呢。

米勒 但是我认为你不喜欢她，觉得她愚蠢。

米勒太太 是的，我就是这么想的。但是如果她对理查德有帮助，理查德又需要她——（接着扯到别的地方去了）妈以前常说你不够聪明，但当她看到我对这一点并不在乎时，也就改变 *100*

了主意。

米勒 （并没有因这话而高兴）好了，我已聪明得足够让——

米勒太太 （继续说下去，仿佛米勒没有插话似的）不过穆里尔长得确实伶俐可爱，我得承认这一点。她像她的母亲。艾丽斯·布里格斯在出嫁前是这儿最漂亮的姑娘。

米勒 是的，所以穆里尔结婚后也会像她母亲一样变成个柏油桶，那就麻烦了。一个男人永远无法预测他会不会遇到这种——（他说到一半打住了，感觉到妻子那愤怒的猜疑目光正在向他射来。）

米勒太太 （厉声地）我并不太胖，用不着你说！

米勒 谁说你来着？

米勒太太 我倒宁愿骨头上多长些肉出来，也不愿意长得像根刀豆似的，每次往椅子上一坐就戳出一个窟窿来——像有些人那样！

米勒 （不理会她的侮辱——讨好地）哎呀，没有人会叫你胖子的，埃西。你只不过是丰满，就像一个身材好的人应该有的那样。

米勒太太 （像孩子般地高兴起来——感激地以桃报李）好啦，你也并没有瘦得皮包骨头——只是苗条一点而已——而且我觉得你近来体重在增加。（在双方打了个平手以后，她又拣起针线活干了起来。静场。然后米勒怀疑地问道。）

米勒 你并不是打算告诉我你真的把穆里尔和理查德相爱的事当真，是吗？我知道现在应该鼓励他们。不过——哼，理查德离开她不到半年时间，很可能就会把她忘得一干二净，而她也会忘了他。

米勒太太 不要这样玩世不恭。（接着停顿了一下——沉

思地)好吧，不管怎样，他会永远把这事留在记忆中的——不论以后发生了什么——这多少是一种安慰。

米勒　你居然断定那是一种安慰。(接着咧开嘴笑了)你那深奥的智慧常常叫我吃惊。

米勒太太　你甚至不相信我具有一般的常识，问题就出在这里。(她继续干自己的针线活儿。)

米勒　(停顿片刻后)你说锡德和莉莉上哪儿去了？

米勒太太　他们去海滩边听乐队演奏去了。(她同情地叹 101
息道)可怜的莉莉！锡德就是改不了老脾气，而她也就永远不肯嫁给他。但是她像母鸡去孵鸭蛋一样喜欢多管锡德的闲事，而且似乎从中能获得奇特的满足——虽然上帝知道我是不会像她那样的！

米勒　我想阿瑟是在埃尔西·兰德那儿吧？

米勒太太　那还用问。

米勒　米尔德丽德去哪儿了？

米勒太太　和她最近交的那个男朋友出去散步了。我忘了他是谁了。我总不能老盯在他们屁股后面跟踪吧。(她笑了。)

米勒　(笑)那么，从各方面的情报看来，我们完全处在爱情的包围中了！

米勒太太　是呀，我们自己也有份儿，是不是？我们没有必要去妒忌孩子们。(接着突然想起)我一直在谈穆里尔和理查德的事，倒把那个老麦科姆伯怎样疯狂地反对他们的事忘记得精光。但是我想，他会克服自己的固执想法的。

米勒　(轻声笑着)他已经改变看法了。今天下午我在街上撞见他，他变得非常温良恭顺。他收回了原来的意见，认为我的看法是对的。他还说理查德只不过是抄些书上的词句，孩子毕竟是孩子，如此等等。于是我也放下架子——但也没过分卑躬

屈膝——我想这件事就此了结了。(接着搓着双手，像孩子般地高兴笑着)还有，我已经告诉过你我从劳森那儿接到一笔生意，是不是？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埃西——一个好得不能再好的日子！

(这时从前客厅外的门厅那儿传来前门打开又关上的声音。米勒太太往上推了推眼镜，向前探出身子张望。)

米勒太太 (低声说)是理查德。

米勒 (立刻装出一副一本正经的表情)哼。(他取下眼镜，放回眼镜盒里，在椅子上直了直身子。理查德从前客厅慢慢地走进来。他出神地往前走着，眼里闪烁着梦一般幸福的光辉，他处在一种极度的兴奋状态中，完全意识不到周围的事物，也忘记了即将来临的处罚。他手里晃来晃去地悬着一顶草帽，但根本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

理查德 (梦幻般地，恰似鬼魂在招呼同伴)你们好。

米勒太太 (担忧地注视着他)你好，理查德。

102 **米勒** (敏锐地打量他)你好，儿子。

(理查德从母亲身边走过，走到左前方灯光最暗的那个角落，在沙发上坐了下来，眼睛呆呆地凝视着前方，帽子依然悬在手上。)

米勒太太 (怀疑而害怕地)天哪，他的举动真古怪！纳特，你认为他会不会——？

米勒 (带着让她宽心的笑容)不，这一回是爱，不是酒。

米勒太太 (只打消部分的疑虑——严厉地)理查德！你出什么事啦？(他吃了一惊，回过神来。她继续训斥道)我跟你讲过多少遍了，回家以后要把帽子挂在门厅里！(他看了看帽子，那神情似乎对它的存在感到惊奇。她大惊小怪地站起身，向他走去)来，把帽子给我。我再替你去挂一次。你坐在这暗角里干什么？别忘了你爸爸一直在等着找你谈话！(她回到桌子跟前，

理查德跟着她，依然如在梦幻中一般，终于在父亲椅子边站定。米勒太太拿着他的草帽向门厅走去。)

米勒 (平静然而坚决地)埃西，你最好让理查德和我单独呆一会儿。

米勒太太 (转过身担忧地望着他)那——好吧。我去游廊那儿坐一会儿。需要我时叫我一声好了。(接着带点儿恳求的口气)记住我说过的那些话，纳特，好不好？(米勒让她放心地点点头。她穿过前客厅走了出去。这时，理查德敏感地意识到自己就像一个行将判刑的犯人，脸上露出既内疚又抵触的神色。他不安地从眼角偷偷看着父亲那张毫无表情的脸，决心承受即将到来的一切。)

米勒 (指指米勒太太的那把摇椅，相当随便地说)坐下，理查德。(理查德笨拙地倒在椅子里，以一种腼腆而不自然的姿态坐着。米勒仔细地打量着他——然后突然露出笑容，用一种平静的嘲弄口吻问道)喂，今天晚上你头上的藤叶怎么样啦？

理查德 (对这一态度事先完全没有准备——羞惭满面地咕哝着)我不知道，爸。

米勒 那些常春藤原来是有毒的，对吗？(接着温和地)不过你不必那么害怕。我不打算给你谈什么自我克制的大道理。对于这种大道理，我比你还要觉得厌烦。再说，尽管你昨晚干了那该死的蠢事，我还是相信你是有头脑的。因此我深信我能对 103
你说的话你都已经对你自己说了。

理查德 (低下了头——谦卑地)我明白我是个该死的傻瓜。

米勒 (觉得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深入谈一谈——厌恶地)你当然是——不仅仅是个傻瓜，而且是个真正的、愚蠢的、讨厌的傻瓜！(理查德不安地转动身子，头越发低了下来)你让我和阿

瑟看到你的丑行就够糟啦，可你还要在妈妈和米尔德丽德面前丢丑！我怀疑要是穆里尔见到你当时的那副样子以及你的所作所为，她是不是还会把你想得那么好。我想她会跟你分手的。而你只能怪你自己。没有一个好姑娘愿意把自己的爱情献给一个愚不可及的酒鬼的！

理查德 （苦恼地）我明白，爸。

米勒 （停顿片刻后——平静地）好吧。那就算了——关于酒的问题就到此为止了。（他用锐利的目光打量着理查德——然后突然严厉地说道）但是还有一件更加严重的事情。那位在快活滩旅馆和你开房间的妓女是怎么回事啊？

理查德 （愣住了——吞吞吐吐地）你知道了——？可是我并没有！要是那儿的人告诉了你关于她的事，他们一定会告诉你我没有做过那种事！她要我去——但我不愿意。我给了她五元钱，让她放我走。我说的是实话，爸，我没有干那种事！她的一切在我看来是那样肮脏和下流——而且——那样的事我一件都不愿对穆里尔做——不管我觉得她待我有多坏——即使在我感到自己醉了以后，我也不会的。真的！

米勒 那么，你到底是怎样遇上这个女人的？

理查德 我不能讲，爸。否则我就得告发某个人——你是不会希望我这么干的。

米勒 （心中一惊）不。我想我不会的。嗯，好吧，我相信你——我想这件事就这么了结了。（接着，他飞快地偷看了理查德一眼，鼓起勇气面对这棘手的问题，带着一种羞惭的、不自然的严肃神情开始了谈话）可是听着，理查德，现在该是你和我认认真真谈一次的时候了，关于——嗯——关于某种——既然这个话题自己冒了出来，倒也是个机会——我的意思是，再拖下去也不是个办法——所以，还是开门见山吧。（但谈话进行得并不

顷刻，随着谈话的进行，他显得越来越窘 [illegible]

越来越不自然。理查德小心翼翼地避免看他的脸，又 [illegible]

而痛苦的表情，使他的痛苦与窘困遽然增加了十倍）理查德，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年龄——这个，从某个方面来说，你已是一个发育成熟的男人了，因此，你很自然会对肉体方面产生某种欲望，换句话说——我的意思是有关异性的——某种很自然的感情和诱惑——它们希望得到满足——而你也希望满足它们。嗯——这个，人类社会就是这样组成的，而这里只有一个发泄情欲的途径——除非你是个流氓，到处转悠着糟蹋正派的女孩子——你当然不是那种人。嗯，世上还有某一种女人——她们从前一直存在，将来也会永远存在，只要人的自然属性不灭，就会存在下去——也许，这是不好的，但你又能拿它怎么办呢？我的意思是，那种女孩，也就是你——和她们有过瓜葛的女孩——她们很多人都长得很漂亮，那是人的自然属性，假如你——但那并不是指同她们正儿八经的交往！你只是得到了你想得到的东西，付了钱，过后就把它忘得一干二净。我知道这话听起来心肠太硬，冷酷无情，但我们谈的是事实，而且——不过别以为我是在鼓励你去——如果你能摆脱她们，当然更好——但是假如——呃——嗯——我想说的就是这个，理查德。她们往往是些假心假意的人——我的意思是，你的一生也许会毁了，如果——所以，该死，你应该知道怎样去——我的意思是，总是有办法的——（他突然说不下去了，半吞半吐地停住）但是，见鬼，我猜想你们男孩子中间常常会谈论这个问题的，关于这事你们比我知道得多。我承认我不是什么权威。我从来没有跟这类女人打过任何交道，要是你永远不跟她们打交道，那就太好了！

理查德 （没有朝他看）我永远不会的，爸。（接着，声音中流露出一种震惊而愤慨的情绪）我不懂你怎么会以为我——现

在——你知道我爱着穆里尔，而且我要娶她。我会去死，如果我——！

米勒 （大大地感到宽慰——热情地）这话就对了！老天爷作证，你那样说，我真为你感到骄傲！（接着急忙地）我们的谈话就到此为止了，没有什么更多的话要说了，让我们把它忘掉吧，嗯？

理查德 （停顿片刻后）你将怎样处罚我呢，爸？

105 **米勒** 我差不多把那件事忘了，是吗？对了，我原想告诉你，你进不了耶鲁——

理查德 （热切地）我不用去了？哎呀，太好了！穆里尔还以为你要我进耶鲁呢。我跟她说，我宁可你在报馆里替我找一份工作，因为这样我和她就可以早点儿结婚了。（接着露出孩子气的笑容）哎呀，爸，你失算了。那算不上什么处罚，你应该想出一些别的办法才是。

米勒 （严肃地——但这只能部分地掩饰他回答时露出的笑容）那么你就得进耶鲁，并在那儿一直呆到毕业，这就是我的回答！穆里尔很有见识，而你却没有！（理查德冷静地接受这一责备）我们的话现在谈完了，你最好去把你妈叫来。

（理查德打开纱门喊了声“妈”。过了一会儿，她走了进来。她很快地把目光从儿子移到丈夫，立即明白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于是她得体地不再盘问理查德了。）

米勒太太 天哪，真是个美丽的夜晚。月亮已落得很低——差不多要落山了。（她在椅子上坐下，心满意足地叹了口气。理查德依然站在纱门边上，凝望着外面的月亮，他的脸在月光下显得十分苍白。）

米勒 （对理查德点了点头，朝妻子使了个眼色）是呀，我相信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美的夜色——有着这么奇妙的月亮。

你见过吗，理查德？

理查德 （向他们转过身来——热情洋溢地）没见过！这月亮真是奇妙——从海滩上落下去——（他蓦地停住，羞怯地笑了。）

米勒 （注视着儿子——停顿片刻后——轻声地）我仅仅只记得几个像今天这样美丽的夜晚——那是很久很久以前，那时你妈和我都还年轻，正要准备结婚。

理查德 （惊讶地看着父亲，过一会儿才把目光从父亲很快地转向母亲，接着又回到父亲身上，他露出奇怪的神色，仿佛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似的——接着，他显出一种几乎要作呕的样子，却又吞咽了下去，似乎尝到了什么辛辣的东西——但是他的脸突然起了变化，露出了羞怯的理解和同情的微笑。他怪难为情地说）是的，我敢肯定那些夜晚一定也非常奇妙。你们已经有点忘了那个时候的月亮和现在是一样的美——一切都是如此。

米勒 （喉咙发干）你说得对，理查德。（他站起身来，擤了擤鼻涕。）

米勒太太 （慈爱地）你是个好孩子，理查德。 106

（理查德听了这话显得极其羞涩和窘困。他父亲过来给他解围。）

米勒 孩子，今晚你最好早一点上床睡觉，好吗？

理查德 我睡不着。我能不能出去在游廊里坐一会儿——一直坐到月亮下山？

米勒 好吧。那你最好现在就道晚安。我不知道你妈的意思，我是马上要去睡了。我累极了。

米勒太太 我也一样。

理查德 （向她走去，吻她）晚安，妈。

米勒太太 [illegible]不眠啊。

理查德 ([illegible]尴尬地[illegible]晚安，爸爸。

米勒 ([illegible]又拥抱一下)晚安，理查德。([illegible]——然后[illegible]走出纱门。米勒望着他的背影——[illegible]这多年来他还是头一次吻我。我是不太相信这一套的，尤其在父子到了一定年龄之后——总觉得看上去有点儿痴头痴脑——但实际上这是有意义的！我想，我们从此再不必为他的安全担心了。不管今后在生活中会遇到什么，他能够照顾他自己了。(他满意地叹了口气，在椅子上坐下，开始解鞋带)我这双该死的脚真是要我的命！

米勒太太 (笑)你现在为什么还要费心去解鞋带呢，你这个大傻瓜——你不是要上楼去睡吗？

米勒 (似乎刚才没有想到这一点，停止解鞋带)我想你说得不错。(接着站了起来——咧开嘴笑)要是我今晚不做祈祷你介意吗，埃西？我相信上帝知道我累得要命。

米勒太太 别那么说。这是有罪的。(她站起身——然后深情地笑着)你还是那个脾气！老是找借口去——你真是比托米还要不如！但是好吧，我想你今晚就不必做祈祷了。这一天下来也够你辛苦的了。(她伸手放在台灯按钮上)我要关灯了。你好了没有？

米勒 好啦，关灯吧，加拉格尔。(她熄了灯。在接着而来的黑暗中，淡淡的月光透过纱门照着整个房间。他俩并肩向前客厅走去时，在月光下站了片刻，向外面望着。米勒搂住妻子，低声说道)他就在那儿——像一座“爱神的春梦”的雕像。(接着叹了口气，带着一种怀旧的忧郁神情柔声说道)《鲁拜集》里这样写道：

107

"但是，啊，春天将和玫瑰一齐凋谢！
那青春的芬芳的手稿就要写完！"

（然后摆脱了忧郁的情思，带着深情的微笑看着她）哦，春天并不是一切，对吗，埃西？秋天也有许多值得赞美的地方，也有它的美丽动人之处。即使冬天也很美的——只要你和我在一起。

米勒太太 （简单地）是的，纳特。（她吻他。两人静静地步出月光，走进前客厅的黑暗之中。）

（幕　落）

无穷的岁月

（现代奇迹剧）

献给卡洛塔

人　　物

（按出场顺序）

约翰

洛文

威廉·埃利奥特

马修·贝尔德神父

埃尔莎，约翰·洛文之妻

玛格丽特

露西·希尔曼

赫伯特·史迪威医生

护士

112

场　　景

第一幕

一部小说的情节

景　纽约市埃利奥特公司办公大楼内，约翰·洛文的办公室——1932年早春的一个下午。

第二幕

一部小说的情节　（续）

景　洛文的二联式公寓的起居室——当天下午的晚些时候。

第三幕

一部小说的情节　（续）

景一　仍是起居室——同日傍晚。

景二　约翰·洛文的书房——当天夜里晚些时候。

第四幕

结　尾

景一　书房与埃尔莎的卧室——一周后的某天，将近黎明

时分。

景二 一座教堂的内部——几分钟以后。

第一幕

一部小说的情节

景 纽约市埃利奥特公司办公大楼内，约翰·洛文的一间办公室。左面是一扇窗。窗前置一桌一椅，椅子背朝着窗口。在桌子的后面，是一把扶手椅，椅口对着观众。桌子的右面是第三把椅子。在后墙处有一扇门，通往外面的一间间办公室。房间中央靠右处，放着另一把椅子。

这是1932年春天某个多云的下午。从窗外透入的光线显得灰暗而寒冷。幕启时，这光线集中在坐在桌旁的两人身上。随着戏剧动作的展开，光线不知不觉地向旁边扩散，待到这围绕着约翰和洛文的开幕场景完全展开后，整个屋子都被照得透亮。

约翰坐在书桌左边的一把椅子上。他年届四十，中等身材，一张清秀的脸，有着一副忧郁的、典型的美国式的好相貌——笔挺的鼻子，宽阔的下巴，宽宽的额头，蓝眼睛，还有一张带有不太调和的女性敏感神情的阔嘴巴。他身穿一套深色服装，里面是白衬衫和白领，戴着一条深色领带，脚穿黑色的鞋袜。

洛文坐在桌子后面的那把扶手椅上。他年龄、身高和

体形都和约翰相同，穿着的每一细部都和他完全一致。他的头发也一样——深色的头发上显出一缕缕的灰白。和他们之间的相像形成对比的，是两人同样令人奇怪的不同。洛文的脸是一个面具，它是完全按照约翰的相貌复制的——是从一个嘴角带着轻蔑嘲讽而死去的名叫约翰的脸上拓制的面具。而这种轻蔑嘲讽的表情，在那双从面具背后向外凝望的眼神里也同样可以看到。

约翰在一本拍纸簿上神情紧张地写着什么——接着突然停下笔来凝视前方。洛文注视着他。

洛文 （他的声音单调冷漠得出奇，但同时又十分坚决）想必你第二部分不需要再做笔记了——从你那位主人公进入成年一直到他（声音里露出讥笑的口气）最后找到爱情。我想你是绝不会忘记的。

约翰 （机械地）是的。 114

洛文 （冷笑地）至于第三部分，我想你是清楚地记得他犯下的可怕罪行的。

约翰 别说挖苦话，混帐！

洛文 看来只有在结尾部分你才能用上你的想象力。你打算怎样来结束你这有趣的情节？你把可笑的良心给了你的主人公，接下来会出现什么呢？

约翰 他有了坦白的勇气——而她则宽恕了他。

洛文 希望乃思想之父，呃？一个美好的、感伤的结局——不过有点太直截了当了，你不这样认为吗？我担心她或许会怀疑——

约翰 （忧虑地）不错。是这么回事儿。

洛文 我建议你把结尾部分写成明显的虚构，这样就可以消除对以前究竟发生的一些什么的怀疑。

约翰 那我该怎样结束它呢？

洛文 （又停顿了一下——用一种尽量显得漫不经心的语调说话，但语气中仍无法掩饰邪恶的意图）为什么不让他的妻子死掉？

约翰 （吓了一跳——不觉浑身一颤）你这混蛋！你怎么会这么想？

洛文 哦，没什么——只是我想你会同意故事的结局越是远离目前的样子就越好。

约翰 是的——不过——

洛文 （挖苦地）我希望你不会怀疑我的建议背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险恶用心吧。

约翰 我不知道。我觉得——（接着好像拼命要摆脱某种念头似的）不！我不会考虑这一点的！

洛文 我也在想，如何使你的主人公来解决他的问题，这实在是件很有趣的事。如果他的妻子死了，请设想一下他的生活将会怎样。

约翰 不！你这该死的，别让我去想——！

洛文 害怕面对你自己的灵魂——即使由你笔下的人物出面？说真的，即使你自己也可以有这样的勇气！

约翰 这是很危险的——去召唤鬼魂。

洛文 你还是那么迷信？噢，我希望你会认识到我只是想促使你把你的情节写得更有意义一点——为了你的灵魂，能这么说吗？——而不是玩弄无聊的技巧！

约翰 你知道还不止这点意义。你知道我写这东西是为了

向我自己，也为了向她作出解释。

洛文 （嘲讽地）你的意思是说为了原谅你自己！为了欺骗自己，不敢承认那显而易见的顺理成章的理由——

约翰 你在撒谎！我是想弄清真相，了解隐藏在背后的东西——是什么仇恨的恶魔迷住了我，使我——

洛文 （轻蔑地——但当他继续往下说时，他的声音里出现一种奇怪的得意而挑战的口气）这么看来又回到了老题目上来了，呃？你那个多年的梦魇！你这个可怜的、迷信得要命的傻瓜蛋！我把以前一直跟你说的话再说一遍：什么都没有的——没有值得希望的，没有值得害怕的——既没有魔鬼，也没有天神——根本就什么都不存在！

（有人在敲后墙上的那扇门。约翰立刻装出在写作的样子。与此同时，他脸上自然而然地装出一种毫无意义的友善的表情，这是美国生意人表示欢迎的典型的表情。洛文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用嘲讽的眼光注视着他。）

约翰 （头也不抬地喊道）请进。

（门被推开了一半，约翰·洛文的合伙人威廉·埃利奥特探头进来。他年纪在四十岁上下，身材粗壮，过早地秃了顶，有着一张圆圆的脸，一张诙谐而随和的嘴和一对藏在角质眼镜框背后的小眼睛。）

埃利奥特 你好，约翰。在忙吗？

约翰 废话，比尔。

埃利奥特 （他的眼光扫过洛文却没有看见他。他无论现在还是以后都看不见洛文。即使当洛文说话时，他见到和听到的仍只是约翰。这种情况将发生在每一个人物的身上。他们都觉察不到他的存在，虽然有时这个人或那个人会隐隐地感觉到

他在场。埃利奥特向前走来，他开玩笑地说）你好像有点儿沮丧，约翰。别为我们这小小的不景气烦恼。贫民救济院总是会有的。据说还挺舒适的呢。为疲倦的人带来平安——

洛文 （插嘴——嘲弄地）为了平安，还有好多话要说的呢。

埃利奥特 （仿佛刚才说话的是约翰）是的，约翰，当然还有好多——在这些该死的日子里。（接着关心地看了约翰一眼）你
116 听着，我觉得我们遇到的麻烦让你心神不安了。你近来看上去疲倦不堪。干吗不去乡间过上几天呢？

约翰 胡说八道！我很好。（硬装出诙谐的口吻）你头脑里除了贫民救济院以外还有什么，比尔？

埃利奥特 还有那顿午饭，除此之外就空空如也了。我又吃得太多了，真要命。我刚才进来时你在想些什么？又为我们出了些新点子了吧？

约翰 没有。

洛文 不过是在为一个难题——一个人人都会遇到的难题寻找答案而已。

约翰 （急忙地）我是说，我在为最近头脑里想到的一部小说编个情节玩玩。

埃利奥特 （感到有趣而惊奇）什么？天哪，你不是在跟我说你又迷上文学了？我还以为早在你跟埃尔莎订婚并决定和我合伙赚钱的时候，你就把这扔在脑后了。

约翰 嗯，我原以为我不妨利用空暇时间干点什么。哦，我以后或许再也不会去写它了，但构思情节实在是很有趣的。

埃利奥特 你为什么不应该写呢？在过去的那些日子里你确确实实显示出你有写作的才能——能写文章，不管怎么说。（接着咧开嘴笑）嗨，我还记得那时只要拿起一份思想激进的报

刊，就准能读到你那些热情洋溢的痛斥资本主义或宗教或其他什么的文章。

约翰 （温厚地笑着）你的记性总是那么好，比尔。

埃利奥特 （笑了）天哪，约翰，你变化多大呀！你当年攻击可怜的基督教时用的是多么仇恨的语调！噢，我记得在一篇文章里你竟然想证明从来就不存在基督这样一个人物。

洛文 （语气突然变得冷漠而充满敌意）我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有着同样的想法。

埃利奥特 （惊奇地看了约翰一眼）想法？我不理解居然还有人对这样一个早已被人遗忘的宗教问题会有什么想法。

约翰 （慌乱地）哦，说实话，我这么些年来很少想到这事了，但是——（接着匆忙地）但是，看在门徒彼得的份上，我们别谈宗教吧。

埃利奥特 （知趣地转换话题）跟我谈谈你的这部小说吧，117
约翰。它讲的是什么？

约翰 无可奉告。我还没有最后完稿呢。

洛文 最重要的部分还没完稿，也就是——结尾部分。

约翰 （用玩笑的口吻）但是等我完成后，比尔，我将非常高兴聆听你的高见。

埃利奥特 这是一个许诺，别忘了——（接着站了起来）好吧，我想我得回自己的办公室去了。（他向门口走去——然后转过身来）哦，有一件事我忘了告诉你。你走开的时候，露西·希尔曼来过电话。

约翰 （不介意地）是吗？她找谁？

埃利奥特 找你。电话接错了才接到我办公室的。她待会儿还会打电话来的。她关照要告诉你，有要紧事。

约翰　她认为的要紧事！也许是要我出出主意给沃尔特买什么生日礼物。

埃利奥特　不管怎么说，沃尔特近来究竟怎么了？拿喝醉酒作为消遣也许有它的道理，但是作为一种专门的职业——且不说他和女人的所有那些暧昧关系。露西怎么能忍受得了？不过我听说她的精神也快垮下来了。

约翰　我可不信。她不是那种有风流韵事的人。

埃利奥特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指的是喝酒。

约翰　哦。好吧，如果果真如此，你也不该责怪她。

埃利奥特　还有那些孩子呢，不是吗？她为什么没有勇气和他离婚？

约翰　别问我。我们也有好久没有见到露西了。（他不愿再谈这个话题了，只管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拍纸簿，好像要开始写作的样子。）

埃利奥特　（领会他的暗示）好，我该走了。

约翰　回头见，比尔。（埃利奥特从后面下。当他将门在身后关上时，约翰神情紧张地说）她为什么要打电话来？她说有要紧事。会发生什么呢？

洛文　（冷冷地）谁知道？但你知道得很清楚，她这个人不能信任。你最好为愚蠢的傻事作好准备。最好把你小说的结尾定下来，这样你就可以讲述你的故事——免得太迟了。

约翰　（紧张地）对。

洛文　（他那冷漠而不经意的语调中又一次出现隐匿的邪
118 恶口气）对于你的主人公来说，当他永远地失去了自己的妻子以后，他就只有一个合理的、符合逻辑的结局——我是说假如他对妻子的爱就像他平时自我夸耀那样深的话——而且如果他还有

任何自尊心和勇气剩下的话!

约翰 (吃了一惊——接着怀恨地)啊! 我现在看出你的用意所在了! 而你还在奢谈什么勇气和自尊心! (挑战地)不! 他必须继续走下去! 他必须在什么地方——找到信仰!

洛文 (冷笑中潜伏着怒气)在什么地方,是吗? 我现在怀疑的倒是 隐藏在这个什么地方的背后究竟是什么。莫非是你那一贯的秘而不宣的弱点——怯懦地渴望着走回头路?

约翰 (采取守势)我不知道你在想些什么。

洛文 你撒谎! 我对你很了解! 我要你在你的故事结尾时正视它——一劳永逸地正视它并且结束它! (又响起敲门声,约翰的眼光又落到拍纸簿上。这次埃利奥特不等应门声便立即走了进来。)

约翰 你好,比尔。有什么事?

埃利奥特 (走向前来,眼睛里闪着光)约翰,外面有一位神秘的来访者要求见你。

约翰 你是说——露西?

埃利奥特 露西? 不,是个男人。他刚要找西姆斯小姐打听你在哪儿,正巧被我遇上。(咧开嘴笑)因为这很可能招来满城风雨,所以我想还是亲自向你透露这个消息。

约翰 你在开什么玩笑? 他是谁?

埃利奥特 他是一个神父。

约翰 一个神父?

洛文 (厉声)我不认识任何神父! 叫他滚出去!

埃利奥特 不得无礼。他声称他是你的叔叔。

约翰 我的叔叔? 他告诉你他叫什么名字没有?

埃利奥特 是的。他是贝尔德神父。说是从西部来的,刚

刚抵达这里。

约翰 （惊呆了——强作笑容）嗨，我觉得太意外了！

119 **埃利奥特** （笑）天哪，想一想，你居然有个做神父的叔叔！真可笑！

约翰 我儿时见过他，后来就再也没有遇到他了。

埃利奥特 你为什么怕成这样？担心他是为了你的罪孽前来教训你？

洛文 （生气地）他也许让你觉得好笑，我可不觉得好笑，让他见鬼去吧！

埃利奥特 （用惊奇而不赞成的目光扫了约翰一眼）哦，得啦，约翰。事情还不至于那样糟吧？他给我的印象倒是一个好老头儿。

约翰 （赶忙说）他是个好老头儿。我刚才不是那个意思。我以前一直很喜欢他。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他待我很好。有一段时间他担任我的监护人。但是如果他当初给我告诫就好了。（接着拿起电话筒）好吧，让他久等总是不对的。喂，请贝尔德神父进来。

埃利奥特 （转身向门口走去）我走了。

约翰 不，帮个忙，在这儿呆到气氛活跃起来以后再走吧。（他站起身来向门口走去。洛文仍坐在椅子里，眼里露出敌视的目光，凝视着前方。他自卫地将身子绷紧。）

埃利奥特 行。

（传来一声敲门声。约翰把门打开，马修·贝尔德神父走了进来。他年已七十，身高与约翰、洛文相仿，身姿挺直，体格强壮，一头浓密的白发，红光满面。他眼睛的颜色和总的相貌特征跟约翰和洛文十分相象。他的外表和个性中透出一种健康和慈

祥——同时也透出一种习惯于受人尊敬与顺从的人所特有的充满自信的权威——人们从他身上能立即感受到一种不可动摇的内在镇静与坚定，一种其人生目标已经为来世的终极追求所确定的人所特有的平静。）

约翰 （拘谨却又深情地）你好，叔叔！究竟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贝尔德神父 （紧紧地握着约翰的手）杰克！（从他的态度可以看出当约翰是孩子而他是孩子监护人时，他们的关系一定就是这样亲密的。他深深地动了情，用手臂挽住约翰，亲热地拥抱他。）我亲爱的杰克！这位是——（他见到埃利奥特便住了口，感到有点儿难堪。）

约翰 （既感动又难堪，从他的臂弯摆脱出来）我希望你能见见我的合伙人——比尔·埃利奥特——这位是我的叔叔，贝尔 120
德神父。

埃利奥特 很高兴见到你，神父。

贝尔德神父 （和他握手——他的态度是一种刻板而老式的礼节性问候）我也很高兴见到你，埃利奥特先生。不过我想我从杰克的信上已经有幸和你相识了。

约翰 请坐，叔叔。（他指了指书桌右面的那把椅子。贝尔德神父坐下。约翰在左面他的那把椅子上坐下。埃利奥特则在房间中央偏右的那把椅子边上站着。）

埃利奥特 好吧，我就装出忙的样子让你们二位单独留下吧。那是我们现在从事的最艰巨的工作，神父——不断地装出忙于工作的样子。

贝尔德神父 你朋友很多，那也算是个安慰吧。在我们那个地方，我从每个人那儿都能听到同样悲哀的故事。

埃利奥特 恐怕朋友多并不能使我感到安慰。他们都是些牢骚满腹的家伙。

贝尔德神父 (眼中闪着光)啊,当你那敬慕的眼光还没有看到万能的金钱它便化为乌有时,谁能怪你满腹牢骚呢?这是个悲剧,没有其他词句可以形容——除非用喜剧这个词。

洛文 (他声音里流露出一种轻蔑的嘲讽)那么你为我们宣讲的是怎样一种救世之道呢?基督的第二次降临吗?

贝尔德神父 (吃了一惊,转身注视着约翰。埃利奥特也看着他,对这一奚落的话语感到吃惊并表示不满。贝尔德神父说话时很平静,看不出一点生气的样子)基督第一次降临就足够了,杰克——对那些心中记得基督降临的人来说。(然后转向埃利奥特——用开玩笑的口吻)要是你知道他说话的口气对我有多熟悉就好了,埃利奥特。我一直在感到奇怪,当我看着他,看到他已长成一个大大的实业家时,就对自己说,这就是我原来的那个杰克吗?于是他就走开,吹着口哨给自己壮胆,这口哨吹的是一段老曲子,这就暴露了他的身份,我明白他还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个黄毛小伙子。(他做出一副演喜剧的样子,宽慰地舒了口气)谢谢你,杰克。我现在和你在一起觉得自在多了。

埃利奥特 (觉得非常有趣,尤其因为看到约翰脸上一副被挫败的孩子气的狼狈相——大笑)约翰,我开始为你感到惋惜
121 了。居然有人比你还要强呢。

贝尔德神父 (对埃利奥特做了个眼色)你听说过他当着我的面把讲道的话扔还给我,埃利奥特先生——嘴里还说着肮脏的奚落话?你刚才说的话是不公正的。要是你知道这些年来他所宣扬的理论给我的生活增加了多重的负担才好。一封又一封信——每封信里都是那些宣传他观点的话。就在我不得不到西

部去，听任他自行其事的时候，灾难降临了。他那时快要脱离我的监护，用他父母在他十八岁时留给他的一点钱去上大学。所以我只得让他走自己的路。我知道不管怎么说，和他争论是没有用的。我以前和他争论过，发觉他却引以为乐事，而且越是争论他就变得越坏。而且我有一种信念，如果让他去，他最终还是会醒悟过来的。

洛文 （嘲笑地）你的信念可是大错特错了！

贝尔德神父 （并不转身——平静地）不。最终的日子还没有到，杰克。（他重新用那种幽默的诉苦语调继续对埃利奥特说）你不会相信在那些日子他是一个多么热心的撒旦魔鬼的鼓吹者，埃利奥特先生。

埃利奥特 你不用告诉我，神父。我是他的同班同学呢。他组织了一个无神论者俱乐部——或者说他试图这么干——还差一点为此被开除。

贝尔德神父 不错，我记得他在文章里夸耀过这事。嗯，即使他不写信给你，你也能意识到我当时经受了一些什么。

埃利奥特 但是，神父，当他找得到任何听众的时候，他就要发表高谈阔论的长篇演说！

贝尔德神父 （怜惜地）啊，那一定也很令人痛苦的，埃利奥特先生，我对你有了好感。我们经历了同样可怕的磨难。

约翰 （带着一种孩子气的被挫败的神情）我想你们谈得很投机，你们二位。

贝尔德神父 （没有注意到他）他一刻也不给我安宁。对于他来说我倒好像是个异教徒，他下了决心要改变我的信仰。首先是不加修饰的无神论。……接着是和社会主义相结合的无神论。……接下来我也听说无神论与无政府主义搞自由恋爱，并

122 由尼采的诅咒为它们的结合祝福。接着便是布尔什维克的曙光，他用亵渎神明的狂呼乱叫来迎接这一曙光，还在信上告诉我他在卡尔·马克思的怀抱里终于找到了合宜的家。当他以为他们已经废除了爱情和婚姻时，感到特别的高兴。当消息传来说是他们变成淘气的学生，正在用唾沫弄湿的纸团扔掷万能的上帝，并用来自亚洲的最最怪诞的神祇来代替上帝时，他高兴得无法自制！

埃利奥特 （轻声笑道）所有这些我都知道，神父。我过去常常读他的文章，你来到这儿之前我还在跟他提起这事呢。

贝尔德神父 我还不了解他写的东西吗！他当初还不是每篇文章都寄给我，上面还用蓝铅笔划了一道道线！不过还是言归正传：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嘿，他自己倒逃得远远的，离开了原来的方向。接下来他要把自己藏身何处呢？

洛文 （直挺挺地坐在椅子上——忿忿不满地）逃跑？照你这么说倒好像我在害怕什么似的。藏身？我躲避什么来着吗？

贝尔德神父 （没有转身——平静地）你还不知道吗，杰克？好吧，如果你不知道，总有一天会明白的。（仍然对埃利奥特说）我当时就知道共产主义不会吸引他很长时间的——后来果真如此。不久以后他的来信充满悲观情绪，对一切社会改革的灵丹妙药都十分厌恶。接下来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他的消息。你知道他下一个藏身之处是哪里吗？竟然是宗教——但是从他离家出走的路上走得越来越远了——竟然是东方鼓吹失败主义的神秘教。最初吸引他的是中国和老子，但后来他转向了佛教，有一段时间他在信上那么热情洋溢地赞美那种屏气养心的静坐默祷，我甚至想象得出他按钟点地坐在那儿什么事也不干，只是发疯似地把心思集中在自己的肚脐上！

(埃利奥特大笑,约翰也忍俊不禁地发出羞涩的笑声。洛文则带着冷峻而不屑的愤怒神气凝视着前方。)

埃利奥特　啊呀,真遗憾,这事我居然不知!这都发生在什么时候,神父?

贝尔德神父　在那个被我称作他的"躲避与寻求阶段"的中期。不过接下来我所知道的是,他和他的东方一刀两断了。但是他并没有决定皈依于西方的思想,而是搜遍希腊哲学,在毕达哥拉斯和命理学中找到了暂时的栖身之所。接着又来了一封信,泄露了他又一次陷入进化学理论中去——成了一个彻头彻 123
尾的机械论者。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心路历程——感谢上帝,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从他那传教热忱中享受着平静,直到他最后写信告诉我他已结了婚。那封信里充满着对一位活着的女人的赞美,其热情已超过了他以前写下的对于任何伟大精神发现的赞美。自从那时以来,我听到的就只是对于埃尔莎的赞美之词——从字里行间我体会得出,在我见到她之后我将加入他的赞美。

约翰　(他的脸露出了喜色)你保证你会的!我们至少在这件事上可以一致起来。

贝尔德神父　(对埃利奥特眨眨眼睛)他看来还是在他最后的宗教上安顿了下来。我希望是如此。我以前在他身上发现的唯一持久的信仰便是他那引以为自豪的大胆的反基督教主义。(他斜视了约翰一眼,半带笑容半带责备地)啊,是呀,这是一条坎坷的路,路上充满曲折和阻挠,不是吗,杰克——你这从真理身边跑开,去寻找真理的过程?我的意思是,到头来这条路又折回原先离开的老家。

洛文　(带着严厉的挑战口吻)你以为我是——?(接着讥

讽地)不过,当然罗,你会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我的。

约翰 (烦躁地大声喊叫,好像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是你不觉得我这个人已被你们谈论得详尽无遗了吗,叔叔?我就有这个感觉。(他神经质地站起身来,来回走动着,最后在洛文的椅子背后站定,他的两手按住椅背,他的脸就靠在洛文那张戴有面具的脸的上面。)

埃利奥特 (对神父做了个顽皮的笑脸)好,我得回自己的办公室了。(贝尔德神父站起身来,热情地和他握手)我希望能再见到你,神父。你在这儿呆久吗?

贝尔德神父 我恐怕只能呆几天。

约翰 (向他们走去)我和埃尔莎将为我们四人安排一次见面,比尔——等她身体好一点就办。他既然来了,我们是不会让他只呆几天就跑的。

埃利奥特 好极了!那么,回头见,神父。(向门口走去。)

贝尔德神父 我希望如此,埃利奥特先生。再见。

埃利奥特 (让门开着,笑着转身)神父,我觉得我有责任提醒您约翰又手痒痒地想写东西了。他要给我们写一部小说。
124 (他笑着将门在身后关上。约翰皱起眉头,飞快地向叔叔投去不安的一瞥。)

约翰 (指指屋子中央靠右的那把椅子)在那把椅子上坐下,叔叔。这儿更舒服一点。(当贝尔德神父在屋子中央靠右的椅子上落座时,他就在桌子右面神父原先坐过的那把椅子上坐下。贝尔德神父困惑而关切地看了他一眼,似乎正在设法猜出什么。接着,他漫不经心地说起话来。)

贝尔德神父 一部小说?是吗,杰克?

约翰 (并不看他)是的——一个爱情故事。

洛文 （嘲弄地）关于上帝对我们的爱！

贝尔德神父 （不动声色地责备）杰克！（无言的停顿。贝尔德神父又飞快地瞥了约翰一眼——然后不经意地）要是你和别人有什么约会的话，不必客气；只管叫我走好了。

约翰 （羞惭地转向他）别那么说，叔叔。你知道我是不会——（带着一种自然的、孩子气的深情的微笑）你知道得最清楚，有你在这儿我多高兴啊。

贝尔德神父 我希望你能有我见到你一半的高兴，杰克。（他叹了口气）我们相隔很久了——太久了。

约翰 是的。（笑着）但我还是吃了一惊。我做梦也想不到你——你为什么不来个电报告诉我你要来这儿？

贝尔德神父 哦，我想叫你感到惊奇。（他露出笑容）跟你实话实说了吧，我承认我当时有一种福尔摩斯式的秘密的愿望，想在你还没有意料到之前好好地看你一眼。

约翰 （皱起眉头——不安地）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

贝尔德神父 哦，我想那是因为在我还没有见到你之前，你对我来说恐怕还是我过去认识的那个孩子，而我仍是你那多疑的监护人。

约翰 （放下心来——带着孩子气的笑容）哦！原来如此。

贝尔德神父 现在我见到了你，我仍得承认你那灰白的头发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我无法使自己忘记你还是过去那个杰克。

约翰 （带着孩子般窘迫的笑容）对，糟糕的是你让我也这 125
么认为了。这是不公平的优势，叔叔。

（贝尔德神父笑了，约翰也一起笑了起来。）

贝尔德神父 嘿，我以前可从来没有利用什么不公平的优

势来对待过你呀，是吗？

约翰　你当然没有。当我回顾往昔时，我甚至惊奇你过去会待我这么好。（很快地——转换了话题）但你还没有告诉我你怎么碰巧也来到东部。

贝尔德神父　（有点含糊其辞地）哦，我决定休假一段时间。而且我一直非常渴望在某个时候能再见到你。

约翰　我但愿能让你和我们住在一起，但是我们没有房间。但你今晚一定得和我们共进晚餐，当然，你在这儿的每个晚上都是如此。

贝尔德神父　不错，只要可能，我愿意见见你们每一个人。但是有这么回事，杰克。你刚才和埃利奥特说起，似乎埃尔莎有病在身。

约翰　哦，没什么要紧的。她只是患了点感冒，精神仍有点儿不振。

贝尔德神父　那我今晚还是不来的好。

约翰　你最好还是来，不然她将永远不会原谅你——也不会原谅我！

贝尔德神父　很好。我太高兴了。（停顿。他用一种好奇而困惑不解的眼神看着约翰。约翰遇上他的目光，和他对视了一会儿，然后几乎偷偷地移开眼睛。）

约翰　（强作笑容）那不是多疑的监护人的神色？我已经把它忘了。

贝尔德神父　（仿佛跟自己讲——缓慢地）我觉得——（接着突然地）我有件事情要告诉你，杰克。（说话中露出严厉的口气）但首先你要用名誉担保，不要再发出廉价的嘲讽。

约翰　（盯着他看，吃了一惊——然后冷静地）不会的。

贝尔德神父　唉，过去我常常会产生这样一种想法，认为我不应该让你远远地离开我，而且认为你继续与自己的信仰疏远，我也有部分的责任。

洛文　（轻蔑地嘲弄）我的信仰？

约翰　你知道那是胡闹，叔叔。

洛文　你一直在高尚地履行自己的责任。你从来不漏地每
封信都要道貌岸然地指出我的堕落——冷静而自信地断言我会 126
再次见到神的光芒。那些话总是让我止不住要笑——你那种自鸣得意的假设，把我想象成神话故事里的回头浪子，似乎我会——

贝尔德神父　（厉声）杰克！你向我保证过！

约翰　（慌乱地）我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继续往下说，把你想告诉我的话说下去吧。

贝尔德神父　首先坦白地回答我的问题。你近来有没有被什么事弄得心神不定？

约翰　（吃惊地）我？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个？当然没有。（然后闪烁其辞地）哦，嗯——也许是的，如果你指的是有关生意上的担惊受怕的话。

贝尔德神父　没有其他的了？

约翰　没有。还会有什么呢？

贝尔德神父　（不相信地——把脸掉开）我为什么要问你，这理由——你会在我即将跟你讲的话里弄明白的。那是在一个晚上，我正在自己的教堂里为你祈祷，就像我和你分开以后每天所做的那样。这时有一种奇怪的害怕的感觉攫住了我——一种你很不幸，正处在巨大的精神危机之中的感觉。我跟自己说有这种想法太傻了。我那天刚刚收到了你的一封信，你在信上重

申了你是如何如何快乐。我想通过祈祷来打消自己的担心——还有内疚感。是的，我同时也感到非常的内疚——觉得如果你出了什么事，都是我的过错。接着，当我祈祷的时候，突然间仿佛有什么外在的意志力在控制着我，使我的眼睛转向十字架，转向我们那神圣的主耶稣的脸。这时简直像出现了奇迹！他的脸就像一个活着的人那样的充满了生气，而且闪耀着永恒的光辉，尤其是他那双充满悲哀与怜悯的眼睛。但同时他的眼中还有着一种严肃的神情，一种对我的谴责之情——一种对我的控制力！（他突然停止讲话，飞快地瞥了约翰一眼，仿佛害怕见到他嘲弄的模样。接着，他把脸掉开，简洁地补了一句）这就是我决定到东部来度假的真正原因，杰克。

约翰　（出神地盯着他）你那时看见了——？

洛文　（用一种苦涩而挖苦的口吻）你在他的脸上不可能看到对我的关心——即使他那时存在，或者以前曾经存在过！

贝尔德神父　（严厉地）杰克！（接着，停顿了一下，冷静地）你知道弗朗西斯·汤普森的诗——"天堂猎犬"吗？

127 **洛文**　我以前知道的。你说这干什么？

贝尔德神父　（低低地但充满感情地背诵其中的一段）

"啊，最多情、最盲目、最软弱的，
我就是你所寻找的那一位！
你离开了爱，也就远离了我。"

洛文　（用一种近乎轻蔑的咆哮声说道）爱心！

约翰　（申辩地）我有爱心！

贝尔德神父　（仿佛没有听见）你为什么跑着避开他，就像

避开敌人一般？留神。在每个人的一生中总会有这么一个时候，他必须把上帝当作朋友，否则就根本没有朋友可言，甚至连自己都无法信任。谁知道呢？也许此刻你已来到这一时刻的门槛上了。

约翰　(不安地)你这是什么意思？

贝尔德神父　我不知道。倒是你应该知道的。你说你有爱心？

约翰　你是知道我有的。要不然，如果你不知道，待会儿你见到埃尔莎就会知道了。

贝尔德神父　我并不怀疑你对她的爱，也不怀疑她对你的爱。这完全是因为我不存怀疑之心。我在想，这样的爱需要永恒的希望和允诺来使自己臻于完善——首先，使自己感到安全。超越于人与人相互之爱的，应该是上帝的爱，在他的爱里面，你的爱会找到征服死亡的胜利。

洛文　(轻蔑地)老一套的迷信，来源于恐惧！在死亡的彼岸一无所有。这一点至少是可以肯定的——这是一种我们应该为之感谢的确定性。一次生命已经够烦人了，不要再判给我们第二次。让我们最后在平静中安息吧！

贝尔德神父　(冷静地)如果埃尔莎就要死去的话，你也会这么说吗？

约翰　(打了个冷颤)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说那些关于——

洛文　你以为我没有一次又一次地想到她的死吗？

约翰　自从我们结婚以来这种恐惧心理一直缠着我不放。

贝尔德神父　哦。

洛文　你将看到我是怎样正视它的——至少通过我的代言

人——起码是在我的小说中。(声音里带着一种轻蔑的嘲笑)我想你会对这本小说感兴趣的,叔叔。

128 **贝尔德神父** (盯着约翰看,约翰的脸转开了)这么说,这是一部自传体小说罗?

约翰 (急忙地)不,当然不是。我仅仅是想——看在圣徒的份上,不要把那个念头放在心上。正像我把小说第一部分的内容告诉埃尔莎时跟她解释的那样,这实在是我以前认识的一个人的故事。

洛文 这第一部分尤其会让你感兴趣,叔叔。我恐怕你会大为震惊的——尤其是按照你近来不可思议的想法!

贝尔德神父 我非常想听这故事,杰克。你什么时候能告诉我?

洛文 (挑战地)现在!

约翰 (不安地)可是,算了吧。我不想惹你厌烦。

贝尔德神父 你不会使我觉得厌烦的。

约翰 不——我——

洛文 (无情地坚持要讲)小说的第一部分讲的是我的主人公在纽约这儿度过的童年,直到十五岁为止。

约翰 (在洛文的强制下,他捺起了故事的线索)他那时不过是个孩子。他父亲是个很好的人。这孩子爱他的父亲,更爱他的母亲。那是一个可爱极了的女人,一个我们以前心目中美丽而理想的妻子与母亲的完美的典型。

洛文 (嘲笑地)但是她性格中有一个可笑的弱点,一种对宗教荒唐的入迷。父亲性格中也有这一弱点。他们两人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

(神父用责备的眼光飞快地看了约翰一眼,正要表示反对,

仔细考虑一下后觉得还是不作声的好，便垂下了眼睛。）

约翰 （很快地）但不是那种无知无识、盲从偏信的那一类人，请你能理解。不是的，他们的虔诚中自有一种真诚、优美而神秘的品质。他们的信仰是使他们的生命充满慰藉的神灵的启示。而他们的上帝是一个怀着无限爱心的上帝——不是一个把罪人判处酷刑的严厉的、自以为公正的神，而是一个非常有人性的、充满慈爱的神，他为了爱世人而降生为人，为了救世人而献出自己的生命。这孩子完全有理由信奉这位充满爱心的神，把他看作造物主。他的家庭有着一种充满着爱的气氛，在那个时候，生活对他来说就意味着爱。他那时非常幸福，比他以后的任何一个时候都要幸福——（他突然把话打住。）

贝尔德神父 （赞成地点着头）不错。 129

约翰 后来，上了学，他知道了有一位惩罚的神，于是他惶惑了。他无法将这个神和他父母所信奉的神统一起来。不过这并没有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

洛文 （痛楚地）这是在那个时候！但后来他就有足够的理由来——

约翰 但那时他太相信自己的信仰了。他成长起来了，变得和他父母一样的虔诚。他甚至梦想着当一名神父。他常常喜欢跪在教堂里的十字架前面。

洛文 哦，他那时是个非常迷信的年轻的傻瓜！（他的声音突然变得生硬而苦涩起来）当他才十五岁，他所有那些虔诚的幻想便永远地毁灭了！他的父母都死于非命！

约翰 （急忙地）那是说，他们在一次流行性感冒中得了肺炎而死了——而他则被单独留在这世上——再也没有爱。一开始，他的父亲先死。这孩子怀着最最虔诚的信念为父亲祈祷，但

愿他能得免一死。

洛文　可是他父亲还是死了！这个可怜傻瓜的天真的信仰这才受到了一点动摇，一种对于神的爱的有罪的怀疑之情在他心底油然而生！

约翰　接着他的母亲因为悲伤以及护理他父亲的劳累而病倒了。这时一种恐惧攫住了他，他担心母亲也会跟着死去。

洛文　这种恐惧心理把这位年轻的傻瓜弄得恐慌万分，因迷信而引起深深的自责。他想象出母亲的病是对他的一个可怕的警告，是对他因父亲的死而引起的怀疑的一个惩罚。（用一种生硬而苦涩的口气说）你瞧，他那充满爱的神开始显示出他不过是一个复仇的神！

约翰　但是他仍旧相信上帝的仁爱。他肯定上帝不会把母亲再从他身边夺走。

洛文　于是这可怜的傻瓜一遍又一遍地祈祷，发誓要使自己的一生充满虔诚和善行！但他现在开始提出条件了——那就是必须以他母亲得救作为条件！

约翰　最后他心里知道母亲活不了了。但即使在这时他还是祈祷着、期待着奇迹的出现。

洛文　他谦卑地匍伏在十字架的面前——然而，使他觉得无比羞辱的是，他看不到任何奇迹发生。

130 **约翰**　这时，他心中有什么东西断裂了。

洛文　（他的声音突然显出一种刻骨的仇恨）他发现他的上帝又聋又瞎又残忍——是一个用仇恨来回答爱心的神，一个对于那些信奉他的人恩将仇报的神！

约翰　他的母亲终于死了。于是，在一种精神错乱的悲伤情绪中——

洛文　不！在他那觉醒的骄傲中，他咀咒了他的上帝，并抛弃了他。而且，出于报复，他把自己的灵魂许诺给了魔鬼——他是跪着许诺的，而人们还以为他是在祈祷哩！（他怀着一种恶毒的仇恨心理笑着。）

约翰　（很快地接着说——用一种漫不经心的口吻）这就是第一部分的结尾，我就概括地讲到这里。

贝尔德神父　（震惊地）杰克！我不能相信你会——

约翰　（自卫地）我？我跟这有什么关系？你忘了我跟你解释过——哦，我承认主人公少年时代的经历和我有某些相似之处——比如，他父母的去世。但这只是一个巧合而已。

贝尔德神父　（恢复镇静——眼睛盯着他——冷静地）原来如此。

约翰　（强作笑容）请你不要在埃尔莎面前提起这一巧合，叔叔。她没有注意到这些巧合，因为我从来没有用我童年时代的回忆来惹她烦恼。而且我不想让她用一种错误的眼光来看待我编的情节。

贝尔德神父　我会记住的，杰克。你什么时候给我讲述小说的其余部分？

约翰　哦，也许在你呆在这儿的某个时候吧。

贝尔德神父　为什么不就在今晚你家里呢？

约翰　唔，我也许——

洛文　我的意思是，如果在晚上之前我能把结局定下来的话！

约翰　这就可以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同时听到你和埃尔莎的意见了。她也一直想听听小说的下半部分。

贝尔德神父　（注视着他——安静地）那么，务必要讲啊。

（突然改用一种轻快而随便的语气）好吧，我这就要走了，我还有点儿事得去办一下。（他站起身来，握住约翰的手。）

约翰　晚饭时间是七点半。但是你只要愿意，尽量早一点
131 来。我今天早回家。（接着，带着一种真正孩子气的热情）我想再一次告诉你，叔叔，你能来这儿真是太好了——尽管我们有过争论。

贝尔德神父　我并不担心我们之间的争论。我担心的倒是你不给我争辩的机会。

约翰　（强作笑容）你是在空担心。不过你想说些什么？

贝尔德神父　你曾经写信告诉我你生活得很幸福，我当时相信了你。可是，现在我见到你，我就不相信你那些话了。你并不幸福。为什么？也许你当初直截了当地跟我讲了——

洛文　（嘲讽地）向你忏悔，嗯？

约翰　别说蠢话啦，叔叔。我很幸福，比我以前所能梦想到的还要幸福。哦，看在老天的面上，不要去跟埃尔莎说我不幸福！

贝尔德神父　（安静地）很好。我们再也不谈此事了。我现在得走了。今天晚上见，杰克。

约翰　再见，叔叔。

（贝尔德神父走了出去。约翰站在门口，目送着他远去——然后他慢慢地回来，在自己的椅子上坐下，眼睛木然地凝视前方。洛文用一种冷淡而蔑视的目光盯着他。）

洛文　让那老傻瓜和他那些骗小孩的上帝之爱的故事都见鬼去吧！至于你——你比他更不如——还有你那些关于你无比幸福的虚伪的谎言！

（桌上的电话铃响了。约翰神经紧张地跳了起来——然后

月一种忧心忡忡的语气接了电话。)

约翰 喂。谁？告诉她我不在。

洛文 你最好弄清楚她想要什么。

约翰 不，等一下。我会接的。(接着，他的声音变得谨慎起来，又有点儿令人愉快地随和)喂，露西。比尔跟我说你来过电话。是的，她一直在纳闷为什么这么久没有收到你的来信。是的，一定去。是的，她今天下午肯定在的。再见。(他机械地挂上电话。)

洛文 (冷笑)你开始陷在可怕的罪孽中了吧，呃？但那时候并不是你，而是某种缠住你的邪念在作怪，是吗？(他嘲弄地笑着——然后突然停住，用他那种冷漠而阴险的语调继续说道)不过还是少说废话。让我们回到你的故事上来。比如说吧，那个妻子死了——先是流感，后来转成肺炎。

约翰 (猛地跳起——结结巴巴地)什么——你真该死——你怎么会想到这上头去的？

(幕　落)

133

第二幕

一部小说的情节 （续）

景 洛文的二联式公寓的起居室。威尼斯式软百页帘使右面那扇大窗射进来的光线变得柔和了。在这扇窗的前面，是一张桌子，桌上有一盏灯。右前方，是一把装有座垫的椅子。椅子的右面，是一张小桌，桌上置一台灯。桌子的右面，即房间的中央，有一张沙发。沙发前放着一只低矮的茶几，茶几上摆着烟盒和烟灰缸。靠右，是另一把椅子。左面的墙上，有一扇通往餐厅的门。在门的背后，有一张写字桌。在靠后那堵墙的中央，是一个通向大厅的出入口。

同一天下午的晚些时候。

埃尔莎从后面那个大厅进来。她三十五岁了，但看上去要年轻得多。她长得很美，身上有一种人到中年而重新焕发青春的魅力，这是一种爱着什么人而又被人爱着，尤其是到了人生较晚的时候才找到这种爱的女人才有的魅力。她的美由于近来的病体而稍稍失去了一些光彩。她的脸清瘦了，正经受着那种郁闷而疲乏的心情。她身上穿着一件朴素的长睡衣。

她进来时，按了一下门边的按钮，铃声传到了厨房。她

往前走了几步，在沙发上坐了下来。过不多久，女仆玛格丽特从左侧的餐厅走了出来。她是一个中年的爱尔兰妇女，长着一副温和厚道的脸。

玛格丽特 什么事，太太？

埃尔莎 下午的报纸来了吗，玛格丽特？

玛格丽特 没有，太太，还没来。（接着用一种温和的责备口气）你答应睡午觉的，到底睡了没有啊？

埃尔莎 我睡不着。不过我确实觉得精神恢复了，所以你不要又来骂我了。（她笑着，玛格丽特也向她报以微笑，一种忠诚的感情使她容光焕发。）

玛格丽特 你得当心身体。感冒可是个坏东西，即使感冒退了，身子还是虚弱得很。而你才起床两天呢。

埃尔莎 哦，我真的好起来了。我刚才太兴奋了，睡也睡不着。我一直在想着洛文先生的叔叔。（大厅里响起电话铃声，玛格丽特朝后面那扇门走去，去接电话。）天哪，我希望此刻不是他
的电话。洛文先生在电话里告诉我，他让他早点儿来。不过他 131
肯定不会这么早就来的！

玛格丽特 （消失在大厅里。她的声音传来）等一等，我看看她是不是在家。（她又出现在门口）太太，是希尔曼太太的电话，她说要来看你。

埃尔莎 哦，我很高兴。请她马上就来。（玛格丽特走了出去，可以听到她在电话里传达埃尔莎的意思。接着，她出现在房门外的大厅里，等着开门接客。埃尔莎对她说）我但愿看上去不要像只病猫才好。为什么当你看上去最憔悴的时候，人人都决定上门来了呢？

玛格丽特　哦，你不用担心。你看上去很精神。

埃尔莎　算啦，不管怎样，我才不在乎露西呢。(说是这么说，她还是走到后面靠左的那张写字台那儿，取出一只化妆盒，在鼻梁处搽了点粉。当她在搽粉的时候，玛格丽特向大厅的正门走去，可以听到她一边帮希尔曼太太脱外衣，一边让她进来，和她寒暄的声音。埃尔莎喊道)你好，陌生人。

露西　(用一种轻快而略显不自然的声音高声答道)好啊，我的脚刚踏进你的家，你就数落起我来了！唉，我知道我该骂。(埃尔莎向门廊走去，在她进门时见到了她，便热烈地吻了吻她。露西·希尔曼和埃尔莎年龄相仿。她仍是一个极有吸引力的女人，但是，和埃尔莎形成对比的是，她尽管化了浓妆，还是遮不住岁月的痕迹。她眼睛周围已能见到皱纹。她那张小而丰满的嘴，被嘴角的几条深深的印痕往下拉着，显得十分虚弱。她穿着昂贵，但有点儿太年轻，太时髦。她用一种局促不安的神情回答着埃尔莎的问题)你好，埃尔莎。

埃尔莎　你真是好心人！有多长时间啦——好几个月了！——自从二月份我还没有去波士顿到现在我们还没见过面呢。(她在沙发上坐下，拉着露西坐在她身边。)

露西　我知道。在你面前我实在是无地自容。

埃尔莎　我给你打了十多次电话了，可你总是不在家。要么，是不是你叫他们这么说的？我已对你完全失去信任了。

露西　但我真的不在家，埃尔莎。你怎么能以为——

埃尔莎　(笑起来——抱住她)你没有把我的话当真，是吗？
135 我是知道你不会这么对我的，我们毕竟有这么多年的交情了。

露西　当然罗。我不会的。

埃尔莎　但我感到奇怪的是，你突然间竟完全忘掉了我们

的存在，对此约翰也感到奇怪。

露西 （急忙地）要是你知道所有那些堆积如山的愚蠢的约会——还有沃尔特让我参加的所有那些愚不可及的聚会就好了。（接着突然换了话题）我能抽根烟吗？（她从茶几上的烟盒里取出一根烟点上）你抽一根吗？

埃尔莎 现在不抽。（她迷惑不解地看了露西一眼。露西避开她的目光，神经质地将烟灰弹在烟缸里。埃尔莎问道）孩子们好吗？

露西 哦，很好，谢谢。至少，从我现在难得见到他们的几次中，我是这样认为的。（这最后一句话中隐隐地透出一种痛苦之情。她又一次匆忙地换了话题）不过，还是你给我讲讲你的近况吧。你近来一直在干些什么？

埃尔莎 哦，还是那种平平静静的常规生活——时常去听听音乐会，读了很多书，干家务，照顾约翰。

露西 这一直是我们大家过去引以为奇妙的完美的婚姻，是吗？（又换了话题）约翰通常是什么时候回家的？我不想被他撞上。

埃尔莎 哦，一小时左右还回不来。（笑着）可是为什么？你到底有什么事和约翰不对劲？

露西 （露出一丝奇怪而苦涩的笑容）没什么——只是我自己的事。（接着急忙地）我意思是，你看看我，我这样子难看死了。我近来患了要命的失眠症。而我这个人非常爱虚荣，在我洗过澡、喝过鸡尾酒后变得容光焕发之前，我不想让任何男人见到我这副丧魂落魄的模样。

埃尔莎 你这想法真傻。你看上去非常漂亮。

露西 （淡淡地）谢谢，你这个说谎者！（用一种毫不隐瞒的

嫉妒斜扫了埃尔莎一眼——无法克制自己声音中的怨恨)我尤其不在乎站在你边上被人参观。这对比太强烈了。

埃尔莎　可是看上去像个鬼的是我,不是你。我患了流感,刚刚复原。

露西　流感没有什么关系。我的意思是——它不影响你的仪容。(接着,用一种粗鲁而轻率的口气说)如果我有点陷入忧郁消沉的不安中,请你原谅。我正在变成一个最最令人讨厌的136 喜欢诉苦和自哀自怜的人。这实在是太惹人厌了。(她又点燃了一枝烟。她的手神经质地颤抖着。埃尔莎用一种担忧而充满感情的怜悯的眼光看着她。)

埃尔莎　怎么回事,露西?告诉我。

露西　(口气生硬,申辩地)什么怎么回事?

埃尔莎　我想知道是什么事在困扰着你。好了,没有必要否认了。我和你认识那么久了,你一进来我就感觉到你心里有什么烦恼事想要藏起来。

露西　我不知道你怎么会有这个想法。(采取守势,轻慢地)哦,说真的,埃尔莎。你别装作什么都知道!

埃尔莎　那么,好吧。原谅我刚才寻根刨底的。不过是你自己养成了我这个坏习惯,你知道,你以前老是一遇到麻烦就来找我。我只是想我或许能对你有点帮助。

露西　你!(她发出生硬而短促的笑声。)

埃尔莎　(感到痛心)你以前是相信我能帮助你的。

露西　"曾经是的,很久很久以前——"(接着,突然带着一种悔恨而羞愧的心情)原谅我,埃尔莎。我说话这么无礼真是该死。你一向是我最可爱的朋友。而我却是这样一个忘恩负义的坏女人!

埃尔莎 露西！你不该这么说。

露西 （急忙往下说，装出一副坦率的样子）不过说实话，你这次是误会了。一切都是好好的，除了我们所过的生活，这个让人人都觉得不称心的东西——当然，还有就是通常的金钱方面的担忧。所以请你不要为我的烦恼操心。

埃尔莎 好吧，亲爱的。（接着，稍微停顿了一下——若无其事地）这些天沃尔特怎么样？

露西 （勉强一笑）我原以为我们不会再谈我的烦恼了！哦，沃尔特就是——沃尔特。你是了解他的，埃尔莎。为什么还要问呢？我怀疑你是不是了解每一个人。如果我相信你能看清人的真面目，我才该死呢。你不知道为什么总想生活在某个已经失去了的世界里，在那儿人们还是那样的正派而高尚。我不知道你怎么会这样的。好像你一直是那么单纯，不受任何丑恶的环境影响——可是，我的天哪，你的第一次婚姻一定给你带来极大的侮辱，这是一个男人所能给予的最丑恶的东西——而且给了那么多！然而你却坐在这儿，显得那么平静、美丽，一点伤痕 137
也没有！

埃尔莎 （冷静地）我有过自己的那一份伤痕。但是伤口都已愈合了——完完全全愈合了。是约翰的爱替我愈合的。

露西 是的——当然了。（接着，她似乎控制不住自己，爆发了出来）哦，你和你的约翰！你把他提出来，好像就可以回答所有的问题了。

埃尔莎 （微笑）嗯，他是为了我。

露西 你是不是想跟我说你现在对他的爱就像当初结婚时一样？

埃尔莎 哦，比那时还要深得多，因为他现在已成了我的孩

子和父亲，我的丈夫和——

露西　情人。说出来又何妨。简直无法想象你居然这么老式！你难道不知道我们这些结了婚的女人现下在谈论些什么？不过你算是幸运。通常被议论的男人不是我们的丈夫，甚至不是好的情人。不过别灰心。我们要不断地希望和尝试！

埃尔莎　（反感地）不要用这种令人讨厌的语言说话。我知道你想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露西　（憎恨地盯着她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脸去，伸手又取了一根香烟——冷冷地）哦，你对此很有把握罗，是吗？

埃尔莎　（温柔地）露西，是什么使你变得这样怨气冲天？我注意到在过去的几年里，这种情绪在你身上越来越厉害，而现在已经完全控制住你了。我——说老实话，我此刻几乎认不出你来了，你变得太多了。

露西　（急忙地）哦，这几年来什么也没有发生。你不该有那种想法。（接着，听任自己的思绪随意泛滥——越说越辛酸）我仅仅是厌恶了自己的生活，厌恶生活中所有这些谎言和作假，厌恶婚姻和作母亲的义务，厌恶我自己！我尤其厌恶自己，因为我居然忍受了沃尔特和每一个他遇到的娼妇公开调情的耻辱！而且我厌倦了装作不介意的样子，厌倦了内心深处的真正介意，厌倦了自欺欺人地说是为了孩子们的缘故只得忍受下去，因为孩子是我的一切，而实际上却什么也不是！

埃尔莎　（愤慨地）沃尔特怎么可以这样连禽兽不如！

露西　（用一种几乎是为自己辩护的目光看着埃尔莎）哦，
138 他并不比许多其他人更坏。至少，他并不隐瞒真相。

埃尔莎　可是，看在上帝的份上，你为什么要维持原状？你为什么不离开他呢？

露西 哦,不要这样居高临下,一副瞧不起人的样子,埃尔莎。我敢打赌你不会——(她突然停住话头。)

埃尔莎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得很清楚,我二话没说就离开了我的第一个丈夫,当我刚发现他——

露西 (急忙地)我知道。我并没有——你问我为什么不离开沃尔特?我想那是因为我已精疲力尽,再也提不起勇气了。不过那时我确实试过一次。当我第一次知道他对我不忠实时,我采取了正确的办法,我回娘家去了。我打算告诉父亲我和沃尔特的婚姻就此了结。不料父亲出门去了。母亲在家,我控制不住自己,就把什么都跟她说了。母亲对这事非常冷静——她说我太傻了,老是期待那么多,男人就是这么回事,即使我的父亲也曾经——(她因厌恶而颤栗起来)这种事使我哑口无言了。于是我又回到了沃尔特身边,他至今还不知道我曾经离开过他。

埃尔莎 我觉得很难过,露西。

露西 (用一种冷酷的玩世不恭的口气回答埃尔莎)请不要可怜我。这种境况毕竟还是得到补偿的。他已经宽宏大量地力求公平。他说我在性欲方面也可以享有同样的放任自由。

埃尔莎 一个多愚蠢的傻瓜!

露西 (痛苦地)哦,你知道,他并不真心想这么做。他的虚荣心不允许我对他以外的任何人哪怕只有一丁点儿的欲望。他不过是作个可笑的姿态而已,他相信这姿态准能起作用,因为他对我是那么了如指掌——因为他清楚,这该死的家伙,不管他干了多少坏事,我身上总还存在那种懦弱的奴性,总忘不了我们刚结婚的那些幸福的日子,总还是——爱着他!(她快要控制不住哭出声来,但拼命抑制住眼泪,自我辩白地大声喊了出来,脸上显出难看的满足神情)但是我警告他要是他再给我一次羞辱,我

就跟他不客气——而他居然干了!

埃尔莎 (吃惊地)你的意思是你想——

露西 (又回到原先那种轻率的语气)是的,我就去寻求那种转瞬即逝的男女私情。但是我必须说,要是把这说成是爱情的代用品或是感官享乐的转移,都是抬高了它。(絶生硬地大
139 笑)你看你都给吓坏了! 你打算把我赶出你这清白的家?

埃尔莎 露西! 别这么说话! 只是我无法相信——这不可能是你。这是环境造成的——不过请你别以为我是在责怪你。你知道我有多么喜欢你,是吗?

露西 (用一种奇怪的惊慌神情望着她)别,看在上帝的份上! 我不要你喜欢我! 我宁愿你恨我! (但埃尔莎把她拉近自己身边,她终于控制不住抽啜了起来,把脸靠在埃尔莎的肩上。)

埃尔莎 好了,好了,别这样,亲爱的。(然后,当露西平静下来时——轻声地)别以为我不理解你,其实我是理解的。当我认清内德·豪厄尔真面目时,我当时的感觉完全和你一样。尽管我已经对他毫不在意了,而且我们的婚姻一直就没有幸福过,但我的自尊心还是受了伤害,我心里只想报复,只想把我遇到的第一个男人当作情人。

露西 (吃惊地抬头看她)你也经历过这种感情? 我做梦也想不到——

埃尔莎 然而我心里相信在这世上某个地方总有一个我能够真正去爱的男人在等着我,正是这种信念救了我,使我避免去做傻事。我觉得我没有因为受了创伤的骄傲和怨恨而去故意贬低自己,这应归功于他和我自己的自尊心。

露西 (悲哀而痛心地)你说自我贬低真是说对了。这正是我自那以后一直有感于心的。低贱! 丑陋! 就好像我存心在作

贱自己。而且作践的不仅是我自己——还有那个男人——还有其他那些我说什么也不愿伤害的人——如果我当时精神正常的话。但我那时疯了！你是知道我那时精神不正常，是吗，埃尔莎？你一定知道！你比谁都清楚！

埃尔莎 我知道，亲爱的。我当然知道。

露西 我得告诉你这事是怎么发生的——这样你就会明白了。这是沃尔特举行的一次聚会。你是知道他喜欢这伙自命为放荡不羁的艺术家的。他们用尽粗俗、恶意和嫉妒的语言来嘲笑任何具有人类尊严和价值的东西。哦，在场的也有一些别的人——我们自己人——这个男人就是其中的一位。沃尔特喝醉了酒，一把抓住他新结识的女人，而她就把他带回家里。人人都看着我，想知道我会怎么对待这事儿。我真想杀了他，还有她，但我只是大笑，给自己又斟了酒。我变得坏透了，我可以告诉 140
你，我在心里不断地向自己发誓，我非得让沃尔特瞧瞧——于是我就挑中了这个男人——是的，存心这么干的！这全是存心的，疯狂的！而且我得做出所有那些勾引人的事——因为他显出很幸福的样子。我知道这一点，但我那时真是疯了。他的幸福使我怒气冲天——我想到他同样使其他女人快乐过。我只想夺过他的幸福把它毁了，就像我自己的幸福曾经被毁了一样！

埃尔莎 露西！

露西 （生硬地笑着）我刚才不是跟你讲过我变得坏透了？你不可能生活在那种环境里而不使自己变得和其余的人一样！（急忙把自己的故事讲下去）我找了个借口把他带进我的卧室。但他把我推开，仿佛他对自己、对我都感到十分厌恶。可是我不让他走。接下来出现了整个事件中非常奇怪的一幕。突然之间，我不知道怎么解释我的行为才好，你会觉得我很蠢或者很可

笑，但当时只觉得他似乎不在那儿了。站在我面前的是另一个人，一个露出仇恨和惊恐眼神的陌生人。他仿佛透过我看到了另一个人，而我则仿佛一时间看到他思想深处隐藏着的跟我一样邪恶而充满复仇欲望的东西。这情景使我恐惧，使我着迷——也迫使我不由自主地接近他；糟就糟在这儿！（她勉强笑了笑）我想这些话听起来很荒诞。嘿，这也许是喝了太多的酒在起作用。我确实喝了不少。（她伸手去取香烟——又恢复原来那种生硬而轻率的态度）接下来便是我陷入了奸情。

埃尔莎 （因厌恶而颤栗）啊！

露西 不过这事对你来说一定是又丑恶又讨厌。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呢，我真弄不懂。这是我当时想要的最后一件事——（一刹那间产生一种怨恨、为自己辩解的情绪，于是向她发怒）这证明了我比你想象的还要坏，是吗？但是，假设约翰曾经对你不忠实——

埃尔莎 （吃了一惊——惊恐地）住嘴！（接着愤慨地）露西！我不让你说这种话，即使是——

露西 我只是要你假设一下。

埃尔莎 我不能，也不会，也不许你去假设！这太让人——！（接着控制住自己——挤出笑容）但是如果我生气的话，我就比你更傻了。你根本就不了解约翰，就是这么回事。你不了解在爱情和婚姻问题上，他骨子里是个多么老式而浪漫的理
111 想主义者。他这个样子我真得感谢上帝！你会笑话我，但我知道他在遇到我之前，一生中就从来没有过风流韵事。

露西 哦，得了吧，埃尔莎。你说得太过份了！

埃尔莎 哦，请不要以为我是个天真的傻瓜。我在过去那些日子里曾经和你现在一样认为男人没有一个好的。对于世界

上别的男人我可以不相信，但对于约翰，我刚才说的完全符合我所透彻了解的他。

露西 你爱他，因此希望相信这是真的。

埃尔莎 不。甚至在我爱他之前，我就感觉到这一点了。就是这种感觉使我爱上他，胜过任何其他东西——这种认为他将属于我，仅仅属于我的感觉，这种认为我对他已非常了解，他没有什么秘密我不知道的感觉。但愿你能意识到这对我有多重要——尤其在那个时候，当我仍旧对我第一次婚姻充满厌恶和深受伤害的时候。

露西 嗯，那确实很好。但这并不能向我证明你怎么会如此确信自从那时以后他从来就没有——

埃尔莎 （骄傲地）我知道他爱我。我知道他心里明白我对他爱得有多深。他很清楚那样做对我将是怎样的一个打击。它将使我永远失去所有对生活的信念——所有的真，所有的美和所有的爱！我会不愿意活下去的！

露西 你不应该让自己完全被男人所支配——即使是约翰。

埃尔莎 我并不担心。（她微微一笑）你这个愤世嫉俗的家伙，你的毛病就出在你不会承认我和他的结合是一种理想的结合。不过这是——这完全是约翰的功劳，不是我的功劳。

露西 他的功劳？

埃尔莎 是的。当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我以为我这个人已经永远和婚姻无缘了。即使当我爱上他时，我仍不愿意结婚。我害怕结婚。我直截了当地向他提出，我们完全可以一起生活，而各自保留着完全的行动自由。（她笑了）哦，那时候我在这方面是超现代的！而这把约翰给吓坏了，这个可怜的人儿——尽

管他有那么多老式的激进思想。我相信这几乎使他对我一辈子幻想破灭！他严厉地责备了我的建议。他和我争论。他是怎样争论的呵——就像一个传教士在说服异教徒皈化一样！他说，他和我一样讨厌平庸的婚姻，但是支撑着婚姻的理想却是美丽
142 的。他认为我们可以实现那种理想。

露西 啊，是的，理想！我以前也听到过一点关于理想的谈论！

埃尔莎 他说不管这世界上别的婚姻是怎样的丑恶和谎言，我们的爱情却可以使我们的婚姻变成一个真正的圣典——他当时用的就是圣典这个词——一个信仰的圣典，在这个圣典中我们两人都能找到一个最最完美的自我表达方式，使我们的结合成为最美丽的结合。（她钟情地笑着）你看，所有这些正是我渴望从我所爱的男人口里听到的，我喜欢听他说他对我的爱是一种如何深沉的精神上的爱——这也是每个女人梦想着她的情人会说的话，我想。

露西 （不安而激动——机械地说）是的，我知道。

埃尔莎 而且，他这番话当然把我那时髦而卑微的自私完全驱散了。起初，我无法相信他真是这么想的，但后来当我看出他确实如此，我就完全被他的话征服了。（她露出笑容——接着，带着一种不声张的骄傲之情）而且我认为从那以后我们就达到了这一理想境界。我但愿我已做到，我知道他确实做到了。要知道，这一切是他一手创造的。

露西 他当然做到了，当然罗。

埃尔莎 而我们的婚姻对于我们来说不是意味着束缚或乏味，而是意味着自由、内心的和谐——还有幸福。所以我们一定会忠实于它的。幸福本身就是一种保证，难道不是吗？

露西　(深深地感动——并不看埃尔莎;握住她的手,紧紧地握住——声音干哑地)当然是的。请忘了我刚才说的蠢话。我只是想激怒你。我们都知道你和约翰是多么的幸福。请记住,这世界充满着恶意的说谎者,他们为了毁坏你的幸福,为了把你拉到他们的情况中什么都会干——就像我做的那样。所以千万别听他们的——不过你当然不会的,是吗?你是有信仰的。(她转过身冲动地吻她)愿上帝赐福于你——保护你的幸福。

埃尔莎　谢谢你,露西。你真好。(接着疑惑地)但是你为什么要担心有人会——

露西　(不安地从座位上跳起)这只是我病态的过敏。人家把那么多我从没有做过的坏事情加在我的头上,我想我对这个话题感到乏味了。(接着突然地)我现在得走了,埃尔莎——回家穿戴整齐去赴沃尔特新的聚会。这是一种纵情逸乐的生活。唯一的希望是他不久就会囊空如洗,这样除了一些被我们遗忘的朋友外,就不会有人来拜访我们了。(她发出一阵辛酸而短促 143
的笑声,开始朝沙发的左侧走去——接着,听到大厅里传来开门的声音——紧张地)是不是有什么人——?

埃尔莎　这一定是约翰。(她急忙绕到沙发的右面,朝门廊走去。)

约翰　(从大厅里喊道)你好。

埃尔莎　(走出房间,在他刚刚从门廊后走出,出现在大厅里时遇见了他——吻他)你好,亲爱的。你今天回来得早,我真高兴。

约翰　我想,因为我叫叔叔早点来,我最好——(吻她)你身体怎么样,亲爱的?你看上去好些了。

埃尔莎　哦,我很好,约翰。

（露西一直站在沙发的左角，保持着僵直而不自然的姿势，她脸上的表情是一个被逼到绝境的人的表情，准备着经受折磨。埃尔莎和约翰走了进来，两人的手臂互相拥抱着。当他们这样进屋时，露西恢复了原来的姿态喊了约翰一声。）

露西 你好，约翰。

约翰 （向她走来，他的脸带着一种非常热诚而又一本正经的笑容）噢，你好，露西。我进门的时候是觉得好像听到熟悉的声音。（两人握手）真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惊喜。自从我们上次愉快的见面以来，已有好长时间了。

（埃尔莎跟在他后面走上前来。戴着面具的洛文的人影出现在门廊处。在接下来的几句对话中，他不声不响地向右前方那扇窗子前面的长桌子的一角走去，站在那儿，不看他们，脸朝着正前方，他的眼睛冷冷地凝视着，他那张面具上的表情看上去比以前更加轻蔑而阴险。）

露西 好了，你别再说这些了！埃尔莎已经把我训了一顿。

埃尔莎 （笑）她已经忏悔了，并得到了宽恕。

约翰 哦，那很好。

露西 （紧张不安地）我刚刚正想离开。很抱歉我得走了，约翰。

埃尔莎 哦，你现在不能走。约翰会以为是他把你赶走的呢。

露西 不行，真的，埃尔莎，我——

埃尔莎 你一定得陪约翰几分钟。因为我得去厨房。我在通常情况下是信任埃米的，但是当一个多年失去联系的叔叔来吃晚饭，我亲自出马张罗一下才合适。（她向左面的饭厅走去。）

露西 （用一种无可奈何的语调）好吧——但我一秒钟也不

能多呆。

埃尔莎　我马上就回来。(她走进饭厅。她一走，约翰热诚的笑容消失了，脸上出现一种紧张而苦恼的神色。他此刻正站在沙发右端的背后，露西站在左端。此时静场，他们在等着埃尔莎走到听力所及范围之外。此时洛文悄然无声地走过来，一直走到约翰背后一步的地方才停下来，他一半朝着约翰，一半朝着台前。)

约翰　(放低声音——急忙地)我但愿你刚才说话留神，没有说出任何会——

露西　会出卖你的话？我当然不会。而且即使我坏到特意前来告诉她，她也决不会相信我的，她对你的信任真叫人感动。

约翰　(退缩)你别说!

露西　不会的。你绝对安全。只有一件事我要提醒你。其实也没有什么，只是——

约翰　什么事?

露西　沃尔特一直在跟人家讲，你知道，他得装出一副友善而体谅人的面孔。

约翰　但是沃尔特是怎么知道的?

露西　别这样灰心丧气的！他并不知道——那人是谁，而你可能是他最后怀疑到的人。

约翰　那他是怎么会知道关于你的情况的呢?

露西　(踌躇了一下——接着挑战地)我告诉他的。

约翰　你告诉他的？这究竟为什么？不过我明白了。你克制不住那种——想看着他痛苦不安的愿望!

露西　(被刺痛)一点不错，约翰。你为什么以为我这么干不是为了他的利益——如果你想知道事实真相的话。

约翰 天哪，你以为我不知道这一点吗？你以为我什么都猜得到，就是猜不到这是出于你的报复心吗？

露西 那么你是在报复谁呢，约翰？——既然你变得越来越坦率了。

洛文 （用一种充满恶意的嘲讽口气）谁知道呢？也许是对爱情的报复吧。也许在我内心深处，我仇恨爱情！

露西 （用受惊的迷惑的目光看着约翰）约翰！你现在就像——那天晚上一样！

约翰 （慌乱地）我？那天晚上那人不是我。（气愤地）你说我在报复，这是什么意思？我为什么要对她进行报复呢？

露西 我不知道，约翰。这是你良心要考虑的问题。我独自一人已受够了，谢谢你。我得说我讨厌你的态度，约翰。（带着一种无礼的讥笑语气）几乎没有一点情人的味道，不是吗？

约翰 （厌恶地）情人！

露西 哦，我懂。我有同样的感觉。不过你为什么恨我？为什么不恨你自己？

约翰 倒好像我没有恨过自己！天啊，但愿你能知道！（然后，惨痛地）你觉得你还能向沃尔特隐瞒多长时间，不告诉他是我，他的老朋友干的——为的是可以再看看他痛苦不安的样子！

露西 约翰！

约翰 而沃尔特就会把这事告诉每一个人——他就是这样一种人！然后——

露西 约翰！你是知道我不会的，即使我像你恨我一样地恨你。为了埃尔莎的缘故，我不会的。哦，我知道你把我看作一个十恶不赦的说谎者，但是我爱埃尔莎！（接着伤心地）哦，这真是糟透了！我们当时真是两个傻瓜！

约翰　(呆滞地)是的。(又尖刻起来)我很遗憾我不能相信你,露西。在你正常的时候我能相信你。但是在你喝得烂醉的时候——我知道会出什么事的。我得亲自告诉她,免得她从肮脏的流言蜚语中听到这事而蒙受耻辱!

露西　约翰!哦,请你不要做傻事!求你了!

约翰　你以为她不能原谅我们?

露西　我想的是这会对她产生什么后果。你难道没有看到——?

约翰　(当他听到餐具室的门打开时,警告地)嘘!(很快地提高嗓音,用一种普通交谈的语气)叔叔是个极好的老头儿。说不定哪一天你会见到他。你准会喜欢上他的。

露西　我相信我会的。(接着,当埃尔莎从饭厅出来时)啊,你来了。好了,我得走了。(她向约翰伸出手去)再见了,约翰。照顾好埃尔莎。

约翰　再见,露西。

(埃尔莎伸出手臂挽住露西的腰,两人向大厅的门廊走去。)

埃尔莎　我来给你取衣服。

(两人进了大厅。她们一走,约翰便转过身来,绕到沙发前面,坐了下来。他那双困扰的眼睛注视着前方。洛文走了过来, 116
直到贴近他的背后才停步。他弯下腰来用嘲讽的语气对他耳语。)

洛文　我提醒你天要暗下来了!你最好现在就决定在今晚把剩下的小说讲完——趁现在还有时间!

约翰　(紧张地)是的。我一定得讲。

洛文　但是,首先,主人公的结局仍然是个问题。(他发出

嘲笑)你不觉得奇怪吗,你尝试着写点小说,却带出了麻烦的问题需要你给予最后的回答!(他又发出笑声——然后,当埃尔莎重新回到屋里对,他转身面对着门廊。在她往前走的时候,他的眼睛一直盯着她。她轻轻地走到沙发的右端。约翰没有注意到她已走近。洛文仍旧站在约翰的右面靠后的地方。)

埃尔莎 你呆呆地在想什么啦,约翰。(他吓了一跳。她在他身旁坐下——露出一笑)我吓着你了吧?

约翰 (强作笑容)我不知自己怎么了。我近来好像有点儿心神不定。(接着不经意地)你很高兴又见到露西了,是吗?

埃尔莎 是的——当然罗。只是她变得太厉害了,可怜的露西。

约翰 可怜的露西?哦,你是指沃尔特乖张的行为吧?

埃尔莎 这么说你知道了?

约翰 谁不知道?他到处在出自己的洋相,弄得人人皆知呢。不过,我们还是不要去谈论沃尔特。对于今天的一件大事:叔叔突然降临你是怎么看的?

埃尔莎 这一定让你意想不到吧。我真想见到他。他今晚能来,我真高兴。

约翰 是啊,我也一样觉得高兴。(他陷入不安的沉默,仿佛他的话已经干枯。埃尔莎担忧地看着他。然后她偎依在他身上。)

埃尔莎 (温柔地)你仍旧爱着我,是吗?

约翰 (把她搂在怀里吻她——带着一种紧张的感觉)你知道我爱你的!我一生中除了你的爱以外什么都不在乎!你知道这一点,是吗?

埃尔莎 是的,亲爱的。

约翰 （此刻避开她的眼睛）那么你永远爱我——不管我是怎样的一个不配你爱的傻瓜？

埃尔莎 嘘！你不该说这种话。这话不真实。（接着笑着 147
逗他）好吧，如果你真这么爱我，就把那事告诉我来证明你的爱。

约翰 （不觉一惊，立即控制生）告诉你什么？

埃尔莎 好了，别装腔了。我知道你好几个星期来一直为什么事在烦恼——打我从波士顿回来以后就开始了。

约翰 没有，确实没有，埃尔莎。

埃尔莎 你有什么事瞒着我，因为你恐怕我会担心。所以你还是忏悔吧。

约翰 （强作笑容）忏悔？那么你答应——宽恕了？

埃尔莎 因你不愿让我担心而宽恕你吗？你这笨蛋！

约翰 （急忙地）不，我只是开个玩笑。没什么可忏悔的。

埃尔莎 好吧！但我想我可以猜得出来。是有关你生意上的事情，是吗？

约翰 （抓住这一点）嗯——是的，如果你一定要知道的话。

埃尔莎 你担心这会使我不安，是吗？哦，约翰，你这人有时真像个孩子，真该打屁股了。你一定认为我已成了一个可怜的、一无用处的玩偶了！

约翰 不，可是——

埃尔莎 这就是因为在过去几年中你把我给宠坏了！但是不要忘记，在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我们几乎连过日子的钱都不够——我那时并没有露出非常不快的样子，是吗？而且不管我们变得多穷，只要我拥有了你，你以为我还会有丝毫的介意吗？

约翰 （可怜地结结巴巴）我心爱的！你让我感到——羞愧难当！天哪，我不能告诉你！

埃尔莎 （吻他）可是，亲爱的，这没什么！答应我把这事忘掉，不要再担心了，好吗？

约翰 好的。

埃尔莎 好！让我们谈点其他什么吧。告诉我，你写小说的那个想法后来怎样了？

约翰 是的，我——我已把大部分构思出来了。

埃尔莎 （鼓励他）那太好了。你就把脑筋放在这上头，忘掉你那些无聊的担忧吧。不过，我什么时候可以听听你的故事？

148 **约翰** 嗯，我把小说的第一部分跟叔叔讲了，他也非常想知道底下的内容。所以我就吓吓他，说今天晚上我也许只把其余部分的梗概告诉你们两人。

埃尔莎 哦，那太好了。（然后，她大笑。）我得承认，这可帮了我这个做女主人的大忙了。我第一次接待一位陌生的当神父的叔叔，或许会觉得有点儿害羞呢。

约翰 哦，和他呆在一起，要不了一分钟你就会觉得他是个老朋友了。

埃尔莎 噢，这听起来倒挺鼓舞人心的。不过你还是照样得讲你的故事。（她站起身）时候快到了，我得上楼去换换衣服。（她绕过沙发的左端，往后面大厅的门走去）你打算上楼去你的书房呆一会儿吗？

约翰 是的，马上就来。我想对我的小说情节再加加工。结局还没有构思好。

洛文 这就是说，我的主人公的结局。

埃尔莎 （对约翰鼓励地笑笑）那你肯定会忙一阵子的，这样你就找不到借口了！（她出去。待她一走开，约翰的表情就变了，重又变得紧张而惊恐。洛文仍然站在他的背后，用一种冷冷

的、轻蔑的眼光俯视着他。片刻的静场。)

约翰 (脸上充满一种极其痛苦、备受折磨的自我憎恨的心情,突然大声对自己说)你这个该死的讨厌的下流坯!

洛文 (嘲讽地)是呀,根本就不配活下去。不配享受这生命,我想。不过,总还是可以去死,用死来洗去罪孽——总还可以去睡,不被爱情的梦所打扰的睡眠!(他发出一声低低的、恶意的笑声)这只是为了安慰你才给你的提醒——怕你忘了!(约翰出神地听着,仿佛在听发自内心的声音。接着,他脸上出现恐怖的神情,浑身颤栗起来。)

约翰 (痛苦万分地)看在上帝的份上!别管我!

(幕　落)

119

第三幕

一部小说的情节　（续）

第一场

景　又回到起居室。刚吃完晚饭。贝尔德神父坐在前方靠左的那把椅子上，埃尔莎坐在沙发上，约翰并排坐在她的左边，戴着面具的洛文位于约翰右面偏后的地方，坐在靠窗前那张桌子一端的椅子上。约翰和洛文穿着款式完全一样的宴会服。埃尔莎穿着一件线条极其简洁的白色夜礼服。贝尔德神父和第一幕一样。

玛格丽特正在给他们端上饭后咖啡。她从饭厅的门走出。

约翰　（开玩笑地伸出手臂搂住埃尔莎的腰）好啦，现在你认识她了，你觉得她怎么样，叔叔？我在信上写得不错吧？

贝尔德神父　（颇有骑士风度地）你的信写得太无力。你对她太不公道了！

埃尔莎　谢谢你，神父。你这么说使我很感激。

约翰　啊！我那时跟你说过这是我们会达成一致看法的一

个题目！（接着用一种温和的责备语调对埃尔莎）但是我有件事对你还是有意见，我的太太。你晚饭几乎什么都没吃，你知道吗？

埃尔莎 哦，但是我吃了的呀，亲爱的。

约翰 不，你只是装装样子而已。我注意看你来着。你这样可不能恢复体力的呢。

贝尔德神父 是的，在流感恢复阶段，你需要尽可能多的营养。

约翰 （担心地——抓住她的手）你肯定够暖和吗？要我给你拿件什么披在肩上吗？

埃尔莎 不用，亲爱的，谢谢你。

约翰 别忘了今天天气坏极了，外面又是下雨又是寒冷，即使在室内小心点总不错的。

埃尔莎 哦，不过我现在已经全好了，约翰。请别再为我担心了。

约翰 好吧，别让自己累着了，你听见了吗？如果你感到非常疲劳，你就把我和叔叔撵到我的书房去就是了。他会理解的，是吗，叔叔？

贝尔德神父 当然了。我希望埃尔莎会把我当成自家人面 150
不跟我拘礼的。

埃尔莎 我是这样认为的，神父。（接着开玩笑地）但是你知道我想到的却是藏在约翰所有这些关心体贴背后的意图吗？他只是想找个借口不给我们讲小说的其余部分。但我们是不会让他缩回去的，是吗？

贝尔德神父 我们肯定不会的。

埃尔莎 小说的第一部分写得那么出色，那么有趣。你说是吗，神父？

贝尔德神父 （冷静地）是的。在我看来既悲惨又意味深长。

埃尔莎 你看，约翰，想赖是没用的。我们绝对会坚持己见的。

洛文 （冷冷地讥讽）你一定要——坚持听我讲吗？

埃尔莎 当然。那么，请讲吧。

约翰 （不安地）嗯——（他犹豫着——把杯中剩下的咖啡一饮而尽。）

埃尔莎 （微笑）我以前从没见你这样慌张过，约翰。你以为你这是在向一大批文学批评家做演讲吧。

约翰 （笨拙地开始）好吧——不过在我开始之前，有一点我想再次提醒你们二位注意。我的故事，直到最后一部分以前，都是从生活中来的，只是最后一部分纯属虚构。这是我以前认识的一个人的故事。

洛文 （嘲笑地）或者是自以为认识的人。

埃尔莎 我能不能出于好奇打听一下？这个人我认识吗？

洛文 （说话中露出敌意的、抵制的语气）不认识。我可以绝对肯定这一点。你从来就不认识他。

埃尔莎 （吓了一跳，疑惑地看了约翰一眼——然后歉意地）对不起，我用一个愚蠢的问题来打扰你了。说下去，亲爱的。

约翰 （不安地——装出笑声）我——很难开头。（他转身去取咖啡杯，忘了他已经喝光了——把杯子猛地往桌上一放，急忙往下讲）嗯，你一定记得我第一部分结束时，那男孩的父母已经死了。

洛文 而他已抛弃了一切陈旧的迷信！

约翰 嗯，你们可以想象得出，他父母死后很长一段时间

里，他经历了可怕的内心冲突。他被一阵阵的恐惧所攫住，在恐惧中他觉得他真的已经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了某个恶魔。他有时会感到一种受到良心折磨的渴望，渴望着祈祷和乞求宽恕。他似乎觉得他已永远背弃了一切的爱——并且受到了咀咒。在这 151
些日子里，他只想一死了之。有一次他甚至拿出父亲的左轮手枪——

洛文 （冷笑地）但他害怕面对死亡。你看，他头脑里仍旧有着太多的宗教意识，不肯接受一个美丽而令人慰藉的人生真理：死亡是最终的解脱，是一种温暖的、朦胧而平静的灵魂与肉体的毁灭。

贝尔德神父 （冷静地）我看不到这里有什么美丽和慰藉。

洛文 他事后总是后悔自己当时没有勇气去死。不然，他就不会那么愚蠢而浪漫地去追求那毫无意义的幻像。

埃尔莎 （不安地）哦，你不该这么说，约翰。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听上去太尖刻——让人无法相信。

约翰 （不知所措）我——我并没有——你忘了我只是纯粹根据那个人告诉我的去写。（急忙往下说）喔，最后，他从这段阴郁而绝望的时期中走了出来。他教自己要采取一个理性的态度。他读了种种科学著作，最后成了一位无神论者。但是他以前的经历在他心灵上留下了一个难以愈合的伤痕。在他心里总留有一种感觉，认为自己被生活毁了，遭受人们的不信任，因无法获得某种长久的信仰而苦，因害怕隐藏在真理面具背后的谎言而苦恼。

贝尔德神父 啊！

洛文 （嘲笑地）多浪漫啊，你看——认为自己具有一个他妈的灵魂！

约翰　在以后的年月里，即使在他理性最强的时候，他也从来未能通过解释来消除对死亡的恐惧——以及死亡对于他的一种奇怪的吸引力。而和这相联系的，便是对人生的厌恶——仿佛他时时感觉到有一个躲藏在生命背后的恶魔，伺机抓获那些受它支配的、处在无忧无虑的幸福中的人们——某种仇恨人生的东西！——某种怀着嘲弄和轻蔑心理发笑的东西！（他带着一种被恐惧所镇住的神情凝视着前方，仿佛他看到这"某种东西"就在他的面前。接着，突然地，洛文发出一声几乎听不到的嘲笑声，好像在回答他的话。约翰颤栗起来。埃尔莎和贝尔德神父吓了一跳，不安地凝视着约翰，但约翰只是笔直地看着前方，于是他们又将目光移开。）

洛文　一个轻信的、满脑袋宗教意识的傻瓜，就像我曾经指
152 出的那样！而他把他那种轻信带进了他生命的下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他信奉一个又一个的社会或哲学流派，始终处在探索真理的阶段！他从来就没有足够的勇气去正视他确实认为是真实的事，即对于人来说并不存在真理，人生是不重要和无意义的。他总是抓住某个荒谬的新的信仰，为他继续探索下去寻找借口！

约翰　（骄傲地）而他确实继续下去了！他终于找到了他的真理——在爱情中，这是他最没有想到能找到真理的地方。因为他一直害怕爱情。当他遇到那位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女人并意识到自己爱上她时，他顿时吓得惊慌失措。他想从她身边逃开——但却发现自己无法摆脱。

洛文（蔑视地）所以他软弱地投降了——并立即开始围绕着她建立起新的爱情的迷信。

约翰　他又幸福了，这是第一次——自从他父母去世——

他的困惑的喜悦。

洛文 （嘲讽地）和暗暗的恐惧！

埃尔莎 （好奇而不安地看了约翰一眼）暗暗的恐惧？

约翰 是的，他——他开始害怕起自己的幸福来了。他的爱情使他感到自己受到他所惧怕的某种东西的摆布。他越是在妻子的爱中发现宁静与安全，就越是被可怕的预感所缠绕——经常地担心她会死去，而他会又一次被孤单地抛下，失去任何的爱。有时，这种摆脱不了的念头是如此强烈，他觉得自己坠入了陷阱，感到绝望——

洛文 而且他常常发现自己在后悔——

约翰 （急忙地）这是违背了他的意愿——

洛文 （毫不妥协地）后悔他又一次让爱情摆布他的生活！

约翰 （急忙地）不过，当然，他认识到这完全是病态和荒谬的——因为他难道没有比以前所梦想的还要幸福吗？

洛文 （带着一种幸灾乐祸的嘲讽）所以他故意地毁坏这个幸福！

埃尔莎 （大吃一惊）毁坏他的幸福？用什么方式，约翰？

约翰 （转向她，装出笑容）我恐怕你会发现故事的这一部分很难令你信服，埃尔莎。这个该死的傻瓜，他爱自己的妻子胜过一生中其他一切，却对她不忠。 153

（贝尔德神父蓦地一惊，用一种震惊的表情呆呆地看着他。）

埃尔莎 （惊恐地）这——真令人难以置信。但小说的这一部分就是你认识的那个人的全部故事了，是吗？

约翰 是的，当然罗。你不应该完全责怪他，在你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以前。（他又一次避开她的目光——断断续续地说）他的妻子离开了他。这是第一次。没有了她，他只觉得一

种失落感——感到害怕，整个人都崩溃了。他那种熟悉的恐惧感又抓住了他。他开始想象各种各样的灾难。头脑里尽是些可怕的画面。又是她被汽车撞倒了，又是她得了肺炎躺在那儿奄奄一息。这些不祥的幻影每天都控制着他。他试着努力工作来逃避，但却不能。（他停顿片刻，鼓起勇气继续往下说。于是又重新开始了）接着，有一天晚上一个老朋友来找他——把他拖出去参加一个聚会。他通常很讨厌这种聚会，但是这次他觉得这聚会或许能帮助他暂时地逃避现实。于是他去了。他厌恶地看到他的那个朋友居然当着妻子的面，把一个女人搂在怀里乱摸。他知道这个朋友一直有着这一类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而那妻子也明白这点。他常常感到纳闷，不知他朋友的妻子是否介意这种事。于是他好奇地注意起那位妻子的反应来。很快，他找到一个她的自尊心忍受蹂躏的实例，原来她的丈夫居然带着情妇堂而皇之地当众离席。他对她感到非常同情——而她仿佛猜到了他的心思，向他走来。他对她表现出过分的亲昵。（他发出一声苦涩而短促的笑）一个天大的误会！因为她对此作出的反应最初使他颇为吃惊，但最后引起了他的好奇心。他以前认识她已有多年。这不像她平时的举止。这在某种程度上使他呆住了，她一定已经变得堕落了。他开始产生了兴趣，想看看她到底堕落到了哪一步——只是单纯作为一个旁观者来观察，他想——这个可怜的傻瓜！（他又笑了。贝尔德神父一动不动地坐着，眼睛看着地板。埃尔莎的脸色发白，表情凝固了起来。她的眼睛里有一种迷惑和受惊的眼神。约翰继续往下讲）别忘了，在整个这段时间里，他对她看得很透；他心里暗暗地嘲笑她那种赤裸裸的诱惑男人的伎俩；他觉得自己只是在逢场作戏。正像他知道的那样，她也是在逢场作戏；激动着她的不是对他的情

欲，而是对她丈夫的恨。（他又发出了一声短促而轻蔑的笑声）151
哦，他对这全都作了正确的分析，把那些已知的因素都考虑了进去。但是正是那些未知的——

贝尔德神父 （没有抬头）不错。（他匆匆瞥了埃尔莎一眼，然后很快把视线挪开。她的眼睛此刻紧紧地盯着地板。她的脸变得呆板起来，就象是一副面具，尽力不让自己的真实感情泄露出来。）

约翰 他对这个女人没有一丁点儿的情欲。当她投入他的怀抱时，他产生了反感。他决定中止这场游戏。他想起了自己的妻子——（他装出笑声）但是，正如我刚才说过的，还有一些未知的因素要估计到。在想到他的妻子时，突然、好像有某种属于外界的东西，某个隐秘的恶魔占据了他的心灵。

洛文 （此刻，冷冷地辩解道）那就是，他清楚地看到这一局面是他和他妻子之间长期的垂死挣扎的高潮。那个和他一起的女人只是被看作一种手段而已。他看出在他那些虚伪的做作底下，他实在是憎恨爱情。他希望将自己从它的控制下解救出来，重新获得自由。他希望把它毁掉!

埃尔莎 （带着一种恐怖的痛苦）哦!（试着控制住自己）我——我不能理解。他憎恨爱情?他希望把它毁掉?但那太——太可怕了!

约翰 （慌乱得说话都结巴了起来）不——我——你没有看到这实在不是他的想法吗?

洛文 不过，埃尔莎，我恐怕我的主人公认为自己被恶魔占据了心灵的这种愚蠢的想法，一定让你觉得是一种难以令人相信的借口，他只是用谎话来逃避自己的责任而已。

贝尔德神父 （没有抬起眼睛——冷静地）对我来说非常可

信,杰克。一个人不可能把自己的灵魂给了充满仇恨的恶魔——而不受到一点伤害。

洛文 (冷笑)至于说到通奸这件事,实际情况是这个可怜的傻瓜在那儿小题大作了——这事儿就像一只苍蝇和另一只苍蝇之间发生的事情一样毫无意义,和人生一样的重要!

埃尔莎 (盯着约翰看,仿佛他变成了陌生人——脸上出现一种觉得恶心的反感)约翰! 你令人作呕! (她从他身边缩回身子,向贝尔德神父的沙发的另一头靠去。)

约翰 (慌乱地结巴起来)可是我——我的意思不是——请
155 原谅我。我说这话只是——当作一个玩笑——来惹恼叔叔的。

贝尔德神父 (用担心的眼光很快地看了一眼埃尔莎——然后冷静地说,语气中潜伏着一种坚定和沉着)我不认为这是个玩笑。不过你继续把你的故事讲下去吧,杰克。

约翰 (强迫着自己往下讲)嗯,我——我想你能想象出他一旦醒悟过来,意识到自己所犯的卑劣的罪行时经受了多大的内心折磨。他不能宽恕自己——而这就是他整个生命此刻在呼唤的——宽恕!

贝尔德神父 (冷静地)我完全能相信这一点,杰克。

约翰 他想告诉他的妻子,向她乞求宽恕——但他害怕失去她的爱。(他迅速地瞥了埃尔莎一眼,仿佛要抓住她对这句话的反应,但她却凝视着前方,脸上毫无表情。他硬装出笑容,采取了一种开玩笑的口吻)这儿正是我想听听你意见的地方,埃尔莎。你会看到,在我的故事中并没有提出这个问题,但是——你认为他的妻子会谅解他吗?

埃尔莎 (一惊——然后紧张地)你是要我把自己放在那个妻子的地位吗?

约翰 是的。我想知道这个男人是不是个傻瓜——在他恐惧的时候。

埃尔莎 （又停顿了一下以后——紧张地）不。她决不会原谅他的。

约翰 （绝望地）但问题不在他身上！你难道看不出——

埃尔莎 不。我恐怕——看不出来。

约翰 （呆呆地）是的。我原来估计你是会这么说的。

埃尔莎 但是我怎么想又有什么关系呢？你说过小说中并没有提她原谅不原谅的问题。

洛文 （冷冷地）在他妻子活着的时候确实没有提出。

约翰 （呆呆地）他从来没有告诉过她。

洛文 她病得很厉害。

埃尔莎 （一惊）哦。

洛文 （冷冰冰的声音，仿佛在宣布死刑一般）患的是流感，后来转化成肺炎。后来她就死了。

埃尔莎 （这才吓着了）死了？

洛文 是的。我需要以她的死作为我小说的结局。（接着，用一种邪恶而戏弄的口气）也就是说，让我这个浪漫的主人公最后对自己的一生有一个理智的解决办法！

埃尔莎 （呆呆地看着前方，似乎没有听见这最后的一句 156
话——她眼睛里满是一种怪异、惊呆的神情——就像大声跟自己说似地）所以她就死了。

贝尔德神父 （担忧地看了她一眼后——在他镇静的声音里面潜伏着一种警告的意味）我看你这些激动人心的想象力把埃尔莎弄得累坏了，杰克。我至少暂时地要把她从你那本小说的阴郁氛围中解救出来。

埃尔莎 （抓住这句话——紧张地）是的，我担心这故事太刺激了——我真的觉得自己受不了——在吃饭时我就有点头疼，现在头快裂开似的。

约翰 （站起——担忧地）但是你当初为什么不告诉我？要是我早知道，我决不会用我那该死的故事来打扰你。

埃尔莎 我——我想在这沙发上躺一下——吃几片退热片——休息一会儿。你可以和叔叔到楼上你的书房里去——在那儿把你剩下的那部分故事讲给他听。

贝尔德神父 （站起）这主意太妙了。来吧，杰克，把你可怜的妻子从写作活动的恐怖中暂时解脱出来吧。（向台后门廊处走去。）

约翰 （走向埃尔莎。当他走去时，洛文也过去站在她的后面，沙发的背后）我太抱歉了，埃尔莎，要是我刚才——

埃尔莎 哦，请别说了！只不过是头疼而已。

约翰 你——你没有真的病了，是吗，亲爱的？（他胆怯地伸手摸她的额头。）

埃尔莎 （缩回去不让他摸）不，不，没什么。

洛文 （慢吞吞地说，语调中潜藏着一种邪恶而暧昧的弦外之音）你一定得非常小心，埃尔莎。别忘了外面又冷又下着雨。

埃尔莎 （怪异地凝视着前方——痴痴地重复着）在下雨吗？

洛文 是的。

约翰 （慌乱地结结巴巴）是的，你——你一定要小心，亲爱的。

贝尔德神父 （从舞台后部的门廊处——厉声地）来吧，杰克！

(约翰走回到他那儿去,洛文跟在约翰后面。贝尔德神父走
进大厅,拐向左面,到楼上书房去了。约翰在门廊处停步,
回过头来惊恐地看了埃尔莎一眼。洛文走在他的边上,也 157
停下脚步看着她,在他那副带着邪恶的嘲弄神态的面具上,
闪着一对冷酷无情的眼睛。他们肩并肩地在那儿站了片
刻。然后约翰转过身去,跟在贝尔德神父身后向左走去,消
失在大厅里。洛文滞留在后面,他带着一种残忍而毫不宽
容的激烈情绪注视着埃尔莎的后脑。她仍然呆呆地望着前
方,脸上露出同样怪异而呆呆的恐惧。接着,仿佛听从他的
意志,她缓缓地站起身来,迟缓而呆板地往后走去,走过他
的身旁,消失在大厅里,拐向右面,朝着通往房间的门走去。
洛文留在原地对着她的背影望了片刻。然后,他转身消失
在大厅里,拐向左面,跟随着贝尔德神父和约翰朝书房走
去。

(幕　落)

第二场

景 位于公寓住宅二楼的约翰·洛文的书房。左前方，有一扇通往埃尔莎卧室的门。沿着后面和右面的墙，排着一列书橱。在右后方，有一扇通往楼上小厅的门。书房中央靠前的地方，摆着一张长桌，桌上有一盏台灯。在桌子的左面，是一把椅子。桌子前面，是一把同样的椅子。在右前方，是一张躺椅，面朝着左面。

贝尔德神父、约翰和洛文在场。神父坐在躺椅上，约翰和洛文分别坐在桌子前面和桌子左面的那两把椅子上。贝尔德神父坐着的姿势和上一场相同，他两眼看着地板，表情悲哀而略显严肃。洛文那张戴着面具的脸正盯着约翰看，眼神冷漠而沉静。约翰正在用一种不自然的语气说着话，声音单调而固执，仿佛他决心用讲话来阻止自己思考似的。

约翰 我听到人们谈论这个我们所置身于其间的宇宙的崩
溃，我对他们这种愚蠢的怯懦感到惊讶。很显然，他们在故意欺
骗自己，因为他们对变革的害怕使他们不愿意面对事实。他们
不想了解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一些什么。他们所希望的，只是一
遍一遍地重头开始那旋转木马式的盲目的贪婪。他们不再知道
158 自己希望这个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它会变成怎样，它向何
处去。对他们来说这国家没有任何意义，不过是个猪圈而已。
因此作为公民，他们的生命既无开端也无结尾。他们失去了这
个自由国土的理想。自由要求人们具有主动精神和勇气，要求
人们对生活应该意味着什么作出判断。然而对他们来说，这是

可怕的。他们牢骚满腹地说什么强调个性的时代已经过去，即那个他们还有勇气拥有自己那死亡并已发臭的灵魂的时代已经过去，他们用这些话来为自己精神上的怯懦辩解。不，他们不愿意获得自由。奴役意味着某种——安全感，某种他们唯一有勇气面对的东西。这意味着他们不需要思想。他们只需服从主人的命令，而这些主人转过来又成了他们的奴隶！

洛文 （打断他的话——带着一种厌烦的轻蔑语气）但是我又从我的演说坛上对这种观点加以痛斥。这些当然都是无聊的蠢话。自由只是我们浪漫的幻想。我们现在懂得更多了。我们懂得我们都是毫无意义的机遇——电学之类的东西的奴隶，它们把我们弄得头晕目眩——面对着厄运！

约翰 （带着一种骄傲而肯定的神情）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说：很好！面对着厄运！让我们面对它！一旦我们不加推辞地接受了它，我们就能开始为自己创造新的目标，为我们的生活寻找目的！将有一个新的生活准则脱颖而出，一个新的生存的意志和力量，一个新的衡量我们生命价值的理想！

洛文 （嘲讽地）什么？我又在胡说些我那老一套的社会理想了吗？真对不起，让你厌烦了，叔叔！

贝尔德神父 （安静地，并不抬头）你没有让我觉得厌烦，杰克。

约翰 （说话中流露出一种空想家的洋洋自得之情）我们需要一个新的领袖，他会教给我们那个理想，他会用自己的一生来证明这一理想，将它作为我们的生活真理——我们需要这样一个人，他将证明人的短暂的一生可以是高贵的。我们尤其需要的是重新学会相信我们自己在精神上有可能变得高尚！一个新的救世主一定会诞生，他将启示我们怎样才能从自我中解救出

来，这样我们可以摆脱过去的羁绊，寄希望于未来而不为它所困死。

洛文 （嘲弄地）这话听上去一定像我过去写给你的信上说

159 的，叔叔。当然，它更加胡说八道了。但是，也有一种充满压力和艰难的时候，我们躲进自己的小天地不敢面对现实！

贝尔德神父 （不理会他的话——冷静地）你忘了人们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位救星。他们所需要的只是记得他。

约翰 （缓慢地）是的，也许我们能够重新找到信仰——

洛文 （厉声）不！我们已经把神抛在后面了！不可能走回头路了！

贝尔德神父 杰克！你要小心！

洛文 （又露出嘲讽的神气）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我同意你的说法，我从自己过去经历中唤起的冒牌尼采哲学的救世主，是一个同样毫无用处的幽灵。即使他来了，我们也只能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为的是他教训我们要对自己的生活有一个崇高的目标，而不应该苟且偷生，像猪一般地生活！（他挖苦地笑道）除了精神病以外，我们还能把这种没有爱国心的思想称作什么呢？

（静场。贝尔德神父抬起头来，用探究的、怀有希望的神情仔细看着约翰的脸。）

贝尔德神父 （终于冷静地说道）杰克，从我们上楼的一刻起，我一直非常耐心地听你谈论着天底下的每一件事，只有一件一直挂在我心上的事你没有谈。

约翰 我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

贝尔德神父 你那故事的结尾。

约翰 哦，把它给忘了吧。我对这讨厌的东西已经厌倦

了——至少是现在。

贝尔德神父 对那讨厌的东西感到厌倦，不错。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你有必要讲一讲这故事——就在现在。你刚才说过，这个男人的妻子死了。（他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约翰，慢慢地补了一句）死于流感转成的肺炎。

约翰 （不安地）你为什么要这样盯着我看？

贝尔德神父 （垂下眼睛——冷静地）继续讲你的故事吧。

约翰 （犹豫不决地）嗯——我——你可以想象得出妻子死后他是怎样的痛苦——因妻子的死而感到千百倍的内疚。

贝尔德神父 我完全可以想象，杰克。

洛文 （挖苦地）就在他那种可笑的内疚感的影响下，他少年时代所有那些迷信的想法，这些他后来用理智将其根除并因 160
此而引以为自豪的东西，又回来折磨他了。他时时有一种要祈祷的荒诞的冲动。他拼命把这种胡思乱想压抑下去，对它进行理性的分析。他清楚地认识到这是回到少年时代经历的大倒退。但是，不由自主地，他内心那种被他鄙视为迷信的怯懦的东西，用死后犹存的那套老掉牙的悲悲戚戚的谎言来勾引他的理性。他开始相信他妻子仍活在某种神秘的来世之中！

约翰 （用一种陌生的声音说）他知道她现在已经明白他的罪恶。他能听到她说，只要他再次信仰他以前的充满爱的上帝，并通过上帝来寻找到她，她就答应宽恕他。在今世，她将在精神上和他同在，并一直等待他直到他去世之日。死亡将不是一个终结，而是一个新的开端，一个和她的团圆，在这团圆的日子里他们的爱情将在永恒的平静和上帝的爱中持续下去，直到永远！（他的声音中出现一种热烈的渴望之情。）

贝尔德神父 啊，这么看来你确实明白了，杰克！感谢

上帝！

约翰 （仿佛没有听到他的话）一天晚上，当他被烦恼得无法忍受时，他冲出屋外——希望自己走得精疲力尽时能够安睡片刻，把一切都忘在脑后。（怪怪地，眼睛呆视着前方，仿佛眼前出现了他所描述的景象）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到这地方来的，他发现自己走了一个圈子，来到一座古老的教堂面前，这教堂离他目前的住处不远，他孩提时代曾在此地祈祷。

洛文 （嘲弄地）现在我们就要见到这最大的诱惑场面，在这儿他终于面对自己的灵魂！（带着严厉的挑战神情）这教堂向他提出挑战——面他接受了挑战，走了进去！

约翰 他不知不觉地跪倒在十字架的脚下。他感到自己得到了宽恕，原来那种令心感到安慰的宁静、平安和快乐又悄悄地回到他的心中！（他踌躇着，仿佛不愿意继续往下讲，仿佛这就是故事的结尾。）

贝尔德神父 （深深地感动）这就是你的结尾吧？感谢上帝！

洛文 （嘲弄地）我恐怕你高兴得太早了点儿——因为这一懦怯地向自己的弱点屈服并不是故事的结局！即使在他跪着的时候，他内心仍有一种喜欢嘲弄的理性的东西在轻蔑地笑着——而在最后的一刻，他的意志和骄傲在他心里又复活了！在
161 理性之光的照耀下，他清楚地看到自己可怜地向灵魂的安逸投降是一种退化——于是他决然摈弃了它们！（他的声音惊人地突然带着一种粗野的抗辩性质）他又像当年自己是个孩子时那样地咀咒他的上帝！他终于公然和他对抗了！他——！

贝尔德神父 （严厉地）杰克！说话小心！

约翰 （慌乱地表示异议）不——不是那么回事——我——

洛文 （这次轮到他露出奇怪的慌乱神情——急忙地说）原谅我，叔叔。当然，那是不对的——我有时担心，我让作者追求戏剧性场面的愿望和我自己的明智的判断一起丧失殆尽。当然，他决不可能愚蠢到这地步，去咀咒他知道并不存在的东西！

约翰 （泄气地）不。他意识到他永远不可能再去信奉他已经失去了的信仰。他走出了教堂——从此永远不再有爱——然而却敢于面对他那永恒的失落感和失望感，把它作为自己的命运来接受，并继续生活下去。

洛文 （嘲笑地）你看，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英雄的结局！但是不幸的是，绝对地毫无意义！

贝尔德神父 是的，毫无意义。你认识这一点，我很高兴。

约翰 （精神振作了一些——申辩地）不——我把那话收回——这不是毫无意义的。生活下去是人的责任！

洛文 （嘲笑地）罗曼蒂克的理想主义者又说话了！面对厄运！一个多么激动人心的口号！（接着，说话的声音中又透出一种阴险的语气）但是我的故事仍存在着另一种结局——一种合理的大团圆结尾！

贝尔德神父 （仿佛没有听见这最后一句话似的）杰克！你难道就这么无知，看不出你创造出来的他在教堂里找到宁静的情节，实际上反映了你自己灵魂的渴望——那种从自己身上得到拯救的渴望？唔，如果你心地诚实的话，你现在就得双膝跪下——

洛文 见鬼！你怎么可以相信这种孩子气的迷信呢！

贝尔德神父 （愤怒地）杰克！我一直尽量容忍你这种亵渎神明的污言秽语。

约翰 （慌乱地——急忙说）我——我的意思不是——我很

遗憾，叔叔。但这只是一篇故事，不要太当真嘛。

贝尔德神父 （立即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冷静地）只是一篇故事吗，杰克？你真的仍旧希望我相信这话吗？

162 **约翰** （采取守势地）怎么，你还能相信什么呢？你以为我——？（接着，用一种突然的、愤怒的语调）好了，关于这个该死的故事就到此为止了。我不想再谈它了！（贝尔德神父凝视着他，一言不发。约翰开始带着不安的心情，神经质地来回踱起步来——接着突然停了下来）我——请原谅——我想我得下楼去看看埃尔莎怎样了。（他转身向门走去。洛文跟随其后）我马上就回来。

贝尔德神父 （冷静地）当然了，杰克。别管我。我就在这儿看看你的藏书。（他站起身来。约翰走了出去。洛文转向贝尔德神父一会儿，眼中充满嘲弄的神气。接着他转身跟着约翰走了。贝尔德神父走到右面的书橱前，眼睛扫视着书脊上的题名。但他只是机械地看着这些书名，脑子里却在想着别的事，一脸悲哀而不安的表情。这时，可以听到约翰在楼下喊“埃尔莎”的声音。贝尔德神父心中一惊，侧耳倾听起来。接着，从埃尔莎的卧室传来约翰的声音，他正在卧室里找她。他焦急地喊了声“埃尔莎”——接着显然是急忙地往外走去，将门在身后关上。贝尔德神父的脸色变得更加忧虑。他走向后面的门廊处，站在那儿听着楼下传来的简短对话。过一会儿，约翰从后面进来。他正尽力隐藏起忧虑的心情。他走向前来。洛文悄无声息地跟在后面，停下脚步，在门廊左边那个书橱的边上驻足。）

约翰 她——出去了。

贝尔德神父 出去了？可是外面仍在下着雨呀，是吗？

约翰 下着倾盆大雨。我——我真无法理解。她这么做真

是发疯了，她身体刚刚复元——

贝尔德神父 （不觉一惊）啊！

约翰 怎么？

贝尔德神父 没什么。

约翰 （惊恐地）我无法想象——

贝尔德神父 她走了有多久了？

约翰 不知道。玛格丽特说我们一上楼，她就听到有人出去了。

贝尔德神父 （压低声音自语道）是我的错，上帝饶恕我。我当时就有一个感觉不应该把她留下。

（约翰一屁股栽进桌旁的那张椅子里，紧张地等着——接着，突然爆发出来。）

约翰 我无论如何不该把那故事告诉她！我真是个该死的 163
傻瓜。

贝尔德神父 （严肃地）如果你说是个自作孽的傻瓜就更符合事实！（听到楼下有声音）听。现在是不是有什么人？

（约翰停顿片刻听着，接着匆忙向靠后的门走去。洛文留在原地，一动不动地站在书橱边上。）

约翰 （喊道）是你吗，埃尔莎？

埃尔莎 （从楼下应道——急忙地）是我。别下来。我这就上楼。（不久，她便出现在门厅。）

约翰 亲爱的！我真担心死了。（他把她抱在怀里。）

埃尔莎 请别！（她用手挡开他，绕过他走进书房。她在楼下已经脱去外衣和帽子，但她裙子的下摆和鞋袜都已湿透了。她的脸收缩起来，又苍白又憔悴，颧骨处一片晕红，眼睛亮亮的，流露出冷酷的神情。贝尔德神父探究地盯着她看，他的脸上充

满着悲哀和怜悯的神气。)

贝尔德神父 (勉强装出轻松的口气——当她向前走来时)嗨! 你把我们吓坏了,我的夫人。

埃尔莎 (紧张地)我很抱歉,神父。

贝尔德神父 你丈夫担心你会出什么事,简直有点魂不守舍了。

(她在桌子前面的那把椅子上坐下。约翰站在她的右面。洛文走了过来,站在桌子的右端,在约翰右面靠后处。他的眼睛带着一种急切的、邪恶的企图盯着埃尔莎的脸看。)

约翰 (带着一种日益增长的不安)埃尔莎! 你看上去有病。你是不是觉得——?

贝尔德神父 我给她弄点威士忌来。你马上让她去床上躺下。(他从后面的门走出。)

约翰 (抓住她的手)你的手像冰一样冷!

埃尔莎 (把手挣脱出来——冷冷地,看也不看他一眼)外面很冷。

约翰 看看你的鞋! 都湿透了!

埃尔莎 这没什么要紧的,不是吗? (浑身一个冷颤。)

约翰 你在打冷颤。(接着装出一种温柔的命令口气)你马上给我上床躺下,照我说的去做。别任性胡闹了,你听见了!

埃尔莎 你是想在我面前做出一副温柔而霸道的丈夫的样
164 子吗,约翰? 我恐怕你这一招再也不会灵验了。

约翰 (内疚地)你为什么这么说?

埃尔莎 你真的下定决心把这一场闹剧演到底吗?

约翰 我——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是什么让你这么看着我——倒好像你恨我似的?

埃尔莎 （辛酸地）恨你？不。我只恨我自己做了这么一个傻瓜！（接着用一种严厉的嘲讽口气）我要不要告诉你我刚才去了哪里，为什么去？不过也许我最好把它用小说的形式表达吧！

约翰 我——我不明白你打算干什么？

埃尔莎 我出去是因为想去参加露西的一个聚会。但这聚会一点也不够刺激——几乎没有什么男女偷情的事儿发生——我什么机会也没有捞到——即使我被一种奇怪的冲动，一种对你仇恨并想报复的冲动所攫住。于是我就回家来了。（她勉强发出冷酷而心酸的笑声）就这样！你满意了吗？当然，这全是谎话。我只不过去散散步。正像你那关于写小说的故事是个谎话一样。

约翰 （愣住了——结结巴巴地）埃尔莎，我——

埃尔莎 看在上帝的面上，约翰，不要再向我说谎话了，否则我——我已经知道了，我这就告诉你！今天下午露西已经把这一切都跟我讲了。

约翰 她跟你讲了？这该死的——

埃尔莎 哦，她没有告诉我是你。但她把所有丑恶的细节都跟我讲了，这些细节和你小说中的一模一样。所以是你出卖了你自己。倒不如说玩笑开到你自己头上来了，不是吗？（她痛苦地笑着。）

约翰 我——（他痛苦地脱口而出）是的——这是真的。

埃尔莎 而她居然上我们家来，这真是对我的一个大大的嘲弄。要是你见到我怎样同情她，怎样在内心宽恕了她，又怎样可怜她，你会感谢我的。而她却一直在可怜我！她在幸灾乐祸！她一直在妒嫉我们的幸福。我们的幸福！

约翰 （痛苦不堪）别说了！

埃尔莎 她一定把我当成傻瓜来笑我，暗暗地嘲笑我对你的愚忠。而这是你给了她这样的机会——是你！你把我们的爱情变成她和每一个像她那样的人的淫秽的笑料——你这个我如此深爱着的人！这么多日子来我一直爱着你，而你只是在等着这个机会来葬送我的爱，你在心底里恨着我，恨我们的幸福，恨
165 我们这理想的婚姻，这个你给了我的，使我的生活变得那么美丽和充满意义的婚姻！（她跳起来——心烦意乱地）哦，我不能——我不能！（她猛地一跳，似乎要冲出屋子。）

约翰 （一把抓住她——恳求地）埃尔莎！看在上帝的份上！我的故事难道还没有解释清楚吗？你难道不相信——这不是我吗？你难道就不能宽恕吗？

埃尔莎 不！我不能宽恕！我怎么能宽恕呢——这么多日子来我一直爱着你，而你却暗暗地在心中盼着我死！

约翰 （疯狂地）别那么说！你简直是疯了！埃尔莎！天哪，你怎么能想到——

埃尔莎 我还能想到什么？（接着狂乱地）哦，约翰，别说了！说还有什么用呢？我只知道我恨这生活！它是那么肮脏、耻辱——和不幸！我想要回我的梦想——或者我想怀着梦想去死！（她又一次因无法控制的冷颤而浑身发抖，她的牙齿在打战——可怜地）哦，约翰，让我单独留下！我觉得冷，我觉得恶心，我快疯了！

贝尔德神父 （从后面的门廊进来——厉声地）杰克！你为什么不让她上床休息？你没有看出她病着吗？打电话请你的医生来。（约翰走了出去。洛文的眼睛带着同样奇怪的表情盯着埃尔莎看，倒退着向门口走去，跟在约翰的后面出了屋子。）

贝尔德神父 （走向埃尔莎——怀着极大的同情）我亲爱的

孩子，我无法向你表达我是多么深深地——

埃尔莎 （紧张地）别说！我受不了——（她又一次打了个寒颤）

贝尔德神父 （担忧地，但尽量装出不在乎的样子，安慰地）你着了凉。你刚才太莽撞了，竟然去——不过你在床上躺一两天就会恢复的。

埃尔莎 （带着奇怪的严肃，同时又是辛酸的讽刺神情）但那就要破坏约翰的故事了，你不这样认为吗？这就太不体谅他的苦心了，在他为我设想出这么一个省事的结局以后。

贝尔德神父 埃尔莎！为了上帝的爱，别跟我说你把他那些疯疯癫癫的胡说八道当真！难道这就是为什么你——？

埃尔莎 （仿佛没有听见他的话）当他提醒我外面在下雨时，这一切似乎都配合得天衣无缝——就像是上帝的意志一样！（她带着一种歇斯底里的嘲讽语气大笑，眼睛里闪烁着狂乱的 166
光。）

贝尔德神父 （严肃地——主要是为了打断她那种情绪，而不是真正把她那种不虔敬的话当一回事）埃尔莎！别说这种嘲弄的话！你不该说这种话的！

埃尔莎 （慌乱地）对不起。我忘了你是——（接着突然又变得狂热起来）但是你知道——在我认识约翰之前，我从来就不信什么上帝。（她歇斯底里地大笑——然后突然尽力控制住自己，从头到脚地颤抖着）对不起。我大概说了些昏话。我的头脑发昏了。我——

（约翰从后面的厅里进来。当他往前走的时候，洛文跟在他的身后出现在门廊处。）

约翰 （向埃尔莎走来）史迪威说你应该——

埃尔莎 （心烦神乱地）不！（接着木然地）我要去——自己房里。（她衰弱地晃动着身子。约翰欲向她走去。）

约翰 埃尔莎！我心爱的！

埃尔莎 不！（她用意志的力量战胜自己的衰弱，迈着生硬的步伐走进自己的卧室，将门在身后关上。约翰走了几步，似乎要跟随她进去。）

贝尔德神父 （厉声地）让她一个人去，杰克。

（约翰无望地跌坐在睡椅上。洛文站在他的身后，他那冷冷的眼睛带着一种邪恶的紧张神情盯着埃尔莎刚才穿过的那扇门。贝尔德神父移动一下脚步，仿佛打算跟在埃尔莎身后走进她的卧室。接着，他停下脚步。他脸上有一种悲哀的预感的表情。他尊严地低下头来，开始默默地祈祷。）

洛文 （他的眼睛此刻望着约翰——带着一种幸灾乐祸的嘲弄神气）看来她把你小说中的结局看得很认真。让我们希望她不要把这事做得太过头！你已经被你的良心折磨得够受了——即使没有害死人命！我知道，你是没法活下去的，万一——

约翰 （战栗——两手抓住头，仿佛要把自己的想法挤出来）看在上帝的面上！（他的眼睛转向神父。接着，目光停留在贝尔德神父前面的某一点上，漫慢地，他的表情变成一种害怕而出神的敬畏，仿佛他突然感觉到正在听神父祈祷的神灵就在面前。他的嘴唇张开着，一个字一个字断断续续地从嘴里吐出，仿佛被挤压出来似的，充满着一种哀求的恐惧）你不会——再这样对我——是吗？你不会——再一次把爱从我身边带走吧？

洛文 （讥讽地）你是不是在向你那个老魔鬼祈求宽恕？那么我希望你能听到他的笑声！（接着突然爆发出一阵冷酷而恶毒的盛怒）你这懦怯的傻瓜！我告诉你那儿什么也没有——什

么也没有!

约翰 (退缩了——带着一种慌乱的、宽慰的神情结结巴巴地说)是的——当然——我这是怎么啦? 什么也没有——没有什么可害怕的!

(幕　落)

168

第四幕

结　尾

第一场

景　书房与上一场所见到的一样。但在这一场中，还可以看到书房左边埃尔莎卧室的内部。

在卧室的右前方，是一扇将两个房间隔开的门。在这门的前后处，即墙的正中，是一个梳妆台、一面镜子和一把椅子。左墙靠后处，是一扇通往洗澡间的门。在这扇门的前面，是一屏风。在左面靠前处，是一张床，床头靠着左墙。边上是一只小巧的床边柜，柜上置一台灯，灯上罩着一块遮光布。床脚那一头的边上，放着一把装有座垫的椅子。在床头靠后的地方，放着另一把椅子。卧室前部靠右处，是一张躺椅。

一周后的某天，将近黎明时分。

在卧室里，埃尔莎躺在床上，闭着眼睛，她的脸苍白而清瘦。约翰坐在床脚那头的椅子上。他看上去身心交瘁，濒临崩溃。他那没有刮过脸的双颊凹陷着，透出青灰色。他那由于彻夜不眠而充血的眼睛，带着极度痛苦的神情从

深陷的眼眶里注视着埃尔莎的脸。

洛文站在他椅子的背后，脸朝着前方。他面具上的那种邪恶而带有嘲弄意味的特点得到加强，显得更加突出了。

贝尔德神父正站在床的中部靠后的地方。他的脸上也显出彻夜不眠的劳累的痕迹。他正在轻声地和站在他右边的史迪威医生商议着什么。两人都在焦虑地看着埃尔莎。史迪威医生的右后方，站着一位训练有素的护士。

史迪威已五十出头，高个儿，有着一张棱角分明的脸和一头灰白的头发。那护士是个年近四十的体态丰满的女人。

在幕启后的一段时间里，史迪威医生和神父之间轻声说话的哑剧动作继续着，那位护士正在看着他们，并仔细听着。接着，埃尔莎烦躁不安地动了动，呻吟着。她连眼睛也不睁开，用一种绝望的痛苦语调、略微高于耳语的声音说着话。

埃尔莎 约翰！你怎么可以？我们的梦想！（她发出呻吟。）

约翰 （极度痛苦地）埃尔莎！请你宽恕！ 169

洛文 （用一种冷冰冰的、毫不容情的语调）她永远不会宽恕。

史迪威 （皱起眉头，向约翰做个手势，叫他不要作声）嘘！（他向贝尔德神父耳语，眼睛却依然看着约翰。神父点点头，绕过床角向约翰走来。史迪威坐在床头靠里侧的那把椅子上，在给埃尔莎诊脉。护士凑近他的身后。）

贝尔德神父 （向约翰坐着的椅子弯下身来，用一种很低的、警告的口气说）杰克。你不要多说话。

约翰 （他的眼睛停留在史迪威的脸上，极度地渴望在他的脸上找到某种答案。他恐惧地向他喊道）大夫！怎么回事？她是不是——？

史迪威 嘘！（他怒气冲冲地看了约翰一眼，向贝尔德神父做了个眼色，要他劝约翰保持安静。）

贝尔德神父 杰克！你难道不知道你这样对她只有害处？

约翰 （慌乱地表示歉意——放低声音）对不起。我不想这样。但是——我知道这很蠢，可我禁不住要担心——

洛文 我的预言变成事实——成为我故事中的那个结局。

约翰 （极度痛苦地恳求）不！埃尔莎！不要相信这话！（埃尔莎发出呻吟。）

贝尔德神父 你看！你又打扰她了！

（史迪威站起身来，和护士低声地交谈了几句，那护士一面点头，一面走到床边他站的位置，而他却很快地绕过床脚那一头向约翰走去。）

史迪威 你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要你答应我保持安静，否则我就请你出去。

约翰 （茫然地——突然被一阵睡意所压倒，尽管他想从睡意中挣脱出来，却毫无效果）我不再说话了。（他的头在上下点动着。）

史迪威 （仔细地看了他一眼——对贝尔德神父）我们得把他从这儿弄出去。

约翰 （振作起来——拼命地摆脱睡意）我不能睡！天哪，我怎么可以睡觉呢，当她——！

史迪威 （抓住他的一只手臂，示意贝尔德神父抓住他另一只——严厉地，但声音却稍稍高出耳语）洛文，到你的书房去。

我想和你谈谈你妻子的病情。 170

约翰 (吓坏了)为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她——?

史迪威 (急忙地,用一种肯定的语气强调)不,不,不!你头脑里怎么会有这种傻念头?(他向神父使了个眼色,两人一起把他拉了起来)走吧,这才是好样的。(他们把约翰带到通往右边书房的那扇门。洛文默不作声地跟随其后,又往后退了几步,他的眼睛用一种邪恶而幸灾乐祸的紧张神情盯着埃尔莎的脸。贝尔德神父把门打开,他们穿过了房门,洛文悄悄地跟在后面。贝尔德神父关上门。他们带着约翰从桌子前面走过,来到书房右前方的那张躺椅跟前。洛文紧紧跟在他们后面,从桌子的后面走过。)

约翰 (开始无力地反抗)放开我!我不能离开她!我害怕!(他们把他按在躺椅上,洛文在躺椅的另一边找了个地方坐下,正好坐在他的身后。)我总感到会有某种——

洛文 (带着幸灾乐祸的嘲弄口吻)那个躲藏在我故事结尾后面的恶魔笑了!(他发出一阵邪恶的笑声。贝尔德神父,甚至史迪威医生,都禁不住被这笑声吓得毛骨悚然。)

约翰 (从躺椅上站起——痛苦地)不!

贝尔德神父 杰克!

史迪威 (恢复常态,生着自己的气,同时对约翰怒不可遏——一把抓住他的手臂,用力把他重新按在躺椅上)少说废话!控制住你自己!我警告过你,要是你老是这样不休息不进食,你会垮下来的。你一定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听到了吗?你得睡一会儿!

贝尔德神父 是的,杰克。你一定得睡!

史迪威 你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扰乱正常治疗的因素,而我

真傻，居然会容忍下来——但我已经受够了！你得呆在她的房间外面——

约翰 不！

史迪威 你不想让她好起来吗？天哪，从你的所作所为看来——

约翰 （疯狂地）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说这话！

史迪威 你难道看不出来你这个样子对她没有好处吗？要是你能睡一会儿的话——

171 **约翰** 不！（乞求地）她一定好些了，是吗？看在上帝的份上告诉我，你知道她不会——只要把这告诉我，随你叫我干什么我都会干！

洛文 不要向我说谎，求你了！我要的是真实情况！

史迪威 （装出轻松的口气）你都说了些什么？她正在静静地休息。没有问题的，关于——（接着很快地说）好了，现在我已满足了你的要求，你就照你答应的躺下吧。（约翰不知如何是好地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然后驯顺地躺下）现在把眼睛闭上吧。（约翰闭上了眼睛。洛文坐在他的头旁，朝下凝视着他的脸。约翰几乎立刻进入半睡眠的昏沉状态，他的呼吸声变得沉重而疲乏。史迪威满意地向贝尔德神父点了点头——然后轻轻地走到房间的另一头，靠近通往埃尔莎房间的门口，招呼贝尔德神父跟随其后。他低声地对他说）我们得留心着他点。他在走向全线崩溃。不过我想他现在可以睡一会儿了。（他打开通往卧室的门，向里面看去，截住了护士的目光。护士仍坐在床头边上的椅子上，看着埃尔莎。护士摇摇头，算是回答他的询问目光。他轻轻地关上了门。）

贝尔德神父 没有变化吗，大夫？

史迪威 没有。但我决不放弃希望！她仍然有一搏的机会！（接着语气变得气愤而沮丧）只要她愿意去搏！

贝尔德神父 （带着悲哀的理解神情）是的，是这么回事。

史迪威 真要命，她看上去好像愿意去死。（接着愤怒地）而且，老天作证，尽管他表面上显得很悲痛，我有时却怀疑他心底里倒是在希望——

洛文 （他的眼睛盯住约翰的脸，用一种冷冷的、无情的口气说）她这就要去死。

约翰 （吓了一跳，半醒地——咕哝道）不！埃尔莎！宽恕吧！（他又迷迷糊糊地睡了。）

史迪威 你看。他内心一直坚持认为——

贝尔德神父 （防卫地）大夫，你这个指控可太厉害了。唉，谁都看得出来这可怜的孩子伤心害怕得快要疯了。

史迪威 （有点儿愧疚）对不起。不过我常常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感觉，认为——嗯，正像他说的，有某种——（接着，感到自己这样讲显得很蠢，便把话缩短了）我恐怕这个病例让我心烦意 172
乱了。我通常很少这样胡思乱想的。

贝尔德神父 你这感觉不能说是胡思乱想，大夫。

史迪威 她不愿意宽恕他。她的毛病就出在这儿，这也是他的毛病。（他叹了口气，一时间觉得精疲力竭）一个奇怪的病例。摸不清的暗流太多。肺炎与其说是起因，倒不如说是一种手段。（带有屈尊地）这更该属于你所关心的范围。当初若能把魔鬼驱逐掉，对她会有帮助的——也许现在仍旧有用。

贝尔德神父 也许仍旧有用，是的。

史迪威 （恼火地）真要命！我见到过许多比这更坏的病例，病人都脱离了危险。要是我能重新点燃她的生存欲望就好

了！要是她愿意宽恕他并把那种想法从头脑里驱除掉，我想她就会去努力奋斗的。（他蓦地站了起来——简要地说）好吧，光谈对她也无益，这是没有疑问的。我得回房里去了。（他走进卧室，将门轻轻地在身后关上。贝尔德神父在原地站了一会儿，悲哀地低头看着地板。在卧室里，史迪威走到床边。护士站了起来，他轻声地对她耳语着什么，听了听她向他的汇报，然后给了她几点简短的指示。她走进盥洗室。他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给埃尔莎诊脉。护士回屋，递给他一支安上针头的皮下注射器。他把针药注射进埃尔莎的手臂。埃尔莎呻吟着，身子扭动了一下。他坐在那儿，担忧地注视着她的脸，手指按住她的手腕。在书房里，贝尔德神父开始来回踱着步，眉头紧皱，脸绷得紧紧的，绝望地感到他正面临着不可避免的悲剧，他必须马上干一些什么来阻止它的发生。他在躺椅的一头停了下来，注视着躺椅上睡着的约翰。然后，他做起祷告来。）

贝尔德神父　亲爱的耶稣，请给予我恩典把约翰带回到你的身边。让他看清楚，只有你才具有永恒的生命，才有力量去拯救——

洛文　（他的眼睛也同样注视着约翰的脸——好像在回答贝尔德神父的祈祷似地说着）没有任何东西能救得了她。

约翰　（在睡梦中颤栗了一下）不！

洛文　她在你小说中的结局将变成现实。这是一种巧妙的谋杀方式！

贝尔德神父　（大惊）杰克！

约翰　（梦中痛苦地大喊一声，醒了过来）不！这是谎话！
173 （他呆呆地盯着自己的周围看，仿佛要看看自己感觉中的精灵）骗子！凶手！（突然，他好像第一次见到贝尔德神父——带着一

和恳求的呼喊——心碎地）叔叔！看在上帝的份上，帮帮我！我——我觉得我快要疯了！

贝尔德神父 （热切地）但愿你能接受我的帮助，杰克！但愿你能襟怀坦白，真心诚意地承认事实真相，为了埃尔莎的缘故——趁现在还来得及。

约翰 （吓坏了）还来得及？你这是什么意思？她——病得更重了？

贝尔德神父 不。你才睡了几分钟。还没有什么变化。

约翰 那你为什么说——？

贝尔德神父 因为我想现在应该把真相告诉你，这个你心中已经知道的真相。

约翰 什么——真相？

贝尔德神父 现在是病危期。人类的科学已经尽了一切力量去挽救她。现在，她的生命正掌握在上帝的手中。

洛文 不存在上帝！

贝尔德神父 （严厉地）你竟敢说这种话——在此时！

约翰 （恐惧）不——我——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这不是我——

贝尔德神父 （恢复常态——冷静地）当然不是。我知道在这样的时刻你不会亵渎神明的——那不是你真实的自己。

洛文 （愤怒地）那是我真实的自己——我独一无二的自己！而且我看穿了你那愚蠢的诡计——利用对死亡的害怕来——

贝尔德神父 是你那曾经占据着你灵魂的仇恨在说话，而不是你！（恳求地）我恳求你把邪恶从你的心灵中赶走！但愿你能够祈祷！

洛文 （凶狠地）不！

约翰 （痛苦地结巴着）我——我不知道——我没有办法想想！

贝尔德神父 （热切地）跟我一起祈祷，杰克。（他跪了下来）我们祈祷，愿埃尔莎能够得救！唯有上帝能打开她的心扉，使她能宽恕别人，并给予她生的欲望！让我们祈求上帝的赦免，愿他怜悯你！让我们祈求慈爱的上帝。他就是爱，就是无穷的温柔和怜悯！

171 **约翰** （半跪着——迫切地）他就是爱！但愿我能再一次信奉他！

贝尔德神父 为你那失去的信仰祈祷，它会重新回到你的身上！

洛文 （嘲讽地）你忘了我曾经向你的上帝祈祷，而他的回答却是仇恨和死亡——和嘲弄的笑声！

约翰 （在这一回忆的影响下，从半跪的姿态站了起来）是的，我那时祈祷过。不，这没有用，叔叔。我无法相信。（接着突然地——带着深切的渴望）让他向我证明他的爱的存在！然后我会再一次信奉他！

贝尔德神父 你不能和你的上帝讨价还价，杰克。（他疲惫不堪地站了起来，弓着两肩，看上去又衰弱又沮丧，很是可悲——接着，发出最后的恳求）但是我仍然请求你！我提醒你！——在还未太晚的时候！——看一看你自己的灵魂，迫使自己承认你在自己灵魂里发现的真相——这就是你在自己的小说里披露的真相，当你小说中的那个男人，也就是你，来到教堂并跪在十字架下又一次获得上帝的恩典的时候！

洛文 那只是一时愚蠢的疯狂！可是别忘了这并不是故事

的结尾！

贝尔德神父 （不理睬他的话）在那个故事里有一种命运，杰克——由上帝的意志决定的命运，通过你内心暗暗地渴望某种信仰而显示出来！你要小心！迄今为止，这些都已成为现实，我担心如果你仍旧疯狂地坚持拒绝相信他和你自己灵魂，你便决意要为那个男人找一个不幸的结局——而为埃尔莎找的，却是死亡！

约翰 （恐惧地）别说了！别说这种该死的胡话了！（心烦神乱地）让我独自一人！我对你这种呱呱地叫个不停讨厌透了！你在撒谎！史迪威医生说没有危险！她在睡觉！她会好的！（接着又是一阵恐惧）是什么使你说我的故事里有一种命运——上帝的意志？天哪，这是——这是胡说八道！我——（他向卧室的门走去）我要回到她身边。有某种——

贝尔德神父 （想法把他留住）你现在不能去那儿，杰克。

约翰 （粗鲁地把他推开）让我独自一人！（他打开卧室的门，踉跄地冲了进去。洛文从桌子的后面绕过来，跟在他的身后溜了进去。贝尔德神父刚才被他一推，撞在桌子的前部，此刻回 175
过神来，飞快地来到门边。）

（当约翰进屋时，坐在床边的史迪威转过身来，脸上露出强烈的愤怒和恼恨之情。约翰一进屋子，立即掉进一种病房的气氛中，他那种疯狂的情绪消散了，他用恳求的眼神看着史迪威。）

史迪威 （不指望再把他赶出房间，向他打了个手势，要他保持安静）嘘！

（护士带着愤慨而责备的神情看着约翰。史迪威示意约翰坐下。他驯顺地照办了，在房间中央靠右的一把椅子上一屁股坐了下去。贝尔德神父探头进来，想看看有没有需要他帮忙的

地方，和史迪威交换了一下无可奈何的目光，然后便回到书房里，让那扇连接两个房间的门微开着，一直走回到桌子那边。他在那儿静默片刻后，便低头默默地做起祷告来。在卧室里，史迪威转向他的病人。房间里寂静无声。约翰的眼睛带着越来越恐怖的神色盯着埃尔莎的脸。洛文那冷冰冰的眼睛一动不动地凝视着约翰头的上方。）

约翰 （声音低而紧张——仿佛在出声地思考）我故事中的命运——上帝的意志！某种——（他颤栗了一下。）

洛文 （同样很低的声音，但带着一种冷冷的、极其紧张的神气）她很快就会死去。

约翰 不！

洛文 那时你将干什么？爱将永远离你而去。你又将孤单一人。留下的只有无尽的回忆、无尽的悔恨带给你的痛苦——对被杀害了的幸福的深深的自责！

约翰 我知道！看在上帝的份上，别让我想起——

洛文 （冷冷地毫无悔恨之意——嘲弄地）你认为你现在仍旧能选择自己在小说中的愚蠢的结局，当你在现实生活中已经经历过这样的结局？——敢于面对着厄运？但是如果你爱她，你怎么能希望自己继续活下去——而让埃尔莎在坟墓里腐烂发臭！

约翰 （痛苦地）不！我不能！我要去死！

埃尔莎 （突然惊恐地呻吟道）不，约翰！不要！

洛文 （得意洋洋地）啊！你终于接受了这真实的结局！你
176 终于看到你过去那些关于人有责任活下去的旧准则，以及你那抵抗命运的毫无意义的姿态——孩子气地对死亡嗤之以鼻，是何等的空洞虚假！（他发出低沉而嘲讽的笑声）

埃尔莎 （又惊恐地呻吟道）不，约翰——不要！——求你了，约翰！

洛文 显然，你不会害怕死亡。死亡并不等于死亡的过程。死亡的过程仍属于生命，是生命对自身的最后一次报复。而死亡却是死者才知道的东西，是一切皆空的温暖而幽暗的胎盘——是你和埃尔莎将永远入眠其间，再也不用担心分离的梦境！

约翰 （渴望地）埃尔莎和我——永远不用担心！

洛文 化作尘埃永眠地下！

约翰 （机械地）化作尘埃。（接着恐惧地问道）尘埃？（全身一震，仿佛从睡梦中惊醒）傻瓜！死人可以爱死人吗？不！（绝望地）哦，上帝，怜悯我吧！向我指一条路吧！

洛文 （狂怒地——仿佛感觉到自己无端地挨了打击）胆小鬼！

约翰 要是我能祈祷就好了！要是我能再有信仰就好了！

洛文 你不可能！

约翰 我故事里的命运，叔叔说过——上帝的意志！——我到教堂去——教堂里命运——（他突然站立起来仿佛是受到某种外力的驱使。他那困扰的眼睛凝视着前方）在那儿我曾经有过信仰，在那儿我曾经做过祈祷！

洛文 你这个神志不清的傻瓜！我告诉你那已经结束了！

约翰 但愿我能再次看到十字架——

洛文 （颤栗了一下）不！，我不想看！我记得太清楚了！——当父亲和母亲——！

约翰 你为什么那么害怕上帝，如果——

洛文 （颓丧地——接着带着凶恶的挑战口气）害怕？我曾

经诅咒过他，而且还会诅咒他，如果——(这时急急忙忙把话停
177 住)可是你让我记起什么样的迷信的废话啊。上帝根本就不存
在！

约翰 (向门口迈出一步)我这就去！

洛文 (设法挡住他的去路)不！

约翰 (没有去碰他，只是做出一个把他推开的动作)我这就去。(他穿过门走向书房，就像梦游者那样向前移动，他的眼睛直直地看着前方。洛文仍设法挡他的路。但始终没有碰到他。当他们走过桌子时，贝尔德神父抬起头来。)

洛文 (软弱无力地发着脾气)不！ 你这懦夫！

(约翰从书房后部那扇门走出，洛文被迫在他前面走了出去。)

贝尔德神父 (欲追赶他)杰克！

(但当他听到埃尔莎的喊声，便惊慌地退了回来。在卧室里，埃尔莎突然从半昏迷状态醒了过来，发出一声恐怖的喊声，并且不顾史迪威医生的劝阻，从床上跳起，呈半坐的姿势。她的眼睛呆呆地盯着那扇通往书房的门。)

埃尔莎 约翰！(然后对史迪威)哦，求你了！ 照管好他！ 他或许会——约翰！ 回来吧！ 我会宽恕的！

史迪威 (安慰的口气)好了，别害怕。他只是出去躺一会儿。他非常累了。(贝尔德神父已从书房走了进来，来到床边。史迪威脸上带着会意的神色，要他证实自己的话)我说的对不对，神父？

贝尔德神父 没错，埃尔莎。

埃尔莎 (放心地)哦。(她微微地露出笑容)可怜的约翰。我觉得很难过。告诉他不要担心。我现在懂了。我爱——我宽

恕。(她无力地躺下,闭上了眼睛。史迪威惊慌地伸手去摸她的手腕,但当他替她诊脉时,他脸上的表情变得激动而惊奇。)

贝尔德神父 (误解了他的表情——惊恐地低语)仁慈的上帝!她不至于——?

史迪威 不。她睡着了。(接着带着压抑下去的兴奋)成功了!她现在愿意活下去了!

贝尔德神父 赞美上帝!

(史迪威带着医生特有的利索的神气转过身去,向护士轻轻地发出嘱咐。)

(幕 落)

第二场 178

景 一座古老教堂内的一隅。一堵边墙在舞台宽度三分之二处从左前方向后斜穿而过,和从右前方向后伸展的后墙相交。墙是由岁月悠悠的灰色石头砌成。在边墙正中处,有一巨大的十字架,其底座离地五英尺高,上有一与真人一样大小的基督像,是一件极其精细的木雕作品。在后墙的中部是一拱形的门廊。在门廊的两边,墙的高处,有两扇狭长的彩色玻璃窗,窗的底部高于门廊的顶端。

这场的时间发生在上一场结束后的几分钟以后。教堂内空空的,光线黯淡,显得肃穆凝重。唯一的光线是黎明的曙光的反射。这光线被彩色玻璃染上了一层色彩,照在墙上和十字架上。

拱形门廊外面的几扇教堂外侧的门被砰地一声推开,

约翰和洛文出现在门廊处。洛文先进来，只见他退至约翰的身前，拼命地企图阻止他进入教堂，但始终没有碰到他。但约翰此刻比他强壮有力，眼里有着同样坚决的神情。他用力把洛文向后推去。

洛文 （两人进来时——不顾一切地，仿佛他因奋力挣扎而精疲力尽了）你这傻瓜！这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仇恨！

约翰 不！这里曾经有爱！（他的目光落到十字架上，他发出了希望的呼喊）十字架！

洛文 这仇恨和嘲弄的象征！

约翰 不！爱的象征！（洛文被他用力向后推去，直到后脑勺撞在十字架的脚上。约翰在十字架前蓦地跪下，祈求地把手伸向基督像）怜悯我吧！宽恕我吧！

洛文 （狂怒）傻瓜！奴颜卑膝地趴在地上！这毫无用处！只有相信的人，才能祈祷！

约翰 我回到了你的身边！

洛文 空话！毫无意义！

约翰 让我再一次相信你的爱！

洛文 你不可以相信！

约翰 （祈求地）哦，慈爱的上帝，请听我的祈祷！

洛文 没有什么上帝！有的只是死亡！

约翰 （更弱地）请怜悯我！让埃尔莎活下去！

179 **洛文** 没有什么怜悯！有的只是蔑视！

约翰 趁现在还有时间，请听我祈祷！（他等待着，极度痛苦地盯着十字架看，两臂向前伸出。静场，一片寂静。）

洛文 （带着胜利的嘲笑）什么声音也没有！但是在一片汾

默的背后，我听到了嘲笑声！

约翰 （极度痛苦地）不！（他倒了下来，他的头低垂着，极其伤心地啜泣着——然后突然停止啜泣，抬头又一次看着十字架，用一种奇怪的低声下气的声音，带着断断续续的责备的话呜咽着）哦，人子啊，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你为什么要弃绝我呢？哦，和我们一起活一起爱一起受苦一起赴死的弟兄啊，他懂得受难的人的心，你就不能宽恕——现在——当我把一切都向你交出——当我已经原谅了你——曾经从我身边夺走我的爱！

洛文 （仇恨地喊道）不！骗人！我将永不宽恕！

约翰 （他那双盯着十字架上受难者脸部的眼睛突然闪出亮光，仿佛他在那儿看到了对他祈祷的回答——他的声音颤抖，带着被唤醒的希望与欢乐）啊！你终于听到我的祈祷！你并没有弃绝我！你始终是爱着我的！我被宽恕了！我能够宽恕我自己了——通过你！我能够拥有信仰了！

洛文 （从十字架下发出微弱的结结巴巴的声音）不！我不承认！（他用最后挑战的神气转身面对着十字架）我蔑视你！你征服不了我！我恨你！我诅咒你！

约翰 不！我赞美！我爱！

洛文 （仿佛这是致命的一击，他似乎就要倒下——用哽住的声音喊道）不！

约翰 （笑声中夹杂着啜泣）是的！我现在明白了！我终于明白了！我一直是爱着他的！哦，慈爱的主，宽恕你那可怜的迷路的傻孩子！

洛文 不！（他的两腿禁不住身体的重量，挨着约翰的身旁跪了下来，仿佛被某种看不见的力量压垮了。）

约翰 （他欣喜若狂地提高了嗓音，眼睛看着十字架上的受

难基督)你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复活和生命,凡是相信你的爱,他的爱就将永不枯竭!

洛文 (轻微地,终于屈服了,在他的谦卑中不无一点骄傲
180 地对着十字架说)你征服了,主啊,你就是——终点。请饶恕——那该死的灵魂——约翰·洛文的灵魂!(他向前跌倒在地上,转了个身,仰卧着,死了。他的头正好在十字架的脚下,他的两只手臂伸直,因而整个身子就构成了另一个十字。约翰从地上站了起来,高高地伸出两臂站在那里,他也构成了一个十字架。正在此时,照在彩色玻璃上的黎明的曙光,迅速变成辉煌而强烈的绯红色、绿色和金色,仿佛太阳已经升起。教堂那灰色的墙,尤其是安放十字架那一面墙,以及耶稣基督的脸,都在它的照射下闪耀光芒。)

(约翰·洛文——以前仅仅是约翰——仍站在原地,两臂向上伸向十字架,脸上显出神秘的喜悦之情。洛文的尸体躺在十字架脚下,像是献在祭坛上的一个被医治了创伤的祭品一样。

(贝尔德神父匆匆忙忙穿过拱形门廊进来。见到约翰·洛文便止了步,然后轻轻地走到他身边,探询地盯着他的脸看。然后他低下头,以感恩的心情默默地祈祷 。约翰·洛文没有注意他的在场。)

贝尔德神父 (终于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杰克。

约翰·洛文 (仍然处在欣喜若狂的梦幻中——奇妙地)我现在是约翰·洛文了。

贝尔德神父 (凝视着他——轻轻地)现在一切都好了,杰克。埃尔莎会活下来了。

约翰·洛文 (兴奋地)我知道! 爱将永存! 死亡将不复存在! 嘘! 听! 你听见了吗?

贝尔德神父　听见什么，杰克？

约翰·洛文　又有了上帝的爱，生命笑了！生命带着爱笑了！

（幕　落）

诗人的气质

人　物

182

米基·马洛伊
杰米·克里根
萨拉·梅洛迪
诺拉·梅洛迪
科尼利厄斯·梅洛迪
黛博拉（亨利·哈福德太太）
丹·罗奇
帕迪·奥多德
帕奇·赖利
尼科拉斯·盖茨比

场　　景

第一幕

梅洛迪小客店餐厅

1828 年 7 月 27 日早晨

第二幕

地点同第一幕

当天上午

第三幕

地点同第一幕

当天晚上

第四幕

地点同第一幕

当天深夜

第一幕

183

景　梅洛迪小客店餐厅。这家小客店位于波士顿几英里外的一个村庄，已有上百年历史。它一度生意兴隆，过往的公共马车都在这里停下来，让旅客们下车进早餐。然而，近几年来却因这条马车路线业已停办，小客店也就变得门庭冷落，生意萧条。

餐厅和酒吧间本来合在一起，是一间宽敞的大屋子，低天花板，粗重的栎木梁，墙上镶着嵌板——这间在客店兴隆时期的大厅如今已让薄板隔成两间屋，酒吧间在舞台左边外侧。隔板上涂了油漆，为造成旧嵌板墙，反倒显得格外难看。

左侧前方有两级通向一扇关着的门的台阶，门内有一段楼梯直通楼上。紧靠后是那扇通向酒吧间的门。这两扇门之间的墙上挂着一面大镜子。酒吧间门那边的墙上钉着一个小酒柜。台后面有四扇窗户，当中那两扇之间是临街的大门。右侧前方另有一扇敞开着的门，面对过道和上二楼的主楼梯，也通往厨房。右侧前端摆着一张教员用的那种高书桌和一把凳子。

舞台前方当中有两张桌子，左边那张桌子周围有四把

椅子，右边那张较大点的桌子可供六个人围坐。另外，后面左右两边各有一张桌子，都跟当中右边那张桌子一模一样。每张桌子上都铺着白桌布，摆设着餐具，只有前方左边那张小桌除外。

1828年7月27日，早晨九点钟左右。阳光透过后窗照射进来。

米基·马洛伊坐在前方左边那张桌子旁边，面朝右，正在看报。马洛伊二十六岁，体格健壮，一脸招人喜爱的滑头相，嘴边总挂着一丝近乎嘲弄的微笑。

杰米·克里根从酒吧间那扇半开的门探头进来张望，看见马洛伊在，便走进来。他跟马洛伊一样，显然也是爱尔兰人，中年，高身量，方下巴突出，面颊瘦长，一边的颧骨上被马刀砍伤的疤痕。他穿着一套干净而破旧的衣服。两眼布满血丝，好像有病似的，不过他讪讪地跟马洛伊打招呼，还咧嘴笑了笑。

184 **克里根** 主保佑这里所有的人——连酒吧间的招待员也不例外。

马洛伊 （应答地咧嘴一笑）早晨好！

克里根 还好呐，我头疼得好厉害。（一边把手放在他的头顶上，一边哼哼唧唧）天呐，真像有个铁匠在用锤子敲打我的脑袋。

马洛伊 这也难怪，谁让你半夜两点钟离开，完全是自作自受。

克里根 没法子啊。我也记不请啥时候离开的了。（在桌子右边坐下）真的，你眼下倒满闲在啊。

马洛伊 每天这个钟点都没有什么顾客上门。

克里根 我刚才一见酒吧间里没人，真想顺手捞走一瓶酒。眼下我最需要的就是"以酒攻酒"，可我裤兜儿里连一个镚子也没有。

马洛伊 那就免费喝一杯吧。（走到小酒柜前，取出一瓶威士忌和一只玻璃杯。）

克里根 太感谢了。没想到身边的邪教徒原来是个好心的撒马利亚人。*

马洛伊 （把酒瓶和玻璃杯摆在他面前）这酒跟你昨天夜里喝的一样——是他自用的好酒。他放在这儿，在他不想进人酒吧间的时候，就可以随时取出来应急解解酒。

克里根 （斟了满满一杯）可千万别让科**发现酒让人喝干了。（举杯）祝你健康，万事如意——要是这种祝愿真有效就好了！（呷酒，宽慰地舒一口气）威士忌，主也保佑你，是你能让死人复活！科还没下楼来看他的晨报吗？

马洛伊 没有，还没到他下楼的时候。

克里根 我又能碰到他，也真是个奇迹。我来这一带找活儿干，偶然听人说起一个叫科·梅洛迪的人，因此就来这儿看看是不是他。自打那年在西班牙跟法国人打仗以来，也就是1812年萨拉曼卡战役之后，直到昨天晚上，我压根儿也没见到过他。当年我在第七龙骑兵团是一名下士，他是少校。（自豪地）我在

---

* 好心的撒马利亚人，见(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10章第30至37节，讲一人途中遇盗，被打个半死，祭司和一利未人经过未加理睬，而一撒马利亚人路过则予以救助。耶稣教导人应像那个好心的撒马利亚人那样仁慈待人。又以色列人因撒马利亚人同其他民族通婚，且不以耶路撒冷圣殿而以撒马利亚山为中心，故歧视他们，称他们为异教徒。——译者注

** 科是科尼利厄斯的昵称。——译者注

塔拉韦拉[24]挨了这一马刀，真够倒霉的！——那当儿，我在他手下当兵，他还只是个上尉。

马洛伊　昨天晚上你跟我说过了。

克里根　（急忙瞥他一眼）真的吗？想必是威士忌喝多了，叫我说得比祷告还啰唆。

马洛伊　（咧嘴一笑）这倒是实话。（克里根又不自在地瞥他一眼。马洛伊把酒瓶推到他面前。）再来一杯。

克里根　我这个人不喜欢骗酒喝。真的，在这家小客店，我应该保持好名声！我不是他的表弟吗？

马洛伊　昨天晚上他去睡觉之前跟你说的话，你都忘了吧。你能灌下多少威士忌就灌多少，可是对你一个镚子的账也不赊。他叫你记住，这家客店只许那些有身分地位的人赊账。

克里根　让魔鬼好好治治他吧！

马洛伊　（抿嘴一笑）他上楼之后，你还一直在琢磨他的侮辱，越想越气呢。

克里根　求主怜悯他吧，他就是那么个人，没多大变化。（斟一杯酒，一饮而尽——小心谨慎地看一眼马洛伊）我要是对科发了火，而且喝得醉醺醺，那我想必也跟你说了不少谎话。

马洛伊　（狡黠地眨眨眼）也许并不是什么谎话吧。

克魔根　我要是说了科·梅洛迪什么坏话——

马洛伊　哎呀，你怕我把你说的话传给他听吗？我可以向你发誓，决不会干那种事。

克里根　（脸上显露出放心的神情）说给我听听，我都说了些什么，这样我就可以告诉你哪些是谎话。

马洛伊　你说他爹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是个品德高尚的高

尔韦郡*人，而是一个偷鸡摸狗的小酒店老板，靠放高利贷，勒索房客，耍尽各种花招发家的。他攒足了钱，就结婚成了家，还买下一处地产，养了一群猎狗，装模作样地成为一名绅士。他刚刚安家立业，老婆就因为生科·梅洛迪难产而死。

克里根 这话一点儿不假。

马洛伊 你还说其他的绅士谁也不跟梅洛迪老家伙讲话，可他脸皮厚，并不理会他们。他下定决心要把科培养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绅士，便打发他到都柏林去上学，后来又送他进学院，花了大把大把的钱来证明他的儿子有资格跟任何一位绅士的儿子平起平坐。可是，科发现很多同学让他请客喝酒，向他借钱，却在背地里又大都讥笑他虚荣。

克里根 这些也都是真话。但是科把他们当中一位叫了出来决斗，朝他屁股上开了一枪，从此再也没有人敢讥笑他了。那 186
是他头一次决斗，报仇雪耻的滋味儿叫他感到自豪，从那以后，他总爱找碴儿跟人挑战玩儿。

马洛伊 他经常吹嘘自己那些决斗的事，可我认为那全是瞎话。

克里根 倒也不是。正是决斗最终叫他丢了脸。事情发生在他刚刚升为少校的时候。萨拉曼卡战役刚结束不久，他跟一位西班牙贵族的夫人通奸让丈夫逮住了，两人便进行一场决斗，科把他杀死了。这件丑闻后来给压下了，可是科得离开部队。要不是考虑到他在战场上英勇杀敌，他们早就对他军法审判了。（接着内疚地）唉，我又说得比祷告啰唆了。

马洛伊 他跟女人胡搞的事早已不是什么新闻。听他的醉

---

* 高尔韦，爱尔兰西部的一个郡的首府。——译者注

话，你真以为他在葡萄牙和西班牙那段时期，没有一个女人会拒绝他。

克里根　你要是那时候见过他，就不会大惊小怪了。他健壮如牛，身穿军服，骑着骏马，真是全军最漂亮的小伙子。那些葡萄牙和西班牙绅士常在家里招待英国军官，只要科高兴，总是有机可乘的。可他在国内认识的那些女人全是婊子。（急忙补充道）我说的可不包括诺拉。（压低嗓音）告诉我，他在这儿有没有沾花惹草啊？

马洛伊　没有。那些该死的美国乡绅的家庭根本不让他接近；附近仅有的几家爱尔兰人，科又嫌他们的地位太低，不屑一顾。不过，偶尔也有美国佬带着老婆或女儿路过这里住一宿，那你就会看到一场好戏啦：科要是认为她是贵妇名媛，便会鬼鬼祟祟地溜到她身边，摆出一副顶顶高贵的绅士派头，大加恭维，事后还会吹嘘他要是有机会下手，就能跟她们睡觉，尽管那些摩登的美国女人架子挺大。

克里根　这倒真有可能。你要是了解他的过去，就对他吹嘘的什么打仗啦，女人啦，赌博啦，以及其他什么荒唐事，决不产生半点怀疑。世上再也没有哪个家伙比他更荒唐了。

马洛伊　（压低嗓音）至于诺拉，你昨天晚上一句话也没提，可我全知道，用不着你告诉我。我过去常住在这儿，夜里有时候
187 科喝得酩酊大醉，便当着诺拉的面说他被迫跟她结了婚，因为——请你不要误会，我并不是在说可怜的诺拉的坏话。人间再也找不到像她那样可爱的女人了。我明白这一切你全都知道。

克里根　（勉强地）对，我不是在他的庄园长大的吗？

马洛伊　他对诺拉说，是神甫骗他跟她结婚的。他恨神甫。

克里根　这可是说谎了。他可以为这事信口怪罪神甫，可

是科·梅洛迪一向很少理会神甫说的话。他干起事来素来随心所欲,谁也甭想逼着他干什么事。他因为爱上了诺拉才跟她结婚,可又同时由于虚荣而感到害臊,因为诺拉一家人全是无知无识的乡巴佬,一直在他的庄园干活儿,穷困极了。但是,你就是出外晃荡一年,也绝对找不到一个像诺拉那样漂亮的姑娘,何况科没有女人陪伴,就会感到孤独难受,正是那些婊子当时正在叫他倾家荡产呐。(耸耸肩)不管怎么说,反正他跟她结了婚,不久他就出外打仗去了,撇下她孤零零地在城堡里生孩子,一直到他从西班牙被遣送回国才又见到她。后来他尽力筹集到一笔钱,便带着诺拉和萨拉来到美国,在这儿,没人会认识他。

马洛伊 (琢磨一下)我简直很难相信科曾经爱过诺拉。我亲眼见过科如今怎样对待她。谢谢你告诉我这些事。我发誓决不会对任何人说——当然是为了诺拉而不是为了科的缘故。

克里根 (冷嘲地)你如果也怕他,还是保持沉默的好。他要是有过去一半厉害,就会揍出咱们俩的眼珠子。

马洛伊 他如今尽管喝那么多威士忌,还是力大如牛。(把酒瓶朝克里根推过去。)再来一杯吧。(克里根又斟一杯。)尽情喝吧。

克里根 祝你长寿!(一饮而尽。马洛伊把酒瓶和杯子放回小酒柜。从右边过道传来一个姑娘的声音。克里根急忙站起来——慌张地)那是萨拉,对不对?我得出去避一避。科昨天夜里喝得烂醉,萨拉很可能会怪罪我。等科呆会儿下楼来,我再回来。(下。马洛伊朝酒吧间走去,也好像要避开萨拉似的。接着,他又改变主意,大模大样地坐下来。)

马洛伊 我要是躲她就不是人。(拿起报纸阅读,萨拉·梅洛迪从右边门厅过道走进来。)

188 （萨拉二十岁，长得十分秀丽，一头黑发，皮肤白嫩，面颊红润，两眼深蓝而美丽。她身上有一种古怪的混合气质，既有所谓的贵族气派，也有通常的农民特征。前额亮堂，鼻梁端正细巧，两只小耳朵紧贴在匀称的脑袋上，脖颈细长。另一方面，嘴却长得有点粗俗而性感，下巴也厚了点。她体格健壮，身材优美，胸部和臀部丰满坚实，细腰，可是脚大，手也大得不好看，手指粗而短。她的嗓音柔和悦耳，不过有时她讲起话来不大自然，带点做作，主要是因为怕一不留神会吐露出爱尔兰土腔土音。她平常穿的那身工作服是用廉价布料做的，穿在她身上倒还顺眼，给人一种朴素的美感。）

萨拉 （瞥一眼马洛伊，讽刺地）很抱歉，在你挺忙的时候来打搅，不过酒吧间的账本有没有准备好让我过下目啊？

马洛伊 （傲慢地）早就准备好了，放在你那张桌子上了。

萨拉 谢谢。（转身不再理他，走到那张书桌前坐下，拿起一个小账本，开始查账。）

马洛伊 （从报纸上方望着她）你要是想查看赚没赚钱，那可找不到——他自个儿净款待别人白喝酒，哪儿还能赚呢。（她没理他。他不大高兴了。）今天早晨你摆出一副贵小姐的派头，我明白了，自打你开始照顾楼上那个美国小伙子以来，就让人没法儿跟你说话了。（她还是不理睬他。）嗯，自打他搬到湖边住以来，你就一直在勾引他。如今他病倒在这儿，弱得没法儿自卫，你更有机会了。

萨拉 （转向他——愠怒地）米基，我警告你，别多管闲事。否则的话，我就要把你这种放肆的行为告诉我爹。他会把你管教得安分守己，主保佑你吧。

马洛伊 （不信这种威胁，可又怕万一）得了，别吓唬人。你

从来不向他告状的。(和解地)跟你逗着玩儿都不行了吗,萨拉?

萨拉 (继续查账)别再拿西蒙逗着玩儿。

马洛伊 嚯,他现在成了你的西蒙,是吗? 那好,好。(狡黠 189
地瞥她一眼)你要是肯放下架子,我也许能告诉你点事儿。

萨拉 你比一个碎嘴老太婆还可恶。我不想听。

马洛伊 刚才你去后楼给他送早饭的时候,有一辆由黑人马车夫赶着的豪华四轮马车在拐角那边停下来,从上面下来一位美国贵夫人,走进咱们的店堂。我正在扫地,诺拉在擦洗厨房。(这当儿,萨拉已经转向他,全神贯注地听。)她向我打听到湖边去怎么走——

萨拉 (吃惊地)噢!

马洛伊 我就告诉她了,可她并没转身就走。她一直东张西望,说想喝杯茶,还问女招待在哪儿。我心里明白她准是跟哈福德家有点关系,否则的话,她干吗要到湖边去呢。除了西蒙在那边,根本就没有别人啊。她其实并非想喝茶,只是想找个借口多呆一会儿。

萨拉 (抱怨地)这么一说,她打听女招待来着,是不是? 我希望你跟她说了我是这家店主的女儿。

马洛伊 说了。我也跟你一样,不喜欢美国佬那种臭架子。我没跟她多啰嗦,只说你散步去了,客店反正还没开门呐。于是她便走出去,坐马车离开了。

萨拉 (担忧起来)但愿你这种恶劣态度没有冒犯她。她长得什么样儿,米基?

马洛伊 你如果喜欢那种人,就可以说她漂亮:一个面色苍白、娇弱的娘们儿,长着一对大眼睛。

萨拉 这跟他说起他母亲的长相一模一样。她看起来有多

大岁数啊?

马洛伊　这很难说,可我敢肯定她那么年轻,决不是他的母亲。大概也就三十岁左右。没准儿是他的姐姐吧。

萨拉　他没有姐姐。

马洛伊　(咧嘴一笑)那也许是他的旧情人儿,前来找你,要把你的眼珠子挖出来。

萨拉　他压根儿就没有过情人儿。

马洛伊　(嘲笑地)他跟你这样说过吗,难道你真相信?准的,你准是爱上他了!

萨拉　(生气地)你少管闲事,好不好?我可没那么傻!(又担忧起来)也许你方才应该告诉她,西蒙生病住在这儿了,免得
190 她在大太阳底下乘马车过去,还得步行穿过树林,结果白跑一趟。

马洛伊　她压根儿也没提到西蒙,我干吗要告诉她?

萨拉　对,是她自己的错儿。可是——嗐,眼下再考虑这些也白搭了——反正也没闹清她是谁,何必为她操心。(又开始查账。她母亲出现在右侧门口。)

(诺拉·梅洛迪四十岁,由于长年累月地过度操劳和忧虑使她显得老多了。她过去想必长得跟萨拉姑娘现在一样漂亮。她仍然有她女儿所继承的那样一对美丽的眼睛。可她整天累得够呛,哪儿还有闲工夫关心自己的仪表。黑发已经添有银丝,一绺绺凌乱地披散在脸上。她身材矮胖,乳房下垂,那身旧衣服就像布袋似的裹在身上,中间用腰带束紧。手指关节由于风湿病而红肿,疙疙瘩瘩的。她光脚穿着一双裂缝的劳动鞋,后跟也磨损了。她尽管不修边幅,浑身却依然有股光采,显得和蔼可亲,妩媚动人,无形中流露出一种既文雅而忧郁、又有点不屈不挠的

气质。)

马洛伊 (急忙站起来,脸上洋溢着热情)主保佑您,诺拉。我正盼望着您来呐。我想去杂货铺买点儿烟叶,麻烦您照看一下酒吧间,好吗?

萨拉 (尖刻地)别管他,妈。

诺拉 (微笑——嗓音柔和,带有浓重的爱尔兰土音)干吗不行呢?听你说的,"别管他,妈。"

马洛伊 谢谢您,诺拉。(朝门口走去,开门,临走前冲萨拉撇一句气气她。)去你的吧,贵小姐!(走出去,关上街门。)

萨拉 您不该怂恿他懒惰。他总找借口溜掉。

诺拉 唉,没啥关系,让他去吧。他是个好小伙子。(走到台前当中那张桌子后面最近一把椅子前,费力地慢慢坐下。)这倒霉的关节炎,今天早晨把我折磨苦了。

萨拉 (还在查账——不耐烦而又焦虑地瞥她母亲一眼。她通常对母亲的态度是既有爱,又有怜悯,也有恼怒。)我都跟您说过一百遍了,得去找大夫看看。

诺拉 咱们没钱请大夫。何况大夫都是丧门星,只给人带 191
来死亡。(稍顿。叹口气)你爹快下楼来吃早饭啦,我给他准备了几个新鲜鸡蛋。

萨拉 (板起脸来)他根本不想吃鸡蛋。

诺拉 (辩解地)你的意思是埋怨他昨天夜里又喝多了,是不是?得了,这不能全怪他,他那么久没见到杰米——

萨拉 昨天夜里?哪天晚上他不这样?

诺拉 好了,别对他过分严厉。(稍顿——忧虑地)尼兰给我发来了一封信,要咱们付清欠他的钱。他说周末就得结帐,否则咱们甭想再赊购食品啦。(叹口气)这不能怪他。我真不知道

咱们该怎么办。还有向银行的抵押借款，一号也得付利息啦。谢天谢地，多亏我省吃俭用。

萨拉 （恼怒地）您要是让我管钱就好了。

诺拉 （打起点精神）不行。那样的话，你跟你爹就会一天到晚吵架。现在你们俩的关系已经够坏的了。

萨拉 那您上周末干吗没付钱给尼兰呢？您跟我说过，那笔钱单放着呐。

诺拉 是啊。可是迪金森纠缠着你爹，催着要那笔喂那匹母马的饲料钱。

萨拉 （生气地）我早该明白！那匹母马最重要，即使它把咱们的口粮夺走也没关系！大老爷出门，总得有匹良种马骑着才够派头！

诺拉 （辩解地）那有什么害处？那匹母马最叫他引以自豪。要是非把那匹马卖掉不可，那他心可就碎了。

萨拉 是啊，这我很明白，他对马比对咱们俩还要关心。

诺拉 别这样说。尽管你总是在顶撞他，他还是挺爱你的。

萨拉 挺爱我！哎哟哟，求主怜悯您，妈妈！

诺拉 （严厉地）说话别带爱尔兰土腔。你明明知道他多么讨厌你这种腔调。我也不爱听。你没有什么借口不能好好改一改。他送你进学校，还不是想让你能像大家闺秀那样谈吐文雅？

192 **萨拉** （抱怨地，说起话来却比较注意腔调了）就算他那么做了，可是我没在那儿呆多久。

诺拉 是你自己闹着要离开的。

萨拉 因为他既不尊重您，也不爱您，总是叫您奴隶一般死去活来地干活儿养活他，我可尊重您，也爱您！

诺拉 （温柔地）我知道，亲爱的。我知道。

萨拉 （十分轻蔑地）咱们雇不起一个女招待，可他却养得起一匹良种母马，神气活现地骑着它到处转悠，出风头！而且他还雇得起一名男招待，实际上，他要是懂得情理的话，就应该尽自己一份力量，自己照料酒吧间。

诺拉 （生气地）他是个有身分的人，怎么能照管酒吧间！

萨拉 一个有身分的人！得了，妈，咱们俩靠自尊心蒙混外人，装着相信这种瞎话，那还说得过去，可是您对我也这样装模作样，那可就太愚蠢了。

诺拉 （固执地）不是瞎话。他确实是个有身分的人。他不是出生在一个大庄园的一座城堡里，生活富裕，受过高等教育，还在惠灵顿公爵的部队里当过军官——

萨拉 得了，妈。您可以迁就他那种愚蠢的行为，可他永远没法儿叫我对他装糊涂。

诺拉 别一说话就好像恨他似的。你应该感到害臊——

萨拉 他这样对您，我确实恨他。昨天晚上，我又听见他在翻老账，怪他跟您结婚毁了自己的一生。

诺拉 （痛苦地反驳）那是酒后的疯话，不是他的心里话。

萨拉 （恼怒地）您没有足够的自尊心，才应该感到害臊呢！您温驯得像一头绵羊，忍受他的种种侮辱！您一直为他奴隶般干活儿，才变得未老先衰！（气愤地）听我说，您不能再这样忍受下去啦！他越来越不像话，您得离开他。

诺拉 （生气了）永远也不会！别废话了！

萨拉 您但凡有点自尊心，今天就离开他！

诺拉 我爱他，为此而感到自豪！从见到他那天起，我就一直爱着他，而且永远会爱他，忠贞不渝一直到死那一天！（带着一种异常高傲的蔑视神情）你啊，根本不懂爱情，也永远不会懂，

因为你跟你爹一样，都有一种十足的自负感，这叫你永远没法儿193 为爱情献出自己的一切，可是真正的爱情应该是那样。

萨拉 我如果高兴，也会为爱情而献出一切，不过——

诺拉 如果！高兴！真是的，你空谈什么“如果”啦，“高兴”啦，正说明你对爱情多么无知。只有你不考虑人间所有的“如果”啦和“高兴”啦，这才叫爱情！即使熊熊的地狱之火把你们俩隔开，只要能跟他在一起，让他吻着你，你就愿意同他一起走进烈火，欢乐地歌唱，焚烧自己而在所不惜，这才叫爱情！真正的爱情就是这样的，我感到自豪的是我尝到了爱情的甜酸苦辣！

萨拉 （不由得受到感动——惊奇而敬佩地望着母亲）您真是个不平凡的女人，妈妈。（激动地吻她）一个高贵的女人！（接着又傲慢地一仰头，挑衅地）我会为爱情付出一切的——可是那种爱情会使我得到自由，却不会使我为生活而奴隶般干活儿。

诺拉 你如果爱得很深，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奴役。（脸上欢欣的表情突然消失，精神垮了下来。）看在上帝份上，别夺走我从爱情中得到的那种自豪感，萨拉，因为没有了那种自豪感，我只不过是一个年老多病、丑陋的胖女人！

萨拉 （用胳膊搂住她——安慰地）得了，妈妈，别把我的话当真。（为了转移母亲的思路，轻快地）我得把酒吧间的账本看完。米基这家伙不把二加二得出五才怪呢。（走向书桌，又开始查账。）

诺拉 （擦干眼泪——稍顿，焦虑地叹息）我真为你爹担心。昨天弗林神甫在路上拦住我，叫我最好提醒你爹别再嘲笑这一带的爱尔兰人，别再骂他们是贱种，否则他就会惹出麻烦来。他们大多数人都恨他，因为他站出来反对杰克逊和民主党人，说他要跟美国佬一块儿投昆西·亚当斯的票。

萨拉 （蔑视地）说真的，他们居然经不起一个玩笑，因为你要是知道他的来历，再听他像美国佬那样叫嚷着反对私刑，就会觉得那真是个天大的笑话。再说，他来到这儿，正是那些美国佬说什么当局要新开辟一条公共马车路线，这里是一站，才哄骗他买下了这家客店。（嘲笑地）哼，在所有来美国的人当中，他是一个最容易上当的傻瓜了！当初他一到这儿，就立刻抓住机会把 191
自己装扮成他那些瞎话里的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我最反对他的就是这一点。在受教育方面，他超过大多数美国佬，钱也够他创家立业，而且你在这个国家想爬多高就能爬多高，除了那些忌妒他的傻瓜之外，谁也不在乎他的出身来历，反正一旦你有了钱，权势也就随之而来。（激情地）唉，我如果是一个有他那种机会的男人，就没有什么梦想不会变成事实！（瞧瞧她的母亲，后者沮丧地呆视着地板，一直没听她说话。她一时挺生气——接着面带怜悯的微笑。）跟您聊天真有意思，妈妈。打起点精神，您又在担忧什么？

诺拉 弗林神甫还对我说，就这样任凭你爹把我变成一个异教徒，把你也培养成一个异教徒，将来我会在地狱里受煎熬的。

萨拉 （傲慢地一仰头）叫弗林神甫少管闲事，叫他别拿那些有关地狱的神话吓唬您。

诺拉 可那是真话啊。

萨拉 真话，胡说八道！您该对那位好心的神甫说，咱们可不是他经常打交道的那些贫民窟里愚昧无知的下等人。（突然转换话题——合上米基的账本）好，看完了。（把账本放进书桌。）我要去散散步，顺便到杂货铺去一趟，跟尼兰谈一谈，也许能哄他允许咱们下个月再结账。

诺拉　（感激地）嗯，你一定能。真格的，只要你乐意干，没有你办不成的事。可我不愿意让你低三下四地央求他。这种事我做起来倒无所谓，我知道你多么不愿意干。

萨拉　（搂着母亲——温柔地）只要能减少一点您的担忧，我倒也不在乎。（吻她）我去换上我那身假期出门穿的好衣服，给人留下一个好印象。

诺拉　（逗趣儿地微笑）我倒觉得你不单单只是想给尼兰一个好印象咧。近来你经常换上最好的衣服。

萨拉　（卖俏地）您可真聪明！嗯，也许您说得对。

195 **诺拉**　你方才给西蒙送去早饭，他好点了吗？

萨拉　觉得饿啦，这是好征兆。昨天夜里他没发烧。看来他正在康复，过不了多久，就可以回到湖边他那个小木屋去啦。

诺拉　我始终闹不明白他去年一直在那边干些什么，生活得就像个流浪汉或者补锅匠，而他本人却是一个阔佬的儿子。

萨拉　（带着温柔的微笑）他既跟他的同类人不一样，也跟任何人都不一样。他生来就是个梦想家，怀有许许多多了不起的理想，而且还挺认真地对待那些理想。我跟您说过，他从哈佛学院毕业后，曾经在他爹的公司里干过一年活儿，可他不喜欢做买卖，哪怕那是一家大公司，有自己的货船跟世界各国做生意，他也不喜欢，所以想离开不干了。

诺拉　（赞同地）凡是正人君子都会这么想的——

萨拉　他要证明自己能独立生活，便只身住在荒野里，盖起自己的小木屋，干各式各样的活儿，简朴地养活自己，觉得自己跟大自然融为一体，认真思考人生的真正意义，还打算写一本书探讨怎样改造世界才使人们不会再贪婪地占有金钱和土地，不会再相互争斗，而能和平自由地生活在一起，人间也就会像天堂

一般。(天真地笑了——有点稚气地)我记不全了。一想到人们将会是什么样,我就似乎觉得着了迷。不过,他还没动笔写呐——只做了些笔记。(卖俏般地微笑)近几个月,他写的都是爱情诗。

诺拉 自打你常去湖边没完没了地散步以来吧。(微笑)你才是个机灵鬼。

萨拉 (笑)我干吗不能在咱们自家的土地上散步呢?(转为嘲笑的语气)咱们那位大老爷刚来到这里的时候,胸怀大志,一心想拥有一座美国庄园,却上当受骗买下了这块地!——除了一小块没人愿意耕种的庄稼地之外,全是荒地!白送也没人要。

诺拉 (抚慰地)得了,别说了。(改换话题)哈福德少爷真是让人一眼就能看出身上有股诗人的气质——(未加思索地)跟你爹一样。

萨拉 (轻蔑地)求主保佑您,妈妈!您以为爹装腔作势地背诵几句拜伦勋爵的诗就成了诗人吗?

诺拉 (忐忑不安地朝左边前方那扇门瞥一眼)嘘,小点声! 196
他随时都会下楼来。(转换话题)我看得出来哈福德家那个小伙子爱上你了。

萨拉 (脸上露出得意的神情)岂止爱上了?都快神魂颠倒了。他那么胆小害羞,至今还没跟我说过呐,可我很快就会叫他说出口。

诺拉 我知道你爱上他了。

萨拉 (直率地)对,妈。(急忙添说道)不过还没爱得太深。我不会让爱情把自己变成哪个男人的奴隶。我爱他要爱到刚够跟他结婚的程度,既不欺骗他,也不欺骗自己。(果断地)我真的

打算跟他结婚，妈。这是我飞黄腾达的好机会，任什么也阻挡不住我。

诺拉 （羡慕地）哎呀，你这可是在自说自话！他那高贵的美国佬家庭会怎样看呢？他要是跟一个爱尔兰穷姑娘结婚，他爹就很可能跟他一刀两断，一个子儿也不给他。

萨拉 一开始他爹也许会那样做，可是等我证明自己会成为一个多么贤慧的妻子时——他就没法儿阻止西蒙跟我结合了。这我完全明白。西蒙才不在乎他爹有什么想法呢。我只担心他母亲不同意。我看得出来她对西蒙有很大的支配力量。听他告诉我的那些话，他的母亲是个怪女人。她的行为举止十分古怪，从不出门，总是呆在他们那个大宅院里，阅读书籍，要么就在她的花园里拾掇花草。（稍顿）今天早晨，您有没有注意到一辆四轮马车在咱们这儿停下来，妈？

诺拉 （在出神地思索——不自在地）你可别高兴得太早了。看上去哈福德少爷倒像个正经人儿，可他也许并不想结婚。

萨拉 （生气地）我不许您冤枉他，妈妈。他并不想——（抱怨地）您想必是在怀疑——（害臊了，把话咽回去。）原谅我，妈妈。可您把他想得那么坏，真是搞错了。（微笑）您不了解他。说真的，要说勾引，只有我才会干得出来。他那么尊重人，真叫你会认为我是个圣洁的偶像咧。只有在他写的诗里，在他保存的日记里——有一天，我去给他收拾那个小木屋的时候偷看了一眼——他才表露了自己的真正感情。他为自己生出的邪念和由此而对我的纯洁的亵渎深深感到惭愧呐。（温柔地笑了。）

197 **诺拉** （微笑，不过有点吃惊）别说得那么露骨。你总往他屋里跑，甚至他卧病在床，你也去，我闹不清这样做是否对头。你们俩的事如今已经让人议论纷纷了。

萨拉　管它呢，我才不在乎！西蒙也不在乎。真到了不让别人控制他的时候，他尽管斯斯文文，却有自己的意志。就像他尽管写诗，怀有种种理想，我倒觉得他身上有那种自作主张、我行我素的意志。所以，即使他爹跟他一刀两断，可是有我帮助他，我们俩还是会在这人世间过得好好的。何况我也不是个傻瓜。

诺 拉　光荣归于主，你倒对自己评价不错嘛！

萨拉　（笑了）谁说不是呢！（接着辛酸地）我以往真是迫不得已才昂着头，像女招待和侍女那样奴隶般干活儿，好让爹能跟大老爷一样，天天夜里喝得烂醉！

（左侧前方那扇门慢慢开了，科尼利厄斯·梅洛迪出现在两级台阶上面的门口。他和萨拉彼此对视着。萨拉板起面孔，嘴边带着鄙夷的神情。他一时晃动眼珠，显得内疚似的，接着又变得面无表情。他走下台阶，点点头——和气地打招呼。）

梅洛迪　早晨好，萨拉。

萨拉　（草率地）早晨好。（然后就不再理他）妈，我要上楼去换衣服啦。（从右边下。）

（科尼利厄斯·梅洛迪四十五岁，高个子，宽肩膀，厚胸脯，体格健壮，长着两只强壮的长胳膊、大脚和毛茸茸的大手。他那笨重的身子骨儿依然结实，腰杆笔挺，颇有军人风度。除了两只手发颤之外，没有显露任何酗酒的迹象。他力大如牛，有庄稼汉那种生气勃勃的活力。只有那张脸露出狂饮放荡的恶果——破了相，那张脸一度非常英俊，带着满不在乎的傲慢神情，如今还算漂亮，就像愤怒的拜伦式英雄人物的脸庞那样，鼻梁端正，性感的嘴唇边上挂着盛气凌人而鄙夷不屑的神情，面色苍白，两颊塌陷，铁灰色头发浓密而卷曲。脸上还明明有一种由于自尊心受

到屈辱而沮丧的神态。那两只充血的眼睛冷漠无礼地瞪视着，
以防别人的侮辱。在举止上，他俨然是一位完美的绅士，不过太
做作了，很快就叫人觉得他在过火地扮演一个角色，反倒弄巧成
198 拙。尽管如此，他还是有点令人敬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讲
究浮华的打扮，身穿一套昂贵的旧式服装，样式是按照半岛战争
时期英国贵族的衣着款式精心裁制的。）

梅洛迪　（走进屋——拘泥于形式而向老婆鞠一躬）早晨好，诺拉。（那种腔调像是屈尊地对一个低贱人说话。）

诺拉　（绊了一脚——胆怯地）早晨好，科。我去给你端早饭。

梅洛迪　不用了，谢谢。这会儿我什么也不想吃。

诺拉　（走近他）你脸色那么苍白，病了吗，科，亲爱的？

梅洛迪　没病。

诺拉　（怯生生地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胳臂上）来，坐下吧。（他本能而反感地把胳膊甩开，朝当中前面那张桌子走去，在她刚坐过的椅子那儿坐下。诺拉逗留在他身旁。）我去拿块毛巾，浸过凉水，缠在你头上吧。

梅洛迪　不用！我什么都不想要——只想安静会儿，看看报上的新闻。（拿起报纸挡住脸，不再理她。）

诺拉　（温顺地）那我就让你安静会儿。（朝右边那扇门走去，可又转身担忧地瞧着他。他左手拿着报纸遮住脸，右手去够桌上的水瓶，倒一杯水。他尽管没看他的妻子，却神经质地意识到她在场。他举杯喝水，手颤抖得那么厉害，结果溅了一手水，只好把玻璃杯砰地放回桌上。他放低报纸，神经质地发起火来。）

梅洛迪　看在上帝份上，别瞪着两只大眼瞧我！

诺拉 我——只是在想,你吃点东西,也许就会好受些。

梅洛迪 我跟你说过——(压住火)我不饿,诺拉。(又拿起报纸。她叹口气,两手拨弄着围裙。稍顿。)

诺拉 (呆钝地)没准儿你需要喝口酒吧。

梅洛迪 (好像这句话正中他的下怀,脸上神经质的紧张神情缓和了点,但回答得却冠冕堂皇)不,该死的酒,去它的吧。凭
良心说,我的确打算下决心戒酒啦。何况现在喝也未免早 199
了点儿。

诺拉 能让你开开胃的话——

梅洛迪 说实话,我的胃不大舒服。(舔舔嘴唇)也许喝杯酒倒无妨。(诺拉从小酒柜里取出酒瓶和玻璃杯,放在他面前。她顺从而忧伤地站在那儿瞧着他。梅洛迪一边看报,一边又敏感地意识到她在身旁。他神经受不了啦,便放低报纸,怒气冲冲地大声喊叫)怎么?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干吗没胆量说出来呢,哪怕说一次也行?老天爷,那我就会对你更加尊重啦!我最讨厌人世间这种该死的唯唯诺诺。向卡舍尔岩石[25]起誓,我有时觉得你这是在故意怂恿我喝——这样你就可以自以为比我强,对不对?

诺拉 (困惑不解地——噙着眼泪)不对——只是想叫你舒服点儿——我不忍心看着你——

梅洛迪 (表情变了,两眼闪现一片真挚的感情。他怀着古怪的内疚心情,伸出一只颤抖的手温柔地拍拍她的肩膀,真正悔悟地轻声说)原谅我,诺拉,罪过罪过。(脸上放光,对自己这种道歉突然感到害臊,便一边掉过头去,一边抓起酒瓶。他虽然手哆嗦得厉害,还是斟满一杯,举杯一饮而尽。接着他便瘫在椅子上,呆视着桌面,等酒劲上来。过了一会儿,他宽慰地叹口气。)

坦白地说，我需要拿酒当药，现在舒坦多了。（又斟一满杯，这次手不那么哆嗦了，毫不费劲地灌下，吧嗒着嘴唇。）老天爷作证，我虽然落魄得靠开一家小客店为生，可我至少凭良心作买卖。我这里有绅士老爷们可以喝的酒。（又开始看报——怒目瞪视着一段——鄙夷不屑地误引了拜伦一句诗，加重语气地）"被野心愚弄的傻子，让他腐烂去！"[26]哼！最近报纸上净是瞎话，拼命吹捧安德鲁·杰克逊那个坏蛋。卑鄙可恶的醉鬼！我预言，尽管有我们这些人反对，他还是会当上下届总统。如今这个腐败的时代，真该遭到诅咒，到处净是社会渣滓青云直上、飞黄腾达。（盯视着报上的日期，突然用拳头捶一下桌子。）今天是 27 号！主啊，我怎么忘了！

诺拉　忘了什么？

梅洛迪　塔拉韦拉战役纪念日啊。

诺拉　（急忙地）哎呀，我也没记住，真是老糊涂了。

梅洛迪　（辛酸地）连我都忘了，这也难怪。如今我在这个粪堆上慢慢腐烂，跟当年我在那个光辉的日子的情景对比，真是大不相同喽，那一天惠灵顿公爵——当时是威尔斯利勋爵——在全军面前表彰我的勇敢，赐给我荣誉。（憎恶地环视那间屋子）真是今非昔比，大不相同喽！还是忘掉的好！

诺拉　（鼓励他）不，不，不该忘掉。你从来也没忘记庆祝这个节日，今天也不能例外。我要像以往那样给你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

梅洛迪　（立刻转变了态度——渴望地）太好了，诺拉。我要把杰米·克里根请来。他来到这儿，真算走运。你知道，他在塔拉韦拉是我的部下。这人即使算不上一位绅士，也是名英勇的战士。你把他安排在我的右手。我们还要请帕奇·赖利奏奏

乐，还要请奥多德和罗奇。他们尽管是下等人，不过有时说话倒挺逗乐，挺幽默。可是得把他们安排在那边。（指左边前方那张桌子）我出于善心可以容忍他们出席，却不能屈尊地跟他们同桌吃饭。

诺拉　我把你那套军装从箱子里找出来，你可以像以往每年那样，吃晚饭的时候穿上。

梅洛迪　好。我得承认我仍然喜欢找借口穿上它。那至少能叫我体会到当年自己的影子。

诺拉　你穿上那身军装仍然十分英俊，女人的眼睛都会盯着你瞧呢。

梅洛迪　（欢快地笑了）你今天早晨说起话来倒挺会奉承啊，诺拉。（接着吹嘘地）不过那都是真的，想当年在葡萄牙和西班牙——（有点儿难为情地顿住，诺拉并没生气。他拉住她的手，轻轻拍着——避开她的目光）诺拉，你是世界上心地最善良的女人，而我——（嗓音突然变了。）

诺拉　（顿时感激得热泪盈眶）真的，谁不会盯着瞧你呢，亲爱的科，等你一穿上——（用手抹抹眼睛——急忙地）我得去杂货铺买点好吃的。（转念一想又泄气了）可是，主保佑，钱在哪 201
儿？

梅洛迪　（挺直身子——傲慢地）钱？从什么时候起我的赊账信誉不灵了？

诺拉　（急忙地）好了，别犯愁，我会想办法。（他又埋头看报，不屑过问钱的事。）

梅洛迪　哈，我看出巴尔的摩的铁路工程倒进展得很顺利。（放低报纸）向上帝起誓，咱们当初刚来到这里，我如果不是一个轻信的傻瓜，没让那些贼美国佬把我的钱骗个精光，现在我就可

以把钱投资在这项工程上啦。我也就会发大财。这个国家幅员辽阔，不能只靠运河上爬行的那些船只，只有眼光短浅的傻瓜才会叫我们相信运河。我们得有铁路。这样你就会看到美国多么快就能富起来，强大起来！（表情转为仇恨。）强大得足以在下次战争中把英国打败，这我相信是必然的。我要是能活到那个时候，庆祝那场胜利，该有多好啊！如果说我对过去有一件悔恨的事——其实以往很少有什么事不叫人辛酸悔恨的——那就是我为一个国家流过血，它却以怨报德地羞辱我。好咧，我会报仇雪恨的。这个国家——现在是我的国家——会把英国佬从这片让他们背信弃义的无耻行径玷污了的土地上赶走！

诺拉 谢天谢地，那我们就会让爱尔兰人获得自由啦！

梅洛迪 （轻蔑地）爱尔兰？爱尔兰除非能从爱尔兰人自己手中获得自由，否则自由对它又有什么好处。（接着烦躁地）可我干吗跟你议论这类事呢？

诺拉 （谦卑地）是啊，我愚昧无知。

梅洛迪 咱们来到美国之后，我尽力开导你——可我发现全都白搭。

诺拉 你的确那样做过，我也想改，可是——

梅洛迪 你啊，连那种该死的乡巴佬土音土腔都没能改掉。你的宝贝女儿也一样糟糕。

诺拉 她带出爱尔兰土音是故意逗弄你。她只要高兴，就能讲得跟这一带的任何一位女士一样高雅。

202 **梅洛迪** （没在听——陷入沉思）可是，天呐，我算老几，怎能这样随便责备人？你干吗不提醒我检点些呢？

诺拉 你知道我压根儿不会那么做。

梅洛迪 （凝视着她——再次被感动——轻声地）是啊，我

知道你不会的，诺拉。（朝别处望去——稍顿）昨天夜里的事，我该向你道歉。

诺拉 没事儿，甭放在心上。

梅洛迪 （摆出满不在乎的样儿）说真的，我喝得的确太多了，跟杰米·克里根没完没了地扯起往事。

诺拉 我明白。

梅洛迪 我大概说了些什么——一想起往事——我就怨气冲天。可你要明白，我如果说了什么伤害你的话，那纯粹是酒后疯话。

诺拉 这我明白。

梅洛迪 （深受感动，用胳膊搂住她）你是个温柔善良的女人，诺拉——太善良了。（吻她。）

诺拉 （十分幸福地）哦，亲爱的科，你情绪不好的时候说的话，我怎么会在意呢？真的，你难道不知道我爱你吗？

梅洛迪 （突然一阵反感使他那张脸直痉挛，他把她推开，厌恶地嚷道）老天爷，你怎么不洗洗脑袋？一股洋葱炖肉的臭味儿，真叫我恶心得直翻胃！（伸手够酒瓶，哆哆嗦嗦地斟满一杯。诺拉像是挨了一顿打。）

诺拉 （呆钝地）我确实会常洗头讨你的喜欢。可是一个人成天价站在炉子旁边忙碌，没法儿——

梅洛迪 别见怪，诺拉，就当我没说。我的神经紧张不安，你最好让我一个人消停会儿。

诺拉 （脸上露出一点喜色）你这会儿想吃早饭了吧？我准备了挺好的新鲜鸡蛋。

梅洛迪 （趁机把她打发走——迫不及待地）好吧！再过十五分钟就吃。这会儿就别再打搅我了。（她从右边下。梅洛迪

把酒喝干，然后站起来，背着双手踱来踱去。第三杯酒开始在他身上起了作用，使他那张脸现出傲慢自信的神态。他看到自己在左边墙上那面镜子里的样子，便在镜前站住。他挑剔地掸掸一只袖子，整理整理外衣，仔细打量自己。）谢天谢地，我总算还保持着军官派头和绅士风度，尽管命运会压垮我的精神，我的外
203 表还是会至死不变！（挑衅地端平两肩，盯视着镜子里自己的眼睛，背诵拜伦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的诗句，仿佛那是他可以用来找回自豪感、为自己一生辩护的咒语）

“我没有爱过这人世，人世也不爱我；
它的臭恶气息，我从来也不赞美；
没有强露欢颜去奉承，不随声附和，
也未曾向它偶像崇拜的教条下跪，
因此世人无法把我当作同类；
我厕身其中，却不是他们中的一个；……[27]

（稍顿，接着重复）“我厕身其中，却不是他们中的一个。”天呐，就得真有道理！替你感谢上帝，拜伦勋爵——这位诗人和贵族把自己的蔑视谱成了万古不朽的乐曲啊！（萨拉出现在右边门口。她已经换上漂亮衣服，一身蓝装衬出她那双蓝眼睛，相映生辉。她朝后退了一下——然后站住，蔑视地望着他。梅洛迪意识到她的出现，不免一怔，当即从镜子前面走开，脸上一时现出发窘的神态，不过他很快就又摆出绅士那种文雅姿态，向她鞠一躬）噢，是你，我亲爱的。你一大早就要出去散步？今天散步可真是碰上个好天气，那会叫你的脸蛋儿变得越发红喷喷。

萨拉　我可没想到什么红喷喷的脸蛋儿，这次出外只会叫

我丢人现眼。我不得不去央求尼兰再宽限咱们赊欠一个月的账，因为您让妈妈付了那匹良种母马的饲料钱！（他似乎没听。她又尖刻地补充道）但愿您能从镜子里看到您那副美滋滋的仪表！

梅洛迪　（语调轻快地）说真的，我觉得自己想必像只爱好虚荣的孔雀，喜欢打扮自己，不过只怪我那间屋子里的光线太暗。在那黑乎乎的洞里，你怎么打扮也打扮不出一朵花儿来。

萨拉　您那间屋子是这座房子里最好的一间，本来应当租给客人用。

梅洛迪　哦，我并不是在抱怨，只是解释一下我这种表面上的虚荣心。

萨拉　表面上的！

梅洛迪　（语调仍然轻快地）说真的，萨拉，今天早晨你想必 204
是心情不好。不过，两个人才吵得起架来，我可并不想吵架。恰恰相反，我想告诉你，你今天多么漂亮，多么迷人，我亲爱的。

萨拉　（笨拙而嘲弄地行个女仆屈膝礼——带着浓重的爱尔兰土音）噢，谢谢您啦，大老爷。

梅洛迪　你可越长越像当年你的母亲了，就跟我头一次见到她的时候一模一样。

萨拉　哎哟哟，您可真会花言巧语，求主宽恕您！

梅洛迪　（不由得被激怒了——生气地）住嘴！你怎么竟敢用这种愚昧无知的俗人腔调跟我说话——你是我的闺女，该死的。（竭力克制住自己，勉勉强强逼出一声笑）嗯，一句挺不错的俏皮话！你这个人好逗弄别人，萨拉。我可不能让你轻易占上风。你妈提醒过我，你这样做纯粹是想惹我发火。（下意识地伸手去够桌上的酒瓶——接着又缩回手来。）

萨拉 （轻蔑地——没带爱尔兰土腔）接着喝吧。您在我面前当然没什么可感到害臊的，这么多年来，还不都是这样。

梅洛迪 （高傲地）害臊？我不明白你这是什么意思。一位绅士老爷想喝就喝——只要适可而止就成了。

萨拉 一位绅士老爷！

梅洛迪 （又愉快地）我方才有点犹豫是因为今天我拿定主意想节制一下。不过，你既然非让我喝不可——（斟酒——只斟了一小杯——这次手稳稳当当。）那我就祝你幸福，亲爱的。（她鄙夷不屑地瞧着他。他谦和地接着说下去。）赏我个脸，坐下，好不好？我早就想单独跟你好好聊聊。（从当中那张桌子后面给她取出一把椅子。）

萨拉 （猜疑地端详他——然后坐下）您想聊什么？

梅洛迪 （带着父辈闹着玩儿的神态）你的幸福啊，亲爱的；我想聊的可跟你的幸福大有关系，除非我是个睁眼瞎。咱们那位病人，西蒙·哈福德少爷，今天早晨好些了吗？

萨拉 （简短地）好些了。

梅洛迪 很高兴听到这句话。（讨好地）有这样一位迷人的
205 护士照料，还会不好起来吗？（她冷眼瞪视着他。他接着往下说。）咱们干脆实话实说吧，西蒙少爷爱上你了。我只消用半只眼睛就能看出来——你当然心里更明白。我猜你对他的爱情也有所回应了吧。

萨拉 您爱怎么猜就怎么猜好了。

梅洛迪 意思也就是说你真爱上他了，对不对？我很高兴，萨拉。（变得感伤而浪漫。）以爱还爱是人生能赐给我们这些可怜虫最大的幸福；初恋更是宝中宝。正如拜伦勋爵所说：（背诵）

"但是比较,比这些,比一切更甜蜜的是初次的热烈的爱情——它唯一独尊,好像亚当关于自己的罪恶的回忆……"*[28]

萨拉 (无礼地打断他的话)难道叫我坐下来光听您背诵拜伦的诗——?

梅洛迪 (隐藏起不满和困窘——愉快地)不,我想说的是,你可以得到我的祝福,如果你认为这对你有点意义的话。我深深相信哈福德少爷是个可贵的青年。我喜欢跟他交谈。又能跟一位有教养的绅士聊聊,真是件很荣幸的事。说真的,他这么年轻,头脑倒还清醒,不过作为补偿,他身上也有一股诗人的浪漫气质,尽管不乏美国佬那种沉着冷漠。

萨拉 您赞许他,这很好!

梅洛迪 为了你,我已经对他的家庭做了些调查。

萨拉 (生气地——带着嘲弄的爱尔兰土音)真的,做了调查?哎哟哟,您可真不赖!是那个吹风笛的老家伙帕奇·赖利干的吗?还是丹·罗奇、帕迪·奥多德或者另外哪个醉鬼干的——

梅洛迪 (好像没听见——屈尊地)我发现他家里的人都还够格。

萨拉 哦,是吗?那太好了。

梅洛迪 他爹显然是位绅士——也就是说,按照美国人的标准,一个人只要在做生意就能自称为绅士。我如今已是个美国公民,倒认为墨守旧时代的成规标准,那就会显得彻头彻尾势利了。

---

* 拜伦《唐璜》,上海译文1978年版,上册,第68页。——译者注

萨拉　对，但愿不会那样！

梅洛迪　可是有时由于自尊心而很难叫我记住自己已经不
206 再是梅洛迪城堡和一个拥有三千公顷土地的庄园主人了，那座庄园有良好的牧场，林地，还有我那一马厩的猎马，可以跟联合王国里的任何一个庄园相媲美，而且——

萨拉　（嘲讽地）您现在至少还有一匹良种母马——可以证明您还是一位绅士老爷啊！

梅洛迪　（恼羞成怒）对，我有匹母马！即使我自己不得不饿肚皮，我也要养着它，喂好它！

萨拉　您是说让妈妈辛辛苦苦干活儿，哪怕她不得不挨饿，也得为您养着那匹马！

梅洛迪　（压住火——不加理睬）可我刚才说什么来着？哦，对了，说的是西蒙少爷的家庭。他爹还够格，可我认为西蒙倒是继承了他母亲那一方的高贵血统。据我了解，她祖上好几代都是出身高贵、教养良好的人士。

萨拉　我敢说，西蒙的母亲要是知道您觉得她合格，想必会感到非常荣幸！

梅洛迪　我猜想小伙子一旦能起床走动走动，就准会要求跟我见面谈谈吧。

萨拉　宣布他真诚的意图，请您允许我嫁给他，您指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梅洛迪　当然是了。他是个体面人。西蒙的爹或者他的法律代理人会找我谈谈财务上的若干安排。譬如，结婚时分授给你的财产数量得好好谈妥。

萨拉　（瞪视着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分授给我的财产！西蒙的爹！愿主可怜您——！

梅洛迪 （坚定地）当然得有这项安排。我希望你不至于认为我会在你自己名下分文全无的情况下把你出嫁吧，真好像你是个穷庄稼汉的闺女，这哪儿成？请记住我也得保持自己的尊严啊。当然，眼下有点困难，我手头暂时挺紧。不过也许可以把客店押出去——

萨拉 您心里清楚得很，客店早就全抵押出去了。

梅洛迪 要是实在没法子，我总还可以顺手开张票据，写上多少钱都行。

萨拉 您能开票据，毫无疑问！可又有谁肯收呢？

梅洛迪 这种事在绅士老爷之间一向好安排的。 207

萨拉 愿主保佑您！生活在神话里，只有梦幻对您才是真实的，这想必是挺妙不可言的事。（接着严厉地）可您不必瞎作梦，为我的事操心啦。您不出面干涉，我就感激不尽了。喝您的酒吧，别管我的事。（没有迹象表明他听进了她的一句话。萨拉注视着他，两眼闪现一丝近乎恐惧的神情，接着十分恼怒地大喊起来，语气中倒也强烈隐含着央求）爹！您难道永远不能清醒过来吗？——甚至眼下您还没怎么喝醉的时候也不行吗？您真疯狂愚蠢得连真假是非都分辨不出来了吗？

梅洛迪 （好像受到致命的一刀，痛苦得脸上阵阵痉挛——哀求地嚷道）萨拉！（但是那种痛苦又顿时变成愤怒。他威吓地欠起身子。）闭上你的嘴，该死的！你怎么竟敢——（她朝后畏缩，站起来。他竭力压住怒火，又坐下来，双手紧紧抓住扶手。）

（后面那扇临街大门砰地给推开了，丹·罗奇、帕迪·奥多德和帕奇·赖利同时挤进来，一时都卡在门口。三人都有几分醉意。丹·罗奇吵吵嚷嚷，是个矮胖的中年人，大腹便便，罗圈腿，短胳膊上的筋肉疙里疙瘩，扁脸大嘴，两只扇风耳，猪样的小眼

睛带有红圈，身上穿着褴褛不堪的脏衣服。帕迪·奥多德消瘦曲背，胸脯扁平，满脸粉刺，鼓鼓囊囊的眼睛，耷拉着的嘴，举止圆滑讨好，一副天生的寄生虫谄媚相，身上穿着一套廉价运动服。帕奇·赖利是个老头儿，一头脏里巴唧的白发，两只无精打采的蓝眼睛现出恍惚而痴呆的神情，皮包骨的身子裹着破烂儿，那件褴褛的外衣里没穿衬衣，光着身子。他的嘴凹陷，牙全掉光了，腋下夹着一管爱尔兰风笛。）

罗奇 （半拧着身子在跟奥多德和赖利夸夸其谈，没看见梅洛迪和萨拉）我说啊，只有安迪·杰克逊*会叫你们安分守己，也
208 会叫所有那些跟你们一样吝啬、逼别人拼命干活的美国佬老老实实！我说啊，干你们那该死的活儿吧，何况——

奥多德 （瞧着梅洛迪，警告地）嘘，嘘，别胡说八道！（罗奇倏地转身面对梅洛迪，那种好斗的气势顿时化为畏怯的神态，因为梅洛迪猛地站起来，两眼冒着怒火；萨拉那种蔑视的目光从他身上转移到那三个人身上，也使他的怒火更加上升。奥多德避开梅洛迪的视线，赶紧把街门关好。帕奇·赖利站在那儿迷迷瞪瞪地注视着萨拉，沉浸在自己幻想的天地中，根本没有注意周围发生的事。）

罗奇 （安抚地）早安，少校。

奥多德 （奉承地）早安，大人。

梅洛迪 你们三个人这副穷酸相，怎么竟敢到我这儿来！你们把这家客店错看成了你们当年在家乡常去的那种猪猡串进串出的邋遢的下等客店了吧，对不对？

奥多德 请您包涵，大人。

---

* 安迪·杰克逊，即安德鲁·杰克逊。——译者注

梅洛迪 （对罗奇——以令人敬畏的威胁口吻）你，帕迪，我不是叫你永远不许在我家里提起恶棍杰克逊的名字，否则我就会用马鞭抽你的背，抽烂你的皮吗？（威胁地朝他迈一步。）也许你当我说话不算数。

罗奇 （惊恐地朝后退）别，别，少校。我记性不好——早安，小姐。

奥多德 早安，萨拉小姐。（她不理睬他们。帕奇·赖利依然在迷迷瞪瞪地注视着她，欣赏着她，根本什么也没听见，帽子还戴在脑袋上。奥多德好管闲事，连忙伸手把他的帽子抹下来——训斥地）你老糊涂了，还是怎么的，帕奇？没听见大人在训话吗？

赖利 （没在意——对萨拉说）当然是您，小姐，主保佑您，您美得就像神话里的一位公主，一朵晨露当中的玫瑰。我来给您奏个曲子吧。（开始整理他的风笛。）

萨拉 （简短地）眼下不想听您奏的曲子。（接着，看到老人的眼睛现出一种因受到伤害而嗒然若失的神情，便立刻和蔼地补充道）谢谢您的好意，帕奇。我知道您奏的曲子都悠扬动听，可我现在有事得出门一趟。（老头儿得到了安慰，感激地冲她笑笑。）

梅洛迪 你们这伙人到酒吧间里去吧，那边才是你们呆的地方！我跟你们说过别走这个门！（轻蔑而宽宏大量地）你们大 209
概是来找不花钱的酒喝吧。嗯，谁也不能说我把任何一个想喝口酒的人拒之于门外吧。

奥多德 谢谢您，大人。走吧，丹。（抓住赖利的胳膊）走啊，帕奇。（三人走进酒吧间，奥多德顺手把门关上。）

萨拉 （用嘲弄地爱尔兰土音）真是的，您在这个美国庄园

里把一帮可怜的奴仆训练得倒挺不错嘛，个个都对主子毕恭毕敬！（接着，由于他没答理她，而在偷偷地瞥一眼酒吧间那扇门，舌头舔着自己的干嘴唇，她又没用土音，尖刻地说）别让我耽误您去跟那些绅士欢聚啦！（转身从后面那扇街门下。）

梅洛迪 （脸上又痛苦得一阵痉挛——央求地）萨拉！（诺拉从右边过道进来，端着托盘，上面摆着烤面包、鸡蛋、火腿和茶炊。她把他的早饭摆好在前面当中那张桌子上，嘟嘟哝哝地忙碌着。）

诺拉 让你久等了吧？全都耽误在烤面包上了。我一转身，面包就烤得跟黑鬼一般黑了。火腿倒还松脆，鸡蛋不太嫩，正合你的口味。快坐下来吃吧。（梅洛迪好像没有听见她的话，她惴惴不安地望着他。）科，你怎么了？没听见我跟你说话吗？

奥多德 （从酒吧间那扇门探出头来）大人，您不亲自来关照一声，米基不信您许可我们喝口酒。

梅洛迪 （舔舔嘴唇）我这就来。（朝酒吧间门口走去。）

诺拉 科！先吃了饭再说！要不然就凉了。

梅洛迪 （头也不回——用尼尊的口气说）我一点也不觉得饿，诺拉。对不起，叫你麻烦了半天。（走进酒吧间，随手关上门。诺拉颓然瘫坐在桌后一把椅子上，可怜巴巴而无可奈何地盯视着早餐，轻声啜泣起来。）

（幕　落）

第二幕 210

景 同第一幕。大约已经过去半小时。酒吧间门开了，梅洛迪走进来。他刚才又喝了两杯酒，还没吃早饭，不过外表并没露出明显的醉态，只是脸色更苍白了点，态度更傲慢些。他转身对酒吧间里的几名食客下达命令。

梅洛迪 记住我的话，谁也不准吵吵嚷嚷。赖利，别吹你那风笛，否则就给我滚出去。我想一个人静一会儿，回忆回忆往事。克里根下士回来，米基，你叫他马上到我这儿来。他至少知道塔拉韦拉不是一种新牌子的威士忌酒的名字。（听见米基那声“遵命，少校”和别人服从的咕哝声，他便砰地一声把门关上，在左边前方那张桌子边上坐下来。起先，他装腔作势地摆好姿势——就像一位拜伦式英雄，身分高贵，怒容满面，蔑视一切，不屈服于自己悲惨的命运，默默思忖着过去的光辉业绩。可他没有观众，很快便支撑不下去了，两肩耷拉下来，目光呆视着桌面，绝望和失败使他那张原本漂亮、现已苍老的脸显出真正伤感的神情。）

（街门开了，萨拉走进来。他既没听见门闩的卡嗒声，也没注意她走过来。她刚才为了央求杂货铺老板再允许他们赊欠

些，受尽屈辱，内心尚未平静，两眼充满怨恨的神情，一见她爸爸，火气更大了。她朝右边那扇门走去，决定不理睬他，可他那种异常的神态叫她吃了一惊，连忙站住上下打量他。她原想说句刺儿话——顿住——最后终于心不由己地带着一丝真正怜悯的口气问他。）

萨拉 爹，您怎么了？真的病了，还只是——（他一怔，让人看到自己的情绪如此低沉，不免感到难堪。）

梅洛迪 （有礼貌地站起来，鞠一躬）请原谅，亲爱的，我没听见你进来。（不以为然地笑笑）说真的，我正在回想遥远的往事，回忆当初那场发生在西班牙的光辉战役，离今天已经整整十九年了，想着想着就走了神。

萨拉 （脸色沉下来）哦，塔拉韦拉战役纪念日，对不对？我明白那意味着什么——今天对那帮寄生虫来说是个吉利的日子，可是对这个小店却是倒霉的一天！

211 **梅洛迪** （冷冷地）我不懂你的意思。我当然得庆祝这个纪念日。

萨拉 用不着您说，以往每次的庆祝会我都记得——今年，杰米·克里根来了，您更有借口要乱哄哄地大庆祝一番啦。

梅洛迪 当然，一位老战友来了，更要加倍受到欢迎。

萨拉 说实话，我虽然才认识他不久，倒宁愿让他而不是别人免费灌下威士忌酒。他毕竟还是个亲戚。

梅洛迪 （生硬地）不过是个远房表亲罢了。这跟庆祝无关，主要是因为克里根下士曾经在我身边一齐战斗过——

萨拉 您大概又像往常那样，已经嘱咐可怜的妈妈给您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了吧，您呢，穿上那套漂亮的军装，我呢，得荣幸地在桌旁伺候。好吧，看在妈妈的面上，我就再伺候一回，否

则的话，她就得自个儿忙碌，不过这可是最后一次啦。（转身走到右边那扇门那儿。）您的闺女为了央求尼兰让咱们再赊欠一个月，差不多都快跪下了，他才同意。您听到这事高兴了吧。他说得很清楚，完全看在妈的面上才答应，因为他怜悯妈妈嫁给了您这样一个丈夫。您只要自己和那匹良种母马能体体面面地活下去，才不在乎这些呢！（梅洛迪一时感到震惊，朝酒吧间瞥一眼，好像想避开她，回到那边去似的。接着，他镇定下来，面无表情，坐在原来那把椅子上，拿起报纸，不再理她。她正要走开，母亲出现在过道门口，手里端着一杯牛奶。）

诺拉 这是大夫嘱咐给那位少爷喝的牛奶。到了该喝牛奶的时候啦。我知道你正要上楼去。

萨拉 （接过牛奶）谢谢，妈妈。（蔑视地朝她爹那边点点头。）我刚刚告诉他，我死乞白赖地央求尼兰再让咱们赊欠一个月，他同意了，所以爹就用不着担心了。

诺拉 谢天谢地，尼兰真是个心地善良的人。

梅洛迪 （勃然大怒）他心地善良，活见鬼！向主发誓，他胆敢拒绝，我就会——！（看到萨拉鄙视的眼光，不由得克制住自己。接着，他平静地说下去，话中隐含着嘲讽和敌意）别让我耽误了你的正事，亲爱的。照你妈的吩咐，快把牛奶给我们那位美国少爷送去吧。可千万别错过扮演护理天使角色的机会。（报 212
复地）说真的，你们这两个诡计多端的庄稼人给那个可怜的小伙子设下了圈套，他根本就没有办法逃脱你们俩的手掌心儿！

萨拉 胡说！不准您这样侮辱妈妈！

梅洛迪 要是所有别的鬼招子都失败了，总还有那种凭借他的荣誉把他擒拿到手的最后一着！

萨拉 （紧张地）您在指什么花招？（诺拉抓住她的胳膊。）

诺拉 得了，别再唠叨啦！你干吗不能让你爹消停会儿？都是你的错儿，惹他生气。

萨拉 （平静地）好吧，妈妈。那就让他像往常喜爱的那样照镜子，记住自己说了什么缺德话，自鸣得意去吧。（梅洛迪畏缩，萨拉从右边下。）

梅洛迪 （稍顿——声音发颤地）我——她误解了我的意思——正像你方才听说的那样，她把我惹火了，我才说出——

诺拉 （哀伤地）我明白你干吗要那样说。你觉得她也许跟过去的我一样，你总忘不掉我当年跟你犯下的那段罪孽。

梅洛迪 （十分内疚地）不，不！听我说，她误解了我的意思，现在你又——（接着恼怒地）你那些神父总是胡扯你的罪孽，叫他们统统见鬼去吧！（带着一种古怪而嘲笑的自负感）听你这么一说，好像认为是你勾引了我似的！这倒也有可能，是不是？——还记得当时我的形象吧！

诺拉 记得清清楚楚。真格的，你那么英俊，没有哪个女人会拒绝你。你现在仍然风度翩翩。

梅洛迪 （高兴地）别瞎奉承我了，诺拉。（带着拜伦式的阴郁神情）我如今不过是一个经常出没于一片废墟中的幽灵罢了。（接着献殷勤地，却没看着她）当时你自个儿呢？你不是全爱尔兰最漂亮的姑娘吗？（蔑视地）你眼下这种装模作样的羞耻，去它的吧！我记得你当时并没感到害臊。你心里只有爱，只有欢乐，只有光荣，你感到自豪！

诺拉 （两眼闪亮）我现在还感到自豪呐，而且会至死不变。

梅洛迪 （赞许地看她一眼，可又对她那副样儿感到厌恶——扭过头去）你干吗老提起往事？我不想再谈。

213 **诺拉** （稍顿——胆怯地）你也不该对萨拉那样说，真好像

你认为她在耍尽花招要把哈福德少爷抓到手似的。

梅洛迪 我没那么想！她是我的闺女——

诺拉 她当然是你的闺女。西蒙那个小伙子也挺正派。（带点瞧不起的样子，微微一笑）真格的，听萨拉说，他那么害羞，至今连她的手都没敢吻过呢！

梅洛迪 （颇为藐视地）这我倒信。临到恋爱关头，美国佬都是笨笨咧咧、冷冰冰的蠢货。他们不机敏，没有浪漫的热情，对女人一点也不了解！（轻蔑地哼一声）老天爷作证，想当年我在他这个岁数——（连忙补充道）倒不是我不赏识哈福德少爷，请你注意。他是个有身分地位的人。他如果要求我允许萨拉嫁给他，我会很高兴同意的，不过他爹得跟我在萨拉婚后财产上的安排达成一致的意见。

诺拉 （急忙地）哦，还不必考虑到那一点。（接着沉浸在自己的梦想）是啊，姑娘会幸福的，因为她深深地爱上了西蒙，远比她承认得还要深。这会给她一个飞黄腾达的机会。咱们会看到那一天的，她会住在一座富丽堂皇的大厦里，身穿绫罗绸缎，坐一辆由马车夫和仆人伺候的四轮大马车出门。

梅洛迪 我跟你的期望一样，诺拉。我本人不中用了——完蛋了——没有未来，只剩下了过去。可我的闺女长得漂亮，有头脑——雄心不小，朝气蓬勃——她会有远大的前程的。（接着嘲笑地）除非她得记住自己是一位名门淑女，一举一动不再像爱尔兰的村姑，那她才会有锦绣前程！（听见萨拉走下楼来。）她回来了。（站起来——辛酸地）她一看到我就好像会生气，那我干脆到酒吧间去呆会儿吧。今天一上午，她把我侮辱得够呛。（打开酒吧间那扇门，从里面传出一阵热烈的欢迎声。他走进去，关上门。萨拉从右边上。她脸颊绯红，眼神充满恍恍惚惚的幸

福感。)

诺拉 (责备地)你爹到酒吧间里去了,免得听你没完没了的唠叨。多好哇! 你明知道今天是个纪念日,不该折磨他,却缺乏这种起码的感情,你难道不感到害臊吗?

萨拉 好吧,妈妈,就让他痛痛快快度过这一天吧。我还要帮您把他那身军装从阁楼上的箱子里找出来,替您把它刷干净。

诺拉 嗯! 愿主保佑你,这才对——(接着对她这种出乎意料的顺从感到惊奇)天哪,多妙啊! 可你怎么突然有这么大的转
211 变,到底怎么回事?

萨拉 我现在那么高兴——哪儿还有心跟谁作对呢。(犹豫一下——接着害羞地说)西蒙吻我了。(既然这句话已经说出口,便得意地往下说)他终于有了勇气,可那还是我促成的。我弯腰给他整理整理枕头,就凑在他面前,只要他有点人情味,就不由得会那样做。(温柔地笑了。)您要是见到他那副样儿,准会笑出来的。这一冒失行为叫他感到害臊,恨不得陷到床底下去。他连忙道歉,好像怕我受到了侮辱,不再理他似的。

诺拉 (逗趣儿地)那你怎么样呢? 我敢打赌,没有老脸厚皮地装腔作势吧。

萨拉 (懊丧地)真的,妈妈。他那一吻也叫我羞得满面通红,跟他一样。

诺拉 就这些吗? 真的,接吻这件事容易得很。可他有没有问你愿不愿意嫁给——?

萨拉 没问。(急速地)他没问,这都怨我。他倒是足够大胆来着,只消我说句鼓励的话就行了。可我站在那儿呆头呆脑的,一张嘴却只说我应该来帮助他,结果就从房间里跑出来,脸红得像个紫菜头——(走到母亲身边。诺拉搂住她,萨拉把脸贴

在她肩膀上，热泪盈眶）唉，妈，真没想到我会那么傻？

诺拉 嗯，人一恋爱就——

萨拉 （摆脱母亲——嗔怪地）就是这么回事！我陷入了情网，可又不甘心那样！我不想感情用事，冲昏头脑，让感情把自己变成一个奴隶！（突然又自信地笑起来）嗯，他也爱我，而且爱得比我更深，这我看得出来，下次我得头脑清醒点儿啦。（高兴地笑了。）您可以认为实际上大功已经告成，妈妈。就按您的意思，我就是西蒙·哈福德太太了。（弯身一鞠躬。）

诺拉 （微笑）哎呀呀，别在我面前装模作样了！好了，你答应帮助我，那咱们俩就去把你爹那身军装从箱子里找出来吧。你不会像我那样在阁楼里累得喘不过气来。

萨拉 （快活地用一只胳膊搂住母亲的腰）那就去吧。

萨拉 （两人从右边下去的时候）我可记不清哪只箱子了——你得帮我找找那把钥匙。（稍顿。酒吧间那扇门开了，梅洛 215
迪又走进来，仪态跟幕启时一样。酒吧里传出同样的喧闹声，不过梅洛迪这次走出来，没有回头下达命令，只随手把门关上。他厌恶地皱着眉头。）

梅洛迪 一群该死的无知的畜生。（接着心怀真正孤独的渴望）但愿杰米·克里根会来。（懊丧地）在自己家里竟给逼得这样走投无路！处处是愚昧无知——要么就受亲生女儿的嘲笑！（随即气势汹汹地）当着老天发誓，人间也好，地狱也好，都没有任何力量能把我压垮！（两眼又不由自主地转向那面镜子。他走到镜子前面，从镜中寻找那副叫他感到满意的自身形象。接下来的是跟第一幕他在镜子前面的表现完全一样：端平两肩，高傲地昂起头，然后对着自己的映像大声背诵他最喜爱的那段拜伦诗作。）

“我没有爱过这人世，人世也不爱我；
它的臭恶气息，我从来也不赞美；
没有强露欢颜去奉承，不随声附和，
也未曾向它偶像崇拜的教条下跪，
因此世人无法把我当作同类；
我厕身其中，却不是他们中的一个；
……”

（他站在那儿盯视着镜子，没听见临街那扇门的门闩卡嗒响了一声。门开了，西蒙的母亲黛博拉（亨利·哈福德夫人）走进来，顺手轻轻把门关上。梅洛迪那么聚精会神地观赏自己，根本什么也没注意到。她刚从大街上耀眼的阳光下走进来，突然换了环境，两眼一抹黑，一时也没看见他。等一看清，她简直难以置信地瞪着，接着便带着一点给逗乐的神情冷冷一笑。）

（黛博拉四十一岁，看上去不过三十来岁，矮身量，五英尺多高，身体纤弱，却有朝气。谁也不会料到她已经是个有两个成年儿子的中年妇女，脸长得美——也就是说，从那种着眼于骨架结构和不平凡性格的艺术家的眼光来看的那类美。小脸蛋儿，高颧骨，楔形的脸盘儿从宽脑门到方下巴越往下越显得尖，一头卷曲而浓密的红棕色头发。鼻子细巧，稍微有点鹰钩。那张嘴尽管嘴唇丰满、牙齿白皙，却显得大了点。棱角分明的浓眉毛下那双长睫毛，青斑点点的棕色眼睛也是如此。这对眼睛在任何一
216 张脸上都显得大了点，在她脸上就显得更大了，再由她那苍白的面容一衬托更令人望而生畏。她的脚很小，高脚背；两只手纤纤细细。她那苗条瘦弱的身躯穿一套有意显示朴素的白衣裙。总之，她浑身现出一种蓄意超然冷漠的古怪气质，也就是冷眼旁观

者那种孤高自赏的漠然态度。此外，身上也有那么一股过分自信的劲儿，真好像有意识要使自己这种独特性格达到怪诞的程度。）

黛博拉　对不起。（梅洛迪一惊，猛地转身，脸上现出惊呆可笑的表情。这一上午，他又第二次让人发现自己在照镜子，真叫他感到挺难为情，丢了脸，十分恼火。为了报复，他便高傲地挺直身子，无理地从头到脚打量她，可是一发现她是位妖媚动人的高贵女士，态度马上变了。机会在招手，他于是满怀信心，鼓起勇气，像一位献殷勤的绅士那样文雅地鞠一躬。脸上那种欢迎的微笑和说话的声调都具有诱惑的魅力。）

梅洛迪　早晨好，小姐，欢迎您光临小店，不胜荣幸之至。（从前端那张大桌子后面抽出一把椅子——又鞠一躬）恕我冒昧，您避开了大街上耀眼的阳光，会觉得这儿挺舒服。

黛博拉　（一时纳闷儿地注视着他，不由自主地被他的举止和那种显得高雅的仪表所感动）谢谢您。（向前走过来，梅洛迪殷勤地给她扶着椅子，搀她坐下。他贪婪地观赏着她，把她浑身的特点尽收眼底，就像一位爱马的人在鉴赏一匹良种母马那样兴致勃勃。与此同时，他彬彬有礼地向她奉承。）

梅洛迪　小姐——（看到她的结婚戒指）哦，请原谅，该叫夫人——容我再说一遍，能为您效劳，深感荣幸。（转身时想法让手好像是出于偶然拂了一下她的肩膀。她毫无提防，不免吃了一惊，连忙朝后退缩，抬头望着他。两人的目光相遇，她看到他那种明显的评头论足的视线，蓦地感到一阵惊慌。不过，她很快就镇定下来，因为他已经把目光移开，对自己首次进攻在她身上所起的反应深感满意，正忙不迭地表示歉意。）请原谅，夫人。由于荒疏，我的举止大概显得很笨拙。近来很少有贵夫人光临。217

小店和我本人一样正走背运呢。

黛博拉 （干脆没理这几句话）你大概就是店主梅洛迪吧？

梅洛迪 （眼中闪现一丝怒火——高傲地）我是科尼利厄斯·梅洛迪少校，一度曾在英王陛下第七龙骑兵团效劳，听您吩咐。（形式冷冷地鞠一躬。）

黛博拉 （这当儿又成了一位觉得有趣儿的旁观者——歉意地）哦，这么一说，应该是我向你道歉喽，梅洛迪少校。

梅洛迪 （受到鼓励——献殷勤地）不，不，亲爱的夫人，是我的错儿，我不该生气。（带着那种坦率承认自己有一种值得称赞的弱点的神情）说真的，我也可以坦白，我这种改不了的弱点正是所有见过好日子的绅士爱犯的毛病。我这种人自尊心太强，过分敏感，总以为受到别人的怠慢。

黛博拉 （迎合地）先生，我向你保证，绝对没有一点儿瞧不起你的意思。

梅洛迪 （又跟她的目光相遇，而且紧紧盯住——语调暗示爱抚）您美貌出众，态度谦和，夫人。（黛博拉逗趣儿的兴致消失了。她又慌乱起来，不由得感到惊恐着迷。梅洛迪以往曾是个成功的勾引老手，这当儿信心十足，继续采取攻势，说起话来有意带有一股伤感的情调。他变成一个罗曼蒂克的悲剧性人物，恳求女人的谅解和深情的怜悯）我是个可怜的傻瓜，夫人。我要是能安心做一个俗里俗气的小客店老板，要是能放弃虚荣，忘掉过去，就会明智幸福得多。今天是个叫人难以忘怀的日子，因为今天是塔拉韦拉战役纪念日，我一生最值得追忆的日子，夫人。正是在那光辉的战场上，我由于英勇作战而荣幸地受到伟大的惠灵顿公爵本人——当时他是阿瑟·威尔斯利爵士——的嘉奖。所以我相信您会打心眼里原谅——（语调越发亲热）您这样一位

美人必定会完全理解男人的心，因为想必已有许许多多的男人把心献给了您。（语气显出粗俗的热情）对，我愿拿出全部家当跟一分钱打个赌：就连那些冷冰冰的美国佬当中也不会有一个男人见到您这样的美貌佳人而不动心吧！（把一只手压住她那 216
两只搁在桌上的手中的一只，热情地盯视着她的眼睛。）就像我眼下这样！

黛博拉 （虽然觉得自己软弱地让他凭借体力制服住了，却还是挣扎着要把手抽出来）这就是——爱尔兰所称的那种花言巧语吗，先生？

梅洛迪 （真诚而色迷迷地）不是！当着活生生的上帝起誓，只要能让我吻一下您的嘴唇，我就愿意单枪匹马去闯拿破仑老卫队的方阵。（弯腰向前，同时紧盯着她的眼睛，看来他马上就会吻到她啦，她本人也无能为力抵制似的。接着，他嘴里那股臭烘烘的威士忌酒味儿顿时使她清醒过来，恶心得浑身直颤，气得两眼冒火。她使劲把手抽出来，用叫人难堪的蔑视口气冲他说。）

黛博拉 噗！你嘴里喷出一股难闻的酒臭味儿！你喝醉了，先生！简直无理，叫人恶心！你如果一向用这种荒唐的把戏款待我们女客，难怪你这家小客店门庭如此冷落！（梅洛迪猛地挺起腰来，倒退一步，好像让人打了一记耳光似的。黛博拉站起来，藐视地不再理他。这当儿，萨拉和她的母亲从右边厨房门进来。她俩见到这种情景，一眼就看明白了。梅洛迪和黛博拉没发现她俩进来。）

诺拉 （压低嗓音）噢，主保佑我们！

萨拉 （当即想到这准是米基跟她提起过的那个女人。她赶紧朝他们走过去，对自己意识到想必已发生的事竭力不显露

担忧、生气和羞愧的神情。)什么事，爹？这位太太有什么事？(梅洛迪这当儿自尊心受到挫伤，萨拉的到来更是一个打击。黛博拉转身面对萨拉。)

黛博拉 (沉着冷静——喜悦地)我是来找你的，梅洛迪小姐，你也许知道我儿子西蒙的下落。(这话对梅洛迪来说真像一枚炸弹。)

梅洛迪 (脱口而出，非但没道歉，反倒怒气冲冲，好像她刚才故意耍弄他似的)您是他的母亲？老天爷，夫人，您干吗不早说明呢！

黛博拉 (没理睬他——对萨拉)我刚才到他那个隐士小木屋去过了，结果发现隐士不翼而飞了。

219 **萨拉** (结结巴巴地)他在这儿呐，哈福德夫人——在楼上睡觉呐。他病了——

黛博拉 病了？这话当真？

萨拉 (不再那么慌乱)哦，他如今好多了，差不多痊愈了。湖那边太潮湿，他着了凉，发起烧来。我发现他在那边浑身哆嗦得厉害，就请他过来了。这儿有医生治病，还有人照顾他。

黛博拉 (和蔼地)那人想必就是你喽，梅洛迪小姐？

萨拉 哦，是我和——我母亲和我。

黛博拉 (彬彬有礼地)我对令堂和你的这番好意深表谢意。

诺拉 (一直站在远处，这当儿走上前来——面带友好和蔼的微笑)哦，甭谢我们，夫人。真的，少爷是个文质彬彬的好小伙子，我们大伙儿都喜欢他。哪怕他分文不付，我们也照样欢迎他——(瞥见萨拉不大赞许的眼神，顿时窘迫地打住。黛博拉虽然对诺拉那副邋遢的外表有点反感，却觉得她纯朴可爱，态度和

蔼，便冲她微微一笑。）

萨拉 （窘迫地）这是家母，哈福德夫人。（黛博拉礼貌地点点头，诺拉本能地行了一个老乡习惯向乡绅贵妇行的屈膝礼。梅洛迪在一旁受到冷落，怒火中烧，两眼盯视着她。）

诺拉 跟您认识真叫我高兴，夫人。

梅洛迪 诺拉！看在上帝份上，别这样——（突然又转变成一位完美的绅士——不仅体谅人地，甚至有点屈尊俯就地）我敢说哈福德夫人正急着等人领她去看看公子呐。我说得对不对，夫人？（他如此老脸厚皮，倒叫黛博拉吃一惊，一时愣住了。她冷冷地回答一句，显然只是不想再制造尴尬的局面。）

黛博拉 对，先生。（转身不再理他。）梅洛迪小姐，能不能麻烦领我去一下。我已经浪费了不少上午时间，还得赶回城里去。我只能在这里呆一会儿——

萨拉 跟我来吧，哈福德夫人。（朝右边那扇门走去；在门口那儿闪在一旁，让黛博拉先走。）这会叫西蒙感到多么意外，多么高兴啊。他本来想写信告诉您他病了，可后来又不想让您担心。（随着黛博拉走进过道。） 220

梅洛迪 该死的混账娘们儿！要是早知道——不，我要是后悔就下地狱！让美国佬暴发户见鬼去吧！（冷笑）可她装出那副受辱的样儿并没有把我骗了！我认识的娘们儿太多了——（怒气冲冲地）居然说什么“荒唐的把戏”，真是那样吗？叫她见鬼去吧！

诺拉 （怯生生地）别骂她了，何必折磨你自己呢。她倒像一位心眼好的太太。等她事后静下来想一想，明白过来你并不认识她是谁，也就不会怪你啦。

梅洛迪 （紧张地）小点声儿！

诺拉　为了萨拉，就别计较这事啦。真格的，你也不愿意萨拉和那个小伙子之间出现什么麻烦吧。（他默不出声，她继续安慰。）好了，到楼上你屋里去吧，你会找到一样可以转移你的思路的东西。萨拉和我已经把你那套军服刷好，放在你的床上了。

梅洛迪　（粗声粗气地）把它放回箱子里去！我不想让它再叫我想起——（又怀着受辱的愤怒情绪）老天爷作证，我敢打赌她准以为我刚才对她讲的塔拉韦拉战役啦，伟大的公爵对我的嘉奖啦，都是醉汉说的大话！

诺拉　不会，她绝对不会的，科。她不可能那样。

梅洛迪　（忽然转到一个念头）嗯，眼见为实，是不是，贵夫人？好咧，那我就来证实给她看看——（转向诺拉，恢复了不少自信）谢谢你提醒我对萨拉应尽的责任。你说得对。为了萨拉，我不应该再生气，应该向西蒙的母亲正式道歉，消除我们俩之间所发生的那点小误会。（屈尊地微笑）说真的，作为一位绅士，我应当承认一个漂亮的女人享有一贯正确的特权，即使她错了，也应当说她对。（朝左边前端那扇门走去，开门。）万一那位夫人再回到这儿来，就想法儿找个借口把她留住，等我回来。（这是一道命令。下，随手关上门。）

诺拉　（叹口气）总算没事了。呆会儿他就会正正经经，彬彬有礼啦，一穿上军服就又会感到自豪啦。（走向右边当中那张桌子尽头，带着疲惫的神情坐下休息。没多会儿，萨拉从右边匆匆进来，走到她身边。）

萨拉　爹呢？

221 **诺拉**　我让他上楼换军装去了。那会叫他心里得到点儿安慰。

萨拉　（伤心地）叫他心里得到点儿安慰？有这样一个大傻

瓜似的父亲，我才应当得到别人的安慰呐！

诺拉 别说了！他怎么会知道那位夫人是——？

萨拉 （感情突然转变——近乎报复地）是啊，活该她倒霉。她大概自以为是一位那么了不起的夫人，全美国人都会尊敬她。哼，现在她总该明白点了。不过，她倒没有表现出那种满有理由受到侮辱的样儿。也许她尽管装腔作势，倒喜欢那种对待咧。（感情又突然改变）嘿，我怎么能这样乱说呢！我爹，一喝醉就喜欢跟女人胡调！这一次，他可让人治了，自讨没趣，倒叫我挺高兴！他一时半会儿不会忘记夫人怎样奚落他，真好像他连夫人脚下的泥土都不如似的！

诺拉 夫人没有那样。她看得出你爹喝醉了，不会对他计较的。

萨拉 （沮丧地）也许吧。可是这真够糟糕的，是不是？哪个女人会让自己的儿子跟这样一个人的闺女结婚呢？（顿住。）唉，妈妈，我本来挺高兴，对西蒙很有把握，可现在——她干吗偏偏今天到这儿来了？哪怕明天来也好哇，我那时也许已经设法让西蒙向我求婚啦；一旦他那样做了，世上就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叫他变卦。

诺拉 只要西蒙爱你，世上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叫他变卦。（自豪地）这我怎么会不知道呢！（叫她放心）她是他的母亲，她爱他，会希望他得到幸福的，会看出他爱你的。你怎么认为她会想法儿叫他改变主意呢？

萨拉 因为她恨我，妈妈——出于一个理由。

诺拉 不会的，不可能。

萨拉 她的的确确恨我。别看她装得甭提多么友好，可她骗不了我。她这种女人即使上了断头台，也会对刽子手客套一

番的。(压低嗓音)她这次前来不只是单单为了看望一下西蒙,而是因为西蒙的父亲收到了一封别人检举咱们俩的信,他把那封信让西蒙的妈妈看了。

诺拉 是谁干的这种卑鄙的勾当?

222 **萨拉** 她说信上没有签名。大概是邻近一带哪个跟爹有仇的家伙干的——谁又不会呢?

诺拉 甭管那个坏蛋是谁,都会遭背运的。

萨拉 她说她是来提醒西蒙,他爹气疯了,已经去找他的律师——不过这我倒不担心,我只害怕她所起的影响。

诺拉 你怎么知道那封信的事呢?

萨拉 (避开母亲的目光)我偷偷溜回去,在门外听到的。

诺拉 你可真不害臊! 你该多有点自尊心才是!

萨拉 是啊,妈,我呆了一两分钟就感到害臊了,便马上离开了。(接着挑衅地)不,我并不感到害臊。我想弄清她到底要耍什么鬼花招,好想法子对付。我根本就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把西蒙留住。(压低嗓音)她一进屋就说开了,因为她只有几分钟时间,得赶在晚饭前回到家里,这样她丈夫便不会怀疑她到这儿来过了。自打西蒙搬到这儿来住之后,她丈夫一直不许她来看望西蒙。

诺拉 嗯,她不顾丈夫的反对,前来看望西蒙,正说明她站在西蒙一边啊?

萨拉 对,可这并不表明她同意西蒙跟我结婚。(不耐烦地)妈,别想得那么简单。即使她是由丈夫派来尽一切可能的办法叫他跟我分手,难道她本人就不会跟西蒙这样直说吗?

诺拉 别先自寻烦恼。等一等,看看情况再说。没准儿你会发现——

萨拉　我早晚会发现我说过的那句话是对的——她恨我。(辛酸地)她即使怀着好意而来，可是现在受到了咱们那位大老爷的侮辱，恐怕也会改变初衷了。谢天谢地，他要是眼下再换上军装，那起码也得在镜子前面照上好几个钟头，等不到他下楼来再要活宝，她早就走啦。(诺拉本想向她说明实情——可又放弃了。萨拉换了口气，接着说。)我倒巴望她能看见爹穿着那套军装，当然得在他头脑清醒的时候，那她就会觉得自己不该小看他啦——(恼怒地)唉，我跟我爹一样胡涂，真好像西蒙的妈妈没脑子，看不透他似的。

诺拉　(厌倦地)看在上帝的份上，随他去吧。

萨拉　(稍顿——挑衅地)那个女人想要什么花招就让她要吧。我也有脑子，她早晚会发现的。(接着不自在地)就像西蒙跟我说过的那样，我只觉得她虽然外表尊贵，性格却十分古怪，真叫人摸不透她究竟想干什么。(两人都听见从楼上传来的脚步声。)哦，西蒙的妈妈下楼来啦。她没浪费很长时间。嗯，我正 223
等着她呐。您到厨房里去一下好吗，妈妈？我想让她单独跟我讲明实情。(诺拉站起来——又想起梅洛迪的吩咐，不自在地朝左前方那扇门瞥一眼，犹豫不决。萨拉着急地催促)您没听见我的话吗？快去吧，妈！(诺拉叹口气，从右边匆匆下。萨拉坐在当中那张桌子后面等待，不自觉地模仿着她爹那副挺直腰板的派头。黛博拉出现在右边门口，脸上丝毫也没带方才跟儿子见面后的激动神情。她和蔼地冲萨拉笑笑，后者有礼貌地站起来。)

黛博拉　(朝她走过来)很高兴你在这儿，梅洛迪小姐，让我有机会再次感谢你对我那生病的儿子的照顾。

萨拉　谢谢您，哈福德夫人。家母和我能做些力所能及的

事都感到很高兴。(挑衅地补充一句)我们都挺喜欢西蒙。

黛博拉 (两眼闪现一丝暗自感到有趣儿的神情)是啊,我也觉出你喜欢他。西蒙也对我说了他多么喜欢你。(变得沉思起来,用一种超然冷漠的口气说出一连串话,不知不觉地压低嗓音,仿佛自己在自言自语似的。)自从西蒙离家投进大自然怀抱寻求自我解放以来,我这还是头一次见到他。我发现他没有多大变化,不像他信中叫我想象的那么大。当然他好久没来信了。我原以为他本来期望大自然给予他的那种纯净的自由,会激励他写些好的诗篇,结果写出来的只是一些模仿拜伦勋爵的拙劣作品,这叫他更加消沉颓废。(微笑)不过嘛,他明明得到了另一种补偿,那就是找到了一种新的罗曼蒂克美梦。我原本早就该料到他会这样。西蒙是个根深蒂固的梦想家——这恐怕是我传给他的一种弱点,尽管我也不得不承认哈福德家族的人都一向是些大梦想家,只是方式不同罢了。甚至我的丈夫也怀有一种梦想——当然啦,一种追求物质实利的、保守的梦想。我刚才还提醒西蒙,他爹思想顽固,一旦他的梦想遭到蔑视就绝对不会原谅人,而且会拿出十分有效的办法来加以维护。(又微微一笑。)我这种忠告不过是作母亲的一种应尽的责任罢了。我理解这不
224 会有什么效果,西蒙不听我的话。在这件事情上,我也爱莫能助。(冷漠地笑笑,好像暗自感到有趣儿似的。)

萨拉 (盯视着她,揣摩不出话中真正的含义,不知该怎样反应才好——内心潜藏着怨恨)我不认为西蒙在模仿拜伦勋爵。我讨厌拜伦勋爵的诗。在我看来,西蒙内心具有真正的诗人气质。

黛博拉 (暗自吃惊——又快速地讲起来)哦,这当然是一种感觉。你赞赏他这一点,是很自然的——我是指现在。可我

得提醒你，就我对哈福德家族史所知道的情况来判断，这种气质他们每个人都有，却很难叫一个女人保持赞赏到底。西蒙的曾祖父乔纳森·哈福德有那种气质，他是在邦克山战役*阵亡的，可我怀疑独立战争只提供给他一次象征性机会罢了。我敢说他只打了一场为了个人的战争——为了争取纯粹的自由而已。西蒙的爷爷伊万·哈福德也有那种气质，他也是一个狂热争取纯粹自由的人，瞧不起我们的革命**。他认为那场革命歪曲了那种使他获得自由的理想，做出了过多的妥协，因此他便到法国去，成了一名狂热的雅各宾派，一名罗伯斯比尔***崇拜者。他原本希望跟他那位廉洁的救世主一起走上断头台，可他的身分地位太低，人家根本没想到把他处死。他回国后，便在我现在的那座花园的一个角落里盖了一个小小的自由殿堂住在里面。那座殿堂至今还在。我清清楚楚地记得他是个一辈子白费心机的老空想家，枯燥乏味，冷漠自傲，冷漠无情，不肯服输，经常穿上他那套法兰西共和国国家卫队的旧军服。他就是穿着它去世的。但是，关键在于你根本想不到哈福德家族那种把对自由的追求和施报复的怨恨加在了那些跟他们一起生活的女人，乔纳森的三个继女身上[29]，也就是伊凡的同父异母姐妹，居然贪婪地干起私掠商船的勾当，还到西北去做生意，由此而发了大财，最后竟利令智昏地贩卖奴隶，从中获取暴利——要知道，他们长期奋斗的

---

* 邦克山战役，美国独立战争初期，1715年6月17日大陆军围攻波士顿的战役之一。英军经过激战夺取了山头的美军城堡，死伤近千人，美军死伤约四百五十人。后华盛顿将军以雄厚兵力迫使英军从波士顿和海港撤离。这一胜利以及英军在邦克山遭受重大损失都增强了美国人对自身战斗能力的信心。——译者注

** 指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译者注。

*** 罗伯斯比尔是法国大革命时期(1789—1894)雅各宾派领袖。——译者注

目标原本是要摆脱那种对自由的奴役，其结果反倒是束缚了自由，这种得意忘形的高潮真具有讽刺的意味。伊万的妻子当然也卷进了那场争夺，成了她们的工具和同谋犯。她们还企图笼络我参加，可我设法逃脱了，因为那些贪婪的老爪子从我身上抓不到什么。遗憾的是她们都已经去世，没法儿认识你了。我觉得她们会看中你的。她们会发现你身强体壮，雄心勃勃，决心取
225 得你想要的东西。她们想必会像年老昏聩、饥饿的毒蛇那样对你落入她们的圈套笑脸欢迎。（笑）那帮恶毒的老巫婆！真叫人憎恶，可我到头来又不由得羡慕她们——也怜悯她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结合点。她们都过分崇拜拿破仑，常说他是她们唯一想嫁的男人。我呢，过去常幻想自己是约瑟芬*——甚至结婚之后有时还那样认为。我和我丈夫结婚出门度蜜月，那帮姐妹们，大家都这样称呼她们，还有家族其他成员，都陪我们一道去巴黎观看皇帝那场加冕礼。（顿住，满脸带着回忆的喜色。）

萨拉 （不禁有点儿被黛博拉滔滔不绝、低沉悦耳的话语迷住了，同时竭力在领悟内中与她有关的含义。用信任的口吻悄声说，当然面带着微笑。）我也一向敬仰拿破仑。在不少事情上，我跟我爹意见分歧，这就是其中一桩，他反对拿破仑，而不是拥护他。

黛博拉 （一怔，仿佛从梦中惊醒过来——面带和蔼的微笑）嗐，梅洛迪小姐，我站在这儿跟你谈论起哈福德家族史来了，一定惹你厌烦吧。我闹不清你对我有什么看法——西蒙想必跟你说过我的性格有时有点儿古怪。（朝萨拉脸上瞥一眼——感

* 约瑟芬·德·博阿内(Joséphine de Beauharnais, 1763—1814)，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的王后。——译者注

到有趣儿地)嗯,我看得出来他肯定说过了。所以我相信你会体谅我这一点的。我真不明白什么在促使我这样做——也许只是想表现得公正无私吧,而且也想给你提个醒。

萨拉 (生硬地)提醒我什么,哈福德夫人?

黛博拉 当然是指哈福德这家人从来没放弃过梦想啦,哪怕有些梦想实现不了,他们也没法儿放弃。这正是这个家族的祸根。譬如说,西蒙计划写本书,谴责那种贪得无厌和占有欲的罪恶,维护那种使人们摆脱权欲而满足于简朴生活以拯救我们灵魂的美德。我没法儿想象你真会认真看待这种想法。(又瞥一眼萨拉。)我看得出你并不那么看,我也不那么看。我甚至根本不相信西蒙会写成那本书。可我得提醒你,那本书已经写在他的良心上了,何况——(顿住,鄙视地笑笑。)我总在提醒,真有点像卡珊德拉*了。我还站在这儿唠唠叨叨惹你厌烦。(礼貌地伸出手。)再见,梅洛迪小姐。

萨拉 (呆板地握住她的手)再见,哈福德夫人。(黛博拉朝 226
那扇街门走去。萨拉跟在后面,脸上带着疑惑不解的神情,同时也心怀希望。突然冲动地脱口说)哈福德夫人,我——

黛博拉 (转向她,和蔼地)嗯,梅洛迪小姐?(眼神却已不带任何表情,明明是不想再答理她。)

萨拉 (一时哑口无言——随后拘谨而有礼貌地)要不要我给您拿杯冷饮什么的,您喝了再走?这么热的天,您从大路走到西蒙那座小木屋,又走回来,一定口干了吧。

黛博拉 什么也不想喝,谢谢你。(接着又用她那种超然的

---

* 卡珊德拉,希腊神话中特洛伊最后一位国王普里阿摩斯和他的妻子赫卡柏的女儿,为阿波罗神所爱,被赐预卜吉凶的本领,但因不肯委身于阿波罗,受到他的诅咒,致使她的预言无人相信。——译者注

古怪口气快速说)是啊,我的确觉得独自一人在树林里走是一种古怪得叫人难以承受的体验。真叫人心惊胆战——可也令人陶醉。多么令人心旷神怡啊,真有一种重新让大自然征服的感觉!多年来我一直没有冒险走出我那座花园。那里,大自然被人们驯服得服服帖帖,成了一种装饰。我已经忘记那种占有欲极强的原始大自然的残酷力量多么叫人不得不信服——尤其是你突然受到它的袭击将更会有这样的感受。(微笑)对一个疲倦的中年主妇来说,这真是一个最叫我糊涂不解的早晨,可我认为自己保持了一种哲人的冷静态度,也可以说,一种沉着稳重的姿态。不过,等我回到自己的花园,读读书,沉思默想,又漠不关心地听听高墙外边人们在街道上来去匆匆的脚步声,倒也会觉得是一种宽慰。我再也不冒险尽我的职责啦。对那些认为自己明白该对别人尽些什么责任的人来说,毫无疑问,这是一桩高尚的事,可我——(笑)哎呀,我又唠叨个没完了。(转身向门口走去。)卡托等了这么久,准会不高兴了。我已经让他那几匹心爱的马快叫苍蝇叮得半死了。卡托是我们的黑人车夫。他也喜欢西蒙,尽管西蒙自我解放以来,一见到卡托就跟他热烈握手拥抱,叫卡托感到挺窘。卡托即使当奴隶的时候,也一向是个沉着冷静的自由人。他非要证实自己——我指的是西蒙——是自由的,无拘无束的,倒叫卡托感到十分惊讶。(微笑)再说一遍再见,梅洛迪小姐,这次我可真要走了。(萨拉给她开门。她从萨拉身旁走
227 向大街,向左转,从两扇窗户前走过,然后消失。萨拉关上门,慢慢走回到当中那张桌子上首,站在那儿思忖,忧虑和怨恨交织在她心中。诺拉从右边门口出现。)

诺拉 愿主宽恕你,萨拉,你怎么把她放走了?你爹跟我说过——

萨拉 我真琢磨不透她，妈。您会认为她满不在乎，可她实际上真的在乎，而且她恨我，这我觉出来了。可您闹不明白怎么回事——我觉得她疯疯癫癫的，没完没了地说啊说的，好像没法儿停住似的——古里古怪地胡说一通，什么西蒙的祖先啦，她自己啦，拿破仑啦，大自然啦，她那座花园啦，自由啦，天晓得还有什么别的——可是总在让我明白那些话里有话，而且一直在提醒我，在威胁我。哦，她也许在某些方面有点儿愚蠢，可决不是个傻瓜。我知道她并没让西蒙猜到她宁愿让西蒙死掉，也不愿让他娶我。哦，不，我敢肯定她对西蒙说过他如果真的爱上了我，我意味着他的幸福——不过她后来会说他应当等一等，证实他真的——反正给他点时间考虑考虑。对，我敢打赌她就是这么做的！

诺拉 （一直望着左前方那扇门，忧心忡忡——惊恐地）你爹不定什么时候就会下楼来，我得到花园里去躲一躲。（抓住萨拉的胳膊。）跟我一块儿去吧，让他发完脾气再说。

萨拉 （甩开母亲的手——恼怒地）甭管我，妈。我不去管爹的闲事，就已经够心烦的了。我得筹划一下等见到西蒙该怎样好好表演一番。我得像他母亲那样胡扯说谎。我得假装喜欢他的母亲，假装尊重她给西蒙提出的每一个忠告。我一定不让他看出——可我今天不想再去看他啦，妈妈。您要是乐意的话，就请把饭和牛奶给他送上去吧。告诉他我太忙了。我想让他着着急，担心我也许为了什么事对他发火了，也许他母亲说了些什么话。一旦他有了那种可能失去我的念头——那就好办啦，您说是不是，妈妈？

诺拉 （看见左前方那扇门开了——低声说）噢，主帮助我！（惊惶地转身溜走，从右边那扇门下。）

（左前方那扇门慢慢开了——慢慢地是因为梅洛迪听见餐
228 厅里有人说话，希望黛博拉还在，便有意制造一个惹人注目的进入室内的场面，这尽管做得太明显了，却还是很有效果。他身穿一套惠灵顿龙骑兵团少校军官鲜艳的红色军装，显得特别英俊显贵——真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光采夺目的罗曼蒂克人物。这当儿，他拥有一股先前没显露的真正气质，一种他当年真的当过骁勇强悍、无所畏惧的骑兵军官的派头。那套军装保存得非常好，每个扣子都闪闪发光，衣料上也没有污点。她一穿上这套军服，明明又使他恢复了那种自信的高傲态度。他还尽力振作起来，使脸上显得精神焕发，遮掩早晨喝酒留下的任何醉态。他一发现黛博拉并没在场，不免有点失望。像往常那样，他一单独跟萨拉在一块儿，就显得心虚内疚。萨拉耷拉着脸，没露出一点知道他在场的神情。他慢慢绕过左前方那张桌子，走到当中那张桌子尽头，面对着萨拉。她依然没答理他，他只好先开口，脸上带着那种屈尊承认自己对某些癖好感到有趣的神情。）

梅洛迪　我碰巧回到自己的卧室，发现你和你妈妈已经把我这套军服摊在床上，它那么诱人，我实在没法儿抗拒它的引诱，便没等到晚上，就立刻把它穿上了。

萨拉　（转向他，不禁被他那副仪表所打动，压下内心的蔑视情绪，只能带点傻气地结结巴巴说）**是啊，我——我知道您穿上它了。**（稍顿。出神地望着他——接着，突然感情冲动地赞叹道）**您显得高贵英俊，爹。**

梅洛迪　（孩子般欣喜）**怎么，你居然这样说，真是太好了，亲爱的萨拉。**（自负地）**我觉得自己跟我当年光荣地穿着这套军装时相比，如今也并非显得很不相称吧。**

萨拉　（无奈地提出一项要求，其中既有恳求、也有严厉的

责备)哦，爹，您干吗不能自我量力，安心守本分呢？(声调变得哀伤而奚落)当年的您！遗憾的是我从来也不认识那名士兵。我倒觉得只有他不光是作梦白活着。

梅洛迪 (装出一副假痴假呆的表情——冷冷地)我不明白你的意思。(稍顿。开始用一种傲慢而愉快的口气讲话。)我猜你还在恨我，是因为我跟你那位未来的丈母娘发生了一场不幸 229
的误会吧。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不会怪你。(微笑)说真的，我确实做错了事。(格格发笑)糟糕的是我一向不习惯于跟那些美国北方的太太打交道。我赏她们的脸，说些无伤大雅的奉承话恭维她们。嘿，你瞧，那位夫人顿时装模作样起来，好像受到了侮辱似的。这准是她们那种该死的清教徒狭隘的思想在作祟。她们不由得认为人间处处隐藏着罪恶，可是今天这个女人根本无须大惊小怪。我压根儿就对那些皮包骨、面色苍白而不起眼的娘们儿不屑一顾——(急忙地)可我要说的是，出了这事儿，我感到挺遗憾，萨拉，而且为了你的利益，我会尽力做些体面的补救。等那位夫人下楼来，我会赏她的脸，谦卑地向她赔礼道歉。(傲慢而自负地)我自信她会通情达理地跟我讲和的。我对女人的脆弱如果有所判断，那就可以说她根本没像她内心装出来的那样发火，其实连一半都不到。

萨拉 (一直蔑视地望着他，听他说完——面带附和的讥笑，冲动地)我敢打赌，她尽管摆出一副臭架子，确实没发火。(接着对他和对自己都感到恼火)好了，别再跟我说您那套愚蠢的美梦了！(克制住自己——冷冷地)您没机会拿这套漂亮的军装来迷惑她啦，那会把事情搞得更糟。她早走了。

梅洛迪 (一愣)走了？(狂怒地)你在撒谎，你这个该死的丫头！

萨拉　没撒谎。她走了十几分钟了。

梅洛迪　（未加思索）可我跟你妈说过千万把她留住，等我——（蓦地顿住。）

萨拉　妈妈那么害怕，就是为了这个原故。嗯，是我让她走的，您不必冲可怜的妈妈发脾气。

梅洛迪　发脾气？亲爱的萨拉，这倒叫我觉得松了口气咧。你当然不会相信，我原本打算低声下气地赔个礼，为的是那也许会给你带来好处。

萨拉　那只会多给她一个理由，让她对您那种装腔作势暗自发笑，还谈什么给我带来好处？（气得带出了浓重的爱尔兰土腔，嘲弄地）哎哟哟，愿主怜悯您吧！（扭过脸去不再理他，从右边下。梅洛迪站在那里，用他那两只强劲有力的大手紧紧握住桌边那把椅子的靠背，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怒火。椅背喀嚓一声迸裂成两半。他吃惊地呆视着手中的碎木片。酒吧间那扇门被推开了，米基·马洛伊走进来。）

马洛伊　克里根又回来看您了，少校。

梅洛迪　（一怔，傻呵呵地重复道）克里根？（脸上顿时闪耀出感伤殷切的神情，用充满着热情欢迎的声调喊道）杰米！我的老战友！（克里根一走进来，他便紧紧握住对方的手。）老天爷，杰米，你来了，我可真高兴。（这种热情的欢迎使得克里根又惊又喜。梅洛迪把他领进餐厅。）来，坐下。我知道你会跟我一块儿喝一杯的。（从小柜厨里给克里根取出一个玻璃杯。酒瓶和梅洛迪的杯子已经在桌子上。）

克里根　（羡慕地）老天爷，这是当年那套军装啊，一点儿也不错；您一穿上它，看起来就跟当年在西班牙一模一样，身材还是那么帅。（梅洛迪在前方那张桌子后边落座，他便在那张桌子

右边坐下。)

梅洛迪 (兴高采烈——不大赞同地)很难说完全一模一样，杰米——可我希望还没老朽得彻底垮掉就不错了。为了纪念那一天，我才特地穿上它的。我看得出来，你全忘了。你这条狗，真丢脸，连塔拉韦拉战役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克里根 (激动地)塔拉韦拉战役，可不是吗？我就是在那儿挨了这一马刀。老天爷作证，我当然记得，您完全有权利庆祝。那一天，您在部队里一个人顶十个！(梅洛迪把酒瓶推过去，他斟上一杯。)

梅洛迪 (这番恭维话使他彻底恢复了傲慢的本性。)对，我可以说自己表现得非常出色，为自己赢得了荣誉。(屈尊俯就地)在这方面，你也表现得不坏嘛。(斟一杯酒，举杯。)为了纪念那一天，为了你的身体健康，克里根下士，干杯！

克里根 (热情地)为了纪念那一天，为了您本人，愿主保佑您，科，干杯！(想跟梅洛迪碰杯，梅洛迪却把杯子移开，傲慢地挺直腰板。)

梅洛迪 (冷冷地指责)我说的是，为了纪念那一天，为了你的身体健康，干杯，克里根下士。

克里根 (一时有点儿发火——接着咧嘴笑了，钦慕地喃喃道)老天爷作证，是您能控制全世界，而从来也不让世界改变您！ 231
(加重语气地改正祝酒词)为了纪念那一天，为了您本人，干杯，梅洛迪少校。

梅洛迪 (跟克里根碰杯——谦让地)尽情喝吧，下士。(两人饮酒。)

(幕　落)

232

第三幕

景 同前。那扇通往酒吧间的门关着。当天晚上八点钟左右，当中那张桌子上点着几支蜡烛。梅洛迪坐在这张桌子首端。他穿着那身华丽的军装，在那间屋子里更显得是一位引人注目的威严人物；那间屋子在烛光下好像小了些，越发肮脏了。克里根坐在梅洛迪右边那把椅子上。这张桌子周围的其他几把椅子都空着没人坐。赖利、奥多德和罗奇坐在左前方那张桌子周围。赖利在前面，椅子斜放着，因此他面朝右方。奥多德那把椅子紧贴着墙，他也面冲右方；罗奇坐在桌子另一头，面向他，背对着梅洛迪。五个人都喝得醉醺醺的，梅洛迪醉得最厉害，可他除了目光呆滞、脸色苍白之外，外表上倒也没露馅儿。他竭力装得没有丝毫醉意。

克里根醉得最轻。奥多德和罗奇在吵吵闹闹。醉劲儿只使赖利深深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中，好像忘了周围的环境。

梅洛迪和克里根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个空酒瓶和半瓶葡萄酒，两人的杯子里都盛满了酒。另一张桌子上的三个人在喝一瓶威士忌。

萨拉穿着工作服，系着围裙，正在收拾盘子和晚餐的残羹剩肴。她绷着脸，决意不答理他们，两眼闪现厌恶的恼怒

神情。梅洛迪正在把叉子、刀子、匙儿和盐瓶等等摆在桌面上，比划着一场战役。克里根望着他。帕奇·赖利吹几声风笛，颤悠悠地调调音。

梅洛迪 这儿是塔格斯河*，这儿是塔拉韦拉。法国部队的阵地将会位于一处高地上；隔在我们和他们的阵地之间是一片旷野。这里是咱们第四师和皇家禁卫军的防守阵地。你想必还记得吧，这儿是咱们的骑兵旅，在一个山谷里，面朝着咱们的左翼，克里根下士。

克里根 （激动地）还记得，当然记得一清二楚，那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事嘛！

赖利 （突然唱起一首欢闹的歌，用风笛为自己伴奏；他的嗓音有那么点儿男中音的颤音，还算搭调——和着“巴尔梯罗姆”调唱起来）

“她有一头猪和几顶女帽， 233
她有一张床和一个梳妆台，
还有一间干净的小房间
为那位忏悔神甫准备着；
食柜和窗帘，我听说还有那么一样东西
神甫大人天冷时十分喜爱。
于是，好哇，好哇！比迪·奥拉佛蒂！”

（罗奇和奥多德用玻璃杯在桌面上打着拍子，随着他高

* 塔格斯河，流经西班牙和葡萄牙境内的一条河。——译者注

声喊“好哇，好哇！比迪·奥拉佛蒂！”——同时醉醺醺地笑着。克里根也跟着合唱起来。梅洛迪由于话被打断而气得皱起眉头，最终也让那不敬的歌词逗乐了，高傲地屈尊笑笑。）

奥多德　（狡黠地瞥一眼梅洛迪的脸，看看他对这种欢唱有什么反应——嘲弄地）哼，让那些神甫造孽吧，魔鬼会好好治治他们！对不对，少校？

梅洛迪　对，让他们统统见鬼去吧！这支歌的精神倒挺对头，吹风笛的家伙，说真的，等我老婆来这儿，请你务必再为她唱一遍。她私下里还对神甫挺有好感呢。好了，你们这帮无赖，安静点儿。你们这样瞎嚷嚷，克里根下士和我都听不清对方说话了。

奥多德　（顺从地假笑）对，该安静，大人。帕奇，静一静。（猛推一下那个出神的老头儿，差点儿把他从椅子上推到下来。赖利迷惑不解地瞪视着他。奥多德和罗奇一阵哄笑。）

梅洛迪　（怒目瞪他们一眼，然后转向克里根）我刚才说到哪儿了，下士？哦，对了，咱们在山谷里待命。咱们听见法国阵线那边传来军号声，看见他们整队准备进攻。一名副官骑马下山，朝咱们这边飞奔而来——

萨拉　（一直轻蔑地瞧着他，伸手去取他的盘子——用嘲讽的爱尔兰土音粗鲁地说）俺要收盘子咧，劳驾啦，少校，要不然您那帮英勇的龙骑兵就要冲过来，踩碎俺的盘子啦。

梅洛迪　（用一只手把盘子按在桌上，不叫她拿走，另一只手举起酒杯——不理睬她）润润你的嘴唇吧，下士。想必还记得塔拉韦拉战役那天可真把人渴坏了。（喝口酒。）

克里根　（不安地瞥一眼萨拉）是啊。（喝口酒。）

梅洛迪　(吧哒着嘴唇)好酒,下士。谢天谢地,我的酒窖里还存着不少适合绅士老爷喝的酒呢。

萨拉　(生气地)您还让我收不收您的盘子? 241

梅洛迪　(不理睬她)不,我没必要为酒道歉,同样也没必要为晚餐道歉。只要诺拉不那么该死的吝啬,不过分节省,买些人们吃了并不感到恶心的食物,她还是个好厨娘。不过嘛,服务态度恶劣,我倒的确得向你道歉。我一直教导女招待别从餐桌上抢夺盘子,免得让人觉得她好像是在喂狗窝里的狗,可她就是学不会。(把手从盘子上挪开——对萨拉)拿去吧。现在让我看着你有礼貌地把盘子收走。(她瞪他一眼,气得说不出话来——接着把他面前的盘子取走。)

克里根　(急忙叫梅洛迪接着谈那场战役)您当时正好站在那位副官朝咱们飞奔而来的地方,少校。紧接着法国炮兵便朝咱们开炮了。(萨拉端着一托盘的盘子从右边下。)

梅洛迪　那当儿,咱们正在对抗左侧的敌人纵队——就在这儿——(在桌布上指一下)他们逼得禁卫军不得不后退。我永远忘不了法国布下的方阵给咱们造成惨重伤亡的景象。随后,他们的步兵和长矛轻骑兵便一起向咱们冲来! 天呐,咱们要是谁能死里逃生,那可真是奇迹了!

克里根　除了一颗子弹把您的大衣射穿一个窟窿之外,他们没动您一根毫毛,可我脸上却挨了法国人一马刀,留下了这个伤疤。

梅洛迪　那几天可真是英勇的日子! 老天爷作证,后来,人们活下来了! 接着,人们又把这事忘了! (稍顿——辛酸地接着说)可我万没想到后来给我的报酬却是革职。

克里根　(抚慰地)得了,那只怪您运气不好。您要是肯甩

掉那个西班牙娘们儿，不去决斗，本来很快就会升为上校的。

梅洛迪 （傲慢地威胁）你竟敢怀疑我在那桩恋爱事件上做得不好吗，克里根下士？

克里根 （急忙）不敢，不敢！算了，就当我没说。

梅洛迪 （生硬地）我接受你的道歉。（喝完杯中剩下的酒，又斟一杯，接着忧郁地呆视着前方。克里根喝干他那杯酒，又斟满一杯。）

奥多德 （目光越过罗奇观望着梅洛迪，探身对罗奇轻蔑地小声说）这家伙准是个疯子，穿着红外衣，活脱儿一名演员坐在那儿，胡编他跟法国人打仗的瞎话！

罗奇 （阴阳怪气地——不过小心谨慎地压低嗓门）他啊，
235 总爱穿那套英格兰血红血红的军装，也不嫌害臊，愿主诅咒他！

奥多德 可别咒他倒霉；没有了他，咱们可就没地方白喝酒啦。为他健康长寿干杯，但愿他永远像今天晚上这样是个大傻瓜！（抄起酒瓶泼泼溅溅地往杯子里倒威士忌。）

罗奇 （醉醺醺地斜瞥一眼）你说得对！为这事我得向他祝杯酒。（转身对着梅洛迪，举杯喊道）为咱们这位来自爱尔兰海岸的德高望重的大人干杯！祝您长寿，少校！

奥多德 好哇！祝您长寿，大人！

赖利 （从梦境中醒来，呆板地举起酒杯）祝您万事如意！

梅洛迪 （从沉思中惊醒，顿时成为一位屈尊俯就的乡绅老爷——默认地微微一笑）我说过了，叫你们这群伙计安静点儿。不过嘛，对你们的祝酒，我还是挺感谢的。（大家喝酒。稍顿，梅洛迪突然开始背诵拜伦的诗。他苦涩地轻声朗诵，倒还流畅动听。）

“但是在嘈杂和冲撞着的人群中间，我们耳听，眼看，感触，占有，飘泊，没有人来爱我们，也无人值得爱恋，作为一个倦怠不堪的人世的过客。趋炎附势的小人，只能同你共安乐！在那些亦步亦趋，奉承拍马的人中，没有一个心怀怜悯同类的美德，等我们死时，会在脸上露出丝毫哀容：这样才真是孤独；这种味道才算得惨痛！”*”

（他顿住，挨个儿打量每个人的脸。他们全都带着茫然若失的神情。接着他用侮辱性的口气说）怎么？你们全都听不懂，我的伙计们？嗯，这样对你们来说更好，你们可以继续哄骗自己，认为我在你们心目中是个傻瓜。（接着又很快改变情绪，亲切地）给我们唱一支打猎歌吧，帕奇。我敢说你没忘记那首《默迪德鲁》吧。

赖利 （顿时振奋起来）鸭子能忘了水吗？我这就奏那首歌给您听！（开始用风笛吹奏出开始的八分音符。）

奥多德 默迪德鲁！

罗奇 好哇！

赖利 （为自己伴奏，忧郁哀怨地唱起他想起的一首古老的 236
打猎歌的第一节）

“那只狐狸蹲俯下来，四处张望，
许多狐狸看起来都不愿追随；

---

* 拜伦《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二章第26节。见上海译文1990年版第79页。杨熙龄译。——译者注

‘也许我错了，’他说，‘可我不信
你们明天还会这样欢乐。
因为你们叫得那么响，那么得意洋洋，
一点儿也没体会到我的忧虑，
明天我会在山腰里自由自在，
而你们却会四处躲藏。’
我，默迪德鲁，阿鲁，阿鲁！”

（这当儿，梅洛迪十分激动，拿起杯子跟克里根、罗奇和奥多德一块儿在桌面上打拍子，一块儿高唱那句“哦，默迪德鲁，阿鲁，阿鲁！”）

梅洛迪 （两眼闪亮，忘乎所以，话语里带出浓重而轻快的爱尔兰土腔）这可把旧日的情景活灵活现地带回来了！往日的梅洛迪城堡呵！南风吹拂，空中布满灰云——正是带着猎犬出外打猎的好时节。只消俺一声令下，俺手下一名忠心耿耿的真正爱尔兰猎手便会赴汤蹈火向前冲！俺说啊，叫那些胆小怕事的汉子见鬼去吧！——那些懦弱的娘们儿也一块儿去吧！——他们满嘴瞎话，贪得无餍，背信弃义，胆小怕事，心灵腐朽，散发着臭气，都给我见鬼去吧！给俺一匹心爱的马，俺就会喝令那些汉子闪开！然后就驱马出发，跟在一群汪汪吠叫的猎狗后面向前奔去！根本不在乎什么危险，越过沟渠啦，淌过小溪啦，跨过石墙和篱笆啦，狐狸都蜷缩在山腰里的荆豆和石南杂草中，不敢动弹——！（渴望把当年打猎的美好日子召唤回来，萨拉这时从右边那扇门进来。她站在他的椅子后面，不以为然地听着。他突然发觉她在身后，便扭头瞧她一眼，一见她那种蔑视的眼神，就像是一盆凉水泼在他的脸上似的，便用那种跟仆人说话的口

气对她说)喔?怎么?你还在等什么?

萨拉 (用粗俗的爱尔兰土腔说)等您谈完心爱的马儿,好让俺接着干完活儿啊?您呐——还有另儿位老爷——能不能劳驾到酒吧间去接着喝个烂醉,好让俺把这几张桌子收拾干净?(奥多德咧嘴一笑,连忙用手遮住嘴;罗奇竭力忍住恶意的大笑。)

克里根 (担心地瞥一眼梅洛迪,冲萨拉告诫地摇摇头)好了,萨拉,别着急。(梅洛迪都压下了愤怒的反应,有点僵硬地慢 237
慢站起来,鞠一躬。)

梅洛迪 (冷冰冰地)要是我们影响了你的职务,就请多多原谅。(对奥多德和其他伙伴)你们这帮蠢家伙,还不快到酒吧间去!

奥多德 对,到酒吧间去。走吧,丹。醒一醒,帕奇。(捅一下吹风笛的老家伙,跟罗奇走进酒吧间。赖利跌跌绊绊地跟随在后。克里根等着梅洛迪。)

梅洛迪 你先去吧,下士。我这就来。我想跟我的闺女说几句话。

克里根 那好,少校。(又向萨拉摇摇头,好像在说别惹他发火。她没理他。他走进酒吧间,随手关上门。萨拉憎恶地怒目瞪视着她爹。)

萨拉 您喝醉了。别以为我会留下来听您——

梅洛迪 (面无表情,从当中那张桌子首位那儿抽出他刚才坐过的那把椅子——有礼貌地)坐下,亲爱的。

萨拉 不行,我没空。可怜的妈妈站着干活儿,都快累得半死了。我得去帮她的忙。您这场盛大的庆祝宴会办完了,留下了一大堆盘子得有人洗呐!(气呼呼地)谢天谢地,总算结束了,

这可是您最后一次心满意足地支使我伺候奥多德这帮醉鬼渣滓——

梅洛迪 （冷静地）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闺女，竟心满意足地让那帮渣滓看到她又恨又瞧不起自己的亲爹！（耸耸肩）不过嘛，这也没关系。（又指一下椅子）坐下好吗，我亲爱的？

萨拉 您要是敢于正视现实，就会痛恨自己，瞧不起自己！（激动地）我只祈求上帝，但愿有那么一天您对着镜子欣赏您自个儿的模样的时候，最终会领悟到您自己究竟是个什么人！那可是对您以往虐待妈妈和我的一种彻底的报复！（挑衅地等待着，好像期待他发火，咒骂她一顿似的。梅洛迪却好像没听见她说什么。）

梅洛迪 （面无表情，态度仍然和蔼，彬彬有礼）坐下，我亲爱的。我不会耽搁你太长时间；我觉得你会发现我要告诉你的话挺有趣儿哩。（她察看他的脸色，有点心神不安，觉得他那绅
238 士般冷静的腔调里隐藏着一种威胁。她坐下，他也在桌子后面坐下，两人中间隔着一把空椅子。）

萨拉 您最好斟酌好了再说，爹。我知道您喝得昏头昏脑，却又显得这么平静，心里一定有鬼。

梅洛迪 我不懂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只想说说今天午后发生的事。

萨拉 （又因受到屈辱而感到辛酸——蔑视地）您午后骑着您那匹漂亮的良种母马出门遛弯儿，而妈妈和我却在厨房里热得喘不过气来，汗流浃背，还不是为您这位大老爷准备宴会？真的，我倒希望您没有像往常那样出风头，让您那匹骏马越过栅栏，闯进别人家的花园，结果为了不进监狱，不得不赔偿一笔损失费！

梅洛迪 （由于提到他那心爱的宠物而激动起来——轻蔑地）我那匹骏马屈尊地把它那轻巧的蹄子踏进那些该死的美国北方乡巴佬寒伧的花园，他们原本应当受宠若惊才对！我那匹母马可是个教养良好的大家闺秀，他们的那些娘们儿哪个也比不上她——譬如说，今天早上来拜访咱们的那位太太就比不上。

萨拉 哈福德夫人够得上是个叫您安分守己、捉弄您一番的女人。

梅洛迪 （对这种奚落似乎无动于衷——镇定自如地）你的头脑未免太简单了，我亲爱的，竟让她那明显要机灵的、小小表演蒙骗了。那位太太刚允许我吻她，却听见你和你妈妈进来了，当然就有点儿发窘了。她不得不装出——

萨拉 （急切地）她让您吻她？（接着厌恶地）真会说瞎话，可我并不怀疑您现在硬叫自己相信真有那么一档子事似的。（生气地）我要走了。我不想听您醉醺醺地夸口说些压根儿没发生过的事——您一向就这样胡吹！（手扶着桌子，打算站起来。）

梅洛迪 （赶快用一只手按住她的手）等等！（两眼闪现一种报复性的残酷神情）我真纳闷儿你干吗这样忌妒我那匹母马？是不是因为它长着那么纤细的脚踝和小巧玲珑的蹄子？（拿开自己的手，瞪视着萨拉的两只手——厌恶而威严地）把你这双粗手腕子和乡巴佬的丑爪子挪开好不好，别放在我的面前！真叫我恶心透了，奉劝你千万别让西蒙看清你这双爪子——

萨拉 （本能地把手缩回，有愧地放在桌子下面，结结巴巴 239
地说）您——您真是个残忍的魔鬼！我知道您会——

梅洛迪 （一时感到羞愧，真的后悔）原谅我，萨拉。我并非有意要——全是醉话——就跟你刚才所说的那样。（又勉强地补充一句，带有嘲弄的意味儿）一派无稽之谈，其实你长着那么

漂亮的手和脚，我亲爱的。（萨拉蹦起来，伤透了心，气得嘴唇直发颤，说不出话来。他又平心静气地说）要走吗？我正想告诉你今天下午我跟哈福德小子谈了些什么。（她惊讶地瞪视着他。他从容不迫地接着说）是在我骑马遛弯儿回来之后发生的事。我在河边慢跑了一阵，那匹母马忽然腿瘸了，停了下来，我只好牵着它回到马厩。谁也没发现我回来；我上楼的时候，突然想到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机会可以单独跟哈福德坦率地谈谈啦——一点儿干扰都没有。（顿住，好像期待她发火似的，可她一声没吭，决意不让他知道她内心的反应。）我没兜圈子，便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他作为一位绅士应该理解我是你的父亲，有责任要求他向我摊牌。我说他应该认识到你在这儿伺候他，独自走进他的卧室之前，就已经有不少流言蜚语了，人家说你到他那座小木屋去拜访他啦，跟他一块儿在树林里散步啦，我提出这事请他注意这种亲密的关系不可能不严重损害你的名誉。

萨拉 （一怔——虚弱地）愿主饶恕您！可他说什么了？

梅洛迪 他还能说什么？他是个高尚的小伙子，一时显得窘极了，深感内疚，半天才说出话来，完全同意我的看法。他说他母亲也跟他这样说过。

萨拉 噢，她也说过，真的吗？她那样做大概是想观察他的脸色，弄清我们俩已经发展到——

梅洛迪 （冷冰冰地）对，这又何尝不可呢？她作为他的母亲，当然有责任尽量摸清你的底细。她是一个老于世故的女人，肯定会怀疑你可以是西蒙的情妇。

萨拉 （紧张地）噢，她没准儿会的！

梅洛迪 不过，问题不在这儿。关键在于那位害羞的公子哥儿最后突然脱口说出他要跟你结婚咧。

萨拉　(火气全消——急切地)他真跟您这样说了吗?

梅洛迪　说了,而且也跟他母亲这样说了。夫人说只希望西蒙获得幸福,不过她觉得为了对你和西蒙都表示公平,——她大概也考虑到了双方的家庭——西蒙应该在你们俩结婚之前有一段适当的时间考验考验他的爱情和你的爱情。她大概提出一年的时间吧。

萨拉　(生气地)噢! 我早就猜出那会是她的诡计!

梅洛迪　(扬起眉毛——冷冰冰地)诡计? 依我看,这位太太表现得比我想象得更通情达理。她向西蒙提出的理由蛮合理,而且也顾全了你的名声,这应该激发你的感激,而不是猜疑。

萨拉　哎哟,她别又是捉弄了您! 她已经对我照顾得够多的了!

梅洛迪　她向西蒙指出,你如果是他们那个新英格兰老小圈子里某某人家的闺女,那么,马上结婚就不会成为问题,所以西蒙认为应该向你——

萨拉　我明白。他母亲太狡猾了。

梅洛迪　另一个理由是——一提到这儿,你那位西蒙难为情得结结巴巴,我费了好大劲儿才叫他说出口——那就是他母亲警告他,要是匆忙结婚,就会引起人们糟糕透了的怀疑,招来恶毒的流言蜚语。

萨拉　(紧张地)噢,她可真鬼,好吧! 我会想法儿战胜她。

梅洛迪　我告诉西蒙,我同意他母亲的看法。显然,要不隔一段适当的订婚阶段,就匆忙结婚,就会叫人认为——

萨拉　我才不在乎人们怎么认为呐! 告诉我,她有没有逼西蒙同意等一等呢? (没等他回答——又辛酸地)她当然会那样干了! 不得到他的同意,她决不会离开的!

梅洛迪　（没答理她这句话）我告诉他，我很感谢他给我荣幸，要跟你结婚，可他得明白，在我没跟他父亲交谈，没确信就必
241 要的钱财方面得到双方满意的安排之前，我是不会表明态度的。譬如说，婚后财产数目的安排得达成一致的意见。

萨拉　又在瞎作梦！愿主怜悯你！（不由自主地笑了，多少有点歇斯底里）也愿主帮助西蒙，他想必认为您神经不正常！他说什么了？

梅洛迪　他当然什么也没说。他有良好的教养，明白这事得由他爹去商量。另外还有一件同样重要的事，那就是亨利·哈福德到底乐意分给他儿子一笔多么优厚的钱。我当然没跟西蒙提出这件事，为的是不再谈论钱，免得叫他感到更难堪。

萨拉　就这一点，至少得感谢上帝！（神经质地格格发笑。）

梅洛迪　（平静地）我可不可以问一声，你觉得这种既定的习俗有哪点叫你那么可笑呢？西蒙是长子，他爹那份产业的继承人。甭管父子俩以往可能有过什么分歧，西蒙现在决定结婚，定居下来，他爹会善意待他的。他也会理解尽管再也没有什么比他儿子已经选择的诗人和哲学家这种称号更体面的了，那种行业却使人得不到温饱。所以，他当然会安排给西蒙一份钱，我呢，要坚持那得十分优厚，好跟你作为我的女儿的地位相称。我决不会容忍他那种商人小里小气的讨价还价。

萨拉　（出神地盯视着他，几乎禁不住歇斯底里地笑出来）您大概压根儿就没想到哈福德老头儿可能并不认为他的儿子娶您的女儿是一件体面的事吧。

梅洛迪　（沉着地）对，我压根儿也没那么想过——他要是真那么认为，我就会立刻让他开开窍，打消他那种错误想法。他是个什么东西，不过是个守财奴式的商人。我会提醒他，我是出

生在一座城堡里的贵人，当年也有钱有势；这个国家甭管哪位暴发的美国佬的住家，要是跟我当年那座大庄园相比，都只不过是一间小茅屋罢了。我会提醒他，我的闺女是在一座城堡里出生的。

萨拉 （骄傲地一仰头，冲动地）嗯，这倒一点儿也不假。（接着又对自己和她爹生起气来）噢，什么奇谈怪论啊！我听够了您这种愚蠢的梦话！ 212

梅洛迪 等一等，我还没说完呐。（平静地说下去，语气却越来越带有报复性。）我告诉哈福德小伙子，另有一个原因使我为什么不能马上作出最后决定。我希望时间会进一步反映出这项给提出来的婚姻的真实面貌。嗯，我一直在思考，在注意你，在考察你的一举一动，毫无偏见地试图公平对待你，尽一切可能留有余地——（稍顿）嗯，坦率地说吧，我亲爱的，我看出你只是个粗俗的乡下贱丫头，贪心，狡猾，诡计多端，一心只想着钱，毫不害臊地拼命讨好一个小伙子，只因为他家赶巧有点儿钱，有点儿地位。

萨拉 （竭力克制住自己）别耍鬼把戏啦，爹。我跟您说过，您一喝得这样醉醺醺就——可是这次我不想让您称心如意——（接着生气地脱口而出）这全是瞎话！我爱西蒙，否则决不会——

梅洛迪 （好像她没说似的）所以，我正想打定主意，替你谢绝西蒙·哈福德的求婚。

萨拉 （气愤地嘲弄）噢，您打定了主意，是吗？好像我真会在乎您——

梅洛迪 我作为一位绅士，觉得在道义上应该对西蒙负责。对他来说，这样一场婚姻会是错误的悲剧性结合——我确确实

实理解这样的结合会造成悲惨的下场。

萨拉 妈妈才遭到了这种不幸！

梅洛迪 我很尊重哈福德小伙子。我不能站在一旁不管，让他无法挽回地陷入那种只会给他带来厌恶和痛苦的境遇，白白毁掉他所有的理想。

萨拉 这么一说，我配不上他。您已经做出这样的结论，是不是？

梅洛迪 你的一举一动都说明了这一点。没有哪一位，尽管多么好心好意，会把你错看成是位高贵的小姐。我曾经竭力想把你培养成一名大家闺秀，可是根本办不到。真是劣材难成器，连上帝也没法子！

萨拉 （恼火地）爹！

243 **梅洛迪** 哈福德小伙子得自我拯救。他爱你爱得入了迷，这我也能理解。你长得漂亮。当初你妈也一度长得漂亮，可是结婚却是另一回事。从人品性格来看，你最理想的丈夫恐怕是米基·马洛伊，我的酒吧间的招待；我作为父亲乐意为他祝福——

萨拉 别胡说八道了，爹！

梅洛迪 你跟他会是志趣相投的一对。两人可以一块儿赛赛嘴皮子。他是头健壮的畜生，能使你生下一窝土崽子，在你们那间茅屋的烂泥地上跟猪猡一块儿打滚儿尖叫。

萨拉 您莫非想起了您那位老爹在里面出生长大的那间肮脏的茅屋吗？

梅洛迪 （恼羞成怒，瞪视着她。说话的声音发颤，却非常从容）当然，你要是骗哈福德跟你怀了孕，那我就没法子不同意啦。（情不自禁地用拳头猛捶一下桌子）不，当着上帝发誓，我一

想起自身的体验，即使那样也不行。我决不会问心无愧地劝西蒙跟你结婚！

萨拉 （怒目回瞪他一眼）您这个醉鬼！（威胁地向前走一步，举手像是要掴他一个耳光——接着又控制住自己，嘲讽地轻声说）同意也好，反对也好，我都要感谢您这种慈父般的指点，居然教我怎样叫西蒙上勾。我倒认为自己不必使那一招儿，不过万一最坏的事发生了，我向您保证我会记得——

梅洛迪 （面无表情，冷冰冰地）我要跟你说的话都说了。（站起来，僵硬地鞠一躬。）对不起，我现在要去找克里根下士啦。（朝酒吧间那扇门走去。萨拉转身，从右边悄悄下，忘记把当中那张桌子上剩下的几个盘子带走。他扭过身来，没注意她离开，按着酒吧间那扇门的门把，犹豫不决。过了片刻，他开口了——苦恼地）萨拉！（接着轻声地）我为刚才说的话感到后悔——现在就挺后悔。我——我相信你不会放在心上的——正像你妈理解的那样，这全是酒后的疯话，而不是——我得承认，由于庆祝这个节日，威士忌叫我的脑筋有点儿胡涂了——你也这样说过。（等待着，期望听到一句原谅他的话。后来他回头一瞥，发现她已经离开，根本没听见他的话，一时不免灰心丧气，他那军人气 214
概的架势垮了，脸色沉了下来。他显得沮丧、绝望、痛苦而衰老，两眼茫然呆滞。就像前两幕那样，那面镜子吸引了他，他便从酒吧间门口走到镜子前，又摆出傲慢的拜伦式姿态，在镜子前面重复他那哑剧式的每个动作，自豪地说）我啊，要坚持到底！决不示弱，所以，主帮助我吧！（有人在敲街门，可他没听见。他又念咒似地朗诵他所熟悉的拜伦诗句。）

“我没有爱过这人世，人世也不爱我；它的臭恶气息，我

从来也不赞美；没有强露欢颜去奉承，不随声附和，也未曾向它偶像崇拜的教条下跪，……”

（敲门声更响了。梅洛迪一惊，连忙不好意思地从镜子前面走开，窘迫转为怨恨，生起气来，大声嚷道）进来，该死的！难道得等仆人给你开门不成？（门开了，尼科拉斯·盖茨比走进来。盖茨比是个年近五十的矮胖子，脑袋大而秃顶，红润的圆脸膛，蓝色的小眼睛。他是一位给阔人家办事的律师，思想保守僵化，衣着和举止都很古板正经，言语枯燥矜持，极其注重他那一行的权威性和尊严。然而，这当儿他壮着胆子来到一处不熟悉的场所，心里并没有他的举止所表明的那样踏实。一看到梅洛迪身着戎装，他不免吃了一惊，一时站在那儿近乎目瞪口呆，梅洛迪那种蛮英俊的特征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梅洛迪也感到诧异，没想到闯进来的人竟是一位绅士。他顿时变得态度和蔼，尽管语调仍然有点粗率）对不起，先生。我刚才大声嚷嚷，还当是哪个该死的无赖把这扇门错当成酒吧间那扇门了。请坐，先生。（盖茨比走到当中那张桌子的首位，坐下来，厌恶地瞥视桌上几个脏盘子。梅洛迪开腔道）再次请您原谅，先生。我们一直在举行宴会，散得很晚，才弄得这样乱七八糟。我这就叫一名招待员来伺候您。

盖茨比　（开始镇定下来——直截了当地）谢谢，可我什么也不要，先生。我来这儿是想跟这家客店那位叫梅洛迪的老板私下谈谈。（有点犹豫地补充道）也许你就是他吧。

245 **梅洛迪**　（傲慢地挺直腰板）不，先生。可你要想会见一度是皇家龙骑兵团少校，曾经在西班牙荣幸地在惠灵顿公爵手下服役的科尼利厄斯·梅洛迪，在下就是。

盖茨比 （干巴巴地）很好，先生。那就称呼你梅洛迪少校好了。

梅洛迪 （不喜欢他那种腔调——傲慢而讽刺地）请问尊姓大名！（盖茨比刚要回答，萨拉想起收拾盘子，又从右边那扇门进来。梅洛边像对仆人那样，没理睬她。她把盘子摞起来，盖茨比仔细打量着她。她发现他在盯视，冲他猜疑而不满地瞥一眼，然后拿着盘子从右边下，朝厨房走去。但是，转瞬间，可以看见她在右边过道里停下来偷听。盖茨比认为她已经离开，就开口讲话。）

盖茨比 （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儿）挺漂亮的姑娘，是你的姑娘吧，先生？我好像觉得你们俩长得挺像——

梅洛迪 （生气地）不是！先生，难道我在你眼里是一个让自己的女儿做女招待的人吗？长得像我？你想必是瞎了眼，先生。（冷冰冰地）我可一直在等你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干吗要来见我。

盖茨比 （递给他一张名片——让梅洛迪的态度惹得十分恼火——简慢地）这是我的名片，先生。

梅洛迪 （瞥一眼名片）尼科拉斯·盖茨比。（轻蔑地把名片翻过来）律师，呃？你们这帮家伙，都见鬼去吧！我对你们这一行没有一丁点儿好感，先生，我想象不出你来找我干什么。很多年以前，那些该死的法律窃贼在爱尔兰把我坑害苦了，我没剩下什么可以引诱你了。所以，我闹不明白——（蓦地转到一个念头，盯视着盖茨比，接着用比较友好的口气说）哦，除非——你也许凑巧代表西蒙·哈福德小伙子的父亲来找我吧。

盖茨比 （对梅洛迪侮辱他的行当感到气愤——带着含蓄的讥讽口气）哦，那你正巴望我来喽——这就好办多了。咱们俩

无须再兜圈子。我的确是代表亨利·哈福德先生来找你的，先生。

梅洛迪 （态度趋于和缓，完全误解了这时的处境）先生，我为自己方才对您那一行当的批评表示歉意。也许我带有偏见。
216 当初在部队里，我们常说，在造成伤亡这一方面，你们律师在国内对我们的攻击比起法国军队的袭击要厉害得多。（在那张桌子后面、盖茨比左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来——自豪地）让我稍微解释一下我干吗穿着军装。今天是塔拉韦拉战役纪念日，先生，而且——

盖茨比 （干巴巴地打断）真的吗，先生？可我得告诉你，我的时间很紧，你如果同意，咱们马上就谈正事。

梅洛迪 （控制住自己困惑而不满的情绪——冷冷地）我想我可以妄猜一下那是什么正事。你大概是来谈谈有关财产上的安排吧。

盖茨比 （误解了他的意思，用一种近乎公然蔑视的口气回答）完全正确，先生。哈福德先生认为你脑子首先考虑的就是要有一个这方面的安排，我也同意他的看法。

梅洛迪 （对他这种腔调表示不快，但是完全误解了盖茨比的意思，迫使自己颇有礼貌地点点头）先生，我感到荣幸，哈福德先生乐意跟我这样一位绅士打交道，他的确有教养，知道怎样恰当地安排这类事。（盖茨比瞪视着他，认为这简直是一起最厚颜无耻的勾当了，一时彻底愣住了。梅洛迪信任地倚向他）我想跟你开诚布公地谈一谈，先生。糟糕的是这事发生在我最困难的时刻。当然只是暂时的困难，可我没法儿否认眼下手头拮据——相当拮据。不过嘛，这没关系。事情关系到我那独生女儿能否得到幸福，我准备尽一切可能的力量帮她一把。我会开

一张期票，甭管那些放高利贷的无赖要多高的利息，都无所谓。顺便问一下，哈福德先生认为多少钱合适？只要合情合理——

盖茨比 （完全糊涂地听着，最后认为梅洛迪在把他当成开玩笑的对象——发火地）我不明白你在谈些什么，先生。你别是在捉弄我吧！如果这就是所谓的爱尔兰人耍的小聪明——

梅洛迪 （一时困惑不解——接着用威胁的口吻说）当心点，先生。说话要注意字眼儿，否则我警告你，你会后悔的，甭管你代表谁都不管用！没有哪个该死的诡计多端的走狗侮辱我而不会受到惩罚！（盖茨比畏惧地朝后退缩，梅洛迪又蔑视而侮辱地补充道）至于说捉弄你，先生，我如果想改进上帝制造的玩艺 217
儿，那才是个大傻瓜呢！

盖茨比 （不理睬这种侮辱，勉强用和解的口吻说）我不想跟你吵架，先生。我真闹不清——也许咱们俩彼此误解了。你能不能坦率地告诉我，你说的安排是什么意思？

梅洛迪 显而易见嘛，我的意思是准备给我闺女做出妥善安排啊。（盖茨比显得更惊讶得发呆了，梅洛迪尖刻地接着说）你来这儿的目的不就是代表哈福德先生安排他的儿子跟我的闺女结婚的事吗？

盖茨比 结婚？天哪，没影儿的事！根本不是这回事！

梅洛迪 （惊呆地）那你来干什么？

盖茨比 （感到自己这当儿占了上风——严厉地）来告诉你，亨利·哈福德先生坚决反对他儿子和你女儿之间的关系再继续发展下去，不管过去那种关系是什么性质。

梅洛迪 （威胁地探身向前）先生，当着上帝起誓，谁要是胆敢转弯抹角地影射——！

盖茨比 （又退缩，可他不是个胆小鬼，决定说明来意）我什

么也没有影射，先生。我是代表哈福德先生来这儿向你提供一笔款子。你方才提到安排，我想这正是你所巴望的吧。哈福德先生准备付给你三千块钱——留心听着，条件是你和你女儿得在我已经拟好了的一项协定上签字，上面规定你们不得再提出任何性质的要求。另外还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你得同意你们全家马上离开这个地区。哈福德先生建议，你们最好搬到西部去——譬如说，可以去俄亥俄州。

梅洛迪 （被羞辱得怒火上升，气得只能嘶哑地结结巴巴说）亨利·哈福德居然赏我脸——提出这样的建议吗？

盖茨比 （惴惴不安地望着他，试想用一种合情合理的口气劝导）你方才提到结婚，想必是说着玩儿吧。门第相差太远了，这种念头未免荒谬绝伦。你要是认识哈福德先生，就会了解他一向不支持——

梅洛迪 （那种被压抑的怒火一下子爆发了——用拳头猛
218 捶一下桌面）认识他？向永恒的上帝发誓，我很快就要认识他！他也会认识我！（跳起来）可我得先收拾收拾你，你这个下贱的新英格兰渣滓！（正要挥拳朝盖茨比脸上打去，萨拉从右边那扇门跑上来。连忙抓住他的胳膊。她差不多跟他一样怒气冲冲，由于自尊心受辱而两眼噙着眼泪。）

萨拉 爹！别动手！他只是一条别人花钱雇用的走狗。打他这种人岂不弄脏了您的手，有失您的尊严？（她正在说的时候，酒吧间那扇门开了，罗奇、奥多德和克里根一齐拥进来。米基站在门口。诺拉也随着萨拉从右边上。）

罗奇 （发酒疯）打起来了！啊呀，狠狠揍这个该死的新英格兰佬，少校！

梅洛迪 （克制住自己——声音发颤）你说得对，萨拉。碰

一下这个卑劣的马屁精会有失我的身份。可他也甭想安然逃脱。（宛如司令员下达命令给他的士兵，严厉地）罗奇，奥多德，你们过来，抓住他！（他俩立刻兴致勃勃地照办，把盖茨比从椅子上揪起来。）

盖茨比 你们这帮醉醺醺的流氓！放开我！

梅洛迪 （对他说——既平静又威胁地）你可以告诉那个雇用你的奸商哈福德，叫他等着听我的信儿！（对罗奇和奥多德）把这个玩艺儿给我扔出去！把它踢到十字路口去！

罗奇 遵命！（跟奥多德一齐推着盖茨比，朝街门走去；克里根咧嘴笑着，一步跨到前头，给他们开门。）

盖茨比 （无济于事地挣扎着，他们把他推搡出去）你们这帮无赖！放开我！放开——（梅洛迪目送着他们。两个女人望着他，诺拉心惊胆战，萨拉显得异常满意而自豪。）

克里根 （站在门口向外眺望——扬声大笑）哦，科，看到他们一路上踢他的屁股，准会叫您开心的！（进来，顺手关上门。）

梅洛迪 （一想到自己受到了侮辱，怒火又涌上心头——开始踱来踱去）我得找他的主子算账；向众位神灵起誓，我要跟他较量较量！你跟我一块儿去，杰米。我要你当个证人。他得向我道歉——这还不够，他今天晚上还得亲自来这儿向我闺女公开道歉，否则就会在明天早上跟我会面！当着上帝起誓，我要在十步开外或者隔着一块手绢儿面对他！我要一枪射穿他，耶稣 249
基督啊，助我一臂之力吧！

诺拉 （哀悼般呜咽起来）主宽恕你，是不是又要去决斗——不是杀死别人，就是让人杀死？

梅洛迪 住嘴，婆娘！到厨房里去吧！去，听见我的话了吗？（诺拉顺从地转身朝右边那扇门走去，哭了起来。）

萨拉 （一只胳膊搂着母亲，担忧地望着梅洛迪）好了，妈妈，别担心。爹明白这全是蠢事，不过是说说罢了。到厨房去坐下来歇会儿吧，妈。（诺拉从右边那扇门下，萨拉把门关上，又转回来。）

梅洛迪 （挺生气地转向她）只是说说，是吗？有生以来我还是头一次听人说科·梅洛迪是个胆小鬼！还是由我的亲生女儿——！

萨拉 （抚慰地）我没那样说，爹。可您难道还不明白——眼下您并非住在过去的爱尔兰。决斗的时代早已逝去，反正在美国这一地区是这样。哈福德决不会跟您决斗。他——

梅洛迪 他不会，是吗？向上帝起誓，我非逼着他干不可！我要拿一条鞭子，把他从家中拖出来，在大街上猛抽他一顿，让他的街坊邻居都见到！他要么道歉，要么决斗，否则我就在众人面前给他加上一个胆小鬼的臭名声！

萨拉 （这当儿害怕了）可您根本见不到他的面！他那些仆人会把您拒之于门外！他会叫警察把您逮捕，还会登报说有一个爱尔兰醉鬼发酒疯闹事！（央求克里根）杰米，告诉他，我说的是真话。你头脑还算清醒，也许他会听你的话。

克里根 （不自在地瞥视着梅洛迪）萨拉也许说得对，少校。

梅洛迪 我要听取你的意见，会问你的！（蔑视地）当然，你要是变成了那样一个胆小鬼，竟然害怕跟我一块儿去——

克里根 （被刺痛了）胆小鬼，那儿的话？我去，尽力为您效劳！

萨拉 杰米，你这个傻瓜！唉，简直就像在跟一群疯子说话！（抓住父亲的胳膊——央求地）爹，看在上帝份上，别这样
250 做！我以前要求过您什么吗？好了，我求您现在听我的话！您

要是乐意，我就跪下来求您！您不就是为了我才要去决斗吗？难道我没权利作出决定吗？您受到了侮辱，可也惩罚了那个律师，把他像流浪汉那样轰出去了。这不正是您给哈福德老家伙一个丢脸的答复吗？他要是有胆量，就该由他来向您挑战，对不对？您干吗不到此为止，等他——

梅洛迪 （甩开她的手——生气地）你说起话来就像个要惯花招的乡下婆娘。这事有关我的荣誉！

萨拉 不！这事有关我的幸福，我不想让您乱插手——！（又竭力迫使自己跟他讲道理）爹，听我说！您要是不插手，我就会让您看看我怎样捉弄哈福德老家伙！西蒙不会让他爹干出的任何事阻挡他跟我结婚。他的妈妈倒可能是对他唯一有影响的人，成为我们的绊脚石。她正等着找个好借口叫西蒙回心转意，不跟我结婚呐；您要是在他们家发一阵酒疯，弄出一桩公开的丑闻，叫喊要杀死他爹，难道您没看出这会给她一个多么好的机会吗？

梅洛迪 （发火地）那个该死的傲慢的新英格兰婊子！她倒更机灵。你方才说结婚？这当口你竟敢想到有可能跟一个侮辱了我的尊严、也伤害了你的名誉的人的儿子结婚？

萨拉 （挑衅地）对，我敢这样想！我爱西蒙，我要嫁给他！

梅洛迪 那我就要说不行！他要不是生病，我早就会——可我明天就会把他撵走！不准你再去看他！你胆敢不听我的话，我就要——（开始克制不住自己）你要是胆敢违抗我——你要是作了他的老婆，为了那些你认为可以从他家中讨到的脏钱——！

萨拉 （严厉地）您在说谎！（接着怀着沉着而强烈的感情）对，我就是要违抗您，就是要违抗任何一个试想隔开我们俩的

人。

梅洛迪 你居然要出卖作为我女儿的尊严——(气得脸直抽搐)你这个乡下贱丫头！你这个婊子！我宁愿看到你先死掉——！当着活生生的上帝起誓，我要亲手宰了你！(威胁地朝她迈过去一步。)

萨拉 (吓得直朝后退)爹！(随即站住，挑衅地面对他。)

克里根 (连忙走过去挡在父女中间)科！看在上帝份上，
251 别发脾气！(梅洛迪的那阵狂怒渐渐消退。他站在那儿喘气，浑身哆嗦，竭力想恢复一点平静。克里根一边说，一边只想把他从萨拉身边拉开。)少校，咱们要是去找哈福德老家伙，那就赶快走吧。那个贼律师会警告他——

梅洛迪 (抓住这个机会——嘶哑地)对，咱们这就去。这就去，杰米。来，下士，先去喝一杯饯别酒，咱们就出发。要是那匹母马没瘸，我就会独自一人骑马前去——不过嘛，咱们可以到马车行去租一辆马车。到了马厩，别忘了提醒我拿马鞭子。(话一说完，内心已经平静下来，那股难以抑制的怒火也已消失。脸上现出冷静而威胁的报复表情。转身朝酒吧间那扇门走去。)

萨拉 (无能为力地)爹！(作为最后一次发狂的威胁，绝望地)您会逼我去找西蒙——照您说过的话去做啦！(他即使听见了，也没有任何表示，大步走进酒吧间；克里根跟随在后，把门关上。萨拉瞪视着前方，脸上越来越坚定地现出那种绝望的对抗神情。街门猛地给推开了，奥多德和罗奇哈哈大笑地走进来。)

罗奇 好哇！

奥多德 部队胜利而归，少校，敌军已经狼狈逃窜了。(发现梅洛迪不在——对萨拉)他在哪儿？(萨拉仿佛没看见他，也没听见他说话似的。)

罗奇 （飞快地瞥她一眼）别管她，少校准是在酒吧间里。走吧。（朝酒吧间走去。）

奥多德 （跟他走过去，扭头对萨拉说）你该看看那个新英格兰佬的狼狈相！在拐角那边，他的马车夫得搀他上马车——罗奇还额外给了那个车夫一巴掌！（大声笑着下，砰地一声把门关上。诺拉打开右边那扇门，小心翼翼地朝里探视，只见萨拉一人在，便走进来。）

诺拉 萨拉。（朝她走过去。）萨拉。（握住她的胳膊——不安地小声问）你爹到哪儿去了？

萨拉 （低沉地）我拦不住他。

诺拉 我早该告诉你，那是白费唇舌。（怀着古怪的自豪感）连魔鬼都拦不住科·梅洛迪去决斗！（接着哀伤地）又得像旧时那样提心吊胆啦。当初我还没跟他说过一句话之前，或者他骑马去打猎，我至多向他点点头的时候，一听说他第二天早上要 232
去决斗，我就睡不着觉，默默为他祈祷。（羞怯地微微一笑。）甚至那时候，我就爱上他了。（萨拉原想说句怨言，可是一见母亲那副神情便把话咽回去了。诺拉接着虚弱地企图夸口自信）可是这次我并不担心，你也用不着担心。当初在高尔韦郡，论枪法，谁也比不上他；眼下这个新英格兰老家伙哪儿有机会能打败他？（从酒吧间传来一阵乱哄哄的告别声和街门给关上的响声。诺拉一怔。）他出发了！（嘴角耷拉下来，可怜巴巴地哽咽着朝酒吧间走去。）噢，亲爱的科，别——！（站住，绝望地摆摆头。）可这又有什么用？（厌倦地叹口气，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萨拉 （与其说是对母亲倒不如说是对自己，辛酸地大声说）是没用，随他去吧——我会照自己的办法去做。（紧张地）我已经想好了一切计划，梦也做了，决不能让他就这样疯疯癫癫地

毁掉我的生活。我要让他看看，我也会玩弄绅士荣誉这种把戏！（诺拉没在听，深深陷入旧日恐惧的回忆和眼下对决斗的忧虑。萨拉犹豫一下——接着扭过脸去，抚摸一下母亲的肩膀。）我要上楼去睡觉啦，妈。

诺拉 （一怔——接着气恼地）要去睡觉？你居然会想到睡觉，你爹正要——

萨拉 我不是说去睡大觉，只是想躺下休息一会儿。（依然避开母亲的视线）我太累了，妈。

诺拉 （这当儿温柔体贴地用一只胳膊搂住她）你确实累坏了，亲爱的。今天对你来说可真够呛，那么多——（突然后悔地）求主饶恕我，亲爱的，我都把你和哈福德小伙子的事忘了。（苦恼地）噢，主帮助我们吧！（蓦地怀着一阵她在爱情威力中所表现的那种奇妙而强烈的自豪感）没关系！你们俩只要真诚相爱，就绝对不会让一场决斗或人间任何其他事物把你们俩拆开，甭管代价多高，都不会的！这我还能不知道嘛！

萨拉 （激动地吻母亲，然后又望着别处）您要坐在这儿熬夜，一直等下去吗？

诺拉 对。叫我躺在黑漆漆的屋子里，那我可就会担忧死
253 了。呆在这儿，至少还有他们在酒吧间里的吵闹声，会叫我打起精神来。

萨拉 那您就呆在这儿吧。晚安，妈妈。

诺拉 晚安，亲爱的。（萨拉从右边那扇门下，随手关上门。）

（幕　落）

第 四 幕

254

景　同前。将近午夜时分。屋内黑漆漆的，只有当中那张桌子上点了一支蜡烛。从酒吧间里传来帕奇·赖利用风笛吹奏的一支苏格兰里尔舞曲和舞步踏地声。

诺拉坐在当中那张桌子下首座位那儿。她披着一条旧围巾，把双臂交叉在胸前，弯弓着身子缩成一团，好像浑身挺冷似的。几个小时的忧愁和身体的疲劳看上去快使她支撑不住了。酒吧间那扇门开了，她一怔。米基走进来，随手把门关上，音乐和醉汉们的喧嚣声顿时变小了。他拿着一瓶威士忌酒和一只玻璃杯。方才他一直在喝酒，却没喝醉。

诺拉　(急切地)有没有他的消息?

马洛伊　(把酒瓶和杯子放在桌子上)没有。用不着担心。真的，时间还不算太晚。

诺拉　(呆钝地)你说得倒挺轻松——

马洛伊　我来看看您，给您送杯酒来提提神。(她摇摇头)哦，我知道您不贪酒，可我是知道您偶尔也来一杯，今天晚上尤其需要它。(她又摇摇头——他好心地胁迫)得了，别这样固执。我会治病，竭力主张人们喝口酒消除焦虑，治治风湿病。

诺拉 好吧——也许你说得对——只来一小口。

马洛伊 这样说就对了。(斟一小杯酒递给她。)那就痛痛快快喝吧。

诺拉 (呷一小口酒,随后把杯子放在桌上,无精打采地把它推开)我什么也不想喝,可我感谢你的关心。你是个善良的小伙子,米基。

马洛伊 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事已经在小伙子们当中传开了,他们都来等着他和克星根回来呐。(兴奋地)酒吧间要赚大钱啦,自打这家小酒店开张以来还没有哪个晚上像今天夜里这样兴旺过呢!

诺拉 那倒不错。

马洛伊 要说他们真恨科·梅洛迪,那只是因为他是爱尔兰
255 人,可他们更恨美国佬。他们都希望他把哈福德老头儿揍得死去活来。

诺拉 (怀着敌对的情绪)他啊,已经那么干了,这我敢肯定!

马洛伊 (咧嘴一笑)说得对。很高兴看到您打起了精神,不再担忧。(转身)我最好还是回去吧。我让奥多德暂时照料一下酒吧间,我敢打赌,他准保偷喝了三杯酒。(犹豫一下。)萨拉没下楼来吗?

诺拉 没有。

马洛伊 (抱怨地)真叫人纳闷儿,她怎么不多想着您点儿,就这样叫您一个人坐在这儿熬夜干等。

诺拉 (生硬地辩解)是我让她去睡觉的。她累趴下了,让心烦的事折磨垮了。她想必睡着了,年轻人还不都是这样。不准你再说萨拉的坏话!

马洛伊　(生气地反驳)活见鬼——(顿住,深情地冲她咧嘴一笑)我啊,诺拉,绝对没有惹您生气的意思。真的,我要是有一位您这样为我争辩的母亲,那我这一辈子会多么有造化啊——或者有您这样一个妻子,那可就更好啦。

诺拉　(耷拉的脸上现出一丝高兴而卖俏的甜笑)哎哟哟,留着这话去跟年轻姑娘耍嘴皮子吧!

马洛伊　年轻姑娘,都统统见鬼去吧。您比她们强百倍。

诺拉　(一仰头)滚吧!(米基让她高兴起来之后,满意地笑笑,走回酒吧间,把门关上。他一离开,她又陷入沉思,担忧起来。)

(萨拉在右边门口悄悄出现。她身穿一件睡袍,外套一件褪色的晨衣,光脚趿拉着拖鞋。头发披散下来,直达腰部。她的情绪有了变化,脸上那种辛酸和挑衅的神情全都消失了,显得既文静又迷迷瞪瞪地兴高采烈。她比先前漂亮多了,站在那儿望着母亲,突然露出羞怯和犹豫不定的神情——好像她现在已经走到了这一步,真有点想在母亲发现她之前再退回去。可是诺拉觉察到她来了,便抬头观望。)

诺拉　(低沉地)噢,是你,亲爱的!(接着感激地)谢天谢地,你终于来了!我真愁死了,再也没法儿一个人等下去,没法儿听那些醉鬼跳舞欢庆了。(萨拉朝她走过去。诺拉顿住,眼中 256
涌出泪水。)这太残忍了,真的!那帮该死的家伙,谁也不关心他,不替他设身处地想一想。(呜咽起来。萨拉拥抱她,轻轻吻她的面颊,可没吭声,好像害怕一开口就会泄露什么秘密似的。诺拉止住啜泣,情绪一下子转变为怨恨,仿佛萨拉说了什么话似的。)别再劝我不必担心。你跟米基一样坏。那个美国佬根本就没道歉,否则的话你爹早就回来了。肯定要进行一场决斗啦。

他想必在城里的旅馆租了一个房间，好离决斗场地近一些。我希望他会睡一觉，可我担心他会通宵喝酒，到天亮的时候，由于酒喝得太多，枪都打不准啦，也许就——(接着壮胆地自我清除疑虑)哎哟哟，我真蠢！甭管他喝了多少酒，他自个儿都会保持头脑清醒，目光敏锐！(推开萨拉——神经质地发起脾气)放开我，你已经心肠硬得漠不关心。我宁愿独自一个人呆在这儿。(又抓住萨拉的手)不，别把我的话当真。坐下，亲爱的！(萨拉坐在诺拉左边的桌子后头，拍拍母亲的手，却仍然保持沉默，脸上现出迷迷瞪瞪的愉快表情，好像在听诺拉说话，而那些话对她来说却又毫无意义似的。诺拉又担忧起来。)可他要是打算呆在城里，干吗不叫杰米·克里根回来取他那把决斗用的手枪呢？我知道他决不会用别的手枪决斗。(开始埋怨梅洛迪)或者你会认为他会打发杰米或别人给我捎句话儿来。他心里很明白，我会等得多焦急啊。(辛酸地)唉，别说傻话啦！他除了关心自己和个人的尊严之外，难道关心过别人吗？真格的，他这位身穿那套该死的英格兰血红制服的高贵老爷，压根儿也没屈尊把我放在心上过！他的尊严，真的！还不是骗人的鬼把戏？他浑身血管里流的还不是那个开肮脏的非法小酒馆鬼鬼祟祟的奈德·梅洛迪老家伙的血吗？上帝怜悯他吧。(接着对自己说出这番话来惊恐不已，好像亵渎了神明似的)不，我不该这么说！压根儿也没这么说过！他要是听见我这样说，心都会碎啦！他知道我是这人世间唯一一个从来没嘲笑过他那些美梦的人！(又生出对抗的情绪)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想在下半夜再呆在这儿为这样一个人揪心啦——倒不是只担心那场决斗。因为这大概是主的惩罚，忧愁和麻烦不断降临到我们头上，我心里在受着那种不祥的折磨，因为我在没结婚之前就跟他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大罪，而且

他还叫我答应脱离教会，使我从此失去向神甫忏悔的机会，错就 257
错在这里。（稍顿——低沉地）你叫我去找大夫治治风湿病。真的，风湿病只是身上的一种病痛，再痛苦十倍我也忍受得了。可现在是我心里负疚的痛苦，大夫的药能治好这种病吗？不能，只有上帝的神父——（又给激起反抗的情绪）要是我现在抓住这个机会不遵守诺言，前去叫醒神父听我的忏悔，求上帝宽恕，给我的灵魂带来平静和安慰，使我不再觉得咱们三人在受诅咒，那也是种活该。（渴望地）唉，要是我有这种勇气就好啦！（突然站起来——勇敢地挑衅）我要这么干，心甘情愿！我这就去找神父，萨拉。（朝街门走去——刚走一半就站住了。）

萨拉 （觉得怪有趣儿，嘴边挂着一丝微笑——逗趣儿地）咦，怎么不去啦，妈？

诺拉 （不认输地）我这不是正要去吗？（又朝门口挪动几步——再次站住——泄气地嘟哝）求主饶恕我，我不能去。弄虚作假又有什么用？

萨拉 （像方才那样）根本没用，妈。我早就看透了。

诺拉 （好像没听见似的，慢慢走回来）他会认为我背叛了他，背叛了我的诺言，背叛了我对他的爱——他尽管百般嘲弄，心里却明白他在这人世间只剩下我的爱能安慰他了。（接着自豪地一仰头，生气勃勃地）这也是我的光荣！倒不是为了他的缘故！叫魔鬼治治他吧，他一向吹嘘，仿佛一切荣誉都归他所有似的，可我也有自己的荣誉，跟他那荣誉一样值得自豪。（走到原来那把椅子那儿坐下。）

萨拉 （轻声地）对，女人的爱情荣誉感。我也有了这种体会，妈。

诺拉 （好像这当儿才意识到萨拉在说话，可也没听清她在

说什么——恼火地)你总算开口了，是不是？谢天谢地。你那么漠不关心，安逸地坐在那儿，默不出声，真像一尊塑像，我只好自言自语。(定睛注视着她，仿佛方才没看见她似的——埋怨地)哎呀，你显得挺漂亮，很高兴嘛，好像在这人世间一无牵挂似的，而你那可怜的爹——

萨拉 (迷迷瞪瞪地觉得挺有趣儿，好像决斗那档子事已经
258 无关紧要，跟她毫无关系似的)不会发生什么决斗，妈，我知道跟您说这话没用；居然想到会发生那种事，那真是太蠢了。这都是因为您跟爹一样，很久以前一直住在爱尔兰的缘故。您要是不信我的话，也许可以相信西蒙的话。他说他爹一想到自己得去决斗就会气得瘫下来。那是违反法律的。

诺拉 (藐视地)哼，谁会把法律放在眼里？那人准是个胆小鬼。(显得宽慰了些)嗯，小伙子要是这样说，那也许是实话。

萨拉 当然是实话，妈。

诺拉 你爹非得对哈福德的道歉感到满意，事情才会了结。

萨拉 (无能为力地)唉，妈妈！(接着赶快补充道)是啊，我敢肯定这事早在几个钟头之前就了结了。

诺拉 (热切地希望)那你认为他还没回来，是因为他和杰米在外边尽情喝酒庆祝吧。

萨拉 甭管出了什么事，他俩都肯定会去喝酒的。(又迷迷瞪瞪地补充一句)可眼下这根本就无关紧要。

诺拉 (瞪视着她——纳闷儿地)你这样怪里怪气地说话，真好像还一半在梦中，迷迷糊糊地没醒过来。

萨拉 足可以说是在梦中，妈；岂止一半，而是我的身心整个儿沉浸在梦中了。这确实是场梦，而且直到生命终了永远都会是场梦，我醒不过来啦。

诺拉 真的，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萨拉 （激动地站起来，从母亲那把椅子背后绕到她身前，慢慢跪下来，用两只胳膊紧紧搂她一下）高兴，就是这么回事。我感到幸福，妈妈。我很幸福，因为我知道西蒙现在是我的了，谁也别想从我身边把他夺走啦。

诺拉 （起先的反应只是高兴而满意）感谢主！我一直在担心那场决斗会把你们俩拆散呐，这事真把我折磨得够呛。（挑衅地）荣誉也罢，受辱也罢，干吗非要毁掉孩子们的一生和爱情不可呢！

萨拉 我先前担心甭管发生什么事，西蒙的母亲都会劝他甩掉我，我可真是个大傻瓜。

诺拉 那你跟小伙子谈过了？

萨拉 谈过了。我方才就在他那儿。

诺拉 上楼之后一直呆在他的房间里吗？

萨拉 可以这么说吧。上楼之后，我先呆了一会儿才鼓起 259
勇气去。

诺拉 （指责地）深更半夜——呆了那么久！

萨拉 （逗趣儿地）我不是他的护士吗？我有这个权利。

诺拉 这不是借口！

萨拉 （脸色沉下来）借口？我有人间最正当的理由。我考虑到自己这辈子的幸福和机遇真会有彻底毁灭的危险，难道您不愿意我想法子挽救吗？您不是想要我得到爱情和幸福吗，妈？

诺拉 （态度软下来）当然想了，亲爱的。我情愿献出我的生命——（接着又责备地）你刚才就这样只穿着睡袍，外罩晨衣去的吗？

萨拉 （快活地）是啊——您不喜欢我这种打扮，西蒙却喜

欢咧，尽管我刚一走进去的时候，他的脸红得像个糖萝卜。

诺拉　这倒也难怪他！你可真不害臊！

萨拉　他正在试着读一本诗集，可就是读不进去，他那么着急地盼望我去道个晚安，又怕我不会去。（温柔地笑了）嗯，自从他母亲走后，我就没去看他，这可是我干的最机灵的一着，妈妈。他一直在等着我，我没露面，真把他吓得要命，还当早晨那一吻把我惹恼了呢。所以，他一看见我，简直高兴极了——

诺拉　你就这样光着身子，只穿着睡袍和晨衣，裸露着两条大腿！难道就不害臊吗？

萨拉　（快活地逗趣儿）我尽管把这置之脑后，妈，可还是害臊了。我跟他一样脸红了。（笑了）哦，妈妈，这可是我对自己开的一个大玩笑。我走进他的屋，打定主意要像妓女那样大胆勾引他，因为我明白他的自尊心会叫他立刻跟我结婚，只要——（又笑了）可我后来只是站着，呆呆地瞧着他，羞得满面通红！

诺拉　哦。（责备地）你居然还知道脸红，这倒叫我高兴。

萨拉　是西蒙先开的口。他一张嘴，就把憋在心窝里的话全抖搂出来了。他一直在等我啦，他原先的担心叫他忘了害羞啦，他说他爱我啦，要求我在我们俩能结婚的头一天就嫁给他。
260 还没闹清怎么回事，我就让他搂住了，我也搂着他，我们俩便亲起嘴来了，简直太幸福了，妈。

诺拉　（萨拉脸上的喜色使她深受感动）愿主祝福你们俩！

萨拉　接着我就哭了，告诉他我过去多么害怕他母亲恨我，眼下我爹那种要决斗的疯狂做法会给他母亲一个好借口来拆散我们俩；西蒙说没人能拆散我们俩，他母亲来后既然发现他爱我，也决不会试图那么做的。他说他母亲只希望他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不过建议他等一年时间，她倒也没有非叫西蒙答

应这个要求不可。西蒙还说我要是认为他母亲会认真看待这桩决斗的蠢事，那我可太傻了。她只会觉得这个要对西蒙的爹开的玩笑挺有趣儿，因为他爹原本十分有把握地认为可以出钱收买我们，现在可能不得不叫警察来救他了。

诺拉 （一听到萨拉提起警察，不免激动起来）叫警察？这个胆小鬼！

萨拉 （未予理会，继续说下去）西蒙对他爹这种做法十分气愤。我告诉他我爹怎样威胁我，说要宰了我，他也挺生气。可我们没多谈这些事，我们还有更美好的事要商量呐。（温柔地笑了。）

诺拉 （敌对地）科·梅洛迪才不怕警察呐，一发火更不怕！那伙卑鄙的警察即使全来，也不敢轻易惹他！

萨拉 （好像没听见似的，继续说下去）接着西蒙告诉我，他一直多么以担心我不爱他，不愿嫁给他。他说我长得那么漂亮，可他一点也不英俊。我便吻他一下，说他是世界上最英俊的男人，他倒也的确是。他又说他分文不值，因为他很少有贡献，本想当个诗人也失败了。我又吻他一下，说他是个诗人，而且永远会是，我爱他最主要的原因也就在于此。

诺拉 警察！让他们哪一个的脏手碰一下科·梅洛迪试试看；他会一拳把他打晕过去。

萨拉 接着西蒙又说他多么穷，决不会要他爹一分钱，即使他爹主动给，他也不会接受。我告诉他这没关系，哪怕我们得住在茅屋里，或者睡在头顶上没遮盖的旷野草地上，两手不停地拼 261
命干活儿，或者贫困到了极点，我都会像在天堂里一样，欢乐地歌唱我们的爱情！（抬头望着母亲。）我说的是真心话，妈！每句话都是打我心眼里说出来的！

诺拉 （一心只想着警察，含含糊糊地回答——呆板地轻轻拍拍萨拉的头发）当然，你说的是真心话，亲爱的。

萨拉 但是，他吻我一下，说还不至于糟糕到那种地步。他一直在想办法，说他有个大学时代的朋友继承了一家棉纺厂，向西蒙提出他如果愿意负责全部管理工作，就想请他作合伙人。那只是一个小厂，因此西蒙对它有点兴趣。他说我也许不信，他给他爹干过活儿，从经验中体会到他本人有经商的才能，尽管他并不喜欢作买卖；所以他会很容易从厂里挣到钱养活我们俩——刚够过舒适的生活，而且他还会有时间写他那本书，保持智慧的头脑，永远不让自己变成一个贪婪的小人，因为贪婪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人类的祸根。接着地说，他怕我也许会认为这只是他内心懦弱的表现，而不是智慧，我能不能满足于刚够温饱的生活呢。我于是又吻他一下，说我在生活当中只需要他的爱，凡是他认为是幸福的事也会是我唯一的奢望。（又抬头望着母亲——兴高采烈地）我说的是真话，妈！真心诚意的！

诺拉 （又像刚才那样轻轻拍拍她的头发）我明白，亲爱的。

萨拉 我一直梦想富有，拥有一座大庄园，自己成为一位高傲的贵夫人，乘坐一辆由车夫和仆从伺候的四轮大马车到处转悠，眼下这不成了自己跟自己开玩笑嘛！（嘲笑自己）一旦堕入情网，还认为那种美梦有什么意义，那我不是太傻了吗？您说得对，妈。我对爱情，对女人那种甘心情愿献出一切的自豪感——那种在自己爱情中的自豪感一无所知！我过去只是个愚昧无知的傻丫头，爱说大话，可现在我是个成熟的女人了，妈，我心里明白。

诺拉 （跟刚才一样，呆板地）我敢肯定你心里明白，亲爱的。（又自言自语地嘟哝，怒气冲冲地）让警察试试看！他会用

鞭子把他们抽回到狗窝里去，那帮卑鄙的狗杂种！

萨拉 （沉浸在自己的幸福中）后来我们熄了灯，商量我们最早能什么时候结婚啦，两人今后这辈子生活在一起该会多么 262 幸福啦，还要生儿育女——他在黑暗中一点儿也不害羞了，说我看到他写的那些爱情诗里的大胆而缠绵的抒情，他全是当真的。我也坦白自己要尽计谋把他抓到手，因为我那么爱他，为了确保他是我的，我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在那段时间里，我们俩一直在亲嘴儿，幸福得不得了。后来——（突然顿住，负疚地低下头。）

诺拉 （像方才那样）是啊，亲爱的，我明白。

萨拉 （两眼低视着，负疚地）您——明白，妈？

诺拉 （忽然醒悟过来，惊讶而不安地）我明白什么？你在说什么？抬起头来瞧着我！（把萨拉的脑袋抬起来朝后仰着，好俯视她的脸——结结巴巴地）我看得出来——你让他占了便宜！你这个可耻的坏丫头！

萨拉 （对抗而自豪地）扯不到什么让不让，那只是我们俩相亲相爱！

诺拉 （已经感到无可奈何，可又觉得有责任训斥她）你还这样夸口，难道不知羞耻——？

萨拉 不知道，这没有什么可羞耻的！（自豪地）害臊？您知道我是不会的！您不是跟我说过您那种爱情中的自豪感吗？您害臊了吗？

诺拉 （虚弱地）害臊了，都快羞死了。

萨拉 没那回事！您跟我一样感到自豪。

诺拉 可这是一项不可饶恕的大罪啊。主会惩罚你——

萨拉 让他惩罚吧！即使主对我说，你每吻西蒙一次就要在地狱里呆一千年，我也不在乎，我宁愿吻他吻得磨破了自己的

嘴唇也不在乎！

诺拉 （惊恐地）小声点！主会听见你的话的。

萨拉 您想必也会说过同样的——？

诺拉 （心烦意乱地）你还不住口！别拿你这些罪过的问题折磨我啦！我不想再回答！

萨拉 （紧紧拥抱她）好吧，原谅我，妈妈。（稍顿——微笑着）是西蒙感到负疚后悔。他要是可以自作主张的话，现在就会跳下床来，我们俩便会连夜出去，想法儿叫醒一位可以给我们俩举行婚礼的神父。可我当时那么沉醉在爱情的欢乐中，根本忘了或者关心结婚那档子事。我已经到了那一步，知道的或关心
263 的只是你整个儿都属于爱情了，连自己的灵魂都不能再说是自己的了，更甭提自己的身子了；你已经把身心都献给了爱情，会由此而感到自豪的。（顿住——接着充满爱意地逗趣儿）真的，我一向知道您是人世间最温柔的女人，妈，可是在我今天晚上理解了您早晨说的话之前，我从来也没觉得您也是个聪明的女人；您说得对，一个女人能够原谅她心爱的男人的所作所为，而且依然爱他，因为那个女人只有通过他才能体会到自己内心的爱；另外，从某一方面来讲，那个男人其实也根本不算数，因为那只是爱，你自己的爱，你对他的爱，而且为了保住那种爱，你受自负的驱使，什么事都舍得干。（带着自我嘲笑的幸福感，微笑着）咱们是爱情的奴隶，妈，不是男人的奴隶——咱们女人要是让男人知道了我们的秘密，那他们的夸口和虚荣不就太丢人现眼了吗？（笑了起来——接着突然显得内疚）可我只是在胡扯一通，幸好西蒙听不见。（稍顿。诺拉一直忧心忡忡，根本没听进去。萨拉接着说）嗯，我现在甚至明白了——反正明白了一点——您为什么不管爹是个什么样的人，都一直爱他，而且还为此而自负。

诺拉 （听到萨拉提起梅洛迪，从郁郁沉思中醒过来）好了，静一静！（难过地）求主怜悯我们吧，萨拉，你爹怎么还不回来。他到底出了什么事？

萨拉 （气恼地站起来）别傻了，妈。（尖刻地）哪儿会出什么事，还不是他当众出丑，叫西蒙的妈妈嘲笑一通罢了。那女人要想对他报复一下，我敢肯定她得到了满足。哼，我才不在乎呐，他活该。我提醒过他，央求过他，尽管费尽心思，结果反倒让他骂成乡下贱丫头和婊子。我现在只希望甭管出了什么事，都会叫他从谎言和愚蠢的梦想中清醒过来，他也就不得不看清自己在那面镜子里的真实面貌啦。（讥讽地）可他决不会做到这一点。相反，他准会醉醺醺地回家来，不顾事实真相，胡吹他打败了哈福德老家伙，赢得了辉煌的胜利！（诺拉却一直没在听。这时她听到街门的门栓卡嗒响了一声。）

诺拉 （激动地）瞧，萨拉！（门慢慢给推开了，杰米·克里根鬼鬼祟祟地探头进来，环顾室内。他那张脸给打烂了，鼻子红肿，嘴唇囊肿破裂，一只眼睛给打得那么青肿，简直张都张不开了。诺拉起先的反应是松了口气，喊道）谢天谢地，你们总算回来了，杰米！

克里根 （把一个手指放在嘴前——告诫地）嘘！ 261

诺拉 （惊恐地）杰米！科呢？

克里根 （机警地）嘘，我这就告诉您！（低声地）我把他安置在外面一辆马车上呐，可我先得弄清这儿有没有外人。劳驾把酒吧间那扇门锁上，萨拉。我这就把他搀进来。（萨拉走过去，转动一下门上那把钥匙，脸上带着轻蔑的神情。克里根于是又走出去，街门半开着。）

诺拉 你看见杰米那张脸了吗？他们一直在打得不可开

交。唉，我真害怕，萨拉。

萨拉　害怕什么？我跟您说过，就是这种结局。一场胡闹——现在他醉得人都瘫了。（克里根在街门口出现。他半领半架着梅洛迪走进来，后者一跛一瘸地木然走动。不过他的动作又不像是醉汉那副模样，更像是突如其来的惊吓或中风使他身心失去了协调，处于一种麻木状态。那套鲜红色军服肮脏不堪，给撕扯得歪歪扭扭。他的面色像死人一般煞白，左眼上方有一道伤痕，左脸蛋儿一片青肿，嘴唇给划破了，血呼呼的。脑门儿上靠近太阳穴那儿擦伤了一大片，血迹一直淌到下巴，已经干了。两只手也肿了，手指关节上的皮肤跟克里根一样都给擦破了。两眼木然，暗淡无光。他呆视着妻子和女儿，好像不认识她俩似的。）

诺拉　（奔过去，用一只胳膊搂住他）科，亲爱的！你伤得厉害吗？（他看也不看她一眼，把她推开，茫然地朝当中那张桌子首位他那把椅子走去。诺拉跟在他身后，伤心地哭起来）科，你不认识我了？噢，主可怜我们吧，瞧他的脑袋受了多重的伤啊！

萨拉　安静点儿，妈妈。难道您想让酒吧间里那伙人都知道他回来了——就这副德行样儿。（厌恶地瞪他爹一眼。）

克里根　对，你说得对，萨拉。咱们得想法儿让他清醒过来。要是让他们看到他这副狼狈相，他的自尊心决不会叫他饶恕我们的。（稍顿。大家瞧着他，他茫然地呆视着桌面。诺拉靠近他，站在他右边那张桌子后面，萨拉站在她身后右边，克里根站在萨拉右边。）

萨拉　他喝醉了吧，是不是就这样，杰米？

克里根　（机警地）没醉。自打我们离开这儿之后，他一滴
265 酒也没沾过。是脑袋瓜子挨了狠狠儿棍子才使他这样迷里迷糊

了。来一杯威士忌就会叫他恢复正常，只要他喝就行，可他就是不喝。

萨拉　（困惑而不自在地瞥她爹一眼）就是不喝？

诺拉　（连忙取来酒瓶和玻璃杯，递给克里根）这儿，试着让他喝一口。

克里根　（斟了满满一杯，搁在梅洛迪面前——哄着他）喝下这杯酒，少校，您马上就会完全恢复元气！（梅洛迪好像视若无睹，依旧死板着脸，毫无表情。克里根纳闷儿地搔搔自己的脑袋。）他就是不喝。在回来的一路上，我几次劝他来一口，他都是这个样儿。（接着烦躁地）好咧，他既然不喝，那就请您别见怪，我把它喝了吧，我可太需要来一口啦。（一饮而尽，又斟上一杯——对诺拉和萨拉说）这回可是撞见鬼了，好一阵恶战。

萨拉　（心里暗中蔑视他爹，脸上却依然带着困惑而不大自在的表情）从你们俩的外表来看，想必是这样。

克里根　（生气地）你对这事倒够冷静的，瞧见我们给打得这样遍体鳞伤居然无动于衷！（喝干第二杯酒——夸口地）我们俩虽然受了伤，别人可比我们伤得更厉害，其中还有几个是警察呢！

诺拉　谢天谢地！这帮卑鄙的胆小鬼！

萨拉　安静点儿，妈。告诉我们，到底出了什么事，杰米。

克里根　真的，还能不出事？当着卡舍尔岩石起誓，我可从来没打过这么火爆的架！我们没费多大劲儿就找到了哈福德的家。那是一座大宅院，后身有一个带围墙的大花园，我们走到前门。一个穿制服的听差打开门，后头还跟着另外两个人，其中一个是个身材魁梧的黑鬼。那个律师猪猡想必通知哈福德提防我们前去了。科摆出贵族的气派说话。“禀告你家主人，”他说，266

"前皇家第七龙骑兵团科尼利厄斯·梅洛迪少校要求跟他面谈一句话。"那个狗腿子却蛮横无礼地嘲笑他。"哈福德先生没工夫见你,"他说。我看得出来科冒火了,可他还是保持礼貌。"告诉他,"科说,"他要是知道这次会见对他会有什么好处,就会出来见我啦。他如果不肯出来,我可就要闯进去见他。""你想进来,是吗?"狗腿子说,"我告诉你,哈福德先生不允许爱尔兰醉鬼到这儿来打搅他。他已经通知警察了。"他说:"你要是捣乱,就会被逮捕。"接着他就要关上大门。"反正你也走错了门。"他说,"你们这号人应该走佣人出入的那道门。"

诺拉 (气愤地)呸,这个不要脸的无赖!

萨拉 (不禁发起脾气,轻蔑地瞧着梅洛迪)你们竟让哈福德家的奴仆侮辱了一顿!这也是你们活该!我早就料到会出这样的事!我警告过你们!

克里根 让那帮家伙见鬼去吧!别打岔,让我接着说下去,你就会发现我们并没让他们得逞!那个狗腿子一说完就要当着我们的面关上大门,可是科眼疾手快,一下子把门推开,跳进门厅,怒吼一声,照着那个狗腿子的丑脸就猛抽一鞭子,打出一道血印子,疼得那家伙像一头挨宰的猪那样嚎叫!

诺拉 (激动地)好样儿的,亲爱的科!

萨拉 (蒙受耻辱地)妈!别这样说!(挖苦地嘲笑梅洛迪)大名鼎鼎的决斗家嘛——居然跟管家和马车夫发酒疯打起架来了!(他仍然茫然若失地呆视着桌面,好像没看见她,也不认识她似的。)

克里根 (又给自己斟上一杯酒,生气地)住嘴,萨拉,别再惹他心烦啦。眼下他这个样子,你反正白费唇舌,他既不认识你,也听不见你说的话。别摆小姐架子了,这场架还不都是你惹

出来的。

萨拉 （气呼呼地）胡扯！你明明知道我力图拦住他——

克里根 （把那杯酒一饮而尽，没答理这句话，转向诺拉——热忱地）您接着听下去就明白啦，诺拉！（又接着谈那场战斗。）那个黑鬼一拳头把我打得头昏眼花。眼看我就要让他打倒在地，多亏科用鞭子柄儿狠狠地朝那黑脑袋瓜子打下去，打得那家伙跪倒在地，劲头之大，连那鞭子柄儿都给折断了。紧接着，那第三个家伙揍了科一拳，我马上狠踢他一脚，真够他受的，抱着肚子直在地上打滚儿。黑鬼又上来抓住我，可是科朝他猛扑过去，把他打翻在地。真叫棒，我们俩把他们三个家伙都揍扁了。要不是警察慌忙赶来，我们就会把哈福德老小子从他的狗洞里揪出来，痛揍那个新英格兰佬一顿！

诺拉 （气愤地）那帮卑鄙的胆小鬼，呸，总是站在新英格兰阔佬一边欺压爱尔兰穷苦人！

萨拉 （越来越感到丢脸气恼，矛盾的心情折磨着她——央 267
求地）妈！您能不能消停会儿？

克里根 四个手持警棍的家伙从我们身后冲上来。我们还没闹清怎么回事就被他们拖到大街上去了。科拼命挣脱开来，狠揍那个架着他的警察，我也用膝盖顶了他的小肚子一下。接着，天哪，又是一阵恶战！嘿，看到他那股冲劲儿，真叫您心里痛快！他一个人顶俩，就像一名骑兵那样，左冲右撞，大声怒吼咒骂——

梅洛迪 （没有抬起头来看，茫然的表情毫无变化，突然带着嘲弄的口气，自言自语地嘟哝）干得勇敢，梅洛迪少校！部队司令表扬你这种非凡的英勇行动！真像那场光辉的塔拉韦拉战役！真像那次向法国部队方阵[31]发起的冲锋！骂起人来就像一

个偷鸡摸狗的小酒馆老板的儿子，醉醺醺的，满嘴脏话，生长在乡下一间地上养着猪的脏茅屋里——而那个面色苍白的美国北方婊子却站在窗口观望，厌恶地百般嘲笑！

诺拉 （受惊地）求主保佑，他准是疯了！

萨拉 （吃惊地望着他，心里纳闷儿。一时眼神里既有气愤也有怜悯，冲动地朝他迈过去一步。）爹！（接着脸色沉下来）他没疯，妈。他这一辈子总算有这么一次头脑清醒过来了！（对梅洛迪）这么一说，她嘲笑您了，是不是？我不怪她！我很高兴您挨了一次教训！（接着报复性地）可我也教训了她一顿。她很快就会嘲笑不出来了。

克里根 （生气地）请你住口好不好，萨拉！别打扰他，别管他。自打他们把他揍成这副样儿以来，他每隔一阵就这样胡诌一通——什么哈福德家那个娘们儿啦——一会儿说起他爹和猪，一会儿又谈起他的自尊心和荣誉，还有他那匹母马。（又接着叙述打架的事。）唉，反正他们人太多，我们俩寡不敌众，那四个家伙个个有警棍。我被打晕过去之前，末一眼看到的是那三个家伙正用警棍毒打科。不过，神灵作证，我们俩为了古老爱尔兰的荣誉一直战斗到最后一口气才倒下！

梅洛迪 （自我嘲讽地嘟哝）就像一个灌醉酒的骑兵星期六夜里在妓院门前大吵大闹，最后倒在街沟里又呕又吐！

268 **萨拉** （惊恐地）别说啦，爹！

克里根 （对梅洛迪，生气地）都怪咱们俩处境不佳，要是咱们一直——可他们把咱们俩打得失去了知觉，送进了警察局，关了起来。要不是哈福德有钱有势，叫他们把咱们俩放了，这当儿你我还在局子里呆着呐。这倒要向他略表谢意咧！他怕报纸会把打架这档子事登出来，叫他丢了脸。（梅洛迪狂笑起来，一跃

而起。他头晕眼花地摇摇摆摆，双手抱着脑袋——朝左前方那道门走去。）

诺拉 科！你上哪儿？（连忙追上去，抓住他的胳膊。他粗暴地把她的手甩开，好像不认识她似的。）

克里根 他认不出您是谁，这会儿别拦他，诺拉。真的，他只是打算上楼睡觉去。（哄骗地）您知道该怎么做最好，是不是，少校？（梅洛迪摸索着从门口走出去，消失，没有把门关上。）

萨拉 （心神不安，可还是安慰母亲）杰米说得对，妈。他要是能睡一觉，那最好啦——（突然惊惶失措）噢，天哪，他也许是找西蒙算账去啦——（急忙奔向那扇门，站在门口听听——放心地）还好，他没去。他回自己屋了。（走回来——有点难为情）我真傻，他从来也不会伤害一个病人，甭管——（抓住母亲的一只胳膊——体贴地）妈，您别站在这儿啦。坐下吧，您累得——

诺拉 （受惊地）这么多年来，我压根儿也没听他这样说过话——两眼发直，死气沉沉。噢，我真害怕，萨拉。放开我，我得去看看他是不是真去睡觉啦。（快步走向那扇门，消失。萨拉迈步要跟随他去。）

克里根 （粗鲁地）呆在这儿，除非你是个傻瓜，萨拉。他真可能一下子清醒过来，狠狠揍你一顿咧。真格的，你也欠揍，闹出这种事来都该怪你。他去打架还不是因为你受到了侮辱而要为你报仇雪耻吗？（懒散地伸开四肢躺坐在当中那张桌子后边的一把椅子上。）

萨拉 （在左前方那张小桌后面的椅子上坐下来——怒气冲冲地）劳您驾少管点儿闲事，杰米·克里根，只因为你是一位表亲就——

克里根 （嘶哑地）得了，少摆你那臭架子！（斟满一杯酒，

一饮而尽，又渐渐带有醉意。）

269 **萨拉** 我受到侮辱会自个儿报仇雪耻，何况已经报了！我已经把哈福德那家人打败了——而我爹只干了蠢事，丢尽了丑，叫那个女人讥笑了一顿。可我已经把她打败，最后说由我讥笑啦！（顿住，嘴边挂着得意洋洋的微笑。笑容渐渐消失。困惑地笑笑。）怎么能这样想呢，主宽恕我——我想必也疯了。

克里根 （醉醺醺地）好了，别说啦！我跟你爹不是把他们都揍了一顿嘛！科不要紧。我说的，他会好的。他只是脑袋瓜子挨了棍棒，一时神志不清。这种事我过去常见。喏，我自己就有过这种经历。我记得当年在那古老的国家，有一次我在集市上让人用鞭子柄儿打了一家伙，一连好几个钟头简直啥也记不得了，可是后来人家告诉我，我一直没完没了地唠唠叨叨，四处瞎转悠，逢人便道出我的全部隐私。（顿住。萨拉没听他说话。又不自在地接着说）不过嘛，听他胡诌那个脸色苍白的婊子，也还是没什么意思，他就是这样称呼那个女人的，说她就像个幽灵老是缠住他，嘲笑他。他还唠叨他那匹漂亮的良种母马，那就更荒唐了，胡说什么这是一位漂亮的高贵女郎，脚踝纤细，两脚小巧玲珑，还哭哭啼啼地求她原谅，另外还扯什么耻辱啦，死亡啦——（由于迷信而畏缩——接着气呼呼地去抓酒瓶）噢，今天夜里真叫晦气！（他正要斟酒，诺拉从左边那扇门慌慌张张走进来。）

诺拉 （气喘吁吁，惊恐地）他下楼来了！他好像不认识我，一把把我推开。眼下他到马厩那边去啦，快跟上他，杰米。

克里根 （醉醺醺地）我不去，他没事儿。别管他，随他去吧。

萨拉 （讥讽地）真的，他只是去拜访一下他的心肝宝贝儿，

那匹母马，妈妈。他不是好多次喝得烂醉如泥，就睡在马厩里吗？那匹母马也从来没踢过他，是不是？

诺拉 （心烦意乱地）你们俩给我住嘴！我听见他打开屋里那个壁橱了，他那一对决斗用的手枪就藏在里头；方才他下楼，抱着那个匣子呐——

克里根 （急忙站起来）噢，这个疯子！

诺拉 他会骑着那匹母马再去哈福德家！他要去杀人啦！看在上帝份上，杰米，快去拦住他！

克里根 （醉后好斗地）当着基督起誓，不管他带没带手枪， 270
我一定替您把他拦住，诺拉！（趔趔趄趄地从左前方那扇门下。）

萨拉 （紧张地站在那儿——怀着一种异常得意的自豪感，脱口而出）这么一说，他还没让人打败呐！（突然又被一阵辛酸而叫人痛苦的感情制伏）仁慈的上帝啊，我这是在想什么呢？真好像他干得还不够破坏——（心烦意乱地）噢，这个发疯的傻瓜！我真巴望他——（从左前方外边的院子里传来一声枪响，声音很低，由于酒吧间里人声嘈杂而几乎叫人没察觉。可是萨拉和诺拉都听见了，吓得惊呆地站在那儿。萨拉歇斯底里地嘟哝）我没那个意思，妈！绝对没有！

诺拉 （吓得愣住了——呆钝地嘟囔）一声枪响！

萨拉 您知道我没那个意思，妈！

诺拉 一声枪响！老天爷，他把杰米打死了！

萨拉 （结结巴巴地）不会的——不会是杰米——（急切地）哎呀，我没法儿等下去啦！我得去弄清楚——（奔向左前方那扇门——突然惊恐地站住。）我害怕知道真相！我真怕——

诺拉 （呆钝地嘟哝）不是杰米？那又会是谁？（接着浑身颤抖——恐惧地小声说）萨拉！难道你认为是——噢，上帝怜悯我

们吧!

萨拉 您别出声，妈! 我尽量听一听——(很快就退回屋里，倒退到左前方那张桌子附近她母亲身旁。)有人在院子门口那儿。准是杰米回来告诉我们——

诺拉 胡说! 你爹绝对不会走那条路的! 绝对不会! (她俩吓得目瞪口呆地站在那儿，两人紧紧偎在一起，盯视着那扇开着的门。稍顿，醉鬼们在酒吧间里的喧闹声显得更响了。接着，梅洛迪出现在门口，克里根跟在后面。克里根用一只手揪住梅洛迪的肩膀，就像饭店专门雇用的壮汉驱逐醉汉那样把他粗鲁地推进屋里。克里根对自己居然敢这么干也感到吃惊，因此他的反应是尽量装出一副对梅洛迪挺生气的醉样儿。他另一只手里拿着一支决斗用的手枪。梅洛迪的脸色蜡一般灰白，身体软弱无力，两条腿拖曳地慢慢移动，两眼显得朦朦胧胧。看上去他是彻底神志恍惚，麻木不仁了。)

萨拉 (冲动地)爹! 噢，谢天谢地! (朝他那边挪一步——接着脸色又沉下来。)

诺拉 (宽慰地呜咽)噢，谢天谢地，你还活着! 萨拉跟我都
271 给吓坏了——(朝他俩走去)科! 科，亲爱的!

克里根 (把梅洛迪安顿在左边那张小桌旁边的一把椅子上——声音发颤，粗鲁地)现在坐稳啰，科·梅洛迪，像绅士老爷那样规规矩矩! (对诺拉)我把他给您带回来了，诺拉，不用谢，他真是太倒霉了! (朝后退去，诺拉走过来搂住梅洛迪，温柔地拥抱他。)

诺拉 哎呀，科，科，我多么为你担忧啊! (他好像没听见她说话，也没看见她似的，可她继续低声嗡嗡地抚慰他，仿佛他是个病孩子。)

克里根　方才他在马厩里，手里拿着这支手枪，另一支在那匹母马身旁的地上。（战栗一下，哆里哆嗦地把那支枪放在桌上。）他彻底疯了！现在得由你们俩，老婆和女儿，来照应他啦！我可受够了。我不是受罪照顾疯子的看护！（转身朝酒吧间走去。）

诺拉　等一等，杰米。我们方才听到一声枪响，到底是怎么回事？

克里根　（生气地）问他吧，别问我！（接着困惑而恐惧地）他把那匹可怜的母马打死了，这个中了邪的蠢家伙！（萨拉惊讶地瞪视着他）我发现他坐在地上，马已经死了，头枕在他的大腿上。他像地狱里的幽灵那样哭哭啼啼——（浑身战栗）放我走吧，真不想再看到他；那边有神经正常的人在欢笑歌唱！（打开酒吧间那扇门。）萨拉，甭担心，我不会把这事告诉那些小伙子。我只会讲讲我们俩在城里打架的经过，因为我只想记住那件事。（推开那扇门，走进酒吧间，赶快顺手砰地一声把门关上。从那边传来人们欢迎他到来的欢呼声。萨拉锁上那扇门，回到当中那张桌子旁边，注视着梅洛迪，忽然歇斯底里地咧嘴嘲笑起来，笑得嘴唇直颤悠。）

萨拉　我刚才还挺担心，可真够傻的！我早该想到只要人间还有威士忌酒可喝，您决不会走那条路的！原来您把那匹母马打死了？（又不禁歇斯底里地笑起来。笑声惊动了神志恍惚的梅洛迪，他在椅子上僵硬地挺直身子，两眼却仍然呆视着桌面。）

诺拉　萨拉！别笑啦！看在上帝份上，你怎么还笑得出来——！

萨拉　我实在——忍不住，妈妈。你没听见杰米——刚才 272

说的话吗？他打死的是那匹母马！（又不由得大笑起来。）

诺拉　（心烦意乱地）我在跟你说，别笑啦！（萨拉用一只手捂住嘴，两肩仍在抖动。诺拉在那张桌子后头一把椅子上瘫坐下来，茫然地嘟哝）把他那匹漂亮的母马打死了？那他准是真疯了。

梅洛迪　（没抬起头来，却突然用浓重的爱尔兰土腔讲起话来，沙哑刺耳地）让萨拉撒开儿笑吧。真格的，谁能怪她呢？俺自个儿也在肚皮里哈哈大笑呐。自打开天辟地以来，这可是一个男子汉给自个儿开的一个天大的玩笑了。（她俩瞧着他。萨拉止住笑，对他那一嘴土腔感到惊讶而厌恶。接着她疑惑地盯视着他，脸色沉下来。）

萨拉　什么玩笑？您认为杀死那匹可怜的母马是个挺有意思的玩笑吗？（梅洛迪挺挺身子，仅此而已。他既没抬头，也没答话。）

诺拉　（惊恐地）瞧他那张死气沉沉的脸，萨拉。他真像一具尸首啦。（悄悄伸手轻碰一下他那只放在桌上的手——央求地）科，亲爱的，别这样！

梅洛迪　（抬头看她，表情变了，脸上剩下的那点傲气全消失了，显得一脸粗俗相，脓肿的嘴边挂着一丝放荡的嘻笑，斜眼瞧着）甭担心，宝贝儿。真格的，俺可不是一具尸首，几杯酒一下肚，马上就会精神十足，够叫你称心如意的。

诺拉　（心慌意乱地）听他说的话，萨拉——他故意土腔土调地折磨咱们俩。

萨拉　（越发不自在，嘲笑地）甭理他，妈。他只是在演戏，给自己找乐子。要是他胡作非为之后，还这样没人性，老脸厚皮——

诺拉 （辩解地）不是，这是他跟警察打架的时候，脑袋挨了打的缘故。

梅洛迪 （粗鲁地）挨了打，胡说八道！杰米·克里根纯粹胡扯。真的，就那么几棍子，哪儿会叫俺神志不清呢。俺的脑子啊，要是真有那么点的话，清醒得很哩。俺也没有故意用爱尔兰土腔土调折磨你们，亲爱的。俺也不是在演戏，萨拉，那位少校过去才耍这种把戏。眼下俺没摆出已经死了的皇家第七龙骑兵 273
团少校科尼利厄斯·梅洛迪那个老骗子和疯子常摆的那种臭架子，而且跟胸们俩一样用正常的口音说话，你们俩反倒不赞成了，这可真是怪事儿啊。

诺拉 天哪，萨拉，你听他说的！

梅洛迪 那位少校如今已经死了，他那最后一点骗人的自豪感也完蛋了，散发着臭味儿。（怀着一腔似乎是真诚的抚慰感情拍拍诺拉的手。）你放心好了，亲爱的。过去那个家伙总在嘲笑你，装成自己是个绅士老爷，胡诌什么自豪和荣誉，吹嘘以往岁月里的决斗，醉醺醺地骑着他那匹漂亮的良种母马四处转悠，在新英格兰佬面前炫耀自己，惹得他们笑话；他就是拿这一切来伤害你，叫你痛心，可是从今以后他再也伤害不了你啦——（哽住了，好像在抑制住啜泣似的。）何况那匹马也死了，可怜的牲口。

萨拉 （实在忍不住了——紧张地）那您干吗——干吗要打死它呢？

梅洛迪 你该说少校干吗要那么干！基督作证，你要是没理解这一点，那你可比俺想像的要蠢得多。那匹马可以这么说，过去不是总在活生生地提醒他吹牛骗人，胡思乱想吗？他本来打算先用一支手枪结果它，然后再用另一支手枪打死自个儿。

可是真的，他发觉打死母马那一枪也叫他自个儿完蛋了。那个老疯子反正也没剩下多少自豪感了，一看到马咽了气，他自个儿也就跟着玩完了。所以他不必再劳神开枪毙了他自己，因为浪费一颗好子弹在一具死尸身上，那可太不值当了。（粗哑地大笑起来。）

萨拉 （紧张地）爹，别笑啦！

梅洛迪 俺方才不是跟你说过这简直是个天大的玩笑吗？得，就是这个玩笑。（又大笑起来，可是一阵抽噎憋得他喘不过气来。突然他脸上那副蛮横粗野、斜眼挑逗的表情消失了，而充满了痛苦哀伤的神色。不再用土腔土调跟她们说话，却大声地自言自语。）老天爷啊，在那盏提灯的亮光下，那匹母马的目光渐渐暗淡下来，不再有生气——神情惊讶哀伤，却仍然充满信任，没有责备我——两眼没有流露出恐惧——只有高傲而谅解的自豪——热爱我——她理解我正在跟她一块儿死去。她明白！她饶恕了我！（抽抽噎噎地哭起来，可又竭力克制住，接着又用浓重而嘲弄的土腔讲起话来。）天哪，这可又是那个疯少校的鬼魂儿在说话！罚他进地狱吧，俺要是心明眼亮，他就不会纠缠俺多久啦！从今以后，俺打算踏踏实实地过日子，决不让那个死鬼再
271 搅扰俺人而要作尼克·梅洛迪老汉的儿子，在这个恰当的身份下享享清福。俺要把少校那套该死的英格兰红军装深埋在地底下，他那鬼魂儿要是乐意的话，可以常去那座坟墓看看，面对凄凉的黑夜吹嘘塔拉韦拉战役啦，西班牙娘们儿啦，跟法国人打仗啦！（斜瞥一眼）真的，俺认为那些小伙子说得对，那套军装他是偷来的，他压根儿也没在惠灵顿指挥下打过仗。俺只记得他是个满嘴谎话的大骗子。

诺拉 科，亲爱的，别再为那匹母马难过了。说真的，你可

以再养一匹，我会想法儿——

萨拉 妈，别出声！（对梅洛迪，恼怒地）您能不能别再耍这种愚蠢的把戏——？

梅洛迪 （粗鲁地）把戏，是吗？你会发现这决不是什么把戏。那个少校才一辈子要把戏呢，疯疯癫癫的老傻瓜，只欺骗了自个儿。俺从今天起乐意作一个跟自己出身地位相称的人。（狡黠地斜瞥一眼萨拉）萨拉，亲爱的、俺作为你爹，趁俺正把那事搁在心上的时候，觉得有责任给你点儿指点。俺知道你有很大的野心，那就记住：你要是想飞黄腾达，就叫荣誉见鬼去吧。记住你血管里流的血，做你爷爷真正的后代吧。过去倒有个精明能干的人可以作为你的榜样！耶稣作证，只要能让他捞到点什么，那人干起来从不觉得有失身份；另外在耍弄花招诈骗那些该死的贵族傻瓜那一方面，整个爱尔兰没有一个人比得上他；最终他有了一个大庄园，一座城堡，银行里存了大批黄金。

萨拉 （心烦意乱地）噢，我恨您！

诺拉 萨拉！

梅洛迪 （好像没听见似的，接着说）俺知道他会给你这样的指点，亲爱的，那就是你要登上第一步，就得想法儿叫那个美国北方少爷让你上他的床，等他占有了你之后便痛哭流涕，迫使他拘于面子不得不跟你结婚来保全你的面子。老天爷作证，俺料想他绝对抵制不了这一招儿，因为他是个傻小伙子，体体面面的，满脑子幻想，而且也疯疯癫癫，身上还有一股诗人的气质。对，你很容易就——

萨拉 （被刺激得无法再忍受）我会叫您止住您这种下流难听的土话，叫您不再装模作样地演戏！（侧身朝向他，也用浓重的爱尔兰土腔嘲笑而报复性地说话。）打心眼里感谢您呐，可俺

早就听从了您的指点，爹。您醉醺醺地出外跟警察打架那当儿，俺已经想法儿叫他让俺上他的床了！

诺拉　（惊吓地）萨拉，你居然说出这种不要脸的话，还不住嘴！

梅洛迪　（在椅子上挺直身子，脸上那种粗野的讥诮神情消失了。又变成原先那副险相。他威胁地瞪视着她，慢吞吞地说话，难以保持住爱尔兰土腔。）真那么办了，主保佑你！我早就该知道你绝对不会让那个出外替你报仇雪耻的少校老傻瓜打乱你的阴谋诡计。（逼出一阵可怕的露齿狞笑。）凭着活生生的上帝作证，今天夜里感到骄傲的应当是我，一位美国北方的富家子弟居然降低身分让俺那浪荡的丫头勾引上了！（两眼仍然盯视着她，慢慢地站起来，右手沿着桌面摸索，最后抓住了那把决斗用的手枪。他像个机械般行动的人那样举枪对准萨拉的胸膛，目光凶狠，冷酷无情，很久以前他决斗的时候想必就是这样。萨拉吓坏了，却毫不畏缩地站在那儿。）

诺拉　（惊惶失色，连忙从椅子那边猛扑过去，抓住他的胳臂）科！哎呀，老天爷！难道你要杀死萨拉？（一阵昏眩的表情忽然闪现在他脸上。他浑身瘫软，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让那把手枪从他手中滑落到桌子上。他令人战栗地深吸一口气——接着嘶哑地笑起来。）

梅洛迪　（粗野地斜瞥一眼）杀死萨拉，是吗？你疯了，诺拉？真的，我只想向她祝贺咧！

萨拉　（绝望地）噢！（在当中那张桌子后面她那把椅子上颓丧地坐下来，用双手捂着脸。）

诺拉　（可怜巴巴地好意安慰）没事儿，科。她跟我说了，那个小伙子一旦可以娶她就马上跟她结婚。他早就这样提出

过了。

梅洛迪　如此说来，他倒一片好心！上帝作证，咱们该为自己的姑娘感到骄傲！诺拉。让她使用种种花招去达到目的吧。看着她飞黄腾达，成为一位贵夫人，咱们还会不骄傲吗？

诺拉　（单纯地）当然会。

萨拉　妈！

梅洛迪　萨拉要想根除那个小伙子的种种梦想可不那么容易。他清高自负惯了，不过萨拉会找到诀窍叫他改变的！俺愿意拿出一镑钱，要是俺有的话，对一先令来打个赌，她会见到那一天的，身穿绫罗绸缎，乘坐黑车夫赶着的四轮大马车，几匹良种马在前头拖着它飞快奔跑，她呢，翘着鼻子，目中无人；她会住 276
进新英格兰佬的一座跟城堡一般大的大厦，周围是座大庄园，有一片庄严的林地，绿油油柔软的草地和一个湖泊。（狡黠地格格笑）当着众位神灵起誓，俺要助她开始这一行程，把少校那块地，就是他让那位年轻少爷在上面盖起小木屋那块地，作为结婚礼物送给她——那块地原是那些美国佬哄骗他买下作他的美国庄园的，那个白痴！（朝那支决斗用的手枪瞥一眼——嘲笑地）提到那个死鬼，但愿他的鬼魂儿在地狱里受煎熬，可俺摆弄那支手枪干啥？老天爷作证，俺根本用不着手枪，单凭俺这两个拳头，或者手边有根棍棒，就够了。今天夜里，俺和杰米不就把一大帮警察打得落花流水吗？

诺拉　（坚定地）的的确确，要不是他们人那么多——

梅洛迪　（转向她——咧着嘴笑）说得对，亲爱的！真格的，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像你这样忠诚的老婆啦——（顿住，凝视着她——接着突然粗鲁而异常真情地吻她的嘴唇）俺爱你。

诺拉　（喜出望外）噢，科！

梅洛迪　(又咧嘴一笑)俺早就常想对你这样说，只是那个少校，去他妈的，一直傲慢地支配俺。(把她拽过来，吻她的头发。)

诺拉　吻我的头发——!

梅洛迪　是啊，何尝不可呢？你有一头美发哩，主保佑你！别再记起那个少校常跟你说的那些废话啦。他装出来的那种高贵老爷的嘲笑跟他一块儿给埋葬了。从今以后，俺要做你的真正的丈夫，帮你管好这家小客店，不再做寄生虫。俺要把米基解雇，亲自照料酒吧间，就像俺爹的好儿子应该做的那样守本份。

诺拉　不行！我决不让你那样做！

梅洛迪　(狡猾地斜瞥一眼)好，记住俺可提出过，是你不让俺干的，真的，俺得坦白，确实不喜欢干活儿；也许你对，太挨近威士忌，你信不过俺。(舔舔嘴唇。)老天爷，这倒提醒俺了，好几个钟头没喝一口了，俺都快渴死啦。

诺拉　(站起来)我给你去拿——

梅洛迪　(把她按回在椅子上)不必啦。俺喝酒得有伴儿，唱唱歌，跳跳舞，痛痛快快乐一乐。俺去酒吧间找那些小伙子吧，顺便也帮着杰米表弟一块儿庆祝庆祝俺们俩跟警察交手的那场妙不可言的混战。(站起来，往日那种军人的风度已经荡然
277 无存。他无精打采地迈着步子，蹒跚拖沓，两只汗毛浓密的大手在身边晃来晃去。那套军装给撕扯得破破烂烂，歪歪扭扭，沾满了脏土，他活脱像个笨头笨脑、龇牙咧嘴的小丑。)

诺拉　科，亲爱的，你的脑袋受了伤，该去睡觉才对。

梅洛迪　俺的脑袋？真的，以前那个少校活着的时候折磨俺，叫俺说些愚蠢的瞎话为他的恶作剧辩解，俺的头脑压根儿也没十分清醒过。(咧嘴一笑)俺一点儿也不累，现在倒像一个获

得新生的人那样头脑清新咧。俺跟你道个晚安，亲爱的。（俯身吻她。萨拉从双手中抬起她那泪痕斑斑的脸，带着绝望而痛苦的异常神情瞪视着他。他斜眼瞧着她。）你也去睡吧，萨拉。说真的，你今天的成就可不小，也该安安稳稳地睡个大觉啦。

萨拉 求求您！爹！我实在受不了啦——您能不能清醒过来，恢复您原来的样儿啊？

梅洛迪 （心情愉快地吓唬她）给我住嘴，你这个贱丫头，说起话来别像是因为有俺这个老爹而感到害臊似的。俺不是那个少校，他绅士老爷派头那么足，不会动手揍你。真的，你要是一个劲儿想叫那个死鬼复活，俺可就要扇你一个耳括子，叫你学会尊敬人啦！（她厌恶而沮丧地瞪视着他。梅洛迪朝酒吧间走去。）

萨拉 （一跃而起）爹！别去跟那些醉鬼混在一块儿啦！别叫他们听见您在说话，看到您！您想喝酒就在这儿喝吧。杰米会来陪您。他又会笑，又会唱，跟您一块儿庆祝塔拉韦拉——

梅洛迪 （粗鲁地）叫塔拉韦拉见鬼去吧！（两眼盯住那面镜子。他斜眼瞧着里面。）老天爷，这不是那面镜子才怪呢，那个老傻瓜一向一边照着镜子欣赏他的嘴脸，一边哇啦哇啦地背诵拜伦的诗，装成自己是个有诗人气质的勋爵——（摆出一个姿势，正是他过去在镜子面前那副粗俗滑稽的模样儿，接着用嘲弄的爱尔兰土腔朗诵起来）

"俺没爱过这人世，人世也不爱俺；它的臭恶气味儿，俺压根儿也不赞美；没有强露欢颜去奉承，不随声附和，也压根儿没向它偶像崇拜的教条下跪，因此世人没法儿把俺当作同类；俺厕身其中，却不是他们中的一个；……"

278 （轻蔑地狂笑）基督作证，这位少校要不是天下的大笑柄才怪呢。他原本应当是马戏团里的一名小丑。愿上帝让他那在烈火中受煎熬的灵魂安息吧！（粗鲁地）唉，让那个死家伙见鬼去吧。（酒吧间里的喧闹声突然升高，转为一阵哄堂大笑声，好像杰米刚刚谈到打架那件事哪点高潮似的。梅洛迪的视线从镜子移向酒吧间。）老天爷，俺可活了，他们那帮家伙会把俺当作同类！俺会跟他们泡在一起，而且是他们中的一人——过去那位少校一直引导俺过着孤独的悲惨生活，现在总算可以弥补弥补啦。（朝酒吧间那扇门走去。）

萨拉 （朝他走去——央求地）爹！您就别这样临了再给自己丢脸啦。眼下您没醉，也找不到什么辩解的借口。您要是去了，又会喝得烂醉，不省人事，就像您把自己跟那匹母马一块儿打死了似的！

梅洛迪 （斜着眼——冲诺拉睐巴一下）听她说的，诺拉，居然怪俺没醉。真的，这种状况很快就会得到补救。（把手放在门把上。）

萨拉 爹！

诺拉 （精疲力尽得几乎什么也没听见，更没弄清楚他俩在谈什么——呆钝地）别管他，萨拉。这样最好。

梅洛迪 （这当儿又从酒吧间传来一阵喧闹声）俺正在错过多少乐子啊。上帝保证，俺有点新闻要讲给那些小伙子听，准会叫他们高声欢叫，把房子都震塌。那们少校已经永远安息，让俺获得自由可以跟民主党人站在一块儿啦，而且俺要投安迪·杰克逊的票，他是俺这类老百姓的朋友，愿主保佑他！（怀着期望，咧嘴笑笑。）等着瞧小伙子们听见后有什么反应吧！（转动门把。）

萨拉　（朝他冲过去，揪住他的胳臂）不！我不让您去！这也是我的自尊心！（结结巴巴地）您听着！爹，原谅我吧！我知道这都是我的过错——总是嘲笑您，侮辱您——可我只是针对那些谎言。说实话——什么塔拉韦拉战役啦——那位公爵赞扬您的英勇啦——您是他手下的军官啦——甚至还有什么西班牙女郎啦——实际上，我作为您的女儿——过去心眼里也为此而引以自豪呐。所以，别再去啦——您要我干什么，我都会听从——我甚至要去告诉西蒙——他爹侮辱了您——我的自尊心很强，不能嫁给一个美国北方胆小鬼的儿子！

梅洛迪　（听着听着，精神显然在崩溃，最后显得没剩下什么可以为自己遮羞和辩护的骨气了。他绝望地大喊起来，好像 279
他想脱身的最后一点希望也给断绝了似的）萨拉！看在上帝的份上，住口吧——让俺去——！

诺拉　（呆钝地）别再缠住你那可怜的爹啦，让他去吧。这样最好。（梅洛迪一下子恢复过来，又成了那个斜眼瞧人的乡巴佬。）

萨拉　（辛酸失望地）噢，妈妈！您干吗不安静点嘛！

梅洛迪　（粗鲁地）你该说，你自个儿干吗不能少说几句。俺警告过你，你要是一个劲儿这样捣乱，想要叫那个死鬼复活，就会尝到苦头。（扇她一个耳括子。与其说是扇倒不如说是闹着玩儿地轻推一下，可她还是失去了平衡，倒退到当中那张桌子的末首。）

诺拉　（给惊动了——困惑不解地）主饶恕你，科！（气愤地）你别是在揍萨拉吧。我什么都忍受得了，就是不许你——

梅洛迪　（粗鲁而善意地）住嘴，亲爱的。俺不再需要这样

啦。(斜眼朝萨拉咧嘴一笑。)那会给你个教训,俺傲慢的萨拉!俺知道你不会再想叫那个死鬼复活啦。也别让俺再听到你唠叨什么不跟楼上那个小伙子结婚的事。老天爷,你难道一点也不觉得光荣吗?你勾引了他,即使得由俺掐住你们俩的脖颈押到最近的教堂去结婚,你日后也会让他成为一个老老实实的绅士老爷的。(格格笑——接着斜睨地)眼下在你们二位女士的许可下,俺要到酒吧间去找俺那伙好朋友啦。(打开门,走进酒吧间,随手关上门。从那边传来一阵醉汉们迎接他到来的欢呼声和他们用玻璃杯敲柜台和桌子的响声,接着静了下来,好像是他举起一只手叫大家安静似的。随后就是他跟大家打招呼和给自己叫一份酒的声音以及一阵阵欢呼喝采声,其间还夹杂着赖利吹奏风笛的音乐。萨拉还站在当中那张桌子旁边,低垂着两肩,耷拉着脑袋,目不转睛地盯视着地板。)

诺拉 (又感到精疲力尽,叹气)唉,他打了你一巴掌,你别放在心上。他神经还不很正常。不过嘛,他唱唱歌,乐一乐,喝足了威士忌,然后香甜地睡一觉,明天就会清醒过来,恢复他原来的样儿——也许会吧。

萨拉 (沉郁地——与其说是对她母亲倒不如说是在大声自言自语)不会啦!永远不会啦。他终于垮了,而且想就这样垮下去啦。反正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可我闹不清自己干吗要那样做。我想必内心也有他那种愚蠢的自豪感吧。(抬起头,板着脸——辛酸地)我是指那位已经死了的梅洛迪少校的自豪感。我的意思是说,我过去的的确确有过。现在这种自豪感已经消失——谢天谢地——这倒叫我会成为西蒙更贤慧的妻子啦。(酒吧间里的嘈杂声突然暂时停下来,好像有人叫大家安静似的——接着在寂静中可以清楚地听到梅洛迪在扯起嗓门祝酒的声

音："为俺们的下届总统安迪·杰克逊干杯！为老山核桃木*欢呼吧，愿主保佑他！"醉汉们一起应答高呼"好哇，好哇，"声震四面墙。）

诺拉 赞美主，他们在为安迪·杰克逊欢呼呐！你听见他说的话了吗，萨拉？

萨拉 （铁板着脸）我听见有人在说话，可我既不知道那是谁，也不想知道。

诺拉 （仿佛没听见似的）这下就好了。他们现在谁也不会再恨他了。（稍顿——倦怠憔悴的脸上突然现出羞涩和温柔的神情）你方才听见他说爱我吗？萨拉，你看见他吻我的嘴——又吻我的头发了吗？（轻轻一笑。）他想必是彻底疯了！

萨拉 （瞧着母亲，脸色温和些了）没疯，妈。我知道他是真心实意的，而且还会继续这样，妈。他现在可以无拘无束地这样做了。（怪异地微笑）也许我多管闲事，该挨那一巴掌。

诺拉 （专心想着自己的心事）他要是想在那儿一个劲儿跟每个人开开玩笑，说一嘴爱尔兰土话，一举一动都跟他们一样——（冲酒吧间那边点点头。）嗯，那要是能在他孤独的生活中给他带来安宁和伙伴，他又何尝不可呢？主怜悯他吧，他过去半辈子一直不得不孤零零地生活在那傲慢自大的地狱里。（自豪地）我今后会陪他欢欢乐乐地过日子，给他爱。我不是一向这样吗？（微笑。）真的，我根本没有什么可自负的——除了这一点之外。

萨拉 （盯视着她——深受感动）您是一个奇特而高尚的女人，妈。我会试着做到跟您一样。（走过去拥抱她——接着温柔

* 老山核桃木是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1767—1845）的绰号，因在1812—1814年反英战争中作战英勇而得此名。——译者注

地微笑。)我敢打赌,西蒙刚才没听见那声枪响,也没听到什么别的声音。我离开他那当儿,他正像个娃娃那样睡得香甜呢。就是一声炮响也不会把他惊醒。(酒吧间里,赖利用风笛吹奏起一支里尔舞曲,同时响起咚咚跺脚的舞步声。萨拉一时又辛酸地板起脸来。她有意做出嘲讽的姿态。)真的,帕奇·赖利根本不知道他这是在给那个死人吹奏一支安魂曲呐。(声音发颤地)愿那位塔拉韦拉战役的英雄安息吧!(情不自禁地呜咽起来,把脸埋
281 在母亲怀里——困惑地)可我干吗要哭呢?干吗要哀悼那位少校呢?

诺拉 (顿时忘记自己的疲劳,体贴入微地爱抚安慰)别哭,亲爱的,别哭。你只是累坏了。得了,睡觉去吧,我去帮你脱衣服,安顿你上床。(试着激励她——逗趣儿地)你都有了心上人还哭,真丢脸!那个小伙子要是看到你这样,该会怎么想呢?

(幕　落)

更庄严的大厦*

* 此剧于1962年9月11日首演于瑞典皇家剧院，1967年9月12日又在洛杉矶阿曼逊剧院首演于美国。演出时剧本都经过压缩。两次演出的导演为何塞·昆泰洛，黛博拉由著名影星英格丽·褒曼饰演。——译者注

人　　物 281

杰米·克里根

米基·马洛伊

诺拉·梅洛迪

萨拉(西蒙·哈福德太太),诺拉的女儿

西蒙·哈福德,萨拉的丈夫

乔尔·哈福德,西蒙的弟弟

黛博拉[32](亨利·哈福德夫人),西蒙和乔尔的母亲

伊桑 沃尔夫 乔纳森 欧文(宝贝儿)	西蒙和萨拉·哈福德的四个孩子

尼科拉斯·盖茨比,一名律师

卡托,哈福德家的马车夫

本杰明·泰纳德,一位破产的银行家*

---

* 原文人物表中缺录这一人物,但附录中的演员表里有(见原文页码第1001页)。——译者注

场 景

第一幕

第一场：梅洛迪客店餐厅，这家客店坐落在马萨诸塞州某城市附近的一个村镇——1832年10月某夜晚。

第二场：该村镇附近小湖边上的一座小木屋——次日下午。

第二幕

第一场：黛博拉的花园，位于亨利·哈福德在市区的一座宅邸里——1836年夏季一个夜晚。

第二场：萨拉·哈福德宅邸的起居室，宅邸位于邻近的一座纺织城内——次日夜晚。

第三幕

第一场：西蒙·哈福德的办公室，在市区哈福德公司内——1840年秋季一个上午。

第二场：黛博拉的花园，位于亨利·哈福德在市区的宅邸里——当天下午。

第三场：哈福德宅邸的客厅——当日夜晚。

第四幕

第一场:西蒙·哈福德的办公室——1841年夏季一个上午。

第二场:黛博拉的花园——当天晚上。

尾　声　景与第一幕第二场同,湖边的小木屋——1842年春季某日下午。

287 # 第一幕

第一场

景 梅洛迪小客店餐厅，这家小客店坐落在马萨诸塞州某城附近的一个村镇里，已有上百年历史。它一度生意兴隆，过往行人在此歇脚，公共马车都停下来，让旅客们下车进去吃早饭。但是，这条马车路线业已停驶多年，这家酒店也就变得门庭冷落，生意萧条。

这间餐厅和如今那间酒吧间一度原是一间宽敞的大屋子，低天花板，粗重的栎木横梁，墙上镶着嵌板；如今它已让松木板隔成两小间，酒吧间在舞台左边外侧。隔板墙涂了油漆，伪装成嵌板，反倒显得格外难看。

餐厅外表显露出一种由于店主穷困而疏于修缮的迹象。看来内部已经多年失修没有更新。台布挺脏，油渍斑斑。左边的隔板墙上歪挂着一面破镜子。再靠后，那扇通往酒吧间的门附近有一个钉在隔板墙上的小酒柜。后墙正中是一扇临街的大门，两侧各有一扇窗户。右边墙前方有一扇门通往小过道及外侧的厨房，上楼的楼梯也在那边。右边前端摆着一张教师用的那种高书桌和一把凳子。

室内四周摆着四张桌子，一张在左前方，一张在后面街

门的左边，一张在右边那扇通往小过道的门后侧，第四张在前方正中间。左前方和右边那两张是四方桌，周围都摆着四把椅子。另两张则是尺寸稍大些的长方桌子，长的两边各放三把椅子，两端各有一把椅子。时间是1832年秋季某夜晚。室内由三盏带托座的简陋的油灯照亮着，每面墙上一盏，前方正中间那张桌子上点着一支蜡烛。

幕启时，杰米·克里根坐在左前方那张桌子后边的一把椅子上。他五十二岁，由于酗酒而显得衰老，都像六十多岁了。一眼就能看出他是个爱尔兰乡巴佬，高个子，瘦削，长脸膛，凹下去的双颊，瘦长的下巴，小黑眼睛，嘴角耷拉下来的宽嘴巴，皱皱巴巴的扁鼻子。一边的颧骨上留有一道被马刀砍过的伤疤。他长着一头乱蓬蓬、脏里巴唧的白发，身 288
穿一套褴褛破旧的黑衣服。他虽然是个酒徒，身上却仍保留着那么一种基本体面的可爱样儿，不时隐隐闪现出一名老兵那种勇气和天不怕地不怕的气魄。这时，他头脑清醒，消沉地弯腰坐在椅子上，两眼直瞪着前方，面带忧郁僵滞的神情。他面前那张桌子上放着一瓶四分之三满的威士忌酒和几个空玻璃杯。

幕启后，寂静片刻，接着从楼上传来声响和爱尔兰人那种哀悼亡人的时起时伏的哀嚎声。克里根晃动一下，自言自语地嘟哝起来。

克里根 唉，尽管你们嘴巧，还装腔作势，这个世界上只有俺和诺拉才真正哀恸他的去世。（又恍惚地陷入颓丧的沉思。那扇酒吧间的门开了，酒吧招待员米基·马洛依走进来。马洛伊跟克里根一样，也是典型的爱尔兰农民。他三十四岁，体格健

壮，开始有点发胖了。他长着一张气色好、诚实坦率的普通面孔，一头黑卷发，一双闪现友好而机灵的小蓝眼睛，嘴边总挂着酒吧间招待员常会有的那种饱经世故的、似笑非笑的讥诮笑容。他朝克里根瞥一眼，目光里混合着既喜欢又蔑视他的弱点的神情。）

马洛伊 （不由自主地估量那瓶酒——咧嘴笑笑）妙哇，居然还剩下大半瓶呐！不舒服吗，杰米？（克里根好像没听见这句嘲笑话。米基坐下来，面对着他。）我刚才一直在清点库存的酒，还足够诺拉接着开店过下去的。有我做她的帮手——（勉强地）还有你，只要你不灌醉，头脑清醒的话——她仍然可以靠这家酒店谋生。（稍顿——接着不满地说下去）当初科如果不装着当绅士大老爷，没欠下一大笔债，咱们也就完全不必为诺拉担忧了。

克里根 （一怔，从昏沉中醒过来，气愤地一拳头擂在桌面上）闭上你那张大嘴——楼上，他的尸骨未寒呐！俺不许你说他一句坏话！

马洛伊 （无动于衷——蔑视地）见你的鬼。（克里根又落入沮丧。马洛伊无可奈何，同情地瞥他一眼。）我知道你心里难受，杰米；我为他高兴，这里至少有一个家伙不是在假装哀悼他！
289 （从楼上又传来一阵哀恸的号哭声。马洛伊抬头望了望。）嗯，反正诺拉体体面面地给他守了一夜灵，明天就把他隆重地安葬。（用胳膊肘儿轻轻推一下克里根）杰米，振作起来，别半死不活地坐在那儿。来，跟我一块儿喝杯酒吧，科·梅洛迪要是现在还活着，也会叫你这样做的。要知道你这样装模作样地为他的死而悲伤，他会笑话你，还会骂你是个骗子咧。

克里根 （情绪变了——怨恨地）他会的，见他的鬼！他才不信谁心里会真心诚意呢。（把米基推给他的那瓶酒拿起来，甚

满一大杯酒。)

马洛伊 (给自己斟上一小杯酒)因为他本人心里就一点也不会。(举杯)祝你健康!(两人饮酒。)

克里根 (又沉郁地)可怜的老科。他不在场,连这酒味儿都不一样了。

马洛伊 (嘲讽地)眼下他在阴间,正巴不得想喝一杯呐。

克里根 (打了个哆嗦)别这样说。

马洛伊 (吧哒着嘴唇品味儿)依我所尝这酒挺对味儿,是他留着自己喝的;品尝起威士忌,他可是个行家,尽管酒真的要了他的命。

克里根 (阴沉地)不是酒要了他的命。

马洛伊 (咧嘴一笑)下一句你就该说他是吃坏了吧。

克里根 (生气地)听着,科·梅洛迪的尸骨未寒,不许你再说这种混帐的笑话! 俺是说并非威士忌要了他的命。他健壮如牛,一身钢筋铁骨,就是一天喝一小桶酒也还能再活二十年;这都是因为那天夜里,他打算向那个新英格兰胆小鬼美国佬哈福德挑战决斗,结果闹得他和俺都让警察打昏了过去,抓了起来,这可伤透了他的自尊心,叫他灰心丧气。没想到他的亲闺女后来又成了叛徒,嫁给了哈福德老家伙的儿子。这真丢尽了他的面子! 自打那以后,他就成了一具行尸走肉,成天价借酒消愁,只是为了忘掉过去,一心等死;碰到有爱尔兰乡亲来到,他就上腔上调地跟他们闲聊精扯淡,扯起嗓门胡唱,还蹦蹬吉格舞*,装着跟他们大伙儿一样,没受过什么教育,比他们强不了多少。

马洛伊 (固执地)他本来就不比别人强多少嘛。他过去一

---

* 吉格舞,一种三拍子的爱尔兰快步舞。——译者注

直装模作样，总爱吹嘘自己是个绅士老爷，而其实他老子只不过
290 是高尔韦郡的一个非法黑酒馆的老板罢了。

克里根 （粗暴地）胡说，你给俺住嘴！难道他没在爱尔兰的大学里念过书吗？他破产之前没有偌大的家产吗？想当年，他在惠灵顿公爵*的部队里是一名龙骑兵团少校，出征西班牙，俺当时是他的部下，难道说他不是一名出色的军官吗？甭管他老子是干啥的！他的确把科培养成为一位绅士老爷，何况科·梅洛迪就是一位绅士老爷嘛！（一边在胸前画个十字，一边补充道）愿主让他的灵魂安息吧！

马洛伊 （也不自觉地在胸前画个十字）阿们！我啥也不说啦。反正说死人坏话要倒霉的。（稍顿）你认为萨拉会回来参加葬礼吗？

克里根 （恶狠狠地）她要是不来，主会诅咒她的！科病危的时候，诺拉给她写过信了；她应该赶得上。

马洛伊 我料想她不会来。她恨她爹。你我都知道，自打她嫁出去之后，四年来父女俩压根儿就没说过一句话。反正她一向傲慢自大，总爱摆出一副臭架子。我敢凭这点打赌，她那么趾高气扬，神气活现，叫她前来看望一下自己的爱尔兰穷亲戚，哪怕是来参加他老子的葬礼，她都会感到丢脸的。

克里根 （厉声地）穷亲戚，是吗？那是她的亲娘！（这当儿，右边那扇通往小过道的门开了，诺拉·梅洛迪出现。）

马洛伊 （警戒地）嘘！

---

* 惠灵顿公爵(1769—1852)，英国著名军人和政治家，原名阿瑟·韦尔斯利。他在滑铁卢击败拿破仑，成为世界征服者的征服者。1808 至 1814 年在伊比利半岛进行的反法战争中，他是英国军队的统帅。——译者注

（诺拉慢慢朝他俩走来。她四十五岁，一个典型的爱尔兰村妇，身材圆滚肥胖。她年轻的时候想必是个很漂亮的姑娘——如今两只眼睛仍然挺美——但是，苦役般的操劳已经使她精疲力尽，身心经常疲惫不堪，哪儿还有闲工夫关心自己的仪表，所以她眼下虽然穿着那身最体面的黑丧服，看上去也比实际年龄老得多，显得更不起眼。圆圆的脑袋，一头马马虎虎给梳理得尽量整齐点儿的稀疏而近乎发白的灰发，宽脸膛，高颧骨，肤色苍白而带有斑点。她浑身上下——脖颈啦，鼻子啦，嘴唇啦，下垂的乳房啦，大腿啦，脚啦，脚脖子啦，手腕啦，以及由于风湿病而使手指头变得疙里疙瘩的手——都显得浮肿。然而，她尽管外表如此，内心却有一种气质通过哀愁和疲劳显现出来，也就是说 291
有那么点身残而志不摧的意志，那么善良、温柔而无私的品质，一种本质上美好而谦虚的性格，一种诱人的魅力。）

诺拉 （走近他俩——并非挖苦地抱怨）真的，米基，你坐在这儿倒挺自在，可受累了啊。

马洛伊 （不好意思地站起来）我刚才一直在清点库存，列了一张表——

诺拉 （倦怠地）哎呀呀，如今谁还在乎那些？到楼上去守灵吧，这才是好小伙子，去招呼一下来客，问他们要喝点什么，好让我喘口气休息会儿。我的两条腿都快累断了。（精疲力尽地坐在米基刚才坐的那把椅子上。）

马洛伊 当然，我这就去，可我才不会问他们要喝点什么呢！要是一让的话，他们准保会把您喝得倾家荡产，无家可归。（走向右边那扇门，嘟嘟囔囔地走出去。诺拉叹口气，瘫陷在椅子上。克里根又陷入沮丧，两眼呆视着前方。诺拉看他一眼。）

诺拉 你可一直还没上楼去守灵呐，吉米。

克里根 （呆钝地）俺不愿看到他的尸首。（辛酸地）俺更不愿看到那伙人在他尸首前假模假式地装得挺难过；当初他活着的时候，他们都恨他，嘲笑他。

诺拉 （温柔地责备）这是因为你心里不好受。（克里根没吭声。她理解而同情地望着他——温柔地）杰米，你在想念他吧？

克里根 是啊，诺拉。

诺拉 （抚慰地拍拍他的手）你这样悲伤他会感激的，我知道。你是他在这人世间唯一的好朋友。

克里根 （辛酸地）俺如今在想也许俺过去只是个白喝酒的，害得他糟践了自己的身体。

诺拉 别这样想。真的，你跟我一样明白，是他那颗破碎的自尊心害死了他，不是酒。光想想你过去对他的好处吧。他只有跟你在一块儿，才会偶尔忘记现实，想起自己过去是个多么了不起的人。还有跟我在一块儿也一样。（嗓音变了）我也想念他，杰米。（低泣。）

克里根 （轻轻拍拍她的肩膀）别哭啦。咱们该为他高兴。
262 他如今总算到了他一直想去的安息的地方。（为了岔开她的思路，蓦地转换话题）萨拉应该快来了吧，您说对不对？

诺拉 （止住哭泣——呆钝地）说的是啊——要是她会来的话。

克里根 （信心不足地）她会来吧。

诺拉 我也不知道。现在她的情况我知道个啥呢？已经有四年没见到她的面了。我只收到过她的来信，可信管啥用呢？记住写信好遮隐自己忘旧，倒是件挺容易的事。不过，萨拉挺自负，跟她爹一样傲气，雄心壮志地要使自己飞黄腾达，没准儿她

如今觉得有我这样一个妈挺丢脸吧。

克里根 那该天打雷劈!

诺拉 (顿时做出袒护的反应)你可别诅咒我的萨拉,吉米·克里根! 这也该怪我,不该说她的坏话;她每封信都写得很亲切,央求我去看望她,也见见她的丈夫,主保佑西蒙,可我压根儿也没脸去,连她做月子的时候都没去伺候她,我总不放心把科一个人留在家里。萨拉还一向问我需不需要用钱。

克里根 她可压根儿也没捎回过钱。

诺拉 她没捎钱回来,那是因为她知道我会原封不动地退还。所以,不许你再说——

克里根 (不高兴地)俺才不爱多费唇舌呢。(稍顿)诺拉,如今他撇下您走了,今后您怎么办呢?

诺拉 (呆钝地)在这儿住下去,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如今他撒手走了,倒可以更好地还债啦。我要一直呆在这儿,把他欠的债统统还清。(发愁地叹口气)这得要很长一段时间才成呵!

克里根 哎呀,您干吗不像他那样干脆把债赖掉算了。(羡慕地)科·梅洛迪从来也没有为欠债犯过愁! (接着改换口气)反正俺心里也明白,要不是那些债主喜欢您,信任您,科不还债,他们早就把他踢到阴沟里去了。

诺拉 (干脆地)这我从来也没叫科知道。(自负地)你说得对,他们都信任我。我会偿还每一分钱的。我也有自尊心。

克里根 对,您有。您是个善良的女人,诺拉,俺们这伙人只配做您脚下的脏土。

诺拉 (脸上展现一丝哀婉动人、得意而卖俏的微笑)吉米,你可真会花言巧语奉承人啊。

克里根 (回应地咧嘴一笑)不对,您该说俺是个专门爱说

293 大实话的人。(改换口气)也许萨拉会替您把债还清吧。

诺拉 (反敢地)她不能那么干! 你认为我会那样要求她吗?

克里根 何尝不可呢? 她是科的亲闺女。她有义务——

诺拉 可我没那个权利。她还得考虑自己的丈夫和三个孩子,还有一个要生了。再说,我要是拿了她的钱,那些钱也不是她自己的,而是她丈夫的。(蔑视而自负地)难道你以为我会让一个哈福德家里的人替科·梅洛迪还债吗? 我即便没有自尊心,也不敢那么做啊。科会从棺材里爬起来诅咒我的!

克里根 (深表赞赏)对,没错儿,他真会那么干! 他会气得从地狱的烈火中赶回来! (连忙改口)俺这是在说笑话呐,诺拉,您别在意。(这当儿有人在拨动那扇户上的街门门把,接着传来敲门声。)

诺拉 (倦怠地)去告诉门外吊唁的人走旁门吧。(克里根走过去,拉开门拴,打开街门——接着就朝后闪开,萨拉和她的丈夫西蒙·哈福德一前一后走进来。)

(萨拉二十五岁,一个典型的爱尔兰美人儿,长着一头浓密的黑发,肤色白皙、面颊红润,一双从娘家那一方继承下来的美丽的深蓝色眼睛。她身上有股古怪的混合气质,既有人们普遍认可的那种贵族气派和村妇特征。前额亮堂,显得富有智慧。眼睛不仅漂亮,而且透着机敏。鼻梁笔直美观,两只小耳朵紧贴在端端正正的脑袋两边,脖颈细长。另一方面,她的嘴却长得有点粗俗而性感,嘴唇厚而绷紧,下巴在整个儿脸盘儿上也嫌宽长了点,带有男性那种显示出毅力和顽强的劲儿。她身穿一套黑色孝服,尽管宽宽松松,仍然没法遮隐她那已有六个月的身孕。人们得到的印象是:她体格健壮,乳房丰满,浑身充满活力,虽然

怀了孕，仍然保持着优美的体态。她的缺点是脚脖子厚，脚大，手又宽又壮，手指头也短粗。嗓音低沉悦耳。她说起话来已经完全摆脱爱尔兰土腔土调，不过心情特别激动时例外。

（西蒙·哈福德二十六岁，举止姿态使他显得老成得多。高个子，硬胳臂硬腿，关节倒还活络。那张新英格兰人的长脸使他 294
长得有点像印第安人，黝黑的肤色，高鼻梁，宽而敏感的嘴，端正的额头，大耳朵，浓密的棕色头发，两只间隔稍远了点的浅棕色眼睛，目光十分机警，只在他沉思默想时才显露出敏锐的神情。他的性格叫人觉得他是个既讲求实际而又不现实的自相矛盾的人物。他轻声说话，嗓音深沉，还有点爱拖长音。他穿一套黑色服装，手里抱着他那最小的三儿子，刚一岁的乔纳森。

（萨拉和西蒙走进来，给人留下头一眼的印象是一对相亲相爱、美满和睦的夫妻。）[13]

萨拉　（一走进来就对克里根满怀真情地）吉米！（伸出一只手。）

克里根　（冷淡地握住她的手，用挺不满意的声调说）迟到总比不到好。

萨拉　（被刺痛了，不满地）我一接到信就立刻动身——

诺拉　（一跃而起——高兴地喊道）萨拉，亲爱的——

萨拉　（奔跑过去迎她）妈！（母女俩在前方正中间那张桌子的左后面相遇，拥抱亲吻。这时，西蒙·哈福德站在门口，有点发窘地微笑。他转向正在关门的克里根，想愉快地跟他打个招呼，克里根却避开他的目光，让他干站在那儿，自己走到左后方那张桌子前面，绷着脸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

诺拉　（宽慰而高兴地流出眼泪）你果然来了，主保佑你！（伏在萨拉的肩膀上，得意而抽抽噎噎地哭起来）我不是跟你说

过她会来嘛，吉米·克里根！

萨拉 （抚慰地）我当然会来啊。得了，妈妈亲爱的，别哭了。您把我也招哭了。（从母亲拥抱中脱身出来，一边微笑，一边擦干眼泪）妈，西蒙还站在那儿等着向您致意呐。

西蒙 （朝她俩走过来，真情地向诺拉微笑）又见到您真高兴，妈妈。

诺拉 （这时才发现他，挺不好意思，本能地向他行个笨拙的屈膝礼——恭恭敬敬地）晚上好，少爷。（接着谦恭而愉快地
295 微微一笑，羞怯地握住他向她伸出的那只空着的手）您方才叫我妈妈来着？您太客气了。（目光落在那个婴孩身上，把一切都忘了）太好了，你们把孩子也带来了。

萨拉 我非把他带来不可啊，妈。那两个大男孩儿可以交给佣人带，可他还太小。

诺拉 （慈母般过分殷勤地）哎哟哟，难道他不会像五月的鲜艳花朵那样受欢迎吗，这个小宝贝儿。来，让我抱他，少爷。（责怪萨拉）你一直让你这可怜的丈夫抱着孩子吗，你这个懒丫头？

萨拉 （笑着说）没有，到了门口西蒙才把他接过去。反正他也喜欢抱。（看到诺拉把婴儿搂在怀里，关切地）妈，当心点儿，别把他弄醒了。

诺拉 居然教导我这个做外婆的！我要是不会抱孩子，你怎么长大的？（接着想到尽主人之谊，对西蒙说）请坐吧，少爷。你也坐下，萨拉，亲爱的。（她本人在左前方那张小桌的右边坐下。萨拉在前方当中间那张长桌的左端落座。西蒙则在紧靠萨拉身后右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下。诺拉低头哄着婴儿。）我会弄醒你吗，小心肝儿？你妈妈啥也不懂。老天爷，你这张小脸蛋儿长

得多漂亮啊!你可长得真像你外公——(突然顿住。)

萨拉 (十分不满地)不像!一点儿像他的地方都没有——(也突然顿住。)

诺拉 (近乎在自言自语,目光忧郁而困扰)没关系,没关系。他已经不在人世了。(迫使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在婴儿身上,匆匆说)你叫啥名字啊,小宝贝儿?你妈写信告诉过我了。让我想想,看我记不记得。头一个叫伊桑。这是个地道的美国北方佬的名字,谁也忘不了。二的叫沃尔夫·托恩*。这是个伟大的爱尔兰英雄的名字,谁也不会忘掉。你叫——等等——还是个美国北方佬的名字——嗯!——乔纳森,没错儿。

萨拉 (这当儿带着母性的温柔)下一个又快生了,如果是个男孩儿,我们就叫他欧文·罗。

诺拉 (关切地)噢,我都忘了你又有了——亲爱的,身体还好吗?

萨拉 (不好意思地瞥一眼西蒙)要多好就有多好,妈。我那么健康,从来也没觉得不舒服过。(蓦地改换话题)这是西蒙
的主意,给孩子们取爱尔兰名字。他喜欢那些名字的声音。这 296
主要是因为他具有诗人的气质。(西蒙一怔,古怪而猜疑地瞥她一眼。)他本来要给孩子们都取爱尔兰名字,我不干,那样做就不公平了。(笑笑)所以我们商量好各占一半,由我选美国名字,他——

克里根 (讥讽地打断她的话)哦,敢情是你丈夫给你的几个孩子取爱尔兰名字来臊你,对不对?(大家都吃一惊,忘了他

* 沃尔夫·托恩(1763—1798),爱尔兰共和主义者,马车制造商之子,一直为推翻英国人对爱尔兰的统治而奋斗,后被捕,在狱中自杀身亡。——译者注

在场。)

萨拉 (被刺痛了)妈,我没法儿容忍吉米这样侮辱——

西蒙 (轻声劝解)萨拉。(她望着他,咬着嘴唇。)

诺拉 (生气地)吉米!不许你胡说!(克里根绷着脸退让了。她歉疚地转向西蒙。)别在意他的话,少爷。(从楼上守灵处传来一阵悲痛的哭嚎声。萨拉一怔,脸色顿时沉下来。诺拉的神情也变得呆滞悲伤。她凄惨地喃喃说)咱们都把他忘了。(恳求地望着萨拉)萨拉,你该上楼去看看他。

萨拉 (板起脸——冷冷地)您要是非叫我去的话,妈妈。

诺拉 (伤心地责备)我非叫你去?

西蒙 (轻声地)当然,萨拉是要向她父亲做最后的告别的。

萨拉 (又瞥他一眼——轻声地)是的,妈妈,我要上楼去的。

诺拉 (松了口气——惟恐萨拉又会变卦,急忙说)那现在就去吧。(她和萨拉站起来。)咱们把孩子放在我给你们收拾的后边那间屋里。他就听不到那边的声音,也就不会让人把他吵醒啦。(走向右边那扇门,萨拉跟在后面,脸上现出要去经受严峻考验的神情。她从西蒙身旁走过,后者拿起她的手,鼓励地拍拍。萨拉俯视一下他的眼神,接着神色开朗些,充满了深情,冲动地低头吻他一下。)

诺拉 你到底来不来呀,萨拉。

萨拉 (声调中敌意尽释)来啦,妈妈。(匆匆跟随母亲从右边下。稍顿。西蒙心不在焉地呆视着前方,克里根坐在左后方那把椅子那儿皱着眉头瞧着他。他方才一直在一旁观望,全都看在眼里,这当儿内心在做斗争。他开始觉得喜欢并且敬重西蒙了,可又十分怨恨自己有了这种感觉。他终于站起来,走到左

前方那张桌子旁边，不理睬西蒙，挑衅地给自己斟一大杯酒。西蒙站起来，面带微笑地走近他，向他伸出一只手。) 297

西蒙 你好，克里根先生。我猜你一定不记得我了。我有一次在这里见到过你跟梅洛迪少校在一块儿。

克里根 (不由自主地和解了，握住他的手——有点生硬地)俺没忘，可俺想也许您倒把俺忘了。(接着拘泥礼节地)您愿不愿意坐下来跟俺一块儿喝一杯，哈福德先生。

西蒙 太高兴了，克里根先生。(两人都坐下来，克里根在桌子左边，西蒙在右边。西蒙斟上一小杯酒，举起杯来。)祝你健康，先生!

克里根 干杯! (突然脸上露出一副猜疑而不信任的凶相——粗鲁地)等一等! 俺要向你更好地祝一次酒。为爱尔兰和爱尔兰人民干杯，愿地狱烈火烘烤任何一个想要压迫他们的该死的美国佬的灵魂!

西蒙 (严肃地)阿门，克里根先生。愿爱尔兰人民赢得他们一直向往并为之战斗的——自由! (跟克里根碰杯，一饮而尽。克里根一时愣住了，怪可笑地呆视着他，接着忙不迭地喝干自己那杯酒。)

克里根 (用手背擦擦嘴——惭愧而尊敬地)谢谢您，少爷。(接着突然真诚地赞赏)您是条好汉子，一点儿也不差；萨拉做了您的太太，理应感到骄傲。

西蒙 (轮到他发窘了)哦，不，是我做了她的丈夫，理应感到骄傲。

克里根 (直率地)俺不同意您的看法。(犹豫一下，没把握地盯视着西蒙——接着冲动而恳求地压低嗓门匆匆说)听着，少爷，在诺拉回来之前，俺有件事要告诉您。她是个了不起的女

人！（西蒙正要表示赞同，又被他打断。）嗯，俺知道您也明白这一点，要不然俺也就不会说啦。她跟着科过了一辈子苦日子。要是世间哪个女人配在晚年过安宁的日子，那只有诺拉最配啦。如今科撇下她走了，她有了这个机会。可是，科欠下了一大笔债，诺拉讲信用，准备还清这些债，可那又得叫她像奴隶那样劳累多年——（从楼上又传来一片号哭声，他的表情突然变成内疚的神情；他惊惶失措，焦虑不安地望着天花板，自言自语地嘟哝）科，难道你听见俺说的话了？对你的自尊心来说，俺可真是个卑
298 鄙的叛徒——居然向哈福德家里的一个人乞求！（转向西蒙，严厉地威协）把俺刚才说的话忘掉，听见没有？俺这是醉糊涂了！那是酒后失言！（接着他听见过道那边传来响声——央求地）嘘！有人来啦。看在上帝份上，千万别让诺拉知道俺刚跟您说过的话，否则她就永远不会再理俺啦！（萨拉从右边过道走进来，他连忙改变口气）很高兴跟您共饮，哈福德先生。要不要再来一杯？

西蒙 （跟他配合）现在不喝了，谢谢，克里根先生。（萨拉朝他俩走过来。她面色苍白，浑身哆嗦，两眼露出惊恐的神情，嘴唇发颤。西蒙站起来，用一只胳臂护卫地搂住她。她紧紧偎在他怀里。）

萨拉 （声音发颤地）你不该叫我去，西蒙。以前我差不多都把爹忘了。可现在他又好像活了似的——穿着他那套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少校军服躺在那儿，嘴边还挂着那种最叫我讨厌的讥笑！（浑身发抖，西蒙拍拍她的肩膀，可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来安慰她。她接着说）我没法儿呆在那儿。我看见死亡实在受不了。这还是我平生头一次见到死人，我不想看！我只爱跟你生活在一块儿，不愿想到我们的生活有一天会结束。（古怪地呆

视着前方)他躺在那儿,脸上带着他往日那种嘲笑的神情——真像是死亡在讥笑生命!

西蒙 (抚慰地)别再想这些。事情已经过去。

萨拉 (克制住自己)是啊,我知道,我不再想啦。(勉强一笑)看上去你和吉米倒好像突然一下子成了好朋友。吉米,你觉不觉得我找到了一个女人所能找到的最好的丈夫?

克里根 尽管他姓哈福德——他是条好汉子。(萨拉不喜欢他这种说法,但是看到西蒙在微笑,自己也跟着笑了。克里根又迟迟疑疑地往下说)请原谅,少爷——可是,我得告诉您,楼上那些守灵的人都会议论起您来了;您要是不上去一下,他们就会不满意,胡猜瞎想——

萨拉 (生气地)他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

西蒙 (没理睬她,对克里根)我这就上去。(转身。)

萨拉 (紧紧揪住他的胳臂)不! 我不想让你见到死亡。我们——我们现在多幸福。那会给我们带来晦气。

西蒙 (面带微笑,逗趣儿地抬抬她的脸蛋儿)好了,还记得关于你的迷信,你答应过我的话吧。

萨拉 我只记得好运道的话。(勉强一笑)我会再试试不迷信,西蒙。(吻他)那就上去吧——可别呆得太久。(西蒙从右边 289
下,萨拉目送他走出去。然后,她在当中那张长桌左后方的第一把椅子上坐下来,表情又现出紧张和担心。克里根斟了另一杯酒,一饮而尽,皱着眉头瞧着她。接着他站起来,走到那张长桌尽头,在她右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

克里根 (带着含蓄的敌意)你可变得跟过去大不一样了。

萨拉 (不满意他这种腔调)是吗?(决定不跟他争吵,勉强一笑)嗯,我倒希望为了西蒙的缘故——这样更好。

克里根 （讥笑地）你已经叫自己变成一个满像样儿的、高贵的美国北方娘们儿，主怜悯你吧！你不得不到这儿来跟俺们这帮爱尔兰穷亲戚打交道，一定感到很丢脸吧。

萨拉 （受到伤害）杰米！你知道你这是在说瞎话。你明明知道我过去一向只为爹一个人感到害臊，如今他已经去世。

克里根 （辛酸地）感谢主，你在说实话。

萨拉 你也知道我为他感到害臊，只是因为他总是那么愚蠢地势利，自命不凡，满嘴瞎话，装成一位绅士，还觉得我那可怜的妈妈配不上他，叫他丢了脸。

克里根 （严厉地）自打你出嫁这事伤透他的心之后，这些年来他不再那么装了，也不再瞎说了。

萨拉 你是不是想怪我——？

克里根 相反他倒装得跟俺们大伙儿一样了。他只用浓得都能用刀切的爱尔兰土腔说话，就像是一个刚登陆的无知无识的爱尔兰乡巴佬——只在喝得烂醉，管不住自个儿的时候才开口，否则一言不发。

萨拉 （畏缩一下）这我知道，妈妈写信告诉我了。（忽然情不自禁地深受感动）可怜的爹！主宽恕他吧。他从来就没认清自己的身分，从来就不正视现实，只活在一场恶梦里。（蓦地又转为轻蔑的嘲笑）用不着你告诉我，杰米。我离开这儿之前，难道没见到他承认自己让生活打垮了，失去了最后一点尊严吗？

克里根 你当时就为这事嘲笑过他，眼下即使你在说那只是他那副骗人的尊严叫你害臊，你还是照样嘲笑他！真的，你就像以前那样，依旧是他的亲闺女！你骨子里挺像他，就跟他最糟糕的时刻一模一样！

萨拉 你胡说！（耐住性子——平静地）你一直在灌酒，否

则你就不会对我这样不公平了。我没变,杰米,没像你猜疑的那 300
样变。

克里根　那咱们就走着瞧吧。告诉俺,你妈现在处境很困难,你打算帮助她吗?

萨拉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当然要帮助她!除了西蒙和孩子们之外,她是这个世界上我最心爱的人了!

克里根　(渴望地)这才像话!如此一说,你答应替她偿还你爹欠下的债啦?

萨拉　(板起脸)他欠下的债?

克里根　(误解地)真的,你总不会认为他会还清他欠的债吧,是不是?他可没有变得那么好;他啊、一点儿也没为这事担过忧。在这人世间,是人他都借了债——总共欠下两千多块吧。不过,俺也知道你丈夫做买卖一直做得挺顺利。对你来说,很容易就——

萨拉　说得倒挺便当!难道你以为我会向西蒙要来我们辛辛苦苦攒下来的钱替他还清喝酒挥霍欠下的债吗?两千块,好家伙!偏巧碰上我们计划把合伙人那部分股份买过来的时候——再说,我们还有孩子要养活,要教育!你当我是傻瓜吗?

克里根　(怒火上升)这是为了你妈啊。那些债主没准儿会掀掉她头顶上方的屋顶啊。

萨拉　挺好的屋顶!就让他们掀吧!这倒可以叫她摆脱出来。她在这个酒鬼窝里当牛马真是当得太久了。我会照应她,甭担心,我会让她什么都不缺。

克里根　你莫非认为诺拉会向你乞求施舍吗?你明明已经忘了你那老娘是个什么样的人。(大发雷霆)你已经变成美国北方佬那样的吝啬鬼,为了金钱连自己的尊严都肯出卖!(愤怒

地)主诅咒你的灵魂,你老娘也诅咒——!

萨拉 (由于迷信而惊恐地喊道)别!别这样说!(接着自己也发起火来,不自觉地说出爱尔兰乡下土话)闭上你那张臭嘴!就是你这号醉鬼蠢货,自打来到美国之后就一直白喝俺爹的威士忌,只因为你是他的表亲,真不要脸——你也配跟俺谈啥尊严?

克里根 (挺高兴见到她失去控制——讽刺地)眼看你一点尊严都没有了,总得有个人提个醒儿啊。(志在报复,得意而报复地咧嘴一笑)很高兴听见你又用家乡音说话了,忘了自个儿是
301 个贵夫人。真的,你尽管装模作样,摆臭架子,血管里倒还流着点儿爱尔兰热血呐!

萨拉 闭上你的臭嘴,要不然我可就要——(站起来,好像要扇他个耳光似的。克里根格格直笑。她克制住自己——平静地)对不起,杰米,我发脾气了。我该更明智点,不理会你这种胡说八道。

克里根 (又冒起火来)哎哟哟,叫你那副贵夫人的派头见鬼去吧。俺倒宁愿让你侮辱一通!(这时,诺拉在右边那扇门门口出现,他顿时住口——站起来,绷着脸说)她回来了,俺要上楼去守灵啦。(诺拉走进来,克里根从她身旁经过,走出右边那扇门。她在当中那张桌子右边第一把椅子上坐下。)

诺拉 (沉郁地)杰米在跟你吵架吗?别答理他。

萨拉 我没理他,妈。(在母亲右边那把椅子上坐下。)

诺拉 (哀伤地)他思念你爹,寂寞得不得了。(稍顿。面露喜色)哈福德先生上楼来守灵了。

萨拉 (厌烦地)别称呼他哈福德先生。您该叫他西蒙。

诺拉 (谦卑地)那多不客气,他是那么体面的一位绅士先

生啊。

萨拉　别胡说了，妈！我不喜欢您在他面前那么低三下四的，真好像您是个佣人似的。他也不喜欢这样。

[…………]34

诺拉　（不满地）我干吗不可以呢？

萨拉　因为那样做太傻了。过活地狱般的日子而放弃生活*！那我宁愿死去！

诺拉　别因为你爹，主宽恕他吧，把你培养成了一个不信教的人，你就这样嘲笑。（固执地）我会那样做的——我会的！

萨拉　（讥讽地微微一笑）您要是想叫爹在坟墓里翻个个儿，那您就那样做吧，再也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事啦。

诺拉　（得意地）他不会的！我一直想告诉你，你爹临终前又信奉主了。

萨拉　（惊讶地）他才不会呐！我不信您说的话。

诺拉　千真万确，萨拉！大夫说他快不行了，我便在病榻前 302
苦苦哀求他。他半天也没回答我，直到我说："科，你要是对我有过那么一点爱的话，现在就为我而信奉主吧！"我哭得死去活来。他这才睁开两眼，眼神里有一股古怪的微笑样儿，开口说话了，也忘了装着用土腔土调。"好吧，"他说，"我还欠你那最后一点尊严来报答你那份爱，对不对？就信用债务而论，我至少还是个正人君子。那就叫你的神父进来吧。"我便连忙请神父进来，你爹是在正规宗教仪式中去世的。所以，你用不着说什么他会在坟墓里翻个个儿这类怪话。

* 暗指诺拉准备进修道院。——译者注

萨拉 （脸色沉下来——极为辛酸地）对，我不必了。如今他连那点尊严都没剩下了，连他的灵魂都灭了。

诺拉 （不满而有点惊恐地）你干吗说这么刻薄的话？求主宽恕你！你难道不高兴他的灵魂终于找到了安宁的归宿吗？

萨拉 他活着的时候根本就没想到什么死后的安宁。唉，我知道他的内心早已死了——包括他的灵魂。不过我尽管恨他，倒希望他还是能保住他那最后一点尊严！也许我赞赏他的一点就是他对自己表面上否定而内心却真信奉的主进行挑战！（微微苦笑一下）嗯，我现在明白他干吗在咽气的时候嘴角上挂着那种嘲笑了。那是在嘲笑他自己呐！

诺拉 （可怜巴巴地抗议）那不是嘲笑！那是他灵魂得到安息而发出的微笑！（抽抽噎噎地哭了）萨拉，别叫我不信这一点！

萨拉 （感动得羞愧地——轻轻拍拍母亲的肩膀）得了，妈妈，别哭啦——原谅我——（改换话题）那您打算什么时候进修道院呢？

诺拉 （哀伤地）天晓得，如果办得到的话，我明天就愿意去。可是还留下一大堆债要还呐。我不愿败坏他的名声，我也不想良心有愧地进修道院，那会叫我觉得是一种欺骗勾当。（连忙地）不过，这没关系。你有你自己的麻烦事。我的事根本算不了什么。

萨拉 （犹豫一下——脱口而出）我可以叫西蒙——

诺拉 （挺起腰板——自负地）不必！请你少管我的闲事！

萨拉 （松了口气，又恨自己有这种感觉）可我们非常愿意——

303 **诺拉** （温和地）我知道，亲爱的——主保佑你。可你们现在刚开始生活，要是让我把你们拖累住，那我可就永远不能原谅

自己啦。

萨拉 可我们负担得起——

诺拉 （粗鲁地）我说了不要！叫我自个儿见鬼去吧！我这辈子算完了！我只要求咽气之前能够消停会儿！可我对你的期望就高啦！我巴望你能飞黄腾达，拥有你爹当初有过的那样的财富；你生来就应当有钱——有一座大庄园，像公爵夫人那样乘坐由车夫和仆从伺候的四轮大马车，家里还有一大堆鞠躬行礼的男女佣人。

萨拉 （面露喜色——充满信心）我早晚会有这一切的，妈妈，我向您发誓。

诺拉 （热情地）你会有的，亲爱的！这我早就知道！看着你飞黄腾达，我向世人夸耀，难道会不骄傲吗？我就是在修道院里，也会向圣母玛利亚祈祷，求她助你成功！（负疚地）求主宽恕，也许我不该这么说。（又恢复自信）哦，我知道要是我放弃一切世俗杂念，万能的主会认为这足以使他宽恕我这种为你感到的骄傲啦。（急于不再谈这事）现在告诉我——你们的生意做得怎么样了？你好久没给我写信了。

萨拉 （兴奋地——声调里不自觉地露出一点土腔）买卖火红极了，妈。俺们刚扩建完一座厂房，俺们织的棉纱比任何外国货都强。全靠俺们，我是说马修也在内，不过西蒙正打算出钱让马修放弃产权，整个儿棉纺厂，不久就会全属于俺们的啦。

诺拉 （骄傲地）这么一说，他要把合伙人的股份全买过来啦，对不对？上一封信你还在说不知道有没有把握说服西蒙呢。

萨拉 （微微一笑）我可费了不少劲儿，西蒙固执极了。我得央求他这样做是为了我和孩子们。他一直担心自己陷得太

深。可是说也怪，等我一把他说服，再拦也拦不住他了。（自负地一扬头）您别以为这只是爱他爱得昏了头的老婆在吹牛。我们那个城镇里的人都在说他是这个行业里最能干的年轻商人了，将来准会有远大前程。

诺拉 （赞赏地）哦，这可太棒啦！当初见到他的时候，真没想到他有这么大的本事——我是说，他那么温文尔雅的。

304 **萨拉** （笑笑）您如果是个男人，跟他谈生意，想占他的便宜，那您就会发现他是另外一个人，大不一样啦。（讲求实际地）当然现在还不到夸口的时候。我们刚刚起步。跟那些大厂家相比，我们的厂还只是个不起眼的小厂。不过，等我们买下马修的股份，买卖还会更跃进——马修想去欧洲旅行，正想得个好价钱就把股份卖掉——到那时，全部利润便全归我们自个儿啦。

诺拉 （赞赏而逗趣儿地）乖乖，你还真会谈生意经啊！要是光听你的话，还真会以为，你是他的合伙人啊！

萨拉 本来就是嘛！我可不是个傻瓜，妈妈。我也有头脑，不单单只跟我心爱的男人睡觉，给他生孩子，看家护院。您可以问问西蒙，他什么事都跟我商量。是我造就他的。起先他坚决不在家里谈论生意上的事，把我当成玻璃罩里的一个作摆饰的标本鸟儿那样看待，他得保护我不受外界伤害，可我很快就叫他改变了那种做法。如今他事事都得依赖我，凭良心说，我给他出的主意从来也没让他出过差错。（微微一笑）只有一件傻事他没跟我商量就自作主张办了。他委托别人替他买下了这里的那座旧农庄，以前他在那儿湖边上的一座小木屋里住过一阵子。

诺拉 是他买的吗？我听说那地方卖掉了。大伙儿都纳闷儿那个傻瓜买主是谁——（急忙改口）我的意思是，大伙儿都说

过去那里压根儿也没有一个人挣回过本儿。

萨拉 （皱起眉头）我知道，这真是一件蠢事。我一发现这事，他那么害臊——简直就像一个小孩儿偷吃果酱，让人逮住似的——真叫我没法儿怪他。他做出各式各样的解释，认为这样做还是明智的，万一今后发生什么最不如意的事，那边的旧农庄很容易就能给收拾好，我们至少可以靠那块地维持生计，总还可以依靠它。后来我笑话他，说我们根本用不着担心会落到那般地步，他才承认是出于感情把它买下来的，因为我们俩初次相爱就是在那里。[35]

诺拉 （负疚而发窘地）哎呀呀，别再想那事了。你们俩后来不是马上就结婚了吗？主宽恕了你那桩罪过。

萨拉 （傲慢的反驳）我压根儿就没请求过主的宽恕。我还为此而感到骄傲呢。（顿时改换话题）所以，西蒙这样说了之后，我当然就原谅了他。而且那块地也许总会有用的。足有两百多 305
英亩呐，他没花多少钱就买下来了；那边的小湖美极了，一大片森林也可以修成一座美好的大公园。再在湖边小山坡上盖一座宅邸大厦，就在他原来那个小木屋那边，那可就是绅士老爷的一座别提多漂亮的庄园啦。

诺拉 （赞赏而逗趣儿地）多美啊，可你当然有把握办到啦！

萨拉 （坚决地）当然，妈妈，因为这里是美国，不是您当奴隶的那个穷困的爱尔兰！在这里，您自己只要有能力就可以取得您想得到的东西。（稍顿——表情突然变得不安而沉思）我想西蒙买下那座农庄肯定还有别的原因，可他没告诉我——也许连他自个儿都没告诉。有时候他一阵阵古怪而寂寞地发呆，着了魔似地发愣出神，叫我觉得他好像处在一种离我很远的梦境里。

诺拉 是啊，他有一种诗人气质，主怜悯他吧——就跟你爹一样。（从楼上又传来一阵号哭声。诺拉满脸愁伤，浑身发颤，在胸前画个十字。）

萨拉 （这种干扰打断她的思路，叫她越发不安——烦躁地）您干吗叫他们这样嚎啊叫的，妈妈？这都是陈旧愚昧的迷信做法。只有古老的爱尔兰才这样做，这儿不兴这个！（母亲没理睬她，她又不安地接茬儿说）有时候我觉得他要不是因为我和孩子的缘故，还会住在那座小木屋里，像过去那样写诗，要么就写那本他一直计划要写的书，向人们指出应该如何改革政府和一切法律条文，以便世上不再有穷人，人们不再尔虞我诈，相互倾轨，人间也不再有富人，而人人都会丰衣足食。（轻蔑地说完这段话）感谢主，他如今不再这么说了！我笑话过他那一套，叫他改变了想法！我对他说你可以制定新法律，可你制造不出适合它们的新男人和新女人，因此空想那些又有啥用呢？我还说，他即使能使那种想法得以实现，那也只会使这个世界成为胆小懦弱的人的天堂，因为要是没有一场能证明你有能力出人头地、任什么也阻挡不住你的竞争，那么人生的荣耀又在哪里？（后一句话是洋洋得意说出来的。接着她天真地微微一笑。）可我要是把他那些梦想当真，那才是个傻瓜呢。当然，他正常的时候，没人
306 比他更爱取得成功了。有时候他回家告诉我他的某项计划实现了，您要是看到他当时那副自豪的得意劲儿就好了。（笑）哦，他是个古怪的杂拌儿。（接着深情地）可我爱他，爱他的一切。我想，我爱他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女人爱一个男人的程度。为了叫他幸福，我会不惜流尽我最后一滴血！他现在很幸福！（从楼上又传来一阵号哭声。诺拉厌倦地站起来。）

诺拉 （呆钝地）我最好还是上楼去守灵吧。我离开他下楼

来，呆得太久了，人家会说闲话啦。（犹豫一下——觉得该对萨拉方才说的话多少评论几句，其实她只听进去一半）我不会为西蒙的幸福担心。真的，只要看到他瞧着你的时候，脸上现出脉脉含情的样儿就明白了。（接着离了题）他有没有接到家里人的来信啊？

萨拉 （怨恨地）从他爹那儿吗？当然不会。他爹连西蒙的名字都不许在家里提一声。不过西蒙的妈妈倒是给他写信，尽管也不常写。我倒想替她说句公道话，她压根儿也没想干涉我们的婚姻。（又冷嘲热讽地）也许是因为西蒙的父亲从来没给她机会吧。（又诚恳地）不对，这样说不公平。我应该感激她才是。我们结婚之后，是她给西蒙捎来两千块钱，才使我们能够起步。（怨恨地）我们后来虽然一节省下钱就想还她，可结果一分钱也没还。本来我非让西蒙还不可，他却一直说那是她送给我们的一份贺礼，那样做会伤害他母亲的感情。（扬一下头）我也有我的感情啊。我不愿接受她的赠礼。

诺拉 （根本没在听她说话——呆钝地）我得上楼到他身边去啦。（朝右边那扇门走去，西蒙这时正走进来。他朝她微笑，她也勉强回报一笑，然后走出去。西蒙走过来，坐在萨拉身旁，在她抬头冲他微笑时轻轻拍一下她的脸蛋儿。）

萨拉 咱们的小宝贝儿怎么样了？

西蒙 睡得很香。（犹豫一下——接着下定决心——不安地）听我说，萨拉。有一件事咱们得商量一下，马上就得做出决定——是为你母亲。

萨拉 （板起脸来，猜疑地望着他）什么事？

西蒙 （轻声地）关于你父亲的债务。

萨拉 （生气地）你怎么知道的？是不是杰米·克里根在

求你?

107 **西蒙** (抚慰地)别怪他。

萨拉 (生气地)哼,要是那个醉鬼傻瓜少管闲事就好了!

西蒙 (轻声地)这是你的事,对不?咱们是合伙人,是不是?所以这也是我的事。请你不要抱怨克里根。他也许有些缺点。可谁又没有呢?(微笑着)也许你和我都有些缺点。(她心虚而起疑地匆匆瞥他一眼。)可他是你母亲的一个好朋友啊。

萨拉 (嘲讽地)只要我妈供他白喝威士忌,他就是!

西蒙 (皱起眉头——有点严厉地)这不是——(克制住自己,拍拍她的手——温和地)我不喜欢听你这样嘲讽人,怨气冲天。要知道,那不是你的本性。

萨拉 (紧紧握住他的手——谦卑地)那不是爱你的那个我。这我心里也清楚,西蒙。(抱怨地)都是因为咱们来到这儿,我才会这样。这叫我又想起了过去,叫我爹又出现。唉,他人都死了,干吗不能叫他那嘴边挂着嘲笑的幽灵别在我的脑海里徘徊呢?

西蒙 (反感地)萨拉!(接着更加温柔地——慢慢地)人应当宽恕故人,不仅是为了他们,更主要的也是为了我们自己。

萨拉 (紧紧握住他的手)哦,我知道!

西蒙 (劝说地)试着忘掉他吧。眼下我们主要应该关心你的母亲。她这辈子已经够苦的了。究竟有多苦,这你比谁都清楚。

萨拉 (哀伤地)这倒的确是,可怜的妈妈!自打她嫁给我爹之后,爹没给过她一刻欢乐和安宁,光是奴役。(接着赶紧地——心虚地)可是那笔债高达两千块呢。真是一大笔钱呢,西蒙。不管咱们多么想偿还,可现在咱们负担不起——

西蒙 （轻松地）哦，我想咱们负担得了。你忘了咱们单放着一笔要买下马修股份的钱啊。咱们可以用掉那笔钱的一部分。

萨拉 （紧张地）费了好大劲儿才订下计划，难道就不打算买了吗？（气愤地）不行！我不干！

西蒙 （厉声地）萨拉！

萨拉 （连忙地）我的意思是这样做会影响你的前程，事后你永远不会原谅自己的！

西蒙 （轻声地）那你母亲今后怎么办呢？我们如果故意对 308
她置之不理，事后能原谅自己吗？

萨拉 （急忙地）反正商量也白搭，因为我已经跟妈妈谈过了。我说我请你替她还清我爹的债。

西蒙 （面露喜色）哦，我早就知道你会——

萨拉 （声调里暗含着一股得意的劲儿）可她说让我少管闲事！她感到受了侮辱，挺生气。所以你也不必再想这件事。（骄傲得并不协调地）我妈也许是个无知无识、头脑简单的女人，可她也是个有自尊心的女人。你要是认为她会让一个哈福德家里的人替她还债，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

西蒙 （轻声地）我知道你母亲的自尊心，为此而敬重她。（微微一笑——揣摩着）可是我想咱们如果想个巧妙的办法，就可以说服她。首先，不让她知道，我去查寻一下所有的债主，把债都还清。然后咱们再把既成事实告诉她。她当然会埋怨，不过我正在琢磨一个办法开导她，好让她认可——那就是说，她如果只为了个人的尊严而搪塞自己对主应尽的责任，那可是个罪过；她如果再拖延，就可能来不及在生前进入修道院啦。我甚至可以去找神父，请他劝导她。我还要问她，由于我爹反对我和萨

拉结婚而造成的两家仇恨，她要是还坚持的话，是否公平合理，现在你爹已经去世，是不是到了宽恕和捐弃旧嫌的时刻啦，尤其是应该为了她的孙辈着想，更应该如此，他们的身上流着梅洛迪和哈福德两家人的血呐。我还要——

萨拉 （无可奈何地叹口气——恼怒地）哎呀呀，不必说下去啦！（态度变了——颤悠悠地温柔一笑）不用你夸口，我也比谁都知道你最鬼，能了解一个女人的心理，发现她的弱点，然后按你的主意办事。（骄傲地）我就是为此而爱你，你忠厚，温柔，心地善良，叫我觉得自己是一头贪婪自私的猪而感到害臊。（冲动地拿起他的手吻一下。）

西蒙 （温柔地）别这样说！你才是最可爱、最可贵的——（把她紧紧搂在怀里。）

萨拉 （固执地）我不是！我是个傻瓜，一天到晚梦想得到财富、权势和荣誉，尽管我心里明白这些都是身外之物，其实你对我的爱才是我唯一的财富——有了你和孩子们也就够了。
309 （可怜地）可我总是禁不住要梦想，亲爱的。我经历过你没受过的罪——那就是贫困——而你想蔑视地扬起头来做人，谎言和恶毒中伤的闲话就会朝你啐来，伤害你的尊严！

西蒙 （抚慰地）我知道，亲爱的。

萨拉 你不知道。你不可能知道。（央求地）可是，亲爱的西蒙，请你明白，尽管我有种种贪婪的心理，那只是糊弄自己罢了。除非咱们替妈妈还清了债，否则我的良心——加上我的自尊心，因为我也是个有自尊心的人，想必永远得不到安宁。（笑笑）所以我衷心感谢你，少爷，敲打了我一阵，免得我再自己敲打自己。（吻他。）

西蒙 （温柔地逗趣儿）也许我早就猜到了这一点。（笑笑）

你糊弄不了我。

萨拉 （也逗趣儿地，口气有点奚落）不对。你也糊弄不了我。你虽然心眼儿好，却正高兴找个借口不把合伙人的股份买过来，因为你害怕把全部经营责任都担在你自己身上。

西蒙 （一怔——厉声地）你怎么能这样说！事实并非如此。我原以为已经向你做出了充分的证明。我要是害怕，也决不是因为这个缘故，这你也明明知道。（辛酸地）可我怀疑你是否明白？你会不会有一天理解——？

萨拉 （这时惊慌了）亲爱的，我只是在逗你呐。（把他拉到身边，——带着粗鲁的占有的体贴）到我身边来。别躲着我！难道你不知道我决不会伤害你吗？

西蒙 （让步——不过生硬地）我不喜欢这种逗笑。（萨拉吻他。他宽慰地倚在她身上，脸色缓和下来，终于勉强一笑。）原谅我，我真蠢。（又近乎吹嘘）为了指出你多么错误，我已经想出一个办法，既要还清你爹的债，也要照样买下马修的股份？

萨拉 （殷切地）哦，我不是一向对你说，你的头脑灵活得足以战胜世上任何人嘛！

西蒙 我只需要让他接受我开的一张差额期票就行啦。

萨拉 （没把握地）我不喜欢期票。我爹总爱——

西蒙 （奚落地）现在谁在害怕啦？（又急切地）可你不必担心。我正打算把工厂改组一下，过不了多久就可以用咱们从生 310
意上挣到的利钱付清他啦，然后——

萨拉 （得意地）哦，我知道，然后你就会让大把大把的钱涌进咱们的腰包！（突然面有愧色，勉强一笑）我又在做贪心的梦啦。可这都是因为咱俩结婚的时候，我知道你全家人和他们的亲朋好友都认为你为了我而降低了自己的身分，这实在伤透了

我的自尊心，所以我当时就赌咒发誓一定要帮助你飞黄腾达，叫你比你爹和他们任何一人都更了不起。

西蒙 （表情严肃起来）只拿我爹能理解的术语来向他证明这一点，倒也会叫我心满意足——

萨拉 （挑衅地）也要向你妈妈证明。

西蒙 （表情变了——用一种略带自我轻蔑的语调说）妈妈吗？我都怀疑我在那方面的成就会不会叫她十分感动呢。

萨拉 为什么不会呢？这我倒想知道。

西蒙 （皱起眉头，耸耸肩）那是因为她的观点跟你的——我该说跟咱们的——观点有点不一样——（有人敲了一下后面那扇街门，把他的话打断了。）

萨拉 （厌烦地）大概又有人来吊唁。我去开门。（走过去，打开门栓——看到门口站着一个身穿马车夫制服、体格健壮的高个子黑人，不免惊吓得倒抽一口气，退后一步）你有什么事？

卡托 （摘掉帽子——彬彬有礼地）太太，西蒙·哈福德少爷在这儿吗？

西蒙 （惊讶地）怎么，哈啰，卡托。（朝后面走去迎他）没事儿，萨拉，让他进来吧。（她让开道，卡托走进来。卡托约摸五十五岁，一头卷曲的灰白头发。西蒙一边真诚愉快地微笑，一边伸出一只手。卡托发窘地握住。）真高兴又见到你，卡托。

卡托 （露齿一笑）谢谢您，西蒙少爷。我也很高兴见到您。（他俩朝前走来。萨拉跟在后面，显得起疑而不安。）

西蒙 这位是我的太太，卡托。她经常听到我谈起你。（卡托恭敬地鞠一躬。萨拉勉强一笑。）

萨拉 是啊，真格的，卡托。他一直没忘记小时候你对他多好。

西蒙　哦，卡托和我是老朋友了，对不，卡托？

卡托　（不好意思地露齿笑笑）谢谢您，少爷。谢谢您，少奶奶。老夫人差遣我来的，少爷。我给您带来一封信，她嘱咐我一 311
定要交到您手中，只交到您手中。（萨拉不满地板起面孔。卡托从外衣的兜兜儿里掏出一封信递给西蒙。）她让我等您看完信之后给个回话，我好给她捎回去。

西蒙　（拆开信封。信纸上只有短短几行字。他一边看，一边面露喜色。）告诉她我的回话是：我当然会到那儿去会见她。

卡托　是，少爷。我会告诉她。眼下我最好赶紧回去吧。她让我偷偷溜出来，偷偷赶回去，免得让别人看见告诉老爷。（向萨拉一鞠躬）晚安，少奶奶，晚安，少爷。（犹豫一下——接着脱口而出）要是您二位不介意的话，我祝愿您们幸福！

西蒙　谢谢你，卡托，晚安。

萨拉　（神色缓和了，感动地）谢谢你，卡托，晚安。（卡托随即匆匆侧身倒退，从后面街门下，随手把门关上。萨拉在前方当中那张桌子右端的一把椅子上坐下，又板起脸来。西蒙双手捧着那封信站在那里，沉浸在一阵欢快的幻想中，接着目光落在萨拉身上。他一怔，仿佛清醒过来似的。）

西蒙　喏，妈妈的来信，你要是想看就看看吧。

萨拉　（生硬地）不看，那只是写给你个人的。

西蒙　别瞎说，我念给你听就是。只是一封短信。（念信）"来信收悉，知道你即将前来这里参加你岳父的葬礼。我想我们母子俩可以借此机会见个面，只要一会儿就行。如果你愿意，萨拉也同意放你一次短暂的假的话——"

萨拉　我凭什么不同意：难道她以为我会害怕吗？

西蒙　（轮到他表示不满）别胡说。她只是在开玩笑。（念

下去)"——我们明天下午三点就去你那个小木屋见面。我希望你能来。我非常想看看你有了多大的变化，我向你保证你会发现我也有了很大变化，尽管我相信那并非只是岁月明显地在我这张可怜的脸上所刻下的痕迹。"(接着笑了)哦，你看，她在这儿又给自己开了一个玩笑。我刚才没注意到，她在末尾签了"黛博拉"这个名字。她想必写得那么匆忙——

萨拉 我倒觉得这是一封怪信。

312 **西蒙** (不耐烦地)我一向对你说你没法儿用一般的标准来衡量我母亲的所作所为。(微笑)她性格古怪出奇地任性，还为此而孩子气地自鸣得意呢。以前你见到过她一次，尽管只跟她谈了一会儿话，一定也觉察到这一点了吧。

萨拉 对，我觉察到了。可我认为在这背后她是个具有钢铁般意志、自作主张的女人。

西蒙 (发笑)钢铁和妈妈凑在一块儿！这太可笑啦，萨拉。用水银来形容她倒更合适些。

萨拉 也许吧。不过她向你保证她已经有了改变。

西蒙 (微笑)她即使有那个打算，也变不了。从她这几年的来信内容来判断，我可以说她只要一有可能就只会变得越发自以为是了。

萨拉 也许是吧。(犹豫一下——接着慢吞吞地说)我希望你不去见她，西蒙。

西蒙 (惊讶地)不去？在她要求我去的时候？我们已经四年没见面了，怎能忍心不去呢？你当然不会让我这样伤她的心吧？(接着简慢地)反正我已经答应要去见她。

萨拉 你可以写个便条叫吉米送去。你可以撒个谎找个借口嘛。

西蒙 （厉声地）萨拉！（皱着眉头望着她）我没法儿理解——（脸色又缓和下来，用一只胳臂搂住她）得了，得了。这样做不合适。你这是怎么了？

萨拉 （顽固地）她干吗要你到你原来那座小木屋那儿去会见她呢？

西蒙 （哄骗地）因为那边偏僻，别人不会发现她去那儿。要知道，她不能冒风险让爹发现。再者，我想这也事出有因。我写信告诉过她，我已经买下了那块地，所以她知道她不会非法闯入别人的世界。

萨拉 （不满地）那块地是我的。你是用我的姓名买下来的。我希望你把这事也告诉她。（突然焦虑地）哦，我知道我这样做挺愚蠢，西蒙，可我不能不怀疑她心中怀恨我，而且想方设法找机会离间咱们俩。

西蒙 （盯视着她——接着逗趣儿地笑了，不过带点奚落的意味儿）嗯，现在到底谁害怕了？（接着越来越尖锐地）你这样谈论我的母亲根本就不公平。不仅荒谬，而且没良心。她过去赞成我们俩结婚。是她给的钱帮助了我们。你现在却要我说瞎 313
话，不去看她！你这种表现，真叫我不知道该怎样看待你啦，萨拉！

萨拉 （惊恐地）千万别往坏里想，西蒙。我知道这样做挺愚蠢。也许是因为我怀有身孕才变得这样神经质，事事害怕。

西蒙 （顿时羞愧地）我——对不起，亲爱的。（尴尬而温柔地吻她。）

萨拉 这都是因为我太爱你了，我压根儿没敢相信自己会这么幸运得到了你。我总担心会出什么事。

西蒙 （不让她说下去——温柔地）小傻瓜！真好像会出什

么——(吻她。)

萨拉 (以一种强烈的占有感把他搂在怀里吻他，接着又把他推开，欢乐地跳起来)好了！傻劲儿都过去了。你当然该去看你妈妈。她过去待咱们挺好，我永远不会忘恩负义；给我捎去对她的敬爱之意。(随即充满爱意地胁迫他)现在赶快睡觉去吧。我要你休息好，明天让她看到你又健康又漂亮，叫她看出我把你伺候得多好。(挽住他的胳臂，他笑着站起来)去睡吧。(催促他朝右边那扇门走去)我再跟妈说几句话就来。可那时你一定得睡熟了！

西蒙 (笑着)好，一定。我不是一直像个忠诚的奴隶那样服从你吗？(走出去。)

萨拉 (目送他出去，深情地微笑，然后坐下，叹口气。她凝视着前方，陷入沉思。突然她显出忐忑不安的猜疑神情，心中估量着)他母亲现在还掌握着他呢，准是想搞什么鬼花招。(满腔怒火)哼，我得愚弄她一通！我先到小木屋那边藏起来。我很容易就能从西蒙的兜儿里把小木屋的钥匙拿到手——(接着又内疚地)可是西蒙会怎样看待我呢？反正决不让他知道就是了。(轻蔑地)唉，叫廉耻心见鬼去吧！那只是人为制造的玩艺儿！真好像他母亲会受到廉耻心的阻挠，不会耍鬼花招似的！

(幕　落)

314 第二场

景 湖边的一座小木屋，位于前一场那个村镇约摸两英里的一片树林里。次日下午接近三点钟的时候。

那座小木屋长十英尺宽十五英尺，是用原木建造的，房顶上铺着手劈的翘曲的木瓦，坐落在一小块杂草丛生的林中空地上。小木屋正面当中有一扇门，门左边有扇可以眺望前方小湖的小窗户。另一扇窗户开在面朝右的墙壁上。小木屋左侧有个石砌的壁炉烟囱。紧挨着小木屋的左边和后边是那片树林——其中有栎树、松树、桦树和枫树。树林呈现一片秋色，紫色啦，红色啦，金黄色啦，连同松柏的深绿色交织在一起，相映成辉，灿烂无比。

这座小木屋显然已有多年没人管理了。壁炉烟囱的石块隙缝处的灰泥已经碎裂剥落。原木与原木之间长满苔藓，这儿那儿蔓延悬挂着。两扇窗户都用木板封死了。一条风雨剥蚀的长凳靠在门左边的墙上；它是用粗木自制的，还相当结实。

那块空地一半处在阳光下，一半在树荫中。

幕启时，萨拉出现在小木屋右边角落。她是沿着湖边一条小道抄近路从右方来的。她气喘吁吁，明明是匆匆赶来，鬼鬼祟祟地环顾空地四处，脸上露出既怨恨又内疚的神情。她身穿那套跟第一场衣着相同的黑色丧服，急忙打开小木屋的门锁，又把钥匙插到门里面的锁上，让门半开着。然后，她蹑手蹑脚地走到左侧前方树林边沿，朝那条从空地通向树林的小道眺望，接着一惊，赶紧冲回到门前，进入小木屋，轻轻从里面把门关上锁住。寂静片刻。西蒙的母亲黛博拉·哈福德从左侧前方那条小道走进空地。

黛博拉四十五岁，看上去却显得年轻得多。她矮身量，不超过五英尺高，修长的身材使她好似一个年轻姑娘；从外表上看，谁也不信她已经生育过几个孩子。她浑身有一股

反常的处女气质。小小的瓜子脸，肤色淡青，朝气蓬勃，只
有眼角和嘴边稍显些许皱纹，下巴的皮肉刚刚有点松垂，脖
315 颈有点枯瘦。一头波浪形卷曲的白发跟她那少俊的面庞一
对照，使她看上去真像是一个参加化装舞会的姑娘，头上戴
了一副合适的假发。丰满的嘴唇上方长着秀气的小鼻子；
嘴在脸上稍嫌大而厚了些，每逢她一微笑，便露出一口洁白
整齐的牙齿。高额头微微鼓出来一点，两边的太阳穴凹陷。
两只黑眼睛，美丽而深陷，在她那张小脸上显得过大了些；
鼻梁上方相接两道浓眉。她的手小，手指尖细坚实，两只脚
也很秀气。她的衣着非常讲究，典雅得体，眼下身穿一套昂
贵的白色衣裙。她那有教养的举止已经养成习惯，多变而
反复无常——说起话来异常坦率且带有挑衅的意味。但
是，人们可以觉出这当儿她内心潜伏着一种神经质的紧张
情绪，一种不安全感，一种沉郁不满和蔑视的心情。

黛博拉 （环顾那片空地四周——辛酸地）我还以为他会在这儿着急地等着我呢！（自嘲地勉强一笑）你还能期望什么呢，黛博拉？一个女人到了你这个年龄，不得不委屈地静候男人的大驾光临，哪怕那个男人是她的亲生儿子。（一边小心翼翼地在长草中择路而行，朝那条长凳走去，一边不满地答复自己）年龄？我才四十五岁，还很漂亮。你唠唠叨叨谈起岁数，真好像我已经是个干枯老朽的丑婆子！（又嘲笑地）嗯，还没到那个地步呢，黛博拉！不过这种巨变如今已经落到你的身上，我认为明智的办法倒是叫你的头脑泰然自若地接受这种人老珠黄的不可避免的命运。（反感地颤栗一下——坚决地）不，我才不那么想呢，我还有不少年华岁月。（挑剔地从树枝上摘下一片叶子——坐下来

——嘲笑地)那你打算在这些年月里干点什么呢，黛博拉？还像西蒙舍弃你之后这几年那样在梦幻中打发日子吗？沉湎在书本里那种虚假的生活和往昔的历史当中吗？继续像目前这样愚蠢而着魔地阅读那些骇人听闻的十八世纪法国回忆录吗？梦想自己倒退到那个时代，过着一种比现实还真实的幻想生活，以至于都觉得自己不再是那个知名商人的可敬而有点疯癫的妻子，却变成路易王朝宫廷里的一名显赫的女骗子；你那带围墙的小花园变成了凡尔赛宫的大花园，你那座凄凄惨惨的凉亭变成了国王专门为你建造的一座爱情殿堂！他可以约定在那里跟你卿卿 316
我我地幽会，你成了他的情妇，一名无疑在贪婪地渴望情欲和权势的、无耻的交际花！(自我嘲弄地轻声发笑——奚落地)说真的，黛博拉，你最近的白日梦可以说是你那种逃避自我的许许多多可笑的幻想当中最荒谬的了！我开始相信你真是疯得不轻了！你最好多加小心！早晚有一天你会深深陷入那种罗曼蒂克的邪恶而不能自拔，再也找不到返回的途径。(又挑衅而虚张声势地答复自己)嗯，那就让它发生吧！我倒欢迎这种自我迷失！(蓦地发火了)可你这是像你平素那样，在歪曲夸大事实！你明明知道我并没有认真看待这件事。我只不过是寂寞烦闷罢了！眼瞧着自己这叫人厌恶的身躯在衰败，我感到恶心！只要能忘却自己，我什么都情愿干。再者，还有一个完全合理的解释：我已经认真开始研究十八世纪法国，好让头脑有所寄托。我一向仰慕波旁家族*——我料想也许是因为父亲愚蠢地崇拜拿破仑，反倒使我偏见地反对拿破仑而喜欢他的敌人了。(不耐烦地)不，不，别说得这么荒谬！这跟那事毫无关联。我只是喜欢

* 波旁家族于16至19世纪曾在法国、西班牙、那不勒斯建立王朝。——译者注

那个时代的礼仪风尚，仅此而已。我是想生活在那个时代，那时的生活多么自由，多么迷人，多么讲究，不像当今这个国家的世风这样庸俗、不正派和贪婪。（突然顿住——恼怒地）可是这多无聊啊！这样没完没了神经错乱的自我对话！（蓦地挺失望地）我得找个身外之人，向那人倾吐心声，逃避自我。要是我有个知己的女朋友，她健壮而头脑清醒，敢于强烈热爱并享受生活而不是阅读并梦想书本里的生活，那该多好哇！我过去把友谊看成像是窥探隐私的闯入者，告诫他不许进入我的生活领域，这真是多么错误啊！（嘲讽地答复自己）确实如此，黛博拉，可你还不至于要想把西蒙——一个男人而且是你的儿子——当成那样一个朋友吧。（辩解地）嗯，这看来也并非十分荒唐。他一向就有点女性的敏感性格。他以往总是那么直觉地心领神会，无须乎我明说就能理解我的意思；我希望他还是——（又嘲弄地）可你忘了，从他的来信中就可以看出他已经变了。你眼下所想像的西
317 蒙是你过去的那个西蒙，而不是那个爱尔兰贱婆娘的心满意足的丈夫西蒙，他明明在那个女人的怀抱里找到了那么舒适的一个安乐窝！（极其哀伤地）是啊，不可救药了。可我到这儿来干什么？为什么要来呢？他还让我在这儿一个劲儿干等。也许他不会来啦。没准儿她不许他来——（勃然大怒）难道我得一个下午坐在这里等候他大驾光临吗？（猛地站起来）不行！我要走啦！（克制住自己——用勉强的合理声调说）胡扯，他叫卡托告诉我他要来的。决不会对我食言，也不会为了他妻子的缘故而不来。从他的来信可以看得出他仍然爱我。（又坐下）我得停止这种可笑而多疑的担心。他并没迟到，是我来早了。我只好耐心点儿——不想难过的事——不再胡想——随便挑选一个梦想来打发时间——甭管它多么荒唐，只要能让我在他到来之前安

下心来就行——闭上眼睛忘掉一切——等他来到再睁开——（放宽心，头朝后靠，两眼紧闭。稍顿。接着她幻想起来，大声自言自语。）凡尔赛宫——我穿一件滚金边的深红锦缎袍子，上面绣着珍珠——路易国王让我挽住他的胳臂，宫里的人都嫉妒地观望着——那些男人，有的是我以前野心利用过而又甩掉的老情人儿，有的是一心想做我的情人而又不敢奢望的人——那些女人，因为我美貌聪慧而恨我，嫉妒我深刻理解爱情和男人的心——嫉妒我在争权夺势的斗争中无耻耍弄阴谋的超人才智——我跟国王在花园里散步——月光在潺潺流水的喷泉中呜咽——国王温柔地悄声对我说："我的王位就是你那颗心，亲爱的，我的美好王国就是你那花容月貌；在这个我最受主赐福的世界上，所有其他君主也都会这样看待。"——他吻我的嘴唇——（从左侧前方林中小道那边传来响声。她一怔，张开两眼，西蒙这当儿走进那块空地。）

西蒙 （面露喜色）妈妈！（大步朝她走去。） 318

黛博拉 （起身——仍然一半在梦幻中——用不愉快的傲慢口气说）您让我这样久等，一定感到挺高兴吧，Mensieur。*

西蒙 （张皇失措——接着认定她这是在开玩笑就笑了）没有，夫人！我准时来到。是您来早了。（吻她）妈妈，真高兴见——

黛博拉 （傲气消失——近乎歇斯底里地搂住他）哦，是啊！是啊！亲爱的西蒙！（呜咽起来。）

西蒙 （受到感动）别这样！（温柔地责备）得了，得了！您在哭！这叫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不记得曾经见到您哭过。

---

* 法语：先生。——译者注

黛博拉　（像募地哭起来那样又募地止住——从他的怀里脱身出来）对，你从来没见过。如今开始哭哭啼啼也不是时候了。年轻女人的眼泪也许挺感动人。可她一衰老，那眼泪只会叫人恶心。（用手绢儿轻轻按按眼睛。）

西蒙　（困惑不解地看她一眼）哦，得了。（微笑）妈妈，您只是在转弯抹角地想让我夸赞您呢。妈妈，您还跟以前一样年轻漂亮。

黛博拉　（高兴了——卖俏地）你可真会献殷勤，先生。我那面镜子却残忍地告诉我完全是另一回事。难道你没看见那些皱纹吗？现在说实话吧。

西蒙　我只能看到很少一点儿，刚开始有。不过，按您的年龄来说，这是令人惊奇的——

黛博拉　（不满意地瞥他一眼）确实如此，我很会保养。（募地）可我们俩真傻，居然在浪费宝贵的时间谈论一个老婆子的虚荣心。（把两只手搭在他的肩上）好了。各自轮流观察一番才算公平。现在让我好好看看你。（挑剔地盯着他的脸看）是啊，你也变了。跟我料想的差不多。你越来越像你爹那副大商人的模样儿了。

西蒙　（皱眉，转身离开她）我可不希望那样！（改换话题）坐下吧，妈妈。（她坐下来。他站着察看那座小木屋。）我得派人到这儿来整修一下。我倒希望自己来干。（爱抚地摸摸小木屋的原木）当初我在没人帮助的情况下真费了好大劲儿才把这座小木屋盖起来。可我从来没有那样愉快过。（试想把门打开——伸手在兜儿里摸索）怪事儿，我敢发誓那把钥匙一直在兜儿里啊。不过这样也好，免得叫我伤感。

黛博拉　（敏锐地瞥他一眼，琢磨他的脸色）是啊，回顾一个

美梦的残骸总是叫人难过的。

西蒙　(未假思索便答道)是啊。(又连忙辩解地)除非你又找到了一个更美好的梦。

黛博士　哦,我明白。爱情值得叫人牺牲一切。你如果记 319
性好,我跟你说过这句话吧。萨拉好吗?

西蒙　挺好——也很幸福。

黛博拉　你还跟当初一样爱她吗?

西蒙　更爱了。我想像不出人间还会有比我们更美满的婚姻了。

黛博拉　我很高兴。当然,这我早就知道了。你在每封来信中都强烈表达了你们俩多么幸福。(他怀疑地瞥她一眼。她漫不经心地接着往下说。)孩子们呢?我记得你信上说萨拉又快生啦。

西蒙　是的。

黛博拉　这样一次次地怀孕,想必挺辛苦。她还是那么漂亮吗?

西蒙　比过去更漂亮了。

黛博拉　瞧这恩爱的丈夫说的!我一直在想你今天会不会把她一起带来呢。

西蒙　(惊讶地)您在信上没提要我带她一块儿来啊。我还当您想单独见我呢。

黛博拉　是这样的。可我现在觉得本来也可以一块儿来嘛——(急忙地)我还开始想到也许萨拉不许你来呐——

西蒙　(皱眉)不许我?听您这样说,真好像我是个奴隶似的。

黛博拉　一个人一堕入情网就是个奴隶,难道不是吗?要

么这是我在诗篇里读到的诗句。

西蒙 （微笑）哦，就爱情而论，我倒心甘情愿当个奴隶。可您为什么认为萨拉——？

黛博拉 嗯，一个女人的爱总会带有嫉妒的占有欲——要么这又是我在书里读到的——何况她知道你和我在以往那些岁月里彼此多么贴心。在你从哈佛大学毕业后离开我，独自去闯天下之前，你跟我在一块儿挺幸福，是不是？

西蒙 （感动地）当然是，妈妈——再也没有比那些年月更幸福的日子了。

黛博拉 （温柔地）我很高兴你还记得那些岁月，亲爱的。（拍拍他的手。）

西蒙 我对您后来所做的一切十分感激——您同意了我们的婚姻，又慷慨地资助我们起步创业。

320 **黛博拉** 是萨拉坚持要你把我当初送的那份礼当作一笔债还给我，是不是？

西蒙 （不自在地）是的，她不理解——她太敏感，自尊心也很强——（急忙地）不过，她跟我一样感激您，决不会忘记您的恩情。

黛博拉 （略显蔑视地）感谢她的赏识。（突然改换话题）当初你憎恶地辞去自己在你爹那家公司的工作，来到这儿独自生活，那么渴望写本书，如今是不是还想写呢——就是你受让·雅·卢梭*的社会哲学思想的影响而想写的那本书——你那乌托邦

---

* 让·雅·卢梭（1712—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他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75）一书中把原始社会当作黄金时代加以描绘，歌颂人类的自然状态，指出人类不平等起源于私有观念的产生和私有财产的出现。《民约论》（1762）一书描述了主权属于生而自由平等的全体人民的理想国家。——译者注

计划：幻想建立一个新社会，那里不再存有穷富之分，人人丰衣足食，和睦相处，没有嫉妒和贪婪。你在信中没再提起这件事。是不是已经彻底放弃那个念头了？

西蒙 （勉强地）暂时是这样吧。我现在实在没有闲工夫。（辩解地）可我常常想着这件事，早晚有一天会写的。

黛博拉 我明白了。

西蒙 （起疑地）您为什么此时此刻忽然想起问这件事，妈妈？

黛博拉 （无所谓地）没事儿。大概是这个地方叫我想起了那件事吧。可你真应该把它写出来。这年头，我们的国家正陷入腐败衰退的境地，现在正是写这样一本书的时刻啦。杰克逊先生要是再执政四年——连你爹都承认这位总统准会连任——以往那些惯例就会不可改变地给确定下来了。我们今后就会受制于无知而贪婪的乌合之众。（感动有趣地恶意笑笑）你那可怜的爹巴不得马萨诸塞州能脱离联邦。你只要一提杰克逊，就会惹得他犯严重消化不良的毛病。

西蒙 （咧嘴一笑）这我倒料想得到。（接着轻蔑地）他这样讥笑普通老百姓，未免也太荒谬势利了。他应该记住他的爷爷也不过是一个从威尔士移民过来的庄稼汉罢了。我倒也不是要为安德鲁·杰克逊辩护。他那种政党分赃制* 对真正民主精神来说确实是一大耻辱。（耸耸肩）不过嘛，就我们的政府制度而论，这也是一种无法避免的发展。那种制度从一开始就错了。它把自由同我们与英国的分离混淆在一起了，又错把选举权当成自由了。要达到真正的自由，我们还得重新从头做起。在一 321

---

* 政党分赃制，指将公职委派给获胜政党支持者的制度。——译者注

个自由社会里，不应当存在那种引诱人们贪婪而相互奴役的私人财产。我们应当保护人们使之抵制那种愚蠢的占有欲本能，直到他们能给教育得在精神上超越那种本能为止。但是，与此同时，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权力最小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我们应当放弃那种高度中央集权的政府的想法，而把社会分成许多自治的小社团，在那里一切财产都为共同利益而共有。在我那本书里，我要证实这些事是可以轻而易举办到的，只要人们——

黛博拉 （玩世不恭地）嗯，是啊，只要人间的男人——还有女人——都不是饮食男女！

西蒙 （皱眉，接着微笑）现在您可变得跟萨拉一样冷嘲热讽了。（黛博拉板起面孔。）她也是这样否定的。（接着发窘地）我一直在谈论我那种完美的社会，恐怕叫您感到腻味了吧。

黛博拉 没有，我倒非常高兴发现你内心仍然存在着旧日那个理想主义的梦想家。

西蒙 （不自然地）我真是好久没谈论这类事了——（勉强一笑）今天是由于您的影响，妈妈！您一向是一位那么理解的听众。

黛博拉 （轻声地）现在还是啊。可是你呢，我倒很想知道？

西蒙 （没理睬她的问话，固执地讲下去，仿佛得把自己的想法讲完似的，出神入迷地）我现在一如既往地坚信卢梭的观点，那就是人性本质上是善良而不自私的。都是我们乐于称之为文明的事物把人性腐蚀了。我们应当回归到大自然，返朴归真，然后我们就会发现人民——我爹讥讽地称之为贪婪的乌合之众——在品格上是真正高尚的，而当今社会上的高尚却是虚伪的贵族们装出来的！

黛博拉 （尖刻地）毫无疑问。然而，尽管他们思想多么高尚，我一看到他们的粗脚踝、难看的手和肮脏的手指甲，还是会感到恶心！（突然失望而恼怒地）老天爷，难道我到这儿来是要讨论政治和天赋人权吗？——莫非是要祈求第二次灭世洪水*到来清除这愚蠢的人类，把这人间洗刷干净！（站起来——简明而傲慢地）天晚了，我得走啦。

西蒙 走？可您刚来啊！（央求地）妈妈！求求您别走！我 322
方才要是惹得您厌烦了，就请原谅。可是这话题是您引起来的啊。（哄着她）来，坐下，妈妈。（她又坐下。）您还一句也没说说自己呢。

黛博拉 （辛酸地）我担心你尽管会好心地听我说，却一句也听不进去，西蒙。

西蒙 （温和地责怪）过去我不是一直都在听吗？

黛博拉 （辛酸地）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在另一种生活当中，我们俩都还没有改变之前。

西蒙 我没变——我对您的爱也没有变。（忧伤地）妈妈，您居然相信我会那样，真伤透了我的心。

黛博拉 （辛酸地）唉，如今我不再知道该相信什么事什么人啦！

西蒙 连我也不相信了吗？

黛博拉 甚至连我自己也信不过了。

西蒙 （不安地望着她——温柔地）妈妈，究竟出了什么事？

---

* 灭世洪水，见基督教《圣经·创世纪》，上帝见到当时人世罪恶弥漫，决心用洪水毁灭地上一切走兽、昆虫、飞鸟和人，惟命"义人"挪亚造方舟率全家避入。七天后泉水迸出，大雨下降连续四十天，致洪水泛滥，高山淹没。除方舟内挪亚一家以及奉上帝命所收陆上每种禽兽各一对外，一切陆上动物悉遭毁灭。——译者注

(皱眉)是爹惹您生气了吗?

黛博拉 (吃惊地)老天爷,没有!(真诚地感到挺有趣儿,突然笑起来)亲爱的孩子,你这种想法多荒谬啊!显而易见你已经把自己的老家忘了。你爹一天到晚那么担心杰克逊总统又要干什么说什么,担心那会对进出口生意有什么影响,哪儿还会有闲工夫招惹我,即使我想让他那么干也白搭。

西蒙 是不是乔尔做了什么——?

黛博拉 越发大错特错!你要是现在能见到你弟弟就明白了!他如今是公司簿记科的负责人,叫你爹扫兴的是他的能力几乎到此为止了。

西蒙 (满意地)我早就知道乔尔没有什么才能。爹一定很失望吧。

黛博拉 乔尔已经成了一名顽固的账目分类迷。大概有那么一次他试想在分红账目栏里找到我的名字,结果没找到,他就断定我只存在于他的想象中罢了。(西蒙笑了。)前不久我请他到我的花园来了一趟。

西蒙 (带着孩子般愠怒——嫉妒地)为什么?您找他干什么?

黛博拉 (挺感兴趣地望着他)随便找个伴儿呗!你不知道
323 我多么寂寞,自从你——可怜的乔尔!真好像有个尼姑请他到她的卧室里去一趟那样惊惶失措。他一来到——我可以说,就摆出一位正人君子礼节性地拜访一个他看不上的女人那副派头——执意只说些无懈可击的陈词滥调,窘迫地呆视花木半个小时光景,然后便逃之夭夭了!你要是见到他那副德行样儿,准会发笑!

西蒙 (不满地)是啊,他想必是表现得很不得体。

黛博拉 （对他的谑谎感到满意，微笑）确实如此。所以，你也不必嫉妒，亲爱的。我一直没忘掉你，一直记得我们母子俩一齐在那里度过的幸福日子。（顿住——接着慢慢地）是啊，我并没因为乔尔干了什么而改变——真的一点儿也没变！

西蒙 （温柔地）那到底出了什么事，妈妈？

黛博拉 没有，什么事也没出，亲爱的，只不过是时过境迁罢了。

西蒙 您看上去那么寂寞。

黛博拉 （拍拍他的手）我很高兴你明白这一点。眼下我不那么寂寞了。

西蒙 您竟会这样，这真叫人难以相信。您素来那样独立自主，从不依赖任何人，那么自由自在，那么自信。您一向只需要单独呆在您的花园或者您自己的房间里——只需要您的书和您的梦想。

黛博拉 （辛酸地）是啊，那正是我所犯下的傲慢的错误，擅自认为自己超越了生活。但是，一旦那种孤独的安全感突然间看来只是一个逃避生活的胆小鬼的怯懦表现，你就会变得坐立不安，把渴望的目光投向花园墙外的生活，发现生活那么可怕地从你身旁溜过，根本无视你还活在世上！

西蒙 您怎么能说生活在您身旁溜过呢，妈妈？这真太愚蠢了。您——

黛博拉 （不予理睬）你长得还漂亮，受宠于生活的时候，却把生活任意舍弃，那可是一种多么洋洋自得的鄙视姿态啊，多么满足于自身的傲慢啊。但是，一旦发生变化，局面陡转，生活把你漠不关心地抛弃——你就会觉得自己是个被爱报复的时光老人所诅咒判决的奴隶，畏缩地让它把你的脸鞭打出条条皱纹，或

者把你的身躯践踏得没有体形，要么用它那恶毒的手指在你身上涂满脂肪，这可真是一种多么令人难堪的羞辱啊！（期待他表示不同意）不过，我理解目前我还没糟糕到那般地步。可我早晚
324 会变成那样，因为我在经由我而流逝的每分每秒每时每刻的光阴里，经常感觉到生活在对那些蔑视生活的人进行恶毒仇恨的报复呐！不过，肉体一点儿也不重要。灵魂才是首要的，灵魂注视着自身在镜子里的形象，明白一切都为时已晚。自身已被生活拒绝而永远孤独下去啦——看到死神的骷髅在镜子里从你肩膀后而挑逗地注视着你，活像一个酒色之徒在妓院里贪婪地望着那么一个一生病病歪歪的老婊子！

西蒙 （反感地退缩）妈妈！这——这太叫人毛骨悚然了！

黛博拉 （看到他那惊吓的脸色，讥诮地微微一笑）可怜的西蒙，我警告过你，我已经变了。是不是把你吓坏了？做母亲的人决不该有那种想法，对不对？即使在梦幻中也不该有。（又笑笑）原谅我，大概是我最近阅读了过多的十八世纪法国回忆录，头脑都给腐蚀了。我记得写信告诉过你，我已经开始研究历史。也许你没把这当回事。我一向都在研究点什么，是不是？那些隐藏在我头脑里白白让我浪费掉的时光啊！

西蒙 （指责地）您不至于后悔——（蓦地）可您在信中并没告诉我原来是那种历史。

黛博拉 （逗趣儿地冲他微笑）我肯定是不好意思坦率讲明吧。可我发现十八世纪法国那个时代是近代史当中我最志趣相投而且对我最有启发的时代。

西蒙 （突然改换话题）您过去热情研究印度教哲理，现在怎么样了？莫非已经把它放弃了！

黛博拉 对，早就放弃了。具体来说，是在一年前放弃的。

这变化的一年显得多么漫长呵！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有一天我从那种自我摒弃的梦幻中醒过来，漠视一切对立面，却发现生命从我那扇房门弃我而溜走了，而且把那些冷漠的对立面也一齐带走了。从那一时刻起，那些圣典对我来说也就成了一堆毫无生气的废话。婆罗贺摩*不过是代表死亡的一个外国称号罢了。（苦笑一下——自我嘲弄地）我刚才说过，你高傲而鄙视地舍弃生活倒也轻松愉快，可是一旦生活抛弃你，那可就成了一种叫人难以忍受的侮辱。至于我在东方智慧中的一番遨游，我如今发现那就像是一个人的一次逃亡，那人在家中觉得烦闷，责怪周围环境，于是远航到遥远的异乡，结果却发现一名等在那里迎接他的人竟是他自己！（苦笑）那种异国情调的棕榈树顿时变成 325
熟悉的老榆树或枫树，房屋还是那些同样的老房子，花园也是那些老花园，当地居民就是自己那些老邻居，只不过衣服穿得少一些，皮肤晒得更黑些罢了——（西蒙感到有趣儿地格格笑。）那人无论在不在家中都一样茫然困惑！（稍顿——耸耸肩）我原本早就该明白我对任何有关来世的宗教都不会存有持久的信仰。做为一名牧师的女儿，我早在内心扼杀了信仰。我爹的一生和他对来世的期望都荒谬得太自相矛盾了。（调皮地微笑）可怜的爹，耶稣基督要是真来看望他，想必会叫他多么窘迫，尤其是耶稣如果来到门口时，左邻右舍的邻居们都在窗帘后面恶意地盯着看，巴不得这个流浪的多明我会**修士原来竟是我爹过去一

* 婆罗贺摩，又称大梵天，印度教主神之一，为创造之神，亦指众生之本。——译者注

** 多明我会，天主教托钵修会之一，1215 年由西班牙人多明我创立于法国图卢兹。1217 年获教皇批准，注重布道活动，又名“布道兄弟会”。该会在巴黎首设雅各宾修道院，其中的修士被称为雅各宾(Jacolbin)。——译者注

直向他们隐瞒的一个穷亲戚，那就更会叫他无地自容啦。

西蒙 （发笑）可怜的外公！您总是这么刻薄地谈论他。

黛博拉 （幸灾乐祸地）他为自己出生在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而深深引以为荣。可他同时又竭力试图叫自己跟耶稣基督认同。但是除了贫穷之外，两者之间根本就没有一点相似之处，可他又为这一点感到害臊。另外，他还不由得埋怨上帝，因为上帝从来也没遵守过诺言，而且竟然让顺民贪婪地吞灭地球。爹真正崇拜的偶像其实是拿破仑。拿破仑不等待诺言兑现，他也不逆来顺受，他征服了世界！爹一直崇拜他，甚至一向订阅法国的《箴言报》[36]——这可是他唯一的奢侈——贪婪地注视着每一次新的胜利。（蔑视地嘲讽）可怜的爹！你要是想像得出一个最不像拿破仑的人，那就是他！当然身材体型除外。可怜的爹真是长得又胖又不体面。

西蒙 我巴不得记得他。外公想必是个怪人。

黛博拉 你该说，非常平庸。你还没明白他那些症状吗？他啊，是贪婪温顺的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是个凡夫俗子。（接着忽然恼怒地）老天爷，我为什么想起他来了？真是场多么愚蠢的谈话啊！先谈政治，接着谈宗教，现在又闲扯起故人！我真不该到这儿来！（晃动一下，想站起来，可是西蒙揪住了她的胳臂。）

326 **西蒙** （抚慰地）得了，妈妈！我可并没感到不该来。要知道我坐在这儿听您讲话真是多么高兴啊。就跟过去完全一样！往日的种种幸福全都给带回来了——远在我能记事的时候起，我们母子俩在您的花园里的那些幸福的时刻都再现了。

黛博拉 （受到感动——拍拍他的手）我很高兴你没忘记，亲爱的。

西蒙 （一边沉思，一边微笑）妈妈，您如今还像以往那样，

是个不肯改悔的梦想家吗？（黛博拉板起脸，防御而猜疑地瞧他一眼）我记得当年——那时候我可能还很小——您会睁着大眼，可并没看见我，就沉浸在一场梦中。我跟您说话，您却听不见。您已经神游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了。于是我挺害怕——

黛博拉 （疑虑消除了，温柔地微笑）亲爱的，那你可太傻了。我那会儿也许正想着你呐，幻想你长大之后，你和我怎样——

西蒙 （又沉思地微微一笑）您如今还像以往那样，是个才艺超群的女演员吗？

黛博拉 （一怔——勉强一笑）怎么，你居然说出这种话来，西蒙！

西蒙 哦，我是满怀羡慕的心情说的，妈妈。我记得——当时我想必还很小呐——您给我讲童话故事的时候，怎样总把故事里的每个人物都表演出来。您一会儿是那个善良的仙女，一会儿是那位好王后，一会儿又是那个受虐待的小公主——那真是妙极了。可是转眼之间，您又成了那位恶王后，或是那个坏仙女，或是那个邪恶的巫婆，我于是就吓得浑身起鸡皮疙瘩。（格格地笑了起来。）

黛博拉 （古怪地瞥他一眼——近似奚落地）你小的时候——特别敏感，特别爱幻想。

西蒙 （皱起眉头）问题是您的表演把我的脑子都搞糊涂了，辨别不清您了。有时我真是不知所措，试图把您和您扮演的角色清清楚楚地区别开来才好。

黛博拉 （古怪地）是啊，我试图跟我那些对立的人物和解时——也体验过那种困惑的心情。

西蒙 （忽然望着她——微笑着说）妈妈，您近来在扮演什

么角色?

黛博拉 (避开他的目光,勉强一笑,不自在地)我?胡说,亲爱的。你忘了我现在没有观众啦。

327 **西蒙** (逗趣儿地)可您一向也是自己的观众啊。我早就觉出这一点了。所以,跟我说说——

黛博拉 不,我向你保证我早已发誓不再梦游般地表演了。近来我很痛苦地意识到现实生活:相比之下,现实当中的陈腐平庸也太奇形怪状地——

西蒙 但是您还不至于完全放弃幻想,甘愿单调平凡地只做个哈福德夫人吧。我不信。您即使想那么做也办不到。我敢肯定您还是会从那种极其烦闷无聊中逃遁到您那隐密的小天地里去——至少会遁入书本中的生活境界里去——

黛博拉 (锐利地盯视他一眼——假装满不在乎地)哦,你如果是指这一点的话,那倒是实在的。我承认如今有的时候我感到挺闷得慌,就确实想逃遁到十八世纪法国那个时代去。你不认为对一个女人来说,当时的生活比现在更浪漫更激动人心吗?反正那些回忆录是那么描绘的,我在自己的幻想中再把那些情景重现出来。(更坚定地)是啊,真要是能让我有所选择的话,我倒宁愿生活在那个时代。其实有些时刻我那么着迷于那个时代的生活,根本就忘了现实生活,觉得自己就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眼下我就又生活在那里啦。(无所谓地勉强微笑)也许我过去对东方智慧的一番研究,给我留下了一种相信再生的愿望。有时候我觉得——(又无所谓地勉强一笑)可是这当然十分愚蠢。

西蒙 何以愚蠢呢?谁知道?反正我知道我也常常觉得书中所描写的生活比现实生活还要真实。(带着潜藏的怨恨心情

补充道)至少是在从前我有时间读书的时候是这样。尤其是您过去大声读给我听的那些诗篇,内容确实十分真实。(沉思默想地微笑)妈妈,还记得您最喜爱的拜伦那部《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的一段吗?(朗诵)

我没有爱过这人世,人世也不爱我;
它的臭恶气息,我从来也不赞美;
没有强露欢颜去奉承,不随声附和,
也未曾向他偶像崇拜的教条下跪,
因此世人无法把我当作同类;
我厕身其中,却不是他们中的一个——*[37]

(顿住——亲切地)您还记得吗,妈妈?

黛博拉 我现在又记得了。你走了之后,我就把拜伦忘得 328
一干二净。我现在还记得另一段,开头是这样的:"那活跃的心胸最害怕的是安闲。"**[38]接着下面一段有这样一句:"——一切不安宁的事物极其强烈地搅动着那灵魂的秘密源泉。"***(勉强一笑)我担心孤独在把我变成一个最不安宁的人呢。(笑笑)你对过去的回忆鼓励我进一步坦率承认我的确还有那种稚气的习惯:做白日梦,在头脑里扮演浪漫的角色,以此来消磨时光。

西蒙 (越来越逗趣儿地)我早就知道。我了解您。

黛博拉 (轻声地)你过去了解,可现在还了解吗?你忘了

---

* 拜伦:《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译文引自上海译文1990年版,第185页,杨熙龄译。——译者注

** 同上,第148页。——译者注

*** 同上,第三章第42节。——译者注

岁月已经把我改变了。(依然轻声地，声调中潜在着奚落)而你呢，你现在是个称心如意的丈夫和父亲，一个很像你爹那样成功的商人！（西蒙厌烦地皱起眉头。)我很担心要是我非得把我在十八世纪那个时代所扮演的角色的性质告诉你不可，那准会吓你一大跳！

西蒙 （咧嘴一笑)那就试试看吧，妈妈。还记得当年您扮演恶巫婆，一向使我事先就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吧！

黛博拉 （开玩笑地，不过越说越显得不由自主地认真起来)那我得警告你，这个角色可比任何一个巫婆更狠毒。巫婆只是一个纯粹幻想的产物，一个童话故事里的人物。而这却是真实的生活，尽管是过去的事——或许光阴也只是我们的另一种幻想吧；过去的事和现在的事，尽管我们不断变换骗人的面具，却永远是相同的。

西蒙 （有点不耐烦地)那就赶快把您那怪吓人的隐密说出来吧，妈妈。我保证不会给吓得惊惶失措。莫非您是一位压根儿也没那样邪恶过的法国恶王后吗？

黛博拉 （突然显得忘乎所以——傲慢地)不是，我要是心血来潮，有那种怪念头，就可以当她，可我宁愿做王位幕后隐藏的势力——一名贪婪的交际花，她全靠自己的花容月貌，施展自己的才智和魅力，运用她那种会耍绝妙花招的本事，从贫民窟爬到了显贵的阶层——她利用爱情，却只爱她自己，她冷酷无情，不许任什么阻挡她达到她为自己制定获得权势的最终目的，她要成为国王最宠爱的情妇，并且通过国王对她的激情，让他成为她的奴隶！（最后用一种洋洋自得的怪腔调结束了这段话。)

329 **西蒙** （惊讶而反感地——严厉地指责)妈妈！（她恍恍惚惚地一怔。西蒙干脆不满而轻蔑地说下去。)不，我并不感到震

惊。可这真是该死的蠢不可及！（她畏畏缩缩地晃动一下，仿佛让他扇了一记耳光似的。接着这种谬论忽然间又触发了西蒙的幽默感，他咧嘴一笑。）不，我这是撒谎。您确实吓了我一跳，妈妈。甚至叫我大吃一惊！（格格地笑了起来）我脑子里眼下浮现这样一副景象：您身穿一套白色衣裙，坐在高墙环绕的花园里，被小心翼翼地保护起来，远离一切世俗生活的污秽，那么娇柔高雅，心灵冷漠——可您却在梦幻中扮演骇人听闻的法国回忆录所描绘的那种浪漫而邪恶的角色！（近乎嘲弄地嘻嘻笑起来。）

黛博拉 （被激怒了，两眼闪现怨恨的怒火，傲慢地挺直身子，咄咄逼人地）你居然敢笑话我，Monsieur*！小心点——！（西蒙惊愕地望着她，呆住了，她于是又克制住自己，勉强歇斯底里地笑笑。）喏，你看！我要是乐意的话，还是可以当一名叫人信服的女演员！可怜的西蒙，你要是能看到你自己那副惊吓的模样就好了！难道你没理解这只是一个玩笑，是我一时心血来潮胡编的谎话，只是想逗着你玩儿吗？

西蒙 （松了口气，窘迫地咧嘴一笑）您可真把我骗了。我一时还以为您当真——

黛博拉 当真！亲爱的孩子，但愿你没认为你母亲已经完全精神错乱了吧！（蓦地）不过我们俩还是忘掉我那愚蠢的玩笑，恢复理智，回到现实中来吧，因为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我得走啦。告诉我，近来你的生意进展得如何？从你的来信判断，想必正在取得很大的成功吧。

西蒙 （勉强地）哦，目前只是稍有进展，妈妈。

黛博拉 你打算更大的发展喽？我相信你会的——何况又

* 法语：先生。——译者注

有萨拉在你身边激励你。

西蒙 是啊，全都是为了她。我拥有的一切财产都立在她的名下。

黛博拉 （用锐利的目光盯视他一眼——好奇地微笑）我明白了。

西蒙 明白什么？多亏她——

黛博拉 你当然多亏她帮助。（微笑）可我说的不是那个意
330 思。我有点想入非非——也许这样一来，你就可以设法逃避自己啦。

西蒙 （不满地）您管这种想法称作想入非非，倒是说对了。

黛博拉 （逗趣儿地）我还以为你在我面前故意对你的成功表示谦虚呢。说实在的，你在一封来信中自夸过那个城镇上的人都认为你是那里最有才干的年轻商人啊。

西蒙 我没自夸，妈妈。老天爷，那有什么可自夸的呢？做一名成功的商人根本用不着什么高超的才智——只要有狡猾的贪婪渴求就成了。我只是诙谐地夸夸自己，为的是可以让您乐一乐。

黛博拉 我确实乐了一阵。现在我明白了，这倒也没有什么不合情理的地方。你毕竟是你爹的好儿子。你原本就该继承他的才能，这很自然嘛。如今你在许多方面都很像他，这可真惊人！

西蒙 （厌烦地）噢，妈妈，别胡扯了。

黛博拉 这是实在的。我方才一见到你就有了这种感觉。要知道他尽管约束自己从不提起你，可我敢肯定他一直派人暗中了解你在事业上的一切成就，并且还为你感到挺骄傲咧。

西蒙 （冷冷地）我才不在乎他的赞许呢。

黛博拉 你可真是个怪孩子！听你这样说，人家还当你为自己的成就感到害臊呢。

西蒙 我为什么要感到害臊？

黛博拉 就是嘛。除非你后悔自己失去了你那缔造一个完美社会的诗人梦。

西蒙 我并没失去它！那也不仅仅是个梦。我可以证实——

黛博拉 （无所谓地）嗯，我明白。你要写出一部书，可你刚才说已经把它放弃了。

西蒙 我是说近来我没有空闲时间——

黛博拉 四年的光阴可是个很长的"近来"。可你为什么要为此而害臊呢？你要是打算幸福，就该学会嘲笑自己的种种梦想。

西蒙 （提防地）我现在就很幸福！

黛博拉 我们都经过这样一个幼稚的阶段——那时候我们的虚荣心促使我们相信自己可以成为诗人，或者哲学家，或者人类的救星——那时候我们梦想着心灵美，梦想着一个没有贪婪的世界。但是，我们很快就发现，我们不得不生存在一个贪婪而讲求实际的人间，只能痛苦地力求不被它那贪得无厌的大胃口 331
吞噬掉，可是我们又不得不要么也跟着吞噬，要么就被吞噬掉；一两肉的价值抵得过一吨精神呐。

西蒙 （反感地）我从来没想到我会听您这样——

黛博拉 我这是想驱除掉你脑子里的糊涂想法，为了叫你，也叫萨拉心绪安定。你得忘掉自己过去想当个什么的念头，应当面对自己目前的现实，也不必为此而感到害臊。

西蒙 我没有害臊！您干吗非要这样死乞白赖地认为

呢？——(接着突然让步——沉郁地)唉，也许我时而确实觉得有点问心有愧吧。

黛博拉 嗬！

西蒙 可我经常提醒自己，我如今的所作所为不过是一种手段罢了。目的是为了萨拉的幸福。这也说明任何手段都有它的一定的道理。

黛博拉 我早就发现手段一向会变成目的——而目的也一向是为个人自身而已。

西蒙 我打算等我们一挣够了钱就隐退。那时候我便可以写我那部书啦。

黛博拉 多少钱才算挣够了呢，你跟萨拉取得一致意见了吗？

西蒙 (犹豫一下——撒谎道)当然商量好了。(稍顿。他皱起眉头，沉郁地接着说下去。)我承认自己确实十分厌烦成天价呆在公司办公室里干些枯燥乏味的工作——没完没了地讨价还价啦，计算开支啦，估计利润啦，还要动脑筋胜过别人，担心别人会算计你——在这种生活里，财神是上帝，金钱是衡量一切价值的唯一标准！这不是我本来要选择的事业。我原本想自由自在地住在这里，跟大自然融合在一起，干活儿挣钱足够维持生计就行了，而且保持住我的梦想，写那本书。(忧郁地)是啊，有时我感到心灵堕落了，成了自己的叛徒。这种想法我只会向您一个人承认，妈妈。

黛博拉 噢。

西蒙 (急忙地)可我一回家见到萨拉幸福，把她搂在怀里，我那种不满的心情就显得自私卑劣，有点儿浮夸了。

黛博拉 (尽量不露出反感的表情)是啊。当然。(接着工

于心计地)危险的是你那种不满的情绪会随着你的成功而滋长,一直到——可是,老天爷,听起来我简直像卡珊德拉*啦! 原谅 332
我! 现在我真的得回去啦,西蒙。(站起来,两人一起走向左前方那条小道。她突然古怪地说)不,你先走吧。

西蒙　咱们干吗不一块儿走到路那边去呢?

黛博拉　(古怪而傲慢任性地)不必了! 那也没什么意思。请你服从我。这是我突然生出的怪念头,你先走吧。(接着装出开玩笑的腔调)哎呀,瞧你吓得那副样儿! 你大概已经忘了我的性格。难道我要是乐意的话,不可以像过去那样想入非非吗?

西蒙　(困惑,但是微笑着)当然可以。

黛博拉　(吻他一下)再见,亲爱的。把你心中不痛快的事写信坦率地告诉我吧。我们母子之间不应该存有什么秘密。我一如既往,还是听取你忏悔的嬷嬷。(轻轻推他一下)现在走吧!

西蒙　(犹豫一下——走动)我——再见,妈妈。(勉强转过身去。)

黛博拉　(忽然感到后悔,慈爱地)等一下! (又拥抱他)亲爱的孩子! 原谅我试想毒害你的幸福,忘掉我所说的话吧! 别后悔! 爱情的价值高于一切! 美满幸福吧! (吻他——然后把他推向那条小道——用明显的命令口吻)好了,别说话! 走吧! (转身走开。西蒙凝视她片刻,十分感动——接着便转身走去,在小道上消失。黛博拉回身目送着他——面带苦笑)我诚心诚意要收回那剂毒药——可我担心那只会更深地注入他的灵魂。(又自嘲地)胡扯,黛博拉! 你高估了自己要弄阴谋诡计的力量! 你把现实生活同愚蠢的梦幻混在一起了。他会在萨拉的怀抱里

---

* 卡珊德拉,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的公主,能预卜吉凶。——译者注

忘掉一切。(板起面孔)何况,全都结束了,我已经把那个爱尔兰婆娘的丈夫永远排除在我的生活之外,再也不想见到他啦。(接着怀着一种反常的自负心情,自顾自微笑)我至少满意地证实了这一点:只要我心血来潮,又有机会,那就多么容易窃走萨拉的幸福啊。

(在黛博拉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小木屋的门给轻轻开了锁,萨拉打开门走出来。她先在门口犹豫地站了片刻,接着面带下定决心的样儿,悄默声儿地朝前走来,一直走到距离心神恍惚
333 的黛博拉几步远的地方站住。她眯细眼睛从头到脚打量她一下,不过脸上并没明显地流露出憎恨或愤怒的表情。她即使有那种情绪,也竭力抑制住了;她的神情和仪态都带有那么点沉着的尊严和坚强的个性。甭管她方才跟自己的激怒怎样搏斗,反正她在小木屋里都已经在内心中争辩明白了。)

萨拉 (用一嘴发言清晰、仔细斟酌过的英语彬彬有礼地轻声说)对不起,哈福德夫人。(黛博拉惊吓得倒抽一口气,急忙一转身面对着她。两人一时面面相觑,萨拉坚定而沉着,黛博拉慢慢从惊讶中镇静下来,板起一副傲慢而疑惑的面孔。萨拉向她微微鞠一躬,嘴角挂着一丝嘲笑的神情。)很高兴又见到了您,终于知道您就是哈福德夫人。您瞧,我现在觉得确实认识您了,因为您方才来到这里那段时间,我一直在小木屋里呢。

黛博拉 (眼中冒出傲慢的怒火)你竟敢在那儿偷听!

萨拉 (从容地)我确实听了。我来这儿就是想听一听。我怀疑您也许要要什么花招,所以想弄清楚,好提防着点儿。(声调中露出一丝轻蔑的口吻)可我一听完您说的话,才明白我过去害怕您,可真是个大傻瓜。

黛博拉 (心虚地结结巴巴说)那你听见——(接着轻蔑地

讽刺）你居然还厚颜无耻地夸口！简直恬不知耻！真不知道什么是自尊自爱！

萨拉 （脸开始涨红了——不过仍然从容地）对，就是这样。

黛博拉 哼，考虑到你的出身，我早就料到你下贱无耻，可万没想到你居然还会为此而引以为荣呢！

萨拉 （被刺痛了——内心的愤怒开始显露，说起话来也带出她那爱尔兰土腔，不过声调却仍然保持从容）俺有俺自个儿的自尊自爱，那是一个真正女人的尊严，这种尊严你不懂，除非你会倾心去理解！人一旦有了爱，不管怎样也要抵御世人而把爱保住！这就是我的尊严！（逐渐克制不住自己，越来越露出土腔土调）至于您数落俺的出身，不知要找个啥——别冲俺摆出您那副装腔作势的贵夫人派头！您以为俺方才听了您那一大套话之后还会受您的糊弄吗？（粗野而鄙视地嘲笑一声，朝她威胁地迈过去一步）主怜悯您这个蠢货吧！（黛博拉身不由己地朝后退缩。萨拉得意洋洋地盯视着她。）哼，您退缩了，对不对？您害怕 331
了！俺在您面前太强大了！生活对您来说也强大得势不可挡！可生活对俺来说却没啥了不起！俺会从中取得俺想要的一切，统统归俺所有！（嘲笑地）您尽管多么装模作样，现在心眼里是不是嫉妒俺这种强大的力量呢？您要是有俺这种热爱生活的力量，再加上您那种耍弄阴谋诡计和梦想权势的头脑，是不是认为就可以自封为世界女王啦！哼，俺现在可认识您了！也把您看透了！您冲俺装出一副公爵夫人的德行样儿！可您在梦幻中只是个诡计多端的贪心婊子，居然还有脸谈论啥自尊自爱！（黛博拉哼哼唧唧地更朝后退缩。萨拉继续从容地说下去，不过口气中带点嘲笑的奚落）那不过是一场梦罢了！您有一种生活的愿望，却没胆量去生活，只好担惊受怕地逃避躲藏起来，孤零零地

坐在您那座花园里，听任自己不知不觉地老起来，而墙外生活的脚步声在街头就像您的心跳声那样变得越来越弱，它把您忘了，溜溜达达地走开，嘴里吹着一首恋歌的口哨，心里想着另一个女人！

黛博拉 （结结巴巴地）这是谎言！（虚弱地晃动一下，好像要晕倒似的——精疲力尽地）我觉得有点儿头昏——我——（有气无力地朝那条长凳走去。）

萨拉 （骤然改变态度，挺有礼貌地挽住她的胳膊）让我搀着您，哈福德夫人。（把黛博拉搀扶到长凳那边去）您得休息会儿。呆会儿还得走好长一段路才到那条大道呐！

黛博拉 （坐在长凳上——轻声说）谢谢你。

萨拉 （站在旁边俯视着她）我方才发了脾气，请您原谅，哈福德夫人。我本来指望不那样做，可您刚才说的那些话——

黛博拉 （轻声地）我明白。请你宽恕我。

萨拉 我从小木屋里走出来是因为有好多话想对您说。（挑衅地）我是要把它讲出来。（顿住，黛博拉一直保持沉默。萨拉盯视着她，突然脸上现出怜悯的表情，温和地说下去。）不过我想先告诉您，西蒙刚才嘻嘻笑的时候，我心里真是多么难过呵。（黛博拉畏缩地微微一颤。）我一直在听你们母子俩谈话。我觉出他会发笑。我一边等待，一边默默祈祷，希望他不会那样做。可他果然笑了，那也真像一把刺刀扎进我的胸膛。（黛博拉抬起头来，带着一种本能的感激目光纳闷儿地望她一眼。萨拉接着往下说。）我要替他向您道歉。他不明白。一个男人怎么能理解一个女人梦中谎言的真情呢？

黛博拉 （又抬起眼睛纳闷儿地望着她——微微一笑）我以前还当你是个傻瓜呢，可我现在恐怕开始有点喜欢你啦，萨拉。

萨拉 （不好意思地——装出开玩笑的腔调）哦，别打算拿花言巧语来糊弄我。您对我恨之入骨，这才是实情。我也恨您。（接着怨恨地，又时不时带点土腔，却从容地）我想说的是我很高兴听到了你们俩的对话。我刚才跟您说过我担心您要耍什么鬼花招。您果然耍了。哼，我是从您没完没了地提醒他写那本愚蠢的书那件事觉出来的，尽管我并不怪您想在他大笑之后对他进行报复。您想让他在头脑中对自己产生怀疑，憎恶自己，并且怪我是个贪心的蠢货，把他变成了一个奴隶，扼杀了他那美好的诗人梦。（轻蔑地笑笑）其实您才是真正的蠢货。尽管您是西蒙的母亲，却对他了解得很少。真的，哪个男人不抱怨自己的工作，不装成自己是个奴隶呢，可您要是见到他回到家中我的身边，因为在一笔生意上打败了一名对手而显得那么骄傲，那么高兴，冲我又笑又夸耀，您就不会希望自己能拿他想写本改变世界的书那个旧梦来叫他感到不满意啦。我知道他真的喜欢什么——那就是现实的世界——而且我也并不担心他认为自己该喜欢啥。（顿住。黛博拉一声不响地坐着，目光盯视着地面，好像并没在听或者完全无动于衷似的。萨拉越发怨恨地讲下去。）可我要说的是，您并不了解我。我也许内心贪婪，可我有贪心的理由。再也没有什么比饥饿更会叫人变得贪心啦。但是您不知道我心中也有强烈的爱，强烈得足以摧毁世上的一切贪婪。当初我要是觉得那意味着他的幸福，我就会跟他一起住在这座茅舍或者一条沟渠里，偷窃乡民的马铃薯供他充饥，带着孩子们沿街乞讨铜板给他买纸买墨让他写那本书，我为此还会照样怀着爱情的喜悦，十分欢乐！（顿住。黛博拉一言不发。她接着说下去。）我听见他说等挣够了钱就隐退写他那本书，可您却嘲笑我永远不会嫌够。您要是以为我想让他一辈子都经商，让铜臭玷

336 污他的手，那您就太不了解我啦；其实我一直在期望我们一旦挣够了钱就让他隐退，当一名乡绅，也把孩子们都培养成绅士。您刚才嘲笑我的出身。只因为我爹过去在爱尔兰酗酒赌博破了产，您就摆出您那副美国新英格兰富婆的傲慢样儿，无知地认为我只知道我爹来到这里开设了那个脏里吧唧的小酒馆。可我是出生在我爹那座大庄园里一个像城堡般雄伟的大厦里的，那里有许多仆人、骏马和漂亮的猎狗。我爹当初是一位绅士老爷，也是一名军官，他曾经在惠灵顿公爵指挥下的部队里光荣地服役，到西班牙去打过仗。（突然气恼地自嘲）哎哟哟，我这里在说啥呀？我在吹嘘他吗？（蓦地又恢复原来那种正常而从容的姿态）请您原谅，哈福德夫人，我这样谈论我爹一定叫您感到厌烦了。说实在的，我并没有因为是他的女儿而感到骄傲。他是个愚蠢的酒鬼，装腔作势、满嘴瞎话——（又连忙固执而挑衅地）可我方才说的一切也还都是真话！

黛博拉 （眼皮也没抬一抬——怪模怪样地微笑）我方才以为你又强大又无耻，是不是？可我现在觉得你也很虚弱，很知廉耻啊。（轻声笑笑。）

萨拉 （不自在地瞪视着她——又挑衅地）您最好还是别认为我虚弱或者也还好面子。我跟您说件事来证实这一点。您还记得那天晚上您丈夫派律师前来找我爹，想用钱收买他，了却我和西蒙之间的关系，我爹对这种侮辱大为光火，就去找他挑战要求决斗吧。当时我很担心那会出事儿，打起架来，您就会借此不让西蒙跟我结婚，可我心里明白西蒙会觉得在道义上必须娶我，只要我——所以，那天夜里我就来到这里让他占有我。（温柔地微笑）我后来发现根本不必那样做。他爱我爱得那么深，任什么也没法儿把他从我身边夺走。于是我感到内疚，便向他坦白自

己的心思多么坏。随后我们俩就——不过那只是为了爱。(忽然又挑衅地)可是如果必要的话,我想必也会为别的原因而那样干的!

黛博拉 (抬起眼睛,憎恶地瞪视着她——嘲笑地)你用不着叫我相信你有能力采取任何卑劣手段来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垂下眼帘——嘲弄地怪声微微一笑)你这是在自吹自擂,萨拉。哦,我并不怀疑你有那种本事。这就是你的力量嘛。可是后来你那虚弱的自尊心又想必叫你向他忏悔——也许还甚至告诉他用不着跟你结婚吧。 337

萨拉 (大吃一惊——脱口而出)是啊,我事先是跟他那么说的——

黛博拉 (笑)我现在开始了解你啦,萨拉。

萨拉 (又不自在地盯视着她——不满地威胁道)我才不在乎您了解什么呢。我还剩下几句话要对您说。呆在您自己的梦里吧,别再干涉我和我的一切。西蒙如今是我的了。(接着彬彬有礼地)我得走啦。西蒙会纳闷儿我到哪儿去了。我向您保证决不会把这事讲给他听。现在我得向您说声再见啦,哈福德夫人。

黛博拉 (抬起头来——冷冷地)再见,我也要向你保证今后永远不打算再见到你的丈夫,甚至也不再给他写信啦。(高傲鄙视地)难道你以为我会碰你的任何东西吗?

萨拉 (轻蔑地)不会。您明白我不会让您碰的。(嘲讽地微笑,走向右后方,沿着湖边抄小道走去。)

黛博拉 (脸上满是憎恨的表情)庸俗卑劣的婊子!说大话的蠢货!我要是想——我要是有机会——(轻蔑地)现在西蒙要是想忘掉写那本书,萨拉出于自尊心想必就会经常提醒他——

（恶意地笑笑）我再也策划不出比这个更好的计谋啦！（蓦地）不，全都结束了，遗忘了，消失了。这就跟生活一样虚伪、卑劣而肮脏。我不会让现实生活碰我。（皱起眉头，仿佛要竭力集中思想似的。她的紧张情绪慢慢缓和下来，目光又显得矇矇眬眬，茫然呆视着前方。最后她愉快地自言自语起来。）凡尔赛王宫——国王和我一起在月光下的花园里散步——"我的王位就是你那颗心，亲爱的，我的美好王国就是你那花容月貌"——（嘴角浮现一丝傲慢得意的微笑。接着她突然惊醒，一跃而起，冲自己发脾气。）不！我已经放弃那种既疯狂又浪漫的愚蠢空想了！再也不想做白日梦啦！永远不做啦！即使得把我这蠢脑子从脑壳里挖走，换上新的，也不会再做啦！我要面对变化和孤独，面对光阴和死亡，让我自己隐退吧！（嘴角露出一丝辛酸而嘲讽的苦笑）黛博拉，你如今还能干什么别的事呢？你会时时刻刻听到西蒙那种嘻嘻的讪笑声。

（幕　落）

第二幕 358

第一场

景 黛博拉·哈福德那座花园的一角，位于她在市区的宅邸里。时间是1836年6月一个温暖月明的夜晚。

这个角落的后面和右边由八英尺高砖砌的围墙构成。后墙同一家邻居的地产搭界，右边墙外是一条两旁种着榆树的清静的街道。当中是个八角形的凉亭，它的几面墙和尖顶上都布满了常春藤。凉亭左右是灌木丛，后面沿墙种着一排意大利柏树。那些灌木大小不一，都给修剪成几何图形，圆锥形啦，立方形啦，圆柱形啦，球形啦，角锥形啦，等等，给这个地方造成一种不自然的古怪气氛。它很像一个放大了的奇异的玩具花园，大自然在里面受到傲慢的制约和任意的扭曲，以投合一位反常而想入非非的人物的爱好。

那座凉亭正面是一扇漆了中国大红油漆的拱形窄门，高出地面，门前有三级台阶。台阶前面是一片草地，上面有两条各自面朝左前方和右前方的小长石凳，位于一条用砖铺成的人行窄道边缘。这条小道环绕着一个椭圆形小水池。另有两条小径从水池左右各自直通左方和右方，左边那条经过左前方球形灌木丛的后面一直通向正房，右边那条通向右墙上面一扇临街的绿色拱形门。那扇门上方的墙

上有个托座悬挂着一个铸铁的灯笼，里面明亮地点燃着一盏小灯。从左边那条小径外侧传来男人的说话声；没多会儿，哈福德家的律师尼科拉斯·盖茨比在黛博拉的次子乔尔陪同下出现。盖茨比是个五十六岁的矮胖子，头顶几乎整个儿秃了，圆圆的红脸膛，一对机敏的灰色小眼睛。他是一位典型的专为阔人家办事的法律顾问，思想保守，妄自尊大，夸夸其谈，极其敏感地注重别人对他的职业身分的尊敬。他穿着一身十分讲究而得体的黑色丧服。

乔尔·哈福德二十九岁，瘦高个儿，有点弯腰曲背。他的脸长得清秀，面色苍白。若把他的五官拆开来看，各部分均独具贵族的特征，合起来本应持有高贵气质，却构成一个平庸刻板的人的容貌。他在自己狭窄的能力范围内尚能做
339 出决定，为人也耿直，可是超出这个范围就缺乏自信或抱负了。他的整个儿性格显得有点拘谨古板，作风类似清教徒。他长着一头棕色头发，两只冷漠的淡蓝眼睛，尖下巴和一张显露出性格固执的嘴。说起话来，声调干巴巴，一口未老先衰的腔调。他那身黑色丧服裁剪得很合体。他们俩走到水池前面停下来，盖茨比环顾四周，在寻找什么人。他面带既惊讶又愤慨的表情，同时也显得忧郁而困惑不解，仿佛刚遇到一起事件，那件事他明知是真事，却又因为那么荒唐无耻而叫他难以接受似的。

盖茨比 （尽量用一种不耐烦的挑剔态度来掩饰自己那副震惊的神情）怎么样？她不在这儿吧。我早就料到她不会在这儿。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况且夜已深了，可你坚持非来不可——

乔尔 （冷冰冰地，指着那座凉亭）我想你也许会发现她藏

在那里面呐。

盖茨比 （瞪视着凉亭——用一种惊讶、困惑而恼怒的口气说）在那里面？天哪，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知道令堂的脾气多么古怪——可是在眼下这个钟点，人还当——

乔尔 （冷冰冰地）你已经有些日子没见到她了。她近来变得越来越古怪了。自从爹去世那天晚上起，她就显得——嗯，不瞒你说，故意精神错乱，我只能这样老老实实地形容——

盖茨比 （惊恐地）神经错乱？（指责地）得了，得了，乔尔。那当然只是受到了打击——由于悲伤的缘故。

乔尔 （冷冷地）不是。甭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那决不是悲伤。

盖茨比 （震惊地）得了，得了。你居然说出这种令人吃惊的话。我不想——（困惑地）你是说她"故意"那样吗？

乔尔 我觉得是故意的。你可以自已来判断。

盖茨比 （严厉地袒护）荒唐。我在你出生之前就认识令堂。古怪嘛，倒是有那么点儿。故意而挑衅地不同寻常。孩子气那样任性。不考虑后果地想入非非。但是她一向是一位有教养有身分的贵夫人，一个可爱的女主人，机智而热情——长得也美。

乔尔 （不满地板起面孔）我可从来没认为她美。我认为现在连你也不会再认为她美了。（饶有兴味儿地）她如今看上去倒 340
符合自己的年龄，也许更苍老些。（接着感到内疚，突然冷冷地指责）可你忘了咱们来这儿办的正事儿啦。

盖茨比 （负疚地）对，当然。咱们应该立刻见到令堂。（接着气急败坏地）老天爷，我真希望能忘掉这事。乔尔！我还是不敢相信你爹竟会——

乔尔 （突然打断他的话）最好还是由你把她叫出来吧。我在这里一向不受欢迎。

盖茨比 （转身朝凉亭呼唤）黛博拉！（没人应答。他走到台阶前——烦躁地用更尖的嗓门喊）黛博拉！我是尼科拉斯！我得马上见到你。发生了一桩非常严重的事。（顿住，不安地转向乔尔）天哪，乔尔，你看她不会出了什么事吧？（正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凉亭那扇门却慢慢朝外打开，黛博拉露面了。她背靠着门，好像是在黑暗中摸索着倒退出来似的，一只手在身后握着门把，脸还一直朝着里面什么叫她吓得退却的东西。她紧贴着那扇门，身子随着门慢慢打开而转动，一直到门打开三分之二朝向左前方时为止。可是她一直歪扭着脑袋，越过肩头凝视着漆黑的凉亭内部。盖茨比朝后退一步，困惑地注视着她；乔尔则无动于衷地冷冷望着她。她突然浑身微微一颤，憋闷地喘口气，猛地扭转目光，不再盯视那里面的黑暗，把门整个儿顶开抵住凉亭的外墙，自己面朝前方。盖茨比一看到她那副面容，不禁惊讶地"啊"了一声，甚至吓得倒退一两步，因为她的外表变得实在叫人吃惊。以前她看上去一向比她实际的年龄年轻得多，而现在却显得比她四十九岁的年纪老多了。面色原本淡青，如今已经变得黝黑，叫人看上去很不舒服。干巴巴的皮肤紧包着骨头，就像蜕下来的蛇皮那样毫无光泽。浓眉下那对黑眼睛深深凹陷，闪烁着病态的焦虑不安的目光；这对眼睛在她那椭圆的小脸蛋儿上显得更大了。鼻梁、嘴角、两眼之间和脑门各处都有了深皱纹。一嘴大牙依然整整齐齐，嘴唇则显得皱缩了。颧骨下面和
341 细长的脖颈上面坑坑洼洼，下巴底下的皮肉松垂。她一脸死相，真像是肉脸上渐渐开始显现出一副骷髅。她那本来苗条的身材如今更加削瘦，一举一动倒还优美，与她那张脸对比起来，显得

仍有朝气。她身穿一套白色衣裙。)

黛博拉 (呆视着盖茨比,目光却仍然惊恐而出神入迷地内向,似乎在盯视着心灵里的什么魔障——低沉的声调不再像以往那样悦耳动听,而变得含混尖厉)很高兴你来了,尼科拉斯。我再也不该到那里面去啦。(微微打个寒噤。)

盖茨比 (设法从那阵对她的变化所感到的惊讶中恢复过来)那里面有什么把你吓着了,黛博拉?

黛博拉 (古怪地,仿佛在自言自语)有什么?除我之外吗?没有,除去我,什么也没有。只有我的心灵。往事啦,梦想啦。你大概可以管这称作我的生活吧,因为我一向就只生活在自己心灵中的梦境里。最后那里竟成为一座十分骇人的监狱,里面净是鬼怪和尸首。是啊,临了我已经走投无路,想得到片刻不再思索的安宁,毫不犹豫地自我认可一会儿,这种渴望变得那么强烈,真叫我为了逃脱而什么事都愿意干,什么代价都肯付!(声调越来越低弱而紧张)就是这把我吓坏了。是在你唤我之后。嗯,不是在这之前。在这之前,我一直渴望得那么出神入迷,已经忘记了恐惧。受到那种逃脱的诱惑便打开门,大胆跨出门槛。(辛酸地)唉,天哪,我究竟为什么要害怕呢?除了失掉我在这儿这样一个贱躯之外,我还会损失什么呢。

盖茨比 老天爷,黛博拉,你别是打算——

黛博拉 死亡?哦,不是。还有一种更好的办法——一种可以让我们还活着的办法呢。因为人总是希望活着啊。因为人总是巴不得做那样一个女人啊。你只需要尽力集中思想,自豪地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能够骗取自身的生命和死亡就行了。这对我来说实在很容易!就像推开心扉里的一扇门,然后怀着毕生渴望的自由穿过那扇门!(紧张得两眼闪亮)听我说,在你

呼喊之前，我就看见了那扇门，跟我方才打开的那扇门一样真实，我正要伸手去——（惊恐地哆嗦一下）不，我很高兴你喊我了。因为我并没有把握人在当时会忘却一切。我真要是那样，
342 想必就完了。（蓦地打消这种想法——尽力装出一种正常的声调，不过仍然古怪地）不，尼科拉斯，我不会拿自杀来伤害你的得体感。我向你保证亨利垂死的景象叫我对死的想法彻底幻灭了。

盖茨比 （部分恢复了他那种妄自尊大的优越感——指责地）这简直不是一种适当的态度——（又关切地）独自到花园这儿来沉思亨利的去世，这对你一点好处也没有。

黛博拉 （古怪地）沉思？没有。可我已经设法叫自己相信这是真事——把它当做一件事实来检验了。我对自己说："你为什么不能面对这桩新的事实呢，黛博拉？你的丈夫已经死了。今天上午他已经下葬。这都是确凿的事实。""哦，我知道。可我还没能领会这些都是事实呢。""何以不能呢，黛博拉。你如今当然应该老练地面对事实。""是啊，确实应该。我如今已经生活在现实当中多年了。那天下午我跟西蒙在小木屋那边会面好像已经过去了一辈子似的；在我看来，他比起亨利更像是早就死了。我一直遵守当时对自己许下的誓言。不许自己再梦想。不再逃避生活。让自己接受既成事实。让自己成为一个体体面面隐退的老太婆，对自己说："就这样吧，不该再痴心妄想什么啦。"叫自己每天清早和夜晚都面对镜子，彬彬有礼地朝自己的衰老和丑陋鞠一躬，把它们当成我晚年的贵客那样迎接。就像是我这贱躯的年迈追求者、心灵枯萎而烦闷的浪荡子，他们的微笑暗示着对死亡的渴望。尽管不是讨人喜欢的伙伴，可是一位女主人应当尊重宾客，哪怕是不受欢迎的客人。"所以多年来我每天都跟

衰老和丑陋生活在一起，每夜也跟它们共榻。(怀着辛酸的满意心情，古怪地微笑)哦，是啊，确实！我已经把自己的意志磨练得由事实来支配了——真像妓院里的一个婊子！

盖茨比 (目瞪口呆)黛博拉！

黛博拉 (好像没听见似的，继续往下说)我曾经故意打破自己的常规，甚至关心起世间最卑劣、最肮脏的事实，好证明我多么彻底地顺从现实。乔尔想必记得有一天在晚餐席上我竟然问我丈夫："近来生意做得怎么样？讲给我听听，我挺感兴趣。杰克逊总统跟合众国银行长期不和，有没有对你的进出口业务 343
产生不利的影响啊？"回答是一阵沉默，有好一阵子呢。他和乔尔的目光都露出惊恐而困惑的神情。难道这个与世疏离的女人已经完全疯了吗？不，她不过是又在想入非非罢了。黛博拉素来就想入非非。(嘲讽地微微一笑。)

乔尔 (冷冷敌意地)您眼下就是这样，妈妈。我们可没有闲工夫听您——

盖茨比 (一直困惑不解而忐忑不安地凝视着她，因为他觉出了她那种绝望的心情，这时试图重新恢复一种公事公办的简洁态度，庄重地嗽嗽喉咙)嗯哼，是啊。黛博拉，我们必须——

黛博拉 (没加理睬——目光依然内向而古怪地呆视着，大声自言自语)如今亨利已经去世，一去不复返。我自由了。难道你不明白这一点吗？(慢慢地摇摇头)不，他的死亡不会存在我的心头，那毫无意义。也许我自己也早就死了——可我又目睹了他弥留之际的情景。是个恪尽职守的妻子那样守候在他的病榻旁边。他看上去并不痛苦，只是烦躁而绝望，仿佛他跟上帝有个重要的约会，急着要去商谈出口他的灵魂的条件而生命没必要再拖住他似的。接着死亡到来，他便一下子咽了气。死亡就

是如此而已，是不是因此而叫我没法记在心头呢？以前我总以为死亡本身自有它的意义——是一个新的开始而不只是生命的结束，对不对？以前我巴望什么呢？一直向往什么呢？难道是等待死神打开门，叫我看得见他走进屋来，欢迎这位善良的永生之王终于前来护送你进入他那安详的王宫，有如一位情人履行毕生许诺的一次约会吗？（奚落而自嘲地微笑）我遗憾地发现尽管作为一名勾搭上事实的情妇活在世上，也并没有完全扼杀掉你那想人非非的幻想，黛博拉！你和你那些国王情人儿！你是不是偶尔也在你的奇思遐想当中把自己的死亡当作一个人了，而且爱上它了呢？那么，亨利的去世就应该叫你那种幻想彻底破灭啦！哦，确实叫我彻底破灭了。死亡只不过是毫无意义地停止呼吸罢了，我料想只有这样解释才合乎逻辑，才通情达理。生命要是真有意义的话，我们想必就可以期望它的终止也具有意味深长的含义，就像——就像，譬如说，一个简单的句子的句号那样富有意义。然而，生命却没有意义，那句句子在它那愚蠢的暧昧范围里毫无成效地摸索而给拖得精疲力尽，最后踽踽跚
344 跚而叫人费解地终结——就是这么一回事。生命也就像一首在一架远远走了调的钢琴上毫无目的地弹奏的即兴曲子，叮叮咚咚地响一阵，最后归于沉寂。死亡不过是一口浑浊的井，我跟一只死猫一样都给无所谓地投扔进去。（突然用双手痛苦而失神地按住两边的太阳穴——紧张地）噢，老天爷，难道我永远止不住这样无休无止地想像和询问，这样不断嘲讽蔑视自己的心灵吗——头脑就像一台我没法儿制止的永远转动的疯狂机器，转啊转地叫我成为它的一个无能为力的奴隶吗？（疯狂地）可你却怀疑我受到了诱惑，要打开那扇门逃脱！告诉你，我现在仍然受到诱惑——我再也忍受不了自己思想的折磨，不想再充当它的

俘虏啦——不管这种解脱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盖茨比 （惊恐而困惑地）黛博拉，我请求你镇静下来。这种——这种举动太不得体了——尽管我考虑到这是因为受到了悲痛的打击而引起的，我也没法儿宽恕你这种——这种有失身分的表现——

黛博拉 （瞪视着他——突然迫使自己摆脱那种着了魔的困扰而恢复常态，转变为冲他微笑的样儿——一种觉得有趣儿的、嘲弄的微笑）我接受你的指责，尼科拉斯。恐怕我惹你们厌烦了吧，当然，我自己也感到腻味了。（冷冰冰地）请问大驾光临，有何贵干，先生们？乔尔，难得在我的花园里见到你，我也的确很高兴。

乔尔 （板着脸）我向您保证，妈妈，我决不会打搅您，除非情况——

盖茨比 （不安地插嘴进来，这当儿只关注手头的公事）情况是这样的，黛博拉：我们在整理亨利的私人文件时，大吃一惊地发现——（顿住——生气地）天哪，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从小就认识亨利。我敢发誓他无论如何也不会这样放纵自己，干出那种叫人没法容忍的蠢事！

黛博拉 （惊讶而感兴趣地）叫人没法容忍的蠢事！不，这不像是在说亨利，尼科拉斯。（冷冷地）我想我们还是坐下来，可 345
以更冷静地谈谈这件不可思议的事吧。（坐在凉亭门前的台阶上。盖茨比和乔尔分别坐在水池旁边的两条石凳上，正好各自在她的左方和右方。她注意到乔尔对她所穿的白衣裙露出一种不满的神情。）我看出你不同意我又换回日常喜欢穿的白衣服，乔尔。请你记住，我尽管憎恶丧服，认为那其实没什么道理，可是在你爹安葬的典礼上还是在世人面前穿上它了。你爹会认为

这样做也就够尽本分的了。我永远不会装扮成虚伪的人。

盖茨比 （责备地皱起眉头）得了，得了。没工夫——（又生起气来）听我说，黛博拉，那事简直太不像话了！

黛博拉 “那事”是指什么啊？

乔尔 （冷冰冰地）我们在爹的保险箱里发现了两封信。一封是写给盖茨比先生的，一封是给我的。两封信都是在几星期前写的。他预感到自己可能会突然死亡，两封信的内容差不多完全一样。其中——

盖茨比 （觉得应由他义不容辞地讲下去——摆出他那种最佳的家庭律师派头）黛博拉，我得先提醒你做好心理准备，好听取一件可怕的意外事。（稍顿。她平静地望着他，这种无动于衷的神态倒打乱了他的阵脚，使他越发拿腔拿调）在这两封信里，亨利坦白了自己过去一直暗地里在搞西部地皮的投机买卖。

黛博拉 （表示怀疑）投机买卖？亨利？

盖茨比 （严肃地点点头）是啊，黛博拉。真是难以叫人置信！

乔尔 （冷冷地）结果使公司面临破产的危机，妈妈。

盖茨比 看来近几年他已经超支了他的财产。过多地把资金投入新的船只购置方面。任意借贷，随后又屈从于那种诱惑，干起西部地产买卖，心想迅速赚回大钱来恢复他的殷实地位。结果当然赔得稀里哗啦。亨利这样一位正派而保守的商人怎么能懂得那种疯狂的投机买卖呢！（越来越气愤，并且陷入狂热的党派偏见）再者，他居然选择这种不利的时刻来扩展公司的业务！他本来一向出名的精明和谨慎！当今国家正处于混乱之际，极不稳定，而唯一稳定的只有那个社会渣滓崇拜的偶像，那个坐镇白宫的罪恶的疯子！即使杰克逊死掉，人们也摆脱不掉

这个该死的魔王的阴影！看来不幸的是他的爪牙范布伦*很可能会接替他！

黛博拉 （尖刻地，两眼却闪烁着感到有趣儿的神情）一段辉格党**辉煌的竞选演说，尼科拉斯。可惜白白讲给一个没有选举权的可怜的寡妇听。何况她刚刚办完丧事，还没那么快就 346
打起精神来，你说是不是啊，尽管我想亨利会同意你讲的每句话的。

盖茨比 （给制服了）我——请原谅——我——呃——心烦意乱——我在责怪造成亨利干出那种蠢事的环境。

黛博拉 （古怪地注视着前方）看起来我像是跟一个陌生人生活了一辈子似的。要是我早就猜到他心里隐藏着蠢念头和赌徒的胆量——可谁又能想得到呢？（耸耸肩，苦笑一下）太迟了，黛博拉。

乔尔 （不同意地冷冷望着她）妈妈，我刚才说过公司正面临破产呐。我们就是为了这事来跟您商量商量对策。

黛博拉 （厌恶地看着他）跟我商量？你知道我对做生意一窍不通。

乔尔 我知道您过去对这一点儿也不感兴趣。可是现在非得关心不可。

黛博拉 （傲慢地）非得关心不可？

盖茨比 （插嘴进来）黛博拉，乔尔的意思是亨利在信中建

---

* 马丁·范布伦（1782—1862），美国政治家，民主党人，在杰克逊任总统时为副总统，1837—1841年任美国第八任总统。他提倡不依赖任何银行的财政系统，1840年曾建议把联邦政府的基金从私人银行提出存入政府管理的独立金库，以保证政府基金的安全。——译者注

** 辉格党，现美国共和党前身。——译者注

议应该采取一些措施，要是经过磋商取得成功，那就可以挽救公司。

黛博拉 （无所谓地）那你们就采取那些措施吧，尼科拉斯。

盖茨比 这只能在征得你的同意之后才能办，因为亨利在遗嘱中把公司遗赠给你和乔尔共有了。我可以补充说，乔尔已经同意。

乔尔 （生硬地）我认为尊重爹的遗愿是我的责任。他的建议是维护他的名誉唯一可行的办法，因此我愿意在个人感情方面做出任何牺牲。

黛博拉 （恼怒地瞪视着他）乔尔，你要是知道我多少次都想拧你一把，看看你有没有脑子！

乔尔 我早就知道您多么讨厌我，妈妈。您当然觉得西蒙更投您的心气儿。

黛博拉 （惊讶地板起面孔——刹那间她的脸色变得跟乔尔的脸色一样冷漠无情）我倒要问问这事跟你哥哥有什么关系？

盖茨比 请允许我解释一下，黛博拉。西蒙跟这事可大有关系。

347 **黛博拉** （紧张地）凡是跟我有关的事一概与他无关。你也明明知道他爹对他的态度。他爹去世我没通知西蒙，也没请他参加葬礼，我觉得这样做会是遵从我丈夫的意愿的。眼下在商量这件事的时候，我不许你们再提他的名字。我早已把他忘了。（乔尔惊讶地冷冷望着她。盖茨比也吃惊不小，目瞪口呆。）

盖茨比 我没想到你对西蒙竟然这样不满。

黛博拉 我没感到不满。我啊，什么感觉也没有。

盖茨比 我原来以为，亨利想必也以为，否则的话，他决不会——

黛博拉　我从来也没让亨利知道过我的想法。对我来说，西蒙早已死了。我不想再让他复活。就这么定了。

盖茨比　(略微严厉地)不能就这么定了，黛博拉。请原谅我这样说，眼下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眼下要考虑的是在道义上为挽救你丈夫，你该做些什么事来补救他的好名声。

黛博拉　我没法儿相信亨利竟会——

盖茨比　(庄严地)我想你不至于怀疑我说的话吧，黛博拉。只要你能容我解释一下——

黛博拉　好吧，那我就听下去。可我警告你——

盖茨比　不，这我不能接受。为了公司的利益，你得认真听着，而且——

黛博拉　我才不关心公司的事呢!

乔尔　(冷冷不满地)那您可就忘掉公司给您的好处了——您的家园啦，您享受过的舒适啦，您珍惜的隐居独处啦，您得意地远离生活的高傲态度啦! 妈妈，我认为您还没认真面对那桩已经发生而且会影响您今后生活的严重事件呢。您会不得不卖掉这幢房子。您将会一无所有。您该怎么办呢? 难道去乞求西蒙和他的妻子允许您跟他们住在一起，让他们养活您吗?

黛博拉　(激动地)我倒宁愿沿街乞讨。

乔尔　您当然永远可以跟我住在一块儿。不过，只能过一名微薄收入的簿记员那种苦日子——

黛博拉　(轻蔑地)你想像我会——?

乔尔　(冷冰冰地)不会。所以我建议您听听盖茨比先生要说的话，按他的要求，认真地听一听。

盖茨比　乔尔说得对，黛博拉。你的处境——呃——很不妙啊，除非——(投入正题)亨利的建议是这样的：(迟疑一下 348

——不自在地)他理解乔尔在目前这种困难的情况下没有足够的经营管理经验来控制局面。

乔尔 (冷漠地)盖茨比先生,你这样体谅我,并不叫我感激。我早已有自知之明。爹理解我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没有能力当公司的老板。在我那狭窄的工作范围里却没人能比我更忠诚地为公司效劳了。但是,超过那个范围,我便无能为力了。

黛博拉 (惊讶地望着他——慢吞吞地)乔尔,我有时几乎要尊重你啦。(他没有显露出听见她这句话的样儿。)

盖茨比 (挺为难地嗽嗽喉咙)嗯哼。(接着轻快地)看来亨利对西蒙的能力完全有信心,尽管对西蒙的个人的行为表现不大赞同。他似乎一直在细心关注西蒙的事业。

乔尔 确实如此。他经常获取有关我哥哥生意进展情况的机密报告。我知道这事,因为那些文件都是由我一手经办的。爹不愿自己在这件事情上出头露面。

黛博拉 (用真诚的怜悯目光瞥他一眼)可怜的乔尔,你爹可从来也不注意体谅别人的感情。

乔尔 (似乎变得更加冷漠——冷冰冰地)我讨厌怜悯,妈妈。

盖茨比 (又挺为难地)亨利的建议是你和乔尔一齐去找西蒙——

黛博拉 (勃然大怒)我?去乞求西蒙?我告诉你说,这永远办不到。我已经去过一次——(蓦地顿住,因为乔尔在用一种冷冷的询问目光盯视着她。)

盖茨比 (恼火地)让我说下去嘛,你会明白亨利并非叫你去求西蒙帮忙。他提出的建议纯粹是一项买卖,不包括个人恩惠问题,而且对你和西蒙都有同等的好处。他知道西蒙眼下做

的生意还只是本地的一项小买卖，没法儿跟哈福德公司相比；咱们的公司甭管业务发展到哪儿，都享有盛名，受人尊敬。做为这家公司的头头就是商界的一位头面人物——何况西蒙过去在他爹手下工作过，熟悉这一行业务，当然会优先受到考虑。

黛博拉 （紧张地）所以，我得去请求西蒙来担任公司的负 349
责人，求他接受这个职务，对不对？

盖茨比 对。一位有控股权的股东，这当然是说只要他能把公司从破产中拯救出来。亨利相信西蒙有拯救的办法。依他看，从现金的角度来说，西蒙的买卖殷实极了。他一直很精明，有远见，也能预见到那些聚集在我们周围的祸因。他一直把他的全部盈利转为硬通货。当然，那样一家小厂家挣到的钱也并非是一笔巨额的款项，然而——

乔尔 那也足够了。如今硬通货十分短缺，价值极高。用硬通货在几处付款就立刻会恢复信誉。

盖茨比 这个城市里有不少人都在注视着西蒙的成就呢，亨利为此也感到欣慰，因为西蒙毕竟是亨利·哈福德的儿子嘛。宣布西蒙掌管公司大权会得到一种非常有利的效果。那就不会使外界滋长不安情绪而探听公司的境况啦——现在真要是发生那种事，那将会是个致命伤。公司有了西蒙，便会理所当然地被认为跟以往一样稳妥富裕。亨利还听说有人打算出高价买下西蒙那家棉纺厂呢。所以，在钱那一方面，应该说没有什么问题。（犹豫一下——接着不自在地）嗯哼——当然，亨利也预见到这事可能会遇到个人恩怨方面的麻烦。他知道西蒙仍然不满，耿耿于怀——

黛博拉 我们如果面对事实，那就实话实说吧。西蒙恨他爹。

盖茨比 可是亨利明明相信你和西蒙彼此之间仍然很有感情，你可以劝说他——

乔尔 （冷冷地）西蒙总不会愿意您破产吧，妈妈。

黛博拉 （紧张地）所以我就给安排好扮演乞丐头子！（克制住自己——冷冰冰地）亨利肯定不仅仅在一方面缺乏精明能干的本事了。他根本就没考虑到另一个人，那人会嘲笑他这种如意算盘，会怀着极大的乐趣那样做——我说的是西蒙的妻子！是她在控制着西蒙的事业。什么事西蒙都得跟她商量，面你们要是认为那个女人会同意——哼，不会的，你们会发现她决不会原谅亨利羞辱过她的自尊心；眼下这事正好提供给她一个报仇
350 雪耻的极好的机会哩！你们还会发现西蒙所拥有的一切都立在她的名下了。

盖茨比 这方面亨利也早就知道了。他——呃——显然要靠你的智谋和交际手腕去说服那个女人，叫她相信这对她的未来多么有利啊，黛博拉——

黛博拉 靠我？她对我恨之入骨！

盖茨比 我敢说，你要是乐意的话，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赢得她的信任。她那号女人根本就不是你的对手，你又有智慧，又有魅力。

黛博拉 （忽然转到一个念头——古怪而近乎渴望地笑笑）是指我那种耍花招的本事吗？对，这倒是个机会——（接着一怔——暴躁地）不！现在那已经没有什么意义！早就不发挥作用，让我忘了！

盖茨比 （困惑地瞪视着她——接着又用律师的腔调说）亨利还提出另一项措施，好使他的建议尽可能对西蒙和——呃——他的家人公平合理。他认为他们想必得卖掉目前住的房

子，搬到城里来住，另外他遗留给你的这幢房子，黛博拉，对你和乔尔来说也显得大了些，所以——

黛博拉 （紧张地）所以我就该邀请那个庸俗的爱尔兰贱婆娘和她的几个小崽子来跟我住在一块儿！（又转到另一个念头，近乎得意洋洋地微微一笑）对，这倒是一次比我先前期望的还要好的机会——（接着又比方才还要激烈地对抗——狂怒地）不行！你竟敢这样侮辱我！竟敢提出这样一个无耻的建议！

乔尔 （冷冰冰地抱怨）这可是爹提出来的，妈妈。您欠他那份情，现在应当尽力替他办好这件事才对。

黛博拉 （瞪视着他——辛酸地）我本来期望已经最终摆脱了做妻子应尽的责任，还清了孽债。（异常失望而痛苦地）老天爷，难道他的去世并不包含这层意思吗？

乔尔 （冷酷无情地）我们在等待您的同意呢，妈妈。

黛博拉 （严厉敌对地）你可真能当一名铁面无私的催账员啦，乔尔！（暴躁地）不行！我就是不同意！公司跟我有什么关系？就让它破产吧！你以为我怕穷吗？我以前在乎过身外之物吗？我过去领略过贫困，并没有让它吓倒过——那真是最叫人丢脸的贫困方式了，一个牧师家庭的窘迫处境，你还不得不装出欢迎贫穷的样儿，把那当做亲近上帝的标志！（绝望地）不行！ 351
亨利已经去世！我欠他的债早已全部还清！我拒绝——！

盖茨比 （十分为难——清清嗓子）嗯哼！黛博拉，我作为你的律师，强烈奉劝你同意！

黛博拉 （站起来，激烈地）不行！我告诉你，几年前我就发过誓决不介入这类卑鄙的勾当！当时我还渴望生活呢，而如今我已经是个隐退的丑老太婆，生活只存在我的头脑里，你以为还能引诱我去干那类事吗？你们简直是瞎浪费工夫，先生们。（傲

慢地挥手打发他们)走吧,让我清静清静。

乔尔 (冷冷地责备)您这样反常地胡思乱想,到底还要我们在这儿等多久啊?我向来不喜欢这座花园。(厌恶地环顾四处)这里样样都显得很不自然,甚至连大自然都变了样儿。

盖茨比 (也环视一下四处——好像要抗拒她的影响似的)是啊,黛博拉。这里的气氛几乎违背了——依我说,人之常情。(接着仿佛让那种影响控制了自己似的,古怪而踌躇地紧紧盯着她)亲爱的黛博拉,干吗要说自己衰老了呢?荒唐!你,丑?哪儿的话,你挺美嘛!(她本能地面露喜色,殷切而感激地微微一笑。)怎么,你可能是全城最受人追求的寡妇啦!我本人就会抢先抓住这个机会——(黛博拉又高兴地轻声笑笑。他又连忙接着说下去。)倒不是说以前有过机会。这我心里也明白。再者,现在也根本不是谈这种事的时候——你会宽恕我,乔尔。你爹素来允许我向令堂献点儿无害的殷勤。他也知道令堂从来也不会把一个矮胖子当回事。哪个女人也不会的。当然,拿破仑是个例外。可我承认我不是拿破仑,尽管有时我也曾梦想——(蓦地避开她的目光——自言自语地嘟哝)嗯哼!我这把年纪、干我这个行当的人竟会生出这种荒唐的念头!她那双眼睛总叫我犯糊涂。(又摆出他那种极其自命不凡、公事公办的派头)我必须反对你这种孩子气的表现,黛博拉。你心里明白现在只有一条体面的路可以选择。做为一个有教养有身分的女人,你别无其他选择的可能。

黛博拉 (注视着前方——内心潜伏着紧张的渴望)是啊,这大概是我的职责,只能从这方面考虑。别无其他选择,是不
352 是?命该如此!(异常迫切地)可你得作证,尼科拉斯,我本来抗拒这个机遇,并不巴望它,而且竭尽全力拒绝——可是命该如此

——我做为一个有身分的女人有责任——而且也没有办法可以避免——

乔尔 （冷冷而不耐烦地）那您同意了？

黛博拉 （慢吞吞地——仿佛是不由自主而逼出口来似的）对，我同意了。（突然惊恐地微微一颤——古怪地）噢！我觉得又给诱回到现实生活中来了——我真有点害怕！

乔尔 （这当儿冷冷地讲求实际）那就说妥了。咱们明天一块儿去见西蒙。明天一清早，我要办的头一件事就是去订好公共马车的座位。（冷冰冰而彬彬有礼地向母亲鞠一躬）晚安，妈妈。我要回到房间里去了，还有好多事要办呐。（对盖茨比）你来不来，阁下？

盖茨比 来，乔尔。（开始跟乔尔一起走开——瞥一眼黛博拉，又站住）你先走吧，我随后就来。（乔尔走了。黛博拉茫然呆视着前方。盖茨比用一种与其说是不理解的、不如说是同情的目光望着她，窘迫地咳嗽一声——试用开玩笑的口吻说）天哪，黛博拉，我——呃——我看不出你同意采取这唯一理智的步骤有什么可担忧害怕的地方。

黛博拉 （古怪地）我害怕我自己，尼科拉斯。

盖茨比 （用一种善意的责备口吻）胡说八道！你一向过分孤独地沉思冥想了。这样做已经使你变得有点病态。你该欢迎这个机遇，使你摆脱——

黛博拉 恐怕是这样的，尼科拉斯。

盖茨比 这样一来就可以使你分心，对生活生出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新兴趣。

黛博拉 （急切向往地）哦，那如果是一种新兴趣而不是我那死灰复燃的旧兴趣就好了。那我会多么欢欣地迎接它啊！多

么谦卑地感谢主赐给我这个连做梦也没想到的奇迹啊！（激情地）哦，要是你知道我内心怎样祈求过上苍让我死而复生就好了！

盖茨比 （焦虑不安而怜悯地）我——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353 **黛博拉** （勉强一笑——既傲慢又柔情地）是啊，正因为如此我才最放心地把我心里的隐秘全告诉你啊，尼科拉斯。

盖茨比 （生气了，可还是执意要把心里话说完）这一点我确实明白，黛博拉。你以往完全脱离现实生活，这对你一丁点好处也没有。现在你可有一个重新开始生活的机会啦。这是不是意味着有机会过一种天伦之乐、友好相处、人情温暖的新生活，那就完全取决于你个人的态度啦。我还记得当初你多么疼爱西蒙。

黛博拉 （板起面孔）那我如今恐怕只能假装宽恕西蒙啦。

盖茨比 （没理睬这句话——紧接着说）等你了解西蒙的妻子之后，没准儿你还会喜欢她呢。撇开偏见吧，你应当承认她一直是个称职的妻子和母亲。你要是肯细心观察的话，她想必也有她的优点。她分明不是一个傻瓜；怪罪她的出身，那是不公平的。（不自在地瞥她一眼，急忙地）我这样替她辩护，等着你冲我大发雷霆呐，不过咱们还是应该尽量公正些才是。

黛博拉 （叫他感到十分诧异——平静地）我不会大发雷霆。我倒觉得宽恕她更容易些。我理解她对我的感情。要是我处在她那个地位，我想必也会那样的。（苦笑一下）喏，你看我多么公正啊。

盖茨比 （不胜惊讶——殷切地）看出来了，的的确确！如此一说，不存在什么障碍了。可我主要想到的倒是你的孙辈——还有他们提供给你的机会。你对他们不会怀有恶感，也决

不会为过去的事怪罪他们。他们身上流着你的血液。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是属于你的。孩子们在这里玩耍，会清除这里的沉闷气氛。有点稚气的欢笑和纯朴的喜悦，多么有生气！你毕竟把这里修饰得像个放大了的儿童玩具花园。他们在这里会觉得适得其所，自由自在。不过我还是从你未来的幸福这一角度考虑的，黛博拉，你明不明白——？

黛博拉 （真诚而缓慢地）明白，确实明白，尼科拉斯，这就像是个奇妙的启示——多亏你的启发，我心头才涌现美妙的希望——这会是一个开始新生的机会——让我内心摆脱死亡的念头，头脑中摆脱那种没用的思考折磨，心甘情愿地当个老奶奶！ 354
这种隐退可能使我寻求到一种生活目的和一种自身之外的生活意义（惊讶地注视着盖茨比——嘲讽而带有感情地）你可真叫我吃惊，尼科拉斯。我从天真的娃娃嘴里听见过至理名言，可谁会想到这居然出自一个单身汉之口。（逗趣儿地）我真的相信你是想把我造就成一个好女人，尼科拉斯！（接着发现这话伤了他的感情，连忙地）哦，我这是在逗着你玩儿呐，请你原谅。我真的感激你。（热情地）但愿你知道我心中多么感激就好了！我向你发誓我会试试。这可不大容易。你不知道萨拉多么不信任我，或者说，多么了解——我过去是个什么样的人。要她相信我的良好动机，说服她把孩子们交托给我看管，那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我得让她看出我不再需要西蒙了。（板起面孔）这一点倒还容易做到，因为我确实不要他了。四年前他就不再是我的儿子。如今萨拉得到了她丈夫的宠爱。（越说越带劲儿）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我那种成功地耍弄花招的本事倒是个极大的挑战。我得非常狡猾。她的弱点是感情用事，自尊心强，自负，富有怜悯心。我必须装出逆来顺受和谦卑的样儿。（突然生自己的气）不！我这

样说，真好像打算装腔作势地扮演一个角色似的！可我现在已经逆来顺受了！已经低三下四了！我愿意向她下跪，乞求她给我这个新生的机会！她如果同意，我会为此而爱她！因为她如果信任我，我也就可以又学会自信啦！我可以让她爱我，也让她的孩子们爱我！我又可以寻求到爱啦！（兴高采烈地微笑）我充当一个好女人那种意想不到的高超本事，叫我自己都会感到吃惊的！刚有一点眉目可以逃脱，我就已经觉得一股新生的渴望涌上心头。我觉得自由啦！（带着一种古怪的忸怩发窘的羞怯神情笑了起来。）

盖茨比　（面带善意赞许的微笑）好！太好了！我真高兴你——

黛博拉　（蓦地又换成一副异常激动而虚张声势的姿态）为了证实我的逃脱——作为一种象征——你好好看着，做个见证人，尼科拉斯！——我要逐出我那个魔鬼，旧日的黛博拉——把她从隐藏在我心灵里暗自嘲笑的地方揪出来——（用手和胳臂做一个仿佛从头脑和心头里揪出什么东西，把它从身边推走似的动作）把她推回到她所归属的地方去——就在那里面——那
355 永远黑暗的地方——（走上台阶——最后推一把）“滚开，你这个该死的魔鬼！”（握住凉亭那扇门上的球形捏手，关门）关上这扇门！锁上！（边说边做）好了！（突然怀着一阵怀恨报复的得意心情）现在你去问吧，嘲笑讥讽你那些梦吧，跟丑陋共眠吧，否定你自己吧，一直到你终于恋上疯狂，求它占有你，在寂静中呼天喊地，捶打墙壁，饿死为止。这用不了多久的时间，因为你现在不再有我供你吞噬啦，你这个食人生番！

盖茨比　（不安地）得了，得了，黛博拉。这太不成体统啦！

黛博拉　（转向他——仍然带着那副怪姿态，不过比较平静

些了)得！对我来说，她已经死了。(接着面露喜色——紧张地)嘘！听见了吗，尼科拉斯！

盖茨比 (惊恐而困惑地)听见什么？

黛博拉 围墙外面的脚步声啊，不再远去啦。生活大概想起怎么把我忘了，又正在转回来呐。(忽然意识到盖茨比脸上现出的表情，于是逗趣儿地扬声笑起来)老天爷，尼科拉斯！瞧你吓得那副样儿！难道你以为我听到的是一个夜间行窃的盗贼声音吗？

盖茨比 (松了口气——尊严受到了触犯，气呼呼地)天哪！谁知道该以为那是什么？生活，真是的！多么异想天开地胡诌啊！

(幕　落)

第二场

景 萨拉·哈福德的住宅起居室，这所住宅位于市区大约四十公里以外的一座纺织厂城镇内。时间是次日傍晚。这间屋子是一间当时典型的小客厅，布置得 没有什么特别明显好坏品味的格局，给人一种中等富裕水平那种舒适气氛的印象。

前方左侧有一张桌子，周围围着三把椅子，桌上摆着一盏台灯。左面墙当中有一扇通往西蒙书房的关着的门。左后边的角落里放着一把沙发，面朝右前方。后面那扇墙当中是通往前厅的门通，上二楼的楼梯也在那边。门道右侧

356 有一个带有一盏灯的橱柜。右面墙上有两扇窗户，窗外是前院和街道。两扇窗户之间放着一张写字台和一把椅子。在前方有一把大扶手椅。一块地毯铺盖着大部分地面。

幕启时，从后面前厅楼梯那边传来楼上几个男孩儿的争吵声，接着是萨拉试图让他们安静下来的训斥声，而且一时见效。这时，左边书房那扇门开了，西蒙走进来。从体格上看，他只像人们通常预料的那样起了点变化，瘦削的身子虽然长了十磅左右的肉，却仍然具有骨骼大、关节活络的瘦个子形象。那张轮廓鲜明的北方佬面庞使他看上去像三十一岁的样儿。不过，在性格上，他给人一种明显发生了变化的印象——神经显得紧张，看得出是由于工作过度疲劳而且又给自己施加无法缓解的压力所造成的。他紧锁双眉，肉眼出神地走进来。他走到桌前，站在那儿心事重重地盯视着桌面。楼上的一阵吵闹声使他一怔，几个男孩儿一齐兴奋地喊叫扭打声透过天花板传下来，接着是砰地一声响和一片欢笑声。西蒙的表情变了。他面露喜色，格格地笑了起来。随后又传来萨拉下命令的喊声，喧嚣渐渐平息下来。西蒙在左前方那把椅子上坐下来，从桌面上拿起两份折叠起来的报纸，把一份放在一边，准备打开另一份，犹豫一下，随即决定翻开看看。他盯视着一篇新闻报道，接着一边读着，脸色一边辛酸地沉下来。他听见萨拉从前厅的楼梯上走下来，立刻抑制住自己的思路，转身面带微笑朝门厅那边望去。

萨拉从后面进来。她满面通红，头发乱蓬蓬地披散在一边，眼神带着笑意，慈母般欢欣，浑身发散着一股满怀信心、深情爱意、幸福而满足的气息。她比过去怀有身孕的时

候漂亮多了。尽管已经生过四个孩子,她仍然身材健美匀称,乳房丰满瓷实,腰身也还苗条。

西蒙 嗬!楼上在干什么呐?我还当天花板快要塌下来啦。 357

萨拉 (笑着朝前走来)我们打了一场枕头仗。孩子们个个精神十足,兴高采烈,我想还是让他们玩累了好,否则他们决不会安定下来睡觉。你要是看见宝贝儿那顽皮样儿就好了!他站在床上,朝伊桑使劲把枕头扔过去,结果没打着,自个儿倒从床上一个跟头栽下来。我还担心他摔伤了,幸好一点事儿也没有。他坐在地上,笑得死去活来,我们大伙儿也都跟着笑了。(笑——接着突然感到不好意思)可我这是怎么啦——你在书房里正打算写东西吧。西蒙,亲爱的,实在对不起。(冲动地吻他。)

西蒙 (紧紧拥抱她一下)没什么可对不起的。反正今天夜里我也提不起兴致来。(目光从她身上移开。萨拉在右前方那把扶手椅上坐下,疑惑地匆匆瞥他一眼,试想猜出他的心思。)

萨拉 (这时刚发现他手上拿着一份报纸——随随便便地)你正在看什么报呐?

西蒙 加里森*编的《解放者》报。[39](逗趣儿地,但暗含着不满)我知道你不赞成。

萨拉 (反驳地)没有,听我说,我可从来也没说过这话,西蒙。我跟你一样愿意那些可怜的黑鬼获得自由——他们要是能找到一个办法做到而又不毁掉这个国家就好了。(看到他微笑

---

* 威廉·劳埃德·加里森(1805—1879),美国废奴运动领袖,1831 年创办《解放者》报,1832 年创立新英格兰反奴隶制协会。一生忠实支持林肯总统,欢迎《解放宣言》。1865 年《解放者》报停刊,他继续拥护共和党,并支持妇女平权。——译者注

了)哦,我明白。你认为我光想着咱们自己。嗯,也许是吧。可你要是自己不照顾好自己,那怎么行,又有谁会关心你呢。何况你是个棉纺厂老板,得依靠南方种植园主啊。这里有好多人在嫉妒你的成就,他们要是有机会,就会对你下毒手,譬如说,去告诉那些种植园主,说你主张废奴制度,他们就会把你列入黑名单,或者——

西蒙 (紧锁双眉)我并没有宣传自己观点的习惯,是不是?那完全是我自己的事,别人管不着。

萨拉 (满意地)这我知道,我只是要你记住这一点。(好奇地望着他,玩味地微笑)幸亏你不到处去演说宣传你的观点,否则的话你真会把世人都搞糊涂了。依我看来,你既是一名马萨诸塞州的辉格党人,又是一个南卡罗利纳州的民主党人。你赞成韦伯斯特*的观点和高关税——

西蒙 (冷嘲热讽地)为了保护咱们的棉制品啊。这你当然也赞成吧。

萨拉 可你同时又赞成卡尔霍恩**的主张,他憎恨高关税,
356 要求废除联邦制。这一点我可不同意,西蒙。在这一点上,我完全支持杰克逊总统,不惜任何代价也得保住联邦。

西蒙 (严厉地)我倒认为州的权力是一种保障个人自由权

---

* 丹尼尔·韦伯斯特(1782—1852),美国辉格党人,赞成1825年保护关税法,成为国会中反对杰克逊集团的领袖,又反对杰克逊总统对合众国银行的攻击,替银行辩护。——译者注

** 约翰·考德韦尔·卡尔霍恩(1782—1850),1825年当选为亚当斯总统任职期间的副总统,1828年又当选为杰克逊总统的副总统,坚决主张各州应拥有最高权力,可以拒绝执行联邦法令,与杰克逊总统关系破裂。1832年辞职,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自动辞职的总统。1832—1843年任参议员,为奴隶制辩护,力图使南方成为一个统一体。1844—1845年任泰勒总统的国务卿。——译者注

利的象征。(连忙地)可咱们干吗要谈这些呢？目前这一争端已经在互让的情况下解决了。

萨拉　我知道那已经达成协议。(又逗趣儿地)可你又是一名废奴主义者,那既不是辉格党派,也不是民主党派。(笑了)一涉及到政治,你就成了怪人。这方面的事你最好还是让我来管。我只拥护保护咱们利益的党——只要它做到这一点就成了,一分钟也不许含糊。这够简单的了吧,是不是？(笑。)

西蒙　我很愿意你去管那些事。你很清楚我并不对那些事真正感兴趣,我唯一的信念是这整个儿制度基本上是完完全全腐朽的,而且——(突然自觉地顿住——简明地)可是咱们俩这场争论也未免太荒谬了。我提起《解放者》报只是逗着你玩儿呐,我不过是看看报上的消息罢了。

萨拉　(不安地)哦,我原想把报藏起来,不让你看到——

西蒙　(板起脸来)为什么？我早就知道爹去世了。这篇有关他的葬礼的报道净是空话。看来场面倒很隆重。丹尼尔·韦伯斯特和城里所有的辉格党知名人士都参加了。爹的在天之灵想必会挺满意。

萨拉　(不满地)我闹不明白你母亲干吗不邀请你去参加葬礼？(怨恨地)除非她认为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去,她不愿意让她的爱尔兰穷亲戚在那些显贵面前丢她的脸！

西蒙　(规劝地)得了,得了,别又想起往日那段辛酸事。我想她只是认为爹的在天之灵不愿意我为了公众舆论的缘故到那儿去假惺惺地悲伤一番罢了。爹在世的时候有不少优点,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他痛恨任何方式的虚伪。(越来越辛酸地)至于妈妈不亲自写信而让乔尔写信通知我爹已去世这件事,要知道我自从那次在小木屋跟她见面之后就再也没收到过她的信了,尽

管我一直给她写信，直到她明明表示不再感兴趣后才停止——（犹豫不定——接着慢吞吞地）我从没提起过这件事——看来这
359 真是太荒谬了——可我担心我想必是做了什么事惹她生气了，因此她一直不肯原谅，尽管我想像不出到底是什么事。除非是为了一件小事，那可太幼稚了——可她当时也的确幼稚得很啊。她告诉我一些她那愚蠢的奇思遐想，我的幽默感占了上风，叫我忘了机智得体，竟忍不住嘻嘻笑了起来——

萨拉　我知道。你当时真不该笑，西蒙。

西蒙　（瞪视着她）你知道？

萨拉　（急忙地）我知道不管她说了些什么，你都不应该笑。有时候，女人不得不向自己承认衰老和死亡是实实在在的，因此对自己的种种梦想变得很敏感。（蓦地）可我想她不给你写信倒说明她是个聪明女人，心里明白那对她没有什么好处，要是她想干预——

西蒙　她过去给我写信，我并不认为那是什么干预。

萨拉　她一向在提醒你写那本书啊。

西蒙　（望着她——微笑）难道你反对那件事吗？可是近几年来是谁一直在鼓励我写那本书呢？

萨拉　是我。可那不一样。那是想叫你对生活有所企盼而保持心情愉快。再说，反正我有权——（抓住他的手，紧握着——温柔而占有地）因为我爱你，你是我的，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

西蒙　（感动地）我知道，亲爱的。我唯一的幸福就是让你幸福。（稍顿。他继续开玩笑地说下去，不过暗含着不满的情绪）可我已经时常忘了那件该死的事，要么就是我真想把它忘掉，你倒总在提醒我，经常像个看管奴隶的工头那样把我轰进书

房去干那个苦活儿!

萨拉　(笑着说)哦,我还没有糟糕到那种程度吧,亲爱的。我有时看到你消沉寂寞才提起那件事,我担心你在感到遗憾——

西蒙　(皱起眉头)遗憾什么?这太蠢了,萨拉。你脑子里总在想这事。你要是弄清楚了我真在想什么,就会发现我其实一直在专心考虑厂里的事。(接着又开玩笑地)不过我已经有些日子总在暗自怀疑你坚持鼓励我写那本书,势必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动机吧。你大概在十分狡猾地算计一个能叫我信服的最好 360
办法,那就是让我试着写那本书,然后由我自己来证明那全是废话,瞎浪费时间——

萨拉　(内疚地)不是。

西蒙　你确信这事荒谬得最后必定会叫我醒悟过来。是啊,我晚上在书房里想叫自己相信确有可能缔造一个没有贪婪的乌托邦,而整个大白天却在办公室里由于在那场争夺权势、财富和占有权的角逐中战胜竞争对手而确实获得极大的满足,感到实现了自己的抱负而洋洋得意!(辛酸地觉得有趣儿,笑了)这实在太荒谬了。我不能再这样欺骗自己,拒绝面对自己现在的真实面目了。所以今天晚上我下定决心今后再也不提那本书。(严厉地)就这样定了,你听见了吗,萨拉?记住这一点,今后别再提那件该死的事啦。

萨拉　(没法克制自己不露出一点得意的声调)那你打算永远把它放弃了吗?

西蒙　对,为了证明这一点,并且把以往做的一笔勾销,我已经把写好的稿子都扔进壁炉烧掉了。倒不是说其中许多已经不再是笔记。我过去还多次毁过不少初稿。我现在还可以向你

坦白，多少个夜晚你以为我在埋头写作，其实我只是呆坐在那儿，头脑里一片空白，心烦意乱——（犹豫一下——接着脱口而出）对，干吗不坦率承认呢——那种念头真叫我烦得要命！（忽然匆匆瞥她一眼，好像后悔承认了这一点——又装出开玩笑的声调说）你用不着显得那么得意，萨拉。

萨拉　（内疚地）我没有。我——（又直截了当地）对，我并不想撒谎。我很高兴你现在自己终于领悟了这一点。要知道，就当今的男男女女的本性来说，我压根儿就没相信过你那种梦想会实现。

西蒙　（辛酸地微微一笑）譬如，就拿咱们俩的本性来说吗？（迅速地）可你说得很对。我过去罗曼蒂克地着迷于卢梭那种对人的内在本性的虚假概念，实在是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我现在对卢梭的看法变了，他只是一个软弱而有道德的感伤主义者——一名懦夫，既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生活在一个讲求实际的世界上来接受人的明显的实际状况——那就是说，人是由十分之一的精神和十分之九的自私贪婪的肉体合成的——（连忙地）
361 不。卢梭只是逃避自己而躲藏在一个高傲超脱的、理想主义的梦里罢了。（嘲笑地）就跟妈妈一向以另一种方式那样做一样。你怪罪妈妈是有道理的，萨拉。我小的时候，她确实给了我一种叫人软弱的影响，鼓励我生活在梦幻中，对现实生活采取一种超脱而轻蔑的态度。我确实是在她的影响下才有了写那本书的念头。我现在明白了——她那样高傲地看不起我爹，就是因为爹天生只埋头做他的买卖。（轻蔑地嘲笑）可她又一直靠爹的买卖才享受到一切——她喜爱的舒适生活啦，那种不受干扰的隐居独处啦，她那座怪诞的带围墙的花园啦，那种使她得以有机会一直愤世嫉俗的物质保障啦！一想到这一点，你就会觉得这真是

太荒谬愚蠢了！（皱眉）可是现在想那些干什么呢？除非是我感谢主及时让我解脱出来了，后来又遇到了你，而且爱上了你，你那么单纯、勇敢而热情地理解生活的本质；你热爱生活，健康地渴望过幸福的生活，从中得到你能得到的一切，用不着逃避自己而躲藏在那种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世外桃园的梦境里！（蓦地）可我闹不清自己干吗要说这些。我本来只想告诉你我对那本书所做出的最后决定啊。

萨拉 这我会记得的，亲爱的，今后再也不提了。我真是太高兴——

西蒙 （没理睬她的话——沉思地）再说，要看出卢梭的概念多么感伤而幼稚，你只消读读历史——或者看看每天的报纸，瞧瞧人们都在自顾自干些什么就行了。人的一言一行毕竟构成人性的真实暴露。从他渴望什么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满怀激情地）应该写这样一本书——坦率地研究人的真正本性，也就是说他的真实面貌而不是他佯装的面貌——勇敢地面对他的真情实况——最后大胆对人的真面目做出断言，甭管那会多么震撼我们在感情、道德和宗教各方面对人所抱的错觉；这样做是对的，因为它真实，并且应该在一个充满严酷的生活现实的世界里成为一种新的道德观的基础，它会摧毁我们目前一切有关我们自己的虚伪借口和道德谎言。（笑了）主啊，这可是一个令人着迷的想法，我真有点想试着写写呢。

萨拉 （一直在不安地倾听——不满地反对）这么一说，别是又想写另一本书，发泄一通你那种寂寞的不满情绪吧！你对 362
生活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难道没有得到爱，没有得到我和孩子们吗？莫非这些还不够吗？

西蒙 （惭愧地解释）当然够了！我会成为一个没良心的傻

瓜，要是——我并非不满意，也不是在抱怨。难道你没理解这本新书会指出人们自艾自怨或者为自己感到害臊都是不智之举吗？（勉强一笑——急忙地）可你过于认真看待我啦，萨拉。我不过是在玩味这个想法解解闷儿罢了。我并没有任何意图打算——

萨拉 （松了口气，母亲般地感到有趣儿，微笑着说）你要是不这样刚从旧梦中醒过来就立刻开始做一个新梦，那就好了！这都是你心中那种诗人气质闹腾的！

西蒙 （不满地）胡说！别多情善感了，萨拉。我心中从来就没有什么诗人气质。我也放弃想当一名作家的蠢念头了。即使我想当，首先我也腾不出时间来啊。（越来越摆出一副讲究实际的态度）目前正处在这个国家做生意的艰难时期。我得把精力和脑子都集中在咱们的生意事务上面。（皱起眉头）情况一天比一天糟糕。（露出一丝怨恨的神情）那个发疯的傻瓜，杰克逊！他懂得什么叫商业——一个无知无识、煽动暴民、贩卖黑奴的庄园主！他所同意的那种怯弱的关税妥协方案，再加上他那种发疯的银行政策，正在毁掉这个国家呐！

萨拉 可他毁不了咱们。咱们已经积蓄了五千块钱，还大都是英国畿尼金币呐。艰难时世触及不到它，它不会贬值。

西蒙 （满意地）对，那还会使它变得更值钱哩。

萨拉 （骄傲地）你比谁都更有头脑，事先就预见到艰难时刻的到来，而且设法防范，叫咱们不会遭殃。我真为你感到骄傲，亲爱的！

西蒙 （高兴地）嗯，是啊，不瞒你说，我确实是那样做的。可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值得夸耀的，那不过是一般的起码常识罢了。连傻瓜都应当看得出一场崩溃势必会发生，可他们并没

看出来。我那些竞争对手还没完没了地扩展业务,而我却一直在削减经营项目。现在为时已晚,他们都尝到了苦头,那帮可怜的家伙。(得意地微笑)是啊,萨拉,咱们会顶住风暴,克服困难。363
等时机一到,咱们就可以趁他们缺乏远见而获利。这个城市里就会有些破产的厂家咱们可以压价购进。萧条停滞的时期一过,必然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好转的局面。那时就是咱们扩展业务,得到好处的时机啦。(激动地)咱们当然决不会坐失良机,对不对?

萨拉 (骄傲地)你不会的,这我知道。你有头脑。

西蒙 (爱抚地拍拍她的手)不,不,不分你我,而只有咱们俩。(又热情地)许多绝妙良机正等着咱们呐。用不了多久的时间就可以挣到咱们确定的十万元目标那个数,或者更多一些。

萨拉 不,这就够了。咱们对自己许诺过——

西蒙 (微笑)可是二十万,譬如说,不是比十万更好吗?

萨拉 (微笑)也许吧,不过——

西蒙 这笔钱可以让你在乡间建造一座美好的庄园,使你今后的生活更有保障。

萨拉 该说给咱们。这主要也是为了你。我不想让你一辈子为了做生意而充当牛马,奴隶般干活儿。我想让你退休时是位乡绅,安逸地过日子。(接着盘算着)当然,你退休的时候,钱挣得越多,越会叫你感到安全,无忧无虑。可我并不想让你冒风险,陷得太深。

西蒙 过去我一这么说,你就会笑话我。(逗趣地笑着——带着奚落的口气)现在是谁在害怕啦?(接着又认真地)你还没理解这会出现多么特殊的机会呵,譬如说,在海洋运输界,传闻不少家轮船公司已经快破产啦。过一阵子,我知道咱们几乎花

不了多少钱就可以买下一家。

萨拉 （不安地）不，甭管你打算怎样扩展业务，就只干你那本行吧，西蒙。

西蒙 可那也是我的一个本行啊。别忘了我最初在我爹那家公司工作就接受过那方面的经营训练。

萨拉 （略带一丝报复性的期望）你认为他那家公司不可能出麻烦吗？

西蒙 （皱眉）不可能，当然不会。爹精明谨慎得都过头了。
364 即使在最好的时机，他也从不投机取巧。我确信他早已把身后的事安排妥当，以便他万一去世，乔尔只需要继承他的传统衣钵，继续采取他那种保守方针——少冒风险，薄利经营——只当个哈福德公司的挂名头头就行了，实际工作全由爹培训出来的那批精明强干的部下去做。（讥笑地）爹心里明白乔尔的能力也就到此为止了。（接着不耐烦地）可这些对我来说都无关紧要。我只想说咱们不能把航运这一行业看成跟咱们毫无关系。严格来说，那也是咱们的一部分业务——或者说原本就应该这样。咱们厂里的棉花全靠船只运来，是不是？要是咱们有了自己的航运公司，把它管理得既节约又有高效率，这一点我知道我能办得到，那对咱们的棉纺厂会极为有利的——

萨拉 （不安地）嗯，我明白了，亲爱的。只是我一直有一种感觉，像铁路那样的运输行业并没给人带来什么好运。（辛酸地抱怨，不自觉地说起爱尔兰土话）俺老爹，主怜悯他吧，成天价唠叨国家靠铁路可以有了不起的前途，还怎样认为铁路是爱国志士最恰当的投资对象——可他自个儿名下却连一块钱也没有！俺眼下好像还可以听见他告诉妈妈——（脸上突然露出哀伤的神情——嘲笑地）可怜的妈妈！她没有在修道院里享受多久她

祈求的那种歇息就死了。她垂死的时候也不过是满足了自己的愿望罢了。（叹叹气）唉，反正她安宁地去世了！（鄙视地）为了不再过地狱般的生活而弃生，这种安息俺自个儿可不想要。（接着于心不安地对西蒙说）可俺这是在干什么啊，一个劲儿跟你提起死。原谅俺，亲爱的。

西蒙 （一直在专心琢磨自己的想法，根本就没听她说话——含含糊糊地）原谅什么？（又激动地）我跟你说，萨拉，我越想这事，越预见到更多的好机会。就拿银行业来说吧，四面八方的银行已经开始倒闭；我敢预言过不了多久就会有几家最值得人向往的、实力雄厚的银行变得那么虚弱，你就可以买下控股——

萨拉 （笑着）别说了！你都把我搞得晕头转向了！再这么说下去，你就会糊里糊涂地梦想自己是美国国王啦！

西蒙 （一怔，温顺地咧嘴一笑）我可真有点忘乎所以了，是不是？（又不由自主而古怪地坚持）反正咱们手里现在要是有二 365
十万硬通币，那就没有圆不了的梦啦。

萨拉 （把他当成孩子那样责备）得了，得了，你可太贪心了。天晚了，你不该策划得那么多，叫你自个儿都安不下心睡觉啦。你近来睡得很不踏实，我不愿意你太激动，把自己搞得又累又紧张。

西蒙 （往椅背上一靠，突然感到疲倦）是啊，我真累了。我如今已经从脑海中清除了那本该死的书，又可以酣畅地睡觉啦。（闭上眼睛。萨拉怀着母性柔情的焦虑望着他。他又睁开两眼，呆视着前方。）一个人竟会叫自己变得多么愚蠢啊，紧抓住少年时期那种不可靠的多愁善感的梦想不放，而他自己早已长大成人，根本不再需要那些梦想，何况实践也证明那些梦想多么愚蠢

而不切合实际呵！他其实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却还继续故意否认，继续怂恿内心冲突，好让自己生活在分裂的心态中，脑海里形成两个尖锐的矛盾对立面，自己对抗自己！一切还都是以自由的名义进行的！真好像自由会在现实中存在似的！真好像你在每个自由梦的结尾还没发现你自身这个主人其实是受制于你自身那个奴隶似的！（辛酸地格格笑了起来。）

萨拉 （不安地）得了，亲爱的，别又陷入那种消沉寂寞的心情——

西蒙 （摆脱那种情绪——轻松地一笑）哦，没有。这事已经结束。我保证今后不再拿矛盾对立面来困惑你啦。（开玩笑地）从今以后，我会拥护高关税、辉格党和丹尼尔·韦伯斯特，赞成联邦制。（温柔地）尤其是拥护咱们俩的联合，永远合为一体，永不分离，萨拉！

萨拉 （感动地——拍拍他的手）亲爱的，这也是我一生唯一的策略！

（从后面门厅传来有人在敲前门的声音，把他俩的谈话打断了。两人现出惊讶的神情。萨拉正要起身，西蒙却先站起来了。）

西蒙 我去开门。这么晚了，究竟是谁——（不高兴地皱着眉头走出去。萨拉坐在那儿倾听。从前厅传来西蒙的惊呼声——“妈妈！”和黛博拉的一声“西蒙”。萨拉一跃而起，紧张而防
366 御地站在那里，一时惊惶失措，接着又敌意地板起面孔。从那边又传来黛博拉的说话声，随后是西蒙和乔尔彼此冷淡的招呼声。转瞬间，黛博拉和西蒙便出现在后面的前厅里，乔尔跟在后面。黛博拉身穿一套正规的黑色丧服。那身衣服穿在她身上倒也蛮合适，使她现出娇弱愁伤的特征。外表上，她十分沉着老练，一

副好教养的贵夫人气派，举止带着点文静隐退的恰当气质，跟她那身寡妇黑服协调一致。不过人们感觉得到她内心十分紧张激动。萨拉一见到她，顿时摆出自己那种拿腔拿势的贵妇派头，仿佛要用同样的方式应战似的。）

黛博拉 （和颜悦色地走向前，伸出一只手——简洁地）很高兴又见到了你，萨拉。你大概还记得你和西蒙结婚之前我们俩见过一面吧。

萨拉 （握住她的手，报以微笑——有点做作地）记得。很荣幸又见到您，哈福德夫人。

西蒙 （指着乔尔——冷淡地）这是我弟弟乔尔。萨拉。（乔尔一本正经地鞠一躬，脸上毫无表情，冷冷淡淡，仍然一言未发。萨拉也仿效他那样，默默打个招呼，然后就转向黛博拉。）

萨拉 您请坐。（指着自己刚坐过的那把椅子。黛博拉坐下。）你挨着妈妈坐，西蒙。（自己走向右前方那把扶手椅。西蒙坐在桌子左前方他那个老位子上。乔尔在桌子后面那把椅子上落座。）

西蒙 （这一突如其来的访问使他感到困惑——勉强一笑，声调近乎埋怨）这可真叫人没想到，妈妈。什么时候——？

黛博拉 我们是坐公共马车约摸一个钟头之前到的，然后先到旅馆整整装，好体面点儿到这儿来。

西蒙 旅馆？您该跟我们住在一块儿。我们这儿有一间供您住的屋子，不过没有给乔尔——

乔尔 （冷冰冰地）反正我得住在旅馆里。

黛博拉 不必了，不必了。我不想打搅萨拉，盛情领了。

萨拉 （亲切地微笑）我坚持西蒙的意见，哈福德夫人。（不由自主地带着挑衅的口吻吹嘘起来）我们有一间随时准备好的

漂亮房间,先后已经接待过好几位南方庄园主,看来他们都挺满
367 意,尽管那几位绅士老爷习惯住在自己的庄园宅邸大厦里——(突然为自己的吹牛感到害臊,就蹩脚地补充道)您如果拒绝,我们会挺生气的,哈福德夫人。

黛博拉 你既然这样客气,萨拉,那我就愉快地接受你们的盛情接待。更叫人感激不尽的是这会给我一个机会认识你们的几个孩子。我知道等我一见到他们,我就会不仅顺从而且高兴地当个老奶奶啦。(一时带着一种古怪而近似央求的殷切神情注视着萨拉的眼睛。)

萨拉 (既疑心又纳闷儿地回视对方片刻——接着心软下来)我敢肯定您会喜欢他们的。谁见了都会——(微笑着)不过,他们当然是我的孩子,我才这样想。

乔尔 (用冷漠地声调说)请原谅,妈妈。我想我们来这儿要办的公事越快解决越好。今天夜里我们必须得到西蒙的决定,这样我明天一早就可以搭头一班公共马车回城里去啦。

黛博拉 (急忙地)也得有萨拉的决定啊。我建议西蒙带你到他的书房里去吧。你可以把你的任务解释一下;我呢,就呆在这儿告诉萨拉——我为什么来到这里。我想让她知道我们俩来这里的各自的目的尽管有明显相连的关系,却真的根本不是出自同样的原因。(又用方才那种殷切而近似央求的目光注视着萨拉。萨拉也像先前那样做出反应,起先疑神疑鬼,随后纳闷儿地缓和下来。)

西蒙 (皱起眉头——埋怨地)妈妈,您总喜欢这样孩子气地故弄玄虚。(转向他的弟弟——简洁地)要我做出什么决定?

黛博拉 有关你爹的一些遗愿,还有他建议的一项买卖交易。(微笑)我无须提醒你,反正你自己会仔细斟酌,否则你就会

吃大亏的。

乔尔 （冷冰冰地指责）妈妈！

西蒙 （呆视着她，随即面带微笑——无所谓地）我当然会的，妈妈。不过还是得谢谢您的提醒。

黛博拉 你爹希望你把这事纯粹看成是一次商业上的机遇，只在权衡利弊得失之后再做出决定——就好像你的谈判对方是个陌生的外人。我也这样希望。我想让你先认清这一点，因为乔尔是个多愁善感的人，准会强烈提出各种各样异想天开 368
的家族义务。你最好别理会那种胡言乱语。

乔尔 （憋着一股怒火）妈妈！我抗议！

西蒙 （板起脸来）我认为自己根本不需要乔尔或者任何别人来提醒我在道义上应尽什么义务。

乔尔（冷冰冰地）我不会向西蒙提出那种义务要求，妈妈。他对那些义务根本就无动于衷，这一点我可太清楚了。何况这里也没有什么义务问题。（转向西蒙）爹的建议真是对你大为有利。

西蒙 （站起来——冷冰冰地）那是你的看法，不一定是我的。那咱们就去谈谈看吧。（朝左边书房那扇门走去，乔尔跟在后面。）

萨拉 （忐忑不安——告诫地）西蒙，记住——

西蒙 （回身保证地）别担心。你知道我没有你的同意是不会自行做出决定的。（转身打开书房那扇门，朝乔尔点点头，让他先进去。两人走进去之后，把门关上。黛博拉和萨拉对视片刻。黛博拉又一次露出那种异常认真而近乎央求的神情。萨拉尽管疑心，纳闷儿，却察觉到黛博拉的变化，不禁为之感动。）

黛博拉 （简洁地）我们俩自从上次在那座小木屋那儿见过

面之后，真是又有好久没见面了。我相信你一定注意到我有了多大的变化吧。

萨拉 （不自在地）是啊，我是指外表上。（接着怀着残酷而报复性的得意心情）您如今看上去真像个老太婆了。（嘲笑地）可您大概还在梦想自己是法国国王的情妇吧，求主怜悯您！

黛博拉 （身不由己地畏缩一下——接着平静地微微一笑）你是想考验考验我吗？你一直疑神疑鬼，这我并不怪你。是啊，萨拉，我现在看上去像个老太婆了。说实话，为什么不该呢？我内心确实是个老太婆了。自从那天起我就没再做过那个梦。你能相信吗，萨拉？

萨拉 （瞪视着她——慢慢地点点头）我相信。您一想起西蒙怎样嘻嘻地笑，就决不会再做梦了。（不耐烦地）可是这跟我无关。这也没告诉我您到这儿来有何贵干，或者想要我做点什么。

黛博拉 （犹豫一下——接着怀着深切恳求的诚意，轻声地）我来请求你发善心施舍啊，萨拉。

萨拉 （呆视着她——不相信自己听到的话）您！要求我施

369 舍！（又疑神疑鬼地）噢，莫非您又在要什么鬼花招？

黛博拉 没有。难道你没觉出我有了多么大的变化吗，萨拉？请你觉察觉察吧。你过去认识并且有理由怀疑的那个旧日的黛博拉已经死了。如今绝对没有什么鬼花招，萨拉。我当真是来乞求你的施舍——

萨拉 （一边瞪着她，一边相信了——不禁现出得意洋洋的神气，乡土话脱口而出）您，了不起的哈福德夫人！天哪，多妙啊，俺那老爹要是能活到今儿个，亲眼见到这事，该多好哇！

黛博拉 （没理会这句话——仍然怀着恳求的诚意乞求）我

是来求你给我一个机会叫我再回到生活中来，重新开始第二次生命，从此会欢迎而不逃避现实，从此会忘掉那个你过去认识而如今早已死掉的、贪婪自私、虚荣懦弱的老傻瓜，她过去一直逃避自己而躲藏在荒谬浪漫的梦境中消磨时光。同时也要忘掉后来接替她的那个自我，你并不认识她，她退隐到活地狱般的生活里，竟跟死神乃至神经错乱相恋。（浑身发颤——又央求着）现在对我来说，只有一个可能活下去的机会，萨拉，而那只有你才能给我啦。

萨拉 （感动地）埃，您这个可怜的女人！（又急忙警惕地）不，我得考虑一下。我还得多了解些情况。我从不没见实物就瞎买东西，谢谢您！（又讥诮而也不无仁慈地）您要是有了这个机会，肯定能活下去吗？您是个爱空想的胆小鬼，不像我这样坚强。（自夸地）我热爱生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口气！

黛博拉 有了你的帮助，我就不会害怕啦。（再一次央求）我需要那个机会，那可以使我不再自私，为别人而不是为我个人活在他人的生活当中。我要当一个无私的母亲和老奶奶，学会怎样为别人的幸福而生活，以奉献而不是以索取来赢得他们的爱！（冲萨拉微笑——一种求对方相信而展现的颤巍巍的微笑）我甚至想当个充满爱心的婆婆，能够为你做为我的儿媳和他做为你的丈夫双双所得到的幸福而感到高兴。

萨拉 （受到感动——怀着一种古怪而近乎谦卑的感激心情，激动地）哦，这可太好啦，谢谢您夫人！（接着又突然怀有敌意——蔑视地）您如果不是要什么鬼花招骗我就好了！

黛博拉 （不予理会——央求地）我现在对我那天在小木屋 370
的感觉有了新的体会，即使当时我恨你，你和我却在我们俩的心中并不是天然的仇敌——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俩还可以互补不

足之处，你和我都各自有对方所缺少所需要的长处——

萨拉 （不满地）您要是想像我需要您那种贵夫人的装腔作势的派头，那您可就大错特错了，哈福德夫人！

黛博拉 （像没听见似的，接着说）我现在对我当时那种感觉有了新的体会，我们俩如果彼此给对方一个机会，就可以成为亲密的朋友乃至盟友，甚至可以渐渐发展到彼此爱慕的地步哩。

萨拉 （感动地）您是在央求我——？（又带着一股古怪而嘲笑的得意劲儿）真的，您确实彻底变了，居然能从您梦幻中那种高傲的地位一下子降低身分来向——（骤然顿住，警惕地注视着她——勉强地）没准儿我会喜欢您。我觉得我不再恨您了。如今我对西蒙可太有把握了。我知道您什么花招也耍不成——我要是能相信您——

黛博拉 （认真地）你能，我可以向你发誓！难道你没觉得现在可以相信我吗？

萨拉 （受到感动，但警惕地）现在嘛——我相信。可您得证明——

黛博拉 我只要求给我一个证明的机会，萨拉。（劝诱地）你不会冒风险损失什么。我如果欺骗你，你总会察觉的，随时都可以叫西蒙把我撵走嘛。

萨拉 （冷酷地）我会的。我很高兴您明白这一点。我自己也会那么做的。这一点我希望您心里也有数！

黛博拉 我明白得很，而且决不会怪你。（央求地）我首先要求的是，萨拉，通过我那些孙辈的生活——寻求到一个新生的机会——寻求到无私的爱。我要做个慈爱的好奶奶。但愿你知道我过去多么可怕的孤独呵，萨拉，长期以来我孤零零地坐在我的花园里，头脑里空空洞洞，不再做白日梦，只巴望死神来临跟

我作伴——在那座花园里，春天只像是寒冷的初冬。我和那座花园都需要让人提醒：生活并非是慢慢等待死亡的来临，而是存在于孩子们幸福而渴望的欢乐中！（顿住——接着轻声补充道）你能不能给我这个机会呢，萨拉？

萨拉　（被感动了）您在生活中确实一无所有，可怜的女人， 371
我现在这么富有而您却如此贫困，我怎能那么残忍而狠心地拒绝收留您呢。

黛博拉　那你同意了！哦，谢谢你，萨拉。你真不知道我心里多么感激你啊！这对我来说可真是生和死的差别。

萨拉　（心神不定，好像已经后悔同意似的）我这样做只是因为当初我和西蒙结婚的时候您借给我们一笔钱，使我们得以起步，我们欠了您一份儿情——其实我压根儿就不愿意欠您一笔债，现在咱们倒是可以扯平啦，谁也不欠谁了。（又突然怀疑起来）等一等！这跟他弟弟在同他商谈的那件公事又有什么关系？您还没向我解释那是什么公事呢。

黛博拉　（微笑着，含糊其词地）如果你不见怪的话，我想我还是不谈为好，萨拉。何况我对经商作买卖的事也一窍不通；反正我希望你等西蒙跟你讲明情况，把那事纯粹当作一次商业上的机遇，权衡一下利弊得失之后自行做出决定。这样你就可以免受你总在怀疑我有什么企图的影响，你现在总该看出我有了多大的变化，也知道我唯一真正感兴趣的事是想得到一个新生的机会，不管你和西蒙会不会拒绝他爹的建议，那个机会你还是可以给我吧。

萨拉　不过，那是什么建议啊？这您总可以告诉我吧。

黛博拉　（漫不经心地）这个嘛，据我所知，我丈夫意识到乔尔没能力当一家大公司的总裁，而西蒙却已经证明具有那种能

力。所以，我丈夫生前建议，万一他去世，我和乔尔应该提供给西蒙一项控股权益，如果他愿意承担领导这家公司的一切业务的责任。

萨拉 （两眼闪现得意的神情）我丈夫当哈福德公司的总裁？噢，要是我爹——！（突然顿住——又皱起眉头）可我不明白——西蒙的父亲要是真想这么做，干吗没把这写在他的遗嘱上呢？

黛博拉 （面带讥讽的微笑）不行，不行，我丈夫为人太傲了，根本不可能那么做。他不肯公开承认他过去剥夺西蒙的继承权那一做法是错误的，也不肯公开承认他需要自己的儿子的帮助。甚至也不愿意为他那唯一心爱的公司的缘故而那样做。（辛酸地）他宁愿把这件屈辱乞讨的事遗留给我来办——（急忙
372 地）当然，你也明白，萨拉，这是我丈夫提出来的一项买卖交易。他可不是那种白给什么自己却什么都不要的人。我相信公司目前一定急需现款，他知道你们手头——

萨拉 （沉下脸来）哦，原来如此！我们当牛马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金币！（断然地）算了，哈福德夫人。我丈夫有自己的买卖，这就够了。我们不需要哈福德公司。

黛博拉 （无所谓地耸耸肩）那就由你和西蒙来决定啦。我理解你的观点，你如果拒绝，我也不会怪你。不过，千万别因为我说的话就匆匆做出决定。等西蒙跟你讲明全部情况再做吧。他会明白这项提议对你们是不是有利。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我忘记提了。我丈夫建议，为了公平合理地对待你们，因为你们有必要把家安置在城里，我把我的房子和花园的一半产权转让给你们，做为这笔交易的一部分，这样你们就可以凭着主人的身分住在那里而不会觉得沾什么人情啦——

萨拉 （目光又闪亮起来）哈福德大厦！我知道那是城里数得上的一幢最漂亮的大厦。

黛博拉 是啊，的确是一宗很漂亮很值钱的房地产，萨拉。我用不着告诉你我会多么高兴。我一个人住在那里真是有一种不知所措的失落感。我其实打算把我丈夫的提供再加一倍，我想把整个房产都立契转让给你们，这样就可以使那座大厦全归你们所有了，由你来掌管一切。我呢，只请求你允许我跟你们——还有我的孙辈们——住在一起。（笑着补充道）哦，我承认我这是在无耻行贿，萨拉，可我这么孤单凄凉，这样做会对我有很大的好处。——

萨拉 （激动而贪婪地）我认为您未免太慷慨了，哈福德夫人。（又谨慎地）不过这当然还得看西蒙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黛博拉 当然，可我希望他会发现这项交易单就买卖生意那方面来说对他也是很有利的。眼下我们就别再谈生意上的事啦。我的确懂得很少——（渴望地）我现在能不能看看我的几个孙儿？哦，我知道他们准是睡觉了。我只希望看他们一眼，这样就可以使我开始觉得自己是个实在的活生生喘着气儿的老奶奶啦！（高兴地笑笑。）

萨拉 （微笑——十分感动）您当然可以去看看。他们的老奶奶有这个权利。（起身快步朝外走去，黛博拉也跟着站起来。） 373
只是我最好先上楼去看看他们是不是睡着了。要是有一个醒着看到了您，他准会十分激动，没完没了地问这问那——

黛博拉 （微笑）哦，我明白。我记得当年西蒙——（蓦地顿住，表情忽然变得十分辛酸而怨恨。）

萨拉 我马上就会回来，哈福德夫人。

黛博拉 （摆脱掉那种情绪——笑吟吟地）从现在起你要是

能叫我黛博拉，那我会十分感激。

萨拉 （本能地显出谦卑）不，那可太放肆啦——（接着又怨恨自己这样说——肯定地）好吧，就这样称呼您，黛博拉。（从后面下。）

黛博拉 （目送她走出去——脸上好像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一副洋洋得意的神情，讥诮地笑起来）你尽管上了岁数，却至少还没减弱你那套作戏的本事，黛博拉！（又恶狠狠地）不！你在撒谎！你明明知道是在撒谎！我方才说的话都很真诚。即使我把买卖生意那方面的情况传达错了，那又有什么关系？那根本与我无关！那是西蒙的事！我只利用一下罢了！对我来说，我和萨拉之间的事才是实际问题；而且也解决了！我很感谢她！我觉得对她已经有感情了！我会叫自己喜欢她！她通情达理，慷慨大方！给了我又一次生命！我觉得自己已经脱胎换骨，渴望生活！我——（蓦地顿住，又坐下来，因为这当儿书房那扇门开了，西蒙和乔尔走了出来。乔尔冷冰冰地板着面孔，一副受尽屈辱的神情。西蒙竭力克制自己那种激动地盘算的得意心情。他走过去，把一只手搭在母亲的肩膀上，流露出一副拥有而保护的样儿。）

西蒙 （温柔地）可怜的妈妈，我真为您难过。（她迅速抬头望一下他的脸，把肩膀移开他那只手。他继续抚慰地说下去。）不过这没关系。您不必再着急。（近乎夸口地）我认为无须吹牛，我可以保证费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把他糊涂而愚蠢地败掉的家当全给您挣回来。

乔尔 （憋着一肚子火）侮辱亡人是一种懦弱的表现。

西蒙 （被刺痛了——转向他——嘲讽地）难道说大实话也算侮辱吗？他的所作所为确实糊涂愚蠢，妈妈会同意——

黛博拉 （冷冷地）我倒同意乔尔的说法，逝者斯矣，就不必再责备了。（西蒙诧异而不满地望着她。她简明地补充道）这是 371
不是说明你接受你爹的建议了？

西蒙 （不满地）当然接受。难道您认为我会眼看着您破产而沦为一个叫化子也不肯伸手挽救吗？

黛博拉 （厉声地）不，不！我们排除这种考虑。我已经跟你说过我和你爹都希望你在这笔交易上不必考虑虚伪的家族感情。

西蒙 （一怔，被刺痛了）虚伪，妈妈？

黛博拉 对，虚伪。你过去一直恨你爹，当然不欠他什么情。至于你和我之间，我们俩已有多年连信都不通了，彼此已经遗忘。我们以往的母子关系早已由于完全正常的原因而不存在了。目前你和我在性格上也全都彻底变了——

西蒙 （辛酸地）是啊，我开始看出您已经变得多么彻底！

黛博拉 （无所谓地）好，我很高兴你看出来了。我也清楚地看出你内心的变化。那么，该怎么办呢？我们俩是装出以前那种母子关系呢，还是坦率明智地承认你我现在是陌生人这个明显的事实？毫不怨恨地承认这是岁月和环境所造成的必然结果。我相信这样做对我们俩都很重要——眼下就在这儿——双方都不受那种感伤的责任感的影响，不再记起我们都已忘却的往事。现在既然这种由不得我们的局面又把我们俩聚到了一块儿，我认为那就非常有必要把我们俩的新关系开始建立在一种持久不变的事实基础上，这样就可以有机会发展成为朋友之间的一种默契交往的关系，彼此可以为对方赢得的自由而感到高兴。（顿住——讥诮地微微一笑）反正我坦率地提醒你，我即使想试试，也永远扮演不了那个令人信服的百依百顺、慈爱的妈妈

角色啦。

西蒙 （辛酸地）我很高兴您承认那只是个角色。

黛博拉 （未予理会）所以你现在应该理解我为什么坚持要你把你爹和我的建议单纯当做一笔生意上的交易来考虑。你如果认为这是一个有利可图的机遇就接受。如果不是就拒绝。别再多愁善感地唠叨什么穷困啦。公司的破产凭什么非要惩罚我成为乞丐不可呢。我敢肯定你会提供给我一个家，让我跟你住在一块儿。如果办不到，乔尔也会——

西蒙 当然，妈妈，我会欢迎您——

黛博拉 那就用不着感伤地担心我会沦落街头，靠乞讨过日子啦。再说，我总还可以——或者像尼科拉斯·盖茨比向我保证那样——可以再嫁个有钱的男人啊。

乔尔 （反感——冷冰冰地）妈妈，父亲尸骨未寒，我认为您这样说真是太不合适了——

西蒙 （反感——冷冰冰地）对，乔尔，我这次倒同意你的话。妈妈，这太叫人恶心了！（接着讥诮地）换了是我，我才不会过分认真对待盖茨比的谄媚奉承呢。如今即使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人——想逮住一个阔丈夫，也谈何容易。

黛博拉 （微笑）你这种讥讽过去可能会伤害我的虚荣心，可现在我已经是个老奶奶了。我早就没心思想拥有一个丈夫了。（笑着）再说，你总该承认我随时都有尼科拉斯啊，他也相当有钱哩。

乔尔 （指责地）妈！您这种轻浮的言谈真不是时候——

黛博拉 我明白，这对你来说——太离谱了。（转向西蒙，简明地冷冷回答）好了，我希望你现在彻底相信不管怎样安排都必须严格按照公事公办的原则，今后也就不至于出现什么强加

在感情上的义务这类误解啦。我不想欠你——什么情。

西蒙 （盯视着她——接着简慢地）那好吧，妈妈。（在桌子跟前坐下——乔尔坐在桌子后面——简明扼要地）我已经告诉乔尔，必须在一个条件下我才接受爹的建议。您如果不同意，那就不必多谈啦。

黛博拉 （冷冷地）什么条件呢？

乔尔 （憋着一肚子火）那可太荒谬了，妈妈——对爹的亡灵简直是一种侮辱！

西蒙 （未予理睬）我不可能放弃自己目前那兴旺的买卖去接收他那家面临破产的公司。这太愚蠢了。爹出于盲目的虚荣心，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声誉。我从来就不需要那种声誉，现在也还是不需要。我从来也没把自己看成是他的儿子。我一直是我自己。我的条件是我把他的公司并入我的公司。他那家公司必须停办。今后只有我的公司。

乔尔 （生气地）您看，妈妈！爹想必宁愿面对一千次破产也——

黛博拉 （冷冰冰地）然而，不幸的是他把这场灾祸留给我 376
来承受。（望着西蒙——古怪地微微一笑）我明白，西蒙，这是一个可以叫你实现毕生宏愿的多么好的机会啊。（接着轻快地）我接受你的条件。

乔尔 我反对，妈妈！你让他像坑蒙拐骗的马贩子那样杀您的价！他看出爹的建议对他极为有利。他会无条件接受的，要是您——

黛博拉 （刻薄地）你已经投了反对票，可是请你记住最后决定还得由我来做。（微微一笑）我倒希望你哥哥能尽量讨价还价，坚持成交条件，不讲情面，冷酷无情——

西蒙 （冷冰冰地）您自然不能期望在一笔严格的买卖交易中得到怜悯，妈妈。（接着讲求实际地）这事就这么定了——不过还需要征得萨拉的同意，这您当然会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吧。

黛博拉 对，我已经跟萨拉谈过了，我想你会说服她，不会遇到什么麻烦。

西蒙 （不满，直截了当地）这我知道，妈妈。在这类事情上，萨拉一向按我的意见办。

乔尔 （站起来——板着脸对西蒙说）我向你道晚安。我明天一早就乘公共马车回城，宣布你将全权掌管公司。

西蒙 （简明地下达指示）对，去把这事办一下。越快宣布越好。这年月，债主们要是不自在，起了疑心，不定会闹出什么事情来呢。

乔尔 （生硬地）在我告辞之前，我要再一次以父亲的名义对我所认为的你和妈妈这种不光采的作为表示抗议。你当然希望我自动提出辞职。

西蒙 （冷淡地）不必。我知道你是一名出色的首席簿记员。所以我为什么要辞掉你呢？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会负责让你在我的公司里享有一份相当于爹遗留给你在他那家公司的股份。

乔尔 （生硬地）我会请一名律师来保护我那份股份权益的。

西蒙 （厌烦地）有律师也罢，没律师也罢，我要是乐意的
377 话，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你那份骗过来。你可不是我的对手。（点点头把他打发走）晚安。

乔尔 （生硬地）我情愿留在我的职位上，那只是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为了怀念——爹爹而应尽的一份责任——不过我要提

醒你，不管你今后怎么干，这家公司在我眼里仍然永远是爹的公司。

西蒙 （厌烦地）我才不在乎你怎么看呢。（乔尔瞪视着他，还想再说点什么，接着只向西蒙僵硬地鞠一躬，没理睬母亲，便从后面那扇门傲然阔步地走出去。西蒙恼怒地皱着眉头，目送他离去——接着忽然感到有趣儿地格格笑起来，转向黛博拉，态度变得就像当年他俩亲热地共享一个笑话那样）老天爷，他永远改变了，是不是，妈妈？他不像个男子汉。他满脑子仁义道德的观念！

黛博拉 （下意识地又恢复当年他俩母子之间那种亲密的感情——刻薄地笑着）是啊，我不是一向说乔尔是上帝炮制的最成功的动物标本杰作嘛！（两人一块儿觉得有趣儿地哈哈笑起来——接着蓦地顿住，彼此面面相觑，黛博拉防御着，西蒙显得心里不痛快。）

西蒙 妈妈，坦白地说，尽管您做了种种解释，我还是闹不明白您方才干吗对我采取那么敌对的态度。（期望地）或许只是为了乔尔的利益吧？

黛博拉 （柔和地）老天，不是！难道乔尔那么重要吗？不，这只是为了你的利益——还有我的利益。

西蒙 人家还当我在什么地方把您得罪苦了呢。可是，咱俩之中一人有理由觉得受到了委屈，那应该是我！自从上次咱们见面之后，我有一段时间一直给您写信，可您却从来不肯屈尊回封信。

黛博拉 那是因为在上次见面时，我意识到我们俩之间的情谊已经差不多完结了，再假装出于感情维持下去，根本就没什么好处。你认为我目前的感情十分敌对，那可错了。我没有理

由要那样做。不，我心中只觉得无所谓罢了。（西蒙显得又伤心既惊讶。她平静地说下去。）坦率地说吧，西蒙，我要是听到你死掉的消息——嗯，当然，我想必会试着尽母亲的本分，追忆我们俩之间过去存在的美好的母子之情，不过我恐怕会对你的死亡，
378 其实你已经变得那样了，就像对一个陌生人的死亡一样无所谓，你现在对我来说真的就是那样了。

西蒙 （深受伤害地）妈妈！

黛博拉 好了，别难过。我们还是面对现实吧。我要是死了，你想必也会有这种同样的感觉的。

西蒙 不会的！

黛博拉 会的，为什么要否认呢？时间就是这样摆布我们每个人。我们忘却过去，我们悄然逝去。这是完全自然的——必要的。你有你作为丈夫的家庭生活。你有你的孩子们。一个人只能顾这么多了。人应该忘却过去，排除过去。为什么不承认这一点呢？

西蒙 （冷冷地——板着脸）那好吧，我承认这一点。

黛博拉 好极了！过去终于给埋葬了，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学会友好相待。我想做萨拉的丈夫——西蒙的朋友。我要为你现在的成就，为你要重振哈福德家业所尽的力，为你选择的事业的锦绣前程而感到骄傲。我决心生活在一个现实世界里，西蒙，我承认那是美好的，因为确实是这样的，别的全不是。我已经抛弃了过去对物质实利上的成就所采取的那种愚蠢、自以为是和怯懦的鄙视态度。我希望能活着看到你成为金融界的拿破仑。

西蒙 （瞪视着她——突然轻蔑而厌恶地）您真是名副其实地变了——不可思议地变了！（接着突然渴望地）可您说的倒都是实话。在当今这个国家，金融是唯一一种使人施展宏图的手

段，人通过它可以成功地攀登权力高峰，在那里惟独占有才给你那种叫你自由自在的自由！（微笑）您今天晚上竟会来我这儿，说了这些话，真是一个离奇的巧合。就在您到来之前，我刚把自己写的那本荒谬的书开头几章的手稿撕毁烧掉了——叫自己摆脱了过去的阴影——

黛博拉　（轻声地）我向你祝贺。你很明智。那本书除了是你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之外，根本就没有一点意义——那只会叫人感伤地想起那已经死了的自我。（萨拉从后面进来。他俩转向她。她看到母子亲密无间地在一起，略感不安，接着微笑着走向前。）

萨拉　对不起，叫您久等了，黛博拉，可咱们刚才在这儿说话把乔纳森吵醒了，我不得不再哄他睡觉。（先后瞥他们俩一人一眼——内心有点起疑）你们在谈什么呢？西蒙的弟弟到哪儿 379
去了？

黛博拉　（喜气洋洋地）西蒙刚才一直在谈这笔交易呐——我倒希望这是最后一次啦。

西蒙　乔尔刚走。我派他明天一早就乘头一班公共马车回城宣布我们正在接收爹的公司，把它变成咱们的公司一部分。（志得意满地冲她咧嘴一笑）你明白吗，萨拉？他那家公司不再存在，咱们把它吞并了。今后只有一家公司啦。

萨拉　（两眼炯炯有光，露出报复性的得意神情）噢，都归你了！要是我老爹还活着见到这——（接着突然沮丧地）这么一说，你已经做出决定——都没等着问我一声！

西蒙　因为我敢肯定你会同意的，而且我知道妈妈已经跟你谈过了。

萨拉　可她并没有——

黛博拉　是啊，西蒙，你知道我对这项交易并不太清楚，没详细解释细节。

萨拉　她一直在恳求我——

黛博拉　对，如今你爹已经去世，我恳求萨拉忘掉过去所发生的一切不愉快的事，允许我做她的朋友。她答应会尽力而为。

萨拉　对，确实如此。可是——

西蒙　（显出一副古怪而不满的神气——近似讥讽地）你们俩居然要友好相处，这真叫人不可思议。

黛博拉　（微微一笑）萨拉，他不信我们俩能做到。

萨拉　（袒护地）为什么不能呢，这我倒想知道知道？我一直感激黛博拉帮助咱们起步创业啊。

黛博拉　是啊，我们俩会证明给他看，对不对？不能让他叫我们俩泄气。

西蒙　（皱起眉头——不耐烦地）泄你们的气？妈妈，您这样说可真叫糊涂！您明明知道这事我再也求之不得啦。

黛博拉　（笑着说）得，萨拉。现在我们俩得到你丈夫的祝福了。

西蒙　（蓦地改换话题——对萨拉说）现在翻回头来谈生意上的事吧：我没等你同意，那是因为我知道你不可能拒绝这样好的一笔交易。（接着几乎像是要在母亲面前露一露自己的权威
380 似的）而且毕竟你也明白凭经验你会相信我的判断的。

萨拉　（又不自在地）对，这我明白。可是——

西蒙　（这时显得十分热情地）听我说，萨拉，这可真是那种最幸运的巧合——一次对咱们来说极为难得的机遇——恰好是那种我们一直期望扩展业务的机会。（狡黠地瞥一眼他的母亲——自鸣得意地暗自发笑）多亏妈妈，这笔交易比我想像得还要

好。我本想慷慨大度些，可是妈妈非让我公事公办，尽量讨价还价，坚持成交条件不可。所以我就那么做了，现在这笔交易已成定局，我可以当着她的面坦白地说，咱们几乎没付出什么代价就会白白得到一切啦。

黛博拉 （笑）我也一样啊。没付出什么代价就正在得到萨拉的友谊和一个可以当好奶奶，开始新生活的机会啦。（转向萨拉——渴望地）不过这种生意经的交谈对我来说毫无意义。重要的是——我眼下能不能上楼去看看我那几个小孙孙，萨拉？

西蒙 （皱起眉头——简明地）不行，他们已经睡觉了，您只会把他们吵醒。

萨拉 （袒护黛博拉）她只想从门缝偷偷看他们一眼。对不对，黛博拉？

黛博拉 对。亲眼看到他们，好体会到自己是个奶奶的滋味儿。你尽管放心，我不会把他们吵醒，西蒙。（微笑）你忘了我很有经验。过去不知有多少次我从门缝往里看你，从来也没把你吵醒过。

萨拉 （冲他母性般微笑——逗趣儿地）哦，他啊。让他睡觉真是件难事，可他一睡着，你就是开炮也吵不醒他。

黛博拉 是啊，他小时候就是这样。（笑）我看得出来他既是你的丈夫，也让你惯成你的大儿子了，萨拉。

萨拉 （笑）哦，自打我们结婚头一天起他就是这样了。（逗趣儿地）只是别让他听见您说的话，黛博拉，那会伤害他的自尊心的。

黛博拉 嗯，我希望你能看出我一点儿也没嫉妒你取代了我的位置，萨拉——我是说现在。

萨拉 （望着她）是啊，我看出来了，也觉察到了。

381 **黛博拉** 我很高兴你能这样，萨拉，因为这样一来，我们俩就不至于在这方面产生任何误解啦。我也明白我要是能让你的几个孩子爱我，你也不会嫉妒的。我真希望他们爱我。

萨拉 哦，别把我看成那样。我并非那么自私霸道。我只会十分高兴——难道我不知道您这些年在生活当中没有一点爱，想必多么寂寞多么失落嘛。（挽住黛博拉的胳膊——温柔地）咱们现在去看看孩子们吧。（两人朝后面走去，没答理西蒙；他一直皱着眉头听她俩讲话，觉得自己整个儿被排除在外，不由得抱怨地板起面孔。）

西蒙 （严厉地）等一下！（她俩扭回头来——委屈地）你至少应该等我把这项成交的买卖交易解释完再走嘛，萨拉。

萨拉 （哄着他）当然，亲爱的。（又转向黛博拉——逗趣儿地说）他如今就是这样。脑筋一转到生意经上，就连魔鬼也甭想叫他止住不转。

黛博拉 （一本正经地）嗯，我敢肯定他正是因为有了这种高度思想集中的本事才取得今日这样大的成就，今后这还会使他取得越来越了不起的成就呢。这种特长确实叫人羡慕。（西蒙猜疑地望着她，可她显得完全诚心诚意。）

萨拉 哦，我知道，我为他感到非常骄傲，黛博拉。

西蒙 哼，骄傲得都不肯听一听我要对你说的话啦——

萨拉 （抚慰地）得了，别生我的气。亲爱的，难道逗着你玩玩儿都不成了——（接着自己也不大高兴地）如今你办起事来都不跟我商量一下就自作主张同意了，那我就洗耳恭听长长见识吧。

西蒙 （严厉地）你明明知道我征求你的同意也不过是走个过场，纯粹形式而已。生意上的事，你懂得什么？只有我自己一

个人才有权——

萨拉 （忽然感到惊愕而伤心）西蒙！你以往可从来也没有这样说过话！你——

西蒙 （内疚地）对不起，萨拉。不，你要是给我一个征求你同意的机会，那我现在想必就不会这么说了。你要是拒绝，现在还来得及。什么都还没签订呐。你要是愿意的话，我还可以收回诺言

萨拉 你都答应了，还想变卦吗？（自负地）我希望黛博拉明白我不会这样出尔反尔，不讲信誉！

黛博拉 （开玩笑地）萨拉，难道你没看出他不过是想向你 382
证明为了你他已经变得多么聪明，而且要你说为他感到骄傲罢了。

萨拉 （微笑）哦，这他心里明白。我总在告诉他我多么骄傲啊，让他越来越虚荣，都把他惯坏了！（爱抚地笑了）那现在就跟我说说吧，亲爱的。

西蒙 （显得敏感而不自在——尴尬地）我要说的是——（忽然望着母亲——讥诮地）妈妈，您当真能成为一个宠爱孩子的老奶奶吗？请您别见怪，我真想像不出您那种变化！您从来就没爱过孩子，只把他们当成您那座花园里的玩具，给您解解闷儿罢了——除非我全记错了！

黛博拉 （泰然自若地——笑吟吟地）对，这倒是实话，遗憾得很。可那是害怕生活而已死去的旧我。现在我不再那样了。（对萨拉）他不肯相信我已经变了，萨拉。

西蒙 （讥诮地）好，我愿意接受事实证明。不过得有许多事实证明才行，妈妈。

萨拉 （对他表示不满——指责地）得了，你不该这样嘲笑

你的母亲。这太差劲了。你该帮助她，相信她的话。对女人，你懂得什么？不过我可以告诉你，甭管她过去怎样欺骗自己，我觉得她心眼儿里现在并没对自己说瞎话。（深情地瞥一眼黛博拉——笑眯眯地）即使我过去明知她在撒谎，想说瞎话，我现在还是会相信她。

黛博拉 （朝她古怪而感激地望一眼）谢谢你，萨拉。我现在完全有把握我们俩可以成为莫逆之交的好朋友啦。

萨拉 （对西蒙）我也敢肯定，西蒙，只要你不干涉，她就会很满足啦。（散漫地带点爱尔兰土腔）真的，你以为俺愚蠢得会受她的骗吗？俺知道她还没见到孩子们一眼就已经喜欢他们了，等一见到就禁不住更爱他们啦。（自负地）谁能不爱他们呢？有一位贵夫人做奶奶，教导他们长大成为绅士，对孩子们不是也大有好处嘛——（她蓦地顿住——深感内疚而丢脸。）好了，那笔交易，你要跟我说些什么啊，西蒙？（没等他回答）有一件事你大概还不知道，否则你就不会这样不友好地对待你妈妈了；作为这
383 笔交易的一部分，她准备把她城里那座宅邸大厦和地产都立契转换到咱们名下，今后她只做为客人住在那里，而由我做为女主人掌管那个家。

西蒙 （板起面孔）我不同意这样做。

萨拉 （对抗地）可我已经同意了。你如果要我同意你已经对公司做出的决定，那你就得由我来决定咱们安家的事，这才公平，何况那原本就是我份内的事儿。

西蒙 我已经告诉乔尔，爹建议妈妈把她的家一半房地产权转给我，我都不同意要。咱们先租住一所房子，以后再购置个自己的家。咱们没必要欠妈妈的情——

黛博拉 （严厉地）我已经跟你说过，这里面根本没有什么

人情问题。我向萨拉提出这项建议是我和她之间的交易的一部分——(笑吟吟地)老实说，我倒占了很大的便宜。我仍然享有家中一切特权，而不必承担房产主应负的任何责任。再说，我还会有萨拉和我的孙辈们陪伴我。不，如果说欠什么人情的话，那该是我欠萨拉的情。

萨拉 (笑吟吟地)不，黛博拉，我们也占了很大的便宜。(对西蒙，有点不耐烦地)难道你不明白，西蒙，咱们根本什么钱也没花就得到一幢漂亮的大厦，还有一座宽敞美丽的大花园可以让孩子们在里面玩儿啊。

黛博拉 (面带一丝古怪而嘲讽的微笑注视着西蒙——开玩笑地)说真的，萨拉，你丈夫的态度实在不敢恭维。瞧他一想到要跟我住在同一所房子里就吓成那副样儿，真叫人以为我是个邪恶的老巫婆咧！

西蒙 (抱怨地)别胡说了，妈妈，我——

黛博拉 (依然如故)看来他这样敌视我，是因为我没答复他的几封信吧。可我知道你理解我为什么会这样想。

萨拉 是的，我感激您能这样公道明智而不——

西蒙 (辛酸地)这样说来，倒是我敌视了，妈妈？好吧，眼下——也许就算是吧——那是有一定道理的——可我如果真是那样，却又是谁的意愿——？(接着蓦地简慢失礼地耸耸肩膀——对萨拉说)萨拉，你方才说安家的事该是你份内的事，那好吧，我就听从你的决定。对我来说，其实住在哪所房子里都无所 384
谓。我得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整顿我的公司事务上，看来今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几乎不得不在我的办公室里过日子。(越来越激动——渴望地)萨拉，你没法儿理解这对我来说是个多么好的机遇，我达成了一笔多么大的买卖交易呵！爹一发现自己超越

了他那保守原则而力所不能及就变得惊惶失措，真是个懦夫。他过分夸大了风险。我会轻而易举地——

黛博拉　（转向萨拉——高兴地）让我们的拿破仑去思考他的雄心壮志吧。我们俩上楼去看看孩子们，萨拉。

萨拉　（逗趣儿地）对，咱们走吧。你还没闹清怎么回事，他脑子里就拥有全世界啦。（她俩笑着朝后面那个门道走去。）

西蒙　（不满——冷冷地）等一下，萨拉，尽管我已经同意由你决定把家安在哪儿，可我想提醒一句——当着妈妈的面，这样就可以使得样样事情都公开而光明正大。（讥诮地）请你们别见怪，我可不完全信任你们俩突然显示出的这份友好热情。嗯，你们俩眼下认为自己有这种感受，这我并不怀疑，可是你们这样两个矛盾对立的人得长年累月地住在一个家中，性格上不断发生磨擦冲突，那可就是件难办的事啦。

萨拉　（埋怨地）你没权往最坏的方面想。即使发生那种事，我们也总可以这样那样地改正，对不对？

黛博拉　（高兴地）对，你们随时都可以把我撵走嘛。要知道，你们在法律上有这个权利。不过，我有把握决不叫你们抓到正当的理由。你相信我不会吧，是不是，萨拉？

萨拉　是啊，我相信。

黛博拉　（微笑，带着古怪的潜在含意）我答应决不干扰你、西蒙。所以你不必担心。至于你认为萨拉和我是敌对的对立面，我想那种现象只存在你的头脑里，因为你总在记起那个曾经是你母亲的旧我。可是萨拉心里明白我已经有了多大的变化，而且也看出她和我如今能有许多共同的地方。

萨拉　（固执地）对，我也是这样认为，西蒙。

385 **西蒙**　（不安地）那好吧，我没什么可说的啦。可是别忘记

我提醒过你们俩。也请记住我有权期望家里有一股安宁的气氛。我脑子里有许多重要的事需要考虑，不能受到家务纠纷的干扰。所以，到时候别找我—— 386

黛博拉 （愉快地——不过仍带有古怪的潜在含意）我特此庄严发誓，决不会找你，给你添麻烦。

萨拉 （望着西蒙——困惑而不满地）你这是怎么了，亲爱的？你从来也没有这样固执这样勉强过啊——我真闹不明白——

黛博拉 （依然如故）说的是啊，人家真会以为你反对我们婆媳俩和睦相处呢，西蒙。（对萨拉——逗趣儿地）男人都是那么好虚荣的小男孩儿，萨拉。我倒有个想法，他也许宁愿我们俩是一对彼此忌妒的仇敌，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斗吧——

西蒙 （勉强一笑）妈妈，您真会想入非非！您还认为自己变了呢！（朝她俩走去——不服地）您很明白，萨拉也明白，我心头一直真诚地期望总有一天情况会好转，给你们俩一个真正相互了解的机会。我确信这事一发生，你们俩便会情不自禁地相互爱慕啦；我很高兴我这个愿望现在终于实现了。我方才表示异议，只是因为我想叫自己相信你们俩彼此确实信任对方的诚意。也许我过去在生意场上的经验叫我过分小心谨慎地看待仓促签订的合同吧。不过现在我承认自己完全被说服了。我向你们俩祝贺——也庆贺自己有这样的好运。我只需要你们俩和好，使我的幸福得以圆满，使我对未来充满信心。（吻她们俩。萨拉面露幸福的喜色。黛博拉依然流露着逗趣儿的嘲笑神情。）

（幕　落）

第三幕

第一场

景 四年后市区内西蒙·哈福德公司里那间西蒙的私人办公室。1840年夏末的一个早晨。

这间办公室不大，格局很匀称，墙上镶嵌着深色护墙板。家具都是旧而沉重的保守式样的。光滑的栎木地板上铺着一块深色地毯。墙上挂着华盛顿、汉密尔顿*、丹尼尔·韦伯斯特和不大协调相称的约翰·考·卡尔霍恩的肖像。

左面墙上有两扇朝街的窗户。两扇窗户之间摆着一把面朝右的椅子。椅子前面有一个多屉的大写字台，那是西蒙的办公桌。桌前放着另外一把椅子，面对他那把椅子。后墙右边是一扇通往前厅的门。门左边靠墙立着一个高大的公文柜。右方前边有一扇通往簿记室的门，再靠后贴墙放着一张高桌子，桌前有一把高脚凳。右前方另有一把椅子朝左放着。

幕启时，西蒙从后面那扇门进来，走向他那张写字台。

---

*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55—1804)，1789—1795年在华盛顿总统政府中任财政部长。他主张削弱州权，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建立国家银行，实行保护关税。——译者注

四年来他变化很大，看上去比他实际年龄三十五岁要老得多。他体重增加了二十磅或者还要多一些，结实的筋肉大都长在胸脯、肩膀和胳臂上，给他增添了一副令人敬畏的威严样儿。另一方面，那张脸却更消瘦了，皱纹也更深了，带棱带角的，鬓角出现斑斑灰发。他的表情经常显得紧张不安，头脑给磨练得异常灵活，办事效率高，同时他又竭力抑制住神经质的表露。举止变得专横跋扈，说起话来快而尖锐。他衣着保守，身穿一套价格显然十分昂贵的深色服装。

西蒙 （坐下之前先从桌上拿起一本记事簿，看了一眼）没什么重要的事——只有铁路运输业的几位董事要来——如今那并不重要——签署几个文件而已——交易已经达成——那属于我的了。（把记事簿丢在写字台上，坐下——呆视桌面片刻）别忘了萨拉约定前来的事——现在是时候了，该想法儿让她摆脱妈妈的影响啦——叫她又成为我旧日的萨拉——（皱起眉头）噗！——最好还是听其自然吧——我实在不愿意她来这儿干扰 387
我的公事——反正她对生意也不再感兴趣——就跟妈妈一样漠不关心——（接着不再考虑这事）嗯，但愿她能在别人成群结队进来之前来到——（他从桌上拿起那批早班邮件，立刻聚精会神查看。那种做法很独特，别具一格。他用令人吃惊的速度一封封地看下去，似乎只瞥一眼就知道了内容，每看一封都当机立断做出决定，或把它暂放在桌面右方，或把它扔进废纸篓。）

（右边簿记室那扇门开了，乔尔·哈福德走进来，把身后的门轻轻关上。他先站住瞥一眼兄长，然后才走过去，站在西蒙的写字台前面。乔尔看上去老多了。两肩伛偻得更加明显，叫人觉得他那不妥协的惯常僵硬姿态如今掩饰不住疲劳和屈从的神情

了。他站在那儿等待，用他通常那种冷冰冰的非难目光望着西蒙。西蒙故意不理睬乔尔——要么就是试图想那么做，可他顿时紧张不安，终于神经质地猝然一动，停止工作，恼怒地喊起来。）

西蒙　怎么着？别像条冷冻的鳕鱼那样干瞪着我！这是不是你又在为公司尽职而要对我的经营管理进行一次周期性的抗议？如果是的话，我可不想听。

乔尔　（生硬地）作为一名股东，我有权——

西蒙　（蔑视地）你那种权利不顶事儿，所以你根本就没有权利。可你非要宽慰你的良心不可，那就说吧。只是快一点，我没工夫——（又紧张地暴躁起来）你这该死的家伙！竟然面对我这四年来的成就，愚蠢地厚着脸皮批评我的领导！如今我有五家棉纺厂而不是一家了，每家都赢利赚钱。我还把爹那家破产的公司转变成为我的公司海运部门，现在它已经成了那个行业的楷模。我还有——

乔尔　（冷冷地打断他的话）我并没贬低你在那方面的做为。我反对的是你胡乱利用信用贷款，这使公司不断处于一种基本不稳定的地位。你偿还债务，不过是为了还要大量借贷罢了。你没完没了地进行赌博——

西蒙　别当个胆小怕事的老太婆！（傲慢地）我知道我有能
388 力把任何可能发生的不测事件转变为新的机遇，因此掷这样对我有利的骰子就不能算做赌博。

乔尔　你一心只想着扩展业务。如今你就是局限在自己的本行里，也搞得够糟糕的了，可你还要冒风险打进别的行业——（生硬地）我这指的是今天上午你打算达成的那项铁路交易。我坚决反对你这样瞎胡闹。你对铁路运输业一窍不通。

西蒙 干那一行的人也多半并不全懂行。(傲慢地)不过我跟他们不一样,该懂得的业务知识我全会掌握。我想选择什么归我所有就一定要让它归我!

乔尔 最后我还要再提醒你一下,办起事来别越来越肆无忌惮,不讲道德,总是乘人之危,冷酷无情地占便宜,你这样干正叫人家害怕并且憎恨咱们的公司呐。

西蒙 (粗率地)好极了! 我就是要让人家害怕。我对待他们就跟他们会对待我一样——他们要是有那本事,就请便! 我从不要求别人手下留情,他们干吗应该那样呢?(鄙夷地)你可真是个多愁善感的傻瓜,乔尔! 你想把人世间男男女女在私人生活交往中装模作样地遵循的那套道德准则运用到生意场上来吗? 那简直就像试想用下象棋的规则来打扑克牌一样愚蠢。商业这项游戏自有它本身的道德准则,可以说更坦率更诚实——因此,更可敬! ——在对待生活当中贪婪的现实,比我们个人虚伪的作为要真诚得多。这里面唯一的道德准则就是成者为王败者寇。强者受赏,弱者挨罚。这其实是唯一起作用的公正原则,其他全是对事物的理想主义谎言,因为人世间的男男女女并不是;从来也不是——永远也不可能是——他们佯装出来的那种正经人。我要是让那种谎言妨碍我或者我的公司,那可就太傻啦。

乔尔 (冷冷地)我是在关心我爹的公司,不是在关心你。可我明白我这是在白费唇舌。(转向右边那扇门)我要回去干活儿啦。

西蒙 (神经质地恼怒起来)对,看在上帝份上,请吧! 你现在已经尽了良心上的责任,那就滚出去!(正当乔尔朝那扇门走去的时候,西蒙的表情和态度突然改变了,他用异常和解的声调

说)等一下,坐一会儿。(指着他的写字台右边的那把椅子。乔尔诧异地冷冷望着他,并没朝椅子那边挪动一步。西蒙发火地
389 大吼起来)我是说你给我坐下! 你要么服从我,要么就另谋高就! 别以为你赶巧是我的弟弟就敢于——(乔尔没显露任何表情,走回来,僵硬地坐下。西蒙的态度又蓦地变得异常和解)对不起,乔尔。我并没想向你这样发脾气。谈妥铁路这桩买卖真叫我太伤神了。我的神经紧张不安。(顿住。乔尔坐在那儿盯视着他。西蒙渐渐把目光从乔尔身上移到桌面上,接着往下说,越来越像是在自言自语)经常有这样的反应。我一向集中思路和精力要把一件事办完。一天到晚总是想着它,别的什么也不考虑,吃饭时想,上床睡觉时想,连做梦也都惦记着——接着突然一天一下子办成了——完结了,消失了! ——于是我就会感到空虚,精疲力竭,可同时也感到烦躁,茫然而寂寞,真像是失去了自身价值——忽然面对成功实为成功自身之失败这一奥秘。(苦笑一下)这种时刻当然最适宜去度一次假——休息一阵,彻底换换环境。可是上哪儿去呢? 怎样做呢? 比如说,到法国去旅游一趟。带着萨拉,度第二次蜜月。可是萨拉不愿意离开孩子们;带着孩子去又等于是他们跟妈妈一块儿去度假,而不是我和妻子去度假。那对我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变化。那种气氛我在家里已经受够了。(顿住——接着冷笑一下)萨拉也许还会坚持非要带着妈妈跟我们一块儿去不可呢,她离开妈妈就会感到寂寞。她们俩由于对孩子们共同的宠爱而紧密地连结在一起,如今已经成为那么亲密友好的朋友了! (勉强用开玩笑的语气)我向你保证,我现在完全是她俩圈外的人了——也就是说,处于孤独冷落的境地。有时候,我在家中都感到自己是个陌生的外人。这当然都是妈妈干的好事。她自以为很狡猾,没叫我看出

来——其实那是因为公司里有许多重要的事需要我操心。可我指望自己一旦有了时间，就会制止她那套贪心的鬼把戏，现在铁路那笔交易已经达成——（古怪地微微一笑）这也许是我转换一下活动范围的机会啦。我不关心自己的家太久了，极不明智地把家托咐给别人照管——肯定会上当受骗。（稍顿——接着古怪地）乔尔，你如果陷入情网，务必接受我的忠告：千万别结婚。一直爱着你的情妇而又不承担拥有她的责任，只按天计算付给她由于跟随你而应得的报酬。爱情应该是一笔决不做最后定局而永远未完成的交易，双方都在不断加码，可是哪一方都不愿最后结束那场拍卖。（面对乔尔那副不同意的冷漠神情，嘲笑道）是啊，我对你的忠告就是回避结婚，只养个婊子！

乔尔　（十分厌恶地）这种想法就跟你做买卖时那种道德观念相等。（指责地）可我闹不明白你干吗要跟我谈论这种事。

西蒙　（好像自己也纳闷儿似的）是啊，连我自己也闹不清——大概是我头脑空空，心绪烦躁吧；我相信你在听，却并没听进去多少。（又做此和解的姿态）我想问问你：你干吗不来看望妈妈？我敢肯定地愿意——

乔尔　（冷冰冰地）你知道她并不想见我，就像我也不想见她一样。

西蒙　（古怪地）你该来，出于好奇心也好嘛。你看到她把自己变成（讥笑地）一个老糊涂的奶奶会大吃一惊的。我想你现在都可能不认识她了，连我也认不清她了。不过，她变成老奶奶这一形象还不算顶奇怪。尽管难以想像妈妈竟会那样，可是作为一个孤独的老太太一时心血来潮而兴致所致，这至少还是可以理解的。最叫人难以相信的是她对萨拉那份感情了。我原以为她们俩至多友好相处一个月就又会变成仇敌，可是两人居然

越来越亲密和谐——从外表看来似乎是真实的。我一直怀着最大的好奇心观望着这种发展。我觉得她俩都知道我在那样做，于是决心证明给我看——至少妈妈是这样的。最怪的是注意到妈妈渐渐把她需要萨拉身上的东西化在她自己身上了。她现在长得越来越年轻，身体更健康，精神更饱满了。看上去她更像我的孩子们的母亲而不像老奶奶了。至少在我眼里她是这样的。因此我希望你能去看望她。我想有个局外人来证实一下我对她的这种感觉。我明白这种疑心不可能仅仅是我的胡思乱想，可我还是想肯定一下。

乔尔　（生硬地）妈妈如果要求我去看望她，那我就会去，尽一下我的孝心。否则的话，我是不会去的。

391 **西蒙**　（未予理睬）她真像是慢慢占有了萨拉，好让我的妻子变成她的另一个自我，然后通过她就可以重新生活——也就是说把萨拉当成一个坚固的庇护所，使她可以躲藏在里面避开她那十分害怕生活的懦弱的旧我。（古怪地冷笑一下）要么从另一方面来看，就是把萨拉哄骗成为她的一名同谋犯，把她的旧我扼杀掉，而那原是我的母亲，这样就叫我失去了母亲。同时她又变成了萨拉，也叫我失去了妻子，因为我自然没法儿认为——（突然顿住——越来越陷入古怪的沉思，接着说）很难阐明白她到底在干什么，很难辨明她那许许多多贪婪的意图当中哪个是主要的，也闹不清她在策划什么阴谋，最后究竟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我一直在观察她们俩，简直给搞糊涂了，可是脑中也闪现过稍许领悟。有时候，她们俩在我心目中似乎各自失去了本来的身分，好像通过妈妈那种神奇意志的微妙力量而融合成为一个女人——一个母亲形象的女人了，而她又不是我以往认识的那个母亲。不是，是一个怪女人，就像是一个抽象的女人的身影，

她那女性精神化为肉躯，肉躯又化为精神，母亲和妻子合而为一——对那个女人来说，我只是一个使她体现母性的必要附属品——一方面是儿子，另一方面又是丈夫——可是现在不再需要了，因为那个母亲由于变成妻子而有我那四个儿子代替了我；那个妻子有了四个孩子，也不再需要一个使她生育的丈夫——所以，我就被撇开了，孤孤单单，成了一个没人要的儿子，一个给甩掉的情人，一个在我自己家中毫无意义或作用的被遗弃的人，不过她们出于念及我过去的效劳而还和气地容忍我留下，叫我像个家庭的奴隶似的，我那贪婪可以给用来挣进钱来养活那两个合而为一的女人！（内心精明而怀恨地盘算着）对，这就是妈妈自以为是一件大功告成的事。可她没有料到她的计谋当中有些基本弱点，那就是我们只要还活着，就会永远忘不了过去，因为我们只是过去的产儿。她会发现，萨拉也会发现，我无论什么时候想做，都可以把属我的所有东西都收回来，不管——（突然克制住自己，瞥一眼乔尔那张毫无表情的脸）不过这些怪诞的揣测当然都是胡说八道，这些话你也不必认真对待——我过度疲劳 392
地圆满达成那项铁路交易之后，就觉得心神不定，茫无目的，头脑中便出现了这种反应。

乔尔 （站起来——冷冰冰地）你的话我根本就没听。我对你的私事一点也不感兴趣。我也明白你只是在利用我来大声自言自语地发泄一通牢骚罢了。你要是已经发完，那我就想回去干活儿啦。

西蒙 （勃然大怒）对，带着你那愚蠢的良心滚出去吧。我爱怎样经营管理我的公司就怎样经营管理！在我没征求你的意见之前，就请你闭上你的嘴，我这辈子都不会向你请教什么！（乔尔转身走进右边的簿记室，顺手把门关上。西蒙一直望着他

的背影——生气地自我蔑视)老天爷，我有心把他当作精神上的知己，也该怀疑自己的神志是否正常才对！（接着放松片刻，又陷入沉思，自言自语地)可是，不对。连那个笨蛋都明白我真的是在跟自己讲话——因为我现在只有我自己了——因为我已经成为孤身一人，形单影只——让人赶出家庭生活圈子，只剩下自己这种枯燥乏味的生活——这都是妈妈一手操纵的——老天爷作证，我叫萨拉今天早晨到这儿来一趟倒是做对了！——该是把属于我自己的东西都收回来的时候啦！（克制住怒火——又怀着沉郁的辛酸)是啊，妈妈真是又聪明又狡猾——只给我留下了这种她一向憎恨的生活——为了无耻贪图权势而天天奴隶般干活儿——野心勃勃地想当商界的拿破仑！——我，一度也曾经梦想——！（突然生自己的气)胡说！——别装腔作势啦，好不好——你没有理由这样做——你过去那种梦想只是幼稚的理想主义——一个傻小子对人的真正本性笥的误解——人的本性其实跟猪的本性一样*，这在你对别人和对自己的体验中已经得到证实——掌了权才唯一有了自由，而你却装模作样地厌恶这一点，其实是骗人——说真的，就在一周前你想要赢得那条铁路便全神贯注地投入那场竞争，简直对世间其他任何事物都不屑一顾！你就像一个好色之徒想要得到一个新情妇那样被狂热地迷住了，就像一名赌徒在翻开一张纸牌之前把他的家当全部押上了那样兴奋——(异常得意地格格笑)当然，那除非是我事先洗牌时作了弊保险不会输才敢那样下注！（讲求实际地)不，你应该许可你眼下这种思想状态存在——成功之后，心头突然
393 出现一阵空虚的反应——你一向就有这种感受嘛——只是以前

* 意指自私、贪婪、粗鄙、肮脏等。——译者注

从来没有这样强烈罢了——事情总有个终结——就好像长期耐心的紧张情绪一下子松弛下来似的——就好像我已经在头脑里走到一条死胡同的尽头，再也没法儿管束住自己的意志使思想保持一致似的——另一个自我在反叛——在背离——就好像最终使我从今以后不得不变成两个自我——分裂和混乱——一场战争——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斗——(怀恨地补充道)哼，让那些挑起这场决斗的人当心吧，因为我也会让这变成他们之间的决斗！我已经从这儿的生活当中实在学会了那种为了征服而采取的分裂策略——那种制造敌对冲突的策略——等到那两个对手斗得两败俱伤，我便乘机插手进来，趁他们软弱无力之际，把他俩制服。(得意洋洋地露出一丝报复性的微笑)对，妈妈和萨拉！从今以后我非叫你们俩加入这场牌戏不可，抬起你们那双曾经对付过我的手，尽情贪婪地玩吧！——从今以后我一定要叫你们俩各自对我如今变成这个样子负全部责任，对这种牵连最终负责！(突然厌烦地)噗！多么胡思乱想！——真好像我巴望那两个该死的、占有欲强的女人来窥探干扰我的私事似的！——我这么说真像是已设想出一个反对她俩结盟的精巧计划了——即使真有这种想法，那也只是暗藏在脑子里罢了——我现在还没弄清楚——只知道我一时冲动，叫萨拉到办公室来一趟——模模糊糊地觉得只要我能让她摆脱妈妈的影响，我就会又有要她的欲望啦——已经很久没跟她同床共眠了——可是在家里，她那肉体已经变得叫人恶心，她那美貌也变得丑陋不堪——反正她那么专心当孩子们的母亲，已经匀不出多余的爱了——这也是妈妈排挤我的阴谋的一部分——(厌烦地)胡诌！老天爷，忘掉你对她这种愚蠢的猜疑吧！那个蠢老太婆痴呆的脑子那么忙于假装满意地充当慈爱的老奶奶，根本就想不到再策划这样

精巧的诡计了——尽管她对这种冷漠现象的出现应该负主要责任——不过，还是想想萨拉吧，我是不是最好更精确地想出一个怎样向她进攻的办法呢？——不，等试探一下她的态度再说，看看她目前身为心满意足的母亲，心中还有多大程度是那原来的
394 贪婪的萨拉——那个野心勃勃的萨拉，过去她常常期望拥有一座西班牙仿造的那种爱尔兰式城堡，一份绅士老爷的产业！——她心甘情愿不择手段或者付出任何代价——甚至不惜包括她那美丽的身躯——来得到她想要的东西——就像我们结婚之前那天晚上在我那座小木屋里，她让我占有了她的肉体，迫使我出于道义非跟她结婚不可，然后利用我做为她飞黄腾达的第一个台阶！——她就像一个婊子出卖自己那样无耻而冷酷！——那档子事要是没发生，我想必永远也不会娶她！——当初妈妈劝告我应该先有一段较长的订婚阶段，那势必会叫我睁开两眼看透她那美貌容颜背后所隐藏的庸俗和贪婪的性格——那副冒充爱情的贪欲面具！——我要是当初就有了如今这种对女人真正本性的认识，想必就会拿结婚的许诺来骗她献身——那我便可以在她身上占尽便宜，然后再把她一甩了之——那会是她要弄花招而应得的报应——我也想必就会把她忘掉，回到妈妈身边，她呢，正在花园里等着我呐——（辛酸地）可她才不会等你，你这个傻瓜！——早在你认识萨拉之前，她就把你轰出去了——她想摆脱你，就可以自由了——她早就嫌弃你了——不再想要或者需要你那份爱心——她就跟萨拉把你弄到手那样不择手段而冷酷无情地把你抛弃掉——你的幸福根本就不算回事——对，这事又真该由妈妈来负责——我想必决不会爱上萨拉，如果当初妈妈——其实早在发生这事很久以前，她就该负责了——我自从小时候起，就在她的花园里没真正感觉到一

点安宁的幸福——她明白表示我无权跟她呆在一块儿，我被许可留在那里，只是给她解解闷，无异于一件她想玩就玩、腻了就丢的玩具罢了！——她还胡说一通她那座凉亭——就是这样向我显派——那天她煞费苦心地暗指给我看那座凉亭，故意编造了一个被放逐的王子和那扇魔门的童话故事——是啊，自从那天起，我就在生活当中再也不得安宁，再也不存信心——（生自己的气）见鬼！——真是个多愁善感的傻瓜，居然想起挖掘少年时代的往事——那些得过且过而胸无大志的懦夫的无聊消遣！——（辛酸地）不过，这也确实追究到了责任——和罪愆的根源——而且也指出了理想的赏罚所应当遵循的界限——就萨 395
拉来说，也应该如此对待——妈妈表现在精神上的贪婪，萨拉则表现在物质上的贪求——妈妈没驱赶我去经商，没叫我投进商业奴隶市场，你在那里既购买也兜售自己——她也没把我放在商界赌桌旁边叫我赌博——她给我高声朗诵拜伦的诗句，瞧不起作生意的——萨拉则向往那种西班牙仿造的爱尔兰式城堡和一座贵夫人的庄园，是她这种贪欲把我造就成一个棉纺业的拿破仑！——她拚命驱赶我，好让她为我感到自豪——（顿住——接着带着一种苦涩的满意神情）在她到来之前，我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弄清我得开始进行的这场战斗计划——当然，得一步一步地逼使她把她的全部责任接收过去——叫她分担这种负担和代价——偿还我原有的一切——至少得把我仍然对她怀有的欲望偿还给我！（坐在那里呆视着前方，皱着眉头专心思考，表情变得冷酷无情而狡猾。）

（后面那扇门开了，萨拉走进来。五年来，她的外表变化不大，也许更多带点主妇风度，却并不显得老。她仍然很漂亮，很健壮，体态还是那么明显的婀娜动人，不过，衣着讲究多了，品味

式样都很高雅，而且价格昂贵。然而，人们立刻就能意识到她的个性显然起了质的变化，从以往一味贪心攫取的活跃主动性变成如今比较称心如意的顺从被动性。举止显现出黛博拉那种自恃的姿态，说话方式也模仿黛博拉，尽管还有潜在的爱尔兰乡音土调。她站在那里望着西蒙，可是他却漠视她的出现。她面带自信的微笑，一种已失去以往的激情、温柔而变成占有、自满的母性微笑——一种自认适合身分的理所当然的得体微笑。她越来越觉得有趣儿，一边微笑着，一边踮起脚尖悄悄走到他的桌旁。）

萨拉 你总该请我坐下吧，西蒙。（他在椅子上吓了一跳。）

西蒙 （神经受到震惊，勃然大怒——好像没认清她似的）该死的，你这样偷偷溜进来是什么意思——！（接着慌乱地）哦，原来是你，我没——

萨拉 （一怔，但勉强一笑）嘀！这样的迎接可真不赖，我得说，是你要求我来这儿的啊。

西蒙 对不起，萨拉。我一时恍惚，没认出是谁进来了。

396 （一跃而起——勉强热诚地指着桌子对面那把椅子）请坐，坐吧。（她坐下，他也落座。）

萨拉 我没料到你居然这样神经质。你好像在家中并不这样。

西蒙 （假装无所谓地）我在家中大概能更好地控制住自己。要么也许是因为你那么忙于家务事，根本就没注意到！

萨拉 （微笑）你就是这样，总怪我，其实是你每天晚上回到家里满脑子净是生意上的事，就好像你是呆在月球上似的，根本就对你妈妈或者我丝毫也不关怀。（带着一丝辛酸）对孩子们也一样。（蓦地改换话题——装出关心的样儿）既然谈到生意，那

就给我讲讲公司里的事吧。我知道你一直在创造奇迹。你在家里再也不跟我们提起这方面的事了，可人人都告诉我你现在快成为这个城市商业界的拿破仑啦！

西蒙　（既高兴又表示轻蔑）这可是女人头脑里所能想象的最奉承的比喻了！人世间的男男女女如果能拿出他们赞赏那个贪婪的冒险家的十分之一劲儿来赞美耶稣基督，那么基督教该会有多么大的成就啊！（讥诮地笑起来——接着突然摆出自负而夸耀的姿态）喏，有一件我大获成功的好消息你还没听说呐，萨拉。我把铁路弄到手了。你还记得我指望自己做到这一点吧。得，现在那归我了！

萨拉　（勉强装出热情的神态）那可太好了！祝贺你，西蒙！

西蒙　（洋洋自得地）今天上午我要跟他们几位董事最后开次会。只是走走形式罢了。他们已经同意我提出的条件。不瞒你说，叫他们接受那些条件可真不容易！他们一点儿实权也没有了。我成为大权在握的绝对主人。可他们面临破产，根本毫无别的选择。我知道他们由于意见分歧、目的抵触、相互嫉妒而闹分裂，结果削弱了自己的力量——顺便说一下，其实这是我在暗中怂恿才加速了这种结局——然后我便乘机出击。（激动地）你等着瞧吧，过不了几年我就能把铁路办得多么像样儿！我从他们的错误当中吸取了教训。我不会犯错误！

萨拉　（热情显得更加勉强）相信你不会的。

西蒙　（注意到她的声调——泄了气，一时带着孩子气的伤感）你并不很激动嘛。 397

萨拉　（急忙地）哦，我激动。（勉强一笑）也许是因为你伤了点我的感情。过去你总是说“咱们”和“咱俩的”，可现在什么事你都只说“我”和“我的”啦。

西蒙　(敏锐地盯视着她——好像得意地看出他的一些估计得到了证实似的)哦,你有那种感觉吗?

萨拉　(连忙辩解)没有。我这样说真有点儿自私。我如今确实十分满足了,有一幢漂亮的大厦做我的家,跟黛博拉和孩子们一块儿过着一个女人所能期望的最幸福的生活,不再跟你计较什么你的我的啦。

西蒙　(冷冰冰地)是啊,一个人永远不该抱怨自己对生活有所求——或者想要有所求而必须付出的代价。

萨拉　(有点对抗地)我知道我想要什么,而且我已经得到了。

西蒙　(未予理睬)譬如说,我也可以用同样的理由抱怨你过去总是说咱们的家啦,咱们的孩子啦,可现在——

萨拉　(轮到她敏锐地盯视着他)啊!你也有那种感觉,对不对?

西蒙　(无所谓地)不对,我只是说我也可以有理由那样说。不过我有太多的重要事要在脑子里考虑,就顾不上——

萨拉　(尽力掩饰自己的失望)我很高兴你能坦率地承认这一点。这毕竟是很自然的事,你没法儿什么事都顾到嘛。(辛酸地)黛博拉和我早就发现你对公司的事比对生活中任何别的事都更关心。

西蒙　(没理睬后面那句话——漫不经心地,不过隐含着奚落的意味)反正我得承认,我认为你使用的那些所有格形容词不过是自夸罢了。我在家中总有一种感觉,妈妈尽管已经在外表上放弃表露主人的权威,可还是在设法继续掌管一切。

萨拉　(不满地)这你可错了。家里的事都是我说了算,而且她也很高兴我做主。

西蒙　(微笑)对，妈妈一向有一种狡猾的本事，能设法叫别人必定想做妈妈本人想做的事——然后就大方地让他们去做!

萨拉　她对我可没有那样。我也不那么傻—— 398

西蒙　你要是提防着就不傻。可你太善良，太感情用事，决不会怀疑——

萨拉　没什么可怀疑的! 对我来说，再也没有一个女人比她更够朋友的了! 她更像个姐姐或者我自己的妈妈而不像个婆婆。对孩子们来说，她是一位那么慈祥的奶奶——尽管她确实在宠惯他们呐。

西蒙　(狡猾地瞥她一眼)说的是啊，她是在惯坏他们。千真万确。

萨拉　(辩护地)她如果那样做了，那也只是因为她自己心里实实在在还像个孩子，就像孩子们当中的一员。这没有什么害处。我随时都可以纠正她叫孩子们养成的任何坏习惯。

西蒙　(望着她)当然，至今还没造成什么害处——如果你确信并没有让这种事发展得过头的话。

萨拉　(生气地)没有! 我不需要任何提醒就能照顾好我的孩子，谢谢你——(谴责地)难道你今天约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这事——想在你妈妈和我之间制造纠纷吗?

西蒙　(简明地)别不讲道理! 我很高兴看到你们俩之间所发展的友谊。尤其是我从来没敢指望——

萨拉　(近乎奚落地)我们俩知道你不敢。嗯，我们俩过去把你骗了!

西蒙　制造纠纷? 居然认为我指望家中不和睦安详，哪怕是自私的原因也好。

萨拉　你当然应该。

西蒙　你是不是以为我宁愿你们俩成天吵架?

萨拉　不是,那未免太蠢了。(接着又责怪地)咱们既然谈到这事,那我倒想说两句很久以来就想说的话。我知道你心里一直在暗自埋怨她。可是,现在差不多是时候了,别再那么孩子气,应该原谅——

西蒙　(严厉地)别说傻话了。没有什么要原谅的。你干吗说我埋怨妈妈。我跟她吵过架吗? 我难道不是一向跟她挺和气吗?

萨拉　对,就跟对待街上遇到的一个熟人那样和气!

西蒙　(不耐烦地)可是,现在装出我们母子俩还有些共同
399 情趣,而其实并没有,那又有什么用呢? 只因为赶巧是她生了我! 这种父母和儿女之间存在的荒谬而多愁善感的责任感呵! 承担什么责任呢? 几乎任何一个糊涂女人都能生出一个儿子来,任何一个糊涂男人都能有一个母亲! 对双方来说,这都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成就;我们在这种关系上制定的所有的虚伪价值观都是愚蠢的!

萨拉　(生气地)这不是事实! 我生了四个儿子,我理解我对他们的爱,也理解他们对我的爱!

西蒙　(没理睬这句话)你别是说妈妈在乎我这种冷淡态度。她啊,早就习惯不需要我了。

萨拉　(露出一丝报复性的得意神情)这倒确实如此。她现在有了几个孙儿,不再想念你了。

西蒙　(辛酸地)是啊,跟你一样。

萨拉　(对抗地注视着他)跟我一样,是啊。(接着怀着一种古怪的殷切心情——逗趣儿地)你别是在嫉妒孩子们——净跟我在一块儿吧?

西蒙 （简明而不满地）我脑子里有许多重要的事需要考虑，根本没工夫为你的孩子操心。那是你份内的事。

萨拉 （辛酸地）是啊，我知道你压根儿就没想到过他们——（勉强一笑——和解地）可我希望你叫我到这儿来——天晓得这是多么久以来的头一次啊——不是要跟我吵架吧。（站起来，绕过桌子走到他跟前）我心里明白不是为此而来的。（把一只手搭在他的肩膀上。）

西蒙 （感动地）原谅我。我太累了。精疲力尽。铁路那笔交易太费劲了。

萨拉 （担心地俯视着他）我知道，西蒙。很久以来你一直显得不舒服——完全不像你原来的样子了。

西蒙 （辛酸地）这么一说，你偶尔还确实注意到我一下。

萨拉 （没理睬他那种腔调——笑吟吟地）你以为就你一个人会注意周围的事吗？你妈妈也看出来了。即使你不关心她，她倒还有点关心你呐。

西蒙 （冷冷地）是吗？那你们俩到底注意到了什么？

萨拉 （稍顿——然后慢慢地）注意到你内心在发生一种古怪的变化。有时候，你晚上跟我们一块儿坐在客厅里，突然之间像个陌生人那样瞪视着我们，真叫人感到害怕，西蒙。我想我自打你躲开我而独自睡在你那间屋里起就开始注意到了——

西蒙 （一边琢磨，一边望着她——接着故意用粗俗挑逗情欲的语调说）哦，是吗？大概是你的肉身被冷落，叫你怀疑我可能会另找一个身体比你更美更吸引我的女人吧？你也许会想到我一定是在偷偷养着一个美丽的情妇吧，她抢走了床上你那个地盘儿！（奚落地微笑。）

萨拉 （惊恐而反感地）西蒙！你明明知道我决不会想到

那种下流事的！我再怎么想也决不会怀疑到那种事！我真不理解你怎么居然会这样想——(疑心地看他一眼，那种激情而占有的本性显露出来，妒火一下子燃起来)除非你自己已经有了这种念头——

西蒙 (脸上现出得意的神情——挑逗地)没有，没有。我只是在开玩笑。

萨拉 (嫉妒得生气了——忘掉了贵夫人的仪态)我不相信你！你想必真有了这种念头——(突然激情地抓住他的脑袋，让他抬起脸来对着她)瞧着我！要是我早就料到你想要另一个娘们儿——！

西蒙 (用一只胳膊搂住她的腰，紧紧拥抱她，脸上现出一派得意洋洋的神情——逗趣儿地)那你会怎么样呢？

萨拉 我就宰了她，我会做到的！连你一块儿宰掉！(接着极度惊恐地)西蒙，你别否认——！告诉我——！

西蒙 (又搂她一下，挑逗而并不令人信服地)不会，不会。我当然永远不会——

萨拉 你不像是在说实话！(挣脱他的拥抱)放开我！我不要你搂住我——没准儿你心里希望搂着的是另一个——(一想到这一点就发起火来，抓住他的肩膀，使劲摇晃他)听着，跟我说实话！这是不是你开始跟我分床独自睡觉的真正原因——找到了一个更漂亮的娘们儿，厌烦我了？你叫我到这儿来就是要向我坦白这档子事吗？打算让我放了你，好去做她的心上人儿吗？(野蛮地)要是这样的话，你就给我住嘴！我先把她送进地狱再说！不论哪个女人要是认为她能得到你，就会发现我会跟她拼命！我先把她撕成碎片！然后是你！再有我自己！什么事我都干得出来！(坐在他那把椅子的扶手上，激情占有地搂住他)你

至死都是我的，死后也还是我的，我永远不会放走你，听见了吧！ *401*
（热情地吻他的嘴。）

西蒙 （这当儿，脸上现出高兴的样儿，怀着占有的信心和挑起的欲望）这么一说，你真嫉妒？

萨拉 （凶狠地）当然嫉妒！我难道不是个血肉之躯的人吗？难道不是这个人世间最爱你的人吗？

西蒙 是吗？我还当孩子们——

萨拉 （近乎蔑视地）噢，孩子们！（连忙地）倒不是我不全心全意地爱他们。可他们没法儿跟我心爱的丈夫相比！你在我心中占第一位！

西蒙 是吗？很久以来你的一举一动都叫我看不出——

萨拉 我的一举一动！你莫非想说，这都该怪我吗？可是有些晚上，你瞪着两只大眼，好象在纳闷儿我是谁，我呆在那儿干什么。你跟我们坐在一起，要么沉思默想，好象我是个活死人似的，要么跟我们很愉快很有礼貌地聊天，就像是一位绅士客人前来消磨那个夜晚似的。

西蒙 也许我确实感到自己是个被撵出家门而又闯进来的人。你知道我从来也没同意咱们跟妈妈住在一块儿。

萨拉 （不耐烦地）噢，别怪她。她对咱们够好的了。（又转回原来的话题）你在跟我们一边愉快地聊天，一边背地里好像另有什么别的意图似的；你在沉思默想的时候，并非只是在计划什么生意上的事……（困惑地）我实在不知道怎样表达我的意思，亲爱的，可是就好像你一进门，我便觉得家里一切都开始变样儿，一直变得什么都似乎跟原来不一样了，我们相互之间就猜疑起来。

西蒙 （直瞪瞪地望着她）什么？连你和妈妈也彼此猜疑

吗？

萨拉 （勉强地）对。（又连忙改口）不，我是说只要我们不加小心就可能会那样。那真像是一种想介入我们之间的魔力。（对抗地）可我们不让它得逞。

西蒙 （没理睬后一句话）噢，这可怪了。我还当你们俩已经完全忘掉以往彼此嫉妒敌对的仇恨，现在已经和谐相处得那么美满、利益和愿望也都完全一致了。说真的，有时候我望着你们俩，那么强烈地意识到你们俩团结一致，真叫我觉得你们好像变成了一个女人似的。我没法儿区别开谁是妻子，谁是母亲——这真叫人不知所措，我在这种困惑当中似乎丧失了识别能
402 力，似乎在融化，似乎没有了生命，除了内心——（异常辛酸而紧张地）窒息啦！吞噬啦！我不得不使出全部意志力量来抗争！（突然顿住，连忙装出一种无所谓的口气）当然，这都是胡说八道——一种奇思遐想。近来我的头脑受到那么紧张的精神压力，简直都失去了控制。

萨拉 （古怪地）你两眼瞪着我们好像挺恨我们的时候，是不是正在发生那种情况？（勉强一笑）那可真是你的一种怪得出奇的想法，西蒙——居然辨别不出哪个是你的老婆——（异常不满地）可我想我理解你所指的那种感觉。我有时也觉得，你妈妈想叫我心中只有她的愿望而不存其他愿望，只过受她的生活支配下的生活而没有其他生活。

西蒙 （望着她）是啊，妈妈一向觊觎别人的生活。你得时刻加以警惕——

萨拉 （反驳地）可她知道我那么坚强——（蓦地感到羞愧）唷，我在胡说什么！我不该怀疑她，那样做太不厚道了。原因只是她这辈子太寂寞了，可怜的老太太。我不许别人说她一句坏

话!(嫉妒的怒火又屑出来,指责地)别以为我没看出你改换话题净谈她,好避而不答你有个情妇那件事。(精神突然垮了——痛苦地)跟我说你没有,西蒙!我没法儿忍受——(低泣起来。)

西蒙 (跳起来,把她紧搂在怀——激情地)当然没有,宝贝儿!你想到哪儿去啦!得了,看着我!(抬起她的脸面对着他)我以我的人格担保——

萨拉 (感到宽慰——高兴地)哦,亲爱的。我知道我在犯傻——可我那么爱你!(吻他,他也回应,激情地紧紧搂着她。她摆脱开,兴奋而快乐,不过有点难为情——轻声一笑)别这样。要是有人进来,多不好意思。真有好久你没——这样吻我了——亲爱的。

西蒙 怪你好久不给我机会啊!

萨拉 (温情地逗趣儿)我喜欢这样!每天晚上我都一直在期待!下一句话你就要说是我让你独自睡觉啦。(伤心地)你不知道你那样做多么伤透了我的心,西蒙。我尽量叫自己相信你的借口,你说晚上睡不着觉,脑子里总在为公司制定计划,因此 103
怕搅得我也睡不好。可我不由得担心真正的原因是你不想要我了。

西蒙 (热情地)你知道我眼下要你啊,是不是?

萨拉 (渴望地,却又不好意思地)哦,在这儿——眼下——是啊——可是在家里——

西蒙 对,正像你所说的那样,在家里一切都变样儿了。

萨拉 在这儿——你真不一样。在这儿,你又是我原来的西蒙,跟过去一模一样。

西蒙 所以我叫你到这儿来啊。因为我要当你原来的西蒙,还想要你。因为我要你还像过去那样要我。可是在家里,妈

妈总是夹在我们当中碍事儿。

萨拉　(皱眉)是啊,的确总感到她在场,监视着——(西蒙敏锐而狡猾地瞥她一眼。她连忙又负疚地辩护)可你不该怪她。她没有意思要干涉。她在那儿也是万般无奈。我敢肯定她才不费脑筋管咱们干什么呢。亲爱的,你那样想,只是因为你仍然把她看成她过去那样的人。问题在于你多年来很少关心她,所以没注意到她内心所起的变化。你不认识她如今已经成为的那个慈祥和善、心满意足的老奶奶了。

西蒙　(讥诮地)妈妈过去一向是个好演员。(接着连忙狡猾地假装让步)好吧,也许你说得对。我该承认她对你和孩子们那份爱看来像是真诚的。

萨拉　(急切地)哦,是真诚的,西蒙! 她非常疼爱他们,孩子们也爱她。

西蒙　从他们的谈话中可以听出来,他们一定在她的花园里消磨不少时间吧。

萨拉　(脸上现出不满的神情)对,是这样的。可他们现在白天多半要呆在学校里。(接着辩解地)他们跟奶奶在一块儿也挺好嘛。她是个有教养的贵夫人,她的影响有助于培养他们长大成为绅士。

西蒙　当然,你如果不介意的话——

萨拉　(辩护地)我干吗要介意呢?

西蒙　我想说的是她的过多影响反倒会对他们没有什么好

404 处。喏,我记得自己就体验过她那种母性占有的滋味儿。我要是没有及时摆脱她,她就会把我培养得一辈子都依赖她——把我造就成为一名末流诗人——一个净做白日梦的罗曼蒂克傻瓜,成天价在她那座花园里懒洋洋地浪费时间,没有要求自由的

抱负和勇气，心满意足地受她那种奇思怪想的奴役！——(顿住——急忙地)所以，你总该明白我为什么担心她对孩子们的影响了吧。他们毕竟也是我的孩子，亲爱的；尽管你对我这方面并不满意，可我确实经常把他们的未来放在心上。

萨拉 (感激地)我很高兴知道你经常想着他们。你过去不关心他们，真叫我挺伤心——因为他们都是咱们俩——爱情的结晶——你在我体内——(紧紧搂住他，亲吻他——又害羞地把他推开)我应该害臊才是。我怎么竟会这样厚脸皮。(急忙地)至于她和孩子们，要不是你提起，我也决不会说起这样一件事，那就是她老是念诗，尤其是拜伦的诗，给孩子们听，我觉得这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好处。我讨厌拜伦，因为我记得我爹也总爱在镜子面前摆出一副贵族老爷或者拿破仑的架势，对着自己背诵拜伦的诗.可他一辈子依靠我妈干苦活儿养活他，自己名下一块钱也没有！

西蒙 (皱起眉头)是啊，妈妈真是太罗曼蒂克了。她过去也总是念拜伦的诗给我听。(讥诮地朗诵起来)"于是出了些狂人，他们又使别人疯狂，他们的病毒传染很广，酿成大错……他们都不安分守己，煽动着灵魂的秘火，他们愚弄世人，世人也目他们为疾疯。"*40

萨拉 (温情地感到骄傲)啊，你一朗诵就大不一样了！我喜欢听！(紧紧搂他一下)你现在还跟过去一样，是个具有诗人气质的大男孩儿。我爱你这一点。

---

* 见拜伦:《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3章，第43节。中间省略的词句为"著书立说之人，征服者和帝皇，再加上诡辩家，诗人以及政客"。上海译文1990年版第148页。杨熙龄译。——译者注

西蒙 （皱眉——干脆地）别胡说啦。那种气质早在我内心消失了。（自夸地）你忘记我现在也是——或者很快就是——一家铁路公司的总裁啦。（冲她微笑）我答应过你的那条铁路。

萨拉 （高兴地）听起来那确实像我原来那个西蒙。我很愿意又觉得那些属于你的也是属于我的。

西蒙 （紧紧拥抱她）那你从此时此刻起我可以认为自己是我的合伙人啦。（怀着古怪的孩子气的热情）我已经把咱们俩新的合作计划全都想好了。你等着听我说说吧。（又连忙盘算起
405 来）不过，咱们首先得把妈妈和孩子们那件事解决掉。我不同意再让她用那些浪漫的梦想扰乱孩子们的头脑，那样做没好处。咱们要训练他们面对现实，将来一到时候就可以有能力为公司服务，就像咱们早就给他们安排好的那样把工作干好——伊桑当公司海运部门的主任，沃尔夫负责咱们不久就会拥有的银行业务，乔纳森当咱们的铁路公司总裁，宝贝儿做咱们在政治方面的代表。

萨拉 （愉快地微笑）啊，你给他们都安排了远大的前程，对不？可我还当你把他们都忘了——原谅我，亲爱的。

西蒙 （微笑）没有，我从来也没忘记咱们俩给孩子们将来的生活安排。我确信他们会有头脑和能力，只是咱们不能让妈妈用她那些奇谈怪论毒害他们的脑子。

萨拉 （不满地）她总是只对他们讲些他们怎样得做自己想做的事啦，应该自由自主啦这类废话。

西蒙 （讥诮地）老天爷，难道她现在还在唠叨那些愚蠢的梦吗？真好像天下的女人生下来的男人可以指望得到自由吗？他越是想摆脱外界事物就越会成为自身的可怜的奴隶。（严厉地）咱们得赶快叫妈妈停止干扰，否则就会为时已晚，这是咱们

对孩子们应尽的责任，萨拉。

萨拉　是啊。（犹豫不决）我会请她别再——（又内疚地）不行，我不好意思开口。这就像是我这一方在破坏当初我信任她而跟她达成的协议。

西蒙　（冷冰冰地）协议里并没有规定她应当窃走你的孩子而变成她的孩子，是不是？

萨拉　（辩护地）噢，这样说可太过分了。她压根儿也没想——（怨恨地）反正孩子们明白谁是他们的妈妈，也明白他们最爱谁。

西蒙　（冷冰冰地挑逗）真明白吗？我倒觉得他们正像我那样，难以把你们俩分辨出谁是谁啦。（连忙地）我是说像我在家里那样。在这儿，你是你本人，我的妻子，我的生意合伙人——我希望你还是我的情妇咧。（渴望地搂紧她。）

萨拉　（满怀激情地反应）好，亲爱的，让我首先就做你的情妇吧！那就永远别再想着爱上另一个！

西蒙　（蓦地用一种古怪而公事公办的尖刻口吻说）咱们俩已经听任家里的事乱成一团糟了。我一直过分专心料理公司的 106
事务，你也一直过分忙于给妈妈当管家，像个保姆似的忙忙碌碌，她呢，就趁机由着性儿在孩子们面前充当母亲的角色。

萨拉　（爆发一阵怨恨的怒火）好哇，我倒要让她试试看——！我很高兴你今天叫我到这儿来一趟。我觉得在这儿跟你在一起别有一番滋味。我开始看清许多过去视而不见的事。我开始想起多次克制自己不怀疑她的情景！也许我一直太相信她的话了，就跟过去相信我那去世的妈妈的话一样。也许我过份谦让，让她把她那些想法灌进我的脑子乃至误认为那都是我自己的想法了，于是糊里糊涂地服从她，叫她把我驯服成一个奴

隶。(被这种想法刺痛——威胁地)可她再也甭想把我当成傻瓜!

西蒙 妈妈确实一贯用不同寻常的办法窃取她想要得到的东西。你得记住她向来都不大正常,跟别的女人不大一样,总爱想入非非,异想天开,我们没法儿拿正常人的标准来衡量她。我爹一向认为她完全没有一点责任感。连她最要她的朋友也都认为她从小时候起就不仅仅只是有点古怪。对,萨拉,咱们还不如坦率承认,妈妈有一种耽于幻想的反常毛病,得经常防备着点儿。

萨拉 (不安地)你是说她有神经病吗?(不同意这种看法)噢,不,没这回事,西蒙。我不许你说这种歹毒的话。可怜的老太太!

西蒙 (严厉地)我没说神经病。她当然不是一个疯子。我是说她对别人自由的权利一点观念都没有。(微微一笑)我不明白你干吗这么生气。我知道当年你也怀疑过她有点儿神经不正常。

萨拉 (内疚地辩驳)对她过去的表现——我也许有过吧。她不是亲自告诉过我她已经发展到那种程度,连她那座凉亭都不敢再走进去,担心自己再也走不出来了吗?真不正常,对不?

西蒙 (古怪地)谁知道?这全要看她——你知不知道她现在还到那座凉亭里去吗?

萨拉 不去了。她总把凉亭那扇门锁上。孩子们经常求她
407 把门打开,可她从来也不开。(不安地)你干吗问这事?

西蒙 (含糊其词地)唔,这说明她内心并没像她外表装得那样改变,对不对?(又用公事公办的尖刻口吻说)那你同意了,今后不许孩子们再去她那座花园或者她那几间屋子。她在你我

在场的时候见到孩子也就够了。你自己也别再去她的花园。

萨拉 我很少去。我一向觉得她不愿意我去那儿。

西蒙 (轻快地)那你就关照一下孩子们吧。

萨拉 好吧。(又忐忑不安地)可谁去告诉她呢?

西蒙 当然是你啦。

萨拉 那会伤她的心的。她一直那么友好——我答应过她——我一想到她一直待我那么好——就真不想伤害她。

西蒙 (避开她的目光——装出无可奈何的样儿,深思熟虑地)你如果想躲掉的话,那只好由我去告诉她。

萨拉 (松了口气——渴望地)行吗?不过要答应我别对她太狠心,西蒙。你要是能尽量待她好一点,跟她和解,那她失掉孩子们作伴,也就不会感到太寂寞啦。

西蒙 (隐藏起他的得意心情——讲求实际地)别犯傻啦,亲爱的。你尽可以信赖我,我会周到地对待妈妈,哪怕是出于自私的原因。我希望家中安宁无事。我了解她那不稳定的古怪头脑,一阵对她那种虚荣心突如其来的打击想必会造成危险的后果。所以我会追忆当年的往事,像个爱幻想的孩子那样哄着她高兴。今天晚上我一回家就到她的花园里去一趟。(带着异常高兴而满意的神情)得,这样就可以叫她安分守己——回到她所属的位置上去啦。现在让咱们忘掉她,想想咱们自己吧。(热情占有地紧紧搂她一下)就像咱们当年那样。

萨拉 (幸福地)我太高兴那样啦,亲爱的。说说你为咱们俩新的合伙做出的计划吧。

西蒙 我正想说说呐。如今我越来越感到十分寂寞,萨拉。对我来说,成就不再像当年那样有意义了,因为没有人跟我分享。在以往的日子里,一切成就都是为了你才显得有意义。我

408 知道那是你希望我做的，而且我也很高兴使你如愿以偿，证明我没有叫你失望，你的爱心可以使你完全有理由为我而感到骄傲。

萨拉 （有点内疚地反驳）你以为我现在不再感到骄傲了吗？我还是挺骄傲啊，亲爱的。

西蒙 你是说眼下在这儿，跟我又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吗？嗯，这我可以相信。我想向你提个建议：咱们俩应当重新开始原来那种生活。

萨拉 我跟你一样巴不得那样，亲爱的。你要是知道自打你跟我分房独寝之后，我感到多么难过多么难堪就好了——甚至在那之前，你躺在我身边也都好像我并不存在似的。

西蒙 在那里，在妈妈的家里——我总觉得咱们俩从来也没单独在一起过。所以我才叫你到这儿来。我想要求你帮助我，为了咱们俩的爱建立一个有机遇、有抱负、有无穷愿望的新生活，跟咱们做为夫妻的家庭生活完全不一样——一个完全摆脱妈妈和孩子们影响的生活，咱们俩又可以做为一对情侣。（充满激情地把她搂紧。）

萨拉 （给撩起了情欲——吻他的头发）亲爱的！你知道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你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西蒙 太好了！我知道妈妈不会把我过去那个萨拉的本性完全毁灭，你过去那么热情而不惜任何代价地要从生活当中取得你想要的东西。

萨拉 （不满地）毁灭我？她很明白那是办不到的！别说得我好像已经不再需要你了。是你自己过去表现得一心只要公司，连上床睡觉都满脑子只想着它，结果叫你睡不着觉。

西蒙 （没理睬她的话，仍然冲她怪里怪气地微笑，暗示着情欲，接着说下去）我还是要过去那个萨拉，她那漂亮的身躯那

么贪婪地渴望情欲和占有，她那无所顾忌的意愿像生活本身的精神实质那样冷酷无情而非要实现不可。（紧紧拥抱她）那个很久以前的一个夜晚来到我那座小木屋的萨拉，当时我们还没结婚，她就决心利用她那美丽的身躯来保住她视为自己的人儿而不让任何人抢走，确信到手一个丈夫——

萨拉 （内疚地）哦，别说了——（责备地）我要不是出于痴情和诚意向你坦白了实情，你根本就永远也不会知道！你当时 109
因为我那么需要你而感到骄傲！你为此而爱我！所以，你真不该想起拿这事来欺负我。

西蒙 （激情地）欺负你？你怎么能这样想呢？听我说，我以往在生活中最想要得到的就是她，现在我在生活中也最需要她返回来！她是我事业的鼓舞力量。我的一切成就都归功于她。她是这家公司的起因，这家公司远大抱负的精神支柱！现在我还需要她来激励我，促进公司的发展！我要她回到我这里来，就像那天晚上来到我身旁那样，愿意把自己的一切做为尽可能高的赌注来赌博，运用所有可能的手段来赌赢，把自己高价出卖掉。

萨拉 （既因受宠而高兴，又内疚地辩解）哦，别这样说——真好像那天晚上我是那么一个下贱的街头妓女，去兜售自己似的。我当时深信自己会得到你，因为我是那么爱你。（激动地）可我不要你记起那件事。我从来也不想它，我对自己当时那么大胆，老脸厚皮而感到害臊。（又自负地）不过，我还是一向为那事感到骄傲。

西蒙 （脉脉含情地开玩笑）那好，我知道你愿意为我而恢复你那旧有的本来面貌。我现在要的就是她，也愿意让她占有我，就像过去那样大胆，老脸厚皮——那样美丽而招人爱！我得

坦白，亲爱的，我已经厌烦那个温顺知足、毫无情欲、毫无野心的平凡女人，那个受妈妈的影响而成为一个家中的贤妻良母了，说实在的，你自己在隐秘的内心里想必也跟我一样厌烦吧。

萨拉 （冲动地）对，是这样的，有时候——

西蒙 哈！我早就知道了！（紧搂她一下）不过，为了过去那个热情贪婪的萨拉，我心甘情愿把我拥有的一切都再给她。

萨拉 （逗趣儿地——不过也隐含着古怪的自夸口气）那你可得小心点儿。我可以是她，因为我现在还跟过去一样爱你。可你也许最好还是让她睡觉吧。她可能会更加大胆，要求也更高啦！（吻他——接着忽然感到不好意思，羞怯地把他推开）哎呀，我这是怎么了！哪儿不成，居然在你的办公室里！（接着古怪地）可也怪，我觉得在这儿跟你一块儿，叫我有点感到——这
410 儿有股怪气氛让人觉得——我呆在家里太久了，都忘记——（困惑地）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的意思——（又热情地拥抱他）只是我现在全心全意爱你，世上没有一个别人，只有你和我，我是你的，你是我的，我也不在乎我多么不顾廉耻！（吻他。）

西蒙 宝贝儿！这种心态恰恰符合我为咱们的未来所制定的计划。我早就希望你会有现在这样的感觉。你应当这样，因为这家公司是你的。你的性格就是公司的性格。它是从你的生命中获得生命力的。你是它的母亲，是你孕育了它——就跟我在公司里的生命也是受到你的孕育一样，那也是你的生命，你应当再把它要回来拥为己有。

萨拉 （既感动又困惑地）亲爱的！可你说得太深奥了，都把我搞糊涂了。简单明了地告诉我你的计划吧。

西蒙 （于是用一种公事公办的轻快口气说）是这样的：孩子们从今以后白天多半都呆在学校里，你就没事了。那我就想

请你到公司这儿来跟我一块儿工作，做我的秘书和机密合伙人。

萨拉 （又惊讶又高兴——脸上喜气洋洋，渴望地）亲爱的！你真的是说——？

西蒙 那你愿意干吗？

萨拉 （激动地）我愿不愿意？这简直太好啦！这正是我过去一直想做的事，难道你不知道吗？甚至在咱们还没跟妈妈住在一块儿之前，我就感到自己给撇在你这部分生活之外，整天你都不在我身边。（吻他）哦，亲爱的，你向我表明你那么需要我，真叫我高兴！

西蒙 （带着一种暗示挑逗的神情，逗趣儿地）等一等！还有个条件呢。要知道，这里的规定是：没有什么不付代价就白给的。你得为这个机遇付出代价。

萨拉 （微笑）别逗啦，就跟我说吧。你要我干什么都行。

西蒙 （仍然逗趣儿地）什么？你的意思是说，像你这样的贤妻良母会同意做我的情妇吗？

萨拉 （一怔，既感到困窘又觉得怪有趣儿，好奇得出神入迷而欢欢喜喜）这么一说——我当上你一直想要的情妇啦！好吧，谢天谢地，你总算没想要另一个！

西蒙 （仍然逗趣儿地）没有，你就是那个女人。我不认识另外哪个比你更吸引人的女人了。我也可以提供给你一份最优 411
惠的价钱。

萨拉 （不服地，不过好奇而高兴地）听你这样说，真好像我是一个你在出价购买的下贱情妇。真没想到竟会对一个贤妻良母这样说话！（逗趣儿地）那就让我听听你出的价儿吧。也许出得不够哩。我把自己看得很贵重。我会让你知道我要的价！

西蒙 （仍然逗趣儿地）我会同意把我所拥有的一切物质财

富都付给你。你可以从我手中得到整个儿公司，把它变成你自己的——这当然得靠你一点一点地把它赚到手！为了你给我的爱，我对你要求的工资没有限制，甭管多少都肯给。

萨拉 （贪婪地）整个儿公司都归我！（装出开玩笑的腔调）嗯，承蒙你给我定那么高的价，真是不胜荣幸。这说明我在你眼里还很漂亮，才叫你这样需要我。（突然热情而感激地吻他）哦，亲爱的，我曾经那么担心自己在你眼里已经变丑，叫你厌烦了。

西蒙 那你愿意接受这个职务了？

萨拉 你知道我愿意。（羞怯地把脸埋在他的肩上——又突然抬起脸来大声说）可是别提工资。莫非我不是一直属于你的，只是为了夺得你的爱，任你摆布嘛！

西蒙 （嘻笑）不，不！忘掉那些！我们什么权利也没有，当然对你乐意卖给我的另当别论。记住这里咱们俩的一种隐秘的新生活，同时也关系到公司的生命，因为它将在这种生活里生存。因此这必须是一种严格的商业伙伴关系，一笔对双方都有利可图的买卖交易。也是咱们俩过的一种暗中私通热恋的双重生活，要是咱们乐意这样想象的话。你就可以对厌烦你成为贤妻良母的丈夫进行报复，暗地里把自己出卖给一个情人。我呢，就认为自己在供养着一个漂亮的情妇来取代我的妻子。（笑起来，隐含着奚落的意味）得，坦白吧，这种跟我一起过罪恶的双重生活的前景有没有在你心中增添一种新生活和自由的骄傲感呢？

萨拉 （出神入迷地）有。（又紧紧拥抱他，贪欲而温柔地微微一笑）你还是那个爱编造把戏的大男孩儿！可我愿意跟你一
412 起玩你喜欢玩的任何把戏，装成你认为我美而且需要我的样儿。（又笑起来——这次显得有点热情而大胆）我扮成一个邪恶的荡

妇，叫你成为我的美貌和寻欢作乐的奴隶，倒也挺有意思。（用一种暗含着幸灾乐祸的轻蔑口气说）可我还是觉得你是个傻瓜，居然任凭我哄骗你而买下你已经拥有的人！（接着突然对自己的表现感到震惊，连忙负疚地顿住，惶恐地注视着他）求主宽恕，我怎么竟会这样说话——亲爱的，你知道我并没有那个意思——（开玩笑地，不过也疑虑而不满地）都是你把我逗成这样的，叫我连想都没想一下就信口开河——（慌乱地）不对，这也不是我想说的话。

西蒙 （逗趣儿地）那咱们就不必追究你究竟说的是什么意思啦，漂亮的情妇。我确信这一切日后你都会明白。现在你已经同意就行了。就这么定了。我很高兴这事如此简单就给解决了。我原来还担心你可能反对呢。

萨拉 （这当儿温柔地）反对？在你要我，我也要你的时候？

西蒙 是啊，妈妈不会同意我把你抢走，孩子们也不会同意。

萨拉 （不满地）她管不着。

西蒙 （用古怪而得意的口气说）可怜的妈妈，她又会很孤独啦。我想她甚至会欢迎我去花园看望她。（急切地）我现在只担心，萨拉，等你一回家又跟她在一块儿，她会让你变卦的。

萨拉 （不满地）让我？这我倒要领教领教。她心里明白得很。她知道我和她谁更强些。可现在别叫我再想到她啦。（吻他）我现在只愿意想着你又需要我了。

西蒙 （拥抱她——热情地）这倒确实如此！我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你！对，连咱们结婚之前都没有过！你浑身上下真是太美了，宝贝儿！

萨拉 （热情地吻他）亲爱的！（又挣脱开来——愉快地轻

声一笑)咱们俩简直成了一对不害臊的情侣！(又突然不安而愁伤地望着他)可我希望——尽管你还在开玩笑——你不该说得好像你只看重我的身体似的。爱情要比——

西蒙 (不理睬这话——慢吞吞地)是啊，你在这里得学会
113 不害臊。也就是说，叫你自己摆脱假的羞耻心，用不着装模作样。在这种新生活和工作里，你为了要成功，天天得跟生活当中确实存在并吞噬生活本身的贪婪事实打交道，忘掉所有多愁善感的谎言和道德上的伪善，那些玩艺儿里面其实隐藏着生活中的丑恶现象。你得把生活剥得精光，然后面对它，并且承认那是事实。你也得把自己剥得精光，承认自己身心存在着贪婪这一事实。然后，你就可以——成功地——有远见地——毫无虚假顾虑地——去索取你所要的一切——就像我已经做到的那样！(接着越发公事公办地)不过，这一切你自己都会发现的。你会获得成功。你天生就有这种本领。我也知道你会发现我在这家公司玩的游戏是我所认为的一种非常迷人的赌博游戏。(又古怪地——似乎在大声自言自语)一场非常迷人的游戏。我想一个女人会发现那很像爱情。一场暗中勾心斗角的游戏，只有那些命中注定要输的傻瓜才把他们的真正目的和动机暴露出来——甚至对他们自己也不隐瞒。你得变成一个戴假面具的赌徒。不过，人由此而变得越来越寂寞，鬼魂附身那样烦躁。他最终会对这场游戏的意义生出一种困惑感，所以他尽管赢了，却像是输了。至于赌台对面那个对手，你从他的眼神中只看出一种相同的贪欲而看不出什么露馅儿的感情——你面带微笑向这位面熟的陌生人递过去你做了记号的纸牌或者灌了铅的骰子，就在他信任地接过去的那一瞬间，你发现他竟变成了你自己。

萨拉 (不自在地抱怨)亲爱的，别把我的脑子搞糊涂了好

不好。我不懂你说的做了记号的纸牌和灌了铅的骰子是什么意思。

西蒙 （微笑，不过暗含着一种威胁）哦，你早晚有一天会明白的。我保证你会的。（发现她不安地望着他——又蓦地用公事公办的口气说）好了，我想咱们已经全谈妥了。（看看手表）我现在得请你走啦。铁路方面的几位董事马上就要来啦。你明天早上就到这儿来开始工作吧。

萨拉 （从他那把椅子的扶手上站起来——开玩笑地向他行个屈膝礼）是，阁下，为您效劳。可你还没告诉我当秘书都干些什么活儿呢。记住我可没经验，你得培训我。

西蒙 （简明地）会的。以我为楷模吧。那样你就会学得快 414
一些。首先，我要你做的就是坐在那里看着我怎样处理一切事务。好像你是个实习生学着做我的工作。你当学徒时，我会不时地让你代替我工作，最后你就会发现你完全有能力顶替我——万一有这种需要的话。

萨拉 （激动地）我！哦，西蒙，这听起来可太好啦！

西蒙 我离开后，希望你在办公室闲时筹划一下那座乡间庄园，连带你一直想盖的那座宅邸大厦，等咱们挣足了钱退休之后就到那儿去住。（她显得惊讶而窘迫。他古怪地微笑。）怎么啦？是不是你很久都不再有我早晚会退休那个念头啦？我一直在没完没了地干活儿——而你一直跟妈妈和孩子们呆在家里享清福？

萨拉 （内疚地辩解）我还当你希望这样呢。（急忙而有点慌乱地）可我从来没忘掉拥有那座庄园的梦想，别担心！我怎么会忘记自己是出生在我爹那个大庄园的一座城堡里呢，那里还有一座大花园啦，马厩啦——（急忙地）可我并没觉得我应当再

要——我如今已经有了你妈妈那座房子,一座城里数一数二的漂亮的大厦,我已经心满意足了。我是说,我觉得自己不该再贪多无厌。

西蒙 那就记住从今以后你不能要得太多!不过,我为了我的情妇给我的爱情而付出的代价,多高的价都不嫌多,是不是?(开玩笑地拍拍她的脸蛋儿。)

萨拉 (躲开他——反感地)亲爱的,我希望你别把爱情说好像——

西蒙 (没理睬那句话)你会得到你那座庄园的。当然,眼下还不能从公司抽出那··大笔钱来。在公司还没完全独立自主和自给自足之前,还有许多事要完成。不过,一旦咱们有了足够的钱就办。你如果把计划订得详详细细,到时候就可以完全准备好了。

萨拉 (这当儿显得激动而贪婪)对!嗯,那可就太有意思啦!我脑子里已经有了··幅详细的蓝图——或者说,我早就有过——

415 **西蒙** 自从你前次想到它以来,考虑到公司目前的发展,你现在足可以做更大规模、更有野心的计划。

萨拉 (贪婪地)哦,我一向能做规模更大的美梦,而且我太高兴做好计划啦——(接着内疚地克制住自己)那我现在最好还是走吧,别碍你的事。(吻他——温柔地)再见,亲爱的!你真叫我高兴。你是最可亲最可爱的丈夫——(接着怀着羞怯的热情)不,我忘了。这又是爱情,对不?我是你那邪恶的坏情妇!(邪笑一阵)你也别忘了我现在是你的情妇,别再想着要什么别的娘们儿!(又吻他——接着挣脱他的拥抱,打开门。)

西蒙 等一下!你到这儿来了,妈妈会好奇的,什么也别告

诉她。全由我来处理。我想我可以把意思跟她说得更明白些。

萨拉 （既怜悯又蔑视地）唉，可怜的女人。我并不想急着告诉她——（接着突然恶意而洋洋自得地微微一笑）她会疑神疑鬼，尽量想法儿让我告诉她的，可同时又会装模作样地自视身分那么高贵，不屑于降低尊严问我！哼，这会对她有好处！她还以为已经掌握我了！（蓦地顿住，内疚而羞愧地）噢，我应当害臊！我在这儿怎么竟会有这种感觉？（惊恐地环视一下那间办公室——接着连忙地）我得走了。（走出去，关上门。）

西蒙 （目送她出去，然后古怪地微笑——冷嘲地）好了，我这项分担责任的计划已经成功地完成了一半——萨拉在买卖交易上不太精明——过分相信诺言——不会很好地判断真正价值——或者代价——不过她会靠经验学会——我会负责教她——过不了一年她便会不认识自己啦。（走回自己的写字台）对，那部分会按计划自行进行。（忽然不满地皱起眉头——不耐烦地）计划？——什么计划？——你还当你在进行什么阴谋诡计，其实事情很简单明了——你不过是想要萨拉罢了——那好吧，就要她，这不就行了吗——至于妈妈，她插手干预，还要阴谋要孤立你——必须告诫她安分守己，不许乱说乱动——让她回到自己所属的位置上去——好吧，今天下午就把她安顿好——这样 416
就可以解决掉她那一半问题。（在他那张写字台旁坐下——期望地苦笑一下）可是哄骗她却不那么容易——她一向多疑，要看透表面价值——她明白真正代价素来给隐瞒起来——我得迫使她回想过去，当时她怀有种种抱负——我那时一度是跟她在一块儿的——（稍顿。神情变得轻松自在而有点恍恍惚惚，沉思地怀起旧来，声调低得近乎在喃喃自语）经过这么多年，我又回到她那座花园里，倒会是件愉快的事——丢下这支该死的催人拼

命苦干的笔，跟一个头脑没给钉在这个疯狂的齿轮上的人聊聊，也会是一种解脱宽慰——她的贪婪至少是属于精神领域那方面的——我记得她的花园里总是那么宁静——生活只存在于高墙外面，像是一则要打仗的谣言，远方的嗡嗡嘈杂声，脚踩在水沟里的嘎吱嘎吱的低微的闷声——遥远，模糊，不真实，支离破碎，没有给人乱糟糟一团的感觉——(顿住。过了会儿，有人敲了一下右边那扇门。西蒙顿时又变成那家公司令人生畏的冷酷的头头。他简明地喊道)进来。(乔尔进内。)

乔尔 几位董事已经在外面办公室里等候。考虑到他们的重要身分，我想为了礼貌起见，应当亲自进来通报一声。

西蒙 (尖刻地)他们已经不再重要。过去他们有权的时候才是重要人物。可我已经从他们手中把权夺过来了。因此他们现在根本无足轻重。他们已经破产，没有价值了。什么都没有了！你这种殷勤也毫无意义，反倒成了对他们的困境的嘲讽，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我如果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就会一拳把你击倒。(严厉地)叫他们进来。(乔尔呆视着他——随即走出去。)

(幕　落)

第二场

景 与第二幕第一场同，哈福德宅邸的花园一角，连带那座中国式的八角形凉亭。黄昏时分，斜阳的光线照射在凉亭的尖顶、那扇红漆拱门上部分和它那布满蔓藤的墙壁上面。

那些像过去那样给修剪成几何图形的灌木丛和后墙那一排树木闪烁着深浅不同的绿光。右边那堵高墙在地上投下长 417
长的阴影。草地碧绿，衬托着灌木丛和树木的深绿，相映成辉。凉亭前面那个椭圆形小水池里的水又是另一种绿色。花园景色依然如故，处处都经过精细的修整照应，给人一种人为的病态压抑感，叫人觉得是出自一人反常而稚气的怪念头，大自然被一种故意的嘲弄和逞能的傲慢扭曲、羞辱了。

黛博拉身穿一套白衣裙，坐在凉亭前面的台阶上。她与前一幕出现时相比，显得有了很大的变化。那时她像个未老先衰的中年妇女，现在看上去倒像个挺年轻的奶奶。真的，她如今五十三岁，看起来比当时四十九岁还要年轻得多。身子和脸都胖了点。神情显得宁静而满足，内心有一种平静的安全感。不过，她那双美丽的眼睛和她的微笑还保留着她原来那种富于幻想、讥诮而超然冷漠的神态。

她的四个孙儿，西蒙和萨拉的孩子们，在她面前那个小水池周围玩耍。长孙伊桑十二岁，在她的右边，坐在水池后面那条石凳上。小一岁的沃尔夫·托恩懒散地躺在水池前沿狭窄的护墙石上面，脑袋枕在两只迭起来的手上，双眼盯视着天空。九岁半的乔纳森和最小的七岁半的欧文·罗("宝贝儿")面对面斜身坐在黛博拉左边那条石凳上，正把凳子当做桌子玩卡西诺*纸牌戏。

伊桑个儿高，肩膀宽，健壮，按他的年龄来说稍嫌胖了点。那张脸像是粗坯模子刻出来的，宽阔而漂亮；脑门儿和

* 卡西诺牌戏，一种二至四人玩的将手中牌与桌上牌配对的纸牌戏。——译者注

凹陷的深眼睛长得像黛博拉。那头刚直的黑发和那张透着固执而热情的嘴随母亲，鼻子、下巴和黝黑的皮肤却又是父亲的翻版。他的举止笨拙腼腆，态度却固执而近乎倔强。

沃尔夫是个类型正相反的孩子，在他那个岁数算是个中等个儿，瘦长而结实。那张漂亮的脸带有贵族气质，面色
418 苍白，一头浅棕色头发和一对淡褐色眼睛。他明显长得像萨拉的父亲科尼利厄斯·梅洛迪，脸和神情却又有不少地方像黛博拉。此外，他那整个儿相貌带有一种冷漠的神色，不由得让人立刻联想到他的叔叔乔尔·哈福德。他长得不像父母。举止文雅顺从，不过那只是一种冷淡疏远的和蔼表现罢了。

乔纳森是个小个子，脑袋显得太大了些。他也消瘦，却没有给人脆弱或软弱的感觉，反倒觉得他有一股用不完的精力。他的相貌长得那么像他爹，叫人也就不再想到别的亲人了。棕色的头发，黝黑的肤色，灰蓝的眼睛，他举止敏捷自信，观察力敏锐而机灵。"宝贝儿"的长相随母亲一家人，具有明显的爱尔兰人特征：皮肤白净，面色白里透红，眼睛碧蓝，黑发卷曲。一个圆脸蛋儿、胖乎乎的小男孩儿。她懒惰，爱笑，脾气好，十分健康活泼，亮晶晶的眼睛闪着顽皮的眼神，他的微笑很有感染力，特别讨人喜欢。

这四个孩子给人的印象是他们天生来就有一股大男孩儿的气质——让人觉得个个都或多或少有点儿早熟。

黛博拉正在大声朗读拜伦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伊桑聚精会神地倾听着，两眼直盯着她的脸。沃尔夫凝视着天空，面无表情，闹不清他是不是在听。乔纳森和"宝贝儿"的注意力似乎全部集中在他俩正在玩的纸牌戏上。

黛博拉 （朗读——叫人觉得这时她已经忘掉她的几位小听众，而是在大声念给自己听了）

那活跃的心胸最害怕的是安闲，
而这正是埋藏在你一生中的祸根；
有一种人的灵魂动荡而且燃着火焰，
它不愿在自己狭隘的躯壳里居停，
却总喜欢作非分的幻想和憧憬；
永远难以熄灭，一旦它的火势高涨；
它嗜好冒险，除了厌倦休息的安宁，
不知厌倦；这种心灵深处的热狂，
正是他和他的同病者们不可救药的致命伤。

于是出了些狂人，他们又使别人疯狂， 419
他们的病毒传染很广，酿成大祸；
著书立说之人，征服者和帝皇，
再加上诡辩家、诗人，以及政客，
都不安分守己，煽动着灵魂的秘火，
他们愚弄世人，世人也目他们为痴疯；
他们受人羡慕，但又多不值得羡慕！
他们的痛苦深重！剖开一人的心胸，
对于渴望权势和威誉的人，将是多深的教训：

他们有狂飚的呼吸，风暴的生命；
他们驾着风暴，终于被风暴所倾覆；

但他们又如此习惯于、执迷于斗争，
当他们死里逃生，进入平静的迟暮，
就会感到乏味，而且一肚子愁苦，
无聊而凄凉地死去，晚景多么可怜；
摇摇晃晃，就像一支风中的残烛，
自己熄灭，或者像一把被弃置的剑，
自己侵蚀自己，耻辱地生锈，失去原来的体面。*[41]

（顿住，两眼瞪视着前方。）

伊桑 （从聚精会神中惊醒过来——热情而理解地微微一笑）您也是在给自己念这首诗吧，奶奶？

黛博拉 （一怔——接着充满深情地微笑）也许是吧，伊桑。这里面包含着一种教育意义——一种对我们每个人的忠告——譬如说——（用一种奇特的自嘲声调）嗯，譬如说，人能进入平静的迟暮应该表示适当的感激。不过，这当然不是年轻人应该从这首诗中汲取的教训。

伊桑 （沉着脸）我讨厌教训。我听不出这里面有什么教训。

沃尔夫 （一动不动地轻声插嘴）我听得出。

黛博拉 （望着他——奇特地）是啊，恐怕你会的，沃尔夫。不过这可能是错误的教训。（沃尔夫不安地晃动一下，继续凝视着天空。）

伊桑 （嫉妒地）哼，他呀！什么都懂，听他说的！

---

* 见拜伦：《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3章，第42、43、44节，上海译文1990年版，第148—149页，杨熙龄译。——译者注

黛博拉 （微笑）我想他确实懂得太多了。

伊桑 他啊，只是不懂装懂，这样就可以装得什么都行似的，而且凡是他知道弄不到手的东西，他都不要。

乔纳森 （盯着纸牌，没抬起头来——咧嘴笑着）没错儿，伊桑。

黛博拉 又从另一个国家传来了声音！我不知道你也在听呐，乔纳森。

乔纳森 （自信地）哦，我可以一边顾着玩纸牌，一边注意周围发生的事。而且还可以赢牌。（打出一张牌）得，满贯。你输了，宝贝儿。

宝贝儿 （由衷地羡慕，咧嘴一笑）你总是赢我。可你赢不了沃尔夫。

乔纳森 要不是他那该死的运气好，我也能赢他。我牌打得比他更好。他只靠运气。

沃尔夫 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只因为我不在乎输赢，而你只想赢，所以净出错儿。

黛博拉 （微笑）你观察得很深刻，沃尔夫。我看你长大了了一定可以当个哲学家。

沃尔夫 （不信任地）哲学家是干什么的？（又连忙无所谓地）我才不在乎长大当什么呢。

乔纳森 我将来要拥有一条铁路。爸爸要我这样干的。

宝贝儿 我要当一名正人君子，还要当选美国总统，就像妈妈要我做的那样。

黛博拉 （微笑）这年头你恐怕不可能一身兼有这两种身分啦，宝贝儿。

宝贝儿 （脸上的笑容一时消失了，冲她藐视而对抗地看一眼）妈妈说我能。（接着朝乔纳森微笑）来，咱俩再玩一盘。这回

瞧我的，非赢你不可。

伊桑 （嫉妒地）哦，奶奶，别答理那几个傻小子。再念点诗吧。

乔纳森 （洗牌——讥诮地）我们知道伊桑想要干什么——听他这样说大话！他干不了爸爸妈妈想让他干的事！哼，没门儿！

宝贝儿 （也跟着嘲讽）他进不了哈佛大学！也当不了正人君子！

伊桑 （愠怒而顽强地）嗯，我进不了。你们等着瞧吧。

乔纳森 他会逃跑，去海上当一名水手！

伊桑 那我也会。

沃尔夫 （漫不经心地）那你干吗不去呢？谁在乎你干什么？

421 **伊桑** （转身望着他）闭上你的嘴！爸爸和妈妈可在乎。奶奶也在乎。

黛博拉 （温柔地）我的确很在乎，伊桑。

沃尔夫 （继续漫不经心地）干吗懂道理的人都想当水手，像黑奴那样干苦活儿——

乔纳森 水手和黑奴都几乎得不到什么报酬。伊桑永远阔不了。

沃尔夫 （没答理这句话）在一条又脏又臭的船上——

伊桑 （被刺痛——愤怒地）这是撒谎！海船不脏！它们是世界上最漂亮的玩艺儿！而且我爱大海！（越发生气，威胁地盯着他的两只脚）你把那句话给我收回去，否则我就要——

黛博拉 得了，得了。你就是把沃尔夫的鼻子打得流血，也不会叫他信服海船和大海是美丽的。对不？

沃尔夫 （平静地）他不会打我。他知道他能打败我，伊桑也不是个胆小鬼。

伊桑 （不好意思地）对，我当然不会揍你。可你不许说——

沃尔夫 （无所谓地）那好吧。就算海船漂亮。谁在乎？

伊桑 （又瞪他一眼——然后坐下，骤然改变话题）奶奶，再念点吧——念那段关于海洋的诗。就是说明拜伦勋爵怎样喜欢大海那一段。

沃尔夫 谁在乎拜伦？除非我愿意自个儿生下来就是一位爵爷。

黛博拉 （微笑——肯定地）对，那就会给你。权利让你由着性儿高傲自大，蔑视一切，对不？（接着对伊桑说）你一定把那一段背下来了，伊桑。

伊桑 我会背。可是您念起来更好听，妈妈——（连忙改口——窘迫地）对不起，我是说，奶奶。

黛博拉 （温柔地看他一眼）用不着道歉。我喜欢你称呼我妈妈。

沃尔夫 （转过头来望着她——嫉妒地）我有时候也弄混了，您也挺喜欢。为什么呢？

黛博拉 （一怔，勉强一笑）噢，大概是因为我太喜欢你们的妈妈了，所以我愿意当她。当然也因为我爱你们啊。（沃尔夫盯视着她，接着又仰视天空。黛博拉开始朗读。）

在不见道路的森林中别有情趣， 422
在寂寞的海岸自有一番销魂的欢欣，
在大海之滨，有一种世外的境遇，

无人来打扰，海啸中有音乐之声。
我爱世人不算泛泛，但我爱自然更深，
经过这些谈心；和自然谈心之际，
就避开我今昔的一切，不论幸与不幸，
而和宇宙打成一片，并且心头掀起
我永远不能表达而又无法全部隐匿的情意。

奔腾吧，你深不可测的深蓝色的海洋！
千万艘战舰在你身上驰驱，痕迹不留；
人用废墟点缀了大地——他的力量，
施展到海岸为止；在水的旷原上头，
那些残骸都是你的作为，这儿没有
遭人破坏的丝毫痕迹，除了他自己，
他呀，往往像一滴雨水，一下子就
沉入你的深处，只几个苦痛的气泡浮起，
没有坟墓，不打丧钟，不用棺材，也没人知悉。* 42

乔纳森 （盯着纸牌，没抬起头来，突然说）沉入深处，只几个苦痛的气泡浮起——如一滴雨水那样——也没人知悉。伊桑，你要是不留神，那可就是你的下场。（又用那种叫人想起他爹的简明、蔑视而讲求实际的下结论口气补充一句）那就是愚蠢。

宝贝儿 （附和道）对，伊桑是个蠢货。

---

* 见拜伦：《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4章，第178，179节。上海译文1990年版，第287—288页。杨熙龄译。——译者注

伊桑 （一直着迷地倾听——畏缩着）闭上你的嘴！（渴望地对黛博拉说）请您再跳到开头是"我一直爱你，大海"[*][43]那句念下去吧。

沃尔夫 （不耐烦地打断）不！奶奶，这对伊桑已经够了。他已经听到他想听的那部分。念我想听的那一段儿吧——您常说您最喜欢的那一段儿。别的就别念啦。（她犹豫不决，怪不愿意的，他转过头来望着她——坚持地）念啊。您怎么不再爱念那段儿啦？

黛博拉 （一怔——回避地）噢，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只是我不再信那段话了。而且对一位未来的银行家来说，那调子似乎也不对头。可你如果非坚持——（两眼直视前方，没看着书就背诵起来，声调越来越显出个人高傲不凡的气势）

我没有爱过这人世，人世也不爱我； 123
它的臭恶气息，我从来也不赞美；
没有强露欢颜去奉承，不随声附和，
也未曾向它偶像崇拜的教条下跪，
因此世人无法把我当作同类；
我厕身其中，却不是他们中的一个；
要是没有屈辱自己，心灵沾上污秽，
那么我也许至今还在人海中浮沉，
在并非他们的，而算作他们的思想的尸衣下栖身。

我没有爱过这人世，人世也不爱我，

---

* 见拜伦：《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4章，第184节。——译者注

但是让我们好好分手吧，漂漂亮亮；
虽未亲见，我相信许多事并非虚讹，
世上的确有希望，不骗人的希望，
也有着真正的道德，慈悲的心肠，
不肯构设谋害懦弱者们的陷阱，
我也相信真有人为他人而深深悲伤，
真有那么一个或两个表里一致的人，
善良并非一句空话，幸福也并不是虚幻梦影。*

沃尔夫 （盯视着她——纳闷儿地）您不再同意这些话了吗？

黛博拉 （一怔——勉强一笑，漫不经心地）不信了，对一个心满意足的奶奶来说，那真是一个过分辛酸、过分藐视一切的梦啦。

沃尔夫 （盯视着她——好奇地）可您刚才念的时候好像还信似的。

黛博拉 （勉强装出开玩笑的样儿）噢，正像你爹会告诉你那样，我是一个好演员啊。（沃尔夫盯视着她——随即转过头去仰视天空。这当儿，宝贝儿玩着牌，不知什么缘故忽然狡猾地格格笑起来。）

沃尔夫 （看也不看）留点神，乔纳森。宝贝儿在作弊，我一听他笑就知道了。

乔纳森 （半扭过头来回答——这时，宝贝儿趁机从兜儿里

---

* 见拜伦：《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3章，第113，114节。上海译文1990年版，第185—186页。杨熙龄译。——译者注

换几张牌到手里。乔纳森哈哈笑着说)你当我不知道呐！他总会露馅儿的。可他一向手痒痒得要作手脚，压根儿就没注意到每次他一作弊，我也就用作弊来回敬，好让他明白那一盘我还是会赢的。(又转过头来玩纸牌——突然抓住宝贝儿的手)嘿，这可太过分了！你瞧，沃尔夫！瞧啊！伊桑！瞧他又在干什么！他手里多出几张牌。(笑了——对宝贝儿说)你这个笨家伙！难 124
道你以为我看不出你的纸牌多了吗？你怎么会料到——？

宝贝儿 (高兴得喘不过气来)可我要是真把你骗了，那就更有意思啦！(克制不住地大笑一阵，完全是一种毫不害臊、怪声怪气的欢笑。别人，包括黛博拉在内，都不由得跟着笑起来。)

伊桑 (对自己的发笑感到不是滋味儿——沉下脸来)你们笑倒没什么，可是万一妈妈知道了，不把你按在大腿上揍一顿才怪呢！你知道她总跟咱们讲荣誉，叫咱们做正经人。

宝贝儿 (还在格格笑——自信地)她不会知道的。

黛博拉 不会的。咱们不是保证过决不相互告状吗？

宝贝儿 反正那天晚上我跟她一块儿玩也作了弊，她忍不住就笑起来了。

黛博拉 (冲他微笑)嗯，宝贝儿，我只能说你要是想当总统，就得学着更机灵点儿。(笑了——接着忽然止住，侧耳倾听右墙外面的声响)你们的爸爸回家来了。

沃尔夫 (纳闷儿地望着她)您总是能够辨别出他走路的声音，是不是？

黛博拉 (微笑——暗含着讥笑)这很容易嘛，沃尔夫。他走起道儿来总带着一位征服天下的拿破仑那种高傲的步伐声啊。(倾听着，神情突然变得惊恐而诧异；她害怕地盯视着墙上那扇门——紧张不安地)他停下来了——(一时出现一阵紧张的

沉默，几个孩子意识到她的变化，困惑不解地注视着她。接着响起一阵叩击门环声，黛博拉吓得浑身直发颤。)

乔纳森 (起身朝那扇门走去)我让爸爸进来——

黛博拉 (惊惶失措地)不！(接着慌乱地结结巴巴说)我肯定弄错了。不会是——你们的爸爸。他从来都不敢——我是说，除非我邀请他，否则他决不会来这儿，而我也决不会——

沃尔夫 (望着她)您干吗这样害怕啊，奶奶？

黛博拉 (竭力克制住自己)我很迷信。我担心——像你妈妈那样。我不喜欢陌生人试图来打搅——(急忙地)快跑进屋去叫你妈妈来，伊桑！叫她务必赶快来一趟！(可他面带困惑不解的神情，正要起身遵命时，又传来一阵更响的叩门声，还有西蒙的喊声："是我，妈妈。开门啊！"黛博拉的表情又彻底变了。惊恐的神情从她脸上一下子消失了，她似乎忽然变得十分傲气而自信，嘴角上挂着一丝得意的嘲笑样儿，轻声嘟哝道)嗯，并非是我想——(突然不耐烦地)怎么，乔纳森？没听见你爸爸在叫门吗？去开门。(乔纳森纳闷儿地望着她——随即走过去开门。西蒙走了进来，乔纳森在他身后把门关上。西蒙一边走近他的母亲，一边匆匆环视一下四周，脸上带着冷淡而得意的微笑。)

西蒙 晚上好，妈妈。

黛博拉 (用冷淡而得意的声调说)这真是叫人想不到的事儿，西蒙。

西蒙 的确。我听到这里面那么悄没声响地嘀咕，叫我在这神圣的入口处好等。我相信我没有干扰什么密谋吧。

黛博拉 (吃一惊——瞪视着他)密谋？(又露出冷淡的得意样儿)我们当然感到意外。没法儿相信我们会这样荣幸。

西蒙 (转身向他的儿子们)你们这几个孩子进屋去吧。我

要跟奶奶谈点事。

黛博拉 (不安地)你如果不在意，我倒愿意他们留在花园里。

西蒙 (盛气凌人地)对不起，我恰好在意，妈妈。(她一时生气了，对抗地盯视着他，接着耸耸肩，装出无所谓的样儿，把目光移开。他转向孩子们，他们踌躇不决地站在那儿，疑惑地把目光从他脸上转向奶奶——他又厉声地)听见我说的话了吧。(孩子们一惊，顺从地答道，"听见了，爸爸，"接着连忙从右边那条小道离开。西蒙转身对着黛博拉——简明地)我碰巧知道他们的妈妈正等着这个机会要跟孩子们单独见一面呐。(黛博拉起疑地匆匆瞥他一眼。西蒙冷冷而拘泥形式地鞠一躬。)我可以坐下吗，妈妈？

黛博拉 (冷冷地)当然可以。这里是你的房产。请坐吧。(她又在台阶上坐下。)

西蒙 是萨拉的房产。(在她左边那条石凳上坐下。)

黛博拉 (略带嘲讽的口气)可她的也就是你的啊。要么就是我觉得你是这么认为的。

西蒙 (愉快地)对，是这么回事。(顿住，环视花园四处。 126
她又匆匆瞥他一眼，现出无所谓的样儿，两眼却带着怀疑和好奇的神情。西蒙随随便便地说)萨拉也许已经告诉您，她今天上午到我办公室去了一趟吧。

黛博拉 没有。

西蒙 (纳闷儿地)没告诉您？

黛博拉 没有，我也并不好奇。她临走前跟我说是你让她去那儿的。

西蒙 (故作惊讶之态)我让她去的？(黛博拉机警地盯视

着他。他漫不经心地说)嗯,我想谁让谁去倒无关紧要。您是说她只字未提我们俩谈了什么吗?

黛博拉 (强做无所谓的样儿)没有。我料想是关于你的产业上的事儿——上面有她的名字,你希望她在有关文件上签字吧。她知道我对那些事不会感兴趣。

西蒙 她去我的办公室跟文件毫无关系。当然,跟产业方面倒确实有点关系。(讥诮地微微一笑)您了解萨拉。

黛博拉 (好像没留神而让人抓住她把柄似的,也讥诮地笑笑)是啊,你可以肯定我——(顿住,又警惕地望着他。)

西蒙 您这就会明白,萨拉怀疑——我认为是很有道理的——她正让人偷偷骗走原本属于她所有的东西呐。

黛博拉 (一怔——装出无所谓的样儿)我不信萨拉会这么想。容我问一下,你声称她怀疑的那个阴谋,到底是什么性质呢?(讥诮地笑笑)我想不至于是她丈夫在爱情上欺骗她吧?

西蒙 (笑吟吟地)事实上,那也是她想跟我谈的一件事。

黛博拉 真的吗?她居然还想保住她已经不再需要的爱情,可也真够傻的。

西蒙 (未予理会)倒也不是她认为我该对她的这种损失负责。她挺精明,明白该真正怪谁在幕后施加影响。

黛博拉 (瞪视着他——又冷嘲地)我对你这种含沙射影的话全不感兴趣。我不信萨拉会——

127 **西蒙** (好像没听见似的,打断她的话)我非常高兴她来了。这给了我一个机会可以跟她商量一件事,我很久以来一直在考虑要对办公室做一项新的安排。我必须得到她的同意——没想到她倒非常乐意接受。从各个角度来考虑,我觉得增加雇用一名私人机要秘书是可取的。

黛博拉 （嘲讽地）这种事也得征求萨拉同意吗？

西蒙 （笑吟吟地）等我告诉您我想要的那个够资格的人是个年轻美丽的女人，您就明白我为什么要那样做啦。

黛博拉 （一怔——头一个反应是一种报复性的满足和幸灾乐祸的怜悯）唉！可怜的萨拉！这就是你那伟大而浪漫的爱情所得到的下场呵！我早就料到——（突然内疚地使她的反应变成一种过分强调道义的愤慨）你怎么这样放肆，居然对你母亲提起这种污秽的事！难道你已经变得那么彻底的粗俗下流，那么不知廉耻，居然这样毫不害臊地吹嘘，故意打算给你本人和你的家庭带来耻辱吗？（憎恶地）可我闹不清自己为什么应该为此而感到惊讶？这毕竟是你在品格堕落那条道路上必然会走的一步，我多年来不得不一直在观察你那种堕落，后来都几乎从那个贪婪的商人身上认不出是我的儿子了，他的灵魂已经死去，他唯一的理想就是物质上的收获！现在，再加上这种最终的堕落，我从你身上根本看不到我的儿子的身影了！他已经死了，你是我不容许自己认识的一个可憎的陌生人。

西蒙 （一直洋洋得意地观望着她——嘲讽地）可是我如果没弄错的话，妈妈，您在您的脑子里觉得萨拉的丈夫变得那么配做她的丈夫，并非完全感到不高兴吧。

黛博拉 这是撒谎！你居然有这种卑鄙的猜疑，只证明你的思想深处——！

西蒙 容我指出您未免太急着下结论了，妈妈。我并没说我的女秘书行为越轨跟我打得亲密火热啊。（黛博拉显出有愧而窘迫的神色。他又嘲笑地补充一句）您自己变成的那位好奶奶大概并没完全忘记那些十八世纪法国回忆录吧，当初您就曾 428
一度幻想生活在那个时代，否则的话她的脑子里决不会产生这

种不成体统的怀疑。

黛博拉 (惊惶失措地望着他——恳求地)西蒙！这太不厚道，竟然叫我想起——(畏惧地)可你究竟到这儿来干什么？有什么事——？

西蒙 (未予理睬)我也闹不明白您怎么会认为萨拉竟会同意我那么干——除非您暗中相信她的真正天性那么贪婪，以至于只要提供给她一个合适的价，她就什么都肯出卖吧。

黛博拉 (出神地望着他——怀着一阵古怪的渴望)就是这样嘛！你提供——(奚落地怪笑两声)那你可就上当了。她把自己不再需要或者不再想要的所有权出让，就这样把你骗了！

西蒙 啊！您认为这是您一手促成的吧？

黛博拉 (心慌地)不！不！你怎么竟敢认为我会跟你这种下贱的贪婪有关呢！(激烈地)我也不会把萨拉的动机想得那么卑劣！我也不许你让我的头脑对我永生感激不尽的女人有那种想法，她是世上最可爱、最善良、最宽厚的——

西蒙 我很抱歉我不得不叫您失望，妈妈，我想您在咱们俩谈话还没结束之前就会发现萨拉并非像您所希望的那样懵懵懂懂，也不像您所想像的那样毫不猜疑地轻信别人。(黛博拉一怔，不安地盯视着他。他继续用一种讲究实际的和蔼口吻讲下去，仿佛是在毫无偏见地陈述事实。)您错就错在低估了您的对手。您那种虚荣心叫您过分相信您那高超精明的头脑了。在争霸的战斗中，过分藐视敌人是不行的——

黛博拉 我不许你说得好像我跟萨拉一直在进行一场莫明其妙的决斗——仿佛我们的家是个战场似的！你简直疯了。我很不满意你没经我的同意就闯进来，还试图让我和萨拉之间产生猜疑和嫉妒。你啊，办不到！我们俩已经彼此肝胆相照。我

们俩通过对孩子们共同的爱心已经建立亲密无间的友谊。通过对孩子们的爱，我们俩已经学会彼此爱慕！我信任她，而且知道 129 她也信任我！你这种明显恶意的含沙射影还不足以动摇我对她的信任！

西蒙 （盛气凌人地）那咱们可以就事论事嘛，妈妈，用不着摆出多愁善感的姿态。

黛博拉 （深怀畏惧地盯视着他——结结巴巴地）西蒙！你为什么说出这种话？你打算干什么？我感到这背后——我知道你这是在搞一场疯狂的阴谋诡计对我进行报复！

西蒙 （冷冷地微微一笑）阴谋诡计！妈妈，您一定还在想着十八世纪的浪漫传奇吧！向您报复？这可真是一个愚蠢的想法，您现在看上去已经变得那么清醒，居然还说出这种话来。报复什么？就我的记忆，咱们母子之间从来也没发生过一场严重的争吵——仅仅在哲学观点上存在过分歧，您真正的本性是要逃避生活而沉浸在梦幻中，我呢，内心迫使自己面对现实，只跟事实打交道。我认为连过去这种小小的争执也互不计较地消失了，早就给忘了。

黛博拉 我已经把这事忘了，可我明白你——

西蒙 （好像没听见似的）我知道我已经把这事忘了。（声调忽然显出十分郁积不满）报复什么，我倒要问问您？很久以前，我从哈佛大学毕业之后，是我按自己的意愿决定应该开始过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在您的生活中度日！我于是毅然摆脱您的影响，您那种影响势必只会使我永远是个末流诗人，拙劣地模仿拜伦那种罗曼蒂克的蹩脚诗，浪费我的才智来迁就您那些奇思怪想，跟您在这座花园里扮演虚假幼稚的角色，迷失在梦幻中，而生活则在这堵高墙外面经过，沿街远去，爱情也随之逃离，忘

却我们隐藏在这里。(顿住,环视花园四处。嗓音带有一种怀旧的向往的古怪情调,似乎在喃喃自语)这里真宁静。我已经忘记过去这儿多么幽静了。(黛博拉凝视着他,脸上已经不再充满怨恨而流露出一股洋洋得意幸灾乐祸的领悟神情。)

黛博拉 (淡然一笑——随意地)这么一说,你从来也没忘
130 记往日那场争执?就像你说的那样,我们俩都太幼稚了。我现在记起来了,我的意见一直是让你离开家,强迫你出外去过自己的生活。那样我就可以自由了。

西蒙 (简明地)对,您用那句谎言安慰您那种傲慢,而事实是我如果愿意,蛮可以留在这里陪您一辈子。我希望您现在诚实得足以承认这一点了吧。

黛博拉 (仍然望着他——笑吟吟地)对,你如果愿意,完全可以那样做。我赞赏的是一个像拿破仑那样务实的人应当绝对相信自己的命运。(轻声笑起来——逗趣儿地)你如今还是那么一个奇怪的贪心的男孩儿,你知道吗,亲爱的?

西蒙 (又环视一遍花园——声调又带有怀旧的向往的情调)对,我已经忘记这里的宁静平和。什么也没变,现在跟过去一样。(突然转向她——粗声地责备)您是这里唯一不和谐的刺耳音符,因为您跟过去不一样了。您在这里是个陌生人。这座您过去拥有的花园不承认您目前装扮的这个糊涂老奶奶拥有它。

黛博拉 (观望着他,两眼暗中闪现一丝幸灾乐祸的神情——轻声说)我在这里并不感到陌生,也许我这座花园出于尊严受到了伤害,不承认你拥有它哩,因为你早就放弃它了。

西蒙 (孩子气地绷着脸自夸)对,的确是这样。我很高兴您承认这一点。(又为自己辩护——抚慰地)可它也甭想让我一

辈子埋在这儿啊。

黛博拉 （两眼炯炯有神，轻声地）不，我想不会的。（稍顿，用漫不经心的口吻试探）我很难过你不相信我在诚心诚意地做个好奶奶。

西蒙 （不满地讥讽）哦，您一向能那么令人信服地扮演任何角色，甚至连您自己都骗得过！

黛博拉 （逗趣儿地轻声一笑）你不至于也嫉妒你的孩子们吧！

西蒙 （简明地）也嫉妒！我不懂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嫉妒？别胡说了，妈妈。我曾经注意到您明明想控制孩子们，还为我过去误认为萨拉那么对您盲目忠诚而怜悯过她呢，除此之外，我一直认为家里的事跟我毫无关系。

黛博拉 （气愤得打算反驳——又控制住自己而改换话题——平静而随便地）那就谈谈你的生意吧，公司的业务怎么样 431
了？我敢肯定你一定变得越来越富，更有权势了。

西蒙 （用自夸的声调说）对，是这样的，妈妈。今天我刚刚达成一笔交易，又为公司的产业增添了一条铁路。

黛博拉 （讨好地，但暗含着讽刺意味）多了不起啊！祝贺你，亲爱的。

西蒙 （高兴地）谢谢您，妈妈。（接着用公事公办的轻快腔调说）哦，这本身倒没什么了不起。只说明又向前跨了一步。锁链上又增加一个环结，我的船只把棉花运到我的棉纺厂，然后被纺织成我的棉布，再用铁路把它们运往各处。（不耐烦地皱起眉头）可是还有许多事要办才能把这条锁链连锁得完完整整。

黛博拉 （讥讽地微微一笑）是啊，我看也还不够。

西蒙 （十分严肃认真地）还差得远呐。下一步应该是办起

我自己的银行。到那时我就可以掌握并操纵公司的全部财政大权啦。

黛博拉 我明白了。你还得在城里有你自己的店铺来销售你的产品。

西蒙 对，我有这个想法。

黛博拉 此外，在你那锁链的另一端，你应当拥有南方种植园，拥有自己的黑奴，用你自己的贩奴船把他们运来。

西蒙 （聚精会神地凝视着前方，表情严峻而冷酷——激动地）对，当然。我还没考虑到这一点，不过这明明是那另一端最终而合理的步骤。（她盯视着他，不安地畏缩一下。他转向她，面带热情逗乐的微笑）妈妈，就一个总是高傲地鄙视爹和我这样的贪婪商人的漂亮女人来说，您可真是太精明，太有远见了。

黛博拉 （冲动地——微微带点诱人的媚态）你认为我还有点儿漂亮吗？我担心你这是在奉承一个可怜的丑老太婆。

西蒙 （未予理睬）我很高兴发现您在这一方面有了变化，
132 妈妈。您现在有勇气面对若干现实事务了。您用不着畏缩在浪漫的理想主义背后远离一切丑恶事实了。（古怪地盯视着她）您会从生活中了解到种种丑恶现象，您要是像我这样长久地熟悉这种现象，就会发现丑也能等同于美。

黛博拉 （不安地）我不懂你的意思。

西蒙 （古怪地）嗯，像我刚才向您承认的那样，我自己也不懂这种二元性斗争所包含的全部意思——现在还不懂——可我向您保证我最终会弄明白的！（她惊恐地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好像这句话对她是个威胁似的。他漫不经心地说下去。）是啊，我很高兴您赞赏我通过公司所取得的成就。我现在发现您过去在那种精神上高傲蔑视的姿态背后，还是对爹经商的能力感到

骄傲的。我会让您对我比过去对他更要感到骄傲，妈妈。

黛博拉 （两眼又闪现奇神——温柔地）可我已经感到了，亲爱的。

西蒙 （自夸地）爹往往有各种顾虑。我可没有。他用在第一公理会教堂虔诚地恪守安息日这付畏惧上帝的苦药，来掩饰自己的贪婪，否则他决不敢贪心地吞噬。我呢，只担心自己而不畏惧上帝！我会排除一切障碍。我不允许任何事物阻挡在我和我的目标之间！

黛博拉 （不安地）什么目标呢，西蒙？

西蒙 （惊奇地转向她）可我还当您早就看清了，妈妈。我的目标是要把公司办得完全自给自足。它在任何方面必须只依靠本身。它必须只需要本身内部所拥有的实力。它必须达到彻底镇定自若的一揽子安全保障——这才是不做奴隶的唯一公理的威力！明白了吗？

黛博拉 （冷淡地表示感动）明白了，亲爱的——你已经走得离我很远了——自身已经迷失，十分寂寞。

西蒙 （含含糊糊地）迷失？哦，没有，别想象我已经迷失。我一向获胜。我注定要不惜任何代价、不择手段地取胜。（突然又孩子气地自夸起来）您等着瞧吧，妈妈！我会向您证明我能使公司取得最终辉煌的胜利——自身完全独立而自由！（顿住，环视花园，接着倦怠地叹口气——古怪地）妈妈，可是近来我有时候独自在办公室里已经对这场游戏感到十分厌倦了——怀疑地望着我朝桌子对面给自己发出的每张牌——即使我在每张牌上 433
都做了记号——望着我赢来的赌注堆积起来，却跟输掉的赌注混淆不清了——觉得我靠欺骗手段获胜的得意劲儿渐渐变成厌烦不满的心情而消失——雄心的火焰暗暗闷燃化为令人心寒沮

丧的灰烬而熄灭——真好像内心的对手轻蔑地啐出一口扑灭火焰的毒汁——

黛博拉 （古怪而温柔地同情）哦，我理解！我理解，亲爱的！我一直都很理解！（紧张地）我告诉你，我过去也一度迷失到了那种程度，甚至一连做的梦都叫我尖声喊叫着嘲笑自己。我于是把门倒锁，坐在这座凉亭里，这样就可以没有人来干扰，我便在黑暗里防备着自己，盘着两条腿坐着，拙劣可笑地模仿那种神秘教派的沉思默想——几个钟头坐在那里荒唐可笑地自我沉思，在头脑里唾弃，在心灵里唾弃，就像乡间的一个疯子在一家乡下小店铺里冲炉膛里啐唾沫那样——诅咒我出生的那一天，诅咒我毫不在乎地怀上孕的那一天，诅咒我生孩子的那一天——（极其紧张地）我向你发誓，就这样一直到我觉得自己只要再有一丁点儿愿望，再有更多一点意志，就可以推开那道通往疯狂的大门，在那里至少我又能做一个可以相信的梦！我真是多么渴望那种最终的解脱呵！（突然转身怨恨地盯视着他）啊！你却纳闷儿我为什么恨你！（蓦地惊惶失措地站起来）西蒙！你到底打算干什么！别来打搅我！让往事埋葬在那已被遗忘的坟墓里吧！（尽量控制住自己，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你简直变得孩子般傻气，不正常。老实说，我已经厌烦听你这种胡言乱语了。我要进屋去啦。日已西沉，萨拉想必纳闷儿我怎么还不进去。（朝左边那条小道走去，西蒙没看她，又用那种怀旧思念的声调说起话来。她停下来听听，又朝前走几步，再次停下来，试想再往前走，结果还是站住，转身望着他。）

西蒙 我近来又开始想起——而且怀念这座花园——怀念您，过去的您，不是现在的您——跟我，过去的我，不是现在已经做丈夫、父亲和公司总裁的我——我们俩在精神上那么和谐一

致——在这里沉浸在梦幻的自由王国里——躲避开那生活的奴隶市场——在这个安全的庇护所，我们可以把灵魂寄托在幻想 131 上，寄托在欢乐的化装舞会、神话故事和持续虚张声势的浪漫诗歌上——回避生活，逃脱生活，忘却生活，安宁地歇息！（倦怠地叹息）真遗憾我已经失去那个天堂，您过去在那里是个善良美好、可爱而美丽的王后。妈妈，我如今已经对这高墙外面人们称之为生活的事物十分厌倦了。

黛博拉 （出神入迷地倾听，受到感动，朝他走过去一步——温柔地）孩子，我看出来了。（接着显得踌躇，可同时又尽力卖俏地施展出魅力，开玩笑地说）不过，也许——谁知道？——你的损失并非不可挽回。我们俩——你和我——在一个新的精神公司里合伙，也许就能挽救你的破产——我要能说得叫你明白就好了。（逗趣地微笑。）

西蒙 （热情渴望地）是啊！（紧紧握住她的一只手。）

黛博拉 （他的手碰到她好像使她感到惊恐——朝后退缩，转身避开他——内疚地结结巴巴地说）不行！我已经向萨拉发过誓——我决不干预，不能这么做！除非你能提供给我更多的证明，否则我不信萨拉一直对我背信弃义，使我得以脱身出来欢迎这个机会——（突然极其热情地）只要她违背诺言，我便可以恢复原样，那该多好哇！我又可以自由自在地幻想！（对自己这种想法感到震惊）不！我现在很满足了。我已经得到我想要的一切。（转向西蒙——不满地嘲笑）亲爱的孩子，你这种孩子气的怪想法太荒唐了。理智些。我们俩真的不再需要这种蠢念头。如果我们真想那么做，那也办不到，因为你和我都大大地改变了。（漫不经心地奚落）可你要是愿意下班回家后偶尔到这儿来一趟，我知道孩子们都会很高兴见到你的。你可以向他们夸

耀你作为公司那位凯旋得胜的矮个子拿破仑所取得的种种英勇业绩。

西蒙 （板起脸来，怨恨地瞪她一眼——接着用公事公办的冷冷腔调说）我很高兴您提到了孩子们。这倒提醒我到这儿来的真正目的。我得告诉您，萨拉和我已经认定您对我们的孩子有一种很坏的影响——

黛博拉 （一怔——既怨恨又不安地）这简直是胡说。我一直煞费苦心地决不影响他们！我教导他们要完全依靠自己，要
135 拥有他们自己的生活，要争取做他们自己想做的人，要有勇气维护自己的独立和自由！

西蒙 我太记得您那种为别人设想的自由了，妈妈——那就是除去为您之外，不为任何别人做奴隶！

黛博拉 （怀着奇特的渴望）你是说萨拉认定——？（内疚地）不！我不相信你的话！

西蒙 萨拉决定从今以后孩子们在家里只许有我或她在场守护着他们的时候见到您。

黛博拉 （受到打击——越来越感到失望）你是说要把他们从我身边夺走？撇下我再次彻底孤零零的——除了回忆往事之外，不再有生活——噢！你可太残忍了！我已经叫自己爱上了他们！我已经建立了一种新生活，出于对他们和对他们的母亲无私的热爱而屈尊隐退到衰老、丑陋和死亡的处境——（蓦地沉下脸来，激动而愤恨地）你是说萨拉这样决定的吗？（失望地）我不信——

西蒙 （简明地）我根本不会造一个您一见到她就会拆穿的谎言。

黛博拉 （内心做斗争——渴望地）不会，那样做就太蠢了。

这一定是真的了。

西蒙　您会发现她眼下正在屋里嘱咐孩子们呐。

黛博拉　（怀着近乎欢乐的报复心理）哦，要是她已经背叛我，违背她许下的所有诺言就好了！这样就可以使我解脱了！我便不再承担什么义务！不再欠她什么情，可是——（内心又在做斗争，不过比较微弱）不！我还是不能相信！我太了解她了！我知道她爱我，信任我！她决不会怀疑我——

西蒙　（简明地）没这回事，妈妈。您明白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她是在嫉妒您正把她的孩子窃走。您过去一向嫉妒她——

黛博拉　（傲慢地）我？嫉妒那个粗俗的贱婆娘？（接着渴望地——怀着一种报复性的满足心理）嗯，她也许有理由这样做！

西蒙　她当然是怕——

黛博拉　（心满意足地）这么一说，她原来怕我？（报复性地笑笑）可她这种害怕已经太晚了。我已经赢得伊桑和沃尔夫的 436
心。他们俩永远忘不了我！那两个小的还偏向着她——（内心又在做激烈的斗争）可我明白这不是萨拉的决定！是你做的！不过你又从来没想到过孩子们。那想必还是她了！对！是她！你说得对！我一直是个傻瓜！我原本早就该明白！何况我内心深处早已有所察觉！我从来也没完全信任过她！我一向怀疑她口是心非！我一直怨恨她干预和占有。我一直讨厌天天得向她表示感恩戴德，真叫人受不了！（接着沮丧地）可她怎么能这样对待我呢！她知道孩子们对我来说已经变得多么重要！她知道我失去他们又会迷失的！

西蒙　（愉快地，近乎逗趣儿地）得了，妈妈。别再装腔作势啦。您其实并不因为失去孩子们而像您装出来的那样难过。我

倒认为您摆脱掉一种叫人厌烦的责任，反而感到轻松自由了。

黛博拉 （严厉地）不对！我爱——（又蓦地渴望地）嗯，也许你说得对，亲爱的。

西蒙 您从来就没打算叫自己干萨拉不支付薪水的女仆的活儿，也不打算充当慈爱的老奶奶。你还很年轻，很漂亮——

黛博拉 （得意地）不，我心里明白并非那样。可我还是喜欢你这样认为，亲爱的。（苦涩地一笑）你是受了小阳春虚假短暂的灿烂光辉的欺骗，那只是嘲弄地预告寒冬即将来临。

西蒙 （好像没听见似的）坦白地说，妈妈，我已经焦虑地观察到这几年您一直过的虚假生活腐蚀了您的性格——您已经渐渐失去以前那股贵族气质，那种奇妙的魅力，那种一度有别于所有其他女人的独特品质。我已经发现您完全处于萨拉的影响之下，变成仅仅是个俗不可耐的女人，一个恋家的家庭妇女，没有任何幻想，并且心满意足！

黛博拉 （气愤地）你这是在胡诌！我告诉过你，是我一直在影响她！有意在那样做！作为我的一部分计谋！（连忙地）不！我怎么能这样说？我没有什么计谋。我只是想——

西蒙 我眼看着萨拉把您的个性剥夺了，占有了您。（强烈
437 不满地）老天爷作证，好多次我晚上在家中观察你们俩在一块儿，她好像把您的身分窃走了，吞并了您，最后只剩下了一个女人——那就是她！

黛博拉 （异常欢快而满意地）哦，你觉察到这一点了，是吗？我和她合为一体，联合反对——这正是我想做的事！（洋洋得意地）可怜的孩子，我能理解你多么害怕——（接着生气地）可你真是瞎了眼，否则你就想必会看出其实是我把她占有了，以便——（克制住自己——急忙地）不过正像你所说的那样，这真把

人搞糊涂了。你看不清究竟是什么或者为什么——(惊恐地)我才不想弄清楚呢。你为什么要把这种可怕的想法灌进我的头脑?此外,你现在既然已经向我明确表明,这也就无所谓了,亲爱的。我不需要她把那些已经属于我的再取回去。我的意思当然是说,她既然已经背叛我对她的信任,那我们俩就不可能再有什么友谊可谈。尽管如此,我当然还要继续装扮下去。我不想让她看到她这一招儿多么伤害了我而洋洋得意——反正我知道我赢了,我已经报复了。

西蒙 (望着前方——古怪地)是啊,妈妈,今后我要靠您的帮助叫她老老实实守本分。

黛博拉 (猜疑地望着她——接着摆出一种无所谓的样儿)那我的本分呢?你如今打算叫我在哪儿安分守己呢,亲爱的?

西蒙 (带着古怪而犹豫的困窘神态)怎么,当然在您这座花园里,就像以往一向那样嘛。

黛博拉 (轻声暗示地)孑然一身吗?你如果还记得的话,过去我也并非总是孤零零一个人在这儿。(怀着母性的温柔,轻轻拍拍他的头发,就好像他还是个孩子似的——逗趣儿地一笑)怎么?难道你不给你这个可怜而孤独的妈妈一点指望吗?

西蒙 (显得十分尴尬,生硬而正经地掩饰自己异常的窘态)妈妈,我并不希望您过分孤独。我愿意考虑您提出的任何建议——

黛博拉 (逗趣儿地一笑,揉乱他的头发)哦,我明白了!还是拿破仑嘛!还是那么高傲!应该是我识相!我应该明白自己新的身分地位,而且苦苦哀求!很好,我就扮演您的卑贱的奴隶吧,陛下。我被放逐到这儿,您能屈尊来看望我,抚慰一下我吗?

西蒙 (生硬地)我希望您说话别这样仅凭想象,妈妈。请

138 记住咱们现在是面对现实，而不是在做什么浪漫的梦。（又在他那种尴尬的拘泥形式下，殷切地）为了答复您的请求，我愿意每天下午回家来在这儿呆一会儿陪陪您。

黛博拉 （温柔而得意地）好极了！那就别再想这件事了，亲爱的。你已经赢得这场胜利，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一会儿戴上桂冠的滋味儿。（笑起来，顽皮地吻他的脑门儿，然后又在台阶上坐下。稍顿。西蒙环视花园，她面带感到有趣儿的母性微笑望着他。）

西蒙 （又用向往的声调说）是啊，这里真幽静。每天在这里休息一会儿可以使灵魂得以复苏。（见到台阶上那本拜伦诗集。他把它拣起来——强做漫不经心的样儿）这是一本什么书？哦，拜伦。萨拉很反感您用这种罗曼蒂克垃圾毒害她的孩子们的头脑。她希望他们受到那种讲求实际的理想的激励。她担心的是她的孩子们当中将来哪个会像她爹而使她的自尊心受到羞辱。我因此不得不格外小心谨慎，决不羞辱她的自尊心。（翻阅那本诗集——面带孩子气的高兴而惊讶的神情）我觉得这本书看上去很眼熟。妈妈，是不是很久以前我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您的那一本？（翻着书页）对，这里有题词："送给我亲爱的妈妈。"（怀着孩子气的感激心情，冲她微笑）这真叫我高兴，妈妈。我还以为您当然早就把它烧掉了——（忽然又摆出冷落而挑衅的姿态）我的意思是说，当初我决定离开您，开始自己的生活之后。

黛博拉 （饶有兴味儿地微笑——轻声地）好了，我现在知道是你主动要离开我，而不是我把你撵走的。我确实曾经想把你这个礼物烧掉。当时我那么生你的气，可我办不到。

西蒙 （满意地翻阅着书页——殷切地）对，这儿是我标出的那部分，您标出的部分，还有咱们一块儿标出的地方。（又用

萦萦怀旧而向往的声调说)您还记得吗,妈妈,我们俩当时就像现在这样坐在一起,我让您大声念给我听——

黛博拉 (轻声地)记得清清楚楚,亲爱的,就像是发生在昨天似的,甚至就像是刚刚发生似的。

西蒙 (专心看那本书)还记得这段儿吗?咱们母子俩一块儿标出来的。(朗读)

> ……有一种人的灵魂动荡而且燃着火焰, 439
> 它不愿在自己狭隘的躯壳里居停,
> 却总喜欢作非分的幻想和憧憬;*

(顿住,环视花园——古怪地)我已经好久没想到灵魂了。在高墙外面人们称之为大街的阴沟那边,灵魂对我来说就像是一种虚弱而感伤的想象,一种迷信的多余物——但是在这座花园里——(看到她温情而得意地盯视着他,便克制住自己。他接着读下去。)"一旦它的火势高涨,永远难以熄灭。"(顿住,给这一停顿平添了一种紧张的意味——深思地)"永远",对,我认为这是人最怯懦最合适的推诿遁词了,他忘了现在仅是过去的末一时刻,他把自己痴心妄想的希望称之为未来,而那也只是返回来索债的过去而已。

黛博拉 (不安地,微微哆嗦一下)我不喜欢那种想法,亲爱的。

西蒙 (好像没听见她的话似的——又读下去)

---

* 见拜伦:《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3章,第42节。上海译文1990年版,第148页。杨熙龄译。——译者注

它嗜好冒险，除了厌倦休息的安宁。

不知厌倦；

（冲她微笑——逗趣儿地）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注意到您多么厌倦休息。（又读下去）

这种心灵深处的热狂，

正是他和他的同病者不可救药的致命伤。

（微笑）唔，人除非嗜好冒险，冒着高度风险进行赌博，否则活着一点风趣也没有。我作为公司领导人已经体验到了这一点。至于致命伤，那是胆小鬼的想法，对不，妈妈？记不记得腓特烈大帝*对他那些不大愿意为他的贪婪和荣耀而去遭杀戮的掷弹兵说："你们这帮该死的蠢货恶棍，难道想永远活着不死吗？"（大笑。）

黛博拉 （勉强一笑）是啊，他们真蠢，是不是？

西蒙 （翻着书页——又现出孩童般的热情）瞧，这是咱们最喜欢的一段儿。我不用看着书，如今都能把它背出来。永远也忘不了——我敢打赌，您猜得出是哪一段儿，妈妈。

黛博拉 （抚爱地微笑——逗趣儿地）怎么，你显得多么兴奋啊，亲爱的。你内心还是个多么浪漫的男孩儿啊。对，我肯定猜得出——（朗诵起来——神气越来越高傲）

---

* 腓特烈大帝（1712—1786），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之子，维护农奴制，扩大军队，发展经济，为争夺西里西亚，长期对奥地利用兵。——译者注

我没有爱过这人世，人世也不爱我；
它的臭恶气息，我从来也不赞美，*

西蒙 （掐进来，学她那种高傲鄙视的口气接着背下去）

没有强露欢颜去奉承，不随声附和，——

黛博拉 （高傲藐视地）

也不曾向它偶像崇拜的教条下跪，

西蒙 因此世人无法把我当作同类；——

黛博拉 我厕身其中，却不是他们中的一个；——（西蒙插入跟她一起背完最后一句。）

……在并非他们的、而算作他们的思想的尸衣下栖身。

（两人戛然停止，彼此望着——接着高兴地大笑起来，黛博拉还拍着手。）

西蒙 妈妈，我现在全记起来了！

黛博拉 对，这就跟过去完全一样，对不对？（从左侧外边那幢房子里传来萨拉忐忑不安的喊声："西蒙，你还在花园里

* 见拜伦：《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3章，第113节。上海译文1990年版，第185页。杨熙龄译。——译者注

吗?"他俩都不满地一惊。黛博拉敌对而蔑视地看他一眼。)萨拉在找她的丈夫呐。你还是快去吧。

西蒙　(生气地,仿佛在大声自言自语)老天爷,难道我不能有一会儿自由吗?(近乎无礼而干脆地)我在这儿跟妈妈在一起呐。你又有什么事?(萨拉尽力无所谓地答复,不过声调里还是露出委屈和焦虑的情绪:"没什么,亲爱的,我只是想弄清楚你还在那儿。"接着是关门声。西蒙格格笑着说)想弄清楚。这觉得她有点儿不自在,您觉出来了吗,妈妈?

黛博拉　(恶意地一笑)对,觉出来了——也许还有点害怕。

西蒙　(皱眉——摆出他那生硬的权威气派)没关系,妈妈,
441 今后我不许再有这种干扰我们私事的情况发生。我已经命令她永远不许再到这儿来。(接着殷切地坚持)咱们现在忘掉她的存在吧。方才咱们做到了。咱们又回到过去那种情景,那时她还没生活在咱们俩之间呐。

黛博拉　(温柔地)我太高兴了,亲爱的。(握住他的手——诱惑而开玩笑地)握住我的手,你就不会迷失啦。

西蒙　(怀着孩子气的羞怯和冲动的感情吻她的手)哦,别害怕,我再也不会离开您,妈妈。(顿住——仍然握着她的手,带着温存的微笑望着前方回忆)您知道咱们刚才一块儿笑的时候我在想什么吗?我回想起远在咱们一起读拜伦诗那些日子之前的情景,那当儿我还只是个听童话故事的小孩儿呐,您就在这儿大声给我读那些故事。毋宁说我更喜欢听的是您自己编的那些故事。它们似乎比书上的故事还真实,叫我没法儿不信。

黛博拉　(不自在地,勉强一笑)天哪,你想得太远了!我都忘记——

西蒙　(坚持地)您不至于忘记我刚想起来的那一个吧。那

是您最喜爱的一个故事，也是我最喜爱的。我记得一清二楚。我记得您坐在这里，就是眼下您坐的那个地方，浑身穿着白色衣服，那么美丽，那么虚幻，不像一个有血有肉的妈妈而更像您讲的那个故事里的一个人物，那么叫人熟悉而又那么陌生，近在眼前而又那么遥远——（忽然盯视着她——用一种严厉的责备口吻）您总是那么小心保持您那种远离生活的高傲脱俗的姿态！叫人觉得您甚至害怕您自己的孩子也是个贪婪的闯入者正策划要把您从您的梦幻中窃走呢！

黛博拉　（不安而愧疚地）哎呀，你怎么居然对你这可怜的母亲有这种刻薄的猜疑呢，亲爱的！

西蒙　（似乎没听见她的话——目光凝视着前方，仿佛又回到过去）您会坐在这座凉亭前面，像一名卫士那样守卫着那扇门。（又不满地转向她）您干吗订出那个愚蠢的规定，除了您一人之外，别人都不准进入那座凉亭？连我都不让进去——您干
吗把它搞得那么神秘？（鄙视地瞥一眼凉亭）这毕竟够普通的， 112
许多花园里都有这样的凉亭。您这样做真让人觉得这像是一座神秘的庙宇，您是里面的高级女祭司！（讥诮地笑笑）反正谁也并不想非进去不可！

黛博拉　（怪得意地微微一笑）哦，可你明白并非那么回事，亲爱的。你就经常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央求要进去看看——

西蒙　那只是因为您把它搞得那么神秘，当然叫我好奇。

黛博拉　对，你过去一向是个非常爱刨根问底的小男孩儿，总爱发问——总爱管别人的闲事。

西蒙　可您叫一个孩子哪儿都不去，却又不跟他讲明道理——

黛博拉　（略为严厉地，仿佛他还是个男孩儿）我讲明了啊。

我一遍遍地解释我觉得家里的每间屋子，甚至我的卧室，都是属于你爹的产业。这座花园我和你分享。我当然希望有个地方，甭管它多么窄小，会是我一个人的，我可以在里面自由自在地梦想并占有自己的灵魂和头脑。可是你却固执地不肯相信这一点。你是那么一个自负的小男孩儿。（逗趣儿地）你不许我没有你在我身边独自呆会儿，哪怕一会儿都不行，对不，亲爱的？（接着出其不意地）不过，你现在没有一点理由抱怨。我已经多年没打开凉亭那扇门了，再也不想进去。从我跟你说的话当中，你可以推测出我上一次独自一人在里面的体验。（微微打个哆嗦。）

西蒙 （古怪地盯视着她）您是说您在内心里发笑唾弃，最后期望打开任何一扇逃离的门吗？

黛博拉 （颤抖一下——连忙地）对，对！你怎么记得这样清楚？好了，我们还是换个话题谈谈吧。

西蒙 （坚持地）那您干吗不把这座凉亭干脆拆掉算了，免得让它经常提醒您回忆。

黛博拉 （辩护地）因为它的外表并没有提醒我什么。再说
443 它是这座花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属于这儿，就是这样。我也不再注意它了。（恳求地）我请你谈些别的吧。亲爱的，你刚才说你记起一个童话故事。

西蒙 （渴望地）是啊，我要讲给您听，妈妈。不过古怪的是它跟这座凉亭倒有联系。

黛博拉 （一怔）噢！那我就不想听啦——

西蒙 哦，这并不在您那个故事里。那种联系只在我的想象中，大概是因为您把这个鬼地方搞得这样神秘无聊吧。（开始讲那个故事，目光盯视着前方，仿佛在想象其中的情景）故事是这样的，妈妈。我讲的时候不打算再现您喜欢用来渲染您那种

幻想的异想天开的浪漫主义情调。很久很久以前，在一块和平幸福的国土上，一个年轻国王被一个美貌的女巫使用邪恶的魔法夺走了王位，被放逐在外，浪迹天涯，成为一个无家可归的、不幸的流浪汉。那个女巫在放逐他的时候，看来在最后一刻感到有点后悔，便向他泄露了一个可能使他收复失去的王国的办法。那就是他得在世间搜寻那么一扇魔门。

黛博拉 （一怔）噢。

西蒙 她告诉他那扇门跟别的门一模一样，并没有什么额外的特征。那可能是任何一扇门，可是，他如果全心全意去搜寻，就会在碰到它的时候认出那扇门，而且知道门的那一边就是他那失去的王国。于是他便出发，寻找了多年，经受了无数艰难困苦的考验和数不清的失望，最后终于发现一扇门出现在他面前，他心里怀着希望，明白他的搜寻终于结束。但是他正要打开那扇门，深信只要一跨过门槛就可以重新进入他的王国，那里的人过去全都享有幸福、美、爱和祥和，可是就在这当儿他却听到那个女巫在门那边的说话声，因为她正在那里等他到来呢。她嘲笑地对他喊道："等一等。在你打开门之前，我得提醒你记住我可能多么凶恶，而且我大概对你恶毒地撒了谎，给了你一个虚假的希望。你如果胆敢打开这扇门，那你就会发现你那原来幸福的国土已经不复存在，而是由我把它变成了一片荒芜的沙漠，这里永远是黑夜，狰狞鬼怪在作祟，由一个丑陋可怕的老巫婆统治着，她要摧毁你想收复国土的要求，你一跨过门槛，她就会把你撕扯得粉粉碎，把你吞噬掉。"

黛博拉 （微微哆嗦一下——勉强一笑）哦，得了，亲爱的。我肯定自己从来也没有——是你自己在愚蠢地渲染添加这种异想天开的邪恶成分。我记得那本来是个讽刺幽默的故事。

西蒙 （好像她没插嘴似的，接着往下说）"所以你最好对自己的勇气很有把握之后再开门，"那位巫婆警告地喊道，"记住你只要呆在眼下所呆的地方，就不会冒风险遇到比你目前不幸的放逐遭遇更糟糕的处境。"随后他听见她发出一阵哈哈的笑声。就是这样。女巫没再说话，尽管他知道女巫还停留在那边，而且会永远呆在那里等着看他敢不敢开那扇门。（异常辛酸地）可您说过他永远也没开。他拿不定注意。他觉得女巫是在撒谎，想考验一下他的勇气。可他同时心里又害怕，觉得她没撒谎。他想转身离开那扇门走远点，但是那扇门有股魔力，把他定在那儿了，他永远也离不开了。所以他就站在那扇门外度过余生，成了一个叫化子，哀求过往行人施舍，一直到最后死去。（转身望着她——勉强一笑，不满地）这大概可以构成您记得的那种讽刺幽默的意味了吧？

黛博拉 （笑起来，脸上现出异常得意的神情，声调里隐含着奚落的满足）是啊，我现在记起那个结尾了；坦率地说，我还是认为这是观察我们大多数人存在的那种自我背叛的懦弱之后所得出的一种有趣的深刻见解。（逗趣儿地）我记得当时你对这个结尾多么不满意。你常常非要我再想出一个新的结尾不可，在那个结尾里那个坏巫婆改好了，变成了一个好仙女，把门打开，欢迎他返回家园，他们俩从此获得幸福。（大笑起来。）

西蒙 您当时想必也笑话我来着。（盯视着他——带着挑衅的目光）我至今还是想发现您能不能给那个故事想象出一个圆满幸福的结局。

黛博拉 （不自在地，跟他的目光相遇）为什么？（连忙扭过头去，勉强一笑）可你在说什么蠢话啊，西蒙。你还像个孩子！这只是童话故事嘛！一个讲求实际的拿破仑有着什么样的成见

啊？

西蒙 （愉快地微笑）对，我承认这很荒谬。想必是这个花园里的气氛促成的。可我的意思是说，当时我年纪小，非常容易受到影响，您讲的故事对我来说都像是真的，我就把它跟真事联系到一块儿了。故事里那扇门在我头脑里跟那扇门（望一眼凉亭那扇门）您那座禁止入内的凉亭的门等同起来了。我过去常常对自己夸口说，我如果是那位国王，就会天不怕地不怕，不顾一切地冒险抓住那个机会——（突然被一种奇特的紧迫感驱使，一跃而起，走过她的身旁，登上台阶，朝那扇门走去——严厉地）现在就让咱们破除那个谜吧。（握住门把手。）

黛博拉 （惊恐地跳起来，抓住他的一只胳臂）不，西蒙！不！（那阵惊恐又奇怪地变成勃然大怒——憎恨而厌恶地瞪视着他，激动地用发颤的命令口吻）过来！立刻服从我！你好大的胆子！一点规矩都没有了吗？你这样贪得无厌，难道不能给我留下一点可以算作我自己的东西吗？在你眼里，没有哪种孤独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吗？

西蒙 （被这阵突如其来的感情爆发震住了，像一个吓坏了的孩子那样顺从地走下台阶）对不起，妈妈，我——我还以为您现在不在乎了——

黛博拉 （松了口气，有点愧疚地）我没法儿不在乎。原谅我发脾气，亲爱的。我闹不清自己说了些什么——或者说的是什么意思——事实是我已经变得很迷信——总是记得我自己上一次在那里面呐——而且我挺害怕——同时也迷失了。

西蒙 （见她的态度软下来，自己又恢复常态——简明地）这都是胡说，妈妈。那里面当然什么也没有。

黛博拉 （微微一颤）你认为什么都没有吗？可我记得我在

那里面呐。

西蒙　胡说！这简直是神经错乱了，妈妈。

黛博拉　（慢吞吞地——惊恐地）是啊，我知道就是这么回事。（连忙地）这大概太荒谬了。那里面除了黑暗、灰尘、蜘蛛网——和沉寂幻灭的梦之外，其他什么都没有。

西蒙　（微笑）反正我一个人走进去，也不会是个圆满的结
146 局，是不是？对，也许有一天我会鼓起您的勇气，叫您自己把那扇门打开，咱们俩一块儿走进去。（轻轻拿起她的手——假装开玩笑而隐含着认真的意思）我觉得那时候就可以完全有把握那位美丽的女巫已经变好，成了一位善良的仙女，我那和平幸福的王国就在这儿。说真的，妈妈，您不会不许我做那个愉快的梦吧？

黛博拉　（出神入迷地）不会——也许我们俩一块儿做——那我就可以不害怕啦——也许到时候我甚至会欢迎呐——现在她又在耍阴谋，想把生活从我身边夺走——（异常得意地微微一笑）对，那只能怪她自己，要是——（又惊恐地打个冷战）不！我不知道到底想说什么！（强自做出嘲笑的姿态转向他）你真是莫名其妙，西蒙。这样一个男子汉居然如此孩子气，真是太离奇了。今后我不许你再提这个话题。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我才欢迎你再到我这个花园里来，你在这儿享有跟过去一样的权利，可是不能再增多啦。（恳求地）当然这对你的幸福来说也足够了，亲爱的。

西蒙　（摆出一种嘲笑绅士向淑女献殷勤的姿态，吻她的手）您的愿望就是我的守则。我会一如既往做您各种奇思怪想的奴隶。

黛博拉 （蓦地换上欢乐而富有魅力的媚态）就该如此，monsieur*。（笑盈盈地）我很高兴看到那个俗不可耐的乡下贱货并没让你忘掉我教给你的那套风度翩翩的绅士举止，亲爱的。（从左侧外边正房那儿又传来萨拉的声音，这次那句随随便便的话语里明显隐含着不安和猜疑。她喊道："西蒙，你还在花园里吗？"）

西蒙 （一怔——生气地回了一句）对！我当然还在这儿！怎么着？你又要我干什么？（稍顿。接着传来萨拉受到委屈而有点可怜巴巴的答复："没什么，亲爱的。快开晚饭啦，没别的事。"接着她忽然又用不满的命令口吻添一句："是你该进屋来的时候啦，听见我说的话了吗？"）

黛博拉 （望着他——极其嫉妒而嘲弄地）看来你那个贱货在下命令了！你作为她种种贪心的怪念头的百依百顺的奴隶，最好还是乖乖服从吧！（西蒙被刺痛了，正打算气愤地回答，黛博拉却抢先用暗含着幸灾乐祸的嘲讽口气喊道）别担心，萨拉， 447
我这就把他带来，送还给你。（稍顿。接着萨拉又用不安而勉强装得满不在乎的声调喊回来："哦，您不必操心，黛博拉。反正他肚子饿了就会回来。"随即是她回进正房的关门声。黛博拉恶意地笑笑。）那末一句话里的自信未免勉强了点儿，对不对，亲爱的？还显得挺害怕咧！（站起来。西蒙也跟着站起来。她怀着一股刻毒的渴望心情说）我们现在进去吧，亲爱的——一块儿进去。我眼下真想看到她。看看她到底害怕到了何等程度。（挽着他的胳臂——温柔地）哦，我真高兴——高兴极了，亲爱的！——我的儿子又回到我身边来了！

---

* 法语：先生。——译者注

西蒙 （温柔地）那也不及我又有了母亲的高兴程度的一半！（他俩一起朝左边走去。西蒙又蓦地站住——向她提出警告，声调里挑衅暗含着奚落的意味，好叫这种警告更为有效）我想再次提醒您，妈妈，别低估了您的对手。您对自己的占有力量充满自信，这固然不错，我也决不会否认这一点，可是别忘了萨拉也很强大。她可以拿她那种对实在的物质极端强烈的贪婪跟您那种思想精神上的优势相匹敌，她那些现实中的事实敌得过您那些梦幻空想，她对生活热切的接受抵得上您对生活的回避。您体弱多病，举止过分文雅，而且胆小迷信，她却身强体壮，哪道门挡住她夺取拥有权，她都会把它砸碎。所以，要当心，别一见到她又屈服于她的影响，让她狡猾地把您骗得糊里糊涂，分不清什么是您的，什么是她的，而把您本身和她本身混同起来。您得小心戒备，维护您本人独特的个性，您的自由权，否则的话——我也知道您再也不想让她像以往一直那样暗地里嘲笑您啦。

黛博拉 （越听越生气——脱口而出）嘲笑我！这个庸俗的蠢货！她要是知道真相，准保会气坏！你也一样蠢，否则你就不会说出这种荒唐话！（傲慢地吹嘘）我告诉你，是我一直在内心嘲笑她呐！是我叫她成为一个可笑的、信任别人的笨蛋！用谎言骗取了她的感情和友情，使我可以把她的几个孩子窃取过来。你的头脑多么简单，真是瞎了眼，西蒙，尽管你有什么在纸牌上做记号和骰子里灌铅的经验，能够成功地玩弄巧取豪夺的把戏！
148 是谁让她觉得她是我，是谁的意愿叫她不再需要你而把你孤独地放逐到另一个房间里去？我告诉你，自从你们俩住进这所房子头一天起，我就暗地里要阴谋，欺骗你们，假装扮演一个慈爱糊涂的老奶奶。达到什么目的呢？（得意洋洋地微笑）怎么样，现在总该看明白了吧。你来这儿了，是不是？——我的儿子，再

也不想离开母亲！（卖俏而奚落地笑笑，开玩笑地拍拍他的脸蛋儿）这样一位能征善战的拿破仑在看到一场彻底的胜利和一场毁灭性的失败的时候，居然分辨不清，真也是件咄咄怪事！

西蒙 （用一种好奇而客观估量的目光望着她——接着感到满意，客观赞许地点点头）对，妈妈，您自己就那么相信吧，您可以有把握地蔑视她。在这一方面，就像我怀疑过那样，毕竟有不少是实话。当然是您说的实话。不是萨拉说的，也不是我说的。甚至还不是您的全部实话。不过您和我以后可以慢慢识破真相。（愉快而漫不经心地微笑）我想咱们现在还是进去吃晚饭吧。

黛博拉 （躲开他，惊恐而不解地望着他）西蒙！什么——？（接着克服了恐惧，突然得意地挽着他的胳臂——渴望地）对！我们进屋去吧。我迫不及待地要告诉萨拉，你每天傍晚都要来陪陪我，你现在又是我那亲爱的儿子了！

西蒙 （严厉地嘱咐）不！等我允许您说的时候再告诉她。我会选择一个最有效的时刻。（冷冷而简明地）妈妈，请您别忘了我对家庭这样重新进行一次安排纯属我个人的私事，必须完全按照我计划好的办法进行。您如果想叫我天天陪陪您，就最好别插手。（粗鲁地）来吧，天快黑了。（她又一次惊恐而困惑地望着他，朝后退缩，从他胳臂上抽出手来，可他不予理会，抓住她的胳臂，让她跟他一起从那条小道朝正屋走去，下。）

（幕　落）

第三场

景　哈福德宅邸大厦的客厅——一间天花板很高、格局很

匀称的大屋子，就像人们在马萨诸塞州常见到的那类由布
419 尔芬奇*或麦金太尔**于十八世纪九十年代末期设计建造的宅邸的客厅。四壁和天花板都是白色的。打蜡的乌木地板上铺了一整块地毯。当中前方有一盏水晶玻璃枝形吊灯挂在屋顶中央。左方紧前面靠墙摆着一张面朝右方的小桌，往后有一扇通向前厅的门，一把椅子，再朝后另有一张桌子。后墙当中是那扇通往西蒙书房的门。那扇门两侧各放一把面朝前方的椅子。右墙紧靠后摆着一张桌子，往前是一扇面朝大街的大窗户，接着是一把椅子，再往前是个壁炉。壁炉左侧后面摆着一张大沙发，沙发左端有一个小茶几，上面放着一盏台灯。左边前方有一张椭圆形桌子，上面也摆着一盏灯。这张桌子后面右侧有一把椅子，面朝右前方。另一把椅子放在这张桌子前方左侧，面朝正前方。时间是当天晚上九点钟左右。

萨拉、西蒙和黛博拉在场——萨拉坐在椭圆形桌子右侧前方那把椅子里，西蒙坐在那张桌子后面右侧那把椅子上。黛博拉坐在沙发左角台灯旁边。萨拉假装在做针绣活儿，不过显然在想心事。黛博拉手里拿着一本书，目光越过那本书上端凝视着前方，也像萨拉那样心事重重。西蒙手里也拿着一本书，目光虽然盯着书本，眼神却没移动，十分明显脑子里也在想着别的事。三人都更换了服装。两位妇

---

* 查尔斯·布尔芬奇（1763—1844），美国建筑师，以设计政府行政建筑闻名。——译者注

** 塞缪尔·麦金太尔（1757—1811），美国建筑师，家具制作者。1779年在马萨诸塞州塞勒姆建成的住宅，规模宏大，比例匀称，是美国独立后英格兰地区最精美的住宅，周围地区竞相仿效。——译者注

女穿着半正规的晚礼服，黛博拉一身白，萨拉那身蓝衣服跟她眼睛的颜色很相配。西蒙身穿一套黑色服装。

幕启后，室内一时弥漫着一股寂静的紧张气氛，一股仿佛是在等待屏息侧耳偷听的沉寂。接着人们似乎可以听得见这种寂静的缘由含义，听到他们三人各自的内心独白。

萨拉 （沉思）感谢主，总算有一会儿消停的工夫能让我思考一下——自打他们俩进来之后，我们仨谈得那么愉快——就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她可真会隐藏内心的感情——你会觉得从她身旁把孩子们夺走她根本就无所谓似的——也许并不是那么回事——也许她正像西蒙所说的那样，只在装模作样罢了——不，我知道她爱孩子们——这无非是她出于一种贵夫人的自尊心，不愿意让我心满意足地知道她受到了伤害——这背后肯定还有别的原因——我方才还当他们俩永远不进来了——我听见他们俩有一次还哈哈大笑呐——两人进来的时候，黛博拉看上去带着甭提多么高兴的样儿——西蒙也显得有那么点儿——狡猾——仿佛他们俩之间有什么秘密似的——我方才让西蒙到她那个疯狂的花园里去可真是糊涂——（辩解地）嗯，我知道西蒙还没告诉她我要去他的办公室工作呢——我要告诉她我要去充当情妇那一段儿——等她知道了，叫她去微笑吧！（不耐烦地斜瞥西蒙一眼）他干吗不告诉她，干脆把这事了结了呢——他要是不立刻告诉她，那我可就要说啦！——

黛博拉 （沉思）刚才在花园里，我最后对他那么信服——可他一见到萨拉就又变卦了——两眼又闪现那种让她的肉体魅力征服的神情——她那种俗里俗气的俏丽所引起的一种反射作用——萨拉也有了变化——我觉得她那女性贪欲的暖乎乎身子

在故意无耻地散发出一种挑逗情欲的气息——她连我所希望的那种害怕程度的一半都没有——不过她还是有点不自在——她掩饰不住心里的怀疑——等西蒙告诉她每天傍晚他都到我的花园里来陪我，她就会意识到自己那种粗野的兽欲不再起什么作用啦——现在他是我的儿子了——(不耐烦地瞥西蒙一眼)他在等什么呢？——难道怕伤害她而退缩了吗？——哼，我一想到她卑鄙地背叛我对她的信任，就决不会退缩！

萨拉 (消除疑虑——沉思)嗐，我瞎费工夫琢磨她干什么，可真够傻的——孩子们的事西蒙不是已经许诺了吗？我怎能忘记他在办公室里那么需要我呢——连他属于公司的那部分如今也会属于我啦——整个儿的他——我的四个孩子也全会只属于我所有！——再也不跟黛博拉分享——这是我的家！——她只能是个陌生的客人，靠我施舍度日——就让她呆在她那个花园里吧，她除了伤害自己之外，谁也伤害不了——只要她别管我的闲事，别侵犯我的所有权，她要是愿意的话，就让她做自己的梦，一直做到进疯人院吧！——她这是活该，谁叫我那么相信她，她却欺骗我，耍坏心眼，妄想窃走我的几个孩子！——

黛博拉 (沉思——消除疑虑而洋洋得意地)她只是在装模作样地做针绣活儿——心里却在瞎琢磨呢——对，恐怕就像我和西蒙料想的那样挺害怕呐——我从西蒙眼神里看到他那股需要她的欲望，大概仅仅是我的想象罢了——我没忘记他方才在花园里变得那么温柔——那么可爱——那么需要我——我心爱的儿子！——再也不会让人从我身边夺走——每天傍晚在花园
451 里，我都要鼓励他跟我一起依旧生活在他还没认识萨拉之前的日子里——生活在他还没想到女人之前的日子里——又是我那个小男孩儿——我要把他束缚住，这样他就永远不会抛弃我，逃

避我啦——萨拉就只能成为一个虚有其名的妻子，一个管家婆，孩子妈，我们的爱尔兰使唤丫头和女仆！——

西蒙 （两眼盯着他那本书——志得意满地思索，仿佛已经猜到那两个女人的心思）我觉得自己完全有理由祝贺自己——一切都在按照我的计划进行——各归其位，安分守己——她们俩如今又被分离开了——不再像往常那样并肩坐在沙发上了——我在她们俩之间也恢复了原来的地位——头脑里不再出现混乱——不会再把她俩合为一体——不会再在那种混淆中感到失落——从今以后全都给区分开来，一清二楚——两个女人——彼此对立——她俩之间唯一的关系出自各自同我的关系——她俩只有活在我的生活当中，生活才有意义和目的——从今以后这里是我的家，我又拥有了自己的头脑！——我是个自由自在的奴隶主！（得意地暗自微笑，开始看书。那两个女人好像多半感受到了他的大致想法，同时转身怀着一阵疑虑和不满的心情望着他，接着又很快把目光移向别处。）

萨拉 （沉思）他其实没在看书——只是在装着玩儿——自鸣得意呐——真够狡猾的——

黛博拉 （跟萨拉的想法在基调上大致相似）我纳闷儿他在想什么呢？——想公司的事和他吹嘘的这个秘书兼情妇吗？——我真讨厌他那种商人的沾沾自喜、利欲熏心的微笑！——

萨拉 （不满地思索）我熟悉那种微笑——他每次狡猾地为公司安排一项交易，欺骗了某人的时候，就这样微笑——他今天上午在办公室里那种说话腔调，真像是在为了弄到手一个情妇而在讨价还价似的——我希望他别认为他骗得过我——我让他知道了我多么需要他，真是太糊涂了！——

黛博拉 （不满地思索）那样快就答应了他的恳求，真是不明智——我记得他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怎样央求我，最后总叫我不得不让步，他一向就用这种办法达到他自己的目的——嗯，他要是忘了，就会重新发现我也自有办法达到我自己的目的！

152 **萨拉** （自我安慰而且有点蔑视地思索）嗐，我不该这样焦虑不安——他不是表现出想要我，跟我想要他一样吗？——当时我要是再热乎点，他也许会表现得更强烈呢——那我还担什么心？我还是做我的针线活儿吧，别再让这些糊涂想法搅我啦——（专心做起活计来。）

黛博拉 （自我安慰地思索）这真愚蠢，毫无意义！——居然叫自己这样焦虑不安，心里不痛快——他方才不是已经证明那么有决心了嘛——我这样胡思乱想对他太不公平了——我该明智些，自管看我的书——（决计开始看书。室内寂静片刻。首先是西蒙试图不再一心二用。他停止阅读，出神地呆视着那本书。）

西蒙 （沉思）对，我觉得我可以预见到眼前我发动的这场战役的每一步骤——连当年拿破仑发动奥斯特拉茨*战役时也没像我这样精心策划过——老天爷，一个多么荒唐的对比！——都是受了妈妈那种罗曼蒂克的影响！——然而，尽管我可以准确无误地预言这场战役每一步可能的进展——可是这一胜利能保证征服后的持久和平吗？——谁知道呢？——我只能清楚地预见到最近的将来——我的计划没超过这个极限——眼下我连自己都闹不清到底希望得到什么样的结局，也闹不清

---

* 奥斯特拉茨，捷克斯洛伐克中南部城镇，1805 年拿破仑曾率法军在此大败奥俄联军。——译者注

我想强加的最终和平是什么样的性质呢——(勉强自我安慰地)噗！反正遇到问题出现时，我再设法解决不迟——今天干得够不错的了，眼下我在控制牌局，可以按照我的意愿玩下去——让她们俩各自以为自己会赢——发出那些做了记号的牌，轮流叫她俩觉得自己会赢似的，这样就会叫她俩各自错把输局当做赢局——(皱眉——不安地)可是这却意味着我本人总得留在这场牌局里——总得像在办公室里那样小心谨慎，仔细观察——决不能放松警惕——永远存在着失败的危险——破产和毁灭——贪婪的敌人的联盟——一场不停的你死我活的决斗！——(下意识地畏缩一下——又果断地自我蔑视地)噗！多么胡思乱想！真好像我把自己看成胜利者的战利品了——而我本人其实才会是得胜者——(又试图看书，可立刻又打消了这个念头)我没法儿集中思想看这本该死的书——读完一段儿，要么记不住说的是什么意思，要么看不出什么道理来——

黛博拉 (停止阅读，目光越过书本呆视着——不满地思考)我读不下去——只是顺着字行过目下去，仅此而已——我觉 453
得心神惶惶不安——不由得记起他所唤醒的许多往事——而我早就巴望那些往事消逝了——这可真要付出危险的代价——

萨拉 (停止做活计——烦躁地思索)真糟心！——我根本没心思做活儿——总觉得背后有什么在盯着我——窥测我脑子里许多推推搡搡的想法，那些想法就像一群吓坏了的疯羊在攒动而我又没办法制止它们——今天晚上这儿的气氛真有点儿怪——不像往常这所房子——根本不像个家——没有一点安宁——(下意识地哀叹)长久以来我们夜里坐在这里总是称心如意的，可今天却大大变样儿了——黛博拉和我本来会一起坐在沙发上欢笑交谈孩子们的事儿——西蒙独自坐在那边，为他的公

司想出种种计划——只顾自己的事，从不打扰我们——

黛博拉 （微微哆嗦一下）对，要求我付出一笔挺吓人的代价——把那曾是他的母亲而早已被人遗忘的黛博拉从往事的坟墓里释放出来——西蒙对那座凉亭的态度多么愚蠢——一个成年的男子汉——对他来说，世上没有什么是神圣不可侵犯或隐秘的——今天晚上这幢房子里寂静得多么紧张啊——就好像屋里藏着一枚炸弹，导火线在一点点地燃近似的——宁静正在屏息——捂住耳朵等待那声爆炸——真是一幢鬼怪作祟的房子——跟昨天晚上——跟多少年来的夜晚的情景大不一样——以往萨拉会坐在我身边——我们俩会一起欢笑，想着孩子们——我都忘记西蒙坐在那边——他好像离我有百万里远似的——他随往事一起埋葬了——我那时根本不需要他——

西蒙 （沉思——不安地）也许我应该再等一等——一直等到我更清楚地确定我所巴望的这次最终征服的真正性质时再说——我为公司进行每次战役时都极其小心谨慎——事先精确地估计一下我要赢得什么——有把握那场赌博不会得不偿失——这种要求我不停地保持警惕的情况正在证实这里的气氛格外紧张——眼下就已经开始——我这个家正在变成一个战场——跟往常的夜晚大不一样——过去这里安安静静——至少有那么一
154 股气氛使我可以不理会她们俩的存在而集中心思考虑我为公司的种种抱负——一个男人在男人那个严酷现实生活圈子里的工作——（厌烦地）是什么促使女人那个充满谎言、贪图小利而多愁善感的生活小圈子显得那么虚假重要呢？我干吗要干预她们那种可鄙的野心而叫她们把我卷入一场争夺孩子的家务纠纷中去呢？——我，一家大公司的总裁，一座大城市社交界的首要人物，一个叫人敬畏而嫉妒的男子汉——

萨拉 （后悔地）尽管西蒙向我指明了黛博拉多么鬼鬼祟祟，我现在应当挺恨她，可是我还是不由得希望西蒙压根儿没告诉过我——他真傻，居然认为黛博拉会把我的孩子夺走——凡是属于我的东西，连魔鬼自己都甭想从我身边夺走——我不恨黛博拉，也许是我的懦弱表现，可我还是希望能够继续认为她是我的朋友，而且相信她——由于帮助了她而感到骄傲——

黛博拉 （后悔地）我尽管怨恨萨拉这种背叛行为，内心却还是有点儿希望西蒙没揭开她的假面具——我们当中难道有谁的灵魂给剥得赤裸裸时，不是卑鄙丑恶呢？——生活充其量只是人们相互间礼貌地装着互不看清的一场把戏罢了——一场我们相互之间默契的游戏，各自装扮成一个并非自己真实面貌的人物——一项契约，为了友谊而不仔细追究朋友的底细——我已经习惯依赖萨拉那种健康和力量——就好比倚在一棵根深在平凡大地上的大树那样——即使她把孩子们收回去，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她如果是自己要那么做，我想必可以理解她那种嫉妒心——我也当过爱孩子的妈妈——一想到我自己那种贪心，我想必会原谅她——

萨拉 （好像在响应黛博拉的想法，不满地瞥一眼西蒙）要是他没进行干预——他干吗抽冷子想起要干涉我们两人之间的事呢？——

西蒙 （皱眉——自我恼怒地沉思）多么愚蠢的冲动，居然驱使我插手她们女人之间这种微不足道的把戏——而且恰恰在我刚刚承担起一条铁路的额外责任的时候！——究竟是什么魔鬼附身，竟然唆使我叫萨拉去我的办公室工作？——现在我甚至在那边也甩不开女人而过一种独立的男人生活啦！

萨拉 （怨恨地思索）要是我没去他的办公室——我觉得我

真不该去——他又要耍什么鬼把戏——

455 **西蒙** （沉思）竟会告诉她我需要个女秘书，可真是胡说八道！——她只会碍我的事——而且我也会失去隐私——她会贪婪地窥探一切——

萨拉 （沉思）真好像我料理家务和照管孩子的事还不够似的，他还要我去为他的公司当奴隶！（抱怨地）难道他竟然那么无能，连他自己那种男人干的事儿都管理不好，还非得我——？

西蒙 （沉思）我提议让她当我的情妇，简直是太荒谬了！——我如果需要一个的话，成打的姑娘我都能花钱买到手——又年轻又漂亮——含苞待放，没让人占有过——不是一个已经属于我的肉体——对我来说，得到她真是毫无价值可言——她要是希望还能让我像过去一度那样成为贪恋她的肉体的奴隶——（转身敌意地瞪视着她。）

萨拉 （没注意他在望着她——沉思）他要是认为让我当他的情妇会叫我高兴——对待他的妻子就好像她是一个他在大街上随便结识并问价钱的婊子——那他就该明白我不再要他了——乐意让他撇下我独自一人安安静静地睡觉——我实在糊涂，竟让他在办公室里拥抱我吻我，叫我想起——叫我就像一头正在发情的野兽那样成为自己情欲的奴隶，不能自己——可是我要让他明白这次的情况恰恰相反，轮到我要做个独善其身的人啦！（转身怀着报复性的仇恨瞪视着他，接着两人的目光相接触，各自愧疚地移开目光。她逼出一种无所谓的口气——对他说）有事吗，西蒙？有话要跟我说吗？

西蒙 （同样用无所谓的口气）没有，我还以为你有——

萨拉 没有。

西蒙 我一心在想点儿事儿呐。

萨拉 我也是啊。

西蒙 （声调里带着奚落的意味）我赶巧正在想着妈妈呐。

萨拉 （无所谓地）怪事儿。我也正想着她呢。（两人都没看着黛博拉。稍顿。）

黛博拉 （思索——不满地）西蒙在撒谎——他说这话纯粹是想伤她的心——我尽管恨萨拉，可是看见西蒙存心欺负她，还是挺怜悯她——他刚才要是还在想着我，那可违背了我的意愿——就像他今天傍晚到我的花园里来那样——擅自闯了进来——你原以为他这样一个好出身有教养的人会更敏感些——明 456
知自己不受欢迎就会克制自己，不会不请自入——

西蒙 （沉思——不满地）这句谎话又叫我想到妈妈头上——究竟是什么迫使我又到她的花园去了一趟呢——那座神秘的凉亭——那些疯疯癫癫的废话——老天爷，下一步我就该玩儿童玩具啦，央求她给我讲个童话故事啦！——我真该死的软弱，居然还答应每天傍晚去看望她——我可没时间瞎浪费在迁就她那些老迈昏庸的奇思怪想，装着认真看待她那些浪漫疯狂的梦想上面——（敌意地望着她。）

黛博拉 （怀着十分敌意的心情思索）他提议每天傍晚来陪陪我——倒真像是一种对我的恩赐似的！——我才不要他来干扰我的生活呢——当初我甚至没打算怀上他——生下他之后，我真高兴总算把他摆脱掉了——由于生他而叫我失去了美态，变得丑陋不堪，身材臃肿变形，连我自己都感到恶心——生下他之后，又被迫得爱他——就像是一种并非自愿而是由外部强加给我的、身不由己的命运，叫我软弱得毫无办法可想——爱就像是一种奴役人灾祸那样加在我的心头——我的生活由此从属于另一个人的生活，我的幸福任凭另一个人自私的怪想随意支配

——(转身敌意地注视着他。接着，两人的目光相遇，各自愧疚地移开目光。)

西蒙 （勉强装出无所谓的口气对她说)有事吗，妈妈？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黛博拉 （模仿他的口气)没有，西蒙。我还以为你有——

西蒙 没有。(语气中带着奚落的意味儿)我没在想您，而是在想着萨拉呐。

黛博拉 （无所谓地)怪事儿，我也正想着她呢。(两人都没看着萨拉。稍顿。)

萨拉 （不满地沉思)他在对她说瞎话——他除了有情欲上对我有时所求之外，不怎么想到我了——他说这话纯粹是想伤她的心——他在讥讽她——可怜的老太太！——我很难叫自己恨她——倒挺怜悯她呢——她读不下去手里那本书——她太心烦意乱了——想着自己将会多么想念孩子们——成天价孤零零157 一个人——我白天也不会在这儿陪着她啦——西蒙要我去呆在他的办公室里——她今后只好独自沉浸在往事里，啥都没有了，只能回到她那些疯疯癫癫的旧梦中去寻求安慰——西蒙要是不加小心，最终会把她送进疯人院！——他居然这样恨自己的母亲，真是太糟糕了！我都没有这么厉害地恨过我爹——我要是恨我爹，那是为了我那可怜的妈妈的缘故——我恨他嘲讽妈妈的那种手法——西蒙总是嘲讽他的母亲——可是黛博拉对我来说就跟母亲一样——我很自豪能又有这样一个出身高贵的北方贵夫人作母亲，她不像我可怜的妈妈那样土里土气地说话，而且那么高傲，从来也没让自己对任何一个男人的爱使自己变成一个傻瓜和奴隶——她一向保持自己的自由和独立地位——(困惑地)唉，是什么叫我的脑子想起往事，竟把活人和死人搀和在

一儿了——就跟西蒙说过他在脑子里竟把我和黛博拉混淆在一起分辨不清一个样儿——他的脑子，真就是这么回事——正是他给我们带来了混乱！

黛博拉 （辛酸地思索）这都是他一手造成的——一个邪恶贪心、病态嫉妒的孩子设下的阴谋诡计——我知道他跟我说了谎——他驱使萨拉背叛我对她的信任——萨拉决不会出于自愿——她已经开始把我当做另一个母亲那样爱戴——向我寻求指点——尊敬我——我也一向高兴地把她当作女儿那样看待——因为我在她的热情信任下感到安全，可以免遭自身的危害——因为她的魄力、健康和对生活的接受给了我一种对生活的信心——一种支持——现在西蒙竟敢夺走我这种安全感！——而提供给我一种疯狂的混乱作为交换——让过去的鬼怪来困扰我——还带着一种对我恩赐或提供给我一件礼物的傲慢无礼的态度！——

萨拉 （思索）我干吗让他这样做呢？——我并非无能为力——我又不是他脑子里一个转来转去好适合他的乐趣的念头——我现在应该到黛博拉那边去，跟她真诚地谈谈——让她对我也一片真诚——她要是原谅我，我也会原谅她——我们俩很快就能终止西蒙的鬼花招！——

黛博拉 （沉思）我们俩真傻，居然让他这样愚弄！萨拉如果像往常夜晚那样跟我坐在一块儿，我们俩就会彼此理解，彼此原谅——有她的魄力和健康在我身边，我就可以抵制住西蒙的痴心妄想——我只须把萨拉唤到我身边来——（她俩同时彼此对唤："萨拉""黛博拉"，然后探身向前，好越过西蒙使目光相遇； 158
两人宽慰理解地相对微笑。黛博拉异常温柔地开口。）是啊，媳妇，我早就该明白你猜到了我的心思。

萨拉 （站起来——温柔地微微一笑）可能是吧，妈妈——我也希望您猜到了我的心思。我能过来跟您坐在一块儿吗？

黛博拉 我正想让你过来呐。当然可以，亲爱的。（萨拉绕过桌子，经过西蒙身后，没理睬他，走向那张沙发。黛博拉拍拍自己坐的沙发的左侧，热情微笑地欢迎她）你知道，这儿才是你的位子，就在我的身旁。

萨拉 （激动地弯身像女儿那样吻一下黛博拉的面颊）我知道，妈妈。（紧挨着坐下，两人的胳臂相挨着。）

西蒙 （一直在假装看书——轻蔑地松口气）哼，这么一说她们俩已经决定忘掉仇恨，彼此原谅了——嗯，坦白地说，这也叫我感到宽慰——那种仇恨方才那么活生生地出现在这间屋子里——也出现在我的头脑里——我真觉得自己无可奈何地给卷了进去——当然我自己也有过错——我管这种闲事干什么，真是糊涂——现在我们又回到以往夜晚那种境界，我又可以只思考自己的事啦——（脸上突然闪现狡猾而恶意的神情）可我同时还得留神观察她们俩，弄清楚她俩这种感伤的重聚并不很成功——她俩当然不过是在说谎演戏罢了——为了占点优势而扮演伪善的人物——从旁观察她们俩，倒也会挺有趣儿——

萨拉 （激动而坦诚地转向黛博拉）我要请您原谅，妈妈——关于孩子们的事。我让人煽起妒火而不信任您，真是太不应该了。

黛博拉 （拿起对方的手——温柔地）我明白。谁也不由得会嫉妒。这是爱心的一部分在作祟。

萨拉 （不满地匆匆瞥一眼西蒙）是啊，爱得太贪，人的确就觉得它在作祟。

黛博拉 （拍拍萨拉的手）谢天谢地，我们俩彼此了解了；这

真差点儿发展成为一场愚蠢的争吵，现在总算过去了，是不是？

萨拉　是啊，我很高兴现在又回到您的身边来了，体会到您的信任和友情——

黛博拉　（紧紧握住她的手，没放下）我真高兴你又回到我 159
身边来了，亲爱的。我方才都开始觉得自己软弱得又听任往事摆布了。

萨拉　（温柔地）哦，别再想过去的事啦。（亲热地吓唬）您可真丢脸，现在要什么有什么，还有四个漂亮的孙儿绕膝让您宠爱，您还胡想什么呢。

黛博拉　（渴望地）这么一说，孩子们又可以回到我身边来啦？

萨拉　当然可以！可您得记住并不是我把孩子们从您身边夺走的。（朝西蒙不满地望一眼。）

黛博拉　（深受感动）你真好，真宽宏大量，亲爱的！我真恨自己，居然叫自己的头脑受到了诱惑——（十分敌视地望一眼西蒙）可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我们俩把他打败了。（稍顿。两个女人握住手，挑衅地瞪视着西蒙。）

西蒙　（不安地晃动身子，两眼盯着书本——带着一种勉勉强强而不自在的嘲弄神情思索）经过今天我们之间所发生的这些事之后，难道她们俩竟然还希望重新建立那种自私贪婪的联盟——排斥我，拒我于她俩的圈子之外，撇下我孤单一人——（极端报复地）那我就很快来证实给她俩看——妈妈忘了我还没把从今以后我每天傍晚都要去看望她那个计划告诉萨拉呢——萨拉也忘了妈妈还不知道我要让萨拉当我的情妇这件事呢——我一直犹豫不定，还没告诉她们，是因为——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骰子一掷出去就会无法挽回，不可能逆转了

吗？——因为我心里有点儿害怕吗？——(逼出一种自我嘲弄的腔调)害怕？——胡说八道！——应该是她俩害怕——可我想还是等我能更清楚地理解我这个最终计划的确切性质后再说——

萨拉 (仿佛受到他这种想法的影响似的，连忙不满地看他一眼——慢慢地)尽管如此，黛博拉，我还是觉得您方才一个人孤单地坐在这儿多么不愉快。我坐在那边，有他隔在咱们俩之间也挺不好受。

黛博拉 (不满地望着西蒙——压低嗓音喃喃说)是啊，就是这样，萨拉。我们俩应该永远别再让他离间我们——

萨拉 (悄没声儿地)哼！就是他让我信以为真您在试图夺走孩子们对我的爱呐。(她俩更亲密地弯身凑近，脑袋都几乎挨在一块儿了；在下面一段情节里，她俩一直悄声交谈，目光盯视着西蒙。)

黛博拉 我确信他就是这样做呐，就跟他试图让我信以为真你今天去他的办公室存心要背叛我一样。

萨拉 (十分敌意地逼视着西蒙)原来他是这样跟您说的，是不是？简直是瞎扯。这都是他策划的阴谋。其实是他叫我去那儿的。

黛博拉 是啊，我现在全明白了。

萨拉 我真纳闷儿他在耍什么鬼把戏。他干吗不叫咱们消消停停的？他还能苛求咱们什么呢？难道咱们没把自己的全部时间都奉献给他吗？(辛酸地)可男人都是魔鬼的崽子！他们永远不知足。他们一向要抓取更多的东西。

黛博拉 (辛酸地)千真万确。怀着他们的时候就盼着赶快把他们生下来，好得到自由，可那只是新的一轮奴役的开始，因

为他们从呱呱堕地头一声啼哭起就开始指责你，像低能儿那样抱怨自己的命运，而且占据你的生活，真好像占有你是他们的权利似的！

萨拉 这都是因为看见咱们俩没有他跟孩子们在一起也很知足的缘故。他忍受不了这 种想法。

黛博拉 （开始得意而报复地微笑）是啊，他从小就是个贪心嫉妒的孩子。我认为，萨拉，我们俩可以在这方面任意摆布他。他的嫉妒心驱使他需要我们。可我们已经有了四个儿子——

萨拉 （也微笑起来）那咱们就不一定需要他啦。（讥诮地轻声笑笑，黛博拉也跟她一块儿笑。西蒙不安地晃动身子，目光不再顺行看书而盯在那一页上。）

黛博拉 是啊，萨拉，我越思考这件事，越觉得他才真正无能为力、寂寞和失落——他在乞求爱，完全任凭我们发落呢。

萨拉 （威胁地）那就让他当心，别再这样耍花招破坏咱们的安宁！咱们俩可能对他这种贪得无厌失去耐心，那他就会发现自己在夜晚给轰了出去，没有——只好睡在办公室里，把他的公司当成 一个情妇！

西蒙 （这当儿目光盯着书——紧张而恐惧地思索）我仍然觉得仇恨活生生地出现在这间屋里——越来越厉害——越来越逼近——包围过来——威胁着我——（内心做斗争）可是这太荒 461
谬了——她们俩现在彼此挺仇恨呢——（恐惧地）不过，这间屋子变得冷极了——胡说八道！——你明明知道今天晚上特别暖和——可是这里变得黑暗了，这间屋也显得生疏了——胡说八道！——这里是你出生的那幢房子，原来的客厅，灯火挺亮——可这肯定不会是我的幻想，妈妈和萨拉不见了——就像往常许

多夜晚那样——妈妈拿起她的手，把她领回去了——仿佛妈妈打开一道通往过去的门，她们俩消失在那里面的黑暗中，然后再出现时却变成一个女人了——一个使我想起很久以前认识的妈妈那样的女人——可又不是她——而是一个陌生的女人——虚虚幻幻的，一个不再生气勃勃的幽灵，美丽而冷酷，傲气十足——目光敌意而且视而不见——面带一种存心为自己的冷漠而感到有趣的微笑——因为她不再需要我——已经取走她需要的一切——我已经完成自己的使命——她无情地把我甩掉了——她自由了——我却给撇下来，自我迷失了，一无所有！（手上那本书跌落在大腿上，他紧张地坐直，两只手紧紧握住椅子扶手，惊恐地呆视着前方。他在这样思索的时候，两个女人脸上的表情反映了他内心的想法，真好像她俩的情绪不知不觉地随着他的思路而产生。两人变得盛气凌人，对他十分冷淡。他更加惊恐地继续思索。）可现在不同了——那是她在别的时候的态度——她的本性已经变了——如今并非是冷漠——而是怀着一股仇恨的目光瞪视着我——一心想报复，居心叵测——一个食人生番的巫婆，她的贪婪能吞噬人啊！（她俩的脸上已经换成一心想报复、幸灾乐祸的冷酷表情；两人充满仇恨地瞪视着他。他在椅子上朝前探探身，好像被吓得想赶快拔腿逃出这间屋子似的。）

黛博拉 （洋洋得意地微笑）你看，萨拉，他现在连假装看书都不行啦。他在琢磨，想必是听见了我们俩刚才说的悄悄话；他显得那么心神不安、那么垂头丧气。

萨拉 （洋洋得意地微笑）真像见到了鬼那样害怕！

黛博拉 （声调变得既蔑视又怜悯）真像个迷失的小男孩儿。

萨拉 （蔑视地怜悯）对，他就是这样，心里总是那么战战兢兢的怯弱。也许这是他的性格当中我最爱的一点了。

黛博拉 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他那么需要你！哦，我明白！ 462
我太明白了！我记得——（表情缓和下来，怀着母性屈尊关怀的柔情）我们也许对他太严厉了吧，萨拉。他想做的事毕竟明明十分幼稚，而且枉费心机啊。

萨拉 这是因为他嫉妒，可也说明他多么爱咱们俩。

黛博拉 对，我想我们不该生气，只应当感到有趣儿罢了，就像让一个发脾气的坏男孩儿捉弄了一下那样。

萨拉 （微笑——用母性得意的口气说）他要是答应不再犯，咱们就原谅他。

黛博拉 （像萨拉那样微笑）我知道，叫他明白使坏得不到什么好处——只会重重地挨罚，他就不会再犯啦。（面带逗趣儿的微笑，对西蒙说）醒醒吧，亲爱的！（他一怔，困惑地呆视着她俩。）你为什么瞪着两只大眼，好像不认识我们似的？

萨拉 （逗趣儿地）近来他总是这样，脑子里净是为公司筹划的宏伟计划，叫他根本没把咱们俩放在眼里，真好像咱俩在另一个世界上似的！（笑盈盈地）亲爱的，你总应该对女士们更礼貌点儿吧。

西蒙 （仿佛突然从中邪的恍惚境界中清醒过来似的——激动而感激地松口气）啊！谢天谢地，你们俩又出现在这儿了！（蓦地克制自己，连忙把目光移开，用一种含糊其词的辩解口吻说）对不起，我忘了你们俩在这儿。我在思考公司的事呐。我想必是打瞌睡，做起梦来了——

黛博拉 （转向萨拉——面带觉得有趣儿的神情）他想必是梦见我们俩不再爱他了。（带着温柔而嘲笑的怜悯表情冲西蒙

微微一笑)可怜的孩子！快跟我们说说你梦见什么了。(西蒙没答理她。她逗趣儿地笑笑。)他不肯说咧，萨拉。他一向对自己做的梦严守秘密，当初还是个小孩儿的时候就这样。可我做的梦他却非要刨根问底不可。这很不公平嘛。他认为我没权有什么瞒着他的隐秘。(逗趣儿地唤他)西蒙，为什么不回答我呀？你刚才做了什么梦把你吓得那副样子？(西蒙好像没听见似的。她轻声笑笑。)唉，没用，萨拉，把又装出忘掉我们存在的样儿，受
463 到拿破仑事业的激励而那么专心一致地考虑他那男子汉大丈夫雄心勃勃的伟大计划呐！可我们知道他现在心里很不踏实，根本对自己都没把握，纳闷儿我们俩决定要怎样发落他呢。

萨拉 (轻声一笑)是啊，他有点亏心，也明白自己该罚。

西蒙 (好像没听见他俩的话，却又慌乱地表示道歉，近乎谦卑地安抚，胆怯地避开她俩的目光)我大概打搅了你们私人间的议论。我现在想起来了，你们俩刚才一直在小声交谈，那就请接着谈吧。我对这本书挺感兴趣，别管我坐在这儿啦。你们可以完全不必想到我——我是说眼下。你们这样做，我倒会认为是对我的一种体贴照顾呢，因为说老实话，你们想着我反倒打扰我的思路，叫我头脑混乱——眼下我得全神贯注地弄清楚我那种抱负的最终目标的确切性质，也就是说，随后我想强加什么样的安宁——

萨拉 (蔑视地)噢，黛博拉，他又走神了，又在想着自己作为公司的总裁像老邦尼*本人那样骑着一匹阿拉伯纯种白骏马，在他脑子里转来转去呐！(古怪地吹嘘)可是，亲爱的，别忘了我是我爹的亲闺女，我爹当初是一名军官，也是位绅士老爷，

---

* 老邦尼，指拿破仑。——译者注

帮助公爵把老邦尼赶出西班牙，把他获得的战利品全都掳了过来！

黛博拉 （逗趣儿地微笑）是啊，我同意你的看法，不管他眼下心里在琢磨什么计划，反正都关系到我们俩不得不相应做出对策。他如果不愿意我们俩管他的闲事，那他也不该干扰我们俩之间的事，对不对？（逗趣儿地轻声笑笑，萨拉也跟着她一块儿笑。西蒙没答理她们，两眼望着书，假装在阅读，可是目光却没移动。黛博拉接着说）不过，当然啦，他方才说别管他，意思如果是说别太较真儿，那我们也同意，对不对？我们就不跟他计较。我们应该留有余地，别太严厉指责他啦。他从小就是个满脑子浪漫思想的孩子，事事在他那幼稚的幻想里都混淆在一起了——现实生活跟神话故事啦——事实跟理想化的空想啦，普通的凉亭跟带有魔力的宫殿啦——天晓得还有什么其他不可思议、自以为是的胡思乱想！凡是过去认识他的人都把他看成反 464
复无常的怪男孩儿，受他自己没法负责、难以对付的那种走火入魔的状态的支配——老实说，真有点疯疯癫癫。他爹从来也没认为他绝对可靠。我有时甚至担心他从我爹身上继承了一种自以为高贵显赫的那种幻觉的蠢毛病——至于我爹，我过去跟你坦白过，萨拉，他是个懦弱的牧师，在幻想中却总把拿破仑跟他自己和上帝混同起来。（声调变得古怪而十分讥诮，两眼盯视着前方，奚落而嘲弄地微笑。接着蓦地克制住自己，转向萨拉，换成一种越来越屈尊关怀的怜悯声调）因此我们俩应该公平些，别太严厉惩罚他这种淘气啦，可怜的孩子。

萨拉 （屈尊关怀而怜悯地）哦，当然不会，咱们知道他爱咱们俩，并没有什么恶意，可怜的宝贝儿。

黛博拉 （声调中带着威胁的意味儿）可我们最好立刻向他

交代清楚，我们再也容忍不了他这样恶意干涉我们俩的事啦。(转向西蒙)听我说，西蒙。刚才你打断我们俩的谈话，我们那时正在议论你愚蠢地打算毁掉你自己家中的安宁和谐，病态嫉妒地打算破坏你妻子和母亲之间的信任和友爱呐——

萨拉 (辛酸地)是啊，这种打算莫非是在使他转移对公司的操心而想法儿叫我们俩来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斗，好看看该屈尊把爱给谁吧！

黛博拉 (冷冰冰地)遗憾的是，西蒙，你也许在男人之间为了占有物质财富而进行幼稚的赌博时能够经常成功地诈骗他们，可你为了获得爱而冒险使用明显做了记号的纸牌和笨笨咧咧灌了铅的骰子来欺骗我们，那可就太露骨了。

萨拉 是啊，你在这方面远不是我们的对手。所以，为你自己着想，你最好还是住手吧。

黛博拉 (这当儿冲他微笑，温柔地哄他)可我们已经同意原谅你了，亲爱的——只因为你是那么一个嫉妒的傻男孩儿。

萨拉 因为你已经证明多么爱我们，亲爱的。

黛博拉 也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你多么需要我们两人的爱，你心里觉得不痛快，我们不能怪你，因为我们让孩子们完全代替了你。我们也承认那样做太不对了。可是你要知道，亲爱的，我们一直误解了你表面上那种对公司事务的专心关注，你原本应该早就告诉我们你缺了我们的爱就没法儿感到幸福。我们俩都让你那种假相蒙骗了。(对萨拉——温柔地嘲讽)他过去看上去那么自由自在，是不是，萨拉？

萨拉 (逗趣儿地微笑)的确是，要多自在就有多自在！

黛博拉 (逗趣儿地装出后悔的样儿)对不起，亲爱的。我们俩诚心诚意请你宽恕。

萨拉 （以同样的姿态）我们俩保证这种事今后不会再发生。我们决不会再把你排挤在我们爱心之外啦。

黛博拉 你又会是我们的头生子，最宠爱的孩子啦。（卖俏而诱哄地逗趣儿）那你现在还不愿意忘掉怨恨跟我们和好吗，亲爱的？（西蒙继续盯视着书本，好像没听见似的。）

萨拉 （哄着他）现在过来跟我们坐在一块儿吧，那才是个好孩子。你一个人坐在那边，显得那么失魂落魄。（把身子挪开一点，拍拍沙发上她和黛博拉之间的地方——哄着他）听我说，你可以坐在这儿，让爱把你团团围住。一个男人对生活还能有什么比这更高的要求？（嘲讽地）你不是一直打算离间我们俩吗，那你现在就可以坐在我们俩之间啦。

黛博拉 （笑吟吟地）对，我想现在也不会再有什么危险，萨拉。（也邀请地拍拍沙发）来吧，亲爱的。（西蒙好像没听见似的。黛博拉轻声笑笑。）怎么啦？还是那么虚荣固执吗？（对萨拉说）得了，常言说得好，大山不肯向穆罕默德移来，穆罕默德只得自己朝大山走去*——（拉起萨拉的手，两人站起来，彼此挽着对方的腰，面带嘲讽而诱哄的微笑，朝西蒙那边走去。她俩就像两位母亲，对自己的魅力满有信心，怀着占有的满足心情逗弄一个年轻而腼腆的儿子。不过还透着点别的姿态——两名试图勾搭一个男人的妓女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怀有心计的媚态。）我们不得不迁就他那种男子汉大丈夫的傲气，萨拉。只要能让家里保持安宁，那就干什么都行！（笑起来。）

萨拉 （笑吟吟地）对，只要按着咱们俩的意思做，对他将就

---

* 源出穆罕默德向阿拉伯人传教的传说，意为“若对方不肯按你的意旨行事，你就只得迁就他。”——译者注

点儿也行！（两人走向西蒙，后者直眉瞪眼，好像没看见她俩挨近似的，却本能地在椅子上朝后畏缩。她俩在他身后围住他，黛
166 博拉在他那把椅子左边，萨拉在右边，各自用一只胳臂搂着对方的腰，弯下身来，直到两人的脸挨到西蒙的脑袋。她俩还各自用另一只胳臂拢住他，两只手在他胸前相触。）

黛博拉 （温存地逗他）别那么缩成一团，亲爱的。你为什么这样害怕啊？

萨拉 （温存地逗他）你如果乖乖儿的，我们就不会把你吃掉。（她俩温情占有地紧紧搂着他。）

西蒙 （两眼直盯着那页书，脑子里交织着困惑的恐惧和痛苦的渴望，紧张地思索）我没办法把她们俩分离开——她俩也不愿意分开——两人不管我而联合在一起——她俩在这儿她们的家里太强大了——一座女人的堡垒，孩子们的占有者——在这里攻击她们，真是犯了战略上的错误——她俩联合起来对付侵犯者——两人同仇敌忾——（越发困惑地）可我得记住她俩似乎只像一个人——这都是由于我的思想混乱造成的——只存在于我的脑子里——一种幻觉，一场梦，而不是一个真实的事实——可我又觉得那个女人在搂着我——她们俩是真实的——那个女人眼下善良而并不邪恶——她爱我——并不恨我，因为她像以往素来那样爱我——我不怕她的报复——不必害怕她在等待机会摆脱我——不必了，我现在终于能够信任她啦——她是我的，所以我可以投降，可以属于她，就像我一向期望那样——（在她俩的环抱中梦幻般满意而轻松地微微一笑，昏昏沉沉而略感惊奇地喃喃自语）是啊，我现在看清了这就是我策划这场战役时想必希望得到的最终征服和安宁。我已经把她们打败，赢得了决定性胜利！（古怪而满意地格格笑，闭上眼睛。）

黛博拉 （微笑，脸上露出母性的得意和温存的占有的神情）你看，萨拉。我们没理由害怕。（异常傲慢而蔑视地）无论什么时候，我只要愿意，就总能再让他当我的乖孩子。（吻一下他的脸蛋儿）对不对，亲爱的。

萨拉 （朝她不满而嫉妒地望一眼）刚才那个担惊害怕的人可不是我。难道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需要都能再让他当我的情人吗，他会把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给我！（吻他的脸蛋儿另一 367
边）是不是，宝贝儿？（她和黛博拉突然在西蒙头顶上方充满敌意和嫉妒地彼此转身怒目相视，各自把手抽回，不再在他的胸前相触，不过两人仍然搂住他。西蒙一怔，在椅子上挺直身子。）

黛博拉 （内心做斗争）萨拉——原谅我——我并没有意思要——都是他方才在花园里的作为让我忘记——（央求地）可我们俩千万别叫自己忘乎所以，萨拉。得记住他想干什么来着！我们俩必须团结得像一个女人似的来保护我们的家安宁，要不然——

萨拉 （后悔地）我明白——我刚才不该那么说——都是他今天在办公室里对我的一举一动——我不会再忘记啦。（两人的手又在西蒙胸前相触，把他搂住，可是这当儿他的身子使劲向前顶，抵制她俩的搂抱。）

西蒙 （辛酸地沉思）傻瓜！又让我自己受那种疯狂的梦幻欺骗！你那最终的胜利和安宁，呃？莫非你疯了？她只爱自己，谁也不爱，我告诉你！她既贪婪又邪恶！要是相信了她，那你只会发现自己又给逐出墙外，一无所有，那扇门在你身后砰地一声，永远关上，从里面传出她那傲慢而嘲讽的笑声——撇下你跟你遇到的头一人拥有美丽躯体的无耻阴谋家结婚，那个女人一心想着出卖自己的身子，好满足她那贪婪的野心来拥有一个奴

隶，利用他生孩子，得到财富和一座暴发户庄园！——不！（猛地朝前挣脱她俩的搂抱，站了起来。她俩同时发出一声惊恐而恳求的喊叫声。他转身，一时昏昏沉沉地把呆滞的目光从一个转到另一人身上——结结巴巴地）啊！你们俩都在这儿。我还当——对不起——我想必又打瞌睡做梦了——（接着越来越敌视而嘲笑地）可是不对，这不可能只是一个梦，因为我记得你们俩朝我走过来。我记得自己有趣儿地望着你们，心里在想：她俩可真是该死的一对伪善家！老天爷作证，我要是不十分了解她们俩，就会上当受骗，相信她俩的真心诚意！她俩彼此学会了对方的鬼花招！妈妈已经把萨拉训练成为一个几乎跟她本人一样令人信服的演员，她自己也从萨拉身上窃取到一副忠诚坦率的假相，使她那种浪漫的做作姿态平添了一种普通而自然的气质！（接着简明而粗暴地）好了，现在这出小闹剧已经结束，请让我坐
468 下，你们俩该在哪儿呆着就回到哪儿呆着去吧——（两个女人的脸色变得冷酷、仇视而对抗，可是两人的内心却充满了畏惧。）

黛博拉 （没理睬他，拉起萨拉的手）走吧，萨拉。（她俩从他身后又回到沙发那边，像方才那样并排坐下，彼此握着对方的手。她俩忧虑而对抗地注视着西蒙。他坐下，又盯视着那本书，装出不理她们的样儿。）

西蒙 （不安地沉思）我又觉出她俩的怨恨——现在肯定是反对我了——在这个女人控制的家里，她俩已经使她们自己十分强大，公开攻击她俩真是愚蠢，大错特错——我这样攻击反倒会使她们更加团结——（琢磨着）不过，人可以从错误中汲取教训——今后我要等到我跟她俩分别独处的时候——在办公室里啦——在花园里啦——再下手；晚上在这里，我就跟她俩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必要的话，就把自己锁在书房里，可以更安

全些——安全？——真是胡说八道！——我怕什么呢？——纸牌统统由我派发，控制着牌局——决不会输——（这时更有信心而得意洋洋地琢磨）对，我如果不在这里，她们俩一定会翻脸对立——没法儿保持这种假模假式的样子——这都对我大为有利——（匆匆瞥她俩一眼——跟她俩敌视的目光相遇，忙把视线移到书本上——不安地）瞧她们俩瞪着大眼那副凶样儿——她俩对我的仇恨现在真是太露骨了——我会很高兴独自一个呆在书房里——可以思考一些比这种该死的微不足道的家庭纠纷更重要的事——我现在几乎后悔了，事先不该把这事看得那么重要，满以为这场混乱足可以成为一次决定性争端——（忽然抬头观望，却避开她俩的的目光——强自逼出气愤不满的口气）看在上帝份上，你们俩干吗这样瞪着大眼？是没有自己该做的事呢，还是没有自己该想的事？（啪地一声合上书本，站起来——气愤地掩饰住自己的忧虑）难道我永远在自己家中不能独自清静会儿，冷静地思考点事儿吗？我成天价像个奴隶那样干活儿来填塞你们那个永不知足的贪婪无底洞，让你们能够奢侈享用，拥有财富和养育孩子的极大安全感！我要求你们作为回报，让我夜间在这儿消消停停地考虑点事儿，思路不因经常受骚扰而分散，难道算是过分吗？（试图用一种专横武断的权威性语调说话，可是听上去却显得空空洞洞）你们迫使我提醒你们注意一桩被你们愿意忽视的事实，那就是我是这个家的户主和家长！我没法儿再 469
容忍你们这种干扰！你们如果坚持要那样做，那我就不得不强迫你们俩非有一个离开我的家不可！——离开我的生活！——永远离开！这可是我最后的警告！（转身回避她俩的目光，朝左边那扇门走去。那种盛气凌人的声调变得更加缺乏说服力）我要到书房里去啦。从今以后，我在那里面独自消磨我的夜晚，你

们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吧。随你们的便，把房子拆散也好，毁了它也好，如果有必要，彼此就怀着仇恨和妒火把对方吞噬掉，最后只留一个活下来也好！这倒会是一种很好的解决办法——可是别把我搅进去！我啊，才不会让你们把我卷进去，休想把我扯成两半！你们俩也别想到书房来搅扰我，因为我会把门反锁上！(大步走到书房门前，把门打开——接着又忽然转过身来，避开她俩的目光，用古怪而困惑的道歉声调喃喃说)我——我请你们原谅我这样粗暴无礼——我实在精疲力尽了——那笔铁路交易把我累垮了——我现在得到了它，却又好像什么也没得到似的——在胜利中我感到失败——赢来的就像是伪装输掉的——这自然把我的脑子搞糊涂了——(顿住。忽然间他脸上露出一副受挫而乞求怜悯的样儿。她俩却仍然像一个人那样盯视着他，目光冷酷而毫无宽恕的意思。他结结巴巴地恳求。)你们——你们都知道我多么爱你们每一个人——只是在你们联合起来排挤我的时候，我才被迫保护那些属于我自己的权利——我只要求你们俩在我的头脑里保持各自本身的位置——不要打扰或侵犯别人的所有权——(声调变得狡黠而奚落)可我忘了今天的事全是我自己安排的。我现在让你们彼此相告各自隐藏的狡猾的鬼胎吧。我相信等你们说过之后，这场争端也就会很清楚啦，混乱也就会消除。(讥诮地微笑，可是还害怕跟她俩的目光相遇。他很快地转身走进书房，把门锁上。她俩盯视着那扇门。片刻沉默。)

黛博拉　(慢慢悄没声儿地，不过声调里仍然带有奚落而威胁的嘲弄意味儿)他把门锁上了。(淡然一笑)我猜疑，萨拉，我们这个嫉妒的大男孩儿已经变得挺害怕，而且希望自己并非那么邪恶——可是现在已经太迟了。

萨拉 （淡然一笑）我自己也这样猜疑呐，黛博拉。 470

黛博拉 （不安地）我的意思是说，对他来说已经太迟了，因为我们已经把他看透了。我们知道他打算干什么。我们知道他眼下真正的心思。多么恶毒，多么邪恶——多么疯狂！我现在都认不出他是我那亲生的儿子——一度疼爱过的儿子了。我敢肯定你也认不出这个怨愤而可恶的怪家伙了——

萨拉 （辛酸地）认不得了，他不是那个我所爱所献身的男人。对这个家伙——我想必决不会爱上的。

黛博拉 （急切而有点绝望地）可我们不应当让他叫我们继续像方才那样彼此仇恨——否则想纠正过来都来不及啦。我们现在已经证实只要我们俩经常记住这是他想毒化我们的心灵——想让我们的心灵跟他的心灵一样邪恶，恨毒——而且疯狂！——想用他那种怨限毒害我们的脑子——那我们俩就可以成功地维护我们这个家免遭毁灭，保持团结在信任、友谊和爱的基础上，把他排除在外，叫他无能为力，最后迫使他缴械投降，老老实实服从，而不是叫我们把他逐出他自己的家！答应我你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点，萨拉。我向你发誓，我自己永远不会忘记！

萨拉 那我也向您发誓，我决不会忘记这一点，黛博拉！我知道，是他头脑里所有那些毒素试想把我们俩的心灵变成他的奴隶，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拥有我们的灵和肉。要不是他先在办公室里拿往事来毒害我的头脑，您认为方才您跟他从花园里进来的时候，我会那么恨您吗？

黛博拉 （慢吞吞地）说的是啊，他拿往事来毒害人的脑筋倒蛮聪明。（战栗一下，接着急切地）可我们俩彼此已经发过誓！要记住是他而不是我们俩造成这种局面的！

萨拉 对！

黛博拉 （不安地踌躇——接着竭力试图满怀信心地讲求实际，勉强一笑）那我们俩就可以放心地彼此说出他方才所说的安排到底是什么。就我这方面来说，我方才一直瞒着你，只是因为他说他要亲自告诉你，叫我保证不跟你说。

471 **萨拉** 他也这样跟我说来着。（突然暗含着敌意）我心里真是那么渴望实现那种安排，以致不能让您知道。（接着内疚地）我是说——

黛博拉 （生硬地）是啊，我想像得出你多么渴望。可我想并不会比我更渴望——（克制住自己。这两个女人默默地做内心斗争，尽量克服敌意。黛博拉轻声说道）告诉我你的隐秘吧，媳妇。不管那是什么，我都会记得这是他主使的，我会理解的。

萨拉 （感激地）谢谢您，妈妈。等您把您的隐秘告诉我之后，我也会理解的——（匆匆脱口而出，语气中潜伏着心虚的对抗）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让我同意从今以后到他的办公室去跟他一块儿工作。明天就开始——

黛博拉 （现出惊恐的神情，没法儿掩饰内心涌起的一股怨恨的妒火）啊！原来你就是他吹嘘的那个要跟他同居的女人，好比是一个——（本能地抽回自己的手，不再握住萨拉那只手。）

萨拉 （辛酸地）您刚才说过您会理解的！

黛博拉 （后悔地——又抓起萨拉的手）我会的！我理解！

萨拉 （匆匆内疚而含糊其词地）他让我做他的秘书和一位暗中的合伙人。他近来显得那么紧张不安，精疲力尽，心烦意乱；他问我愿不愿意帮他工作，而且分享——这其实是我过去一直想做的事。我一直觉得自己给排除在他那部分生活之外。（恳求地）您能理解这一点，对不对，黛博拉？

黛博拉 （讥诮地）我能。我太知道他多么贪得无厌了——

(克制住自己——愧疚地)我是说这是你的权利。我当然明白,萨拉。

萨拉 (对她的讥诮做出反应,维护地)这当然是我的权利。我很高兴您承认这一点。(得意洋洋地夸起口来)他说他那么寂寞。他说他非常想我,可不可以让他跟我再过一种家庭之外的生活。他说我在他眼中还很美,他多么想要我;我知道他说的都是真话,所以我就挺乐意地同意他了。

黛博拉 (生气地)噢!(又把手抽回。)

萨拉 (愧疚地)对不起,我并非想夸口。(又伸手握住黛博拉的手)可这还不是全部呢。等您都听了,您就不会生气啦。我可以觉察到他如今在办公室里那种内心的变化——他身为公司 472
总裁,已经变得那么贪得无厌,忘乎所以,一意孤行,我要是拒绝他的要求,他就会花钱弄来另一个女人代替我,那我可就会失掉他啦。(央求地)所以您可以看出他有那股逼我非同意不可的力量。您能理解这一点,是不是?您也是个女人啊。

黛博拉 (紧张地)我在叫自己理解呐。何况这跟我也没什么关系。这完全是你的私事。

萨拉 (辛酸地)对,私事。他就是这么说的。你会觉得他是在为公司做一笔交易。您要是以为我喜欢他侮辱他的妻子,把我当成他在街头随便结识并问价钱的一名妓女——

黛博拉 (紧张地)我为什么要那么想呢,萨拉?这完全是你的私事。(顿住——接着越来越怀着苦涩的报复心情,古怪地)不过——你是以一个女人的身分要求我,是不是?你的意思是说,忘掉他跟我有什么关系。这当然可以。在我这一生当中,我以前已经多次把他忘掉了。完全忘了,就好像他根本没出生似的。这正是一件他从不肯宽恕的事。我要是处在你的地位,

就会恨他，就会变成他所希望的那样一个女人来进行报复！我会变得那么冷酷无情，使他最终会觉得自己由于得到了他所要的而遭了殃！我会让他为我而付出代价，直到我把他所拥有的一切全都夺过来为止！我会把他的权力都变成我的权力！一直到我把他剥得精光，彻底把他毁掉为止！一直到我把他变成一个软弱的奴隶，只剩下对我的贪恋而没有任何别的抱负为止！等他不再有什么可付给我的时候，我就会把他逐出我的生活，让他在我的门外乞讨！我就会嘲笑他，永远不许他再回来——（蓦地顿住——内疚地）不过这事真的跟我毫不相干，萨拉。我并不想干涉夫妻之间的事或者设想给你出什么主意。（困惑地）我——我也闹不清自己怎么会有这种叫人恶心的卑劣想法——除非是他还在书房里想着我们呐，他的想法还在蓄意毒害我的心灵。（又闪现一个报复的念头）做为一个女人，我还是认为你如果满足他的愿望，借此来毁掉他，倒是个理想的惩罚办法！做为一个女人，我会为你这种报复而感到骄傲——（接着连忙愧疚地）我希望你能理解，萨拉，别认为我是个残酷而邪恶的母亲。

473 **萨拉** （恶意地微微一笑——古怪地）我很能理解。要是您认为我当时一猜到他打算干什么时，心里的感觉完全不像您所说的那种女人的感觉，那您就对我根本不了解！西蒙也一样不了解我！可他会慢慢发现——（接着内疚地）我也闹不清自己怎么会有这样邪恶的想法——除非是像您所说的那样，他还在毒害咱们俩呐。（蓦地改换话题）不过，现在您该告诉我他叫您同意一直瞒着我的隐秘吧。甭管那是什么，我都会理解那是他主使的。

黛博拉 （眼中闪现一丝古怪的报复神情）是啊，我们一直忘记我那部分了，对不？哦，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萨拉，他只要

求我跟他再单独过一种远离他的办公室和家庭的生活。

萨拉 （猜疑地瞪视着她）您这是什么意思？（本能地从黛博拉手中抽回自己的手。）

黛博拉 （略带一丝嘲讽）喏，喏，你本来答应过理解嘛。（萨拉控制住自己。黛博拉讲求实际地说下去）他求我允许他从今以后每天傍晚到花园里陪陪我。（萨拉敌意地挺直身子，又竭力控制住自己）因为我考虑到今后没有孩子们在我身边，我会多么寂寞——

萨拉 （急切地）可我已经跟您说过可以把孩子们还给您。您也问过我可不可以啊。

黛博拉 （冷静而说服的声调中隐含着奚落的意味儿）是啊，可我当时忘记——不，萨拉，你很宽宏大量，这我十分感激，不过我真的不再需要他们啦，因为我又有了自己的儿子。

萨拉 （不禁闪现一丝嫉妒而不安的气愤神情）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我早就知道不该让他到您那儿去！我一向知道，一给了您机会，您就会——！（从黛博拉手中猛地抽出自己的手。）

黛博拉 （这时一边惊恐地央求，一边抓住萨拉的手）萨拉！你答应过不再记恨！不过这都是我的过错。大概听起来像是我在奚落你。对不起。我真没有那个意思——事实是——我根本不再想让他到我的花园里来了。我恨他擅自闯了进来。后来他又撒谎，让我恨你。他耍花招让我想起当年跟他在一起的美好时光。他自己又装出一副小孩儿样儿，那么孤独、困惑而迷失——非常需要我的母爱！所以我就不得不同意他了。当然，做为一个母亲，你也会理解这一点的，萨拉！ 174

萨拉 （已经控制住自己——紧张地）我理解，黛博拉。我

也有自己的儿子,我知道他们离开我之后,我会多么巴望他们再回到我身边来。

黛博拉 (带几分奚落而满意的口气说)那你不反对啦,萨拉?

萨拉 (防御地)我凭什么反对?您是他的母亲。您有这个权利嘛。反正,我自己的几个孩子现在又完全归我一个人所有了。我全天还会在办公室里占有西蒙。我才不在乎呢,随您的便。(怀着一种异常苦涩的怨恨心情)另外,我一想到他骗我让他到您的花园里去的那种手法——再加上他今天所耍的那种叫咱们俩彼此仇恨的花招——我告诉您,就女人之间的心里话来说,我那么恨他,换了我处在您的地位,我就会满足他的愿望,让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幻想自己返回到过去年月的日子里,直到最后迷失在自己的梦幻中,以至于根本不再是个男子汉而成了一个怕见世面的、躲在我裙子后面的胆怯的小男孩儿!要么再好不过,干脆让他变成一个离开我就没有自己的生活、也不知饥饱的吃奶的小娃娃!我把他抱在膝头上颠动着,笑话他哭啊喊地要求自由!(接着蓦地感到羞愧而不自在)可是这些都是他叫我脑子里生出来的邪恶的念头。我自己绝对想不出来。

黛博拉 (态度异常大胆地)在我面前用不着感到不好意思,萨拉。我承认我自己也想到过这一点——就在花园里痛恨他擅自闯人的时候——反正他今后如果非要闯回到过去的年月里——!(轻声得意地微微一笑)对,我想我们俩没什么可担心的,萨拉。我们俩暗中联合起来,很快就会迫使他意识到他要毁灭我们家中的安宁和睦是一件多么愚蠢的事。过不了多久,他就会觉得自己在我们俩人之间被扯成两半,被逼得快要发疯啦,于是他就会跪下来央求我们俩恢复安宁,别再惩罚他这种恶劣

行径，而是宽恕他，把他再领回到我们的家中来！

萨拉 （报复地）到时候我就会笑着看他告饶！

黛博拉 我们俩一块儿笑话他。（两人一起轻声笑笑）我想这会是他最后一次造反啦。以前他也为自由斗争过，结果败得落花流水。他想必挺累了。我相信这次失败之后，谁要是再提自由这个字眼儿，准会吓得他尖声嘶嘶叫。（接着急切地）可是我们俩必须保持相互理解！永远别忘了我们俩的目标是一致 175
的。我们得彼此信任，保持精神、友谊和同盟上的联合，永远别让他促使我们俩彼此仇恨！再起一次誓吧，萨拉！

萨拉 我赌咒发誓决不背叛！

黛博拉 我也赌咒发誓！（满足地微笑，轻轻拍拍萨拉的手）这就全都解决了。我想我们现在可以放心地把他忘掉，又可以像我们俩在过去许许多多夜晚那样——坦率，心满意足，彼此和睦相处，生活平静。

萨拉 （微笑）这就再好不过啦，也可以叫他不呆在这间屋里，省得叫咱们还得纳闷儿他心里在琢磨什么呢。（换成慈母的声调）给我讲讲孩子们以往跟您在花园里的事儿吧，就像您素来喜欢的那样。

黛博拉 （亲热地微笑）我当然愿意。（顿住——试着回忆——最后愧疚地承认）可我似乎没法儿——恐怕我已经彻底忘了，萨拉。

萨拉 （现出愠怒的神情——不满地）可您以前一向记得啊。

黛博拉 （责怪地）好了！我知道我一向记得，可是——从那会儿起发生了那么多事儿，都把我的脑子搞乱了。

萨拉 （轮到她后悔地）噢，这我难道会不知道。（接着不安

地)这些事还一直在发生呐。尽管他把自己反锁在书房里，我还是感觉得到他的想法在蔓延出来起作用——(停顿，两人都直勾勾地瞪视着前方。两人的神情迅速转变，反映出各自的头脑里又想到了什么，变得狡黠，躲躲闪闪，心怀鬼胎。她俩不自觉地把握住的手松开，各自抽回。接着双方偷偷猜疑而探询地瞥对方一眼，目光相遇后又立刻闪开；各自勉强装出一丝似乎亲热而叫对方消除疑虑的微笑。黛博拉连忙轻声说)我们俩显得多么沉静啊，你在想什么呐，媳妇?

萨拉 (连忙轻声说)在想男人家多么愚蠢，妈妈，咱们甭管待他们多好，他们总是不满意，一味贪得无厌。

黛博拉 (轻声地)说的是啊，他们永远也长不大。他们总是贪婪的小男孩儿，一心想摘取月亮。

476 **萨拉** (从沙发上站起来)我过去拿一下我的针线活儿，好有点事干，这就回来。

黛博拉 好的，去吧。我也要看会儿书。(萨拉慢慢走向桌子前方左侧她方才坐的那把椅子。黛博拉盯视着她，表情顿时变得傲慢、蔑视而憎恨，又陷入沉思)你这个恶毒的贱婊子！——真好像我还会相信你的谎话似的！——真好像你需要我鼓励才变成你生来就是的那个贪婪俗气的妓女似的！——可我很高兴支持了你，因为这是叫西蒙厌恶见到你的唯一可靠的办法——最终他会认清你到底是什么货色，你会叫他恶心得把你从他的生活当中驱逐出去，叫你回归到你原本所属的街头臭水沟里去！——你那么愚蠢，根本看不清这一点——可我看清了！——我也要使西蒙看清这一点！

萨拉 (走到椅子前面，没必要地瞎摆弄一阵，捡起她的针线活儿，背对着黛博拉，又陷入沉思)她要是希望我还会像以往

那样信任她，那她暗地里肯定会认为我是天底下最蠢的大傻瓜——真好像西蒙会每天傍晚到她的花园里去浪费时间迁就她那种愚蠢的装腔作势似的，要不是她苦苦哀求的话！——可是得叫她当心点，不管她想要什么鬼花招，要把西蒙从我身边夺走——我都会保住我的一切，不让她抢走，如果必要的话，我会把她驱赶到精神病院去！（停顿。她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背对着黛博拉。两人的脸上各自换成一副洋洋自得的占有的温柔表情。）

黛博拉 （沉思）这么一说，我那可爱的儿子谁也不要，只要我了！

萨拉 （沉思）这么一说，我那亲爱的人儿只要我一个人了！（一转身，让她脸上带着一丝不露声色的微笑，回到沙发那边去。）

（幕　落）

477

第四幕

第一场

景 与第三章第一场同——西蒙的私人办公室。外表有了些变化。家具中增添了一张长沙发椅，它给放置在前方正中间，在这间屋里显得大了些，而且豪华奢侈。它那种炫耀的最新式样跟西蒙父亲这间老办公室里那种庄重高雅的保守布置很不相称，透着几分俗气。它立刻使人感到扎眼，像个外来客，好比一个涂脂抹粉、喊里喳拉的妓女硬闯了进来，公然蔑视任何一个想把她撵出去的人似的。

其它的变化包括右后方萨拉那张高桌子上方挂着一面镀金边的华丽镜子，桌子旁边的右面墙上钉着一幅大型的建筑透视绘图，景致是一座暴发户的矫饰的庄园，坐落在一片私人小湖的湖畔，前景是湖滩和一个码头，边上停泊着一艘小型游艇。一条道路从码头起朝后延伸，沿着精心修成阶梯型的小山坡爬上去，一直到达一幢宅邸大厦前面，那是一个许多不同建筑式样的混合体，好像原来是一座按照中世纪塔楼城堡式样设计的建筑物，后来又在不同时期先后增添了许多其他部分似的。大厦后面一边有几间十分显眼的马厩。这群建筑物周围三面原有的树林已经给清理成为一座公园。

时间是相隔一年之后的1841年仲夏的一个早晨。

幕启时，萨拉坐在她那张桌子前面的高脚凳上，正用一把尺和制图仪器绘制一张建筑设计图。她的外表有了明显的变化。体态变得十分丰满妖娆，富有女性挑逗的性感。她身穿奢华艳丽的服装。式样设计得着重突出体现她那宽胸脯、细腰、圆滚滚的大腿和臀部，尽可能在流行式样许可下大胆展现那些部位。她的脸由于精力过分耗损而显得浮肿发红，神色不大健康，眼皮底下出现黑晕。此外，神情还带点神经质的狂热和病态的激动劲儿。她的美貌已经变得粗俗平庸。嘴显得更大了，丰满的嘴唇似乎更红了，流露出来的那股固执劲儿叫人觉得十分贪心，冷酷无情，而且淫荡得令人恶心。目光也不再柔和，渐渐变得狡猾而肆无忌惮。她那张脸，尤其是那种防御对抗的气质，如今叫人偶而会联想到老练的妓女的面容，那种经常先发制人地厚颜对抗抨 478
击而毫不心虚的人所具有的脸色。她的举止态度也常变，忽而是那种近乎男性的粗鲁无礼而蛮横率直的样儿，无疑是模仿并扭曲了西蒙那种公事公办的态度，忽而又是那种女性的怀有心计而经常引人注视她那身躯的挑逗神情。

右边簿记室那扇门轻轻开了，乔尔·哈福德走进来，随手把门关上。他的外表跟以前一样，那张漂亮的面孔仍然保持严峻冷漠的神情。但是，他的举止起了惊人的变化，似乎显得软弱、局促不安而鬼鬼祟祟，好像是由于想抑制某种感情而变得心慌意乱似的，那种感情把他搞得神魂颠倒，而又叫他感到丢脸。他站在那儿，一时茫然环顾房间四处，目光回避萨拉。萨拉意识到他的出现，却不理睬他。最后他牢牢盯视着她，发现她显然在全神贯注地工作，使用狡黠而

贪欲的目光从上到下打量她那身躯的曲线。

萨拉 （突然神经垮了，勃然大怒，把手上那把尺啪地往桌上一放，转向乔尔，盛气凌人的声调像是在斥责一名仆人那样刺耳）别那么瞪着大眼站在那儿呆看！有什么事？快说！（还没等他回答，又更加生气地）你怎么竟敢不敲门就进来了？你知道西蒙关照过你！我也关照过你！你要是想留住这份工作，就最好记住！（接着控制住怒火——简明地）嗯？什么事？

乔尔 （一直显得畏缩，随即恢复了他那种冷冰冰的姿态）那位银行家泰纳德先生来到了外面办公室。我考虑到他的身分地位，最好亲自进来通报一声。

萨拉 （得意洋洋地讥讽）他的身分地位，是吗？他的身分地位如今给踩在西蒙脚底下了，也踩在我的脚底下了，这他本人心里也很明白！

乔尔 他说收到了你写给他的一封信，约定今天跟西蒙见面。

萨拉 是这么回事。西蒙口述，信是我写的。西蒙找他来还有什么事我倒不大清楚。我们已经买下他的银行。他已经给剥得精光。（贪婪狡黠地微微一笑）不过，我们想必还有点事要
479 找他谈一谈，否则的话西蒙决不会再在他身上瞎浪费时间。（简明地）反正你也看到西蒙还没来，叫泰纳德在外头等着。

乔尔 （没动窝儿——冷冰冰地）我哥哥现在每天都好像来得很晚了。

萨拉 （勉强装出一种毫不在乎的声调，暴露了内心的不安）哦，他如今每天一早一晚都要到花园里去看望一下你那老娘。她现在脑筋越来越糊涂，越来越孩子气，完全生活在自己的

梦幻里了,可怜的老太太。西蒙认为应该尽量迁就她一点,免得她彻底神经错乱。(蓦地勉强一笑)他晚来又有什么关系?他知道如今已经把我训练得也能跟他一样掌管好这里的一切。

乔尔 (暗含着恶意)只要你不在乎他叫你在这儿等得不耐烦,他就晚来。

萨拉 (望着他——辩护地)你这是什么意思?

乔尔 (暴露出内心一阵激动的嫉妒,两眼不自觉地盯视着沙发——讥消地)我——我并非不明白你干吗非要我敲门不可,免得我——擅自闯进来碍事。

萨拉 (望着他,脸上现出狡猾的得意神情——这当儿挑逗而嘲讽地微笑着,活脱儿像一名妓女的表情)哦,原来你在为这事操心呐!听着,这事你管不着。

乔尔 (这当儿出神入迷地盯视着她)管不着!是啊,我很理解你是——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萨拉 (明明觉得挺有趣儿,挑逗地扭动身子——逗趣儿地)那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乔尔亲爱的?

乔尔 (目光从她身上移开)我——我完全了解你在过去一年里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叫我哥哥把他的股权一项一项都签上字转给你了。

萨拉 你认为我的爱情不值这些吗?

乔尔 (结结巴巴地)我才不会用爱情这个字眼儿呐——

萨拉 (逗趣儿地)干吗不呢?你大概是个多愁善感的傻瓜,乔尔。爱情还会是什么,我倒要问问你?(突然显得愧疚而反感——连忙改口)不对!那是西蒙的主意,不是我的!

乔尔 我猜想你狡猾地诈骗了西蒙,一定自鸣得意吧?(刺耳地笑笑)可是适得其反。其实是你自己受了骗!

萨拉 （生气地）胡扯！（轻蔑地）你这个笨蛋，你！难道你认为他全教会我之后，我还没学会从他手中挣回我所值的价儿吗？

乔尔 （未予理睬——讥诮地）他那么无耻建造的这座权力和贪婪大厦——你已经叫他把它整个儿立在你的名下——是个什么？其实只是一座用纸牌搭起来的、毫不牢靠的房子。你也知道去年他一直越来越不顾后果地采取赌博行动。你来这里之前，情况已经够糟的了，可是自从他开始扮演拿破仑向你炫耀他的才能以来，他就完全放弃谨慎行事了！现在公司已经是债台高筑！你如果明天得偿还他转给你的那些产业所欠下的债务——那你就什么也剩不下啦！他的地位和你的地位全靠他所制造出来的神话，什么他天下无敌啦，他那不可思议的好运气啦，他能点石成金啦！可是一旦让人们起了点疑心，他那些敌手看透他的真正处境——他们便会趁机为自己报仇——就会把你拥有的一切剥夺一光。

萨拉 （强做对抗地）那就让他们试试吧！他们办不到！西蒙一向天下无敌！（接着蓦地——惊恐得浑身发抖）哦，我都知道，乔尔！有时我都担心得快发疯了！可我没法儿制止他。他跟我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们俩的想法总是一致，我没法儿克服！

乔尔 （未予理睬——带着一种着迷于这种危机的古怪神情）我告诉你每秒钟都会出危险。只消一个谣传就会闹出乱子来。只消在合适的人耳边嘀咕那么一声。譬如说，眼下等在门外那位银行家。他想必多么痛恨西蒙。他要是稍微得到一点暗示——

萨拉 （愣住了）我明白。（接着惊恐地）乔尔！听你这么

说，你好像打算——（央求地）你不会——！

乔尔 （又突然恢复原来的姿态——冷冰冰地）我？你这是在侮辱我终身对公司的忠诚。你认为人人都像你和西蒙那样不正直，那样没有自尊心吗？（接着近似假笑）此外，你忘记我还拥有股份呐——现在还没转让出去，尽管我可能考虑会——（连忙地）我不过是想指出你受骗罢了。（讥诮地）可你如果多下点儿工夫查验他那种才能的真正价值而少费神设计你那座根本办不到的西班牙仿造的爱尔兰式城堡，你就会理解这一点啦！（轻蔑地指一下墙上挂着的那幅设计图。）

萨拉 （勃然大怒）办不到，是吗？那咱们就等着瞧吧！那 481
是我要让他偿还的一笔债——是哈福德家欠我爹的闺女的那笔债！（蓦地换成简明而轻蔑的口气）我真傻，居然听你这样唠唠叨叨地胡说八道。我早就该由此看清你的嘴脸，足可以像西蒙那样笑话你，因为一个素来墨守成规的人总是预言毁灭和——！（粗暴地）回去干你的活儿！你在浪费我的时间，我瞧见你就讨厌！（转身走向她那张桌子。）

乔尔 （站在那儿瞪视着她，接着机械地走向右边那扇门，正要开门，又忽然转过身来——生气地）我的确得抗议！我拥有股份；这是我的权利。我抗议你和我哥哥把这间办公室——我爹的办公室——变成一间供你们宣泄情欲的窑子房间！大家都开始知道——都在嘲笑，窃窃私语！——这都快成为一桩公开的丑闻啦——一件当众丢脸的污秽不堪的事！我——（结结巴巴地住口——不由自主地出神入迷地盯视着她。她已经转身面对他，脸上又带着妓女那种微笑的神情。）

萨拉 （一边微笑，一边挑逗地扭动身子——逗趣儿地）好了，乔尔，亲爱的，你不该这样看着我，我是你的嫂子啊。（惹人

恼火地发笑。)

乔尔 (内心做斗争——结结巴巴地)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不理解你干吗要这样笑——就像街头上的一个贱货。我嫂子应当更端庄自重些。我方才只在看你身上那套新衣服,欣赏一下罢了。西蒙如今每个星期都给你买一套新衣服。这也是那笔交易中的一部分吗?你不该叫他那种贪欲把自己的妻子变成一个出卖自己美貌容颜的下贱女人!我抗议!(咽下几口唾沫,好像快憋死似的,尽量扯开自己的目光不跟她那挑逗得意的目光相遇——结结巴巴地)不,不!我并没有意思要——请你原谅我说出这样的话。这简直都不像我自己了。事实是近一年来我变了。我都不认识自己了。我憎恶自己。这都是自从你来到这儿之后,那种令人厌恶的贪婪气氛邪恶地大大加剧的缘故。我都认不出这是我爹那间办公室了——或者说,都认不出我自己是他的儿子了。这里发生的一些事叫我也变得贪婪了。所以,请你宽恕,别介意——

萨拉 (那种妓女的姿态消失了——既怜悯又恐惧地)噢,难道我不明白吗?难道我就没变吗?我也不认识自己了。有时
482 候我也憎恶自己。可那不是我。那是西蒙,是他让我变成那样的。我得装成他想要的那样的人。他使我自己要做他想要的那种人!(控制住自己——简明地)我宽恕你,乔尔。也请你宽恕我。

乔尔 (温柔地)我?当然,萨拉。谢谢你的善意和理解。(呆钝地)现在我要回去干活儿啦。(转向那扇门。可是手放在门把上,目光又紧紧盯在她的身上,变得色迷迷的,结结巴巴地说)我只是想说——我已经差不多决定要转让我那部分股份了——也就是说,卖给你,你如果愿意考虑的话——(顿住——萨

拉脸上又复现妓女那种斜睨的神情。她逗趣儿地笑着。乔尔用力扭开门，匆匆奔进簿记室，砰地一声把门关上。)

萨拉 (目送他离开，轻浮地得意微笑)谁会想到他竟会这样？原本那么傲慢自大，一副别理我的神气！趾高气扬的北方佬哈福德家族的一员！可我现在已经把他踩在脚下，叫他一个劲儿央求！他得付出他所拥有的一切！我会把他剥得精光——在那笔交易上骗他一手——假装同意，而其实什么也不给他！(格格笑起来)男人都那么愚蠢！我们女人太容易欺骗他们啦！他们甘愿让人骗，这样就可以自己蒙哄自己啦！(照镜子，赞赏地盯视着自己的身影，用爱尔兰土腔卖弄风情地说)谁能想到这就是萨拉·梅洛迪呢——你凭着自个儿这副俊模样儿居然有这么大的魅力把那些精明显赫的男人全都征服了！老天爷作证，就像俺爹经常这样起誓那样，俺想你能从任何一个男人身上得到你想要的一切！乔尔尽管是个可怜巴巴的记帐奴隶，倒也还是个漂亮的小伙子，而且还拥有股份——(突然厌恶地打个冷战，惊恐地把目光从镜子前面移开——愧疚地喃喃说)主宽恕俺！俺怎么能有这种邪念！活脱儿像个贱婊子，在街头朝男人卖笑，裸露光溜溜的大腿给他们看！俺这是怎么了。一年前，俺决不会有这种邪念，夜里作梦都不会有，可现在倒像是挺自然的事儿——成了俺的一部分本性——(惊吓地环顾四周)都是因为在这儿呆得太久了，充当他的婊子在这儿干活儿，除去活在他的情欲中，简直啥生活也没有——孩子们在家里没娘似地由着性儿撒野——而俺却在这儿要么像个守财奴那样数着钱，为俺想得到的大庄园制订计划，要么就惦记着俺的棉纺厂啦、俺的海上轮船啦，俺的铁路啦，那些都是他把俺的身子当成婊子出卖的肉体而付给俺的代价——他叫俺相信生活就是兜售自个儿，自豪

183 就是尽可能弄到手最高的代价，爱情就是情欲——他只要情欲——他也叫俺觉得那也是俺所要的一切；俺要是没有了这种抓住他的手腕，就会失掉他！——黛博拉就会把他整个儿夺回去——（接着气呼呼地对抗）她啊，没门儿，永远办不到！西蒙跟黛博拉在一块儿的时候，没准儿会把俺忘了，可是俺一在这儿逮住他，只消吻吻他，就会叫他忘掉他老娘还活着！即使俺心中对乔尔有意，那又有啥关系？每个娘儿们心里有时都会存在这种念头——哪个娘儿们从来只满足于一个汉子？哪个娘儿们没觉得自个儿倒了大楣，吃了大亏——都让结婚给坑骗了——哪一个不希望男人见她都想要她，好证明自个儿身价百倍；哪一个没觉得自个儿如果是个自由人，就可以给自个儿捞到更多的油水——（报复地）得让他当心点儿，多晚了他才到这儿来，叫俺像个奴隶那样等待他来找乐子，要不俺就让他看看没有他，俺照样可以得到俺想要的一切，照样能换到俺的身价钱。（恶狠狠地发笑——接着忽然从镜子前把目光扯开，惊恐而厌恶地缩作一团）哎呀呀，你这个不要脸的贱婊子！噢，求主帮助我！俺准是疯了——就跟那个花园里的疯婆子一样疯。（越来越气愤）可是又有谁每天晚上回到家中，跟那个疯婆子一块儿呆在地狱里，会不发疯呢？没有一会儿消停——心里恨她，也觉得出她在恨俺——盯着她的一举一动，也知道她在盯着俺——明知这是俺们两人之间的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斗——要是她不管俺的事儿就好了！要是她能满足于自个儿拥有的，不想窃取俺的就好了！——可她肯定要把西蒙从俺身旁夺走，还叫他把俺轰到街头上去——（满怀仇恨地威胁）可是，老天爷作证，西蒙不能那么干！俺再也容忍不了黛博拉啦！——她太欺负俺了——要是她再逼近一步的话，那俺这股怨气就剩不下一点怜悯啦！俺知道她的弱点，她

害怕发疯——俺会把她轰进她该去的疯人院，这个疯癫的老傻瓜！她把这种生活搞得太窄了，容不下俺们两个人。俺们当中必得有一个离开——众神灵作证，那决不是俺！（接着急忙地）但愿俺无须乎那样做，俺可以用西蒙和俺商量好的办法把她摆脱掉。现在西蒙有了银行，俺要想法儿叫他别再更多地贪求啦，而让利滚利，资金增多起来。俺把债务都还清，然后俺们就把产业卖掉，俺会把那座庄园建造起来，俺会付给黛博拉一笔养老金，让她孤零零一个人呆在她的花园里。（尽量使自己放心）对，用不了多久——俺就会很快把她摆脱掉。（接着又心烦意乱地）只要西蒙允许俺这么做就好了！——只要俺能控制自己不再贪 484
得无厌就好了！（从她那把高脚凳上跳下来，神经质地走来走去，心中忐忑不安）西蒙怎么还不来？——俺简直受不了这种没有他跟俺在一块儿的生活！——啥事把他耽搁得这么久？——那个疯婆子拖着他在她的花园里做白日梦，好让他迟来，存心折磨俺！（冒火地）西蒙心里也明白！他让黛博拉这么干的！——那俺可就不等啦，俺的好西蒙！不能这样孤孤单单的！你已经叫俺等得够久了！俺要把乔尔叫进来陪陪俺！——俺要彻底变成那个你要俺当的婊子，叫你也尝尝那是啥滋味儿！（朝簿记室走去，就在这时后面那扇门开了，西蒙走了进来。他起了很大的变化，人瘦极了，面容衰颓而苍白憔悴，两眼深陷。不过，他进来的时候，脸上带着一种异常平静松弛的表情，一种眼神朦胧恍惚的神情。）

萨拉 （假装高兴而宽慰地喊一声，跑过去，张开两臂拥抱他，激情地紧紧搂住他）哦，亲爱的！我那么爱你啊！（随即神经垮了下来，抽抽噎噎地呜咽，把脸埋在他的肩头。）

西蒙 （显得惊惶失措，如梦方醒——机械地拍拍她的肩膀

——含含糊糊地)得了,得了。(环顾四周,皱眉思索,好像还没弄清楚自己在哪儿,怎么来到了这儿似的。)

萨拉 (一听到他那种腔调立刻止住哭泣——猛地把头朝后一仰,两手握住他的肩膀,盯视着他的脸——惊恐而央求地)西蒙! 听上去你好像——! (装出开玩笑的声调)看在老天爷份上,难道你不知道自己在哪儿,认不出我是谁吗?

西蒙 (试图迫使自己从白日梦中醒来——含含糊糊地抚慰)当然认得出,萨拉,别犯傻了。(接着故态复萌,又迷迷糊糊而感到高兴地微笑,恍恍惚惚地说)要知道,今天早晨我跟妈妈谈话的时候,忽然想起那么一件以往压根儿不记得的事。倒不是什么要紧的事。只不过是很久以前在她的花园里发生的一件事。惊人的是她说我那时还不到一岁呐。可是那件事就像是发生在昨天那样清楚——或者说,就像今天早晨又发生过一次似的。我刚才说过倒不是什么要紧的事。挺幼稚无聊。可这事叫我觉得自己有能力十分清楚地记起往事,真是感到幸福。

485 **萨拉** (盯视着他——既惊恐又不满地)西蒙! 醒醒吧! 你在这儿跟我在一块儿呐! (狂热地吻他)回到我身边来啊! 叫她那些疯梦见鬼去吧! 我爱你! 我是你的妻子,你也是我的! (又吻他)难道你没觉出我多么爱你吗? 跟我说你爱我。

西蒙 (一怔,彻底清醒过来了。表情变了,紧张而带有情欲地把她紧搂在怀里,激情地吻她)宝贝儿! 你知道我爱你胜过爱我的生命!

萨拉 (忽然产生反感,向后一仰——绝望地)不! 别这样说! 我要爱情——(接着勉强一笑)可我要是个多愁善感的傻瓜,你就会取笑我啦! (又投入他的怀抱——激情地)哦,我只要有了你,才不在乎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西蒙 （激情地）我亲爱的漂亮情妇！（试图把她抱到那张长沙发那边去。）

萨拉 （从他怀里挣脱出来，那种俗气的妓女狡猾的神情又出现在她脸上。她挑逗地笑着。）哦，不，不行！你还有好多公事要办呐。我不容许懒惰。要知道，你得想法儿把我挣到手！我要是白白奉献，你就不愿意要我啦，还会欺骗我！你啊，办不到！我了解你。我要是从你的教导和榜样中，从你尽力对我的培训中，没学到更多的东西，那你就会觉得我是个笨蛋啦。

西蒙 （感到有趣儿，赞赏地笑笑）你一直是个非常机灵的学生。你很快就会对我慨然让步的。（嘲笑地逗趣儿）这回你要我付给你什么，美人儿，永不知足的人儿？你差不多已经得到我拥有的一切了。

萨拉 （贪婪地）可是还有那家让咱们刚刚压垮而掌握到手的银行呢。

西蒙 （笑吟吟地）哦，原来是那个！我早就该想到。其实我早已料到，把文件都起草好了。不过嘛，当然，在我签字之前，我还得等——

萨拉 （嘲讽地）你是不是太小心谨慎啦！难道怕我会骗你吗？可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拒绝签字，等你——？

西蒙 （笑吟吟地）哦，我倒是想那么干，可你知道我现在已经没有那股力量了。你把它也从我身上夺走了！对我来说，你这个美人儿比一千家塞满黄金的银行还更有诱惑力！（试图把她搂到怀里——激情地）亲爱的人儿！你到现在居然还不明白我最大的幸福就是向你证明——也向我自己证明——你对我来 186
说是多么珍贵吗？（要吻她。）

萨拉 （避开他的拥抱——卖俏地）我说了不成。呆会儿再

说。(逗弄地吻他)不过,给你一个吻做为成交。

西蒙 可我今天得去棉纺厂一趟。你已经知道那边由于咱们降低工资而出现了些不满情绪。工人们派出一个代表团要求我重新考虑。

萨拉 (板起面孔——威严地)那你得采取果断行动! 开除他们! 有的是人可以替换他们,挨饿会给他们一顿教训。

西蒙 我同意你的意见。公司需要尽可能从厂里取得每分钱利润。(接着又面带微笑)可是咱俩的交易。你刚才说呆会儿,可我只能在傍晚该去陪妈妈那个钟点才能赶回城来。所以——

萨拉 (盛气凌人地)那你就把她忘掉,只记着我!

西蒙 (竭力想反抗——脸上又古怪地露出恍恍惚惚的沉思表情)可我记得我答应过她——

萨拉 (严厉地)忘掉她,我在说呐! (接着粗俗挑逗地扭动身子——摆出妓女那种狡猾诱惑的姿态)对你来说,有了我还不比那值吗? 要是不行,那我就不得不另找一个给我价儿更高的男人啦。

西蒙 (饥渴地)别,别! 要多少我都给!

萨拉 (得意而近似轻蔑地)这还差不多! (接着又心怀不满,越来越嫉妒而气愤地)这倒提醒我还得提醒你一下。今天早晨你又是去陪她而迟到了。我呢,就得孤单单一个人坐在这儿——着急地等着——你让她留住你,叫我干等。她这是存心折磨我! 哼,别替她辩解。我还不清楚她那套装模做样的贵夫人举止风度后面隐藏的全是仇恨、嫉妒和贪心的阴谋诡计! 她是在把你当成傻瓜耍着玩儿呢,领你返回到以往你还没属于我

187 之前而跟她在一起的岁月里,在她的梦幻中任意摆布你,直到把

你也变得跟她一样疯癫为止！可她骗不了我！我看透了她那贪心的鬼名堂。我还要警告你，她最好识相点，否则我的怜悯就会到了尽头！

西蒙 （听她说话时，表情已经变得得意而满足，逗趣儿地微笑）怎么了？别是又嫉妒啦，萨拉？

萨拉 （生硬地嘲弄）嫉妒那个丑老太婆，老得都能当我的老娘了！

西蒙 （笑吟吟地）那就不该表现得真像是那么一回事似的。人家听你这样说，还当你害怕我那可怜的小老娘是一位美貌而危险的情敌呢。

萨拉 （讥讽地）她呀！一个皮包骨头的丑巫婆，没有一个男人会看她第二眼！

西蒙 （生硬地——这时带着命令的口气）那就好了嘛。你干吗还这样胡扯？（极其讲求实际地）我们俩已经为这档子事闹过了好几次，萨拉。我都解释得厌烦了，我一直如果不是为了她也是为了我们的缘故，尽量在想法儿迁就她，尽管那浪费了我好多宝贵的时间——尽管随你怎么说，我是在当傻瓜，可我认为那样做还是可取的。你好像总有这样一种荒谬的想法似的，那就是我跟一个进入老年智力衰退的糊涂女人坐在花园里，无可奈何地观望着她那由于一生畏惧生活而变得贪婪饥饿的心灵在往事中摸索，企图抓住已逝的岁月，对我来说倒好像是一种迷人的幸福似的。（冷冰冰地）我向你保证，我心里会想着许多比那更有趣得多的活动咧——（色迷迷地望着她——微微一笑）比如说，在这儿把你搂在怀里跟你亲热，心爱的人儿。

萨拉 （感激地）亲爱的！

西蒙 （又恢复那种讲求实际的口气，耸耸肩）可我毕竟不

该抱怨。她有时也叫我觉得有趣儿。有时在她的花园里也感到悠闲平静。我希望你不要抱怨我想在那边休息会儿。不管怎么说,她总是我的母亲,我应当对她有些照顾。总得有个人陪陪她,哄哄她,让她别过分孤独地想入非非,否则咱们就不得不负责照管一个疯子啦。

萨拉 我过去跟你说过,我同意再让孩子们去陪伴她,而不是你去,你应当劝说她同意这样做——

西蒙 (干脆而不满地)胡说。我决不会同意——何况她如
488 今也不再要你那几个孩子了,因为她又有了——(蓦地改换话题——愉决地)可我承认你抱怨我迟到倒也没错。我没权骗取那些属于你和公司的时间。我保证今后记住这一点,决不会由于迁就她而叫我自己回想到那么遥远的过去,以至于忘记——(急忙又摆出他那种最机警的权威领导姿态,朝他那张写字台走去)好,我得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泰纳德已经来了,是不是?(萨拉点点头。)你可以去叫乔尔带他进来。

萨拉 (以一位得力而顺从的秘书姿态答道)是,总裁。(打开右边那扇门,伸头进去通知乔尔——然后又回到那张面对西蒙的写字台前等待吩咐。)

西蒙 (看看手表)我去赶火车之前还有时间处置他。你可以继续去制订你那座庄园的计划。(她转身走向右后方那张高桌子。他瞥一眼那张规划图——讨好而暗含着嘲讽意味地)顺便说一下,自从上次我观察这张图以来,你又做了许多新的增添,这我得向你祝贺。

萨拉 (高兴地)我很高兴你喜欢。

西蒙 你不久也会有一家银行啦,再增添什么你也负担得起。(微笑——逗趣儿地)我敢肯定你在梦中已经想好了还要增

添什么吧。

萨拉 （贪婪地一笑）哦，那你不用担心，我一向能想到还要增添什么！（凝视着那张规划图——带着朦胧幻想而洋洋自得的神情）我要把它建造成一个女人梦寐以求作为宅邸的一座最宏伟最漂亮的大厦，既是为了她丈夫的尊严，也是为了对他所表示的一片爱！啊，那会是多么美好的生活呵，我可以舒舒服服地在那里，在我梦想的那座城堡里，在我自己的大宅子里，没有人世间的任何烦恼，无忧无虑地休息，通宵安稳熟睡，不会像现在这样在恶梦中辗转反侧，夜不成眠；没有任何债务缠身，心里知道银行里堆满了我的黄金，看着我的几个儿子渐渐长大成人，成为英俊而富有的绅士，有我的丈夫兼情人永远在我身边，他整个儿属于我，他那心中或头脑里除了一心热恋着我之外，不再有其他愿望、念头或梦想！

西蒙 （望着她的后背——怀着一丝辛酸的哀愁，轻声嘲讽道）这里有一首霍姆斯*医生写的诗，“你有空该读一读——可以增添你的灵感。（摘引《带壳的鹦鹉螺》那首诗中的一节，朗诵起来）

替自己建造更庄严的大厦吧，哦，我的灵魂，既然时光 489
飞逝不停！

丢开吧，你往昔生活其中的低拱顶！让每一座新的殿

---

* 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1809—1894)，美国医师、诗人、幽默作家，曾任哈佛大学医学院院长。代表作有《早餐桌上的霸主》(1858)、《早餐桌上的教授》(1860)和《早餐桌上的诗人》(1870)等，语言深刻，富于哲理。这里的《带壳的鹦鹉螺》选自《早餐桌上的霸主》第四章，诗人借用随着鹦鹉螺的生长，螺壳随之增长一事劝人不断去开辟新的更广阔而富有意义的生活。——译者注

堂都比前一座高贵，用更广袤的圆屋顶把天空和你隔分，等到你最终获得自由的天地，

便把狭小的贝壳——*

(顿住——接着目光转为内向，大声自言自语；萨拉继续痴迷而向往地凝视着那张规划图，根本没注意他。)你应该把这几句刻在大厦的大门口上方。妈妈该把它刻在那座凉亭的魔门上方。我呢，嵌写在这个公司各办事处的穹顶天花板上——用辉煌灿烂的金字！(自嘲地讥笑——接着慢慢恶狠狠地下定决心)可我很快就会办到！对，现在很快就办！用这样或那样的办法——一劳永逸地摆脱她俩当中的一个，不是这个，就是那个——这都应归功于萨拉或者妈妈！(内疚地一怔，又假装无所谓地对萨拉说)萨拉，我很高兴发现你很适当地没有理睬我在这儿愚蠢而糊里糊涂想起的孩子气诗句。我应当留着这种胡言乱语讲给我那可怜的老娘听，做为我对她的一片孝心。

萨拉 (把他置于脑后，仍然望着规划图，语调越来越粗俗，流露出贪心的渴望)马厩里养满骏马和纯种猎犬！俺这个贵夫人，趾高气扬地乘坐那辆有马车夫和跟班伺候的四轮大马车，穿过那座城堡的花园，经过大门口的门房，沿着大路进城，街上的人群都瞪着大眼瞧，心里受着嫉妒的咬啃，店铺老板奉承，俺仰起脑袋瞧不起他们，瞧不起所有那一帮在生活中软弱无能、胆小怕事、一贫如洗的叫化子！(报复地)没人胆敢讥笑俺的出身或

---

* 引自罗义蕴等编注，弗·特·帕尔格雷夫主编《英诗金库》，四川人民1987年版，下卷，第1797页。这里末一句是"便把狭小的贝壳，扔在人生动荡的大海滨！"林骧华译。——译者注

者俺过去的穷困！永恒的主作证，俺会朝他们脸上啐唾沫，他们感谢俺这样的恩赐时，俺会哈哈大笑！（邪恶地格格笑起来——接着神色忽然转为内疚而羞愧，她困惑地惊叫一声）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主宽恕我，我怎么竟会说出这种恶毒怨恨的话？我的梦想中根本没有这些想法！我只想为了我们的家——和安宁有个安全的宅子！

西蒙　（温和而坚定地指责）得了！得了！别又倒退到怯懦而多愁善感的悔恨，美丽的情人儿。别忘了我一年来经常叫你记住的事。这个办公室不是梦幻园，而是严酷现实的战场，你在这里得面对自身现在的面貌——而不是想像自身该是什么样的人这一事实——这里是人吃人的地方，不是你吃掉别人就是让别人把你吃掉。羞辱一通被征服者是征服者得胜自豪的一部分，要是对这种令人不快的事感到不好意思，那就太蠢了。

萨拉　（已经转身出神入迷地望着他——呆呆地小声说）对，我想——可是——（有人在敲后面那扇门。她立刻做出一名得力秘书的样儿。）一定是泰纳德，总裁。让他进来吗？

西蒙　（脸上显露一种古怪的盘算而得意的神情）不，我刚琢磨出一个想法，萨拉。让泰纳德这个破了产的叫化子在门外多等一会儿，这样就会叫他心情更加不安，头脑更易于接受事实。（从椅子上站起来）来坐在我这个位子上。我要让你来对付泰纳德，我在一旁看着。近一年来你已经学会了不少。我为你的飞速进步感到十分骄傲。

萨拉　（没把握地）我很高兴，西蒙。

西蒙　现在我要看着你把学到的知识付诸实践。证实我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你都完全有能力把这家公司的命运引向适宜的归宿。

萨拉 （不安地）你会发生什么事呢？

西蒙 （耸耸肩——无所谓地）谁知道？人终有一死嘛。死亡总是会有的。

萨拉 （惊恐地）别这么说，亲爱的。

西蒙 （还是原来的腔调）要么是疾病啦，意外事故啦。谁知道？生活就是一场赌博，而命运就像是一名赌徒高手能用做了手脚的纸牌和灌了铅的骰子蒙骗世间最聪明的骗子。

萨拉 别这么说。

西蒙 要么只是我该走啦——做一次急需的长期休养。

萨拉 （突然大发雷霆——惊恐而嫉妒地）哼，我知道是谁叫你有了这种怪念头！我也知道她现在为了要让你跟她在一起，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她即使得把你逼得像她那样疯癫也在所不惜！

西蒙 胡扯！你都嫉妒得鬼迷心窍了。这跟那个可怜而幼
491 稚的老太婆有什么关系？我的意思只是说，我可能会有一天让你承担起全部责任。反正你已经买下这家公司，因此——

萨拉 （惊恐地）难道你打算离开我——？（接着粗俗地充满自信，面带妓女那种挑逗的微笑）我倒想看看你试试离得开离不开！难道你不知道我把你也买下来了吗？（又传来一下敲门声，两人都不予理睬。）

西蒙 （凝视着她的身躯——内心在挣扎——渴望地结结巴巴说）对，我知道——我属于你所有，这倒也是我最大的幸福——逃避自我，专心迷恋你——什么代价我都肯付出！

萨拉 （轻声发笑——轻佻粗俗地得意洋洋）这才是我的西蒙嘛！我就喜欢你这样说话——说些爱情和生活——而不是死亡，或者什么打算离开我的疯话。

西蒙 （朝她走去——贪欲地）心爱的人儿！（又传来一下更响而不耐烦的敲门声。这一响声破除了两人着迷的状态。西蒙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态度顿时转为讲求实际的样儿——冷冰冰地）我想我们的朋友已经受够羞辱，够提心吊胆了。坐到这儿来，萨拉。我相信你很快就能给他指出他现在处在什么地位。

萨拉 （走向他的写字台——得意地微笑）嗯，踩在我的脚底下，对不对？（轻声笑着，坐在西蒙那把椅子上。）可我连你干嘛叫他来都不知道呐。我们已经让他破了产，没剩下什么咱们还需要的了，对不对？

西蒙 对，可他还有几个年头可活呢。他虽然已经过了他的鼎盛时期，可还是个能干的银行家，对咱们仍然会有点用。当然不能叫他保持现在那种脑筋。他满脑子都是老派过时的伦理道德和荣誉观。我们了解这一点，因为那使他那么容易受到攻击，遭到毁灭。不过，你如果能发现他的弱点，毫无顾忌地加以利用，那就能叫他忘掉那一切而成为一名顺从的奴仆。我在记事本上记下了两三条有关他目前处境的情况，你可以看一看。其余就全由你自己得力地对付他吧，我的美人儿。只是记住你想达到的目的一向会证实你所采取的任何手段都是正确的，同时别像以往常常那样把感情跟生活混淆在一块儿。（笑笑，从她身旁走向右后边她那张高桌子）就装着把他当成我在求你发善心拉扯他一把的对象，别忘了想法儿成功地骗骗他，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又是砰地一声敲门声。他冷冷地喊道）进来！

（门开了，本杰明·泰纳德走进来。他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 492
儿，个头儿高，胸宽体壮，长着一张古罗马人那种漂亮的脸，衣着保守考究，价格昂贵。由于长期的习惯，他浑身还带有事业成功、家财殷实的神态。正是这种外表叫人顿时觉出他是个内心

沮丧消沉的人，惊恐困惑，没有一点安全感，令人格外怜悯不已。)

泰纳德 (由于受辱而向西蒙提出抗议)怎么回事，哈福德！是你约我来的，而不是我约你！可我得在你的外间办公室坐冷板凳久久等待，还得站在你的门外一个劲儿敲门，真像是一个——！

萨拉 (用一种并无歉意而满不在乎的口气插嘴道)很遗憾叫你久等，泰纳德先生。不过，这是有必要的。(他起先没注意到她，连忙转身惊讶而困惑地望着她。)

泰纳德 我——我请您原谅，哈福德太太。我方才没看见——

萨拉 (朝她对面那把椅子点点头)请坐吧。

泰纳德 (望着西蒙，没把握地)谢谢。

西蒙 (冷冷得意地微笑)坐吧，没关系。这次其实是我太太约你来的。她全权代表我处理事务。所以请原谅，我这儿还有些别的重要事要办。(朝萨拉桌上那些建筑设计图点点头，转过身背对着泰纳德，坐下；接下来在萨拉和泰纳德之间那场戏里，他一直假装在聚精会神地审阅那些图纸。泰纳德走过来，在萨拉对面那把椅子上坐下。)

萨拉 (匆匆瞥一眼记事本——冷冰冰地微笑——一边说着，一边在声调和举止上越来越惟妙惟肖地模仿西蒙那种处理公事的派头)我想你一定奇怪我干吗要见你吧，泰纳德先生。就跟我纳闷儿——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还会同意来一样。

泰纳德 (受辱而心虚地)您的意思是指因为您丈夫该对我的破产负责吗？

萨拉 (冷冷地微笑)西蒙干什么事都得经过我同意，泰纳

德先生。我认为把你的银行接收过来是一种对你最便宜不过的办法了。

泰纳德　（瞥她一眼后，完全没法儿抑制住怨恨和恐惧的表 193
情）对，我听到谣传，说那是您建议他那样干的。我简直不敢相信一个女人——（接着近乎惊恐不安，好像生怕这会使她存有偏见而反对他似的——回避她的目光，勉强一笑）我决不抱怨。在激烈的竞争中，一切都是公平合理的。我理解这一点。也许我只认为所使用的手段不太道德吧——（越来越怀着压抑的怨恨）更甭提什么冷酷无情、肆无忌惮啦。有些人甚至会用更过火的字眼儿来形容这类事呢。

萨拉　（简明地）我对那些道德观念丝毫也不感兴趣。你手里拥有我想要的东西。你那么软弱，以至于没法儿把它保住。我呢，强大得足以把它夺过来。我善良因为我强劲。你邪恶因为你软弱。这就是事实。

泰纳德　（一时不由得感到十分愤慨）真是一种无耻的信条，夫人！（接着又连忙近乎畏缩地）我——我请您原谅。您也许说得对。新时代，新风尚——新方式嘛。（勉强一笑）我想我这样守旧的人年纪太大了，学不会一个变革时代的新花招啦。

萨拉　（冷冰冰地微笑）但愿不至于如此吧——为了你自身的利益着想，泰纳德先生。

泰纳德　（傻乎乎地呆视着她）呃？我好像不大明白您的意思——（连忙勉强装出一副好脾气而甘心认输的样儿）可我刚才说过我不记仇。所以我才同意来到这儿——就是让你们明白我并不抱怨。

萨拉　（这当儿不再微笑——冷酷无情地板起面孔）咱们有话就直说吧，别再浪费我的宝贵时间。我明白你来这儿的真正

原因。你破产了。你不得不变卖一切。如今一文不名。可你家里有老母亲和妻子，还有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守寡的女儿，这些人都得靠你养活。你曾经向几家银行申请，想找个差使干。可是哪家都不雇用你。你太老了。你最近这次失败留下的坏名声对你也不利，叫他们存有偏见不敢用你。倒是有那么一两家提供给你一个小职员的差使——纯粹出于怜悯，就好比向一个叫化子扔个铜板似的。

泰纳德 （带着受辱的愤怒）是的，叫他们见鬼去吧！可我——

萨拉 （好像他没插嘴似的，接着往下说）你的自尊心叫你拒绝。再者，那点儿工资也不够你养家糊口的，除非叫她们过一
491 种不习惯的丢脸的穷困生活。你生怕你的全家老小由于受那种贫困的屈辱而会责怪你，憎恨你如此软弱无能。

泰纳德 （失神地望着她——痛苦地脱口而出）可是把怨恨隐瞒起来，那就更糟糕啦！觉出她们是出于怜悯——才隐而不露。

萨拉 不过嘛，还有一线最后挣扎的希望。你想必听说了我还没找到合适的人选来替我管理你原来那家银行。你就到这里来抱着一线希望或许我叫你来的原因是想——（顿住——接着打趣地冷冷微笑）我很高兴告诉你，正是这个原因咧，泰纳德先生，我确实要提供给你那个职位。

泰纳德 （一下子难以自制，不禁感伤而虚弱地松口气，感激涕零地）我——我真不知道该怎样感谢您才好——我向您道歉方才错看了您——（急忙地）我当然高兴接受这个职务。

萨拉 （冷冷地）别忙。还有条件呐。听我说，在我还没把条件说明之前，你的任何感激之情都是多此一举。我这样做并

非是为了要照顾你或者你的家庭。你本人和你家里人不管发生什么事自然都跟我毫不相干。我只关心自己的事或者那些我希望成为自己的事。

泰纳德　(不安地——勉强一笑)您——至少是非常坦率,哈福德太太。(越来越担心)您的条件是什么呢?

萨拉　(愉快地微笑)我先提醒你一下,你的自尊心也许会叫你拒绝的。首先,我要你记住自尊心只能是强者的一个优点。对弱者来说,那只是一种愚蠢的设想。(接着沉下脸来,声调强硬)条件是你必须绝对地、立即地、机械地服从每项下达的指令,就好比你是我那些棉纺厂织布机旁的一名最低贱的工人,或者我那些轮船上的一名普通水手,或者我那条铁路线上的一名扳闸工。

泰纳德　(尽管受辱,还是逼出一种理解的口气)这您尽管放心,我本人也当过一家企业的头头。我理解这种迅速服从的需要。

萨拉　我可以提供给你一份薪水使你能够养家餬口,至少使你可以继续部分赢得她们原来对你的爱和尊重。

泰纳德　(慌乱地结结巴巴说)我——我谢谢您——

萨拉　我说这些话是因为我要求你在接受之前认真考虑一 495
下为此而要付出的代价,免得今后产生任何误会。

泰纳德　(慌张地急于想尽快结束这场折磨,好逃之夭夭)我明白。不过您不必——我没有任何选择。我接受就是。

萨拉　(残酷地坚持说下去)还要考虑一下你做生意时那种过时的职业道德观念。我希望你最近同我打交道,从我的工作方式中得到的经验,乐于今后作为我的雇员必须放弃所有那些顾虑。我要求你在管理我的银行业务时得采取一名将军在战场

上经常运用的那种彻底残酷无情的手段。对你来说，只要达到我想要的目的，施展各种手段都应当给看成是正当合理的。必要时，你必须忠实地执行我交下的任务，尽管按照你那套旧的荣誉观来看，那也许像是明显的欺诈和盗窃。你愿意当一名在你自己眼中是个明知故犯的窃贼和诈骗犯吗？

泰纳德 （再也没法小心谨慎地屈从这种侮辱——愤怒地结结巴巴说）我——您想必是疯了，夫人——您竟敢——可我不便答复一个女人——我明白这准是您的丈夫在——一个女人绝对不会——（一跃而起，怒气冲冲地转身面对西蒙）该死的，先生！你这个恶棍，你以为我已经堕落到你那种地步了吗？我要先看你下地狱！我宁愿当一条狗！我宁愿饿死在臭水沟里也不愿意那样做。（大踏步朝后面那扇门走去）这是我对你提供的无耻工作所作的答复，先生。（西蒙没转身，也没表现出丝毫听见他讲话的迹象。泰纳德握住门把。）

萨拉 （突然发起火来，好像泰纳德触到了她内心的痛处而把她惹恼了似的——一时疏忽竟用爱尔兰土腔土调说起话来，完全忘了她那套办公室里的礼仪姿态——怒目瞪视着泰纳德，恶狠狠地斥责）哎哟哟，叫主诅咒你，亏你还是条汉子！你连带你那自尊心和荣誉都见鬼去吧！你在假装爱你的老娘、妻子和孩子，你愿意把她们也拖垮，跟你一块儿受穷丢脸，还在臭水沟里忍饥挨饿！

泰纳德 （痛苦地望着她）这是谎言！她们决不会希望我——（接着好像一下子精神崩溃了。他麻木默认地点点头，勉强干笑一声）对，我想我完全出于自私——没工夫光考虑自己啦——谢谢您，夫人，提醒我应该负起责任来。我想说我明白了您
496 那种银行政策的论点——只讲求实际的观点——公事公办嘛

——(逼出一声喘不过气来的格格笑声)应该记住那句老格言——劈劈柴，砸碎石——干苦活儿，穷得精光——可是名誉却没受损伤。谁爱喊叫窃贼，就让谁喊吧！我接受这个职位就是了，夫人——再次感谢，夫人——您的大慈大悲！(用力扭开门，冲向门厅，砰地把门甩上。西蒙从椅子上站起来，面带满意的微笑，走向萨拉。)

西蒙 干得太棒了！你把他打发得跟我能做到的一样好。我为你感到骄傲。

萨拉 (表情在变化。两眼渐渐露出恐惧的神情。她勉强一笑——呆板地)我很高兴你感到骄傲。可这是你——是你要我这样做的——

西蒙 哦，不是。别装谦虚啦。(拍拍她的脸蛋儿——开玩笑地)那最后一招儿叫他彻底完蛋了，这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我原本揣测他会受辱而气呼呼地走掉，可是回到家中面对妻儿老母之后又会无何奈何地返回来。可你的办法实在高明得多。(拍拍她的肩膀。)

萨拉 (两眼注视着前方，呆呆地)是啊，我一点尊严也没让他留下，是不是？(忽然顿住——哭泣起来)唉，这个可怜的人！主宽恕我！(猛地转向西蒙——怒火上升)方才那根本不是我！那是你！你——哼，难道我不明白你想干什么吗，你是想把我变成一个残酷贪婪的婊子，然后你就可以回到黛博拉那边去，跟她一块儿嘲笑我心眼儿里是个多么俗气的贱货。(报复地)可我不会叫你得逞！我要去找泰纳德！他现在肯定急扯白脸地想为自己报仇雪恨呐。我只消向他暗示一点这家公司目前的真实情况，就可以叫他由着性儿毁了你！到那时，你跟你的公司会落得个什么下场，呃？你一向神气活现，目中无人，装成一个矮个子

拿破仑！到那时，你可就一文不名啦！我也就可以带着我的孩子们回到原来那个农场，像个诚实体面的庄稼女人那样过活！（突然神经垮了，掩面抽抽噎噎地哭起来）我没法儿再这样生活下去啦！我不干啦！

西蒙　（一直听着，不耐烦地皱着眉头望着她——敷衍地拍拍她的肩膀——简明扼要地）得了，萨拉，我知道你刚才那么紧张，可这也不是说出这种荒唐话的借口啊。（在她对面坐下——冷冰冰地）刚才你胡说什么毁掉这家公司。难道你至今还没理解这是你的公司啊？

197 **萨拉**　我只理解你骗了我，给我的全是一些负债累累的破烂货，如果你指的是这个意思的话。

西蒙　（笑吟吟地）好，现在你总算说话又正常了。（责怪地）简直胡扯，萨拉！真好像你是个存心无论如何也要把自己毁掉的女人。再者，还有你的几个孩子得考虑啊。你不至于要他们也毁掉吧。

萨拉　（发抖地）不。

西蒙　（嘲弄地）就说你回到原来那个农场去，那里如今只有我那座小旧木屋和一座坍塌的农舍。一个天晓得多少年没人耕种过的农场。你得像一名奴隶那样死命干苦活儿才能勉强糊口，自尊心受着贫穷丢脸的折磨！（笑）别是说你想像自己可以像一名普通庄稼汉那样光着两只脚踩在泥地里，靠一小块土豆地心满意足地生活吧！

萨拉　（反感地颤栗一下）不，在我做过所有的美梦之后，我痛恨落魄到那般地步。

西蒙　完全正确。那就别再说傻话啦。至于你对公司的担

心，你说起话来听上去就跟扮演耶利米*的乔尔一样。（开玩笑地）我希望你并非是在抱怨我管理你那些产业的办法吧。难道我没有在近两年里把你那条铁路改建成为如今是全国经营得最好的一条小铁路吗？

萨拉　那倒确实是，可是欠的债——？

西蒙　听你总是在为债务担心，我都感到奇怪。你不配做你爹的亲闺女。他老人家可从来没为债务心烦过。

萨拉　（忽然微笑起来，傲慢地一仰头——夸耀地）你说得对！他让债主们别存任何指望，统统见鬼去吧！（接着又连忙愧疚地）可我不像他。我——

西蒙　（异常紧张激动地）当然，你想到风险常常会存在，这是对的——只消在许多被你击败的对手当中说一句悄悄话啦，暗示一点实情啦，一句谣言啦，就会掀起轩然大波，他们有那么多理由嫉妒你，痛恨你！

萨拉　（辩护地）有理由痛恨我？

西蒙　（微笑）对，比如说，你以为泰纳德会很喜欢你吗？

萨拉　（困惑地）可那是你——

西蒙　（未予理睬，紧张地接着说）风险总是会有的。这就 198
好比在走一条深渊上方的绳索，迈错一步就会——

萨拉　（惊恐地）噢，我明白！这都快把我逼疯了！我夜里睡不着觉，总在担惊害怕！

西蒙　可你不应当往下看，否则的话就会心慌意乱，惊魂不定，就会受到诱惑猛扑下去——你居然以为我凭长期的经验不

---

* 耶利米，基督教《圣经》中人物，公元前六、七世纪时，希伯来预言者，又喻杞人忧天的悲观主义者。——译者注

知道那种冲动叫人多么着迷，叫人多么想不惜任何代价赶快结束那种悬虑而得到安宁，忘却一切嘛——也就是说，恨不得毁掉自己而获得自由！

萨拉 （惊恐地）亲爱的！别这样！也别让我那样想——

西蒙 我太了解你多么想在你那些对手当中悄悄嘀咕几句真相，好叫那谣言四下里传开！

萨拉 不！我决不会那样！只是说说而已！

西蒙 摆脱掉肩负的沉重责任和内疚，从那受诅咒的、叫人厌倦的贪利的工作中解脱出来！用不着继续干下去！心情可以得到平静，或者返回去休息！（心驰神往地凝视着前方。）

萨拉 （惊恐地抓住他的胳臂）亲爱的，别那样瞪着两眼！那样使你显得那么——古怪而疯狂——真叫我害怕！

西蒙 （控制住自己——微微一笑）哦，得了，利用你那些仇敌的报复来叫你心中如愿以偿，也算不得什么疯狂的蠢事！对我来说，那倒像是一个挺狡猾的马基雅弗利*式的阴谋——就像妈妈讲过的一个神奇的古老童话故事的结尾那样讽刺有趣。当然，不同之处在于这事会有个幸福的结局。

萨拉 （发起火来）哼，我明白这都是她灌输给你的疯狂的想法。她眼看着我亲手毁掉自己，失去我在这人世间所拥有的一切，怎么会不高兴得嘻嘻笑呢！可我决不会让她排挤到那一步！所以，别再跟我讲什么诱惑，你明明知道我方才只是说着玩儿——

西蒙 我？我只叫你提防着点儿。你不该胆怯。你应当照

---

* 马基雅弗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著有《君主论》和《佛罗伦萨史》。他认为为了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译者注

你现在这样勇敢而无情。你该再往前一步一步地走下去！

萨拉 （痛苦地反对）不，我不想啦。我已经够了。（央求地）哦，西蒙亲爱的，你现在已经得到那家银行，难道还不知足， 199
还不肯罢手？就让利滚利积累起资金，别再去借贷买进更多的啦，而是把欠下的债都还清，好不好？一旦债务都还清，平安无事了，咱们就可以给你妈妈养老金，再把那幢房子还给她，让她一个人单过，她就除了她自己之外，谁也伤害不了啦；我呢，会建造好我的庄园，为我的丈夫和孩子们有一个我自己的家——（怀有心计而诱哄地紧紧依偎着他）尤其是为我疯狂迷恋的情人啊。

西蒙 （没理睬后一句话——简明地）不行。要知道你现在还不能那样干。绝对不行，除非你想毁了自己。现在要是从公司里抽出大量资金去建造那座大庄园，那将会对你是个致命伤。争夺这家银行已经把你的资源消耗到了危机的起点。如今手头上一块钱现金等于值一百块呐。不行，你现在决不能罢手，只能干下去。

萨拉 （心烦意乱地）不！我不愿意！我办不到！我已经到了尽头！

西蒙 （仿佛她没说似的）你应该把目光盯牢在你那雄心壮志最后的目标上。迫使自己不往下看。意志坚决地全神贯注在那些还应当有待完成的事业上，这样才能使你的公司摆脱目前的风险，平安无事，彻底自给自足，不在任何方面依赖任何外界力量，只靠自身，别的什么也不需要。除非达到了这一步，否则你内心怎么能享受到任何真正的安全或自由感呢——任何安宁或幸福感呢。你当然应该认清这一点，对不对，萨拉？

萨拉 （可怜巴巴地慌乱）我——我闹不清——我只知道要在你的爱抚中得到安宁和幸福。

西蒙 (依旧照原来的口气说下去)你还得有许多零售商店出售你的棉制品啦,你的一些种植园,由你自己的黑奴耕种啦,再加上你自己那些运奴船和自己在非洲的贩奴代理商。这样才会使那条锁链在尽端完备无缺。你有没有看明白那会多么有力地保护你啊?

萨拉 (不由自主地受到感动,又贪心地着迷起来)对,我确实明白。经过你精心的培训,我对生意经并不那么傻。当然,我也愿意有一种安全感,谁也甭想碰一下那些归我所有的东西。(接着又紧张失望地)可是亲爱的——我那么担心——

西蒙 (用同样的声调接着说)在这尽端,商店可能是最后的一环——(接着古怪地一笑)当然,我要是能再设想一个计谋,叫广大公众不得不买你的纺织品,只买你的,那就会是个登峰造极的成就——如此一来,你就会拥有自己的消费奴隶啦。那就会彻底完成这一循环! 到那时,你就可以把生活也踩在脚下任意支配啦,对不对? 贪心的美人儿——就像你支配我这样! (笑起来,目光闪现欲望,紧紧搂着她。)

萨拉 (脸上现出热情回应的神情——笑盈盈地)对,我喜欢那样。到那时,我就会心满意足啦。那你就务必想法儿办到吧! (接着怀着骄傲的羡慕心情)一切都看你的了,我敢打赌你准能办到! 一旦你想要什么,就任什么也阻挡不住你! 我不是一向说你有力量和才能可以从生活中得到你心里想要的一切嘛!

西蒙 (搂着她,逗趣儿地)有这样一位永不知足的情妇激励我,我怎么敢胆怯呢? 是你的心灵做出了这种愿望;除非你为我感到骄傲,否则我自己没法儿看得起自己。

萨拉 (热情地)我是感到骄傲啊! 我有一个女人所能拥有

的最高贵最强大的情人儿！（热烈地吻他）亲爱的！

西蒙 （热情地）宝贝儿！（接着又古怪而着魔地激动起来）那今后就别再让我听到你胆怯地说些担心风险的话啦。即使有风险，那又有什么关系？那倒给生活增添了点佐料咧！即使是一场巨大的赌博，你在内心拿命运来冒险，鼓捣做了弊的纸牌和灌了铅的骰子，那又有什么关系？你身为你爹的亲闺女，应当为自己天生来就是个赌徒感到骄傲，喜爱为赌博而冒风险！我敢打赌你爹想必会非常高兴拿自己的灵魂做赌注跟魔鬼决一胜负，靠翻一张纸牌来决定看谁赢得世界！

萨拉 （骄傲地一扬头，激动地）他怎么能不会呢！他不就是因为赌博破了产，输掉了他的大庄园和他在生活中拥有的一切嘛，可他连眼皮都没眨一眨，也没消失嘴角上挂着的讥笑！他是个了不起的绅士老爷！他在那场赌博中就是输了，也会保持那同样的讥笑，因为他知道魔鬼即使赢了，也只会得到他早已拥有的玩艺儿，而且他会为了自己怎样欺骗了魔鬼而暗自嗤嗤发笑呢！（洋洋自得而感到有趣儿地笑了。）

西蒙 （望着她——古怪地微微一笑）对，我早就体会到我 501
对自己也这样暗自欢笑呢。（蓦地又完全转变为那种简要的公事公办的腔调）好了，就这么定了。你继续干下去。（看一下手表）眼下我得去赶火车啦。（朝后面那扇门走去。萨拉拦住了他。）

萨拉 （挑逗地）连吻都不吻我一下就走吗？在我正让自己按你的要求那样去做的时候？（忽然热情占有地拥抱他）没关系！残酷对待我吧！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我是你脚下的尘土，为此而自负！因为在这人生中，为了保住你，多高的代价都肯付！只要你是我的人，你要我当个婊子，我就全心全意当！

(热情地吻他)我那么爱你,亲爱的! 我要你! 我眼下简直舍不得放你走! 可你会回到这儿来,是不是? 我会一直等着你,想着你——

西蒙 (热情地吻她)会的! 我向你发誓! 什么事也耽搁不了我——

萨拉 (忐忑不安——这当儿央求地)你不会像今天早晨那样忘掉我,又守约去看望她吧? 你一定得记住答应过我:你会忘掉她,让她干等着。

西蒙 (辩护地)当然! 就让那个胆小的老巫婆等到世界末日吧! 让她独自一人呆在她挺害怕的苍茫暮色中,心里怀着对那座闹鬼的凉亭所产生的荒唐迷人的恐怖,那也是她活该! 我已经厌烦央求她鼓起勇气——(蓦地顿住——表情变得十分气恼怨恨——粗声粗气地责怪)你想要干什么,呃? 我已经把她忘了! 干吗又让我想起她? 该死的,难道我甚至在你怀里都摆脱不掉她吗? 我付出这么离奇的高价养个情妇,你认为我图的是什么? 你好像非要提醒我,总叫我想起她不可似的! 这是你让我忍受不了的一种欺诈行为! 你在耍什么鬼名堂? 你有没有跟她串通起来,彼此耍对方的花招? 她也不让我在她的花园里把你忘得太久。她假装嫉妒你,就跟你假装——可是,老天爷作证,尽管你们俩也许彼此仇恨,可我心里明白你们更恨我,已经决定要把我轰走,好摆脱掉我! 不过,你们最好别再耍弄这种阴
502 谋,因为我警告你——那会是我——(克制住自己,两眼闪现一种发怒的威胁神情。)

萨拉 (呆视着他——惊惶失措)西蒙! 别这副样子! 你怎么了? (忽然自己也不满地生气了)求主怜悯你这个傻瓜! 难道你失去了理智,居然这样胡说八道! 我跟她串通,是吗? 替她耍

她的花招？可我真是恨她恨透了！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她永远撵走，叫她再也甭想回来窃走那些属于我的——

西蒙 （望着她——带着一丝冷冷的讥笑）看来你在这儿背着她自吹自擂，当着她的面却又怕她！

萨拉 瞎说！我，怕一个可怜的老——

西蒙 （奚落地）你以为我晚上在家里不再观察你们俩在一块儿的表现了吗？你害怕临到非要做出最后决定不可的时候，她可能会证明比你强大。所以，你仍然装着做她的朋友。（慢吞吞地）我会相信你这种吹嘘，萨拉，除非你能证明自己那么需要我，足可以鼓起勇气——（突然异常痛恨地）你是不是想让她永远夹在我们俩之间呢？难道你不能叫我们的生活摆脱掉那个该死的、贪心而邪恶的巫婆？

萨拉 （畏惧地望着他——不过也怀着一种出神入迷的渴望——小声说）你的意思是要我——

西蒙 （换成情人开玩笑那种逗趣儿的口吻——拍拍她的脸蛋儿）我要你在生活中为了要让我成为你的心上人，心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现在你总该明白了，亲爱的。天晓得我已经付给你的，足可以向你证明了这一点！（笑着吻她）我得赶火车去啦。下午见。（从后面那扇门走出去。萨拉站在那儿望着他的背影，脸上还带着惊恐而渴望的神情。）

（幕　落）

第二场

景　与第三幕第二场同——黛博拉那座带凉亭的花园的一角。时间是当晚九点钟左右。皓月当空，可是乌云不断从它前面飘过，因此使花园里显得暗淡无光，灰蒙蒙得鬼影憧
503 幢，样样东西都模糊不清，轮廓相并，只有在月光断断续续十分明亮时才能把它们分辨出来，每堆灌木丛的几何图形和阴影才分别清晰地显现出来。它们闪现的忽隐忽现的亮光反映出这座花园本身阴森沉郁的气氛，使它在这些灌木丛蛊惑的魔力下比以前更令人信服地具有那种放大了的儿童玩具花园的氛围，大自然给扭曲得矫揉造作而令人反感。

幕启时，黛博拉正在凉亭前面的小水池和右墙街门之间的一段小道上来回遛来遛去。她一副可怜相，显得异常激动，神经质，惊恐不安而绝望，让人觉得她好像正在竭力克制住自己，免得神经彻底崩溃而歇斯底里地流下泪来。可她同时又被愤怒折磨着，两眼冒着辛酸而怨恨的妒火。她浑身有了明显的变化。那少女般发育未全的娇小躯体变得那么消瘦，给人留下的印象仿佛她是个脱形的、枯瘦如柴、女巫般的小老太婆，一个从童话故事篇章里变出来的邪恶的教母，强烈的阳光会使她融化，现实生活中的一口气会把她吹得烟消云散。她那椭圆形娇嫩的脸蛋儿如今已布满皱纹，憔悴枯槁，苍白得似乎全无血色，真像一具死尸的脸，一具蜡制的死人面模；两只大黑眼睛从两个黑窟窿里往外窥视。她一如继往，身穿一套白色衣裙，不过那套衣着明显

而惹人哀怜地经过女性精巧卖俏的装点修饰。一头漂亮的白发给卷曲地盘在头顶上，使它类似一种十八世纪流行的发型。枯萎的嘴唇抹了口红，搽了胭脂的面颊两边各点了一颗美人痣。她带有一副令人哀怜的样儿，宛如古代肖像画上的一个女人阴魂不散地回到往昔幽会的地点。

黛博拉 （心烦意乱地）老天爷，我已经这样等多久了——好儿个钟头了！——甚至从吃晚饭起就有好几个钟头——一直观望着，孩子们窥探的目光暗含着嘲讽讥笑——悄没声儿地嗤嗤发笑，还相互交换微笑——可他们心眼儿里也害怕——萨拉已经告诉他们提防着我，说我有点疯了——晚餐后，我又来到外面这儿——等啊——等啊，等啊！——我这是图什么呢？——我怎么竟会让自己变成这样呢？——我为什么不进屋去呢？——倒锁门，藏在自己的卧室里——为什么要呆在这儿盼望着呢？——噢，西蒙怎么竟会这样残忍?!——怎么能这样对 504
待我？（突然站住，紧张地倾听——渴望地）那边有——脚步声——有人从街上走过来了！想必是他终于来啦！（跑过去，打开右墙上那扇门，探头朝街头望望——接着又把门关上——呆呆地）连个人影儿都没有——（辛酸地）也许只是生活老人又远离而去——又忘记我还活着呐——（转身离开那扇门）我已经跑过去开过多少次门了，每次都希望——（突然发火）他怎么竟敢这样羞辱我！——一个像他爹那样的庸俗不堪的贪财商人！——我倒叫他爹尊重我——我羞辱过他——你最好当心点，西蒙！——你要是以为我会忍受你这种侮辱而不报复，那可就错啦！——（接着又可怜巴巴地想消除疑虑）不，不，我不该怪他——想必是厂里出了什么事先没料到的事把他缠住了——（生

气地自嘲)唉,你怎么能这样给自己找借口呢——明明知道实情,却在蒙哄自己——他存心把你忘掉了——眼下甚至正躺在那个贱婆娘怀里,想到让你白白空等一场那种景象而跟她一块儿嘻嘻笑呐!(怒冲冲地)哼,我要是能肯定真是这么回事,就不存什么顾忌啦!——我就让他走进那座凉亭里去,而不再阻拦他那种疯狂的愿望——这就可以为我受他的侮辱报了仇!(就在她说话那当儿,月亮从一块浮云后面露出来,把凉亭那扇门照亮。她站住,出神入迷地望着它——接着吓得哆嗦一下,连忙转身走开)不!——我不能那样做——他是我疼爱的儿子,又回到我身边来了——他呆会儿就会来这儿——他爱我——他决不会故意伤害我——知道我多么寂寞——他的探望是我剩下的唯一那么点幸福和安宁啦——还留下的那么点生活啦——他要是连这些都取走,那我!——不过西蒙会解释这不是他的过错,他无法避免地给留住了——可是他如果真让厂里的事耽搁了——那也没法解释萨拉怎么也没回家呢——他一定跟萨拉在一块儿呐——(心烦意乱地)唉,我怎么竟会这样瞎了眼——真好像不知道她已经把西蒙的办公室变成窑子里的一间卧室似的——这个女人真是恶毒,肆无忌惮——运用她那唯一的优越性——她那肉体——狡猾地利用西蒙只在这方面对她产生的感情——居然让自己像个婊子那样抓住他不放!——只要让西蒙离开我,她什么都干得出来!——可是西蒙却不情愿!——我也能肆无忌

505 惮——西蒙以为我永远会害怕——这个傻瓜!——萨拉没意识到我只消按照西蒙所希望那样,一拉住他的手就可以把他从萨拉身边永远领走!——(又一次在凉亭前站住,出神入迷地盯着那扇门。接着打个冷战,赶快移开目光——绝望地)唉,为什么萨拉不能叫我一个人踏踏实实!——为什么非要逼得我这么恨

她不可呢——我都担心她那种怨恨正把我变成——我很明白她那套为了想摆脱我而策划的阴谋诡计——就是要把我逼疯——她故意惹我生气！——诱使我——使我不得不经常进行抵制，这可真叫人心烦——把我的脑子和意志都耗尽了——（打个冷战——接着忽然又得意地蔑视）·-头多么愚蠢的畜生——居然没看出她那种仇恨最终会使我增添我所需要的勇气——我心里倒巴不得她会成功——不过她当然希望我会一个人滚开——（嘲弄地发笑）哼，才不呢，我亲爱的萨拉，我会把那些属于我所有的统统带走！（两眼又盯视着凉亭那扇门。一片浮云遮住了月亮，光线变暗。她惊恐地转身走开。）不，我不能那样！——不能——没那个必要——我已经把她打败——已经从她身边把西蒙夺过来了——我一向明白，只要她给我机会，我就能办到——（傲慢地嘲笑）她可真蠢，居然认为在耍花招上能跟我一比高低——我大半辈子一直想着我那可以挥舞的权力——我可比她狡猾多了——我甚至利用了她自己的力量来反对她本人——鼓励西蒙把她变成一个婊子——叫西蒙觉得自己被吞噬奴役了——直到现在他才看清萨拉原来是个肮脏的贱货——西蒙唯一的愿望就是逃脱她的手掌——萨拉也很快就会叫他感到厌恶，到那时他就会把她连同她那几个小崽子一起轰出我的家门，滚到臭水沟去——眼下，我已经一步一步地把他引回到他十分留恋的过去的岁月，叫他回忆往事——在那里，他又是我的孩子——我的小宝贝——在那里，我的生活是他唯一的生活——在那里，他很安全，萨拉贪婪的爪子抓不到他！（脸上已经流露出心醉神迷的温柔表情——兴高采烈地）我心爱的儿子和我——又是一个整体——从此幸福地生活下去——在我们俩的旧梦中安全地躲避开生活！（目光盯牢在凉亭那扇门上——蓦地惊吓不已——

转身不安地朝花园里四下张望)他要是来了多好哇！——我晚上一个人在花园里真感到害怕——随着黑夜渐渐来临，这里变得古里古怪——阴森吓人——看上去显得很邪恶——这里又恢
506 复成为原来的大自然——一个好端端的大自然让我那种傲慢的怪念头扭曲成了人为的、荒唐可笑的形状——成了一个受奴役的大自然，受尽折磨、挫折和讥笑——大白天，它假装谦卑地顺从——可是一到夜里，它就像一个黑奴那样使劲扯拉锁链，一心想报仇想自由——我觉得每株蒙受引人发笑的羞辱的灌木都在发出恨之入骨的仇恨。(颤抖一下)我的本性也有点儿反应——怜悯——憎恨——会帮助它逃离——让它占有我——我在它那邪恶的拥抱中会忘记恐惧和怜悯——我会对那些讥笑嘲弄的人毫不怜悯——(稍顿——接着越来越辛酸而猜疑地)我为什么要说谎，自认为是我把西蒙引回到过去，而其实明明知道是他迫使我实现他那套复仇的计谋——(惊恐地反驳)不！——我怎么能有这种愚蠢的猜疑呢——我该高兴才是——这一点正证明他多么爱我——他多么需要我的爱——(又怀疑起来——自我嘲讽地)爱？你知道他根本不会爱——爱是灵魂的一种激情——那个贪得无厌的商人在离开我之后就丧失了灵魂——如今他跟他爹一样没有灵魂——他现在唯一感受到的激情是情欲——不，别让他骗你，叫你相信那是由于他对你的爱而迫使他——那么，又会是什么呢？恨吗？——萨拉往他头脑里灌输的那种对我的恨吗？——一项他跟萨拉共谋把我赶出他的生活的阴谋——把我孤零零地囚禁在这里——迫使我内心越来越返回到过去的岁月里——直到最后他哄骗我去把凉亭那扇门打开，拉起他的手——可是在那最后一刻，他会猛地抽回自己的手，把我一个人推进去，让我独自跟我锁在里面的那个疯婆子呆在一块儿——让

她再控制我——永远也出不来啦——(月亮又从一片浮云后面
钻出来，在凉亭上方照耀。她惊恐地小声一笑。)然后，当然啦，
就会轻而易举地把我关进一家疯人院——(愤怒地)对！——我
看穿了你们俩的阴谋诡计，西蒙！——我现在可以看见你——
躺在她的怀里，幸灾乐祸地跟她一块儿笑呐！可是你得当心！
我可不是你任意欺骗的蠢商人！——我对你荒谬地摆出矮个子
拿破仑那副样子并不感兴趣——我也不是你任意欺骗并叫她变
成婊子的那个可怜而没头脑的乡下婆娘——你会发现我会比你
聪明，能够智胜你——我会是那个猛地抽回手的人，让你一个人
留在那里面跟那个无所顾忌的疯婆子黛博拉呆在一块儿——你
啊，就会用手捶墙，喊啊叫地不惜任何代价要逃出来！(突然顿 507
住，被自己这种想法吓得浑身发抖，痛苦地用双手紧紧捂住脑
袋)哦，求主怜悯吧——我得停止思考——要是这样继续下去，
那就用不着外人——我会自动把自己赶到那里面去！(心慌意
乱地来回踱步，惊恐地朝花园四处瞥视)这个花园变得太可怕
了，我在这儿对自己都感到害怕了——唉，要是我儿子来了就好
啦！——你不会来啦！——我为什么不进屋去呢？——不，我
还得等等！——他答应过我——准是让什么事拖住了——我应
该耐心点——想个法子消磨时间——不去想那些可怕而不可能
的事——我仍然能主导自己的头脑——我要是乐意的话，还是
可以梦想一番——记得当年有一天下午，我在小木屋那边等他，
就愉快地靠梦想来消磨时间——后来等我一睁开眼睛，他就出
现在那儿了——(下决心地)我现在还可以那么干。我会的！
(在小水池右后方那条长石凳上坐下，闭上眼睛，集中意志梦想，
脸色变得紧张起来，故意使自己进入出神冥想的入定状态。稍

顿。接着她慢慢放松，恍恍惚惚地喃喃自语)玛尔麦松*城堡的花园——那座凉亭——皇帝——(她的梦受阻，紊乱不稳，但是她只半醒着)不——我不想要这个梦——跟先前的不一样了——不是凡尔赛宫和皇帝——是拿破皇帝吗？——多么奇怪——我一直还以为自己恨他呢——我爹糊涂地把他同上帝混同——西蒙也假装自己像他——我一直想生活在拿破仑之前的一个时代——现在我看出我拒绝他——真是非常怯弱——像个害羞的小姑娘那样又跑又躲的，真是太傻了——(高兴地陷入梦境)皇上吻我——“你那颗心就是我的皇位，亲爱的美人儿，而且我——”

(黛博拉说末一句话时，萨拉从左边正房前面那条小道鬼鬼祟祟地悄悄溜了进来。她显得很疲倦，浪浪荡荡的，黑眼圈，头发乱蓬蓬的，衣着皱皱巴巴地不整，就像一个放荡一夜出现在大清早上的妓女。她站在那里斜眼瞧着黛博拉，面带一种得意而残忍的嘲笑神情。)

萨拉 (自言自语)哼，我知道我把西蒙留住会叫她出什么事儿！她正像我巴望见到的那副德行样儿！我现在只刺激她，
508 奚落她，拿她耍着玩儿，就能把她逼得神经错乱，甭想再清醒过来！这也是西蒙想干的事，想摆脱掉她。是他叫我这样干的！

黛博拉 (在梦中，满面喜色，情意绵绵)您终于驾到了，陛下。我这可怜的心灵一直担惊害怕您忘了我在这儿等着呐。

萨拉 (情不自禁地现出怜悯的眼神)不，求主宽恕我。这个可怜的人儿！——我不能——现在还不能那么干——除非这

* 玛尔麦松，拿破仑之妻约瑟芬皇后(1763—1814)在巴黎附近的一座城堡。——译者注

是叫西蒙免遭她的疯狂摆布的唯一可行的办法，要不然还不能下手。

黛博拉 （挑逗地轻声笑了，慢慢站起来）是啊，让我搀着您，我们一块儿进去吧！陛下，在那里面我们可以避开生活当中的一切丑恶现象——在我们的爱情殿堂里，只有爱和忘怀！（伸手仿佛抓住她那梦中皇室情人的手，转身走向凉亭那扇门，慢慢登上台阶。）

萨拉 （幸灾乐祸地巴望）她自己要那么干啦！不需要我插手！只要让她独自一人干就行啦！西蒙也希望这样。

黛博拉 我这儿有钥匙，陛下。近来我一直把它带在心口这儿。（把手伸进紧身胸衣，掏出一把用绳子挂在脖子上的钥匙——惊恐地迟疑不决——接着把门锁打开，可是没有开门。）

萨拉 （既巴望又惊恐地）她把门锁打开了！现在任什么也拦不住她啦！我才不爱管她的闲事呐。我干吗到这儿来呢？我其实可以拦住她，不想亲眼目睹这种事发生。可是西蒙倒希望这样——我也希望！

黛博拉 （微微颤抖一下，退缩不前，勉强一笑）我——我承认心里有点害怕，陛下。我真傻——可是——（央求地）那您再起一次誓，决不会欺骗我——这是爱情和尽情欢乐！

萨拉 （内心做斗争）她害怕啦！她甚至在梦中都知道害怕！唉，我尽管对她恨之入骨，现在倒也怜悯她啦！可我干吗要这样呢？她要是得到机会，才不会对我有一点儿怜悯呢——

黛博拉 （逼出一种下定决心的昂扬声调）即使那是地狱，可是有了您的爱，那对我来说就是天堂！（把手放在门把上。）

萨拉 （凶狠地）对啊，把西蒙留给我一个人，你下地狱见鬼去吧！（黛博拉正要转动门把，萨拉突然朝她扑过去）站住！别

509 开那扇门，你这个该死的老傻瓜！（黛博拉一怔，困惑地惊叫一声，半醒过来，把手从门把上缩回来，站在那里茫然发抖。萨拉走到她身边。这时，她又怨恨自己插手干预，一下子把怒火都发泄到黛博拉身上，一把抓住她的肩膀，使劲摇晃她。）醒醒，听我说，别做疯梦啦！我可没耐心迁就你这股疯劲儿。

黛博拉 （像个孩子那样疼痛而惊吓地呜咽）放开手！你把我弄疼了！这太不公平了！你比我壮得多！西蒙！叫她别管我！（萨拉已经松开她。黛博拉这当儿已经完全清醒过来，两眼瞪视着萨拉。她晃动一下，挺挺身子，试想恢复自己原有的那股傲慢劲儿。）你！你怎么竟敢碰我！

萨拉 （羞愧地）我要是把你弄疼了，实在对不起。可我不得不把你摇醒啊——

黛博拉 （这当儿怀着满腔报复的怒火）噢，我真想把你狠狠抽一顿！抽得你鲜血顺着你那白胖的肩膀往下淌！

萨拉 （辛酸而不满地）鬼都不怀疑你会那样干的！我好意把你拦住，却好心没好报！

黛博拉 你怎么竟敢闯到这儿来！

萨拉 （生气地）叫你这种装腔作势见鬼去吧！我倒想知道谁是这儿的主人？你才没权利呆在这里呐！

黛博拉 噢！

萨拉 我来这儿的唯一理由是因为我怜悯你，知道你会在这儿像个老傻瓜那样等个通宵，要不是我叫他跟我一块儿回家来，他早就把你忘得一干二净了。

黛博拉 这么一说——是真的了。他确实回办公室去了，而没有——他回去找你去了！是你叫他去的，你那腌臜的——

萨拉 （奚落地）我叫他去的？你不知道他爱我爱得多么强

烈呵！我就是不想要他，也没法儿叫他不缠住我！

黛博拉 你到这儿来就是要告诉我这些——你就可以得意忘形了！你这个俗不可耐的贱货！

萨拉 （刺激她）我还有话要告诉你呐。他这辈子已经到这儿来对你做过最后一次探望了。他躺在我怀里，拿人格担保向我发誓今后再也不想见你啦。他已经厌烦浪费时间迁就你这种神经病！

黛博拉 （怀着一腔嫉妒而憎恨的怒火，威胁地朝她挪动一步）你撒谎！他决不会——他会来的！哼，你这个卑鄙而腌臜的婊子！

萨拉 他决不会到这儿来啦，我告诉你！所以，别再做梦瞎指望啦！（又生气地）一个腌臜的婊子，我吗？嗯，他就喜欢我这样嘛！用不着你骂骂咧咧，我的高傲的贵夫人，也用不着你摆臭架子。你方才在你那疯狂的梦里又是个什么东西——你总是自夸要是有胆量就能当成的玩艺儿——不就是世界上天字第一号臭婊子嘛！

黛博拉 （退缩到台阶下端，好像让人猛击了一下似的——愧疚地）不，不！那只是想着玩儿——解解闷儿——打发时间——你怎么竟敢这样侮辱我，居然认为我真想当个——这都是因为你自己有街头野鸡那种叫人恶心的卑劣想法。你以己之心度人之意。

萨拉 （粗俗地嘲弄）哎哟哟，别再胡诌啦！你骗不了我！（嘲笑地）我替你说了吧，你有高贵的情趣！你过去心眼儿里经常想这样的男人居然是法国路易国王！可现在却又变成了拿破仑皇帝，求主怜悯你吧！我的老天爷，你也未免太反复无常，太贪心了吧！永远不知足！（粗野而残酷地哈哈大笑。）

黛博拉 （由于萨拉越来越走近她，她只好退缩到台阶上——心烦意乱地）别！别！噢，你怎么竟敢这样笑话我！

萨拉 （坚持嘲弄下去）下一个该是俄罗斯沙皇了吧！你不就是那个邪恶的美人儿，想要当今或以往的天下君主全都拜倒在你的石榴裙下嘛！

黛博拉 （退缩到台阶的最高一层——结结巴巴地）别！别！躲开我！

萨拉 （追随着她）央求你让他们跟你睡觉！（粗暴地蔑视）可你从那些疯狂的美梦中醒来，只不过是个可怜的干瘪的小老太婆，街上来来往往的男人没有一个会回头看你一眼，可是当初在有男人要你的日子里，你又没有活力或精力要他们，而是跑开、躲进自己的花园。

511 **黛博拉** （怪可怜的歇斯底里地结结巴巴大笑）是啊！挺荒谬，对不对？那么可怜，叫人恶心，可怕得很！别说啦！别再提醒我这些事！别叫我明白啦！（心烦意乱地）连我自己都受不了啦！不会了！我要不惜任何代价解脱出来！我——（转身抓住门轴。）

萨拉 （本能地抓住她，把她拉开——拿粗暴的怒火掩饰内心愧疚的担心）躲开那扇门！

黛博拉 （挣扎着）不！别管我！

萨拉 （恼怒地）你非要进去，是不是？（用两只强壮有力的胳臂把黛博拉抱起来，好像她一点重量也没有似的，把她安放在右边那条长凳上，逼她坐下——发火地）坐在这儿，安静会儿！我已经烦透了你这些鬼花招！你要是认为我会因为你的疯狂而良心上不安，那你可就错啦！（黛博拉蜷缩着身子，歪倒在长凳上，歇斯底里地哭泣起来。萨拉冷酷而得意地说）得，感谢主，你

能哭了。这也许会叫你恢复点理智，不再谩骂，免得惹我发脾气，逼我对你做些我不想做的事，可你要是继续那样，我可就不客气啦。（声调变得越来越劝诱，黛博拉的哭声逐渐减弱。）可我现在认为你不想再那样干下去啦，尤其是在今天发生了这事之后——他让你在这儿等着他，让你当个老傻瓜！我跟你实话实说了吧，他发过誓决不再到你这儿来了。这是他今天从厂里回来时我要他付给我的一部分代价。得，面对这一事实，难道你还会对我说要去求他来看望你吗？我想你多少总该还有点自尊心吧。反正你那样做也白搭。他只会拒绝你，还会笑话你。我告诉你，他现在是我的了。他把自己所有的全都付给我了。现在除了我之外，他啥也没剩下了。除非活在我的爱情里，他没有什么别的生活了。我爱他的程度胜过世间任何一个女人爱一个男人的程度！我是母亲、老婆和情妇，三位一体。他不需要你。你已经被冷落地撇在一边。你被打败了。（黛博拉这当儿已经安静下来，紧张地听着，不过没有抬起头来。萨拉继续说下去，近乎在哄她）听我说，我来这儿，真正的原因是想跟你好好谈谈，叫你面对现实，就是说我胜了，你败了。你已经彻底完蛋了，这你自个儿也明白得很！你也知道我原本可以把你赶进去，而从那里出来的唯一途径就是通往疯人院的那道门！我没那么做是因 512
为我希望你明智点儿，别逼得我非那么干不可！我希望你会承认自个儿给打败了，甘愿认输，缴械投降。（近乎央求地）难道你还不愿意爽快地承认继续要你那些鬼花招根本就是白费力吗？你要是发誓不再干，我也就会住手，跟你讲和。我还会公平对待你。我会叫孩子们再回到你身边来陪伴你，让他们隔在你和你的梦幻之间，你就会像以前那样愉快幸福啦。我也不再恨你。你知道我并不喜欢你逼我恨你，是不是？（顿住。黛博拉一动也

没动。萨拉又发起火来。)怎么？嘴里没长着舌头吗？其实应该是你而不是我主动求和！我已经向你提出了体面的建议，这可是你的最后一次机会。

黛博拉 (忽地挺直身子，用充满仇恨的目光瞪视着她——面带嘲弄的微笑)你啊，比我想像得还要蠢。难道你不明白你这样求和正供认你对自己想像出来的那种胜利多么不牢靠吗？我现在深信你意识到我随时随刻都可以带着西蒙跟我走掉！

萨拉 (惊吓地)你是说，叫他跟你一块儿变疯吗？(野蛮地)当着万能的主起誓，你要是想那么干，我就宰了你。

黛博拉 (冷冷蔑视地)然后让你那几个孩子的妈妈被判刑绞死吗？

萨拉 (一怔)我会想法儿不让任何人发现！

黛博拉 (冷冷轻视地)西蒙会知道的。你认为你丈夫会爱一个宰了他母亲的妻子吗？

萨拉 你认为他不会吗？我告诉你，他还会为此而感谢我咧！要是你知道他由于你让他恨我而多么恨你就好了！他今天就求过我把你除掉，这样他和我就可以自由啦！

黛博拉 (颤悠悠地)你撒谎！他爱我！他恨的是你！对他来说，你已经变得又恶毒又叫人恶心！他厌恶你那身臭肉，你那污秽而永不满足的贪欲！他恳求我把你从生活中赶走，回到你那原来的臭水沟去！如果那样做费时很久的话，他暗示我甚至可以想个决不会受人怀疑的妙法把你毒死！

513 **萨拉** (发抖地)噢，你真是个恶毒撒谎的大骗子！他爱我！他决不会的！可我知道你心里倒有这种念头，从今以后我可得对自己的吃的喝的严加小心。

黛博拉 (突然禁不住惊恐地认清事实)哦，不！看在上帝

份上，你怎么会认为我——？（接着又沉下脸来——对抗地）我拒绝跟你讲和。我不相信你。我怎么能再相信你呢？我信任过你一次了。再者，对我来说，即使你要求讲和并没表露出你有多么的虚弱，可你拦住我并那扇门却露了馅儿。你刚才原本真的可以得胜，可你缺乏力量，你软弱得多愁善感而且叫人可怜。你狠不起来。你心虚，顾虑重重，十分虚弱。你一向最终会败在自己手里。（轻蔑地）你这个傻瓜！换了我是你，你以为我会拦住你吗？我想必会高兴得哈哈大笑！我会看着你让鞭子抽死，血顺着你那白后背淌下来，而决不会举起一个手指头来搭救你！（傲慢地）噗！我过去多糊涂啊！正是你虚弱得注定会不可避免的失败。我是强者，这我一向认为如此，只要给我机会，我就会是。

萨拉　（生气地）原来这就是你的答复，是不是？你居然这样认为？这都怪我——（报复地）你这个老疯子，看我下次还会不会怜悯你！

黛博拉　（傲慢地——像是在对一个仆人说话）我看没必要再延续这种烦人的交谈。这个花园里没有你什么事。回到你该去的房子里照应你的孩子去吧。我知道我儿子在等机会来单独见我呐。

萨拉　（生气地转向左边那条小道）我这就走，见你的鬼去吧！我的怜悯已经到了尽头！（不留情面地报复）他在屋里等着呐，希望听到我已经发现你给锁在那里面了，我们可以通知疯人院把你弄走啦！

黛博拉　（在这种攻击下，神经开始崩溃——心烦意乱地）噢，不！你在撒谎！我心爱的儿子不会的！他不会那样的！

萨拉　（粗暴地嘲笑）很遗憾，我叫他感到失望，可我会向他

保证你很快就会完蛋啦；过不了多久我们便可以自由啦。（转身要走。）

黛博拉 （怪可怜地惊叫一声）萨拉！不！（疯狂地奔向她，
514 抓住她的胳臂——恐惧地结结巴巴说）别走！别让我一个人呆在这儿！我——我害怕！请留下吧！我——你让我干什么都行！我承认你赢了！我愿意讲和！你要什么，我都答应！只要——别把我一个人撇在这儿！我需要你的力量，否则我就会——（张开两臂搂住萨拉，歇斯底里地啜泣起来）噢，你怎么能对我这么狠心啊？

萨拉 （一开始怀疑而不满地瞪视着她——接着得意洋洋而又不禁有点感动地望着她——最后由于黛博拉哭哭啼啼，自己也不由得怜悯起来，像哄孩子那样安慰她）得了，得了。别害怕。我不是在这儿吗？我强大得足可以保护咱们俩。现在一切都过去了。咱们别再彼此相残啦。孩子们会回到你的身边。你会幸福满意的。要知道我并不愿意对你发狠心。

黛博拉 （抽抽噎噎地）我明白。你也知道我也是那样。

萨拉 （温柔地）现在跟我进屋去吧。你得上床好好休息休息。这样冷飕飕的夜晚，还有露水，居然没把你冻死，倒也是怪事儿。

黛博拉 （精疲力尽地——谦卑动情地感激）你真宽宏大量，好心眼儿，热情。这我心里很明白。我怎么会忘呢？我怎么会那么糟糕地巴望你死呢——你是我有生以来唯一的朋友，唯一理解我的自尊心的人。我真的十分谦卑地感激你，可是——我方才怎么竟会那么恶毒呢？

萨拉 （抚慰地）好了，我方才不是也希望把你锁进疯人院吗？我比你更恶毒。不过现在全都过去了。咱们俩已经讲和，

就把这事忘掉吧。(催促地)现在咱们进屋去吧。你浑身都在发抖。你受了寒。来吧。

黛博拉 你真是又周到又善良。(萨拉领着她往左边外侧走去。她突然站住——畏惧地)不。我们俩忘记他眼下在屋里呐,萨拉。得等一会儿。我们现在还没法儿面对他。你和我都会显得很虚弱,我们得一块儿呆在这儿,彼此取得信任,直到恢复了我们旧有的力量,能够团结得像一个女人那样对抗他的时候再进去。就是他那种恶毒而嫉妒的贪心腐蚀了并且毁灭了我们那种力量!(绝望地)对,就是他!不是我们俩!我们是被他逼到这一步的!

萨拉 (不满地)哼,难道我不知道他怎样逼过我嘛!

黛博拉 (失望而气愤地)他!他!他!就是他!当初他一 515
开始唆使我们俩这样你死我活地决斗,我们就很明白这一点了!我们俩还发过誓要时刻牢记这是他而不是你和我在捣鬼。是他而不是我们俩心里想这么干!我们还承认过,一旦让他叫我们俩忘记这一点就会出危险。

萨拉 我知道!可是这几天他就让咱们俩全忘了!叫咱们俩彼此欺骗,仇恨,要阴谋——

黛博拉 对!献身于这场相互毁灭的决斗!逆来顺受地服从他的奇思怪想!唉,我们俩真是多么软弱的傻瓜呵!怎么竟会那么盲目愚蠢!

萨拉 因为咱们俩太爱他了!正因为他知道这一点,这个狡猾的阴谋家,就利用这一点来为所欲为!

黛博拉 我们原本可以轻而易举地打败他!我们原本可以比他强大得多!他想必最多也只不过有一个小男孩儿或者一个小娃娃那样的力气罢了!我们原本可以让他完全依赖我们俩,

除了活在我们生活当中之外，没有别的生活。

萨拉 那他想必就会幸福而知足，而不会像现在这样贪欲得发疯，毁掉自己！

黛博拉 是啊！他想必会非常幸福，彻底满足于我们的爱，而别的什么也不要！可是他不干！他还非得单单扮演那个伟大的自我解放者，那个征服者拿破仑，对他身边的女人也如此。

萨拉 （不满地蔑视）哎哟哟，他跟所有贪心的男傻瓜一样，身在福中不知福。

黛博拉 我们俩要是一直贯彻了保持团结的决心，早就能轻而易举地制止了他那种不要幸福的疯狂反叛。他想必早就会央求我们跟他讲和，恢复安宁。可我们却叫他复苏了一股本已消散的旧恨，唆使我们俩像两头被他扔进一个土坑里的发疯的雌兽，为了争夺他的爱而彼此撕抓对方的胸口——而他则站在一旁，得意忘形地贪婪观望，嘻嘻讥笑，轮流煽动我们俩彼此残杀！

萨拉 （悲愤地）等到只剩下一个活下来，他心里明白那个女人经过长时间的决斗会变得虚弱不堪，他就可以很容易把她当成一个奴隶，叫她再也没有力量声称她的灵或肉是她本人的了！（就在她说话的时候，西蒙在她俩都没注意的情况下从左边
516 那条小道走进来，出现在她俩身后。他不动声色地站在那儿瞧着她俩。他显得十分紧张，两眼露出一种极为激动的神情，既精明狡猾，咄咄逼人，又困惑而惊恐不安。）

黛博拉 是啊，这当然就是他想达到的目的——利用一个消灭另一个。

萨拉 要么就是两人同归于尽！（辛酸地笑了）他要是把咱们俩都除掉的话，想必就会挺着胸脯在镜子前面神气活现地走

来走去，夸口自己是个多么了不起的、不受约束的矮个子男儿汉！

黛博拉 （辛酸地讥讽）是啊，那他最终就会相信自己是拿破仑再生啦！对，我原先没想到这一点，可现在明白这准是他最野心勃勃的梦想啦。（狠狠地板起脸来）我们俩要是反守为攻，扭转局势，那他才活该呢，萨拉。我们俩现在又联合成为一个人，有力量办得到。

萨拉 （出神入迷地）你的意思是把他扔进那个土坑里——让他跟自个儿一决雌雄吗？

黛博拉 为了我们的爱嘛——我们俩可以怀着女人得意的自豪感观望着他，一边发笑，一边鼓动他厮杀下去！

萨拉 （渴望地——却也犹豫而恐惧地）一直到——

黛博拉 对，萨拉。一直到我们俩最终彻底把他摆脱掉为止。（极其怨恨而向往地）哦，老天爷，想一想到那时我们俩就可以不受干扰地跟孩子们在一起，该会多么称心如意啊——奶奶和妈妈啦，妈妈和闺女啦，姐姐和妹妹啦，一个女人和另一个女人啦，我们前方的康庄大道那么光明，生活的目的和意义那么幸福地不言而喻，对生气勃勃的生活本身感到那么充满信心，不必动脑筋思考，摆脱种种折磨人的疑虑、讥笑和问题，不再为了要平平静静安度那严酷的岁月而自我克制地唯唯称"诺"！（顿住——接着有点愧疚地）可我希望你别认为我恶毒得真能叫自己心中巴望他不在——

萨拉 （出神地）不——有时候我在办公室里也——

黛博拉 西蒙教导过我们：人心所存皆为善，人心所欲皆为善，自暴自弃则为唯一之恶。（紧张地）再说一遍，这并不是我们要这样，而是他把我们逼成这样的！所以，该由他负责——

西蒙 （用一种从容不迫的口吻说）您错了，妈妈。（她俩一
517 怔，吓得喘不过气来，急忙转身朝向他，紧紧防卫地靠拢在一起。他朝前走过去的时候，她俩直朝后退，一直退到小水池右后面那条长凳边上，使水池隔在她俩和他之间。他继续用从容而冷漠的口吻说下去。）您又逃避您自己了，妈妈。萨拉也似乎受到了您那种怯弱的习惯的感染。可您真糊涂，居然怪我。这不应该怪罪于我，而应该归罪于你们俩的心灵。我只不过是坚持要求你们保持自己的本性罢了——你们俩的本性是善良的，因为人世间的男男女女事实上是性本善的，这是实在的——但是，在一个由我们争权夺利的那种贪婪物质占有欲所统治的现实世界里，我们迄今由于担心人的真实本性而把恶这个坏名称加给了它。而所谓恶，因为这是谎言，其实是人对自己的本性蓄意回避所造成的感伤误解——让·雅克·卢梭这个傻瓜的那套糊涂的理论声称人天生来是我们称之为善良和有德性的。但是，人不愿那么做，却宁愿做一头贪婪的猪。正是这种理想主义的谬论，该对我们头脑中的种种混乱——内心的矛盾冲突负责，也该对我们人际关系中的种种混乱负责，尤其是对家庭关系中的混乱负责，因为那促使我们的欲望错乱，那种欲望竟给磨练得只觊觎并非自己想要的东西，而害怕追求自己其实想要的东西。（紧张得微微一笑）一句话，你们如果能原谅我这种表面上似是而非的矛盾说法，一个人需要记住的是：善就是恶，恶就是善。（两个女人一边听着，一边板起面孔，敌意甚浓。）

黛博拉 （紧张而威胁地）听见了吧，萨拉。我们可不能忘记我们俩许下的诺言。

萨拉 （用同样的声调）不会的，多亏他使我们成为他所巴望的那种人。

西蒙 （那股从容的劲儿开始垮了）可我走出来，并非想在这儿讨论我对人的真正本性的思考。（停顿——语调起了变化，嗓音发颤，突然脱口猛烈责备）我——我一直想要集中思想把这个问题最终解决了。最近我被迫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人内心矛盾的冲突双方如果过于势均力敌——没有一方强大得足以摧毁对方，那么那人在自身还没让这种内心分裂的斗争折腾得精 518
疲力尽，而有被双方撕扯成两半的危险之前——他为了自卫，最后就不得不在矛盾双方之间选择其一——

黛博拉 （一怔——不安地望着他）选择，西蒙？

萨拉 （重复她的话）选择，西蒙？

西蒙 把他剩余的力量全都投给一方，以帮助摧毁另一方。这在我看来是他结束这场内心冲突免得神经失常所唯一可行的办法啦，要不然就为时太晚啦。

黛博拉 （这当儿开始狠心地幸灾乐祸）听见他在供认什么吗，萨拉？

萨拉 （学她的腔调）咱们俩强大得叫他对付不了，他快完蛋啦。

西蒙 （好像没听见似的）免得我的头脑让双方撕扯得稀巴烂，然后给吞噬掉！

黛博拉 （幸灾乐祸地）对，他比我想像得还更接近完蛋啦。

萨拉 （用同样的声调）对，咱们俩只要再等一等就很快可以摆脱他啦。（格格笑起来）嗯，我早就该知道他没剩下多少力气再干下去啦！你要是知道我在办公室里已经怎样把他打败了就好了！我把他剥得干干净净，黛博拉！今天我从他手中把那家银行也夺过来了。他已经破产，完蛋啦！他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给我了！经过他的这一番教导，他要是希望他还能骗我

无偿伺候他，那他可是个比我想像的要大得多的傻瓜！（笑了起来。）

黛博拉 （得意地微笑）哦，我早就猜到了，萨拉。我一直在精神上支持你，在想像中为你感到骄傲！我一直尽力帮助你，撺掇他鼓励你贪心。（接着近乎夸耀地）可我通过自己跟他相处的体验，原本就该猜到他多么临近灭亡啦，萨拉。你要是看到我是怎样把他引回到过去，越引越远的就好了。如今我只消吭一声，甚至在心里默默有那个想法，我们这位伟大的征服者的拿破仑就会变成一个固执的小男孩儿，又磨人又央求，在生活中唯一的目的或野心就是要得到一个古老而愚蠢的童话故事的幸福结尾！（发笑，萨拉也跟着她笑了起来。）

519 **萨拉** （望着西蒙——嘲笑地）嗯，嗯，你可真了不起，居然教导我们人人都可以出卖自己，一个女人能尽量得到最高的价儿该是她的骄傲，可我认为最终还会是我们教会了你什么是最高的代价！

黛博拉 （嘲笑地）是啊，我敢肯定他势必会懂得一个女人的尊严价格超过了他的支付能力，他不破产根本就付不起。

萨拉 （藐视地抱怨）所以这位大人物要进行选择，对不对？就像一个奴隶主那样，在两名奴隶中挑选一个他乐意拥有的！可是那两个奴隶也许不愿意让他挑选，那他该怎么办？

黛博拉 （学她的腔调）说的是啊，要是让他挑选，那她们可就太蠢了，她们俩其实只需要一块儿等待，站在一旁观望他毁灭自己，同时让她们获得自由，她俩甚至还可以鼓励他那么干。用她们的笑声刺激她干下去。（轻声发笑，萨拉也跟着嘻嘻笑。）

西蒙 （蓦地换成他那种讲求实际的腔调）我闹不明白您在说些什么，妈妈。我在试图解释人的本性这样一个抽象问题，您

和萨拉就没完没了地唠叨起来，真好像你们个人都跟这事直接有关似的！（格格地冷笑）这可真是女性占有欲永远不知足的野心一个有趣的例子，你们说是不是？（简明地）没关系，这都是我的错，居然跟你们俩讨论这个问题，真是蠢不可及。我了解那个叫你们唯一感兴趣的问题。（变得愤怒而激动起来）天晓得今天晚上我简直没法儿不注意到这一点！我刚才在书房里听到你们俩在这儿吵吵嚷嚷，就像两个喝得醉醺醺的妓女为了抢夺一张一块钱的钞票而彼此撕啊抓地闹个不休！老天爷，真叫人恶心！你们俩至少应该懂得点体面，把你们那种叫人厌恶的急扯白脸的吵架限制在屋子里嘛！你们简直打算造成一桩公开的丑闻，尖声嘶叫得左邻右舍全都听得见，彼此还咒骂威胁要把对方宰了！

黛博拉 （平静地）我们没有尖声嘶叫。你在书房里不可能听见我们的说话声。你听到的大概是你自己心里的声音，你也许一直在做你那为人类争取自由的旧梦，倾听着你那希望之声吧。

西蒙 （气愤而激动地）这是谎言！我清清楚楚地听到你们俩说的话，就像我在这儿似的！我听着你们俩仇恨地叫啊喊的，都叫我没法儿集中思想对那个问题做出最终结论！看来我这辈 520
子再也不会有片刻安宁啦——你们俩会没完没了地搏斗下去，撕啊抓的，直到把我的心撕扯成两半才算罢休！（不安地克制住自己——随即试用一种自信而嘲笑的口吻说）我告诉你们，我听见你们的说话声了。所以别想试图说那是我的幻想来回避你们内心的歉疚。难道你们打算拐弯抹角地暗示我要疯了吗？荒唐！你们会发现你们的说话声一直比自己意识到的要响得多。仇恨很少会叫人记住体面地保持声音低一点儿。你们最后确实

变得安静的时候，其实风波并没平息——那只是一时的平静，紧接着就是一阵恐怖的尖叫，让人觉得——我担心你们之中一人已经把另一个人杀死了。我还以为来到这儿会发现只有一个人——

黛博拉 （盯观着他——不由自主地畏缩，浑身发颤）我们知道——你一直希望——

萨拉 （哆嗦一下）噢，求主宽恕我！

西蒙 （狂野地）嗯，我也许可能一直在那么希望。那又何尝不可呢？难道你们以为我能永远这样活着忍受你们如此杀气腾腾的决斗吗？——总夹在你们当中——一个惹起你们俩彼此仇根的、没有防御的对象——让你们贪婪的爪子撕扯成两半吗？不，我告诉你们，总会到了那颗受折磨的心灵愿意为了求得安宁而付出任何代价的地步！（突然顿住，瘫坐在水池左边那条长凳上，双手颤抖着捂着脸——断断续续地）你们干吗不能停止啊？你们俩干吗不能讲和？你们希望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干！难道你们心中没剩下一点爱或怜悯吗？难道看不见你们在把我逼疯吗？（精疲力尽地呜咽起来——两个女人并排坐在另一条长凳上，尤如一个人那样盯视着他。她俩首先的反应是一种胜利的样子，但是没有满意和得胜的心情。她俩已经精疲力尽，一无感觉。）

黛博拉 （呆钝地）我们赢了，萨拉。

萨拉 （呆钝地）是啊，黛博拉。他承认给打败了。（她俩望着西蒙。他一动也不动，两手抱着头。她俩的脸，尤如一张脸，由于内心涌起一股宽恕的母爱而抽搐起来。）

黛博拉 我们可怜的孩子！我们怎么能那么狠心！

萨拉 咱们可怜的宝贝儿！我们现在怎么能像过去那样看

待你呢！（接着她俩像一个人那样一跃而起，然后分开来，各自从水池一边绕过来走到他身前，跪在他的两旁，各用一只手搂着 521
他，连忙温柔地安慰他。）

黛博拉　得了，得了！我们心爱的儿子！

萨拉　我们的丈夫！我们的情人儿！

黛博拉　千万别哭啦，亲爱的。你一哭，我们的心都快碎了。

萨拉　现在用不着拿什么来吓唬你啦，我们已经原谅你了。

黛博拉　我们又爱你了。

萨拉　你在我们的疼爱保护下会安全可靠，没人能伤害你。

黛博拉　是啊，你那么惊吓，真够傻的，亲爱的。难道你没看见我们俩一来到这儿就讲和了吗？

萨拉　你眼下在我们俩的和解中得到了安宁，莫非你没觉得吗，亲爱的？

西蒙　（抬起头来，脸上现出困惑而恍惚的平静神情——茫然地）是啊，这里挺宁静。我感激你们俩一辈子。（转身对萨拉）我爱你，我的妈妈。（又转身对黛博拉）我爱你，我的——（歉疚地止住——接着挣脱她俩的拥抱，一跃而起，心烦意乱地结结巴巴说）不，不！我没法儿在这样分不清谁是谁的混乱中生活！（两个女人还在跪着，他背对着她俩又嘲讽地补充道）至于你们这种和解，你们要是以为我会接受这种明明虚假的——（她俩一跃而起。两人各自抓住他的一只胳臂，紧紧握住不放。西蒙竭力控制住自己，浑身直颤。他急忙默认道）我请你们俩原谅。我的头脑还非常混乱。这真叫人感到意外的震惊——发现萨拉居然出现在这里，她以往可从来也不闯进来——接着又听到你们俩稀里糊涂地和解了——可我方才又怀疑又讥笑，简直是太邪

恶了——尤其是我那么深深地爱你们俩，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家中的两个女人和睦相处，我便可以安享爱和宁静啦！

萨拉 （高兴地松口气）宝贝儿！（紧搂他的胳臂。）

黛博拉 亲爱的！（逗趣儿地）刚才你骗了我一下，现在给你一个吻回报。（吻他的脸蛋儿。）

522 **西蒙** （愉快地微笑）谢谢您，妈妈。（接着摆出十分愉快、自然而热情的姿态）那就忘掉一切，宽恕一切吧，我又可以在你们俩联合一致的疼爱中开始幸福的生活，对不对？

黛博拉 （高兴地体贴）对，亲爱的！我们可以叫你非常幸福！对不对，萨拉？

萨拉 （高兴地体贴）我们的确会的！他会幸福得连自个儿都不认识啦！

西蒙 （愉快地）肯定会那样。那咱们就在这座那么远离丑恶现实的花园里一块儿坐下来歇会儿，好不好，这里总是那么安宁——（接着，她们刚要坐下，他又突然惊呼道）哎呀，我真糊涂，竟然彻底忘记我来这里的真正目的了。这倒跟你们俩的争吵毫无关系，照你们的说法，这场争吵想必仅仅是我的幻想。我来这儿是想提醒你，萨拉，孩子们现在该睡觉啦，他们都在等着和你道晚安和那一吻呐。不瞒你说，他们都有点伤心了，他们的妈妈不像是会忘记这事的。

萨拉 （内疚地——自责地）噢，我那几个可怜的小亲亲，真该死，我怎么竟会忘记——

西蒙 （怀有心计地催促）你最好注意一下宝贝儿。除非我弄错了，他好像着凉了，我觉得他有点发烧。

萨拉 （担忧地）噢，可怜的小绵羊，而我却在这儿瞎叨叨——（朝左边那条小道走去，又迟疑不决）你们也进来吗？

黛博拉 （急忙地）当然，当然——

西蒙 （急忙地）是啊，这里太湿太凉了。咱们进去吧，妈妈。不过，你最好先跑进去看看宝贝儿，萨拉。

萨拉 （担忧地）噢，我希望他别生病。我会——（匆匆离去。西蒙转身盯视着母亲。）

西蒙 （嘲弄地格格笑一声）得，妈妈，您得承认我很成功地把她撵走了。

黛博拉 （望着他——得意地微笑）对，我觉出你是在那么做呢。她真是那么一个糊涂而轻信人的——（又紧张地）不！是你在叫我说出这种话的！我——

西蒙 （不予理睬）她会忙着照应宝贝儿，哄孩子们上床睡觉。她不会注意到咱们俩还留在外面。

黛博拉 （板起脸来——冷冰冰地）我不打算留在这儿。

西蒙 （不予理睬）这可以使咱们有机会单独在一块儿。 523

黛博拉 （紧张地）我不想单独跟你在一块儿。我要进去帮她照顾孩子们。我要进去！这就进去！（一边僵硬地朝左边迈一步，好像让一种意志坚决的力量强行推动似的，一边又惶惶不安地望着西蒙。他上前一步揪住她的一只手。于是她站住，浑身发抖，定住在那儿了，结结巴巴说）你——你爱在这儿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我管不着——（声调变得有点奚落）你要是愿意一个人呆在这黑漆漆的地方——叫你自己变成个白痴——想着儿童们玩的稚气的假扮游戏——就跟个傻毛孩子一样——你啊，这么个大男人，真是的！——你要是能看到自己那副样儿就好了！——一个多么荒谬可笑的人物呵！——一位相信童话故事而要远征到莫斯科去寻找一扇魔门的拿破仑——这位皇上最大的野心就是想侵犯并夺取他母亲花园里的一座凉亭，征服那些

蜘蛛网啦，尘土啦，旧梦的霉菌啦，那个期望逃避生活的愚蠢虚荣而自私怯弱的女人被遗忘的鬼魂啦——（逼出一声讥笑）可我——我厌烦再像哄一个痴呆儿那样哄你。我不再听你那种罗曼蒂克的胡诌。我已经理智地跟你妻子谈过了，她同意我的看法，那就是我让你到这儿来真是犯了一个大错误。那对我们俩都没好处。那只会促使你的性格越发胆怯——越发无耻地惧怕承担男人在生活中的责任——越发带有病态的观念和神经错乱的幻想。再者，对我来说，你的探望已经叫我厌烦得精疲力尽！此外，我的几个孙儿现在又会来陪伴我，我也没闲工夫跟你在一起。（讥笑地）当然他们也可能同意迁就你，让你参加他们的游戏，可我认为那会助长你那种病态的稚气，反倒对你有害。不，我经过再三考虑，也不许你跟他们一块儿玩儿。我不许你今后再到这个花园里来！听见我说的话了吗，西蒙？

西蒙 （皱起眉头——有点儿不耐烦）听见了，听见了。可我明白您其实并非在对我说，而是企图在心里骗骗您自己。所以，我并没专心注意听——

黛博拉 （不安地）噢。（紧张地）请你放开我的手，行不行？ 521
我要进去找萨拉。

西蒙 （轻声地）您明白自己心里并不想去，妈妈。您那罕见而要求极高的、喜好幻想的诗人灵魂同那头只知物质贪欲、交配生养的母兽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黛博拉 （瞪视着他，两眼闪现满意的光芒）好哇！你现在至少看出她到底是个什么货色，对不对？我不是一直告诉你，她不过是个庸俗下贱的——（蓦地）不，不！她是一个比我更好的女人！她很温柔大方，心地善良！我为什么让你把我的头脑搞乱！而且你——居然对一个那么无私地深深爱着你的、又是你

的好妻子的女人说出这样的话，真是卑鄙可耻。

西蒙 （讥讽地）我认为您是在谈论我的情妇吧。我可什么也不欠她。她叫我为她的每磅肉付出了两倍的价钱——

黛博拉 （轻蔑地）你还指望什么呢？她天生来就是个——（接着突然住嘴——讥诮地）你活该！我很高兴她——我让她用你能懂得的唯一办法叫你明白一个女人的爱情值多高的价！

西蒙 （轮到他奚落一番）哦，我并没有因为她的价高而抱怨。她长得挺漂亮。谁也弄不到一个比她更称心的情妇了！

黛博拉 （紧张地——使劲想挣脱自己的手）放开我！你越来越粗俗下流！碰着你的手都叫我感到恶心！（突然改换声调——嫉妒地讥讽）你说她长得漂亮，可真是个瞎了眼、痴迷不悟的傻瓜！她年轻健康，有点乡下姑娘的俊俏，不过如此而已。脚踝挺粗，肥屁股，两只刷盘子的粗手。她——（激烈地）不！你不能让我把她想得很坏，嫉妒地对她评头论足——

西蒙 关于她那身叫人恶心的肥肉，您说得不错。我近来也那么深有体会，每次一碰她就叫我反感得都快喊出声来啦。

黛博拉 （两眼放光，充满得意的报复神情）你终于——哦，我早就知道你最终——（竭力控制住自己）不！你怎么能这样蔑
525 视一个深深爱着你的妻子，真好像她是一个你花钱买来的、接着又感到厌倦而打算甩掉的下贱妓女似的——

西蒙 对，我已经对她感到厌倦。她已经叫我烦透了。现在我只想永远把她摆脱掉。

黛博拉 （渴望地）西蒙！你真的是说——（内心在做斗争）不！你在撒谎，只是为了顾全面子罢了！你骗不了我！是她厌烦你了。老天爷，你已经变成人生奴隶市场上一个丧失灵魂的贪心商人——俗不可耐而贪欲的产业主——棉纺厂的拿破仑，

什么样的女人会不对你感到厌恶呢！是萨拉觉得烦透了，现在正想法儿摆脱你！跟我一块儿想办法！我会帮她找到一个最有效的办法——我要建议她永远别再去你的办公室。你如今已经没剩下什么可以提供给她，她为什么还要白白浪费自己的青春美貌呢！（报复地）我们会把你一直梦想得到的自由赏给你！等我们发现你在街头向过往的每个女人乞求一点怜悯的爱以免你的灵魂饿得慌的时候，我们就会嘻嘻发笑！最后，你那心中一直作为独特优越标志而引以自豪的孤独灵魂便会来到我们的门前，卑躬屈膝地呜呜哀求我们无论如何也得把门打开——求我们再让你回到我们的爱中来！（讥诮地发笑——突然又换成一种内疚而怜悯的口气）不——原谅我——我并不想对你那么狠心，那么嘲笑你——可是你——（渴望地）西蒙！你现在当真打算摆脱她吗？（狠狠地）哼！我早就对你的办公室做过预言，总有一天你会觉得罪恶在那么厉害地吞噬你，奴役你，叫你腐化堕落，你便会憎恶萨拉，把她轰到她原本所属的臭水沟去！

西蒙 不。把她轰到街头去，叫她去干她的本行，并不是摆脱她的办法，妈妈。她会站在这扇大门前央求——乞求爱情。那会是她的报复，叫我永远忘不掉往事。她还会继续活在我的生活当中，贪婪地占有我的生活。

黛博拉 （怒气冲冲地）噢！多么懦弱胆怯的无耻招供！你居然承认自己是这样一个不能自主的软弱的奴隶，难道既无尊严，也不感到害臊吗？

西蒙 她还会是美丽而可人的。 526

黛博拉 一个受庸俗的贱货随意摆布的下等奴隶！你居然还称自己是我这个母亲的儿子！

西蒙 我都没法儿告诉您我叫自己成了一个傻瓜多么懊

丧，养着那么一个妓女，让她享受荣华富贵，无能为力地看着她诈骗，弄得自己破产。可是她的美色挑起我的情欲，我能有什么办法？（紧张地）唉，您要是知道我多么巴不得摆脱她，再做您的儿子就好了！

黛博拉 （深受感动——结结巴巴地）我——我知道，亲爱的——我知道这肯定是真话，因为——我自己也那么巴不得——（接着又突然心烦意乱地怀疑而怨恨起来）哼，你怎么能这样撒谎？怎么能这样口是心非？你以为我会相信——你除了嘲笑我，怨恨我之外——哪儿还会有什么别的感情——你方才存心让我在这里一连好几个钟头等你——故意冷落羞辱我——朝我的尊严——我的感情——啐唾沫——而你却躺在那个贱婆娘的怀里，跟她一块儿笑话我在这里倾听街上走过的每一个人的脚步声，每次都以为——结果每次都宽恕你，还蒙哄自己——抱着一线希望，活像一个上当受骗的傻瓜！（满怀仇恨地瞪视着他）唉，我多么恨你，多么诅咒自己怀上你的那个夜晚，生下你的那天早晨！多么巴不得你死掉，好叫我从那种没法忍受的丢身份的奴役中解脱出来——（吃惊地顿住——结结巴巴地）不！我并不是那个意思——我不会有那个意思——（断断续续地）原谅我——可是——噢，西蒙，你怎么能对我这么不友善，这么狠心！（接着为自己的可怜相感到羞愧——自尊心迫使她可怜地试图装出一种轻视的语调）可是听起来我真是多么荒谬的激动而做作啊！太愚蠢了！你一向怪我总在扮演一个虚假的角色，这恐怕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其实你没来，我根本就不在乎。我已经厌烦了。当然，我不喜欢忘记赴约的心不在焉的人。可我也挺高兴偶尔换个方式独自一个人呆在这里，省得费脑筋迁就你那种幼稚的奇思怪想和那种对过去的病态的向往。我自由自在地

不受干扰，坐在这里想自己的事，做自己的梦，倒也是件乐事——（克制自己——突然地）我现在想进屋去找萨拉啦。请你放开我的手，好不好？

527 **西蒙** （注视着她的眼睛——缓慢而强迫地）我要您在这儿坐在我身边，妈妈，让我来给您解释一下——

黛博拉 （出神地望着他——慌乱地渴望着）你方才一来，我就明白你打算解释。我一直在想，他会做出解释的，我也会明白这不是他的过错而会加以原谅。（在那条长凳上坐下来，紧挨着他，好像是他的意志逼她坐下来似的。）

西蒙 （轻声地）我意识到您想必多么伤心，可我认为您会明白这不是我的错儿。是她非要我存心把您忘掉不可，而回到她身边去。

黛博拉 （紧张地）我明白！我明白这肯定是实话！我知道我的西蒙决不会——（辛酸地）可这并不能成为原谅你的理由！你自己同意那么做啊！

西蒙 （极为平静地）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她那么漂亮，而且要求那是做为付给她的一部分代价。您得记住，我跟她在那边，两人的生活水乳交融。我是她的而不是您的西蒙。所以，我怎么能期望自己记住您呢？

黛博拉 （紧张地——想站起来，徒劳地晃动一下）那么，你认为这可以做为你的借口——我不想听！

西蒙 （不予理睬）就像我眼下跟您在这儿，犹如当年她还没介入之前平常的那样，我和您的生活也水乳交融，我是您的西蒙；我现在唯一的期望就是忘记她还活着呐。

黛博拉 （顿时殷切而温柔地）是啊，亲爱的，我希望你忘掉她。

西蒙　(继续用极为平静的声调说)您很了解她的真正本性,足可以理解是她让我躺在她的怀里想着您在这儿像个老傻瓜那样苦等,跟她一块儿哈哈大笑——

黛博拉　(勃然大怒)对!我听得见她的声音!这个不要脸的婊子!想想看,我刚才居然还受她的蒙骗,跟她讲和呢!可是,要我和她都活着,就永远不会有安宁!我要让她付出代价!哼,我多么恨她!多么巴望她会死掉!要是有那么一个人把她谋杀了——(惊恐地住嘴。)

西蒙　(仍然极为平静地)我很高兴您终于明白只要她还活着就不可能把她摆脱掉。(停顿)要是她死了,当然——(暗示 528
地)要是她正要开始从前厅那段挺陡的楼梯走下来的时候,有人在她身后失足滑倒,恰好撞在她身上,使她一下子滚下楼来,这显然是一起意外事故,如果——

黛博拉　(颤栗地小声说)西蒙!

西蒙　嗯,我同意这并不太有把握。

黛博拉　(慌乱而恐惧地结结巴巴说)同意?我可从来也没有——!

西蒙　放毒药也许更有把握些。谁也不会怀疑咱们这样富有的知名人士家里出人命案,只会认为那是自然死亡。

黛博拉　西蒙!老天爷,莫非你疯了?

西蒙　(冷冰冰地不耐烦)没有。恰好相反,我眼下头脑特别清醒。事实上,我在我们这种虚伪的装腔作势的姿态和这种在情感和道德上软弱地回避自己本性的情况下活得很清醒呢。我在面对现实。我在跟事实真相打交道。我们给某些行为加上的坏名声并没有叫我害怕,那些行为本身其实完全自然而符合逻辑——比如说,杀死自己的敌人就是其一。我们对待谋杀这

种事的所有怯懦的道德准则，只不过是体现人的狭隘的虚荣心所造成的极为愚蠢的冲动的另一范例罢了，也就是说自我欺骗地相信人的生命是宝贵的，并且把它同一些受上帝感召的意义相联系起来。但是，明显的事实是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人生不过是一场愚蠢的失望，一个说谎的家伙许下的诺言，一种为了偿还我们从没签约的债务而永远处于破产境地的遭遇，一次跟安宁幸福的约会，由此而使我们一天天地等待，总抱着一线希望，倾听着每个脚步声，可是最后新娘或新郎终于到来，我们发现自己在亲吻的却是死亡。

黛博拉　不！别说啦！

西蒙　要么就是我们中了一个童话故事的邪，虚度一生为了寻找一扇魔门和一个失去的和平王国，一个贪婪的骗子剥夺了我们的那个王国。

黛博拉　（突然奚落地）噢，你要是再唠唠叨叨地讲那些幼稚的废话——

西蒙　等我们找到了它，我们站在它的前面哀求，可是那扇门却从没开启。最后，我们就死了，于是生活中那些吃腐烂东西的饥饿的猪猡便吞噬我们尸首的腐肉！（突然古怪地发起火来）
529 不，老天爷作证，这种事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凡是从我身上夺走的东西，我一概要夺回来！

黛博拉　（惊吓地）西蒙！别做出这副凶样子！你叫我害怕！

西蒙　（平静地）所以，妈妈，咱们用不着对别人的生命价值故作多情，感情用事。对咱们自己的生命也一样。平心而论，咱们都该在自己的遗嘱里写上这样的条款，那就是对任何一个应该谋杀我们的人表示感激，并且适当地给予褒奖。我认为那名

杀人凶手才具备真正怜悯的品质。(讥讽地格格笑)所以，尽管我明白您怎样一向不惜任何代价逃避现实，不面对一切事实——

黛博拉 (古怪地嘲笑)你真是个傻瓜！好像我一次也没像你现在这样思考过似的。我往往一个人坐在那儿轻蔑地自我沉思(望着那座凉亭)，并且让我的头脑面对一切事实，直到最后我的思绪仿佛在用流血破裂的双手猛捶我的脑壁，使我巴不得从任何一扇门赶紧逃出去——(突然顿住——惊恐地望着那扇门)可我并不想记起那个已经死去的女人！

西蒙 (仿佛她没说话似的)您至少应该承认这一点——您为了自卫有权杀死那个策划把您毁掉的人。您肯定不会视而不见萨拉目前那种嫉妒的仇恨已经到了想要不择手段把您除掉的程度。

黛博拉 (急切地)对！我知道！(内心做斗争)不！这是瞎话！她决不会——

西蒙 您还应当承认您自己在头脑里也已经把她杀死无数次了。所以，我闹不明白现在这个想法为什么会叫您吓得浑身发抖。

黛博拉 (慌乱地)对，我承认我幻想过——可那都是梦啊。眼下你却把这种邪念灌输到我的头脑里——那就变成真的了。它开始存在于我的意愿里。滋生出来了。对我来说，它已经像命中注定那样开始引导本身去达到一个圆满的结果！(内心做斗争)不！我不许你把这种邪念灌输到我的头脑里！(十分绝望地)可你已经办到了！它如今已经存在那儿了！还会发展下去！我没法儿制止它！很快就会有一天我由于惜恨她那充满青春活力的身体和漂亮的脸蛋儿而跟着她走到那段楼梯顶端那儿

——！要么我会记得园丁存放在地窖里的杀虫砒霜——！（审慎地一跃而起）不！我不能——我不能！这都是你的邪念，不是我的！你怎么竟会认为你母亲——你简直太可怕了！我怎么居然生下了你这样一个残酷的魔鬼！你叫我害怕！你简直疯了！我害怕单独跟你在一块儿！（使劲拽自己的手）放开我！我要叫萨拉啦！（喊叫）萨拉！萨拉！

西蒙 （仍然握住她的手——平静地）她听不见。她忙着吞噬自己的几个孩子还来不及呐。（温柔地把她揪回来——平静地）来。坐下，妈妈。您和我该怎样处置她呢——除非是我们俩一块儿计划一下如何摆脱她，对不对？（劝诱地）刚才我迫使您面对您那种谋杀她的愿望，要是把您吓着了，那我很抱歉。

黛博拉 （全身软弱无力，又让他拉坐在他的身旁）不，那不是我的意愿！是你的！

西蒙 我这样做是想让您认识到很快就会不可避免地出事。你们俩彼此之间的仇恨已经造成一场危机——使一个人在生活中不可能再同时容纳你们两个人而不会被撕扯成两半毁灭掉！（突然强烈地喊起来）我告诉您我已经走投无路！受不了啦！你们俩必须有一个不再在我心中存在！不是您就是她！我在试图向您表明我选择了您，难道您还没能理解吗？

黛博拉 （脸上露出欢欣的喜色）你是说——你当真是说——哦，我知道！我早就知道我最终不会失败！哦，我的儿子！我心爱的儿子！（接着惊恐地）可是不许谋杀——你不许谋杀——答应我你不会——

西蒙 不会的。还另有一种可以叫我们俩自由的办法。

黛博拉 噢！只要你不逼着我杀人，我什么都愿意干！那是什么——？

西蒙 把她留在这里，我们俩逃离现实，远走高飞，连那种对她的回忆都不会追随前来缠绕我的头脑。我们俩回到那个她从没存在过的地方去。您只需要打开那扇门——(出神而渴望地盯视着凉亭那扇门。)

黛博拉 (既恐惧又向往地盯视着那扇门——逼出一种轻视的语调)得了，亲爱的，你不该又唠唠叨叨说那些异想天开而幼稚的废话！

西蒙 (未予理睬——站起来——挽着她的手，两眼盯视着那扇门——渴望地)不过，咱们得快一点，妈妈。萨拉一会儿就 531
会回来啦。她会设法把我留在她的贪婪圈子里。她会对我张开两臂。她太美了。她会叫我相信她那种情欲就是爱情。

黛博拉 (脸色沉下来——站起来)不行！我愿意不惜任何代价把你从她手中挽救出来；如果这是唯一有效的办法，那就这么办吧！(向那扇门迈出一步——随即两眼盯视着它，又畏缩不前，周身发抖，结结巴巴地说)不！等一等！

西蒙 (目光盯视着那扇门——出神入迷地)我从小就等着开这扇门。从那时起，我脑子里就想着自己一直站在那扇门外，央求您让我重新进入那失去的充满真诚信念的幸福安宁的生活！我再也等不了啦，妈妈。您也不能再等啦。您必须在我和您自己之间进行选择。过去您一度选择了自己，把我赶出去，于是这事从那时起就发生了。现在，要么您得放弃以往那种选择，把您从我身上窃走的信念归还给我，要么我就要选择萨拉啦！

黛博拉 不行！

西蒙 那我就选择她啦！到那时，您就不再有选择的余地，只能又在那里面做内心的逃避，做梦做到进入疯人院来逃避自己！

黛博拉　(惊吓地)西蒙！天啊，你怎么竟会对你的母亲说出这样的话，我爱你胜过爱自己的生命啊！真好像你希望——

西蒙　我希望自由，妈妈！

黛博拉　(痛苦地)噢！这你倒可以对我承认！

西蒙　我得赶快摆脱掉两个自我中的一个，摆脱掉头脑里两个敌人中的一个，免得让她俩在那场为了占有而进行的决斗中把我毁掉。我现在不再有别的办法，只能进行选择。要么是您和梦想的一生，其中爱是灵魂，您是我头脑中活生生的象征——要么就是萨拉和整个儿现实世界，其中肉是实体，爱就是肉欲。完完全全属于一方是我现在唯一可行的解脱办法啦。(又冷嘲地补充道)要么您宁愿我神经错乱——那样就又可以把我摆脱掉，对不对？

黛博拉　(周身发抖)不对！噢，你怎么能这样说——！你想必已经疯了，否则不会——

532 **西蒙**　我在等着呐。妈妈——等着您把那扇门打开呐，把属于我的都归还给我——也就是说，把我对生活和爱存有的信念而被您那贪婪自私剥夺走的精神王国归还给我！

黛博拉　(辛酸地)这么一说，都是我的不是了，对不对？你的调子变了！你过去可一向吹嘘自己热爱自由，吹嘘人自愿留下的天赋人权！(奚落地讥笑几声。)

西蒙　您在谈论的是，早在我精神上被驱逐之后，我那自尊心迫使我干的事——自然是为了保持我的尊严——继续生活下去——我不得不假装好像为我的梦想找到了一些更有价值的对象——同时也对您驱逐我去的那个外部世界表示好像我为我的爱找到了一个更不自私的对象，一个会属于我的人，而不是我隶属于她！

黛博拉 （两眼闪现得意的神情——奚落地）可是萨拉怎样扭转了局面，把你欺骗了，可怜的孩子！那个俗里俗气的女人多么会卖俏，只消冲你微微一笑，假装迎合你那种情欲，你就会低三下四地跪下求她！（笑笑）我得警告你留点神，亲爱的。你那种自尊心正在叫一位拿破仑在男人圈儿里做出最丢脸的招供呢！哎呀，我现在都认为你以往要是不躲在一个女人的生活里过日子，就根本没有生活——你也从来没热爱过自由，只是憎恶它，惧怕它！（讥讽地嘻嘻笑。）

西蒙 （冷冰冰地）您这是在强迫我选择萨拉啦。（放开她的手）很好。我这就到她那边去。您也甭想跟着我进屋。我要像您一度对待我那样把您锁在门外。您就一个人呆在这儿吧，一直呆到您不得不想法子逃离为止。我毫不怀疑您会在一个幻想自己是国王情妇的愚蠢的梦中找到幸福！我呢，也可以整个儿——灵与肉——都属于萨拉。再见，妈妈。（转身要走。）

黛博拉 （抓住他的手——发狂地央求）不！看在上帝份上，别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你叫我干什么都行！（领着他朝凉亭那扇门走过去一步——又犹豫起来，开始像试图说服一个孩子那样无可奈何地辩解）但是——你这样一个大男人——一个尘世俗务的大人物——居然记起——当初我闲来无事为了给你 533
解闷逗你笑笑——而凭一时奇思遐想编造出来的一个古老的童话故事——并且把它当成了真正的事实——这可真是太愚蠢幼稚——太荒谬反常——太叫人恶心了！

西蒙 （十分怨恨地）您知道这是谎话，妈妈！您是为了让我认清您怨恨自己疼爱我，因为那把您整个儿占有了，于是您要得到自由！因此，伤我的心，奚落我，笑话我对您的一片爱心，逼我离开您，恢复自己的原样儿！就是这个缘故您当时才讲那个

童话故事!

黛博拉 (虚弱地)不! 你怎么能认为我会这样狠心地对待我心爱的小宝贝儿? (接着辩驳地)即使你对我的指责全是实话,我当然还是有权拥有自己的生活啊!

西蒙 (未予理睬)您知道我早就明白您说的那个坏妖婆指的是谁,而我就是那个被放逐的王子!

黛博拉 (辩护地)你太莫名其妙了。那都是你以前的自私要求,叫我连做梦梦见自己都不能没有你! (又试图争辩——无可奈何地)可你当然明白,把只存在于你想像中的那扇门和那个蠢故事跟一座普通的旧凉亭实实在在的木门——我们眼下在月光下看得清清楚楚的那扇门相联系起来,真是多么荒谬啊! 说真的,这——这真是疯了,西蒙。

西蒙 (紧张地)这我很清楚,那是一座实实在在的凉亭的一扇木门——存在于我们内心之外的现实世界里——可我也跟您一样明白,它在我们内心深处还有我们头脑给予它的另一种含义。

黛博拉 你的头脑给了它一种含义,可它在我的头脑里却有一个正相反的意义——你认为那是一扇那么奇异地梦想通往天堂之门,我却想起地狱——

西蒙 (未予理睬——着迷地)它就像一个我们的命运的象征存在于我们头脑里,一扇那样的门:您在变得邪恶,贪求一种虚假的自由的时候,就是通过那扇门把我驱赶出您的爱心。您当然明白,这就是您要去您那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童话故事里指出的意思,是不是?

黛博拉 不是! 不是! 那只是一种幽默的幻想——一时冲动的奇思遐想! 我什么意思也没指!

西蒙 （用方才那种声调）那边那扇实在的门是个不可缺少的具体有形的象征。您把它打开，领我进去，那就会是身体力行的必要行动，表明您心里愿意让我回到您那爱的怀抱中去，放弃 531 您要从心中赶走我的背叛行为，否定您那自由之梦叫您变成的那个残酷无情的邪恶女人，而复原您本来的面貌，那个只爱我一个人、也是我唯一所爱的妈妈！（突然怀着挺不自然的柔情，冲她微笑）所以，您看我的神智完全清醒，逻辑性很强，一点都没有神经错乱，妈妈。您那个故事里的和平幸福的王国就是爱。您剥夺了我的爱，也就同时剥夺了您自己的爱。从那时起，我们俩就受到了惩罚，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肆无忌惮的贪婪填补我们内心由于失去了爱而感到的空虚。（又着迷地盯视那扇门）可是，妈妈，您只要打开那扇门——那其实只是您自己头脑里的一扇门——

黛博拉 （浑身发抖）我知道！——我也很清楚那种它所引向的解脱！

西蒙 （拍拍她的手——温柔地敦促，两眼仍然紧盯着那扇门）忘掉那种愚蠢的畏惧吧，妈妈。那只是后来才生出来的。我们已经返回到它存在或者那个女人幻想它存在之前的日子里。正如我们现在已经返回到我和萨拉还不相识之前的生活里一样。我们已经把她摆脱掉了。

黛博拉 （渴望地）对！我愿意不惜任何代价把她摆脱掉！

西蒙 我们现在又回到您那天给我讲那个故事的花园里。（稍顿——接着转向她，辛酸而报复地谴责）您当时知道我明白您想让我知道什么！那种痛苦的感觉我从来也没忘掉，我突然一下子让人出卖、遗弃而伤害，被孤零零地撇在一个毫无安全感、信念或爱而只有危险、猜疑和吞噬的贪婪的生活里！（粗声

粗气地)上帝作证，我那时就憎恨您了！我恨不得您死掉！恨不得自己根本就没出生！

黛博拉 （装出一副显然虚假的悔悟样儿，略微掩饰一股古怪而狠心的满意心情)是吗，亲爱的？我要是伤了你的心，就请原谅。我希望你会猜出我的意思，那倒是实在的。当时你是那么一个固执而贪心的小男孩儿，什么都打听，什么都想好奇地占有。我觉得你那些抓取的手指头在我的灵魂每个隐秘的角落里搜寻。那真叫我到了宁愿喜欢乔尔的程度，因为我原本对他完
535 全漠不关心，同时也真叫我有时候恨你，真希望从来就没生过你。所以，我得做点事警告警告你，我就想到一个童话故事也许是最机智得体的办法——(表情突然变成对自己感到害怕的样儿——心烦意乱地)不！我从来也没有这个意思——！都是你把这种想法灌输到我的头脑里去的！你简直疯了，竟让我说出这些可怕的话！你怎么居然承认恨自己的母亲，还巴不得她死掉呐！

西蒙 （悔悟地结结巴巴地)我——请您原谅，妈妈！——我这样做只是因为您——(接着激情地)我只不过要求您返回到过去，改变那个——改变那个故事结尾——打开那扇门，让我再回到您身边——而且把您开始讲那个故事那天起所发生的事全都从记忆中抹去，永远忘掉，生活中只留下爱、信念和信任——我们又有了以往那种没有贪婪的安全感和满足！只有您和我！安宁幸福直到终年！难道您还不能信任我吗，妈妈？我告诉您我心里很明白事理。

黛博拉 （出神入迷地望着那扇门——声音发颤地)哦，我要是能信任就好了，亲爱的！只要我能相信自己多么愿意去就好了！你早就应该知道我一直多么爱你，多么渴望你回来，把你

从她身边夺回来，知道你是属于我的，而我作为你的母亲忘却自己，只活在你的生活里，幸福地做出一切自我牺牲，除了想着越来越爱你之外，自我满足得欢天喜地，什么梦也不做！（激情地）对！我觉得我现在相信了——相信人的头脑里只要有足够深厚的爱，决心要做什么事，那就可以迫使生活符合他的愿望，必要的话，甚至都能把地狱造成天堂！（古怪而得意地笑笑）对，接受你回来跟我在一起，我就不会担心神经错乱啦，因为爱总是美好的，爱可以使头脑清醒！

西蒙　（古怪地）对，我们不必担心人们给予他们畏惧或不理解的事物的坏名声。（刺耳地发笑）老天爷，要是猪一般的贪婪啦，狗咬狗啦，情欲吞噬爱情啦，这类现实都算做清醒的话，那么还有什么正派人不宁愿让人看成是疯子呢！（突然紧张地）来，妈妈，让我们离开这个充满贪欲和仇恨的邪恶的猪圈吧，也撇开谋杀的念头吧！让我们逃回到安宁中去——趁现在还来得及！

黛博拉　（勉强渴望地登上第一级台阶）对，我们赶快吧，亲 536
爱的——免得我会认为——（接着停下来——无可奈何地）可我得警告你——要是我没再警告你一次那种危险——那我就永远没法儿原谅自己——

西蒙　（轻蔑而傲慢地）危险？难道您不知道萨拉已经把我变成一个酷爱危险和最大风险的贪心赌徒吗？如果在那里面，命运已经把纸牌作了弊，把骰子灌了铅，我还在乎什么？我向您保证我会在欺诈手腕上胜过命运，在它眼皮底下窃来我们的爱和幸福！（吹嘘地）我只要想得到什么就能得到什么，而且一向会得到！您忘了要是我没证实自己完全够资格拥有这个头衔的话，人们不会管我叫做商界的拿破仑的！

黛博拉 （这当儿不满地畏缩不前——近乎讥讽地）你最好还是别吹嘘你那套奴役的本事吧，因为我要警告你，等你真正发现我那个童话故事里的妖婆正在那里面等着要把你束缚在她的怀抱里的时候，你可就会对你的胆量后悔莫及啦！我要是还记得那个让我锁在里面的疯婆子的话，那她想必早就选择疯癫了，因为她彻头彻尾残酷无情，毫无顾忌，是个胆大的交际花，她会不择手段地得到她想得到的东西，即使是疯狂她也要。她不会认出你是她的儿子！她从来也没生过孩子。她要是不得不跟肚中那个外来占有她的人分享自身，或者看到自己的身子臃肿变形，美态尽失，她那自尊心想必会使她不如自杀算了！她的傲慢决不会让自己的生活被别人的生活束缚住，也决不会生下一个被迫得像爱自己那样爱的人！她一直只爱自己！她一直保持自由！对她来说，你也只是另一个男人——也就是说，只是她种种奇思怪想里的一个奴隶——就跟那个国王一样，后来她又抛弃那个国王去愚弄拿破仑，而她那懦弱可怜的爹却把拿破仑同上帝和他本人混同！（突然顿住——愧疚地感到困惑不安——愚蠢地结结巴巴说）我——请你别在意——我也闹不清自己在胡说什么——

西蒙 （已经讥诮地对抗她）我倒希望并不是那样！您想必记得当初您向我吹嘘您那个既荒唐又浪漫的邪恶的梦时，我忍不住怎样嘻嘻地笑话您吧！您啊，我的可怜的小老娘！（发出一阵奚落而讥讽的笑声。）

537 **黛博拉** （被刺痛了——愤恨地）你怎么竟敢——！（又突然换成一种预示不祥的柔和语调）可我明白。你狡猾得很，无论如何也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对不对，亲爱的——就像拿破仑那样？你聪明得足以认清为了你的缘故，爱可以使我犹豫不决，恨

又会使我增添必要的勇气，叫我相当无情地只考虑赢得一场战胜萨拉的最后胜利。（轻声笑笑，蓦地一转身，迈上剩下的几级台阶——温柔地）来吧，亲爱的。妈妈现在非常愿意做你要求做的任何事。

西蒙　（古怪地）我们要回到我那阵笑声之前的遥远的过去，妈妈。那您就不会知道自己曾经听见过那笑声，或者不知道我曾经笑过。于是就会有安宁与和睦。我们会回到彼此不分离的过去。我们又会亲密无间，成为一体。（突然惊慌地）可是快点啊，妈妈！快！我听见有人来了！一定是她！可我现在要远远逃离她，躲在当初我们在一起时我的思想境界里。她会是个陌生人。

黛博拉　（开始摆出一副残酷无情的得意样儿）让她来吧！这会给我的仇恨增添力量！叫她亲眼目睹我的最终胜利，倒也是件乐事！我现在已经下定决心，我比她强大得多，她可从来没有那种胆量！（移动几步，站在西蒙身前护卫着，右手放在门把上。萨拉匆匆从左边上，一副忧心忡忡而惊恐的样子。她看到他俩站在凉亭门口那儿，脸上顿时转变为对黛博拉表示愤怒的神情。）

萨拉　（对黛博拉）你这个骗子！你这个窃贼！你这个黑心的叛徒！我早该明白不该离开你们——不过，感谢主，我及时赶回来了！

黛博拉　（轻声讥笑）是啊，你正好赶上——向我们告别！

萨拉　（不胜惊恐——逼出命令的口气）西蒙！到我这边来，躲开那扇门！难道你想把你还剩下的那点理智都丢掉，去跟她玩那种疯狂游戏吗？（西蒙看上去却好像没听见她说话，也没注意到她来了似的。他呆在母亲身后侧身对着萨拉，两眼出神

入迷地盯视着那扇门。)

538 **黛博拉** (对身后的西蒙说，两眼看着萨拉)我的宝贝儿，你不再记得这个女人了吧，是不是？你不会允许一个庸俗的贱货闯来干涉，耽误我们俩离开吧。

西蒙 (一怔，转过头来从母亲肩膀上方望着萨拉，好像不认识她似的，脸上现出一种古怪的恍恍惚惚的气愤神情。他顺从地小声说)不会，妈妈。(极端傲慢地对萨拉说)你是谁？想干什么？你竟敢擅自闯到这儿来，要吵一场叫人恶心的架吗？难道你以为我母亲的这座花园是一家窑子里的客厅吗？

萨拉 (仿佛挨了打似地朝后退缩——惊慌地)西蒙！别说得这样——

西蒙 你凭什么权利敢于直接用我的名字称呼我？我不认识你。(古怪地)你倒确实叫我想起我过去一度买过的一个情妇，看着她贪婪地试图诈骗我的财物来解解闷儿。可我用假象对付她，反倒把她骗了。后来她那种贪欲开始叫我感到厌烦了，我便抛弃她，跟另一个女人走了，那个女人是我童年时代的一个老情人儿。(又连忙补充道)我是用一种伟大而纯洁的爱爱着她，一种精神上的爱，爱她那罕见而美丽的思想灵魂，爱她那种缥缈而难以捉摸的热情，可以说是一种属于梦幻的爱！

萨拉 (发抖地)西蒙！你简直疯了！

西蒙 (蔑视地——仿佛在喝斥一个仆人)滚开！否则我就要喊警察啦！(指着右边墙上那扇门)那扇门通往大街，那儿才是你该去的地方。滚回那边去做你的生意吧。你的身体玷污了我母亲这座花园的纯洁气氛。

萨拉 (怜悯地)亲爱的！是我啊！你的萨拉啊！

黛博拉 (得意洋洋——傲慢地)我儿子下了命令，你给我

滚开！（接着对西蒙）可我认为，亲爱的，倒不如我们俩现在离开她会更简单些。

西蒙　（渴望地）对，妈妈。那咱们就走吧！

黛博拉　（欢欣鼓舞地）对，眼下我办得到啦！我现在像我总在梦中期望的那样强大了！我要带走我那怪念头想从生活中获得的东西，并且嘲笑为此而付出的代价！（一边笑，一边猛地一动，顶开身后那扇门，门就靠在里墙上了。西蒙喘吁吁地惊呼一声，渴望地朝前探身，瞪视着里面的一片黑暗。黛博拉却没转身，仍然面对着萨拉。）

萨拉　（狂野地）不！（冲上去，一把揪住黛博拉的衬衫，跪 539
倒在她身前）看在上帝份上，发发慈悲吧，黛博拉！

黛博拉　（一怔）慈悲？（又气愤地）你现在居然提醒我发慈悲吗，你这个诡计多端的婊子？

萨拉　（央求地）你该记得我怜悯过你啊！

黛博拉　你撒谎！我才不想记住什么！我已经忘掉怜悯。（恶毒地用脚踢萨拉）你怎么竟敢拉住我！松开手！

萨拉　（央求地）我是求你怜悯西蒙，不是怜悯我！你爱他！你不能这样对待他！

黛博拉　（嘲笑地）你这个多愁善感的傻瓜！爱，使人自豪，并非叫人怜悯！它取得它想要的东西！（急忙地）你竟敢谈论怜悯！你这个贪婪吞噬他、把他逼疯的婊子！正因为我爱他，我才拯救他，免得让你那种贪欲把他毁灭掉！放开手！（把裙子从萨拉揪住的手中踢开，半转身朝着那扇门，抓住西蒙的胳臂）来吧，亲爱的！快！让我们俩到听不见她唠叨爱和怜悯那些谎言的地方去吧！

西蒙　（疯狂地渴望）对！门已经打开了！我已经感到我们

以往那种安宁和幸福正在等待着欢迎我们呐！拉住我的手，妈妈！

萨拉 （又发狂地揪住黛博拉的裙子）不！等一下！听我说！黛博拉！我输了！我现在认输了！我愿意付给你提出的任何代价，只要你——

黛博拉 （得胜地）啊！那你承认——我一向知道到头来——（又傲慢而鄙视地）你居然放肆地认为你有什么我想要的东西吗？你太抬举你自己啦！

西蒙 （两眼瞪视着凉亭内部，这时把头略微转过来一点儿——茫然而不安地）萨拉？萨拉？谁啊？妈妈，您在跟谁说话？她想要我记起什么啊？我怎么记得起来呢？这是远在任何一个别的女人还没出现之前的事。只有您的爱。我不需要她。让她别再打搅我们，妈妈——这样我就可以回到一片安宁中去啦。

黛博拉 （残酷地嘲讽，同时也显得不安）对，我不会听她那种苦苦哀求的谎言！我们走——

萨拉 （痛苦地）西蒙！亲爱的！那里面只有她的疯癫！那是疯人院！

黛博拉 （狠狠地还击——发颤地）你撒谎！我们的意念会迫使这成为我们的愿望！我们俩如果又联合一致，一体同心——那我们的爱甚至能在地狱里缔造一个天堂！（扭转一半身子对着西蒙，目光却从凉亭门口移开）别听这个庸俗下贱的婊子的话，亲爱的！那种意念转换的力量，或者那种精神的神奇力量，她哪儿会懂得，她的灵魂只是一磅贪婪的肉罢了！（向西蒙伸出一只手，他殷切地紧紧握住它。）挽住我的手，亲爱的！来吧！（决意试图[ ][45]——紧闭两眼，领着他往凉亭里冲去。）

萨拉 （心烦意乱地——扑向前去，用双臂抱住黛博拉的双

腿——发狂地哀求)看在上帝份上,看在爱你的儿子份上,黛博拉！你不能这样！你没看出现在已经没这个必要了！你可以让他回到你身边来,用不着——我跟你说我会放弃他,把他还给你,我可以走掉！把他留给你！我再也不找你的麻烦！你可以再也见不到我！你不是就要这些吗,对不？那么,看在上帝份上,别——！

黛博拉 (瞪视着她——面露渴望的喜色,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你当真是说——你会放弃——自己走掉——永远不再干扰或侵犯——我所有的一切了吗？

萨拉 不会啦——为了对他的爱——为了拯救他。你又可以独自一人拥有他啦。我理解一旦我走开,我可以相信你对他的爱,保护他不受他自己的伤害——也不受你那些疯疯癫癫的梦的伤害。我也明白,他一旦只爱你一个人就会把我忘掉,他内心也就不会被我们俩撕扯成两半而毁掉。

黛博拉 (渴望地)是啊！我向你发誓我会保护他,会叫他满足于生活,平静地过活。(自鸣得意地)因为我毕竟是他的母亲,我会为他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胜利地微微一笑,松了口气)啊！(接着又顿时怀疑起来,生气地)你在撒谎！这都是你耍的另一个伎俩！你还以为我会相信你吗？

萨拉 (呆钝地)不,黛博拉。我现在已经耍不了什么花招啦。我完蛋了。

黛博拉 (低头得意而蔑视地冲她微笑)那你想必是给彻底打败了——败得比我期望的还要惨！我过去对你的力量和自尊心显然估计得过高了！(讥讽地)可我认为我完全理解！你已经骗走他所拥有的一切,只剩下一样你发现没法儿窃走——那是我的——也就是他本人！所以,现在你能得到的全得到了,他对 541

你也不再有什么用场，你就打算把他当成像你本人那样的无耻贱货甩掉，再去街头拉客，另找一个新的牺牲品！对不对？（侮辱性地嘲讽她，态度渐渐变成古怪的愤怒而敌视，好像她现在尽管赢得了彻底胜利，却又开始觉得战败了似的。）

萨拉　（呆钝地）不，我会把所有的产业都签字转让给你。我不要啦。我只想保留那个旧农场，好让我使孩子们有个家，可以干活儿供养他们。我明天就带他们到那边去。（精疲力尽地慢慢站起来。）

西蒙　（一直紧张地没有动弹，出神入迷地注视着凉亭里面的一片黑暗——使劲拉她的手，孩童般不安地悄声说）您还等什么，妈妈？我们不应该再等——否则就太晚啦！您又会害怕起来。（两个女人却似乎都没听见他的话。）

黛博拉　（更加侮辱地嘲讽）欢迎你去那个农场。我很高兴你终于认清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哪儿是你该呆的地方。一个种地的蠢村姑，光着脚踩在泥地里，肥胖的身子散发着臭汗味儿，一头呆头呆脑、只会生养的母牲口，身边围着一群脏崽子！（讥笑地）可你那座宏伟的庄园和那座荒唐梦想的西班牙仿造的爱尔兰式城堡，怎么样了？

萨拉　（屈从地——毫无反感地）那都是瞎胡闹。我也放弃了。

黛博拉　（讥讽地）多么有德行的基督徒式退让啊！你真是多么丢脸的谦卑呵！

萨拉　（轻声地）我要是显得谦卑，那是我本人和我的爱促成的，而不是你。（闪现一丝自负的神情）我为此而引以为荣。因为尽管我永远上升不到拥有一座大庄园那个地位上，我在生活中却已经凭着唯一有价值的办法高升到超过我本人水平的思

想境界，比你今后能做到的要强得多。我可以没有我在他身边也照样祝愿他幸福，而且是真心实意的！对，我甚至也可以祝愿你幸福，这样你就可以使他幸福，这也是真心实意的！

黛博拉　（一时不由得受到感动——感激地结结巴巴说）我——谢谢你，萨拉——你真宽宏大量，心地善良——（接着又突然爆发一阵敌意的讽刺）你撒谎！你骗不了我！这都是廉价的表演，就你真正的本性来说，你扮演这种自我牺牲而无私奉献的爱的角色完全是虚假骗人的把戏！（嘲笑地）其实我心里一向明白！你根本就不会爱！只有我一个人才真正爱他，因为我宁愿看见他死去——或者我亲手把他杀死！——也不愿意放走他， 512
让他落入另一个女人手中！

萨拉　（轻声地）你心里其实并不相信这些话。要知道，再也没有哪个女人能比一个女人为了拯救一个男人而甘愿放弃他更爱一个男人了！

黛博拉　（古怪地压制住怒火）我知道——我开始看透你的阴谋——那种隐藏的鬼花招了——你摆出一副自我牺牲的高超姿态——要向我显示你——要让我觉得自己多么卑鄙而邪恶——

萨拉　（精疲力尽地轻声说）不。我已经跟你说过我没有精力再耍花招了。我太——累了。（呆钝地）我现在要走了，黛博拉。我去把孩子们叫醒，带他们去一家西蒙找不到我们的旅馆。在我离开之前，你好好把他留在这儿。这是最好的办法，一了百了。随你怎么向他解释都行，只要对他对你都最为合适就成了，不过一定要强调我已经对他厌倦了，我要去另找一个男人，永远不想再见到他啦。给他一个叫自己忘掉我的好借口。他只需要这一点，好叫他心情平静地单独跟你在一起。（接着担心地朝西

蒙看一眼)注意叫他立刻清醒过来。你这样长久把他带回到遥远的过去——对他没有好处。(转身朝左边外侧走去——没再看他,哀伤地)为了你给过我的欢乐和爱情,主保佑你,西蒙,亲爱的,祝愿你平安幸福!

西蒙 (怀着几分困惑的苦恼)妈妈! 有人在叫我! 我得走啦! 我不能再在这儿多呆啦! 快点儿! 妈妈! 快!

萨拉 再见,黛博拉。(开始走开。)

黛博拉 (虚弱地结结巴巴说)不——萨拉——(接着又厉声地)再见,真是一劳永逸的摆脱! 滚出去! 走吧! 别管我的事! 我讨厌看到你! (又沮丧地)不,萨拉——宽恕我——等一下——我想表示——我的感激——想告诉你——你美丽善良——比我要美得多——心地也比我善良——(接着又突然爆发一阵嫉妒的怒火,仇恨地瞪视着她)哼,该死的,你这个耍阴谋的贱婊子! 你以为我没看透你吗? 装出这么一副多愁善感的姿态! 一副虚假的自我牺牲的样儿! 你是高贵疼人的女人! 我是要儿子性命的邪恶女人! 我为了贪婪而会不择手段——卑鄙,
543 无耻透顶——残酷无情,贪得无厌。你竟敢这样侮辱我! 当着我儿子的面羞辱我——让我在我最宠爱的儿子面前丢脸——你竟敢在他面前自夸比我更爱他,而我作为他的母亲,自从生下他那天起就乐意为他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命! 真好像你这样一个贪欲的贱货居然想像得出我疼爱他的深度,更甭提感觉得到似的! 而你竟然如此庸俗而厚颜无耻地装出——(又爆发一阵狂怒)你这个骗子! 可我要向你证实我们俩到底谁是最后的胜利者,谁更爱他! (转身面对门里面那片黑暗。)

西蒙 (着急地嚷一声)妈妈! 您可来了! 快点儿! 她要把我带走啦!

萨拉 （惊恐地）西蒙！

黛博拉 （猛地从他手中抽出手来）不！我一个人进去！

西蒙 （失望地——抓住她的手）妈妈！

黛博拉 （甩开他的手——用一种古怪而自夸的傲慢口气说）我说了，一个人进去！就像以往那样。就像我的尊严和蔑视一向要求我那样！——痛恨生活中肮脏的丑恶现象——一直愿意叫我的灵魂保持纯洁，不受玷污，不被占有！——我的灵魂属于我自己！——为此不惜任何代价——不惜任何牺牲——（这当儿反感地望着他）滚开！再胆敢碰我一下！对我来说，你又算什么！我只属于我自己！啊，我怎么那么软弱无能，居然让你干扰我的美梦，而且把我卷进一个掠夺金钱的贪婪商人和他的乡下贱老婆那种肮脏的阴谋诡计当中！我啊，要是出生在一个高贵得多的时代，想必会得到一位国王或皇帝的宠爱！（憎恶地对西蒙说）你——回到你该去的你那老婆的油腻腻的怀抱里去吧！（使出极大的劲儿朝他胸口一推，使他失去平衡，从台阶上滚下来，沉重地倒在水池左边那条石长凳旁边，一动也不动地躺在那儿。）

萨拉 （急忙扑过去，跪在他身边，抱起他的头）西蒙！（他晃动一下，微弱地呻吟。）

黛博拉 （转身站在门槛上，面对黑暗——自我嘲弄地一笑）想想看，你方才居然害怕，黛博拉！怎么！等待迎接你的只是你那最后的蔑视啊！（平静地走进去，把门关上。）

萨拉 （没理会黛博拉离去）亲爱的！你伤得很重吗？（抚 544
摸他的身体四处）我找不到哪儿受了伤——可我听到他的脑袋撞在——

西蒙 （忽然抬起头，瞪视着那扇门，傻乎乎地嘟哝着那个

童话故事的悲惨结局)于是那位王子等待在那扇门前,向所有过往的行人乞求爱。(昏倒在她的怀抱里。)

萨拉 (惊恐地)西蒙!仁慈的主啊!跟我说话啊,亲爱的!(惊惶失措地把手放在他的胸口上——松了口气)哦,他只是晕过去了。(揉他的手腕)不过这样也许更好,要不然他就会试图进到那里边去了。(停止揉他的手腕,转过头去望着凉亭——惊吓地悄声说)老天爷,她还是那么干了。(羡慕地)哦,你最终还是不由得证明你自己是个了不起的贵夫人;你还是战胜了我,因为你那自尊心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我的自尊心永远不敢付出的!(浑身发抖——越来越紧张)可我现在向你赌咒发誓,黛博拉,我会设法坚持我在这项交易中的目的,尽力偿还一切。我现在看清了我内心的贪婪和我爹那种愚蠢的梦想使我把西蒙引入了歧途,最后使他迷失了方向,开始毁掉了他内心的一切良知良能!居然还要我为他感到骄傲!(沮丧地)哦!宽恕我,亲爱的!可我现在要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让你恢复自由,再做当初我初次遇见你的时候那样的人——我更爱的那个人!——那个灵魂中具有诗人气质、胸中怀有一颗童心的梦想家!(怀着一种古怪得近乎受虐狂那样的满足心情)亲爱的,我难道不知道你心里期望我把公司砸得粉碎来证明我对你的爱,而且叫你从公司那种贪婪中解脱出来嘛!好吧,老天爷作证,我会把它砸碎,这样也就没剩下什么可以引诱我啦!这很容易,只消我在泰纳德耳边悄声嘀咕几句公司的真实情况就成了,他现在是公司里的人,我就假装是个把他当做心腹的傻女人。(得意地微微一笑)我可以听到他心里发出的复仇的笑声,他会奔出去告诉我们所有的敌人,跟他们联合起来朝我们猛扑过来,叫我们彻底完蛋!嗯,反正他们拿不走那座旧农场,我们就去住在那里,我的几个孩子

跟我一块儿干活儿，你永远也不必再操劳，不过你可以在你那座小木屋里消磨时光，当初你就是在那里跟我最初相爱的，你可以再写那些表达对我的爱情的诗篇，还可以计划写你那本会使人 545
们摆脱内心的贪婪祸根而拯救世界的书！（愧疚地稍顿）求主宽恕我吧，仅仅想到这一点就使我感到幸福；不过我要是幸福了，黛博拉，我所付出的代价却根本没法儿跟你付出的代价相比！（接着蓦地转为实际的估计）这倒提醒我一件事，我在悄声嘀咕几句之前，先把公司所有的现款从银行里取出来，放在她的名下，连同这幢房子全由乔尔来管理，这样就可以使她足够富裕地住在这里，有她的花园，享受她梦幻中那位了不起的公主在她的大庄园应有的荣华富贵，一直到她去世那天！（在她说到这段话末尾时，凉亭那扇门慢慢开了，黛博拉又出现在门前。她站在台阶最高一级上，两眼直瞪瞪地茫然发呆，脸上却现出自豪、自信、高傲而愉快的神情。她看上去年轻了好几年，美丽而庄严。）

黛博拉 （用一种傲慢的命令口吻）安静！是谁在说话？你怎么竟敢闯到这儿来？你是谁？

萨拉 （一怔，呆视着她——畏惧地喃喃说）噢，主怜悯她吧，这个可怜的女人！

黛博拉 （走下台阶——萨拉这时站了起来，让西蒙的脑袋又躺回到草地上。）回答我！（脸上现出认识她的样儿——带着皇室那种宽厚的屈尊俯就的神情）哦，你是厨房里那个爱尔兰丫头，是不是？我记得你——

萨拉 （不由得感到受辱，两眼闪现怒火——可她立即控制住自己，怜悯地自言自语）可怜的人儿！她永远躲藏在自己的梦幻中了！

黛博拉 （走近她，挺直身子，仰着头，傲慢而优雅地）这个

钟点你在皇宫内院里干什么，可怜的村姑？难道你不知道擅自闯进我的内院是要受到严重惩罚吗？

萨拉 （迁就她——笨笨咧咧地向她行个女仆屈膝礼，谦卑地说）贱婢知道没权利到这儿来，贵夫人。若蒙您开恩宽恕，贱婢再也不敢闯进来啦。

黛博拉 这座花园是皇上恩赐给我的。他很注意保护我不受任何人干扰。（接着小心翼翼地回首瞥一眼凉亭）嘘，我们别把他吵醒。（得意地轻声一笑）但是他睡得挺酣畅。对他来说，
546 我的爱太热烈了，都把他吞噬了。他在我的怀抱里软弱无力——就像个小男孩儿，这个伟大的拿破仑！跟我热烈的爱相比，他的爱就太渺小了！他愿意把整个儿世界都给我，可那还是太小啦！（接着突然严厉而怀疑地）你为什么不吭声啊？难道你竟敢怀疑我？

萨拉 （谦卑地）实在不敢，陛下。

黛博拉 （自信而喜悦地）我不是什么陛下，可怜的女人。当然，如果我有那个兴致——皇上会乐意跟他的皇后离婚，那个女人是个俗气的蠢货，根本配不上他。可我告诉他，婚姻是一桩买卖人的交易。它败坏了那原本永远会是美好而自由的爱情。（接着屈尊善意地）不过你不会懂得这些。你还没告诉我你为什么在这儿，可怜的村姑。你到这儿来大概是跟你的情人儿约会吧。想必是我那马厩里的哪个马夫吧。你们这些乡下人真是活畜生。不过不要紧，今天夜里，我对普天下的情人都宽宏大量，看在爱情的份上，我宽恕你。

萨拉 （又请个安）谢谢您，贵夫人。（接着冲动地）我要请你宽恕，黛博拉。

黛博拉 （纳闷儿地）黛博拉？谁是黛博拉？（目光落在西

蒙身上，她一怔——接着无所谓地）那个躺在你脚下的男人是谁啊？你的情人儿？死了吗？你为了爱他，竟然把他杀了吗？哦，别害怕。我理解一个女人的爱有可能迫使她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明白她甚至会杀死自己来证明她的爱，还会为此而引以自豪呢。

萨拉 （轻声地）您肯定明白这一点，贵夫人。（瞪视着黛博拉，颜面抽搐起来，显出恐惧而怀疑的神情，一把抓住黛博拉的胳臂，结结巴巴说）看在上帝份上，黛博拉，你别是在装腔作势吧——为了爱他，拯救他，让他获得自由吧！这个代价可太高啦——我不许你这样——！

黛博拉 （浑身发抖，几乎像是要垮下来了——回避萨拉的目光，用颤抖的声音说）我——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你不该——！（突然又变成那个傲慢的贵夫人——高傲而愤怒地——从萨拉手中抽回自己的手）你可有点得意忘形了。不许你擅自碰我。你惹得我不耐烦了。我得回到皇上身边去啦。马上把你的情人儿带走，永远不许再到这儿来。

萨拉 （结结巴巴地）遵命，贵夫人。（自己也闹糊涂了）不，547
不——我真蠢。她的确永远陷入自己的梦幻中去了！可是，告诉我，您现在幸福吗？啊——贵夫人？

黛博拉 （屈尊地微笑）你可太放肆了。不过我宽恕你，因为我现在的确幸福。我也祝愿你和你的情人儿幸福。（傲气十足地伸出手）你可以跪下亲吻我的手。

萨拉 （两眼闪现自尊心受辱的神情，一瞬间似乎气得要朝后退去——接着又感情冲动地跪下，吻她的手）感谢您的恩典，贵夫人。（黛博拉转身走上台阶。萨拉匆匆补上一句）愿主保佑您。

黛博拉 （走上台阶，回头瞧一眼，面带感到有趣儿、谦和而理解的微笑）哦，谢谢你，好心的女人。我想我可以说主已经赐福给我。（走进凉亭，把门关上。）

萨拉 （目送她走进去——难过地）我真纳闷儿——我真纳闷儿——哦，愿主帮助我！我如今永远也闹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西蒙哼了一声，晃动一下，抬头望着她。）

西蒙 （糊里糊涂地喃喃自语）妈妈，快一点儿。咱们走吧。安宁和幸福。

萨拉 （连忙去照顾他，把别的事都置之脑后）是啊，亲爱的。咱们走吧。来，坐起来。（弯身用胳臂把他扶起来）这才乖。

西蒙 （茫然地——像个小孩儿）我摔倒了，撞了脑袋，妈妈。有点儿疼。

萨拉 等咱们进屋，我给你洗洗。来吧。（一边催促，一边扶着他朝左边外侧走去。）

西蒙 （茫然地）好吧，妈妈。

萨拉 （怀着一阵强烈占有的柔情）是啊，我现在也要做你的妈妈啦，叫你安宁幸福，在生活中享有你一向需要的一切！（两人从左边下。）

（幕　落）

尾　　声

景　与第一幕第二场同，湖边农场西蒙旧有的那座小木屋。时间是隔年 1842 年 6 月上旬一个晴天的傍晚。

小木屋周围的环境变化很大，第一幕 1832 年场景那种没人照管的荒废景象有了一些改观。四处的草地都给修剪过了，一片翠绿；那条从左边树林起穿过草地通往小木屋门前的小道以及那条从门前通向右边外侧湖滨的小道都明显地露出来了。小木屋的几扇窗户给擦洗得十分明亮洁净，窗框新油上了白漆。木屋那些原木之间的隙缝都给堵住了，烟囱用灰泥修补一新。那条靠在小木屋墙上的长凳给油成了绿色。

幕启时，西蒙和萨拉的最小的儿子，欧文·罗·哈福德（"宝贝儿"。），跪在那条长凳前面的草地上，正在用一把小折刀玩耍飞刀扎地的游戏。他只穿一件旧衬衫和一条短裤，两件都是很脏。他那晒得黝黑、长着雀斑的脸和双手，光着的大腿和脚，也都脏里吧唧的。他快九岁半了，健康结实，显得比他实际年龄要大得多。一张典型的爱尔兰人的脸，蓝眼睛，深色卷发，他长得特别像他的母亲。表情愉快而温厚，嘴边挂着招人喜欢的咧嘴笑容，两只探询的眼睛滴溜溜地闪现怪调皮的狡猾神情。他一边玩，一边轻声唱着

托马斯·穆尔*那首题名为《相信我,倘若那一切青春宜人的魅力》的歌曲。他的嗓音很美,清晰而纯正。

(他的哥哥乔纳森比他大一岁半,从左边那条小道走过来。他虽然年长,个头儿却比宝贝儿矮小,瘦长结实,大脑袋显得跟全身比例不相称。长脸,大鼻子,一对敏锐机灵的灰眼睛,淡褐色刚直的头发。他穿的衣裤跟宝贝儿穿的大致一样,不过他的衣服和他的脸、手、腿都挺干净。他给人的印象是比他实际年龄要大一些,充满紧张敏感的活力,却又很能自律,对自己的能力满有把握。两兄弟之间的关系亲密热乎,乔纳森是首领,有点儿霸道的优越感和屈尊关怀的劲头儿,宝贝儿是个仰慕的仆从,不过时常爱开哥哥的玩笑,不那样做的时候就显得不那么服气似的。)

549 **乔纳森** (刚一走进那片空旷之地就促使弟弟注意,停下来)嘘!(宝贝儿抬起头来望着他。乔纳森招手,宝贝儿便朝他走去,嘴里没停止唱歌。乔纳森小声问道)他还在里面吗?

宝贝儿 你说呢?他要是走了,我想必得跟着他一块儿走了。(又接着唱歌。)

乔纳森 (抱怨地)他会偷偷溜出去,你啊,才懒得追他。(沉下脸来)别瞎哼哼歌儿啦,行不行?

---

* 托马斯·穆尔(1779—1852),爱尔兰诗人、讽刺作家和作曲家,拜伦和雪莱的朋友。主要作品为《爱尔兰歌曲集》(1807—1834),这些歌曲赢得人们对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和同情和支持,使他成为受人爱戴的英雄。此处这首诗歌开头几句为"相信我,倘若那一切青春宜人的魅力,今日我如此欢愉地注视着,明日会骤起变化,从我怀抱中消逝,像仙女天资般隐去,可你依然会受我爱慕,一如此时此刻……。"(见A.D.戈德利编《托马斯·穆尔诗歌集》,牛津大学1910年版,第189页。)——译者注

宝贝儿　(嘲笑地)眼下吗？我唱得好听。你因为不搭调才嫉妒！反正爸爸爱听。有一回我停下来，他还喊着让我接着唱呐。(回头瞥一眼那座小木屋)他现在大概睡着了。我刚才偷偷从窗户往里瞧了一眼，他还躺着呐。

乔纳森　(急切地)他认出你来了吗？我是说，他确实知道他是你爸爸吗？

宝贝儿　(渴望地)当然知道！他就像得病以前那样说话了。照他方才那种自言自语的样儿，他肯定记得这个地方，他过去在这儿住过，还有其他所有的事他都记得。

乔纳森　(松口气)那就太好了。天哪，我真希望他现在完全好了，永远不再犯病！(略微显得辛酸地)他这么久糊里糊涂的，一举一动都像个小孩儿似的，咱们还得假装把他当成是咱们的大哥哥，这可真没劲！

宝贝儿　是啊，真是乱了套。(接着愧疚地——忠诚地)可他自个儿也没法子啊。那是脑膜炎。妈妈说患了脑膜炎的病人都是那样儿。

乔纳森　(愧疚地)谁怪他了？他也是我的爸爸。(蓦地改换话题)妈妈刚才参加葬礼回来，伊桑告诉她说爸爸好像今天上午一下子清醒过来了，来到土豆地里把咱们大伙儿都认出来了，还找妈妈来着，我们怎样骗他说妈妈进城买东西去了。妈妈一听高兴得喊了起来，都哭了。她让我赶快跑回来告诉你把爸爸留在这儿。她一换好衣服，马上就来。她不愿意让爸爸见到她穿着孝服。她不想让爸爸知道奶奶已经死了。

宝贝儿　我倒高兴奶奶死了。你是不是也这样？她真是个又疯又傻的老太婆。我都讨厌她了。

乔纳森　(皱起眉头)我也一样。可我们现在该把这事忘掉

啦。

宝贝儿 （固执地）我才不呐。她恨妈妈。我真闹不明白妈妈干吗要去参加她的葬礼，还干吗不许咱们说奶奶一句坏话。

乔纳森 （厉声地）那是妈妈的事，你甭管。（又务实地）反正，现在想那些事也白搭了。

宝贝儿 （咧嘴一笑）我不再想啦。（用爱尔兰土腔说）让她见鬼去吧！（转身走开，无忧无虑，又轻松地唱起歌来——接着蓦地站住，朝四下里看看）等妈妈一来，咱们就去游泳吧。天哪，我真喜欢住在这儿。我不在乎过穷日子，你呢？

乔纳森 （轻蔑地）你喜欢？是啊，你是喜欢！因为你用不着干活儿！

宝贝儿 可又有谁想当庄稼汉呢？你不想当。伊桑也不想当。沃尔夫也不想，尽管他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儿。

乔纳森 （一本正经地）对，我不想当个庄稼汉。我要是能走掉，一会儿也不想多呆啦。种地挣不到钱。也没什么发展前途。（下决心地）我一定要出人头地。

宝贝儿 我将来要自己有一家大旅馆，还开一家马车店。我喜欢马。出租房间和四轮大马车，这买卖容易干。

乔纳森 （轻蔑地）容易干！你就喜欢干不费力气的活儿！

宝贝儿 （咧嘴一笑）当然！我会办到的！（接着朝小道那边望一眼）妈妈来啦。（连忙跑到长凳那边坐好，好像他一直在尽职守卫似的。没多会儿，萨拉走过来了。她身穿一件廉价的印花棉布工作服，光着脚，白皙的皮肤晒得黝黑，漂亮的身材结实而健康。她看上去显得既年轻多了又老了点儿。说年轻是因为她的脸容不再憔悴，皱纹少了，也不那么紧张了。说老是因为

两眼带有屈从哀伤的神情，缕缕银丝已经出现在黑发里。不过这当儿，她心情激动，面露喜色，可又担心情况这么好而不是真的。）

萨拉 （一走过来就小声对乔纳森说）你爸爸在小木屋里吗？

乔纳森 （点点头）在，他睡着了。

宝贝儿 （朝她走过去——正直地）我可一会儿没动窝儿，一直在看着他，妈妈。

萨拉 （习惯性地）真是乖孩子。（接着有点失望地）睡着了，是吗？那就最好让他睡吧。他太弱了。我一直希望他会 551
——真等不及了，也不知道他还认不认得我？

宝贝儿 我现在能去游泳吗——我和乔纳森？

萨拉 （高兴他插嘴进来——苛刻地打量他）你可以去。可你得先进屋去拿一块肥皂带去，好好洗洗自己！看你脏成什么样子！你一个钟头浑身沾的土，比起两头猪一个星期滚的土还要多！瞧瞧你这身衣服！我还想把你培养成一名绅士呢，真是的！（亲昵地拍拍他，推他一下）去吧。先到地里去，你和蒋尼*帮着伊桑和沃尔夫把那一垅地犁完。告诉他俩干完了就可以收工，也去游泳吧。你们的爸爸要是病好了，咱们就都有理由可以歇一天，一块儿感谢主——（期望地看了一眼小木屋，心里却又忐忑不安，惟恐她的希望落空。两个男孩儿朝左边外侧走去，她忽然想起一件事——愧疚地）等一下。我让你们俩在奶奶下葬的时候为她的亡灵祈祷，你们没忘记做吧？（两个孩子耷拉着脑袋，回避她的目光。她伤心地说）我看出

* 乔纳森的昵称。——译者注

你们没做。（自言自语地）可怜的老太太！我是唯一真正哀悼她的人。在墓地里，我脸上戴着黑纱，保持一段距离，谁也没认出我来。唉，她要是生前在她的梦幻中知道了我所受的苦，西蒙失去了记忆，全都搞混了，居然管我叫妈妈，好像我就是她似的，而且忘掉了自己曾经有过一个妻子，那她想必就会觉得最终她毕竟还是胜利者。

宝贝儿　（不耐烦地动个不停）妈妈，我们能走了吗？

萨拉　（一怔——接着厉声地）你们做完祈祷才能走。你们不该忘记。现在跪下！（他俩忸怩地迟疑不决——她又下命令）你们听见没有！（两个孩子有意识地跪下。她接着争辩道）即使我们不信这档子事，那也并不说明这不可能是真的。谁也闹不清楚。何况这也没什么不好。这是表示敬意嘛。现在祈祷吧。（两个男孩儿交换一下眼色，觉得好笑就格格傻笑起来。）

乔纳森　可是我们都忘了。我们该说什么呀，妈妈？（她一怔，迟疑地愣住了。）

宝贝儿　（调皮地咧嘴一笑）您也不记得了，妈妈。

552 **萨拉**　（急忙地）就说愿主让她安息吧，这就行了。

乔纳森和宝贝儿　（呆板地一齐脱口而出）愿主让她安息吧。

（两个孩子办完这件荒唐可笑的事之后松了口气，站起来。就在他俩祈祷时，木屋那扇门开了，西蒙出现在门口。他十分消瘦，面色苍白，两眼塌陷，好像是经历了一场长时间大伤元气的热病。目光困惑而探索地注视着。他身上穿的衣服跟第四幕里所穿的一样，整齐干净，不过有点发皱，好像他一直和衣而卧似的。他站在门口那儿盯视着萨拉，身子虚弱地倚在门框上，靠它支撑着。两个孩子顿时发现了他，不免一惊。萨拉从他俩的神

情猜出来了，立刻转身，很想开口说句话，却又怕冒这个险，只是无声地动了动嘴唇。)

西蒙 (宽慰而渴望地长喘一声，喊道)萨拉！(晃晃悠悠地朝她迈过去一步。)

萨拉 (高兴地喊一声)西蒙！(冲向他)亲爱的！哦，感谢主，你认识我了！(张开两臂抱住他，紧紧搂住。两个男孩儿不好意思却挺高兴地朝他俩望一眼，然后就奔向小道远去。)

西蒙 (结结巴巴地)我亲爱的！我那么担心早已失掉了你！

萨拉 (温柔地——微微发颤地一笑)失掉我，是吗？那你可办不到。我决不让你那么做——这辈子不行——到了阴间也不行！可你知道我爱你啊！(不服地)坐下吧。在这儿，就像咱们初次体会到爱情那样——我坐在长凳上，你坐在草地上，脑袋枕在我的膝盖上。(在长凳上坐下，西蒙顺从地坐在草地上，头枕在她的膝盖上，饥渴地用两只胳臂朝后拢住她。萨拉十分欢乐，温柔动情地低声说)好了。先别出声。就这样高高兴兴地呆会儿，亲爱的。

西蒙 (让自己休息片刻，闭上眼睛)对，心爱的人。(接着猛地一动醒过来——近似歇斯底里地央求)不！你得告诉我。马上！我要知道！我一直躺在那里试图回想——我怎么来到了这儿——为什么？——什么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萨拉 (抚慰地劝阻)得了，得了。安静点，我这就告诉你。没什么可担心的。你为公司的事太操心，干得太累了而得了脑 553
膜炎——我就把你带到这儿来休养。现在你已经康复，没事儿了，亲爱的。

西蒙 (困惑地)脑膜炎？哦——这我就明白了——(惊恐

地)可是——

萨拉 (把他的脑袋按下去)别出声儿,我告诉你。全都没事了。医生都说你偶尔会失去记忆,这是很自然的事。凡是得这种病的人都会这样。

西蒙 (放心了)是吗?(勉强一笑)那我是闯过来了,对不对?(又央求地)可是,萨拉,请你全都告诉我吧。我觉得挺不对劲儿——真好像我身心丧失了一部分——或者死掉了似的。(周身发颤)这种感觉可怕极了。

萨拉 嘘,安静点儿,我把一点一滴的都讲给你听。(接着迟疑不决,担心地瞧瞧他——审慎地)不过,你要是能先告诉我你最后记得什么事,那就方便多了。

西蒙 (皱眉,聚精会神地)最后的事?有一件事我倒记得清清楚楚。是我方才躺在小木屋里想起来的。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有一天我在办公室里跟那家破了产的铁路公司的董事们会谈,强迫他们最终签署了一份协定,使我把那条铁路收买了过来。(脸上现出辛酸的自我憎恶的表情)我真是个该死的猪猡和傻瓜!

萨拉 (深深地松了口气)这么一说,你最后记得的就是这件事!(连忙地)哦,别怪你自己,亲爱的。那都是我的错儿。我总是怂恿你那样干。我总不满足。我就是想让你成为商界的拿破仑。我才是一个贪心的傻瓜,亲爱的。我怀着从我爹吹嘘的那套谎言得来的梦想,一心想着应该出人头地,自己拥有一座大庄园。但是现在那个梦已经幻灭,我醒悟过来了,所以不必担心。

西蒙 (显然为此而感到宽慰——虚弱地反驳)不,不该怪你。我也有同样贪婪的心理。(近似责备地)不过都是你鼓动

的，这倒是实在的。我总担心你不再为我而感到骄傲，除非我一直干下去——

萨拉　好了，别说啦。你现在又整个儿属于我的了，叫我觉得比我头一次遇见你那天起所感到的骄傲还要骄傲得多。（温柔地吻他）现在再告诉我，你还记得那天什么别的事。

西蒙　（皱起眉头）我还记得你走进来了。当时我很诧异， 551
因为你已经好久没到办公室来了。

萨拉　（注视着他）哦。

西蒙　（勉强一笑）你好像一直全神贯注在照料孩子们，早就把我忘了似的。我承认我有点嫉妒。所以你一说你因为冷落我而感到内疚，自己也感到寂寞，我真是喜出望外；你希望我们再像以往那样亲密，还问我能不能让你做我的机要秘书。

萨拉　（古怪地看他一眼——慢吞吞地）哦，你记得我这样问过吗？

西蒙　（微微一笑）是啊，我记得清清楚楚，而且那叫我多么高兴啊。

萨拉　（勉强一笑）嗯，赞美主。你能记得这么清楚，可见你的病真好了。

西蒙　（又不安地）可是——可是从那以后我就什么也记不得了。这是多久以前的事，萨拉？

萨拉　（担心地犹豫一下）嗯，可能比你想像得要久得多。医生们都说要记住这是很自然的事，患了脑膜炎，你不止忘了你生病时候的事，连生病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的事——有时会好几年的事都一古脑儿忘了。（犹豫一下——接着脱口而出）办公室那天距今已有五年了。

西蒙　（惊恐地）五年了！我的老天爷！

萨拉 （急忙地）得了，得了！不必担心！如果我说这几年没有什么值得你记住的事，我说的可都是实话。

西蒙 （激动地）什么事我都得知道，萨拉。所有发生过的事！

萨拉 （用闪烁其词的逗趣儿口吻说）你什么都想问个明白，一切都想知道，可真是个了不起的人，是不是？可我的记忆力也不那么好了。自从我把你带到这个农场休养以来，我已经忘了不少事——这里的大地和阳光迷住了我的心窍，生活也清新而简朴。现在你的头脑清醒过来了，我也一样，那就难以记起发生过什么事了，一切都像是我脑子里的一场梦，一场恶梦。（西蒙不安地晃动一下，她又装出开玩笑的腔调。）不过有一件重要的事我倒记得清清楚楚，那就是你和我还是一如既往那样相爱，而且更加相亲相爱了。我希望你乐意听到这事吧。

555 **西蒙** （温柔地微笑）这我用不着回忆就知道，亲爱的。什么也改变不了这一点。

萨拉 对，改不了，任何事也永远改不了这一点。还有一件值得记住的事是你的四个儿子如今都长成大孩子了，你可以感到骄傲了。

西蒙 是啊，萨拉。我今天最初从我那恶梦中清醒过来——看到他们在地里干活儿——就为他们感到十分骄傲了。（接着激动地）可是还有什么别的事吗？告诉我！公司怎么样了？我还得回去吗？

萨拉 （既感到有点粗野的满足又觉得辛酸）唉，别再让那该死的公司搅扰你啦。它破产了，债主们已经把咱们剥夺得精光。如今除了这座农场之外，咱们什么也没有了。咱们就跟约

伯的火鸡一样穷*。你现在就像你内心一向巴望的那样自由了。咱们俩又回到当初起步的时候那样了，只剩下相亲相爱是咱们的财富！（连忙地）这就很够了！这是人间最伟大的财富啊！

西蒙 （凝视着前方——怀着恍恍惚惚的狂喜心情）是啊，萨拉。相亲相爱！摆脱贪婪而获得自由！这对我来说真是一种幸福的觉醒，萨拉。我坦白承认我一直巴不得会出点事，好叫我摆脱那种迫使自己毁灭灵魂的作为，不再没完没了地为占有更多的权势和财富而奴役自己。

萨拉 （温柔地微笑——不过也暗含着对他的怯懦怀有怜悯的蔑视）这我难道不知道吗？有时我几乎体会得到你心里在这样想呢。

西蒙 这就是过去我为什么一向像赌博那样冒险的缘故。可是我那该诅咒的好运气总叫我赢，尽管我心里一直想输。好多次我都想故意把公司毁掉。可我又怕你会认为我是个胆小鬼而永远不会原谅我。

萨拉 （粗鲁地体贴）那现在就别再那么想了。咱们正要开始新生活，不要有这种想法。这说明你多么不了解我。你要是也像我了解你的心那样了解我的心，就会知道我也跟你一样地向往自由。

西蒙 （感激地——吻她的手）亲爱的！原谅我！我真是个傻瓜！我要是早知道——

---

* 此处原文是"as poor as Job's turkey"。这一短语是由加拿大法官兼幽默作家托马斯·钱德勒·哈利伯顿（笔名为萨姆·斯利克，1796—1865）首创，意谓某人甚至比约伯还要穷。约伯是基督教《圣经》中人物，为人正直，上帝叫他一生备受苦难，但他仍坚信上帝。（见《圣经·旧约》中《约伯记》一卷。）——译者注

萨拉 （自豪地）而且我也证实了这一点！公司是我亲手砸碎的！唉，你病倒之后，公司势必维持不了很久了。可我没有坐等。我是利用泰纳德老头儿替我办的。你要是看到我愚弄他的
556 那种狡猾手段，准保会笑的。我在你的办公室里工作，一边向你学到了不少对男人的了解，一边观望着那些蠢家伙走进来，个个设法隐藏起他们的贪婪、畏惧和眼神里挂着的他们的灵魂标价牌！

西蒙 （困惑地）泰纳德？那位银行家？他跟这事有什么关系？

萨拉 你把他的银行掠夺过来了。

西蒙 我？可我要他的银行干什么？老天爷，难道我的负担还不够吗？

萨拉 你要把它给我，因为我想要。你不知道我变得多么贪婪。我没告诉过你是我撺掇你干的吗？这都该怪我一个人。样样事你都是为了表示对我的爱才干的。

西蒙 （热切地）是啊，现在你终于自己说出来了，这倒是实情，萨拉。

萨拉 （有点嘲笑地）是啊。对你来说，这可是天底下最好的借口了。那就原谅自己吧，听见了吗？我会在余生竭尽全力使你自由幸福，好弥补我的过错。

西蒙 哦，萨拉，我明白我现在会幸福。要知道我以前从来也没真想离开这儿。当初你坚持要我去经商，真是个大错误。因为我注定临了要失败的。我内心真没想到会成功。那可真是一场该死的肮脏的猪猡玩的游戏。

萨拉 我明白，亲爱的。你内心是个绅士和诗人；在那帮陌生人的圈子里，你是个迷失的孩子。我决不会再要求你在那方

面取得成功。如今有孩子们帮助我干活儿，你在这儿至少可以生活，用不着你操劳。你可以梦想一个人人善良而没有贪婪的世界，写你当初在这儿计划要写的那本书。也许还可以经常像过去那样写一首献给我的爱情诗。我心中就会有一首幸福之歌，知道你幸福，哪怕我得像个可怜的无知无识的爱尔兰乡巴佬那样光着脚在地里挖土豆。（一怔——又自负地补充道）我的意思是说，就像我和我母亲都是那种普普通通的女人那样，唯一引以自豪的就是爱。

西蒙 （温柔地拍拍她的手）你是人间最善良的女人。（接着虚弱地，甚至勉强地断言）可你别以为我会把时间全都又浪费 557
在写诗上面。我也可以在地里干我那份儿活。当然，我现在还太虚弱。可我以后会壮起来的——

萨拉 （威吓地）不行。你已经干得够多的了。你得照我的话办！现在，你是我的了！

西蒙 （感激地——把脑袋靠在她的胸脯上）对，是你的，亲爱的。我身心一切都是你的！这是我现在的整个儿心愿！（又虚弱地断言）可你别以为我会让你和孩子们养活我。我至少要在农场干些活儿足够养活——

萨拉 那就像一位绅士的爱好那样，为了锻炼身体偶尔干一个钟头。这我倒可以允许你。不过还得过些日子，等你的身体养得足够强壮的时候再说。眼下好好休息休息，先别想这事，安安静静地歇着。（把他的脑袋紧紧搂在怀里。西蒙闭上了眼睛。）

西蒙 （昏昏欲睡地含含糊糊地）我似乎记得我在那种天天折磨人的公司事务的奴役中试图找点事轻松一下，就思考起人性的两重性来了。萨拉，我是不是那么做了，要么那只是一

场梦？

萨拉 （不安地）只是一场梦，亲爱的。你以往那么操心做生意，哪儿还会有空闲时间。反正，你聪明得不至于瞎浪费脑筋试图去解决那个古老的生命之谜，那是找不到答案的，除非是死亡这一答案，可那除了对失去了爱的人算是一种安慰之外，也并非是一种慰藉。

西蒙 （含含糊糊地）对，真是太蠢了。我知道自己的内心里并没有什么两重性。至少现在就没有。

萨拉 （停顿片刻后——不大情愿地，仿佛良心在逼她问似的）还有一件事你还没问我呐——关于你母亲。

西蒙 （昏昏欲睡——含含糊糊而无所谓地）这倒是，我都忘了。不过原因大概是我有一种预感，好像妈妈已经死了。她故去了，是不是？

萨拉 （脱口而出）是的，她去世了。

西蒙 （无所谓地）不用你告诉我，我觉得我都想像得到她晚年是怎样度过的。我记得她变成了一个多么溺爱孙辈的、心满意足的老奶奶。我料想她后来越来越把心思都放在孩子们身上了，自己的心绪也安定下来了，而且相当愉快，跟生活也和解了——在她撒手人寰的时候——对死亡也想开了。是不是这样？

萨拉 （紧张地）是的，她晚年就是那样度过的。确实如此。

558 **西蒙** （无所谓地）我很高兴。妈妈一向需要的就是那么一种不谋私利的兴趣，叫她摆脱自己的幼稚的白日梦，使她有勇气生活在现实生活里。对她来说，幸运的是你慷慨大度地给了她机会，让她分享到孩子们的陪伴，你也成了她的亲密朋友——我记得她多么感激你。我希望她直到最后一刻都是这样的。

萨拉 （紧张地）我——我也很感激她。

西蒙 （昏昏欲睡地）我记得我多么高兴看到你们俩相处得那么融洽。我曾经担心——不过，一切都进行得很圆满，现在还何必谈这些呢。（萨拉在他头顶上方苦笑一下。）我当时尤其为她感到高兴。你的友谊对她太重要了。可怜的妈妈，一辈子都是那么一个寂寞而孤独的女人。

萨拉 是啊，不管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她都为此而引以自豪。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夫人。

西蒙 （好像她的语调里有什么把他吓住了——不安地）她——妈妈去世前挺幸福吧，是不是？是不是，萨拉？

萨拉 （紧张地）世上再也没有哪个女人能比她更幸福了。她心中想得到的爱全得到了。（接着连忙地）可现在别再想着去世的人了，亲爱的。咱们的新生活刚刚开始，那是不吉利的。只想着我，想着我对你的爱，想着你在这种爱的怀抱里终于获得安全和安宁了！

西蒙 （昏昏欲睡地微笑）我太乐意了，亲爱的。就这些了——我想记起的就是这些。（顿住——越发昏昏欲睡）我困极了，你的胸脯这么柔软温暖——原谅我，要是我——（陷入睡乡。）

萨拉 （温柔地俯视着他的脸，深深陷入沉思——接着怀着一种搀和着母性的爱慕、自负和辛酸、怨恨的古怪心情喃喃自语）哦，睡吧，我亲爱的。倚在我的胸脯上睡吧。它就像里面跳动的那颗心那样都是属于你的！安安静静地休息会儿吧。你终于回到了你一直想回的家中了。我如今也是你的妈妈。你在我身上得到了你在生活中所需要的一切！（既辛酸又赞赏地暗自格格笑起来）可你不就是世上出现的那个最狡猾最贪婪的男人

嘛，求主宽恕你吧，以往你一个劲儿地贪得无厌，从不让任何人
战胜你，连你自个儿也不让，可是最后却叫生活使你走上自己原
559 本坚持的道路！不过，别认为我在抱怨，因为你走的道路也是我
要走的道路！对，我现在甚至已经让这也成为我自己的了！（异
常欢快地轻声笑笑。这时，四个男孩儿从左边小道朝湖滨走去，
为首的是伊桑和沃尔夫。他俩看上去跟第三幕第二场里一样，
只是伊桑个头儿高了点，身体更壮了，沃尔夫也高了点，却仍然
消瘦。他们一看到父母，都有点不好意思，连忙把目光移开，加
快步伐朝右边外侧的湖泊跑去。萨拉说道）嘘！小点儿声。爸
爸睡着了。（他们从右方下。她目送他们远去。接着她出神地
大声自言自语起来，这时全部心思都放在孩子们身上了——自
负地）好孩子，个个都是好样儿的！再也没有哪个女人能比我有
更好的儿子了！他们个个身体健康，而且有头脑！个个都有自
己倔强的意志！等他们长大成人，就让他们各自选择自己的生
活道路吧！这一小块农场不会留住他们很久的！将来，伊桑会
拥有他自己的航运船队！沃尔夫会有自己的几家银行！蒋尼会
有他的铁路！宝贝儿也许在停止努力之前就已经入主白宫！他
们个个都会有财富、权势和一座大庄园——（突然内疚地顿住
——自我对抗地）不！叫你这些疯狂的美梦见鬼去吧，萨拉·梅
洛迪！那些梦已经烟消云散！要是你不想把你的双手砍掉的
话，就别插手去管他们！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干吧，只要他
们幸福，哪怕成为衣衫褴褛的流浪汉，身无分文，没有庄园而只
有街道沟渠栖身，那又何妨呢！让他们自由发展吧，听见没有，
这样你自己也就摆脱了他们！（俯视着西蒙枕在她胸脯上的睡
脸——怀着沉思的占有心情，温柔地微微一笑）毕竟一个奴隶已
经足够任何一个女人拥有啦！对不对，我亲爱的？（得意地，爱

抚地、自负地，而又自我嘲弄地笑笑——低头温柔地轻轻吻他，好不把他搅醒。）

（幕　落）

O'Neill

奥尼尔集

奥尼尔集

特拉维斯·博加德编

汪义群　梅绍武　屠　珍
龙文佩　王德明　申慧辉
译

下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奥尼尔集:1932～1943/(美)奥尼尔(O'Neill, E.)著;(美)博加德编;汪义群等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5
(美国文库)
书名原文:Eugene O'Neill:Complete Plays 1932～1943

ISBN 7－108－00758－4

Ⅰ.奥… Ⅱ.①奥… ②博… ③汪… Ⅲ.戏剧－作品集－美国－现代 Ⅳ.I712.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0236 号

译　　者　汪义群 梅绍武 屠珍 龙文佩 王德明 申慧辉
责任编辑　倪　乐
封面设计　海　洋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邮　　编　100706
经　　销　新华书店
激光照排　北京新知电脑印制事务所
印　　刷　京海印刷厂
版　　次　1995年5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7.875
字　　数　402千字
印　　数　0,001—5,000册
定　　价　(下册) 28.00元

本书翻译说明

①各剧本和附录翻译分工如下：

《啊，荒野！》　　汪义群译

《无穷的岁月》　　汪义群译

《诗人的气质》　　梅绍武　屠珍译

《更庄严的大厦》　梅绍武　屠珍译

《送冰的人来了》　龙文佩　王德明译

《长日入夜行》　　汪义群译

《休吉》　　　　　申慧辉译

《月照不幸人》　　梅绍武　屠珍译

附录（《明天》、年表、文本注释和注释）　申慧辉译

②本书部分译文的校订工作由申慧辉承担。全书翻译的组织工作由申慧辉协助完成。

送冰的人来了[46]

人　　物 562

哈里·霍普，一家酒店兼旅馆的老板

埃德·莫舍，霍普的小舅子，曾在马戏团干过*

帕特·麦格洛因，曾任警察局警官*

威利·奥班，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生*

乔·莫特，曾经是一家黑人赌场的老板

皮特·韦乔恩（“将军”），曾在布尔人**部队中当过首领*

塞西尔·刘易斯（“上尉”），曾在英国步兵中当过上尉*

詹姆斯·卡梅伦（“吉米·托莫罗”***），曾在布尔战争中当过通讯记者*

雨果·卡尔马，曾经当过无政府主义刊物的编辑

拉里·斯莱德，一度是个工团无政府主义者*

---

* 系哈里·霍普旅馆的房客。

** 布尔人指居住在非洲南部有荷兰血统和法国胡格诺族血统的人。他们原定居在现在的开普省。英国并吞该地后，他们迁居到内塔尔地区，又和英国人发生冲突，最后导致布尔战争（1899—1902）。——译者注

*** 吉米是詹姆斯的昵称；托莫罗系英语 tomorrow 的译音。由于吉米被众房客看作“明天运动”的领袖，故得此绰号。——译者注

罗基·皮奥吉，酒店的夜间侍者*
唐·帕里特*
珀尔*
玛吉*
科拉
（以上三人）妓女
查克·莫雷罗，酒店的日间侍者*
西奥多·希克曼（希基），五金用品推销员
莫兰
利布

* 系哈里·霍普旅馆的房客。

场　　景 563

第 一 幕

哈里·霍普酒店的里屋和酒吧间的一部分——1912 年夏天的一个早晨。

第 二 幕

里屋，当天午夜时分。

第 三 幕

酒吧间和里屋的一部分——第二天早晨。

第 四 幕

同第一幕。里屋和酒吧间的一部分——第二天午夜一时半左右。

哈里·霍普旅馆坐落在纽约市西部的商业区，是当时按雷恩斯法*[47]开设的一家旅馆，又是一家出售五分钱一杯威士忌的廉

---

* 雷恩斯法(Raines－Law)规定，一般酒店不得在星期天出售酒，但领有执照，并备有十间以上卧室的旅馆可以出售，只是出售酒时需同时供应食物。——译者注

价酒店，是人们不得已才去光顾的地方。霍普拥有的这所房子，是一幢狭长的公寓式的五层楼建筑，二楼这一层由房东本人居住。上面几层是供出租的房间，由于雷恩斯法的漏洞，这所住宅成了一家合法的旅馆，有了在星期天和打烊时间里在酒吧间的里屋出售烈酒的特权，只要酒和食物一起供应；于是，一间里屋也就在法律上成了旅馆的餐室。这里所谓的供应食物，一般是在每张桌子的中央摆上一块三明治做做样子。那是一块干硬的、积满灰尘的面包，加上一点干瘪的火腿或乳酪，只有那些乡下来的、酩酊大醉的土包子，才不把它看作餐桌上讨厌的点缀。哈里·霍普曾经是一名地位不高的坦曼尼*成员，直到现在还有许多朋友，因此在他的旅馆里，这个有关食物的细节问题，除了鼓吹改革的那阵子，平时都被看作无关紧要，没人过问。甚至霍普旅馆的里屋也不是一个正式分隔出来的房间，而只是酒吧间的后部，在房中央拉起一块肮脏的黑帘子，把这部分同酒吧间分开。

* 坦曼尼（Tammany）是美国民主党在纽约市的政治机构的通俗称呼。——译者注

第一幕 565

景 1912年夏天的一个早晨，哈里·霍普旅馆酒吧的里屋和酒吧间的一部分。里屋的右壁是一块肮脏的黑帘子，它把里屋和酒吧间分隔开来。帘子靠后墙处拉开一点，这样侍者可以出出进进。里屋摆满了圆桌和椅子，而且彼此靠得很近，要从它们当中穿过去可得费点劲。后墙的中央是通向过道的门。盥洗室突出在房间左角，门上写着"这就是"三个字。靠左墙中央是一台投入一枚硬币就可开动的留声机。左墙上有两扇临后院的窗，玻璃上积满灰尘，人们已经不能透过它们看见什么了。墙和天花板本来都是白的，可那是好久以前的事。现在弄脏了，剥落了，斑斑点点，满是灰尘。灰溜溜是形容其颜色的最好字眼。地板上撒满锯木屑，到处摆着铁制的痰盂。光线来自墙上的单头壁灯，左边和后边各有两盏。

从舞台前部到后部摆了三排桌子。前排三张：左前方的那张有四把椅子；中间那张也有四把；右前方的那张有五把。第二排两张：一张摆在前排第一、二张桌子当中部位的后面，有五把椅子；另一张同样摆在前排第二、三张桌子当中部位的后面，也有五把椅子。第三排的两张都靠着后墙，

各在门的一侧；一张有四把椅子，一张有六把。

帘子后边是酒吧间的一部分，舞台后部露出柜台的一端，柜台左边是一扇通往过道的门。舞台前部是一张有四把椅子的桌子。光线从幕后右边临街的窗口照射进来。一大清早，从外面狭窄街道照射进来的光线十分暗淡。在里屋，拉里·斯莱德和雨果·卡尔马坐在左前方那张桌子旁边；雨果坐在一张面朝右的椅子里，拉里坐在桌子后边，面向前，他们之间空着一个座位。第四张椅子在桌子右边，面向左。雨果是个五十八、九岁的小个子。他的头大得和身体很不相称，前额很高，一头又长又黑的卷发，夹杂着几缕银丝。四方脸，狮子鼻，海象般的胡子。乌黑的眼珠从深度近
566 视眼镜后面窥视着，手和脚都很细小。他穿着一身黑色旧衣服，白衬衫的领子和袖口都磨损了。可是他全身上下却干净得出奇。就是他那条飘动的蝶式宽领带也打得整整齐齐。他身上有股外来味道，一副外来激进分子的模样，跟新闻漫画上描绘的那种手持炸弹的无政府主义者极为相似。他坐在椅子里，身体前倾，两臂交叉放在桌上，头斜枕在胳膊上面，正在打盹。

拉里·斯莱德，六十岁。瘦高个子，一头又粗又直的白发，蓄得很长，乱蓬蓬的。一张瘦削的爱尔兰人面孔，大鼻子，高颧骨，突出的下巴上满是胡子茬儿，一个星期没有刮了。一双神秘莫测、若有所思的浅蓝色眼睛，流露出极度玩世不恭的神情。他衣服邋遢，由于常和衣而睡，弄得满是皱痕。他的不修边幅和雨果的整齐清洁正好是个对比。他身上那件灰色法兰绒衬衫，敞开着领口，好像从来没有洗过。他的手指修长，手背汗毛浓密；从他不紧不慢地用手搔痒的

样子，可以看出他浑身都有虱子，而且也已习以为常。他是这间屋子里唯一还没睡觉的人。他向前凝视，一副心力交瘁、不再计较是非得失的样子；这神态使他看上去像一个上了年纪的牧师，对人满怀同情，但已疲惫不堪，无能为力。

前排当中那张桌子旁边的四把椅子都坐满了。乔·莫特坐在左前方，脸朝前。在他后面，面向右前方的是皮特·韦乔恩（“将军”）。坐在里边当中、脸朝前的是詹姆斯·卡梅伦（“吉米·托莫罗”）。桌子右边、与乔面对面坐着的是塞西尔·刘易斯（“上尉”）。

乔·莫特是个黑人，五十来岁，棕色皮肤，粗壮结实，身着一套浅色衣服。这套衣服曾经花哨惹眼，但现在快要穿破了。他那双有纽扣装饰的棕色尖头皮鞋，那件褪了色的粉红色衬衫，还有那条鲜艳的领带都是同一时期的产品。尽管如此，他还是竭力保持衣冠楚楚的外表，看上去没有什么不干净的地方。他的面孔只稍稍带点黑人的味道。鼻子瘦削，嘴唇虽厚一点却并不那么显眼。头发卷曲，开始有点秃顶了，从左颧骨到下腭之间有一道刀砍的伤痕。幸亏他性情随和，还有点懒脾气，面部才没显得那么精明和固执。他用左手撑着头，正在打瞌睡。

皮特·韦乔恩（“将军”），是个布尔人，五十多岁，身材魁梧、秃顶，一嘴灰白的长胡须。他不修边幅，穿着一套又脏又难看、打了补钉的衣服，上面还溅了不少油迹。一个典型的荷兰农民，他那一度刚劲有力的身体，由于好酒贪杯，如今变成了松松垮垮的肥肉。不过，尽管嘴唇肥厚，蓝色的眼 567
睛布满血丝，但昔日的威仪仍然隐约可见，就像一个淹死的人，过去的形象仍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他屈身向前，两肘搁

在桌上，两手托着头。

詹姆斯·卡梅伦（"吉米·托莫罗"）的年龄和身材跟雨果差不多，是个小个子。和雨果一样，穿着一身黑色旧衣服，从上到下没有一处不是干干净净。但两人的相似处仅此而已。吉米有一张像温驯的良种老猎狗的脸，腮边的肉都叠了起来；一双褐色大眼睛，友好真挚，但充血的程度比任何猎狗还厉害。灰褐色的头发稀稀拉拉，洋葱般的小鼻子，小兔嘴里长着几只龅牙。但他的前额长得很好，眼睛充满智慧，看得出他曾经是个很有能力的人。说话有教养，略带点苏格兰口音。举止有绅士风度。他的特点是一方面拘泥古板，像维多利亚时代的老小姐；而另一方面却亲切诚挚，像一个永远长不大的男孩。他耷拉着脑袋，两手十指交叉放在膝上，正在打盹。

塞西尔·刘易斯（"上尉"）显然是个地地道道的英国人，也显然在部队里当过军官。快六十岁了。头发和军人式的八字须都已白了，浅蓝色的眼睛，火鸡般的肤色。瘦削的身子仍然笔直挺拔，肩膀方方正正。他赤着膊，把上装、衬衫、内衣、领圈、领带揉成一团放在桌上当枕头，头斜靠在这只枕头上，脸朝前，手臂垂向地板。左肩肘上有一大块凸凹不平的旧伤疤。

右前方桌子旁边坐着旅馆老板哈里·霍普。他坐在当中一把椅子上，脸朝前，帕特·麦格洛因坐在他的右首，埃德·莫舍坐在左首。另外两张椅子空着。

麦格洛因和莫舍都是大腹便便的胖子。麦格洛因过去干过警察这一行，现在还是一副警察派头。他五十多岁，黄头发，圆脑袋，下腭肥厚，两耳突出，眼睛小而圆，他那张脸

过去一定是既野蛮又贪得无厌，然而年岁的增长和威士忌的作用使它变得随和，像寄人篱下的人那样没有个性了。他穿着一套旧衣服，邋里邋遢。侧着身子倒在椅子里打瞌睡。头不时倒向肩膀的一侧，像鸡啄米似的。

埃德·莫舍快六十岁了，长着一张丘比特娃娃般的圆脸——这个“丘比特娃娃”是个不刮胡子的酒鬼。他看上去就 568
像农村里的胖小伙子，只是身材高大些，年长些，头上秃了顶——一个顽皮的胖小子，生性疏懒，爱恶作剧，生就的贪财鬼和骗子手。但是很逗人，而且基本上不坑人，即使在最行时走运的年代，除了捞点小油水，大的诈骗勾当并未干过。因为他实在太懒了。过去在马戏团沾染的习气明显地表现在他的衣着打扮上。他的衣服虽然破旧却花哨俗气，手上戴着几只假戒指，身上挂着一根没有表的沉甸甸的铜表链。和麦格洛因一样，也是十分邋遢。他咧着大嘴，仰着头在打瞌睡。

哈里·霍普正好六十岁，一头白发，瘦得只剩“皮包骨”。他那张脸就像一头家养老马的面孔，容易发火，斜白眼里蕴积着一股倔拗劲儿，但一有借口就惊跳起来，假装要脱缰而逃。霍普是那种人们一见就欢喜的人，一个好心肠的庸人，对人不怀恶意，认为自己是芸芸众生之一，一点也不比别人高明，同时也是个生来容易上当受骗的人，成了人们呼吁求援的对象。他企图用凶狠好斗的外表来掩盖他的懦弱无能，可这骗不了任何人。他耳朵有点聋，但远没有他有时装出的那么厉害。他的视力不好，但也没有他抱怨的那么糟糕。他戴着一副从小杂货店买来的镜架弯曲的廉价眼镜，因此有时候一只眼睛的一半从镜片上端朝外看，另一只眼

睛的一半却从另一镜片的下端望出来。他的假牙也装得很差劲，他一冒火，牙齿就“咯嗒”“咯嗒”地响。他穿的衣服不成套，一套旧衣服的上装配上另一套衣服的裤子。

在第二排一张桌子（正好在前排头两张桌子之间）旁边、面朝右坐着的是威利·奥班。他的头枕在沿桌边伸出去的左臂上。他三十八九岁光景，是个中等身材的瘦子。由于贪杯过度，面色枯槁；小鼻子，尖下颏，蓝眼睛，眉毛和睫毛都呈灰白色，金黄色的头发很长时间没有理过，软塌塌地黏在头上。眼皮不停地眨巴，好像任何光线对他的眼睛都嫌太强。他的衣服像是从稻草人身上剥下来的，又像是用灰褐色的劣等吸墨水纸做的。鞋子更不像样，是人造革的，已经破烂不堪，一只鞋用绳子系着，另一只则用一段电线系着。他没穿袜子，从鞋底的破洞可以看见他的光脚板；他的脚趾也从鞋面上伸了出来。他睡觉时不停地抽搐、说梦话。

569 幕启时酒店的夜间招待罗基从酒吧间出来，穿过帘子，站在那儿向里屋张望。他是个意大利裔的美国人，二十八、九岁，矮胖，身体强壮；面孔扁平、黝黑，长着一双亮晶晶的小眼睛。穿着一件无领衬衫，袖管卷在粗壮有力的胳膊上，腰间围着一条弄脏了的围裙。罗基是条硬汉子，但也有婆婆妈妈的地方，而且脾气很好。他轻轻嘘了一声，向拉里示意，要他看看霍普是否睡着了。拉里从座位上站起来，看了看霍普，向罗基点点头。罗基走回酒吧间，随即从柜台上拿了一瓶威士忌和一只玻璃杯，回到里屋。他从桌子当中硬挤过来，走到拉里跟前。

罗基 （从嘴角边低声地）赶快喝下去。（拉里倒了一杯，一饮而尽。罗基拿起酒瓶，把它放到威利·奥班那张桌上。）我不想让老板知道，眼下他喝得烂醉，那个常犯的小气鬼毛病又发作了。（他顽皮地朝霍普望了一眼，抿着嘴笑。）天呀，这个老家伙居然胡扯什么要换新规矩，不是很滑稽吗？他吩咐我"店里不再白给人喝酒了。所有酒鬼都得把房钱付清。从明天开始"。天呀，你会以为他是当真的呢！（他在拉里左边的椅子上坐下。）

拉里 （咧开嘴笑）我很乐意付清——明天就付。我知道和我一起住在这儿的房客也都会答应的。他们全都那么轻易地相信明天，着实叫人感动。（眼里露出半带醉意的嘲笑）对他们来说，明天是个伟大的日子——愚人节，还有铜管乐队吹奏呢！他们的船就要进港了，* 满载着勾销了的悔恨，兑现了的诺言，改正了的错误，还有那个大病愈后充满希望的新起点！

罗基 （挖苦地）岂只这些，还有一吨鸦片呢！

拉里 （探身向着罗基，半滑稽半认真地低声说）别讥笑信仰！难道你压根儿不相信宗教吗？你这个顽固不化的意大利佬！即使事实上他们航途中的顺风带有廉价威士忌的臭味，他们的海只不过是一坛啤酒，他们的船早就被抢劫一空，凿穿了沉到了海底，那又有什么关系？让事实见鬼去吧！世界的历史证明，事实对任何事情都毫无意义。正如律师们所说，事实不相干而且也不重要。只有白日梦的谎言才把生命赐给了咱们这伙不走运的疯子，不管喝醉了的还是清醒的，全都一样。这番哲学道理足 570
够付清你这杯蹩脚威士忌的钱了吧。

---

* 见莎士比亚剧本《威尼斯商人》，指好运就要来了。但这里是反话。——译者注

罗基 （逗弄地笑着）真是个贼学家*，可不是吗？希基就是这样叫你的。我看你是不相信白日梦的啰？

拉里 （有点不自然）我不相信，当然不相信。我的白日梦统统破灭了，早已忘得一干二净。我眼下感到欣慰的是死亡不过是一种美好的长眠，我已经精疲力尽，对我来说，这种长眠来得越早越好。

罗基 喔，你整天呆在这里等死，是吗？我敢打赌，你可有得等呢。你要死，非得有人拿斧头来劈你不可！

拉里 （咧着嘴笑）就是嘛，只怪我命不好，生就一副铁骨头，连哈里的酒也溶化不了。

罗基 好个相信无政府主义的俏皮鬼，什么都知道！你就是这号人，没说错吧？

拉里 （皱眉）别提无政府主义那回事了。我跟这个运动早就脱离关系了。我看许多人并不想得到拯救，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得放弃贪心，他们决不肯付这么大的代价来求得解脱的。所以我对大家说，上帝保佑所有活在世上的人，让那些最了不起的人获得胜利，暴饮而死！我坐在超然物外的人生看台上看那些食人者跳着死亡的舞蹈，直到长眠不醒。（对自己的奇思遐想不禁高兴地笑了起来——伸出手摇雨果的肩膀）雨果同志，我对他说的是实话吧？

罗基 喔，看在上帝面上，别把这个疯疯癫癫的酒鬼弄醒！

雨果 （昂起头，透过他那副深度眼镜睡眼惺忪地看着罗基——用带喉音的演说腔调）资本家的走狗！中产阶级的坐探！

---

* 原文 Foolosopher 是 philosopher（哲学家）的讹音，希基以此称呼拉里，是取笑他自以为看透了人生，实际上只是自欺欺人。——译者注

难道当奴隶的连睡觉的权利也没有了吗？（接着对罗基咧开嘴笑，换成一副笑嘻嘻的、讨好的顽皮相，好像在跟小孩子说话。）喂，小罗基！小猴脸！你手下那两个女奴隶哪里去了？（又突然变作威胁的口吻）放聪明点！借给我一块钱！他妈的，你这个意大利阔佬！伟大的玛拉泰斯塔[48]是我的好朋友，替我买杯酒！（好像力气使完了，昏然欲睡。又一头栽到桌子上，立刻呼呼地睡着了。）

罗基 他又睡着了。（不只是生气，而且十分恼怒）算他走 571
运，谁也不把他那些胡说八道当回事，要不他每天早上醒来都会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

拉里 （怜悯地望着雨果）就是嘛。谁也不会把他的话当回事。这就是他的盖棺论定。就连原来那些和他共过事的同志也不再把他说的话当回事了。如果说，我早就和运动断绝了关系，那么，运动也早和他断绝了关系。多亏威士忌把他灌得糊里糊涂，现在只有他一个人不知道这回事。

罗基 我对他实在太客气了。他老是扯出小妞儿的事来攻击我。（改为替自己辩护的态度）真见鬼，人家会以为我是个拉皮条什么的。其实，认得我的人都知道我不是那号人。拉皮条的是没有正式职业的，而我是酒吧间伙计。那两个骚货，玛吉和帕尔，只不过帮我搞点副业，赚点外快，完全是做生意。她们好比拳击手，我是她们的经理，懂吗？我替她们买通警察，这样她们可以放心拉客，不会有人抓她们。活见鬼，要不是我，她们大部分时间得去岛上[49]蹲监狱。再说我不像拉皮条的那样毒打她们。我待她们很好。她们都喜欢我。我们是好朋友，懂吗？就是我真拿她们的钱又怎么样？她们只会把钱乱花掉。这些骚货是不会把钱攒积起来的。不管怎么说，我是个做伙计的，在这家

店里，我靠力气吃饭。拉里，这你是知道的。

拉里 （心里感到滑稽可笑——表面上恭维他）一个精明的生意人，从不放过任何赚钱的机会。这就是我对你的看法。

罗基 （开心地）一点不错。我就是这么个人。再来一杯，拉里。（拉里从威利那张桌上拿起酒瓶，倒了一杯，一饮而尽。罗基朝房间四周望了一眼）人家一定以为这些酒鬼在楼上没有睡觉的床铺。其实他们担心的是如果上床睡觉，希基一来，他们不在场，这样就要失去多喝两杯的机会。你一直坐在这儿也为的这个，是吗？

拉里 是的，不过不完全是想喝酒，要是你肯相信我的话。我心情不好，而希基会开各种各样的玩笑，他能使你开心。

罗基 一点不错，他的确很会开玩笑！还记得他给他老婆瞎编的那个笑话吧？他喝醉了，疯疯癫癫的，对着老婆的照片哭鼻子，后来突然对大伙儿说，他把老婆留在家里，让她同送冰的人睡觉。（笑了起来。）我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事。过去他每年都
572 准时到这儿来。总是在哈里过生日前两天就来，可这次离生日只有今天一个晚上了，他还没来。我希望他马上就到。这家店就像一个太平间，这些酒鬼都是些死人。（威利·奥班在睡梦中抽搐起来，喃喃地说什么。他们望着他。）

威利 （在睡梦中脱口而出）这是撒谎！（痛苦地喊着）爸爸！爸爸！

拉里 可怜的家伙！（接着对自己发火）让怜悯见鬼去吧！它一点用处也没有。我跟它已经一刀两断！

罗基 他梦见他老头子了。听一些老古董说，那个老家伙在进警察局之前，在交易所玩买空卖空的把戏，肯定赚了一大笔钱。（他皱起眉头打量着威利。）天呀，从前我看他倒过霉，可从

来没有看到他弄成这副样子。瞧他这身打扮。他又在玩典当衣服的把戏了。两天前他把身上的那套衣服和鞋子卖给索利旧货店。索利给了他两块钱和一套蹩脚衣服。昨天他把这套蹩脚货又卖给索利，换来五毛钱和这堆披在身上的破烂。现在他可完蛋了。这是索利跟他的最后一笔交易，就是分文不付索利也不会收回这身破烂的。威利真是山穷水尽了。我从来没有看到别人像他这样狼狈过。只有希基，有两次狂饮作乐之后也弄成这副样子。

拉里 （挖苦地）这是一场了不起的游戏，追求幸福嘛。

罗基 哈里不知拿他怎么办。过去威利发酒疯，哈里总是给他老婆的律师打电话。你还记得吧，他们总是派个私人侦探来，急匆匆把威利送去治疗。可是这一回哈里打电话去，律师不听他使唤，他的太太丢下威利走了，再也不回来了。他只有见鬼去啦。

拉里 （望着威利，威利像条老狗那样在睡梦中抖个不停）好在他活不多久了！（这里威利的颤抖和呻吟达到高峰，似乎是对拉里这句话的回答。拉里压低嗓子用半滑稽半认真的古怪口吻加上一句）天呀，他在敲死神的门呢！

威利 （突然在梦魇中叫喊起来）这是骗人的鬼话！（他开始哭泣。）哦，爸爸！我的天啊！（房间里的人都在座位上动了一下，可是除霍普外，谁都没有醒过来。）

罗基 （抓着他的肩膀直摇）嘿，你这个家伙！嚷什么！不许叫喊！（威利张开眼，带着不知所措的恐怖神情朝四周看。）

霍普 （睁开一只眼睛，从眼镜上端窥视——瞌睡地）谁这 573
么大喊大叫？

罗基 是威利，老板。布鲁克林的小子们[50]在抓他呐。

霍普 （抱怨地）嘿，你为啥不给这可怜的家伙喝一杯，让他安静点？老天爷，难道在自家的里屋都不能合一会儿眼吗？

罗基 （气愤地对拉里说）你听这个耳聋眼瞎的老混蛋在说些什么？他关照过我，绝对不准再让威利喝酒，不管怎么——

霍普 （习惯性地把一只手放在耳朵上表示听不见）说什么？我听不见。（睡眼惺忪地发起火来）你真是闭着眼睛说瞎话。不管什么人，只要他的确需要喝一杯，我从来没有拒绝过。我告诉过你，要你自己动脑筋，你应该懂得嘛。你只顾想方设法来骗我。哦，我可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瞎得看不见。我还看得清现金出纳机呢，我的老天爷！

罗基 （这时亲热地咧着嘴对霍普笑——讨好地）那还用说，老板。谁骗得过您呢！

霍普 对你和你的伙伴查克，我都一清二楚。老天爷，你们哪里是酒吧间招待，你们是贼！我是耳聋眼瞎的老混蛋吗？嘛，我听到你说的！你以为我没听见的时候，我偏听见了。你和查克在背后讥笑我，对人家说，你们把钱往空中抛，钉在天花板上的才是我的份！真是一对了不起的小偷！连刚刚断气的亲娘眼皮上的铜板你也会偷！

罗基 （向拉里使眼色）噢，哈里，我和查克只不过开开玩笑呗。

霍普 （更加昏昏欲睡）我要把你们两个都撵走。老天爷，要是你们以为能拿我当傻瓜来玩弄，那你们就走错了门。从来还没有一个人把我哈里当傻瓜欺呢！

罗基 （对拉里）的确不是一个人，而是所有的人。

霍普 （又合上眼——喃喃地）至少你们要——保持安静——（他睡着了。）

威利 （恳求地）给我喝一杯吧，罗基。哈里刚才说过这没问题。老天爷，我真想喝一杯。

罗基 喝就喝吧。酒就在你鼻子底下。

威利 （贪婪地）谢谢。（两只颤抖的手把酒瓶倾倒凑到嘴边，大口大口地喝着威士忌。）

罗基 （严厉地）好啦！好啦！（他一把夺过酒瓶。）我可没 57
叫你用威士忌洗澡！（把酒瓶给拉里看——气愤地）你看！他一口喝掉了半品脱还要多！（他怒冲冲地转向威利，但威利已经合上眼睛，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战栗着，等待酒性发作。）

拉里 （怜悯地瞥了一眼）让他去吧，可怜的家伙。一口吞下半品脱的烈性酒，会使他安静一阵子的——如果没把他醉死的话。

罗基 （耸耸肩膀又坐下来）关我什么事。这又不是我的酒。（他背后当中那张桌子左首坐着的黑人乔·莫特醒过来了。）

乔 （困倦地眨着眼睛）谁的酒？给我一点。谁的我都不在乎。希基在哪儿？他还没来吗？罗基，什么时候了？

罗基 快到开店门的时候了。你打扫酒吧间的时间到了。

乔 （懒洋洋地）管它什么时间，只要希基还没来，就是我睡觉的时间。我刚才在做梦，梦见希基打门口进来，开了个推销员常开的那种玩笑，挥舞着一大卷钞票，说什么咱们这两个星期要喝它个烂醉。可是一醒来，没那么回事。（突然眼睛睁得大大地）不过，等一下。我想起来了。哎呀，拉里，你那个叫帕里特的小伙子怎么样了？就是昨晚到这里来找你，还租了房间住下的那个人。他现在在哪儿？

拉里 在他房间里睡觉。不过，对他别抱希望，乔。他没有钱。

乔　这是他告诉你的吗？我和罗基知道的可不是这样。罗基，他付房钱给你的时候，不是有一卷钞票吗？我亲眼看到的。

罗基　可不是。他把钞票晃了一下，好像忘了这是钞票，接着又急忙把它藏了起来。

拉里　（又惊又滴）他真是这样的吗？

罗基　真的，我想他跟咱们不一样，可是他说，他是你的朋友。

拉里　他撒谎。要不是他告诉我他是谁，我根本就不认识他，多少年以前，我在西海岸的时候，他妈妈和我是朋友。（犹豫了一下——接着压低嗓子说）你们在报纸上看到西海岸发生的那起爆炸事件吗？那次可炸死了好几个人。嗯，他们逮住的人里面有个叫罗莎·帕里特的女人，就是他的妈妈。不久他们就
575 要受审了，可是没有获释的希望。我想，她会判无期徒刑的。我把这些告诉你们，为的是让你们心里有个数，要是唐·帕里特言语举动有些古怪，请别生他的气。他受的打击太大了。他是他妈妈的独生子。

罗基　（点头——接着感到不解）那他为啥不呆在那儿守着他妈妈呢？

拉里　（皱眉）别问东问西。也许这里面有道理。

罗基　（望着他——若有所悟）不错。我懂了。（接着又感到迷惑不解）可是他偏偏还要用真名实姓，岂不是个天大的傻瓜？

拉里　（恼火地）我对你讲了，我什么也不知道，而且也不想知道。让运动以及跟运动有关的一切都见鬼去吧！我真高兴，我同它，同其他的一切都断绝了关系。

罗基　（耸肩——不感兴趣地）好吧，别以为我对帕里特这

家伙感兴趣。他跟我毫不相干。

乔 跟我也毫不相干。如果有一点我比较感兴趣的话，那就是你和雨果叫做运动的那个骗人把戏。（他抿着嘴笑——回忆地）这使我想起前两天晚上我同莫斯·波特的那场荒唐的辩论。他喝醉了，我醉得更厉害。他说，“社会主义者同无政府主义者都该枪毙。他们都不是好东西。”我说，“等一下，依你说，无政府主义者同社会主义者完全一样啰。”他说，“他们本来就一样嘛，都是没出息的狗杂种。”我说，“不对，他们不一样。我来说说他们的区别吧。无政府主义者根本不干活，喝起酒来从来不付钱，要是他身上真有一分半分的话，他就用来买炸弹，一个子儿也不会给你。所以你只管枪毙他好了。可是社会主义者不一样，有时他找到工作，赚了十块钱，那他一定按照他的信仰，和你来个对半分。你说——我分多少，同志？结果你拿到五块。所以只要我在场，你休想枪毙社会主义者。我是说，只要他们身上还有什么东西，就不要枪毙他们。当然啰，如果他们一个子儿也没有，那他们也是孬种。”（他哈哈大笑，被自己这番话逗乐了。）

拉里 （咧着嘴笑，赞赏中带着挖苦）老天爷作证，乔，你这个小小的劝喻说明你既有完美的人性，又懂得世俗的实用哲学。

罗基 （向乔使眼色）可不是，拉里并不是咱们这儿独一无二的聪明人，乔，是不是？（过道里传来响声，他转过身，看见唐·帕里特出现在门口。罗基努努嘴低声对拉里说）你的人来了。576

（帕里特走了上来。他今年十八岁，高个儿，宽肩膀，长得既瘦又不结实，而且有点笨手笨脚。脸长得不错，五官端正大方，金黄色的卷发，但他的个性不讨人喜欢。一双浅蓝色眼睛，时而显得满不在乎，时而显得逢迎讨好。一副好斗的姿态，容易惹人生气。他的衣服和鞋子都是新的，比较值钱，式样也花哨，看上去

好像是那种经常出入弹子房、想做赌徒的人。他警惕地向周围瞥了一眼，一看到拉里就走上前来。）

帕里特　哈罗，拉里。（他向罗基和乔点点头。）哈罗。（他们点点头，毫无表情地打量着他。）

拉里　（不热情地）怎么样？我以为你在睡觉呢。

帕里特　睡不着。我讨厌睁着眼睛躺在那儿。我想不如来看看你在不在这儿。

拉里　（指着桌子右边的椅子）那么坐下来吧，同酒鬼们交个朋友。（帕里特坐下来。拉里意味深长地加了一句）这家店的规矩是一天二十四小时都供应酒。

帕里特　（勉强笑了笑）我懂你的意思。可是，真见鬼，我的钱差不多全花光了。（他看到罗基和乔的轻蔑眼光——赶紧补上一句）哦，我知道你们两位已经看到——你们以为我有一卷钞票。这个，你们误会了。我拿给你们看。（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小迭一块钱一张的钞票。）都是一块钱一张的。在找到工作以前，我还得靠这点钱过活。（接着以攻为守地）你们以为我装穷，是不是？我干吗要装穷？我到哪里去弄那么一笔现钞？干我这一行的人是发不了财的。你们去问拉里：搞运动的人能吃饱就算运气了。（拉里迷惑不解地望着他。）

罗基　（冷淡地）干吗说这套废话？我们啥都没说。

帕里特　（自知理屈——和解地）嗨，只不过要你们别误会。我可不希望你们把我看作小气鬼。假如你们想喝一杯，我来请客。

乔　（高兴起来）什么"假如"？老哥，我不想喝酒的时候你就打电话给殡仪馆，叫他们来把我的尸体弄走，因为我肯定断气了。快给我酒瓶，罗基，趁他还没改变主意！（罗基把酒瓶、酒杯

递给他。他倒满一杯，一饮而尽，然后把酒瓶和酒杯递给拉里。)

罗基　我到酒吧间去抽支烟，你要点什么吗？ 577

帕里特　不要什么。我戒酒了。一共多少钱？(他拿出一张一元的钞票。)

罗基　一角五分。(从他口袋里掏出找头。)

帕里特　这酒一定很不错！

拉里　是用石炭酸溶解的氰化物，会发出芳醇的香味。祝你走运！(他喝酒。)

罗基　我想到酒吧间去，在开门营业前打一会儿盹。(他从桌子当中挤过去，走向台后右侧，消失在帘子后面。接着从右边酒吧间的一角走了出来，在桌旁坐下，身子往后一靠，闭上眼打哈欠。)

乔　(对帕里特仔细地打量了一下，接着向别处望去——用一种自我安慰的平静口吻自言自语)只喝一杯酒。喝下去就干了。看来要到哈里的生日宴会上才有希望再喝。除非希基马上就来。(他转向拉里。)拉里，要是希基来了，你就叫醒我，就是得用椅子砸，也要把我砸醒。(他安顿好了，一会儿就睡着了。)

帕里特　希基是谁？

拉里　一个五金推销商。是哈里·霍普旅馆和这帮酒鬼的老朋友。他可是个大好人。每年按时到这里来两次，同大伙儿开怀畅饮，把身上的钱统统花光。

帕里特　(用蔑视的眼光环顾四周)那他一定是没有什么别的地方好去了。

拉里　对他来说，这里有这里的好处。在这儿他决不会碰到他在生意场中认识的那些人。

帕里特　(低声地)不错，我也需要这样一个地方。我得隐

蔽起来，拉里，就像我昨晚告诉你的那样。

拉里 你透了一通口风，但什么也没告诉我。

帕里特 难道你不会猜吗？（他突然转换话题。）我在西海岸住过几家旅馆，可没见过这么蹩脚的。这儿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拉里 （咧着嘴嘲讽地笑）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倒霉餐厅，下等酒吧，穷途末路的咖啡店，不见天日的啤酒馆！难道你没注意到这里美妙宁静的气氛？就因为这里是人生最后一个落脚
578 点。在这儿没有人担心他们下一步该怎么走，因为他们已经山穷水尽，无路可走了。这对他们来说，是最大的安慰。不过，即使在这个地方，他们还是用一些对过去和将来的美好白日梦来维持一点面子，一旦你在这儿日子长了，你自己就会明白的。

帕里特 （好奇地望着他）那你的白日梦又是什么呢，拉里？

拉里 （按捺住心里的不满）哦！我是个例外。感谢上帝，我什么白日梦也没有了。（不耐烦地）别抱怨这个地方。要销声匿迹，比这儿更好的地方你休想找得到。

帕里特 听到这些我很高兴，拉里。我的心情很不好。西海岸发生的那件事，弄得我晕头转向；打那以后，我在全国各地东躲西藏，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无论看到什么人，总怀疑他可能是个密探。

拉里 （开始同情）当然，那不是闹着玩的。不过，你在这儿是安全的。警察根本不管这个地方。他们把这儿看作埋死人的坟场，绝对不会出事。（他讥讽地笑了。）老天爷作证，他们这样想是对的。

帕里特 这儿冷清得要命。（一时冲动地）天呀，拉里。我找到了你，真太高兴了。我一直对自己说，“但愿我能找到拉里。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他能了解——"(他犹豫起来，没有说下去，用奇异的恳求眼光望着拉里。)

拉里 (迷惑不解地望着他)了解什么？

帕里特 (急忙地)哎呀，了解我吃过的苦头嘛。(望着别处)哦，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想这家伙脸皮真厚。我看到他的时候，他还是个毛孩子。我早就忘了他还活着。可是，拉里，我可没有忘记你。在妈妈的朋友里面，就数你关心我，知道有我这么个人。其他的人都一个劲儿地忙于运动，哪里还想得到我。就连妈妈也是这样。而我又没有爸爸。你过去总是把我抱在膝上，给我讲故事，开玩笑，逗我笑。你还常常问我这个那个的，而且把我讲的当回事。我想，在你和我们一起生活的那些日子里，我渐渐感到，你已经成了我的爸爸。(不好意思地)哎呀，真见鬼，这些话听起来实在太婆婆妈妈。我想你早就把这些忘得一干二净了。

拉里 (不禁受到感动)我记得很清楚。那时你是个少年老成的小家伙，一个人孤零零的。(对自己受到感动很冒火，改变话题)他们逮住你妈妈和其他人的时候，为啥没把你抓起来？ 579

帕里特 (放低声音，但心情迫切地，好像他早就想有这么个机会把情况说一说)当时我不在场，后来一得到消息，我就躲了起来。你注意到了我这身花哨衣服吧，为了多少化装一下，我不得不穿上它。我打扮成一个爱享受的人，出入弹子房、赌场和妓院；他们决不会到那些地方去搜查世界产联*的会员的。不管怎样，他们把重要人物全部抓起来了，所以我猜想直到事后他

---

* 原文 Wobblie 是 IWW 的讹音拼式；IWW 是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缩写，简称"世界产联"，1905 年成立于芝加哥。——译者注

们才想起我。

拉里 报纸上说，警察当场逮住他们，一个也没漏网；还说彭斯手下的密探事先就知道他们采取的每个行动，一定是运动内部有人告密，出卖了他们。

帕里特 （转过身来，盯着拉里的眼睛——慢吞吞地）就是嘛，我想一定是这样，拉里。这个人是谁还没查出来。也许永远查不出来了。我想，不管这个人是谁，他一定跟彭斯[51]那帮人串通好了，不把他牵连进去。他们不需要他作证。

拉里 （激动地）天哪，尽管我早就跟这帮人断绝了来往，我怎么也不能相信他们当中竟有人干出这种事来。我知道他们大都是傻瓜，就像他们攻击的那些最坏的资本家一样，他们也都傻里傻气地追求权力，可是我发誓，他们里面不可能有内奸。

帕里特 的确是这样。我也可以发誓，拉里。

拉里 不管这家伙是谁，但愿他的灵魂在地狱里腐烂发臭！

帕里特 对，我也是这样想的。

拉里 （停了一下，突然地）你怎么找到我的？我本来希望在这儿找到一个隐姓埋名的地方，运动里的人再也不会到这里来打扰我了。

帕里特 我从妈妈那里知道的。

拉里 我要她谁也别告诉。

帕里特 她没告诉过我，但她保存了你寄给她的所有信件。我在寓所里找到了她藏信的地方。她被捕后，有一天晚上我溜回去过。

拉里 我做梦也没想到像她这样的女人居然也会保存信件。

帕里特 可不是，我也没想到。妈妈身上没半点婆婆妈妈

的味道。

拉里 她最后的几封信，我一直没有回信。这两年来我没 580
给她写过信——也没给其他人写过。我根本不想同这个世界有什么来往——更确切地说，根本不想让这个世界的贪婪和疯狂再来打扰我。

帕里特 奇怪的是妈妈竟和你保持了那么久的联系。她如果同别人断绝关系，那就一刀两断。她常常以此为骄傲。她对运动的感情，你是知道的，就像一个宗教复兴运动的传道士对待宗教那样。在她眼里，谁对运动失去信心，谁就罪该万死；谁就是犹大，就该下油锅。可是她对你却好像很谅解。

拉里 （讥讽地）别操心，她并不谅解我。她写信痛骂过我，竭力想使罪人回心转意，再次皈依唯一真正的信仰。

帕里特 拉里，什么原因使你脱离运动的呢？是不是由于妈妈的缘故？

拉里 （跳起来）别犯傻！什么鬼叫你这样想的？

帕里特 呃，没什么——只是我记得你离开以前，同妈妈狠狠吵了一架。

拉里 （愤恨地）嗯，你记得，我可不记得。这是十一年前的事了。那时你只有七岁。如果我同你妈妈真吵过一架的话，那是因为我告诉她，我深信这运动只不过是一场美妙的白日梦。

帕里特 （露出奇怪的笑容）我记得不是那样的。

拉里 那只好怪你的脑子有毛病——好了，别提它了，（突然改变话题）你问我为什么脱离运动，我有一大堆充足的理由。首先怪我自己，其次怪我的同志，最后怪那些通常称之为人的猪猡。怪我自己，是因为我致力于这个事业达三十年之久，到头来不得不承认我不是干这行的材料。我生来就是这么一种人，对

一个问题，总是从各方面去看。既然生来如此，问题就越来越多，结果到处都是问题，答案却一个也找不到。历史证明，要想在任何事情上，特别是革命事业上功成名就，你就得像匹戴上眼罩的马，只看到正前方。而且还要懂得这都是黑的，那都是白
581 的。至于那些献身伟大事业的同志，我对他们的感觉就同英国作家贺拉斯·瓦尔波尔对英国的感觉一样：如果英国没有那些人的话，他就会爱这个国家。建设理想社会的砖瓦是人本身，用烂泥、粪便的混合物是建造不出大理石的殿堂的。俗话说，猪耳朵做不成绣花提包。何况人的灵魂还不是猪耳朵，梦想把它做成绣花提包，更不知要到何年何月了。（他抿着嘴冷笑——接着对自己这样长篇大论突然冒起火来）好吧，这就是我脱离运动的原因。但愿这番话使你更了解我。至少你会明白，我脱离运动跟你妈妈没有半点关系。

帕里特 （近乎嘲弄地微笑）哦，真的，我明白了。不过我敢打赌，妈妈总认为是由于她的缘故。你是了解她的，拉里。有时听她谈起来，你会以为她就是运动的化身呢。

拉里 （盯着他看，困惑，反感——厉声地）你妈妈遭到那么大的不幸，你还这样谈论她！

帕里特 （既慌乱又内疚地）不要误解我。我不是嘲笑，拉里。只不过说着玩。为了跟她闹着玩，这样的话我不知跟她说过多少遍呢。不过你说得对，我知道现在我不应该这样说。我老是忘记她正在坐牢。这好像不是真的。我简直不相信她会这样。她一直是那么自由自在。我——真不愿去想这些。（拉里不禁受到感动，莫明其妙地同情起来。帕里特改变话题。）打你离开——西海岸以后，这些年来你一直在干些什么，拉里？

拉里 （讥讽地）只要能不干我就什么都不干。既然我对运

动失去了信心，我对其他事情也失去了信心，尤其是对政府。在这个政府管理下的社会里我不愿做一个有用的人。我向来是个看透一切的醉鬼，而且以此为骄傲。（语气突然严厉起来，变成恼怒的警告）你听着。我希望你心里明白，你对我来说只不过是个萍水相逢的人，我回答你提出的种种无礼问题，是因为我有自己的理由。我强烈地意识到，你到这里来一定是有求于我。我把话说在前头，这样就不会产生误会，我没什么可留给别人，我也不要别人管我的事，你管好自己的事我就谢天谢地了。我琢磨你在寻找某桩事情的答案。我不但没有答案给别人，甚至也没有答案给自己。除非你把海涅在他那首咏吗啡的诗[52]里所说 582
的算作答案。（他嘲讽地引了诗的最后两行。）

“瞧，睡着了是好的，更好的是死去；说真的，
最最好的还是永远不出世。”

帕里特 （吓得往后退缩）这是什么倒霉的答案。（强作镇静地笑了笑）可是，你根本不知道这个答案什么时候派得上用场。（他移开视线。拉里迷惑不解地望着他，不禁对他发生兴趣，同时又模模糊糊地感到不安。）

拉里 （勉强用漫不经心的口吻）自从你妈妈关进监狱以后，我想，你不大有机会听到她的消息吧？

帕里特 是的，没有机会。（他犹豫了一下，接着冲口而出）至少我认为她不想听到我的消息。就在这事发生前不久，我们吵了一架。因为我和一些妓女鬼混，她狠狠骂了我一顿。这样一来可把我惹火了。我对她说，“你一向是个思想解放的女人，从来不让任何东西阻挡你去——”（突然停下来——接着急忙往

下说)这可触到了她的痛处。她说，无论我干什么她都不在乎，只是近来她感到我对外面的事情兴趣太大，对运动却漠不关心。

拉里 (盯着他看)你是这样的吗？

帕里特 (犹豫不决——接着认真地)我是这样的！我又不是个大傻瓜！我不能永远相信，这帮人站在肥皂箱上夸夸其谈，偷偷摸摸向房子、桥梁扔炸弹，这样就能改变世界！我已经明白过来，这完全是一场异想天开的白日梦！(恳求地)拉里，你也是这样想的。所以我上你这儿来。我知道你会理解我的。彻底把我打垮的，是最近这次有人出卖的事。这样的事都发生了，你还能相信什么呢？这一击真把你打晕了！你根本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下你真的完了！(恳求地)拉里，你是知道我的心情的，是吗？(拉里望着他，不由自主地被同情和怜悯所打动，心里弄得七上八下，因而感到恼火；同时又觉得帕里特身上有点什么不对头，可一时弄不清，因而感到困惑。他还没来得及回答，雨果突然从胳膊上抬起头，半醉半醒地说起话来。)

雨果 (用带喉音的演说腔调自言自语地朗诵起来)"天热起来了，啊，巴比伦！在你的柳树下一片荫凉！"(帕里特大吃一惊，转过身来，雨果昏昏沉沉地看了他一眼，没认出他是谁。他无意识地用谴责口吻大叫)该死的坐探！

帕里特 (吓得往后一缩——结结巴巴地)什么？你指谁？(接着勃然大怒)你这个臭酒鬼，竟敢这样叫我！(把拳头往后一挥准备揍他。)

雨果 (不予理睬——现在认出他来了，发出孩子般顽皮的傻笑)喂，小唐！小猴脸。我没看出是你，你已经长大成人了。你妈妈好吗？你打哪儿来？(突然用连哄带吓的口气)别装傻！借给我一块钱！给我买杯酒！(说到这里，他好像已经筋疲力

尽，突然什么都忘了，又一头栽到胳膊上，呼呼入睡。)

帕里特 (如释重负)没问题。我一定买给你喝，雨果。我虽说没有钱，给你买杯酒还买得起。很抱歉我刚才对你发脾气。我应该记得，你一喝醉就把所有的人都叫成坐探。可眼下这种玩笑开不得。(他转向拉里，强作笑容——拉里带着不安的神情盯着他看，好像对自己的想法突然害怕起来)哎呀！他又睡着了。(绷着脸，采取守势)你老盯着我看干吗？哦，我知道了。你以为我会揍他？你把我看作什么人啦？我一直很尊重雨果。当运动里有人讥笑他是个过了时的老酒鬼时，我总是支持他。他有勇气在自己的国家里坐十年牢，关在单人牢房里，连眼睛也弄坏了。我倒想看看这里的一些人能不能这样坚持下来。好啦，现在他们有机会表现——(急忙改口)我不是说——还是不提这个吧。请再告诉我一些这家旅馆的情况。这些人是谁，那个想得肺炎的老兄叫什么？(他指着刘易斯。)

拉里 (近乎害怕地望着他——接着移开视线，连忙抓住这个机会改变话题。他开始逐个介绍这些睡着的人。语气中既带挖苦味道，同时也流露出他对他们的真挚感情。)这是刘易斯上尉，一度是英国军队里的英雄。每当他喝得酩酊大醉，他就脱下衣服炫耀自己背上的伤疤，这是给布尔人用长矛刺的。坐在 581
他对面那位长着络腮胡子的是韦乔恩将军，在布尔战争中，他带领过一支部队。他们两人来到这儿，为圣路易斯博览会[53]展示布尔战争场面做点工作，这样他们两人碰在一起了。打这以后，他们成了知心朋友。他们愉快地争论着南非那段互相厮杀的英勇岁月，在重温旧梦中打发日子。坐在他们之间的小个子，也参加过那场战争，当时他是某家英文报纸的通讯记者，他在这儿的绰号是吉米·托莫罗。他是我们“明天运动”的领袖。

帕里特　他们靠干什么过活呢？

拉里　能不干就尽量不干。有时他们中有人在某个地方借到或讨到一点钱，有时某人家里的亲属每月给几块钱，只要他们不再回家。其余的人就靠免费午餐和他们的老朋友哈里·霍普。哈里根本不管你干不干活，只要他喜欢你就行。

帕里特　那他们的生活一定够艰苦的。

拉里　并不艰苦。请不要自作多情。他们不会因此而感激你的。他们想方设法把自己灌醉，成天沉浸在自己的白日梦里，这就是他们对生活的全部要求。我从来没看到过比他们更心满意足的人了。人不是常常都能达到称心如意的目标的。这一点对于哈里本人以及在那张桌旁坐着的他的两位老伙伴来说也是这样。哈里对生活很满意，自从二十年前他老婆过世后，他一直足不出户。对外面的世界他毫无需求。这个地方生意不错，街对面那些生意人，还有码头工人都是他的主顾。因此，尽管哈里好酒贪杯，又慷慨大方，他还能做到不亏本。就是困难年头，他也从不担心，因为他曾经是坦曼尼的一名小政客，当时结交了许多朋友；还有一片有交情的酿酒厂也帮他度过难关。你不必问我他的那两个老伙伴是干什么的，因为他们除了一辈子做霍普家的食客以外，什么也不干。那个脸朝这边的是他的小舅子，叫埃德·莫舍，曾经在马戏团的售票车上干过；另外那位是帕特·麦格洛因，在那贪污盛行、什么都行得通的年代里当过警官。可是他太贪得无厌，例行的改革调查一来，他就被当场抓住，赶出了警察局。（他朝乔点点头）乔在那贪污盛行的年代里也走过运。
585 那时他开了家黑人赌场，据人家说，他本人也是个非常高明的赌棍。好啦，再加上两个伙计和他们的姑娘——三个住在三楼的马路小姐，这些就是我们这个家族的全部成员。

帕里特 (忿忿地)让她们见鬼去吧！我这辈子再也不想看到婊子了！(拉里迷惑不解地扫了他一眼，他慌乱地加上一句)我的意思是说，她们老是把你拖下水。(当他正说着的时候，威利·奥班睁开眼睛，探身向着他们，他喝得太多了，现在酒性发作，模仿文绉绉的腔调说起话来。)

威利 拉里，在你的酒鬼名人录里怎么把我漏掉了？这真是不可饶恕的疏忽，要知道，我可是这儿唯一有身份的房客。(对帕里特——信口开河)还在哈佛念过书呢。这儿的文化气氛你该注意到了吧，这就是我的区区贡献。噢，慷慨的新客人——我相信你是慷慨的——我出身高贵，是举世闻名的已故证券交易所大王比尔·奥班的儿子，只可惜不是他的继承人。一场由地方检察官指挥的革命把他打倒了，他遭到流放。实际上，说得直截了当点，他们把他锁进牢房，然后把牢门钥匙扔了。真可怜，他是一个具有冒险精神的人，在监牢里给消蚀光了，就此一命呜呼。请原谅我旧事重提。毫无疑问，所有这一切你肯定一清二楚。在世界上也是尽人皆知的。

帕里特 (不舒服地)这真是倒霉啊。不过，我可从来没有听到过他。

威利 (不相信地对他眨了眨眼睛)从来没听到过？我以为天底下的人——嗨，即使在哈佛，我也发现我父亲是很有声望的，虽然那是在地方检察官把他搞得声名狼藉以前。说真的，我在读一年级的时候就大名鼎鼎了。在社交场合，人家对我的欢迎就像朗费罗诗人对一个喝醉了的黑女人大白天在布拉特尔街[54]跳大腿舞时所表示的欢迎那样。进哈佛是我父亲的主意。他这个人野心勃勃，而且武断专横，总是要我对他唯命是从。尽管如此，我还是成了一名优秀学生，恐怕这是出于一种报复心

理，给同班同学开个难堪的玩笑。（引用歌词）“可爱的大学时
586 代，充满着欢乐！一生中最美妙最愉快的日子！”当然，这是一支耶鲁大学的歌，在纽黑文*，那些人总是喜欢大肆夸张，狂热叫好的。我在法学院也是一名优秀学生。我父亲希望自己家里有个律师。他是个很会盘算的人。有精通法律的人在自己身边，就能帮他想出新招数来逃避法律的管辖。可是我在威士忌里找到了漏洞，逃避了他的管辖。（突然对帕里特说）说起威士忌，老兄，就使我想起——也希望使你想起——每当人们遇到一位王子，通常的招呼是：“您想喝点什么？”

帕里特 （面带愠色，采取守势）不行，你们这些人好像把我看成有钱人。我哪来这么多钱请所有的人喝酒？

威利 （不相信地）没有钱？可你不像穷光蛋似的一副馋相。我看你是个有钱人，你的口袋里塞满了不义之财。至少总有两、三块吧。别以为我们会怀疑你这些钱的来路。正如韦斯巴芗那位古罗马皇帝所说，凡威士忌其味必香。

帕里特 我的钱的来路，你这是什么意思？（对拉里，强作笑容）我一辈子都是搞运动，却管我叫有钱人，真是笑话，你说是不是，拉里？（拉里疑虑地瞥了他一眼，然后望向别处，像是避开某种他不想看的东西。）

威利 （厌恶地）原来也是那伙人里面的，呃？现在我相信你了，好啦！请吧，把你自己炸掉，这才是好小子。雨果是这儿宣传这种福音唯一有执照的传道士。雨果这家伙，一个危险的恐怖分子！他一眨眼的功夫就可将一大杯啤酒上的泡沫吹掉！（对拉里说）拉里，咱们别理睬这个不中用的小子。让咱们一起

* 纽黑文，耶鲁大学所在地，在美国康涅狄克州南部。——译者注

祈祷，愿那位了不起的推销员希基马上就到，把资产阶级的纸票子带来！但愿这个希基或者死神来到！现在，我来唱支歌。一支古老而美丽的新英格兰民歌，这是我在哈佛大学接受乱七八糟的教育时学来的。（他用洪亮的男中音唱着，唱到歌中指定的地方用指关节敲击桌子。）

“杰克杰克水手哥，
来到酒店找酒喝。
砰砰嘭嘭敲大门（砰，砰，砰），
不见人影难消渴。”

（伏在桌子上打盹的醉汉们动了起来。罗基从酒吧间的椅 587
子里站起来，朝通向里屋的入口走去。霍普翻起一只眼睛，生气地从眼镜架上方窥视。乔·莫特睁开双眼，咧着嘴笑。威利一边唱，一边对拉里作些酒后想入非非的解释。）拉里，这支美丽的小调是怎样产生的，现在谁也说不清了。有一种传说，说它是华尔多·爱默生所作，当时他还是个初出茅庐的牧师，本来想写一篇讲道稿，却写成了这么一支小调。这个传说流行于坎布里奇*的厕所间里。可是我认为，它的来源还要早，歌词和曲子都是出自乔纳森·爱德华兹**的手笔。（他唱道）

“轻打重敲不住手，
死人也能惊得活，

* 美国波士顿附近一城市，哈佛大学所在地。——译者注

** 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1703—1758），美国神学家。——译者注

头上传来莺啼声(砰,砰,砰),
姑娘窗前把话说。”

(醉汉们个个都眨着眼睛,嘟囔着,咒骂着。罗基从酒吧间走来,出现在舞台右后方,一边打哈欠。)

霍普 (大发雷霆)罗基!我的天,你不能叫这个混帐疯子安静点吗?(罗基向威利走去。)

威利 于是,一个贤淑女人的影响渗进了咱们这位水手的生活。喔,也许“贤淑”这个词不恰当,应该说非常非常地善良。(他唱道)

“上来上来水手哥,
咱们两个能投合,
我有宝贝给你瞧(砰,砰,砰),
你可从来没见过。”

(他说)拉里,你听出来了吗?很明显,这是淫秽的清教徒格调,再往下,就更加突出了。(他唱道)

“水手搂住姑娘腰,
目不转睛把她瞧,
碧眼明眸撩心火,
他就——”

(正在这时罗基粗鲁地抓住他肩膀直摇。)

罗基 放轻点!你把这爿店当作什么了,是窑子吗?

霍普 赶他上楼去！把他锁在他的房间里！

罗基 （一把拉着威利的手）走，酒鬼。

威利 （吓得魂不附体，一副可怜相）请别这样，罗基。让我一个人呆在那间房子里，我会发疯的！那个房间闹鬼！我——（向霍普呼救）哈里，求求您！让我呆在这里吧！我一定安安静静！

霍普 （心马上软下来——气愤地）罗基，你干吗对他这样？我并没有叫你揍这个可怜的家伙嘛。只要他安安静静，就让他 588
去吧。（罗基厌恶地放开威利，走回酒吧间，在他的椅子上坐下。）

威利 （沙哑地）谢谢，哈里，你是个好人。（他闭上眼睛，筋疲力尽地瘫倒在椅子里，又抽搐、颤抖起来。）

霍普 （用责备的口吻对麦格洛因和莫舍说话——他们两个已经醒来，但仍然睡眼惺忪）事情总是这样。什么都靠不住。让这个意大利佬维持秩序，结果搞得像窑子一样乱哄哄的；唱呀，闹呀，什么都有。你们两个酒鬼算是我的得力帮手，是吗？可你们只知道吃饭、睡觉、喝得醉醺醺的！这就是你们的好处，真是天晓得！嘿，你们脸上那副"我也想喝一杯"的馋相，可以收起来了！除非天塌下来，我这里再也不会白给你们喝酒了！（他们两个谁也不把他的辱骂和恐吓当回事。他们带着醉后的困倦咧开嘴笑，表现出对哈里的宽宏大量，同时彼此眨了眨眼。哈里发起火来）哼！还笑！还眨眼。我的天啊！一对狗娘养的活宝，一辈子缠着我不放！（可是他无法使他们动气；他的怒火渐消，变成了咕咕哝哝的牢骚。这时，坐在当中桌子边的刘易斯上尉和韦乔恩将军醒过来了，当然只是大醉过后的苏醒。吉米·托莫罗一边眨眼睛，一边还在打瞌睡。刘易斯望着桌子对面的乔·莫

特，乔对威利那支小调还在暗暗发笑。刘易斯脸上露出一副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眼睛似的样子。）

刘易斯 （自言自语，带着晕晕乎乎的惊讶）老天爷，我居然和一个该死的卡菲尔人*在同一张桌子上喝酒？

乔 （咧着嘴笑）喂，上尉，你醒了？卡菲尔？他是谁？

韦乔恩 （含含糊糊地）卡菲尔，那是一个黑鬼，乔。（乔板起面孔，眼睛眯成一条缝。韦乔恩继续大开玩笑）那是开他的玩笑，乔。他没有认出你。他还醉得稀里糊涂呢，这个该死的英国老爷！在莫德河[55]战役中，我没打中他，真是个大错误。我用步枪打死了十几个他妈的英国军官，可就是没打中他。真遗憾！（他咯咯发笑，拍着刘易斯赤裸的肩膀）嘿，醒来，塞西尔，你这该死的笨蛋！你连老朋友乔也不认得了？他不是该死的卡菲尔人！他是个白人，乔是白人！

刘易斯 （如梦初醒——懊悔地）万分抱歉，约瑟夫**，老朋友。恐怕我眼睛有点模糊。你是我认识的有色人里面最白的一位。我自豪地称你为朋友。请别见怪，好吗？（他伸出手。）

589 **乔** （立刻开心地笑了，和他握手）哪里话，上尉，我知道这是误会。就算你是英国佬，你还是受欢迎的。（接着把脸一沉）可是，不管什么人叫我黑鬼，我都不能容忍。从来没客气过。过去，谁叫我黑鬼，谁醒来就得躺在医院里。我曾经是黑色六人帮的头儿。我们六个非白种人都很厉害，而我是这几个人里最厉害的一个。

* 南非一种说班图语的黑人 ——译者注

** 乔是约瑟夫的昵称。——译者注

韦乔恩 （受了感染，也吹嘘起往事来）想当年在德兰士瓦* 我真够强壮结实的，一辆满载货物的牛车，我可以抓住车轴，把它轻轻地提起来。

刘易斯 （善意地微笑）说到你，我的傻布尔佬，尽管你走起来像个人，我还是要说，释放你始终是我们外交政策的严重错误。既然我们逮住了你，逮住了包括克龙涅** 在内的部队，我们就应该把你送到伦敦动物园，关进狒狒的笼子，挂上一块标牌："观众可以从他青灰色的屁股鉴别他是不是真正的狒狒。"

韦乔恩 （咧着嘴笑）我的天，在斯珀恩·科普涅[56]那一仗，我至少打中了十几个英国军官的脑门，唯独没打中你！我一辈子也不能原谅自己！（吉米·托莫罗带着醉意未消的和蔼笑容，亲热地向他俩挨个眨眼睛。）

吉米 （感伤地）好啦，好啦，塞西尔，皮特！咱们应当忘掉这场战争。布尔人和英国人双方都打得不错，一直打到强者获胜，然后大家握手言和。在帝国内部咱们都是兄弟，都团结在日不落*** 的旗帜下。（激动得热泪盈眶。他深情地引用诗句，只是引得很不切场合）"放船载我去，直下苏伊东——"[57]

拉里 （带着讽刺口吻，打断了吉米）我的天啊，你已经到那里了，吉米。这儿坏就是好，东就是西，明天就是昨天。你还要什么呢？

---

* 地名，在非洲南部瓦尔河和林波波河之间，十九世纪时，布尔人曾在此建立"南非共和国"。——译者注

** 克龙涅（Piet Araoldus Cronje，1835 – 1911），布尔军队的将领。1880 年在德兰士瓦发动反对英国统治的起义，在战争中屡建战功；1900 年在帕尔德伯格遭英军围困，被迫投降。——译者注

*** 十九世纪后期和本世纪初，英帝国的领土、殖民地和"保护国"在世界各地都有，号称"日不落"帝国。——译者注

吉米 (带着曚昽的善意,摇摇头,用温和的责备口气)不,拉里,老朋友,你瞒不过我。你装作一个尖刻的、玩世不恭的哲学家。可是骨子里你是我们当中最和善的人。

拉里 (有点慌——不高兴地)完全是胡说八道!

帕里特 (探身向拉里——私下悄悄地说)真是一群疯子!

590 **吉米** (好像记起了什么事——竭力装出轻松愉快、一本正经的模样,可惜装得不像)明天,对。明天正是我重新振作起来、认真动手干的大好时机。(他讲究地掸着衣袖)我一定要把这套衣服送去洗干净,熨熨平。我不能像个二流子那样,当我——

乔 (一直在沉思——插了进来)不错,老哥,白人总是说,我的皮肤是白的。我走运的时候,我乔·莫特是他们允许进白人赌场的唯一黑人。他们说,"你没问题,乔,你是白人。"(他咯咯地笑)他们只是不让我掷骰子。他们知道我能叫骰子听我的话。他们说:"至于别的赌博,乔,你爱玩啥就玩啥,爱玩多少场就玩多少场。"老哥,我输掉的钱可不少啊!(他咯咯地笑——接着言语之间露出辩护的口气。)那时候,一切都看大头头。他知道我是白人。我积攒了一笔钱,可以自己着手开赌场了。知情的人告诉我,去拜访一下头头,这样就不会有麻烦了。你去找哈里·霍普替你写封信给那个上司嘛。哈里真替我写了。不是吗,哈里?

霍普 (在想自己的心事)嗯?一点不错,比尔大哥是我的好朋友。那时我有许多朋友都是要人。只要我愿意去看他们,就是现在我也还是有许多好朋友的。不错,我给过你一封信,我说你是白人。那有什么关系?

乔 (对刘易斯上尉说话,而刘易斯此刻已迷迷糊糊,快入梦乡,虽然他拚命集中思想听,可一个字也没听进去)上尉,你是

知道的。那天我去见那位上司，两只脚直发抖。他坐在一张大桌子后面，看起来有一挂货车那么大。他连头也没抬。他让我等呀，等呀，好像等了一个小时左右，他才慢吞吞地开腔说话，声音很轻，好像并没有怀什么恶意："你想开一家赌场，是不是，乔？"他根本不等我回答，一下子跳了起来，看上去有两挂货车那么高大，他的拳头像榔头一样敲击着桌子，他大声叫嚷："你这个狗娘养的黑崽子，哈里说你是白人。你最好是白人，否则河那头的铁牢房在等着你呢！"接着他坐了下来，说话又心平气和了。"没问题，你开吧。快给我离开这里！"就这样，我开了一爿赌场，他发现我是白人，一点不错，因为我顺顺当当地开了好几年。我按时把香火钱送去，警察和我交上了朋友。（他得意地笑起来。）那些难忘的日子啊！多少夜晚我来到这儿。那时候，这儿是人们眼里的头等酒馆。优质威士忌，一毛五分一瓶，两瓶两毛五。我扔下一张五十块的钞票，像扔废纸一样，我说："朋友们，把这 591
点钱喝光，我不要找头了。"是不是，哈里？

霍普 （挖苦地）一点不错，老天爷作证，现在要是我能看到你在柜台上丢下五毛钱，我知道我一定会高兴得发狂！你这个故事我已经听过一千遍、一万遍了，要是我还得再听，我一定会得神经病！

乔 （咯咯地笑）你自己二十年来天天喝得酩酊大醉也没有发疯。你用不着怕我！

刘易斯 （突然转过身来，对霍普微笑）谢谢你，哈里，老朋友。我想喝一杯，既然你提起酒，而且马上就是你的生日了。（其他的人大笑起来。）

霍普 （把一只手放在耳朵上——生气地）你说什么？我听不见。

刘易斯　(伤心地)不是听不见,我想你是听不进去。

霍普　我根本用不着听,老天爷!你们谈来谈去,无非是要喝酒!

刘易斯　(伤心地)的确是这样。不过,从前我的话题还比较广。现在我年纪越来越大,再谈其他问题似乎没有多大意思了。

霍普　别跟我开玩笑!你欠我多少房钱?你说!

刘易斯　很抱歉。加法常常把我难住,减法倒是我的拿手好戏。

霍普　(咆哮起来)好啊!上尉,你以为你很逗!我的老天爷!你在展览你的伤疤呢!看在老天爷面上,披上衣服吧!这里不是土耳其澡堂子!英国军队真是脓包!花了几年时间才打赢一帮荷兰乡巴佬!

韦乔恩　说得好。哈里,狠狠训他一顿!

霍普　你也别开口,你这个荷兰大胡子!什么将军,活见鬼!救世军才是你当将军的地方!瞎吹你是怎样了不得的神枪手,老天爷作证,你可没有打中他!他也没有打中你,都是一路货色!现在你们两个都来揩我的油!(威胁地)我再也忍受不了啦,老天爷!明天你们把帐付清,要不就滚蛋!

592 **刘易斯**　(认真地)我的好朋友,我以军官和绅士的荣誉担保,明天一定付清。

韦乔恩　我们发誓,哈里!明天决不食言!

麦格洛因　(眼睛眨了一下)好了,哈里。说真的,还有比这更合情合理*的吗?

---

* 原文fair一词既有公平合理的意思,又有花言巧语的意思。——译者注

莫舍 （对麦格洛因眨眼）对呀，你还能有什么要求呢，哈里。答应了也就有指望了嘛——正如我常常发现的那样。

霍普 （转向他们）我说的也包括你们两个！一个贪污受贿的老巡警，一个马戏团的骗子手！还算我的好伙伴呢，我的天呀！两个骗子一直赖在我这儿，天晓得已经有多少年头了！养得像猪一样肥！你们连规矩也不懂，不把我送到楼上去睡觉，那儿有我舒适的床铺！你们让我像酒鬼一样睡在椅子里！把我留在这儿等希基来，指望我请你们多喝几杯！

麦格洛因 埃德和我真是拚了老命想把你弄到楼上去，是不是，埃德？

莫舍 的确是这样。可是你说，那套房间你受不了，因为有天晚上你想起了可怜的贝西。

霍普 （马上拉长着脸，悲痛、感伤起来——满怀哀思地）嗯，是有这么回事，朋友们。我现在记起来了。在每个房间里我几乎都看到她，就像她生前那个样子——已经二十年了，自从她——（他的喉咙哽住了，双眼含着泪水，房间顿时沉浸在一片很得体的、伤感的寂静之中。）

拉里 （用讽刺的口吻低声对帕里特说）把过去幻想成天堂，不是很动人的么？人家都说，贝西在世时，简直把他烦死了。

吉米 （一直在做梦，脸上露出下定决心的表情，开始自言自语）不能再坐在这里游手好闲了。是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了。明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是把皮鞋擦干净，换好底装好跟，从头到脚打扮一番。要有一副衣冠楚楚的样子，当我去——（他向前凝视，声音逐渐消失。除拉里和帕里特外，没有人注意他。）

拉里 （像刚才那样，用嘲笑的口吻低声对帕里特说）把一

切希望寄托于明天，也是既美妙又可悲的事！

593 **麦格洛因**——（感伤地长叹了一声——对霍普仔细打量了一下）可怜的贝西！如今再也找不到她那样的人了。比她更贤淑的女人还从来没有过呢。

莫舍　（以同样打量的神情）我的好贝西，待我可好哩，比她更好的姐姐上哪儿去找啊。

霍普　（悲伤地）整整二十年了。打埋葬她那天起，我就没出过门。没有这种心情啊！她一故世，我对什么都不在乎了。什么雄心也都没有了。没有了她，似乎干什么都不值得了。你记得吗，埃德，还有你，麦克——朋友们本来准备提名我当市议员。一切都安排好了，是贝西要这样做的，她那么兴高采烈。可是她一死，我对他们说："不行，朋友们，我不能做了。我简直没有这种心情。我一切都完了。"我本来会毫不费力地在选举中获胜的。（他说这话时，有点挑战的口气）喔，我知道，有些妒嫉我的家伙说，朋友们提我的名是因为他们早就料到，那一年他们在这个区不可能当选。但这是骗人的鬼话！这个区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我差不多都认识。贝西要我和所有的人交朋友，她还帮我记住所有人的名字。要是我参加的话，我会顺顺当当地当选的。

麦格洛因　你会的，哈里。这是十拿九稳的事。

莫舍　有绝对把握，哈里。大家都知道这一点。

霍普　他们肯定知道。可是贝西去世后，我没有这种心情了。不过，我心里有数，她虽然感激我对她的哀思，但她并不要我一辈子困守在这里。所以我已经下定决心，不久我就要出去走动走动。在这个区里散散步，看看过去认识的朋友，跟朋友们聚会聚会，我或许会对他们说，让他们重新助我一臂之力，帮我

参加竞选。对，老天爷作证，我一定要这样做。明天是我生日，是掀开新的一页的好时刻。六十岁，还不算太老吧。

麦格洛因 （讨好地）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哈里。

莫舍 你真了不起，哈里，你还是和以前一样年轻。

吉米 （又在说梦话）到洗衣房去，把我的东西拿来。这些东西一定还在他们那里。干净的硬领头和衬衫。我身上穿的衣服已经不能再洗了，一洗就会四分五裂的。还有袜子。我要打扮得像样一点。一、两年前我在街上碰到狄克·特朗布尔。他说："吉米，自从你被——辞职以后，广告科再也不是以前的样子了。简直是一潭死水。"我说："我知道。我听人家说，管理人员 594
给弄得一筹莫展，巴不得我回去再帮他们干。我想，眼下我应该去见见他们，他们一定会给我一个职位的。你说是吗，狄克？"他说："毫无问题，他们会的，吉米。只是我劝你稍等一下，等生意好转了再去。那时你可以向他们要更高的薪水，比你以前赚的还多，懂吗？"我说："对，我懂了，狄克，很感谢你提醒我。"嗯，现在情况一定好转了。我只消明天把自己打扮得体面一点，就可以马到成功。

警普 （既同情又有些瞧不起地瞥了吉米一眼——悄没声儿地）可怜的吉米又做起白日梦来了。老天爷，在这方面，他真可算是第一名！（拉里实在受不了，忍不住发出嘲弄的笑声。可是谁也不理会他。）

刘易斯 （刚睁开眼睛，又打起瞌睡来——迷迷糊糊地对韦乔恩说）皮特，很抱歉，今年4月的旅行咱们又得推迟了。我原指望那宗倒霉的地产事务到那时会料理好的。当然，那些该死的律师也不能把这事老拖着不解决。咱们明年去吧，即使要去打工挣路费咱们也去，好吗？你可以跟我住在老地方，随你住多

久，然后你可以乘“联邦堡”号班轮从南安普敦*到开普敦。**（深情地、真正向往地）四月的英格兰可真令人神往。我要你亲眼去看看，皮特。南非的草地有它美妙的地方，我承认，但毕竟不是故乡——尤其不是四月里的故乡。

韦乔恩 （困倦地对他眨眼——迷迷糊糊地）是呀，塞西尔，你对我讲过许多次了，我相信那里一定非常美。我会喜欢那个地方的。可是当我回到老家，我会更加高兴。不错，那是块草地！你可以把整个英格兰放在上面，它看上去就像农家的一个小花园。老天爷作证，那儿有广阔的天地，空气像醇酒一样芬芳，你不用喝酒就会醉倒！亲戚们看到我一定十分惊讶，他们恐怕认不出我了。离开他们那么多年啦。我终于回到了老家，他们会多高兴啊。

乔 （迷迷糊糊地）我要积一笔钱，在你们这些朋友动身之前，把我的新赌场开办起来。你们可要来参加开幕式啊。我会好好招待你们的。要是你们没有钱，我给你们本钱，让你们去玩
595 自己喜欢的赌博。如果赢了，钱就是你们的；如果输了，不用你们掏腰包。待你们不能比这更好了吧，是不是？

霍普 （又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同情）老天爷，吉米这个头一开，把他们的鸦片瘾都引出来了。（可是这三个人的精力已经耗尽，他们又闭上眼睛睡觉或者打盹。）

拉里 （自言自语——用他那种半滑稽半认真的古怪腔调低声说）老天爷，这个疯人院迟早总会把我逼成一个不折不扣的胡言乱语的疯子！

---

* 英国英格兰南部港市。——译者注

** 南非西南部港市。——译者注

霍普 （冲他发火，疑神疑鬼地）什么？你说什么？

拉里 （和解地）没什么，哈里。我头脑里有个古怪的念头。

霍普 （生气地）不错，你是古怪！哼！好个老俏皮鬼！俏皮，活见鬼！他妈的一个傻头傻脑的无政府主义者！一个什么也不干的世界产联[58]会员！我讨厌你，也讨厌雨果。我的天，明天你们把房钱付清，否则我就要发动一场哈里·霍普革命！我要把一枚驱逐弹绑在你们的尾巴上，把你们炸死在大街上！老天爷，我要使你们的"运动"运动起来！（这句俏皮话把自己逗乐了，他发出一阵刺耳的笑声。麦格洛因和莫舍也立即尽情地大笑起来。）

莫舍 （讨好地）哈里，你说得真是妙极了。（他把手伸向桌子，好像指望有个酒杯在那儿——接着巧妙地装作吃了一惊。）活见鬼，我的酒哪儿去了？罗基这家伙收拾桌子真他妈的太快了。我还只呷了一小口呢。

霍普 （收起脸上的笑容）不可能，你不会这样！（尖刻地）哪一天你喝酒只呷一小口的话，那你一定是得了破伤风或者瘫痪病！你以为你还能用过去马戏团那套把戏来骗我，是吗？——我，打你吃奶的时候就认得你了。天哪，就在那个时候，你已经是个骗子了。

麦格洛因 （咧着嘴笑）哈里，心肠这么硬，这可不像你啊。说真的，一大清早，空着肚皮给你的笑话陪笑，这可是桩使人舌敝唇焦的活儿啊！

霍普 唷！你这个麦克！又一个骗子！谁请你笑的？我正说到可怜的贝西，你和她那个不争气的兄弟却笑起来！真是不像话！后来你们也唉声叹气地谈起她，口口声声"我的好贝西"！我的天，要是她知道我让你们两个酒鬼住在她的房间里，把烟

灰、烟头扔在她的地毯上，她永远也不会饶恕我。麦克，你是知
596 道她对你的看法的。她常常对我说，"帕特·麦格洛因那个醉鬼是头号贪污犯，他把警察局的脸都丢光了。我希望他们把他送到新新监狱*去，关他一辈子。"

麦格洛因 （泰然自若）这不是她的心里话。她生我的气是因为你常常把我灌醉。贝西表面上虽然尖刻，但她有着一颗金子般的心。她知道，人家对我的控告都是没有根据的。

威利 （带着醉意跳起来，用一只手指头指着麦格洛因——模仿审讯官的样子——冷静地）请等一下。警官麦格洛因！你知道你是发过誓的吗？你可知道发假誓该当何罪？（满意地）听着，警官，你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这是不是事实？不，不许你问"你的老头子怎么样？"现在是我在提问。我老头子是证券交易所的老混蛋，他的事跟你这个案子没有关系。（变得快活，嗲声嗲气）诸位陪审官先生，现在法庭休庭，由地方检察官唱一支他在哈佛学到的小调。这支小调是一位神学院院长在胡思乱想时写下的，作于1776年7月的一个月夜，当时，他洗了一个土耳其浴，正在清醒过来。（他唱道）

"上来上来水手哥。
咱们两个能投合。
我有宝贝给你瞧(砰，砰，砰地敲桌子)，
你可从来没见过。"

（突然他发觉霍普用谴责的目光正盯着他，又看到罗基正从

* 美国纽约州的州立监狱。——译者注

酒吧间走出来。他瘫倒在椅子里，苦苦哀求地）哈里，行行好！我一定安静下来！别叫罗基把我赶到楼上去！独自一个人我会发疯的！（对麦格洛因）对不起，麦克，别生气，我只是和你开开玩笑。（罗基看到霍普怜悯的眼光，便又回到酒吧间。）

麦格洛因 （和气地）没关系，你想开玩笑就开吧，威利。我已经习惯了。（他停了一下——严肃地）不过我告诉你，不久，我就要叫他们重新审理我的案子。大家都知道，他们指控我的真凭实据一个也没有。我做了上司的替罪羊。这一次他们会发现我是无辜的，还会恢复我的职位。（渴望地）我真想把我原来在警察局的那份差事弄回来。局里的朋友们告诉我，近来油水很多，而我坐在这里是发不了财的，只好干着喉咙等哈里·霍普买杯酒喝。（他用责备的眼光望了霍普一眼。）

威利 当然，你会恢复职位的，麦克。眼下你需要的是请一 597
位年轻有为的律师来受理你的案子。过一、两天，我就会振作起来，把酒戒掉。我虽然没当过律师，但我是法学院的高材生之一，你的案子正是我初试锋芒的好机会。（秘密地）你放心好了，我会尽力促使地方检察官重新考虑你的案子的。在警察销毁我父亲的票据以前，我把那些票据统统看了一遍，我记得许多人的名字，即使我不能证明——（哄骗他）你同意让我受理你这个案子啰，是吗，麦克？

麦格洛因 （安慰地）当然同意。这个案子会使你一举成名，威利。（莫舍对霍普使了个眼色，摇摇头，霍普报以同样的表情，好像说："可怜的傻瓜，他们又做起梦来了！"）

拉里 （不是同帕里特谈话，而是自言自语——露出烦躁和迷惑不解的神情）啊！真烦死人！他们这些异想天开的梦呓，我不是已经听过一千遍一万遍了吗？为什么今天这么使我感到恼

火？我想一定是我心情不好。该死的希基怎么还不来呢。

莫舍 （有意表现得很关切——低声对霍普说）可怜的威利真需要喝一杯，哈里——我想，如果咱们都陪着他喝，他就会感到自己是生活在朋友当中，心情也会开朗起来的。

霍普 又是马戏团那套骗人的把戏！（尖刻地）你刚才谈起你亲爱的姐姐，可贝西早就看透你了！她常常对我说："我不知道你对我那个没出息的、偷鸡摸狗的醉鬼兄弟怎么看。要是依我的脾气，"用她的话说，"早就该把他踢到沟里，给他个四脚朝天了。"有时候她也当面这样说的。

莫舍 （愉快地咧着嘴笑）一点不错，亲爱的贝西的确是急性子，但她并没有一点恶意。（回忆往事，不禁咯咯地笑）你记得有一次她打发我到酒吧间替她换十块零钱的事吗？

霍普 （也禁不住笑起来）我的天，怎么记不得！她发现你玩的花招后，气得火冒三丈。（他十分欣赏那段往事，乐得咯咯直笑。）

莫舍 当时她交给我一张十块的钞票，我简直大吃一惊。贝西平时头脑很清醒，可这次她急急忙忙赶着上教堂，一时糊涂起来。我也不是有意捣鬼，可是你知道积习难改啊。再说那时我还有工作，马戏团演出季节马上要到了，我得实习一下，练练
398 手法。要不，说不定第一个乡巴佬到我车上买票，我就会把钱如数找给他的，那才丢人哩。（他咯咯地笑）我说："对不起，贝西，我换来的可都是一毛一毛的。来，把手伸出来，我一毛一毛地数给你，免得你以后埋怨我少找了钱。"（他开始数钱，越数越快。）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一块。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贝西，你在跟我一块儿数吗？——八十、九十、两块。十、二十——你穿的那双鞋子可漂

亮呢，贝西——四十、五十、七十、八十、九十、三块。十、二十、三十——今晚教堂里上演什么节目，贝西？——五十、六十、七十、九十、四块。十、二十、三十、五十、七十、八十、九十——这顶新帽子挺时髦，贝西，你戴正合适——六块。（他咯咯地笑）就这样数下去。现在由于缺乏练习，我已经不熟练了。可那时候，连造币厂的经管人我都骗得过。

霍普 （咧着嘴笑）少找她两块五，是不是，埃德？

莫舍 是呀。真是一笔很好的赚头，我该这么说，因为这是跟一个头脑清醒又会计数的人打交道呀。不过，很遗憾，我刚走到拐弯的地方，她就发现我数错了。她自己重新数了一遍。不知怎么的，贝西再也不像姐姐对弟弟那样相信我了。（他深情地叹了一口气）亲爱的贝西啊。

霍普 （这下冒火了）你真是活宝，居然吹嘘起怎样少找亲姐姐的钱！老天爷作证，如果发生战争，而且你也参加了的话，他们得把死人的口袋锁起来才行！

莫舍 （多少给这句话刺痛了）这话太过分了，哈里。对傻瓜我总是给他们一点上当受骗的机会。至于抢死人的钱，那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回忆往事，不胜感慨。）天呀，一想起那辆售票车，过去的好日子便又回到眼前了。那时过的是天底下最惬意的生活，演的是天底下最精采的节目！从来没有过那么多的好人聚集在一个帐篷底下！我真想再跟他们握握手呢！

霍普 （尖刻地）他们如果手里有枪，就会当场毙了你。你骗过他们每一个人。老天爷作证，你甚至从马戏团驯养的海豹那里偷鱼，从永远忘不了你的大象那里偷花生！（他给自己的奇 599
思妙想逗乐了，格格地笑起来。）

莫舍 （并不计较这番刻薄话——迷迷糊糊地）你知道，哈

里，我已经下定决心，过一两天就去见老板，要求恢复我原来的工作。我可以毫不费力地重新使出我那找钱的绝招。我还会吹一通牛，哄得他相信，下次分红的时候我不会再无理取闹。（含蓄地抱怨）呆在这里伺候你，替你赶流氓阿飞，可什么外快都捞不到。操了心，出了力，一早起来连杯睁眼酒都没有。

霍普 （不肯和解地）就是没有。（莫舍叹了口气，绝望地合上眼睛。现在，除拉里和帕里特以外，其他的人又都打起瞌睡来，霍普继续发牢骚）见鬼去也好，上马戏团也好，都不关我的事。我的天，走了倒太平！我讨厌你们！（接着，担心地）喂，埃德，你看希基到底怎么了？希望他马上就来，他总是有说不完的笑话。你和这些酒鬼都快把我烦死了。我想和希基一起痛痛快快地笑一通。（想起一件事，咯咯地笑起来。）你可记得他常常拿他老婆和送冰人开的那个玩笑？真把人笑死！（罗基从酒吧间出来，往前走到莫舍的椅子背后，把黑帘子沿着挂帘杆推到后墙。）

罗基 老板，该开店门了。（他一揿舞台后部的电钮，所有的灯都熄了。这时，清晨灰暗的光线从右边临街的窗口射进来；左边朝着后院的那两扇积满灰尘的玻璃窗略略迎进一点光线，里屋显得更加昏暗，更加肮脏。罗基转向霍普——粗声粗气地）老板，为啥还不到楼上去睡？希基决不会这么一大早来的！

霍普 （霍地跳了起来，侧耳谛听）现在有人来了。

罗基 （谛听）哦，那是我的两个小妞儿。是她们该回来的时候了。（他往回走向酒吧间左面的那扇门。）

霍普 （十分扫兴）叫你那两个傻婆娘安静点。我不想上床去睡，只想在这儿合一会儿眼。我不许哪个该死的傻丫头在这儿嘻嘻哈哈，尖声怪叫。（他往椅子里一靠，嘟囔着）真是做梦也

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天,哈里·霍普旅馆竟住起婊子来了。要是贝西还健在,她会怎么想啊?不过我是不许她们用我的房间接客的。她们都是好妞儿,一点也不比别人坏。她们总得混口饭 600
吃嘛。再说她们付房租,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他翻起一只眼睛从眼镜架上端望着莫舍,满意地笑了笑。)老天爷作证,埃德,我敢打赌,贝西一定在坟墓里打滚呢!(他抿着嘴笑。但莫舍已闭上眼睛,低着头打瞌睡,没有答腔,于是霍普也合上了眼睛。罗基打开舞台后部酒吧间的门,站在门外的过道里,面朝右。过道里传来姑娘的笑声。)

罗基 (警告地)别做声!轻点!(他走进来,招手要她们跟着。他走到柜台后面,拿出一瓶威士忌、几只杯子和几张椅子。玛吉和珀尔跟着他,朝四周望了一眼。除拉里和帕里特外,其余的人有的睡着了,有的在打盹,就是帕里特也合上了眼睛。两个姑娘都二十刚出头一点,是典型的廉价妓女,照例打扮得花哨俗气。珀尔头发和眼睛都是黑的,一看就知道是意大利人。玛吉的头发棕黄色,眼睛淡褐色,是一个纽约贫民窟里长大的混血儿。两人都长得比较丰满,尽管她们的化妆很差,但看得出她们长得还算漂亮。她们都还有着青春年少的鲜嫩痕迹,虽然她们干的那一行正在开始摧残她们,使她们显得粗硬、未老先衰。两人都易动感情,喜欢傻笑,愚笨懒惰,但脾气好,对生活要求不高。她们对罗基的态度就像两个怀着母性感情的妹妹对一个好欺负人的哥哥一样。她们喜欢取笑他,但是又溺爱他。他对她们的态度就像主人对待两只会玩把戏的小动物,他已经教会她们在他的摆布下表演赚钱的节目。他像自豪的主子那样喜欢她们,对她们的管束并不怎么严格。)

玛吉 (朝四周望了望)我的天,珀尔,这儿真是个太平间,

停放了那么多尸首。(她看到拉里的眼睛，热情地笑了笑。)喂，老俏皮鬼，你倒还没有死？

拉里 (咧着嘴笑)还没有，玛吉。可是我实在等得不耐烦了。(帕里特睁开眼睛望着这两个姑娘，但她们一瞥见他，他马上又闭起眼，把头转了过去。)

玛吉 (她和珀尔来到前排右面的桌子跟前，罗基跟在后面)新来的那小子是谁？拉里，是你的朋友吗？(下意识地向帕里特投以诱惑的微笑，用干她那行的惯用腔调对他说)小弟弟，想玩玩吗？

珀尔 哦，他已经睡着了。让他见鬼去吧！

霍普 (翻起一只眼睛从眼镜架上端望着她们——迷迷糊

601 糊地生着气)你们这些该死的婆娘，别大声嚷嚷。(又闭上眼睛。)

罗基 (温和地警告她们)坐下，别等我一拳把你们打趴下。(玛吉、珀尔坐在桌子的左面和后面，罗基坐在右面。姑娘们倒酒。罗基一面望着霍普，一面压低嗓子，干脆利落地对她们说)喂，你们的生意怎么样？

玛吉 还不错，是不是，珀尔？

珀尔 那还用说，我们盯住了两个宿夜客人。

玛吉 在六号街上。两个都是从乡下来的。

珀尔 两个都喝得烂醉。

玛吉 我们以为运气不错。把他们带到一家像样的旅馆。我们想这两个人已经醉得糊里糊涂，不会老缠着我们的，我们可以在床上好好睡一觉了。那儿的床跟这儿的不一样，床垫不是硬得像用卵石铺的。

珀尔 可是我们运气并不好。他们虽不是那样缠着我们，

可他们也不想睡觉，懂吗？老天爷，我从来没见到过这样唠唠叨叨讲个没完的人。

玛吉　他们一边喝酒，一边侃起政治来，忘记我们还在旁边。一个说："只有布尔·穆塞家的人才是好人。"另一个说："你他妈的撒谎！我可是个共和党人！"说着他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珀尔　后来他们大发脾气，还吓唬人装出要打架的样子，可一会儿又和解了，大声嚷起来，唱着《求学时代》那支歌。我的天，你想想，这样大叫大嚷的还想睡觉吗？

玛吉　后来旅馆的私家侦探来了，叫我们穿好衣服出去。这时我们可高兴呢！

珀尔　我们告诉那两个家伙，我们在拐弯的地方等他们。

玛吉　这样我们就回来了。

罗基　（开宗明义地）对，我看到你们了，可还没有看到钱哩。

珀尔　（向玛吉使眼色——取笑地）他一开口就谈生意，不是吗，玛吉？

玛吉　是啊，咱们的小老板！他就是那么个人！

罗基　来吧，掏出来！（两人撩起裙子，把钱从袜子里掏出来。罗基仔细地注视着她们的举动。）

珀尔　（被逗乐了）玛吉，瞧他那副盯着咱们的样子。

玛吉　（被逗乐了）他怕咱们留一手。 602

珀尔　看他那副要钱的猴急相，你会以为活儿是他干的呢。（她拿出一小卷钞票给罗基）拿去吧，剥皮鬼！

玛吉　（交出她的那份）让这些钱把你呛死。（罗基飞快地数着钱，数完后往口袋里一塞。）

罗基　（和蔼地）你们两个该死的小姑娘尽给我添麻烦。要

是我不在这儿，你们拿了钱怎么办？还不是统统交给哪个拉皮条的。

珀尔 （逗弄地）我的天，那有什么两样呢——？（急忙地）哦，我不是那个意思，罗基。

罗基 （目光凶狠起来——慢吞吞地）那可大不一样，懂不懂？

珀尔 别发火。老天爷，难道不能和你开点儿玩笑吗？

玛吉 就是嘛，罗基，珀尔只不过开开玩笑。（安慰地）我们知道你有正式职业。所以我们喜欢你，懂吗？你不靠我们过活。你是酒吧间伙计。

罗基 （又和颜悦色地）不错，我是酒吧间伙计。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待你们两个不错，是不是？老天爷，我心里有数，你们瞒下一些钱不给我，但我知道数目不大，这没啥了不起，我不跟你们斤斤计较。我觉得你们是两个好妞儿，你们是我的好朋友，懂吗？

珀尔 你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呀。不是吗，玛吉？

玛吉 那还用说，他的确是。（罗基露出得意的神色，把酒杯送回酒吧间。玛吉悄悄地说）你这个傻丫头，难道你还不知道不能在这件事上跟他开玩笑吗？要是他揍你，那就活该！

珀尔 （佩服地）老天爷，我敢打赌，要是他发起脾气来，也会狠狠揍你一顿的。意大利人的脾气真够呛。

玛吉 不管怎么说，反正咱们不是死心塌地的老婊子，也就不需要拉皮条的。咱们还没那么不要脸呐。

珀尔 可不是。咱们最多算是马路小姐。

罗基 （在柜台后面冲洗瓶子）科拉三点钟左右回到这里，她叫醒查克，把他从床上拖起来，一起到一家中国餐馆去了。

(讨厌地)那种婆娘亏他受得了!

玛吉 (讨厌地)我敢打赌,他们一定是呆在一块做那个老掉牙的白日梦,什么结婚呀,到农场去安个家呀,都是自己骗自己。我的老天爷,自从查克戒酒以后,他们就一直抱着这个梦不放! 你一跟他们聊天,他们就跟你唠叨个没完! 603

珀尔 可不是,查克这个大笨蛋,一张丑脸老是傻笑。科拉也咯咯咯地笑。就像她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一个男人告诉她,婴儿不是鸟儿叼着从烟囱里送下来的,她听了笑个不停的那样。

玛吉 其实她干这一行比我和你都早得多! 她和查克一直争争吵吵的,科拉说,她不敢嫁给他,因为怕以后他又喝起酒来。好像科拉是个怕醉鬼的女人哩!

珀尔 查克这个大骗子发誓说,他决不再酗酒了! 科拉也装着相信他——提起这件事真叫我受不了。我们应该打个电话给疯人院,叫他们派辆车子来,把这两个疯子带走。

罗基 (回到桌子跟前——讨厌地)对,这个店里的人做着各式各样的白日梦,我看这里面就数他们两个的最荒唐。什么也阻止不了他们。这些年来,查克一戒酒,他们就做那个梦。我真猜不透。结婚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 到农场安家的鬼话更是异想天开。他们两个都是在这儿被拉扯大的,最远也只到过科尼岛*,哪里去过什么农场! 我的天,要是他们听不到高架铁路上嘎啦嘎啦的响声,他们就会以为自己的耳朵聋了呢! 如果真有那么一次他们听到蟋蟀的叫声,他们一定会发神经病! 我曾经听到过一次,那是在泽西城我的一个表哥家里。我一夜都没合眼。那些叫声弄得我心惊肉跳。(更加反感地)我的天,像

---

* 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南端的海滨游览地。——译者注

查克这样一个酒店老伙计去挖马铃薯，那会是什么样子，你们想像得出吗？再想想，一个婊子吆喝着把牛赶回家！我的天！这难道不是一幅绝妙的图画！

玛吉 （责备地）你不该把科拉说成那样，罗基。她是个好姑娘。她也许是个马路小姐，可不是——

罗基 （体谅地）对，我就是这个意思，是个马路小姐。

珀尔 （咯咯地笑）他刚才说到该死的牛，这倒没说错，玛吉。我的天，我敢打赌，科拉一定弄不清牛角长在牛的哪一头！我倒要去问问她。（过道里传来开门的响声和一个男人同一个女人争辩的声音。）

罗基 你的机会来了。进来的就是那两个疯子。（科拉和查克从过道朝里看，随即走了进来。科拉身材瘦削，是个头发经过漂染的冒牌金发女郎。年纪比珀尔和玛吉大几岁，装束打扮和她们一样。从她圆圆的脸蛋上，看得出她比她们经受了她那
604 个行业更多的摧残，但仍然有着像玩具娃娃那样标致的痕迹。
查克是个结实的、胸宽脖子粗的意大利裔美国人。一张肥胖、和蔼、黑黝黝的脸。头上戴着镶有彩带的草帽；打着时髦的领带，穿着时髦的套装和衬衫，脚上是一双黄色皮鞋。眼睛明净，身体看上去健壮如牛。）

科拉 （快活地）喂，酒鬼们。（她向四周看了一看）我的天，这地方真像太平间，一个下雨的星期天晚上的太平间！（她向拉里招手——亲切地）喂，老俏皮鬼！你还没死吗？

拉里 （咧着嘴笑）还没有，科拉。一直等着归天，真等得腻死了。

科拉 唷，你可有得活呢！你想死就得雇个人用斧头把你劈死。

霍普　（翻起一只困乏的眼睛望着她——恼怒地）该死的妖精，别大喊大叫！这里可不是窑子！

科拉　（取笑地）我的天，哈里！你说到哪儿去了！

霍普　（闭上眼——带着满意的笑容自言自语）老天爷，我敢打赌，贝西正在她的坟墓里打滚呢！（科拉在玛吉和珀尔之间坐下来，查克从霍普那张桌旁拿来一张空着的椅子，放在科拉的椅子旁边，坐了下来。在拉里那张桌旁，帕里特对这几个姑娘怒目而视。）

帕里特　早知道这儿是婊子住的地方，我是决不会来的。

拉里　（注视他）你好像很讨厌这些女士们。

帕里特　（咬牙切齿地）我痛恨天底下所有的婊子！她们都是一路货！（感到自己问心有愧）我就是因为跟一个婊子鬼混，才跟妈妈吵了那场架，你能理解我的心情，是不是？（接着忿怒地冷笑）可这关你什么事？你已经看破红尘，你同生活已经一刀两断。

拉里　（尖锐地）很高兴你记住了这一点。我根本不想过问你的闲事。（他闭上眼，靠在椅子上，好像准备睡觉。帕里特盯着他冷笑，接着向别处望去，露出诡秘和害怕的表情。）

科拉　跟拉里在一起的那个人是谁？

罗基　是个小气鬼。让他见鬼去吧。

珀尔　喂，科拉，请回答我一个问题。牛的角长在哪一头？

科拉　（狼狈地）唉，别提啦。一提起农场，我就心烦。

罗基　你心烦，我们比你更烦！

科拉　（不理睬罗基的话）我和这个没出息的大块头一直在 605
争论这件事。他说泽西那地方最合适，我说，长岛最合适。因为那儿靠近科尼岛。我对他说，我怎么知道你这一辈子再也不酗

酒了呢？要是像我们现在这种关系，随你醉成什么样子，我也不在乎。可是我不愿意嫁给一个酒鬼。

查克 我对她说，我一辈子也不喝酒了。她又找岔子，说什么要是结了婚，不到一个月，我就会责怪她当过马路小姐。"哎呀，我的宝贝"，我对她说，"为什么要责怪你呢？难道你以为我想娶一个黄花闺女吗？只要你不再干这一行，不再同送冰人或者别的什么人鬼混，我还有什么可埋怨的呢？"（用力搂了她一下。）这是我的老实话，宝贝。（吻她。）

科拉 （吻他）哎呀，你这个流浪汉！

罗基 （十分反感地摇头）还有比这更肉麻的吗？来喝酒，我请客，可别再肉麻了。（他站了起来。）

科拉 不，这次轮到我请客啦。我交了好运。所以我把查克从床上拉起来去庆祝庆祝。那是个水手，我把他口袋里的钱都掏来了。（她咯咯地笑。）听着，简直是出滑稽戏。我碰上一帮醉醺醺的酒鬼，那家伙更是醉得糊里糊涂。他们在布鲁克林海军造船厂附近喝酒，喝的肯定是烈酒，就像哈里店里的酒一样。一看到那家伙扶着路灯柱站在那儿，我就停下脚步，趁警察还没来，急忙上前抓住他。我说："喂，乖乖，想乐一乐吗"？我的天，他呆住了！他是个彬彬有礼的醉汉哩。想想看，他还要跟我点头哈腰地打招呼。我只好搀住他，要不他就会跌在地上啃泥巴了。你们猜猜他说什么来着？他说："小姐，您能告诉我到自然历史博物馆去的最近一条路吗？"（他们都大笑起来。）你们想得到吗？这时正是半夜两点钟。尽管不知道，我还是装出知道那地方的样子。我说："当然知道，宝贝。能为你指路，我真太高兴了。"我把他领到一条黑暗的小街上，让他靠墙站着，便抄起他的腰包来。（她呵呵地笑）你们猜他怎么着？老天爷，我说的一点

不假，他笑了起来，这个大傻瓜！他说："别弄得我怪痒的。"而我那时正在抄他的口袋，掏他的钱呢！我差点笑死了！后来我让他转过身来，把他一推，打发他上路。我对他说："一直走下去，靠你右边的一座白色大楼房就是。你准能找到。"现在他一定正在北河*里游泳呢！（他们都哈哈大笑。）

查克 把钱交给这些人，山姆大叔**岂不是个傻瓜！ 606

科拉 （一副认真的样子）我从他身上抄出十二块钱。来吧，罗基，请他们喝酒。（罗基朝酒吧间走去。科拉向四周看了一看。）喔，刚才查克扯到送冰的人，倒使我想起来了。该死的希基在哪儿？

罗基 我们都在纳闷呢。

科拉 他早该到了。我和查克刚才还碰见过他。

罗基 （兴奋起来，从酒吧间走回来，连酒也忘了拿）你们碰见希基了？（用肘推了推霍普。）嘿，老板，醒一醒！科拉已经见到希基了。（霍普立刻醒过来，除雨果和帕里特以外，这儿所有的人都惊醒了，好像一种神秘的无线电传播的信息不胫而走，大家心里充满了希望。）

霍普 你在什么地方碰见他的，科拉？

科拉 就在第二个拐弯角。他正站在那儿。我们说："欢迎你到我们这个城市来。大伙儿都在盼着你呢，盼得连脖子都伸出一码长了。"我还跟他开玩笑说："送冰人好吗，希基？他在你家里混得怎么样？"他笑着说："很好。"他还说："告诉大伙儿我马上就来。我刚刚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来拯救他们，给他们带

---

* 赫德逊河的港湾，在纽约市的西面。——译者注

** 指美国政府或美国人。——译者注

来安宁。”

霍普 （呵呵地笑）我的天，他又想出新招来了！他要是不去借套救世军制服穿着到这儿来，那才怪呢！罗基，告诉他我们正等着他来拯救呢！（罗基一边笑一边走了出去。）

科拉 是呀，哈里，他不过是开玩笑。可是，不知怎么的，他确实有点儿古怪。他有点和以前不一样了。

查克 一点不错，小宝贝，他没喝醉。单凭这一点他跟过去就不一样了。过去我们看见他，不是喝得醉醺醺的，就是大醉后像发神经病似的直哆嗦。

科拉 就是嘛！老天爷，难道我犯傻了？

霍普 （深信不疑地）你是天底下最傻的婆娘。（接着迷惑不解地）没喝醉？这就怪了。过去他总是在动身来这儿以前，就喝得足足的了。嗯，老天爷保佑，他清醒的时间不会长！今天午夜在我的生日宴会上，他一定会喝得烂醉。（他带着兴奋的期待心情，抿着嘴直笑——对大伙儿说）大家听着！他一定想出了什么新花招来捉弄咱们。咱们要假装上了他的当，懂吗？咱们要狠狠取笑他一番，叫他出足洋相。（大家笑着说：“那还用说，哈里”，“你说得对”，“这是个好主意”，“咱们要收拾收拾他”，如此
607 等等。由于抱着同样热切的期待心情，他们都显得非常激动。正在这时，罗基搂着希基的肩膀，和希基一道出现在柜台末端的门口。）

罗基 （带着亲切的笑容）这个狗娘养的来了！（大家都站起来，亲切地招呼着“喂，希基”，等等。连雨果也从昏迷状态中苏醒过来，昂起头，带着欢迎的傻笑，在厚厚的眼镜片后眨着眼。）

希基 （快活地）喂，朋友们！（站立片刻，亲切地对周围所

有的人微笑。他约莫五十来岁，比中等身材的人略矮一点，胖墩墩的身体。圆脸，皮肤光洁。浅蓝色眼睛，圆鼻头，撅起的小嘴巴，看上去像个大男孩。头顶光秃，只剩下太阳穴附近和后脑勺上的一圈头发。脸上老是带着推销商那种讨人喜欢的微笑，流露出随和、自信、亲切、爱与人真诚交往的表情。眼睛里闪烁着一种既喜欢开别人玩笑也乐于被人家开玩笑的幽默。他那种友好、大方的个性使大家一见面就喜欢他。同时他还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他对自己干的那一行有真本事。从他的一举一动看得出他办事干练，有条不紊；他目光敏锐，一眼就能看出你的心思。谈吐带有推销商特有的格调，从容流利，使人信服。他身上穿的是那些往来于小城镇之间的、生意兴隆的推销商常穿的衣着——虽不时髦花哨，但是崭新、笔挺，引人注目。他立刻摆出一副进场的姿势，故意把一只手放在胸前，昂首挺胸，用假声男高音说话）**“好友相聚一堂，总是风和日暖！”**（改用滑稽的男低音和另一种腔调）**“再来一点酒，对咱们不会有害处！”**（他的个性使得这种滑稽表演非常有趣，因而引起哄堂大笑。他大摇大摆地向罗基挥手！）**履行你的职责吧，罗基老弟。把药耗子的毒药拿来！**（在众人的欢呼声中，罗基笑着走到柜台后面去拿酒。希基走上来亲切热忱地和霍普握手）**老东家，近来怎么样？**

霍普 （热情洋溢地）**我的天，希基，你这个老混蛋，看到你真开心呀！**（希基同莫舍和麦格洛因握手；探身朝右同玛吉和珀尔握手；走到中间那张桌子同刘易斯、乔·莫特、韦乔恩和吉米握手；向威利、拉里和雨果招手。用同样亲切热忱的口吻叫着每个 608
人的名字，于是响起了一阵彼此问好声：“老弟好吗？”“老伙计好吗？”“老哥好吗？”“一切都好吗？”如此等等。罗基端出饮料，从

拉里那张桌子开始，将喝威士忌用的玻璃杯、淡饮料*和一瓶酒依次摆在每张桌子上。霍普说。)坐下，希基。坐下。(希基在第二排桌子前方的椅子上坐下来，正好在霍普和吉米·托莫罗的桌子当中，他面向前方。霍普继续兴高采烈地往下说。)我的天，希基，你还是老样子，一张笑嘻嘻的丑脸。(向科拉轻蔑地点了点头)这个傻婆娘却一个劲儿地对我们说你变了，可是你一点也没有变嘛。谈谈你的情况吧。近来混得还不错吧？天呀，你看起来就像一个百万富翁。

罗基 (走到希基桌子跟前，摆上一瓶威士忌，一只玻璃杯和一杯淡饮料——然后交给希基一把钥匙)这是你的钥匙，希基，还是那个老房间。

希基 (把钥匙朝口袋里一塞)谢谢，罗基。我想上楼去打一会儿瞌睡。这几天一直没有睡好，疲倦得要命。好好睡一、两个钟头就能恢复过来。

霍普 (这时罗基正把饮料摆在他桌子上)你居然关心起睡觉来了，这可是我生平第一次从你嘴里听到。我的天，你是个从来不想睡觉的人啊。(他擎起酒杯，除帕里特外，其他人也举起杯子。)灌几口酒到肚子里，你就会忘记睡觉的。干杯，希基。(大家都像往常那样，一起兴致勃勃地祝酒。)

希基 (热忱地)男女朋友们，敞开肚皮喝吧！(大家都喝了，唯独希基只喝淡饮料。)

霍普 我的天呀，一上来就喝清水，这是不是个新花招？

希基 不，我忘了告诉罗基——你们得原谅我，男女朋友们，我已经戒酒了。这辈子再也不喝了。(大家惊异地盯着他

---

* 为喝烈性酒后紧接着再喝的少量清水。——译者注

看，简直无法相信。)

霍普 算了吧——(接着对其他人使了个眼色，开玩笑地)真没想到！你参加了救世军，是吗？还当上了妇女基督教禁酒联合会主席吧？罗基，把那瓶酒从他桌上拿走。我们可不能唆使他犯罪啊。(他抿着嘴笑，其他人也大笑起来。)

希基 (认真地)说真的，不喝了，哈里。我知道这是难以相信的，可是——(停顿了一下，接着直率地)科拉说得对，哈里。我变了。我是说在喝酒这点上我变了。我再也不需要喝酒了。609
(大家都瞪着眼望着希基，希望这是开玩笑；可这时他们深刻地意识到了他身上的变化，他们失望了，而且隐隐约约地感到不安。)

霍普 (硬着头皮开玩笑)好呀，玩笑继续开下去吧，把我们开得屎滚尿流吧！我的天，科拉刚才说，你是来拯救我们的！那好，讲下去吧。把你葫芦里的药都倒出来！开始做礼拜吧！如果你乐意的话，就唱一支他妈的圣歌。我们都来参加合唱。“酒鬼哪能进天堂”。就唱这支吧，这是一支好歌子。(他勉强笑了一笑。)

希基 (咧着嘴笑)唉呀，真该死，老东家！难道你以为我到这里来是兜售禁酒之类的胡说八道吗？你知道我决不是那种人！我不再喝酒并不意味着我主张禁酒。真见鬼，我还不至于那么忘恩负义吧！酒给了我许多欢乐的日子。我对酒的感情还是和过去一模一样。如果有人想喝酒，而且感到只有喝酒才快活、才心安理得，那他们为什么不该喝呢？我毫无保留地赞成他们喝。对酒这玩意儿，我是一清二楚的。我都亲身经历过嘛。我不喝酒的唯一原因是——嗯，我总算有勇气正视自己了，把那个害我活受罪的该死的白日梦扔到海里去了，也总算有勇气为

了一切有关的人的幸福，做我该做的事了——这样一来，我立刻就感到心安理得，再也不需要什么酒了。这就是我不再喝酒的原因。（他停下来。他们盯着他看，既惴惴不安又开始感到要多加防备。希基不顾四周，亲切而内疚地笑了笑）好了，不谈了。别再傻呼呼地尽谈自己，扫你们的兴，再给他们上酒吧，罗基。给。（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大迭钞票，抽出一张十元的票子。大家喜形于色。）继续喝吧，把这张票子喝光。然后再要。

罗基 天呀，这一迭钞票的酒，河马也会呛死的！你们这些人，把酒加满呀！（他们都斟酒。）

霍普 这才有点像你说的，希基。收起这通戒酒的胡说八道——别装模作样了，看在老天爷面上，来一杯。

希基 老东家，这可不是装模作样。不过别误解我。我不是那种戒了酒就抱怨别人喝酒的人，我还乐意同大伙儿在一起凑个热闹呢。真的，要不是为了像往常那样在今晚举行的宴会上庆祝你的生日，你想，我到这里来干吗？你们都是我的哥儿们，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朋友。打我离开家——走到这里来的路上——我一直想着你们——

霍普 走到这里来？我的天，你是说，你是走来的？

希基 当然是走来的。从最黑暗的阿斯托里亚[59]荒野一直走到这里。这我一点也不在乎。我好像不知不觉就走到了这里。只是有点疲倦，有点想睡觉，除此以外，一切都很好。（开玩笑地）老东家，这对你该有点鼓舞作用吧——这说明在这个区里稍微走走是没什么可怕的。（他向其他人眨眼睛。霍普板起面孔略露愠色。希基接着往下说。）对胖子来说，这段路走得还不算慢，因为这段路相当长，再说，我还在公园里坐着思考了一会儿呢。我是快十二点的时候走进房间告诉伊芙琳我要走的。大

约走了六个小时。不，还不到六个小时，我在拐弯的地方已经站了好一会儿，科拉和查克才来，我在那儿惦着你们大伙儿。我对科拉说什么要拯救你们，这当然只是开开玩笑。（接着严肃地）不，我也不是开玩笑。不过我不是指戒酒。我的意思是要把你们从白日梦里拯救出来。根据我的经验，我知道这些白日梦才是真正的毒药，糟蹋人的生命，使人不得安宁。要是你们知道我现在多自由自在、心满意足就好了。我好像已经脱胎换骨，成了新人。只要你有勇气，治疗白日梦实在简单得很。还是老药方，诚实是上策——我是说，对自己要诚实。也就是说不对自己撒谎，不用子虚乌有的明天来哄骗自己。（这时，他凝视着前方，好像既是对大伙儿说话，又是在自言自语。他们带着不安和不满的神情盯着他看。他又露出抱歉的样子。）好啦，这些话听起来真他妈的像一篇劝人为善的布道文。忘掉这些话吧。我想这也许是我的本性，我老头子常常用鞭子抽我屁股，让我把得救之道牢记在心。他是印第安纳州乡下的牧师，我大概对你们讲过。我做买卖的本领也是从他那里学来的。他这个人居然有本事把沿戈登街那些印第安纳州乡巴佬的建筑空地卖出去！（摇起推销商的三寸不烂之舌）好啦，听我说，男女朋友们，别瞅着我，好像我有什么假货要卖给你们。说老实话，我没什么招数儿。让 611
我们举个例子吧，随便举你们当中哪一位做例子都行。老东家，就拿你来说吧，说是要到区里去走走，可你从来没——

霍普 （机警地防备着）那又有什么关系？

希基 （亲切地咧着嘴笑）哎呀，哈里。你和我都非常清楚。那可大有关系哩。

霍普 （不甘示弱）老天爷作证，我就要去了。

希基 当然，这一次——你就要去了。因为我打算拉你一

把。我知道，你非得办好这件事，才会懂得内心宁静的真正滋味。（他望着吉米·托莫罗）你也一样，吉米。你一定得试一试，把原来的差事弄回来。不要老是推到明天！（吉米板起脸，可怜巴巴地竭力摆出一副庄重的样子——希基安慰地说）别，别说了，吉米。有关明天的一切我都知道。我都亲身经历过嘛。

吉米 我不懂你在说些什么。我承认，我傻呼呼地一拖再拖，可是很凑巧，我刚好打定主意，等我收拾停当我就——

希基 很好！这才是好样的！我打算助你一臂之力。你一向对我挺好，吉米，我要用行动来证明我是多么感激你。这件事一办好，你就再也不会老是抱怨自己了，到那时你也会感激我的！（他看了看周围其他的人）你们其他各位，包括女士们在内，你们的处境都一样，可以说是大同小异。

拉里 （一直赞赏地听着，但赞赏中不无嘲讽之意——用半滑稽半认真的古怪语调低声说）老天作证，希基，你真是打中了要害！这儿的确是做白日梦的天堂！

希基 （对他笑了笑，用开玩笑的亲热口吻）好啦，好啦！袖手旁观的老贼学家开口了！你以为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例外，是吗？生命对你来说，再也不值什么了，是不是？你已经从人生这个舞台上退了下来。你在等待那个美好的长眠不醒的结局，正等得不耐烦了吧！（他咯咯地笑）好啊，拉里。我很敬重你这个老滑头。我也要尽心竭力使你做个老实人！

拉里 （被刺痛）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你说说清楚。

希基 你用不着问我，像你这样聪明的老家伙还用得着问人家吗？问自己好了，我敢说，你是一清二楚的。

612 **帕里特** （带着讥笑和得意的神情，好奇地注视着拉里的脸）他已经把你的心事看透了，拉里！（他转向希基）这可说到点

子上了，希基。揭穿这个老骗子吧，他怎么可以溜之大吉呢。

希基 （先是诧异，接着因困惑而颇有兴趣地打量他）嘿！我们当中来了一位生客呢。刚才我没注意到你，老弟。

帕里特 （感到尴尬，移开目光）我叫帕里特。是拉里的好朋友。（眼光又转到希基身上，发现他仍在打量自己，防备地）嗳！你老望着我干吗？

希基 （继续望着他——迷惑不解地）别见怪，老弟。我在捉摸——咱们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见过面？

帕里特 （放心地）不会。我还是第一次来到东部呢。

希基 不错，你说得对。我知道咱们没见过。干我这行儿的，要成为老行家，就得训练自己记住每一个名字或者每一张面孔。尽管咱们过去没见过面，可我还是深信我在你身上看出了一点儿什么。也许咱们是难兄难弟吧——至少在某个方面。

帕里特 （又不安起来）你在扯些什么？你疯了。

希基 （一本正经地）别想骗我，小伙子。我是个很称职的推销商——因为很称职，所以尽管我每次喝得酩酊大醉，公司还是乐意雇用我——我之所以称职，就是因为我会观察人。（皱眉，又感到迷惑不解）可是，我不明白——（突然变得轻松、随和）别介意。我看得出你眼下正碰到麻烦事，对拉里的朋友，我愿意尽力相助。

拉里 别管闲事，希基。他跟你不相干，跟我也不相干。（希基用敏锐的探询目光瞥了他一眼。拉里移开视线，继续讽刺地往下说。）你尽给咱们卖关子。还是多说点你打算怎样拯救我们吧。

希基 （随和地，但似乎有点被刺痛）算了吧，别生气，拉里。别跟我生气。咱们一向是好朋友，是不是？我知道，我一直挺喜

欢你。

拉里 （有点不好意思）嗯，我也挺喜欢你的。别提了，希基。

613 **希基** （满面笑容）好！这就对了！（看看周围的人，他们都忘了喝酒）怎么啦，朋友们？这是怎么回事，办丧事吗？来！喝酒！把酒喝完！快喝吧！（他们都喝酒。）再来一杯。真见鬼，这算什么办喜事啊！要是我说的话太一本正经，就当我没说。我不想做讨厌鬼。随便什么时候，只要你们觉得我讲的话不中听，就叫我滚蛋好了！（越来越瞌睡，打了个哈欠，声音也变得有点嗡嗡隆隆的。）不，男女朋友们，我并不想欺骗你们。只是根据我的经验，我知道虚假的白日梦会给你们带来什么后果——而一旦摆脱了它，你们就会感到何等的轻松和愉快。（又打哈欠。）天呀，我突然想睡觉了。走了那么多路，现在倦死了。我还是上楼去吧。我可不能开这种该死的玩笑，冲着你们睡大觉呀。（他蓦地站起来，可是又瘫了下去。他直眨眼，竭力把眼睛睁开）的确，男女朋友们，在这以前，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宁静。这真是一种了不起的感觉，好比你生了病，痛苦得不得了，这时医生在你手臂上扎一针，痛苦消失了，你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他闭上了眼睛）最后你也就自我解脱了。你让自己沉到海底。宁静地躺下。你不必再往前走了。再也不会有任何希望或梦想来纠缠你了。你们都会懂得我的意思的，当你们——（他停了一会儿——含含糊糊地）请原谅——太疲倦了——得打一会儿盹——朋友们，喝酒吧——我请客——（由于极度困乏而产生的睡意使他无法控制自己。他的下颚垂到胸前。他们出神地望着他，既迷惑不解又忐忑不安。）

霍普 （勉强装出生气的口吻）我的天，这真是绝招，居然当

着我们的面睡着了！（接着冲着大家发火）嘿，你们这些酒鬼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不把酒喝掉？平时你们老是嚷着要喝酒，现在酒就在你们鼻子底下，你们倒像木鸡一样呆在那里不动了！（他们吃了一惊，把杯子里的威士忌一饮而尽，然后又倒了一杯。霍普盯着希基。）老天爷，我真猜不透希基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还是觉得他在跟我们开玩笑。就是跟自己的老奶奶，希基也会开玩笑的。你说呢，吉米？

吉米 （不能令人信服地）肯定是他的又一个玩笑，哈里，虽然——嗯，看起来他的确变了。不过，也许明天他又会恢复老样子——（急忙加上一句）我是说，等他醒过来就会恢复的。

拉里 （皱眉蹙额地望着希基——与其说是对大伙儿说，不 614
如说在自言自语）如果你们认为他只不过是开玩笑，那你们就错了。

帕里特 （私下低声说）拉里，我不喜欢那家伙。他太爱管闲事了，我想避开他。（拉里怀疑地瞥了他一眼，接着连忙移开视线。）

吉米 （力图显出开明豁达的样子）可是，哈里，我得承认，他那些胡说八道里面还是有点道理的。现在正是我去要回我那份差事的时候了——尽管我并不需要他来提醒我。

霍普 （摆出坦率的姿态）可不是，我也该在区里走动走动了。可是我用不着他希基来告诉我，因为我已经安排好了，趁明天我过生日的时候去。

拉里 （讥讽地）哈！（接着用他那半滑稽半认真的腔调低声说）我的天，看来他推销的内心宁静药，至少有两笔要成交了，不过你们最好先弄弄清楚他带来的是真货而不是毒药。

霍普 （情绪受挫——生气地）你这个疯疯癫癫、不干活* 的爱尔兰佬，谁叫你插嘴的？你讲的毒药究竟指什么？无非是因为他看透了你——（对自己这种奚落人的话立刻感到羞愧，抱歉地补上几句）我的老天爷，拉里，你老是叽哩咕噜地讲些跟死连在一起的话，惹我发火。来吧，朋友们，咱们干杯。（他们喝酒。霍普的目光又落在希基身上。）好像完全清醒，又好像人事不知！讲来讲去离不开白日梦！老天爷，我真弄不懂。（又气呼呼地发牢骚）他不像过去的希基了！他来参加我的生日宴会简直大煞风景！要是他压根儿不来倒好了！

莫舍 （希基的话对他的作用最小，第一个恢复过来，并且体会到了醉后再喝一点酒的好处——温和地）给他点时间嘛，哈里，他会摆脱现在这种状态的。我看到过许多几乎无可救药的绝对禁酒主义者，他们最后全都摆脱出来了，彻底治好了，还是像以前一样喝得烂醉。照我看，这个可怜的傻瓜，是由于过度工作暂时失去了理智。（妙不可言地）俗话说，对于工作，你再细致也不会过分的。可一位有名望的医生曾经告诉我，从科学角度看，这是一种最最致命的习惯。他打着手电筒在街头巷尾行医，他认为把响尾蛇油涂在屁股上，能在三天内治好心力衰竭症。毫无疑问，他是世界上唯一提出这个看法的医生。我现在还牢记他对我讲的话："埃德，你生来虚弱，不过，你要是每天夜里，也就是每天早饭前喝一品脱劣等威士忌，同时尽量不干活，那你就可以延年益寿。一个人如果不喝酒、尽干活，那他就会英年早

* 拉里曾经是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成员，该会的英文缩写为 IWW（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霍普套用这三字缩写字母，改成"I－Won't－Work"。于是"我不想干活"就成了哈里调侃拉里的口头禅。——译者注

逝。(他说话时，大家都兴奋地朝他露齿而笑，他们真想大笑一通，因此他一讲完，就哄堂大笑起来。连帕里特也笑了。希基还是像死人一样熟睡不醒，而果刚才还把头搁在桌上，像往常那样昏睡，现在也透过他那深度眼镜朝上望，傻头傻脑地咯咯直笑。)

雨果 (对周围的人眨了眨眼睛。等笑声一停，他像哄小孩那样甜言蜜语、嬉皮笑脸地说)笑吧，资产阶级的小猴脸！像呆子那样笑吧，小傻瓜！(突然改变腔调，用喉音像作街头演说似地谴责起来，同时举起一只小拳头敲击桌子。)我也要笑！但要笑在最后！我要笑你们！(朗诵他喜欢的诗句。)“天热起来了，啊，巴比伦！在你的柳树下一片荫凉！”(大家给逗乐了，一齐用嘲笑声把他的话打断。雨果一点也不生气，可见他对大伙儿的这种反应已习以为常。他乐呵呵地傻笑。希基还在睡觉。这时他们早把对希基感到的不安忘得一干二净，也干脆不理睬他了。)

刘易斯 (醉醺醺地)嗨，既然咱们的小罗伯斯庇尔*已经把每天宣判别人上断头台的戏演过了，埃德，再给我讲点你那位医生朋友的故事吧。依我看，在我所知道的医生里，只有他算得上是最高明的。我认为咱们应该立刻指定他做咱们这儿的家庭医生。(大伙笑着表示赞成。)

莫舍 (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便摇着头悲伤地叙述起来)可惜太晚了！这位老医生已经到上帝那儿去了。也是劳累过度的结果。他没有照他自己的忠告去做。他起早摸黑一瓶又一瓶

---

* 罗伯斯庇尔(1758—1794)，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领袖。坚决主张把国王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房客们称雨果为小罗伯斯庇尔是对他的调侃。——译者注

地推销蛇油，可卖到最后一瓶不行了。死的时候只有八十岁。
最伤心的是：他知道，他是在劫难逃。最后一次我们在一起喝得
烂醉的时候，他对我说："这玩意儿总有一天会要我的命，埃德。
在你眼前的是一个绝望的人，一个医药科学的殉道者。要是我
有神经的话，我一定会神经失常。说起来你也许不会相信，去年
616 居然有个晚上病人极多，我甚至连喝个醉的时间都没有。对我
身体的这一打击引起了中风；作为医生，我知道这就是我生命
结束的开始啊。"可怜的老医生，他说到这里就哭了。"埃德，我
遗憾的是：工作没做完，人倒先走了。"他哭着说。"我曾经希望
我能活着看到这一天，由于我奇迹般的治疗，在这个光荣的国度
里不再剩下一块空着的墓地。"（一阵哄堂大笑。等笑声停下来，
他悲伤地接着往下说。）我怀念这位医生。他是一位老派绅士。
我敢打赌，此刻他正站在地狱的街头巷角欺骗那些被打入地狱
的罪人，告诉他们蛇油是治疗严重烧伤的唯一妙药。（又是一阵
哄堂大笑。这一次，笑声惊醒了困倦已极、正在酣睡的希基。他
在椅子里动了一下，挣扎着想醒过来，用力把头抬高一点，强使
自己半睁开眼睛。他带着困倦、亲切和赞许的微笑说起话来。
笑声蓦地停止，大家吃惊地转向他。）

希基 这才对嘛——别让我扫了你们的兴——我唯一的愿望就是看到你们心情愉快——（他又睡着了。大家都盯着他看，脸上又流露出不解、不满和不安的神情。）

（幕　落）

第二幕

617

景 只见里屋。把里屋与酒吧间隔开的黑帘子在这一幕里是右壁。同日，接近半夜。

里屋布置了一番，准备办寿筵。舞台前部的中央，四张圆桌拼在一起组成一张长桌，后面参差不齐地放着一排椅子，桌子两端也有椅子。这张临时凑合起来的宴会桌铺着从邻近一家小饭馆借来的旧桌布，在十七张椅子前都放着酒杯、盘子和刀叉餐具。桌子上每隔一段就有装满威士忌的酒瓶，坐着的人个个拿得到。一架竖式钢琴和一只凳子都搬了进来，放在左前方靠墙处。右前方摆着一张桌子，旁边没有椅子。原来放里屋内的其他桌子、椅子都搬了出去，在后部留下一块腾空的地方，供跳舞用。木屑已被扫除，地板也已擦净。看得出来，连墙壁也粉刷过，虽然越粉刷越显得斑斑点点，邋里邋遢。电灯托架上都饰有红缎带做的花饰。右前方那张单独摆着的桌子中央放着一块生日蛋糕，上面插好六支蜡烛。桌上还有几只系着缎带的盒子：两只盒子里放着领带，两只盒子装雪茄烟，一只盒里放着六条手帕，第六只是珠宝店装手表的方盒子。

幕启时，科拉、查克、雨果、拉里、玛吉、珀尔以及罗基都在里屋。查克、罗基和三个姑娘在这喜庆日子穿上了盛装。

科拉正在整理放在钢琴顶上的花瓶里的一束花。所谓花瓶就是从酒吧间搬来的一只大啤酒杯。查克坐在宴会桌左端最末一张椅子里。为了看科拉摆花，他已把椅子转了过来。拉里坐在宴会桌后面靠近当中的一张椅子上，脸朝前方，面前摆着一杯威士忌酒。他皱着眉，两眼直视前方，心神不定地沉思默想着。正在昏睡的雨果就在拉里左边。他的手臂像平时习惯的那样搁在桌子上，头枕在手臂上，头侧是满满一杯威士忌酒。玛吉和珀尔在右前方那张单独摆着的桌子旁整理蛋糕和那些寿礼，罗基站在她们附近。除了查克和罗基而外，大家都已喝过不少酒，这从他们的举止言谈中看得出来，但是除了雨果，似乎没有人喝醉。他们想在哈里生
618 日晚会上表现得高高兴兴，但暗底里都在想心事，神经紧张，容易动怒，样子有些不自然。

科拉　（从钢琴旁退后几步，细看花摆得如何）那束花这样摆好吗，小心肝？

查克　（气呼呼地）什么花不花的，我怎么知道？

科拉　这些花很好看，难道这也不知道吗，大笨蛋！

查克　（口气软了下来）确实很好看，小宝贝。要是你喜欢这些花，那我也喜欢哩。（科拉走回放钢琴的地方，想把插在大啤酒杯里的花朵摆得更好看些。）

玛吉　（赞赏蛋糕）嘿，珀尔，这块蛋糕真了不起吧？瞧！六支蜡烛，每支蜡烛代表十年。

珀尔　罗基，什么时候点蜡烛？

罗基　（气呼呼地）你去问希基这个疯子吧。他已经自封为这次寿宴的总管了。他说蜡烛在哈里快下楼时点起来，还要哈

里一口气吹灭这些蜡烛，说这样可以讨个吉利。希基本来打算点六十支蜡烛，可是我对他说，老天爷，要是那老家伙吸这么大一口气，他准会送命的。

玛吉 （挑战似地）哼，不管怎么说，这块蛋糕可是了不起，你说呢？

罗基 （无动于衷地）是啊，我看还不错，可是哈里要蛋糕派屁用场？要是他吃一块蛋糕，他就活不成了。

珀尔 你这家伙真是个笨蛋！玛吉，你说他是不是笨蛋？

玛吉 当然是喽！

罗基 （勃然大怒）不要脸的女人，你们当心点儿，要不然——

珀尔 （公然顶撞）要不然怎么样？

玛吉 对！要不然怎么样？（两人气势汹汹地瞪着罗基。）

罗基 喂，你们着了什么魔啦？快十二点了，哈里的生日就要到了。我不想自讨没趣。

珀尔 （面有愧色）噢，罗基，我们也不想自讨没趣呀。（争吵暂时平息。）

科拉 （转过脸来对查克说——刻薄地）连花是好看的也不懂的家伙肯定是个大傻瓜。

查克 什么？哼，要是我真的傻得像你——（口气软了下来）老天啊，你是存心想斗嘴，是吧？（和颜悦色，露齿而笑）啊哟哟，小宝贝，你为啥不高兴？我不过是在想，摆几朵花是希基这 619
个混蛋的新花样。过去哈里做生日，我们从来不用花，哈里要花派屁用？他连花菜和天竺葵都分不清楚呢。

罗基 查克，这话说得对。我刚刚对这两个婆娘说过，哈里要蛋糕派屁用。蛋糕也是希基的新花样。（忿忿地）老天爷，他

睡醒起床后，你拦也拦不住他。他一手包办寿宴，好像是他做寿似的。

玛吉 话得说回来，费用不都是他掏的腰包吗？

罗基 嗯，做生日的费用，谁掏腰包，我倒不大想管。惹我气恼的是，旅店里的事他统统想管，住在这里的人他也个个都要管。他到处管闲事，教训人家这个怎么做，那个怎么办。不过他并不对你直说，老是说些要人家想想才可能明白的话。

珀尔 可不是。他对我和玛吉也说过转弯抹角的话。

玛吉 是啊。那个推销商真是混帐！

罗基 他没完没了地胡扯，说什么对自己要老实，不要欺骗自己，还说什么要拿出胆量来，你是怎样一种人就做怎样一种人。我听了很恼火。我对他说，这些话可以讲给这里的几个酒鬼听，但愿他能使这些家伙清醒过来。他们灌饱了酒就胡说八道，我听得烦死了。可是他用不着对我说这些话，懂吗？我又不用白日美梦来欺骗自己。（珀尔和玛吉交换了一个嘲笑的眼色。罗基觉察到了，眼睛眯成一条缝。）你们笑什么？

珀尔 （脸色铁板——轻蔑地）不笑什么。

玛吉 不笑什么。

罗基 不笑什么就好！要是你们想好好活，就别让希基把你们弄得晕头转向！（怒气冲冲地接着说）这混帐东西不来不是很好吗！现在他到熟食店去了，希望他不要回来。他弄得大家六神不安，不是缠住这个就是缠住那个，一刻也不停。哈里和杰米·托莫罗被他缠得精疲力竭，别人也都躲在自己房间里，免得听他唠叨。他们还装做不敢多喝酒，好像害怕喝得烂醉了会泄露什么天机似的。反正大家都怨气冲天。

科拉 可不是吗，他对我和查克也说了些转弯抹角的话。

他好像不相信我和查克真打算结婚，不相信查克打算戒酒了——也可能他以为查克根本就不愿意戒酒。620

查克 这话他没有直说，要不然我早就给他点厉害瞧瞧啦。我对他说："我今生今世不喝酒了，我的决心科拉也知道。"

科拉 我对他说："当然啦，我知道查克今生今世不喝酒了。他也永远不会当面骂我婊子了。要是你以为我们不过是自己骗骗自己，那你就等着瞧吧！"

查克 我们要他等着瞧！

科拉 我俩什么都筹划好了。我们决定在泽西置一个农场，并且还要在那里结婚，因为泽西这个地方不需要结婚证书。我们打算明天就结婚。是吧，亲爱的？

查克 那还会假，小宝贝。

罗基 （反感地）上帝啊，查克，那个疯疯癫癫的混帐希基哄哄你，你就当真——

科拉 （气呼呼地冲着他说）没有人哄他结婚，也没有人哄我结婚！希基说得对，要是这个没出息的东西打算娶我，他就该拿出行动来，不能老是光说得好听。

罗基 （没有理她）查克，你不会这样傻吧？

科拉 不用你管！说什么农场里的蟋蟀会叫得我们发疯，请你别再嘀咕那一套了。你和你的蟋蟀一道见鬼去吧！依你看，蟋蟀也成大象了！

玛吉 （替罗基帮腔——嘲笑地）罗基，别理那个不要脸的女人。你没有听她说"明天"吗？还不是老调重弹。

科拉 （怒目而视）是吗？

珀尔 （与玛吉一唱一和——嘲弄地）像科拉这样的女人也想做新娘！真要笑痛肚子！我的天，我说科拉，要是同你住过的

男人一个挨一个接起来，你可以踩着他们从这里一直走到得克萨斯呢。

科拉 （气势汹汹地向她走去）笨头笨脑的意大利娼妇，你没有资格教训我！也许我是个轻浮的女人，但不是你这样不值钱的老婊子！

珀尔 （怒不可遏）我倒要跟你弄弄明白谁是婊子！（两人各自向对方扑去，查克和罗基从后面把她们一把抓住。）

查克 （使劲把科拉按在椅子上）坐下来，冷静点，小宝贝。

621 **罗基** （使劲把珀尔按在椅子上）不可以动手动脚，珀尔。

玛吉 （瞪着科拉）罗基，干吗抓住珀尔不放？她要去收拾那位美人儿的脸蛋呢！要是珀尔不干，我来干！

罗基 你给我住口！（反感地）老天爷，这些女人真是天晓得！哈里做寿，你们想捣蛋？

珀尔 （略有愧色——悻悻然）谁想捣蛋呀！可是谁也不可以叫我——

罗基 （恼怒地）哼，算了吧！你是什么玩意儿？是个黄花闺女？（珀尔瞪着他，怒形于色。玛吉亦然。）

珀尔 你的意思是你把我也看作婊子啰？

玛吉 问的好，我也是婊子啰？

罗基 好了，好了，别吵了！

珀尔 要是我和玛吉照希基这个混帐东西的暗示去做，爽爽快快承认自己是婊子，那你就高兴了。

罗基 对啦！那又怎么样？实际上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科拉 （倒向珀尔和玛吉一边——气忿地）老天爷，我说罗基，珀尔和玛吉这两个姑娘待你这么好，你倒对她们说出这种话来了。（对珀尔说）我不是存心叫你那个，珀尔。只怪我刚才疯

了。

珀尔 （感激地接受道歉）我知道你不是存心的，刚才我也疯了，科拉。别放在心上。

罗基 （松了口气）这就好啦。不是万事大吉了吗！

珀尔 （唇枪对准罗基——尖刻、愤怒）好吧，罗基。你说我们是婊子，那你自己成了什么东西？你不会不知道吧？

罗基 （恼羞成怒）说话当心点！

玛吉 卑鄙下流的拉皮条的家伙，你就是这号人！

罗基 我要教训教训你！（打了她一个耳光。）

珀尔 卑鄙龌龊的拉皮条的家伙，你这个意大利佬就是这号人！

罗基 （也打了她一个耳光）这下子你们可知道我的厉害了吧！（但她们只是以轻蔑冷酷的目光瞪着他。）

玛吉 珀尔，他在做给我们看他就是这号人。

珀尔 可不是吗！希基使他变了样，他不再白日做梦了！

罗基 （怒不可遏，但她们这样公然顶撞却使他不知所措）别再同我烦了，再烦下去我就揍——

查克 （咆哮着说）哎，别同她们吵吵闹闹了。哈里要做生 622
日，现在不是狠揍你的摇钱树的时候。

罗基 （转过身来对着查克）谁的摇钱树？你在同谁说话，放明白点，懂吗？我从来没有狠揍过她们。你把我当成什么人啦？我不过打了她们一个耳光，要是婆娘嘴臭，做男人的都会给她个耳刮子。你为啥不去叫她们别缠着我烦个不停？哈里做寿，我可不想惹是生非。

玛吉 （眼睛闪烁着胜利的光芒——嘲弄地）那好啊，可怜的意大利佬。要是珀尔同意，寿宴散席之前，我就不同你吵了。

珀尔 （嘲弄地）当然同意啦。这是看在哈里份上，不是为了你这个意大利佬！

罗基 （大怒）喂，你们两个仔细听好！别打错了算盘——（拉里突然冷笑，打断了罗基的话。大家一齐惊跳起来，都用带敌意的目光看着他。罗基把满腔怒火发到拉里身上。）半死不活的老酒鬼，你到底在笑谁？

科拉 （嘲讽地）该是笑他自己吧！天啊，希基准是看清了他的老底。

拉里 （不理他们，转向雨果，摇他的肩膀——用他那半滑稽半认真的古怪语调低声说）同志，醒醒吧！一场革命在你周围爆发了，你却还在睡大觉！老天爷，你在梦中可不应该向巴枯宁那个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的鬼魂祷告，而应该向伟大的虚无主义者希基祷告！他发动了一场将会摧毁世界的运动！

雨果 （透过深度镜片对他眨巴着眼睛——用刺耳的喉音斥责道）是你，拉里！叛徒！工贼！我毙了你！（傻笑。）别傻了！买杯酒给我喝吧！（看到放在他面前的酒，拿起来一饮而尽。一边拖着喉音用男低音唱卡曼纽拉歌*，一边拿酒杯敲击桌子。）"跳起卡曼纽拉舞！乐声万岁！乐声万岁！跳起卡曼纽拉舞！炮声万岁！"

罗基 别乱嚷！

雨果 （没有理他——用憎恶的语调轻声对拉里说）希基这个资产阶级混帐东西！他笑起来好像很友善，还开开玩笑，可他胆敢转弯抹角地开导我，要我明白他放肆的想法。他以为我这个人已经完蛋，对我来说已经太迟了，我也就不盼望明天到来

---

* 法国大革命时期流行的一首歌。原文为法文。——译者注

了，因为明天不是我的节日。哼，我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他以为说谎更加不好，认为我——（面有疚色，倏地住口，仿佛担心自己在泄露什么秘密——俄顷用决意报复的口吻接着说）我要把他吊在第一根灯柱上第一个绞死！（心情突然变了，看看罗基和其他人——又傻笑起来）你们干吗那么认真，小猴脸们？这完全是个大大的玩笑嘛，可不是吗？所以咱们就喝个醉，笑个痛快，过一阵子咱们就死，白日梦就消失！（语调逐渐变得极其轻蔑、极带嘲讽意味。）可你们要高高兴兴，小蠢蛋！"天热起来了，啊，巴比伦！"小无产者们，咱们不久就要在荫凉的地方享用不要付钱的野餐了，咱们要在柳树下吃红肠面包，喝免费供应的啤酒了！像贪吃的猪仔那样，真的！像一群漂亮的小猪！（吃惊地住了口，似乎对自己讲的话感到迷茫、惊愕。怀着憎恨的心情咕哝道）该死的谎言家希基。是他惹我冷嘲热讽的。我想睡了。（又将头搁在交叉着的手臂上，闭上眼睛。拉里怜悯地瞥了他一眼，随即大口喝酒。） 623

科拉 （不安地）希基谁也不放过，可不是吗？连雨果也遭他折磨。

拉里 今天早上我就警告过你们，他不是说着玩的。

玛吉 （讥笑地）老俏皮鬼！

珀尔 真俏皮。正像希基对他说的那样，他还在把自己装成是独一无二的例外。他不做白日梦！哎哟，不见得吧！

拉里 （异常忿恨）我——！（突地现出一副和蔼可亲的醉态。可以看出，这副醉态是他为了避免斗嘴故意装出来的。）好吧，如果把我当出气筒会使你们快活些，那就请吧。千真万确，我的大名鼎鼎的漂亮的小宝贝，我爱你们头上的每根头发。为了你们，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珀尔 （生硬地）是爱尔兰佬讲的鬼话吧？我们不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也不是你的小宝贝！（突然怒气全消，展颜微笑。）不过要说漂亮，这倒是事实。嗨，玛吉，对吧？

玛吉 （笑盈盈）那还用说！不过，即使老色鬼掏得出这笔钱，漂亮的小宝贝对他又有什么用呢？（逗趣地笑着——然后柔情脉脉地拍拍拉里的肩膀。）啊，拉里，要是你精力旺盛，漂亮的宝贝对你还是有用的。

珀尔 当然啦。你是我们的好人儿。刚才说的那些话没有什么用意，只怪我们神经太紧张了。那个混帐的推销商——他
624 为什么要一反常态呢？一个人会变成这样，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呢。拉里，你装得好狡滑啊。你说说他这是怎么回事？

拉里 我不知道。虽然他没完没了地唠唠叨叨，但是我发觉他始终不透心思。也许他打算把这个天机留到哈里做寿的时候吧。（又恼怒起来）让这家伙见鬼去吧！我不想知道。让他去自扫门前雪，我也不管人家瓦上霜。

查克 对啊，我也是这么说。

科拉 喂，拉里，你那位年轻朋友到哪儿去了？

拉里 我才不管呢。但愿他远在千里之外！（发觉大家对他出言吐语如此激烈感到惊奇，便急忙补上一句）他是条害人虫！

罗基 （插进来述说自己想得出神的事）希基怎么了，我才不放在心上呢。可是我知道如果他不留神，他会吃苦头。我对他说："希基，我和这里的伙计一样，许多事都买你的帐，因为你一向够朋友。可是有些事我不买你的帐，谁的帐也不买，明白吗？记住我的话，要是忘记了，你苏醒过来时会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也可能会发生比那更加倒霉的事，到那会你老婆和送

冰人一道来替你送葬。"

科拉 喔，罗基，你不应该拿送冰人当笑话说，希基自己开开这种玩笑还可以，可是——我发觉他这次没有说过这个笑话。(激动地)你相信不相信他真撞见过他老婆偷汉子？我不是说她和送冰人有什么关系，我是说别的男人。

罗基 嘀，你这是废话。他这次没有说那个笑话，没有把他老婆的照片到处给人看，是因为他没有喝醉。假使他真撞见了老婆偷汉子，他还会像现在这样，不把自己灌醉？他早就狠狠揍她一顿，早就喝得烂醉了。别人碰上这种事，也会这样做。(他的推理使女人们信服了，都点头表示赞同。)

查克 说得在理！小宝贝，罗基的推测一点也不错。要是他真撞见过老婆偷汉子，他这时早已酩酊大醉了。(查克正说着，叫做乔的那个黑人从过道上走了进来。乔变多了。走起路来昂首阔步，强头倔脑，一副好斗的样子。原来和善的脸露出疑神疑鬼、郁郁寡欢的神色。)

乔 (对罗基说——气势汹汹地)我对那些想来酒吧的人说，今天晚上这个店暂停营业，我都说烦了，再也不高兴说了。假使哈里要个看门人，就请他雇一个来吧，付他工钱好了。

罗基 (沉着脸)你这算什么话？哈里待你很好啊。 625

乔 (面有愧色)的确待我很好。我不是说他亏待我。不管怎么说，反正问题已经解决了。我对那个叫施瓦兹的警察打过招呼了，说咱们要办寿宴，暂停营业。他会替咱们挡驾的。(又无事生非)给我一大杯酒，快给！

查克 谁不让你喝啦？你放开酒量喝吧，反正希基会付钱。

乔 (从桌上拿起酒杯，一手握着酒瓶。听到希基的名字时，把手缩了回去，似乎不想喝了——不一会老实不客气地抓起

瓶子，斟了满满一杯。)喝就喝，我听他说了那么多疯话，他应该给我付一年的酒帐。祝他得牙关紧闭症，干杯！（一饮而尽，又斟满一杯。)我可以喝他的酒，可是不高兴同他一块喝酒。哼，老兄，我再也不高兴了！

罗基 哼，胡说八道！希基这个人还不错啊。他什么地方冒犯你啦？

乔 （含着愠怒)这是我的事。我可没有管你的闲事吧？(忿忿地)你当然会觉得他不错啰。他是白人，对不对？（语调变得咄咄逼人。)听着，你们这些白小子！别以为我要假装是个白人，也别以为我不以自己是个黑人而感到骄傲，懂吗？要是你们想错了，咱们会有好戏看！（拿起酒杯，向左边走去，尽量离他们远些，随即颓然坐在琴凳上。)

玛吉 （气愤地轻声说)不要脸的东西！我们对他客气，他倒不知道天高地厚了。真是个十足的黑鬼！

奎克 他倒顶起嘴来了，嘿？我要干掉这个黑鬼！（来势汹汹地向乔那边逼近一步。此刻，乔已感到内疚，凝视着前方。)

乔 （惭愧地高声说)听我说，朋友们，我对不起大家。我并没有什么恶意，大伙一向是我的好朋友。大概是我疯了吧。那个希基把我弄得糊里糊涂，疯疯癫癫了。(大家顿时怒气全消。)

科拉 啊，别当真，乔。这些男人并不计较你说的话。(勉强一笑，对其他人说)老天爷，我不是说过吗，希基谁也不放过，连乔也逃不出他的手掌心。(沉默片刻，然后迷惑不解地补充说)真奇怪，这酒鬼在场时，你对他就恨不起来了。他不说教训
626 人的疯话时，不对人家指手划脚时，他还是那副老样子。你不喜欢那个混帐才怪呢。咱们还得承认，他把情况摸得很准——(急急地补充道)我是说，这里有几个酒鬼的情况他摸得很准。

玛吉 (冷笑着看了罗基一眼)是啊。我认识的一个家伙的情况,他确实琢磨对了! 是不是,珀尔?

珀尔 的确琢磨对了。

罗基 我对你们说过,给我住嘴!

拉里 (入神思索,凝视前方。与其说在对别人讲,不如说在自言自语)他出了什么事,这与我无关。但是我觉得他心里有话很想讲给我们听,就是不敢说出来。他和那个混小子很像。很奇怪,他似乎认出了那个混小子,这里有些蹊跷。如果他害怕,那正好说明他为什么要戒酒。在这一点上,他又很像那个混小子。他害怕喝醉了会说出——(拉里正说着,希基从后门口走了进来。他的样子与前一幕里一模一样,不过,此刻他兴高采烈,春风满面,像个盼着去赴宴的孩子。两条胳臂上堆满了包裹。)

希基 (学着大家熟悉的马球场观众的喊声高叫——越叫越响)来啦! 来啦!! 来啦!!! (大家一齐惊跳起来。希基笑着向前走去。)我及时赶回来了。谁来帮个忙,把这些包裹拿下来。(玛吉和珀尔连忙从他胳臂上取下包裹,放在桌上。看到希基来了,大家对他的态度起了科拉刚才所说的那种变化,他们都不由自主地喜欢他,原谅他。)

玛吉 天呀,希基,瞧你把我吓的,你怎么这样偷偷摸摸地溜进来。

希基 偷偷摸摸地溜进来? 嗨,刚才我和汽车司机把一大篮寿礼搬到大厅里来,声音响极了,死人也吵得醒。可是大伙儿都在聚精会神地聆听这位老俏皮鬼的高论,别的声音当然听不见了。(对拉里笑笑。)我从你的话里听出来,你演福尔摩斯这个角色并不怎么高明。你完全误解我了。现在我什么都不怕了

——连自己的生死也置之度外了。你还是继续演那个吵着要长眠的老死人的角色吧——当然,那还得看你能不能再太太平平演下去!(嘻嘻地笑了起来,亲热地拍拍拉里的背。拉里又气又恨,白了他一眼。)

627 **科拉** (咯咯地笑)老死人!希基,他的确是老死人,今后咱们就这样叫他。

希基 (用询问的目光看着拉里)拉里,你在冥思苦想啊,要弄清楚我是怎么回事,是吗?可是这样苦苦思索帮不了你什么忙。要想就得想想你自己。我内心的宁静不能代替你内心的宁静,你内心的平静要靠自己去找。我只能帮你和大伙指出一条达到内心平静的路。(这些话说得明白易懂,真挚诚恳,很有说服力。希基沉默片刻,大家都像着了魔,不安地对他怒目而视。)

罗基 (打破这种局面)哎唷,要说教就去租个教堂!

希基 (和解地)好啦!好啦!别生气,男女朋友们。这些话确实太像讨厌的传道士嘴里吐出来的。大伙只当我没有说吧。来,咱们一起动手准备寿宴。(众人如释重负。)

查克 希基,包裹里是吃的吗?吃的东西你已经买来不少了,足够养活一支军队呢。

希基 (又乐得像个孩子似的)越多越好!我要把哈里这次寿宴办得空前盛大。你和罗基到大厅去把那一大篮子寿礼搬来,我搬得胳膊都痛了。(希基的欢乐情绪感染了大伙。查克和罗基像期待着什么似地笑着走了出去。三个女人围着希基,异常激动,完全被好奇心吸引住了。)

珀尔 老天爷,你真使咱们激动死了!希基,篮子里是啥东西啊?

希基 等着瞧吧。我买这东西主要是招待你们三个人的。

我心里想，我敢断定没有别的东西会更讨这几个娘子欢喜。(女人们仿佛被希基打了耳光似的，痛楚地倒退一步，但她们还来不及发作，希基就已柔情脉脉地说下去了。)我对自己说，买这东西不管要花多少钱，我都不在乎。她们是受之无愧的。她们是世界上最好的小乖乖，我穷困潦倒的时候，她们待我又这么好！随便送什么东西，她们都是受之无愧的。(诚挚地)我的话字字句句都发自肺腑——完全是心里话。(似乎刚刚才注意到她们的脸部表情)怎么啦？你们好像生气了。怎么——？(轻声笑了起来)啊，我明白了。但是你们应该理解我的心情。要知道我并没有想得罪你们。所以啊，别发傻了。

玛吉 (舒了口气)好吧，希基，就算了吧。

希基 (查克和罗基搬进来一只很大的柳条篮子，希基高兴 628
地说)瞧！搬来啦！伙计们，把罩布揭开来。(查克和罗基揭开罩着篮子的麻布袋，篮子里装满一瓶瓶香槟酒。)

珀尔 (乐得像个孩子似的)是香槟酒啊！天哪，希基，你真是个大好人！(紧紧拥抱希基，像其余两个女人一样，也把对他的敌意置之脑后了。)

玛吉 我还从来没有机会痛痛快快喝过香槟酒呢。珀尔，今天咱们喝个醉。

珀尔 那还用说！咱俩喝它个烂醉！(大家都像过节似地兴高采烈，连乔·莫特也立起身来，笑嘻嘻地用赞美的目光看看香槟酒，雨果也抬起了头眨着眼瞧着酒。)

乔 你这下可真满足咱们的愿望啦，希基。(夸耀地)老兄，我做赌场老板时用大啤酒杯喝这种多泡的酒哩！(意识到自己在说大话，便住口不讲，却又挑衅似地瞥了希基一眼。)我一有赌本还要这样喝！这才不是白日做梦呢！(在原来的位置上坐下，

背对着大伙。)

罗基 这香槟酒咱们用什么东西喝呢，希基？没有高脚杯啊。

希基 (热情地)乔说得对！用大啤酒杯喝！哈里的生日嘛，应该有这点气派！(罗基和查克把酒篮子抬进酒吧间。三个女人退后几步，站在酒吧间门边激动地交谈起来，还同酒吧间里的罗基和查克攀谈。)

雨果 (傻呵呵地笑)咱们将在柳树下饮酒！

希基 (咧开嘴对他笑)应该这样，老兄——让那些下贱的奴隶喝醋去吧！(雨果眨巴着眼睛惊讶地瞧瞧他，然后望向别处。)

雨果 (喃喃地)该死的谎言家！(重又把头搁在手臂上，闭上眼睛。他已有昏睡的习惯，但这一次昏睡却像是为了躲藏起来。)

拉里 (怜惜地瞥了雨果一眼——气呼呼地轻声说)别缠住雨果不放！他因为自己的信仰蹲过十年牢！他的梦是付出代价挣来的！你这个人难道不懂情理、没有同情心吗？

希基 (嘲弄地)唷，是谁在同我说话啊？我还以为你在看台上呢。(态度变得极其诚恳，在拉里身旁的椅子上坐下，把一只手放在他肩上)听着，拉里，你完全误解了我的意思。真是活
629 见鬼，照理你应该理解我的为人。我一向是世界上性子最好的人。我当然有同情心。可现在我已经明白过来了，所以我的同情心和过去不一样了——不是你那种同情心了。我现在的同情心不是随便说两句，鼓励可怜的朋友继续用谎言欺骗自己——那种同情心会使可怜虫的处境变得更加糟糕，因为那种同情心使他感到更加内疚。我现在的同情心也不是那种使他用注定落

空的希望折磨自己、责备自己，最后弄得他在自己眼里也成了不可救药的无耻之徒的同情心。那种同情心是怎么回事我完全清楚。我一生中领教得多了，那种同情心大错特错！（用推销商的三寸不烂之舌说下去）那不是我现在的同情心，老兄。我现在的同情心是要真正挽救可怜的朋友，使他满足于自己的现实情况，是怎样一个人就是怎样一个人，不再自寻烦恼，从此太太平平过日子。哦，我这样当着你的面揭露你，我知道你会很不高兴。我不怪你。我自己有切身体会嘛，知道撕下假胡子之后照镜子是什么味儿，这是一剂苦药嘛。但毛病一经治好，苦味也就忘掉了。你有朝一日会顿开茅塞，敢于毫不害臊地承认，那种冷眼旁观的贼学家的空话和等着长眠的废话统统都是无稽之谈，到那时你会感谢我的。你会对自己说，我不过是个怕生但更怕死的老头儿，所以我总把自己灌醉，同时不惜任何代价活下去，反正是我行我素，怕什么？到那时你会懂得什么叫真正的内心宁静，拉里，因为你再也不怕生，也再也不怕死了。到那时你根本不把生死放在心上！跟我现在一样！

拉里 （既害怕又惊讶，一直在着魔似地睨视着他的眼睛）天啊，我看你准是疯了！（勃然大怒）你是个谎言家！

希基 （生气地）听我讲，你不应该对一个设法帮助你的老朋友说这种话。见鬼，假使你真想死，你怎么不去跳太平梯，对不对？假使你真站在看台上冷眼旁观，你就不会可怜别人了。哦，我知道，事实这东西在开始是使人难堪的，我当时就觉得很难堪。我只要求你暂时不要作出判断，给它一个机会试试看。我绝对保证——真的，拉里，我决不是傻瓜。我的亲身体验使我确信，承认这个事实意味着你们大家最后都会心安理得。你以为我是故意来惹大家发火，得罪各位老朋友的吗？（拉里又着魔

似地盯着他看，希基咧开嘴笑。）你说我疯了，可是你不能因为说了这么一句就万事大吉。真的，我的神志正常极了。我比过去更会看人，知人知面而且知心。哪怕像帕里特那样的陌生人我也看得透。这个小家伙斗败了，拉里。我以为他只有一条出路，而你可以帮助他走上这条路，如果你有正确的同情心的话。

拉里　（不安地）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想装得漠不关心）我不想当他的参谋，只想劝他别叫我管他的闲事。他是好是歹和我毫不相干。

希基　（摇摇头）你会发觉他并不那么想。他肯定要粘住你，非叫你帮他忙不可，因为他不受惩罚就不能原谅自己。他现在一点胆量也没有了。这事他一个人办不到，可除了你他还能求谁帮忙呢。

拉里　看在上帝份上，请你别管闲事！（装出嘲笑的样子）你倒真了解他啊！可他还没有和你说上几句话呢！

希基　是没有，你说得对。可是我确实很了解他。我自己心里有过鬼，人家肚里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我看得出来。（皱起眉头）我觉得他这个人有些熟，觉得我们两人有些共同之处，原因可能就在这里吧。（摇摇头）不，原因不止这么一点，另外还有更深的道理。我猜不出。请你对我说说他的情况吧。譬如说，我想他还没有结婚，是吧？

拉里　是的。

希基　他和哪个女人混过吧？我不是说妓女，是指使人苦恼的真正的爱情。

拉里　（感到宽慰，自鸣得意地看着他——鼓励他往这方面去想）你也许猜对了，我觉得完全有可能。

希基　（嘲弄地对他笑笑）明白啦。你以为我猜错了，因此

感到很高兴。因为要是我往那方面去想，我就不会怀疑他对伟大的事业犯过什么罪。拉里，你说你再也不把原来的事业放在心上了，可这又是一句欺骗你自己的谎言。（拉里正要大声否认，但希基已经说下去了。）可你完全误解了帕里特。这不是他退出运动的原因，原因在这个表面现象后面。是为了一个女人。这些征候我看得出来。

拉里 （轻蔑地）那末你是一贯正确的啰！别自作聪明啦。631
他的问题是，他从小所受的教育使他成了运动的虔诚信徒，而现在他对运动失去了信念。这是个沉重的打击，可是他还年轻，很快就会找到同样美妙的空想。（讥讽地补充说）或者是同样不妙的空想。

希基 好吧。我就不往下说了，拉里。我和他毫不相干，只是他来了我感到很高兴，因为他能帮助我使你清醒过来。对那小子我连“喜欢”也谈不上，我还讨厌那种和他有什么共同之处的感觉呢。不过你同他最后摊牌时还是会发现我没有说错。

拉里 我和他没有什么牌好摊！我才不管——

希基 还想站在看台上冷眼旁观，是吗？唔，我料到这帮人里你最难说服，拉里。可我最想帮助的是哈里、杰米·托莫罗，还有一个就是你。（一只手臂勾住拉里的肩膀，亲热地紧紧拥抱他。）我一向非常喜欢你哩，老家伙！（立起身，样子变得很兴奋，开始忙碌起来——看了看表）哎呀，怎么，就要敲十二点啦。男女朋友们，咱们快动手吧。（检查放蛋糕的桌子）蛋糕摆好了。很好。我的礼物在这儿，还有你的礼物，这些是姑娘们的礼物，查克的，罗基的。好极了。大家这么关心哈里，他一定会感动。（回到姑娘们身旁）珀尔，玛吉，你们两个到酒吧间去把酒菜准备好。等会儿需要时就好马上去端。当然要先喝点酒，先祝酒。

酒我打算派这个用，所以叫你们俩去准备好。我现在要上楼去把大伙请出来。哈里最后去请。我和他一起回来。听见我们回来，请哪位把蛋糕上的蜡烛点上，你就开始弹哈里最喜爱的那个曲子，科拉。大家快快准备。咱们要把这次寿宴办得像个样子。（急忙奔进过道。玛吉和珀尔走入酒吧间。科拉走到钢琴旁边，乔悻悻然站起来把琴凳让给她坐。）

科拉 我得练习练习呢。我好久没有碰这玩意儿了。（踩下减音踏板，开始摸索着一个音一个音地弹奏《乐园街的阳光》。）弹得对吗，乔？这个过时的曲子我不记得了。（又一个音一个音地弹了几下。）快，乔，你来哼那个曲子，我好跟着弹。（乔
632 开始一边轻轻地哼，一边纠正科拉。他怒气全消，恢复了老样子。）

拉里 （突然哈哈大笑——用半滑稽半认真的古怪语调说）天啊，这可是伯沙撒的第二次宴会，由希基在墙上题字*[60]！

科拉 啊唷，别啰里啰嗦，老死人！你老是发牢骚！（威利从过道上走了进来。他由于失眠和神经紧张，脸色苍白，形容枯槁，眼睛没有一点神，像是着了魔，样子很可怜。他没有喝醉。科拉回过头来打趣地招呼说）这不是威利王子吗！（改变语调，关心地）哎呀，小宝贝，你好像生病了。去喝杯酒吧。

威利 （紧张地）不啦，谢谢。现在不喝。我想慢慢地做到少喝。（无力地在拉里右边坐下。）

科拉 （感到惊讶）谁料得到？他当真要戒酒了！

---

* 根据《圣经》但以理第五章，巴比伦国王伯沙撒在一次不敬神的宴会上，发现有只手在墙上写字。经先知但以理解说，这些字的意思是国王的统治时间不长了，上帝结束了国王的统治。——译者注

威利 （信任地把身子往拉里那边靠——心绪不宁地轻声说）我一直呆在楼上那间倒霉的房间里，真叫人受不了，拉里！我一直在胡思乱想！（不寒而栗。）我以为自己要发疯了呢。（可怜而又自豪地夸口说）不过现在没事儿啦 。到明天早上我就完全戒酒了。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衣裳弄回来。希基会借钱给我。我要去办一直说到现在的那件事——去找地方检查官。他是我老头子的好朋友。那时他只不过是一名助手。他受过贿，可是我的老子从未告发过他。不消说，他欠我人情，应当给我一个机会。再说，他知道我在学校里确实是个很有才华的法律专业的学生。（自信地）唔，既然我要永远戒酒了，我相信我的事能够如愿以偿。（感动地）多亏希基帮了我大忙。他使我清醒过来了——认识到自己多傻啊——正视自己并不好受，可是——（异常愤怒地）叫你恼火的倒不是他说的话，而是你听出来的言外之意——绕弯子说的话——上帝啊，听了他的话人家会以为我活在世界上真的什么也不想干，老是灌醉了酒坐在这里。（憎恶地）我要让他瞧瞧！

拉里 （用讥讽的语调掩饰对他的同情）要是你想听我的话，请把离你最近的酒瓶子塞到嘴里，直喝到你压根儿不想理他！

威利 （贪婪地看看酒瓶，心动了一下——随即忿忿地说）你竟会这样劝我！我还一直把你当作朋友呢！（不快地瞥了拉里一眼，站起身来，走到桌子左端，在后面的一张椅子上坐下，他下巴贴着胸口，内心沮丧不宁，非常痛苦。）

乔 （对科拉说）不对，要这样。（一面用手指打拍子，一面 633
轻声歌唱）"她是照在乐园街上的阳光。"（科拉弹着钢琴。）有点像了。再试一下。（科拉又把这一迭句的曲子弹了一遍。唐·帕

里特脸上带着惊恐的神色从过道溜了进来，样子像是在逃避什么人。他一看到拉里脸上便露出宽慰的神色，走过来悄悄地在他右边的椅子上坐下。拉里装做没有看见他走进来，但却本能地怀着厌恶的心情缩起身子。帕里特把身子往他那边一靠，像讲私房话似地轻声讨好说。）

帕里特 哎呀，拉里，你在这儿啊，太好了。希基这个该死的蠢蛋敲过我的房门。我以为一定是你来了，所以就去开门，可是他却闯了进来，硬要我下楼。我不知道他要我下来干什么。我和这儿的寿庆毫不相干。我不认识这帮家伙，不愿意和他们混在一块。我只是为了找你才到这儿来的。

拉里 （紧张不安地）我警告过你——

帕里特 （只当没有听见，继续说道）你难道不能叫希基少管闲事吗？我不喜欢那家伙，拉里。瞧他那副样子，你会以为我有什么秘密被他知道了呢。哼，他刚才拍拍我的肩膀，装做很同情我。他说："我知道这件事你很为难，小弟弟，可是你没有办法隐瞒，这片店是大海底，可也不是你的藏身之所。首先你得正视事实，然后呢，为了自己安宁，为了有关人的幸福，该做什么，你就去做。"他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拉里？

拉里 我怎么会知道？

帕里特 接着他咧开嘴笑笑，说："不用担心，现在拉里渐渐有自知之明了。我相信他最后会帮你的忙。他想死还是想活必得作出抉择，不过只要这个老混蛋还有一口气，他是决不会选择死亡的！"说完他就哈哈大笑，好像是在取笑你。（帕里特停了一下。拉里一动不动地呆坐椅中，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前方。帕里特突然用嘲笑的口吻问他）喂，他这番话你觉得怎么样，说说看，拉里？

拉里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只有一句，你竟会去听这个蠢蛋胡说八道，你比他还蠢。

帕里特　（讥笑地）是吗？不过就他对你的看法而言，他倒不是蠢蛋。他摸清了你的老底，一点不错！（拉里绷紧了脸，但仍然默不作声。帕里特好像后悔自己无礼，换了一副恳求的神 631
情。）我不是想故意奚落你，可是你老是假装生我的气，惹得我动了肝火。你知道，我最迫切希望的是要和你做朋友，拉里。我在世界上一个朋友也没有了。我原来希望你——（忿忿地）照理你可以同我做朋友嘛，对你也不见得有什么害处。看在母亲份上，你应该做我的朋友。她确实爱过你，你也爱过她，可不是吗？

拉里　（紧张不安地）过去的事别提啦。

帕里特　大概因为我当时不过是个孩子，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和她的事情。哼，我知道。从我能够记事开始，她和哪些男人有过关系我全都知道，虽然她想骗我相信没有这种事。一个思想解放的、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女人为解放思想而感到害臊，这岂不是荒唐？

拉里　住口！

帕里特　（内疚地，但语气中含着异样的快意）是啊，我知道我现在不应该说这些话。我老是忘记她再也不会有自由了。（停了一下。）在那些人中，她最喜欢的是你，这点你知道不知道，拉里？谁脱离了运动，她就只当他死了，可是她却忘不了你。她老是给你找借口。我常常想办法惹她生你的气。我常常说："拉里是个有头脑的人，可是他认为运动不过是愚蠢的空想。"她总是为你开脱，说你是因为酗酒才脱离了运动。她老是自欺欺人，说你会把酒戒掉重新投入运动——明天！她经常说："拉里已经献身了运动，要是他失去对它的信念，他自己也就完蛋了。"（嘲

弄地咧开嘴笑。)你对她的话有何感想，拉里？她说得对吗？（拉里仍然一声不吭。帕里特固执地说下去。)我觉得她真正的意思是要你重新投入她的怀抱。她老是把运动和她自己混为一谈。可是我相信她确确实实爱过你，拉里。除了爱她自己之外，她能这样爱你算是到了极点啦。尽管这样，她对你还是不忠实，可不是吗？这就使你最后还是抛弃了她，对不对？你和她最后那次争吵我仍然记得。我在听你们吵。虽然她是我的母亲，可我是站在你这一边的，因为我非常喜欢你，过去你一向待我那么好——像父亲一样。我记得她神气活现地搬出关于妇女思想解放的那套奇谈怪论，说什么你仍然是个资产阶级道德和妒忌心理
635 的俘虏，把你爱上的女人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我记得你动了肝火，对她说："如果你那么想，我就告诉你，我讨厌同婊子住在一起！"

拉里 （忽然大声嚷道）你撒谎！我从来没有这样叫过她！

帕里特 （只当没听见，继续说道）我觉得，因为是你抛弃了她，所以她至今仍然尊敬你。先抛弃她的只有你一个人。别人都是被她嫌弃的。我觉得反正她并不怎么喜欢他们。她要向自己证明她的思想是多么解放，所以只好一年四季情人不断。（停了一会——然后反感地忿忿说）这就使家成了一个肮脏的场所。我那时的感觉和你完全一样。我总觉得像是住在妓院里——这家比妓院还糟糕，因为她不必赚钱——

拉里 你这个畜生！她是你的母亲啊！你不害臊吗？

帕里特 （愤愤地）不害臊！我从小她就教育我，要我相信关于尊敬家长的废话都是资产阶级、财产占有者的胡言乱语。我干吗要害臊？

拉里 （站起身来）我已经听够了！

帕里特 （抓住他手臂，恳求地）别走！别离开我！请你别离开我！我保证不再提她了！（拉里重又坐进椅子。）我对你说这些话无非想使你更好地了解我。我清楚这儿不是谈话的——我请你上楼到我房间里去，你干吗不去呢？我一直在等着你。在我房间里，我们可以无话不谈。

拉里 有什么好谈的！

帕里特 可是我一定得和你谈。要不，我就对希基谈。他缠住我不肯放！谈就谈，反正我觉得他已经知道了我的心事！我想他会理解的——以他的方式理解我。可是我对他恨之入骨！我根本不想理他！说真的，我怕他。我觉得他阴阳怪气的嘲笑声里包藏着什么没有人性的东西。

拉里 （吃了一惊）啊！你也有这种感觉吗？

帕里特 （恳求地）可是我不能老这样下去啊。我得决定怎么办。我一定要告诉你，拉里！

拉里 （又突然站起来）我不要听！

帕里特 （又抓住他的手臂）好！好！我不说了。你别走！（拉里被帕里特按下，重新坐在椅子上。帕里特仔细端详他的脸 636
庞，态度变得无礼、轻蔑。）你在骗谁呀？我明明知道你已经猜——

拉里 我什么也没猜！

帕里特 可是我现在要你猜！你已经猜过了，我很高兴。因为希基一直盯住我，所以我现在知道我一开始就希望你猜。因此我来找你了。（急急地往下说，想装出一副似乎很坦率的神情，结果他的话听上去更加虚伪）我要你弄懂其中的缘故。你知道，我学了美国历史，对华盛顿、杰弗逊、杰克逊和林肯这些人物产生了钦佩之情。我开始有了爱国热忱，热爱我们的国家，我认

识到我们的国家是世界上治理得最好的国家，这里人人平等，个个有希望。我想运动的全部思想都是从许多像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这样的俄国人那儿搬来的，是为欧洲准备的。我们是民主国家，大家已经获得了自由，不需要那些思想。我不希望我们的国家被外国批发来的可恶的空想毁掉。我毕竟是美国拓荒者的子孙。我开始觉得要是去帮助那伙狂热分子、酒鬼和思想解放的妇女阴谋策划推翻我们的政府，我自己也就成了叛国分子。后来我认识到我对祖国应尽的义务就是去——

拉里 （感到十分厌恶——冲着他吼道）好个可恶、卑鄙的谎言家！你以为讲几句虚伪的话就好把我骗过去了？（转过脸去）你干过些什么不关我的事！你自己倒霉罢了——不管你干了什么事！我可不想知道——我不愿意知道！

帕里特 （只当拉里没有说过话——继续支支吾吾地说）可是我根本没有料到母亲会被他们抓去。请你相信我的话，拉里。你知道，早知今日，我当初决不会——

拉里 （形容枯槁，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合上眼睛——仿佛想把什么东西敲进自己的脑子里去）我只知道我对生活厌倦了！我完蛋了！我已经麻木不仁了！我已经沉了下去，心满意足地躺在酒瓶底上。荣誉和耻辱，忠诚和背叛，对我来说都无足轻重，不过是主宰生活的同一种愚蠢的几组对立面而已。它们到头来统统在同一个坟墓里腐烂、化为尘土。在我看来，一切都如同一个毫无意义的玩笑，因为一切都在同一个死人脑壳里对着
637 我笑，所以你还是走吧。你在白费口舌。我不记得你母亲了。

帕里特 （愤愤地揶揄说）你还想做贼学家，是吗？（轻蔑地啐口唾沫）好个卑鄙的老滑头！

拉里 （心神烦乱之极，无力地恳求道）我没有几天好活了，

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就让我太太平平的吧！

帕里特 得了吧，别在我面前装出一副可怜老头的样子了！只要还有一口可以白喝的威士忌，你这个老混蛋就决不想死！

拉里 （触到了痛处——怒不可遏地）你这样嘲笑我，我便会苏醒过来，你给我当心点！我也许会记起人们称之为公理的玩意儿，记起惩罚——（竭力控制自己——终因筋疲力尽而变得十分冷淡）我老了，累了。你给我滚吧！你和希基一样疯癫，一样会撒弥天大谎。你刚才那些话我永远一句也不会相信。

帕里特 （威胁地）你不相信那才见鬼呢！等希基和你谈过话后咱们再瞧吧！（珀尔与玛吉从酒吧间走进来。帕里特一看到她们便立刻平静下来，怀着戒心，态度变得很不自然。他瞪着眼睛看她们，随即迅速向别处望去。）

玛吉 （嘲弄地瞧着他）唷，是你啊，小气鬼。来参加寿宴啦？哎呀，珀尔，瞧他装得多忸怩。

珀尔 真会装。他还特别会装穷呢。（帕里特假装没有听见，悄悄地在桌子左端的椅子上坐下。倏忽从过道上传来了一阵愤怒的咒骂声和扭打声。珀尔大声嚷道）嗨，罗基！过道里有人打起来了！（罗基和查克从酒吧间帘子后面奔了出来，冲到过道上。听得见罗基在愤怒地惊呼："闹什么？"扭打声随即停止。罗基抓着刘易斯上尉的胳臂走了回来，查克揪着韦乔恩将军的胳膊跟上。刘易斯和韦乔恩一直在喝酒，但神志仍然清醒，这是说，就他俩而言，还不能算醉。两人都是满脸愠怒，因为刚打过架，弄得衣冠不整。）

罗基 （领着刘易斯往前走——心中感到惊讶，又好气又好笑）谁会料得到呢？我听到过你们对骂，什么话都骂得出口，可是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你们——（愤愤然）你们这第一回合倒是

挑了个好时辰，在哈里生日大打出手！怎么打起来的？

638 **刘易斯** （装出漫不经心的口吻）不为什么，老兄。是我们两人的事，知道吗。希基这个大笨蛋含沙射影地说了我几句坏话，这个土头土脑的布尔人竟敢随声附和。

韦乔恩 这是撒谎！希基拿我开玩笑，而这个英国佬却说是啊，说得对！

罗基 得啦，得啦，你们两个宝贝都给我坐下，别再闹啦。（与查克一起把他们两人推到靠近桌子左端的两张椅子上。他们像两个生着气的孩子，坐在那两张面向着前方的椅子上，背对背地谁也不理谁。）

玛吉 （笑着）天啊，瞧这两个酒鬼！像两个小孩子！看在上帝的份上，接个吻讲和拉倒！

罗基 是嘛，哈里的寿宴马上要开始了，咱们可不要火爆性子的人在这里胡闹。

刘易斯 （生硬地）好吧。韦乔恩将军，今儿就让哈里做生日，我向你道歉——要是你也向我道歉的话。

韦乔恩 （悻悻然）我向你道歉，刘易斯上尉——因为哈里是我的好朋友。

罗基 哼，混帐！难道你们不可以说得客气些吗——！（莫舍和麦格洛因一起从过道上走了进来。两人一直在饮酒，但没有喝醉。）

珀尔 最主要的两位房客来了。（他们边走边交头接耳地说，兴致勃勃地谈论着什么事，没有注意到别人。）

麦格洛因 对你说了吧，埃德，这次可不是闹着玩的。希基这个狗娘养的弄得哈里走投无路啦。（玛吉、珀尔、罗基和查克围了上来，竖起耳朵谛听。科拉坐在钢琴旁踩着减音踏板一遍

又一遍地练习那个曲子，压低嗓子一遍又一遍地唱着选句，乔仍在一旁纠正她。拉里、帕里特、威利、韦乔恩和刘易斯一动不动地坐在桌子旁边，凝视前方。雨果似乎在睡觉，姿势与平时一样。)要是他被希基一说，明天真走出去，你知道我对咱们可没有好处啊。

莫舍　说得对极啦。哈里会在选区里到处溜跶，看望所有的老相识。(愤慨地)那些家伙都会假惺惺地热情招呼他，一个劲地劝他不要这样傻，不要这样容忍咱们。

麦格洛因　他准会上贝西娘家去哭几声亲爱的贝西。你知 659
道那个泼妇和她娘家人都把我看得一文不值。

莫舍　(突然像平时那样幽默起来——斥责似地)请记住，警官，你是在谈论我的亲姐姐！亲爱的贝西不是泼妇，而是个臭婊子！不过，要是你认为我亲爱的家属有空谈论你，那只能说明你不了解他们。他们会忙着在哈里面前告我的状，说我是个多么可恶的酗酒的骗子，他该把我送进新新监狱！

麦格洛因　(垂头丧气地)是啊。要是贝西的娘家人说得哈里相信了他们的鬼话，咱们的日子就要像她活着时那样难熬了。

莫舍　(垂头丧气地)是嘛。哈里这个人一向懦弱，容易被人左右，如今他又上了年纪，很容易上那些骗子的当。(装出放心的样子)哦，该死，麦克，咱们真是傻瓜，这有什么好担心的。哈里每逢生日都虚张声势说要出门走走，这种话咱们不是听了二十年了吗。

麦格洛因　(怀疑地)可是那个时候希基没有唆使他去外面溜跶。恰恰相反，他还问哈里，这里有的是威士忌，干吗还想出去。

莫舍　(改变神态，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哦，他出去也好不

出去也好，反正不关我什么事。我明天早上无论如何要走了。我只是为你难受啊，麦克。

麦格洛因 （谴愤地）你用不到为我难受。我自己不是也要走了吗？刚才我不过是替你难受。

莫舍 真的，我打定主意要走啦。希基也许确实是个卑鄙的爱管闲事的讨厌鬼，他自己戒了酒，还要咱们跟他学，可是他有些昏话还是挺有道理的。呆在这儿和你一起喝得七颠八倒的确惬意，麦克，这点我并不否认，不过如果老是贪杯，酒这玩意儿最后会把你毁掉。现在我该离开一阵子了。（装出神往的样子）再说，过去无忧无虑的马戏团生活又吸引住了我整个身心。明天我去找老板。现在忙季快过去了，不过他一定乐意雇用我。马戏团那些老伙计见到我回来准会快活死！

麦格洛因 也许会吧——要是他们手头有绞索的话！

莫舍 （冲着他怒吼）你留神听着！你那些取笑我已经听得烦死了！

麦格洛因 烦死了，是吗？哼，我说要回警察局去，你却拿
646 我开玩笑，你那些取笑更讨厌。不管你打算怎么办，我反正不能再和你呆在这里过日子，用劣等威士忌来糟塌自己的肠胃了。我在逐渐戒酒，到明天早晨精神一定会非常饱满。我要去和长官谈一谈。（装作兴奋）我的天，听那里的朋友说，如今油水很足，要不了多久，我进进出出就能坐上红颜色的大轿车了——

莫舍 （嘲讽地——对一个想象中的中国人招招手）喂，拿鸦片来！把新鲜花生油加在鸦片灯里，再给警官点十来个鸦片烟泡！今儿晚上他可要大过烟瘾呢！

麦格洛因 （勃然大怒——咄咄逼人地抽回一个拳头）你再说一句那样的挖苦话，我就——！

莫舍 （举起两个拳头）想打人？来吧——！（查克和罗基一个箭步奔过来把他们两人隔开。）

罗基 嗨！你们两个家伙都发疯啦？老天爷，今天哈里过生日！（两人面有疚色。）都给我坐下，别胡闹啦。

莫舍 （悻悻然）好吧。不过你要叫他别再挖苦我。（顺从地让罗基把他推到后面那张桌子右边的椅子上。）

麦格洛因 （悻悻地）叫他别再挖苦我。（顺从地让查克把他推到莫舍左边那张椅子上。这时，希基兴高采烈地急匆匆从过道上闯了进来。）

希基 都准备好啦？好极了！（看了看表。）还有半分钟。哈里马上要和吉米一块下来了。请他们下来可真难，我的嘴皮子都快磨破了。他们宁愿躲在楼上互相说些骗人的话。（嘻嘻地笑。）现在哈里都不愿意记得今天是他的生日了。（听见楼梯上有声音。）他们来啦！（紧张地）把蜡烛点上！准备弹钢琴，科拉！全体起立！查克，罗基，把酒准备好！（玛吉和珀尔点亮插在蛋糕上的蜡烛。科拉把手放在钢琴键上，转过头来看，罗基和查克走进酒吧间。坐在桌边的人全都呆板地站了起来。雨果突然苏醒，匆匆忙忙最后一个站起来。哈里·霍普和吉米·托莫罗出现在门外的过道上。希基看了看表，随即抬起头来。）很准时！现在是十二点！（像个啦啦队队长）快，咱们一起喊："祝哈里生日快乐！"（大伙一起没精打采地跟着希基高喊"祝哈里生日快乐！"希基对科拉做个手势，科拉便一边弹奏一边用沙哑的女高音唱"她是照在乐园街上的阳光"。霍普和吉米站在门口，两人 611
都已喝了不少酒。酒的效果在霍普身上只是明显地表现在他的态度上。他平日容易冒火，爱发牢骚，大伙对此毫不介意。此刻他却真的怒气冲冲，一触即发，一副好斗的姿态。吉米显然已经

喝醉，但没有收到所希望的效果。虽然他可怜巴巴地装得像绅士那样泰然自若，骨子里却显然很害怕，内心非常紧张。希基抓住霍普一只手，使劲握着上下摆动，有片刻功夫，霍普似乎没有感觉到希基在和他握手。发觉后，他愤愤地把手抽了回去。）

霍普 别假惺惺地同我握手，希基。你以为我是傻瓜？我知道你是什么东西，老天爷，你这个卑鄙无耻，专门说谎的推销商！（越说越气，冲着其他人道）还有你们这批混蛋！你们哇啦哇啦吵翻天，究竟想干什么？想叫警察来拿走我的营业执照，关了这爿酒店？（科拉已经停止歌唱，但仍在呆板地弹着钢琴，错误百出。霍普对她大声嚷嚷）嗨，蠢货，别乒乒乓乓弹那个劳什子了！天哪，这个曲子你才学不会呢！

科拉 （停止弹奏——伤心之至）啊哟，哈里！老天爷，难道我不是——（眼泪盈眶。）

霍普 （瞪着其他两个姑娘）还有你们两个婊子，尖着喉咙高声大叫！你们把我的酒店当成什么啦，一块钱宿一夜的窑子？老天爷，那种地方才是你们的去处！

珀尔 （痛苦地）喔，哈里——（哭了起来。）

玛吉 我的天，哈里，我根本没有料到你会说这种话——说得好像真想骂我们。（一只手搂住珀尔——自己也差点哭起来）好啦，别哭，珀尔。他讲的不是真话。

希基 好啦，不要因为你自己心里烦恼，就拿大伙出气。反正我已经对你拍过胸脯，包你成功，不是吗？你还发什么愁呢。（鼓励似地拍拍霍普的背。霍普以仇恨的目光瞪了他一眼。）要振作起来，老东家。老朋友都在给你祝寿，你总不想在这种时候把大伙痛骂一顿吧？别傻，那样不好！

霍普 （满脸羞愧的神色——想用自然的语调说话，但装得

不像)老天爷作证,他们不像你那么笨。他们知道我不过同他们开开玩笑罢了。他们知道我感谢他们的祝贺。大伙说说,你们 612
知道不知道?(大家一起没精打采地回答说:"那还用说,哈里","知道","咱们当然知道",等等。霍普移步向前,走到两个姑娘身旁,吉米和希基跟在后面。他笨拙地拍拍她们。)老天爷作证,我喜欢你们两个婆娘。你们知道我刚才不过是哄哄你们。(她们立刻原谅他,亲热地对他笑笑。)

玛吉　那还用说,咱们知道,哈里。

珀尔　当然知道啦。

希基　(咧开嘴笑)那还用说。咱们这儿数哈里最会哄人,这也说明一些问题!瞧他都把自己哄了二十年!(霍普狠狠地瞪他时,他用臂肘逗趣似地碰碰他的胸口。)除非我说错了,老东家,不过我敢断定没有说错。咱们马上就知道了,对吧?明天早上。哎呀不对,现在应该说今天早上了。

吉米　(茫然若失,惊恐万状)今天早上?

希基　对,总算盼到了今天,吉米。(拍拍他的背。)别那么害怕!我向你保证过我会帮助你。

吉米　(样子似乎很尊严,想装得气呼呼、醉醺醺,以掩饰内心的恐惧)我听不懂你的话。请你记住我自己完全能够解决自己的事!

希基　(真心诚意地)嗯,我不正是劝你一劳永逸地解决自己的事吗?(凑着他耳朵推心置腹地警告说)不过你得注意酒,吉米。你明白,从今以后可不能喝多啦。你已经喝得够多了,你总不想把自己灌得动弹不得,乘机回避解决自己的事吧——这一次可不能这么干啦!(吉米觉得被他一语道破,愧疚地看了他一眼,随即转过脸去,倒在莫舍右边的椅子里。)

霍普 （对玛吉说——仍然感到内疚）老天爷，玛吉，你知道我不是故意说的。都怪那个混帐推销商，他老是缠住我，惹得我动了肝火。

玛吉 我知道。（保护他似地伸出一只手臂搂住霍普，让他转过脸来看那张摆着蛋糕和礼品的桌子）快瞧。你还没有看到给你买来的蛋糕呢。好极了吧？

霍普 （竭力想显得高高兴兴）哎呀，好大的蛋糕。自从贝西——我好久没有吃过蛋糕了。六支蜡烛。一支蜡烛象征十年，是吧？老天爷，你们想得真周到。

珀尔 这是希基买来的。

613 **霍普** （语气很不自然）哦，他考虑得挺周到。我想他这是出于好意。（眼睛盯着蛋糕，闪烁着愤怒的寒光。）鬼才要他的蛋糕。（想转过脸去。珀尔抓住他的手臂。）

珀尔 等一等，哈里。你还没有看过玛吉、我、科拉、查克和罗基给你的礼物呢。希基还送给你一只手表，上面刻着你的名字和生日哩。

霍普 谁要他的手表！老天爷，他尽可以自己留着！（真的转过脸去。）

珀尔 天呀，咱们的礼物他连看也不肯看一眼。

玛吉 （抱怨地）全都七颠八倒，一点劲也没有。咱们得给这个寿宴打点气，要不然我要疯了。嗨，科拉，那架钢琴怎么啦？你不能为哈里弹弹吗？你用不着因为他取笑了你几句就不弹了！

霍普 （打起精神——勉强装出亲切的样子）就是嘛，快点弹，科拉。刚才你弹得很好听。（科拉敷衍了事地开始弹。霍普突然感伤起来，几乎流下眼泪。）这是贝西最喜欢的曲子呀。她

一直唱这首曲子。这首曲子使我想起了她。我巴不得——(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希基 (咧开嘴朝他笑——感到有趣)是啊,我们都听你说过你非常爱她哩,老东家。

霍普 (疑惑地看着他)怎么啦,我是非常爱她嘛,老天爷作证!大伙都知道我是非常爱她!(威胁地)老天爷,要是你说我并不——

希基 (抚慰地)好了,老东家,我啥都没说,只有你知道内情嘛。(霍普慌乱地盯着他。科拉继续弹钢琴。吉米·托莫罗像在感伤的梦境里说话,因而琴声停了片刻。他的调子忧忧郁郁、迷惘自怜。)

吉米 玛乔里最喜欢的那支歌叫《洛蒙德湖》。她生得很美丽,弹得一手好钢琴,嗓子也很甜。(柔情脉脉,悲悲戚戚)你真运气,哈里。贝西已经死了。死亡夺去自己心爱的女人固然痛苦,可是还有比这更加悲伤的事呢——

希基 (好笑地向霍普眨眨眼睛)好了,听我说,吉米,你不必说下去了。你那个故事咱们都听过啦。你说你回到开普敦时发现她和一个参谋睡觉。咱们知道你喜欢相信你是这样开始酗酒的,是这样毁掉你的生活的。

吉米 (结结巴巴地)我——我是在同哈里说话。请你别多管——(可怜巴巴地顶撞说)我的生活没有毁掉! 611

希基 (不予理会——嘲弄地笑笑)可是我敢断言,你对自己实事求是时,你会坦白说,她恨你酗酒,所以你很讨厌她。我敢断言,她给你这样一个好借口时,你感到无比宽慰。(吉米被他一语道破,呆呆地盯着他。希基又拍拍他的背——真心同情地)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吉米。我——(倏地住口,一时之间似

乎失去了自信，茫然若失。)

拉里 (急欲报复，抓住机会说)哈！原来你有过这么回事，对吧？你那个送冰人的笑话终于得到报应啦，是吗？(嘲笑地)老迷信说，说话不留神终于会说到自己头上，这话有道理嘛，你怎么没有记住呢？

希基 (恢复了自信——嘲弄地对拉里笑笑)真的吗，拉里？嘿，嘿！那你可得留点神，别老是嚷着要长眠啦！(拉里吃了一惊，因为迷信，脸上露出惊恐的神色。希基突然变得欢快、活跃，很像庆祝活动的主持人。)咱们还等什么，男女朋友们？咱们开始吃吧！(对着酒吧间叫喊)嗨，查克，罗基！把那件人家想不到的礼物拿来！老东家，你坐头位。(把哈里按在桌子右端的那张椅子上。对玛吉和珀尔说)来，姑娘们，坐下吧。(两人并肩坐在吉米右边。希基迈着轻快的步子走到桌子左端。)我就坐在末位。(坐了下来，科拉坐在他的左边，乔坐在科拉左边。罗基和查克从酒吧间走了出来，手里都端着一个大托盘，上面放满盛着香槟酒的大啤酒杯。两人把大啤酒杯放到每个出席寿宴的人面前。)

罗基 (勉强做出欢快的样子)这是货真价实的香槟酒，朋友们！大家高高兴兴！你们都怎么啦，是在办丧事？老天爷，你们还想等哈里的廉价威士忌酒？要是把这两种酒掺在一起，你们准会喝得烂醉！你们这些家伙难道永远不知足吗？(罗基和查克给大家放好酒杯后，自己抓起最后两只，在靠近桌子正中的两张空椅子上坐下。他们坐下来时，希基端着酒杯站了起来。)

希基 (敲桌子请大家安静，但实际上这时鸦雀无声，只有死一样的寂静)安静！请安静，女士们，先生们！(瞥见拉里的眼睛盯住他握在手里的酒杯。)是的，拉里，这次我要和你干几杯。

你以为我是因为害怕酒后吐露真言才绝对戒酒的，我要证明事实并非如此。（拉里显得局促不安。希基抿着嘴轻声笑笑，接着说道）事实并非如此，我已经把戒酒的简单道理对你们说过了。我再也不需要酒了，什么也不需要了。不过我是好交际，讲友谊的。我提议为咱们的老朋友哈里干杯，和你们一起干。（盯着雨果看。他头搁在盘子上，又在昏睡——对坐在雨果左面的查克说）把咱们那个扔炸弹的恶魔叫叫醒，查克。咱们可不要死尸来参加宴会。

查克 （摇摇雨果）嗨，雨果，该醒醒啦！你总瞧见香槟酒了吧？（雨果眨巴眼睛环视四周，傻呵呵地咯咯笑。）

雨果 咱们要在柳树下吃生日蛋糕、喝香槟酒哩！（一把抓起啤酒杯，贪婪地喝了一大口——作了个表示嫌酒难喝的怪相，把啤酒杯放回到桌上——像斥责仆人似的用傲慢鄙夷的态度怪声怪气地说）这种酒不能喝。没有好好冰过。

希基 （听着觉得好笑）你老是想做口气很大的大亨，是吧，雨果？万一我们捏在你手里，任你摆布，那真得请上帝来救我们这伙可怜的浪子了。你可能早就在那些柳树底下喝我们的血了！（嘻嘻地笑。雨果在椅子里往后缩，眨巴着眼瞧他，但这时希基已把视线移到霍普身上。他开始祝酒，越说越激动，感情非常真挚。）女士们，先生们，我来祝酒！祝咱们的患难之交哈里·霍普身体健康！祝天底下最慈悲、最慷慨的大好人，咱们亲爱的老东家身体健康！哈里，祝你万事如意，长命百岁！来，诸位！为哈里的健康干杯！干杯！（希基的一片真情感动了在座的人，大伙觉得很宽慰。他们举起大啤酒杯，热情洋溢地齐声高喊“祝哈里身体健康！”“祝哈里事事如意！”……随即一口喝下半杯酒。都由希基带头。）

霍普 （深受感动——嗓子也沙哑了）我的天，谢谢大家。我的天，希基，你这个老家伙，谢谢你的好意！老天爷，我知道你说的是真心话。

希基 （受了感动）我说的当然是真心话啦，哈里，我的老朋友！我还想说句真心话：我希望今天成为你一生中最重大的日子，成为在座诸位一生中最重大的日子，成为安宁、满足、不再受迷梦折磨的新生活的起点。为此，我敬你一杯，哈里！（将杯里的剩酒一饮而尽，但这次只有他一个人喝。转瞬间，大家又对他起了疑心，像原来那样警惕和局促不安。）

646 **罗基** （咆哮着说）喂，那种疯话停一会再说行不行？

希基 （坐下——和气地）讲得对，罗基。我是说得太多了。咱们想听哈里讲。快讲吧，哈里！（用啤酒杯敲桌子。）讲吧！讲吧！（大家想重新热闹一番，都用啤酒杯敲桌子，高喊"讲吧"，但这种热情听上去像是装出来的。霍普苦笑着勉强立起身来，郁积着的忿恨渐渐流露出来。）

霍普 （勉强地）老天爷！我这个人不善言谈。我只会说，今天我做生日，你们送礼道贺，我再次向大伙表示感谢。（忿恨地）不过别以为我现在六十岁了，所以比过去愚蠢，容易上当受骗！老天啊，我才不是傻瓜呢！正如希基所说，今天是新生活的开始！我要像别的店主那样经营我的酒店了，这样我可以赚几个钱，不至于只做到收支平衡。谁欠了我钱就得还！我这里不是收容骗子、酒鬼的该死的孤儿院！也不是他娘的窑子！也不是收容该坐班房的可恶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养老院！我讨厌人家把我当作三岁娃娃！（这番话伤了他们的感情，大家觉得莫名其妙，惊讶地盯着他看。霍普继续往下说，有点气愤得不顾一切；他似乎痛恨自己说的每一句话，但又无法克制。）也别以为你们

此刻能嘲笑我！我非常清楚，你们都在背后嘲笑我，你们心里在想，那个专门撒谎、白日做梦的老骗子说什么要去选区走走.这种空话咱们听了多少年啦，他永远做不到！他胆子小，没有勇气，害怕会发现——（几乎是用仇恨的目光瞪着大家。）老天爷，可是我要让你们瞧瞧！（瞪着希基。）兜售煎锅的狗娘养的混帐东西，我也要让你瞧瞧！

希基 （热情鼓励）这就对啦，哈里！你当然得设法让我瞧瞧啰！我就是要你这样做嘛！（哈里不由得恐惧地向他瞥了一 617
眼——随即垂下双眼，偷偷地环顾坐在桌旁的人。突然他后悔起来，样子很痛苦。）

霍普 （语气感人）大伙听我说！老天爷！请原谅我吧。我刚才发牛脾气了！我身体不舒服！我刚才大发牢骚啦！天哪，大伙心里明白，你们在这儿都像五月的鲜花一样受欢迎！（大家马上怀着谅解的心情看看他。罗基第一个表达了这种心情。）

罗基 嘀，那还用说吗，老板，你永远是咱们最好的朋友，知道吗？

希基 （又站起来。像坦白一件真感羞耻的错事那样对大伙说，态度异常诚恳坦率，话很有说服力。）听我说，各位！我知道你们讨厌我唠叨，可是我觉得应该向大伙解释一下我为啥要唠叨，同时为我一些粗鲁的言行向大伙表示道歉。我知道自己在大伙眼里是个什么样儿。似乎我是个该死的爱管闲事的家伙，不但干涉你们的私事，甚至还煽动你们互相责骂。哦，我承认自己是这个样儿，我非常抱歉。可是这完全是出于不得已！你们应该相信我的话！大伙了解你们的希基。我过去从来不惹事生非。可是这次我只好制造麻烦了——这是为你们好！我出于无奈才让你们协助我帮助大家。我知道我要做的那件事单枪

匹马办不了。我在这里的时间不长，一个人做来不及。我到这里来时就知道我不能和大伙在一起待很久。我计划出去做一次旅行。我知道得赶紧行动，得利用一切手段。（开玩笑地夸口说）唔，要是我时间充裕，我能够单枪匹马把我拯救大家的办法推销给各位，从中还会得到无穷的乐趣哩。从前我挨家挨户推销东西时，有个女人唆使狗咬我。我对她说除非她再买个洗涤器，她的屋子不能算设备齐全。她信了，买了我的东西。我说的就是这种乐趣。这套推销本领我也能够用在你们身上，保管灵验。你们这些人我全都了解，你们的情况我了如指掌，倒背如流。过去我在这里时，也许是喝醉了，但是老希基从来不会醉得不去弄清人家的本来面目。我是说，除了他自己以外，想弄清所有人的本来面目。最后，他还得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停了停。大伙怨恨地盯着他看，内心局促不安，茫然不知所措。希基的态度变得异常恳切。）可是大伙要明白这一点：我这样做你们最终会获益的，要是我没有百分之一百的把握，我决不会像现在
618 这样干。该死的内疚使你们装做另外一种人，悔恨使你们感到烦恼，使你们乞灵于可恶的白日梦，一切都等待明天。等你们从内疚和悔恨中解脱出来后，你们就不会烦恼了。你们将会生活在今天，既无昨天也无明天来麻烦你们。你们再也不会关心自己是怎样一种人了。兄弟姐妹们，如果我没有把握，我不会说这些话。这种安宁是真正的安宁！这是事实！我清楚！因为我已经感到安宁了！安宁在这儿！仔细瞧！安宁就在你们面前！你们看得见我身上的变化！你们记得我过去是怎样一个人！过去，即使我喝了两夸脱劣等酒，一边开玩笑一边唱《可爱的阿德琳》，我还是感到自己像个做了亏心事的卑鄙小人。可是你们都能看到现在我什么都不在乎了。我向你们保证，到今天结束时，

我能使各位也对什么都不在乎！（停了停。大伙呆呆地盯着他看，希基笑着补充说）我想我就讲这么一些，男女朋友们——这一次就说到这儿。那末咱们继续庆祝吧。（坐下）

拉里 （厉声喝道）等会儿！（咄咄逼人地——用嘲笑的语气说）如果你现在就告诉我们，是什么使你变成一个心情十分宁静的人，我想这会帮助我们这些做白日梦的可怜的罪人沿着铺木屑的小路走到灵魂得救的地方。（越发故意寻衅，肆意嘲讽）我注意到我在问起你送冰人时，你没有否认那回事。你关于做明天梦恶习的伟大发现，是不是在你发觉老婆讨厌你之后才做出的？（他说话时，这伙人像一下子看到了复仇机会似地脸露喜色。他讲完时，大伙齐声奚落希基；他们的挖苦话不时被自己恶毒的嘲笑声打断。）

霍普 天哪，你猜对了，拉里！我发觉他这次没有把她的照片拿给大家看！

莫舍 他身上没有照片！给送冰人拿去啦！

玛吉 天哪，瞧他那副鬼样子！谁能怪他女人呢？

珀尔 她会爱上送冰人，一定因为日子太艰难了！

科拉 像他这样的笨蛋也来劝我和查克结婚！

查克 就是嘛！他还说得好像非常动听呢！

吉米 我至少可以说玛乔里倒是挑了个有绅士气派的军 619
官。

刘易斯 你瞧你，希基，你老兄像只讨厌的羚羊，头上出了角！

韦乔恩 老天在上，比羚羊角大！像水牛角！

威利 （用《水手哥》这个曲子唱道）

“上来上来送冰哥，
咱们两个能投合——”

（大家一起嘲笑地唱起来，在抒情曲指定的地方有的用指关节，有的用啤酒杯敲击桌子。）

“我有宝贝给你瞧，（砰、砰、砰）
你可从来没见过！”

（一阵粗俗的嘲笑声，但希基仍然不因受人嘲弄而发怒。他和气地露齿而笑，似乎喜欢被人取笑，随即还和大伙一起嘲笑自己。）

希基 唔，男女朋友们，尽管各位在拿我开玩笑，可是看到大伙兴致勃勃地参加哈里的寿宴，我还是很高兴。过去我一直说送冰人这个笑话，今天大伙取笑我，我承认这是自己招的。大伙尽管笑吧。（停了片刻。这时大家都不笑了，个个露出迷惑不解、局促不安的神色，又开始目不转睛地看他。希基若有所思地继续说。）你们既然讲起了伊芙琳，我想我只好说了。本来我还不想告诉你们。现在讲不大妥当。我本来打算等到寿宴结束才讲，可是大伙捕风捉影地瞎猜，误解了可怜的伊芙琳，所以我得把事情说清楚。（又停了片刻。屋子里气氛紧张，寂静无声。希基把头略微低下，轻声说）我沉痛地告诉你们，我心爱的妻子已经死了。（举座震惊，倒抽一口冷气。大家既惭愧又难受，目光都从他身上转向别处，只有拉里仍在盯着希基看。）

拉里 （由于迷信，吓得缩成一团，自言自语地）天哪，我早就觉得他这次来身上带着些死人气味！（少顷，突然比其他人更

加感到惭愧，结结巴巴地）请原谅我，希基！我真想割掉自己那条坏舌头！（他这一说，大家羞愧地齐声咕哝道："对不起，希基。""请原谅我，希基。""请原谅我们，希基。"）

希基　（环视众人——用和蔼、抚慰的语气说）听我说，朋友们。今天哈里过生日，别让我刚刚说的话扫大伙的兴。你们还是没有听懂我的话。你们根本不必——要知道，我一点也不悲 650
伤嘛。（大家惊讶地瞪着希基。他极其诚恳地继续说）我应该为她感到高兴。因为她现在可以安息了。她终于摆脱了我。唉呀，我用不着对你们多讲——大伙都知道过去我是怎样一个人。她嫁了我这样一个没出息的骗子、酒鬼，这一生吃了多少苦，大伙是可以想见的。她爱我，所以她没有办法跳出苦海。可是现在她总算如愿以偿，可以安息了。我为什么要悲伤呢？如果她在天之灵有知，她决不会要我悲伤的。唉，伊芙琳在世时一无所求，只想使我幸福。（停了下来，带着和蔼可亲、真诚坦率的神情环视众人。大家听了觉得莫名其妙，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都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幕　落）

651

第三幕

景　哈里·霍普旅馆的酒吧间和第一、二幕中那间里屋的一部分。在右边墙上有两扇大窗子，在这两扇窗子中间有通向大街的转门。柜台在后部。柜台后边是一面镜子，上面罩着白色的蚊帐布，以防苍蝇停在镜面上。除镜子外还有一只架子，上面摆着一些装有龙头的廉价威士忌酒桶和一只放瓶装酒的小陈列柜。柜台左边有扇门通向过道。酒吧间左前方摆着一张桌子，旁边放好四把椅子。右前方是一只朝左的小小的免费午餐柜，这只柜与窗子之间空开一些地方，中午发免费午餐的人就站在这里施汤。柜台后边那面镜子的上方挂着老理查德·克罗克和提姆·沙利文照片的镜框，它们两侧的镜框里放着约翰·L·沙利文和拳击运动员装束的绅士吉姆·科贝特*的画像。

左边是原来那间里屋，把它与酒吧间隔开的帘子拉开了。第二幕中由几张圆桌凑成的宴会桌已经分开，又像第一幕中那样满屋子乱放。其中一张在前排，五把椅子放在酒吧间那张桌子的左侧；另一张在其后侧，有五把椅子；再一张靠着后墙，也有五把椅子；左前方角落里还有一张桌

* 以上四人都是美国拳击运动员。——译者注

子；一部分在左边舞台上，一部分不在舞台上，旁边放着四把椅子。

这天是霍普生日，大约已是上午九、十点钟了。这是个酷热的夏日。街上有阳光，但是照不到窗子，所以里屋光线暗淡。

乔·莫特腋下挟了只木屑盒，走来走去往地上撒木屑。他脸色阴郁，闷闷不乐，谁也不理。过一会，他撒完木屑，走到免费午餐柜后面，开始切面包。罗基站在柜台后面，擦擦柜台，洗洗酒杯，还干些别的零活。他身穿工作服，卷着袖子，看上去昏昏欲睡，内心烦躁，很容易动火。拉里在酒吧间前面的那张桌子的椅子里，脸朝右前方。他面前没有酒杯，两眼凝视前方，在苦恼地沉思默想。雨果伸着双腿坐在拉里右面一张朝右放的椅子里，头和手臂像平常那样搁在桌子上，柔弱无力的手旁边摆着一杯威士忌酒。帕里特坐在他们左面那张桌子后边朝左放的椅子上。他内心紧张，身子一动不动，眼睛凝视前方。

幕启时，罗基做完柜台后面的工作，向前走去，困乏地 652
倒在拉里那张桌子右边的椅子里，脸朝左看。

罗基 这会儿没事啦，要到晌午开市才会忙一阵子。坐着歇会儿也好。（恼怒地）今儿上午查克自己想休息，哄我替他顶班，我倒真给他顶班了。我真笨。可是我不高兴和他多啰嗦。我说：“好吧，去结婚吧！关我什么事？”希基把这对活宝弄得疯疯癫癫了。（愤恨地）昨儿晚上也算办寿宴，嘿？老天啊，简直是办丧事！一开始就不吉利，可是后来他还说什么他老婆已经死了，这个宴会也就彻底完蛋了。

拉里　我也在那么想。昨晚不是在做寿，是守灵！

罗基　他说保证不再胡扯什么安宁不安宁了——可是一会儿他又开始没完没了地说，好像没法刹车！不要钱的酒菜像是有毒药似的，这帮家伙放着不吃，统统溜到楼上去了。要是他们以为能够躲开他，那就太不聪明了。他昨儿晚上跑遍所有的房间。想拉也拉不住他。今儿早晨他的自新运动已经搞得轰轰烈烈了！他今儿第一桩事就是拖吉米去熨衣服，使他找不到借口。你看到了吗？他还给威利钞票，让他把衣服从索利当铺赎出来。其他人都在哆嗦着刷衣帽，刮胡子——

拉里　（满不在乎地）他没敢跨进我房间！他怕我也许会向他提几个问题呐。

罗基　（轻蔑地）是吗？我看不像是他怕你，倒像是你怕他。

拉里　（触到痛处）你这是扯淡！

帕里特　（猛地掉转头来看拉里——嘲弄地）别听他的鬼话，罗基。他把门锁上了。我也进不去。

罗基　唔，你在骗谁呀，拉里？他已经把你揭穿了。如他所说，要是你真那么急着想死，你早就去跳太平梯了。你为啥不跳呢？

拉里　（寸步不让地）因为只有胆小鬼才会这样结束生命！

653 **帕里特**　他是个十足的胆小鬼，罗基。他是个胆小的老滑头！

拉里　（恶狠狠地冲着他）你这个谎话连篇的小流氓！别忘了我是怎样警告你的——！

罗基　（瞪眼怒视帕里特）喂，要你管什么闲事！谁叫你插嘴的？我一脚把他踢出去好吗，拉里？假使你要他滚蛋，这儿没有谁想留他。

拉里　（装出漠不关心的语气说）算啦，让他呆在这儿吧。

我无所谓。他好歹都不关我什么事。(罗基耸耸肩，困倦地打着呵欠。)

帕里特 你说得对，让我留在这儿吧，我现在无路可走了。在这个世界上我已经无亲无故，只能求你帮忙。

罗基 (昏昏欲睡地)你是个软心肠的老笨蛋，拉里。他和希基一样，也是个没出息的混帐东西。他不像咱们这些人。(打呵欠)我困极啦。昨晚就没合过眼。眼睛睁不开啦。(闭上眼睛，打起盹来。帕里特朝他瞥了一眼，随即站起身来，溜到放在拉里左面、罗基右面的那张椅子跟前，骨碌坐了下去。拉里退缩，决意不理他。)

帕里特 (朝拉里那边弯下身来——用讨好的，表示歉意的语气低声说)我不应该讥笑你，请原谅，拉里。可是你总装出对我漠不关心的样子，锁着门不让我进去和你说话，惹得我生气。(满怀希望地)不过你是想把希基关在外面才锁门的，对吧？我不怪你。我自己也开始恨他了。我越来越害怕他。他对咱们说他老婆已经死了，从那以后我就特别怕他。他使我觉得我和他在哪方面有什么瓜葛。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这种奇怪感觉使我想起了母亲——似乎她已经死了。(表示同情的语气中隐含着类似快慰的异样情绪)我看她还是死了好。我是说她的心还是死了好。她想起我肯定会痛苦死的——我知道她并不愿意想我，可是她没办法不想。我毕竟是她的独生子嘛。她过去宠我爱我。我是说她偶尔也会宠我爱我。在她记起我的时候。仿佛她想弥补什么。仿佛她感到内疚。所以纵使她从未让爱子之心妨碍自己的自由，过去她肯定有点爱我。(带着异样的神情伤感地沉思着说)你知道吗，拉里，我曾经有过一种难以消除的猜疑，如果说出真情，也许你就是我的父亲呢。

651 **拉里** （暴跳如雷）该死的蠢蛋！谁让你去这样胡思乱想的？你知道这是胡说！西海岸的那些人都知道在你出生之前我从来没有瞧过你妈一眼。

帕里特 嘿，我不大会去问他们吧，相信吗？不过我知道你说的是真话，因为我问过她。她教育我为人要坦率，什么问题都可问她；她从来都是如实回答我。（蓦地）可是刚才我在谈她现在对我的看法。我与运动断绝了关系。她永远不会原谅我这个行动。运动是她的生命。这肯定会成为她致命的打击，如果她知道是我出卖了——

拉里 住口，该死的家伙！

帕里特 她会因此而痛苦死的。我相信她知道肯定是我干的（突然用极其急迫的口气说）可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警察会逮住她！你一定得相信我的话！你一定得知道我那样干的唯一原因！我承认昨天晚上对你说了谎话——什么有了爱国心啦，我对国家应尽的义务啦，这些都是瞎说。可是现在我把真正的原因讲给你听，拉里——唯一的原因！这样干只是为了钱！我迷上了一个妓女，想弄些钱讨她欢喜，乐一阵子！这就是我干那件事的原因！只是为了钱！这是真话！（在坦白自己的卑鄙行为时，神情极为奇异，像是为逃脱真罪名而编造借口。）

拉里 （抓住他的肩膀猛摇）该死的东西，住口！这关我什么事？（罗基惊醒。）

罗基 怎么回事？

拉里 （控制自己）没事。这个饶舌的小混蛋唠叨个没完，烦死我了。就为这个，没别的。他比希基还讨厌。

罗基 （困倦地）唔，希基——喂，我问你，你说他怕你向他提几个问题，这是什么意思？你想问他什么问题？

拉里　噢，我觉得他有什么事瞒着大家。你注意了吧，他没有说他老婆是怎样死的。

罗基　（责怪地）嘿，别胡扯了吧。希基这个可怜的家伙——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以为他并不是说着玩的？

拉里　不是。我确信他把死亡带到这儿来了。我觉得他身 655
上有一股冰冷的死气。

罗基　哼，胡扯淡！你疯啦，老死人。（突然睁大眼睛。）喂，你是说你以为他在外面和野女人鬼混什么的，所以他老婆自杀了？

拉里　（冷酷地）那有什么好奇怪的。我才不会说她不好呢。

罗基　（鄙夷地）可是这算什么疯话！老天爷，要是她真的自杀了，他不会对咱们说他感到高兴，对吧？他还不至于那么混帐呢。

帕里特　（出神地说着自己的心事——异样地）你心里是有数的，拉里。你知道她决不会自杀。她和你一样。她会死乞白赖地活下去，即使她只剩——

拉里　（被他的话刺痛——恶狠狠地冲着他说）你不瞧瞧你自己？老天啊，要是你有胆量，像个人样，你就——！（内疚地住了口。）

帕里特　（讥讽地）我就会从你不敢跳的太平梯上跳下去，是吗？

拉里　（自言自语似地）不！我怎么配下判断？我再也不下判断了。

帕里特　（嘲笑地）我想你是喜欢下判断的，可不是吗？

罗基　（听得莫名其妙，恼怒地）你们在唠叨什么？（对帕里

特)你对希基的老婆了解多少？你怎么知道她不是自——？

拉里 (装做不把帕里特放在眼里，漫不经心地)他不知道。希基把他的小脑袋瓜搞糊涂了。把他推到自己那张桌子旁边去，罗基。我真讨厌他。

罗基 (威胁地对帕里特说)拉里的话你听见了吧？我正要找个借口狠狠揍你鼻子呢。识相点，快走！

帕里特 (站起来——对拉里说)别以为叫我换一张桌子就好把我打发走！(离开桌子——然后忿忿地责备说)哎呀，拉里，我信任你，需要你的帮助，你却这样对待我，太不讲道理了。(在原来的位置上坐下，感情受了伤害，不觉顾影自怜，郁郁沉思起来。)

罗基 (回到自己的思路)老天，要是她自杀了，大伙应该为
656 希基感到难过，是吧？他变得疯疯癫癫是可以理解的，他在这儿说的疯话是可以原谅的。(接着不解地)可是他说很高兴老婆死了，而且看得出来他说的是心里话，想到这里你怎么可能为他感到难过呢？(猜得不耐烦了，恼怒地)哎，管它娘的呢！我猜不出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脸色沉下来)可这点我是知道的：他还是识相些好，别缠住我和我那两个婆娘。(停了一下——然后叹道。)老天爷，拉里，昨天晚上那两个骚货闹得我好苦！寿宴变得死气沉沉后，她俩自说自话拿了几瓶酒带到楼上，喝得酩酊大醉。我一夜没有合眼，知道吗？我坐在椅子上刚要睡着，他们就走下楼来寻事了。要不然，她们就在楼上又唱又笑，闹得天翻地覆。我怕她们这样闹下去警察会把店里的人抓进去，所以走到楼上叫她们别嚷嚷。我每次上楼，她们总是这样骂我："看来你同意希基说的话，是吗？卑鄙的王八蛋！我们是婊子，是吗？对你说了吧，我们同意希基对你的看法！明白吗？你不过是个拉

皮条的！"这一来我就揍她们。我不是像拉皮条的那样毒打她们，不过打几下耳光。可是打也没有用，她们照样骂，颠过来倒过去就是这么几句话。老天，我一想到这些话就会耳朵痛！她们老说："听着，假使我们是婊子，我们有权利弄个货真价实的拉皮条的，不能容忍蹩脚的冒牌货！我们在人行道上东奔西跑腿都跑酸了，可没听到他一句好话，反而被他瞧不起。我们再也不高兴替骗人的酒吧间招待跑酸两条腿了。我们要找一个真正需要我们供养而且不以为耻的男人。今晚别巴望我们工作，我们不高兴去，懂吗？哪怕满街都是水手，我们也不去！你高兴也好，不高兴也好，反正我们要罢工啦！"（摇摇头。）妓女闹罢工！真是滑稽透了！（继续讲他的故事）她们说："我们要去度假。到科尼岛去，在那儿我们可以乘惊险滑梯。回来不回来还没准，你就见鬼去吧！"说完她们带上帽子就走，两个人都已醉了。（垂头丧气地叹了口气。仿佛是个怕老婆的男人，受了饶舌婆娘的欺负，模样怪可笑。拉里出神地想着自己的烦恼，没有听他。查克从后面的过道走了进来，手里拿着镶边的草帽，身上穿着硬高领蓝颜色的节日服装。他神色困倦，怏怏不乐，看上去很不自在，657
牢骚满腹。）

查克 （阴郁地）嗨，罗基。科拉要一杯加鸡蛋的雪利酒，说是治她的神经质毛病。

罗基 （怒冲冲地转过身来）雪利酒！老天爷，她的神经什么酒也不需要！她把咱们这小酒吧看做什么啦，当成沃尔多夫饭店？

查克 就是嘛。我对她说，咱们没有鸡蛋，拿什么加到雪利酒里去。除非她自己去生一个。她说："难道有什么法律规定你不好出去买吗？真是个混帐东西！"（忿忿地把帽子歪戴在头上，

以示反抗)滚她妈的蛋！她要喝就喝一点普普通通的酒、不喝就拉倒！(走到酒吧间后面从酒桶里舀了一杯威士忌。)

罗基 (挖苦地)老天爷，依我看，结婚那天新郎对新娘子应该做到有求必应嘛！(查克从酒吧间后面走出来时，罗基嘲弄似地打量他。)拉里，瞧这位新郎！要杀人*啦，打扮得多么漂亮啊！(拉里没有理他。)

查克 哼，你得了吧！

罗基 我看你在泽西的农场上能待一礼拜就不错了！你一定会在哪天晚上奔回来，哇啦哇啦讨杯酒喝壮壮胆，因为蟋蟀在追你！(厌恶地)天啊，查克，希基那个混帐真的把你们两个人变成大傻瓜了。

查克 (没有留意罗基的话)是嘛。我要狠狠给他一个耳光——一个就够他受了！(随即愤怒地)哼，别扯淡啦！他和我俩的事有什么关系？我们不是一直说要结婚吗？我们是要结婚啦，懂吗？你别同我纠缠！(恶狠狠地盯着罗基，但罗基只是厌倦地耸耸肩膀。查克怒气渐消，忧郁地诉起苦来。)科拉要是不吵吵闹闹就好了。她整个晚上都不让我合眼。没完没了地唠叨那几句话！问我是不是真想娶她。我对她说："那还用说，宝贝，怎么会不想娶你呢？"她说："你现在这么讲，可是一星期后你会懊悔自己怎么这样傻。你会把这个当做酗酒的借口，这样我就要和一个没出息的酒鬼生活一辈子了。要不了多久，你还会逼我出去重新拉客，逼你自己的老婆！"她唠叨完就哇的一声哭了，这一来我发火啦。我对她说："你胡说八道。我只是在喝醉了酒不干活的时候才用你的钱！"她说："是啊，可你能有几天不喝醉？

* 这里的"杀人"意即"结婚"。——译者注

别以为说了句要戒酒就可以把我骗过去了！这种空话我听得太多了。”她惹得我恼火了。我说：“不许你讲我说话不算数。我现 658
在倒宁愿自己喝醉。要是我醉了，你就不敢吵得我整夜睡不着觉。只要你张一张嘴，我就会给你厉害瞧，要你好看！”我这一说，她就嚷起来啦。“你对你要讨的女人说这种话，你好狠的心啊。”（暴躁地叹了口气。）老天啊，她真是要我的命呀！（馋涎欲滴地看了看手中杯子里的威士忌酒，心里起了报复的念头。）老天，我就是要灌一杯威士忌酒到肚里！

罗基 嘿，你干嘛不喝呢？

查克 （即刻起了疑心，生起气来）原来如此！你希望我酗酒，是吗？我知道你！你不愿意看到我结婚，像个正派人那样安居乐业！你希望我天天喝得烂醉，像你那样做个不要脸的拉皮条的！

罗基 （一跃而起，脸色沉了下来，显出一副凶相）你留神！这种话哪怕是从你嘴里说出来，我也不买帐，懂吗！

查克 （把酒杯放到柜台上，握紧拳头）真的？你想怎样？（嘲弄地）别惹我发笑啦！像你这样的家伙，我一只手就能撩倒十个！

罗基 （伸手去摸臀部口袋）肚子里吃了子弹你就动不得了，看你去撩谁！

乔 （争吵开始时就不切面包了——劝解说）嗨，罗基，查克！别吵啦！你们两个是老朋友嘛！别让希基那个家伙搞昏了头！

查克 （冲着他怒吼）我们的事用不到你这个黑鬼管！

罗基 （像查克那样冲着他吆喝，仿佛忘记了自己是在和查克争吵，两个人似乎成了反对异己的天然盟友）不是你的事甭

管，黑鬼，下流坯！

乔 （一声怒吼，手持切面包刀从餐柜后奔了出来）你们两个狗娘养的白人！我要把你们的五脏六腑挖出来！（查克从柜台上抓起一只酒瓶，高举过头，准备使劲向乔掷过去。罗基从臀部口袋里拔出一支镀镍的短左轮手枪。这时，拉里用拳头猛击桌子，发出一阵冷笑。）

拉里 好啊！你们这些该死的笨蛋，希基要你们互相残杀，你们倒真干起来啦！我不是对你们说过他带来了死亡吗？（他的话使大家吃了一惊。他们都住了手，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刚才
659 想打架时的暴怒突然全消，一个个像泄了气似的，不好意思起来。）

罗基 （对乔说）好吧，你住手，要是你把刀放好，我就把枪收起来。（乔绷着脸回到餐柜后面，啪一声把刀子丢在柜顶上。罗基悄悄地把手枪放进口袋。查克把举起的瓶子放在柜台上。刚才拉里猛击桌子时，雨果已醒，抬起了头，此刻他傻里傻气地笑着。）

雨果 喂，你们这些小鬼头！没有关系！待会儿你们就能在柳树下吃红肠面包，白喝酒啦——（突然用傲慢、挑剔的语气说）香槟酒没有冰好。（怒冲冲地用刺耳的声音说）希基老是说谎，这个该死的家伙！要喝冰过的香槟酒就能证明我想做贵族啦？我只爱无产阶级！我要领导他们！我要像上帝那样对待他们！他们是我的奴隶。（停了下来，觉得自己的话莫名其妙，大为吃惊——恳求似地对拉里说）我喝得烂醉了，是不是，拉里？我在说傻话。我醉成这个样子了，拉里，老朋友，是吗？我不知道我说了些什么？

拉里 （同情地）你是酩酊大醉啦，雨果。我从来没有看到

你醉成这个样子呢。把头放下来，睡一觉就会好的。

雨果 （感激地）对。我是该睡一觉。我醉得不像话啦。（把头搁在手臂上，合上眼睛。）

乔 （在餐柜后面——怀着迷信的心理郁郁沉思）你说得对，拉里，希基把晦气带到这儿来了。我是个老赌鬼，一有晦气我就知道！（怀着敌意接着说）可这晦气是他给白人带来的。他没有办法使我倒霉！（从餐柜后面走出来，步入酒吧间——强头倔颈地对罗基说）面包已经切好，我的事做完了。我用劳力挣来的酒给不给？（罗基怀着敌意看他一眼，但还是把一瓶酒和一只杯子塞到他手里。乔倒了满满一杯——生气地）我永远不到这里来了。（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啪的一声丢在柜台上。）这是我房间的钥匙。我不回来了。我要回到志同道合的朋友那里去，不愿意待在不受欢迎的地方。我讨厌同白人呆在一起。（一杯酒一饮而尽——挑衅似地向四周扫了一眼，故意把杯子掉在地上，砸得粉碎。）

罗基 嗨！你想干啥——！

乔 （带着庄重的神情冷笑一声）我不过给你省些麻烦，白皮的招待。现在你不必担心白人会抱怨用我喝过的杯子喝酒 660
了，用不着等我一转身就把它敲碎了。（傲慢地向傍街的那扇门走去——然后回过头来作临别赠言——夸口地）我已经讨厌和一伙酒鬼鬼混了。我是个靠赌钱吃饭的人。我要去掷骰子，大赌一场，赢它一大笔钱。有了钞票，我原来那个黑人赌场又准许开起来了。到那时，说不定哪一天我会回来，看着那伙酒鬼。我也许会把一张二十元的钞票往柜台上一丢，说："统统买酒喝。"那帮子人都走拢来，拍拍我的背说："乔，你毫无疑问是白人。"可是我要回答他们："哪儿的话，我是黑人，我的钱是黑人的钱，你

们要么和我一起喝，以此感到光荣。要么就不喝！"我也有可能干脆说："你们统统滚蛋。我不愿意降低自己的身份，同白皮肤的穷光蛋一起喝酒！"（打开门准备走出去——然后又转过身来。）我说的决不是梦话！今天我一定能想法搞到赌本！即使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借支枪去抢白人的钱，我也会去干！你们等着瞧吧！（大摇大摆地从转门走了出去。）

查克　（愤怒地）这个黑鬼脸皮真厚！天啊，假使我不是穿着这身好衣裳，我就奔出去把他揍扁！

罗基　唉，让这个不要脸的傻瓜走吧！让他和他的赌场见鬼去吧！他今天晚上就会回来求哈里把房间借给他住，向我讨酒喝。（想着报复）到那时该由我摔酒杯给他看了。我要好好教训他，让他老实点！（转门被推开，威利·奥班从街上走了进来。他已修过面，身上穿着一套价格昂贵、式样好看的衣服，内衣干干净净，鞋子非常漂亮。此刻，他头脑完全清醒，但脸色苍白，浑身颤栗，神经极度紧张。）

查克　又来了个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家伙！嘿，这身衣裳是从索利当铺里赎出来的吧，威利？（嘲讽地）那你明天又能当给他了。

威利　（生硬地）不，我——我不干这种事了。再也不干了。（走到柜台旁边。）

罗基　（同情地）你脸色不好看，威利。喝杯酒提提精神吧。（把一瓶酒推到他面前。）

威利　（馋涎欲滴地看着酒瓶，但随即摇摇头——坚决地）不喝啦，谢谢。只有不喝酒才能把酒戒掉。要是我带着股酒味去见地方检察官，那我的事就没有希望了。

661　**查克**　你真打算去？

威利 （生硬地）我说过要去，你不记得了？我回到这里来不过是想休息几分钟，不是想喝酒。我要让那个推销破烂货的家伙知道我不靠酒壮胆——（疚惭地）可是他对我很好，慷慨地拿出钱来帮助我。我想他不是故意对我无礼，只是这种态度他没办法改罢了。（离开柜台。）我的腿还有点抖。还是坐一会吧。（走回去坐在第二张桌子左侧，脸对着帕里特。帕里特用猜疑的目光瞪了他一眼，再没有理会他。罗基瞧瞧查克，厌恶地拍拍自己的脑袋。刘易斯上尉从过道上走来，出现在门口。）

查克 （咕哝道）又来了一个。（刘易斯打扮得整整齐齐，脸修得非常光洁。他那件老式的花呢衣服已经刷过，边缘磨损的内衣一干二净。他装出一副洋洋得意、悠然自信的样子，但是脸色苍白，宿醉未消。）

刘易斯 各位先生，早上好。（穿过酒吧间前部，从窗口向街上张望。）今儿早上的天气也好极啦。（从窗口走到酒吧间。）早上喝杯酒清醒清醒神志？我想用不着。早上无须喝酒，罗基老朋友。事实上我觉得精神非常饱满，虽然希基这头爱管闲事的蠢驴和那个粗俗愚笨的布尔人吵得我没有睡着多少觉。（脸色沉下来。）我已经受够了那个布尔人的罪，再也无法忍耐了。让这样一个蛮不讲理的庄稼汉如此放肆，当然只好怪我自己。啊！总算到了分道扬镳的时候了。（把钥匙放在柜台上。）我不回来了。要离开好心肠的老朋友哈里和各位朋友，我心里当然不好受，可是我不能再和那个家伙呆在一幢房子里了。（韦乔恩从过道上走进来时，显眼地转过脸不理刘易斯。刘易斯停止说话，露出敌意。韦乔恩冷笑着瞪了他一眼。他也花过一番功夫把自己打扮起来。此刻他装得洋洋自得，精力也似乎非常充沛，但实际上他很虚弱，无力地支撑着灌饱了酒的身子。）

罗基 （一面厌恶地把钥匙放在酒吧间后部的架子上，一面对刘易斯说）这样说来，你也被希基弄得乱七八糟了？你想离开这里，是吗？

韦乔恩 （嘲笑地）是嘛！他这是自己骗自己。

刘易斯 （不去理会他——愉快地）是的，我打算离开这儿，
662 罗基。不过希基这头蠢驴与此无关。我一直在考虑啊。该是革面洗心的时候了。我一直在考虑这类问题。

韦乔恩 他要找个工作！他是这么说的！

罗基 你要找什么工作，我的天？

刘易斯 （仍然装着愉快的样子）嗯，什么工作都行。当然不包括卖体力的活儿。但是任何需要动动脑筋，要点文化的工作我都肯干。地位再低，我也不管。饥不择食嘛。我打算去找一位在领事馆工作的好朋友。他曾经答应过，我随便什么时候感到精力充沛，可以工作了，他就在柯纳特公司给我弄个位置——办事员之类的工作。

韦乔恩 是啊！英国佬领事馆里的人看到他醉醺醺跑来，为了把他打发走，什么愿都肯许！他们不敢叫警察来拘捕他，因为要是这样做，一个军官加绅士的英国佬的丑闻就要在报上登出来了！

刘易斯 实际上呢，罗基，我只想暂时工作一段时间。你知道，这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已。积蓄点钱，乘头等舱回国去；这才是我打定的好主意呀。

韦乔恩 他还打算乘船回国去，回到可爱的祖国去！这是最可笑的白日梦。那个可怜的英国佬被威士忌灌昏了，本来就没有多少头脑，剩下的那一点又给希基搞糊涂了！（刘易斯握紧拳头，但设法控制自己，不去理他。）

查克 （对刘易斯表示同情，对韦乔恩发起火来——挖苦地）希基没有搞昏你的头，是吗？是你太狡猾了，对吗？可是我断定你自己也想出去找工作。

韦乔恩 （怒气冲天）不错，是的。对我来说找个工作很容易，因为我不装什么绅士派头。我不知道用手干活有什么好难为情的。战争爆发之前，也就是在该死的英国窃贼侵占我的国家之前，我本来就是一个农民。（夸耀地）我随便向谁讨活干，人家都能一眼看出我力大无穷，抵得上十个普通人。

刘易斯 （嘲笑地）是嘛，查克，你可记得昨儿晚上他帮忙搬钢琴时显示出来的那股子劲吗，大得多出奇啊。

查克 你连自己那只角也捏不牢。就是因为你，那架该死的钢琴才差一点从楼上摔下来。

韦乔恩 昨儿晚上我有手汗！我的手怎么会不滑呢？我整架钢琴也举得起来！从前我在德兰士瓦抓住轮轴就能把装满东西的牛车举起来！所以嘛，我怎么会找不到工作呢？那个名字叫丹的码头工头对我说过，我什么时候想找活干，他就雇用我。663
市场上的本尼也对我这么说过。

刘易斯 你记得吗，罗基，有一次那个走路样子像个人的布尔佬很难得地买酒喝，而丹和本尼却连一个子儿也掏不出。这些一文不名的人当然会随便许愿，摘月亮也会答应他。

罗基 可不是吗，你这个大笨蛋，这些家伙不过是骗骗你的。

韦乔恩 （气愤地）胡说！你看着吧，我今天上午就能找到工作！我要干给这个该死的英国绅士和希基那个说谎的家伙瞧瞧！我只想积蓄些路费回国去，用不到工作多长时间。我不需要许多钱，因为我不觉得乘统舱有什么好难为情的。我不摆头

等舱旅客架子！（嘲弄地）我可以回国，可以回家！我到了那里，他们会让我入境！

刘易斯 （表情变得严厉——压住怒火，气得声音发抖）罗基，南非有个传说，某个布尔军官——如果一群乡下佬的头子也好叫军官的话——老是劝克龙涅撤退，不要坚持战斗。

韦乔恩 我做得对！我做得对！他被围困在帕尔德伯格[61]！他只好投降！

刘易斯 （不理他）不消说，这个军官的主意是上策。可是布尔人对他起了疑心，后来他们深信不疑地认为，他之所以出这个主意是他自己想逃命。他的同胞为此对他恨之入骨，他家属也声明同他脱离关系。所以我想码头上不会有什么欢迎委员会恭候他，也不会有什么兴高采烈的亲属在草地上大声欢呼。

韦乔恩 （既内疚又愤怒）全是谎话！你这个该死的英国佬——（努力克制自己，想模仿刘易斯的样子）我也听到过一个传说，是关于某个英国军官的。战争结束后，那个英国佬曾经喝醉了酒赌钱，把钞票输个精光。可是后来查出来这是他团里的军饷，他输掉——

刘易斯 （再也按捺不住，跳起来向他扑去）该死的荷兰下贱货！

罗基 （将身子探出柜台，伸直手臂向刘易斯胸部猛击一掌，拦住了他）住手！（与此同时，查克一把抓住韦乔恩，使劲拉他回来。）

664 **韦乔恩** （挣扎着）让他冲过来！我在位于斯皮昂·科普吉的马格斯风坦[62]的莫德河边，看到过英国佬挥舞着可笑的宝剑冲过来。他们怕得要死，没胆量炫耀他们多么勇敢！我用一支来福枪就轻而易举地把他们打死了！（燃烧着复仇的怒火）仔细

听着，塞西尔，你这个混蛋！我常常喝醉了酒和你开玩笑，说我那次没有打中你感到很遗憾，可是老天爷作证，此刻我很清醒，我不在开玩笑，我是真感到遗憾！

拉里 （挖苦地狂笑起来——用他那古怪得可笑的严肃语调轻声说）天啊，希基有本领重新燃起布尔战争的熊熊烈火，谁能说他没有起死回生的绝妙办法呢！（这句话像冷水一样泼在刘易斯和韦乔恩身上。他们平静下来，罗基和查克松手放开他们。刘易斯转过脸去不理布尔人。）

刘易斯 （只当刚才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想重新装出洋洋得意的样子）嗯，我该去看那位在领事馆工作的老朋友了。捷足先登嘛，对吗？罗基，诸位，再见啦，祝大家万事如意。（向临街的那扇门走去。）

韦乔恩 既然那个英国佬能走，我当然也能去！（急匆匆跟在刘易斯后面往外奔。刘易斯正要伸出手去推开转门，却像突然丧失意志似地犹豫起来，韦乔恩急忙往后退，以免撞在他身上。他们一前一后，在门边站了一会，透过转门瞪着眼睛张望大街。）

罗基 哎哟，你们干吗不走？

刘易斯 （内心疚愧。但装得漫不经心）嗯？哦，我恰巧想起了一件事。和老朋友哈里不告而别可不太像话呀。哈里是个大好人。不同亲爱的吉米告别一声也不好啊。他们也该下楼了。（装作刚刚发现韦乔恩站在后面，从门边走开——像对陌生人那样向他道歉）对不起，看起来我挡住你的路了。

韦乔恩 （生硬地）没有。我也想同哈里和吉米告别呢。（走到门右首餐柜后面，背对着屋子透过窗户往外看。刘易斯站在门左首的窗子旁边，摆出相似的姿势。）

查克　天啊，这些笨蛋真是莫名其妙！（拿起放在柜台一端的科拉的酒杯。）坏啦，我把科拉给忘啦。她要大发脾气了。（拿着酒杯走入过道。）

罗基　（厌恶地看他离去）好啊，去侍候她，宠坏她，亏你这饭桶想得出！（摇摇头，开始机械地擦柜台。）

威利　（怀着急切的心情，仔细注视着坐在桌子对面的帕里特。身子前倾，用表示信任的语气轻声说）喂，帕里特。我想和你说句话。

帕里特　（吃了一惊——怀着戒心瞪起眼睛）什么事？

威利　（摆出他心目中老练圆滑的律师应有的样子）谈你目前碰到的麻烦事。哦，我知道。你不承认。你做得挺对。我劝你这样做。什么也不要承认。把嘴闭起来。在和你律师商量之前什么也不要说。

帕里特　喂！你这话究竟算——？

威利　可是对我你可以放心。我是律师，刚才我在想你和我应该合作。不错，今天上午我要去见地方检察官，请他给我安排个工作。不过他那里不一定马上就有空缺，也许要等一段时间。我想最好一边等机会，一边做一、两次辩护律师，证明我在法学院的优异成绩不是昙花一现的。干吗不聘我做你的律师呢？

帕里特　你疯啦！我干吗要请律师？

威利　做得对。什么也不要承认。可是对我你可以放心，所以咱们两人说话就不要兜圈子啦。你在西海岸闯了祸，是吧？现在在避风头。傻瓜也看得出来。（声音再放低些）你觉得呆在这里比较安全，也许你可以过上几天太平日子，可是你得记住，他们迟早会把你逮住的。我父亲的经历使我懂得了这一点。还

有谁会比他更感到安全呢。谁对他提起法律，他听了都几乎要笑死。可是——

帕里特 疯狗！（强笑着转向拉里）你听懂他的话了吗，拉里？这该死的傻瓜以为警察在追捕我呢！

拉里 （真情流露，没有等他记起不该理睬帕里特，已经大声嚷了起来）但愿警察来抓你！如果你还有一点起码的廉耻心，你也应该希望他们来抓你！（帕里特疚惭地盯着他眼睛看了一会，随即冷笑起来。）

帕里特 你说已经和运动一刀两断了，原来你是自己骗自己！你这个说谎话的老滑头，你还在迷恋着运动！（此刻拉里又不理他了。） 566

威利 （失望地）这样说来你没有碰到什么麻烦罗，帕里特？刚才我是希望——可是这没有什么关系。请你不要见怪。把这事忘了吧。

帕里特 （屈尊似地——眼睛盯着拉里）那还用说。没有关系，威利。我不生你的气，是那个该死的老滑头惹我发火。（悄悄离开坐位，在拉里旁边他坐过的那张椅子上坐了下来——用讨好、亲昵的口吻轻声说）我知道你的心思，拉里。你仍然钟爱的实际上是我妈——对吗？——虽然她对你不忠实。可是你拿她怎么办呢？她除了自己和运动而外，对谁也不忠实嘛。不过我理解你怎么会至今仍然情不自禁地——因为我也仍然爱她呢。（用不自然的、绝望的语气恳求说）你知道我爱她，是吗？你肯定知道！你该明白，我没有想到他们会逮住她！你一定得相信我的话，我只是为了弄几个臭钱给一个妓女花才出卖了他们。天地良心，没有别的原因！不可能有什么别的原因！（又用这种无耻的表白为自己洗刷罪孽，像前次那样露出异样的神情。）

拉里 （想不听，但仍然听了，心情越来越紧张）看在上帝份上，你让我太平些好不好！我对你说过，你要我对你作出判断，这是办不到的！可是如果你不把嘴闭起来，你就会说出什么，会使你把自己的灵魂像吐肚子里不受用的劣等酒那样吐出来！（把椅子往后一推，霍地立了起来。）你给我滚开！（向酒吧间走去。）

帕里特 （一跃而起！跟在他后面——绝望地）别走，拉里！你一定得帮帮我！（但是拉里已经走进酒吧间，背对着他，罗基对他怒目而视。帕里特收住脚步，无可奈何地闭上嘴，掉头走开。他走到原来那张桌子旁边，在后面那把面向前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把臂肘搁在台子上，双手抱住头，似乎头痛欲裂。）

拉里 拿酒来，罗基。我曾经发誓说，哪怕渴死也不再喝希基的酒了，可现在我已经改变主意了。老实说，这酒是他欠我的。即使送冰人这个死神请我喝，我也要喝个酩酊大醉。（住了口，对自己的话大为吃惊，脸上露出迷信的敬畏神色。）我怎么会说出这种话来，真怪。（冷笑）嘿，老实说，这话说得很恰切，因为死神就是希基请到他自己家里的那个送冰人！

667

罗基 啊，别再说送冰人这个笑话啦！那个可怜的女人已经死了。（把一瓶酒和一只杯子推给拉里）来，喝个酩酊大醉！能在这地方看到个不装假的酒鬼我很高兴。（拉里喝完一杯，又倒了一杯。）

（埃德·莫舍从过道上走来，出现在门口。他的举止和外表发生了与其他人同样的变化。他脸带病容，神经极度衰弱，眼睛里流露出恐惧的神色，但他也像其他人那样装出一副过分自信的样子。踱到柜台旁边，在拉里和临街的门口之间立定。）

莫舍 早上好，罗基。你好，拉里。你不受希基老兄的腐

蚀，没有戒酒，我很高兴。要是给我喝，我也愿意喝一杯。（罗基把一瓶酒向他推去，他却摇摇头。）可是我记得这鬼地方能用来消除嘴里酒味的只有咖啡豆。嚼咖啡豆瞒不过咱们老板的眼睛。要是谁相信伙计因为喜欢咖啡豆才嚼这东西，他的马戏团一定办不好。（推开酒瓶。）不喝了，虽然昨儿晚上根本没睡好，需要喝一杯——（瞪着眼睛。）真是个混帐透顶的推销商！我只好把他锁在外面。可是隔着墙我仍然听得见他在同什么人说了一整夜话。我刚才下楼时，他还在同吉米和哈里唠叨呢。不过最叫人受不了的是那个满口乡音、平脚板的麦克，他煞有介事地想教训我！我只好把他也锁在门外。（莫舍说到这里，麦格洛因从过道上走到了门口。他的举止和外表发生了与莫舍等人同样的变化。）

麦格洛因 罗基，他是个说谎的家伙！是我把他锁在门外的！（莫舍想要发作——转念一想不去睬他。两人都转过脸去，谁也不理谁。麦克洛因向里屋走去。）

威利 请到这儿来坐，麦克。我正要找你呢。如果要我替你的案子辩护，那咱们应该在离开这里之前谈一次话。

麦格洛因 （轻蔑地）有什么好谈的。该死的笨蛋，你以为我要你老子的儿子做律师吗？他们只要瞧你一眼，就会揪住咱们两个的脖子一起撵出去！（威利皱眉蹙眼，在椅子里缩做一 668
团。麦格洛因走到他前面的第一张桌子边，背对着柜台坐下。）反正我不需要律师。让法律见鬼去吧！我只要找几个合适的人，请他们把话传到上面去就行了。他们也愿意出力。他们知道我是受了诬陷。什么法律不法律，只要话传上去，事情就等于办成了。

莫舍 老天爷，很高兴我就要离开这所疯人院了！（从口袋

里掏出钥匙，啪的一声丢在柜台上。）这是我的钥匙，罗基。

麦格洛因 （从口袋里掏出钥匙）这是我的钥匙。（把钥匙丢给罗基。）我就是睡在阴沟里，也不愿意再和那个混帐的希基和撒谎的马戏团骗子在同一所房子里过夜了！（隐晦地补上一句）这顶帽子这里谁戴了合适就让他去戴！（莫舍怒不可遏地转过身来对着他，但是罗基从柜台里边探出身子，一把抓住他手臂。）

罗基 干什么！别发火！（莫舍平静下来。罗基把钥匙丢在架子上——厌恶地）你们这些家伙真叫我头痛。要是今儿晚上我不肯把钥匙交还你们，也算你们活该。（两人都愤愤地冲着他，但这时科拉和跟在后面的查克刚好从过道上走到门口，所以他们没有争下去。科拉已经喝醉，全身打扮得花枝招展，脸上涂满脂粉，头发有些蓬乱，帽子却还戴着。）

科拉 （朝酒吧间迈了几步——装作兴高采烈地笑）哈罗，各位！我们这就走了！希基刚刚对我们说，要是我们真想走，还呆在这儿干吗。所以我们要做给这狗杂种瞧，对吗，宝贝？他马上要同哈里和吉米下楼来了。老天爷，他们两个的样子好像是去上电椅！（又怕又气）要是希基再同我胡言乱语，我就砸烂他的头。（把手搭在查克臂膊上。）快走，宝贝。乘他还没下楼咱俩就走。

查克 （悻悻然）好，都听你的，小亲亲。

科拉 （凶悍地冲着他说）真的吗？好，我说咱们一走到第一家像点样子的酒店，你得给我买杯加鸡蛋的雪利酒——要是我高兴，给我买四、五杯——假使你不买，咱们就桥归桥，路归路！

查克 唉，你已经喝得烂醉了！

科拉　小气鬼！我知道你不舍得钱，守财奴！嘿，你既然这么小气，那就用我的钱好了。反正婚礼一结束，你就会把我的钱统统抢去的。我知道你是什么东西！（撩起裙子，手伸进长统袜。）拿去，臭叫化子！ 669

查克　（推开她的手——气愤地）你的臭钱你自己留着！你马上要结婚了，假使不想吃耳光，就别把大腿露出来给这些酒鬼看！

科拉　（听了很高兴——温顺地）好的，宝贝。（傻笑着环视四周）喂，你们这些酒鬼都来参加婚礼不是很好吗？（但他们各想各的心事，没有人理睬她。科拉犹豫、痛苦，不知如何是好。）嗳，伙计，我们要走了。（大家默不作声。她盯住罗基——绝望地）喂，罗基，你耳朵聋了？我刚刚说我和查克现在就要走了。

罗基　（擦着柜台——竭力显得十分冷淡）唔，再见啦。请替我向泽西问好。

科拉　（气得眼泪汪汪）你难道不肯祝愿我们婚姻美满吗，卑鄙龌龊的意大利佬？

罗基　当然要向你们贺喜喽。但愿你们别不到下个礼拜就动手把对方给谋杀了。

查克　（气愤地）嘀，小心肝，咱们干吗要理那个拉皮条的家伙？（罗基气势汹汹地对着他，准备和他干一仗，但查克听到楼上有人走到过道上，一把抓住科拉的手臂）希基来了！咱们快离开这儿！（他们赶紧奔到过道上。大街门砰一声关上。）

罗基　（阴沉地发表讣告）一个讨人欢喜的汉子和一个诚实可靠的娼妓见鬼去了！（暴怒）应该把希基那个混帐东西干掉！（大多数在场的人都低声抱怨，表示同意罗基的话。不一会，哈里·霍普和吉米·托莫罗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从过道上走了进来，

希基紧紧跟在吉米后面。霍普和吉米都装得很自信，但科拉刚才对他们的描述确是入木三分。他们走进来时，竭力虚张声势，好象判了死刑的囚犯奔赴刑场似的。霍普穿一身旧的黑色节日服装，鞋子、袜子和领带也全是黑色，看上去像是穿着丧服。吉米的衣服已经熨平，皮鞋锃亮，内衣洁白。他宿醉未消，那双温驯、恳求似的眼睛露出醉意。希基因缺少睡眠脸略显憔悴，嗓子
670 因一直在说话而变得嘶哑，然而由于激动，他似乎益发活跃，更加精神饱满。他像是告成了一件大功，满面春风。)

希基 好啦，到了！至少咱们已经谈到这一步了！（拍拍吉米的背。）你弯子转得挺好啊，吉米。我对你说过，你的病主要是装出来的，不能再找任何借口推迟——

吉米 别碰我好不好！我不过说了句明天身体会好一些。可是我想不妨今天就去。

希基 现在就办吧，这样就可以一劳永逸了，你也可以自由了！（从吉米身旁走过去，鼓励似地拍拍霍普的肩膀。）拿点精神出来，哈里。你的风湿病没有妨碍你下楼嘛，你总该知道了吧？我对你说过不要紧的。（环视四周，对大家眨眨眼睛。除雨果和帕里特外，他们都怀着刻骨仇恨盯着他看。他戏谑地用肘轻触霍普的肋骨。）你这个家伙最会找借口，老板！和吉米一样坏！

霍普 （装聋作哑）嗯？我听不见——（挑战似地）你胡说！我的风湿病好一阵恶一阵，生了二十年了。贝西过世以来我一直在害风湿病。谁都知道嘛。

希基 是啊，我们都知道你这种风湿病自己想生就会生，自己想好就会好！咱们了解你，你这个老滑头！（又拍拍他的肩膀，抿着嘴轻轻地笑。）

霍普 （看上去既觉得丢脸又感到内疚——为了防止大家

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便瞪着眼睛扫视别人。）老天爷，你们这些酒鬼干吗都呆在这里盯着我看？你们以为是在看马戏吗！你们为啥不给我滚，各人去忙各人的事？希基不是对你们说过吗？（大家责备似地瞧着他，从眼神里看得出他们的自尊心受了伤害。他们坐立不安，似乎想走了。）

希基 是说过，哈里。我原来确实以为到此刻他们总有了勇气，已经走了。（咧开嘴笑。）也可能我确实怀疑过他们不一定会有这种勇气。（突然由衷地同情起他们来，态度变得诚恳。）因为你们面临的问题是怎么回事，我完全清楚，朋友们。我知道一个人在逼着自己面对事实时胆子会小到什么程度。我自己有过这番经历嘛；我这个人比你们还糟糕，碰到的问题比你们还严重。我知道你们胆子会变得非常小，为了不使自己的幻想破灭，随便什么可笑的借口你们都不会放过。可是我对你们反复说 671
过，弄得你们不得安宁的正是那些寄希望于明天的白日梦。所以你们必须像我那样丢掉幻想。（停了停。大家又怕又恨地对他怒目而视，仿佛要咒骂他，扑上去揍他。但大家仍然一言不发，一动不动。希基态度一变，和蔼中带着威胁。）快，朋友们！行动起来吧！谁带个头？上尉，你带个头，还有你，将军。你们俩离门最近。再说，你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英雄！你们应该率领这支敢死队！我们经常听你们谈难忘的莫德河战役精神，来吧，现在拿一点出来给咱们瞧瞧！你们不能整天呆在这儿，好像怕外面那条街会咬你们似的！

刘易斯 （觉得受了羞辱，怒气冲冲地转过身来——试图做出神气活现、漫不经心的样子）你说得对，该死的百样管先生！我是该走啦。刚才我无非是在等你，想和你告别，哈里，我的老朋友。

霍普 （垂头丧气地）再见，上尉。祝你顺利。

刘易斯 哦，肯定顺利，老兄。我也祝你顺利。（推开转门，勇敢地走了出去，向右转个弯，便在门右边的窗子外面跑了过去。）

韦乔恩 老天爷，要是那个英国佬能走，我也能走！（推开门，像公牛冲障碍物似地蹬蹬走出门去。他向左转了个弯，消失在过道后部最远那扇窗子外面。）

希基 （激励地）接下来谁走？快，埃德．今天是个晴朗的夏日，谅必你又在向往马戏团生涯了吧！（莫舍瞪着眼看了他一会，随即走到门边。麦格洛因从椅子上跳起来，朝门走去。他走过希基身旁时，希基在他背上拍了拍。）好样儿的，麦克。

莫舍 再见，哈里。（走了出去，向右拐弯。）

麦格洛因 （怒目看他离去）要是那个刁滑的骗子有胆量走——（走出去，向左拐弯。希基朝威利瞥了一眼，他还没有来得及开口，威利就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威利 再见，哈里。谢谢你对我的招待。

672 **希基** （拍拍他的背）这就对了，威利！地方检察官可是位忙人啊。你知道，他不可能整天等着你。（威利快步走到门边。）

霍普 （阴郁地）祝你顺利，威利。（威利走出门去，向右拐弯。吉米此时忧心忡忡，惊慌失措，悄悄溜到柜台边，偷偷伸手去拿拉里的酒杯。）

希基 现在轮到你了，吉米，老朋友。（察觉吉米的举动。吉米正要把酒喝下去，手臂被希基一把抓住。）你瞧你，吉米！你不能这样糟蹋自己。你宿醉未醒，肚子也还空着，要是再喝一杯酒，你会酩酊大醉的。到那时你会对自己说，如果醉醺醺地走去请求重新录用你，那是毫无希望的，还是不去吧。

吉米 （苦苦哀求）明天吧！我明天一定去！明天我身体就会好！（倏地控制住自己——不那么坚决地）好吧，我走。把手放开。

希基 这就对啦！事情过后，你会感谢我的。

吉米 （徒然大发雷霆）你这畜牲！（想把酒泼在希基脸上，但泼得不准，酒洒在希基上衣上。他转身冲出门去，消失在门右边的窗子外面。）

希基 （擦去上衣上的威士忌酒——幽默地）我早就准备好擦酒精了，不过我不会耿耿于怀的。我理解他的心情，我有过这番经历嘛。当时如果有谁逼着我面对现实，粉碎白日梦，我早把他们给毙掉了。（转向霍普——鼓励地）啊，老板，吉米已经闯过了这一关。现在轮到你啦。既然他有勇气去经受这次考验，那你当然也——

拉里 （大声嚷道）别缠住哈里，你这个该死的东西！

希基 （咧开嘴对着他笑）拉里，如果我是你，我就自己给自己下决心，不会去替哈里操心。他能经受住这次考验的。这一点我向他保证过。哈里不需要任何人的假同情。需要吗，老板？

霍普 （可怜巴巴地想恢复易怒、专断的常态）不需要，老天爷！别来管闲事，拉里。这同希基有什么关系？我自己一直想出去走走，可不是吗？老天爷，你们这些酒鬼把我锁在这里，我好像在坐班房！我已经受够了！我是个自由人，白人，年轻人，我愿意怎样就怎样，老天爷！你也别来管闲事，希基！再管下 673
去，你会以为这里的老板是你，不是我。我当然能走出去！为啥我就不能出去？不过是在自己的选区里溜达溜达嘛，这有什么好害怕的？（一面说一面向门那边移动。此刻已走到门边。）外面天气怎么样，罗基？

罗基　很好，老板。

霍普　你说什么？我听不见。我看不像是晴天。看样子随时都会下倾盆大雨呢。我的风湿病——（突然住嘴。）不，一定是我眼睛看错了。我是个半瞎子啊，老天爷。眼睛不好，所以望望外面好像很昏暗。现在我看清楚了，今儿是晴天。不过依我看，这种天气出去散步实在太热了。嗯，出一身汗让肚子里的酒散发掉对我也有好处。可是那些该死的汽车我得留点神。我上次出门时这地方还没有汽车呢，那是二十年前的事啦。我透过窗子看见过汽车，我觉得车子一看到你，就会马上从你身上开过去。我不是说怕汽车。我自已会当心。（勉强把手放在转门上。）好吧，回头见——（没有往前走，回过头来看看——既害怕又恼怒）老天爷，你在哪儿啊，希基？咱们该动身啦。

希基　（笑着摇摇头）不，哈里。这可不行。这是你与自己的约会，你得单独去。

霍普　（强装发怒）你真够朋友！我还以为你既然知道我是个半瞎子，肯定会扶我过马路呢。我还是半聋子啊。那些该死的汽车真要我的命。你给我滚开！老天爷，我过去从来不需要任何人帮忙，现在我也不要！（怂恿自己走出去）我既然已经迈开步子，就要出去好好溜达溜达。我要去看望所有的老朋友。老天爷，他们一定以为我早就死了呢。二十年不算短啊。可是老朋友都知道我是因为哀悼贝西才——（把手放在门上。）嗯，越早动身越——（把手放了下去——感伤地）你知道，希基，就是这件事使我为难。我会情不自禁地想到上次出门是去参加贝西的葬礼。她去世后，我就觉得活着没有意思。我当时发誓说，以后永远不出门了。（悲哀地）不知怎么搞的，我总觉得不应该出去，希基，就是现在我也这么想。要是出门，我会觉得对不起去世的

贝西。

希基 好啦，老东家，你这套鬼话再也帮不了你什么忙啦！

霍普 （手作杯状置于耳背）你说什么？我听不见你的话。（又感伤起来，但已感到绝望）现在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在她……之前我最后一次出门时的情景。那是个晴朗的星期天早晨，我和她一起去做礼拜。（说到这里声音变了，呜呜咽咽哭起来。）

希基 （觉得好笑）这场戏很精彩，老东家。可是我心里很明白，你心里也很明白。你从来不肯和她一起到教堂去，什么地方也不想同她去。她老是对着你唠叨，逼你树立雄心，出门干一番事业，而你只想醉醺醺地混日子。

霍普 （支支吾吾地）你说的话我一句也听不见。反正你这该死的家伙总是谎话连篇！（突然大光其火，气得声音发抖）老天爷，狗娘养的东西，要是外面有一条疯狗，我宁愿出去同它握手，也不高兴和你待在这儿！（这一阵狂怒促使他走出门去。他推开门，懵懵懂懂地大步走到街上，又懵懵懂懂地走过免费午餐柜后面的玻璃窗。）

罗基 （惊讶地）上帝啊，他果真出去了！我原来以为他十之八九不会——（走到酒吧间尽头，从窗子望出去——厌恶地）啊，他停下来了。我敢断定他要回来了。

希基 当然啦，他要回来的。其他人也要回来的。到今儿晚上，他们都会回到这儿来。你真是个笨蛋，这件事妙就妙在这里嘛

罗基 （兴奋地）不回来，他不回来！他已经走到路边了。他东张张西望望，怕汽车呢，都吓呆了。可是老天爷，这条街上一个钟点也没有两辆汽车开来啊，老笨蛋！（激动地瞧着，似乎这是一场他押了赌注的马赛，一点也没注意酒吧间里发生的

事。)

拉里 (愤愤地顶撞希基)现在轮到我了，是吗？你说我怎样才能达到你那种安宁的境地？

希基 (咧开嘴对着他笑)嚯嚯，这个问题咱们不是讨论过了吗，拉里。只要不再对自己撒谎就——

拉里 我说我不想活了，世界是个大戏台，台上都是愚蠢、贪婪的家伙，我已经看厌了，我宁愿闭上眼睛，在地下长眠——你以为我这些话是懦夫的谎言吗？

希基 (咯咯地笑)哦，你说呢，拉里？

拉里 (越说越恼火，听上去与其说是和希基斗气，不如说是和自己斗气)我没有勇气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吗？——更没有勇气去死！所以我坐在这里，让自尊心沉到酒瓶底上，老是喝得醉醺醺的，这样我就不会看到自己怕得发抖，也不会听见自己号叫、哀求：敬爱的上帝啊，请让我不惜代价活得长一点吧！万能的上帝啊，发发慈悲吧，哪怕让我多活几天也行，就是多活几个钟头也是好的呀。这一点儿肮脏、发臭、干瘪的肉体是我宝贵的小生命啊，是我的小宝贝啊，请让我继续贪婪地把这颗价值连城的珠宝搂在我那怕死的怀里吧！(带着自憎的心情，报复似地嘲笑着；怀着鄙夷、憎恨的心情自我反省着。突然又把希基当作敌手。)你以为能够使我对自己承认这些？

希基 (咯咯地笑)可刚才你不是明明承认过了吗？

帕里特 (放下双手抬起头来瞪着拉里——嘲弄地)说得好，希基！让这个老滑头显显原形！他怎么可以像这样对我装死呢！他得帮助我！

希基 是啊，拉里，你应该和他取得谅解。我把你交给他啦，完全由他负责。他跟我一样能胜任愉快地使你丢开冷眼旁

观的空想。

拉里 （愤怒地）见鬼去吧，我才不理你们这两个家伙呢！

罗基 （在柜台一端激动地大声嚷嚷）老天爷，哈里在过马路啦！这下子他好笑话你啦，希基，你这个狗娘养的！（沉默一会，仔细张望——担心地）他干吗要停下来？人还站在马路当中呢！瞧他这样子你会以为他是喝得烂醉了，或是怎么着的呢？（厌恶地）啊，他不干啦！已经往回走了！老天爷，瞧这狗娘养的老东西走路的鬼样子！他进来啦！（霍普惊慌失措地踉踉跄跄奔过免费午餐柜外面的窗子，懵懵懂懂地从转门里走进来，蹒跚着走到拉里右首的柜台旁边。）

霍普 老天爷，给我拿杯酒来，快！吓得我人也矮了一截！老天爷，那个家伙应该抓起来！老天爷，在街上走太不安全啦！老天爷，我算领教啦！再也不出门了！把那个瓶子给我！（斟满一杯喝了下去，又倒了一杯——罗基轻蔑地看着他，他哀求似地对罗基说）你看见了，对吗，罗基？

罗基 看见什么？

霍普 那辆汽车，愚蠢的意大利佬！开车子的那个家伙不是喝醉了酒就是发了疯。要不是我躲得快，他早就朝着我身上开过去了。（讨好似地）来来，拉里，喝杯酒吧。大伙都来喝杯酒 676
吧。抽支雪茄烟，罗基。我知道平时你几乎不喝酒。

罗基 （忿恨地）嘿，现在我要喝了！（倒了一杯酒）我要喝个醉，懂吗？要是你不喜欢，你可以把我辞掉！反正这里的差使我不想干了。（厌恶地）老天爷，哈里，我原来以为你还有一点勇气呢！以为你会走出去的，揭穿那个骗子。（向希基点点头——随即轻蔑地哼了一声）还说是汽车呢，见鬼！你想骗谁？街上根本没有汽车！是你突然不干了！

霍普 (有气无力地)有没有汽车我自己会不知道! 老天爷,那辆汽车差点儿把我辗死!

希基 (走到柜台旁边,站在霍普和拉里中间,一只手放在霍普肩上——和气地)好啦,好啦,老东家。别傻啦,你已经经历了这场考验,粉碎了恼人的白日梦。你知道自己再也不会相信这种胡话了。

霍普 (向拉里求援)拉里,你看见那辆汽车的,对吗? 把这杯酒干掉! 再喝一杯! 放开酒量喝吧! 老天爷,咱们喝个痛快! 你看见那辆汽车的,对吗?

拉里 (避开他的眼睛、同情地)当然看见,哈里。你这条命是拣来的。真的,我还以为你已经完蛋了呢。

希基 (真正发起火来,冲着拉里说)你这是怎么啦,拉里? 我对你说过这种同情要不得,你知道嘛。让哈里自己管自己! 你竟会说出这种蠢话来,这样看来,你还以为我想害他! 害我最好的老朋友! 你把我当作什么人啦? 我愿意尽心竭力帮助哈里,他自己也知道! 我无非想粉碎他的白日梦,让他安安宁宁度过余年! 只要你肯等到开花结果,你就会知道种子是我播的。(转向霍普,拍拍他肩膀——哄孩子似地)得啦,老板。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再固执顶什么用? 别再提那辆无中生有的汽车啦。

霍普 (精神开始崩溃——阴郁地)是啊,现在——还顶什么用呢? 全是谎话! 哪儿有什么汽车。可是老天爷,的确像有
677 什么东西从我身上辗过去的! 我猜想一定是我自己辗自己。(勉强淡然一笑——随即困乏地)我得坐坐。累坏了。像死人那样动弹不得,我的天。(从柜台上拿起酒瓶、酒杯,走到第一张桌子旁边,颓然倒在椅子里,脸朝左前方。发抖的手估错了距离,瓶子放上去时震得桌子咚咚响,闹醒了雨果。雨果从手臂上抬

起头来，透过深度近视眼镜，对他眨巴着眼睛。霍普用单调沉闷的语气对他说）喂，雨果。醒了？继续昏睡吧，这种麻醉最最惬意。哪儿有什么荫凉的柳树啊——除非你自己在酒瓶里种几棵。（倒了杯酒，一饮而尽。）

雨果 （傻笑着）喂，哈里，愚蠢的普罗猴脸！我要在柳树底下喝香槟——（态度一变，像贵族似地难讨好）可是奴隶们得把香槟酒冰好！（怒冲冲地用喉音说）该死的希基！给暴发的资本主义拉生意的小贩！我率领愚民去摧毁巴比伦时，我要命令他们把他第一个绞死在灯柱上！

霍普 （没精打采地）这可是件好事。我愿意帮着拉绞索。喝杯酒吧，雨果。

雨果 （惊恐地）不喝，谢谢。我已经喝得太多啦。我听见自己说疯话。请你别听这些疯话。拉里知道我过去从来没有醉成这副样子。我一定得睡一觉，让自己清醒过来。（正要把头枕在手臂上，但突然愣住了，目不转睛地看着霍普，心里越来越不安。）怎么回事，哈里？你看上去像有病的。你看上去像个死人。你怎么啦？我不认识你了。听着，我觉得自己也快要死了。因为我醉得不行了！我一定得睡觉。可是我不能和你一起睡在这儿。你看上去像个死人。（稀里糊涂地慌忙站起来，转过脸去不理霍普，坐到身边一张桌子旁向左的那张椅子里。他像鸵鸟一头栽进沙里那样把头搁在手臂上。他和帕里特谁也没有注意到谁。）

拉里 （愤怒地谴责希基）又有人开始享受你所谓的安宁了！

希基 哦，我知道此刻他日子不好过，哈里此刻也一样。可是那还不过是第一次冲击呢。我向你保证，他们两个都能闯过

这一关。

拉里　你倒真相信你那套话！我看得出来！真是个神经错乱的蠢货！

678 **希基**　我当然相信！我的信念是从切身经历中得出来的！

霍普　（没精打采地）把你那张大嘴巴闭起来，希基。你比贝西这个爱唠叨的婊子还要唠叨。（呆板地喝了一杯酒，又倒了一杯。）

罗基　（惊愕地）老天爷，你们听见他说的话了吗？

霍普　（阴郁地）这酒没劲儿。这是怎么搞的？

罗基　（担心地）我的天，拉里，雨果说得对，他看上去确实像个死人。

希基　（有点恼火）住嘴，该死的傻瓜！要给他时间。他进行得很顺利嘛。（呼唤霍普，第一次流露出内心不安。）你没事儿吧，哈里？

霍普　（阴郁地）我要像雨果那样昏睡。

拉里　（转向希基——咬牙切齿地）你给他带来的安宁不就是死亡么。

希基　（第一次发脾气）你胡说！（但立刻压住怒火，咧开嘴笑。）啊哈，你倒真有本领，惹得我发了火。我非常敬重哈里——（不耐烦地）你知道你这种话实在荒谬。我已经经历了这番考验。你瞧我，我看上去像死人吗？只要别缠住哈里，静心等待他受到的震动消失，到时候你就会明白，他会变成一个新人。像我一样。（哄孩子似地呼唤霍普）觉得怎么样，老板？开始感到无忧无虑了，是吗？感到轻松了，不再受良心责备了，是吗？

霍普　（没精打采地嘟囔着说）我的天，你一定在酒里搀过什么了，你这个爱管闲事的孬种！酒没劲儿了。我要喝醉了酒

昏睡。咱们就统统昏睡吧。管它呢！

希基 （放低声音——担心地对拉里说）坦白说，我原来没有料到他会受到这么大的冲击。他一向是个乐天派。就像我过去那样。当然啦，我受到的冲击也很大，可是一会儿就消失了。接着我就有一种轻松之感，仿佛搬走了良心上的千斤重担。当时我意识到，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是使大伙得到安宁的唯一办法。

拉里 （严厉地）你发生过什么事？我们倒想听听！别赖！我要你坦率地回答！（怀着敌意）我知道那件事是你逼得人家走投无路，人家才去做的！

希基 （莫名其妙）人家？

拉里 （指责希基）你老婆是怎么死的？我注意到那件事你 679
讳莫如深——你有难言之隐！

希基 （责备似地）你不太体谅别人啊，拉里。不过，如果你一定想现在知道，那也没有道理不让你知道。一颗子弹穿过伊芙琳的脑袋，送了她的命。（空气顿时紧张，寂静了片刻。）

霍普 （阴郁地）管它呢！让她和那个饶舌的老妖怪贝西见鬼去好了。

罗基 上帝啊，你可真说中了，拉里。

拉里 （满腔怒火）你逼得你那可怜的老婆自杀了？我早就知道！老天在上，我不怪她！为了摆脱你这号人，我自己也几乎想自杀了！你就是想逼我们统统去自杀——（突然替自己感到害臊。为流露出来的同情觉得羞愧。）请原谅，希基。我真混蛋，竟会当面这样责备你。

希基 （温和地）嗬，那没什么，拉里。可是别匆匆忙忙下结论。我没有说可怜的伊芙琳是自杀的。只要我活着、让她照料，让她原谅，她是决不会寻短见的。如果你对她有所了解的话，你

决不会产生这种荒唐的疑问。(停了片刻——然后慢吞吞地继续说)不是自杀。我心情沉痛地告诉大伙,我那可怜的太太是被人杀死的。(拉里盯着他看,心里越来越害怕,唯恐避之不及地沿着柜台往后退。帕里特急急昂起头,心惊肉跳地环顾四周,目光不是落在希基身上,而是落在拉里身上。罗基的圆眼睛瞪了出来。霍普阴郁地盯着桌面看。而果头埋在手臂里,像个死人。)

拉里 (大为震惊)那她——是被谋杀的啦。

帕里特 (蓦地站起身来——结结巴巴地为自己辩白)你撒谎,拉里! 竟然对我说出这种话来,你准是疯了! 你明明知道她还活着! (但是没有人理会他。)

罗基 (脱口说出)谋杀的? 谁干的?

拉里 (眼睛盯住希基,吓得呆若木鸡——心惊肉跳地)别问,愚蠢的意大利佬! 这不关咱什么屁事! 别缠住希基!

希基 (感到有趣,亲热地对他笑笑)你还是那么超然,拉里? 或者又是同情? (转向罗基——平淡地)警察局还不知道是谁杀死的,罗基。可是我想你们很快就会知道的。(仿佛说完这两句话便结束了这个话题,向前走到霍普跟前,在他旁边坐下,一只手臂搭在他肩上——亲热地哄着他)老东家,觉得好起来了是吗? 第一次冲击熬过去啦? 不受良心责备了,不抱骗人的希望了? 内心宁静了?

霍普 (阴郁、冷淡地)有人把你的伊芙琳杀死了,嗯? 我的天,我敢断定是那个送冰人干的! 可是谁高兴管这种事? 咱们喝醉了睡吧。(呆板地懒洋洋灌了杯酒——抱怨说)我的天,希基,这酒你是怎么搞的,一点劲儿也没有了。

帕里特 (眼睛看着拉里,结结巴巴地说——拉里仍然盯着

希基)别那样,拉里！你得相信我的话！我那么做无非是想搞几个臭钱,与她无关！

雨果 (突然从手臂上昂起头来,直视前方,心惊肉跳地用小拳头敲击桌子)别傻啦！给我买杯酒！可是别再给我香槟酒！香槟酒没有冰好！(怒冲冲地用喉音说)愚蠢的无产阶级奴隶,该死！给我买杯酒,不然我就毙了你们！(由硬变软,苦苦哀求起来。)看在上帝份上,买杯酒给我喝吧！我还不怎么醉啊！我睡不着！生活是疯狂的猴脸！柳树底下总是有血啊！我恨,我怕！(他把脸贴在胳膊上,闷声啜泣。)我醉得不成样子了！我在说疯话！看在上帝份上,请不要听我胡说！(但没有人注意他。拉里站在那里,背靠柜台向后退缩。罗基俯身在柜台上。他们目不转睛地看着希基。帕里特哀求似地望着拉里。)

希基 (亲切地望着霍普,忧心忡忡)我真要替你担心了,老东家。什么东西在哪个关节上挡住你了。我真弄不懂为什么——你已经看到自己是怎样一个人了嘛。为粉碎恼人的白日梦,该做的事,你也已经做了。唔,我知道这番经历会使你毛骨悚然。不过这种感觉照理是一瞬即逝的。过后你应该明白这是达到内心宁静的唯一办法,你应该感到愉快。像我当时一样。我就是为这个替你担心,老东家。照理现在你应该感到愉快了——

(幕　落)

681

第四幕

景 与第一幕相同——里屋和用帘子隔开的酒吧间一角，酒吧间唯一的桌子靠前摆在帘子右边。时间是次日早晨一点半左右。

里屋内的桌子已经重新放过。左前方、朝院子开的那扇窗子前面的一张桌子照原样摆着，第二排右后方那张桌子也原封不动，不过现在只有一把椅子。这把椅子在桌子右侧，面向正前方。后门两边那两张桌子也像原来那样摆着。但是，第一幕里中间偏前的那张桌子被推到了右边，所以它和第二排右后方那张桌子以及前排右边最后一张桌子紧紧挤在一起了。

拉里、雨里和帕里特坐在左前方那张桌子旁边。拉里在桌子左侧，靠近窗子，脸朝前方。雨果坐在后面，脸朝前，头像平常那样枕在手臂上，但是没有睡着。雨果左边是帕里特，他的椅子面向左前方。桌子右侧有一把朝左放的空椅。拉里下巴贴在胸口上，眼睛盯着地板。帕里特带着讥笑、恳求的神情，挑战似地盯着他看，但拉里不愿看他一眼。

每张桌上放着两瓶威士忌酒，一只水罐以及几只盛威士忌酒和清水用的杯子。

右后方那张桌子旁边唯一的椅子没有人坐。

科拉坐在中间偏右的第一张桌子的左前侧，脸向前方。这张桌子后面有四把空椅。刘易斯上尉坐在科拉对面的第六张椅子上，脸也向前。刘易斯左面是麦格洛因，脸朝着前方坐在中间那张桌子前面的一把椅子里。他右后方是韦乔恩将军，脸朝着前方，也坐在这张桌子旁。这张桌子后面有三把空椅。

威利在韦乔恩右后侧，不过他是坐在最后那张桌子旁。霍普坐在威利左边，桌子后面。莫舍坐在霍普左边，桌子右后侧。吉米、托莫罗在桌子右侧。四个人都脸朝前坐着。

屋子里死气沉沉，气氛令人窒息。右面桌子上的人都有些麻木不仁的样子。他们像被安放在椅子上的僵硬的木头人。他们呆板地举杯喝酒，以求一醉，但这些人已经无知无觉，对刺激没有什么反应了。 682

在酒吧间部分，乔伸开手脚躺在桌子右边的椅子上，脸朝左，低着头昏睡。罗基站在他椅子后面，怀着敌意没精打采地对着他看。罗基面有倦色，样子粗暴冷酷，像个意大利小恶棍。

罗基 （抓住乔的肩膀猛摇）**该醒醒了，该死的黑鬼！滚到里屋去吧！店已经打烊了。**（可是乔仍然一动不动，罗基只好随他去。）**哼，管他娘的呢！这家店就是遭了抢也不关我什么事。反正这低三下四的活儿我再也不干了！**（听到后面有脚步声，便大声问道）**谁？**（查克从后面走进来。他已经喝了不少酒，但尚未喝醉；一副情愤不平、郁郁寡欢的样子。指关节皮破了，露着肉，一只眼睛下有乌青块，草帽不见了，领带歪戴着，那套蓝衣服

也弄脏了。一望而知，查克刚打过架。罗基冷淡地看着他。)嘿，打过架啦？又开始酗酒啦，是吧？（眼睛闪烁着得意的神情。）

查克　是的。这下你高兴了吧？（咄咄逼人地）我喝酒关你什么事？

罗基　是不关我屁事。可是也有关我事的。我站在店里为你当班，替你保住差使。你说要是我白天顶替你，你六点钟就来接班，可你瞧，现在已经是清晨一点半了。嘿，哪怕你醉得动弹不得，我也要你马上接班，懂吗？

查克　醉？活见鬼！真醉了倒好。我放开酒量喝了一加仑酒，可就是喝不醉。那份差使嘛，我才不稀罕呢。我要告诉哈里我不干了。

罗基　真的？哼，我也不干了。

查克　我对那个妖精着了迷，她哄我去干活，我真的去干活了。我受够了，从今以后，要享点清福呢。

罗基　真高兴，你聪明点儿了。

查克　希望你也聪明点儿。你有两棵摇钱树，还去做酒吧间招待，真是世上少有的大傻瓜！

罗基　是啊，可现在我不傻啦。等这两个女人从科尼回来，我要教训教训她们。（嘲笑地）我的天，科拉说什么要和你在农场上结婚，向你灌迷魂汤，真把你当傻瓜了！

查克　（阴郁地）是啊。希基说得对。真他妈白日做梦。她老是死乞白赖地要我给她买雪利酒喝，我这才从梦中醒过来了。在去码头的路上，每走到一家酒店，她就拉我进去给她掏腰包。我开始这样想，上帝啊，一旦她戴上结婚戒指，我上了她的钩，她不是什么东西都要向我要吗？所以我在码头对她说："小丫头，你要走到泽西去也好，要滚到地狱去也好，都随你便，可是别巴

望我跟你走。"

罗基 科拉说是她叫你滚开的，因为你又酗酒了。

查克 （只当没有听见）我还想，我的天，要是把同她呆过的男人排排队，这支队伍能一直排到芝加哥，我去讨这种女人做老婆脸上有多光彩。（闷闷不乐地叹口气。）这种女人不能相信。你一转身，她们就和送冰人这样的家伙勾搭上了。希基把我从梦里唤醒，为我做了件好事。（顿了顿——感伤地补充说）不过话得说回来，我和科拉自己骗自己，想起来倒也有点好玩——（一股敌意突然涌上心头，脸沉了下来。）希基这个狗娘养的在哪儿？我要狠狠揍他一拳——一拳就够他受了！——下回他只好躺在太平间里管闲事了！就是送我上电椅，我也要——！

罗基 （吓了一跳——轻声告诫）小声点！还是避开他好，查克！不过现在他不在这儿。他说他出去打电话。他不肯在这儿打。我猜他已经跑掉了。可是假如他真回来了，人家问起你来，你就说不认识这个人，懂吗？（查克一时摸不着头脑，愣着眼看罗基，于是，罗基放低声音，耳语似地轻轻说。）你刚刚不是说电椅吗，可能他就是上电椅去了。我什么都不知道，明白吗，可是看样子他老婆是他弄死的。

查克 （露出颇感兴趣的神情）你是说他老婆真的背着他偷汉子？要是这样，我就不怪这家伙——

罗基 谁怪他啦？要是一个婆娘自作自受——可是刚才说的那件事我什么都不知道，懂吗？

查克 这儿有人知道吗？

罗基 拉里知道。老板也应该知道。我对其他人说过，叫他们避开他，可是他们个个昏头昏脑，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听懂。（稍停——恶狠狠地）他怎样对待他老婆才不关我什么事

呢，可是假使他去坐电椅，我不会对他表示哀悼！

661 **查克** 我也不会！

罗基 他当面骂过我是个拉皮条的，我干吗还哀悼他。就算我是个拉皮条的，那又怎么样呢？为啥就不能做拉皮条的？他还害苦了哈里。我的天，可怜那老家伙被他弄昏了头，现在酒也喝不醉了。店里这伙人也都被他害苦了。他们全都垂头丧气。今儿晚上他们一个接一个灰溜溜地回到店里来，我看到这些可怜的酒鬼不由得替他们难过。他们都一个劲地发牢骚，直到喝得七颠八倒，不省人事。吉米·托莫罗最后一个回来。是警察施瓦兹带他进来的。施瓦兹看见他坐在西街码头上望着水哭！施瓦兹还以为他喝醉了呢，我就将计就计，让他去这么想。可事实上他根本没有喝醉。我猜他是想往水里跳，可是没有这股勇气。勇气！我的天，店里这伙人剩下的勇气统统加在一起也不敢去打一只蚊子！

查克 哎，让这些家伙见鬼去吧！管他们干什么？给我杯酒。（罗基把酒瓶推给他，态度冷漠。）你也在大喝廉价威士忌吧，我看得出。

罗基 不错。可是喝了等于没喝，我总喝不醉。（查克喝酒。乔叽哩咕噜说着梦话。查克怨恨地看着他。）这该死的黑鬼倒喝得醉，睡得着。我的天，连希基也拿黑鬼没有办法！要是你看到他走进来的样子，你会以为他疯了呢。他喝得醉醺醺的，拔出手枪说希基侮辱他，他要崩了希基。一会儿，他丢掉手枪哭了，说他现在不是赌棍了，也不是硬汉子了；他胆子小。他借了那支手枪预备去抢劫，可是真要干却拿不出胆量。大概他在黑鬼的赌场里讨酒喝，是在那儿喝醉的。我猜人家觉得他可怜才给他喝的。

查克　已经关门了，他还呆在酒吧间里干什么。你干吗不赶他出去？

罗基　（冷漠地）唉，由他去。谁高兴管！

查克　（也冷漠地）是嘛，我不管。

乔　（突然懵懵懂懂地跳起来——低声下气地叽叽咕咕赔不是）请原谅，白人朋友。对不起，我走啦。我不想呆在不受欢迎的地方。（摇摇晃晃地向后面的帘子走去，走到右前方三张桌子的中间那张，绕着这张桌子摸索着走到左面那张，来到刘易斯上尉后面那把椅子旁边。）

查克　（站起来——用冷酷无情的声调说）我那个骚货在里 685
屋，是吗？今儿早上我像个傻瓜，不肯收她的钱。趁她还没有花掉，我马上走去拿。（向后面走去。）

罗基　（站起来）我也走啦。我再也不干活了。我可不是低三下四的酒吧间招待。（查克穿过帘子，寻找科拉，乔"噗"的一声在刘易斯上尉后面的椅子上坐下。）

乔　（轻拍刘易斯肩膀——低声下气地表示歉意）上尉，如果不要我坐在这儿，你只要说一声，我马上走开。

刘易斯　用不到这么客气，老兄。谁都看得出，一位堂堂卡菲尔人肯屈尊坐在我旁边，我真感到荣幸之至呢。（乔茫然不解，呆头呆脑地瞪着眼看他——过一会儿合上了眼睛。查克往前走几步，在科拉后面的椅子上坐下，这时，罗基进了里屋，朝拉里那张桌子走去。）

查克　（语气严厉）我等着呢，宝贝。拿出来！

科拉　（冷漠地顺从他）好。我一直在等你来拿。我早就准备好了。拿去。（她把手里一小卷钞票伸过肩头递给了他，连看也没看他一眼。查克接过钞票怀疑地瞧了瞧，没说一句好话就

往口袋里一塞。科拉接着说——说话的口气是对自己感到厌烦、奇怪，而非怨恨查克。)我的天，真奇怪，我怎么会骗自己说想要嫁给一个拉皮条的酒鬼。

查克 那有什么奇怪，宝贝。我不跟你结婚照样可以拿你的钱，可是我却骗自己说想讨你做老婆，这才叫傻得出奇呢！

罗基 (在帕里特左面的椅子上坐下，脸朝着拉里——阴郁地)喂，老死人。(拉里似乎没有听见。对帕里特说)喂，小气鬼。你还在这儿？

帕里特 (盯着拉里——用挑战似的语调嘲笑说)去问拉里！他明明知道我在这儿，可是他装做不知道！他想忘记我还活着！他想用超然物外的哲学家的一套鬼话蒙骗自己！可是他知道他这一套现在帮不了他了！他刚才还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一个人喝闷酒，可是借酒浇愁也不抵事！连想喝醉也办不到！他只好走出来！他怕见希基，怕见我，可是那里一定有什么他更
686 加怕见的东西！我猜呀，他看到了太平梯，心里想，如果自己真不想活，只要有勇气去死，寻死也很方便！(嘲笑着收住话头。拉里的脸已经绷紧，但他装做没有听见。罗基一句未听，垂着头直愣愣地看桌面，像屋里其他人那样昏沉恍惚。帕里特继续说，语调越发咄咄逼人。)他还想着我呢，罗基。在想办法逃避帮我的忙！他不希望人家明白他的心思。可是他自己却十分明白！他过去一向爱她。所以他认为我应该跳太平梯！(顿了顿。拉里搁在桌上的手已经捏成拳头，指甲在往掌心里钻，可是他仍然闷声不响。帕里特改变语调，开始哀求。)看在上帝份上，拉里，你就不能开开口吗？希基把我弄得稀里糊涂了。我猜他一定干过什么，这种猜想可触到了我自己的痛处，我再也搞不清自己干过什么，再也搞不清为什么要那么干。我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

了！我一定得弄清楚我该怎么——

拉里　（用低沉的声调）你该死！你是不是想让我来执行你的死刑？

帕里特　（吓得跳了起来）死刑？那你果真想——

拉里　我什么都不想！

帕里特　（勉强装出嘲笑的样子）你认为我这个人该死，大概因为我出卖了一大批饶舌的骗子，用白日梦欺骗傻瓜的家伙，把他们弄进了监狱，送到了他们应去的地方，是吗？（勉强一笑。）别惹我发笑啦！我应该因此得奖章！你真是个该死的老笨蛋！看来你准是仍然相信运动！（用肘轻推罗基。）罗基，希基没有说错他，是吗？像他这样笨的老饭桶、老酒鬼、老瘪三应该去跳太平梯！

罗基　（冷漠地）当然应该。他为啥不该跳？你为啥不该跳？我为啥不该跳？谁跳还不都一样？管它呢！（满屋子人都微微动了动身子，似乎罗基的情绪刺激了他们麻木的头脑，引起了反响。他们像在做着阴郁、恼人的梦，几乎异口同声地咕哝起来："什么应该不应该！""管它呢！"随即大伙又变得迷迷糊糊，屋子里一片寂静。罗基困惑地看看帕里特，又看看拉里。咕哝道）我和你们两个呆在这儿想干什么呢？我记得有什么事要对你们说。是什么——？哦，我记起来了。（看着他们两张呆瞪瞪的脸，眼睛里露出狡猾、另有算计的异样神情——讨好似地）我在想你们两个都很讨人欢喜。我心里想，你们两个好人都像酒鬼 687
那样呆在这儿浪费时间，这不成了傻瓜啦？我可不是责怪你们不干活儿。只有傻瓜才干活。你们可以发财，让别人替你们干活。可是你们摆着大钱不去赚，身上一个子儿也没有，这是何苦呢？我是说，你们应该学我的样。我想过，这两个人是我的好朋

友，像他们这样的好人我应该帮助，劝他们学我的样，不要老是泡在酒吧间里酗酒，这对他们自己没有好处，对别人也没有好处嘛。（对帕里特说——循循善诱地）你说呢，帕里特？我没有说错吧？当然啦，我说得很对嘛。所以你就别傻啦，懂吗？你的外貌并不难看。你用不着花力气就可以寻到个会拉客的姑娘，让你的摇钱树给你攒钱。我愿意帮助你，把这一行的内情讲给你听。（收住话头，观察他的反应。帕里特似乎一句没有听见，毫无反应。罗基不耐烦地问道）喂，你看我这个主意好不好？即使人家管你叫拉皮条的，那又怎么样呢？别把这个当回事——我就不在乎。

帕里特 （瞧也不瞧他一眼——切齿地）我再也不和妓女混在一块了。我巴不得她们统统去坐牢——或者统统死光！

罗基 （不去理会他的话——失望地）那末你不想干喽，嗯？好吧，照旧做酒鬼去吧！（转向拉里）我的天，拉里，这家伙准是个傻瓜蛋，是吧？他脖子以上的部分都已经僵死，没有头脑！遇上好事他也不识货。（圆滑地，甚至又像刚刚那样循循善诱地）可是你想不想干啊，拉里？你可不是傻瓜。当然要干喽，嗯？你老了，这是实情，可是年纪大些没啥关系。这儿几个妓女都觉得你挺讨人欢喜呢。她们都爱你，好像你是她们的伯伯、老子似的。她们高兴照料你。这儿的警察也欢喜你。你干这一行保管成功，特别是你有我帮你，教你。今后你就用不到担心酒钱的来源了，也用不着穿脏衣服了。（满怀希望地）嗬，干这一行可是不错吧？

拉里 （瞥了他一眼——顿时感到既怜悯他，又想挖苦他）不，这一行不怎么样，罗基。我是说希基带给你的宁静看来不怎么样。你想叫别人都去做拉皮条的，那就说明你的心境还不够

宁静。

罗基 （傻头傻脑地盯着拉里看——随即把椅子朝后一推，站了起来，嘟囔着说。）我真是个傻瓜，怎么会在你身上浪费时间。酒鬼永远是酒鬼，本性难改。（转过身去——想起了什么，又回过身来。）你最好避开希基，我对查克也这么说过。要是有人问起你来，你就说啥都不知道，懂吗？你就说连他讨过老婆也 688
没听说过。（脸沉了下来。）我的天，那个狗娘养的去坐电椅时，咱们应该一醉方休，庆祝庆祝。

拉里 （泄恨）好，我和你一起庆祝，祝他在地狱里长命百岁！（说罢觉得内疚，同情地）不！那可怜的疯子——（接着自我轻蔑地愤愤说）唉，又是同情！这种同情不对头，他乐意坐电椅嘛！

帕里特 （鄙夷地）是啊，可是你干吗那么怕死？我不要你那种不值钱的同情！

罗基 上帝啊，我希望他不要回来，拉里。现在咱们啥都不知道。咱们不过是猜猜的，懂吗？可要是那个狗娘养的继续讲——

拉里 （忧郁地）他会回来的。他会继续讲的。他非讲不可。他已经失去信心，开始怀疑推销给咱们的安宁是否货真价实，这个疑问使他对自己内心是否真正宁静产生了怀疑。他只得向咱们证明——（他说话时，希基悄悄地出现在后门口。他脸上推销商特有的微笑消失了，举止不再那么自信，看上去心绪不宁，迷茫惆怅，满腹怨恨。紧绷着的脸上流露出绝不退缩的决心。他走进来时眼睛看着拉里。他一开口，在场的人都吓了一跳，退缩着避开他。）

希基 （气愤地）那全是谎话，拉里！我没有失去一点儿信

心！我干吗要丧失信心呢？（夸口地）老天爷可以作证，当我认定谁需要买什么，并决心把这东西推销给他时，他一定会买下来！（突然显得慌乱，吞吞吐吐地）我是说——拉里，你说这种俏皮话真不够朋友，我是在尽心竭力帮助——

罗基 （向右边退去——厉声地）站开！你的事我啥都不知道，懂吗？（声调气势汹汹，但他转过身快步窜到酒吧间门口去时却是一副逃跑的样子。他在酒吧间里朝前走去。倒在桌旁一把椅子里，脸朝前方。）

希基 （走到拉里那张桌子右后方的桌子旁，在那把唯一的椅子上坐下，脸朝前看。满怀希望地瞧瞧右边那些人，但一会儿就感到失望了。说话时想显得像过去那样亲热、欢快，然而样子很不自然。）好啦，好啦！进展得怎么样啦，各位？刚才我有件事
689 要了结，只好离开你们一会儿，真对不起。现在已经办妥了。

霍普 （下意识地重发没有希望被理睬的牢骚）你还想不想把这酒治治好，希基！我的天，我们全知道你做过手脚，酒都变得没有劲儿了。像是喝白开水！我们喝不醉，可你答应过给我们安宁嘛。（和他坐在一起的人都用阴郁、抱怨的声调齐声跟着叫："我们喝不醉！可你答应过给我们安宁！"）

希基 （勃然大怒）看在上帝份上，哈里，你还在说那种该死的胡话啊！一下午、一晚上你都没有停过！你弄得大家都跟着你说那种疯话！我都快受够了——所以我就走出去打电话——（克制自己。）请原谅，男女朋友们。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无非是替你们担心，你们却这样装腔来捉弄我。我本来希望我回来时能看到你们变样了呢！我还以为因为你们不肯让我满意地看到我的预言说得对，在我面前故意退缩不前呢。可是我的预言确实有道理嘛！我是从亲身经历中体会到的。（愤激地）可这些话

我同你们说过成千上万次了！该做的你们不是都做了吗？按道理，你们现在应该感到心满意足了啊，不会有虚无的希望、骗人的迷梦来折磨你们了啊！可是你们还是老样子，你们这模样就像睡棺材的同扛棺材的抬起杠来了。（责备似地环视四周。）我真弄不懂——除了说明你们顽固不化，没有别的解释！（停了一会——痛苦地）他妈的，你们不应该这样对待我！你们是我的老朋友，除了你们，我再没有其他朋友了。你们知道，我唯一的愿望就是想在我去——之前看到大家愉快。（提起劲来，变得如同先前那样精神抖擞，像个庆祝活动主持人的样子）不剩多少时间了。我已经和人家约好两点钟碰头。咱们得赶快行动起来，找找原因。（大家毫无表情，沉默不语。希基恼怒地继续说。）看在上帝份上，你们难道连到手的东西也不认吗？你们难道不知道现在尽可以抛掉假面具、不用悔恨，不用内疚，也不用对自己撒谎，说什么明天要改过自新？你们难道清还不明白现在没有明天了？你们永远不会有明天了！你们已经把它埋葬了！从今以后，你们什么也不用担心了！你们终于征服了生活，这一点你们总知道吧？（生气地规劝他们）那你们干吗不喝个一醉方休、庆祝庆祝呢？干吗不笑哈哈地唱《美丽的阿德琳》呢？（万分痛心地责备说）我想得起来的唯一原因是，你们为了对我进行报复，就故意装出半死的样子，演这出蹩脚戏！因为你们对我恨之入骨，（又停了一会。）天哪，你们别这样，朋友们！想到你们恨我，我简直难受死了。你们这种态度使我觉得你们以为我一定恨过你们。可是事实不是这样！哦，我知道，以前我一贯痛恨世界上所有不及我混蛋的家伙！可那是过去的事，当时我还过着地狱一样的生活——我还没有去正视现实，还没有找到那个能让伊芙琳获得自由，获得她朝思暮想的安宁的唯一办法。（收住

话头。恐惧袭上每个人的心头。大伙坐在椅子里感到惴惴不安。)

查克 (眼睛不看希基——阴郁、愤恨，语调激烈)嗨，别扯这个啦！伊芙琳关我们屁事！就算她偷汉子，这同我们有什么相干？你怎么处置她的，又关我们什么事，那是你的事。我们一概不管，懂吗？(大家阴郁、愤恨地齐声表示同意，“我们一概不管。”查克阴郁地补上一句)我们只要求你滚得远点，让我们睡一觉。(大伙咕哝着齐声表示同意。)

希基 (仿佛没有听见似地——看上去在出神地想什么事)我让她受了那么多罪，我发觉只有一个办法可能弥补我的过错，使她摆脱我，使我再也不能让她受罪，她再也用不着原谅我！我早就想自杀了，可是我知道这不是个办法。我自杀等于要她的命啊。想到我会这样对待她，她要伤心死的。她还会因此责备自己。逃走吧，那也不是办法。如果我一走了之，她会抬不起头来，要悲痛死的。她会以为我不爱她了。(异乎寻常地坦率)你们知道，伊芙琳爱我，我也爱她。难就难在这里。如果她并不那么热烈地爱我，或者我并不那么热烈地爱她，办法就容易找了。可事实上只有一个解决办法。(稍停——接着直截了当地补充说)我只好杀死她。(他讲完时，有一刹那功夫，屋子里像死一般寂静——接着大家紧张而又艰难地吸了一口气，缩做一团。)

691 **拉里** (突然大声说)神经错乱的笨蛋，你这张嘴不能闭起来吗？我们不喜欢你这次在这儿的所作所为，也许会因此而恨你，可是我们也还记得过去的事，那时你带来了善意、欢笑，而不是死亡！那些会使我们帮着送你去坐电椅的事我们不想知道！

帕里特 (生着气轻蔑地说)啊，住嘴，你这个胆小的骗子！你什么都不敢正面瞧一眼啦？我不是也应该坐电椅吗，要是我

——如果你把人家杀了，而被杀的人还得活下去，那不是更可恶吗？送我坐电椅，那就太好了！那样事情就了结了！我自己欠自己的债也好偿清了！

希基 （帕里特的话使他心烦意乱——做了个表示反感的动作）你能把那个狗娘养的打发走就好了，拉里。我不能容忍他装得好像和我有什么共同之处。真正重要的是一个人心里装些什么。我心里装的是爱，可不是恨。

帕里特 （惊慌地对他怒目而视）你是个撒谎的家伙！我不恨她！我怎么会恨她！反正这事同她毫无关系！你去问拉里好啦！

拉里 （抓住他肩膀猛摇）天诛地灭的混帐，你自己的灵魂已经发了臭，别什么都一古脑儿往我身上推！（帕里特平静下来，两只手捂住脸，身子在发抖。）

希基 （轻声说下去）别为电椅发愁，拉里。我知道，你要做到不怕死仍然是件难事，可是当你像我那样获得了内心平静，你就不会把死当回事了。（又对右边的那些人说——诚恳地）听我说，各位。我要替你们澄清思想，让你们明白我既然已经使你们粉碎了白日梦，你们应该感到多么心满意足，多么无忧无虑。我意识到，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你们知道白日梦给我和伊芙琳带来了什么结局。我相信，如果我从头至尾讲给你们听，你们就会明白我为你们出了什么力，就会明白我为什么要出这把力，就会明白应该好好感谢我——不应该仇恨我。（迫不及待地像讲故事那样一口气说，神态异样。）你们知道，当我俩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和伊芙琳就——

霍普 （大声叫喊，并用杯子击桌）住口！关别人屁事？我们不要听。我们只要喝醉酒睡大觉，只要一点儿清静！（除了拉

里和帕里特，大伙也都发起脾气来，用杯子击桌，连雨果和酒吧
692 间里的罗基也不例外。他们齐声嚷道："关别人屁事？我们要睡大觉！"）

希基 （感情受了伤害，露出不快的表情）好吧，如果你们想这样，那就请便。我不想硬叫你们听。我用不着讲给谁听。我问心无愧。我只是替你们担心。

霍普 你在酒里做了什么手脚？我们想听你回答这个问题。我的天，你一定做过手脚。现在这酒没有味儿也没有劲儿。（下意识地向吉米·托莫罗求援。）是吗，吉米？

吉米 （这些人中，他的脸蜡人似地最无表情，看上去像是涂过防腐用的香油。他用清晰的、异常单调沉闷的声音回答问题，但他不是回答哈里的问题，眼睛不看哈里，也不看别人。）说的是啊。这全是愚蠢的谎言——我那些关于明天的胡话。不消说，他们决不会重新录用我。我也决不会去求他们。这是毫无希望的。我并没有提出过辞职，我是因为酗酒被解雇的。那已是许多年前的事了，现在我酗起酒来比那时厉害多啦。我对人家说，我老婆通奸，毁了我的生活，就这样为自己酗酒找借口，现在想想多么可笑啊。希基猜得对，我在她通奸之前就是个酒鬼了。早就开始酗酒了。我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发觉，头脑清醒时生活叫人害怕。我为什么娶玛乔里，我现在已经忘记了。我连她长得漂亮不漂亮也记不得了。我想她有一头金发，一双碧眼，皮肤雪白，可是我不能肯定没记错。也许吧，我娶她是因为有几分想建立个家庭的意思。可是我当然更喜欢附近的酒店。玛乔里为什么嫁给我，只有天晓得。我不相信她爱过我。婚后不久，她就发现我喜欢和老朋友通宵达旦喝酒，不高兴同她睡觉。所以嘛，她不贞洁也是很自然的事。我没有责怪她。我的

确无所谓。我为可以自由感到高兴——我甚至还感激她呢,因为她给了我一个极好的借口。家门不幸嘛,我爱喝多少就喝多少。(像个走完发条的机动玩具娃娃那样停了下来。似乎谁也没有听见他的话,屋子里一片寂静,气氛沉闷。过了一会,在酒吧间桌子旁边的罗基听到背后有声音,恼怒地转过头看。有两个人在轻手轻脚往前走。一个是莫兰,中年人;另一个是利布,二十多岁。他们各方面都像普通人,没有任何表示其职业的明显特征。)

罗基 (没好气地)要喝酒到里屋去。(莫兰命令似地示意 693
他不要作声。罗基猛然意识到他们是侦探,于是一跃而起,警惕地注视来人,脸上露出茫然的神情。莫兰拉开外套,让他瞧瞧表示自己的职业徽章。)

莫兰 (轻声问)叫希克曼的家伙在里屋吗?

罗基 你以为那些家伙的名字我全都知道——?

莫兰 给我放明白点! 这是一件谋杀案。别那么愣头愣脑。电话是希克曼自己打来的,他说我们两点左右可以在这儿找到他。

罗基 (阴郁地)原来是给他们打电话啊。(耸耸肩膀。)好吧,要是他想自讨苦吃,我就对你直说啦。独个儿坐着的胖家伙就是他。(又倒在椅子里。)假使你要他的口供,你听着就是了。他一会儿就会统统倒出来。那个杂种的嘴堵也堵不住。(莫兰好奇地看了他一眼,随即对利布耳语几句。利布向后面走去,一会儿出现在里屋过道门口。他认出希基,在门口左边的一张椅子上悄悄坐下,截住了由过道通向外面的去路。莫兰往回走,站在通向里屋的帘子进出处,看到希基后便立着一边监视一边听。)

希基 （蓦地大声说）我非说不可！你们现在这副样子真叫我生气！完全不对头！你们这副样子害得我胡思乱想起来——想我自己。我想，要是我对你们是稀里糊涂的，那我怎么知道对自己就不是稀里糊涂的呢？可是这种想法简直愚蠢透顶，我并不糊涂。你们听了我和伊芙琳的故事就会明白，除此而外，没有其他解救她的办法。不过我得从头讲起，否则你们就会莫名其妙。（开始述说身世，语调又流露出深深怀旧之情。）你们知道，我很小的时候就不安分，没有办法使自己安静。你们听到过这样的老话吧："牧师儿子是混蛋。"嗯，我就是这样的混蛋，说我混蛋还嫌轻。我觉得家庭像是一所监牢。宗教都是胡说八道，我不相信。我老子胡吹，罪人死后要受炼狱之苦，吓得那些笨蛋拿出钱来赎罪。我听着只觉得好笑，虽然我不得不佩服他这种不化本钱的赚钱本领。我大概很像他，所以后来成了出色的推销
691 商。哦，我刚才说过，不管怎样，家就像监狱，学校也像监狱，那个该死的乡镇也像监狱。镇上的弹子房是我唯一喜欢的地方，我可以在那儿抽抽芳香牌纸烟，喝几杯啤酒，以为自己是个很会玩的公子哥儿。镇上还有一个窑子，当然啦，那个地方我也喜欢去。这倒不是说我有逛窑子的钱，我老子可是个小气的老混蛋。我喜欢在客厅里坐坐，和窑姐们说说笑话。这些女人也喜欢我去，因为我有办法逗她们乐，惹她们发笑。你们知道，住在小城镇里什么事都瞒不住，镇上的人都晓得我是怎样一个人。大家都说我是个没出息的游棍。我根本不理他们说什么。那些人我个个都恨。当然伊芙琳是例外。我爱伊芙琳。我在小时候就爱她了。伊芙琳也爱我。（停了一下。大家一动不动，只能从他们眼睛里流露出来的恐怖神色看出他们听到了希基的话。只有帕里特是个例外，他放下捂在脸上的两只手，恳求似地看着拉里。）

帕里特　我爱过妈妈，拉里！不管她干了些什么，我是爱过她的！我现在还爱她！虽然我知道她巴不得我死！你相信我的话，对吗？天啊，你为什么 不说话呀？

希基　（聚精会神地想着自己的经历，没有注意帕里特——用感伤、多情的调子继续追忆往事）的确这样，老兄，据我记得，我和伊芙琳早就相亲相爱了。她总是站在我一边。她不相信关于我的流言蜚语——也可能是装做不相信。谁也不能使她相信我这个人没有出息。随便什么事，伊芙琳一打定主意就决不回头，固执得要命，即使我承认自己犯了过失，请求她宽恕，她也总是给我编造借口，替我辩白。她总是吻着我说，她知道我不是故意的，知道我不会再去犯这种过失。所以我总是向她保证决不重犯。她那么温柔可爱，那么好心好意，我也只好向她保证，虽然我完全知道——（有片刻功夫，说话声音里带点异样的怨恨。）的确这样，老兄，没有谁能够劝阻她。啥都不能动摇她对我的信任。就是我自己也不能使她动摇。她这个人容易想入非非，白日做梦。（说得快了）嗯，自然啦，她家里人不许她同我来往。她家是镇上的豪门之一，在那个小镇上算是个富户。镇上的电车公司、木材行都是她家开的。家里人都是讲究清规戒律的卫理公会教徒。他们对我恨之入骨。可是他们没有办法阻止伊芙琳。她总是偷偷地给我写信，还私下和我会面。后来，我越发变得不安分了。那个小镇越发变得像个监狱。我打定主意离开那个地方。那时，我已经完全清楚 695
自己想干哪一行了。在旅馆里我见到过许多推销商，很喜欢这些人。他们总讲笑话，很讨人喜欢。这些人一年四季走北闯南，我喜欢他们的生活。我也知道自己有哄人的本领，会推销东西。问题是到纽约去的火车票钱从哪儿来。我把困难对莫莉

·阿林顿讲了。她是镇上那家妓院的鸨母，很喜欢我。她笑着说："好吧，我借钱给你买车票，小鬼头！我担保你成功。凭你那张笑脸和能说会道的嘴巴，破烂也好当宝贝卖出去！"（得意地笑起来。）莫莉这个人挺不错。她给了我自信心。我一赚到钱就寄还了她。我记得还写了一封逗趣的信给她，说我在推销童车，价钱非常便宜，她和那些娘们最好快买，不要错过机会。（又笑起来。）可是我把后来发生的事提前讲了。临走前一夜，我和伊芙琳碰了一次面。她多漂亮，多可爱，多善良啊，我内心激动极了。我老老实对她说："你还是忘了我吧，伊芙琳，这是为了你自己好。我没有出息，永远也不会有出息。我连给你擦鞋子也不配。"我不禁失声痛哭起来。她脸色苍白，像是受了惊吓，只说了句："怎么啦，特迪？你不是还爱我吗？"我说："爱你？上帝啊，伊芙琳，我对你的爱情比海深。我永远爱你！"她说："只要你爱我就好了，其他都不成问题，特迪，因为除了死什么也不能叫我不爱你。我等着你，你在外面有了头绪，就捎个信叫我去，咱们就结婚。我知道我可以使你幸福，特迪，你幸福了就不会再去做那些不好的事了。"我说："那还用说，我决不会，伊芙琳！"这可是我的真心话。我相信自己决不会再那么干了。我非常爱她。她要我相信什么，我就会相信什么。（叹了口气。暂时一片寂静，大家都等着他讲下去。连那两个侦探也听得入了神。过了一会，霍普突然用含着愠怒、冷酷无情的声调表示不满。）

霍普　别啰嗦啦，你这个饶舌的混蛋！你娶了她，后来发觉她同送冰人睡觉，你就把她弄死了。你无非想说这些事，可是谁高兴听？她和我们有什么相干？我们什么都不管，只求喝醉了酒安安稳稳睡大觉。天啊！（大家用阴郁、愤怒的声调齐声抗

议，像睡眠者咒骂老是吵醒他们的人那样咕哝着："这和我们有什么相干？我们想喝醉了酒安安稳稳睡大觉！"霍普喝酒，他们下意识地跟着他喝。他又倒了一杯，大家也再斟一杯。霍普昏 696
昏沉沉，唠唠叨叨地一味抱怨）这酒没有味道！没劲儿！简直是凉水。老天爷，叫我怎么喝得醉！

希基 （仿佛没有人打断过他似地继续说下去）就这样我到了纽约，不费什么力气便找到了我想做的工作。对我来说，当好推销商是件极容易的事。我有窍门儿。推销东西就像玩把戏，你得很快地估量一下对方，弄清楚他们喜欢做什么迷梦，然后根据你发现的情况去迎合他们，不管他们对自己存什么幻想，凡是他们相信的，你也装做相信。那样一来，他们就喜欢你了，信任你了。为了表示感激，他们就买点儿你推销的东西。这活儿非常有趣。可我良心上老是觉得过意不去，仿佛因为伊芙琳不在身边，我没有权利过得那么愉快。我每封信里都向她倾诉思念之情，同时我也不断警告她。我把自己的毛病统统告诉她，说我每隔一阵便想酗酒，如此等等。可是这些都不能动摇伊芙琳对我的信任，也不能动摇她对将来的幻想。我每收到她一封回信，就变得像她那样信心十足。所以等我积蓄起一点钱，可以建立小家庭时，我马上捎信去请她来。我们就这样结婚了。上帝啊，我着实欢喜了一阵子！她也着实高兴啊！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敢断定，世界上成双成对的人里还从来没有过像伊芙琳和我那样的恩爱夫妻呢。我俩不光新婚时相亲相爱，以后也一直亲亲热热，虽然我做了那么些错事——（停了一下——然后悲伤地）唉，我俩开始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后来也一样。我总不能抵制诱惑。我真心诚意想改过自新。我经常向伊芙琳保证，经常向自己保证，我也相信自己的诺言。我总

对她说，我这是最后一次了，决不再犯。她总回答说："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特迪。你决不会再那么做的。"难受就难受在这里。她总是原谅我——这就使我觉得自己真是个混帐王八蛋，比如说玩女人。我是没有心眼的，不过想快乐一阵子。逢场作戏罢了。可我知道这种行为要伤伊芙琳的心。所以我经常对自己说今后决不能再胡闹了。可你们知道在外面东奔西跑兜生意是什么滋味。晚上得住在讨厌的旅馆房间里，对着纸糊的墙壁发愣，好像那上面有鬼。我常常感到无聊透顶。又寂寞又富于想象，但同时也讨厌家。我多想自由自在，多想稍微快乐快乐啊。我在外面做生意时从来不喝酒，所以要消遣就只好找女人了。我并不挑剔，不过我要那种在她面前可以暴露自己本性而又不用害臊的娼妓——可以同她讲讲下流的笑话而且她会发笑的女人。

697 **科拉** （怀着阴郁、厌倦的心情忿忿地说）天哪，我听过多少下流的笑话啊，还得装做觉得好笑呢！

希基 （没有注意科拉的话，自管讲下去）有时我也给伊芙琳讲些自以为十分离奇的笑话，她听了总是发笑。可是我看得出来，实际上她并不感到好笑，而是觉得不堪入耳。我每次兜完生意回来，她总能觉察我和妓女鬼混过了。她只要吻吻我，瞧瞧我的眼睛便明白了。我从她的眼神里看得出来，她是在竭力想不让自己明白，而且对自己说，即使真是这样，那也不好怪他。是她们引诱他嘛，他在外面孤单寂寞，我又不在他身边。反正她们和他只有肉体关系，他并不爱她们，他只爱我一个人。她想得对。我确实从来没有爱过别人。就是想爱也爱不起来。（顿了顿。）后来事情完全暴露了，可是她仍然原谅我。你们知道，要是你老是想碰运气，结果总要倒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你也许吉

星高照，可是到头来还要碰上厄运。我从阿尔图纳*的一个妓女身上传染上了淋病。

科拉 （阴郁地，然而并无怨恨之意）不错。可她是从男人身上传来的呀。这种事就是这样嘛。有什么好说的？

希基 我回家后，只好接二连三说谎话，拖延时日。可是这也无济于事。给我看病的江湖医生先把我的钱骗个精光，然后对我说我的病治好了，我还真相信他了呢。可事实上没有治好，可怜的伊芙琳——可是她千方百计让我确信她相信我的鬼话：旅行推销商会从火车上的茶杯传染到那种玩艺。不管怎样，她又原谅了我。每次酗酒回来，她也是这么原谅我的。你们都知道，我每次喝到最后会闹成什么鬼样子。你们都看到过嘛。就像街沟里连野猫也看不上眼的东西——像从贝尔伍[63]精神病房里连同垃圾一起倒出来的东西，该死却又没死的东西。（脸部因自憎而抽搐。）伊芙琳往往等一个多月也得不到我的信息。她独个儿在家里等着我，邻居都摇着头大声叹息，替她难过。后来她要我搬到郊区去住，那里是独门独户，没有隔壁邻居。门推开了，我踉踉跄跄地跌进来——那副模样像刚才说的一样——跌进她的家，她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家。我以前发过誓，保证今后决不再这样。可现在呢，又得重新发誓，说这真是最后一次了。我 698
从她的眼神里看得出来，憎恶和爱怜这两种情感在斗争。结果总是爱怜战胜憎恶。她每次都吻我，只当没事儿，仿佛我是做完生意刚刚回家。她从来不说一句怨言，从来没有痛骂过我。（用隐含着愤恨的极度痛苦的语调大声说道）上帝啊，她使我觉得自己是个多么没有心肝的混帐啊！要是她说一声再也不相信我有

*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城市。——译者注

朝一日会改好的，我就好受多啦！可是她死也不会说。伊芙琳固执得不得了。不管什么事，只要她认定了，你就休想动摇她的信念：这事一定会实现——明天！冬去春来，年复一年，我俩的情况一直如此。她受的痛楚越积越多，我心里的苦恼也越积越深。天啊，你们怎么能想象得出我让她受了多少罪，她使我觉得自己多么没有良心！怎么能想象得出我多么痛恨自己！要是她对我没有那么好，事情不就容易解决了吗——如果她这个做妻子的为人同我这个丈夫一样，那不就好了吗。天啊，我常常祈祷，但愿她有时也会去——我甚至常常对她本人说："去嘛。于吗不呢！伊芙琳？我自己活该嘛。我不会计较的。我会原谅你的。"当然啦。我总是装得像是在同她说笑话——就像我过去在这儿讲她同送冰人睡觉那样说笑话。如果我一本正经对她说，她内心要痛苦死了。她会以为我不再爱她了呢。（停了一下——然后环视在座的人）大概你们以为我是在说谎吧，没有哪个女人受了那么多的罪还会这样爱我——女人哪里会这样慈悲，这样宽容，这不合人情。唔，我不是撒谎，如果你们见过她，你们就会明白我没有撒谎。温柔、爱怜、慈悲、宽容，这一些情感和禀性都显露在她的脸上。（下意识地伸手去摸外套里面的口袋。）等着吧！我拿给你们瞧。她的照片我一刻也不离身。（突然像是大吃一惊，茫然凝视前方，那只手慢慢地垂了下来——轻声说）啊哟，我忘了已经把照片撕掉了——是后来撕掉的，因为照片没有用了。（停止说话。屋里静得像是奄奄一息的人的房间，人们都屏住呼吸等着他断气。）

科拉 （闷声闷气地啜泣）天啊，希基！天啊！（浑身颤抖，用手捂住脸。）

帕里特 （固执地轻声对拉里说）我把妈妈的照片烧掉啦，

拉里。她的眼睛老是盯着我，好像在说它们巴不得我死！

希基 刚才说过，我心里的苦恼越积越深。我真痛苦不堪，老是想着这件事。她是天底下最温柔的女人，而且又那么爱我，699 可是我却这样负心。想着想着我就越发痛恨自己。我实在痛苦极了，只要在镜子里照见自己，我就要咒骂自己是个可恶的混蛋。我多么同情她啊，真要发疯啦。你们也许不相信，像我这样经常在外面混的老江湖会那么富于同情心。可我心里是痛苦啊，每天晚上都把脸贴在她膝上，号啕大哭着求她原谅。当然，她总是会安慰我，劝我说："别难过，特迪，我相信你以后不会那样了。"天啊，我虽然非常爱她，但是我开始痛恨她那种幻想了！我开始担心自己快要发疯了，因为有时候我不能原谅她那么原谅我。我甚至发觉过自己痛恨她，因为她使我如此痛恨自己。一个人不可能无止境地责备自己的良心，无止境地让人家宽恕、同情，总有个极限啊！一个人总不能老是责备自己，总得也责备责备人家嘛。她吻我时，我有时会恨死她，以为她这是故意羞辱我，是在朝我脸上啐唾沫！可是我总觉得这种想法说明自己真是疯了，真正可恶，因此也更加痛恨自己了。说出来你们也决不相信，像我这样脾气温和、无忧无虑的人竟会那样怨天恨地。哈里的生日越来越近了，眼看又该到这儿来大喝一通了，我几乎发了疯。我每天晚上对她发誓，说这一回我真的不会像过去那样子。结果我采取了那个行动，对自己——也是对她——做了真正的，也是最后的一次试验。她一再鼓励我说："我看得出来现在你真打算改了，特迪。我相信你这一次能打胜仗，咱俩会多幸福啊，亲爱的。"她鼓励我，吻我的时候，我自己也相信这次准能改好。她说完便去睡觉。我睡不着，可又不想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妨碍她睡眠，所以总是一个人坐等天明。我常常感到十分孤

独。常常想到哈里这儿多么悠闲，同老朋友们坐在一道大口喝酒，把爱情丢在脑后，说说笑笑，唱唱歌，吹吹牛。我终于明白我是非来不可了。我也知道，如果我这次来了，那就一切完蛋。我决不会再有勇气回家去接受原谅。如果我从此不再回家，伊芙琳会以为我不再爱她了，一定悲痛欲绝。（停了一会。）最后那天晚上，我一直在思索有什么办法好解救她，想得我简直快发疯了。我走进房间，想告诉她咱们的缘份到此结束。可是我不能
700 那么做。她睡得正香呐。我想，上帝啊，要是她永远不醒，她不就永远也不会知道了吗！想着想着我心里一亮——想出了解救她的唯一办法。我记起来曾经交给过她一支手枪，我不在家时可以用来自卫。这支枪放在五斗橱抽屉里。如果那样做，她就永远不会觉得痛苦了，永远也不会从梦中醒过来了。所以我——

霍普　（用酒杯击桌，想阻止他往下说——怒不可遏地）看在上帝份上，让我们安静一刻！谁要听你唠叨？我们要太太平平睡大觉！（除了帕里特和拉里，大家都用酒杯击桌、齐声抱怨：“谁要听你唠叨？我们要太太平平睡大觉！”侦探莫兰轻手轻脚地从有帘子的进出处，穿过屋子后部，走到他的伙伴利布坐的桌子旁边。罗基发现他离开了原来的位置，便立起身来，走到有帘子的地方站着瞧。莫兰对利布使了个眼色，示意他站起来。利布站了起来。没有人注意他们。酒杯击桌的闹声突然静了下来，就像刚才突然响起那样。希基似乎没有听见。）

希基　（直截了当地）所以我就把她弄死了。（刹那间，屋子里像死一般寂静。连两个侦探也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地站着。）

帕里特　（突然决心和盘托出，无力地靠坐在椅子上——从他轻轻的话声中可以听出他感到疲劳不堪，同时感到异样宽慰）

我还是老实说吧，拉里。再撒谎也不中用。反正你是知道的。我对钱根本不在乎。我不是为钱，而是因为恨她。

希基 （忘掉周围的一切）事后我意识到，我早就知道这是让她安宁，把她从爱我的苦境中解救出来的唯一办法。我意识到，对我来说这也意味着安宁，因为我知道她已经得到安宁了。我感到仿佛卸下了良心上的千斤重负。我记得当时我站在床边，突然大笑起来，想忍也忍不住。我知道伊芙琳会原谅我的。我记得听见自己在对她说话，似乎这些话我早就想说了："啊哈，现在你总该知道你的白日梦足够你受用的了吧，你这个该死的臭货！"（仿佛从恶梦中惊醒过来，吓得魂不附体，慌忙闭上嘴巴。他似乎不相信听见了自己刚才的话，支支吾吾地说）不！我从来没有——！

帕里特 （对拉里——讥诮地）对，说得对！她尽做迷梦，混 701
帐的运动也是空想，她和她的运动活该完蛋！对吗，拉里？

希基 （突然拚命矢口否认）不！那是谎话！我从来没有说过——！老天爷啊，我不可能说出那种话来！假使我真说过，那我当时准是已经疯了！可不，世界上我只爱伊芙琳！（沮丧地向大伙求援。）伙伴们，你们都是我的老朋友！大伙认识你们的希基不是一天两天啦！你们知道我决不会——（眼睛盯住霍普。）你认识我的时间最长，哈里。你知道我那时准是疯了，对吧，老东家？

霍普 （起初态度冷漠，仍在防备希基——不瞧他一眼）关我什么事？（随后突然看看希基，表情马上大不一样。他脸露喜色，像是在捕捉脑海中开始出现的某个希望。用热切的口吻试探说）疯了？你是说——你真的疯了？（坐在他旁边几张桌子上的人听到他说话的语气，全都吃了一惊，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仿佛领悟了他的意思。过一会，他们也满怀希望地看看希基。）

希基 对！要不然我怎么会笑！怎么会对她说出这种话来！（莫兰从背后走过来，利布从背后另一边向他包围上来。）

莫兰 （拍拍希基的肩膀）够了，希克曼。你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你被逮捕了。（向利布点点头，利布给希基上了手铐。希基茫然不解地盯着他们看。莫兰抓住他一只手臂。）走，到我们可以做记录的地方去一五一十招供吧。

希基 慢，等会儿，警官先生！我有权利请你让我在这儿呆一会儿！我给你们打了电话，帮了你们的忙，不是吗？我只要求在这儿呆几分钟！（对霍普——恳求地）你知道我不可能对伊芙琳说那种话，对吧，哈里——除非——

霍普 （满怀希望地）你从那时开始就疯了吧？你在这儿的一言一行都——

希基 （暂时忘掉了自己的心事，脸上换上了大伙熟悉的亲昵、欢乐的神情，咯咯地笑。）啊哈，老东家！又在玩你那套花样啦，嗯？我知道你说这些话的用心，可是我不会让你如愿以——（话未说完，看到霍普又面带怒色，态度冷漠，眼睛向别处望去，希基赶紧拼命恳求地补上几句）是的，哈里，当然是的，从那时开
702 始我就疯了！我在这里疯到现在！你是看到我发疯了，对吧？

莫兰 （怀着憎恶的心情挖苦说）住嘴！你的戏我看够啦。留着给陪审团去演吧。（严厉地对大家说）你们这些家伙都仔细听着。不要听信他的谎话。他变得狡猾起来了，想用精神病做借口，逃脱法网。可是他这步棋不会走成。（坐在挤在一块的那几张桌子旁的人看到了希望，想抓住不放。他们以愤怒的目光瞪着莫兰。）

霍普 （像先前那样发起火来）我的天，你这个愚蠢的侦探，

亏你有脸皮对我们说希基长希基短！我们认识他多年了，他一到这儿，我们就发觉他疯了！他说什么给我们带来了安宁。天啊，要是你听到他说的那些疯话你就会明白——那时他像个从疯人院里逃出来的疯疯癫癫的传道士！要是你看到他硬要我们干那些蠢事你就会明白！我们去干这些蠢事无非因为——（犹豫起来——过一会便满不在乎地说下去）因为我们想，要是我们依顺他，哄哄他，他的神经病也许就会好。（向大家扫了一眼。）我说的可是实情吧，朋友们！（大伙热切地齐声表示同意："是实情，哈里！""说的是，哈里！""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嘛！""我们知道他疯了！""无非想哄哄他！"）

莫兰 真是一群混蛋！想包庇一个丧尽天良、杀人不见血的谋杀犯。

霍普 （被莫兰激怒，露出原来那副咄咄逼人的凶相）是吗？我的天，你想必知道这个流传已久的故事吧：蛇被圣帕特里克*赶出爱尔兰后，游到了纽约，加入了警察部队！哈！（无礼地格格格笑。）我的老天，只要瞧瞧你，我们就会相信这个故事。可不是吗，朋友们？（大伙高声表示同意，无法无天地对莫兰怒目而视。莫兰瞪着他们，看上去似乎想撒手不管抓到的罪犯，而去动手砸烂这爿店。霍普好斗地继续说。）我的天，你应该坚持自己的权利，希基！别让这个自作聪明的侦探捉弄你。要是他耍什么花招，你尽管告诉我！我在市政厅里仍然有朋友哩！我的天，我要让他重新穿上警服到没有油水的街区去巡逻，那种地方即使他想捞，也只能是竹篮打水！

莫兰 （大发雷霆）小心点，你这个喝昏了头的老酒鬼，你再

---

* 圣帕特里克(389? —461?)爱尔兰传道者、守护神。——译者注

说一句我就——（一面把火气压下去，一面转向对刚才发生的一切都茫无所知的希基，使劲拉他的手臂）走吧，混蛋！

希基 （态度异样，诚恳中带几分痴狂）唔，我是要走，警官
703 先生。我还呆在这儿干什么。我本来应该在事情发生后立刻从家里给你们打电话的。跑到这里来是浪费时间。我得向伊芙琳作一番解释。不过我知道她已经原谅我了。她知道我疯了。你完全误解我啦，警官先生。我是想去坐电椅呢。

莫兰 骗子！

希基 （恼怒地）啊呀，你真是个不长脑袋的侦探！你以为我现在还把生死放在心上？嘿，蠢虫，我现在不存在任何幻想，不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希望了！

莫兰 （猛地把希基的身子转过来，使他脸朝通向过道的那扇门）快走！

希基 （侦探押着他向后面走去——固执地）我只要你们知道事后我发了疯，我笑她的时候已经疯了！那时我是个不识好歹、胡说八道的疯子，要不然我不可能说出——呃，在上帝创造的世界上，我只爱过伊芙琳！要不是我发了疯，我宁愿把自己杀掉也不会去伤害她！（他们消失在过道上。传来希基继续争辩的声音。）

霍普 （对走远的希基大喊）别担心，希基！他们没有办法叫你坐电椅！我们会给你作证你是疯了！咱们会给他作证的，对吧，朋友们？（大伙表示同意，有两、三个人学着霍普大声说："别担心，希基！"不一会，从过道上传来临街那扇门砰地关上的声音。霍普的脸沉下来了——真正悲伤地）他走了。可怜的疯鬼！（他周围那些人也很悲伤，也表示同情。霍普伸手拿酒杯。）老天爷，我需要喝上一杯。（大家急忙去抓自己的酒杯。霍普满

怀希望地说)老天爷,他已经不在这里了,这酒也许又有劲儿啦。(霍普喝酒,大家也跟着喝。)

罗基 (刚才站在酒吧间进出处,现在从那儿向前走来——满怀希望地)天啊,老板,现在咱们也许喝得醉了。(在查克旁边的椅子上坐下,倒了杯酒一饮而尽。大家一动不动地坐着,要看酒意能否上来。他们仿佛把刚才喝下去的酒当作决定性的试验,都聚精会神、满怀希望地等着,依旧没有注意拉里那张桌子上发生的情况。)

拉里 (眼睛里充满痛苦和怜悯——低声自言自语)希望电椅最终给那受尽折磨的可怜虫带来安宁!

帕里特 (向拉里探过身去——用异样的语调固执地轻声说)但愿如此,可是需要安宁的还不止他一个人啊,拉里。我并不觉得他可怜。他很幸运。他算了结了。一切都已经替他决定好了。如果给我做个决定那该多好啊。我从来不会做决定。就 701
是要不要出卖人家我也决定不下。是侦探部门派来监视我的那个婊子要我动那个念头的。你总记得我妈的为人吧,拉里。一切都由她做主。我的事也是她说了算。她自己要自由,可是不高兴让别人自由。(停了一下,好像在等拉里说话,但拉里没有理他。)你大概认为我应该请那两个侦探把我和希基一同押走。可是我怎么向他们证明自己同样有罪呢,拉里?他们会以为我在发疯哩。她还活着嘛。只有你能够明白我的罪孽多么深重。因为你了解她,而且知道我对她犯下了什么罪。你知道我的罪确实比希基大得多。你知道我犯的是更为严重的谋杀罪。因为她虽然死了但还得活下去。还得活一段时间。可是关在监狱里她活不长。她是酷爱自由的。我不会像希基那样蒙骗自己,说她现在的心境宁静了。只要她还剩一口气,就是在睡梦中也不

会忘记我对她犯下的罪。她决不会有一刻安宁。（顿一顿——随即大声嚷道）上帝啊，拉里，你难道不能开开口吗？（拉里忍无可忍，决要发作。帕里特继续说。）当时我确实一边笑一边想："现在你总该知道你幻想自由的迷梦足够你受用的了吧，你这个该死的老臭货！"我也不兴装腔作势，说什么事后讲这些话时自己已经发了疯。

拉里 （因为内心感到憎恶，脸部不住抽搐；他冲着帕里特厉声喊叫，颤抖的声音似乎在宣判，在下命令。）滚！去死吧，该死的混蛋，别等我来掐死你！去跳——！

帕里特 （态度立刻变化，似乎突然心平气和了。怀着感激的心情坦率地说。）谢谢，拉里。我刚才说那些话不过想证实一下我的想法。现在我清楚了，这是我摆脱她的唯一办法。我想这一点我心里是一直明白的。（停了一会儿——然后嘲弄似地笑了笑）这也会给妈带来一点安慰喽。这下子她好做伟大的铁面无私的革命妈妈了，她的唯一的孩子是无产阶级。她将来可以说："叛徒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愿叛徒统统死光！"她将来还可以说："我很高兴他已经死了！革命万岁！"（说了最后一句不
705 留情面的挖苦话）你知道她的为人，拉里！她是个拙劣的表演者，老是演过火！

拉里 （心烦意乱地恳求道）为了上帝，为了你自己，快快去吧，灵魂痛苦的疯子！（他的话惊动了雨果。雨果抬起头来，莫名其妙地盯着拉里看。拉里和帕里特都没有注意他。）

帕里特 （盯着拉里。脸部抽搐，似乎快要情不自禁地啜泣起来。他把脸转了过去，但又笨拙地伸出手来，轻拍拉里的臂膀，结结巴巴地说）我的天，拉里，谢谢。你真好。我知道只有你能理解我。（立起身来，朝门走去。）

雨果 （瞧瞧帕里特，突然又傻笑起来）哈罗，小先生，小猴脸！别傻啦！给我买一杯酒喝！

帕里特 （装出一副无比勇敢的样子——勉强一笑）放心，一定给你买，雨果！明天去买！坐在柳树底下喝！（满不在乎地昂首阔步朝门走去，消失在过道上。拉里知道窗外的后院里会传来声响，一直等着听，但又竭力想不听。他此刻毛骨悚然，紧张之极。）

雨果 （傻呵呵地盯着往外走的帕里特）笨蛋！希基也把你弄疯了。（把脸转向发愣的拉里——热切而又胆怯地说）拉里，他们把希基这个疯子带到疯人院去了，真叫我高兴啊。他害得我做恶梦。他害得我自己给自己编谎话。他害得我想唾弃我梦想过的一切。他被带到疯人院去了。我的确很高兴，现在我没有行将就木的感觉了。那个神经病推销商是向我推销死亡。现在我想喝一杯哩，拉里。（倒了杯酒，一饮而尽。）

霍普 （兴高采烈地）我的天，朋友们，我觉得这酒又像过去那样有劲儿了，我不骗你们！喝了这酒，我又有活气啦！我的天，如果喝下去的酒都往头上冲，我肯定会立刻酩酊大醉！是希基把酒弄得——天啊，我知道这听起来像疯话，可是他是疯了嘛，而且还弄得咱们也像他那样疯疯癫癫。天啊，如果你[illegible]日夜夜听痴人说梦，装做相信他那些疯话，为了哄他，不管他要你做什么傻事，你都去做，那你会被弄得神经错乱的。而且还很危险呢。就拿我来说吧，我怕他唠叨个没完，就假装出去散步。我心 706
里非常明白，那天出去散步不妥当。太阳火辣辣的，满街都是汽车。天啊，我热得快要中暑了，一辆汽车几乎从我身上辗过去。（想请罗基替他作证，但又担心弄巧成拙，结果还是壮着胆说。）你们去问罗基嘛。他当时在看。有辆车子不是几乎从我身上辗

过去吗，罗基？

罗基 （有几分醉意）你说啥，老板？我的天，我喝下去的酒都在往头上冲了。（一本正经地）你是说汽车吧，老板？一点不错，我亲眼看见！差点儿撞在你身上！起初我还以为你已经完蛋了呢。（停了一下——对大家看看，用那些房客原来的说笑腔调讲下去，但犹犹豫豫，似乎仍然有所顾虑。）这是真的，我用一个忠厚老实的酒吧间招待的名誉担保！（试探地向他们眨眨眼睛。大家以笑作答，但仍有点勉强，不太自然。）

霍普 （猜疑地向罗基瞥了一眼，但立即明白了——像平常那样暴躁地）不错，你是酒吧招待。谁也不好否认。（罗基看上去很感激他。）可是我的天，你就别胡吹什么老实不老实了！照道理夜间盗贼协会的名单上应该有你和查克的名字！（这下子大伙都禁不住放声大笑了，霍普很感欣慰。）老天爷，又听到笑声啦，真叫人高兴！那个混——可怜的老希基在这儿时，我一直没有心肠笑——我的天，我快喝醉啦，真开心！（咯咯地笑着伸手拿酒瓶。）喝吧，朋友们。酒钱算店里的。（大家斟酒，很快有了醉意。霍普感伤起来。）可怜的老希基啊！他干的那些事，咱们可不能怪他。咱们应该把那些事忘掉，只记住咱们过去认识的那个希基——世界上最善良、最慷慨的人。（大伙感伤地异口同声衷心表示同意："说得对，哈里！""应该这样！""是大好人啊！""最好的人！"等等。霍普接下去说。）祝愿他在马蒂文[64]平安无事！喝吧，干杯！（大伙举杯。坐在靠窗桌子旁边的拉里，双手抓住桌边。他谛听着，头不知不觉转向窗口。）

拉里 （禁不住痛苦地大喊一声）上帝啊！他干吗不——！

707 **雨果** （又快醉了——盯着拉里看）什么"他干吗不"？别傻啦！希基已经走了。他是个疯子。喝一杯吧。（因为没有听到

回答，心里有些不安）你怎么啦，拉里？你的样子真怪。外面院子里有啥好听的，拉里？（科拉同右边那些人谈开了。）

科拉 （醉醺醺地）好啦，真感激老天爷，我和查克想了各种办法去哄那个可怜的疯子。天啊，我们要买的农场还没有选好，就像真要结婚似地走了，你们看多可笑！

查克 （热切地）说的是，宝贝。咱俩在他面前装得真像有这么回事似的哩。

吉米 （很自信——怀着几分兴趣醉醺醺地说）老实说，我几乎一下子就发现他神经不正常。比如说，正常人对明天怎么会抱那样的看法呢。他的想法和疯子一样，固执得要命。这种人你不依他，他疯得还要厉害。

威利 （热切地）我也是这么想呢，吉米。不过，那天我是在公园里度过的。我没那么傻，当然不会去——

刘易斯 （渐渐醉了，看上去很兴奋）要是我真到领事馆去的话，我的处境会多尴尬啊。在领事馆工作的那位朋友是个古怪的家伙。他会纯粹出于恶意给我弄个工作。所以我就东荡荡西逛逛，最后跑到公园去了。（对韦乔恩笑笑，亲热地逗趣说。）瞧，公园里坐在我旁边那张凳子上的不是别人，恰恰是和我在战场上交过锋的那个家伙——走路样子很像人的布尔佬。如果英国政府过去接受了我的建议，他早就从南非草原上发臭的牲口栏里被拖出来，直接运到伦敦动物园，关进装狒狒的笼子里去了。此刻可以听到小朋友们问他们的保姆："阿姨，那只蓝屁股的是布尔将军吗？"（大伙捧腹大笑。刘易斯凑过身子，亲热地拍拍韦乔恩的膝盖。）开个玩笑，不要动气啊，皮特，我的老朋友。

韦乔恩 （愉快地对他笑笑）我才不会动气呢，该死的英国佬！（咧开嘴笑着继续说）在找工作这个问题上，我和你的想法

完全一样，塞西尔。（坐在靠窗桌子旁边的雨果又同拉里说话。）

雨果 （惴惴不安地追问）你怎么啦，拉里？你像是吓坏了。外面怎么啦，你在听什么？（但拉里没有听见，乔在右边那些人中谈起来。）

乔 （带着醉意自信地说）不会，老兄，我没有那么傻，怎么会去赌钱呢。只要希基在这儿，我就不会去赌钱。疯子会使人
708 倒霉的。（麦克洛因探出身子，越过韦乔恩，对霍普左边的埃德·莫舍说话。）

麦格洛因 （带着醉意一本正经地说）这情形你是知道的，埃德。现在还不是要求恢复原来职务的时候，可是对疯子怎么说得明白呢。你知道恢复职务没有那么容易。

莫舍 （斩钉截铁地）没错儿，麦克。回马戏团也不容易。那里的伙伴对我说，乡巴佬有了钱就去买粮食，钞票都浪费在吃上，马戏没有人看，日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艰难。我才不愿意为了挣几个小钱去卖力气呢。

霍普 （心满意足，感慨万端，睡眼惺忪地朝四周看看）老天爷，我喝醉了！老天爷，你们全都喝醉了！老天爷，咱们都挺痛快！大家再干一杯！（大伙斟酒。坐在靠窗口桌子旁边的拉里等着听外面的声响，不知不觉地闭上了眼睛，雨果惊恐地盯着他看。）

雨果 （傻呵呵地再次问道）你怎么啦，拉里？你把眼睛闭起来干什么？你看上去像个死人。院子里有什么好听的？（因为拉里既不睁开眼睛，也不回答，所以雨果急忙立起身来，离开那张桌子，同时又怕又恼地咕哝）疯子，傻瓜！你同希基一样，也那么疯疯癫癫！你也会使我做恶梦。（紧张地快步走过希基坐过的那张桌子，奔到右边那些人后面。）

罗基　(亲热地大声招呼他)哈啰,雨果!欢迎你来参加宴会!

霍普　我的天,欢迎欢迎,雨果!请坐!喝一杯酒!喝它十杯吧,老天!

雨果　(忘了拉里和恶梦,亲热地傻笑起来)哈罗,小哈里!哈罗,滑稽、可爱的小猴脸们!(渐渐兴奋起来,突然像平常那样慷慨激昂地呵斥人家)该死的资产阶级,愚蠢的资产阶级!上帝对你们的最后审判日快到了!(大家七嘴八舌地嘲弄他,叫他坐下。雨果又和蔼地傻笑起来,在中间那张桌子后面坐下。)给我十杯酒,哈里。别傻了。(大伙笑了。罗基把酒杯、酒瓶推给他。过道上传来玛吉和珀尔醉后尖锐刺耳的说话声。两人露脸时,这边的人都朝门口看。她们已经喝醉,衣衫不整,头发蓬乱。她们走进来时出于自卫心理,态度变得无礼、粗暴。)

玛吉　(尖着嗓门)给两个善良的妓女让路!

珀尔　让开!快给我们拿酒来! 709

玛吉　(瞪着罗基)别赖着不动,拉皮条的!倒杯酒来!

罗基　(圆圆的黑眼睛流露出一片深情,意大利型的圆脸笑盈盈地表示欢迎)啊哟,瞧谁来啦!(步履踉跄地向她们走去,张开手臂。)哈罗,喂,小亲亲!老天爷,说真的,我已经在替你们担心啦!(罗基想拥抱她们,可是她们推开了他的手臂,用猜疑的目光诧异地注视他。)

珀尔　这是开什么玩笑?

霍普　(热情洋溢地招呼她们)娘们,快来参加宴会吧!老天爷,见到你们我真高兴(两个姑娘迷惑地交换了一个眼色,估量着在座的人和变化了的气氛。)

玛吉　我的天,这是怎么回事啊?

珀尔 希基这个讨厌鬼上哪儿去啦？

罗基 给警察抓去啦。他早就发了疯，把他老婆杀死了。（两个姑娘惊呼"天啊！"但是声音里宽慰成分多于恐怖。罗基继续说。）他会被拉去坐电椅的。他神经不正常，说话不好算数，所以别记着他说过你们是婊子。谁叫你们婊子，我就敲扁他的头！我要把这些狗娘养的打得浑身是子弹窟窿！你们是马路小姐，是马路小姐又怎么样呢？人家是人，你们也是人！所以把过去的事忘了吧，明白吗？（此刻两个姑娘听任他搂住腰，紧紧地搞抱她们。姑娘脸上的凶相消失了，像被逗乐了的慈母那样相对微笑。）

玛吉 （对珀尔眨眨眼睛）这个酒吧间招待真是咱们的小乖乖，可不是吗，珀尔？

珀尔 当然是啦，而且还是个漂亮的意大利小伙子呢！（姑娘们笑了。）

玛吉 瞧，他喝醉啦！

珀尔 是喝醉了。可是咱们在外面的情况他还一点也不知道呢。我的天，罗基，咱们在科尼过得可愉快啦！

霍普 我的天，坐下来吧，傻婆娘！欢迎你们回来！喝杯酒吧！喝它十杯，老天爷！（她们在查克左边的空椅子上坐下，受到大伙热烈欢迎。罗基站在她们背后，两只手分别放在她们的肩上，以这两个姑娘所有者的身份洋洋自得地咧着嘴笑。霍普透过镜架弯曲的眼镜忽儿往上看看，忽儿朝下瞧瞧，眼睛闪烁着喜悦的光芒，样子像个宴会开得非常成功的主人。他欢天喜地地继续说。）老天爷，生日这样过才像话啊！咱们把这一回畅饮当作我过生日、上一次么，忘了算了！咱们要一醉方休！不过这儿不是少了个人了么？那个老俏皮鬼在哪儿？拉里在哪儿？

罗基 在那边,靠窗坐着,老板。我的天,他闭着眼睛呢。那个老混蛋睡着啦。(大伙转过脸来看。罗基劝他们不要理他。)嗳,理他干什么。咱们来干一杯。(大伙转过脸去,把他忘了。)

拉里 (痛苦地自己跟自己轻声争辩,声音发抖)这可是他唯一的出路啊! 正如希基所说,这是为了让有关的人都得到安宁! (怒气冲冲地)该死的胆小鬼,要是他还不立刻去死,我就奔到楼上把他扔下去! ——像替五脏六腑都露了出来的狗解除痛苦那样结果他! (他还没有完全立起身来,窗外就传来了什么东西猛地掉下去的声响,接着是低沉的嘎吱着地声。拉里吓得喘不过气来,重新跌进椅子里。他浑身哆嗦,双手捂住脸。坐在右边的那些人听到响声,但他们都在专心喝酒,没有怎么注意。)

霍普 (惊异地)刚才是什么声音?

罗基 唔,没事儿。是什么东西从太平梯上掉下去了。肯定是床垫掉下去了。有几个酒鬼在太平梯上睡过觉呢。

霍普 (罗基的话给了他发牢骚的借口,转移了他对声响的注意力——生气地)不准他们再睡在太平梯上! 老天爷,哪里会有这种新鲜空气疗法。床垫是用钱买的。

莫舍 好啦,别在宴席上发脾气,哈里。咱们干杯。(霍普把这事置之脑后,伸手去抓酒杯。大家喝酒。)

拉里 (神色恐怖,怀着怜悯心低声说)可怜的家伙啊! (忘却已久的信念刹那间又涌上心头,他咕哝道)愿上帝让他的灵魂安息吧。(睁开眼睛——愤愤地嘲笑自己)啊,可恶的怜悯——正如希基说的那样,这种怜悯不对头! 天啊,哪儿有什么希望啊! 我呆在看台上永远也不会成为真正的旁观者——我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获得成功! 我已经受够了,活不下去了! 我永远是个懦弱的傻瓜,怀着怜悯心去看一切事物的两个方面,直到死

去那天。(怀着痛苦的心情真心诚意地说)希望这一天早些到来!(吃惊地住了口,奇怪自己会说出这句话来——过了一会冷笑着说下去)天啊,希基在这儿劝大家去死,真正被他说动的只有我一个。我是个懦夫,但是现在我真心想死!

霍普 (极其热情地大声说)嗨,拉里!到这儿来,喝它个酩酊大醉!你坐在那儿干什么?(等了一会儿,但拉里没有答话,霍普立刻把他忘记,转向坐着喝酒的人。大家都已喝得醉醺醺,
711 只差几杯就要烂醉如泥,此刻正高兴得几乎发狂。)老天爷,咱们唱吧!咱们庆祝吧!今儿是我做寿!老天爷,我喝醉了!我要唱歌!(领头唱《她是照在乐园街上的阳光》,大伙马上唱起来,但唱的并不是同一首歌,而是各唱各的。吉米·托莫罗唱《小小的码头与多丽丝》;埃德·莫舍唱《不幸的消息说给妈妈听》;威利·奥班哼他在第一幕中唱过的小调《水手哥》;韦乔恩将军唱《在教堂里等候》;麦格洛因唱《坦慕尼协会》;刘易斯上尉唱《熟悉的肯特郡大道》;乔唱《从前,我心中只有同情》;珀尔和玛吉唱《人人这样干》;罗基唱《多么傲慢的丽人》;查克唱《痛苦的心真是伤脑筋》;科拉唱《海浪滔滔》。雨果从座位上跳起来,一边用拳头敲击桌子,一边用他粗嘎的男低音高唱法国革命时期的流行小调《卡曼纽拉歌》。各人唱着各人的歌,音调极不和谐;听着这粗腔横调,大家停止了歌唱,放声大笑。只有雨果趁着酒兴继续纵情歌唱。)

雨果 跳起卡曼纽拉舞!
乐声万岁!乐声万岁!
跳起卡曼纽拉舞!
炮声万岁!

（大伙一齐冲着雨果，快活地用嘲笑声淹没他的歌声。雨果停止歌唱，极其粗暴地呵斥他们。）资产阶级猪猡！资产阶级蠢猴！（慷慨激昂地）“啊，巴比伦，天热起来啦！”（大伙接着他的话，齐声尽情地嘲笑说）“你的柳树下多凉快啊！”（他们狂笑着用酒杯敲击桌子，雨果跟着他们痴笑。拉里坐在靠窗的椅子上凝视前方，没有注意周围的人在纵情欢闹。）

（幕　落）

长日入夜行

值此结婚十二周年之际，献给卡洛塔

最最亲爱的：我用血和泪在这个剧本里写下了我早年的辛酸，现将剧本的原稿赠给你。对于这个庆祝快乐的日子来说，这份悲哀的礼物并不适宜。但你是会理解我的用意的。我将它看作是对你的爱和温柔的一个赞美。正是你的爱和温柔给了我爱的信念，使我终于能够面对我已死去的亲人，并写下此剧——怀着对厄运缠身的蒂龙一家四口的深深的怜悯、理解和原谅之情。

过去的十二年，亲爱的，是通往光明——通往爱的旅程。你理解我的感激之情，以及我的爱！

金

1941 年 7 月 22 日

道舍

人 物 715

詹姆斯·蒂龙

玛丽·卡万·蒂龙　他的妻子

小詹姆斯·蒂龙　他们的长子

埃德蒙·蒂龙　他们的次子

凯瑟琳　女佣

716

场　景

第一幕

蒂龙家消夏别墅的起居室。

1912 年 8 月的一天。上午八点半。

第二幕

第一场:景同前,午后十二点三刻左右。

第二场:景同前,大约半小时后。

第三幕

景同前,当晚六点半左右。

第四幕

景同前,半夜时分。

第一幕

717

景　1912年8月的一个早晨。詹姆斯·蒂龙家消夏别墅的起居室。

舞台的后部，是两扇挂着门帘的双门。靠右的一扇通往前客厅，那是一间摆设讲究、看上去不常用的屋子。另一扇通向一间光线暗淡、没有窗户的后客厅，这后客厅除了作为起居室与饭厅之间的通道外，别无它用。靠着两扇双门之间的那堵墙，摆着一只小书橱，书橱上方挂着一幅莎士比亚的画像。橱内陈列着巴尔扎克、左拉、斯汤达的小说；叔本华、尼采、马克思、恩格斯、克鲁泡特金、施蒂纳的哲学与社会学着作；易卜生、肖伯纳、斯特林堡的剧本；以及斯文朋、罗塞蒂、王尔德、欧内斯特·道森、吉卜林的诗集，等等。

在靠后的右墙上，有一扇通往游廊的纱门。游廊差不多绕房子半圈。再往前，是三扇并排的窗，从窗口可以望见码头前的草坪和临河的林荫道。靠墙处，侧对着窗口，放着一张小藤桌和一张普通的栎木书桌。

左边的墙上，是同样的一排窗。从窗口可以望见屋后的庭院。窗前是一把藤靠椅，上面安有座垫，靠椅的头朝着后台方向。再往里是一只嵌着玻璃的大书橱，里面陈列着

大仲马、雨果和查尔斯·利弗的全集、三套莎士比亚全集、五十卷大开本的《世界文学精华》、休谟的《英国史》、梯埃的《法国执政官政府与法兰西第一帝国史》、斯摩莱特的《英国史》、吉朋的《罗马帝国兴衰史》以及各式各样混杂在一起的旧剧本、诗集和几本爱尔兰历史书。令人惊奇的是，这些整套整套的书看上去都是被人读了又读的样子。

屋内的硬木地板刚好被地毯盖住，这地毯的图案和颜色都还好看。屋子正中是一张圆桌，桌上摆着一盏绿罩台灯，台灯的电线插头插在上面枝形吊灯的四个插座中的一个上。围着圆桌，在台灯照得到的距离内，摆着四把椅子。其中三把是藤编的扶手椅，另一把（在桌子的右前方）是皮面的、涂过清漆的栎木摇椅。

八点半左右。阳光从右窗射进室内。

718 幕启时，一家人刚用过早点。玛丽·蒂龙和她的丈夫从饭厅穿过后客厅进。

玛丽五十四岁，中等身材。体态依然年轻、优美。虽然略微丰满了些，虽没穿紧身胸衣仍看不出中年妇女那种臀部和腰部发胖的迹象。她的脸是明显的爱尔兰型，以前一定美丽绝伦，即使现在，仍然楚楚动人。她的脸瘦瘦的，十分苍白，颧骨很高，和她那健美的体态不太相称。她的鼻子又高又挺，嘴很阔，嘴唇丰腴而诱人。她不抹口红，也不用任何化妆品。她额头很高，一头浓密的头发已经全白。她那双深褐色的眼睛在苍白的面容和一头白发的衬托下显得乌黑。这双眼睛异常的大而美丽，眉毛黑黑的，眼睫毛长长的，弯弯的。

她给人最明显的印象是极端的神经质。她的一双手从

来没有安定的时候。这双十指纤纤的手，以前曾经是很美丽的，可是风湿症使手指变弯、骨节粗硬，给人一种残缺的感觉，看上去十分难看。人们总是避而不看这双手，尤其当你知道她对自己的手十分敏感，而且因自己无法控制那种惹人注目的神经质而羞愧不安时，你更不好意思去注意它们了。

她衣着简朴，但天生地懂得挑选合适的服装。她的头发经过精心梳理，说起话来声音柔和动人。当她快乐的时候，声音里自有一种轻盈而富有节奏的爱尔兰腔。

她个性中最动人之处还在于那种从小在修道院里养成、始终没有从她身上消失的质朴自然、毫不做作的妩媚——一种内在的、超尘脱俗的天真。

詹姆斯·蒂龙六十五岁，但看上去却要年轻十岁。他身高五英尺八，宽宽的肩膀，厚实的胸膛。由于他习惯于昂首挺胸、收腹直腰的军人姿态，因此看上去比实际身材更显得颀长。他的脸已经显出衰老的迹象，但仍不减当年英姿——硕大端方的脑袋、轮廓俊美的侧影、一对深陷的浅棕色眼睛，真是一表人材。他头发灰白而稀疏，头顶已秃，很像削发教士的模样。

他身上有着明显的职业特征，这倒并不在于他一味装腔作势，摆出一副明星派头。他生性质朴谦逊，仍旧保持着爱尔兰寒微的农家本色。但在他说话和举手投足之间却总是不知不觉流露出演员风度。这些举止谈吐显然是经过演员的专门训练方能获得的。他的嗓子异常悦耳，说起话来 719
声音宏亮，控制自如。他对此尤感骄傲。

从他的衣着来看，倒丝毫不像他所扮演的传奇式人物。

他穿的是一套破旧、便宜的灰色便装，一双没有擦亮的黑皮鞋，一件无领衬衫，用块厚厚的白手帕围着脖子松松地打了个结。这并不是什么潇洒风流、故意不修边幅——老实说，简直是一副寒酸相。他的主张是衣服穿得合用即可。此刻他就穿着一件园艺匠的衣服，也不管这身打扮看上去有多滑稽可笑。

他有生以来从没有真正害过一天病。他事事满不在乎。他身上有着一种迟钝粗鲁的农民气质，掺杂着一种多愁善感的忧郁，偶尔还会出其不意地表现出一种直觉的敏感。

当夫妇俩从后客厅出来时，蒂龙的手臂挽着太太的腰。走进门口时开玩笑地搂了她一把。

蒂龙 玛丽，你体重增加了二十磅，都快搂不住了。

玛丽 （深情地笑笑）亲爱的，你意思是说我长得太胖了。我真的应该想法减肥了。

蒂龙 没有的话，我的太太！你现在正好，不胖也不瘦。我们不要再说什么减肥的话。原来你早饭吃得那么少就是为了这个缘故？

玛丽 那么少？我还以为自己吃得挺多呢。

蒂龙 你吃得不多，至少没有我希望你吃的那么多。

玛丽 （打趣地）嘀，你这个人！你就希望人人跟你一样，早饭吃那么多。别人要是这么个吃法早就噎死了。（她往前走了几步，站在桌子的右边。）

蒂龙 （尾随着她）但愿我不是你讲的那么个大饭桶。（打心眼里感到满足）不过，感谢上帝，我的胃口一向很好，虽说六十

五岁了，我的消化力却抵得上二十岁的小伙子。

玛丽　当然罗，詹姆斯，没有人能否认这一点。（她笑着在桌子右后方那把扶手椅上坐下。他从她的身后绕过来，从桌上的烟盒里取出一支雪茄，用小刀削去烟尾。这时从饭厅里传来杰米和埃德蒙的声音。玛丽将头转向饭厅方向）奇怪，这两个孩子干吗老呆在饭厅里？凯瑟琳一定在等着收拾桌子。

蒂龙　（开玩笑的口吻，隐隐地却微含愠意）我想他们又在 720
私下谈什么秘密，不愿让我听到吧。我敢打赌，他们又在耍什么新的花招来对付老头子了。（她对此默不作声，仍将头转向说话声音传来的方向。她的两手在桌面上不安地动来动去。他点燃雪茄，在桌子右边那把摇椅上坐下，心满意足地吐着烟圈）没有比早饭后第一支雪茄再好的东西了，当然，得是上等雪茄。这次买的雪茄烟味很醇，还真上算呢。我这次讨了个便宜货，是麦圭尔介绍我买的。

玛丽　（略带尖刻地）我希望他没有趁机劝你购置什么地产吧。跟着他买地产总没有好结果。

蒂龙　（采取守势）不谈这个了，玛丽。不管怎样，是他劝我买下栗树街上那块地皮的，我很快转手卖出去，不是还赚了不少钱吗？

玛丽　（微笑着，亲热地取笑他）我知道。你这是破天荒第一次交好运。我敢肯定麦圭尔做梦也没有想到——（拍拍他的手）别生气了，詹姆斯。我知道这是白费口舌，要你承认自己没本事做地产买卖比什么都难。

蒂龙　（生气地）我可没说自己有本事。可是土地毕竟是土地，它比股票，比华尔街那些骗子推销的债券要保险。（和解地）好了，我们不要一清早就为了做买卖的事争吵不休。（停顿。这

时又可听到里面传来孩子们的声音，其中一个咳嗽了一阵。玛丽担心地听着，手指在桌面上神经质地弹动着。）

玛丽 詹姆斯，是埃德蒙在咳嗽。你应该骂他一顿，他老是吃得那么少，除了咖啡以外，几乎什么也不碰。他得吃点东西下去才能维持体力。我一直这么跟他讲，可他说他根本没有胃口。可也是，再没有比夏天的热伤风更使人倒胃口了。

蒂龙 不错，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你也不用为这事太担忧了。

玛丽 （很快接过话头）哦，我才不担忧呢。只要他自己当心，我知道要不了几天就会好的。（似乎想不谈此事却又不能）可是他在这时候生病也真是太叫人扫兴了。

蒂龙 是啊，真是倒霉。（他担心地瞥了她一眼）但是你也
721 不必为这事烦恼，玛丽。别忘了，你自己的身体也要当心。

玛丽 （急忙地）我没有烦恼。没什么事值得烦恼的。你怎么会以为我心里烦恼呢？

蒂龙 嗨，没什么原因。只是你这两天老是有点儿神经过敏。

玛丽 （勉强一笑）我神经过敏？胡说八道，亲爱的。这是你在瞎想。（突然紧张起来）你不要一天到晚眼睛不停地监视我，詹姆斯。别的没什么，这样会弄得我怪不自在的。

蒂龙 （将手轻轻地按在她那只神经质地抖动的手上）听着，听着，玛丽。这是你自己在胡思乱想。如果说我眼睛老是看着你，那也是因为我在欣赏你丰满的体态和你的美貌。（他的声音突然因无限的深情而变了）亲爱的，我简直无法形容我心里的快乐，当我看到你这次回家以后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心里有多高兴！（他弯下腰来感情冲动地吻了吻她的脸颊——然后又收

回身子，不自在地加了一句）希望你能继续保持下去，玛丽。

玛丽 （将头扭开）我会的，亲爱的。（她心烦意乱地站起身，走到右边窗前）感谢上帝，雾总算散了。（转过身来）今天早上倒真有点儿不舒服。昨晚那讨厌的雾笛叫了一夜，弄得我简直睡不着觉。

蒂龙 是的，这雾笛不停地叫，就像后院里养了一条害病的鲸鱼，把我也吵得睡不着。

玛丽 （又心疼又好笑）是吗？你睡不着觉那副样子可真特别。你昨晚鼾声如雷，我简直分不清是你的还是雾笛的声音了。（朝他走去，笑着，逗趣地拍拍他的脸）十个雾笛也闹不醒你。你对什么事都不在乎。你向来如此。

蒂龙 （自尊心受到挫伤——暴躁地）废话。你老是对我的打鼾夸大其辞。

玛丽 我可不会夸大。要是你能听听自己的声音——（这时从饭厅传来一阵笑声。她转过脸去，微笑着）两个人不知在笑些什么。

蒂龙 （悻悻地）在笑我。我敢打赌，他们老是取笑我这老头儿。

玛丽 （逗趣地）是的，真可怕，我们大家都欺负你，是吗？你可真是受委屈了！（她笑了——然后怀着一种喜悦、宽慰的神情）好了，随他们笑什么，只要听到埃德蒙的笑声我就感到欣慰。 722
近来他老是垂头丧气的。

蒂龙 （对此不以为然——仍旧满肚子的不高兴）又是杰米在讲什么笑话，我敢打赌。他老是喜欢拿人开玩笑，这家伙。

玛丽 亲爱的，别跟可怜的杰米过不去了。（缺乏信心地）他到头来会变好的，你等着瞧吧。

蒂龙　那他最好马上就开始。他已经快三十四岁了。

玛丽　(不理他)天哪，他们打算在饭厅里呆一整天吗？(走到后客厅门口喊)杰米！埃德蒙！到这儿来，让凯瑟琳好收拾桌子。(埃德蒙在里面高声回答："我们来了，妈妈。"她回到桌前。)

蒂龙　(牢骚满腹地)不管他干什么你总是替他寻找借口。

玛丽　(在他身旁坐下，拍拍他的手)嘘——(他们的儿子小詹姆斯和埃德蒙一起自后客厅上。两人都咧着嘴笑，显然他们仍在为刚才引起他们大笑的事而暗暗好笑。当他们上前见到父亲时，笑得更厉害了。)

(老大杰米已有三十三岁。他长得像父亲，宽宽的肩膀，厚实的胸膛，只是比父亲还要高出一英寸，体重要轻些，但看上去却比父亲来得矮胖，因为他缺乏父亲那种优雅的举止和翩翩风度。他也缺乏父亲那种虎虎生气。在他身上有一种未老先衰的、被生活压垮的迹象。他的脸相当漂亮，可是多年沉湎酒色已经在他脸上留下痕迹。他的那种漂亮从来没有达到过父亲那种神采飞扬的境界，尽管在外表上他像父亲比像母亲多些。他的眼睛是很纯的棕色，介乎父亲的浅棕色和母亲的深褐色之间。他的头发很稀，已经有他父亲那种秃顶的趋势。他的鼻子和家里其他成员都无相似之处，是明显的鹰钩鼻。这样的鼻子，再配上他那副一天到晚对人冷嘲热讽的态度，使他的脸给人一种狡猾狠毒的感觉。但是，在他偶尔不是那么冷嘲热讽地笑的时候，也往往会显示出他性格中残留的那种富于幽默感、浪漫的、对什么事都毫不在乎的爱尔兰人特有的动人之处——那是一种讨人欢喜而又老出洋相的脾气，带着一股多愁善感的诗人气质，这种气质对女人很有吸引力，在男人中颇受欢迎。

(他身穿一套日便装，不像蒂龙的衣服那么寒酸，而且还戴

了硬领，系上领带。他原来白皙的皮肤被太阳晒得黑里透红，晒出了一脸雀斑。 723

(埃德蒙比他哥哥年轻十岁，个子却要高出好几英寸，身材瘦而结实。如果说杰米长得与父亲维妙维肖而和母亲毫不相像的话，那么埃德蒙则和父母都很相像，尤其是像母亲。在他那瘦长的爱尔兰型脸上，长着一双他母亲那样又黑又大的眼睛，特别引人注目。他的嘴也和母亲的一样，极其诱人。他那高高的额头甚至比母亲的更为突出，一头深褐色的头发被太阳晒得发根变成红色，从额头向后梳得很直。但他的鼻子像父亲，因此从侧面看去就很像蒂龙。至于他的那双手，一看就知道属于母亲的类型，手指特别纤长，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有着母亲那种神经过敏。正是这种极其神经质的敏感，使他和母亲的相像之处显得更为突出。

(他一望而知健康状况不佳。人太瘦了点，两颊深陷，眼睛像在发烧。他的皮肤尽管被太阳晒成深棕色，但看上去又枯又黄，毫无血色。他穿着一件衬衫，也戴上硬领和领带，但没有穿外衣。下身穿一条旧的法兰绒长裤，脚上是一双棕色运动鞋。)

玛丽 (笑盈盈地转向他俩，说话时带着一种强颜欢笑的声调)我正在取笑你父亲打鼾打得那么响。(对蒂龙)我把这事留给孩子们来评评看，他们一定听到了你的鼾声。啊不，你听不到，杰米。我听见你在过厅那头也在打鼾，跟你父亲真是不相上下。你跟他真像，只要头一靠上枕头就呼呼地睡着了，十支雾笛都吵不醒你。(她突然住口了，她的眼睛与杰米那不自在的、探询地望着她的目光相遇。她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举止也变得不自然起来)你在看什么，杰米？(她两只手慌慌忙忙地拢了拢头发)我的头发垂下来了？这一阵子我实在没法把头发理好，我

的眼睛越来越不行了，我又老是不知道把眼镜搁在哪儿了。

杰米 （负疚地把目光移开）你的头发没有乱，妈。我刚才只是在想，你看上去气色多好。

蒂龙 （由衷地）和我刚才说的完全一样，杰米。你妈长胖了，精神也好多了。要不了多久，准没人能治得了她。

埃德蒙 不错，你看上去挺棒的，妈。（她感到放心了，对他充满慈爱地笑笑。他咧开嘴嘲弄地笑着，一边挤了挤眼睛）至于爸爸打鼾的事，我可以替你作证。天哪，响得可厉害呐！

724 **杰米** 我也听到他打鼾来着。（摆出一副不高明的演员的姿势背诵起台词来）“那个摩尔人，我听得出他的喇叭声音。”[65]（母亲和弟弟被引得笑了。）

蒂龙 （严厉地）要是我的鼾声能让你记住莎士比亚而不是去背那些注释本，那我倒希望这个鼾能一直打下去。

玛丽 好了，詹姆斯！别为了一点儿小事生气。（杰米耸了耸肩在她右边的椅子上坐下。）

埃德蒙 （烦躁地）真的，爸。看在圣徒的面上，不要一吃完早饭就吵！你能不能安静一下？（他倒在桌子左边那把椅子里，坐在哥哥的身旁。父亲不理会他。）

玛丽 （不以为然地）你爸又没有和你过不去，你别老袒护着杰米。好像倒是你比他大十岁似的。

杰米 （厌烦地）你们都在大惊小怪些什么？好了，别提这事了。

蒂龙 （轻蔑地）算了，算了，什么事都算了，什么事都别管！这是最方便的办法。要是你一辈子没有个奋斗目标，只想——

玛丽 詹姆斯，别说了。（她将一只手臂勾住他的肩膀——连劝带哄地）今天早上怎么了，一起床就闹别扭。（换个话题，对

两个孩子说)你们俩刚才进来时傻里傻气地笑什么? 你们在开什么玩笑?

蒂龙 (勉强装出不计较的样子)是啊,把你们的秘密透露出来大家听听。我跟你妈说了,我心里很清楚,你们又在拿我开玩笑,不过没关系,听惯了也就无所谓了。

杰米 (冷冰冰地)别对着我瞧,这是弟弟的事。

埃德蒙 (咧着嘴笑)昨天晚上我原想告诉你的,爸,可是我忘了。昨天我出去逛逛,走进一家小酒店——

玛丽 (担心地)埃德蒙,你现在这身体不该喝酒。

埃德蒙 (不予理会)你们猜我在那儿遇上谁了? 遇上你田庄那个佃户萧内西,喝得醉醺醺的。

玛丽 (笑起来)那个讨厌的家伙! 不过人倒挺滑稽的。

蒂龙 (蹙眉)要是你做了他的庄园主你就不会觉得滑稽了。这个人诡计多端,调皮得要命,他简直可以在开瓶塞的钻子
背后藏身,他现在又在抱怨什么了,你告诉我,埃德蒙——我肯 725
定他在发牢骚,大概他希望减低房租吧。我几乎分文不取地给了他一个栖身之处,只是为了有个人在那儿管管。可他却每次都要等到我威胁着要收回租房才肯付钱。

埃德蒙 不,他什么也没有抱怨,他对生活那么称心,甚至还自己掏钱买了杯酒喝,这可是闻所未闻的事啊。他高兴得什么似的,因为他和你那位朋友,那个标准石油公司的百万富翁哈克干了一仗,而且还打了个大胜仗呢。

玛丽 (又感兴趣又震惊)哦,天哪! 詹姆斯,你得想法子管着点——

蒂龙 该死的萧内西!

杰米 (幸灾乐祸地)我敢打赌下次你在俱乐部遇到哈克,

像平日一样对他毕恭毕敬地鞠躬时，他一定连看都不会看你一眼。

埃德蒙 是的，哈克会想，你窝藏了一个在美国大亨面前趾高气扬的佃户，你自己也不是好东西。

蒂龙 别在我面前喋喋不休地说些社会主义者的时髦话，我根本不想听——

玛丽 （解围地）后来怎样了，埃德蒙？

埃德蒙 （挑衅地冲着父亲咧嘴笑着）是这么回事，爸爸。你总记得哈克庄园的那个冰池就在我们田庄的隔壁。你一定还记得萧内西养了不少猪。事情说来蹊跷，据说篱笆上破了个窟窿，萧内西的猪都跑到隔壁财主家的冰池里去洗澡，哈克的管家跟他说一定是萧内西故意将篱笆挖了个洞，为的是让那些猪可以自由出入。

玛丽 （又震惊又感兴趣）天哪！

蒂龙 （愠怒。可是又不无钦佩之意）我也肯定是他干的，这个下流的无赖，这像他的为人。

埃德蒙 所以哈克亲自前来训斥萧内西。（忍不住格格笑了）真是一场好戏！我一向以为我们这班财阀，尤其是靠着祖上的剥削继承产业的家伙，智力上一点也不比普通人强。如果我需要进一步证明的话，这件事就是很好的证明。

蒂龙 （未假思索，表示同意）是的，他哪里是萧内西的对手。（随即厉声指责）哼，把你那套无政府主义的言论收起来吧。在我这个家里，就是不许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存在。（可是又急于知道下文）后来怎样了？

726 **埃德蒙** 哈克哪里是他的对手？就好像我不是拳击冠军杰克·约翰逊的对手一样。萧内西几杯老酒下肚，便在大门口恭候

大驾光临了。他告诉我他根本就不给哈克开口的机会。他一开始就大声嚷嚷，说他不是标准石油公司可以任意践踏的奴隶。他还说如果天下公道的话，他早就当上爱尔兰国王了。还说对他来说，出身下贱的人到底还是下贱，不管他从穷人那儿抢去多少钱财。

玛丽 哦，天哪！(可又禁不住笑出声来。)

埃德蒙 接着他又指控哈克，说是哈克唆使管家把篱笆弄破，引那些猪过去掉进冰池好把它们弄死。萧内西大声嚷着说，这些可怜的猪，都给活活冻死了。许多猪得了肺炎死了，另外有几只喝了池里的脏水得了霍乱症。他跟哈克说他要雇律师上法庭告他，要他赔偿损失。最后他还说呆在这个田庄实在不好受，他得对付虱子、臭虫、蛇和黄鼠狼。虽然他是个安份的老实人，忍耐也总有个限度。他宁死也不让什么标准石油公司的小偷非法侵入他的领地。所以他请哈克先生立即把他肮脏的脚从这块地皮上挪开，否则他就叫狗来咬他一口。这话倒真灵验，哈克果真溜了。(他和杰米两人大笑。)

玛丽 (大吃一惊，却又忍不住格格地笑)天哪，那人的嘴好凶！

蒂龙 (未假思索即表示钦佩)这该死的老流氓！天哪，你简直拿他没有办法！(哈哈大笑——突然停止了笑，皱起眉头)这个下流的恶棍！他这么搞会给我带来麻烦的。你有没有跟他说，我简直气得发疯，对于他那种——

埃德蒙 我跟他说你为了大爱尔兰的胜利准会高兴得不得了，你果然是这样嘛！别装模作样了，爸。

蒂龙 噢，我可没有高兴得要命。

玛丽 (取笑他)你怎么没有？你简直高兴得什么似的，詹

姆斯。

蒂龙 我才不呢，玛丽。开玩笑毕竟只是开玩笑，不过——

埃德蒙 我跟萧内西说，他该提醒哈克，标准石油公司财主的冰水里加一点猪味儿，实在是恰到好处，他应该表示欢迎才对。

蒂龙 你干的好事！（皱起眉头）我和你那该死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井水不犯河水！

727 **埃德蒙** 萧内西听了我的话懊悔得要命，只怪自己没想到这一着。不过他说他给哈克写信时会把这个意思写进去的，还要加上几句一时漏掉的骂人话。（他和杰米又大笑不止。）

蒂龙 你们笑什么？我看没有什么好笑的地方——他真是个孝顺儿子，帮着那个无赖，把我也卷进这场官司里去！

玛丽 好了，詹姆斯，别发脾气了。

蒂龙 （转向杰米）你比他更坏，在背后怂恿他。我想你大概在后悔当时没在场帮萧内西出点子，想出几句脏话来侮辱哈克。你要是在别的方面一无所长的话，在这方面倒是个天才。

玛丽 詹姆斯！不要无缘无故责怪杰米。（杰米正要对父亲冷嘲热讽一番，这时却耸了耸肩，不作声了。）

埃德蒙 别说了，爸！要是你又开始唠叨那些废话，我可要走了。（他跳起身来）我的书还在楼上呢。（他朝前客厅走去，一边厌恶地咕哝着）天哪，爸，我看你自己听了这些老生常谈也一定腻了。（离开起居室。蒂龙愤怒地望着他的背影。）

玛丽 詹姆斯，你不要跟埃德蒙计较。别忘了他身体不好呢。（只听见埃德蒙一边上楼一边不停地咳嗽。她不安地加了一句）夏天得感冒，谁都受不了的。

杰米 （发自内心的关切）他不只是感冒，这小鬼病得厉害。

(父亲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警告他不要往下说，可是他没有注意。)

玛丽 (生气地转向他)你为什么说这话？他只不过有点伤风感冒！谁都看得出来！你这个人老是想入非非！

蒂龙 (又警告地瞪了杰米一眼——轻描淡写地)杰米的意思不过是说埃德蒙也许还得了点其他什么小毛病，这样一来他的感冒就更不好治了。

杰米 真的，妈，我就是这个意思。

蒂龙 哈迪大夫说这也许是他在热带染上的疟疾，如果真是疟疾，吃几片奎宁就能治好。

玛丽 (脸上掠过一丝轻蔑的敌意)哈迪大夫！即使他对着一书架的《圣经》起誓，我也不相信他的话！我看透了这些医生，都是一丘之貉。只要能让你不断上他们的门，他们别的什么都 728
不管。(忽然发觉大家的眼睛都盯着她，蓦地把话打住。她觉得极不自然，神经质地用手去拢了拢头发，勉强装出笑脸)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在看什么？是不是我的头发——

蒂龙 (用手臂搂住她——带着一种真诚的内疚，开玩笑地用力搂她一把)你的头发挺好的。你越是健康、丰满，你就越发显得漂亮。要不了多久你会在镜子面前一站老半天，只顾自我欣赏了。

玛丽 (多少有点放心)我真的需要配副眼镜了。我的眼睛现在是越来越坏了。

蒂龙 (用爱尔兰式的奉承话哄她)你的眼睛再美也没有了，这一点你自己最清楚。(他吻了吻她。她的脸豁然开朗，还带着点羞答答的娇媚。就在这时，人们仿佛突然在她脸上找到少女时代的神态，这不是已经消逝的昔日幽灵，而是她身上仍然

活着的部分在显现。)

玛丽 你不要干傻事了,詹姆斯。都让杰米看见了!

蒂龙 哦,他也看穿你的把戏。他知道你抱怨眼睛和头发不过是为了讨两句恭维话,是吗,杰米?

杰米 (脸色也开朗了,像小孩子讨妈妈喜欢那样对母亲亲热地笑笑)可不是,妈。你瞒不过我们!

玛丽 (笑了。她声音中有一种爱尔兰人轻松的口吻)你们两个都给我滚开!(接着用一种少女般的神气,郑重其事地说)不过我从前倒真的有过一头美丽的头发,是吗,詹姆斯?

蒂龙 那是世界上最美的头发!

玛丽 是一种很少见的,带点红棕色的头发,长长的一直拖到膝盖下面。你也应该记得的,杰米。直到生埃德蒙那个时候,我没有一根白头发。打那以后就开始变白了。(少女般的神气从脸上消逝了。)

蒂龙 (赶快接上)变白倒是比过去更漂亮了。

玛丽 (又露出难为情的神情,心里却美滋滋的)杰米,你听听爸爸在胡诌些什么——结婚都三十五年了,还这样!怪不得人家说他最会演戏呢。你就是因为我刚才取笑你打鼾,就这样对我进行报复?那好吧,我把说过的话收回。我夜里听到的准是雾笛了。(她笑了。他们也跟着一起笑。她随即换上一本正
729 经的神气)不过我不能再和你们呆下去了,即使听你们的恭维话也不行。我得去跟厨师安排午饭和买菜的事。(她站起身来,幽默而夸张地叹了口气)布里奇特真是又懒又刁。她老是不停地在我面前议论她的什么亲戚长亲戚短的,弄得我插不进嘴,想责怪她做错了事都找不到机会。我这就去,不妨把这事跟她谈谈。(她朝后客厅走去,然后转过身来,脸上又露出忧虑的神色)别忘

了，詹姆斯，不要让埃德蒙跟你一起去干院子里的活儿。（脸上又露出一种奇特的固执神情）倒不是因为他身体不行，是因为他干了活会出汗，那样感冒就更重了。（她从后客厅向外走去。蒂龙转身责怪杰米。）

蒂龙 你这个十足的笨蛋！你还有没有头脑？我们就是要避免谈起任何使她为埃德蒙担心的事。

杰米 （耸耸肩）好吧，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照我的看法让妈妈老是自我欺骗下去总不是个办法。到头来她不得不正视现实时，打击只会更大。不管怎样，你应该看得出来她是在故意编造一套夏天感冒的话来欺骗自己。她对事情的真相心里清楚得很。

蒂龙 清楚什么？真正的情形到现在谁都不知道。

杰米 嘿，我就知道。埃德蒙星期一去哈迪大夫那儿时我也在场。我听到医生跟他胡诌了一通疟疾之类的话。其实他是在那儿敷衍搪塞，这话他自己一点儿都不信。这一点你和我一样清楚。你昨天上街时去找过哈迪大夫，是吗？

蒂龙 他当时还说不准。他答应今天埃德蒙上他那儿去之前先打电话给我。

杰米 （慢吞吞地）他说是肺结核，是吗？

蒂龙 （勉强地）他说可能是。

杰米 （动了感情。对弟弟的手足之情油然而生）可怜的小鬼！真他妈的倒霉！（狠狠地责怪起父亲来）要是他刚生病的时候你就让他去看一个真正靠得住的医生，事情就不至于弄成这样。

蒂龙 这和哈迪有什么相干？我们家不是一直请他给治病的？

杰米　一切都和他相干！即使在这个乡村小镇，他也只排得上第三流！他是个廉价的江湖骗子！

蒂龙　骂得对！把他骂得一钱不值！把每个人都骂得一钱不值！在你眼里人人都是骗子！

杰米　（*轻蔑地*）哈迪看病只收一元钱。就因为这一点，你认为他是个好医生！

蒂龙　（*被他击中要害*）够了！你现在还没有喝醉！没有什么借口可以——（*他控制住自己——为自己分辩着*）那班医生乘阔佬们上这儿来避暑，便漫天要价，大敲其竹杠。要是你以为我请不起这种医生的话——

杰米　请不起？谁不知道你是这儿一带地产最多的财主。

蒂龙　这并不说明我有钱。这些都是用来当作抵押品的——

杰米　那是因为你没有付清就要再买，老是没完没了地买地。假如埃德蒙是你需要的一块地皮，那么天大的价钱你也舍得出！

蒂龙　胡说！你刚才讥笑哈迪大夫的话也都是胡说！他只不过不会摆架子，也不在上流人出入的地段开设诊所，也不坐豪华汽车到处招摇。你就是喜欢花五元钱门诊费去请教那些只知道叫你伸出舌头装模作样看看的家伙。你要的是排场，不是医术。

杰米　（*不屑地耸了耸肩*）好，算了吧，跟你争个不休也是太傻了。我可改变不了豹子身上的斑点。

蒂龙　（*怒火上升*）一点不错，你休想改变得了。你的所作所为倒真的让我看清楚了，你的本性一辈子也改变不了。你竟敢跟我侈谈什么付得起付不起钱？你从来就不知道一元钱的价

值，而且永远也不会知道！你一辈子从来就没有存过一元钱！一年到头是个穷光蛋！你每星期一拿到工资就扔给酒馆和妓院！

杰米　你的工资！天晓得！

蒂龙　你还不配呢。要不是我的话，凭你的本事根本挣不到这么多。要不是看你父亲的面子，没有一家剧院经理会给你一份差使。这是你的臭名声造成的。就连现在，我都得低三下四地替你求情，说你已经改邪归正了，虽然我明知是在撒谎！

杰米　我从来就不想当演员，是你逼着我上舞台的。

蒂龙　又是胡说！你根本没有花力气去找别的工作。你把找工作的事完全推给我，我当然只好去找剧团，除了戏剧界我别的地方毫无办法。还说我逼你！你什么事都不想干，只知道在酒吧间鬼混！你也应该满足了，整天无所事事，在我这儿吃白 731
食！你想，我花了那么多钱让你受教育，你偏偏给我丢脸，让学校开除出来。读一个学校开除一个学校！

杰米　嗨，天哪，别唠叨这些陈年宿古的事了！

蒂龙　你每年夏天回家还得靠我养着，这可不是什么陈年宿古的事！

杰米　我的膳宿是靠自己在花园里干活赚的。我干了活倒替你省下一个雇工。

蒂龙　呸！就是那些活儿，也是被逼得不得已才干的！（他的怒气消了点，化为有气无力的抱怨）只要你对我表示出哪怕一丝感激之意，我为你做这点事根本不在乎。可是你根本没有。你对我唯一的表示是讥笑我是个肮脏的吝啬鬼，还嘲笑我的职业，嘲笑世上的一切——除了你自己。

杰米　（苦笑）这话就不对了，爸。我怎么不嘲笑自己？我

跟自己说什么你听不见罢了。

蒂龙 （大惑不解地望着他，然后机械地背诵台词）“忘恩负义，这遍地丛生的毒草！”

杰米 我猜到这句话又要来了！天哪，这话说了几千几万遍了！（他忽然住口，对这种争吵感到腻烦。耸了耸肩）好了，好了，爸。我是个游手好闲的懒汉，随你叫我什么都行，只要不再吵下去就是了。

蒂龙 （理直气壮地规劝）要是你头脑里有点儿雄心大志，而不是胡闹就好了！你年纪还轻，将来还可以出人头地。你本来具有名演员的天赋！即使现在也不晚，有其父必有其子嘛！

杰米 （厌倦地）别谈我的事了。我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我看你也兴趣不大。（蒂龙只得作罢。杰米漫不经心地继续往下说）是什么引起我们谈这事的？哦，是哈迪大夫。他什么时候打电话来谈埃德蒙的病情？

蒂龙 午饭前后。（停顿——然后又像替自己辩护似的）我当初找不到比哈迪更好的医生。当埃德蒙只有膝盖那么高时，不管什么病总是让哈迪给治的。对他的体质，没有人比哈迪大夫了解得更清楚。这不是像你说的舍不舍得钱的问题。（痛心地）埃德蒙被学校开除后过的那种花天酒地的生活把他的健康全毁了。现在即使把美国最好的专家请来，也无能为力。其实，
732 不用说大学开除以后，就是以前还在预备学校读书的时候，他就开始学你的样在百老汇酗酒放荡、寻欢作乐。而他又不像你那样有个强壮的体魄经得起折腾。你跟我一样，体壮如牛——至少你在他那个年纪的时候是这样——但他却像他的母亲，天生就是神经脆弱。这些年来我一直提醒他，他的身体受不了这种生活，可他就是不听，现在就太迟了。

杰米 （敏感地）你说"太迟了"是什么意思？你这样讲倒好像是——

蒂龙 （恼羞成怒，爆发出来）别装糊涂了！我没有什么别的意思，这事可是人人心里都明白的！他的身体完全垮了，要恢复可不是三天两天的事。

杰米 （盯着父亲看，对他的解释置之不理）我知道这是爱尔兰乡下佬的意识，以为结核病是不治之症。也许住在泥坑旁边的茅草棚里，可能会这样。可是在我们这儿，有着现代化的医疗条件——

蒂龙 难道我不知道这一点！要你来唠叨些什么？把你的臭嘴闭起来。不许你谈论什么爱尔兰，不许你说什么乡下佬、烂泥坑和茅草棚！（责难地）你少谈些埃德蒙的病，免得良心不安！他生这病，你比任何人都应该负责。

杰米 （被刺痛）你在胡说！我不能容忍你这样说，爸！

蒂龙 我说的是实话！你是对他影响最坏的人。他从小就把你当作英雄一样崇拜！你给他树立了多好的榜样！我从来没听说你做哥哥的怎样好好引导他，只是一味把你那套腐朽堕落的生活方式教给他，引他走邪路！你把他弄得少年老成，把你那套所谓的学问灌输给他。他年纪小不懂事，不知道你这种颓废的思想是因为你自己一生毫无成就的结果。你对什么都抱嘲笑否定的态度，在你眼中所有的男人都是出卖灵魂的无赖，所有的女人不是妓女就是傻瓜！

杰米 （带着一种厌倦而冷漠的神情申辩）是的，我看到他在那里闹得乌烟瘴气。我知道要是我以老大哥的身份说些不着边际的话去开导他，只会被他笑话。所以我干脆把什么都跟他说了，这样他或许会变得聪明一点。我所做的无非是把他当作

自己的好朋友，对他完全地坦率，这样他至少可以从我犯的错误中接受点教训——（他耸了耸肩——玩世不恭地）嗯，好懂得如果自己成不了器，至少也要小心行事。（他父亲轻蔑地哼了一声。忽然间杰米真的动了感情）爸，你那样责怪我真是冤枉。你明知道这小鬼对于我意味着什么！我们一直形影不离，有多么
733 亲近——和一般的兄弟不同！为了他，我什么事都肯干。

蒂龙 （受了感动——平息了怒气）我知道你本意或许是为他好，杰米。我没有说你存心要害他。

杰米 都是些废话！我倒想看看如果埃德蒙自己不情愿，有谁能对他产生影响。他那温文尔雅的样子给人一种假象，好像谁都可以随意支配他似的。其实他内心倔强得很。他干什么事都非出于自愿不可，别人要他怎样他才不管呢！他最近几年里搞的那些名堂，什么当水手啦，周游全球啦，还不知道干了些什么别的，跟我有什么相干！我当时就认为这是愚蠢到极点的想法，而且我当面跟他说了。你以为我会去南美洲做个流浪汉，或者去住蹩脚旅馆、喝劣等威士忌吗？不，谢天谢地！我宁可呆在百老汇，住那种带浴室的房间，去酒吧喝两杯上等的波旁酒。

蒂龙 你还提百老汇！就是百老汇把你害成今天这样！（颇有点得意）埃德蒙就不同了，不管他干了些什么，他至少有勇气，靠自己远走高飞。到了那儿即使花光了钱也不会到我面前哭哭啼啼诉苦。

杰米 （被他的话刺痛，嫉妒起来，于是反唇相讥）不过他每次总落得个身无分文回家，不是吗？远走高飞有什么结果？你看看他现在搞成这样！（突然为自己的话感到羞愧）天哪！我说了些什么啊！我不是那个意思。

蒂龙 （决意不予理会）他这阵子在报社里干得不错。我倒

一直希望他最后会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工作。

杰米 (又嫉妒起来，冷言冷语地)一份微不足道的乡下小报！不管他们在你面前胡说了些什么，他们可跟我说了实话，说他是个没有出息的记者。要不是你的儿子——(又感到羞愧)不，这不是原话！他们愿意让他留在那儿工作，不过据说是因为他善于写特稿。还有，他写的几首诗和一些讽刺小品真他妈的妙不可言。(又有点嫉妒了)当然他那样的人才大报馆不一定看得上眼。(急忙补一句)不过他总算有了个良好的开端。

蒂龙 不错，总算开了个头。你以前也常说喜欢当新闻记者，可是你却从来不愿意从最低贱的工作做起。你总希望——

杰米 哦，看在耶稣基督的面上，爸，别说了！

蒂龙 (眼睛盯着他——然后将目光移开——停了半晌)埃 734
德蒙不早不晚在这个时候生病，真是运气坏透了！(又补充了一句，无法掩盖内心的不安)现在对他不是时候，对他母亲也不是时候。这阵子正赶上她需要静心休养，不能过分操心，偏偏弄出这件事来让她担忧，真是糟透了。她回家两个月来已经恢复得很好了。(声音渐渐发哑，而且有点儿发抖)这两个月对我真像天堂的日子，我们这个家又像个家了。不过我不说你也知道，杰米。(儿子第一次用谅解和同情的目光看着父亲。仿佛突然间有一种共同感情的纽带将他们联在一起，在这种共同感情中，他们的对立情绪消失了。)

杰米 (几乎是温顺地)我也有这种感觉，爸。

蒂龙 是的。你现在可以看得出她有多健壮，对自己又有多么自信。她跟以前相比简直是两个人。她已经能控制自己的神经，不那么紧张了——至少在埃德蒙得病之前是这样。可现在她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内心却越来越紧张和恐惧。我真心希

望我们能把真相瞒住她，但是如果他一去疗养院，要瞒也瞒不住了。最糟糕的是她父亲也是得肺结核死的。她崇拜自己的父亲，对他念念不忘。唉，这对她真是难以接受的事。不过她能熬过来的！她现在又有了意志力！我们得帮她度过这个难关。杰米，让我们尽一切办法帮助她！

杰米 （感动）当然，爸爸。（犹豫地）除了神经有点紧张，她今天早上看上去相当正常。

蒂龙 （此刻出自内心地充满信心）没有比现在更好了。她一直不停地淘气、开玩笑。（突然怀疑地对杰米皱皱眉头）你为什么说“看上去”？她为什么不应该正常？你倒底是什么意思？

杰米 怎么又冲我发脾气！我的天，爸，这件事我们总应该坦率地谈一谈，彼此心平气和不必吵架。

蒂龙 对不起，杰米。（紧张地）那你就往下说，告诉我——

杰米 没什么可说的。完全是我神经过敏。就在昨天晚上，我以为——哦，你是知道怎么回事，我怎么也忘不了过去的情景，动不动要起疑心。（痛苦地）这日子真他妈的怎么受得了！最不好受的还是妈妈！她老是留意我们，生怕我们在那儿监视她——

蒂龙 （悲哀地）我知道。（紧张起来）那么你注意到她什么了？能说出来听听吗？

杰米 我跟你说，什么也没有。都是我在那儿胡思乱想。今天清晨三点钟左右，我醒了，听见她在那间空房间里走动。后来她又到洗澡间去了。我假装睡着，她在过厅里停下来听，好像要确定我是不是真睡。

蒂龙 （勉强装出嘲笑的口气）我的天哪，就这些吗？她自己已经告诉我了，是雾笛的声音吵得她一夜睡不着。还有，自从

埃德蒙生病以来，每天晚上她总是跑上跑下，到他房里去看看他好些了没有。

杰米 （急于同意）是呀，她在埃德蒙房门外也停下来听过。（又犹豫起来）她呆在那个空房间里倒真的叫我着了慌。我禁不住要想起以前她每次一个人搬到那里去睡，就是一种迹象——

蒂龙 这次不会的！原因很好解释。昨天晚上我打鼾打得厉害，她不躲到那个房间还能躲到哪儿去？（控制不住自己的怒气，大发雷霆）你怎么能这样老是疑神疑鬼，什么事都往坏处想，跟你这种人怎么能一起过日子！

杰米 （感到委屈）别跟我来这一套！我刚才不是承认自己在胡思乱想吗？你以为妈妈身体好我不跟你一样感到高兴？

蒂龙 （态度软了下来）我相信你会这样，杰米。（停顿。表情变得阴沉了。怀着一种莫名的恐惧慢吞吞地说）如果她为埃德蒙愁出什么事来，那倒真的有点像命中注定的了——就是为了生下这个孩子，她害了一场大病，从那时起她才开始——

杰米 这不能怪她！

蒂龙 我可没有怪她。

杰米 （辛辣地）那你在怪谁？怪埃德蒙不该出世？

蒂龙 你这个笨蛋！什么人都不能怪。

杰米 应该怪那个婊子养的医生！照妈妈的话说，他和哈迪一样，是个江湖骗子！你就不愿意拿钱请个第一流的——

蒂龙 胡说！（狂怒地）那么，照你的意思应该怪我罗！你想说的就是这句话，对吗？你这个专动坏脑筋的流氓！

杰米 （听见母亲在饭厅里走动，警告地）嘘！（蒂龙慌忙站起身来，走到右边窗口向外望去。杰米口气完全改变了）哦，要 736
是我们打算今天修剪门前那排冬青树的话，最好现在就动手。

(玛丽从后客厅上。她迅速向两人投来怀疑的一瞥，神情紧张而不安。)

蒂龙 (从窗前转过身来——像在台上演戏一样精神饱满地)对，今天早晨这么好的天气呆在屋子里吵嘴岂不可惜。过来看看这窗外的景色，玛丽。海滩那儿没有一点雾。我相信这阵子雾是过去了。

玛丽 (走到他跟前)但愿如此，亲爱的。(勉强装出笑脸，对杰米)我没听错吧，杰米？你主动提出要去修剪冬青树，是吗？这可真是千载难逢的奇迹！我看你一定等着零用钱花。

杰米 (开玩笑地)我哪一天不缺钱用？(向母亲递了个眼色，同时嘲弄地看了父亲一眼)我就等着干一星期的活能领到至少一个铁人[66]的工钱——好让我去痛饮一番！

玛丽 (对他的幽默毫无反应——两手不安地抚摸着衣服的前襟)你们俩刚才在争些什么呀？

杰米 (耸耸肩)还不是老一套。

玛丽 我听到你说起医生的事。还有，你爸爸骂你专动坏脑筋。

杰米 (急忙接过话头)哦，那么回事。我还是那句老话：哈迪在我心目中不是世上最好的医生。

玛丽 (明知他在撒谎——含含糊糊地支吾过去)可不，我也这么说来着。(换个话题——勉强笑了笑)那个布里奇特！我还以为被她缠住再也脱不了身了。她把那个在圣路易斯当警察的表兄的事一五一十地讲给我听。(然后又紧张又不耐烦地)好吧，既然你们打算去修剪冬青，干吗不走呢？(慌忙地)我是说，趁太阳好，雾还没有出来。(神情有点奇特，仿佛在大声自语)因为我知道雾还会再出来的。(突然她觉得两人都留意地盯着她

看——慌慌张张地举起手)哦,我应该说,是我手上的风湿病知道天会变的。它预测天气比你还准确呢,詹姆斯。(她极其反感地看着自己的手)唉! 这双手多难看啊! 有谁会相信它们以前是很美的?(他们目不转睛地望着她,心里愈来愈恐惧不安起来。)

蒂龙 (握住她的两手,轻轻往下按)听着,听着,玛丽。别说傻话了。它们是世上最美最美的手。(她笑了,脸上焕发出光采,感激地吻了吻他。他转向儿子)过来,杰米。你妈骂我们骂得有理。说干就得干。再说,在热辣辣的太阳下出一身汗,你这 737
酒鬼的大肚子也可以变得瘦一点。(他打开纱门走了出去,他来到游廊上,从通往庭园的台阶上消失了。杰米从椅子上站起,脱去上衣,向门外走去。走到门口时转过身来,但竭力避开母亲的目光,玛丽也没有朝他看。)

杰米 (口气温顺但很不自在,十分尴尬地)我们都在为您感到骄傲,感到高兴呢,妈。(她态度生硬,带着挑衅的神气望着他。他只得硬着头皮往下说)不过您仍旧得小心,不要老是为埃德蒙担心。他会好的。

玛丽 (露出执拗、忿懑的神情)他当然会好的。我不明白你劝我小心是什么意思。

杰米 (碰了钉子,自尊心受到挫伤。耸了耸肩)好吧,妈。我不该说这话。(他走到外面游廊上去。她僵直地站在那儿,直等到他的身影在台阶消失,才一屁股坐在他刚才坐过的那把椅子上。她脸上的表情泄露了内心的恐惧和绝望。她两手在桌面上不安地拨弄着,漫无目的地将桌上的物件移来移去。她听见埃德蒙在前面过厅下楼,走近楼梯底时猛地一阵咳嗽。她跳了起来,仿佛要逃避这咳嗽声似的,急忙走到右边一排窗子那儿。

一会儿埃德蒙从前客厅进来，手里拿着本书。她站在窗口往外瞧着，表面上装出十分平静的样子。听到动静便转过脸看着他，嘴角露出一种表示欢迎的慈爱的微笑。）

玛丽　你来了。我正要上楼去找你。

埃德蒙　我故意等他们走了才下来。我不想卷入他们的争吵。我感到身体很不舒服。

玛丽　（几乎埋怨地）哦，我敢肯定你在故作病态呢，你真是个孩子。你就喜欢让大家为你操心，一天到晚围着你转。（急忙加了一句）亲爱的，我是说着玩的。我知道你身体不舒服心里有多难过。不过你今天感到好一点了，是吗？（担心地，拉着他手臂）不管怎样，你还是太瘦了。你需要尽量休息。来，坐在这儿，我会让你感到舒服的。（他在摇椅上坐下。她拿个枕头垫在他背后）好，你觉得这样好吗？

738 **埃德蒙**　好极了。谢谢你，妈。

玛丽　（吻了吻他——温柔地）你需要的是妈妈的照料。你知道吗，尽管你长得这么高大，对妈妈来说还是家里最小的小宝宝。

埃德蒙　（握住她的手——非常认真地）不用管我。你还是当心自己的身体，那才是最要紧的。

玛丽　（避开他的眼睛）我很好，亲爱的。（勉强一笑）天哪，你没有看到我长得多胖吗？我得把衣服都放放大才行。（转过身去，走到右边那排窗前。故意装出轻松愉快的口气）你看，他们已经在修剪冬青树了。可怜的杰米！他多么讨厌在大门口干活，那儿每个过路人都看得见他。查特菲尔德一家坐着他们那辆墨西迪斯牌新轿车刚刚打这儿经过。那辆车子很漂亮，是吗？不像我们从旧货店买来的那辆帕卡特。可怜的杰米！为了不让

别人见到他，几乎把身子藏到冬青树下面去了。你看，那些过路人老是给你父亲打躬作揖，你父亲也一一还礼，好像谢幕一样，真有趣。他还是穿着那件我早就叫他扔掉的衣服，又旧又脏，真丢脸。（她的声音变得苦涩了）真的，他应该懂得自重一点，不要老是出乖露丑。

埃德蒙 他一点不在乎人家怎么想，我觉得这倒是对的。杰米是个傻瓜，把查特菲尔德一家那么当回事儿。其实，要不是住在这个乡下鬼地方，谁还听说过他们？

玛丽 （满意地）你说得对，埃德蒙，谁也没听说过他们。他们不过是臭水坑里的大蛤蟆，自以为了不起！杰米太傻了。（停顿。往窗外瞧瞧——然后带着一种隐隐的孤独惆怅的神情）话虽这么说，查特菲尔德这一类人究竟代表着一种势力。我的意思是，他们都有一个体面的、自己不必为之羞愧的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他们可以在自己家里招待朋友，或到朋友家作客，并不像我们这样与外界隔绝，独来独往。（从窗口转过身来）我并不是说要和他们有什么来往。我一向讨厌这个镇，讨厌镇上所有的人。你是知道这一点的。我一开始就不愿意住在这儿，可你爸却喜欢这个地方，硬要盖这幢房子，这样我也只好每年夏天来这儿住了。

埃德蒙 喔，这儿总比在纽约旅馆里消夏要好一点。而且这个镇也不算太坏。我倒挺喜欢它的。也许是因为在别的地方我们从来就没有过一个自己的家。

玛丽 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这儿是我的家。当初一开始我就觉得不对头。什么东西都是买的便宜货。你爸从来不肯花点钱把事情办得像样些。我们在这儿没有朋友倒也好，就是有我也 739
没脸让他们上门来。可他从来不需要个亲戚朋友。他不愿意走

亲访友，也讨厌人家上门。只知道在俱乐部或酒吧间跟那帮狐朋狗友聚会喝酒。杰米和你也是这样。不过我不怪你们。你们在这儿从来没有机会遇到体面的人家。我知道如果你们能结交一些格调高雅的小姐，而不是那些——你们都会变成另一种人，也不会像现在这样丢人现眼了。弄到现在，没有一家有身份的父母肯让他们的女儿跟你们出去。

埃德蒙 （烦躁地）哦，妈，别提了。谁在乎这些？杰米和我都听腻了。至于老头儿，讲他又有什么用？你改变不了他。

玛丽 （不加思索地斥责）不要叫你爸爸"老头儿"。你得尊敬他。（阴郁地）我知道说也没用，可有时我觉得太孤单了。（嘴唇翕动着，将头扭向一旁。）

埃德蒙 不管怎样，你也得讲良心话。一开始也许是爸的不是，可是你自己知道，到了后来即使他愿意我们也不便请人家到家里来——（知道说漏了嘴，内疚地纠正过来）我意思是说，你也不愿意让他们来。

玛丽 （躲躲闪闪地——嘴唇怪可怜地颤动着）别说了。你使我回忆起以往的一切，叫我受不了。

埃德蒙 别那么想！妈，我求你。我是想对你有点什么帮助才提起这些的。因为忘记过去的事对你并不好。还是记住的好，记住了你才会时时提防。你一定还记得以前发生了些什么。（痛苦至极）天哪，妈，你知道我多么不愿意让你回忆起那时的情景。我旧事重提只是因为这次你回家以后像过去一样健康，我们大家心里有多快乐！我们最最担心的是——

玛丽 （心力交瘁）求求你，亲爱的。我知道你说这话是出于好意，可是——（内心不安，又是那种为自己辩解的语气）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忽然说起这种话来。为什么今天早上你会想到这

上头去?

埃德蒙 （闪烁其辞地）不为什么。大概是因为我自己身体不舒服，情绪低落的缘故。

玛丽 跟我说实话，为什么你突然怀疑起我来了?

埃德蒙 我没有怀疑!

玛丽 不，你怀疑的。我感觉得到。你爸和杰米也在怀疑我——尤其是杰米。

埃德蒙 好了，别又胡思乱想了，妈。

玛丽 （两手不安地颤动）生活在这种不断怀疑的气氛中，明明知道你们一个个都在窥探我，没有人相信我，这日子怎么过!

埃德蒙 你想到哪儿去了、妈。我们是相信你的。

玛丽 我恨不得有什么地方可以去躲上一天，就是一个下午也好。或者有哪个知己的女友可以谈谈心——不谈什么正经，只是随便说说笑笑，暂时地忘却自己的不幸——我需要的是除了佣人，除了那个傻里傻气的凯瑟琳以外的什么人!

埃德蒙 （忧心忡忡地站起，用手臂搂住她）别说了，妈。你这是没事找事，自寻烦恼。

玛丽 你爸老是往外跑，去酒吧间或俱乐部会朋友。你和杰米有你们自己认识的小伙子。你们都往外跑，只有我一个人呆在家里。我老是孤孤单单没个伴儿。

埃德蒙 （安慰地）好了，好了！你自己知道这不是真话。我们不是总留一个人在你身边和你作伴，或者陪你出去坐车子兜风吗。

玛丽 （痛苦地）那是因为你们不放心让我一人呆在家里!（她把矛头指向他——尖锐地）我一定要你告诉我，为什么今天

早上你的举动这么特别——为什么你觉得应该提醒我——

埃德蒙 （犹豫地——终于内疚地招供）我是在瞎猜。昨天夜里你到我房间里来的时候我并没有睡着。你后来没有回你和爸的房间，你上那间空房间去了，在那儿一直呆到第二天清早。

玛丽 因为你爸的鼾声叫我烦透了！而且，我以前不是经常把那个空的过厅当卧室的吗？（痛苦地）可我知道你在想些什么。那一次——

埃德蒙 （过分激烈地）我什么也没想！

玛丽 原来你在装睡，目的是偷偷地监视我！

埃德蒙 不！我装睡是因为我知道如果你发现我发烧睡不着觉，你会心烦的。

741 **玛丽** 我敢肯定杰米也在装睡。而且，你爸也——

埃德蒙 别说了，妈！

玛丽 啊，我真受不了啦，埃德蒙，连你也在——（她颤巍巍地举起手，心不在焉地拢了拢头发。忽然间说话声音中含着一种奇特的、报复的欲望）如果事情真如你们所担心的那样，你们活该！

埃德蒙 妈！别那么说！你从来不用这种方式说话，除非当你——

玛丽 不要再怀疑我了！求求你，亲爱的！你真叫我伤心！我睡不着觉是因为我心里老记挂着你。这是真正的原因！自从你得病以来我一直为你担着心。（她用手臂搂住他，露出一种惊惶和怜悯的神情。）

埃德蒙 （哄着她）傻念头。你明知道我不过是伤风感冒。

玛丽 当然，我知道！

埃德蒙 不过，听我说，妈。我要你答应我，即使到头来证

实了病情比较严重，你也要相信我迟早会好的。不管怎样，你别老担心，把自己急出病来。你一定得自己保重——

玛丽 （惊慌起来）我不听你这些傻话！你这样讲简直莫名其妙，倒好像你在希望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似的！当然，我会答应你的。我甚至可以向你发誓！（说到这里，悲哀而痛心地）不过我知道你心里在想，我以前也向你发过誓的。

埃德蒙 我没有这么想！

玛丽 （她的痛苦已渐渐转为一种无可奈何的哀怨）我不是责怪你，亲爱的。你忘不了那些往事也是不得已啊！我们有谁能忘得了呢？（声音奇特地）就是因为这样，生活才变得那么难以忍受——对于我们大家都一样。谁都忘不了。

埃德蒙 （一把抓住她的肩膀）妈！别说了！

玛丽 （勉强一笑）好吧，亲爱的。我倒不是存心要这么郁郁寡欢。不用管我，来，让我摸摸你的额头。噢，摸上去很好，凉凉的。你现在一点热度也没有。

埃德蒙 忘掉这事吧！倒是你——

玛丽 可是我很好呀，亲爱的。（对他迅速投去一瞥，眼神中流露出奇特的、颇有心计的、几乎是狡黠的神情）别的没什么， 712
只是昨晚没有睡好，今天早上自然感到有点累，有点紧张罢了。我想我实在应该上楼去躺一会儿，一直休息到吃午饭再下来。（埃德蒙本能地对她投去怀疑的目光——随即又为自己的想法感到羞愧，赶忙将眼睛移开。她慌慌张张地急忙往下说）你打算干什么呢？在这儿看书？你还是出去透透新鲜空气，晒晒太阳，这对你身体会好得多。不过要当心，不要晒得过分热。一定要戴上草帽。（她住了口，直直地望着他。他避开她的眼睛。一阵紧张不安的停顿。然后她用嘲弄的口吻说）要不，你是不放心让

我独自一人呆在楼上?

埃德蒙 (痛苦地)不! 你能不能别这么说! 我看你应该休息一下了。(走到纱门前——勉强装出开玩笑的口气)我要到下面去给杰米鼓鼓气。我最爱躺在树荫下看他干活。(他勉强笑着。她也附和着笑。然后他走出房间来到游廊上,消失在台阶下面。他走后她的第一个反应是松了口气,显得自在起来。她倒在桌子后面的藤椅上,头往后一仰,闭上了眼睛。突然间她又变得极度紧张起来。她睁开眼睛,使劲往前探出身子,被一种神经质的惊恐所攫住。她内心展开了一场剧烈的搏斗。她那因风湿病而变得扭曲多节的纤长的手指,不由自主地在椅子的扶手上敲着,完全不听她的控制。)

(幕　落)

第二幕

第一场

景 同上幕。中午十二点三刻左右。这时，右边窗户已经没有阳光进来。户外天气依然晴朗，只是渐渐闷热起来。大气中有点雾濛濛的，连耀眼的日光也变得朦胧起来。

埃德蒙坐在桌子左边的椅子上看书。他竭力强迫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在书本上，但是做不到。他似乎在侧耳倾听楼上的动静。他的神态十分不安，忧心忡忡，看上去比上一幕病得更重了。

女佣凯瑟琳从后客厅上。她托着一个盘，盘上置一瓶 743
陈年波旁威士忌、几只酒杯和一罐冰水。她是个胖胖的爱尔兰农家女。二十来岁，长得还算端正，红红的脸蛋，乌黑的头发，一对蓝眼睛——随和、无知、笨手笨脚，一副好心做坏事的傻样子。她将托盘放在桌上。埃德蒙装出专心读书的样子，对她不予理会。但她没理会这一点。

凯瑟琳 （为了表示亲昵，喋喋不休地）喏，威士忌在这儿。马上就开饭了。我去喊你父亲和杰米先生，还是你去？

埃德蒙 （照样看书，并不抬头）你去吧。

凯瑟琳　奇怪，你爸爸也不看看手表。每次都是等他等得开饭迟了。布里奇特老骂我，倒好像是我的不是。不过，你爸爸虽然年纪大了，还是相貌堂堂。你一辈子也甭想有他那么漂亮——杰米先生也不会。（格格地笑）我敢打赌，要是杰米先生有表的话，他才不会忘了收工时间，回来喝杯威士忌呢！

埃德蒙　（不理会她不成了，咧开嘴笑着）我不跟你打赌，你准赢。

凯瑟琳　我再打个赌，还会赢的。你支开我让我去喊他们吃饭，你就可以乘机会在他们回屋之前偷喝一杯，是不是？

埃德蒙　喔，我可还没有想到——

凯瑟琳　哼，你没想到！这话说到哪儿去都没有人相信。

711 **埃德蒙**　既然你现在提醒了我——

凯瑟琳　（忽然做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埃德蒙先生，我可从来不会劝人喝酒的。真的，就是为了喝酒，我老家的一个叔叔送了命。（变得宽厚起来）当然，要是你心情不好或者得了重感冒，难得喝一滴也没有什么坏处。

埃德蒙　谢谢你替我想出一个好借口。（故意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你最好也去喊一声我妈。

凯瑟琳　为什么？她一向很准时的，从来不用喊。上帝保佑她，她对我们下人体贴着呐。

埃德蒙　她在睡午觉呢。

凯瑟琳　我刚才在楼上干完活的时候她还没睡着。她躺在那间空屋子里，眼睛睁得大大的。她说她头疼得厉害。

埃德蒙　（更加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哦，那好吧，就去喊一下我爸。

凯瑟琳　（走向纱门，嘴里嘀咕着）怪不得每天晚上我的腿

就疼得要命。这样热的天我才不到太阳底下晒昏头呢，我就在游廊上喊。(她向游廊走去，将纱门砰的一声在身后关上，然后消失在去正面游廊的路上。一会儿传来她的喊声)蒂龙先生！杰米先生！开饭了！(埃德蒙刚才一直用惊恐的目光望着前方，听到喊声神经紧张地跳起身来，把读着的书也忘了。)

埃德蒙　嗨，这丫头！(一把抓过酒瓶倒了一杯，兑了点冰水喝起来。他正喝着，听到有人从前门进来，便急忙将酒杯放回盘内。重新坐了下来，将书打开。杰米从前客厅上。他手臂上搭着外衣，硬领和领带也已解下拿在手里，一边用手帕擦着额头的汗。埃德蒙抬起头来，仿佛正在专心看书被人打了岔。杰米看了一眼酒瓶和酒杯，露出一丝轻蔑的笑容。)

杰米　偷酒喝了，是吗？别装蒜啦，小鬼。你演戏的本领还差我一筹呢。

埃德蒙　(笑嘻嘻地)是啊，我瞅准机会喝了一口。

杰米　(深情地将一只手搭在弟弟肩上)那很好嘛。你刚才干吗要骗我？我们是老朋友了，对不？

埃德蒙　我不知道进来的是你。 715

杰米　我叫老头儿看看表。当凯瑟琳吊起嗓子时，我已经走了一半路了。咱们家那只爱尔兰野百灵！她那个嗓子只配到火车上报站！

埃德蒙　我正是因为受不了那嗓门才喝杯酒舒舒心的。机会难得，你也来一杯好吗？

杰米　正说到我心坎里去了。(他快步走到右边窗前)刚才老头儿正在和那个老船长特纳尔攀谈呢。不错，他还在谈个不停。(他走回来喝了一口)现在得作弄一下他的眼睛。他那双老鹰眼睛可尖着哩，每倒过一次酒就记下还剩多少。(他量出两杯

水倒在酒瓶里摇了两下)好了,这下子看不出来了。(他倒了一杯水放在埃德蒙面前的桌上)这就算是你在喝的水。

埃德蒙　妙极了！你想你真能骗得过他吗?

杰米　也许骗不过。但他也无法证明你喝了。(系上硬领和领带)但愿他不要只顾说话把午饭给忘了。我可饿了。(在埃德蒙对面坐下——烦躁地)就是为了这个,我讨厌在大门口干活儿。不管哪个傻瓜混蛋走过,他都要装腔作势地表演一番。

埃德蒙　(阴郁地)你觉得肚子饿倒还算运气。我就老是不饿,一辈子不吃饭也无所谓。

杰米　(对他关切地看了一眼)听着,小鬼。你了解我,我是从来不教训你的。不过哈迪大夫劝你戒酒还是有点道理的。

埃德蒙　哦,等他今天下午告诉我坏消息以后再戒也不迟。在这之前先喝上几杯无妨大局。

杰米　(犹豫了一下——慢吞吞地)我很高兴,你对坏消息有了心理准备。这样真有坏消息来就不会太意外了。(注意到埃德蒙正盯住他看)我是说,你真的有病,不要再欺骗自己了。

埃德蒙　(不安地)我没有欺骗自己。我自己难受自己心里最清楚,晚上发冷发热可不是闹着玩的。我看哈迪大夫上次倒没有猜错,准是疟疾又他妈的发作了。

杰米　也许是,但也不能太肯定了。

埃德蒙　怎么啦,那你倒说说是什么?

746 **杰米**　见鬼,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医生。(突兀地)妈在哪儿?

埃德蒙　在楼上。

杰米　(盯了他一眼)她什么时候上楼的?

埃德蒙　哦,大概是我来看你们剪冬青的时候。她说她要

上楼躺一会儿。

杰米 你没告诉我——

埃德蒙 （为自己辩解）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她累得要命，昨晚一夜没睡好。

杰米 我知道她没睡。（停顿。兄弟俩彼此避开对方的眼光。）

埃德蒙 讨厌的雾笛弄得我也一夜没睡好。（又是一阵停顿。）

杰米 这么说她一早上都呆在楼上？你没见到她？

埃德蒙 没有。我一直在这儿看书。我想让她有机会睡一会儿。

杰米 她会下楼吃饭吗？

埃德蒙 当然。

杰米 （冷漠地）我看不见得。她很可能不想吃饭。也许她又要开始独自躲在楼上吃饭了。这事以前发生过，是吧？

埃德蒙 （又害怕又有点愤愤不平）别说了，杰米！你为什么不往别处想，只想着——（入情入理地）你这样疑神疑鬼的，倒是你的不是了。刚才凯瑟琳还看见她来着。她并没有跟她说不下来吃饭。

杰米 那么说，她没在睡觉？

埃德蒙 那时候没睡，不过凯瑟琳说她躺着呢。

杰米 在那间空房间里？

埃德蒙 是的。你也真是，在空房间又怎么啦？

杰米 （发作）你这傻瓜！你为什么让她独自一人呆那么久？为什么不去陪陪她？

埃德蒙 因为她怪我——还怪你和爸——说我们老是偷偷

地监视她，不放心她。她这话让我感到羞愧。我知道她心里不好受，而且她还向我发誓——

杰米 （痛苦而不耐烦地）你应该知道她的话是不算数的。

717 **埃德蒙** 这一次是真话！

杰米 我们以前也这么相信过。（他朝桌子那一头探过身子，充满激情地一把抓住弟弟的手臂）听我说，小鬼，我知道在你眼里我不过是个玩世不恭的混蛋，不过你别忘了，这一套把戏我见得比你多得多。你是直到预科学校之后才知道家里出了事情。在这以前爸爸和我一直瞒着你。等我们再也瞒不下去只得告诉你时，我知道这个秘密已有十多年了。我最清楚她玩的什么把戏。我今天整整一上午都在想着昨晚她以为我们都睡着了，一个人在干些什么。我脑子里老想着这件事，没想到现在你又告诉我她一个上午都把你支开，独自躲在楼上！

埃德蒙 她没有把我支开！你简直疯了！

杰米 （和解地）好了，小鬼，别跟我吵嘴了。我跟你想的一样，宁愿是我疯了。最近一些日子我真高兴得什么似的，因为差不多真的相信这一回——（忽然打住——眼睛穿过前客厅朝外面的穿堂望去——放低了声音，慌慌张张地）她下楼来了。还是你说得对。我真是个疑神疑鬼的混蛋。（两人又满怀希望，又担心希望落空，不觉地紧张起来。杰米嘀咕着）该死！我刚才不该只顾讲话，忘了再多喝一杯。

埃德蒙 我也是。（他因心里紧张而干咳了两声，不想却引出了一阵不停的咳嗽。杰米担心而怜悯地瞥了他一眼。玛丽从前客厅上。初看人们看不出她身上有何变化，只是感到她比刚才镇静了，不那么神经紧张，似乎恢复了早餐后我们最初见到她的样子。但很快人们就会发觉她眼睛有点异样，比刚才亮了一

些，说话的声音和一举一动也有点儿特别，似乎故意在回避人。）

玛丽 （忧心忡忡地走到埃德蒙身边，用两只手臂搂住他）你不要那么咳个不停。这对你喉咙不好。你不要感冒没好喉咙又发炎了。（她吻了吻他。他停住了咳嗽，很快地朝她担心地看了一眼。但是尽管他对母亲起过疑心，母亲的慈爱却使他疑虑俱消，暂时将一切往好处想。但就在这时，杰米却在一旁用探询的目光扫了她一眼，证实了自己的疑虑。他把眼睛盯着地板，脸上露出失望、痛苦和装作满不在乎的神情。玛丽继续往下说，半坐在埃德蒙那把椅子的扶手上，一只手搂着他。这样她的脸便躲在他头的后面，使他无法正面看到她）不过我这么跟你说，倒好像我老是在挑你的错，说你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原谅我吧，亲爱的。我这么说实在是要你注意身体。 718

埃德蒙 我知道，妈。你自己怎么样？休息过了吗？

玛丽 休息过了，感觉好多了。你出去以后我就一直躺着。昨晚一夜没睡好，真需要好好休息一下呢。我现在神经不那么紧张了。

埃德蒙 太好了。（他拍拍她那只搁在他肩上的手。杰米用一种奇特的、几乎是轻蔑的眼光看了他一眼，不知他说的是不是真心话。埃德蒙并未注意到哥哥的眼神，倒是母亲注意到了。）

玛丽 （装出开玩笑的口吻）天哪，你哭丧着脸干吗，杰米？又出了什么事啦？

杰米 （避开她的目光）没什么。

玛丽 哦，我忘了你在门口冬青树那儿干活来着。所以弄得现在这副垂头丧气的样子，是吗？

杰米 随你怎么想，妈。

玛丽 （仍旧用开玩笑的口吻）嗳，你每次干完活总是这样，是吗？你这娇生惯养的大孩子！你看他是不是这样，埃德蒙？

埃德蒙 他老是担心人家会怎么想他，真是个傻瓜。

玛丽 （说话神态有点奇特）是啊，做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不要在乎人家怎么想你。（她一眼瞥见杰米抱怨地望着她，于是换个话题）你爸在哪？我刚才听见凯瑟琳喊他来着。

埃德蒙 杰米说他和老船长特纳聊着呢。他又要晚了，老是这样。（杰米起身向右边窗口走去，借此机会转过脸去，背对着母亲。）

玛丽 我跟凯瑟琳说过多少遍了，应该走到他跟前跟他说话，别那么尖声尖气地乱叫，倒好像这儿是搭伙的饭馆似的！

杰米 （望着窗外）她现在走下台阶跟他说了。（嘲讽地）你可把人家的金嗓子打断了。真是不恭之至。

玛丽 （严厉地——听任自己对他的厌恨情绪发泄出来）你才该对你爸恭敬一点！不许你再嘲笑你爸！我可不想听！你能做他的儿子是你的骄傲！他也许有他的缺点。谁没有缺点？可
749 他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他尽管出身低微，也没念过什么书，可硬是靠自己的力量闯出条路来！他在自己那一行里可算是登峰造极了！人人都羡慕他，可就是你一个人在那儿说他笑话——你这个人，要不是亏了你爸爸，你能这样一辈子游手好闲地过轻松日子吗？（杰米被刺痛了，转身盯着她，两眼含着谴责的敌意。她不觉有点内疚，将目光避开，又补了一句，语气变得和解多了）别忘了你爸年纪老了，杰米。你也真应该体贴体贴他老人家。

杰米 就我应该？

埃德蒙 （不安地）好了，别吵了，杰米。（杰米又朝窗外望去）我的天！妈，你怎么忽然跟杰米过不去了？

玛丽 （恨恨地）因为他那张嘴老是嘲笑别人，老是找别人的短处。（忽然出乎意料地换了一种超然的、不偏不倚的口气）不过我想也许是生活使他变成这个样子，他自己也没有办法。生活加在我们头上的东西，我们谁也没有办法，只得听天由命。这些事你还不知道就加到你头上来了，而一旦发生了，你就得一步步走下去，一误再误，到最后误了终身，自己心里想的事却一件也实现不了。你就这样永远失去了真正的自我。（埃德蒙见母亲神情异样，不觉恐慌起来。他抬起头想正眼看看她，她却躲开了。杰米回头望了她一眼——又赶紧看着窗外。）

杰米 （无精打采地）我肚子饿了。但愿爸爸别老站在那儿不动。吃饭时候他老让我们等，到头来还要抱怨菜煮过了头。

玛丽 （表面上露出不高兴的神色，实际上心里却并不在乎）不错，杰米。这真叫人恼火。你不知道这有多恼人。你不需要当家，不必对付那班夏天临时的佣人。这些佣人知道做不长，对什么事情都马马虎虎。只有那些自己有固定的家，而不是消夏住宅的人才能用得上好佣人。而且你父亲即使用临时工，也不肯出高价钱。所以每年我都得应付这班又懒又蠢的生手。不过我这话你们也不止听了一千遍了，你父亲也一直听我唠叨，可他就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根本不当回事儿。他认为钱花在自己住的房子上等于白花。他只知道住旅馆，而且从来不住上等旅馆，老住蹩脚旅馆。他不懂什么叫家，就是有个家他也不会舒舒服服过日子。可是到头来他还是要个家。他对这幢破破烂烂的房子还挺得意呢。他还真喜欢这个地方。（笑了笑——无可奈何，但又觉得好笑）想起来也真好笑，他就是这么个怪人。

埃德蒙 （又忐忑不安地抬头看她）你唠唠叨叨说这些干吗呀，妈。

玛丽 （赶紧装出无所谓的样子——拍拍他的脸）倒也是，没什么非说不可的，亲爱的。我说了这么一大套，真傻。（说话间凯瑟琳从后客厅上。）

凯瑟琳 （饶舌地）开饭了，太太。我遵照您的吩咐到院子里去喊蒂龙先生，他说他马上就来，可是还在和那人没完没了地谈着话，他说当年——

玛丽 （不感兴趣地）好了，凯瑟琳。跟布里奇特说很抱歉，只好让她再等几分钟，等先生来了再开饭。（凯瑟琳应了声"是，太太"，便从后客厅下。一路上还在嘟嘟囔囔地抱怨。）

杰米 讨厌！为什么不先开饭，偏要等他？他叫我们先吃的。

玛丽 （带着一丝心不在焉的微笑）他嘴上这儿说，心里可不是这个意思。你还不知道你爸的心意？要是我们不等他，他会生气的。

埃德蒙 （跳起身来——似乎很高兴有个借口离开这儿）我去催催他。（他走出屋子，来到边上的游廊上。不一会儿，游廊上传来他不耐烦的声音）嗨！爸！快来，我们等了你半天啦！（玛丽这时已从椅子扶手上站了起来。她的两手在桌上不安地扭动着。她并没朝杰米看，但却感觉到他正在用一种冷嘲热讽的目光打量着她的脸和手。）

玛丽 （紧张地）你为什么这样盯着我看？

杰米 你自己知道。

玛丽 我不知道。

杰米 哦，天哪，你以为你瞒得过我？妈，我可不是瞎子。

751 **玛丽** （此刻正眼看着他，脸上又露出那种茫然、顽固抵赖的表情）我不懂你说的什么。

杰米　不懂？对着镜子照照你的眼睛！

埃德蒙　（从游廊进）我倒底让爸挪动脚了。他马上就到。（对母亲和哥哥瞧了一眼，母亲避开他的目光——他心中感到不安）出什么事了？倒底是怎么回事，妈？

玛丽　（被他的到来弄得更加心烦意乱，又是内疚又是不安，激动得什么似的）你哥哥应该为自己感到羞愧，他一直在那儿指桑骂槐地不知说些什么。

埃德蒙　（转向杰米）你这个混蛋！（他向前跨了一步，好像要揍他的样子。杰米耸耸肩转过身去，只管望着窗外。）

玛丽　（更加不安起来。一把抓住埃德蒙的手臂——紧张地）马上给我闭嘴，听见了吗？你竟敢在我面前说起粗话来！（忽然她语气和举止又回到原先那种奇特、超然的样子）你错怪了你哥哥。他也没有办法。他以前的遭遇把他变成这个样子。就跟你爸、你和我一样，我们都没有办法。

埃德蒙　（惊慌起来——在毫无希望中还抱着一丝希望）他胡说！完全是胡说八道，是不是，妈？

玛丽　（一直避开他的目光）你说什么胡说不胡说的？你现在也像杰米一样，说话叫人猜谜。（这时，她的眼睛与埃德蒙痛苦、谴责的眼神相遇了。结结巴巴地）埃德蒙！别这样！（她把眼睛移向别处，立即恢复早先那种奇特、超然的态度——冷静地）看，你爸走上台阶来了。我得去叫布里奇特开饭了。（她从后客厅下。埃德蒙慢慢向他那把椅子走去，看上去一脸病容，毫无希望的样子。）

杰米　（仍旧站在窗口，并不回头）还有什么要说？

埃德蒙　（不愿意接受哥哥的想法——无力地争辩）什么还有什么要说？我说你是在撒谎。（杰米又耸了耸肩。从前面游

廊上传来纱门关上的声音。埃德蒙郁郁不乐地)爸来了,我希望他能大方一点,让大家都喝点酒。(蒂龙从前客厅上,一边在穿外衣。)

蒂龙　对不起,我来迟了。特纳船长过来和我闲聊,他这个人就是这样,一打开话匣子就没个完。

杰米　(并不转身——冷淡地)你意思是说他一听起来就没个完吧?(蒂龙不高兴地看了他一眼,走到桌前仔细看看酒瓶,测量着瓶里威士忌还剩下多少。杰米不用转身就猜到他在干什么)别看了,瓶里的酒没少。

蒂龙　我才不留心这个呢。(挖苦地补充一句)你在家里呆着,瓶里酒少没少还不一样?你的那些花招我早领教了。

埃德蒙　(木然地)你是说让大家都喝上一杯?

蒂龙　(对他皱了皱眉头)杰米干了一个上午的活,倒是应
752 该请他喝一杯的。可是对你,我就不客气了。哈迪大夫说过——

埃德蒙　让哈迪大夫见鬼去吧!喝一杯酒死不了,我觉得——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爸。

蒂龙　(担忧地看了他一眼——装出一副高高兴兴的神气)好吧,那么你也来一杯吧。我总觉得上等威士忌酒在饭前适可而止地喝一点开开胃,倒是再好也没有的补药。(埃德蒙站起身,接过父亲递给他的酒瓶,满满地斟了一杯酒。蒂龙不满地皱起眉头)我刚才说了,要适可而止。(他给自己斟了一杯,然后将酒瓶递给杰米,嘴里嘀咕着)跟你们说适可而止等于白费口舌。(杰米对他的暗示置之不理,只顾满满地给自己倒上一杯。他父亲一脸怒容却又无可奈何,只得又打起精神,高举酒杯)好,祝各位健康快乐!(埃德蒙苦笑了一声。)

埃德蒙 真会开玩笑!

蒂龙 你指的什么?

埃德蒙 不指什么。来,我敬你一杯。(大家喝酒。)

蒂龙 (开始感到气氛不对头)这儿怎么啦?空气沉闷得叫人透不过气来。(愤愤地转向杰米)你要喝就给你喝,还要怎样?干吗哭丧着脸?

杰米 (耸耸肩)过一会儿你也会唱不起歌来的。

埃德蒙 别说了,杰米。

蒂龙 (开始感到不安——换个话题)我还以为饭已经好了。我都快饿昏了。你妈在哪儿?

玛丽 (从后客厅回来,高声应着)我在这儿呢。(她走了进来,显得非常兴奋,很不自然。说话时眼睛朝四处环顾,可就是避开在座三人的脸)我刚才哄了布里奇特好一阵,总算让她的气平了下来。她知道你又晚到就大发脾气。我倒不怪她。她说如果为了等你把菜都煮干了也是活该。她才不管你爱不爱吃呢。(越说越激动)好了,我一直装模作样地把这当成个家来操心,我可受够了!你也不帮帮我的忙!你从来不肯动一动手,你就不知道这个家该怎么当!不,你根本不要家!你从来就没有要过一个家——从我们结婚那天起!你这种人就配打光棍,住蹩脚旅馆,请些狐朋狗友坐酒吧间!(用一种奇特的神情补充了一 753
句,与其说在跟丈夫说话倒不如说在自言自语)干脆那样倒好,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了。(大家呆呆地望着她。蒂龙顿时明白是怎么回事。忽然间他变成一个疲惫不堪、心情沮丧的老人。埃德蒙对父亲瞧上一眼,知道他明白了真相。但他仍忍不住要劝告母亲几句。)

埃德蒙 妈!别说了。我们都吃饭去吧。

玛丽 （一惊。脸上立刻又显出那种不太自然的超脱的表情，甚至还露出一丝嘲讽的微笑）是的，你爸和杰米一定肚子饿了。这个时候我还来翻旧帐，实在太不体谅人了。（用手臂搂住埃德蒙的肩——流露出一种溺爱、关切的感情，同时又有点心不在焉的样子）我真希望你胃口好起来，亲爱的，你一定要多吃一点。（她眼睛忽然停在他身边那只威士忌酒杯上——厉声地）这儿怎么有个酒杯？你喝酒了？嗨，你怎么这样不懂事？你不知道这酒对你身体最有害？（转身责怪蒂龙）应该怪你，詹姆斯。你怎么能让他喝酒？你要送他的命吗？你忘了我父亲是怎么死的？他生了病还不肯戒酒，还说医生都是些傻瓜！他的想法跟你一样，以为威士忌是补药呢！（眼里露出恐怖的神情，说话也结结巴巴了）当然，我爹的事和眼前是两回事，不能相提并论。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要——请原谅我，詹姆斯，我不该怪你。稍微喝一口，如果能让埃德蒙增进食欲的话，不一定会有什么害处。（她拍拍埃德蒙的脸逗着玩，神情又变得奇特而超脱。埃德蒙把头一扭，转过脸去。她似乎没有注意到，本能地走开了。）

杰米 （粗鲁地，为的是掩饰自己的紧张不安）看在老天爷的份上，我们吃饭去吧。我在冬青树底下泥地里干了一上午的活，就为的是挣这顿饭吃呢。（他眼睛躲开母亲，从父亲身后绕过，走到埃德蒙跟前，抓住他的肩膀）来吧，小鬼，咱们填肚子去。（埃德蒙站起身来，眼睛还是躲躲闪闪地避着母亲。兄弟俩从她身边擦过，向后客厅走去。）

蒂龙 （呆呆地）好吧，你们跟妈一起去，我随后就来。（可
754 是他们不等母亲，只顾往前走。她望着他俩的背影，心里不好受，但又无可奈何。当兄弟俩进了后客厅，她也打算尾随而入。但蒂龙那双充满忧伤和谴责的眼睛望着她。她感觉到他的目

光，猛地转过身来，但依然避开他的视线。）

玛丽 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两手不安地拢了拢头发）我的头发散了吗？昨晚没睡好，我累坏了。我原想今天早上最好能躺一会儿，谁知真的迷迷糊糊睡着了。这一觉睡得真够舒服。可是我记得清清楚楚醒来后又梳过头的。（勉强一笑）虽然我还是像往常一样找不到眼镜。（严厉地）别再那么瞧着我！你这样瞧着我，倒好像我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恳求地）詹姆斯！你不明白！

蒂龙 （憋了一肚子的气）我明白得很，我明白自己是个大傻瓜，一直把你的话信以为真！（他从她身旁走开，给自己斟了满满一杯酒。）

玛丽 （脸上又露出刚才那种执拗、挑衅的神气）你说把我的话信以为真，我不懂你是什么意思。我只觉得你们都在怀疑我、监视我，对我毫不信任。（指责地）你怎么喝第二杯了？你午饭前不是一向只喝一杯的？（痛苦地）我知道等着我的是什么。今晚你又要大醉了。好吧，这也不是第一次了，也许是——第一千次了吧？（又忍不住恳求起来）哦，詹姆斯，我求求你！你不明白！我真为埃德蒙担心！我怕他——

蒂龙 我不想听你的狡辩，玛丽。

玛丽 （受到很大打击）狡辩？你意思是——哦，你不要以为我又是那样了！你千万不能往那上头想，詹姆斯！（然后又回到原来那种古怪而超然的状态，径自走开，一边漫不经心地）我们也去吃午饭吧，亲爱的？我是什么也吃不下，但我知道你饿了。（他缓慢地走到门口她站的地方，走路的神态简直有点老态龙钟。当他走近时，她止不住自己的痛苦，悲悲戚戚地哭喊出来）詹姆斯！我好苦啊！我想尽了办法不这样的！请你

相信我——

蒂龙 （禁不住感动起来——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我知道你已经想尽办法了，玛丽。（痛苦已极）可是看在上帝的面上，你为什么不挺住呢？

玛丽 （脸上又露出一副死不认帐的表情）我不懂你在说些什么。你要我挺住什么？

蒂龙 （绝望地）算了吧，现在说也没用了。（他向前走去，她形影不离地跟在他身旁，两人步入后客厅。）

（幕　落）

第二场

景 同前。大约半小时以后。桌子那只放着威士忌酒瓶的托盘已经拿走。幕启时一家人用过午餐正回到起居室来。玛丽第一个从后客厅进来。她丈夫尾随其后。这一上场使人想起第一幕开场时的情景。不同的是原先两人是用完早餐亲昵地并肩而入，此时却是一先一后，互不相干。他避免碰到她或正眼看她。在他脸上可以看到一种谴责的神情，在这种谴责中又包含了厌倦、绝望和无可奈何。杰米和埃德蒙跟在父亲身后进来。杰米脸色严峻，带着一种若无其事的嘲讽神情。埃德蒙也想模仿哥哥那种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没有学像。一眼就可看出他身上有病，而且内心极端痛苦。

玛丽又显得神经极度紧张不安，似乎陪着他们吃这顿饭对她来说是一件无力胜任的重负，简直把她压垮了。但

与此同时，她的表情比以前更加奇特而超然，似乎跟她那种折磨着家人的紧张不安不相干似的。

她一边上场一边说着话——说的是一连串漫不经心的家常话。尽管旁人根本没有听她的唠叨，而且她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但她却毫不在乎。她边说边走，走到桌子左首停了下来，脸朝着前面，一只手在胸前衣襟上摸索着，另一只手在桌面上神经质地来回摆弄。蒂龙点了支雪茄，走到纱门那儿，向外呆望。杰米从后面书橱顶上的罐子里取了些烟丝装进烟斗，一边点烟斗一边走到右窗跟前，朝窗外望去。埃德蒙坐在桌边的椅子上，侧面向着母亲，免得正面遇到她的目光。

玛丽　算了，找布里奇特的错也没用，她根本就不来理你。我也不能讲她什么，要不然她就反过来要挟我，闹着要走。再说，有时她倒也挺肯干的。糟糕的是每当她挺卖力气的时候你偏偏总是迟到，煞她的风景，害得她等着开饭。不过问题不大，她肯干也好，不肯干也好，做出菜来味道不见得有什么两样。756
（不觉好笑，竟笑出了声——漠不关心地）没关系，反正夏天很快就过去了，谢天谢地。你又快参加演出了，我们又得回去住蹩脚旅馆，又得坐着火车走南闯北了。我恨死了坐火车、住旅馆的生活。不过至少我没有把旅馆当成家，而且也不去操那份管家的心。要指望布里奇特或凯瑟琳在这儿好好干，把这儿当个家来管，在道理上也讲不过去。她们佣人知道这不是我们的家，就跟我们自己不拿它当家一样。这儿从来就不是个家，而且永远也不会是。

蒂龙　（头也不回，痛心地）是的，它现在当然不能算个家

了，但过去它曾经是的，在你还没有——

玛丽　（脸上立即摆出一副完全否认的样子）在我还没有什么？（死一般沉寂。她恢复那种超然的态度，继续往下说）不，亲爱的，不管你怎么想，都是不对的。这儿从来就不是个家。你自己也宁可到俱乐部或酒吧间去。而对于我来说，这儿永远是冷冷清清的，就像那种住一夜就走的肮脏小客栈一样。一个人真正在自己家里是永远不会感到冷清的。你也许忘了，我的父母家可是个真正温暖的家。为了嫁给你，我把那也放弃了。（突然脑子里产生一种联想，便转向埃德蒙，她的神态变得温柔亲切了，然而仍带着那种奇特而超然的神情）我真为你担心，埃德蒙。你午饭几乎一点东西都没吃。你不吃东西身体怎么会好呢？我胃口不好没关系，我近来太胖了。可你一定得吃点什么。（母亲哄小孩的口吻）亲爱的，答应妈你要吃东西，好叫妈放心。

埃德蒙　（木然地）好的，妈。

玛丽　（拍拍他的脸。他硬着头皮不躲开）这才是好孩子。（又是死一般的沉寂。前面穿堂里的电话铃响了。大家都惊惶不安地僵坐在那儿，一时没人去接。）

蒂龙　（急忙地）我去接。麦圭尔说好要打电话给我的。（他穿过前客厅往外走去。）

玛丽　（若无其事地）麦圭尔。他一定又有什么东西要脱手，除了你父亲没有人会要的。不过现在我也无所谓了 以前我可老是在想，你爸爸有钱买地产，但却从来不给我安置一个好好的家。（她停顿下来，侧耳倾听蒂龙从过厅传来的声音。）

蒂龙　喂。（装出一副高兴的神气）喂，您好呀，大夫。（杰
757 米从窗前转过身来。玛丽的手指在桌上摆弄得更快了。蒂龙说话时强作镇定，却更加暴露出他听到了坏消息）我知道了——

（赶快接上）好吧，今天下午见到他时您再详细谈吧。是的，他一定来。四点钟。他没来之前我先到您那儿跟您谈一下。我本来就有事要上城里来的。好吧，再见，大夫。

埃德蒙 （木然）听上去不像好消息。（杰米怜悯地瞥了他一眼——然后又朝窗外望去。玛丽脸色吓得发白，两手心烦意乱地扭动着。蒂龙从外间进来。他竭力装出随便的口气和埃德蒙说话，可是仍旧掩饰不了内心的紧张。）

蒂龙 是哈迪大夫来的电话。他叫你别忘了四点钟去见他。

埃德蒙 （机械地）他说了些什么？我现在对这根本不在乎了。

玛丽 （激动地爆发出来）我才不相信他的话，即使他按住《圣经》发誓我也不信。埃德蒙，你不要去理睬他，不管他说什么。

蒂龙 （厉声地）玛丽！

玛丽 （愈加激动）哼，我们都知道你为什么喜欢他，詹姆斯！就因为他要价便宜！不要跟我辩了！哈迪大夫是什么货色我还不知道？我吃了他多年的苦头，也不应该不知道了。他是个医术一窍不通的傻瓜！应该有一条法律，不许这种人开业。他一点都不懂——你在那儿痛苦挣扎，死去活来，他却坐在那儿拉着你的手，教训你几句，要你坚强些，挺住！挺住！（由于回忆起自己的过去，脸上露出剧烈的痛苦。这时她再也顾不得克制了，将满肚子怨恨一古脑儿发泄出来）他故意出你的丑！他逼着你去求他！拜他！他拿你当犯人看待！他屁都不懂一个！就是这类江湖骗子当初给了你那张药方——而你却蒙在鼓里，等到知道已经晚了！（感情冲动地）我恨死了医生！他们只要能骗住

你，让你一次一次地去求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即使把自己的灵魂卖了也行！更可恶的是，他们不但出卖自己的灵魂，还要出卖你的灵魂。等你明白过来已经太晚了，你已经被送进地狱了！

埃德蒙 妈！看在上帝面上，别讲了。

蒂龙 （颤栗地）说的是，玛丽，这种时候不要——

玛丽 （突然止住了，深感内疚，不知所措地嗫嚅着）我——原谅我，亲爱的。你说得对，现在气愤也不顶用。（又是死一般的沉寂。当她再次开口说话时，脸色已平静下来，声音和举止又
758 恢复了那种神秘而超然的样子）对不起，我要上楼去一下，我得梳梳头。（她含着笑又补了一句）我是说如果我找得到眼镜的话。我很快就下来。

蒂龙 （当她刚穿过门槛——恳求中包含责备）玛丽！

玛丽 （转身冷静地望着他）什么事，亲爱的？

蒂龙 （无可奈何）没什么。

玛丽 （露出奇特的嘲笑神情）如果你对我那么不放心的话，欢迎你上楼来监视我。

蒂龙 上楼来看住你也没用！你完全可以捱一个时辰。而且我可不是狱卒，这儿也不是监狱。

玛丽 当然不是。我知道你总是把这儿当作自己的家。（后悔说了这话，连忙漫不经心地补充一句）对不起，亲爱的，我的意思倒并不想埋怨谁。这又不是你的错。（她转过身去，穿过后客厅走了。屋里只剩下三人，保持着沉默。仿佛要等到她上了楼才敢开口。）

杰米 （冷酷无情地讥讽道）给她手臂上再打一针！

埃德蒙 （气愤地）别说这种话！

蒂龙　对！不许胡说八道，学着那一套百老汇流氓的行话！你难道没有同情心，不能学一点正派人的样子？（怒火上来）你这种人就该一脚踢出去！可你知道得清清楚楚，要是我把你一脚踢出去，谁又要来哭哭啼啼为你求情，帮你辩解，还要替你抱怨，直到我把你领回来为止。

杰米　（脸上痛苦地一阵抽搐）天哪，我难道不知道？你说我没有同情心？我同情妈比谁都甚。我懂得她为了对付那东西得忍受多大痛苦——这种痛苦你从来没有尝过！我有时说些难听的话并不是因为我没有感情，我不过把大家心里都知道，而且无法回避的事直截了当说出来罢了。（痛苦地）那些治病的办法根本不顶用，最多只能见效一会儿。说实话这种病是没法治的，可我们这批傻瓜还在指望——（满不在乎地）一上了瘾，就没法改过来。

埃德蒙　（故意模仿哥哥那种满不在乎的口气奚落他）一上了瘾就没法改过来！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人生就是一场骗局！我们都是受骗的人，是生活中的失败者！（不屑地）天哪，还好我的想法和你不一样，要不然——

杰米　（被他的话刺痛——随即耸了耸肩，冷冷地）我还以 759
为你的想法和我一样呢。你写的那些诗也不见得都乐观吧。（指了指后面的小书橱）就拿你最喜欢的那位来说吧，就是属于这一类的。他的名字我可念不上来。

埃德蒙　尼采。你说些什么自己都不懂。你又没念过他的书。

杰米　我别的不懂，就懂书上都是些废话！

蒂龙　你们俩别吵了！你从百老汇流氓那里学到的东西，和埃德蒙从书本里啃出来的没什么两样，都是些颓废无聊的东

西。你们都把天主教的真理不当一回事——但这却是你们有生以来教养和信仰的根基——你们背弃信仰不会给你们带来什么，只有毁了你们自己！（他的两个儿子轻蔑地望着他。他们忘却了彼此的争吵，在这个问题上联合起来对付父亲。）

埃德蒙 那都是些空话，爸！

杰米 我们至少不装样子。（挖苦地）可我也没见你因为经常做弥撒而跪破了裤子膝盖呀？

蒂龙 是的，我承认自己不是个好教徒，不常做礼拜，上帝饶恕我。但我是有信仰的！（发怒）可你却总是满嘴的胡言乱语！我虽然不去做礼拜，但每天早晚总是跪着做祷告的！

埃德蒙 （尖刻地）你为妈祈祷过吗？

蒂龙 祈祷过。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上帝面前为她祈祷。

埃德蒙 这样看来还是尼采说得对。"上帝死了：上帝是为怜悯世人而死的。"[67]

蒂龙 （不予理会）要是你母亲也祈祷就好了——她倒没有放弃信仰，只是一直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到如今她已经缺乏抵抗厄运的精神力量了。（呆呆地，无可奈何地）唉，光说有什么用呢？我们以前经历过的那种痛苦的日子，现在又得再经历一番了。有什么办法呢。（痛心地）只是这次她不该让我们抱有希望。我发誓今后再也不会上当了！

埃德蒙 你不能说这种话，爸！（挑衅地）可是，我还是要希望！她不过才开始，还没有上瘾，她还是可以戒掉的。让我去跟她谈谈。

杰米 （耸耸肩）你现在没法跟她谈。她那种似听非听、恍恍惚惚的样子，你根本拿她没办法。你是知道她那种样子的。

蒂龙 不错。吸了毒老是这个样子。从今以后，每天她都

会和我们躲躲闪闪的，一直等到半夜她就——

埃德蒙 (悲惨地)别说了，爸！(从椅子上跳起)我穿衣服去。(一边走一边痛苦地)我要弄出点声音来，这样她就不会疑心我是去监视她了。(他从前客厅出去，可以听到他笃笃笃地上楼的脚步声。)

杰米 (停顿片刻)哈迪大夫说弟弟什么来着？

蒂龙 (阴郁地)你猜着了，得的是肺结核。

杰米 真要命！

蒂龙 他说病情确凿，没有什么可怀疑的。

杰米 那他得去疗养院。

蒂龙 是的，而且越早越好。哈迪大夫说，这对他好，对周围的人也好。他保证只要听他的话，半年之内病就可以治好。(叹了口气——郁闷而怨恨地)嗨，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的孩子会——不过，这病不会是我这一方遗传的。我家的人肺都没毛病，个个像牛一样健壮。

杰米 谁在说他妈的遗传不遗传的事！我问你，哈迪大夫打算把他送到哪个疗养院？

蒂龙 这正是我要去找他谈的。

杰米 好吧，看在上帝的面上，挑个好一点的地方。不要为了省钱随便找一个垃圾堆！

蒂龙 (触到痛处)只要哈迪大夫认为哪儿最好，我就送他上哪儿！

杰米 好吧，只是不要在哈迪面前旧调重弹，把付税还债什么的说上一大通。

蒂龙 我可不是百万富翁，可以把钱乱扔给人！我为什么不能把真实情况告诉哈迪？

杰米　因为他会以为你要他找个省钱的地方，而且他以后会知道你说的不是实话——尤其是如果他听说你又和那个招摇撞骗的生意人麦圭尔搞在一起，而且有钱去买那些他妈的地产！

蒂龙　（大发雷霆）我的事你别管！

761 **杰米**　这是埃德蒙的事。我担心的是照你们爱尔兰乡下佬的看法，肺结核是不治之症，因此你就会以为在这上面多花钱犯不上。

蒂龙　你胡说！

杰米　好吧，那你就用实际行动证明我是胡说。

蒂龙　（余怒未息）我完全相信埃德蒙的病能治好。至于你，我请你少讲两句爱尔兰的坏话！你还配嘲笑爱尔兰，你不瞧瞧自己那张脸，一看便知是爱尔兰人！

杰米　我把脸洗洗干净就不像了。（他把自己的故国侮辱一番之后，不等父亲反应过来便耸耸肩，冰冷冷地说）好了，我要说的都说了，现在轮到你了。（突兀地）你这就要进城去了，你要我今天下午干什么？修剪冬青树的活儿我要干的都干了，就等着你再去修整了。我知道你是不要我独自干你那修整的活儿的。

蒂龙　当然不要。你剪不齐，就跟你干其他事情一样，什么都是毛手毛脚的。

杰米　那我还是陪埃德蒙一起进城吧。妈妈的事已经够他受的了，再加上医生那儿的坏消息，对他打击太大了。

蒂龙　（将刚才的争吵弃置脑后）好吧，你陪他一起去，杰米。要是你做得到，就尽量让他高兴点儿。（又挖苦一句）可不要拿这个当幌子去喝醉酒！

杰米　我没钱怎么会醉酒？我听说酒仍旧要钱买，不是白

送的。(他向前客厅走去)我去换件衣服。(他在门口看到母亲从穿堂上过来,便靠边停下,给她让路。她眼睛闪闪发亮,态度也显得更加超然。随着剧情的进展,这一变化越来越明显。)

玛丽 (无表情地)你没见到我的眼镜吧,杰米?(她眼睛并没朝他看。他也尽量回避,没有理会她的问题。但她似乎并不期待别人回答。她走上前去对丈夫说着话,但眼睛也没有瞧着他)你有没有看见,詹姆斯?(杰米在她背后乘机从前客厅溜走了。)

蒂龙 (转身望着纱门外)没看见,玛丽。

玛丽 杰米怎么啦?你又在跟他过不去了?你不该老是看 762
着他不顺眼。其实并不是他的错。要是他在一个像样的家庭里长大,我敢保他不会这样。(她走到右边窗前——轻松地)你预测天气的本领可不怎么样啊,亲爱的。你看这会儿雾有多大,几乎看不到对岸了。

蒂龙 (尽量把口气放自然些)可不是,我结论下得太早了。恐怕今晚又是一场大雾。

玛丽 哦,今晚我可不在乎了。

蒂龙 是啊,我想你也不会在乎了,玛丽。

玛丽 (瞥了他一眼——停了停之后)我没见到杰米在冬青树那儿,他去哪儿啦?

蒂龙 他要陪埃德蒙去看医生。现在上楼换衣服去了。(很高兴有个借口可以离开)我也该去换一换衣服,要不俱乐部的约会又要迟到了。(他向前客厅门口走去。她冲动地伸手一把抓住他的手臂。)

玛丽 (带着央求的口吻)现在别走,亲爱的。我不愿孤单单一人呆在这儿。(急忙地)我意思是说,你时间还早着呢。你

夸口你换衣服很快，跟两个孩子比只需要十分之一的时间。（含糊地）我有一件事要说。哦，是什么？我倒忘了。杰米愿意进城，这很好。我希望你没给他什么钱。

蒂龙　我没给。

玛丽　他有了钱就去喝酒，你是知道的。他喝醉了酒就满嘴恶言秽语出口伤人。我倒不在乎他今晚说什么，可他每次总是惹你发火，尤其在你自己也喝醉的时候，更会大闹一场。

蒂龙　（不满地）我才不会喝醉呢，我从来没有喝醉过。

玛丽　（若无其事地取笑他）哦，我知道你酒量大，你一向是海量。不熟悉的人还真看不出来呢，可我们结婚三十五年了——

蒂龙　我一生中从来没误过一场戏，这就是证明！（随即痛苦地）即使我真的喝醉了，也轮不到你来责备我。没有人比我更有理由喝个大醉。

玛丽　理由？什么理由？你每次上俱乐部总是喝得过量，
763 不是吗？尤其是跟麦圭尔在一起的时候。他老是怂恿你。亲爱的，别以为我在找你的错儿。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好了，我才不在乎呢。

蒂龙　我知道你不在乎。（他又转向前客厅，急于溜之大吉）我得去换衣服了。

玛丽　（又一次伸手抓住他手臂——恳求地）不要走，亲爱的，请等一下。至少等到他们下来一个之后再走。再过一会儿你们全走了，就把我一个人撂下。

蒂龙　（又痛苦又悲哀）是你把我们给撂下了，玛丽。

玛丽　我？你在说胡话，詹姆斯。我怎么能把你们撂下呢？我没有地方可去。我去看谁？我一个朋友也没有。

蒂龙　这怪你自己不好——(他停住了，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随即好言相劝)玛丽，今天下午有一件事你可以做，对你肯定有好处。你可以坐车出去兜兜风，别老呆在家里。到外面去晒晒太阳，透透新鲜空气。(委曲地)这辆汽车是给你买的。你知道我不喜欢这鬼东西的，我宁肯步行或坐电车。(越说越气)我买了这辆车就是等你从疗养院回来后用的，我原以为它会给你带来点乐趣，让你散散心。你以前还每天坐坐，可是近些日子你干脆就不用了。我钱不够用，可还是花了一大笔钱买汽车，还雇了个车夫，不管他开不开车都得给他吃住，付他大工钱。(痛心地)浪费！老是这样浪费下去，等我年纪老了只好去住贫民院！买了车子不用，这对你有什么好处？我倒不如把钱往窗外扔了。

玛丽　(超然而冷静地)不错，这是白费钱，詹姆斯。你当初就不该买这么一辆旧车。你买这车又上了当。你样样东西都想贪便宜买旧货，你就老是上当。

蒂龙　这可是辆名牌车！人人见了都说比任何一辆新车都要好！

玛丽　(不予理会)你雇那个史密斯又是白白浪费钱。他从来就没当过司机，不过是汽车修理厂的学徒。哦，我想起来了，他的工钱比正式的司机要低。可是他把车子送修理厂去修的时候，油水早就捞足了。他揩的油，不但补足了工钱的差额，而且比人家拿得还多。咱家的事老是搞不好。史密斯就是看中了这一点。

蒂龙　我才不信呢！当然，他不是什么百万富翁家的佣人， 761
但他人还算老实！你就和杰米一样，对谁都起疑心！

玛丽　你也不必生那么大的气，亲爱的。你给我买那辆汽

车时，我也没生气嘛。我知道你不是存心叫我丢脸。我知道你干什么事都是这个脾气。我还很感激呢。我知道买辆汽车对你也真不容易，这就证明你是多么爱我，尽管是用你的那种方式来爱。尤其是你明知道这对我的身体不见得会有多大好处。

蒂龙 玛丽！（猛地将她搂在怀里——心碎地）亲爱的玛丽！看在上帝的面上，看在我，看在孩子们，也看在你自己的面上，你就戒了吧，嗯？

玛丽 （一时慌乱而羞愧，结结巴巴地）我——詹姆斯！我求求你！（立刻又恢复了那种奇特的、死不承认的固执劲儿）要我戒什么？我不懂你的意思。（他沮丧地将搂住她的两手松开，手臂垂了下来。她冲动地伸手抱住他的双肩）詹姆斯！我们彼此相爱过！我们要永远相爱！让我们只记住这些，不要去想法了解我们无法了解的东西，或者去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生活给予我们的许多东西，我们既回避不掉，也解释不了。

蒂龙 （仿佛没有听见——痛苦地）你连试都不愿意试一试？

玛丽 （绝望地将手臂垂下，转过身去——超然地）你是说今天下午试试坐车去兜风？好吧，你要我去我就去，尽管一个人出去兜风比呆在家里还要寂寞。没有人可以请来陪我一起出去，我也不知道叫史密斯往哪儿开。但愿有个朋友家可以去坐坐，随便谈谈笑笑也好。可我一个朋友也没有，从来也没有过。（她越来越沉浸到遥远的往事中去，神态举止也变了样）在修道院念书时我有好多朋友。那些女孩子都有一个漂漂亮亮的家。我那时经常到她们家里玩，她们也经常到我们家来。可是后来我嫁给了演员——你知道当时演员是被人瞧不起的——许多人就对我冷眼相待了。后来，就在我们结婚不久，又出了桩丑事，

你以前的那个姘妇把你给告了。从那以后，我从前的那些朋友不是可怜我就是和我一刀两断。我最讨厌那些可怜我的人，她们比干脆和我一刀两断的人还要叫人受不了。

蒂龙　（又内疚又怨恨）看在上帝面上，不要去揭这些早已 765
长好了的伤疤。现在刚过了中午，你就在想着那么久以前的往事，到了晚上又怎么得了？

玛丽　（挑衅地望着他）我想起来了，我得坐车进城去一趟，我要上药房买点东西。

蒂龙　（痛苦至极，轻蔑地）你藏了那么多不算，还有药方可以再买！我倒真希望你多存一点在那儿，省得再像上次那样，用完了便大哭大喊，发疯似地穿着睡衣跑出去跳海自杀！

玛丽　（不予理会）我得上街买牙膏、香皂和雪花膏——（她精神上再也支持不住，可怜巴巴地）詹姆斯！你不该提起这事！你不该这样羞辱我！

蒂龙　（羞愧地）对不起。饶恕我吧，玛丽！

玛丽　（又防范地超然起来）没关系。没有那回事。你一定是梦里见到的吧。（他无可奈何地凝视着她。她的声音飘忽不定，似乎越来越远）詹姆斯，你一定记得生埃德蒙之前我身体有多好。浑身上下没有一点病痛。即使跟着你一年四季跑码头，接连好几个星期演一场戏换一个地方，坐的是没有卧铺的火车，住的是肮脏的旅馆，吃的是最差的伙食，甚至在旅馆里生孩子。可我还是熬过来了，没有生什么病。可是生埃德蒙那次我实在撑不住了。孩子生下后我病得那么厉害，旅馆里那个收费便宜的江湖医生对医道一窍不通——他什么也不懂，只知道我痛得厉害就给我止痛。这还不容易！

蒂龙　玛丽！看在上帝的面上，忘掉过去吧！

玛丽 （平静下来，倒变得冷静而客观了）为什么要忘掉过去？我怎么忘得掉？过去不就是现在吗？过去不也就是将来？我们都想自欺欺人忘掉过去，可人生就是怪，它不让我们忘记。（继续往下说）我只怪自己，尤金死后我就发誓再也不生孩子了。他的死我有责任，要不是我把他丢给母亲，自己陪着你到处跑，杰米也不至于没人管，出着麻疹还往小宝宝房间里闯。那时你写信给我，说你多么想我，在路上又那么孤单，我就跟你出来了。（脸色变得阴沉起来）我一直认为杰米是存心这样做的。他嫉妒
766 弟弟，恨他。（蒂龙正要分辩）哦，我知道杰米那时才七岁，可是他并不笨。大人告诉过他麻疹有传染性，会送掉弟弟命的。他明明知道这点。我永远不会原谅他那件事的。

蒂龙 （悲怨交集）你又提起尤金来了。你能不能让我们这个死去的孩子在地下安静点？

玛丽 （好像没有听见）都怪我不好。我当初应该拿定主意和尤金呆在一起，不应该仅仅为了爱你，听你一说就赶来陪你。而且，我更不应该听你的话，再生个孩子来代替尤金。你的理由是这样可以忘掉死去的孩子。其实，在那时我已经从亲身经历中懂得，孩子应该有个家才能长成好孩子，女人也需要一个家才能成为好母亲。我怀着埃德蒙的那些日子里，心里一直在担心害怕。我知道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我知道像我那样丢下尤金不管，就不配再生孩子。就是生了上帝也会惩罚我的。咳，我真不该生下埃德蒙。

蒂龙 （不安地朝前客厅瞧了一眼）玛丽！说话小心点儿。要是让他听见了，他会以为你一向就不喜欢他。他自己心里已经够难受了，你不要再——

玛丽 （狂怒地）你胡说！我怎么不喜欢他！我喜欢他胜过

世上的一切！你根本就不懂！我的意思是为了他好。他生下来就没有快乐过，以后也永远不会快乐，不会健康。他生来就是神经质，太敏感，那是我不好。现在，自从他病得那么厉害以来，我一直想起尤金和我父亲，心里又是害怕又是内疚——（发觉自己讲漏了嘴，突然停住，立刻又换成那种死不承认的口吻）哦，我知道这样毫无理由地胡思乱想太傻了。不管怎样，每个人都免不了要伤风感冒，过会儿就会好的。（蒂龙盯着她看，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他朝前客厅转过身去，正好看见埃德蒙从穿堂的楼梯上下来。）

蒂龙 （压低嗓门厉声地）埃德蒙来了。看在上帝的面上别 767
激动——至少等他走了再说！为了他好，你这一点总可以做到吧！（蒂龙站在那里等着。脸上勉强装出一副高兴的、慈父般和蔼的神情。玛丽也在等着。她是那样惶恐不安。两只手神经质地拨弄着衣服的前襟，又伸到上面摸摸脖子、拢拢头发，一副心烦意乱、六神无主的样子。当埃德蒙走近门口，她无法正视他，便急忙走到左边那排窗前，背过身来，向窗外望去。埃德蒙进。他换了一身便宜的蓝哔叽衣服，戴着硬领和领带。脚上是一双黑皮鞋。蒂龙用演员那种爽朗的声音喊道）嘿！你穿得可真神气啊。我也要上楼换件衣服呢。（他刚要擦肩而过。）

埃德蒙 （冷冷地）等一等，爸。我不喜欢老讲不愉快的事，可是出门的车费还成问题呢。我身边是一个子儿也没有了。

蒂龙 （不由自主地又照例教训起儿子来）你这个样子只好永远身无分文，直到你知道了钱的价值——（忽然感到羞愧，停了下来。又担心又同情地看着儿子满脸的病容）不过你已经懂事多了。你生病以前工作很努力，成绩很出色。我为你感到骄傲。（他从裤兜里掏出一叠钞票来，仔细地从中挑出一张。埃德

蒙接过钱看了一眼，脸上露出惊奇的神色。他父亲照例又带着讽刺的口吻)多谢啦。(背诵台词)“毒蛇的牙齿也比不上——”

埃德蒙　“忘恩负义的儿女那样可怕”[68]。这台词我也知道。爸、给我一个机会。我被你弄得哑口无言了！这不是一元钱，是十元呢。

蒂龙　(对自己的过分慷慨也有点不好意思了)快收起来。你在城里说不定会遇上几个朋友，总免不了要花些钱。袋里无钱难交友嘛！

埃德蒙　你当真给我？那么谢谢了，爸！(打心眼里又是高兴又是感激——但随即心里不安起来，盯住父亲的脸看，怀疑地)可是，你为什么突然——(往坏处想)是不是哈迪大夫告诉你我病得快死了？(发觉父亲痛苦委屈的神情)别听我的！我这是开玩笑，闹着玩的，爸。(感情冲动地用一只手臂搂住父亲的肩膀，亲热地抱了抱他)我非常领你的情，真的，爸。

蒂龙　(感动。也抱了抱儿子)不用谢，孩子。

玛丽　(突然转向他们，又是惊慌，又是气愤)我不要听！(跺脚)你听见吗，埃德蒙？不许你说这种荒唐话！什么死不死的！这都是你从书上看来的！你那些书里没有别的，尽是些悲伤啊，死亡啊！你爸不应该让你买这种书。还有，你自己写的诗
768 更不像话！你好像不想活下去似的！像你这样年纪轻轻、前程无量的孩子居然开口闭口离不开死！你只是从书上学了点皮毛装模作样罢了！你根本就没病！

蒂龙　玛丽！别说了！

玛丽　(立刻换了一种超然的口气)可是詹姆斯，你应该知道埃德蒙这样郁郁不乐、自寻烦恼实在可笑。(转向埃德蒙，但竭力避开他的眼睛——亲亲热热地取笑着)没关系，亲爱的，你

的心思瞒不过我。(向他走去)你就是喜欢有人疼你、宠你、围着你团团转,是吗?你还是个大孩子呢。(她搂住他使劲拥抱。他却仍旧保持僵硬的姿态,一点不肯妥协。她的声音有点儿发抖了)不过请你不要太过分了,亲爱的。别说那些叫人听了害怕的事。我知道把这些事当真也太傻了,但我却总禁不住要信以为真。你已经叫我——吓得够呛了。(她支撑不住,将脸藏在他的肩头,抽噎起来。埃德蒙禁不住感动了。他不太自然地,然而十分温柔地拍拍她的肩膀。)

埃德蒙 妈,别这样。(他的眼光和父亲相遇了。)

蒂龙 (喉头发干——拼命抓住一线希望)也许你现在问问你母亲,刚才你说起要去——(掏手表)天哪,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了!我得赶紧动身了。(他急忙从前客厅下。玛丽抬起头来,她又恢复了原来那种有点超然的、慈母般的神态,似乎已经忘了仍然噙在眼眶里的泪水。)

玛丽 亲爱的,你现在感觉怎样?(摸摸他的额头)你头有点儿热,不过那是刚从外面进来,太阳晒的。你看上去比今天早上好多了。(拉着他的手)来,坐下。你不要站得太久。你得学会养养精力。(她让他坐下,自己则侧身在他椅子的扶手上坐下,一只手臂搂住他的肩,使他不能正视她的眼睛。)

埃德蒙 (刚脱口而出向母亲恳求,转眼又觉得说也无用)妈,你听我说——

玛丽 (赶快打断)好了,好了!别说了。把身子往后靠着休息休息。(劝慰地)我说,你今天下午最好呆在家里别出去,让妈好好照看你。这样热的天坐着那肮脏的破电车进城,非得把你累坏不成。我看你还是跟我一起呆在家里好。 769

埃德蒙 (木然地)你忘了我和哈迪大夫约好了。(又一次

向母亲恳求）妈，你听我说——

玛丽 （急忙）你可以打电话给大夫说你不舒服不能去。（激动地）去看这种医生简直是浪费时间和金钱。他只会跟你胡诌一通，还会装作看出什么严重的病来，因为他就是靠这个混饭吃的呀。（发出无情的嘲笑）这个老混蛋！他懂什么医道，只知道板起面孔训人，叫你坚强些！

埃德蒙 （企图截住她的目光）妈，你听我说！我有事要问你！你——你不过刚刚开始，你还是能戒掉的。你的意志力很强！我们都会帮助你的，我为了你什么都肯做！你说好吗，妈？

玛丽 （结结巴巴地央告）请你别——别谈你不懂的事情！

埃德蒙 （木然地）好吧，我就不说了。我知道说也没用。

玛丽 （此刻又全然否认了）我可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我只知道要说还轮不到你呢——我刚从疗养院回来你就病了，疗养院医生跟我说，到了家里一定要安安静静，不能有什么烦恼。可是回来后我就一直为了你担心。（心绪不宁地）不过这不是在怪你！我只是想解释一下，并不是怪什么人！（一把抱住他——恳求地）答应我，亲爱的，你相信我不会怪你的。

埃德蒙 （痛苦地）我还能相信其他什么呢？

玛丽 （慢慢松开两臂——她的神情又变得冷淡而不偏不倚）不错，我知道你忍不住又要起疑心了。

埃德蒙 （感到羞愧但仍旧痛苦不堪）你说除此之外还能怎样？

玛丽 不怎样。我不怪你。我连自己都不相信——你凭什么要相信我呢？我现在已经成了个撒谎成性的人了。从前我是向来不撒谎的。可现在我却不得不撒谎，尤其是对自己撒谎。可是这些你怎么会懂呢，连我自己都不懂。我自己就一直没有

搞清楚，只记得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天，我发觉自己已无法主宰自己的灵魂。(停顿——然后将声音压低，好像在悄悄地向人吐露 770 心中的秘密一般)可是总有一天我会重新找到的——总有一天，等你恢复了健康，我看到你又健康又快乐又成功。而我也不再感到内疚——总有一天，圣母玛丽亚会饶恕我，使我重新像当年在修道院那样，对她的爱和仁慈抱有信心，这样我又能向她祈祷了——当她看到世上已没有一个人相信我时，她才会来相信我。而有了她的帮助，我会觉得轻松多了。我会痛苦得大声哭喊，同时我也会因为对自己有了信心而大笑。(见埃德蒙不抱任何希望地保持缄默，便痛苦地补了一句)当然，这话你是不会相信的。(她从他的椅子扶手上站起身，走到右边那排窗子跟前，背对着他向外望去——漫不经心地)我现在想起来了，你还是进城去吧。我忘了我要坐汽车去兜兜风。我得到药房去一下。你是不肯跟我上那儿去的，你会觉得丢脸的。

埃德蒙　(心碎地)妈！别这么说！

玛丽　我想你会把父亲给你的十元钱拿去和杰米平分的吧。你们俩一向是有福同享的，是吗？真是和和气气的一对。其实，我清楚他那一份要派什么用场。还不是到那种他熟悉、喜欢的坏女人那儿去喝个烂醉！(转身对埃德蒙，惊恐地向他哀求)埃德蒙！答应我你不喝酒！喝酒太危险了！你知道哈迪大夫跟你说过——

埃德蒙　(辛辣地)我还以为他是个老混蛋呢。

玛丽　(怪可怜地)埃德蒙！(从前面穿堂里传来杰米的声音："小鬼，过来，我们走吧。"玛丽的神态立刻变得超然起来)走吧，埃德蒙。杰米在等你去呢。(她走到前客厅门口)你爸也下楼来了。(传来蒂龙的喊声："过来。埃德蒙。")

玛丽 （又亲热又漫不经心似地吻他）再见了，宝贝。要是回家吃饭，不要太晚。跟你父亲也关照一声，免得布里奇特又发脾气。（埃德蒙转身急忙地走了。蒂龙的声音又从穿堂传来："再见，玛丽。"接着杰米也喊："再见，妈。"她也向他们道别）再见。（只听见前面纱门砰的一声关上了。他们走了。她走到桌子边上站住。一只手在桌面上敲着，另一只手不安地拢了拢头发。她睁大眼睛环顾屋子四周，眼里充满了恐惧和被人遗弃的寂寞。一面嚅嗫着）这里好冷清啊。（随即脸色阴沉下来，显出
771 痛苦和羞惭的神情）你又在欺骗自己了。你心里是巴不得把他们赶走。你不喜欢他们那副瞧不起你、讨厌你的神气。他们走了你才高兴哩。（绝望地苦笑）可是我的天哪，我为什么会感到这样寂寞？

（幕　落）

第三幕

772

景 同上幕。晚上六点半左右。暮色开始笼罩着起居室。这天天黑得早，从海湾往岸上弥漫的雾就像一层白幔罩着窗外。港口外边的灯塔上时断时续地传来雾笛，呜呜地像一条正在分娩的鲸在呻吟。海港上停泊的游艇也发出间歇不断的警钟声。

和上一幕午饭前的场景一样，桌上摆着托盘，盘内置一瓶威士忌、几只酒杯和一大罐冰水。

玛丽和女佣凯瑟琳在屋内。凯瑟琳站在桌子左首，手中拿着一只空酒杯，但看那神态似乎忘了手中的杯子。她喝得有点儿醉了，她那愚蠢而随和的脸上带着一种因受宠若惊而快活无比的傻笑。

玛丽的脸色比以前更苍白，眼睛闪烁着一种不自然的光。她的举止中那种奇特而超然的神情比以前更为加剧。她将自己更深地藏在内心深处，只是在幻梦里才找到逃避现实、放松自在的处所。在梦境里，眼前的现实只是一种若即若离、不能引起任何感情的现象——甚至可以将它置若罔闻。有时在她的神态中又有一种不可思议的高兴劲儿，一种无拘无束、自由奔放的青春活力，仿佛她精神上已经得

到解脱，又很自然地回到从前那种天真、快乐、爱说爱笑的修道院学生时代。她穿着一身款式朴素、价格却相当昂贵的坐车外出时穿的服装，这身衣服若不是因为她穿得随随便便、不修边幅的话，倒是极其配身的。她的头发已不再是那么精心梳理的了，而是散乱蓬松的样子，一边的头发耷拉了下来。她和凯瑟琳说话用的是一种推心置腹、亲昵随便的语气，仿佛眼前这女佣是她多年的至交一样。幕启时她正站在纱门处往外凝视。可以听见远处传来雾笛的呜呜声。

玛丽 （颇有兴味地——女孩子般的口吻）你听那雾笛！你不觉得讨厌吗，凯瑟琳？

凯瑟琳 （说话比平时随便一点，但绝不是故意傲慢无礼，因为她真心实意地喜欢自己的女主人）可不是吗，太太。像鬼哭狼嚎一样。

773 **玛丽** （继续往下说，仿佛并未听到她的话似的。在以下几乎所有的对话中，都可以感觉到她将凯瑟琳留在身边，只是为了使自己有个借口可以不断说下去）我今晚倒不在乎这声音。昨天晚上它真把我逼疯了。我整夜地躺在床上东猜西想，到后来简直再也忍受不住了。

凯瑟琳 真倒霉！我刚才坐车从城里回来时，简直吓坏了。我真以为史密斯那丑猴会把车子开到沟里去，或者撞到树上去呢。雾可大了，真是伸手不见五指。多亏您让我和您一起坐在后面，太太。要是我坐在前面，和那丑猴坐在一块儿——他那双脏手才不规矩呢，只要一有机会就伸过来拧我的大腿，或者摸那个地方——对不起，太太。可这是真话。

玛丽　（梦幻般地）我对雾并不在乎，凯瑟琳。我还真喜欢雾呢。

凯瑟琳　人家说雾对皮肤有好处。

玛丽　雾可以把你和外面那个世界完全隔开。你觉得在雾里一切都变了，什么都不再是原来那个样子了。谁也找不到你，谁也不会来碰你了。

凯瑟琳　如果史密斯像我见过的那些司机那样，是个漂亮的小伙子，我倒也无所谓——我的意思是，如果他只是闹着玩的话。我可是个正派人呐。可史密斯这个干枣儿！我跟他直说了，你别以为我手头找不到相好的，会看中你这副猴相。我警告他，总有一天我会一拳把他揍得半死。别以为我不会！

玛丽　我讨厌的是雾笛。它老是在你耳边缠住你，让你不得清静，老是提醒你，警告你，让你回顾过去。（奇特地笑了）可是今晚它办不到。这声音实在刺耳，但它不会让我想起什么往事了。（像女孩子一样开着玩笑）也许最多让我想起蒂龙先生的打鼾声。我老是拿这开他的玩笑。在我的记忆中他一直就是这么打鼾的，尤其酒喝多了，打得更厉害。可他就像小孩一样，说什么也不肯承认。（笑着走到桌旁）其实，我自己有时说不定也打鼾的，我也不肯承认。所以我没有权利取笑他，是吗？（在桌子右边那把摇椅上坐下。）

凯瑟琳　哦，可真是。身体好的人都要打鼾的。人家说这是一个人神经正常的表现。（这时担起心来）太太，现在几点钟了？我得回厨房去了。今天湿气重，布里奇特风湿病发作，又在 774
那里大发脾气了。我再不去她准会把我的头一口咬下来。（她把酒杯放在桌上，正要举步往后客厅走去。）

玛丽　（一阵恐惧）不，你别走，凯瑟琳。我不愿意孤单单一

个人在这儿。

凯瑟琳 你不会孤单很久的。先生和少爷们马上就要回家了。

玛丽 我怀疑他们不会回家吃饭。他们有理由呆在酒吧间，在那儿他们才自得其乐呢。（凯瑟琳呆呆地望着她，一脸大惑不解的蠢相。玛丽含笑接着说）不要怕布里奇特。我会跟她说是我让你陪着我的。你去的时候带一大杯威士忌给她好了，有了酒她就对什么都不在乎了。

凯瑟琳 （咧开嘴笑了——又放下心来）是的，太太。酒会使她高兴的，她就喜欢喝上一口。

玛丽 如果你喜欢也再喝一杯，凯瑟琳。

凯瑟琳 太太，我不知道该不该再喝。刚才已经喝得有点头晕了。（伸手拿酒瓶）好吧，也许再喝一杯不会有什么坏处。（自己倒了一杯）为您的健康干杯，太太。（一口喝完，也不喝点清水。）

玛丽 （恍若梦中）我以前身体确实很好，凯瑟琳。可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凯瑟琳 （又担心起来）先生一定会看出瓶子里酒少了。他对酒很留心，看起来眼睛像老鹰一样尖。

玛丽 （乐了）哦，我们来学学杰米的法子捉弄他一下。只要量一点水掺进去就看不出来了。

凯瑟琳 （往酒里掺水——咯咯地傻笑两声）啊呀，差不多一半是水了。他一定辨得出味道来。

玛丽 （若无其事地）不要紧。他回家时一定喝得烂醉，哪里还品得出味道有什么两样。他今天自以为有的是理由在外边借酒浇愁呢。

凯瑟琳 （振振有词地）我看呀，真正的男子汉还真免不了有这点毛病呢。滴酒不沾的人我才瞧不起呢，没点儿刚性。（又是一脸大惑不解的蠢相）有的是理由？您是指埃德蒙少爷吗？我看得出来，蒂龙先生为他担心着呢。

玛丽 （直起身子似乎想辩白——可是她的反应很奇特，机 775
械而呆板，仿佛不是发自内心似的）别傻了，凯瑟琳。他为什么要为埃德蒙担心？一点伤风感冒有什么关系。而且蒂龙先生从来都不担心什么，只担心钱和地产，只怕将来老了会穷困潦倒。我是说，他为这些担心得可厉害呢，因为别的事他一概不懂。（觉得很有趣，超然地一笑）我丈夫是个很古怪的人，凯瑟琳。

凯瑟琳 （很不以为然）太太，不管怎样，他还是个体面漂亮的好人。别老是计较他的短处。

玛丽 哦，我才不计较呢，三十六年来我一直非常爱他。这说明我知道他这人心底里可爱。至于他现在这个样子，他自己也没有办法，是吗？

凯瑟琳 （尽管懵懵懂懂，倒也放了心）太太说得对。是得真心真意地爱他。就连傻瓜都看得出来，他对您崇拜得五体投地。（刚才那杯酒开始见效，她挣扎着压住酒态，尽量理智地维持谈话）说起演戏来，太太，您怎么从来没上过台？

玛丽 （不快）我？你怎么会有这种荒唐念头的？我是在有身份的人家长大的，而且在中西部最好的修道院受过教育。认识蒂龙先生之前，我几乎不知道世上还有演戏的事儿。我那时是个非常虔诚的姑娘，真心诚意地信仰上帝，还梦想着做修女呢。我可从来没有想当戏子，压根儿都没有。

凯瑟琳 （心直口快地）哦，我才想象不出您当修女会是个什么模样，太太。我敢肯定，您从来没有进过教堂，上帝饶

恕您。

玛丽 （不予理会）剧院的生活我一辈子也适应不了。即使蒂龙先生每次出去总要我跟着他到处奔走，我可跟他剧团里的人很少来往，可以说跟任何演戏的都不来往。倒不是我跟他们有什么过不去。他们一直待我很好，我也对他们不错。可是我和他们在一起总是感到别扭。他们的生活和我完全不同。总有一层隔膜，在我和——（她突然站起）不过事情过去了，谈也没
776 用。（走到通游廊的门口向外凝视）多浓的雾啊，把道路都遮住了。即使全世界的人从我身旁走过，我也不会知道。我希望永远是这样。你看，天已经黑下来，夜很快就要降临，谢天谢地，一天又快过去了。（蛇转过身来——恍恍惚惚地）凯瑟琳，你真好，陪了我一个下午。要不是你，我一个人坐车进城该多冷清啊。

凯瑟琳 可不，难道我不愿意坐汽车出去兜兜风，倒反而愿意呆在家里听布里奇特吹嘘她那些显亲贵戚？今天跟您出去，就像放假一样，太太。（停顿一下——随即傻呼呼地）只有一件事我不乐意。

玛丽 （无表情地）什么事，凯瑟琳？

凯瑟琳 就是我拿着您的药方去配药的时候，药房伙计那副腔调真叫人讨厌。（愤愤不平地）多管闲事！

玛丽 （执拗地佯装不知）你在说什么！什么药房药方的？（见凯瑟琳呆若木鸡的样子，又赶紧说）哦，是这么回事，我差点儿忘了。你是说治我手上风湿痛的药，那伙计说什么来着？（又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他说些什么其实也无所谓，只要把药配到就是了。

凯瑟琳 对您无所谓，对我可有所谓呢！我才受不了他那种把我当小偷的神气。他对我上上下下打量了半天，无礼地说：

"这药方你哪儿弄来的?"我说,"这管你什么屁事。不过如果你一定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这是给我的东家蒂龙太太配的。她就在外面汽车上等着。"这一说可把他的嘴给封住啦。他往外看了您一眼,然后"哦"了一声就去取药了。

玛丽 (无表情地)不错,他认识我。(在桌子右后方那把扶手椅上坐下,又平静了下来,超然地补了一句)我得吃这种药,因为除了这种药没有别的可以止痛——止住一切痛苦——哦,我说的是手上的痛。(她举起手来,无限伤感地端详着。现在这双手不再颤抖了)可怜的手! 你怎么也不会相信,它们以前曾经像我的头发、眼睛一样,是我身上引以自豪的东西。而且那时我的身材也是非常苗条的。(她说话的声音越来越遥远,越来越带有梦幻色彩)我这双手天生是弹钢琴的。我以前喜欢弹琴,在修道院时我练琴非常刻苦——当然做自己喜爱的事情本来也谈不上苦不苦的。伊丽莎白嬷嬷和音乐教师都说我比所有其他学生都有音乐天赋。我父亲还额外付钱让我进修专业课程呢。他宠得 777
我厉害,对我真是有求必应。他原先打算在我修道院毕业后送我去欧洲留学。要不是爱上蒂龙先生的话,我早就去欧洲,或者当上了修女。我当时有两个梦,最美的梦是当修女,还有个梦就是当一名钢琴演奏家。(停顿。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的双手。凯瑟琳眨巴着眼睛,克制着微醉的睡意)这么多年来我钢琴碰都没有碰。手指都变形了,即使要弹也不行了。结婚以后有一段时间我还设法经常练练琴,可是根本办不到。每天换一个新的地方,住的是蹩脚旅馆,乘的是肮脏的火车,把孩子丢给别人照顾,从来没有一个自己的家——(还是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的手,又厌恶又忍不住要看)你瞧,凯瑟琳,这双手多丑! 弯弯扭扭的,残废得不象样! 看着这双手你还会以为它们受过什么重伤

呢！（表情奇特地一笑）说起来倒是可以说受过伤。（突然将双手藏到身后）我不想看这双手，它们比雾笛还要可恶，使我想起以往的——（随即带着挑战的神气，十分自信地）可是即使它们，现在也奈何我不得了。（她把手从身后拿出来，故意盯着看——平静地）它们已经离我很远很远了，我虽然看得见它们，但已经不觉得痛了。

凯瑟琳　（一副大惑不解的蠢相）您吃了药啦？这药使您举动很奇怪，太太。要不是我知道您吃了药，我还会以为您喝醉酒了呢。

玛丽　（梦幻般地）这药能止痛。这药能带着你往回走——回到很远很远的往昔，直到再也不觉得痛苦为止。只有过去那些快活的日子才是真的，其余都是假的。（停顿。仿佛她自己的那些话唤起了昔日的快乐，使她整个举止和脸部表情都起了变化。她显得年轻了，带着一种修道院女学生的天真无邪的神态，含羞带笑地）凯瑟琳，你现在觉得蒂龙先生长得漂亮，你最好见见当初我认识他时的那种风度。他那时被公认为最美的美男子之一。修道院里的女学生，凡看过他演戏或见过他照片的，都对他走火入魔。你知道，他那时可真是戏迷们崇拜的偶像。女人们总等在戏院子门口，争着一睹他的风采。有一天我父亲写信给我说，他和詹姆斯·蒂龙交上了朋友，等我复活节回家就可以
778 见到他。你可以想象得出我当时有多激动。我把那封信给所有的女孩子看，她们都羡慕极了！后来我父亲先带我去看他的演出，这是一出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戏，主人公是个贵族。我眼睛老盯住他，一刻也不曾离开。当他在剧中被投入监狱时，我忍不住流了泪——后来又恨自己不该流泪，生怕眼睛、鼻子都哭红了。我父亲事先告诉我，戏一结束我们就去后台。后来我们果然去

了。(她兴奋起来,羞答答地一笑)我那时多害羞啊,只会满脸通红,结结巴巴像个小傻瓜。但他倒好像并不觉得我傻。我看得出来,我们被介绍认识的一瞬间,他就喜欢我了。(卖弄风情地)也许我的鼻子和眼睛没哭红吧。我那时真的非常漂亮,凯瑟琳。而他比我想象中还要漂亮,脸上化着妆,身上穿着那件非常合身的贵族的戏装真是神采飞扬。他和一般的人都不同,仿佛是从另一个世界里来的。可同时他又是那么朴素、和蔼、谦逊,没有一点架子,没有一点虚荣轻慢的样子。我当时对他可真是一见钟情,他后来告诉我,他对我也是一样。我把自己想当修女或钢琴演奏家的愿望一古脑儿丢掉,一心只想嫁给他做他的妻子。(停顿。眼睛直勾勾地往前看着,眼珠亮得出奇,如梦如痴一般,嘴角上露出一丝着了迷的、温柔的处女的微笑)都三十六年了,可仍旧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今晚! 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彼此相爱。在这三十六年中他从来没有做过什么丢脸的事,我意思是说,跟别的女人。他见了我以后,就再也没有过。这使我感到幸福,凯瑟琳,这使我原谅了他许许多多别的事情。

凯瑟琳 (拼命驱走睡意——做出多情的样子)他是个品貌出众的君子,您真好福气。(然后,心神不定地)太太,我拿一杯酒去给布里奇特,好吗? 快到开饭时间了,我该去厨房帮她忙了。要是不送杯酒去平平她的气,她准会用刀子捅我呢。

玛丽 (因凯瑟琳的话将她从梦幻中带回现实,感到一股无名的恼怒)好,好,你去吧,我现在不需要你呆在身边了。

凯瑟琳 (感到轻松不少)谢谢您,太太。(斟了满满一杯酒,端着往后客厅走去)您不会一个人呆很久的,先生和两位少爷——

玛丽 (不耐烦地)不,不,他们不会回来。告诉布里奇特我 779

不等他们了。六点半准时开饭。我虽然一点也不饿，但是还得坐下把这顿饭对付过去。

凯瑟琳 您总得吃点什么，太太。这药也怪，把您的胃口都倒了。

玛丽 （又开始回到幻梦中去——机械地回答）你说什么药？我不懂你在讲什么。（想打发她走）快去把酒带给布里奇特吧。

凯瑟琳 是，太太。（她从后客厅消失了。玛丽等到传来厨房关门的声音，才舒舒服服地往后一靠，又回到如梦如痴的状态中去，两眼直勾勾地望着前面。她的两臂无精打彩地耷拉在椅子的扶手上，那双指头又长又弯、关节红肿、十分敏感的手非常宁静地垂着。屋内此刻更暗了。有一阵子死一般的沉寂。过一会儿，从外面传来雾笛忧郁的呜咽，接着，停在港口船只的钟声也透过浓雾一阵阵传了进来。从玛丽的脸上看不出她对这声音的反应。但她的手却痉挛起来，手指不由自主地在空中舞动着。她皱起眉头，机械地将头摇了摇，好像有只苍蝇在她脑子里爬过一样。她突然间失去了刚才那种少女般天真烂漫的神情，又成了一个韶华已逝、悲苦愤世的女人。）

玛丽 （痛苦地）你真是个自作多情的傻瓜。一个满脑子罗曼蒂克的女学生和一个舞台明星一见钟情，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你认识他之前心里不是快活得多？那时候在修道院里经常向圣母玛利亚祈祷，心里平静而欢乐。（渴望）但愿我能找到我失去的信仰，那样我就又可以祈祷了！（停顿——随即用一种呆板、空洞的声调念《圣母颂》）"赞美玛利亚，仁慈赐恩宠！主与人同在，天下齐感恩。"（自嘲）哼，你以为圣母听了一个撒谎、吸毒的魔鬼背几句《圣母颂》就会受骗吗？你骗不了她！（她跳起身

来，举起手惘然若失地拢了拢头发）我得上楼去了。药还没有吃够量。好久没吃了，重新开始就拿不准究竟需要多少。（她向前客厅走去——听见门外走道上有人说话的声音，便停下脚步。她吃了一惊，内疚地）一定是他们——（急忙回屋坐下。脸上流露出一副执拗的神气——怨恨地）他们干吗要回来？他们并不想家。我也宁可一人呆在家里。（忽然间，她整个神态都改变了。那种哀怨悲悯的心情稍稍减轻，急切地）哦，他们终于来了，我真高兴！我真寂莫死了！（传来前门关上的声音以及蒂龙在穿堂焦虑不安的呼唤声。）

蒂龙 玛丽，你在家吗？（穿堂的灯亮了，灯光穿过前客厅照到玛丽身上。）

玛丽 （从椅子上站起身，脸色开朗了。露出亲切的神情——兴奋而急切地）我在这儿，亲爱的，在起居室里。我一直在等你回来。（蒂龙从前客厅进。埃德蒙尾随其后。蒂龙已喝了不少酒，但除了眼神有点呆滞，说话声音略微含糊以外，并无明显喝醉的迹象。埃德蒙也喝了好几杯，表面上也看不出来，只是瘦削的脸颊有点泛红，眼睛像发烧一样亮晶晶的。他们在门口停下，挑剔地打量着她。他们看出他们唯恐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但玛丽一时还没有觉察到他们眼里的谴责神情，她先吻了吻丈夫，然后又吻埃德蒙。她的举动过分外露，倒把他们弄得不好意思起来。她兴奋地说开了）你们回来了，我真高兴。我已经不抱希望了，还以为你们不回来了呢。今晚天阴沉沉的，雾又那么大。你们在城里酒吧间一定玩得很快活吧，在那儿可以有人聊天、说笑。好了，别否认了，我知道你们在想些什么。我一点也不怪你们。你们回家来，我感激还来不及呢。我一直坐在这儿，那么孤单，那么凄凉。来，坐下吧。（她在桌子左后方坐下，

埃德蒙坐在桌子左边，蒂龙坐在右边的摇椅上）晚饭还有一会儿。你们今天回来早了一点。真是破天荒头一遭。喏，威士忌在这儿，亲爱的。要我给你倒一杯吗？（不等对方回答就动手倒酒）埃德蒙，你呢？我倒不是鼓励你喝酒，只是饭前喝一杯开开胃，不会有什么坏处。（她替埃德蒙也斟了一杯。他们坐着不动，谁也不接酒杯。她继续不停地说着，仿佛并未觉察到他们的沉默）杰米呢？当然，他只要口袋里有酒钱，是不会想到回家的。（伸出手紧紧握住丈夫的手——悲哀地）亲爱的，我担心我们早就管不住杰米了。（脸色沉了下来）可是我们决不能让他把埃德
781 蒙拖下水，他是很想这么做的。他心里嫉妒埃德蒙，因为埃德蒙是全家最小的——就像他以前嫉妒尤金一样。要是他不把埃德蒙变得像他那样一败涂地，他永远不会死心。

埃德蒙 （痛苦至极）别说了，妈。

蒂龙 （木然地）是的，玛丽，你现在最好还是少说几句——（随即转向埃德蒙，带点醉意地）不管怎样，你妈的劝告是对的。提防着点你那位哥哥，要不然他那张冷嘲热讽、对什么都不在乎的嘴，会把你也弄得一辈子不快活！

埃德蒙 （跟刚才一样）别说了，爸。

玛丽 （继续往下说，似乎没有人插过嘴）看着杰米现在这副鬼样子，你真不会相信他曾经也是我的宝贝。詹姆斯，你还记得他小时候长得有多健康，多活泼吗？尽管我们到处奔波，每晚演一场戏换个地方，坐肮脏的火车，住下等旅馆，吃得也差，但他从来不吵不闹，也不生病。他老是笑嘻嘻的，从来也没哭过。尤金也是那样，在他活在世上的短短两年中，又快活又健康，后来是由于我的疏忽失职，才送了他的小命。

蒂龙 哦，看在上帝的面上！我真傻，回家来听这一番话！

埃德蒙　爸，别说了。

玛丽　（对着埃德蒙温柔而超然地微笑）倒还是埃德蒙小时候难侍候，动不动就闹病，就受凉。（拍拍他的手——取笑地）亲爱的，那时候人人都说你是个一碰就哭的小泪人儿。

埃德蒙　（压抑不住满腹心酸）也许从那时起我就知道在这世上没有什么值得笑的地方。

蒂龙　（又责备又可怜地）好了，好了，孩子。你知道得很清楚，不该再提起那些——

玛丽　（仿佛没有听见——又悲哀地）谁想得到杰米长大了会给我们丢脸。你该记得，詹姆斯，他进了住宿学校后，一连好几年学校成绩单上都是对他夸奖备至。人人都喜欢他，所有的老师都跟我们说，他的脑子灵，功课一学就会。即使到了他学会喝酒，学校不得不把他开除的时候，他们还写信来说他们感到非常抱歉，因为他们仍然认为他是个讨人喜欢的聪明学生。他们还说杰米只要对生活采取严肃态度，将来一定前途无量。（停顿——然后神情奇特而超然，补充了一句）真是不幸得很，可怜的杰米！真叫人难以理解——（忽然间她神气又变了。脸色沉了 782
下来，两眼充满谴责，敌意地盯着丈夫）不，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是你把他培养成酒鬼的。他第一次睁开眼睛，就看到你在喝酒。在那些下等旅馆房间里，桌上老是放着一瓶酒！要是他半夜里做了恶梦或者闹肚子疼，你给他开的药方就是一小匙威士忌，免得他老是哭喊。

蒂龙　（刺痛）这样说来又是我的不是。这个天生懒惰的家伙自己不争气当上酒鬼，也怪我不好。我回家就是来听这种话的？我早就该料到了！你一吸上毒就什么人都怪，只是不怪自己！

埃德蒙 爸！你刚才叫我不要提起这事。(随即，忿忿不满地)不管怎样，妈说的是实话。你对待我也是这样。我还记得小时候每次做恶梦醒来，你就喂我一小匙酒。

玛丽 (沉入回忆之中。超然地)是啊，你小时候接二连三地几乎夜夜恶梦不断。你一出娘胎就担惊受怕，那是因为我怀着你的时候就一直担心害怕，不敢让你出世。(停顿——然后仍用这种超然的口气往下说)请你别以为我是在怪你父亲，埃德蒙。他根本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只能用酒来治病。他自己十岁以后就再也没上过学。他的父母是最穷、最无知无识的爱尔兰乡下人。我相信他们真的以为威士忌是治小儿病痛、惊厥的良方。(蒂龙正欲大发雷霆，为自己父母辩解，埃德蒙立即插进话来。)

埃德蒙 (厉声)爸！(换个话题)这酒我们倒底喝不喝？

蒂龙 (克制自己——呆滞地)你说得对。我真傻，何必认真呢。(无精打采地拿起酒杯)来，我们开怀痛饮吧，孩子。(埃德蒙喝酒。但蒂龙却凝视着手中的酒杯不动。埃德蒙立即发觉威士忌掺过水了。他蹙着眉头，看看酒瓶，又看看母亲——正准备说什么，却又打住。)

玛丽 (改变语气——后悔地)詹姆斯，如果我刚才说话不好听，请你原谅。我不是故意的。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儿了。可是你刚才说你早知如此就不回家了，这话倒真叫我伤了心。我看见你们回来，心里有多宽慰，多高兴，又是多么感激你们。雾这么大，天又这么黑，一个人呆在家里真闷得难受啊。

783 **蒂龙** (感动)我回到家里，自己也很高兴。玛丽，只要你一举一动都像你原来那样就好。

玛丽 我刚才孤独极了，我把凯瑟琳留在身边，只是为了有

个人陪着我说个话儿。(神态和性情又回到修道院腼腆的少女的样子)亲爱的,你知道我刚才跟她说了些什么?我告诉她那天晚上我爸爸带我到后台化妆室看你,我一见面就爱上了你。你还记得吗?

蒂龙 (深受感动——声音哑了)你以为我会忘记吗,玛丽?(埃德蒙将头扭开,心里又是难受,又感到不自在。)

玛丽 (柔情地)不,我知道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仍旧爱我的,詹姆斯。

蒂龙 (脸上肌肉抽动了一下,眨眨眼睛不让眼泪掉下——表面显得平静,内心却充满激情)是的!上帝明察一切!我永远永远爱你,玛丽!

玛丽 我也永远爱你,亲爱的,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停顿。埃德蒙很窘地移动一下身子。玛丽又露出那种奇特、超然的神情,仿佛她说的都是些相隔很远很远,与自己无关的人)可是我得承认,詹姆斯,虽然我不由自主地爱上你,但如果当初我知道你这样狂饮滥喝,我是无论如何不会嫁给你的。我记得你第一次喝醉的那个晚上,你那些酒吧间的朋友把你送回我们旅馆的房门口,敲了敲门,不等我出来开门便丢下你走了。那时我们还在度蜜月呢,你记得吗?

蒂龙 (内疚,但口头上仍十分坚决地)我不记得!那不是在我们度蜜月的时候!而且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让人家扶我上床,也没有错过一场演出!

玛丽 (就像他没有开过口一样)我在那个叫人恶心的旅馆房间里等着你,一小时又一小时地等着,心里一直不断地替你找借口。我跟自己说,一定是剧院里什么事情耽误了你。我对剧院里的事一点也不懂。后来我心里怕极了,脑子里尽在胡思乱

想，以为出了什么事故。我跪下来祷告上帝，但愿你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后来他们把你送回来，丢在门外便走了。（她轻轻地叹了口气）我当时不知道这种事以后还要发生多少次，我以后还有多少次要在那些叫人恶心的旅馆房间里等呀等的。不过后来我也习惯了。

287 **埃德蒙** （对父亲恨极了，爆发出来）天哪！难怪——（克制自己——声音粗哑地）什么时候开饭，妈？时间一定到了。

蒂龙 （羞惭不堪，无地自容，一边抚摸着怀表）是的，是开饭的时候了，让我看看。（他注视着自己的表，却视而不见，恳求地）玛丽！你能不能忘掉那些——

玛丽 （超然而怜悯地）不，亲爱的，我忘不了。但我可以宽恕，我一直在宽恕你。所以你也别弄出这副负罪的样子。对不起，我刚才一边回忆往事，一边就说出来了。我并不想伤心，也不想叫你伤心，我只想回忆过去生活中那段快乐的时光。（她的神态又回到修道院少女的那种腼腆而快乐的样子）亲爱的，你还记得我们的婚礼吗？我敢肯定你一定完全忘了我的结婚礼服是什么样子了。男人是不留心这一类事的，他们认为这是小事。可我告诉你，这对于我才重要呢！为了这身结婚礼服，我不知道惦念了多少遍，担了多少心！那时我多么兴奋、快乐啊！爸爸叫我喜欢什么就买什么，不用考虑价钱。他说，即使最好的都不够好。你看，他把我宠成这样。妈妈倒不宠我，她非常虔诚，又很严格。我觉得她有点儿嫉妒我，她不赞成我结婚——尤其是和一个戏子结婚。我猜她是希望我将来去做修女的。她经常骂爸爸，她嘀咕着："我买东西的时候，你可从来没有叫我不要考虑价钱！你把孩子宠成这样，如果她嫁人的话，我倒真有点可怜她的丈夫。她会问他要这要那，连月亮都要。她永远也做不成贤妻

良母的"。(很有感情地笑着)可怜的妈妈!(带着一种奇特的不太谐调的娇态,向蒂龙一笑)不过她这话说错了,是吗,詹姆斯?我这个妻子还不算太坏吧?

蒂龙 (声音沙哑,竭力装出一副笑脸)我可没有抱怨过,玛丽。

玛丽 (脸上掠过一丝内疚的阴影)至少我一直爱着你,而且尽了我的最大努力——在这样的环境里。(脸上的阴影消失了,又恢复了那种腼腆的少女的表情)那套结婚礼服真把我和裁缝累得半死!(笑了)我可挑剔得厉害,横也不是竖也不是,最后,那个女裁缝说衣服已经是增一分太长,减一分太短,简直无可挑剔了,再改动就非把衣服弄坏不可。这样,我才打发她走开,让自己一个人对着镜子照啊照的。我照着镜子心里有多么喜欢,多么满足啊。我心里想:"就算你的鼻子、嘴巴和耳朵稍微大了点儿,可你的眼睛、头发和身段,还有你的两只手都完全可以弥补。你可以和他见过的任何女演员比美,而且你不用化妆 783
呢。"(停顿。皱起眉头竭力回忆)我倒不知道这套结婚礼服现在在哪儿?我原是用很薄的棉纸包好放在箱子里的,我以前还希望有个女儿,等她出嫁的时候——她不可能买到比这更漂亮的结婚礼服了,而且我知道,詹姆斯,你也决不会叫她不管价钱多贵,只管去买。你会叫她东挑西拣,找个什么便宜货。我那套衣服是用又软又亮的缎子做的,领子和袖口都镶着极好的褶裥花边,完全是公爵夫人的派头。长裙背后的褶层上也缀着花边,那件紧身上衣用鲸骨撑得笔挺,非常合身。我记得试衣服时我屏住了气,让腰身收缩得越小越好。我爸爸甚至让我在白缎子的拖鞋上也缀上这种名贵的花边,而且面纱上也缀上衬着一朵朵桔花的花边。哦,我多么喜欢这套衣服啊!真是漂亮极了!可

是，它现在放到哪儿去了？以前，每当我感到寂寞无聊时就忍不住要拿出来看看，可是看着看着，却总忍不住要掉眼泪。所以，已有好长一段时间了，我终于——（又蹙起额头）我记不起来把它藏在哪儿了？也许在阁楼上一个旧箱子里。哪天我得去翻一翻。（停顿。她两眼凝视着前方。蒂龙叹了口气，绝望地摇了摇头，想和儿子的视线接触，从他那儿找到一点同情。可是埃德蒙却两眼盯住地板，不予理会。）

蒂龙 （装出若无其事的口吻）不是到开饭时间了吗，亲爱的？（企图说句笑话逗逗乐）你老是骂我吃饭迟到，可我今天准时到了，饭倒晚了。（她仿佛没有听见。他仍旧乐呵呵地加了一句）好吧，饭吃不到，酒总可以喝的。我忘了我还有酒在这儿呢。（他喝了一杯。埃德蒙望着他。他紧蹙眉头，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妻子——粗暴地）谁动过我的威士忌了？这酒里他妈的一半是水！杰米不在家，而且他即使要点儿花枪也不会这么乱来的。现在连傻瓜都吃得出来——玛丽，回答我！（气极）我希望你没有喝过，你已经有了那种——

埃德蒙 别说了，爸！（对母亲说话，但不敢正眼看她）你请凯瑟琳和布里奇特喝过酒了，是不是？妈？

玛丽 （若无其事的样子）当然是的。她们工钱少，工作又
786 重。我是管家的，我得把她们留住，不让她们跑了。而且我是要好好款待一下凯瑟琳，因为我让她陪我坐车进城，还叫她去药房替我配药。

埃德蒙 天哪，妈！你不能信任她！你难道愿意传出去弄得满城风雨吗？

玛丽 （脸沉了下来，执拗地）传出去什么？让人家知道我手上有风湿，要靠吃药来止痛？这有什么丢脸的？（带着严厉而

谴责的对抗情绪转而反对埃德蒙——简直好像跟他有什么不解之冤似的)在你出生以前，我可从来不知道风湿痛是什么！你问问你父亲！(埃德蒙扭过头去，沉默不语。)

蒂龙 别理睬她，孩子。她的话没什么别的意思。当她到了不得不搬出风湿痛作为借口的时候，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

玛丽 (转而反对他——露出一种奇特的、得意洋洋的嘲笑)詹姆斯，你知道这一点，我很高兴！现在你也许不需要再来劝我了，你和埃德蒙两人！(突然又变得超然起来，用一种讲究实际的口吻)你为什么不点灯，詹姆斯？天已经黑了。我知道你最不喜欢点灯，但埃德蒙已经告诉过你，一只灯费不了多少钱，不要因为害怕将来进贫民院，就老是那么吝啬。

蒂龙 (机械地反应)我从来没说过点一只灯要费多少钱！问题是灯老是点着，东一盏，西一盏，到头来只是富了电气公司。(站起身把台灯扭亮——粗暴地)我去拿一瓶新的威士忌来，孩子，咱们好好喝一杯。(从后客厅走 出。)

玛丽 (心里觉得好笑，超然地)你看他偷偷地绕到外面酒窖里去，为的是不让佣人见到他。他把威士忌老是锁在地窖里像防贼一样，自己也感到羞耻。埃德蒙，你爸就是这么个怪人。我跟他一块儿过了好多年才了解他。你也应该想办法了解他，原谅他，不要因为他吝啬就看不起他。当年他们一家移居美国还不过一年，他父亲就把他母亲和六个孩子扔下不管。他父亲跟他们说他有一种预感自己活不长了，他非常想念爱尔兰老家，所以要回去，死在家乡。他就这样回去了，后来果然死在那儿。787
他一定也是个怪人。你父亲才十岁就得去一家机器厂干活。

埃德蒙 (呆呆地表示异议)哦，你少说两句吧，妈。这机器厂的事我听爸讲了倒有一万遍了。

玛丽 不错，亲爱的，你不得不一遍遍地听你爸唠叨，可是我看你从来不想去理解你爸的意思。

埃德蒙 （不予理会——痛苦地）听我说，妈！你的记性还没有坏到把什么都忘掉的地步吧？你还没有问过我今天下午医生那儿有什么消息。难道你真的一点也不放在心上？

玛丽 （颤栗）别那么说！你说得我心都乱了，亲爱的！

埃德蒙 妈，我的病很重。哈迪大夫现在非常肯定了。

玛丽 （态度变得强硬起来，一脸瞧不起人的样子，同时又固执己见）那个骗人的江湖医生！我早就告诉你他会胡诌一些——

埃德蒙 （痛苦地坚持着）为了把病情弄清楚，他这次请了个专家来会诊。

玛丽 （仍旧不予理会）别跟我再提哈迪了！要是你听疗养院那位确有点真才实学的医生是怎样批评哈迪误了我的病，你就会知道他是什么货色了！他说这种医生应该关起来！他说我没有被他治成疯子，倒是个奇迹呢！我告诉他，我真疯过一次，那天我半夜起来，穿着睡衣跑到码头要跳水自杀。你一定还记得吧？你记得那事，现在还要我相信哈迪大夫的话。哦，我才不听他的呢！

埃德蒙 （痛苦地）是的，我记得。就是打那以后，爸和杰米决定不再瞒我了。是杰米跟我说的。我不相信，说他撒谎，还想好好揍他一顿。但我心里知道他说的是真话。（声音颤抖了，眼里噙着泪水）天哪，它使我觉得生活中一切都完了！

玛丽 （可怜地）哦，别那么说，我的好宝贝！你叫我太伤心了！

埃德蒙 （木然地）对不起，妈。这是你自己提起的呀。（随

即痛苦、执拗地坚持往下说)听我说，妈。不管你爱听不爱听，我都要告诉你。我得住疗养院去。

玛丽 （不知所措地，仿佛以前从未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离开这儿？（激烈地）不！我不能让你去！哈迪大夫竟敢不征求 788 一下我的意见就作出这种决定！你父亲竟敢让他为所欲为！他有什么权利这样做？你是我的宝贝！让他去管杰米好了！（越说越激动，越说越痛苦）我知道你父亲为什么要送你去疗养院。他就是要让你离开我！他一直想这么干。我的每个孩子他都嫉妒！他老是想办法让我把孩子丢开不管。尤金就是这么死的。他对你最嫉妒，他知道我最喜欢你，因为——

埃德蒙 （悲痛万状）哦，别说蠢话了，妈！别老是怪他。我倒想问问，你为什么那么反对我离开家？我以前经常离开家，可我从来没有见你为我出门这么伤心过！

玛丽 （痛苦地）我恐怕你这人毕竟不解人意。（悲哀地）你应该猜得出来，亲爱的，自从我知道你发觉了——我那事以后——我宁愿你离得远远的，到见不到我的地方去。

埃德蒙 （肝肠寸断）妈！别说了！（他下意识地伸出手来抓住母亲的手——但很快地放下，又被极大的悲痛征服了）你说了这么多你如何喜欢我——可是我告诉你我病得多么厉害，你却连听都不——

玛丽 （语气突然变了，带着一种母亲呵斥孩子的超然口吻）好了，好了，说够了！我不愿意听，因为我知道这些都是哈迪不学无术的胡说。（他沉默不语，她又继续往下说，勉强作出取笑的口吻，但声音里却潜伏着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怨气）你真像你的父亲，亲爱的。你们就是喜欢小题大作，这样你们就可以把事情弄得悲悲切切，像演戏一样。（藐视地一笑）要是我再稍微怂

愿你一下。你接下来就会告诉我，你病得快死了——

埃德蒙 是有人生这个病死的。你自己的父亲——

玛丽 （厉声地）你干吗提起他？他的情形跟你根本是两回事儿，他生的是结核病。（发怒）我最讨厌你那副郁郁寡欢无病呻吟的样子！我不许你再提我父亲的死，你听见了吗？

埃德蒙 （脸绷得紧紧的——冷酷地）听见了，妈。可我真恨不得没听见！（从椅子上站起，用谴责的眼光盯住她——痛苦地）有时真叫人受不了，自己的母亲是个吸毒的！（她像触电一般退缩着——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好像是一副石膏面具。埃
789 德蒙顿时后悔不已，恨不得把说过的话收回。他结结巴巴，一副可怜相）原谅我，妈。我刚才气急了，你说的话伤了我的心。

玛丽 （像机器人一样慢慢走到右边那排窗前——往外看去。说话的声音给人一种空虚、遥远的感觉）你听那讨厌的雾笛。还有那钟声。我真不懂，为什么一有雾，什么声音听起来都是悲悲切切、迷迷惘惘的？

埃德蒙 （心力交瘁地）我——我不能呆在这儿。我不想吃饭了。（他匆忙从前客厅下。她仍旧两眼凝视着窗外，一直到听见他出去关上大门的声音，这才回来坐在椅子上。脸上还是刚才那样毫无表情。）

玛丽 （呆呆地）我得上楼去了，我药吃得还不够。（停顿——然后渴望地）我真希望什么时候不小心吃过了量。我存心那么做是万万不行的，那样圣母是绝对不会饶恕我的。（她听见蒂龙回来的声音，便转过身来。此时蒂龙正好从后客厅进屋。他手里拿着一瓶刚刚开了瓶塞的威士忌，正在发脾气。）

蒂龙 （怒气冲冲地）我那把挂锁全给撬坏了。那个游手好闲的酒鬼一定是想用铁丝撬开我这把锁，他以前也这么干过。

（洋洋得意起来，仿佛这是跟大儿子反复较量的又一次胜利）不过这次我可把他制住了。这是一把特制的锁，即使职业小偷也撬不开。（他把酒瓶往盘里一放，忽然发觉埃德蒙不在了）埃德蒙上哪儿去了？

玛丽 （一种毫无表情、遥远的神情）他走了。也许又进城找杰米去了。我猜他口袋里还剩下点钱，不花掉是不甘心的。他说他不想吃饭了，这些天来他好像一点胃口都没有。（执拗地）不过这没什么大不了，只是热伤风而已。（蒂龙注视着她，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接着替自己斟了满满一杯酒喝掉。忽然间她受不住了，啜泣起来）啊，詹姆斯，我怕极了！（她站起身一把抱住他，将脸埋在他的肩头——泣不成声）我知道他快死了！

蒂龙 别说这种话！没有的事！他们向我保证，不出六个月他的病就会治好。

玛丽 你自己也不信这话！我知道你又在演戏！唉，这是我的错。我不该让他出世。那样对他更好。要是他不出世，我就不会让他这么伤心了，他也不会知道自己母亲是个吸毒鬼——也不会恨她了！

蒂龙 （声音发抖）嘘，别说了，玛丽，看在上帝的面上！他是爱你的。他知道这是你命不好，不是你愿意的。他还因为有你这样个母亲而感到骄傲呢！（听见厨房门打开的声音，急忙）嘘，凯瑟琳来了。你不会喜欢让她看见你哭吧。（她赶紧转身望着右边窗外，慌忙擦了擦眼睛。一会儿凯瑟琳在后客厅门口出现了。她步履不稳，醉醺醺地傻笑。）

凯瑟琳 （见到蒂龙吃了一惊，心里感到羞愧，却又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开饭啦，先生。（毫无必要地提高嗓门）开饭啦，太太。（又忘了自己的身份，兴致勃勃地和蒂龙亲昵地攀谈起

来)你总算来了，是吗？好啊，好啊，布里奇特这回可真要发火了！我告诉她太太说您今晚不回来的。(见他神色不对)别那么瞧着我。就算我喝了一点酒，也是太太请的客，不是偷喝的。(气呼呼地从后客厅昂然而去。)

蒂龙 (叹了口气——随即振作起来，摆出一副演员的兴高采烈神气)来吧，亲爱的，咱们用饭去吧。我饿死了。

玛丽 (向他走去——她的脸又像石膏一般僵硬起来，说话的声音仿佛非常遥远)对不起，詹姆斯，我恐怕不能陪你了。我简直一点东西都吃不下。我的手疼得要命，我想最好还是上床休息。再见了，亲爱的。(她机械地吻了吻他，朝前客厅走去。)

蒂龙 (严厉地)上楼再他妈的去过个瘾，是吗？这样不用到天亮，你准会变成个疯鬼！

玛丽 (动身走开——茫然地)我不懂你现在说些什么，詹姆斯。你每次酒喝多了总是说这些刻薄的坏话。你和杰米、埃
791 德蒙都是一丘之貉。(她向前客厅走去。蒂龙站在那儿，不知如何是好。他看上去又伤心，又茫然，像个老态龙钟的老头儿。然后，他拖着疲惫的脚步穿过后客厅向饭厅走去。)

(幕　落)

第四幕 792

景 同前幕。午夜前后。前面穿堂的灯已经熄了，因此没有灯光从前客厅射来。起居室里只有桌子上那盏台灯还亮着。窗外那层雾比先前更浓了。幕启时，可以听到雾笛的声音，接着传来港口船只的警钟声。

蒂龙坐在桌旁。他戴着一副夹鼻眼镜，正在玩单人纸牌。他已脱去外衣，穿着一件旧的棕色睡衣。托盘里的威士忌酒瓶已喝掉了四分之三。桌上还摆着一瓶新的，这是他从酒窖里取来备用的。他已经喝醉了，这一点可以从他打牌时那种过分认真、几乎有点沉思熟虑的举止上看出：他将每张牌凑到眼前仔细辨认过以后才打出来。他醉眼迷蒙，嘴巴松弛着。然而尽管喝了那么多酒，他并没有失去理智。他看上去和上一幕结束时一样，俨然一个伤心的老头儿，被生活所击败，无可奈何地接受自己的噩运。

幕启时他刚打完一局牌，将牌收拢。他笨拙地洗着牌，有几张牌掉在地上。他费力地俯身拾起，重新洗牌。正在这时他听到有人从前门进来。他从夹鼻眼镜上边向前客厅望去。

蒂龙 （声音重浊不清）是谁？是你吗，埃德蒙？（传来埃德蒙的声音，简短地应了声“是我”。接着显然在黑暗中撞到什么东西，只听见他咒骂了一声。俄顷，穿堂的灯亮了。蒂龙眉头一皱，喊了起来）进来前把灯熄了。（但埃德蒙并没关灯，便从前客厅走了进来。他也喝醉了，但是他跟父亲一样，还挺得住，外表上看不出醉态。只是眼神有点儿异样，还有一副勇猛好斗的神气。蒂龙见他回来，放了心，说话时一开始显出亲热的样子）你回来我很高兴，孩子。我一个人在这儿真他妈的冷清。（接着怨恨地）你这个好家伙，自己往外一跑，丢下我一个人在这儿坐了一夜，你明明知道——（老羞成怒，厉声地）我关照过你把灯熄
793 掉！我们这儿不是在开舞会，没有理由半夜三更把家里照得灯火辉煌。简直是在烧钞票！

埃德蒙 （也火了）灯光辉煌！只点了一盏灯！哼，哪一家前门穿堂里不是灯亮到睡觉才熄的。（用手搓搓膝盖）我在衣帽架上撞了一下，膝盖差点儿给撞坏了。

蒂龙 这儿的灯照得到穿堂。要是你没喝醉的话，你完全可以看清楚的。

埃德蒙 要是我没喝醉？我乐意！

蒂龙 别人干什么我才不管呢。如果他们愿意讲排场，让他们浪费去好了！

埃德蒙 不过就一只灯泡！别那么小气！我已经给你计算过，一只灯泡点一夜也抵不上喝一杯酒的钱！

蒂龙 让你的计算见鬼去吧！我每月的账单才真能说明问题呢！

埃德蒙 （在父亲对面坐下——一副瞧不起的神气）不错，事实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对吗？唯一的真理就是你自己愿意相

信的那些！（嘲弄地）比方说，莎士比亚是个爱尔兰天主教徒。

蒂龙　（顽固地）他就是嘛。他的剧本里可以找到证据。

埃德蒙　可他就不是。至于他剧本里的证据，除了你以外谁也找不出来！（嘲笑）还有那位惠灵顿公爵，也是个虔诚的爱尔兰天主教徒！

蒂龙　我可从来没说过他虔诚。他是个叛逆分子，但毕竟仍是个天主教徒。

埃德蒙　可他就不是。你说他是，仅仅因为你愿意相信只有爱尔兰天主教的将军才能打败拿破仑。

蒂龙　我不打算和你争论。我只是叫你把穿堂的那盏灯关掉。

埃德蒙　我听到了，可我偏不关。

蒂龙　不许你这样目无尊长！你到底听不听我的话？

埃德蒙　不听！如果你要做吝啬鬼，你自己去关好了！

蒂龙　（怒不可遏，威胁地）你听着！我一向对你忍耐，因为从你经常做出的蠢事来看，你脑子不太正常。我一直原谅你，从来不去责怪你。但是凡事总有个限度。你得听我的话，把灯关 794
掉。不然的话，别以为你长得又高又大，我还是要叫你尝尝我鞭子的味道，让你懂得点——（忽然记得埃德蒙有病，顿时感到内疚和羞愧）原谅我，孩子。我忘了——你不该惹我发火。

埃德蒙　（也感到羞愧起来）别记在心上了，爸。我也感到很抱歉。我不该没事找事。我想，我大概也有点醉了。我去把那盏倒霉的灯关掉。（他准备起身。）

蒂龙　不，别去了，让它亮着好了。（他猝然站起——多少带点儿醉意——将枝形吊灯上的三个灯泡一个个扭亮，脸上露出一种孩子气的、痛苦而自怜的神情）我们把灯都点起来！让它

们都点着！管他妈的！贫民院不过是走到路的尽头，早一点晚一点去都一样！（他把灯全点了起来。）

埃德蒙　（看着父亲的举动，不觉感到好笑——于是咧开了嘴，亲切地逗着父亲笑起来）你这一套在台上准能博个满堂彩。（大笑）你真了不起，爸。

蒂龙　（讪讪地坐下——可怜巴巴地咕哝着）好吧，尽管嘲笑我这个老傻瓜吧！嘲笑我这个可怜的蹩脚演员！不过最后一幕不管你怎么说，还是在贫民院收场。而且不会是喜剧的！（见埃德蒙还在笑，便换了个话题）好了，好了，咱们别争了。你是个有脑筋的人，虽然你怎么也不肯用一用你的脑筋。你以后会明白一个美元值多少。你跟你那位游手好闲的哥哥不同。对他我早就不抱希望了。哦，提起你哥哥，他现在上哪儿去啦？

埃德蒙　我怎么知道？

蒂龙　我还以为你刚才进城去找他来着。

埃德蒙　没有。我刚才到海边去走了走。今天下午跟他分手后我就没见过他。

蒂龙　哼，要是你像傻瓜一样把我给你的钱分给他，我可要——

埃德蒙　我当然分给他了。他有钱的时候也总是接济我的。

蒂龙　既然这样，那就不用问人，他准是逛窑子去了。

埃德蒙　就是去了又怎么样？为什么不可以去？

795 **蒂龙**　（轻蔑地）是呀，为什么不可以去。那种地方对他最合适。除了妓女和威士忌以外，他从来没有表现出还有什么更高尚的志趣。

埃德蒙　嗨，别说了，爸！你要是再提起这一套，我可要走了。（他准备站起来。）

蒂龙 （和解地）好了，好了，我不说了。我自己也不喜欢说这种事儿，这上帝知道。咱们喝一杯吧？

埃德蒙 啊！这才象话！

蒂龙 （将酒瓶递给他——机械地）我不该请你喝酒，你已经喝得不少了，也要适可而止啊。

埃德蒙 （倒了一大杯——微醉地）适可而不止，才是快事哩！（将酒瓶递还给他。）

蒂龙 你身体这个样子，实在不该喝得太多。

埃德蒙 别提我的身体！（举杯）来，我敬你一杯。

蒂龙 好吧，咱们喝个痛快！（两人饮酒）要是你刚才一路走到海滩，你一定又湿又凉了。

埃德蒙 哦，我来回的路上都去酒店歇了歇脚。

蒂龙 我可不会在这种天气出门走长路的。

埃德蒙 我喜欢雾，它真对劲儿。（他说话的声音中露出了醉意，而且神态也证实了这一点。）

蒂龙 你不该这么没头脑，冒着险去——

埃德蒙 什么头脑不头脑的！我们都疯了，还要头脑干吗？（用挖苦的口吻背着道森的诗句）

“一切都不会长久，眼泪和欢笑，
爱情、愿望和忌恨：
它们将永远与我们无缘，
一旦我们跨过死亡之门。

一切都不会长久，那酒醇花好的日子：
人生的足迹，从朦胧的幻梦中

刚刚浮现，便又在幻梦中
悄然而逝。"[69]

（凝视着前方）我喜欢呆在雾里。没走出一半路，你就看不见这幢房子了。你简直想象不出这儿有过一幢房子，也看不出路那一头的房子。我只看得见前面几英尺远的地方。一路上我没有遇到一个人影，一切看上去、听起来都显得虚无缥缈，没有
796 一样东西是本来的面目。我就喜欢这样——独自一人在另一个世界里。在那儿真假难辨，整个人生都被遮盖起来。我走出港口，走在沿着海滩的那条路上，甚至觉得不是行走在陆地上。雾和海连成一片，分不出彼此，我觉得自己是在海底行走，仿佛很久很久以前就沉在大海中。仿佛我就是个雾中的鬼魂，而雾就是海的鬼魂。然而做一个鬼中之鬼，倒使你感到内心平安。（他看到父亲交织着忧虑和恼怒的两眼盯住他，便嘲讽地笑了）别那样瞧着我，倒好像我是疯子似的。我可不是在说胡话。要是能够避而不看这人生的丑恶，谁不愿意？人生就象神 中的三个蛇发女妖，谁见了它们都会变成石头。又好象人身羊足的潘神，谁见了就会丧生——我指的是心已经死了——虽然还得在这世上苟延残喘，实际上却已是行尸走肉了。

蒂龙 （深有感触，同时又有些反感）倒是有点诗人气质，可就是他妈的无病呻吟！（勉强一笑）让魔鬼去欣赏你的悲观论调吧，你不说我心情就够坏了。（叹息）你为什么不背背莎士比亚的诗句，把那些二三流的货色丢在脑后？你会发现莎士比亚真了不起，你要讲的他都讲了——一切值得讲的他都讲了。（他用自己那悦耳的音色背诵了两句）"我们是编织梦幻的材料，我们这匆匆一生，前后左右都裹绕在睡梦之中。"[70]

埃德蒙 （讽刺地）妙不可言！真美。不过这并不是我要表达的思想。“我们是造就粪肥的材料，还是让我们大醉一场把这不幸忘掉。”这样说倒更像我的思想。

蒂龙 （厌恶地）呸！这种伤感情调还是留着你自我欣赏吧。我刚才不该给你喝酒的。

埃德蒙 这酒倒真有股冲劲儿。你也有点觉得出来吧。（他亲热地取笑父亲）即使你从来没有误过一场戏！（挑衅地）嘿，喝醉酒又有什么不好？我们就是为了寻求醉的乐趣，不是吗？我们不要再互相欺骗了，爸，至少今晚不要。我们都知道喝了酒我们就可以忘掉那些痛苦的事。（赶紧说下去）好，咱们不谈这事了，现在谈已没有用了。

蒂龙 （木然地）没用了。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是听其自然——跟过去一样。

埃德蒙 或者借酒浇愁，把一切都忘掉。（他背诵起西蒙斯翻译的波德莱尔散文诗[7]，背诵得很好，充满着痛苦和冷嘲的激情）

“但愿长醉不醒，这是唯一可能的事情，其他一切都无 797
关紧要。如果你不愿承受时间压在你肩上的可怕重负，不愿让它把你压成齑粉，那么就继续烂醉下去吧。

“用什么来使自己陶醉其中？用酒，用诗，用道德的自我完善，什么都成，只要烂醉便行。

“如果有这样一个时候，当你在宫殿的玉阶上，在绿草如茵的水渠旁，或者在你自己沉闷孤寂的陋室中，你一觉醒来，醉意半消，或神志顿清。那么你就到处去问，问风、问浪、问星星、问飞鸟、问时钟，问一切能飞逝、能叹息、能抚慰、能歌唱、能说话的，问它们是什么时候了；那么，风儿、浪

儿、星儿、飞鸟、时钟会回答你：‘是醉倒的时候了！醉吧，如果你不愿做时间的奴隶，那么就继续烂醉吧！用酒，用诗，用道德的自我完善，什么都成。’”(他咧开嘴对着父亲挑衅地笑笑。)

蒂龙 （口齿不清，幽默地）如果我是你的话，也不管什么道德不道德了。（然后讨厌地）呸！都是些无病呻吟的废话！这些话里如果有一点儿真情实感的话，那你在莎士比亚作品里准找得到，而且表达得更崇高。（随即又赞赏地）不过你朗诵得真不错，孩子，是谁写的？

埃德蒙 波德莱尔。

蒂龙 从来没听说过。

埃德蒙 （挑衅地咧开嘴笑着）他还写过一首关于杰米和百老汇的诗呢！

蒂龙 别提那个二流子！但愿他误了最后一班车，今晚只好呆在城里才好呢。

埃德蒙 （不理会父亲的话，只顾自己讲下去）虽然他是个法国人，从来没到过百老汇，而且在杰米出世前就死了。但他对杰米这样的人和纽约这样的地方还是十分了解的。（背诵西蒙斯翻译的波德莱尔的《尾声》）

“心情是那么平静，我登临陡峭的城头，
犹如从塔顶向外俯视，将全城尽收眼底。
病房、妓院、监狱，真是一派人间地狱。

罪恶自那里滋生，恰如花朵轻柔出土，
啊，撒旦，我的痛苦的守护神，

你知道此刻登临，我不是为了轻洒泪珠。 798

而是像个轻狂一生的色鬼，老景凄凉，
却一心想在凶狠的娼妓怀里寻欢，
她那恶魔般的美貌，唤回我的青春年华。

或许你已入睡，白昼的种种仍令你酒醉神迷。
或许你换上了新衣，在镶缀金边的
美丽的夜的轻纱中悄然伫立。

我爱你，臭名昭著的城市！
卖笑的、逃缉的，自有他们的赏心乐事，
芸芸众生却永远无法理喻。”

蒂龙 （烦躁而厌恶地）又是些无病呻吟的污言秽语！你的文学趣味倒底在哪儿养成的？尽是肮脏、悲观和绝望！我看他又是个无神论者。你不承认上帝，你就不承认有希望。这就是你的毛病。要是你能跪下祈祷——

埃德蒙 （仿佛没有听到——冷嘲热讽地）你说诗里写的像不像杰米？无法摆脱自己，无法摆脱威士忌的诱惑，躲在百老汇旅馆里跟什么胖女人开房间——他喜欢胖女人——还给她朗诵道森的《西纳拉》[72]。（他用嘲弄的口吻朗诵着，但声音里却包含着深沉的感情）

“整夜里贴着我的心，我感到她的心跳，

长夜的偎依，她在我怀里作着爱的梦。
那卖笑的红唇纵然甜蜜销魂，
然我心凄凉孤寂，不能忘怀昔日情意。
醒来时发现晨光熹微，一片灰黯：
我对你忠诚如一，西纳拉！用我自己的方式。”

（嘲笑）那个胖胖的脱衣女王一个字也听不懂，还疑心人家骂她！杰米从来没有爱过什么辛娜拉，在他一生中也从来没有忠于过什么女人，即使用他自己的方式去爱也没有！可是他却躺在那里自欺欺人，自以为比别人高明，陶醉在“芸芸众生永远无法理喻”的欢乐中！（大笑）疯子——地地道道的疯子！

蒂龙 （毫无表情地——口齿不清）不错，简直是发疯。要是你能跪在地上祈祷就好了。你不承认上帝，就等于不承认理智。

埃德蒙 （不予理会）可是我有什么资格认为自己比别人高明呢？这些他妈的事我都干过。不过诗人道森也不比这好，他若喝醉酒来了灵感便写下这首诗送给酒吧间一位愚蠢的女招待。那女人还把他当作灌醉酒的疯子，结果把他赶走，自己却嫁了个跑堂的！（他笑着——随即严肃起来，带着由衷的同情）可
799 怜的道森，嗜酒和肺病把他弄垮了。（心里不由一惊。一瞬间露出痛苦和恐惧的神情。然后自嘲地）也许我应该知趣点，换个话题吧。

蒂龙 （口齿不清地）你的那些混帐书——你就是从那里学来的趣味！（指了指舞台后部那个小书橱）伏尔泰、卢梭、叔本华、尼采、易卜生！都是些无神论者，傻瓜和疯子！还有你的那些诗人，什么道森，什么波德莱尔、什么斯文朋、王尔德、惠特曼

和爱伦·坡！尽是些嫖客和下流坯！哼！我这儿摆着三套莎士比亚(他朝大橱那边摆了摆头)你倒不读。

埃德蒙 (挑衅地)人家说莎士比亚也是个酒鬼。

蒂龙 胡说！我并不怀疑他有时也会贪杯——男子汉大丈夫难免有这个毛病——可是他有节制，不会喝得满脑子的荒唐下流。别拿他和你书架上那些家伙比。(他又指了指那只小书橱)你那个下流的左拉！你那个罗赛蒂，那个吸毒鬼！(不由一惊，露出内疚的神色。)

埃德蒙 (冷冷地辩道)我们还是换个话题好。(停顿)你不能指责我不懂莎士比亚。记得有一次你跟我打赌，看我能不能在一周之内背出莎剧主要角色的台词，结果我不是赢了你五元钱吗？我把《麦克白》读得烂熟，你在一旁给我对台词，我背得一字不差。

蒂龙 (赞许地)不错，是有那么回事儿。(笑着逗他，一边叹了口气)我记得当时听你把莎翁的台词糟蹋得不成样子，可真是件活受罪的事。我边听边想，宁可早点认输，也不要让你背下去了。(他忍不住格格笑出声来，埃德蒙也咧开嘴笑。这时他听到楼上有人走动的声音，吃了一惊——恐惧地)你听见了吗？她在来回走动呢。我还以为她早睡着了。

埃德蒙 不管它！再来一杯，怎么样？(伸手拿过酒瓶斟了一杯，把瓶子递了回去。他父亲也斟了一杯，他勉强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妈是什么时候去睡的？

蒂龙 你一走她就上楼的。她不肯吃饭。你刚才干吗跑掉？

埃德蒙 不干吗。(突然举杯)来，敬你一杯。 800

蒂龙 (机械地)好，咱们喝个痛快，孩子。(两人对饮。蒂

龙又侧耳倾听楼上的动静——惶恐地)她来回走个不停。但愿她不要下楼才好。

埃德蒙 (阴郁地)对。这时候下来,她准会像个幽灵似地缠住过去的事不放。(停顿——然后凄然地)一直要讲到我没出世之前——

蒂龙 她对我还不是一样?一直讲到她没认识我之前。你会以为她一生中唯一欢乐的日子是出嫁以前在她父亲家里、或者在修道院里整天祈祷、弹钢琴的时候。(痛苦中掺杂着嫉妒与怨恨)我以前跟你说过,她回忆过去的话你不能完全当真。她父亲就不是她说的那种慷慨、高尚的爱尔兰绅士。当然他是个很不错的人,交游广,能说会道。我喜欢他,他也喜欢我。他家境还算富裕,做的是食品批发生意,人很精明能干。但他也有他的弱点。她现在骂我不该喝酒,可她忘了自己的父亲也是个嗜酒如命的人。不错,他在四十岁以前还是滴酒不沾的,可是一过了四十就喝起来了,而且只拣香槟喝,似乎要把以前没喝的酒都补回来。这香槟可是最危险的东西。就这样,他很快就送了命——香槟酒,再加上肺结核——(把话打住,内疚地看了儿子一眼。)

埃德蒙 (冷冷地)看来咱们老是避不开不愉快的话题,是吗?

蒂龙 (凄然长叹)是呀。(然后怪可怜地强打起精神来)纸牌呢?咱们来一盘"卡西诺"好吗,孩子?

埃德蒙 好。

蒂龙 (笨手笨脚地洗牌)我们得一直等到杰米乘最后一班车回来后才能锁门睡觉——我宁愿他搭不上车——而且,你妈没睡着之前我也不愿上楼。

埃德蒙　我也是。

蒂龙　（继续不停地笨手笨脚洗着牌，也忘了发牌）我刚才跟你说了，她讲起过去的事来，你不能完全当真。弹钢琴啦，将来梦想成为钢琴演奏家啦，都是那些修女们恭维她的话，她都记在心里了。她们最宠你母亲，因为她非常虔诚。那些修女都是些心地单纯的人，她们不知道做个演奏家有多难，一百万个有出 801 息的学生中不见得有一个长大了能上台演奏的。我倒不是说你母亲做学生时琴弹得不好，但是单凭这一点就肯定将来——

埃德蒙　（厉声）要打牌，你又干吗不发牌呢？

蒂龙　嗯？我就发。（牌发不准，忽远忽近的）还有那个想当修女的想法，这是最没有道理的。你母亲年轻时绝顶漂亮，你再也找不到比她更美的女孩子了。她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她有点儿淘气，又有点儿卖弄风情。尽管她总是羞答答地，动不动就脸红，她却天生不是那种看破红尘的人。她像朵含苞待放的花蕾，健康、活泼、生机勃勃，喜欢谈情说爱。

埃德蒙　天哪，爸！你干吗不把牌拣起来？

蒂龙　（拣牌——呆呆地）好，让我看看我拿到什么牌。（两人都呆呆地看着自己手中的牌，却什么也没看见。随即，两人同时一惊。蒂龙轻声说）你听！

埃德蒙　她下楼来了。

蒂龙　（慌忙地）我们打我们的牌，只装作没看见她。她一会儿又会上楼的。

埃德蒙　（眼睛朝前客厅那边看去——松了口气）不见她下来。她一定走到一半又回去了。

蒂龙　感谢上帝。

埃德蒙　是啊，现在见到她，那样子一定非常可怕。（痛苦

万状)最叫人受不了的是她在自己周围筑起一道墙，或者更像一层浓雾，将自己遮起。她存心这么着，真他妈的叫人受不了！你多少有点知道她是故意这么做的——让我们无法接近她，把我们赶开，忘掉我们的存在！她这样做，倒好象不是爱我们，而是讨厌我们似的！

蒂龙 （好言相劝)好了，好了，孩子。这不是她要这样，是那要命的毒品害的。

埃德蒙 （痛苦地)她就是为了达到这个效果才吸毒的。至少今天是这样！（突然)轮到我出牌了，是吗？喏。（打出一张牌。)

蒂龙 （机械地打牌——好声好气地责备)她虽然装出对什么都无所谓的样子，可是听说你病了，还是急得什么似的。孩
802 子，你不要跟她那么过不去。你要知道这不能怪她呀，一旦那倒霉的毒品缠住了你——

埃德蒙 （脸色渐渐阴沉起来，用怨恨而责备的目光怒视着父亲)这毒品本来根本不会缠住她的！我心里明白得很，不应该怪她的！我知道应该怪谁！你！怪你他妈的吝啬！生下我以后，妈病得那么重，要是你肯花钱请个象样的医生，她也许永远不会知道世上有吗啡这样东西！可你呢，却把她交给旅馆里的庸医。那些家伙不肯承认自己没本事，只会敷衍塞责，至于病人会有什么后遗症，他才他妈的不管呢！你请这种医生，还不是因为他收费便宜！你又占了个便宜！

蒂龙 （触到痛处——发怒)住嘴！你什么也不懂，竟敢信口胡说！（勉强忍住火气)你也得想想我的苦处，孩子。我怎么知道他是那种医生呢？他的名声还不错——

埃德蒙 我看，是在旅馆酒吧间那批酒鬼中名声不错吧！

蒂龙　胡说！我请旅馆老板替我推荐一个最好的——

埃德蒙　可不是！嘴里说着要找医生，一面却哭哭啼啼说什么没钱只得住贫民院，明摆着让人家给你找一个便宜的医生！你那套鬼把戏我早就看透了！哼，即使以前不知道，今天下午也领教啦！

蒂龙　（内疚地申辩）今天下午怎么啦？

埃德蒙　现在别管这些了。我们是在谈妈妈的事！我说不管你怎么为自己寻找借口，你自己心里清楚得很，只怪你一毛不拔——

蒂龙　你在胡说！你马上给我闭嘴，要不——

埃德蒙　（不予理会）你发现她上了吗啡瘾以后，为什么不马上送她去治疗，乘她还有治好的可能？不，你才不肯呢！那样做得花钱哪！我敢打赌，你只是劝她乐观一点，坚强一点而已！事到如今你心里一定还是这么想的，不管真正内行的大夫跟你说什么，你还是相信自己那一套！

蒂龙　你又是胡说！我现在总算清楚一些了！可是当初我怎么会知道？我懂得什么吗啡？等我发觉不对头，已经过去好
多年了。我以为她只是有点病痛，一直没好，没什么别的。我怎 803
么会不送她去治疗呢，你倒说说看？（痛苦地）我怎么没花钱？为了治她的病，我花了好几千块钱！全都白白扔掉了！医院对她有什么用？她还不是反复地发病？

埃德蒙　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给她一丝希望，使她自己愿意戒掉！你不让她有个好好的家，只有这幢破烂的避暑房子，又坐落在她最讨厌的地方。你甚至不肯花钱把房子修饰得象样子些，却只顾自己买进地产，像个傻瓜似的老是上当，随便哪个骗个说他有金矿、银矿或其他发财的玩意儿要你投资，你没有不上

当的！每年巡回演出，你总是拖着她到处跑，每到一处，演一场戏就换个地方。可怜她孤单单一人，也没个人可以谈谈心，每天晚上在肮脏的旅馆里等啊等的，等你回家——可等到的却是酒吧间关门后你喝得烂醉回来！天哪，难怪她不愿意戒掉。嗨，每当我想到这点，我真恨死了！

蒂龙 （受了打击）埃德蒙！（发起火来）你竟敢和自己老子这样说话，你这个乳臭未干就目空一切的家伙！在我为你尽了那么多力以后，你还要这样说话！

埃德蒙 我们就要谈谈这事呢，你倒底为我出了多少力！

蒂龙 （脸上又露出内疚的神情——不理会他的话）你不要学看你妈的样子乱怪人好吗？她一吸了毒就总是这么乱怪人。我可从来没有不顾她的意愿拖着她到处跑，因为她也爱我，喜欢跟我厮守在一起。就是这么回事，不管她吸了毒以后胡说些什么。而且她也不是那么孤单，只要她愿意，总可以在我们剧团里找几个人谈谈心的。她身边还有孩子，而且我坚持不管花多少钱，总要雇个奶妈一路上和她作伴。

埃德蒙 （痛苦地）不错，这一点你倒是从来不吝啬的，那是因为你嫉妒，怕她在我们孩子身上花太多功夫，所以找个奶妈来把我们带得远远的！这又是一个失算！要是她得亲自照顾我，把精力都放在我身上，也许就不至于——

蒂龙 （惹火了，反唇相讥）好了，要是你把她发病时说的话都当一回事儿，那儿你最好不要出世，她也就不会——（他住了口，为自己的话羞愧不已。）

埃德蒙 （忽然间觉得精疲力尽，凄然地）不错，爸。我知道妈是这样想的。

804 **蒂龙** （后悔莫及）她不是这样想的！她最爱你，比任何一

个做母亲的都要爱！我刚才这么说只是因为你把我惹急了，老是提些陈年旧帐，还说你怎么恨我——

埃德蒙 （呆呆地）我不是那个意思，爸。（忽然露出笑容——醉醺醺地开起玩笑来）我跟妈一样，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总禁不住还是要喜欢你的。

蒂龙 （也有了点醉意，咧开嘴报之一笑）我也可以说我对你的感情没什么两样。其实，作为一个儿子，你也不过是个平庸得很的人物，这叫做"自己的孩子不嫌丑"。[73]（两人格格地笑了，一半出自真诚的感情，一半也因为酒的作用。蒂龙换了个话题）我们这副牌怎么了？轮到谁出牌了？

埃德蒙 好象是轮到你了。（蒂龙打出一张牌来，埃德蒙随手接过。两人又忘了打牌。）

蒂龙 你不要为今天这个坏消息过分难受。两个医生都向我保证，只要你到了那儿肯听从医生的嘱咐，半年之内就可以治好，最多一年。

埃德蒙 （脸色又沉了下来）别哄我了，这话连你自己也不信。

蒂龙 （过分激烈地）我当然信！为什么不信！哈迪大夫和那个专家都——

埃德蒙 你心里是知道我活不长的。

蒂龙 胡说！你疯了！

埃德蒙 （更加怨恨地）所以为什么要白费钱呢？这就是为什么你要把我送到一个州立农场去——

蒂龙 （内疚，不知所措）什么州立农场？我只知道那儿叫"山城疗养院"，两位医生都说这地方对你最合适。

埃德蒙 （尖刻地）对钱最合适！也就是说什么也不花，或

者基本上一个子儿也不花。爸，你别抵赖！你知道得最清楚，“山城疗养院”是州里办的慈善机构！杰米早就怀疑你会向哈迪哭穷，他果然从医生嘴里把真话给套出来了。

蒂龙 （勃然大怒）那个不务正业的酒鬼！我要把他一脚踢到沟里去！你刚刚懂事起，他就在你面前说我的坏话！

埃德蒙 关于州立农场的事你可否认不了，是吗？

蒂龙 事情并不是像你所说的那样！就算是州政府办的又

805 怎么着？为什么一定要说它的坏话！州政府有钱，可以把疗养院办得比私人的好，我为什么不能利用这个有利条利呢？这是我的权利——也是你的权利。我们是这儿的居民，我又是地产的拥有者，我纳税养他们，我的税高得要命——

埃德蒙 （痛苦地讽刺）不错，算起来有二十五万的产业。

蒂龙 胡说！全抵押出去了！

埃德蒙 哈迪和那个专家知道你有多少家当。我真不知道当他们听见你哭穷，暗示你想把我托付给慈善机构时会作何感想！

蒂龙 全是胡说！我什么也没跟他们说，只是告诉他们我负担不起百万富翁们住的那种疗养院，因为我的几个钱全放在地产上了。这是真的！

埃德蒙 然后你就到俱乐部去和麦圭尔碰头，又让他敲了你一笔竹杠，卖给你一块白送给人家都不要的地皮！（蒂龙正想否认）别抵赖了！麦圭尔和你分手后我们在旅馆里见到了他，杰米跟他开玩笑，说他又让你上钩了。他跟我们挤挤眼睛，高兴得直笑！

蒂龙 （无力地抵赖）如果他这么说，他就是撒谎！

埃德蒙 你自己别撒谎！（情绪越来越激烈）天哪，爸，自从

我出海过独立生活以后，我知道为了挣一点点钱没命地干活是什么滋味。我也破过产、挨过饿，因为没有栖身之处而在公园的长凳上过夜。因此我总是想法子原谅你，因为我知道你小时候也吃过不少苦。我总是设身处地为你考虑，天哪，在我们这个倒霉的家，你要不设身处地为别人想想，真要发疯了！我有时想起自己所干的荒唐事，我对自己也只好采取姑息态度！我一直想学妈的样，原谅你的弱点，认为一碰到钱的问题，你总管不住自己。你这也是没有办法。可是万能的主啊，你今天的做法未免太过分了！简直叫我恶心！倒不是因为你待我凶声凶气的样子，这一点我也不计较了！我对你的态度也不见得好，而且也不止一次了。不过想想看吧，现在关系到你儿子害肺病的事，你居然做出这副守财奴的寒碜相，在大庭广众面前丢脸！你难道不知道哈迪会到处去讲，弄得全城都他妈的家喻户晓！天哪，爸，
你难道没有一点尊严，不懂得羞耻吗？（爆发）你别以为这一回 806
我还会放过你！我决不会为了让你节省几个臭钱多买几块蹩脚地皮，就到那个他妈的州立农场去！你这个臭吝啬鬼——（他气得差一点噎住，说话声音直打抖。接着又是一阵不停的咳嗽。）

蒂龙 （在他的攻势下畏畏缩缩，内疚与悔恨之情压过了愤怒，结结巴巴地）安静些！别跟我说这样的话了！你喝醉了！我不和你一般见识。不要咳了，孩子。你无缘无故把自己折磨成这样。谁说你非去山城疗养院不可？你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好了。花多少钱我都不在乎，只要你能把病治好。别仅仅因为我不愿被那帮医生当作百万富翁敲竹杠，就骂我是个臭吝啬鬼。（埃德蒙咳嗽停了。他一副病态，显得十分虚弱。他父亲瞧着这模样吓坏了）你看上去很虚弱，孩子。你最好再喝点酒提提神。

埃德蒙 （抓过酒瓶，满满地斟上一杯——虚弱不堪地）谢

谢。(一饮而尽。)

蒂龙 (给自己也斟上一大杯,将瓶里的酒倒空了。他把酒喝了,低下头,呆呆地望着桌面上的牌——毫无表情地)轮到谁出牌了?(他呆呆地说下去,并无怨意)臭吝啬鬼。是啊,也许你说得不错。也许我拗不过自己的脾气,见钱就爱。虽然自从我有了点钱以后,我在酒吧间总是掏钱请这请那,或者把钱借给那些吃白食的家伙,明明知道借出去就甭想收回——(喋喋不休地自嘲)当然,那是在酒吧间,而且是灌饱了威士忌以后。等我回到家里,头脑清醒过来,就没有这么大方了。我小时候在家里吃过苦,知道一元钱来之不易。也是从那时候起,担心老了会住贫民院。打那以后,我从来不相信自己真会走运,老是提心吊胆,唯恐运气会变,我得到的一切到头来都会被夺走。说来说去,地产置得越多,你心里就觉得越安全。这种想法不一定合理,但我总免不了要这样想。银行会倒闭,到时候你的钱也跟着没了。可是你却总是能感觉到自己脚下那块土地,它是丢不了的。(突然,口气里带有一种藐视一切的优越感)你说你知道我小时候吃过多少苦,你知道什么!你怎么会知道?你从小样样都有——有奶妈照应,后来又上学读书,还念过大学,虽然没有念完。你从来不愁吃不愁穿。不错,我知道你也曾经到国外去闯过几年,
807 吃了点苦,身无分文,举目无亲。对你这股闯劲我倒是很看重的。不过那只是一种浪漫和冒险的游戏,闹着玩儿的。

埃德蒙 (毫无表情地讥笑着)不错,闹着玩儿的。尤其是那次我在"杰米牧师"酒店企图自杀,而且真的干了。

蒂龙 那是因为你神志不清。我的儿子没有一个会去——你那时是喝醉了酒。

埃德蒙 我清醒得像块冰凉的石头。问题就在这儿。我就

是不该多动脑子。

蒂龙 不要再学无神论者的样子,什么事都往坏处想! 我不要听。我刚才不过是想给你解释一下——(藐视地)你哪里知道一元钱的价值? 当我只有十岁的时候,父亲就撇下了母亲独自回爱尔兰去等死。后来他果然不久就死了。他也是活该。我但愿他在地狱里受罪。他好象是把毒耗子的药当面粉或者白糖什么的吃了。也有人传说他是故意的,可那是胡说。我家从来没有人会——

埃德蒙 我可以打赌,他是故意的。

蒂龙 又是往坏处想! 这是你哥哥教你的,无论什么事,他总是往最坏的地方去想。好,别管它了。再说我母亲被抛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异乡,身边还带着四个孩子,只有我和姐姐大一点,另外两个比我还小。我的两个哥哥早已离家了,他们自己谋生都不容易,当然更没有办法帮助家里。我们的那种穷法才没有那种他妈的浪漫味道呢。我们那个所谓的家,实际上只是一间可怜的茅棚,即使住这种房子,我们还因为付不起房租两次被赶了出来。我妈的几件破家具被扔在街上,妈和姐姐妹妹在一旁直哭。我尽量克制自己,因为我是家里唯一的男人呀! 但还是忍不住掉下眼泪。那时我才十岁! 可我没钱上学。我在一家机器厂干活,学做锉刀,一天干十二小时。那工厂就像马厩一样,又臭又脏。下雨天雨水顺着屋顶滴滴答答直漏。夏天像个火炉,烤得人发烫,冬天又不生火,手都冻僵了。而且那里还暗得要命,从两扇又小又脏的窗子射进来的亮光,是室内唯一的光源。遇到阴天,我们只得弯起腰,眼睛几乎碰到锉刀才看得见! 亏你有脸说什么做工哩! 你猜我拿多少工钱? 一星期五毛钱! 我说的是实话! 一星期五毛钱! 我那可怜的母亲白天在一家新

英格兰人家里帮佣，靠洗衣服、刷地板挣几个钱。我姐姐给人家
808 做针线活，两个小妹妹留在家里管家。我们从来没有吃饱穿暖过。我记得清清楚楚，有一年感恩节，也可能是圣诞节，母亲帮工的那家新英格兰人多给了她一元赏钱，在回家的路上她全买了吃的。我记得她抱着我们亲个不停，一面快乐地流着眼泪说："荣耀归于上帝，我们这辈子第一次每个人都吃得饱！"（抹去眼中的泪水）她真是个温柔、坚强的好女人，没有比她更好，更坚强的了。

埃德蒙 （感动）对，她准是这样的人。

蒂龙 她唯一担心的就是将来哪一天她又老又病，死在贫民院里。（停顿——然后苦笑了笑）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学会吝啬的。那个年头一元钱可真值钱啊。一个人学会的东西要改掉可不容易呢。我就学会了跟人讨价还价，什么东西都非占点便宜不可。如果我看中了这个州立农场是因为贪图它的价钱公道的话，你也得原谅我。两位医生确实都跟我说那地方不错，你一定要相信，埃德蒙。我向你发誓，如果你不想去，我决不勉强你去。（热烈地）你自己挑好了，什么地方都行！别管要花费多少钱！我什么疗养院都出得起。只要你愿意，哪儿都行——当然也要合情合理。（听到他最后那句留有余地的话，埃德蒙不禁嘴角一动笑了出来，顿时怨气全消。他父亲故意露出满不在乎的神情继续往下说）那位专家还介绍了另一家疗养院，他说这家疗养院的治疗成绩在国内算是第一流的。它是好几个有钱的企业家出钱资助的，主要是为他们厂里的工人提供福利。因为你是本地居民，所以你也有资格住院。这家疗养院资金雄厚，他们收钱不多，一星期只收七元，可是你却能享受到七十元的待遇。（赶忙加一句）你知道，我不想劝你上这儿上那儿，我只是把听来的情

况向你重复一遍。

埃德蒙 （收敛起笑容——若无其事地）哦，我知道。这地方让我听起来真是个上算的地方，我愿意去那儿。好，问题就这么解决了。（忽然又感到痛苦和绝望——呆呆地）不管怎样，现在没什么关系了。我们把这事忘掉吧。（换个话题）我们这副牌怎么啦？该谁出牌了？

蒂龙 （机械地）不知道。大概是我吧，不，是你。（埃德蒙 809
打出一张牌来。他父亲接了过去，然后打算从自己手上打出，却又把打牌的事忘了）不错，也许过去的经历给我的教训太深了，让我把钱看得过分重了。这一点后来甚至断送了我的演员生涯。（凄然地）孩子，我在别人面前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一点，可是今晚我心里难过，觉得自己什么都完了。还有什么必要去装腔作势、顾全面子呢？你知道，我那个没花多少本钱买来的剧本居然一举成功——非常叫座——这样轻而易举地发财倒毁了我的前途。我别的什么戏都不想演，只想靠着这棵摇钱树了。[74]后来当我醒悟过来，认识到我已成了这出倒霉戏的奴隶，想要排点别的什么戏时，已经太晚了。在观众眼里我就是那个角色，那个角色就是我，他们再也不要看我扮演别的角色了。他们的眼光真准。我一年一年地故技重演，一味地偷懒，不学新戏，这样把我以前有的天赋都糟蹋掉了。你想想看，一个演出季净赚三万五、四万块钱易如反掌！这太吸引人了！可是在我买下那个倒霉的戏之前，我是全国最有前途的三四个青年演员之一。我那时拼命地干，我放弃了机械师的工作去当跑龙套的角色，因为我爱好戏剧。我那时野心勃勃，把所有的剧本都找来读，还认真研究了莎士比亚的剧本，就像读《圣经》一样用功。我通过自学，把自己原来很重的爱尔兰口音都改了过来。我太喜欢莎士比亚了，我

宁愿演他的任何一出戏，不收分文，仅仅为了享受一下在他的伟
大诗篇里生活的乐趣。我演他的戏倒还真出色呢，总能从他那
里获得灵感。要是我努力下去，准能成为一位演莎剧的大明星。
这我心里明白！1874年那年，大明星埃德温·布斯到我们芝加
哥这个剧院来，我是那家剧院的主要演员，我就和他演AB角。
头一夜我演凯修斯他演布鲁托斯，第二夜掉过头来我演布鲁托
斯他演凯修斯*。我们还轮流演奥赛罗和埃古**。我演奥赛罗
的第一个晚上他跟剧院经理说："那小伙子演奥赛罗比我还要出
色！"（骄傲地）这句话出自当代最杰出的大明星布斯的嘴里！他
并没有过誉！而我那时只有二十七岁！现在回想起来，那天晚
上真是我舞台生涯的顶峰。真是前途无量！打那以后有一段时
间我还是雄心勃勃。后来娶了你母亲，你可以问问她，当年我是
810 何等的风光。她对我的恩爱只有增强我的雄心壮志。可是几年
以后我就交上了那个倒霉的好运气，找到了那出赚钱的戏。一
开始我倒没想到会赚钱，只是心里明白这种富有浪漫色彩的角
色我能演得比谁都好。不料一上演就旗开得胜，卖座好得不能
再好——就这样，命运控制了我，将我随意驱使——为每年净赚
三万五到四万而奔波！这在当时是一笔大数目——即使现在看
起来也不算少哩。（痛苦地）嗨，我真不知道自己倒底想买什么，
竟然肯付那么大的代价——好了，不去管它了。现在即使后悔
也晚了。（无动于衷地望着手中的牌）轮到我出牌，是吗？

埃德蒙 （受了感动。用同情的目光看着父亲——缓慢地）我很高兴你把这事告诉了我，爸。我现在对你比以前了解多了。

---

* 布鲁托斯和凯修斯是莎士比亚悲剧《裘力斯·凯撒》中的人物。——译者注

** 奥赛罗和埃古系莎士比亚悲剧《奥赛罗》中的人物。——译者注

蒂龙 （歪着嘴轻松随便地笑着）也许我不应该告诉你，也许你听了只会更瞧不起我。要让你知道一元钱的价值，这也不是个好办法。（仿佛"一元钱的价值"这句话使他自然而然产生了一种联想，他习惯地抬头看看枝形吊灯，很不以为然地）那些多余的灯照得我眼都痛了。我关掉几盏好吗？我们不需要这么多灯，而且也没有必要让电气公司赚钱。

埃德蒙 （忍住了笑——和颜悦色地）当然没有必要。把灯关掉好了。

蒂龙 （挪动沉重的脚步，摇摇摆摆地站起身来，伸手摸索着关灯——他的思想又回到刚才的思路上去）不，我真的不知道当初自己想买什么。（咔嗒一声关了一盏灯）我可以发誓，埃德蒙，即使我现在一亩地都不买，一分钱存款都没有，我也心甘情愿——（咔嗒一声又关了一盏）如果我现在回顾自己的一生，看到自己成了优秀的艺术家，我即使晚年无家可归只好住贫民院也决无怨言。（他把第三盏灯熄了，只剩下台灯还亮着，于是便又重重地坐了下来。埃德蒙忽然间忍不住爆发出一阵不自然的冷笑，这笑声伤了蒂龙的自尊心）你倒底在笑什么？

埃德蒙 不是笑你，爸。我在笑人生。这疯颠的人生。

蒂龙 （咆哮着）又是那一套无病呻吟！人生并没有错，错的是我们自己。（引用莎士比亚的台词）"要是我们受制于人，亲爱的布鲁托斯，那错处并不在我们的命运，而在我们自己。"[75]
（停顿——然后凄然地）埃德温·布斯夸我演奥赛罗的那句话，我 811
叫剧院经理一字不差地记了下来。那张纸我在钱包里藏了好多年了。我曾每隔一段时间就拿出来看看，到后来越看越难受，再也不想见到它了。不知道这张纸现在搁在哪儿了？总不出这个房间，我记得我是小心翼翼把它藏起来的。

埃德蒙 （心里悲痛，嘴上说着带刺的恭维话）也许在阁楼上那只箱子里，和妈妈那套结婚礼服放在一起。（见父亲向他瞪眼，又赶快补上一句）看在圣徒的面上，我们既然要打牌，就好好打吧。（他接过父亲打出的牌，自己又打出一张。有那么几分钟的时间，两人动作十分机械地打着牌。接着蒂龙停了下来，谛听着楼上的动静。）

蒂龙 她还在走来走去。天知道她什么时候才会去睡觉。

埃德蒙 （神情紧张地恳求）看在基督的份上，爸，别提它了。（他伸手取酒瓶，倒了一杯酒。蒂龙想劝阻，却又作罢。埃德蒙喝酒。将酒杯放下。脸上表情起了变化。他开口说话，仿佛故意乘着酒意做出伤感的样子，将真正的自我却藏了起来）是的，她在楼上来回地走动着，一个过去的冤魂！面我们却坐在这儿，一面假装忘掉过去的一切，一面却竖起耳朵捕捉最轻微的声音，听着雾滴从屋檐上啪嗒啪嗒滴下，像一只走走停停的破钟——或者像下等夜总会里妓女潸然而下的泪水溅在桌上走了汽的啤酒里！（他为自己的比喻自鸣得意起来，又不免带着几分感伤）这句话说得不错吧，嗯？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可不是波德莱尔的诗句。想不到我还有这么一手呢！（因酒兴而噜苏起来）你刚才跟我讲了你记忆中最得意的事情。想听听我的吗？我得意的事情都和航海有关。我就给你说一个吧。有一次我坐着一艘德国的横帆船往布宜诺斯艾利斯驶去。信风中可见满月当空，那条破船倒也以每小时十四海里的速度前进。我倚在斜桅上，脸朝着船尾，脚下海水翻滚着泡沫四下飞溅，头上桅杆高高地扬着风帆，在月光下一片洁白。我陶醉在眼前的美景和帆船悦耳的节奏中，一时竟悠悠然魂驰天外——真的像魂儿出了窍一样。我感到无比的自由！我的整个身心都溶进海水里，和白

帆、飞溅的浪花、眼前的美景、悦耳的节奏，和帆船、星空融成一体！我不属于过去，也不属于将来，只感到宁静与和谐，只感到一阵阵的狂喜。我似乎超越了自己渺小的生命，超越了人类共 812
同的生命而达到永生，也可以说达到了与神同在的境界。还有一次，我在美国远洋公司的一条船上。我一清早在桅楼上值班。那一回大海却是那么平静，海水懒洋洋地荡漾着，像催眠似地将船轻轻地摇动。这时旅客们还在梦乡，船员也一个不见，真是万籁俱寂。在我的下面，黑烟从烟囱里冒出，弥漫在我的身后。我站在那儿似梦非梦，也忘了自己的值班任务，只觉得孤零零一人，在这高高的桅楼上，远离尘世的喧嚣。我看着晨曦在不知不觉中降临这水天一色的沉睡世界，给它染上一层朦胧的色彩。就在这一刹那间，我感到了一种令人心醉神迷的自由。我只感到平静极了，已经无所追求，只有满足的快乐和安慰，仿佛到达了人生最后一个港口，超脱了人生一切丑恶、可怜而贪婪的恐惧，超脱了一切希望和梦想！还有几次，当我远远地游离海岸，或者独自一人躺在海滩，我也有过同样的感觉。仿佛自己成了悬在空中的太阳、热烘烘的砂砾或缠在礁石上随着浪头浮动的水草。就像圣徒受到了祝福，就像有只无形的手将遮蔽万物的纱幕拉开，就在这一瞬间你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你看清了藏在纱幕背后的秘密，而你自己就是秘密。一瞬间一切都有了意义！然后纱幕放下了，你又感到孤独无慰，迷失在雾海中。你跌跌撞撞不知往何处去好，也不知为什么要去。（苦笑）我来到这个世上做个人，真是个大错。要是做只海鸥或做条鱼，我一定生活得更好。作为一个人，我将永远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找不到一个安身的家。我不需要什么，也不被人家所需要。这样的人永远找不到归属，永远对死亡抱着一丝眷恋！

蒂龙 （注视着他——勉强地）你真是块诗人的料。（然后又不安地声明）不过什么没人需要啊，眷恋死亡啊，实在是愚不可及的无病呻吟。

埃德蒙 （挖苦地）诗人的料！不，我担心自己倒像那个老是向人讨烟抽的乞丐，他连做卷烟的材料也没有，有的只是那股烟瘾。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些话，我实在表达不清楚，只能结结巴巴讲一通。我也只能做到这一点了。不过，这至少是实实在在
813 的写实主义。我们雾里人生来就只能这么结结巴巴辞不达意的。（停顿。两人突然惊起。从屋外传来响声，好象是什么人绊了一下，在门前的台阶上摔了一跤。埃德蒙咧嘴笑了）哦，这声音听上去像哥哥。他一定喝得烂醉了。

蒂龙 （一脸怒容）这个不务正业的小子！他赶上了最后一班车，算我们倒霉。（站起身来）让他上床睡去，埃德蒙，我要到外面游廊去站一会儿。他喝醉酒说起话来更刻毒，我留在这儿只会发脾气。（他走出房门，向屋子一侧的游廊走去。这时只听见杰米走进穿堂，将门砰的一声在身后关上。埃德蒙颇觉有趣地看着杰米步履不稳地穿过前客厅。杰米进。他已酩酊大醉，两腿软绵绵地不听使唤。他目光呆滞，脸上浮肿，口齿含糊不清，下巴像父亲一样耷拉着，嘴上挂着嘲弄的笑容。）

杰米 （站在过道上，身子摇晃不定，眼睛一个劲儿地眨巴着——大声嚷嚷）喔唷嗬！喔唷嗬！

埃德蒙 （厉声地）别大声嚷嚷！

杰米 （惊愣地看着他）哦，是你，小家伙。（一本正经地）我醉得不成样子了。

埃德蒙 （冷冰冰地）多谢了。你不说我还不知道呢。

杰米 （傻乎乎地张开嘴笑）说得正是。其实说不说还不是

一样，呃？（弯下腰，拍拍膝盖）真是个意外，前门的台阶找我的麻烦，乘着大雾拦我的路。外边得盖一座灯塔才行。哦，这里边也这么黑。（皱眉）这儿倒底算什么，停尸场不成？咱们还是把话说明了吧。（他一脚高一脚低地走到桌旁，口中念念有词，背着吉卜林的诗句）

“趟啊趟，趟水走过卡布尔河，
在黑暗中趟过卡布尔河！
抓住木桩不松手，木桩就是引路人，
引你黑暗中趟过卡布尔河。”[76]

（他伸手在吊灯上摸索着，终于把三盏灯都扭亮了）这才像个样。管他妈的老吝啬鬼！咦，那个老守财奴到哪儿去了？

埃德蒙　在外面游廊上。

杰米　谁也别想叫我们在加尔各答的黑洞里过日子。（一眼瞅见满满一瓶威士忌）嗨！我是发酒疯了还是怎么啦？（伸手乱摸，一把抓住酒瓶）天哪，这倒是真的一瓶酒，老头儿今晚怎么啦？准是醉昏了，忘了把这收进去。有吃就吃，抓紧时机，这是 814
我成功的秘诀。（他满满地倒了一杯，酒都溢出杯外。）

埃德蒙　你已经醉了，再喝就要烂醉如泥了。

杰米　真是孩儿口里吐名言。好了，别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小家伙。你还是个乳臭未干的黄毛小儿呢。（他慢慢在椅子里坐下，小心翼翼地把那杯酒高高举在手里。）

埃德蒙　好吧，你想喝就悉听尊便。

杰米　可惜我醉不成泥，问题就在这里。我喝的酒可以沉一只船，可船就是沉不了。来，干杯。（喝酒。）

埃德蒙 把酒瓶递过来，我也喝一杯。

杰米 （突然带着一副老大哥关心弟弟的神情，一把握住酒瓶）不，你不能喝。只要有我在这儿，你就别想喝。别忘了这是医生的嘱咐。也许你死了别人根本就不在乎，可是我在乎。我的小弟弟，我爱你爱得要命。我在这世上别的什么也没有了，只剩下你了。（将酒瓶紧紧握在手里）只要我做得到，我就不给你喝酒。（在他酒后一味伤感的背后，有着一种诚挚的感情。）

埃德蒙 （烦躁地）唉，别提了。

杰米 （伤了感情，脸沉了下来）你不相信我真把你当一回事儿，嗯？就算我是醉后说胡话。（递过瓶子）好吧，喝去。喝了好早死。

埃德蒙 （见他生气——深情地）我当然知道你把我放在心上，杰米。而且我也打算戒酒的。不过今晚是个例外。今天倒霉的事太多了。（倒了一杯酒）来，敬你一杯。（喝酒。）

杰米 （一时清醒了点儿，对弟弟露出怜悯的神色）我知道，小家伙，今天对你来说真是个倒霉的日子。（接着用嘲讽的口吻）我敢打赌那个老吝啬鬼可没劝你戒酒吧。说不定还会让你带一箱酒到那个收容穷病人的州立农场去呢。你早一天死，他可以少花一天的钱。（怀着藐视和怨恨）什么狗养的父亲！天哪，要是你把他写进书里都没有人会相信！

埃德蒙 （替父亲辩解）哦，爸也没有什么不是，要是你了解他的话——对有些事情只好一笑了之。

杰米 （愤世嫉俗地）他又在你面前诉苦了吧？他骗得了
815 你，可骗不了我。再也骗不了我了。（语气放慢）不过说起来我有件事倒也很可怜他的。可就那事也是他自讨苦吃，只能怪他自己。（急忙加了一句）好了，不说它了。（一把抓过酒瓶，又倒

了一杯。又是一副烂醉的样子)刚才那一杯倒真有点厉害，这一杯下肚准会叫我醉得醒不过来。你有没有告诉老吝啬鬼，我从哈迪大夫那儿打听出这个疗养院实际上是个慈善机构的收容所?

埃德蒙 (不太情愿地)我说了。我跟他说我不愿去那儿。现在都解决了，他说我爱上哪儿就上哪儿。(毫无怨意地笑着补充一句)当然，价钱得合情合理。

杰米 (醉醺醺地模仿着父亲的口气)当然可以，孩子。只要合情合理，什么都行。(嘲讽地)这句话的意思是，把你送给另一家便宜的收容所。哼，他要是演起《钟声》里的老吝啬鬼加斯帕德[77]，准用不着化妆。

埃德蒙 (烦躁地)哦，别说了，行吗? 你那个加斯帕德，我听了不知有多少遍了。

杰米 (耸耸肩——口齿不清地)好吧，只要你愿意，随他怎样安排吧。死活是你的事——我是说，但愿你不要死。

埃德蒙 (换个话题)你今晚在城里干什么了? 到梅咪·伯恩斯那里去了?

杰米 (醉得厉害，直点头)不错，除了她那儿，我到哪儿去找合适的女伴呢? 还有爱情。别忘了爱情。一个男人没有一个好女人爱他，还算什么男人呢? 只不过是个他妈的躯壳。

埃德蒙 (带着醉意格格地笑了。此时于脆忘乎所以地一醉方休)你这个花花公子。

杰米 (兴致勃勃地朗诵起王尔德的《妓院》来)

“转身我对爱人说，

‘死人陪死人翩翩起舞，

尘土随尘土团团回旋。'

然而她——耳闻琴声悠扬，
竟舍我一旁直趋内室，
爱情啊堕入了肉欲之乡。

此时乐曲忽不成调，
华尔兹已使舞伴们厌倦……"

816 （他猝然停下，口齿不清地）诗句记不准了。要是有我的爱陪在身边，我才不管什么爱情肉欲呢。可我没有爱人。（停顿）你猜猜我在梅咪那儿挑的是哪个美人儿来受用一番女性的爱。你听了一定会好笑，我挑了胖子维奥莱特。

埃德蒙 （乘着酒兴大笑）我不信，你可是说实话？真给你挑着了！天哪，体重足足有一吨呢。你究竟为啥挑了她？只是为了闹着玩儿吗？

杰米 不是开玩笑。我是非常认真的。当我走到梅咪家时，心里不知怎么难过极了——为我自己，也为世上像我一样的可怜虫伤心。我准备在任何一个女人怀里痛哭一场。你是知道的，当酒神在心中轻轻拨动琴弦时，人会有怎样的感觉。再说我一走进梅咪的门，她就开始向我诉起苦来，说生意如何如何的清淡，还说打算把胖子维奥莱特解雇了，因为主顾没有一个中意她。她能留在这儿唯一的理由是还会弹几下钢琴。可是近来她老是喝酒，而且常常醉得不能操琴，整天只知道坐吃。虽然维奥莱特心地好，为人忠厚，她也可怜她，因为她要是被解雇了，真不知道上哪儿去挣口饭吃。但是公事毕竟只好公办，她也实在养

不起一批胖姐儿。你看，这话倒叫我可怜起胖子维奥莱特来了。因此，我就在你给我的钱中花了二块领她上了楼，心里头什么邪念都没有。虽说我是喜欢胖女人的，但也不见得喜欢那么胖的。我所需要的只是推心置腹地谈谈心，互相诉说人世的无限悲哀。

埃德蒙 （醉兴所至，格格地笑着）可怜的维！我敢打赌你一定又向她朗诵吉卜林、斯文朋和道森的诗句，还对她说“我对你忠诚如一，辛娜拉，用我自己的方式。”

杰米 （漫不经心地笑）当然——好在有酒神在我心里奏着音乐。她对我这一套倒也顺着，可是后来却恼火了，以为我把她带上楼是为了开她的玩笑。她把我臭骂一顿，说什么她总比我这个只会背背诗的酒鬼强。说着说着便哭了起来。于是我只好说我是因为她胖才喜欢她的。她也愿意把我的话当真，我就留在那儿一直陪着她，以此证明我说的是真心话。她这才高兴起来，临走的时候她跟我亲嘴，说她爱我爱得发疯。我们俩在走廊里又相对流了一阵泪，一切都挺好的，只是梅咪大概以为我该进疯人院了。

埃德蒙 （带着嘲讽的口气朗诵着）

> “卖笑的、逃缉的，自有他们的赏心乐事，芸芸众生却永 817
> 远无法理喻。”[78]

杰米 （醉醺醺地直点头）一点儿不错！那一刻过得真是逍遥自在。你应该跟我一起去的，小鬼。梅咪还问起你来着。她听说你病了很难过。她倒是真心诚意的。（停顿——然后带着酒后的伤感，用拙劣演员那种过火的语调）今晚的事让我睁开了眼睛，使我看清自己的灿烂前程！我要放弃舞台生活，将表演艺

术奉还给杂耍班的海豹，那海豹才是杰出的表演艺术家。我要尽量发挥自己的天赋，用得其所，将来一定能在成功的路上登峰造极！我可以去扮演马戏班胖女郎的情人！（埃德蒙笑了。杰米的情绪又变得傲慢不逊起来）呸！你以为我当真堕落到这步田地，跟这乡下酒店的胖女人谈情说爱！想当年百老汇最漂亮的明星都追求过我！（背诵吉卜林《流浪汉之王六行诗》的诗句）

“总而言之，我什么都尝遍
幸福之路带你走遍全球。”

（沉浸在忧郁之中）此话不对。什么幸福之路，都是些骗人的空话。乏人的旅途才对。踏上这旅途，你自己都不知往何处去。我就是到了这步田地——不知往何处去。天下人人都是这个下场，即使大多数傻瓜不肯承认。

埃德蒙 （冷嘲热讽地）算了吧！你过一会儿哭都来不及呢。

杰米 （一惊。敌意地盯住弟弟看了一会儿——口齿不清地）你不要——他妈的太放肆了。（突兀地）不过你说得不错。让那些牢骚不满都见鬼去吧！胖子维奥莱特倒还不错，我很高兴能陪着她。这是基督的牺牲精神。我安慰了她，使她不再闷闷不乐。那一刻过得真逍遥自在。小鬼，你应该跟我一起，忘掉你的忧虑和烦恼。你急急忙忙赶回家来对自己无能为力的事犯愁有什么用？算了，一切都结束了——什么都完了——一点希望也没有（他住了嘴，昏昏欲睡地点着头，闭着眼睛——随即突然抬起头来，脸绷得紧紧的，用嘲笑的口吻朗诵起来）

"如果将我绞死
在那最高的山巅
母亲啊，我的母亲！
我知道谁的爱还会跟随着我……"[79]

埃德蒙 （粗暴地）住嘴！

杰米 （冷酷而鄙夷地，口气里带着仇恨）那个吸毒鬼上哪儿去了？去睡了吗？（埃德蒙往后一仰，仿佛挨了一击。紧张的沉默。埃德蒙脸色惨白。接着他大发雷霆，从椅子上跳将起来。） 818

埃德蒙 你这个下流的孬种！（他朝哥哥脸上猛击一拳，这一拳从他颧骨上擦过。杰米立刻对此作出反应。他好斗地从椅子里站起准备打架，但忽然间似乎清醒过来，想起自己刚才说的话，不觉怔住了。于是又无力地坐下。）

杰米 （怪可怜地）谢谢你让我清醒了，我真是该打。我自己也不知怎么搞的——喝醉了就信口乱讲——你是知道我这个坏脾气的，小鬼。

埃德蒙 （怒气顿消）我知道你是绝对不会说这种话的，要不是——可是天哪，杰米，不管醉成什么样也不该说这种话呀！（停顿——凄然地）对不起，我打了你。我们从来没有吵得这么厉害过。（颓然倒在椅子上。）

杰米 （喉咙沙哑地）没什么，你打得好。我这条脏舌头，最好把它割了。（用手捂住脸——呆呆地）我想也许是因为这心情太坏了。因为这次妈真的把我给骗了。我真的以为她这回改了。她说我凡事从坏处想，其实这一次我倒是从好处想的。（声音颤抖了）我想我这回不能饶恕她。这事对我关系太大了。我

甚至燃起了希望，心里想如果她能洗手不干，那我也做得到。(他呜咽起来。最可怕的是他的哭不像是酒后感伤，而是头脑清醒得很。)

埃德蒙 (眨着眼睛，不让眼泪流下来)天啊，我难道不知道你心里有多痛苦！别这样了，杰米！

杰米 (竭力忍住啜泣)我对妈的情况知道得比你早。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第一次了解真情时的情景。那次她正在吸毒时被我撞见了。天哪，我以前做梦也想不到除了妓女以外还有别的女人会吸毒！(停顿)后来你又得了肺病。这对我真是沉重的打击。我们俩不光是兄弟，你还是我唯一的知己。我对你的爱比什么都深，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

埃德蒙 (伸手拍拍他的手臂)我知道，杰米。

杰米 (已停止哭泣——两手从脸上拿下——带着一种奇特而痛苦的口吻)可是我敢肯定你一定听了妈和那老吝啬鬼的
819 话。他们老是在背后说我的坏话，说我什么事都往坏处想。你准是在怀疑我又在动什么坏念头：爸老了，没几年好活了。如果他死了，那爸所有的财产就归我和妈所有。所以我心里很可能在希望——

埃德蒙 (义愤地)闭嘴，你这个傻瓜！是谁他妈的在你脑子里装进这种念头的？(责备地看着哥哥)是的，我就是想知道，是谁在你脑子里装进这种念头的？

杰米 (慌乱地——又显出喝醉酒的样子)别傻了！我不是跟你说了！他们老是怀疑我凡事往坏处去想。我被他们弄得实在没办法，只好——(醉醺醺地怨恨已极)你准备干什么？难道还想给我加个罪名不成？你别跟我来那一套了！我见识过的东西比你多得多！你别以为自己读了几本冒充高雅的书，就可以

捉弄我了！你不过是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妈妈的宝贝，爸爸的宠儿！全家的指望！近来你头脑膨胀得厉害。你倒底有什么了不起的！只不过在这个乡下小镇的报纸上登了几首歪诗！哼，我以前大学念书时在文学刊物上写的东西都比这个好！你最好还是冷静点儿吧！你并没有作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你让--批不见世面的乡下佬把你吹捧得天花乱坠，似乎你真的前程无量——(忽然他的语调又变得悔恨交加。埃德蒙这时已将脸扭开，不去理会这番长篇大论)嗨，忘了我这番话吧，小鬼[80]。这话就算没说。你知道我不是故意这么说的。你做出成绩来，没有人会比哥哥更感到骄傲的。(喝醉了酒说起话武断起来)我为什么不骄傲？这可是纯粹的自私心理。你有出息我脸上也有光彩。你长大成人，我的功劳比谁都大。我教会你怎样对付女人，你才没有受骗上当，做出自己不愿做的蠢事来！再说，是谁第一个教你念诗的？举个例子，史文朋的诗是谁教你的？是我！因为有个时候我自己也想写诗，我就促使你心里早早地立下了志愿，将来有一天成为一个作家！他妈的，你不仅仅是我的弟弟，你简直就是我培养造就的！你是我按照自己的理想一手创造的！(他乘着酒兴，滔滔不绝。埃德蒙只觉得有趣，笑得合不拢嘴。)

埃德蒙 好，我就算是你按照自己的理想一手创造的吧。来，咱们喝一杯。(笑着)你这个疯子！

杰米 (口齿不清地)这杯该我喝，你不能喝。我得照看你。(伸手抓住弟弟的手，脸上露出疼爱的傻笑)不要被这疗养院的事吓倒。他妈的，你可以对付过去，不消六个月你就可以恢复健 820
康。也许你根本不是什么肺病。医生中骗人的不少。他们许多年前就跟我说，要是不戒酒我马上就得死——可我不还是活得

好好的吗？他们都是些骗子，只要能骗到你的钱，什么都干。我敢肯定那个州立农场是个贪污受贿的地方。医生每送去一个病人就能拿到一笔推荐费。

埃德蒙 （又好气又好笑）这人真叫人受不了。到了最后审判的那天，你也会跟人说只要送几个钱就可以进天堂。

杰米 怎么不是。给上帝塞几个钱，你就可以得救。可是如果你身无分文，你就得下地狱！（说出这句亵渎神灵的话，他咧开嘴笑了。埃德蒙也只好跟着笑。杰米继续往下说）"把银钱放在你的钱袋里"[81]，这是最可靠的办法。（嘲讽地）这也是我成功的秘诀！你看我有多得意啊！（他将埃德蒙的手放开，自己倒了满满一杯酒，一口喝了下去。他醉眼迷糊地望着弟弟，充满着疼爱——又抓起他的手，用那种口齿不清但又诚恳有力的奇特声调说起来）听我说，小鬼。你就要离开这儿了。我也许找不到其他机会跟你谈了。即使有机会，也不一定能像今天这样酒后吐真言了。所以我得趁现在跟你说了。有些事我早就该告诉你的——为了你好。（停顿——内心斗争着。埃德蒙睁大眼睛不安地望着他。杰米脱口而出）我不是喝醉酒胡说，是真话。你不要把我的话当儿戏。我想劝你——对我警惕着点。妈妈、爸爸的话没错。我给了你坏影响，而且更坏的是，我是存心这样做的。

埃德蒙 （不安地）别说了！我不愿听——

杰米 不！你得听！我存心把你引坏，想让你也变成一个不务正业的人。至少，部分的我是这样想的，而且是很大一部分的我。这部分的我早已死了。它仇恨生活。说什么我是为了让你变聪明些，这样你就可以从我的失败中引出教训等等。这话有一个时候连我自己都信以为真，但那是虚伪的，那只是为了使

我即使做错了事也显得有道理；使我的狂饮烂醉带上点浪漫色彩；使我玩过的娼妓显得妖冶魅人，而不是那种又愚蠢又可怜、身染梅毒的丑八怪；使正经的工作倒成了笨蛋的营生。我一直不愿意让你成功发迹，唯恐自己更加相形见绌。真的，我心里希望你失败，我老是嫉妒你这个妈妈的宝贝、爸爸的宠儿！（他怀着越来越深的敌意望着埃德蒙）而且妈妈就是为了生你才染上吸毒的瘾。我知道这不是你的错，可是结果还是一样，他妈的，我忍不住要恨你——

埃德蒙　（几乎吓坏了）杰米！别说了！你疯了！ 821

杰米　不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小鬼。我虽然恨你，可是我爱你更深。我现在向你坦白的话就是证明。我冒着你恨我的危险，跟你说了——尽管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不过最后那句话我原来并不想说的——没想到会讲到那么多年以前的事。我不知道怎么一来就全讲出来了。我想告诉你的是：我希望你在世上出人头地、获得成功。但是我也要你对我抱有戒心，因为我也会千方百计让你失败的。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恨自己，总想在别人身上报复，尤其在你身上。王尔德在《狱中诗》里把事情给搞颠倒了。一个心已经死了的人，当然不得不毁了他心爱的东西。事情只能是这样。我已经死了的那部分就是这样。它希望你的病治不好，甚至还高兴见到妈妈又染上了吸毒瘾！他需要有个伴儿，他不愿成为家里唯一的死人！（痛苦地勉强笑笑。）

埃德蒙　我的天，杰米！你真的疯了！

杰米　你只要仔细想想就知道我的话不错。等你进了疗养院，再也见不到我时，你可以好生想一想。你得下决心时时提防着我——把我从你的生活中驱逐出去——就当我已经死了——

跟人家说："我有一个哥哥，可是已经死了。"等你出院回家，小心不要受我的骗。我会等着你，嘴里说着"我的老朋友"之类的话欢迎你，欢天喜地和你握手，可是一有机会我就会从背后捅你一刀。

埃德蒙 住嘴！我要是再听你胡诌下去我就不是人——

杰米 （仿佛没有听到）只是不要忘掉是我告诉你的，是我劝你提防着我——为了你好。这点功劳倒是要归于我的。谁的爱都比不上这么深，竟然劝弟弟不要上自己的当。（醉得厉害，像摆锤一样摇着头）我的话完了。憋在心里的话讲出来，舒服多了。就好象做过忏悔一样。我知道你会赦免我的罪孽，是吗？你有同情心，你真是个他妈的好孩子。你应该是好孩子，倒底是我一手造就的。好，你去好好养病吧，可不要死在我的前头。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了，愿上帝保佑你，小鬼。（闭上眼睛，嘴里还在含糊地咕哝着）这是最后一杯苦酒——喝了就完了。（他醉得厉害，昏昏沉沉地打起盹来，但并未完全入睡。埃德蒙痛苦已极，将脸埋在手里。这时，蒂龙轻手轻脚地从通往游廊的纱门进。
822 他的睡衣已被雾水浸湿，领子往上翻着围住了脖子。他的脸严肃中透出一种鄙夷不屑的神气，同时也带着几分怜悯。埃德蒙没有注意他进来。）

蒂龙 （低声）谢天谢地，他睡着了。（埃德蒙吓了一跳，抬起头来）我以为他会一直谈下去，没个完呢。（把睡衣的领子翻下）我们最好还是让他躺在原地别动，等酒醒后再起来。（埃德蒙仍保持沉默。蒂龙瞧瞧他——继续往下说）我听到他刚才最后几句话了。这就是我一直劝你要提防的事。既然现在他亲口承认了，我想你总不会再当耳边风了吧。（埃德蒙不动声色，像没听见似的。蒂龙爱怜地补充几句）不过你听了也不要太放在

心上，他喝醉酒就是喜欢夸大自己的弱点。他对你还是很好的，这是他身上还保存着的唯一优点。（俯身看着杰米，忍不住又痛苦伤心起来）真是叫我出尽了丑！我的第一个孩子，小时候那么聪明、有出息，我指望他能光大门楣、耀宗荣祖的！

埃德蒙 （痛苦地）爸，别说了，行吗？

蒂龙 （倒了杯酒）给糟蹋了！一个无用的躯壳，一只酒囊饭袋，这一辈子算是完了！（蒂龙喝酒。杰米似乎感觉到父亲站在面前，动了动身子，从昏昏沉沉中挣扎着起来。这时终于睁开眼睛惊愕地看着蒂龙。蒂龙戒备地往后退了一步，脸色阴沉了下来。）

杰米 （突然用手指指着父亲，富有戏剧性地朗诵起来）

“克莱伦斯来了，虚伪、善变、背誓的克莱伦斯，他在图克斯伯雷战场上刺杀了我；来抓住他！怨鬼们，抓他去上酷刑”。[82]

（然后怨恨地）你对着我看什么？（又带着讥讽的口吻背诵罗赛蒂的诗句）

“望着我的脸，我名叫‘奈何天’，
也叫‘悔不该’、‘叹已迟’、‘别旧日’。[83]

蒂龙 你叫什么我清楚得很。而且上帝知道我可不愿意看你这副尊容。

埃德蒙 爸！别说了！

杰米 （冷嘲热讽地）爸，我给你出个好主意。这个戏剧节咱们重演一下《钟声》这出戏如何？戏中有个角色你不用化妆就可以演的，就是老加斯伯德，那个吝啬鬼！（蒂龙转过身去，强压

下火气。)

埃德蒙 别说了,杰米!

杰米 (嘲弄地)我认为说起舞台表演技巧,连大明星埃德
823 温·布斯都从来没有赶上杂耍班的海豹。这些海豹聪明而且诚实,它们从来不侈谈什么表演艺术来吓唬人。它们承认自己演出不过是为了维持生计而已。

蒂龙 (伤了自尊心,对他大发雷霆)你这个二流子!

埃德蒙 爸! 你想大吵一场弄得妈妈下楼来吗? 杰米,回去睡吧! 你已经信口开河说得太多了。(蒂龙转过身去。)

杰米 (口齿不清地)好吧,小鬼。我可不是为了吵架来的。我困得要命。(他闭上眼睛,头一下一下地往下沉。蒂龙走到桌边坐了下来,将椅子移动一下,背对着杰米。他很快地也瞌睡起来。)

蒂龙 (昏昏欲睡地)但愿她上床睡了,让我也好去睡。(睡意更浓)我真是累死了。我现在不比从前,熬不了夜了。老了——不中用了。(呵欠打得震天响)我眼睛都睁不开了。好吧,我也来打一会儿盹吧。埃德蒙,你为什么不也睡一会儿? 这样可以消磨点时间——等到她——(他声音渐渐低下去,终于闭上了眼睛,下巴垂得低低的,半张着嘴呼吸着。埃德蒙紧张地坐在那儿,他听到什么声音,不安地从椅子上猛地往前探出身子,盯着前客厅那个方向看。接着,他跳了起来,心烦意乱,不知如何是好。起先他似乎打算躲进后客厅去,后来又坐了下来等待着。他眼睛尽量避开,两手紧紧抓住椅子的扶手。突然间,有人把墙上的开关扭开,前客厅枝形吊灯上的五盏灯泡全都亮了。不一会儿,有人在那间屋子弹起钢琴来——弹的是肖邦的一首比较简单的圆舞曲的开头部分。弹得很不熟练,时断时续,僵硬的手

指在琴键上摸索着,就像中学里的女学生第一次接触这首曲子,在摸着键练习似的。蒂龙猛地惊起,睡意全无,禁不住惶恐起来。杰米将头往后一仰,睁开了眼睛。他们一动不动地听了一会儿。琴声戛然而止,就像刚才开始一样突兀。玛丽出现在门口。她睡衣外又罩了一件睡袍,光着的脚上趿着一双饰有大绒球的精致的拖鞋。脸色苍白得很,两只眼睛显得其大无比,像两颗圆溜溜的黑宝石晶莹发亮。不可思议的是她的脸倒显得年轻了起来,那些记录着沧桑经历的皱纹似乎也熨平了。嘴角带着羞涩的笑,整个脸就像天真无邪的少女的大理石面具。她的白发梳成两条辫子,垂在胸前。她手臂上漫不经心地挽着一件老式的白缎子结婚礼服,上面还镶着雅致的花边。这礼服拽在地 821
上,仿佛她已经忘掉自己手里拿着东西似的。她在门口踌躇了一下,朝屋子四下里扫了一眼,将眉头一皱。这神态就像有些人到房间去取东西,一路上心不在焉,到了房里倒又忘了自己为什么而来似的。大家瞪着眼望她,她也注意到他们的存在。那样子就像注意到房间里其他东西,例如家具、门窗等习以为常的东西一样,由于自己心事重重,也不去特别留意它们的存在了。)

杰米 (打破这难堪的沉默——痛苦而自我嘲解地)《哈姆雷特》中的发疯场面[84]。奥菲利娅上场!(他父亲和弟弟都恶狠狠地转身对着他。埃德蒙手快,用手背一巴掌打在杰米的嘴上。)

蒂龙 (声音气得发抖)好孩子,埃德蒙。这个下流的恶棍!居然奚落起自己的母亲来了!

杰米 (羞惭不已。嘟嘟囔囔地,并无怨意)打得对,弟弟。我该打。可是刚才我还跟你说,我多么希望——(以手掩面,啜泣。)

蒂龙　我明天就把你赶出家门，你等着瞧吧。（可是杰米的哽咽消了他的怒气，他反而转身摇着杰米的肩膀，恳求起来）杰米，看在上帝的面上，别哭了！（这时玛丽开口了。他们一动不动，默默无言地瞧着她。玛丽对这儿发生的事毫不理会，仿佛刚才父子间的争吵只是这屋内熟悉的气氛的一个部分，跟她眼下全神贯注的事无关；因此她并不是在跟他们说话，而是在大声地自语。）

玛丽　我现在琴弹得坏透了。都荒疏了。特里萨修女要狠狠骂我了。她又要说爸爸花这多么钱让我学点东西，我怎么对得起他。她说得不错，我实在对不起爸爸。他待我那么好，又那么舍得在我身上花钱，还常常为我这个女儿感到骄傲。从今天起我一定要天天练琴。但是我的手不知怎么回事，可怕极了。手指变得又僵又硬——（她伸出两手仔细察看，脸上露出又怕又惶惑不安的神情）骨节都肿起来了。这双手难看极了，我得去医务室让玛莎修女看看。（甜甜一笑，亲切而信赖地）她年纪大了，脾气有点古怪，不过我还是喜欢她。她柜子里的药，什么病都治得好。她会给我一种药。让我搽在手上，还叫我向圣母祈祷，我
825 的手马上就会好了。（她把手忘了，走进屋来，手里的结婚礼服在地上拽着。她毫无表情地向四周望了望，额头又蹙了起来）让我想想，我到这儿来是要找什么的？真糟糕，我现在变得这么健忘了。我一天到晚好象在梦里似的，什么都记不起来。

蒂龙　（闷声闷气地）她手里拿着什么，埃德蒙？

埃德蒙　（木然地）大概是她的结婚礼服。

蒂龙　天哪！（站起身来，站在她面前挡住去路——极度痛苦地）玛丽！事情闹得还不够吗？（克制住——好言相劝）来，我来替你拿，亲爱的。你这样会踩在上面，把它扯破的。而且拖在

地上也会弄脏的。脏了以后你心里不是要难过了吗？（她让他接过礼服，从自己心灵深处远远地瞧着他，漠然地，既无好感又无恶意，仿佛不认识他。）

玛丽 （那样子好象一位很有教养的大家闺秀，得到比自己年长的男子的帮助，腼腆而有礼貌地答谢）谢谢您，您太客气了。（她注视着结婚礼服，很有兴趣，但又困惑不解地）这是件结婚礼服，非常漂亮，是吗？（脸上掠过一丝阴影，不安地）我现在记起来了，我是在阁楼上的一只箱子里找到的。可是我不知道当初为什么要把它找出来。我要去做修女了——我是说，只要我能找到——（她朝四下里瞧瞧，额头又蹙了起来）我在找什么？我知道在找我失掉的一件东西。（猛地见到蒂龙，往后退了几步，仅仅把他当作一个挡住去路的障碍物。）

蒂龙 （无可奈何地哀求）玛丽！（然而他的哀求无法将她从沉思默想中唤回。她似乎没有听到他的话。他无可奈何地只好把要说的话缩回。原先酒后还有点冲劲，此刻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只觉得头脑清醒，心里难受。他一屁股坐回椅子里，手里小心翼翼地捧着那套结婚礼服，一副笨手笨脚的样子。）

杰米 （手从脸上放下，眼睛盯着桌面。忽然间也清醒过来——呆呆地）爸爸，没有用。（朗诵史文朋《告别》[85]中的诗句，朗诵得很好，朴实中充满无限凄凉）

“让我们起身告别吧，她不会知道。
让我们向海岸走去，一如大风吹走。
黄沙飞卷，海沫迸溅，有谁能挽回？
万物皆有序，无人能主宰。
啊，人世犹如伤心泪，

826 纵然要解释，何以会如此，
她也不会知道。”

玛丽 （四下里瞧着）有件东西我老忘不了，总不至于全部丢失了吧。（她绕到杰米椅子背后，来回走动着。）

杰米 （扭过头来看着她的脸——也忍不住苦苦哀求）妈！（她似乎没有听见。他无可奈何地把目光移开）该死！有什么用？跟她说也没用。（又朗诵起《告别》词，痛苦益深）

“让我们从此走开，我的歌声，她不会听见。
让我们一起离开，不用畏惧；
沉默吧，欢唱的日子已经过去，
一切可爱的往事也转眼已逝，
她对你对我并无情意，纵然我们始终爱她。
我们在她耳边如天使般歌唱
她也不会听见。”

玛丽 （环顾四周）我缺少了一样要紧的东西。我记得没有丢失以前我从来不感到孤独，也从来不觉得害怕。我不能永远失去它，如果那样，我宁可去死。因为到那时就没有希望了。（她像梦游一般地走着，绕过杰米的椅子，然后又从埃德蒙身后绕过，走到左前方。）

埃德蒙 （冲动地抓住她手臂，向她哀求着。那神情就如受了委屈的小孩，不知如何是好）妈！我得的不是热伤风！是肺结核！

玛丽 （有那么一两秒钟，埃德蒙的话似乎打动了她。她浑

身发抖，大惊失色。接着发狂地大喊一声，似乎在对自己发命令）不！（蓦地又飘然远去。她轻声自语着，好象不是针对任何人的）你不要碰我。不要拉住我。不能这样。因为我要去做修女。（埃德蒙把手松开。她走到左边窗下沙发的前端，坐了下来。脸朝着前方，两手交错着放在膝前，完全是一副娴静的女学生姿态。）

杰米 （神情奇特地朝埃德蒙看了一眼，既可怜他，又免不了幸灾乐祸）你这个傻瓜。跟你说没有用。（又朗诵起史文朋的诗句来）

"让我们从此走开，从此走开，她不会看见。
再一起唱一遍昔日的歌；她一定不会忘记，
那已逝的岁月，旧日的话语， 827
还会向我们点头示意，带着一声叹息，
我们却从此走开，一如足迹从未到过此地，
唉，纵然人人见了都对我同情，
她却不会看见。"

蒂龙（企图振作起来，驱走酒后恍惚的神态）唉，我们都是傻瓜，这样认真。问题出在那倒霉的毒品上。可是我从来没想到她吸毒吸到这种程度。（粗暴地）把那瓶酒递给我，杰米。不要再背那种他妈的无病呻吟的诗了。我不许在我这个家里背这种诗！（杰米把酒瓶推给他。他一手斟酒，另一手仍旧好好地将那套结婚礼服小心翼翼地搭在臂上。斟完了酒将瓶子推了回来。杰米给自己也斟了一杯，然后将酒瓶传给埃德蒙，让他也斟了一杯。蒂龙举杯。两个儿子也机械地举起杯来。没等他们喝酒，

玛丽开口了。大家慢慢地把杯子放下。将喝酒一事置诸脑后。)

玛丽 (痴呆地望着前方。她的脸显得异常年轻而天真。嘴边浮现出羞涩而信赖的微笑，一边大声自语)我跟伊丽莎白嬷嬷谈了。她心地善良，真是个圣人。我非常爱她。也许这是不应该的，但我真的爱她胜过爱自己的母亲。因为她总是理解你，不等你开口她就理解你了。她那双蓝眼睛可以一直望到你的心底，使你无法对她保守任何秘密。你没法子骗她，即使你心肠很坏想骗她也办不到。(她倔强地把头一仰——带着女孩子才有的赌气口吻)话虽这么说，她这一次可没有像以往那么理解我了。我跟她说我要去当修女，我向她解释自己是下了决心的，还说自己已向圣母祈祷，让她给我信心，使我认为自己当之无愧。我还告诉嬷嬷，有一次我在湖心小岛上的露德斯圣母像前祷告时，神灵果然向我显现。我说我知道得清清楚楚，就像我知道自己现在是跪在地上一样。圣母当时对我微笑了，还为我祝福。可是伊丽莎白嬷嬷对我说这还不够，说我一定要想办法证明这不是我自己头脑里一时的幻觉。她说，如果我果真有把握，那么我也就不在乎接受一个考验：等我毕业后就回家去，和别的女孩
828 子过一样的生活，参加晚会、跳舞，玩个痛快。这样过了一年两年，倘若我还是执意要当修女，那么我可以回去见她，跟她再谈这件事。(将头往后一仰——愤愤不平地)我做梦也没想到嬷嬷会给我这样一个劝告！我当时真的惊呆了。我说我当然会照她的建议去做，但我知道这纯粹是白费时间。我离开她以后心里乱极了，于是我又跑到神像前向圣母祈祷，并得到了内心的平安。因为我知道圣母听了我的祈祷。只要我对她的信念永不丢失，她就会永远庇护我，不让我受到伤害。(停顿。脸上显出越来越不安的神色。她用手在额头擦了一下，仿佛要擦掉脑子里

杂乱无章的思绪——毫无表情地)那是我中学最后一年的冬天。到了来年春天又发生了一件事。是的,我没有忘记。那年我爱上了詹姆斯·蒂龙。那一阵子我有多么快乐啊。(她凝视着前方,沉浸在忧郁的梦幻中。蒂龙坐在自己的椅子上,显得局促不安。埃德蒙和杰米仍旧一动不动地坐着。)

(幕　落)

休　　吉

829

人　　物

"伊利"·史密斯一个好编故事的人　　　　830
一个值夜班的职员

831 景 纽约市中心西边的街道，一家小旅馆的服务台和门厅的一角。1928 年一个夏日的凌晨三四点钟。

这家旅馆是那类在 1900 年至 1910 年间建于百老汇不夜街地区胡同里的旅馆，开业时尚属体面的二等旅馆，可是为了生存，不久便不得不降低等级。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禁酒时期之后，它放弃了所有维持体面的努力，现在只是一个听凭肯出钱的客人摆布的三等去处，尽力迎合一切肯来光顾的人们。但是旅馆的生意仍不兴旺。它没有分享到二十年代“虚假的大繁荣”。新经济法案的“持久富裕”也忽略了它。为了维持经营，它想方设法把服务费用、修理费用和清洁费用削减到最低程度。

服务台面朝左边，并排是几把椅子，摆在破落的门厅一角。通向街道的大门在左侧台后。服务台后面是电话交换台和接线员的凳子。右边是每个旅馆都有的多层编号信箱，信箱上方是一只钟表。

值夜班的面朝前坐在凳子上，背对着交换台。他无事可做。他没想心事，也没打瞌睡。他只是颓丧地坐着，默然呆视。看钟表太让人泄气。他知道离他下班还有好几个钟头呢。不管怎么说，他是不必看钟表的。他在纽约做夜班

工已经很久了，能从街上的动静分辨出时间来。

他刚四十岁出头，瘦高的个子，一个柴禾棍儿似的长脖子，一只突出的喉结。他的面颊长而窄，汗津津的，灰黄色的皮肤上长着不少带汗毛的粉刺。他的鼻子很大，却毫无个性。他的嘴巴和耳朵也同样既大又无个性。他的褐色头发日渐稀疏，沾满了头皮屑，同样平平常常。他戴着角质架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茫茫然，见不到任何表情。人们会以为它们连乏味的感觉也忘记了。他穿着一身不合体的蓝色哔叽套服，白衬衣，白领子和蓝领带。套服已旧，肘部磨得发亮，仿佛打过蜡，上了光。

有人从街上走进来，无人的门厅里响起脚步声。值夜班的疲倦地站起来，两眼依然无神，不过厚肿的嘴唇已经自动张开，作出"顾客永远正确"的欢迎状，本打算露出一副笑 832
脸，却现出一副苦相。他的牙齿大而不齐，保养得不好。

伊利·史密斯进门，走近服务台。他和值夜班的年纪相仿，并且同样面色苍白而多汗，一副过久了夜生活的样子。两人的相似之处到此为止。伊利大约中等身材，可是显得较矮，因为他长得胖，短粗的双腿和他的身躯颇不般配。肥胖的双臂也是如此。他的大脑袋戳在脖子上，而脖子似乎只是粗壮的肩膀的一部分。他的脸是圆的，扁扁的狮子鼻，鼻头是平的。他的蓝眼睛耷拉着眼皮，眼皮下面还生着肿鼓的眼袋。沙色的头发披散着，头顶已经光秃。他带着一副傲慢、熟识的神态走向服务台，由于腿短，步子有些摇摆。他拿着一顶巴拿马草帽，另一只手正用一条红蓝相间的丝手帕擦脸。他穿一身浅灰色套装，裁剪成最时髦的百老汇紧腰身式样，上衣没扣扣子，露出一件虽然旧得褪了色，但

价格昂贵的丝绸衬衫，衬衫的蓝颜色叫人看了浑身不舒服；那条鲜亮的红蓝印花薄软绸领带，打结处已被汗迹弄脏。他的裤子用一条褐色的编结牛皮吊带系着，吊带上有一个铜带扣。他的鞋是棕白两色的，袜子是白丝绸的。

论举止，他自以为是百老汇的老顽主，内行人——实际上是那类小本儿赌徒，粗鄙的玩家，靠坑蒙拐骗的小伎俩糊口维生。他和他的同类大批出没在街角门廊、廉价旅馆和小型非法酒店的酒吧间里，自以为最了解内情，玩世不恭，是真正的小道消息的预言家。

伊利通常小心谨慎地压低嗓音说话，耷拉着眼皮的双眼总是疑心地警惕着并不存在的偷听者。他的脸按照赌徒的老规矩，毫无表情。他噘起的小嘴巴总是歪向一边，显出一副掌握重要内情的玩世不恭的神色。他狡猾的眼神一次就能看穿每个人、每件事的真价实码，从来没有过闪失。不过，在他的这幅自我个性刻划中，还有些虚假不实之处，画像后面的那点儿感伤温柔，是同这个无情形象格格不入的。

伊利好像对值夜的不满，故意不去看他。

伊利 （命令式地）钥匙。（随后，当值夜的搜索记忆时，又勉强地）你忘了见过我吧。名字是伊利·史密斯。我可是这家破旅馆的老客人了。492。

833 **值夜的** （取出钥匙——以不必再回忆任何事情的既疲倦、又轻松的口吻）492。是的，先生。

伊利 （接过钥匙，上下打量一遍值夜的。印象似乎不坏，可是口吻中仍带着不满）这活儿你干多久了？四五天吧，呃？我在外头喝多了。不过现在酒醒了。酒劲儿过去啦。很好，他们把休吉

生病时雇来替班的那个目中无人的小伙子开除了，我挺高兴。那个自以为是的放肆小子。跟他说什么都不行。很高兴见到你，老弟。希望你能干长。（他伸出手。值夜的顺从地握住它。）

值夜的　（带着依从而无兴趣的笑容）很高兴认识您，史密斯先生。

伊利　贵姓？

值夜的　（仿佛记不清了，反正叫什么都一样）休基。查理·休基。

伊利　（一怔）休？休基？嗨，别是蒙人吧？

值夜的　查理·休基。

伊利　嗨，真见鬼！有谁会想得到呢？（对值夜的亲热起来）唷，我才发现，你长得虽不像休吉，不过你还是让我想起他来了。你们俩别是沾点儿亲吧？

值夜的　您是指一直在这值夜、刚刚去世的休基吗？不，先生。不是亲戚。

伊利　（沮丧地）不是亲戚，没错儿。休吉告诉过我，他在世上没有亲人——当然，除了老婆和孩子。（停顿——更沮丧地）是呀。这位可怜的老兄上个星期一撒手走了。正是他的葬礼让我又喝起没完的。（然后吹嘘地，仿佛要保护自己不受沮丧的伤害）一醉方休！我可不常喝醉酒。我对狂饮烂醉没好感。人变得无所顾忌，把知道的事全都唠叨出来，酒一醒，就会发现不少人都恨不得他不在跟前儿才自在。知道得多就有这种麻烦。听我的，老兄。什么事情也别知道。当个傻瓜，好好儿活着。（举止诡秘起来，口气也阴险了。可是值夜的没有察觉。长期同下半夜逗留在服务台前大谈自己的顾客打交道，这种经历使他掌握了一分安全的自卫术。他做出正在乐意而顺从地倾听状，并

831 且颇受打动，可是他的头脑一片空白，除非有人直接对他提问，否则他一概不听；有时候别人问他话时他也不听。伊利以为他被打动了。）不过，不管喝酒不喝酒，我的脑袋可从来不闲着。我可不是笨蛋。我说什么来着，噢，真有点醉了。我是想说你该见见前几晚上跟我睡觉的宝贝儿。她把我的钱都捞走了！我见了金发姑娘就着迷。（停顿——嘲弄、不屑地看了值夜人一眼）你结婚了，对不对？

值夜的 （早就不介意提问是否涉及私事）是的，先生。

伊利 就是，我都敢十对一地下赌注。你长得面熟，像休吉。没准儿一模一样哪。（鄙夷地笑出声来）我敢断定，有孩子吧？

值夜的 是的，先生。三个。

伊利 你比休吉还惨。他只有俩。三个，嗯？唉，这就是不小心的后果！（他笑出声来。值夜的总是对顾客微笑。从前一位客人头一次开这种玩笑时，他有些生气——准是十年前的事儿了——可不，老大埃迪都十一岁了，或许是十二岁吧？伊利善意而耐心地继续说）唉，依我看，如果你生来就是结婚的料儿，婚姻并不非是一个骗局，一场灾难。休吉好像就不怎么在乎，不过你要是让我讲实话，他的老婆才是个贱货呢——肯定没错儿！噢，我不是说她骗人。就凭她的脸盘儿、身条儿，除非她去偷袭盲人院，没人会上她的钩。（值夜的觉得他已经站了很久，两只脚开始酸痛。他盼着492停止交谈去睡觉，他如能重新坐下来，倾听街上的动静，什么都不用想。伊利以居高临下的神态满有兴致地看他一眼）多大年纪啦？慢着！让我猜猜。你看上去有五十岁，或者五十出头，不过我敢十对一地打赌，你是四十三岁或者四十四岁。

值夜的 四十三了。(他含糊地补充道)或许是四十四。

伊利 (得意洋洋的)瞧,我赢了吧? 老弟,猜年龄,我是一说一个准儿。你该瞧瞧我给那些妞儿们猜年龄时,她们那个生气哟! 你和休吉一样。瞧模样儿他早就过了五十岁,可他只有四十三。我呀,四十五岁啦。你想不到吧? 好多女人都以为我还不到四十呢。(值夜的换了个姿势,更多地倚在服务台上。兴 835
许那些他在广告里见到的平底鞋——可是一双鞋得八块哪,就是啊——买一双上天堂时穿吧。伊利又在以玩世不恭的友好眼神打量着他)我再拿你打个赌。你生在乡下长在乡下,对不对?

值夜的 (稍稍引起注意,防备地)我的老家是密歇根的萨基诺镇,可是我在大城市里住了这么久,我认为我是纽约人。(对他来说这段话够长的了,他既伤心又奇怪何苦费劲儿说这番话。)

伊利 又猜对了不是,对我来说这是小菜一盘儿。我在这条大街上的所有熟人——这儿的人我认识的多啦——差不多都是从乡下来的。我也是。你绝对猜不出我是在宾夕法尼亚的伊利镇上长大的。想不到吧! 宾州的伊利镇! 我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人人都叫我伊利。你最好也叫我伊利,老弟,要不你跟我说话我都不知道。

值夜的 行,伊利。

伊利 好小子。(轻声笑起来)还有个想不到的呢。我的真名儿是史密斯。像我这样的百老汇的主儿叫史密斯,而且是真名儿! 想不到吧! (他认真地解释以避免误解)我不记得多少宾州伊利镇的事了,这你明白——也不想记。小破镇! 上完初中,我家老爷子让我在他的店里干活儿,批发杂货。真没劲! 我干到十八岁,然后一走了之。(值夜的仿佛变成一座垂头丧气的蜡

像,在服务台旁当点缀。在他充分掌握"不听"的技巧之前,这种"顾客的生平故事"是最让他头疼的。他专心致志地想着他那作痛的双脚。伊利轻声笑。)说到结婚,那才是我跑掉的真正缘故哪。一个妞儿差点儿逼我上钩和她结婚。那次我险些就当了傻瓜。这个伊利镇的妞儿——她叫戴西——是个大开绿灯的傻丫头。所有的男人都玩过她。后来有一天她明白过来,发现自己要生孩子了。我可没想到她会专门坑我。又给我猜着了,她根本就不知道是谁干的,就一个人摸起彩来。把千把个男人的名字装进一顶帽子里——所有她记得住名字的男人——然后摸出
836 一个,正是我。然后她就告诉她妈,她妈又告诉她爸,她爸便到处找我。不过那时候我就不是个肯当替死鬼的人了。我远走高飞,去萨拉托加看赛马。我在伊利就开始赌赛马了,别看我没见过跑马场。我打那会儿起一直赌赛马。(有些虚张声势地)而且干得还不坏,老弟。我这辈子还真赢过几次大钱,那帮人现在还常说起没完呢。我赚过大票子,不止一次呢,将来还会。我也有过不走运的时候,不过不管怎样,我总能混过去。赌赛马不顺的时候,我就玩德洛牌或斯塔德牌。要是牌运不佳,就掷骰子赌博。这些都不走运,总还有能赚钱的小差使干干,这些事儿我可不能说,他们只给嘴严的人干。啊,我混得下去,老弟。我混得挺好。(他期待值夜的表示赞赏,可后者并没有认真听,该搭腔时没说话,直到等待回答的沉寂刺激了他的耳朵。)

值夜的 (仓促地,冒险说"是")是的,先生。

伊利 (挖苦地)如果我打搅您了,对不起,哥们儿。(一副悲痛的样子)休吉那伙计可精神呢。他总是等着我回来睡觉。他总是说:"嗨,伊利,赛马的结果怎样?"要么就说:"运气好吗?"或者是"那些老骰子听你使唤不?"然后我就把我的所作所为说

给他听。他会问："百老汇大街上有什么新鲜事儿?"而我就把最新的小道儿消息告诉他。(他屈尊地亲切一笑)老休吉像个行家似的开玩笑时,总是让我笑出声来。我认识他那么多年了,他一个大子儿也没赌过,(谅解地)不过这不是他的错。他得有机会不是,可是他老婆把他的工资的每一分钱都锁起来,他哪来的机会呀? 我告诉过他好多蒙她的办法,可是他太胆小。(咯咯地笑起来)最让人想不到的是,他会拿女人跟我开玩笑。他逗乐说："什么? 伊利,今儿晚上没有金发女郎? 不行了吧。"天哪,你绝对没见过哪个男人和娘们儿在一起时,会比休吉更臊的慌。我常把领回来过夜的妓女介绍给他。我总是预先教她们和他开玩笑,假装喜欢上了他。不到两分钟,他就跟勒了上吊绳儿似的。脸也红了,那模样像是非得钻到桌子底下藏起来不可。有些娘们特粗俗,干脆对他说粗话,勾引他。他会结巴得像个浑身不听使唤的瘫子。可是即使这样,他也全忍下去了。他总被激得面红耳赤。我总希望我能给他壮壮胆,背着他老婆干点啥。我愿 837
意把我的娘们儿让给他一个。哼,我有的是,根本不在乎。我对他说："能让你那老婆知道你在寻开心,她就会对你尊重了。"可他太胆小了。(停了一下——吹嘘地)老弟,我这辈子领到这儿来的那些大美妞儿——演活报剧的,传播丑闻的,还有演闹剧的妙龄女郎们,会叫你看得眼珠子都掉出来! 我现在还能迷住她们。你看着。我能行。(他看着值夜的,等待着他的肯定,可是值夜的早走了神,听着半夜里外边传来的垃圾桶的撞击声。他在想："我会喜欢这活儿的。我会比他们把桶摔得更响。我会把这座该死的城市全吵醒!"伊利厌恶地自语道)天哪,真是个废物! (他向前台右侧的电梯方向挪了一步——郁闷地)我看哪,还是睡觉吧。

值夜的　（回过神来——带着他在许多漫漫长夜中所表现出的几乎最有感情的姿态——赞同地）晚安，史密斯先生。愿您休息好。（可是伊利停下来，厌恶而凄凉地扫视着无人的门厅，手里的房门钥匙轻轻地摇动着。）

伊利　真是个脏地方！我回来干吗？我真该沉醉不醒。你绝对想不到，老弟，我头一回来这儿时，这儿可是家上等的旅馆——还挺干净，你信吗？（他沉下脸）我一直住在这儿，时来时去的，十五年啰。不过我真的想搬走啦。自从休吉被送进医院，这地方就不一样了。（郁闷地）睡什么觉！还不就是躺在那儿发愁——（他转身回到服务台。值夜的脸上本该现出绝望，可他最后一次能够感受到绝望还是大战时期，那时物价飞涨，他失业整整三个月，伊利靠在服务台上——沮丧但信任地）相信我，老弟，我从来不是爱发愁的人，可是这次我已经无路可走了，我不是傻瓜。

值夜的　（口吻含糊，犹如一具承认自己听到过一个善意的有关生活的死尸的传闻）这太遗憾了，史密斯先生。不过人们都说我们发愁的事儿大多都不会发生。（他的心思又溜到街上，和垃圾工一起摆弄起垃圾桶。）

838 **伊利**　（悲哀地）这种事是发生的，老弟。休吉被送进医院后，我干啥都没赢过一分钱。运气糟透了。这还不够——算了，去它的吧！你那话说得对，我总有时来运转的时候。我天生有福。我不发愁。不过是叹叹气而已。哼，谁喝多了酒不叹气？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布鲁克林小子们[67]牵着猎犬过桥来，死盯着你不放。可我还依依不舍地念叨着休吉。他这一走，可真让我受不了。见鬼，我也不知道为啥。我有不少算得上朋友的人，因为喝醉了酒什么的死去了，或者被人干掉了，可我一向认

为这是干我们这行儿免不了的。妈的，我们都得死。今儿还活着，明儿就没了，发牢骚有什么用？人死了就死了。他都不在乎，别人又是何苦呢？（但是这套宿命论的哲理绝非慰藉，伊利叹气）我看我这是想休吉。我看我一向特别喜欢他。（他又细细地解释起来，以避免误解）你知道，我和他从来算不上真朋友。他和我不是一个档次。他什么都不懂，傻瓜一个。（又叹一口气）可是他死了，我是真难过。你不认识休吉太可惜了，老弟。他真是个好人。（他盯着门厅的地板。值夜的那双鼓眼睛心不在焉地瞪着他，茫然的神情仿佛充满了对盲人的羡慕。垃圾工沿着指定路线走远了。时间没过去多久。值夜的心思仍留在街上，等待着远处传来高架铁路上火车的声音。火车的到来就像是令人愉快的希望的记忆，它鸣叫着、摇动着，在附近的街角处咔嗒嗒地驶过，这声音使记忆渐渐退去，令人愉快；随后它就越来越小，直到消失，这有些令人感伤。但是，希望总是有的。一晚上就这么多高架铁路火车从这路过，开过一列就少一列，夜晚也就这么过去了，最后它也消逝了，同其它长夜一起加入涅槃，那众夜之夜。而这就是生活。“杰丝和我唠叨烦心的事儿时，我总是对她说：‘生活不就是这个样子吗？你能怎么着？’”伊利又叹气——遂转向值夜的，他的眼睛一向装出小心谨慎、自作聪明的神色，此刻已毫无防备，不露表情的面孔不自觉地流露出丧家之犬的沮丧——恳求地）我说，不知怎么着，你就是让我想起休吉来，老弟。你脸上的神情跟他的一个样儿。（可是值夜的心思早溜到别处去了，正在参加追悼夜晚的葬礼，花些时间才能回来。伊利受了伤害——不屑地）可是依我看，那不过是老值夜的神情而已！这种人一分钟生一个！ 839

值夜的 （回过神来，正好听到最后这句话——作个乖巧的

苦相)是呀，史密斯先生。巴纳姆就这么说过，肯定没错儿，对不?

伊利 (这点儿友好的表示已令他颇为感激，不满地)别尽说史密斯先生那类废话，查理。那种人一分钟生下十个。叫我伊利，刚才我不是告诉过你吗。

值夜的 (他的心思又悄悄地溜进夜晚，机械地)好哩，伊利。

伊利 (受到鼓励，倚在服务台上，把房间钥匙摇得像响板似的嗒嗒直响)没错儿。休吉是个大好人。不过，我说过了，你怎么也想不出，像我这号儿人，怎么会喜欢上他那类家伙。因为他是个傻瓜，明白吗——他那种傻瓜你就是骗他一千次，一万次，骗得他分文不剩，他也绝不会明白自己上了当。好些个晚上，就为了哄他玩，我拉他就在这个服务台上和我掷骰子。用我的骰子。可他从来连看都不要求看一眼。你信不信吧!(他轻声笑起来——然后真诚地)我可不是跟哥儿们玩儿花的。我绝不干缺德事。(他又轻轻笑出声来)不管怎么说，我根本用不着骗休吉，他从来就用不着我玩儿花的。就在这台面儿上一转。好家伙，真赌时他们要是让我这么掷，我早就成了大富翁啰。(大笑)你以为休吉会觉着有点不对头吧，尤其是有时候儿，他傻乎乎地交了好运，一下子赢了好几盘，到头来我总是让他输个精光。可是他从来也没疑心过。他只是说："哟，伊利，难怪你干赌博这行儿。你天生的运气好。"(他轻声笑)你信不信?(急忙认真解释)当然，我说过，这只不过是哄他玩玩。我们拿真钱赌，为的是跟真赌一样，可是钱都是我的。他根本就没钱。他老婆一天就给他五毛钱零花儿。所以开局时我先把我的钱分给他一半——都是零的，我是说，我们假设一分钱是一元，五分钱是五

元，等等。赢头儿不小吧！他玩得倍儿来劲，兴头儿高极了。我也玩得痛快——尤其是当他说："哟，伊利，怪不得你从来不愁钱呢，你运气好。"（大笑）那家伙什么都信！当然啦，有时他想掷骰子熬夜而我正巧身无分文时，我就跟他打岔儿岔开。（轻声笑起来）他多逗我乐呀！他总是管马叫"比赛用马"，好像他这辈子多熟悉马似的——他根本就没看过赛马，亏得有一天我连哄带劝，才领他去了一次贝尔蒙特赛马场。他玩儿得多痛快！我都害怕他兴奋得背过气去。而且他根本就没下赌注。他只有五毛钱。光是那跑道、人群和马就让他兴奋得不得了。主要是马。（带着惊讶、沉思的神态）你说逗不逗，像休吉这种笨头笨脑的糊涂蛋，有时候说话还真对。他说："我看哪，马是世界上最美的东西。"真让他说着了！我告诉你，老弟，我宁可和老战马[83]睡在一个马厩里，也不愿意和剧团里的那些妞儿们睡觉。你说呢？

值夜的 （心思匆忙地从一辆驶过的出租汽车那里冲回来，在灯光下困惑地眨着眼睛："说'是的'"）是的，我同意你的，先生——我是说，伊利。

伊利 （善意而不屑地）是吗？我敢打赌你没看过马，除了过去在乡下的集市上。我说的不是那种慢吞吞的马，我是指真正的马。（值夜的想不出马匹与何事相干——便不再去想。伊利接着讲他的故事）你想不到第二天晚上出了档子什么事吧？见鬼，休吉从裤兜里摸出两块钱，想把钱塞给我。"不管你明天赌哪匹马，把这钱也押上。"他对我说。我火儿了。"不行，"我对他说，"你要是想当傻瓜，赌赛马，你也别想让我帮忙。"（他苦笑）这不是开玩笑吗！我花了大半辈子的功夫，对那些爱上当的人讲假话，蒙他们去赌，却劝一个傻瓜别去押赌！我说："你从哪里弄到的这钱？是从老婆的钱包里吧，嗯？要是输了，你怎么向她

交待？她会冲你砸家什儿！”“不会的，”他说，“她就会哭。”“那更糟，”我说，“没人对付得了。有一次在一家坐满了客人的饭馆里，一个小妞冲着我哭，最后我只好答应给她一只钻石的订婚戒指，才算哄住她。”唉，他那天早上回家，总算把那两块钱悄悄放
841 回了老婆的钱包里头，这事儿才算完。（冷嘲热讽地）老弟，论说干好事儿，童子军们都比不上我。那只是我干的一件好事儿。真遗憾我记不得别的好事儿了。（这时他已经谈兴十足，只管说下去，没有注意到值夜的早已走神，把偌大个旅馆留给他一人看管）知道吗，我头一回见到休吉，一眼就看出他是个傻瓜。那会儿我刚刚乘火车从蒂尔·胡安那儿回来。我在那边赚了一大笔，兜儿里有的是大票子。一路上坐的是单间儿软卧，可我一点儿也不闷得慌。火车上有个金发小妞儿，电影演员呐——那阵子我可走运呢。过去我每年冬天都跟着赛马去南方。现在不啰。走腻啦。而且也不像从前那么走运——（匆匆地）不过，我说的是那时候的事儿。当时我一进这个门厅，看见这里新来了一位值夜的，我一边登记着一套高级房间，一边私下里打赌，他这辈子准没干过别的，只当过值夜的。还真让我说中了。开头儿他不肯有啥说啥。他倒不是怕说多了，倒好像是想不出来他有什么值得一谈的。不过后来他见我每天晚上都是最后一个回来，而且总要停下来逗他两句，告诉他我那天赢钱的经历，他也就热乎起来，也说话了。他的老家在北边儿乡下的一个镇上。读完中学，在家乡试过几种差事，都不满意。后来在那儿的一家旅馆里当了值夜的，干得挺好。可是他并不满足，不愿意就在那个人人都认识他的地方当个值夜的。他在什么地方——我猜是那种蒙人的年鉴上——读到过男子汉只需到纽约来，成功老人总会在纽约火车总站那儿等着，把打开城市的钥匙交给他。多蒙人

呐！可是就连我也相信过，不过从来没人把我当傻瓜。好啦，总而言之，他出来撞大运，可是到了纽约，他能找到的差事就是值夜班。后来他又恋爱——或者说是自欺欺人——还结了婚。在地铁车里遇见的她。车突然一停，她撞到他怀里，他用胳膊搂住她，两人就开始交谈起来，这个可怜的笨蛋再也没有盼头了。女的在一家破百货店里当店员，整天站得两脚发疼，回家时还要一路站到布鲁克林，她早站腻了。所以，凭着我对休吉和女人的了解，我猜当时是她提出来的，并且替他表示同意，和他结了婚的。打那以后，他当然不敢不做值夜的了，能不做也不行了。（停顿） 812
没准你认为我对那女的不够公平。嗯，没准儿是不公平。可她从来也没对我公平过。她认定我会把人带坏，对我丝毫不留情面。不过也许休吉就是没好运。妞儿们都说他没劲。他请我去他们家吃饭那会儿，休吉和她好像还挺幸福。嗯，不是幸福。也许是满足吧。不，这也抬举他们了。"知足"还差不多，就好像两个人都突然明白了对方："唉，我还能期望什么？"（突然蔑视但不怀恶意地对值夜的）老弟，和老婆处得怎么样？

值夜的 （他的心思正在数着警察的脚步声，声音有节奏地渐渐远去，闲散中带着一股对天明下班的渴望。"要是哪天夜里他和持枪歹徒干起来就好了！活了这么些年，我还从来没在夜里遇见过够劲儿的事呢！"他在伊利说的最后几个字的余音里摸索地结巴道）噢——你是指我老婆？嗯，我们处得挺好，依我看。

伊利 （厌烦地）还是拿走那些止疼片儿吧，老弟。知道吗，准有人要叫你呆子。（但是值夜的并不拿这话当真。他已经多年不介意别人骂他了。不少客人用各种不同的言语骂他。老婆也骂过。当然了，他也骂过自己。不过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天快亮了吗？不，早着呢。他从街面上的汽车声里听得出来。

它在黑夜里无声无息。充气不足的轮胎，载着疲惫。车库在远方，离睡觉远得很。伊利用俏皮话平息了不满，又带着友好的微笑继续讲)算啦，还是希望吧，老弟。在我给了休吉一点儿生活乐趣之前，他和你一样，是个大呆子。(不知不觉地又讲述起来)那会儿他领我去他家里吃饭。这真是件不得了的事！他费了好一阵子劲儿才鼓足了勇气邀请我。“一定，休吉，”我告诉他，“我真高兴。”我当时想，还不如毙了我呢。不说别的，他住在布鲁克林，我宁可去中国旅行一趟也不去那地方。再说了，我这人就喜欢自己点菜，不愿意给啥吃啥。而且他还有老婆和孩子，家里头吵吵闹闹的，可不合我的口味。可是休吉满脸高兴的样子，我不能赖帐不去。而且他家并不算坏。当然，他说的家不过是一个
813 廉价的公寓而已。不过，换换环境还是挺不错的。他老婆用了好多家什儿来打扮这个家。没有一样儿是高级的，明白吧。净是些便宜货，让家舒适些而已。他的孩子也不是我预料的一帮猴崽子，没干往我的汤盘里扔纸球一类的坏事儿。他们和休吉一样，安安静静的。我还有点喜欢上他们了呢。饭后我给他们讲了个关于一匹赛马的故事，那是我的一个熟人过去养过的马。我琢磨着我应当做点什么才好，而小孩子都喜欢动物故事，这又是个关于动物的真事儿。这个老东西比赛从来没赢过，可是精明得赛过十个人，天生的骗子一个，十足的窃贼。凡是没有固定好的东西，只要拿得到，他都能偷走——嗨，我根本就没讲上几句，休吉的老婆就冲了进来，当场打断了我。告诉孩子们该睡觉了，然后就把他们硬推出去，好像我会把麻疹传染给他们似的。这下可惹火了我，有点儿吧。我本来会喜欢她的——喜欢一点儿——如果她给我一个机会的话。她可不是齐格菲尔德老板愿意捧的角儿。说她长相一般，就算她运气好啦。(怨恨地)唉，真

见鬼。她认定我是个二流子，见到我以后就更觉得自己对了。你都敢打赌她叫休吉再也别请我，他可真就没再请过。他想抱歉来着，可我马上就不让他说下去。他说："厄玛自小家教严格。她对赌徒难免容不得。"我说："对我说这些干吗？我可不想听你老婆的那些麻烦事。我自个儿的麻烦就够多的了。记得前儿晚上我带回来的那位妞儿吧？她跟我吵，说我答应过给她十块钱。我告诉她：'听着，姑娘，我这人口齿有毛病。没准听上去是十块，实际上是两块，你就拿这么多。妈的，我可不想买你的心！我要它干吗？'现在她在百老汇一带到处传话，说我是下流鬼，是骗子，那些下流鬼和骗子们当然相信她。不等她住嘴，我就该一个朋友也不剩了。"（停顿——表示信任地），我对休吉岔开话题，明白吗，故意地。他再也不跟我唠叨他老婆的不是了。（勉强地轻声笑笑）信我的没错儿，老弟，我准能让那些冲我唠叨家里烦心事的人闭住嘴巴！

值夜的 （他的心思已经跳上了在第六街上叮当急驶的救护车，正在好奇地询问："他会死吗，医生，或者说他有那么幸运吗？""恐怕不会，不过他会过上好几个月的清静日子。""还有个漂亮护士看护他吧？""很可能不漂亮。""唉，不管怎么着，我说他 811
就是运气。现在我得回旅馆了。492不想睡觉，非要给我讲笑话。准是个笑话，因为他在笑呐。"他热心地笑起来，忘记了"心"字的意思远远多于传统习语中"发发慈悲"一意。）哈——哈！是个有趣的笑话，伊利，是我很久以来听到的最有趣的一个！

伊利 （深受伤害，沮丧得一时间竟连讽刺嘲笑的精神都打不起来了。他的眼睛盯着地板，摇着房间钥匙——自言自语地）天哪，真是个死气沉沉的垃圾场。像陈尸所一样自在暖和。（抬头看钟表）时候不早啰。还是回我那间单人牢房闭会儿眼吧。

（他动了一下，想离开服务台，但并未离开，仍然疲乏地靠在服务台上。他用眼睛四处打量着门厅，最后把目光落在值夜的那张发亮、带菜色的脸上。他鼓足劲头儿说了一个毁灭性的笑话）你怎么不告诉我你是个聋子呀，伙计？我知道这种人对自己的小毛病都挺敏感，我会保密的。（可是，值夜的心思早已冲出门去，追随着一辆救火车的警笛。“消防队员的生活一定挺刺激。”他的心思跳上了救火车，热切但不露感情地询问一位消防队员：“火灾在哪儿？这次火真的很大吧？一开始就很大吗？你看会烧大吗？”伊利审视他的面孔——挖苦地）听我一句吧，老弟，再也别去卖假药的那儿买东西啦。他会告诉你，你吃得够多的了。（值夜的心思仍在同消防队员继续对话：“我是说，是不是大得能把整个儿这座该死的城市都烧掉？”“抱歉，老兄，这可没门儿。石头和钢材太多了。总得剩下点儿什么。”“对，我看你说得对。石头和钢材太多了。实际上我也没真这么想。我确实无所谓。”伊利不再对他抱有任何希望，再次试图离开服务台，狠命地摇动手中的钥匙，仿佛它是能够使他自由的迷信物）唉，我该睡觉啦。（可是他无法使自己脱身——乏味地）天哪，真冷清。休吉要是在该多好。上帝呀，他要是在这儿，我就能给他讲个故事，让他听得眼珠子都冒出来！假话说得越邪乎，他信得越厉害。他就是这么个傻瓜。他以为赌博挺浪漫。我看他是见我像个理想中的人物，他要是有胆量，也想当一当呢。我猜他听着我过五关斩六将的经历，自己也就尝着了两种生活的滋味。现在细想起来，我敢打赌他也这么着蒙过他老婆，给她讲我和我的那些相好的。（轻声笑起来）怪不得他喜欢我呢，对不？我越是自吹，他就越当真。开头儿我对他挺随便。我不说瞎话——和平常人唠叨自个儿赢了钱勾引人女人没什么两样。可是我很快就发现，他还嫌

不够劲儿。傻瓜要你多吹牛时你不吹给他听，你不就也成傻瓜了吗。我勾引的妞儿都得是剧团的。休吉喜欢剧团的姑娘。要么是演丑闻的那个剧团的，要么是演活报剧那个剧团的，他希望我是"阿拉比酋长"[89]，或者任何一位金发女郎紧追不舍的人物。好吗，我就专拣这类故事说给他听。我还讲了不少赌博的故事给他听。我还解释说，我呆在这家破旅馆，是因为除了赌博，我绝对不乱花一分钱。赌博就像我的兴奋剂似的，我告诉他。我非赌不可。这话他也当真。他乐意骗他自己相信我和不法分子有联系。他认为强盗们都挺浪漫。所以我就讲些我过去干过绑票的鬼话给他听。我告诉他我认识所有的大人物。没错儿，我是认识，差不多都认识，能打招呼，有时候他们还答应呢。在百老汇和赌窑转悠的人还能不认识他们？我有时候为他们跑个腿，因为能挣票子，可我一向小心，不去没赚头的地方。休吉总好认为我和"钻石腿"[90]是老交情。所以我也这么对他讲。他想听什么我就给他讲什么。（诚恳地）别误会，老弟。我对休吉讲的不全是瞎话。关于赌博的故事就不假。这些大宗赌博大笔赢钱的故事都是我到这儿以后发生的真事儿。只不过不像我编排的那样，没我的份儿——除了一两次，那是过去我运气特好的时候，那会儿我特别有钱，可后来都输光啦。（停下来，对记忆中有过和不曾有过的英勇经历表示敬意地叹了口气——然后沉思地）是呀，休吉把我的故事可当真啦，就好象它们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是一撮白面儿。我就带着他跟我一起编故事，让他好好享受一番。（轻声笑起来——然后认真地）而且你知道吗，这对我也挺好，有点儿吧。没错儿。我变得像他看我那样看自己。有时我夜里回到这儿，身上一个大子儿没有，情绪比蛇肚子还低，可我头一个让你知道我有钱，赛马时压了个满贯。哎，我知道我 816

是在哄我自个儿。我不是傻瓜。可是，见鬼，休吉就是爱听这个，而这又谁的大子儿也不费一个。要是百老汇上蒙过自个儿的伙计都去死，这里就会一人不剩了。这是真话吧，查理？（再次恳求地注视着值夜的，忘记了过去的冷遇。值夜的失神地紧绷着脸。他的心思一直在企图抓住夜的声音，可是一阵少有而可怕的沉寂笼罩了城市，而他却在这里，永远被拴在这家旅馆的服务台后面。世界上人人都在酣睡，他却得醒着。"492 房间"除外，他不想睡，他还在说话，躲也躲不开。）

值夜的 （无神的眼睛漠然地盯着伊利的脸。恭敬地结结巴巴道）真话？恐怕我没听——什么真话？

伊利 （绝望地）没啥，老弟。没事。（他的眼睛望着地板。一时间气馁得连房间钥匙都不转了。值夜的却仍旧收不回心思，因为城市寂静依然，这种夜晚使他隐约想起死亡，他有点恐惧。这会儿他想起来了，他的双脚太痛，可是这绝非违反"客人永远正确"的借口："我该多关照一下 492。他毕竟是个伴儿。他醒着，还又说又笑的。我该利用他帮我度过这一夜。他在说什么？我虽不想听，可也准听到一些。"值夜的皱起汗津津的额头，尽力回忆着。伊利又开始说话，不过这次显然是大声的自言自语，没指望有听众）休吉去医院以前，我看他的脸色就知道他不行了。我在那些快要落入魔掌之前、知道自己处境危险的人脸上，看到过一模一样的表情。我还两次去医院看望他。第一次，他老婆在那儿，不给我好脸，可他却强作笑脸说："你好，伊利，'短尾巴'对你怎么样？"看得出他是想听个热闹故事高兴高兴，可是他老婆插嘴说他太虚弱，不能兴奋。我真想损她两句："是呀，这破地方的医生有好招儿。只许你陪他，不准他兴奋。"我第二次去，他们不让我见他。快完了。我还去参加了他的葬

礼。除了他老婆的三四个亲戚，什么人也没有。我没法儿不可怜她。瞧她的脸色就像她也该进棺材似的。孩子们哇哇大哭。817
除了几个破花圈，什么鲜花都没有。要不是有我送的花环，那场面对可怜的老休吉就太寒碜了。（得意得有了精神）那才够派哪，老弟。能让你看得眼珠子都冒出来！花了我一百块钱，不蒙人！一个红玫瑰的大马蹄型花环！我知道休吉喜欢马蹄型的，因为这会让他显得是个玩赛马的。花环上方是用勿忘我拼的"别了，老友。"休吉喜欢自以为是我的朋友。（伤心地补充道）说起来他还真是个朋友——别看他是傻瓜。（停顿，他那假作正经的脸上赤裸裸地现出可怜兮兮的神色，和街头上演奏手摇风琴人的猴子脸一样。外面异乎寻常的寂静符咒般地压迫着街道，令人窒息，并且感染了肮脏的空门厅。值夜的在这寂静面前畏缩了。他躲在服务台后面，双脚痛得要命。只可能有一种逃避的办法。他若能把心思集中到492说的哪个话题上就好了。"他一直在说啥？值班人员应当总是专心才对。而且你还有责任在客人说了下流笑话之后笑出声来，不管你已经听过了多少遍。这是旅馆的规矩。492可是说了好半天了。他告诉我什么来着？我准是走神儿了。这以前我就是不用心听也总能听见，不过现在我需要个伴儿——啊！我想起来了！赌博！他说了不少赌博的事儿。这也正是我一直想多知道一些的事。没准儿他是个专门赌博的。像阿诺德·罗斯坦[91]。"）

值夜的 （忽然唐突但几乎是真实地热切）对不起，先生——伊利——我想您刚才说过您是个专业赌爷，对吗？没准您还认识大名鼎鼎的阿诺德·罗斯坦吧？（这回可轮到伊利不听他说了。而值夜的一门心思追求着那个叫作阿诺德·罗斯坦的声望与光荣的典型，此刻突然对黑夜与沉寂无动于衷了。）

伊利 （悲伤地怀念道）天哪，休吉要是还欢蹦乱跳的该多好！我会告诉他我赛马赌赢了一万块钱，玩牌赌赢了一万块钱，玩掷骰子赌博又赢了一万块！我会告诉他我买了一辆那种双座敞篷的奔驰牌跑车，发动机罩前还竖着那个镍制的奔驰标志哪！我会告诉他我和剧团的三个小妞儿睡了觉——两个金发女郎，一个黑发姑娘！（值夜的则在梦想着，他那张生满粉刺的脸也因对英雄的虔诚崇拜而神采焕发：“阿诺德·罗斯坦！他准是个了
818 不起的人物！我读过一篇讲他的文章。不管赌啥、下多大的注他都敢，而且总赢。那文章还说，除非你下的最小赌注——一个白筹码！——是一百块钱，他才不耐烦玩牌呢！天哪，那才叫活着哪！我真想有钱和他玩一次牌！最后一局时人人都退出，只剩下我和他。我说：‘好啦，阿诺德，压多少随便，’然后我又压上五千，他叫牌，我的同花顺胜了他的四个爱司。然后我说：‘好啦，阿诺德，咱是正派人，给你一次机会。要么不玩，要玩就玩两次。再抽一次牌。我喜欢输赢干脆。’我抽到黑桃爱司，又赢了。”值夜的那双空虚的眼窝里渐渐现出一副极乐景象，他看上去犹如一位刚刚被选入天堂的圣人。伊利打破寂静——悲伤但认命地）其实休吉那样更好，一死了之。他最运气，现在什么也不必操心啦。他摆脱了骗局，我是说整个儿该死的骗局。我指的是生活。

值夜的 （猛地从梦幻中清醒过来——带着超脱和愉快的默认）是呀，停下来想想，生活就是一场该死的骗局，对不，492？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尽量好好地过，因为——嗯，你不能把它都烧了，能吗？钢和石头太多。总得剩下点儿什么好重新开始不是。

伊利 （困惑地皱起眉头）嗨，怎么回事？你到底在说什么？

值夜的 （不知所措——十分慌乱地）啊，老实说，我真的不

——不过是脑子里面想到的一些事儿。

伊利 （嘲讽地，但也表现出由于有了某种交往而受到安慰）赶快把它忘了吧，查理，否则穿制服的家伙就会走进来，用捕蝴蝶的网子把你捉了去。（改变话题——恳切地）听着，老弟，你也许以为我说送给休吉的那个花环值一百块钱是蒙人吧？唉，我才没蒙人呢！我根本不在乎它值多少。我就是乐意让休吉的葬礼开得高级点儿，因为我知道没人肯这么做。

值夜的 哎，我没怀疑你说的话，伊利。您赌博的时候赢了钱，我以为——我是说，我要是错了您可别介意，您是位赌爷，对不对？

伊利 （出神地）是呀，当然，有钱下赌注就赌。赌又怎么啦？我又没赢来那一百块钱。休吉住院以后我就一次都没赢 849
过。我只好低声下气地去挨个儿求熟人，十块十块地借，才凑到那一百块钱。

值夜的 （一心一意地想着那个了不起的理想人物——执意地）您没准儿认识——阿诺德·罗斯坦吧？

伊利 （思路被打断——烦躁地）阿诺德？跟他有什么关系？就我这号儿人，奶奶穷得上街去拉客，他也不会借我一分钱。

值夜的 （带着谦卑的敬畏）这么说您确实认识他！

伊利 我当然认识那个杂种。百老汇上谁不认识？他也认识我——在他想认识的时候。他身边儿没人时，还让我去跑个腿。可是让我发愁的不是他，老弟。我发愁的是，那些借给我钱的人当中，有些人邪性得很，他们等着我下个星期二还钱呢，我不还就要倒霉，要么远走高飞，要么就得挨打，没准也得被送进医院。（突然振作起来，显现出某种可悲但又真正豪侠的气派）

还是去它的吧。我知道借钱是冒险。我总冒险，输了就掏钱呗，绝不赖帐！给休吉好好送葬当然值得。（停顿。值夜的除了独自梦想，什么都没有注意。一个问题正挂在他那张开的嘴边，可是还没等他说出口来，伊利又郁闷地说起来）不过这也不是最让我发愁的，查理。最让我发愁的是，自打休吉住进了医院，我的运气就一直没好过。一次没赢。不对头呀。我一向运气好——我是说总有运气度过难关，还清债务。从来用不着为欠债发愁，就像现在欠这些人钱这样。我总知道我会赢它一笔，足够还债的。可是现在我有一种糟糕的预感，我没有了休吉，也就没有了运气——我是说，我再也没有过去的信心啦。他总是给我信心。（他朝服务台背转身体）在这儿说上一夜也是白搭。你帮不了我。（开始向电梯走去。）

值夜的　（恳求地）等一下，伊利，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敬畏地）原来你跟阿诺德·罗斯坦是老朋友！能不能告诉我是不是真有这么回事儿——阿诺德·罗斯坦玩牌时，一个白筹码顶一百块钱？

伊利　（烦闷得有些恼火）嗨，看在上帝的份儿上，这跟你有啥——？（猛地停住，探究地盯着值夜的。停顿片刻。他的脸顿时因得救的启示而发出光采。他热情地微笑着，信心十足地踱回服务台。）嗨，查理，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你对赌博有兴趣？天哪，我原来错看了你，老弟。我一直对自个儿说，这家伙和老休吉可不一样，他不好赌博。傻瓜一个。（大度地）现在我看出来了，你是好人。握握手。（伸出手来，值夜的高兴地轻轻握了握。伊利继续说，越说越热乎，越自信）这就对了。你我会处好的。我会让你交好运，就像我让休吉交好运一样。

值夜的　（感激地）谢谢您，伊利。（然后执意地）阿诺德·罗

斯坦玩牌时，真的是一个白筹码——

伊利 （潇洒地、自然而然地）顶一百块钱？当然。不顶才怪呐，阿诺德有的是钱，对不？有钱的时候一百块钱的票子算什么。这事我最明白，老弟。阿诺德还不敢敞开来赌时，我已经大把地赢钱啦。嗨，有一次在新奥尔良，我用一张百元大钞点雪茄烟，就为了逗个乐，明白吗。我身边儿有几位挺高级的小妞儿，我想看看她们的眼珠子往外冒的样子——真的，全都看得眼珠子往外冒！打那以后，我可以和她们挨个儿睡觉，一起睡也行！天哪，我一场赛马就一下子赢了两万块。够刺激！掷骰子玩好了也够刺激。天哪，我还参加过大赌，十万元的现钞一摞摞地摆在台面上，真带劲！（飞快地扫视了一下值夜的脸，开始小心翼翼地"两面下注"。其实不必。值夜的此时已经将他视为492的"赌爷"，阿诺德·罗斯坦的朋友——句句话都可信。伊利继续说）当然啦，我不会蒙你。我现在没钱——恰好这会儿没钱。你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儿，查理。今天没钱，明儿就有了。我在萨拉托加四号赛马场的一匹破马身上押了一笔钱。我听说它会表现出色，只要骑师不让它跳到看台上去，它会领先一英里呐。所以，假如我往这里领一个金发女郎，让你瞧得眼珠子往外冒时，可别大惊小怪的哟。（眨眨眼睛，轻声地笑起来。）

值夜的 （带着讨好的亲热，微笑地）噢，那你也不会让我吃惊的。我这辈子一直在纽约当值夜工，差不多吧。（自己也试着眨眨眼）我会忘记旅馆规定的，伊利。 851

伊利 （干巴巴地）是呀。经理不会喜欢你记着那些连他也没听说过的规定的。（随之狡猾地试探着）掷一回骰子怎么样，查理？我是说掷着玩儿，跟我过去和休吉一样。我知道你冒不起风险。我替你押赌，明白不？我有几块钱。咱们得用真钱，要

么就不像真的了。都用我的钱，明白了吧？你不会输的。我就是想让你看看，我是怎么让你输个精光的。这会给我信心。（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两张一元的钞票，还有一些零钱。他把大半的钱推到值夜的面前）给你。（拿出一副骰子——漫不经心地）开盘以前要不要检查一下骰子。

值夜的　（诚恳地）您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知道，我信得过您。

伊利　（微笑）你让我想起好多休吉的事儿来，老弟。他一向信得过我。好啦，可别怪我走运哟。（手里咔嗒嗒地摇着骰子——沉思地）你知道，是时候了，我不该再惦记着休吉。天哪，那有啥用？对他啥好处也没有。他走罗。我们也得走。昨天他走，明天就是我或者你，谁管得了，管了又怎样？都是骗局，对不？（悲伤从他心中涤除，他恢复了信心）我押两毛五。

值夜的　（果断地，带着他希望同阿诺德·罗斯坦的表情一样、兴奋但不表露出来的神态）我随你。

伊利　（掷骰子）我掷四点。（迅速收起骰子，再掷一次）是四点。（收起钱）有了我的运气——和窍门儿，容易得很。怎么样，查理？（轻声笑起来，像行家对待傻瓜那样，顽皮而自得其乐地、傲慢却颇有情意地朝值夜的眨眨眼睛。）

（幕　落）

月照不幸人

这里出版的《月照不幸人》是完全依照我在 1943 年写成此剧时交给兰登书屋的原稿刊印的，没有任何修订或删改。

此剧至今从未在纽约舞台上演出过，也无任何主要的公演计划或演出授予权。由于目前我无法使此剧得到那种需要适当演出而引起的注意，我决定把它以书的形式发表，公诸于世。

1952 年 4 月　　　　尤·奥

人　物

乔茜·霍根
费尔·霍根　她的父亲
迈克·霍根　她的弟弟
小詹姆斯·蒂龙
特·斯台特曼·哈德

场　　景

第一幕

农舍。1923 年 9 月初，中午时分。

第二幕

景同前，但呈现出起居室内部——当天晚上 11 点钟。

第三幕

景同第一幕。时间与第二幕衔接，无时间间隔。

第四幕

景同前——次日凌晨。

本剧场景

全剧发生在1923年9月初一天的中午直到次日凌晨，地点 856
在康涅狄格州佃农费尔·霍根家中。

说得婉转些，这座农舍并不算一座新英格兰的典型建筑，但根基牢靠，布局也显得同整个景致和谐一致。看来它是给迁移到目前这个地点重新盖起来的。那是一座用木板钉成的盒式旧房子，木瓦屋顶，砖砌的烟囱。底面由木桩支撑着，约高出地面两英尺左右。底层正面有两扇窗户，楼上一层有一扇窗户。这些窗户都没有百叶窗、窗帘或遮光帘。每扇窗户至少缺了一格玻璃，而用硬纸板马马虎虎代替。这座房子一度给漆成扎眼的黄色，边缘是棕色，但是经过年长日久的风吹日晒，如今几面墙已经发灰变黑，油漆剥落之处净是暗淡的柠檬色斑斑条纹。房舍左角有几级台阶通向前门。

格外显得不协调的是，右边又增添了一座一间屋的平房，约有十二英尺长，六英尺高，这是乔茜·霍根的卧房，显然是自己动手后盖的。它那墙壁和斜屋顶上面覆盖的沥青纸已经褪色变成深灰色。它和主房紧紧相连之处有扇门，门前有三级没涂过漆的台阶。门右方有扇小窗户。

这几级台阶前有一条小道，它绕过右后方一棵老梨树，穿过一块布满干草茬儿的田地，通往一片小树林。另一端朝左延伸，

连接一条土路直通(百码开外的)县公路;这条土路也通向房舍前门,再往后穿过一个种植着参差不齐的苹果树的果园,直达谷仓。正房靠近乔茜卧房的那扇窗户下面有一块挺大的平面圆石,紧靠着那所房子。

第一幕

857

景 如上述。正是中午时分。天空晴朗,天气炎热。

乔茜卧房那扇门打开了,她弯身走出来,免得碰着脑袋,站在台阶上面。

乔茜二十八岁。她作为一个女人,块头可大得出奇,近乎畸形——不穿鞋时身高五英尺十一英寸,体重一百八十磅左右。肩膀尽管有点溜,却很宽阔,两个丰满坚实的乳房使得胸窠显得很深,腰同胯骨大腿相比还算苗条。两条光滑的长胳臂强壮有力,尽管并没有筋肉显露出来。两条腿也是如此。

除了极个别的壮汉之外,她可比一般男人都更强壮,能干两个普通男人的力气活儿。但是,她并没有男子气,是个纯粹的女性。

她的脸上遗留着爱尔兰人的特征,上嘴唇长,鼻子小,眉毛浓黑,黑发跟马鬃一样粗糙,白皮肤长着雀斑,被日光晒得黑黝黝的,颧骨高,下巴宽厚。这不是一张漂亮的脸,但是那对深蓝色的大眼睛却使面庞呈现一丝美感;她一微笑露出整齐而洁白的牙齿,也颇有媚力。

她穿一套无袖的廉价蓝布衣裳,赤着脚,沾着泥土的脚

踵跟皮革一样粗糙。

他从台阶上走下来，走到房舍一端，朝谷仓那边盯视，接着她又敏捷地走到房舍右边，回头观望。

乔茜 哦，感谢主。（又回到台阶那边去，这当儿她的弟弟迈克从右方急上。）

（迈克·霍根，二十岁，比姐姐矮四英寸左右。他体格健壮，但与姐姐相比却显得弱小。他长着普通爱尔兰人的面孔，绷着脸，要么狡猾，要么一本正经地自以为公正善良。他从不忘记自己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恪守一切教规，因此他认为在这个由新教徒和坏天主教徒组成的该死的罪人世界当中，自己是上帝的一名优秀臣民。简而言之，迈克是新英格兰的一名笃信天主教的优良的爱尔兰裔清教徒，而且是个十分惹人讨厌而不好相处

858 的小伙子。）

（迈克穿着一条肮脏的工装裤和一件汗渍斑斑的衬衫，手里拿着一个草耙。）

乔茜 你这个慢慢腾腾的家伙，交不了好运。我不是告诉你十一点半吗？

迈克 他总是在谷仓角落那儿偷偷监视着我，不让我有一分钟的休息，我又怎么能溜到这儿来呢？我得等他去猪圈才走得开。（又恶狠狠地添一句）他就是属于那儿的，这头老公猪！（乔茜突然飞快地抡起右胳臂揍他，那只大手落在他的下巴颏儿边儿上。她原想只扇他个耳括子，可他的脑袋朝后一仰，两腿趔趄，草耙掉在地上了；他畏缩地央求）别打我，乔茜！现在别打啦！

乔茜 （轻声地）那你不许骂他。他也是我的爹。你不喜欢

他，我倒喜欢他。

迈克 （避开她——恼怒地）你们俩是同类，一丘之貉。

乔茜 （随和地）我倒以此为荣。我刚才并没狠狠揍你，真要是狠揍，你早就趴在地上了。我那是爱你，轻轻拍你一下，叫你头脑清醒清醒，好好使用它。你现在想逃跑，要是他逮住了你，非把你揍个半死不可。快去拿你的背包。我已经给你收拾好了。就在我的房间门后边呐，上面放着你的外衣。麻利点，我去看看他在干什么。（匆匆走到房舍左边转角那儿张望。他走上台阶，进入她的卧室，再走出来时手里拿着一件旧外衣和一个鼓鼓囊囊的廉价小背包。她走回来。）瞧不见他的人影儿。（迈克把背包放在地上，穿上外衣。）我把东西都放在包里了。你可以在火车站或者车箱的厕所里把周末穿的那套好衣服换上，可别忘了洗洗脸。我知道你想体体面面的，让咱们的兄弟托马斯在他家门口迎接你。（嘲弄而逗趣儿地）他已经飞黄腾达，成了一名布里奇港警察署的高贵警官。也许他能让你当上警察咧。那对你倒也合适。我想象得到你拘留那些酒鬼，还给他们讲一通禁酒的道理。托马斯要是给你找不到工作，就会把你转到咱们的兄弟约翰那儿去，他是梅利登镇上尊贵的酒吧老板。他会教你那门生意。你一定错不了，决不会从钱柜里偷钱，也不会喝酒；等那些顾客刚刚喝得兴高采烈，你就会告诉他们喝得差不离了，还是回家去的好。（遗憾地叹口气）唉，迈克，你生来就是牧 839
师的宠儿，没法改变。

迈克 对！你又在嘲笑我，只因为我想规规矩矩做人。

乔茜 你比规规矩矩还要糟。你啊，简直是个圣人。

迈克 反正在这一点上，谁也不会说——（顿住，有点不好意思，可是更怕把这句话讲完。）

乔茜　（感到有趣）是说我吗？不，他们不敢。（嘲弄地笑笑）迈克，我知道你有一个左邻右舍当做丑闻的姐姐，真叫你多么受不了。

迈克　你自己在这样说，我可没说。我并不想跟你不欢而散。我会继续为你祈祷。

乔茜　（粗鲁地）算了，叫你的祈祷见鬼去吧。

迈克　（不悦地）我走啦。（拎起背包。）

乔茜　（态度又软下来）等一下。（走到他的面前）别在意我的粗话。迈克，我看着你离开，心里不好受。不过，这是你最好的出路啦，所以我才帮助你，就像过去帮助托马斯和约翰那样。你跟托马斯和约翰一样，再也忍受不了这个老头子啦。老魔鬼一向把你们当做奴隶。祝你万事如意。迈克，我知道你会闯出来的——主保佑你。（声调变得柔和，止住眼泪。吻他——接着又从衣服口袋里掏摸出一卷一块钱的钞票塞进迈克手中）除了路费之外，还给你点小礼物。我从他的小绿包里拿的。等他发现了，瞧他会怎样发疯吧。不过我能对付他。

迈克　（羡慕地）你会的。你是唯一能对付他的人。（一时十分感动）谢谢你，乔茜。你心肠真好。（接着又道貌岸然地）可我不愿意拿偷来的钱。

乔茜　别再当更大的傻瓜啦。告诉你的良心，这只是他从来没付给你的一点工钱。

迈克　这倒是实话，乔茜。理应归我。（把钱塞进口袋。）

乔茜　走吧，免得误了电车。可别忘了在布里奇港下车。替我问候托马斯和约翰。算了吧，他们好几年没给我来信了。替我在每人屁股上踢一脚吧。

迈克　女人家竟说出这种话。你跟老头子一样爱说脏话。

乔茜 （不耐烦地）别又来你那套说教，否则你永远也走不了啦。

迈克 你简直跟他差不多一样糟糕了。你现在变成这样都是受了他的影响；他一天到晚总是在算计怎样欺骗别人，卖给人家一匹快死的老马啦，一头让他给糊弄得一两天看起来样儿挺好的病牛病猪啦。这跟偷盗差不多，这些事可都是你帮他干的。

乔茜 没错儿，这挺有意思嘛。

迈克 你应该结婚，自己有个家，离开这个破屋寒窑，别再那样不害臊地同男人胡调。（接着又带着道义上不乏洋洋自得的样儿，补充道）当然现在要找一个肯要你的规规距距的人也很难了。

乔茜 我才不要一个规规距距的男人呐，谢谢你。他们没意思，都跟你一样像根木头那样呆。我可不打算嫁给世界上最好的男人，让他单独把我拴住。

迈克 （狡黠地斜眼瞧她一下）连杰米·蒂龙也不行吗？（她瞪视着他）我知道你愿意让钱拴住；等他继承母亲遗留下来的产业一办好手续，他就会阔起来。（讥讽地）你大概还从来没想到这一点吧。别跟我来这一套！我亲眼看见过你向他做媚眼。

乔茜 （轻蔑地）这么一说，是我在勾引杰米向我求婚，对不对？

迈克 我认为这可真是异想天开，不过你也许希望趁他喝得烂醉时能否单独把他擄获——反正，随你爱说什么好话，想把我打发走，我都敢豁出一切跟你打赌，你已经设计好圈套勾引他，是老头子叫你这么干的。也许他认为要是抓住你和杰米在一块儿，又有证人在场，再拿猎枪吓唬他——

乔茜 （压住怒火）你满脑子想入非非。我要是你，就不会

再这样绞尽脑汁，白费心机了。

迈克 哼，我不会认为老头子没有打算耍花招，对你也是这样。主宽恕我。你压根儿就不在乎你的贞操，也不在乎跟什么样的男人出门约会。你一向老脸厚皮，还拿这种丢人的事引以为荣呐。这一点你没法儿否认吧，乔茜。

861 **乔茜** 我不否认。（接着警告他）你最好住嘴。因为咱俩就要分手道别了，我才一直压着火。（站起来）我可真有点不耐烦啦。

迈克 （匆忙地）等我把话说完，你就不生我的气啦。我正要说这一次我倒希望你的诡计成功。我恨透了杰米·蒂龙，他说起话来总爱摘引拉丁语句，夸耀自己受过耶稣会教育，摆出一副臭架子，好像连侮辱我一下都不值得一做；其实他什么也不是，不过是个酒鬼罢了，除了他爸爸活着的时候给他找到个活儿，让他在舞台上演演戏之外，他这一辈子什么也没干过。（满腹仇恨）乔茜，我会祈祷，让你能想个办法降服他，把他的钱财全都弄过来，一个子儿也不给他剩下！

乔茜 （威胁地朝他那边挪动）你再敢说一个字——（接着轻蔑地）你真是个可恶的家伙，我要是让你在这儿一个劲儿唠叨个没完，等爹回来把你揍成肉酱，那才叫活该呐，可我并不想那么干。我太想让你滚蛋啦。（粗鲁地）现在就给我滚吧！你以为他会整天跟那些猪呆在一块儿吗，你这个嚼舌的蠢货？（走到左方，在房舍墙角那儿张望——真地一惊）他在那边，正朝谷仓走来啦。（迈克抓起背包，惊惶失措。他从拐角那儿鬼鬼祟祟地溜掉，沿着那条通往树林的小道走去，消逝在右后方。她一直盯视着她的父亲，没注意迈克已经走掉。）他正朝草地那边观望呐。他发现你没在那儿干活儿，朝那边跑过去了。就要回到这边来

啦。你还是赶快逃命吧！（转过身来，发现他已经走掉——轻蔑地）真没料到，我敢说你眼下已经跑出一里路了，你这个兔崽子！（又在墙角那儿偷偷窥视——有趣儿地欣赏着）瞧我老爹那副发火的样儿。他那两条又短又粗的腿跑得真跟小鹿的腿一样轻快——怒气冲冲得像一窠要蜇人的黄蜂！（笑了，又走回来朝那条通往树林的小道望去）得，迈克，再也见不着你啦，可把你撵走了。在我眼里，你一直是我像母亲那样把你抚养大的那个小男孩，可不是现在的你，因此我才为你偷那笔钱。（就这样把他打发走了。叹口气）得，老爹马上就要到这儿来啦。我最好作些准备。（伸手从卧房门旁的角落里取出一节截断的扫帚柄）我倒不是真要用它，不过这可以叫他保住点自尊。（在台阶上坐下来，把扫帚柄靠在她右手旁边的台阶上。没多会儿，她父亲费尔·霍根从左后方跑来，在房舍墙角那儿抱怨，紧握两拳，上下挥动胳臂，满脸怒火，气势汹汹。） 862

（霍根五十五岁，身高五英尺六英寸。粗脖子，鼓鼓囊囊的溜肩膀，木桶似的身躯，短粗的腿，两只大脚。两只胳膊短而粗壮，大手长满重汗毛。圆脑袋上的头发已经稀疏，呈沙黄色。胖嘟嘟的脸蛋儿上长着一个扁鼻子，宽厚的上嘴唇，一张大嘴，一对小蓝眼睛，变白的眼睫毛和眉毛不由得使人想起一头白猪。他脚登一双沉重的厚底半统靴，身穿一条很脏的工装裤和一件短袖肥汗衫。胳臂和脸都晒得黝黑，长满斑点。头上戴一顶破旧的宽边粗草帽，要是把它戴在一匹马的脑袋上倒更合适些。他的嗓门又高又尖，一口爱尔兰土腔。）

霍根 （从拐角那边走过来，一看到她便站住——怒气冲冲）他在哪儿？藏在屋里吗？我要把他打翻在地，这个懒杂种！（一腔怒火冲她发泄）你脑袋上没长着嘴吗，你这个又胖又懒的

娘们儿?

乔茜 (令人恼火的沉静)别瞎骂人,您这个坏脾气的老黄蜂,没准儿我也会发脾气的。

霍根 叫你的脾气见鬼去吧,你这头蠢母牛!

乔茜 我情愿当一头母牛也不爱当一头又小又丑的公羊。您最好还是坐下来凉快凉快吧。上了年纪的人不应当在大太阳底下发脾气乱跑。您会中暑的。

霍根 去它的中暑! 你看见他了吗?

乔茜 看见谁了?

霍根 迈克! 我还能找谁,难道找教皇吗? 他刚才在草地那边干活儿,可我一转脸,他就溜了。(看到了草耙)这不是他的草耙吗? 你别再撒谎了!

乔茜 我并没说没有瞧见他啊。

霍根 那就别想法儿把他藏起来让我找不到,告诉我——他在哪儿?

乔茜 在您永远找不到他的地方。

霍根 那咱们就走着瞧吧! 我敢打赌,他一定藏在你屋里的床底下,这个没勇气的笨蛋! (朝台阶走去。)

乔茜 他没在。他跟托马斯和约翰一样,走了,再也不受您的奴役了。

霍根 (不相信地瞪视着她)你是说他跑了,自闯天下去了吗?

863 **乔茜** 对。所以说您干脆坐下来歇歇吧。

霍根 (困惑不解地坐在那块圆石上,脱掉帽子,抓抓脑袋——微微露出一点服气的神情)我做梦都没想到他居然有那种胆量。(又发起脾气)我明明知道他根本就没胆量,准是你鼓动

他，帮助他，他才有那种胆量，你就是个心肠软的傻瓜！

乔茜 爹，别再发火啦。

霍根 （极度恼怒地）你大概又像过去给托马斯和约翰干的好事那样，把我的背包偷走给他了吧。

乔茜 那也是我的背包。当初您卖掉那匹马，让克劳里那家人再饶上那个背包，难道我就没帮过您的忙吗？我干了整整一个通宵才把那匹马的两条前腿糊弄好，让它的膝盖到了克劳里家一两天之内不会弯曲下来。

霍根 （怒火消失，缅怀地露齿一笑）你拾掇牲口可真有两下子，上帝保佑你。你记不记得克劳里兄弟俩回来找我算帐，可我把他俩都打败了？

乔茜 （有分寸的奉承）记得。您可真是一位了不起的拳击手。真是的，您会叫杰克·登普西[92]为了保住自己的钱赶快跳跑咧。

霍根 （起了疑心）我就是能，可别打算改变话题，花言巧语奉承我。

乔茜 好吧，那我就说实话。在我没跑出来之前，克劳里兄弟俩一直占上风，打得您落花流水，是我把他们俩当中一个打翻在地，屁股撞翻猪食罐，摔倒在猪圈上的。

霍根 （气愤地）你在撒谎！你还没来之前，他俩就求饶了。（大发雷霆）你这个贼，你！你把我的好背包偷走，给了那个废物！我敢说还不止这个。我敢说，像当初托马斯和约翰偷偷溜走时一样，你——（从圆石那儿站起来，威胁地）听着，乔茜，你要是找到了我藏小绿包的地方，偷走我的钱给了那个教堂祭坛的小厮，我就——

乔茜 （从台阶上站起来，右手握着扫帚柄）怎么样，我给

了。您要干什么？别吓唬我。您明明知道要是胆敢用小手指头碰我一下，我就会把您的脑壳打得明白过来。

霍根　我到目前为止还从来没打过一个女人呐——当然是指我没喝醉的时候——不过要是你手上没有那根木棍儿的话
864 ——（痛苦地）我真造了孽，主给了我一个肥壮得跟一头公牛一样的女儿，又狠又不孝顺。（两眼突然眨一下，赞赏地咧嘴一笑）瞧你站在那儿，拿着木棍那副样儿！你要不是全康涅狄格州最可恶的女儿，又有谁是？（咯格笑起来，又在圆石那儿坐下来。）

乔茜　（一边笑着，一边在台阶上坐下来，把木棍放在一旁）可您要不是全康涅狄格州最可恶的老爹，又有谁是？

霍根　（从衣服兜儿里取出一个陶土制的烟斗、一块烟叶和一把小刀。他切块烟叶塞进烟斗——不再怨恨）你偷了多少钱，乔茜？

乔茜　只拿了六块钱。

霍根　还嫌少吗？让主赐给哪个家伙一点小聪明，在车站见到我那个糊涂蛋儿子，就让他把六块钱都花光，卖给他一张火车票。（抱怨地）我倒不是心疼钱，乔茜——

乔茜　我知道。真的，您哪儿在乎钱？您会把口袋里的钱一分不剩地全交给您碰上的头一个叫化子——要是他拿把猎枪对准您的胸口的话。

霍根　别逗啦。你明白我的意思。因为一想到那个虔诚的蠢货拿了我的钱就叫我发火。下星期天在教堂里再也不用通过他的手把钱放在捐款盘里啦，他可真是个大笨蛋。

乔茜　我早就知道，等您发完了火就会想到花六块钱把他打发走，倒也还算值得。

霍根　（填好烟斗）嗯，也许是这样。说实话，我压根儿就没

喜欢过他。(在工装裤臀部那儿划着一根火柴,点燃烟斗)我压根儿也没喜欢过托马斯和约翰。

乔西 (感到有趣儿地)有了这么几个宝贝儿子您算倒霉,我也算倒霉有了这么几个宝贝兄弟。

霍根 (连抽几口烟)他们都随你母亲那家人的性格。她可是那家人唯一有志气的,主让她的灵魂安息吧。别的人全是叫人讨厌的虔诚的教徒。他们没有祷告完毕,绝对不敢吃饭。那么忙于宣讲禁酒的道理,连喝口酒的工夫都没有。又花那么多时间向主忏悔自己的罪,连任何犯罪的机会都没有。(憎恶地啐口唾沫)这帮人间的渣滓! 感谢主,你倒像我和你妈。

乔茜 我不知道我像您该不该感谢主。没错儿,人人都说您是个老奸巨猾的虱子,像开瓶塞儿的钻子那样刁钻。 865

霍根 我知道。他们全是一伙嫉妒的家伙,愿主饶恕他们。(两人都格格笑了。他若有所思地抽几口烟。)我敢打赌,你帮助了迈克,他也没怎么感激你吧。

乔茜 哦,他倒是诚心诚意向我道了谢。接着就数落我的罪恶,劝诫了一番——还数落您的呐。

霍根 哦,是吗? (勃然大怒)看在主的面上,你干吗不把他扣下,等我回来踢他一脚,做为父亲临别的祝福呢。

乔茜 我自己差点儿踢他一脚。

霍根 一想到你那可怜的母亲就是因为生这个牛崽子才死的,我便十分难过! (报复地)从那时起我就再也没进过教堂,永远也不会再去啦。(稍顿。用十分哀愁而温柔的声调说)一个很可爱的女人。你还记得她吗,乔茜? 她死的时候,你还是个小不点儿呢。

乔茜 记得清清楚楚。(带着既逗趣儿又忧伤的微笑)每逢

您喝醉酒回家来，为了解闷要把屋子折腾得乱七八糟的时候，她是能叫您安分下来的人。

霍根 （折服地）对，她办得到。愿主保佑她的灵魂。我只动手打过她一次——只扇了她一个耳光，因为天已经黑了，她不许我唱歌。没想到我自己却趴在地上了，还当是一头骡踢了我一脚呢。（格格笑）自从你长大以后，我也常遇到这类麻烦。我在自己家里简直连一点自由都没有了。

乔茜 这算您走运——否则的话，连个家也不会有了。

霍根 （抽几口烟，停顿片刻）迈克那头蠢驴劝诫你什么了？

乔茜 哦，还不是老一套——我是四方的丑闻，跟男人们鬼混，也没有张结婚证书。

霍根 （朝她古怪而窘迫地瞥一眼，接着就移开视线。在下面一段对话中，他一直没正眼瞧过她。漫不经心地）他说这话，该让地狱之火烘烤他的灵魂。不过，这倒也是事实。

乔茜 （挑衅地）就是，又怎么样？我才不在乎什么丑闻不丑闻呢。

霍根 是啊，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别人都见鬼去吧。

866 **乔茜** 对，您即使是我的父亲，也一个样儿。所以，您也用不着向我劝诫说教。

霍根 我劝诫说教？真格的，连魔鬼都会笑死了。别逗我啦。我早就知道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压根儿就没办法管住你。

乔茜 我干我的活儿，自己挣饭吃，有权自由自在。

霍根 你有，我从来也没否认过。

乔茜 对，您没否认过。可我常常纳闷儿，像您这样爱打架的人，怎么没有抓住我的丢人事作为把柄，把那些男人打昏过去。

霍根　这谁都清楚，不管哪个男人要想对你放肆，而你并不心甘情愿，他早就会给抬进医院了；我要是找碴儿打架，岂不成了笑话？反正，我不打算跟一整队的人打架。你的情人儿太多了。

乔茜　（骄傲地扬一下头——夸耀地）那是因为我很快就会对任何一个男人感到腻味，叫他滚蛋。

霍根　恐怕你天生来就是个很放荡的女人。不过说老实话，我对你的所作所为还是挺满意的，尽管我不应该这样说，因为你如果是那种安分的丫头，早就会嫁给哪个傻瓜了，我也就失去了你这个伴儿，也丢掉了干农活儿的好帮手。

乔茜　（带着一丝辛酸）您只会考虑个人的利益。

霍根　（抽着烟斗）我那个漂亮的儿子迈克还说了些什么？

乔茜　哦，跟往常一样满嘴胡说八道。他给我出了个好主意——

霍根　（狞笑）那他可真不赖。想必是个好——

乔茜　我应该结婚，自己安个家——要是我能找到一个肯要我的规规矩矩的人的话；这他完全明白我根本就办不到。

霍根　（又发起火来）我告诉你，乔茜，我方才没捞着机会最后狠狠揍他一顿，真是我一辈子最遗憾的一件事了！

乔茜　所以他认为我唯一的希望就是逮住那么一个不太规矩的人，他会马上有钱到手，我呢，可以把它偷过来。

霍根　（试探地匆匆斜瞟她一眼——信口而出）他是指杰 867
米·蒂龙吧。

乔茜　对。这个混帐家伙还责怪您和我正在策划一个让杰米上勾的圈套呐。等他喝得烂醉后，我就可以单独把他弄到手，叫他非跟我结婚不可。（又严厉而轻蔑地补充说）好像这总能办

成功似的。真的，纽约百老汇那些小婊子想必都这样试过，而且也得到了不少好处。

霍根 （又匆匆朝她斜瞟一眼——漫不经心地）她们肯定试过，不过那是在城里，他小心提防着。谁也说不准他在这乡下会不会放松警惕，在这里他头脑简单，肚子里装上一夸特劣酒，天上一轮明月使他心中充满诗情画意。

乔茜 （生气地转向他）难道您真把迈克的诡计当真吗？您这头老山羊。

霍根 没有，我还以为你要听听我的意见呢。（她猜疑地瞧着他，可他脸上毫无表情，除了享受那烟斗之外，好像什么也没想似的。）

乔茜 （转过身去）要是那一套不成功的话，迈克说咱们也许可以搞个阴谋诡计，我想法儿让他跟我上床，然后您带几个证人和您的猎枪来，当场把他抓住。

霍根 老天爷，俺那个宝贝儿子决不会从他的祈祷书里学到了这一手！他的脑子想必是偷偷地有了长进！

乔茜 这个脏虱子！

霍根 别管他叫虱子，我讨厌虱子，可我要为它们说句公道话，我可压根儿还没从我身上抓住过一个伪善的虱子呢。

乔茜 他居然胆敢诬蔑咱俩在策划一个让杰米上勾的圈套。

霍根 （仿佛误解了她的意思）是啊，这种圈套跟青山一样古老。谁都听说过。不过，有人对你说它至今仍然时而能起作用。有时候老圈套最管用，因为它太陈旧了，没人会怀疑你还会用它。

乔茜 （怨恨地瞪视着他）别再说啦，爹。我直到今天也说

不准您脸上摆出那副死样子，是在开玩笑呢，还是在说正经话；可我不想再听下去啦——

霍根 （温和地）我还当你要我对迈克出的主意权衡一下得失，提出诚恳的意见呢。

乔茜 噢，住嘴吧，行不行？我知道您只想拿我开心。您喜 868
欢杰米，您决不会捉弄他，即使我乐意，您也不会的。

霍根 是啊——除非我发现他对我耍花招。

乔茜 他决不会的。

霍根 不，我可不那么想，我的人生座右铭是永远别过分相信人，甚至连自己也包括在内。

乔茜 您后一句话说得有道理，我常会怀疑您半夜三更偷偷起床去扒您自己口袋里的钱呢。

霍根 我认为让蒂龙娶你做老婆，不能算对他耍花招。

乔茜 （恼怒地）老天爷，您又要扯到那上面去吗？

霍根 你想出嫁这个念头是你提醒我的啊，我不得不像大家说的那样权衡一下这件事的得失。没错儿，你们俩是一丘之貉，都挺丢人现眼。这倒可以成为一桩美满姻缘，因为谁也不能笑话谁。

乔茜 杰米不一定这么想。

霍根 你是说他会认为你攀不上他吗？他要是这样想，那才是个混蛋呢，因为他老子从一无所有干到发家致富，享有盛名，可从来也没想过什么出身门第。难道我没见过他在地里干活儿时穿的那身破衣烂衫吗？破烂得我都不会用来打扮那个吓唬鸟儿用的稻草人，可他才不在乎谁瞧见他那副模样儿呢。（带着赞赏的感情）主让他安息吧，他是个真正的爱尔兰绅士。

乔茜 他就是，可您难道没骗过他吗？还让我帮您的忙呢。

我记得那当儿我还是个瘦长的小丫头呐；您收到一封他写的信，上面说他的管事告诉他，您欠了一年房租，他再也不能容忍了，要亲自前来解决。您就把我打扮起来，头发梳得光光的，还扎上一个蝴蝶结，让我先使他的心肠软下来，然后再见您。后来我就从小道上蹦蹦跳跳地跑过去迎接他，给他请个安，拉着他的手，朝他眨眼儿，领他进屋，敬他一杯您舍不得给外人喝的好威士忌酒，然后直瞪瞪地瞧着他，说他是世界上最漂亮的男人，于是他原本会冲您摆出的凶样儿就渐渐消失啦。

869 **霍根** （格格笑）你那次干得可真不赖。你应该去当演员。

乔茜 （冷淡地）是啊，他也是这么对我说的，后来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五角钱的镚子，问我是不是您教我这样干的。我就说是啊，是您叫我这样干的。

霍根 （哀伤地）我压根儿不知道你原来是这么一个没良心的叛徒，那当儿你还只是个孩子呢。

乔茜 您后来就走进来，他还没来得及哼一声，您就扬言他要是不减租，不把房子油漆一下，您就立刻搬走。

霍根 对，那样一来通常就可以制止他原想采取的行动步骤了。

乔茜 可是并没制止他说您是从爱尔兰来的最可恶的无赖。

霍根 他说这话是表示赞赏。后来我们俩就一块儿喝起酒来，天南地北地扯开了，还唱歌；等他走的时候，我们俩抢着咒骂英格兰，也顾不上谈租金的事了。（深深怀念地笑了）嗯，他可是个大好人。

乔茜 对。可他一向都看穿了您要的把戏。

霍根 我难道不知道他会看穿吗？真格的，我只想让他看

穿这些花招来解解闷，使他没法再那么铁石心肠。这才是真正的把戏。

乔茜 （瞪视着他）您这个老魔鬼，您总是一个花招套另一个花招，谁也一下子闹不清您到底想干什么。

霍根 别那么疑神疑鬼的。说真的，我从来也没想骗你。你太了解我了。可咱们把话扯远了。咱们正在谈论杰米，不是他的老子。我想告诉你，我认为你嫁给他有好处。

乔茜 （无可奈何地）噢，今天早上您的脑袋瓜子一定让母牛踢了一脚吧。

霍根 我要是不知道你心里对他怀有好感，也就不会转这种念头了。

乔茜 （怨恨地）我可没有那样！我不过是喜欢他罢了。如果您指的是这个意思，那也只是说说而已，因为他有教养，说话文静，即使喝醉了也讲礼貌，不像有些我能说出名字的人那样大喊大叫，又骂街又唱歌。

霍根 每次他奉承你的时候，你要是能看见你自己两眼发亮的样子就好了——

乔茜 （粗鲁地）俺的脚丫子才发亮呐！（轻蔑地）接着您就要说我爱上他啦！

霍根 （不加理睬地）这档子事还有个优点，那就是他也喜欢你。

乔茜 就因为他近来常上这儿来吗？说真的，那只是因为他对酒店里那些酒鬼感到腻味了才来这儿；他更爱跟您开玩笑，要比见到我还高兴呐。

霍根 我劝你要点小聪明把他抓住，这也是为了考虑你的幸福，如果你办得到的话。

乔茜　(讥讽地)如果!

霍根　那可没准儿。你有过那么多情人儿，想必有一套抓住男人的办法。

乔茜　(夸耀地)我也许有。可这并不等于说——

霍根　你要是今天晚上单独抓住他——今天晚上会有一轮明月，使他心中充满诗情，感到寂寞，还有——

乔茜　那是迈克的鬼点子。

霍根　叫迈克见鬼去吧！真格的，自从有了这个人世，这就是每个女人的鬼点子。要是没有这个，也就绝了种啦。(劝诱地)反正试一下也无妨。

乔茜　试也白搭。(辛酸地)唉，爹，别再拿我开心啦。您知道，我心里也明白，我是个块头大的丑八怪，那些想要我的男人都是些没头脑的蠢货。杰米一旦继承了财产——那些涂脂抹粉的百老汇漂亮姑娘他想要多少就有多少——还有舞台上那些舞女——他喜欢的是那种女人。

霍根　我可注意到他从来没跟那样一个女人结婚，也许他想换换胃口，宁愿喜欢一个体格健壮而又长得好看的女人，她有漂亮的眼睛、头发和牙齿，还有讨人喜欢的微笑。

乔茜　(满意而嘲弄地)谢谢您的夸奖。现在我明白您的脑袋瓜子的确让一头母牛踢过一脚了。

霍根　你如果认为杰米一直没有注意到你的优点，那你可真是个傻瓜了。

乔茜　您是说您注意过他吗？(突然发火)别再撒谎啦，好不好？

霍根　别发脾气。我只是说，也许有个机会可以改善你的生活处境。

乔茜 （轻蔑地）把我拴在一个天天晚上喝得烂醉的男人身上来改善我自己的处境吗？我可不要，谢谢您啦！

霍根 真的，你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改造他。要是他回到家里瘫得像块烂泥，你就让他尝尝那根扫帚柄的滋味儿，过不了几 871
个星期准保就会让他成为一名软骨头的禁酒主义者。

乔茜 （认真地）那倒是实话，如果我是他的老婆。我一定要治好他这种慢性自杀的毛病，哪怕得把他宰了。（接着生气地）唉，您这些废话真烦死我了，爹！别在这儿跟我捣乱啦！

霍根 那咱们就另换一个角度来说，你难道没法儿学会爱他那份快要到手的产业吗？

乔茜 （反感地）哼，我就等您说这句话呐。迈克也这样说过。您刚才胡说什么我喜欢他呀，他喜欢我呀，现在才说出心里的实话。（改换了态度——挑衅地）好咧，我当然会爱那些钱。谁不爱呢？我要是办得到的话，干吗不下手呢？反正他的钱早晚会让人骗光。他会回到那个他认为是天堂的百老汇，一旦等那些漂亮的小婊子啦，酒吧间的食客啦，跑马场兜售马票的家伙啦，还有赌徒，把他骗够之后，他就会一个铜子儿也没有了。我也不是圣人，天晓得，可我跟那些渣滓相比却是个正派人，理应得到那份钱。

霍根 （热情地）老天爷，你现在总算用上你的头脑了。有志者事竟成。咱俩只要想到一块儿就从来没有吃过败仗。我再考虑考虑，你也琢磨琢磨。

乔茜 （莫名其妙地发火）哼，我才不呐！你自己去考虑你那阴谋诡计吧，我才不听呢。

霍根 （也装出生气的样儿）那就见你的鬼去吧。我再也不跟你说什么了。（停顿——接着又转向她，十分认真地）还有一

件事——(她正要叫他住口,他严厉地说)我可是认真的,你最好听一下,因为事关这个农场,这是咱们的家。

乔茜 (惊讶地望着他)农场怎么啦?

霍根 别忘记咱们即使已经在这里住了二十年,也只是佃户,任何时候都会被迫让人轰走。(急忙地)听着,我并没说杰米会这样干,付不付租钱,他都不会的;即使遗嘱执行人想要这么做,他也不会允许的。其实他们也不会那样干,因为他们知道再也找不到另一家佃户愿意来这儿啦。

乔茜 那你担什么忧呢?

872 **霍根** 是这样。我最近担心他的产业继承权一旦办好手续,杰米马上就会把这个农场卖掉。

乔茜 (恼怒地)他当然会卖! 他不是已经告诉咱们,同意您什么时候手头宽裕就按您出的那个低价把它买下来吗?

霍根 杰米只要喝足了威士忌酒,你让他答应什么他都答应。可等他喝醉了,他也一样容易把他的诺言忘得一干二净。

乔茜 (生气地)他从来不会那样! 除了咱们,还有谁会要这个农场? 这些年来谁也没想——

霍根 最近可有个人想买。上个月他向代理人出了个价。杰米告诉我,比我出的价要高得多。

乔茜 杰米就是喜欢惹您发火。他在逗您呐。

霍根 不是。我看得出来。他说他已经告诉那个代理人,不管是谁出的价,他都不打算把这块地卖掉。

乔茜 他肯定会这样做的。他说过是谁出的价吗?

霍根 他不知道,这是一名房地产经纪人转告的,那人不肯说出买主的姓名。我一直在猜想,可怎么也想不出是哪个傻瓜,除非是哪个混帐的百万富翁为了给自己兴建大产业而到处买地

皮，就像咱们那位时髦的邻居哈德，那个美孚石油公司的贼，前几年所干的那样。（又狠狠地添一句）让他和他那个管家莱麦一起在地狱里受煎熬吧！

乔茜　但愿如此。（又嘲讽地）这块地还能算产业吗？就算有人出价，杰米也不会接受的，这就没事了。他答应过咱们，便不会食言，再听别人出什么价啦。

霍根　在他头脑清醒的时候——我说过他会吗？我担心的是他有的时候可能会让人骗上钩，那种时候他喝得醉醺醺的，冷嘲热讽，说起话来就像个百老汇的骗子，说什么金钱是人间唯一的万能之物啦，只要你出够了价，无论什么东西什么人都能买到手啦，你也听见他说过这种话吧。

乔茜　听见过。可他根本骗不了我，他只是装着好像冷酷无情，厚颜无耻，一心要对那种正在折磨他的生活进行报复——谁又不是这样呢？（他好奇地斜眼瞧她一下，她没看见。）

霍根　有时候他又会犯另外一种酒醉后的古怪毛病，你可 873
以看到他突然没来由地变得怪里怪气，看上去很悲伤，两眼呆呆地瞪着，好像在悼念内心哪个鬼似的，而且——

乔茜　我想我知道他那种样子到底是怎么回事。他那是在想念他的母亲，为她的去世而悲伤呐。（怜悯地）可怜的杰米。

霍根　（没有理睬）而且威士忌好像对他也不起一点作用，毫无影响似的。他的一举一动仍然装得挺自然，你可以发誓说他并不是个很坏的家伙，可是第二天，你发现除非你提醒他，他的脑子迷迷糊糊的，什么也记不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干过不少糊涂事，事后也十分后悔。

乔茜　（轻蔑地）哪个醉鬼不是这样？不过他永远不会——（反感地）我不准您无缘无故地怀疑杰米，听见了吗？

霍根 我没怀疑他。我只是说，一个人有时莫名其妙地醉得像杰米那样，自己也闹不清楚什么事不该干，我们要是不担心这种可能性，甭管这种可能性多么小，也不尽量想法儿防备一下，那咱们可就是该死的傻瓜啦！

乔茜 没有这种可能性！即便有，咱们又怎么能防备呢？

霍根 首先，你可以尽量待他额外好一点嘛。

乔茜 多好才算额外好一点呢？

霍根 这你自己应该知道。不过得提醒你一下。我注意到你有时跟他说话就像跟别的男人说话时一样粗鲁刺耳，他也许会跟别人一样笑笑，好像觉得怪有趣儿似的，可实际上他并不喜欢这样。所以，说话时得注意着点儿。

乔茜 （挑衅地把头朝后一仰）我爱怎么说话就怎么说话，他不爱听，也得忍着点儿！（轻蔑地）难道要我装得像个纯洁的处女吗？那就可以哄骗他啦，对不对，可他在酒店里从那些男人嘴里什么有关我的风言风语没听到过呢？（站起来，突然改换话题）咱们在白白浪费时间，瞎扯淡。（接着脸色沉下来）他要是一旦食言，也不管他喝得多醉，我就会跟您一起要弄阴谋诡计治治他，多卑鄙都干。（又连忙补充道）不过，这都是您在胡说八道，我压根儿就不信。（走过去，捡起草耙）我要到庄稼地里去把迈克剩下的活儿干完。您用不着担心他走了就少了一个帮
871 手。

霍根 去他妈的帮手！一个懒洋洋的软骨头，饭量倒有一群猪那么大！（见她正要转身走开——突然好斗地）你要躲开我，对不对？什么时候吃午饭？我的午饭在哪儿呐，你这头懒母牛？

乔茜 灶台上有炖好了的菜，你这个脾气暴躁的干瘪老头

儿，进去自己吃吧。我现在不饿。您的废话搅得我心烦意乱。我得到太阳底下干干苦活儿，清醒清醒头脑。（朝右后方走去。）

霍根 （朝左前方那条小路望去）你最好等一下，篱笆门那边来了一位客人——我要是没看错，正是你那心上人咧。

乔茜 （生气地）住嘴！（眺望一下——脸色柔和下来，接着又面带怜悯的神情）瞧他那副样儿，还以为没人瞧着他呢，两眼盯着他，活像个死人慢慢走在自己的棺材后面。（又粗鲁地）老天，他想必醉得还没醒过来呢。他现在瞧见咱们啦。瞧他那副装着玩儿的样子，挺直身子，咧嘴笑着（不满地）我不想见他。让他跟您说笑吧，玩你们俩都觉得怪有趣儿的老一套饮酒游戏吧。反正他也是为这个来的。（开始走开。）

霍根 你是在躲避他吗？肯定是害怕自己在闹恋爱吧。（乔茜顿时止步，挑衅地转回来。他接着说）进屋去洗洗脸，把衣衫弄平整，再梳梳头。要在他面前显得像样儿一点才对。

乔茜 （生气地）我就进屋去，只是去看看菜汤别烧糊了，因为我想您会狡猾地留他跟您一块儿吃上点，好讨他的欢心。

霍根 我凭什么要留他吃点呢？我明明知道天这么早他除了想喝点酒之外，什么胃口也不会有的。

乔茜 唉，您真叫我恶心，您这个狡猾的小气鬼！（走进自己的卧房，使劲砰地一声把门甩上。霍根重新把烟斗装满，假装没注意蒂龙来临，两眼闪现离奇古怪的期望。蒂龙从左方那条连结公路的小路走来。）

（蒂龙四十来岁，约模五英尺九英寸高，宽肩膀，厚实的胸脯。他那天生的好身体由于生活放荡而变得疲软无力，但是脸膛仍然英俊，尽管有点膀肿，眼皮底下出现了囊袋。黑头发开始稀疏，朝后分梳以便遮住一处发秃的地方。眼睛是棕色的，眼白 875

充血，还有点发黄。他的鼻子大而钩，使他的面容带点靡非斯特*的气质，平时那种玩世不恭的神情更加深了这种气质。但是，他一微笑，不带鄙夷不屑的神情时，仍然显出从前年轻时那种无忧无虑的爱尔兰人的魅力——那种游手好闲的人多愁善感和罗曼蒂克的魅力。正是他的幽默感和魅力一直使他讨女人的喜欢，使他作为酒伴在男人当中也深得人心。他穿一套紧身掐腰的高级棕色服装，脚登一双订制的深棕色皮鞋，外配丝袜子和白丝绸衬衫，上衣贴胸那个小兜儿插着一块丝手绢儿，胸前打着一条深色领带。他这一身打扮看来是在仿效那些衣着考究的百老汇赌徒的样式，他们愿意让人误认为是华尔街的经纪人。）

（他为了镇定自己的神经，从前一夜酒醉后的头晕恶心恢复过来，服用了不少兴奋剂。在下面的对话里，他和霍根就像一对在玩一场熟悉的游戏的老手，彼此都知道对方的下一着，但仍然从中得到乐趣。）

蒂龙 （走近站住，讥诮地瞧着霍根。霍根在工装裤臀部那儿划着火柴，点燃烟斗，装没看见他。蒂龙富有感情地朗诵道）

"Fortunate senex, ergo tua rura manebunt, et tibi magna satis, quamvis lapis omnia nudas."[93]

霍根 （嘟囔着）又是地主老爷，可我的猎枪没在手边。（抬头望着蒂龙）你是在做弥撒吗，杰米？我听得出来，那是拉丁文。是想侮辱人——还是怎么着？

蒂龙 译成自由体的爱尔兰英语就是这样的。（模仿霍根的土腔）"难道你不就是拥有这座美丽的农场、最幸运的老杂种吗？尽管这里遍地都是光秃秃的石头。"

* 靡非斯特，欧洲中世纪关于浮士德的传说中的魔鬼。——译者注

霍根 我喜欢石头那一段。要是能用它来喂母牛，这块地方倒可以办成一个了不起的牛奶场啦。（啐口唾沫）不难看出你受过体面的高等教育。你在跟那些窑姐儿和酒吧老板厮混交谈时，这想必对你大有帮助吧。

蒂龙 不错，一项口头上挺宝贵的财富。有一次人们提供
给我一个差使，让我当办公室里的练习生——后来吹了，因为他 876
们发现我没有文学学士学位。在毕业前夕发生了一点误会。

霍根 我敢打赌，是你和那些牧师之间吧！

蒂龙 我同另一个毕业班的同学打赌，我能叫一个干草市场的妓女来找我，并且说她是我的妹妹，把她介绍给那些修道的家伙——最终不会露馅儿。

霍根 结果没成功？

蒂龙 差一点儿。那是学术殿堂里令人难忘的一天。所有的学生都很机灵，我使他们捧腹大笑，那当儿我由一名牧师陪伴，领着妹妹参观校园。他一开始有点疑神疑鬼，可是黛姬·梅喜——这是她的艺名——那天没有涂脂抹粉，穿了一身黑衣服，嚼了一磅“爽爽”牌颗粒口香糖，好去掉嘴里的酒味儿，看上去真是那么一个虔诚的姑娘。他也就不再怀疑了。（稍顿）是啊，一切都会很顺利，可她是个调皮的小狐狸精，自己有一套主意来加强我那种玩笑的气氛。于是，她在跟佛勒牧师说再见的时候，天真地加了一句：“老天爷，牧师，这儿远离该死的第六街东一区，清清静静，可真不赖啊。我真他妈的愿意留在这儿！”（干巴巴地）可她没留下，我也没留下。

霍根 （高兴地格格笑起来）我猜你也留不下！主保佑黛姬·梅喜！我倒真想认识认识她！

蒂龙 （在台阶上坐下——改变了态度）怎么样，今天这么

好的天气，唐纳格尔[*]公爵好吗？

霍根　从来没这么好过。

蒂龙　跟往常一样当牛马干苦活儿吧。

霍根　一个穷苦人晌午想休息一会儿，不受他的阔地主的讥笑，难道他连这点权利都没有吗？

蒂龙　"阔"是好事，你要是把以前欠的租金全都付清，我可就阔了。

霍根　让我呆在这个净是石头却叫作农场的鬼地方，应该由您付钱给我才对。（眨眨眼）不过，我可以向您报个丰收的喜讯。地上的马利筋和荆棘长得挺旺盛，我还从来没见过有毒的刺藤长得这么茂盛和漂亮呢。（蒂龙笑了。乔茜在他俩没注意时出现在蒂龙身后的门口。她整理了衣着，梳了头发。她低头向杰米微笑，脸上表情温柔，听见他笑心里很高兴。）

877 **蒂龙**　你赢了。费尔，乔茜哪儿去了？我方才还看见她在这儿——

霍根　她进屋了，为你打扮得漂亮些。

乔茜　（粗鲁地插嘴）你在说瞎话。（对蒂龙，态度大胆，随随便便，透着亲热）哈啰，杰米。

蒂龙　（要站起来）哈啰，乔茜。

乔茜　（一只手放在蒂龙肩膀上，把他按住）不用站起来。真格的，你知道我不是个贵夫人。（在最高一级台阶上坐下来——逗弄着）这么好的天，我的好杰米可好啊？看上去气色还不错嘛。想必是在酒店是里停留了一下，喝了一杯清早起来清醒清醒头脑的酒——没准儿喝了十杯吧。

---

* 唐纳格尔，爱尔兰厄尔斯特地区北部一县城。——译者注

蒂龙 我可觉得难受极了。(嘲讽地抬头瞧她)我这位爱尔兰贞洁的处女女王可好啊?

乔茜 你的,是这样吗?打什么时候起的?别再错称呼我为贞洁处女啦。你要是把这瞎话传开出去,会损坏我的名声的。(笑起来。蒂龙凝视着她。她连忙接着说)你今天怎么来得这么早啊?我还当你不到下午不起床呐。

蒂龙 睡不着。又是难熬难眠的一夜,浑身不对劲儿,酒劲儿让你醒着而不是——(发现她在怜悯地看他——烦躁地)可这又有什么了不起!

乔茜 没准儿是因为你想换换习惯,床上没有个女人的缘故吧。改变多年的习惯是件难受的事。

蒂龙 (耸耸肩)也许是吧。

乔茜 城里那些窑姐儿怎么了,难道她们让你这样干吗?我敢打赌你认识的那些纽约百老汇婊子不会不做生意吧。

蒂龙 (假装不耐烦地打哈欠)可能不会吧。(接着烦躁地)别再逗啦,乔茜。现在时间还太早。

霍根 (在一旁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却装出不在意的样儿)我早就告诉过你,别用你那种粗话惹这位先生生气。

乔茜 真是的,我认为自己是在尽女主人的职责呢,让他在这里自由自在,不觉得拘束。

蒂龙 (又瞪她一眼)乔茜,近来你对那些做生意的女人特别感兴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乔茜 哦,我一直在考虑参加她们那一行呢。我敢肯定那种生活可比种庄稼省事多了。(接着怨恨地)因为你只喜欢那些秀气娃娃式的女人,你就以为我也如饥似渴地巴望那样干吗? 878
可是别的男人喜欢——

蒂龙　(突然反感地)看在主的面上，乔茜，别再说这种话啦！简直太难听了。

乔茜　(惊惶地望着他——接着不满意地)哦，真是这样吗？(逼出蔑视的笑容)我大概把你吓坏了吧，是不是？(霍根在一旁观望着他俩，把两人脸上的表情都看在眼里，表面上他在拍他的烟斗。)

蒂龙　(对自己方才的关心显得有点不好意思，而且恼火——耸耸肩)没有，没有。算了，别再提啦。(逗趣儿地笑笑)不过，谁告诉你我爱秀气娃娃式的姑娘？那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我喜欢大高个儿、壮实、感情丰富、乳房丰满的啦。(她脸红了，显得迷惑不解，可又对自己这种表现生气。)

霍根　乔茜，宝贝儿，你听听这话，说得真叫人再受听不过了。

乔茜　(恢复常态)他肯定不会再说出比这更叫人受听的话啦。(顽皮地拍拍蒂龙的脑袋)你真是个花言巧语的骗子，杰米，不过还是要谢谢你说的这番奉承话。(蒂龙转向霍根。他先向乔茜眨眨眼，然后就满不在乎地说起话来。)

蒂龙　霍根先生，这么热的天，你居然如此安闲自在，真是不错。

霍根　(没看他，眨眨眼睛)你是说热吗？可我倒觉得挺凉快。你要是觉得热，就脱掉外衣吧，蒂龙先生。

蒂龙　真是少见的闷热天，是不是，乔茜？

乔茜　(微笑)热极啦。想必热得你难受死了。

霍根　我可不说这天真有点闷热。

蒂龙　嗓子里的喉膜都快给烧干啦。

霍根　什么喉膜？没关系，我反正没长那个玩艺儿，我的嗓

子眼儿一点儿也不干。蒂龙先生，如果您的嗓子干得慌，后边有一口满是水的井。

蒂龙　水？那不是人用来洗东西的玩艺儿吗？我是说有些人。

霍根　我也这么听说过。但是，跟您一样，我觉得这真叫人难以相信。这是一种脏习惯。他们准都是外国人。

蒂龙　我是在说，为了荣幸地到您这儿来作客，我走了好长 879
一段满是灰尘的路，嗓子都快干得冒火啦。

霍根　可我并不记得邀请过您啊，再说这条路硬帮帮的是条碎石子路，也并没有一丁点儿灰尘呀，何况这儿离酒店还不到四分之一里的路程。

蒂龙　我在酒店里一杯酒也没喝。我心想，等我一到了这里，知道你会——

霍根　知道我会怎么样？

蒂龙　你作为主人一向有名的慷慨大方——

霍根　世上想必净是骗子。这么一说，你在酒店里连一杯酒也没喝吗？那么今天的空气本身就带有一股威士忌酒味儿，可你没来之前，我怎么没闻到呢。我琢磨你准是戒酒了吧。那可太好了，请原谅，我对您判断错误。

蒂龙　二十五年来我一直想戒酒，医生却严格禁止我那样做，因为那对我的衰弱心脏来说——将会是致命的。

霍根　这么一说，您有颗娇嫩的心脏？哦，哦，俺一直还当您的脑袋瓜子娇嫩呐，我很高兴您跟我说了。我正想请您喝一杯呢，不过威士忌酒最不利——

蒂龙　医生说这是性命攸关的事。每逢我在大太阳底下走一段路，累着了我的心脏，我就必须来一杯兴奋剂——至少一大

杯酒。

霍根　那就再走回酒店去吧，再累它一下子，您就可以给自己买两杯酒喝啦。

乔茜　（笑着）你们这两个人又在耍那套老把戏，真是一对大傻瓜，彼此还装得挺傲气，自命不凡！

蒂龙　（笑笑，不再逗乐）乔茜，他可曾有过大方的时候？

乔茜　这你早就应该知道。你要是想喝杯酒的话，就得掏钱向他买，要么就渴死。

蒂龙　不过我敢打赌，这次他会破格请客。

霍根　老天，我就跟你打这个赌吧！

蒂龙　等你听完我给你带来的好消息，准保你会乐得迫不及待地去取你那个老酒瓶子啦。

霍根　除非是我乐糊涂了。

乔茜　（好奇地）住嘴，爹。什么好消息，杰米？

880 **蒂龙**　我是从小道儿听来的消息，待会儿会有一位了不起的人物要来拜访你们。

霍根　又是那位警长吧。我从你那副嘴脸的得意样儿看得出来。

蒂龙　这次可不是。（挑逗地停顿下来。）

乔茜　你这个倒霉蛋，快告诉我们是谁？

蒂龙　是一位比警长更高贵点儿的贪污分子——（讥讽地）一名在我们这块暴发致富的自由土地上的主要贵族，大家都在舔他的靴子——我们这个共和国有些人依靠继承赃物的神圣权利当上了帝王，他就是其中一位。简单说吧，我指的是您那位好邻居特·斯台德曼·哈德，美孚石油公司最愚蠢的崽子，我知道您二位都对他非常热爱。（宣布完毕之后稍顿，霍根和乔茜起先有

点发愣，接着两人的眼睛闪亮起来。不过他俩一开始都不信会有这种好运。）

霍根　（威胁地喃喃说）你是说哈德要来拜访我们，杰米？

乔茜　真叫人不敢相信。

蒂龙　（感到有趣地瞧着他俩）绝对不是开玩笑。这位哈德大老爷打算骑马遛弯儿，然后回家吃午饭，顺便路过这里一下。

乔茜　你怎么知道的？

蒂龙　辛普森告诉我的。我在酒店里碰见了他。

霍根　那个当管家的英国渣滓！

蒂龙　他乐得要死。他说是他向哈德提出这个建议的——告诉他，如果他能屈尊亲自来拜访你们，你们准会敬畏得不知所措。

霍根　不知所措，这可说得不恰当吧，乔茜？

乔茜　确实不恰当，爹。

蒂龙　辛普森这辈子头一次向着你们。他并不喜欢他的主子。他让我告诉你们，他其实希望你们把他宰了。

霍根　（不感兴趣）叫莱麦的好心愿见鬼去吧。我倒愿意他们俩一块儿来拜访我。

乔茜　嗯，不过咱们也不能要求过高。（对蒂龙）哈德先生决定来拜访我们这样贫贱的人，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蒂龙　（咧嘴笑了）说得对，乔茜。谦卑些。他期望你们能安分老实点儿呢。

霍根　他是这样想吗？好咧！好咧！（高兴地舒一口气）今 881
儿个一整天准会过得很痛快。

乔茜　可是哈德到底是为了什么呀，杰米？

蒂龙　嗯，他那座庄园里好象有个储藏冰块儿的池塘。

霍根　哦嗬！原来是为了这个！

蒂龙　对，就是为了这个。哈德愿意维持古老的庄园采邑的习俗。他坚持要有他那个冰池塘，而你们的猪圈离他那个池塘不够远。

霍根　猪崽子爱到那儿去遛个腿儿，没别的。

蒂龙　不知怎么，哈德在那附近筑起来的篱笆总爱坏。

霍根　篱笆是个怪东西。不太可靠。

蒂龙　辛普森说，他已经让人修理十多次了，可是每次修理完，第二天晚上它就又会塌下来。

乔茜　真是怪事！准是那些坏精灵干的。我简直想象不出还可能是谁干的，爹，你说哪？

霍根　我当然也想象不出来。

蒂龙　可是辛普森想象得出是谁干的。他知道是你干的，而且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他的主子。

霍根　（轻蔑地）"主子"这个词儿说得对。就是嘛，那些英国佬除非有个主子的屁股可以去吻，否则就活不了，这些脏奴隶。

蒂龙　那些篱笆塌下来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的猪崽儿去遛个腿儿——就像你所说的那么文雅——从篱笆那儿遛过去，沿着冰池塘岸边欢快地打滚儿玩。

霍根　那又怎么啦？真的，它们都是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很有野心的猪啊，不会错过任何机会的。它们就跟哈德那位给他赚了大钱的老子一样。

蒂龙　这我同意，不过哈德出于某种怪原因不愿意明年夏天他的冰水有股猪味儿。

霍根　他想必很娇气。乔茜，记住他娇气，也别忘了把你的

棍棒留在家里。(欢悦而威胁地放声大笑)哦,山群里的主和基督啊!我多年来一直巴望跟哈德先生平心静气地说句话,平时总瞧着他目中无人地驾驶他那辆又大又亮的汽车开过去,而且总是受他那位管家莱麦抱怨的折磨。哦,我可太欢迎他来啦!

乔茜 您是说咱们吧。真的,我跟您一样爱他哩。 882

霍根 你给我捎来这个好消息,杰米,要是你长得不那么丑,我就会吻你啦。也许乔茜会替我亲亲你,她的胃口比我好。

乔茜 我愿意!这是他挣来的。(把蒂龙的脑袋朝后拢过来,笑着亲一下他的嘴唇。她的表情突然变了。她好像吃了一惊,惶恐不安,同时也有点害怕,勉强嘲弄地笑笑)哎呀,你可连一点生气都没有!就跟亲一具死尸一样。

蒂龙 (吃惊地朝她看一眼——讥讽地)是吗?(转向霍根)得了,该给那杯酒了吧,费尔?如果酒不肯免费供应,那就看乔茜怎样决定啦。

霍根 我才不让乔茜自作主张呢。她在闹恋爱,心有偏见。

乔茜 (气愤地)住嘴,您这个老骗子。(接着内疚地勉强一笑)别瞎扯了,您这样做是想避而不请杰米喝杯酒。

霍根 (叹口气)那好吧,乔茜。去把那瓶酒拿来,再带个小杯子,要不然他会没完没了地折磨我。我会转过脸去,免得瞧他白喝我的美酒,叫我心疼。(乔茜笑着站起来,走进屋子。霍根盯视着房舍左边那条路)你刚才说,他回家吃午饭,顺路到这儿来一下?那也到时候啦——(热衷地)圣约瑟夫啊,千万别让那个杂种变了卦!

蒂龙 (开始有点不安)听我说,费尔。别太激动。他在这一带很有影响。你要是揍了他,他准会整治你,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霍根　哼，我可不是傻瓜。（乔茜手里拿着一瓶酒和一个平底无脚酒杯，走出来）你听他在说什么，乔茜。他在警告我别狠揍哈德——好像我会让那个臭小子弄脏我的手似的。

乔茜　好像咱们犯得上那样干似的。说实在的，咱们要办的就是平心静气地跟他谈谈。

霍根　没别的，只不过是邻居之间的对话罢了。

乔茜　（把酒瓶和酒杯递给蒂龙）给你，杰米，别客气，爱喝多少就喝多少吧。

霍根　（哀伤地）多好的闺女！我叫你给他拿个小杯子，你
883 却给他一个水桶。（蒂龙一边斟满一杯酒，一边冲他咧嘴笑；他怪模怪样地耸耸肩，转过脸去）这一杯至少值五十块钱。

蒂龙　祝您好运，费尔。

霍根　我倒巴不得你淹死才好。（蒂龙喝口酒，做个鬼脸。）

蒂龙　这是我有生以来尝过的给鸡治病的最好的药啦。

霍根　那是向您表示谢意！来，把酒瓶递给我。喝它一口，也好让我待会儿可以更热情地欢迎陛下驾临。（拿起酒瓶，对嘴喝一大口。）

乔茜　（朝左方眺望）公路那边有两个骑马的人。

霍根　赞美主！就是他带着一个马夫来了。（把酒瓶放在那块圆石上。）

乔茜　那是麦克比。我的一个老情人。（挑衅地朝蒂龙瞥一眼——接着突然担心而袒护地）马上进屋去，杰米。哈德要是见到你，会把这一切都怪罪在你身上的。

蒂龙　不行，乔茜。你想我肯错过观赏这场好戏的机会吗？

乔茜　你可以坐在屋里我的窗户前面观赏。来吧，快，别跟我拧着。（把手插在他的腋下，像对付一个孩子那样容易地把他

搀起来——嘟囔着)到我的漂亮卧室里去吧。你在那儿可以舒舒服服的。

蒂龙 (逗趣儿地)这正是我盼望了不少日子的事唻,乔茜。

乔茜 (大胆地)说真的,你可从来没向我暗示过这一点。那就今天晚上来吧,咱俩可以在月光下谈情说爱,你还可以跟我说说你的心事什么的。

蒂龙 这可是个约会。别忘了。

乔茜 爱忘事的是你。现在快进屋去吧,否则就来不及啦。(把他推进屋,关上门。)

霍根 (望着来访人走近)他正在下马呐——像个稻草人那样潇洒哩。那匹可怜的马儿真想踢他一脚。瞧麦克*正朝咱们咧嘴笑呢。坐下,乔茜。(她在台阶上坐下来,他坐在圆石上。)装没瞧见他。(特·斯台德曼·哈德从左方出现。他俩佯装没看见他。霍根在手掌上敲敲烟斗。)

(哈德是个近四十岁的人,看上去却年轻得多,因为脸上没有忧虑、大志气或者任何人生坎坷遭遇的痕迹。不管他今后活到多少岁,当初四年的大学生活对他来说算是他这一辈子最得 884
意的事,同时也是他获得最高成就的时刻,那时他在他爹捐赠几百万款项的常春藤大学里被推选为毕业班同学会会长。自从那时起,他就感到不再需要什么远大理想,也没有想干一番大事业的劲头儿,而只想在他那块地产上定居下来过过乡绅生活,对驯马和外国跑车式样略有兴趣。他不是那种咋咋呼呼、蠢头蠢脑的花花公子,做出因为拥有万贯家财而做出的种种会成为报纸上的大字标题的蠢事。他不大喝酒,只有每年春季班级同学聚

---

* 麦克是麦克比的昵称。——译者注

会时是个例外——那是每年最使他兴奋的活动。他从不举办狂欢宴会，也不追求那些上演音乐喜剧的美人儿，是一位心满意足的丈夫和三个孩子的父亲。他和蔼可亲，也不难相处，一般说长相还不错，晒得黝黑，身体健康，开始有点发胖。他只是不成熟，天生的冷漠，还有点笨拙。打娘胎生下来就娇生惯养，要什么有什么，由于家庭富有而一切由着他，因此他总带着高人一等的态度，但是他每逢跟自己不相干的人打交道时又摆出一种傲慢而没有把握的样儿。他穿一件剪裁得很考究的英国格子呢上装和马裤呢的马裤，脚登一双擦得锃亮的带马刺的靴子，手里拿着一根马鞭。

（再也难于找到一位能耐比他更差的人来同霍根父女俩较量了。他从来没接触过他们那样的人。为了便于他们理解，他说起话来不慌不忙，而且领会得也慢，毫无幽默感。霍根父女俩却在舌战中运用老练的战术，当即采取攻势，从不让对手立住脚跟有回击的余地。他俩还变换步调，彼此配合得很好，使人手足无措，忽而尖声大喊大叫，忽而又喃喃咒骂。两人还用夸张的爱尔兰土腔搞得敌手更加糊里糊涂。）

哈德 （走向霍根——生硬地）早安。我要见一下管理这个农场的人。

霍根 （两只小眼睛露出凶光，故意上下打量他）要见一见吗？那你已经见着了。滚吧，跟你那匹马玩儿去，别在这儿搅我。（转向乔茜，她正盯视着哈德，盯得他狼狈不堪，好像她在自己的汤盘里发现了一个蟑螂似的。）瞧见我看见了什么吗，乔茜？老天爷，你该狠狠揍一顿你那只该死的猫，都是它把这种玩艺儿引上门来。

哈德 （决心露一露威严的气派，让人不得不肃然起敬——

干脆地)你是霍根吗?

霍根 (侮辱性地)对一位绅士来说——我是菲利浦·霍根老爷。

乔茜 (瞪视着哈德)你懂不懂礼貌,你这个棒槌腿的骑师?你是在马厩里长大的吗?

哈德 (从不跟女士们吵架,尤其是眼下这样一位女士——没答理她)我叫哈德。(显然期望他们一听见这个名字就立刻会受宠若惊,甚至道歉。)

霍根 (蔑视地)谁问你叫什么了,俺的小人儿?

乔茜 可不,谁在乎你到底是谁?

霍根 话说回来,你要是打算讲礼貌,俺们就奉陪。让俺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俺的闺女,哈德——约瑟芬·霍根小姐。

乔茜 (无礼地)我不想认识他,爹。我不喜欢他张傻乎乎的羊脸,反正,当骑师的跟我没缘。我敢打赌,他对女人也没用。(从她的卧房里传出一阵笑声。一位隐藏起来的旁观者这样一暴露,使哈德大吃一惊。他开始显得对自己丧失了信心。)

霍根 我想他不是个当骑师的。只因为他穿着那条怪模怪样的裤子才得到这个称呼。不信你去问问他那匹马,他准也不是个好样儿的牛仔。(对哈德,嘲笑地)好了,俺的宝贝儿,跟我们说实话吧。你每次上马,是不是得亲亲它,还央求它,亲爱的,今儿个可别把我摔下来啊,我会多喂你一桶燕麦。(一边夸张地放声大笑,一边拍着大腿,乔茜也跟着格格笑;两人还观望着这种戏剧性欢笑使哈德深感狼狈的反应。)

哈德 (沉不住气了)听我说,霍根! 我不是上这儿来——(本想添说"听你们这些该死的玩笑"之类的话,却让霍根封住了嘴。)

霍根 （大声喊道）啥？你说些啥？（装出怪诧异的神情瞪886 视着发愣的哈德，好像大惑不解似的）你不是上这儿来？（转向乔茜——悄没声儿地）听见了没有，乔茜？（摘掉帽子，装出好笑的迷惑神情搔搔脑袋瓜子）得，这可真是个谜。你揣摩他是怎么来到了这儿的呢？

乔茜 没准儿是鹳鸟把他捎来的吧*，那只脏鸟算倒了大霉。（从屋里又传出蒂龙的笑声。）

哈德 （这时心慌意乱、只能气呼呼地重复）我是说我不是上这儿来——

霍根 （喊道）等等！等等！（威胁地）我们已经听够了，你要是再说第三遍，我就要让我姑娘给疯人院打电话去啦。

哈德 （忘了自己的绅士身份）去你妈的，是我听够——！

乔茜 （嚷道）闭上你的臭嘴！当着我的面，不许带脏字。

霍根 嗐，别理他，乔茜。反正他既然说他不是来这儿，那咱们就别背地里跟他说话啦。（带着怜惜的藐视神情瞧着哈德）可不，你不就是那个可怜的疯畜生吗？是不是要我们相信你是自己的鬼魂？

哈德 （头一次看到圆石上放着酒瓶——打算轻蔑地压住怒火，甚至打算鄙夷不屑地笑笑）哦，我明白了。原来你们喝醉了。改天等你们清醒的时候，我再来——要么让辛普森——（转过身去，庆幸找到了溜走的借口。）

乔茜 （跳起来，威胁地冲他走去）站住，那可不行！你侮辱了一位女士，先得道个歉——居然拐弯抹角说我在这大清早上喝醉了——否则我就狠狠揍你一顿，叫你懂得礼貌！

---

* 西俗，旧时骗孩子，说婴儿是鹳鸟送来的 此处暗喻哈德是个婴孩。——译者注

哈德 （这当儿显然害怕了）我没——没说你什么——

霍根 （站起来，走到他俩中间）别生气，乔茜。他不是存心这样的。他不知道自己在胡诌什么，可怜的傻瓜。（对哈德怜惜地）快回家去吧，那才是个乖孩子，免得让你的保姆找不着你干着急。

哈德 （匆匆地）再见。（急忙朝左方走去，但是霍根突然抓住他的肩膀，把他扭转过来——又换手揪住他那件上衣的翻领。）

霍根 （严厉地）等等，俺的宝贝儿。对不起，我还有句话要跟你说。我现在有点闹清楚了。你刚才提到辛普森那个英国杂 887
种的名字。我眼下知道你是谁了。

哈德 （愤怒地）放开你的手，你这个醉鬼。（举起马鞭。）

乔茜 （抓住鞭子，猛地一扭，使劲从他手中夺过去）你敢打我这个可怜的残废老爹，胆小鬼！

哈德 （呼救）麦克比！

霍根 你就是吹响加百列*天使的号角，麦克比也听不见。他知道我或者乔茜只消用一只手就能把他揍瘪。（严厉地）乔茜，你去堵住篱笆门。（乔茜走过去，在小道和土路交界处摆好架势。她一时转过身去，为了忍住笑而浑身直颤，还朝麦克比招招手，然后又转过身来。霍根松开那只抓住哈德上衣的手）得，现在你也甭想逃跑啦，否则的话我闺女会把你打闷过去。（还没等哈德来得及张口，又恶狠狠地说下去）你就是我们旁边那块产业的主人，那个百万富翁恶棍吧，对不对？我一直打算找你谈谈，因为有件事得跟你解决一下，你这个血腥的暴君。可我又不

---

* 加百列，圣经中的报喜天使。——译者注

愿脏了我的脚,踏上你那片用美孚石油公司的脏钱买下的土地,那些钱都是从死在它那脏蹄子下的穷苦人手中偷盗来的——那是用饥寒交迫的孤儿寡妇的眼泪浇灌出来的土地——(突然由雄辩有力的语气转为公事公办的腔调)不过,算了吧,我不打算对一个生来就是无赖的家伙再浪费唇舌来感化他啦。(凶狠地几乎把他那胡子拉碴的脏脸贴在哈德的脸上)我想闹清楚的一件事,就是你干吗总在耍弄无耻的花招,把你的篱笆弄坏勾引我那些可怜的猪冻死在你的冰池塘里?(从乔茜的卧房里又传出一阵大笑,乔茜也弯腰捧腹大笑。哈德被这种无理取闹的指控吓得目瞪口呆,哼都没敢哼一声。霍根又板起面孔,好像哈德要抵赖似的——野蛮地)别抵赖!别搬出你那套美孚石油公司的混帐理由,否则耶稣作证,我就当真把你劈成两半!难道不是我每天早上都去把篱笆修好,发现你晚上溜过来又把篱笆拆毁的脚印儿吗?乔茜,那道篱笆我究竟修过多少次了?

乔茜 少说也有一百次吧,爹。

霍根 听着,俺的小百万富翁!我是个不爱打架的和气人
888 儿,信条是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只要邻近的废物渣滓不招惹我,我也不搅扰他们。可是要我站在一边干瞪眼瞧着我那些可怜的猪一头一头地让人谋杀——!乔茜,咱们有多少头猪在他那个该死的冰池塘里受了寒得肺炎死了?

乔茜 十头,爹。还有十头喝了那池塘里的脏水得霍乱死了。

霍根 而且都是得奖的好猪!人家向我出价两百块钱一头。二十头猪,每头两百块,这就是四千块钱。再加上一千块钱给猪治病的医药费和死猪的丧葬费。就算你一共欠我四千块钱吧。(气愤地)你得赔,要不我就告你,千真万确,我拖着你走遍

各地的法院！另叫所有的报纸都在头一版刊登出你那副丑脸，指责你是谋杀猪的暴君！在我没跟你算完帐之前，你会觉得自己是那位面对一次爱尔兰人觉醒的英格兰国王哩。（忽然又换成一种哄骗的知己腔调）现在告诉我，要不是什么秘密的话，你到底干吗这样狠毒地怨恨猪呢？真是的，美孚石油公司的人痛恨猪，也太没道理了。

哈德 （气急败坏地想法儿吐出三个字）我够啦——！

霍根 （咧嘴一笑）实话，我信你！（又猛地一下子揪住他的上衣翻领）小心点！要识相，对你的上司说话也得温柔中听点！你现在没坐在你那辆闪亮的汽车里，翘起你那滑稽可笑的鼻子，好闻不到穷人的味儿。（摇晃他一下）我再警告你！在这个乱石堆里，有位爱开玩笑的家伙居然管它叫作农场咧，我不得不容忍种种瘟疫灾难，譬如说，一位把我最后一滴威士忌酒都喝光的残忍而吝啬的地主老爷啦，毒蔓藤啦，扁虱子啦，土豆虫子啦，还有蛇和臭黄鼠狼。不过，老天爷作证，我在某处划了条界线，要是容许一个美孚石油公司的家伙非法侵入我的地盘，我就不是人！所以，现在就请您快给我滚蛋吧，别等我一脚踢在你的屁股上，把你踢进大西洋里去！（又推搡哈德一下）滚吧！（哈德试图摆出点蔑视而庄严的气派下场，可他得从乔茜身旁绕过去。）

乔茜 （傻样儿地斜眼瞧着他）真格的，你不会不跟我说声再见就走吧，对不，亲爱的？别因为你穿着那条骑师的裤子就瞧不起我啦。（沙哑地悄没声儿说）跟往常一样，今儿晚上还在猪 889
圈旁边等我。（哈德溃退而下，消逝在左方，可是一秒钟过后又传回他那气得发颤的威胁声音。）

哈德 你们要是胆敢再碰一下那道篱笆，我就把这事报告警察局！

霍根 （嘲笑地喊道）我就把这事交给我的律师和各家报馆！（乐得弯身大笑）瞧他朝那匹马身上扑过去的德行样儿，还用马刺猛踢那头可怜的牲口呐！再瞧他身后边的麦克比，笑得在马鞍上都坐不稳了！（拍着自己的大腿）哦，老天爷啊，今天对穷苦人和受压迫的人来说可真是个伟大的日子！我今天干脆不干活儿啦！到酒店去花钱喝个痛快！

乔茜 这也不能多怪您。该让您去。不过您还是先吃完中饭，打个底儿再去。来吧。（他俩转身向屋里走去。从里面又传出蒂龙的一阵笑声。乔茜微微一笑。）您听杰米还忍不住大笑呢。听他笑笑倒是好事，好像他真是打心眼里笑出来的。（蒂龙出现在她的卧房门口。）

蒂龙 哦，主啊，我的肋条骨都笑疼了。（他们又一齐笑起来。他在房舍左角跟他俩会拢。）

乔茜 是吃饭的时候啦。你来跟我们一块儿吃一口吧，杰米？我去给你煮几个鸡蛋。

霍根 嘿，干吗还得提呢？你不知道他就只吃这一样东西吗？嗯，没关系。今天怎么都行。（拿起威士忌酒瓶）进来吧，杰米。咱们先喝一口，等乔茜去准备吃的。（霍根在前头，他们一起往屋里走去。）

蒂龙 （突然——带着嘲讽的兴致）等一下。咱们先停下来好好看看这块价值连城的地产。你没注意它的变化吗，费尔？这块土地上每块圆石头子儿都变成黄金了。

霍根 胡扯什么——？我知道你喝了我的威士忌不会神志昏迷说胡话的。

蒂龙 一点儿也没神志昏迷。这个农场已经突然一下子变成金矿了。你知道刚才我告诉你不是有人出价要买吗？我的代

理人做了点调查工作，他发现那原来是哈德出的价。他根本不想要这个鬼地方，只是不喜欢有你这个邻居；他想把你撵走的最好办法就是当你的地主。

霍根 这条鬼鬼祟祟的黄鼠狼，真后悔刚才没踢他那一脚。

蒂龙 是啊，我也有此同感。那就会把这块地皮搞得更值钱了。不过，即使就这样，你也干得非常出色了。他准会把原出的价钱再提高两三倍。其实我敢打赌现在的价码已经顶天了。

霍根 （朝乔茜递个意味深长的眼神）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不过我们并不担心你会贪图高价而忘掉先前对我们的诺言。

蒂龙 诺言？什么诺言？你知道英国诗人吉卜林写过这样的话：（说明《三名誓约人之歌》的大意）上帝或任何人的诺言从来没有一个值过一万块钱。

霍根 听见他说什么了没有，乔茜？咱们不能信任他。

乔茜 哦，你明明知道他这是在开玩笑呐。

霍根 不知道！我可有点疑心了。

蒂龙 （逗乐的声调中微微显露一丝辛酸）那算你聪明，费尔。信任才是傻瓜呢。我要是你，就会真着急啦。我一直想有个金矿——好把它卖掉哩。

乔茜 （突然喊道）闭上你的嘴，别来你那套百老汇的胡说八道啦！

蒂龙 （惊讶地望着她）干吗这么认真和发火呢，乔茜？你刚跟你那不足道的老爹说我是在开玩笑啊。（对霍根）我终于叫你信服了，费尔。咱俩得认真谈谈，你打算什么时候付清所欠的租钱呢。

霍根 （嘟囔）地主都是勒索讹诈的家伙！神圣的主啊，下一步你还要什么！（乔茜这当儿松口气地微笑着。）

蒂龙 还有你，乔茜，请记住咱俩今天晚上月光下的约会，我希望你对我亲热点儿。

乔茜 （满不在乎地）真是的，你用不着威胁我，反正我会对你那样的。

霍根 你居然在我眼皮底下设圈套想勾引我唯一的闺女吗？（接着又达观地）可我又有什么法子呢？我会在酒店里喝得烂醉，又有什么法子阻拦呢？（走上台阶）看在主的面上，咱们吃饭吧，我都快饿死啦。（消逝在屋里。）

乔茜 （以不自然的顽皮姿态拉住蒂龙的手）来吧，杰米。

891 **蒂龙** （逗趣儿地微笑）你怕把我丢了吗？这机会可太好了！（盯视着她的胸脯——充满真挚的感情）乔茜，你的胸脯是全世界最漂亮的，你知道吗？

乔茜 （挺得意——难为情地）不是——不过你要是那么想，我也很高兴——（接着又匆忙地）可我现在没工夫听你开玩笑，我那生气的老爹正等着吃午饭呐。来吧。（使劲拉他的手，后者就跟着她走上台阶。她的神情又变得焦虑而关切）答应我，吃点东西，杰米。你不能照这样下去啦，光喝酒，几乎什么东西都不吃。你这是在糟践自己的身体呐。

蒂龙 （讥诮地）没错儿。乔茜，那就像母亲那样关照我吧。我倒喜欢这样。

乔茜 （厉声厉色地）那我可就管啦。你需要一个照顾你的人。（两人一起走进屋内。）

（幕　落）

第二幕 892

景 与前一幕同，只是把起居室的墙壁拆掉。这是一个月光明亮的温暖夜晚，约摸十一点钟。

乔茜坐在屋门前的台阶上。她已换上她那身最好的节日服装，一件廉价的深蓝色衣服，黑袜子和黑鞋。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胸口上别着一朵白花儿作为装饰品。她哈着腰，胳臂肘儿倚在膝盖上，两手托着腮，脸上有一种我们先前没见过的表情，一副哀伤、寂寞和受辱的神情。

她叹口气，慢慢站起来，身体由于那样坐得太久而有点发僵。她走进起居室，摸索着寻找一盒火柴，然后把桌子上一盏煤油灯点亮。

起居室很小，天花板低，墙纸褪了色而且污点斑斑，地板是光秃秃的木板。屋里挤满了那些看上去像是从一场火灾后的拍卖廉价捡来的家具。屋子中央放着一张桌子，旁边有一把破旧不堪的“莫里斯”安乐椅*；两个难看的壁柜，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后方；一把漆成绿色的走廊摇椅，藤椅背上有个窟窿；一张写字台抵着后墙，一扇通向厨房的门

* “莫里斯”安乐椅是一种椅背斜度可调节、椅垫可移走的椅子。——译者注

两旁各放着一把椅子。写字台上有个闹钟，指示着时间是十一点零五分。右前方是那扇通向乔茜卧房的门。

乔茜 （无精打采地看一眼闹钟）**都十一点过五分啦，可他说九点左右就来。**（忽然感到受了委屈，怒火上升，把胸口别着的那朵花儿揪下来扔在角落里）**见你的鬼去吧，杰米·蒂龙！**（从小路那边传来一阵忧郁的歌声，打破了夜晚的寂静。毫无疑问，那是霍根扯起嗓门在唱一首爱尔兰哀伤的歌曲。乔茜一惊——接着又生气地皱起眉头。）**酒店还有一个钟头才关门，他怎么就先回家来啦？想必是比以前哪次都喝得更醉。**（听着歌声——严厉地）**好哇，像个疯子那样喝足了回来。要是想找碴儿，我就欢迎欢迎你。今天我可没兴致容忍你。**（走进卧室，拿出她那个扫帚柄。霍根离房舍越来越近，歌声也越来越响。他只记得那首歌中的一段，没完没了地重复。）

893 **霍根** “哦，在这里，在这里，
马铃薯越长越小，
哦，在这里，
马铃薯越长越小。
哦，马铃薯越长越小，
到秋天我们把它们来刨，
连皮带肉一起吃，
在这里，在这里。”

（他从左前方上，有点晃晃悠悠。不过看来他并非醉得很厉害。毋宁说，他是那种酒量很大的人，如果为了取乐也能喝得很

醉，但是同时如果愿意的话，照样能振作起来，狡猾地使自己保持头脑清醒。此刻他忘乎所以，洋洋得意，停下来好斗地冲着房舍吼叫）嗨！打倒一切暴君，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叫英格兰见鬼去吧，去他妈的美孚石油公司！

乔茜 （冲他喊道）别瞎嚷嚷啦，您这头发疯的老山羊！

霍根 （伤心而哀痛）真是个好闺女啊，夜深人静回家来，竟受到这样美好的欢迎。（冒起火来）老山羊！就这样敬重我吗？（生气地——朝正门走去）发疯的山羊，是吗？我确实得教训教训你，叫你懂得规矩。（用拳头猛擂房门）开门！开开门，我叫你开门，省得我用拳头把它砸穿，用脚把它踢成碎片！（踢一下门。）

乔茜 房门没上锁，您这个老醉鬼，自己开吧。

霍根 （转动门轴，跺着脚走进屋）老醉鬼，是吗？你就这样对你老子说话吗？

乔茜 这就算客气了。

霍根 真该教训教训你啦。老天爷作证，你就是像母牛那样壮，我也要把你按在大腿上，揍你一顿屁股。（冲过去，要抓住她。）

乔茜 你敢！那就先尝尝这个吧！（用扫帚柄的顶端巧妙而轻轻地敲了一下他的秃顶。）

霍根 （夸张地喊起痛来）哎哟！（怒火消失，沮丧地揉着秃顶——伤心地抱怨）主原谅你，真叫我害臊，居然生下这么一个 894
非得用木棒不可的贱丫头。

乔茜 （把扫帚柄放在桌上——严厉地）现在我手里没有棒子啦。

霍根 （不答理她的挑衅）我可从来也没想到会有这么一

天，亲生闺女居然是这样一个贱货，在她老爹醉得不能还手的时候威胁他。（颓然到在那把莫里斯靠椅上。）

乔茜 嗯，这样还好点。现在这场小把戏总算要过去了。（接着生气地）听我说，老爹，我可没有耐心啦，站起来进屋睡觉去吧，要不我就一手拎着您的衣领，一手抓住您的裤裆，把您扔进屋去，而且倒锁门！我可说话算话。（气得快哭了出来）今天晚上我已经受够了，我要消停会儿，睡会儿觉，不再听老酒鬼胡说八道啦。

霍根 （装出醉样儿，摇晃着脑袋，口齿不清，语无伦次）说得对。跟我打架吧。我的亲闺女连一点感情和同情心都没有。好像我今天晚上就没受够似的。

乔茜 （气愤而厌恶地）哎呀，别再来那一套——（又好奇地）出了什么事？今天酒店还没打烊，您就回来了，我原本就觉得奇怪，可我后来想也许您会有这么一回喝得都顶到嗓子眼儿，再也喝不下去了。（尖刻地）唉，主怜悯您，就算您没喝得那么足，可也确实喝得差不离儿了。

霍根 往下说吧。拿我开心吧。老酒鬼！你不会觉得那么好笑，要是你——（停下来，自己嘟囔着。）

乔茜 要是我怎么样？

霍根 算了吧。算了吧。我回家来不是为了吵架，而是想让你陪着我，得点安慰。我一路唱歌回来，那只是因为有时你一唱歌就可以不哭出来了。

乔茜 您就是哭，我也会无所谓！

霍根 你会的。可你自己也会哭起来的，一旦你——（又停下来，自己嘟囔着。）

乔茜 一旦我怎么样？（气急败坏地）别再发酒疯说胡话

啦，讲明白点行不行？

霍根 （粗声粗气地）算了。算了。让我消停一会儿吧。

乔茜 （生气地）这主意不错。见你的鬼去吧！我知道您要的把戏。压根儿就什么事也没发生。您只想让我熬夜听您瞎扯。回您屋里去吧，我跟您说，别等我——

霍根 不去。我现在脑子给折磨成这个样子，根本就睡不着觉。我就呆在这儿，坐在这把椅子里，你回你的屋里去吧，别管我。

乔茜 （气得哼着说）过不了一分钟您又会唱起歌来，而且把家具砸坏——

霍根 唱歌，是吗？你又在逗趣儿吗？我可真想痛哭一场呢，要么像一条老癞皮狗那样在难过的时候冲月亮嚎叫一通。要是我会的话，我真就那么干，可惜我不会。所以，你放心吧。你不会听见我出声儿的。去吧，像头猪那样尽兴儿打呼噜去吧。（醉醺醺地哀叹）多孝顺的闺女啊！连外人都会对我更体贴些呢。

乔茜 唉，看在主的面上，别说啦！那您就摸黑儿坐着吧。我可不能给您留着一盏灯，好让您把它打翻在地，烧着房子。（伸手去灭灯。）

霍根 （粗声粗气地）就让它烧到地上去吧。我才不在乎着不着火呐。

乔茜 （正要灭灯，又停下来，迷惑不解，惴惴不安地盯视着他）不管您喝得多醉，我可从来没听见过您这样说话。（他嘟囔着。她的声调变得关切。）怎么啦，出了什么事，爹？

霍根 （辛酸地）现在怎么又叫起爹来啦，不是老山羊吗？唉，感谢主还赐给我这点小恩小惠。（十分讥诮地）嗐，根本没遇

上什么大事，啥事也没有。只是区区一件小事。你那么犯困，想去睡觉，我不想再提它耽误你的时间啦。

乔茜　（生气地）唉，您这个老笨蛋，我烦透您啦。算了，睡觉去，等脑子清醒点再说吧。（又伸手去够那盏灯。）

霍根　睡觉去？那咱们倒要瞧瞧你要是知道了那件事，还睡得着睡不着。（又陷入喃喃自语的醉态。）

乔茜　（又瞪视着他）知道什么，爹？

霍根　（嘟囔着）那个狗娘养的！

乔茜　（尽量轻松地）没错儿，那种家伙咱们邻近一带多的是。您指的是哪一位呢？是不是又想到了哈德？

霍根　（粗声粗气地）他是一个，还是一个了不起的，可我指的不是他。我得替哈德说句话，你知道他是怎么回事。他不是
896 一条披着羊皮的狼，也不是一条藏在草丛里的毒蛇，会在背后捅你一刀——

乔茜　（担心起来——勉强开个玩笑）可不，您要是能找到一条会在背后捅您一刀的毒蛇，那就最好跟它一块儿参加马戏团，可以挣到大把大把的钱啊。

霍根　（辛酸地）又开玩笑，主宽恕你！待会儿你就笑不出来啦。（又嘟囔起来）还假模假样地装着是咱们的朋友呐！这个说瞎话的杂种！

乔茜　（怨恨地发起火来）您骂的是杰米·蒂龙吧。

霍根　没错儿。护着他吧，你这个好心眼儿的大傻瓜！真是个了不起的笨蛋！你居然信他的鬼话，穿上你最好的衣服，像个低三下四的蠢货，一连几个钟头等着他——

乔茜　（被刺痛了）住口！您还没回来的时候，我就在骂他是个说瞎话的杂种，而且说以后再也不理他了。我一直都明白

他一喝醉就决不会记得约会了。

霍根 他可并没醉得忘记谈买卖做交易啊。

乔茜 (装出没听见的样儿,反驳地)即使世上没有杰米·蒂龙这么一个人,我这一夜也没白过,一直在欣赏这么美的月光呐。

霍根 (很讽刺地)穿着你最好的鞋和袜子?好,好,真是的,月亮对你这种感情准会感到十分得意。

乔茜 (恼火地)我要是把您从那把椅子上揪起来,打得仰面朝天,您就不会感到得意啦!别再发酒疯,唠叨杰米啦。我看得出来您拐弯抹角地咒骂,真正想干的是什么;您要是以为我会相信——(勉强自信地)说真的,我知道出了什么事,就跟我本人在场一样。杰米看见您比平时还要醉,比平时更能拿您开心,就拿您当做一头老山羊那样耍着玩了!

霍根 (哀声叹气地)又成了老山羊!(挣扎着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摆出一副生气的尊严样儿)好吧,我什么话也不再提啦。跟一个闹恋爱的坏脾气女人说实话等于白费唇舌。

乔茜 去他妈的恋爱!我现在恨他!

霍根 看在基督的份上,你可真把我闹糊涂了。一个挺傲气的浪女人跟这一带的一半男人胡闹过,现在居然装出一副呆 897
头呆脑的处女样儿,不信男人会对她说瞎话!

乔茜 (威胁地)您要是想回自己的屋里去,就快着点吧!

霍根 (盯着后边那扇门——庄严地)对,我正要到那儿去——跟自个儿谈谈心,至少知道有个有头脑的人在听我说话。晚安,霍根小姐。(迈步——突然转向左方——想纠正过来,又东到西歪地朝右方走去,撞在她的身上,抓住她伸出来要搀扶他的胳臂。)

乔茜　主保佑您，您要是现在上楼梯的话，准保一头栽进地窖摔死。

霍根　（搭在她的胳臂和肩膀上——这当儿充满酒后伤感的深情）你说得对。别听我胡说八道。我不该搅你。今天晚上你心里已经够难受的啦。要是办得到的话，去睡个好觉吧，乔茜宝贝儿——晚安，愿主保佑你。（想吻她一下，可她闪避开，又把他领回到椅子那边去。）

乔茜　坐下！不然您就会倒在地上摔得粉碎，叫我还得找辆手推车把您一块一块地捡起来。（把他推倒在椅子上，他就懒洋洋地瘫在上面，下巴耷拉在胸脯上。）

霍根　（无精打采地嘟囔）来不及啦。全都定局了。咱们彻底没办法了。

乔茜　（真着急了）怎么全都定了局？您要是一点儿办法都没有，我倒有。（见他不吭声——责怪地）这还是我头一次听到您认输呐。也是我头一次见到您醉得这样无精打采，没能耐叫您的头脑保持清醒！真是的，那原来一向是您引以自豪的本领啊——可现在瞧瞧您这副德行样儿，嘟嘟囔囔，晃晃悠悠的！

霍根　（想从椅子里站起来——生气地）住口，别再侮辱我！看在主的面上，我要是想让头脑清醒，还是办得到的！（一个劲儿摇晃自己的脑袋）你瞧！清醒了。你要是想听我说话，别再没完没了地骂我是骗子，我就可以跟没喝过一滴酒那样，清清楚楚地把今天晚上发生的事都讲给你听。

乔茜　那我就听您说，您好像头脑已经清醒了。

霍根　好吧。我就从头说起。我跟他离开这儿的时候，你
898 冲他甜蜜蜜地一笑，还朝他骨碌碌地转动你那双又大又美的牛眼睛，扭动腰肢，挺起你知道他喜欢的你那对漂亮的乳房，像只

病羊似地对他软绵绵地说:"别忘了咱俩的月光约会,杰米!"

乔茜 (压住怒火)您在——! 我没有! 您这个老——!

霍根 他还说:"我当然不会忘记,乔茜。"

乔茜 这个撒谎的骗子!

霍根 (声调弱下来,沮丧而单调)我们去到酒店就喝起威士忌来了。我喝醉了。

乔茜 (忿忿地)我早就料到会这样! 杰米也跟着喝醉了。然后又怎么样啦?

霍根 (无精打采地)谁晓得他到底有多醉? 他又犯了那种稀奇古怪的毛病,你也闹不清是怎么回事。他就像今天早上我跟你说的那种样儿,说起话来像个百老汇的无赖,给他个价就能让他出卖灵魂,心里有个使坏的魔鬼,喜欢挑剔人家的弱点,说几句刻薄调皮的话,真能活活把人家的皮都剥下来,要不就残酷无情地拿人开心玩。(突然怒气冲冲)主诅咒他吧,我敢打赌,这当儿他心里正在得意洋洋地笑呐,认为这是天底下最逗乐的玩笑了,他把咱俩都捉弄成傻瓜了。尤其是你。主啊,我至少还有点疑心,可你满脑子一片痴情,你又不肯——

乔茜 (狂怒地)您净胡说我的爱情! 我早晚要拿他开回心,让他永远后悔——

霍根 (又陷入失意的醉态)太迟了。你刚才就不该把他放走,让他去酒店。你应当把他留在这儿才对。那你没准儿可以把他灌醉,然后就能——(点点头,眨眨眼——迷里迷糊地)可现在都白说了——白说了——一点儿用也没有了。

乔茜 (摇晃他)清醒点,要不然我就扇您一边一个耳光! 别像个老娘们儿那样跟我瞎唠叨,爽爽快快告诉我,他到底干了什么!

霍根　他同意卖掉这个农场，辛普森就是为了这事到酒店去跟他说哈德又出了个新价。一万块现金。

乔茜　（惊讶地）一万块！真格的，这块地至多值三千块。

899 你答应出两千块，杰米也保证——

霍根　哈德在乎什么钱？咱俩对付了他那一下子之后，他就什么也不考虑了，一心只想报复。这就看出他跟狐狸一样狡猾。准又是辛普森给他出的馊主意，明知杰米多么厌恶靠很少的收入在这里生活，而想回到百老汇去跟他那群婊子瞎混。这样一来，杰米就不必等这项产业办完继承手续才能得到他那份钱了。哈德答应先以借贷方式付给他五千块现款拿这块地皮做抵押，于是这笔买卖一下子就讲妥了。杰米可以坐下一班火车去纽约啦。

乔茜　（紧张地，几乎哭出来）杰米接受了？我不信！

霍根　那就别信。说真的，明天你就会信！哈德提议明天一大早跟杰米和遗嘱执行人见面，把转移手续办好；杰米向辛普森保证他愿意这样做。

乔茜　（无可奈何地）也许他醉得太厉害了，根本不会记得——

霍根　不会的。哈德会坐汽车去接他，保证让他忘不了。反正，你别以为他忘了你在这儿月光下等他，心都快伤透了，他也就会忘记那个事关五千块钱的约会和他拿那笔钱可以买下来的全部百老汇的漂亮婊子。

乔茜　（心烦意乱地）您给我住嘴吧！（气愤地）那么发生这些事的时候，您在哪儿呢？难道您就没想个办法制止他们吗？您这只老山羊。

霍根　我没办法。辛普森一来就凑到我们的桌子这边

来——

乔茜　您就让他坐下了！

霍根　不管怎么说，杰米邀请了他。我只想闹清楚他又要搞什么鬼，看看杰米怎样处理。等一切都谈妥了，我就站起来，给辛普森一个耳刮子，可是没打着。（带着忧伤的醉态）我喝得太醉了——太醉了——太醉了——居然没打着他。主饶恕我！（他的下巴垂在胸前，两眼闭上了。）

乔茜　（摇晃地）您要是不清醒点，老天爷作证，我可打得着您！

霍根　我本来也想给杰米一下子，可我办不到。我太伤心了。我曾经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那样宠爱——一个真正心爱的儿子——代替俺那个笨蛋儿子迈克和另两个白眼狼儿子。

乔茜　（表情严厉而辛酸）我现在倒认为迈克是这家里唯一有理智的人啦。

霍根　杰米这样欺骗我，真叫我难过极了——而他还装着非常喜欢你呢。所以，我只骂了他是个背信弃义的杂种，一条奸坏的臭黄鼠狼，然后我就扭身不理他了，走出酒店；我故意在路上唱着歌，好让他和酒店里的人都能听见，表示我根本就不在乎。

乔茜　（尖刻地）您倒成了英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

霍根　得了，不过我认为这种诱惑也未免太大了。他生性软弱，威士忌酒喝得太多了，一只脚已经踩在棺材里。所以，咱们也许不该怪他。

乔茜　（两眼冒着怒火）不该怪他？哼，我就怪他，让主惩罚他吧！您还在替他找借口，您这个老糊涂！

霍根　没有。他是一个卑鄙的流氓！可是我想换了是我，

为了五千块现款恐怕也不会不同意的；换了是你，难道会不同意吗？

乔茜　世间什么事都不能叫我背叛他！（脸色越来越严厉而辛酸）或者说，过去是如此。可现在我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啦。（霍根突然格格笑起来。）您以为我在说瞎话吗？那就给我个机会——

霍根　我倒想起点事来了。（醉醺醺地笑着）千真万确，乔茜，他尽管对女人有他那套百老汇的机灵劲儿，可你却把他当成头号大傻瓜耍弄了，这也就算够本儿啰！

乔茜　（迷惑不解）您这是什么意思？

霍根　你反正不会相信。我原本也不信，可他一直没完没了地说啊说的，直到后来我确实相信他是真心实意。

乔茜　真心实意什么？

霍根　那是在他变得古里古怪的时候——辛普森还没来到，天也不算太晚。他一个劲儿谈起你，好像脑子里一直在想着你，心神不安——他还没把话说完，我敢起誓当时我就希望只要你能想法儿让他跟你单独在月光下约会，准能在他身上实现迈克的头一个计谋，因为他一直唠叨的全是对你的一片爱慕之情。

乔茜　得了吧，这个骗子！

901 **霍根**　他说除了他之外，谁都没有赏识到你身上那种了不起的美德。

乔茜　（颤抖地）您在说谎。

霍根　他说你有强大的毅力和崇高的自尊心——还有一颗了不起的善良的心，一点不差！可是就在这方面你使他成了一个像我所说的头号大傻瓜啦。（醉醺醺地斜眼一瞥）听我说，宝贝儿，别听了就惊讶得倒地而亡。（斜身朝她靠过去，悄没声儿

说)他相信你是个处女啊!(乔茜像是受了侮辱似地愣住了,霍根接着说)他真是这样认为,我敢断言!他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可怜的傻瓜!他认为你是个清白无辜的处女!他还认为你那些浪里浪荡的事儿都是你自己吹牛做假。(格格笑起来)你啊,是个处女!没错儿。

乔茜 (大发雷霆)别再说下去啦!我是在吹牛做假,对吗?这个可恶的骗子!

霍根 确实,这用不着你告诉我。(接着带着醉意的惊讶神情瞧着她——含含糊糊地)你把这话当做侮辱吗?那你干吗不发笑呢?天啊,你该明白这使他成了一个多么驯服的傻瓜了。

乔茜 (勉强一笑)这我确实明白。

霍根 (格格地醉笑)哦,老天,我又想起一件事来了,乔茜。我知道他今天干吗没来赴你的约会。倒不是他忘了。他记得清清楚楚,因为他一直在谈这件事——

乔茜 您是说他明知道我在等他,故意不来——(凶狠地)叫他不得好死!

霍根 他尽量跟我说明理由,可因为俺是你爹,他吞吞吐吐没有直说。他在受良心折磨呐。他打算不再招惹你,再也不见你的面啦——是为你着想,因为他爱上你了。(又格格地笑起来。)

乔茜 (显得被打动了,可又迷惑不解——声音发颤)爱上我了?这都是您自己瞎编的。

霍根 我没瞎编。我也知道这有点怪,可是——

乔茜 为我着想,他这是什么意思?

霍根 这你还不明白吗?你在他眼里是个纯洁的处女;除此之外,你的其他优点他也全都爱慕,你那善良的灵魂啦,你那

漂亮的头发和眼睛啦，你那——

乔茜　(感动地)别往下说啦。爹，您知道我只是个蠢——

霍根　(装没听见)所以他打算避免诱惑，因为他对自己没
902 一点把握，而且他要是打算勾引你，良心上就觉得犯了罪。(醉笑)唉，主啊，要是不那么荒唐可笑就好了！

乔茜　(声音发颤地)原来这就是他的理由——(接着生气地)原来他以为只要弯起一个手指头冲我打个招呼，我就会爱上他，上他的圈套；好哇，这个自以为了不起的百老汇无赖！

霍根　(笑出声)老天爷作证，他一提到你就像个软绵绵的笨蛋，这简直是人间最不可思议的事了——可当时在酒吧间里明摆着就有两个约你外出过的男人在场，一个是史密斯家的花匠，一个是德里格斯家的司机里根，两个人正在一块儿喝酒。

乔茜　(撇嘴一笑)想必挺逗乐的。我真希望当时自己也在场偷偷发笑。(生气地)可他这套骗人的鬼话又跟他背叛咱们，卖掉这块地皮有啥关系呢。

霍根　(顿时又灰心丧气)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还当你也许愿意知道你已经报了仇呢。

乔茜　这算报了什么仇！得更厉害地报复他一下——至少我自己打算这么做！我才不像您呐，甘心认输，像个胆小鬼那样呜呜地哭，还让自己醉得不省人事。(摇晃他一下)清醒点，回答我这个问题：辛普森有没有让他签个字据？

霍根　没有，可那又管什么用呢？明天早上他就会在所有堆在他面前的字据上一一签字。

乔茜　这当然管用。也就是说咱们还有一个机会。或者说我还有个机会。

霍根　啥机会？难道你要去央求他怜悯咱们吗？

乔茜 我啊，先让他下地狱！有另外一个机会。不过，您得帮我一下忙——（生气地）可瞧您这副样子，大脑都泡在威士忌里了，我一点也指望不上您！

霍根 （振奋地）要是真有什么机会的话，你就能指望我。上帝作证，为了你，我能一眨眼的工夫就清醒得跟一名法官一样。（接着沮丧地）可你眼下又能有什么好法子呢，宝贝儿？你甚至都没能把他弄来。他现在一个人坐在酒店里一边喝酒，一边想着明天晚上就会陪伴他的那些百老汇小婊子呢。

乔茜 我会把他弄到这儿来！我会低声下气地到酒店去找 903
他！他要是不愿意来的话，我自有办法对付他。我就会当场大吵大闹，假装因为他没来赴约而发火。我就会寒碜他，一直闹到他为了让我住嘴而愿意跟我来。我知道他的弱点，那就是他在女人身上表现的虚荣心。我要是一个小巧玲珑的美人儿，对他大发雷霆，他会感到洋洋得意的。可我这样一个难看的大块头——（声音发颤，结结巴巴勉强说下去）他要是有过想要我的念头，也会为此而感到害臊的。这才是真情。他跟您说什么他的良心啦，他怕毁了我啦，那全是瞎话。我愿他不得好死！

霍根 不对，他说的是真话，乔茜。不过甭管这些了。就说你把他弄到这儿来了，然后你怎么办呢？

乔茜 我今天早上跟您说过，他要是一旦对咱们背信弃义，我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甭管多么卑劣。我豁出去啦！您的任务就是在天亮时带几个证人回来，当场抓住我们俩在——（结结巴巴说不下去了。）

霍根 在床上，是不是？这么一说，你在考虑迈克的第二个计谋？

乔茜 我跟您说了，我不在乎自己要的花招有多么卑劣

——(极为辛酸地笑笑)现在是越卑劣越好!

霍根 可他满脑子高尚正经的顾虑,一直认为你是个处女,你又怎能把他弄上床呢?可我忘了他躲着你就是怕受到引诱。所以,没准儿——

乔茜 (严厉地)看在上帝之爱的份上,别再唠唠叨叨地讲他的谎话啦。他根本就不会受到什么引诱。不过,我要把他灌得烂醉,让他昏睡过去,我就会把他招进屋里放在床上——

霍根 主啊,这真是个好办法!可是你得让他灌下大量的威士忌酒。除非你更随和些,他每喝完一杯酒,别照你总爱做的那样瞪着两眼瞧他,好像你在祈祷上苍原谅一个酒鬼似的,否则你根本灌不醉他。你得鼓励他尽量喝,最好的办法是跟他一块儿喝。这可以让他感到自在,不起疑心,同时也可以增加你的勇气,所以你就得换个样儿,装得积极主动些,别跟他说那些他不耐烦听的老脸厚皮的话,要装得像只耗子那样羞答答的。

乔茜 (冲她爹反感地看一眼)您现在又忽然满脑子的坏主意,对不对?您这个脏虱子!

904 **霍根** (生气地)你不是让我头脑清醒点吗?上帝作证,你要是愿意我醉倒,那我只要听其自然就得了。我还更乐意呐。我想忘掉我的伤心事。我对你的阴谋诡计也没信心,因为你自己也顾虑重重。就拿喝酒来说吧,你是那么一个主张绝对戒酒的、有德行的人——

乔茜 我已经说过我现在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接着慌乱地)我是说,作父亲的不该告诉女儿怎样去——(生气地)我用不着您教。我想要这一带的哪个男人就能弄到哪个男人,不是吗?

霍根 哦,感谢上帝,这听起来倒还正常!上帝作证,我刚才还当那个百老汇的傻瓜认为你是处女,所以你也跟我装出一

副处女的样儿来了呢。

乔茜 （恼怒地）住嘴！我什么也没装。也用不着您担心，怕我扮演不了那个花招里的角色。

霍根 这才像话！现在让我把事情都弄弄清楚。等天一亮，我便带几个证人回来，你忘了锁门，我们就走进去，你们俩正好都在床上，于是我就闹翻天，威胁他要是不跟你结婚就——

乔茜 结婚？他这样对待咱们？即使世界上男人都死光了，只剩下他一个人，我也不嫁给他！咱们要的是让他当场在证人面前签个字据，把这个农场按您出的价卖给咱们，而不是卖给哈德。

霍根 对，这很公平合理，就这么办吧。可我还当你要让他为自己对咱们的背叛付出代价呢，这个坏杂种！

乔茜 我当然要！（又怨恨地瞥他一眼）您心里在想买这块地皮的钱吧，对不对？那由您想法子去吧！（急忙补一句）当然我也得想办法！我真想占有这块地！（带着老脸皮的样儿）老天爷，我既然要充当婊子，理应得到报酬！咱们等一办完这块地皮的转移手续，就让他再给我签一张欠我一万块钱的字据。（笑）怎么样？我敢打赌，他那些百老汇的婊子从来也没从他手中拿到过这个数目的千分之一，甭管她们多秀气多漂亮！（又笑笑）这才是用来教训教训他的最大的笑话。他啥也没得到，却得付出代价！我又把他骗上床，可是又不让他——

霍根 （得意地赞赏）好哇，乔茜，这才确实是最妙的办法！（使劲拍着大腿）嗯，这会教训他欺骗朋友会有什么样的下场！也让他领教一下两个人合到一块儿就能耍出什么花招来！而他还相信你那么清白天真呢！上帝，你会叫他成为天字第一号傻 905
瓜呐！明天早上我看见他的脸色，准保笑痛肚皮！（粗声粗气地

放声大笑。)

乔茜 (又莫名其妙地反感起来)别笑啦! 您又在撒酒疯。(接着摆出公事公办的严厉态度)咱们已经说够了。现在就开始——

霍根 等一等。还有一件事得问问。等我把你们俩抓住的时候,你要我怎样威胁他呢? 是告他毁了你的品德吗? 真格的,他的律师会把你那些老情人都弄到旁证席上来,直到陪审团认为你一向对美国男性居民都挺忠诚为止。所以说,怎样威胁才能——我简直想不出任何一种不会让他笑话的威胁。

乔茜 (生硬地)嗯,我倒想得出来! 还得叫我再跟您说一遍他的弱点吗? 那就是他在女人身上的虚荣心。他在百老汇洋洋得意,自以为聪明过人,没有哪个女人能耍弄他。可现在让人抓住他跟我这样的人在一块儿——面子上非常难堪——(结结巴巴地,但仍然勉强说下去)我这张丑脸在他的脸旁边给刊登在各家报纸上——纽约的报纸也登——他就会发现全百老汇的人都捧腹大笑地笑话他——我告诉您,他为了不让咱们声张出去,就会什么都肯答应咱们的。他会的! 我了解他! 所以,用不着担心——(委屈得几乎落泪了。)

霍根 (没看她——又激动起来)上帝啊,你说得对!

乔茜 (辛酸地瞥他一眼——严厉地)那您就给我站起来,咱们开始干吧! (他站起来,她上下打量他。)现在又闻到铜臭味儿啦,你敢情又站得稳了,对不对,您这个诡计多端的老贼! (又连忙改口)好了,我很高兴。我知道现在可以指望您啦。您跟我一起到酒店去;您先在外边藏着,等瞧见我和他走出来,再溜进去,然后挑几个证人,让他们跟您熬个通宵。可您得小心,别再喝醉了,也别把他们灌得太醉。

霍根 我发誓不会的！（赞同地拍拍她的肩膀）老天爷作证，你身上有股永不认输而自豪的战斗精神，这真让我为自己的懦弱感到害臊。你现在这样焦急的，我可真有点认为你心甘情愿哩！

乔茜 （板起面孔）情愿什么？您这个老——

霍根 让他瞧瞧没有一个男人能占你的便宜——还能有啥 906
呢？——就像别人都已经领教过的那样。

乔茜 我要让他领教领教伤心难过的滋味！（接着蓦地朝左边那扇纱门走去）晃动起来吧。咱们不能再耽误啦。（走到门口，却又突然显得犹豫而胆怯——慌忙地）等一下，我最好照照镜子打扮一下。（用刺耳的腔调说）真格的，干我们这一行的得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匆匆穿过正房走进自己的卧室，把门关上。霍根望着她的背影。他忽然间不再像一个尽量使自己保持半清醒的酒鬼。他是这样一个人，一直在喝很多的酒，头脑却仍然清醒，而且完全能控制自己。）

霍根 （望着乔茜卧房那扇门下面的门缝，轻声自言自语，怜惜地摇着头）照镜子收拾一下，可忘了点灯。（内疚地）上帝宽恕我，这可是一剂苦药。不过，我看得出这是有一线希望的唯一的办法啦。（乔茜卧室那扇门打开了。他立刻恢复原来那副样儿。她走出来，嘴角凝着一丝微笑，扬着脑袋，一脸挑衅的神情。不过她显然哭过。）

乔茜 （厚颜地）行了。对任何醉鬼来说，我眼下看上去值不值一万块钱？

霍根 值一百万，亲爱的！

乔茜 （走向纱门，摆出破釜沉舟的态度，把门推开）那就来吧。（走出去。他紧跟在她背后。她在头一级台阶上忽然停下

来——吃惊地）您看！路那边走过来一个人——

霍根　（推开她，走下台阶——朝左前方盯视——惊愕地大声自言自语）上帝，是他！我压根儿也没想到——

乔茜　（近乎自言自语）这么一说，他并没忘记——

霍根　（急忙地）嗯，这证明他离不开你，你现在可以轻而易举地——（接着愤怒地）哼，这个卑鄙的背信弃义的杂种！还真有胆量！让你等了好几个钟头，以为你不知道他今天晚上对咱们干了什么事，竟然还敢前来见你。这可真是个残酷的笑话，还要在月光下哄骗你，你呢，像只可怜的绵羊那样信他，从来也没怀疑——

乔茜　（被刺痛了）住嘴！我要教训他，让他知道到底谁在开谁的玩笑！由他去，就好像您没跟我说过他干了什么事似的——

霍根　对，别让他疑神疑鬼，否则他就不会上钩啦。他就会
907 明白你想报复。可他现在看得见我，叫我没法儿溜走啦，他会起疑心的。咱们得赶快想个主意把我甩开——

乔茜　（急忙地）我知道该怎么办。您假装像刚才回来时那样醉醺醺的。让他相信您醉得根本记不得他干了什么事，这样一来，他就不会怀疑您跟我说过了。

霍根　好，就这么办。可是，乔茜，他自己也醉得那么厉害，根本就不会记得那件事，否则绝不会来这儿，要不是这样，我死去。

乔茜　他越醉越好！（放低嗓门——匆忙地）他进入篱笆门了，能听见咱们说话啦。假装咱俩在打架，我在轰您出去、多会儿等您清醒再回来。您说今天晚上不会回来啦。这就会让他确认今天晚上他可以跟我单独相处啦。您带头打架。

霍根 （顿时变得醉醺醺的，嚷起来）把我轰出自己的家门，是吗，你这个不尽本分的浪娘们儿！

乔茜 不管你赞不赞美，我可不听醉鬼整夜不是骂就是唱。回你的酒店去。

霍根 好咧！我会要个房间，再加两瓶酒，爱怎么醉就怎么醉！

乔茜 等你睡足了，酒醒之后再回来，要不我就把你打翻在地！（蒂龙从左前方走进来。他不像喝得很醉的样儿——那就是说他并没显露经常那种醉的迹象。他跟在第一幕里差不多。唯一可见的变化是眼神显得特别呆滞，言谈举止也含混不清，仿佛有点心不在焉，迷迷糊糊。）

蒂龙 （干巴巴地）正赶上拳击赛最激烈的回合。或者说，这是不是最后一轮啦？

霍根 （晃晃悠悠地转向他）哪个鬼家伙——（盯视他）哦，原来是你，是不是？

蒂龙 费尔，什么高见让你干脆撇下我？

霍根 干脆撇下你？上帝，这倒让我想起来了，为了某件事我还欠揍你下巴颏儿一拳呢？什么事来着？天哪，我醉得想不起来了。反正，吃我这一拳！（他摆起击拳架势，使劲抡过去一拳，但距离蒂龙有两尺远，没打着他，接着又追回去。蒂龙发愣地瞧着他。）

乔茜 停住，你这个该死的老傻瓜，从这儿滚开！

霍根 站在他一边，反对你这可怜的老子，是不是？好个闺 908
女！（带着想保持尊严的醉态，挺起胸脯）别指望我今天晚上会回来，霍根小姐，明天也没准儿不回来。你可以在这儿跟你的情人儿使性子，发脾气。（朝左前方那条小路走去，又扭回头来说

最后一句话）祝你俩走背运。（渐渐走远。没多会儿，他又高声唱起那首哀伤的爱尔兰歌曲）"哦，马铃薯越长越小，在这里，在这里……"（在接下来这场戏里，时不时还可以听到这首歌；随着他去派店越走越远，歌声也越来越弱，渐渐消逝。）

乔茜 得，感谢上帝，总算把他甩开了。（走向蒂龙，他正站在那里迷惑不解地眺望着霍根。）

蒂龙 我可从来没见过他醉成这个样儿。想必是突然一下子醉糊涂了。他刚才在酒店里好像情绪也不很高，可我也许没太注意。

乔茜 （装出调皮的样儿）我觉得你如果是一位真正的绅士，就该向我道歉，而不是琢磨他。难道你不知道你晚来了两个半钟头吗？我但凡有点尊严的话，就不应该理你。

蒂龙 （好奇地注视着她）你可太有尊严了，乔茜。麻烦就出在这儿。

乔茜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杰米？

蒂龙 （耸耸肩）没什么。算了吧。我是要道歉，乔茜。我非常抱歉。没什么可辩解的理由。也想不出一句谎话。（又好奇地注视她）或许，我想起来了，倒有个非常好而体面的辩解理由，不过——（耸耸肩）废话，算了吧。

乔茜 圣约瑟夫啊，今天晚上你真叫人猜不透。好了，我不需要什么辩解，反正你现在也来了，我原谅你。（拉住他的手——调皮地）来，咱们俩就坐在我的卧房前面的台阶上，照咱们原订的计划，在月光下谈情说爱吧。（领他到那边去。他机械地跟随过去，仿佛没太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她在最高一级台阶上坐下来，拉他坐在下一级上。稍顿。他茫然呆视。她俯身向前，不自在地瞅他一眼。）

蒂龙 （突然呆板地讲起话来）不得不离开那个该死的酒店。我一个人在那儿都快发疯了。又是那种浑身发颤的老毛病。所以我就来看你了。（稍顿——接着怀着奇特而令人惊讶的诚意补充说）我真开始非常爱你了，乔茜。 909

乔茜 （辛酸地脱口而出）是啊，今天晚上你不是已经证实这一点了吗？（又连忙恢复调皮的腔调）不过，没关系。我说过我会原谅你来晚了。那就谈谈爱情吧。我洗耳恭听。

蒂龙 （好像没听见似的）我还当你不会再等我，睡觉去了呐。我记得我有过那么一个古怪的念头：我会跟你同床而眠——只不过是把我的脑袋枕在你的胸脯上躺着罢了。

乔茜 （不禁受到感动——但是仍然保持大胆而调皮的腔调）哦，我也许会让你——（连忙改口）我是说，别着急，呆会儿再说。夜还不深，反正咱俩有整整一夜的时间可以消磨呐。（又大胆地）不过，先这样吧。（用双臂搂住他，让他的脑袋靠在她的胸脯上）就这样待着好了。

蒂龙 （神情舒畅——简明而感激地）谢谢，乔茜。（闭上眼睛。她一时什么都忘了，怀着那种占有欲的温柔心情俯视着他的脸。稍顿。从那条去酒店的路上又远远传来霍根的歌声，打破月光下的寂静："哦，马铃薯越长越小，在这里，在这里。"蒂龙惊醒，挺起身子。他显得很窘，仿佛觉得自己在干蠢事——嘲笑地）听，听，那个唐纳格尔夜莺！"你不是为死而生，不朽的鸟儿。"* 难道费尔不能唱点别的，非唱那首该死的挽歌不可，乔茜？（她没有回答。他又恍恍惚惚地接着说）看来这首挽歌今天晚上——在这月光下——或者在我的头脑里——倒也挺合适。

---

* 《济慈诗选》，人民文学1958年版，第73页。查良铮译。——译者注

（他摘引道）

“而现在，哦，死是多么富丽：
在午夜里溘然魂离人间，
当你正倾泻着你的心怀
发出这般的狂喜！”

（他怀着深情朗诵了这几句诗，接着又嘲笑地说）上帝！一首献给爱尔兰夜莺费尔的颂歌嘛！我想必是犯了酒醉胡言乱语的毛病。

乔茜 （脸色沉下来）也许只是因为你内心有愧吧。

蒂龙 （惴惴不安，转身瞧着她的脸——疑惑地）你怎么会这样想？指的什么？

乔茜 （急促地）要是连你自己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呢？
910 （又装出调皮的声调）为了那个想跟我同眠的邪念吧。也许就是为了这个。

蒂龙 （带着奇特的宽慰神情）噢。（有点难为情地）忘了我那种胡说八道吧，乔茜。我刚才有点半疯。

乔茜 （辛酸地）噢，看在上帝的面上，不必道歉啦，真好像你不好意思——（突然住嘴。）

蒂龙 （瞥她一眼）那好吧。你既然不发火——我也就不道歉啦。我原本担心我可能伤害了你那女性的尊严。

乔茜 （粗鲁地）我的尊严？老天爷，我自己都不知道还剩下一点没有。

蒂龙 （从她怀里抽身出来——生气地）胡说，乔茜。别这样说，至少今晚别这样说。（又慢吞吞地补一句）我倒愿意今晚

跟往常有所不同。

乔茜　有什么不同？（他没答复。她装出柔和的声调）好吧，我就照你喜欢那样跟以往有所不同。

蒂龙　（简明地）谢谢。乔茜。就照你自己本来的面目那样。（又好像感到难为情，或许怕暴露自己的弱点——当即改口道）现在是在户外的月光下面不是在那脏酒店里，可真不错。我真纳闷自己干吗总爱在那个垃圾堆里瞎混，也许是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土里土气的乡镇，住在那些所谓的好旅馆里更叫人厌烦吧。

乔茜　（试着暗自察看他的脸色）嗯，你不是马上就要回到百老汇去吗？

蒂龙　但愿如此。

乔茜　那你心里不痛快的时候，就会有漂亮的小婊子全都来安慰你啦。

蒂龙　哦，乔茜，别这样胡说！你答应了今天晚上不说这种话。

乔茜　（紧张地）你倒成了一个说话算数的好样儿的！

蒂龙　（对她的声调困惑不解）怎么了？还因为我来迟到不高兴吗？

乔茜　（急忙）没有。我在逗你呐。证明没有一点恶意，我请你喝杯酒，怎么样？其实也根本用不着问。（站起来）我去把他最好的酒拿来。

蒂龙　那敢情太好啦。那种酒也许劲儿足。今天晚上酒店里的酒不起一点作用。

乔茜　嗯，这酒会起作用。（走向她的卧房。他弯腰坐在台阶上，茫然呆视。她在门口站住，回头瞧一眼。脸上那种怀有心 911

计的冷酷神情柔和下来。她凝视他片刻，内心冲突的感情搅得她困惑不安。接着她便走进卧房，没有把门关上。她打开那间点着灯的起居室的门，走进厨房，到地窖去取酒。起居室那扇门她也没关上，亮光使蒂龙背后门框里的卧室显露出来一部分。可以看到一张床的床脚，那张床占据了那间屋的大部分；除此之外，还可以看到墙壁是没有上漆的松木板。蒂龙仍然在茫然呆视，但显得焦躁不安。他的两只手和嘴角都在颤动。）

蒂龙 （骤然极为憎恶地）你这个坏蛋狗杂种！（一跃而起——在兜儿里摸索烟卷——划根火柴，脸给照亮了，这当儿他带着一种可怜巴巴的内心有愧的神情。手抖得挺厉害，没法儿把烟卷点着。）

（幕　落）

第三幕

912

景 （起居室的墙壁已经还原，我们现在只能通过那两扇窗户看到灯光照亮的内部。其他一切照旧，而且这一幕紧接前一幕，无时间间隔。蒂龙仍然在想法儿用他那哆里哆嗦的手点烟。他终点着了，猛抽一口，来回走几步，仿佛排遣不掉心事似的。他防御似地咒骂起来）去它的，呆会儿你就会喝得醉醺醺的，发牢骚，诉委曲。（讥讽地哼起九十年代*流行的一首伤感的歌曲片段）

"可是孩儿的哭声惊醒不了
前面行李车箱里的她。"

（接着那种讥诮的神情又转换成内心有愧的哀伤样儿）上帝呵！（似乎情不自禁 地想哭出来，但是他抑制住了）算了，你这个醉鬼！（观众通过窗口可以看到乔茜从厨房里走出来。他带着一阵宽慰的心情扭转身。）感谢上帝！（在那块圆石上坐下来等待。乔茜在起居室里走到桌旁，把灯盏

* 指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译者注

捻得只剩下一点亮光。她夹着一个还剩四分之一威士忌的酒瓶，手里拿着两个平底酒杯和一罐水，穿过卧房，从门口走出来。蒂龙站起来。）好哇！陈酒终于给拿来了！（她走下台阶，他就顺手把水罐和酒杯接过去。）

乔茜 （面带微笑）你大概觉得我离开这儿好几年了吧。可你并不像想酒想得要命的样儿啊。

蒂龙 （用他通常爱开玩笑的那种口气）我想得要命的是你。我都快寂寞死了——

乔茜 你早晚会死于撒谎。可我很高兴你又活过来了。我还当我一离开，你就真会把我忘得一干二净啦。

蒂龙 没那种好运气。

乔茜 好了，别那样说。来喝杯酒。我们就把这块圆石头当桌子，我来做酒吧女招待。（他把水罐和酒杯放在圆石上，她拔掉酒瓶的软木塞儿，匆匆瞥他一眼——惊吓地）怎么了，杰米？你仿佛见了鬼似的。

蒂龙 （扭过脸去——冷漠地）是见了鬼。我自己的鬼魂。一个无聊的伙伴。

913 **乔茜** 对，这是最糟糕的鬼魂，你自己的。难道我不知道吗？不过，这酒会使它安分下来。（倒了半杯酒，把酒杯递给他）给你。慢着，等我也斟上，跟你一块儿喝。（又倒了半杯酒。）

蒂龙 （惊讶地）嗬！我还当你从来不沾酒的边儿呢。

乔茜 （圆滑地）偶尔喝喝。眼下就是。咱们打败了哈德，现在庆祝一番，我不希望完全给撇在一边，没有我的份儿。（狠狠瞪他一眼，正好跟他那困惑不解的眼神相遇，勉强一笑）别这样盯着我，好像我在耍什么鬼把戏似的。喝一两杯酒会使我更

好相处，让我跟你一块儿好好欣赏月夜美景。祝你好运。（跟他碰杯。）

蒂龙 （耸耸肩）好吧，祝你好运。（两人喝酒。她喝呛了。他连忙往她的杯子里渗点水。她又接着喝。他把自己的酒杯和水罐放回到圆石上，皱着眉头，困惑不解地凝视着她。）

乔茜 喝岔了道，呛住了。

蒂龙 是啊，你这哪儿是倒酒，是在倒洗澡水呢。

乔茜 我可还是头一回听见你抱怨酒倒得太多了。

蒂龙 你那杯酒是倒得太多了。

乔茜 我跟我爹一样，不会轻易醉的。所以，甭担心我会醉倒，非得劳你的大驾把我抱上床去不可。（冲他大胆地微微一笑。）真是的，这倒是个挺美的想法，我不得不假装——

蒂龙 （生气地）别胡扯了，乔茜。你不是说过——

乔茜 （后悔自己这样开玩笑）我会跟以往有所不同？对了。我忘了今天晚上你乐意让我装成一个天真的处女。

蒂龙 （用近乎威胁的古怪腔调）你如果不留点神，我就会吓唬你，乔茜。（故意用色迷迷的眼神盯视她）我会的。这你明白，是不是？

乔茜 （壮胆地）我一点也不明白。是你在吓唬人。

蒂龙 （抓住她的胳臂——真正热情地）乔茜！（又突然放开她）算了。咱们别来这一套。（转过脸去。她的神态暴露出内 91
心里恐惧、热情、欢乐和怨恨的感情交织在一起相斗，乱作一团。他突然又换了腔调）再来一杯，怎么样？这可是真正陈年的波旁威士忌酒*。费尔究竟怎么搞到的？

---

* 波旁威士忌是美国肯特基州波旁地方出产的烈性酒。——译者注

乔茜 汤姆·伦巴多，那位非法酿酒商，在警探追捕他的时候给费尔一个装酒的箱子，让他把一卡车那么多的酒藏在他的谷仓里。他是用假许可证从一个仓库里偷出来的。（一边说一边倒酒，又给他倒了半杯，给自己倒了一点）喝吧。（把杯子递给他——卖弄风情地冲他微笑，刚才喝的那一大杯酒起了作用，她的胆子显得越来越大）咱俩坐在可以看见月亮的那边去吧，这样就可以谈情说爱啦。（拉住他的胳膊，领他走到她的卧房前面的台阶处。她坐在最高一级上，让他坐在下一级上，紧紧挨着她。她举起酒杯。）就在这儿，希望在天亮之前你会更有点胆量，至少会吻吻我。

蒂龙 （皱起眉头——逗趣儿地）好，一言为定。祝你健康。（喝干那杯酒。她只喝了一半。他把酒杯放在身边地上。稍顿。她暗自察看他的脸色，发现他仿佛又陷入矇眬的沉思。）

乔茜 别又像刚才那样半死不活地愣着想心事。

蒂龙 （尽快地）没有。方才你进屋去的时候，我又犯了一阵浑身发颤的毛病，今天晚上不会再犯了。（两大杯酒在他身上开始起作用，他有点酒后伤感地补充道）让消逝的过去埋葬掉死者吧。

乔茜 这还算句正经话。这儿只有今夜良宵、月光和咱俩——还有陈年的波旁威士忌。再来一杯，用不着等我喝完这杯。

蒂龙 暂时不喝了。谢谢。酒劲儿来得太快了。（好奇而讥诮地瞧她一眼）想把我灌醉吗，乔茜？

乔茜 （一怔——急忙地）没有。只想让你感到高兴，好忘掉一切忧伤。

蒂龙 （逗趣儿地）我也可能把一切正派作风都忘了。所以说，你得留点神。

乔茜　那我倒巴不得呢——希望这就跟你欠我的那个吻一样，是另一个诺言。你要是疑心我打算把你灌醉——那我也喝。915 (把杯中剩下的酒一口喝光)这就成了吧。我想必是打算把自己也灌醉吧。

蒂龙　也许是的。

乔茜　(怨恨地)要是这样，那就会使你自在些，无拘无束。百老汇那些漂亮的小婊子不是也跟你一块儿灌醉吗?

蒂龙　(恼怒地)瞧你，又来那一套啦!

乔茜　好了，我不说!(勉强一笑)我准是着了魔似地忌妒她们，没别的意思。

蒂龙　不必这样。她们都没人缘，不值得一提。

乔茜　那我有吗?

蒂龙　有，你有。

乔茜　你的意思是，只有今天一个晚上吧。

蒂龙　咱俩已经同意了，只有今天这个晚上对咱俩来说——跟以往任何一个夜晚都不一样。

乔茜　(勉强开玩笑地)真希望能这样。我会尽量不忌妒你那些百老汇的情人儿。这大概是因为我想象她们个个都是娇小玲珑，标致——

蒂龙　她们不过是拿美色骗男人钱的妓女罢了。

乔茜　(好像他没说似的)而我只是个难看的母牛似的大胖娘们儿。

蒂龙　住嘴!你长得美。

乔茜　(讥诮地，但声音发颤)上帝宽恕盲人吧!

蒂龙　对我来说，你确实长得美。

乔茜　准是威士忌酒闹的——

蒂龙 你真诚，健康，清白，漂亮，热情，壮实，和蔼可亲——

乔茜 你是说我有一颗美好的灵魂吗？

蒂龙 嗯，我对女士们的灵魂不大了解——（握住她的手）可我确实认为你长得美。（吻她的手）而且我很爱你——以我的方式。

乔茜 （结结巴巴地）杰米——（连忙装出调皮的声调）真的，你突然一下子满嘴甜言蜜语，我应该向你表示一下我心里多么高兴。（把他的头拨转过来，吻一下他的嘴唇——快速而羞怯的一吻）这是为了我那美好的灵魂。

916 **蒂龙** （这一吻激起他的情欲。他拉低她的脑袋，凝视着她的眼睛）你也有美丽而健壮的体格，乔茜——美丽的眼睛和头发，美丽的笑容，美丽而温暖的胸脯。（吻她的嘴唇。她一时惊恐得直朝后缩——接着回报一吻。突然他又摆脱开——用内疚而恼怒的声调说）算了！算了！别犯傻啦，乔茜。别再让我干这种勾当啦。

乔茜 （一时洋洋得意）你心里有意这样做！这我明白！（接着面带怨恨而辛酸的表情——粗鲁地）上帝，你说得对，我真是个大傻瓜，居然让你叫我忘掉你是天下最大的骗子！（又连忙加一句）我是说，最会耍弄人的大坏蛋。好了，要不要再喝一杯？

蒂龙 （茫然呆视——含含糊糊地）你没理解我的意思，乔茜。你不明白——我倒希望你永远不会知道——

乔茜 （辛酸地脱口而出）我知道的也许比你想象到的还多。

蒂龙 （仿佛她没说似的）往往会有玷污你的后果。我不想让你受到玷污。

乔茜 也许你明白你在胡说什么——

蒂龙　而且我也不想玷污自己——不再来一次——不跟你。（稍顿——慢吞吞地）已经有太多的夜晚——太多的黎明了。今天晚上得有所不同。我想——（声音渐渐低弱而消失。）

乔茜　（察看他的脸色——担心地）可别又犯你那种怪毛病。（摇晃一下他的肩膀——装出柔和的声调）真的，我觉得你并不知道想干什么，除非想再喝杯酒。我敢肯定你想喝。我也想再来一杯。

蒂龙　（清醒过来）对！好主意。（站起来，从圆石上把酒瓶取过来。他拿起酒杯，倒满它。她也举起酒杯，可他没答理她。）

乔茜　你可真没礼貌，先给自己倒酒。

蒂龙　我说再来一杯是个好主意——那是针对我而不是针对你说的。你别喝了。

乔茜　（不满地）不行，我也喝，难道不许吗？你在对我发号施令吗？

蒂龙　对，你还是畅饮一会儿月光吧。

乔茜　（生气地）劳您驾，给我倒一杯，杰米·蒂龙，否则——

蒂龙　（注视着她——接着耸耸肩）你如果非喝不可，那好 917
吧。可是这会送掉你的命的。（往她的杯子里倒酒。）

乔茜　（难为情，但挑衅地——生硬地）谢谢你的好意。（举杯——嘲弄地）为今晚干杯！（蒂龙盯视着她，两眼闪现一种古怪的厌恶神情，突然一下子把她手中的酒杯打翻在地。）

蒂龙　（十分反感，刺耳地说）我真不知道有多少个夜晚跟那些醉醺醺的臭婊子睡觉！

乔茜　（吃惊地呆视着他，困惑得发不出火来。发颤的声音出奇的温顺）那好吧，杰米，你要是不想让我再——

蒂龙　（对自己这一举动也好像跟她一样感到困惑）对不

起，乔茜。不知道又犯了什么酒疯。（拾起她的酒杯）这儿，我再给倒一杯。

乔茜 （仍然温顺地）不了，谢谢你。这回不跟你一块儿喝啦。（把酒杯放在地上）你自个儿喝吧。

蒂龙 谢谢。（把那杯酒一饮而尽。又机械地给自己倒杯酒，好像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突然感到内疚，厌恶地脱口而出）火车上那个满头金发、胖猪似的女人——我把她灌醉了！这就是为什么——（歉疚地顿住。）

乔茜 （不自在地）你在说什么？什么火车？

蒂龙 没有什么火车。别管我。（饮尽那杯酒，又像方才那样不知不觉地给自己再倒杯酒）也许以后我会告诉你，等我——那会把你治好的——一劳永逸！（突然意识到自己在说什么。又以他那种独特的方式耸耸肩——玩世不恭地）胡说八道！又扯起布鲁克林的小子们[95]那种腔调来啦。我大概醉得比自己想象的还要糊里糊涂——至少脑袋瓜子里是这样。（沉郁地）我还是回酒店里睡觉吧，不再搅你啦。

乔茜 （威胁地——又怜惜地）我要是非留住你不可，你就不会走。好了，把你的酒杯拿过来，还是照刚才那样坐下来吧。（他照办了。她拍拍他的腮帮子——装出顽皮样儿）这才是个乖孩子。我不再喝了，我想要的酒劲儿已经有了。除去月亮和梦想之外，一切都远远离我而去，无关紧要——你也包括在内。（苦笑一下）我一直在把应该记住的事都忘了。我一直希望这是
918 瞎话，即使我知道自己是个该死的傻瓜。

蒂龙 （微醉地）什么傻瓜，怎么回事？

乔茜 没什么。（勉强一笑）我只是有个想法。要是我那可怜的老爹看到你把他这贵重的威士忌酒打翻在地——圣约瑟夫

啊，他准会抽三次风，瘫痪下来！

蒂龙 （咧嘴一笑）对，我想象得到他那副模样儿。（稍顿——怀着好感）不过这都是假象。他喜欢装成吝啬鬼，可是那些他喜欢的人都对他很了解。他会尽力帮助别人。他是个善良的老头儿，乔茜。（有点伤感地）除了你之外，他是我现有的唯一真正的朋友了。我佩服他的胆量。

乔茜 （绷着脸——对他这种虚伪感到厌恶）噢，看在上帝的份上——！

蒂龙 （耸耸肩）是这样，听起来这大概确实像酒吧间里哼哼唧唧的那类玩艺儿。可我说的全是真话。

乔茜 真的吗？可我知道我爹的品德，用不着你告诉我。

蒂龙 你应当爱慕他，因为他非常宠爱你——他对你的了解比你想象的要多。（逗趣儿地转身冲她微笑）差不多——跟我一样了解你啊。

乔茜 （辩解地）这并不说明什么。也许我猜得出你现在想些什么——（装出蔑视的笑容）要是这样的话，求上帝怜悯你吧，你真是个大傻瓜。

蒂龙 （逗趣儿地）要是什么？我什么也没说啊。

乔茜 你还是不说的好，否则我会笑话死你了。（突然改变话题）干吗不把酒喝尽啊？你这样恍恍惚惚地拿着杯子，叫我瞧着紧张。

蒂龙 我一时把它忘了。（喝酒。）

乔茜 再来一杯。

蒂龙 （有点醉醺醺地）当婊子会是件轻松愉快的事吗？真正陈年的烈性威士忌。这才是我心爱之物。（走向圆石去取酒瓶，尽量使步伐稳健，仿佛完全清醒似的。）

乔茜　(柔声柔气地)干脆把酒瓶带过来,这样它就可以在你手边,你也用不着离开我啦。你一走开,我就惦记你。

蒂龙　(拿着酒瓶走回来。玩世不恭地冲她微笑)还想把我灌醉吗,乔茜?

919 **乔茜**　你有海量,我可不是那样一个傻瓜。

蒂龙　你最好留点神。这酒可能起作用——然后,想想看,我醉倒在你身旁,没准儿还打呼噜,你呐,眼睁睁等待天亮,会感到多么恶心啊。你不知道——

乔茜　(挑衅地)我不知道才怪呢!难道我没体验过那些男人个个酒醉之后都是那副德行样儿吗?

蒂龙　(好像没听见似的——辛酸地)但是,相信我的话吧。真不知道有多少次我见到那灰蒙蒙的曙光悄悄爬进那些肮脏的窗户。

乔茜　(没予理会——大胆地)不过跟你在一起可能会大不一样。爱情能改变那种情况,你方才一说爱我那美好的灵魂,我就一头栽进情网。(他似乎依然没听见似的——抱怨地)别像个傻瓜那样站在那儿,为过去的事伤心难过。干吗不给自个儿倒杯酒,坐下来呢?

蒂龙　(瞧着手上的酒瓶和杯子,好像忘记了它们似的——机械地)说的是啊。真正陈年的波旁威士忌。我早知道就好了。要是在禁酒之前,我有这样的酒,每杯卖一块钱,我就会阔得可以雇用咱们那位可爱的恶霸哈德当侍者了。(乔茜愣住了,脸色沉下来。蒂龙又倒一杯酒,把酒瓶放在地上。他突然抬头望着她的眼睛——警告地)你最好记住我说过你有美丽的眼睛和头发——还有漂亮的胸脯。

乔茜　我话我记得。(打算有分寸地引诱他)那就坐下来

吧，我会让你的脑袋靠在——

蒂龙 不必。你要是不警惕的话，我自己必定就会那样做。（坐下来，但没有朝后靠）别让我侥幸逃脱，装得像是给灌醉了，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一向头脑清醒，或者半清醒。麻烦事儿就出在这儿。（稍顿——接着突然用古怪的威胁口吻说）你最好留点神，乔茜。她可高兴把我灌醉了。心想趁我睡着的时候偷我兜儿里的财物。后来——她可不那么高兴了。

乔茜 谁是她呀？（他没回答。她装出温柔的声调）我希望你别以为我也在设圈套，想偷你的东西。

蒂龙 （含糊地）什么？（醒悟过来——恼火地）当然不是。你在胡说什么？上帝，你又不是妓女。

乔茜 （粗鲁地）可我是个傻瓜。我总是让步，让人占便宜。

蒂龙 （生气地）又提那些骗人事儿，呃？你在说谎。看在 920
基督的面上，别提那种污秽的事，行不行？

乔茜 （被刺痛了）听我说，杰米！不管你醉没醉，别跟我这样说话，否则——

蒂龙 你也别跟我再提以往的不干不净的事，好不好？你答应过你会保持你的本来面目。（稍顿——含含糊糊地）你没理解，乔茜。你要知道，她是我听见过的一个满嘴净是污言秽语的荡妇。

乔茜 什么她？是不是火车上那个金发女郎。

蒂龙 （一怔——厉声地）火车？谁跟你说的——？（急促地）哦——对了——我确实说过——（含含糊糊地）什么金发女郎？那有什么关系？有一次从西海岸回来。很久以前的事喽。可好像就发生在今天晚上似的。没有现在，也没有未来——只有过去的事翻来覆去地出现。简直没法把它甩掉。（突然间）废

话！让那些无聊的事都见鬼去吧。

乔茜　你是在大约一年前从西海岸回来的，是在——(顿住了。)

蒂龙　(沉郁地)是在妈妈故去之后。(急速地)不过，在我当三路蹩脚演员的那段生涯中，我曾经多次去西海岸。我不记得是哪一次了——也不记得是怎么回事——反正我有整整四天呆在一间卧铺车厢里喝得烂醉。(骤然)咱们方才谈什么来着？费尔是个多么了不起的家伙。你有了他这样一个好父亲，真该高兴。我那位可是个老杂种。

乔茜　不是！他是人间一位最好最和蔼的绅士。

蒂龙　(讥讽地)在外界是这样，可是在家里，他却是个卑鄙吝啬的杂种。

乔茜　(反感地)你说这话不感到害臊吗？

蒂龙　说死人的坏话吗？胡扯！他听不见了，反正他知道我恨他——就跟他恨我一样。他死了，我反倒高兴。他本人也这样，要么他早就该如此。谁都应该如此，要是他还有点理智的话。摆脱了放荡生活。从此安息。(耸耸肩)胡扯！那又会怎样呢！

乔茜　(紧张地)别这样，杰米，我不喜欢你这样说话。(装出温柔的声调)难道你想破坏咱俩这个美丽的月夜吗？别再跟我提起你的老情人，不管是不是在火车上。我可非常忌妒哩。

蒂龙　(憎恶得战栗一下)那个荡妇吗？(喝口酒，仿佛要
921 把嘴里恶劣的味儿洗净——接着把她的一只手握在手里——直率地)你犯不着忌妒任何人，你才是我唯一真正关怀的女人。

乔茜　（不禁深为感动——声音发颤）杰米，别——（强颜一笑）那好吧，今天晚上——我会试着相信你这句话。

蒂龙　（直率地）谢谢，乔茜。（稍顿。接着好奇地随便问问）你方才干吗说我就要到纽约去呢？

乔茜　（愣住了——脸色沉下来）那我说对了，是不是？（不知不觉地从他手中抽出自己的手。）

蒂龙　干吗要抽走你的手？

乔茜　（止住）是吗？（强颜一笑）我觉得你这样温柔地握住我这只又大又丑的爪子真怪蠢的。不过你愿意就握住它吧。

蒂龙　我确实愿意。你的手又壮又好又暖——就跟你本人一样。（吻她的手。）

乔茜　（紧张地）噢，看在上帝的份上，别——！（猛地抽出手来——接着连忙装出开玩笑的声调说）别在我手上瞎浪费你的吻啦！连月亮都在笑话咱俩呐。

蒂龙　去它的月亮！自从远古埃及拉美西斯国王*还是个小伙子的时候起，我就宁愿要百老汇的灯光而不要月光。（从兜儿里掏出烟卷，点上一支。）

乔茜　（火柴照亮他的脸，她察看他的脸色）明天晚上你就要乘火车回到你那可爱的百老汇老地方去啦，对不对？

蒂龙　（手里还拿着点燃的火柴，惊讶地瞪视她）明天晚上？你怎么知道的？

乔茜　有人私下告诉我了。

蒂龙　（在一股烟雾中吹灭火柴）你最好给那个家伙喝倒

---

* 指拉美西斯一世，埃及国王（公元前1320—前1318在位），埃及第十九王朝创建人。——译者注

采。这个周末才是可靠的内部消息。费尔把日期搞混了。

乔茜 （赶快地）不是他告诉我。他醉醺醺的，什么也记不住。

蒂龙 我告诉他的时候，他头脑很清醒。我们上午离开这儿到达酒店后，我就给负责执行遗嘱的律师打了电话。他们说几天之内便会把那块地产验讫完毕，办好继承手续。我把这个
922 好消息告诉了费尔，还给大伙儿买了酒。大大地庆祝了一番。怪事，费尔居然记不得这件事。

乔茜 （困惑——不知该信什么）真是——怪事。

蒂龙 （耸耸肩）嗯，他醉得连耳朵都不灵了。事事都可以这么解释。（接着又古怪地说）不过有时也不一定。

乔茜 对——有时也不一定。

蒂龙 （并不真正感兴趣地说下去，只是省得费心思考）费尔今晚当然喝得酩酊大醉。他以前从来没打过我一拳。还胡说什么欠我一拳呐，我纳闷他到底在想些什么。

乔茜 （尖刻地）连你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

蒂龙 对，我不知道。除非是——我记得我确实想把他惹火。辛普森跟我们坐在一起。是哈德叫他来看我的。你该记得哈德上午离开这里之后，我开你们的玩笑，说你们会把这个地方变成一处金矿。我那是逗着玩儿的，可我有正确的推测。你猜他叫辛普森出多少价钱。一万块！ 公平交易，乔茜。

乔茜 （紧张地）那你接受了？

蒂龙 我让辛普森转告哈德我接受。我决定把他稳住，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觉得侥幸办成功了，然后等明天上午他开车接我到遗嘱执行人的办事处去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他该怎样处置他本人，还有他的钞票和他那些石油罐罐啦。

乔茜 （知道他在说实话——宽慰得只能傻里傻气地结结巴巴说）原来这才是——实情。

蒂龙 （微笑）当然，我那样做，也是逗逗费尔。他在那儿听着呐。可我知道我并没欺骗他。

乔茜 （轻声地）也许你确实骗过他一次。可我不知道。

蒂龙 这就是他挥拳给我一下子的缘故吗？（笑了，不过显得勉勉强强）好了，要是这样的话，那只是开了他一个大玩笑罢了。（声调变得感伤辛酸）我还是会跟他友好的，心里也很难过，乔茜。我答应过这块地只会卖给他。他到底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他应该明白我决不会为了一千万块钱而欺骗你和他的！

乔茜 （终于感到宽慰和高兴）我当然知道！哦，杰米，亲爱 923
的！（热情地搂住他，吻他的嘴唇）我早就知道你决不会——我跟他说过——（又吻他）哦，杰米，我爱你。

蒂龙 （又怀着古怪而单纯的感激心情）谢谢，乔茜。我是说，谢谢你不信我是个卑鄙的坏蛋。别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有很充分的理由相信我是那样一个家伙。（突然改换了话题）我犯不上让费尔这档子事老缠着我，可是——真格的，我记得今天晚上跟他说过，我甚至写信给我的兄弟，并且得到了他的同意把这个农场卖给费尔。费尔也谢过我了。他当时好像很激动，也很感激。你不至于认为他连这事都忘了吧。

乔茜 （绷着脸）我当然不会。有好多事等他天亮回来的时候得叫他解释清楚——（连忙改口）我是说，等他回来的时候。（稍顿——接着突然大声说）这个诡计多端的老家伙，我得教训教训他——（又克制住自己）——叫他像个傻瓜那样老老实实。

蒂龙 （微笑）你又会取出你那根老棒槌，呃？你可真吓人，

乔茜。(逗趣儿地)麦萨丽纳*啊，你跟你那些情人——你从来也没有——

乔茜 (略带她原有的那种挑衅样儿)你是个说谎的家伙。

蒂龙 "傲慢是使天使堕落的罪恶。"** 你打算跟我也保持那种态度吗?

乔茜 (虚弱地)你以为我从来也没得到过男人吗，因为没人愿意——因为我是个蠢牛似的大胖娘们儿——

蒂龙 (温柔地)胡说! 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你原本都可以得到。你逗弄他们，逗得你确信他们想要你的时候为止。你想干的就是这些。然后，他们想得寸进尺，你就扇他们耳光，扇得他们头昏眼花。可你又一直得叫自己相信——

乔茜 (痛苦地)别说了，杰米。

蒂龙 乔茜，你从我嘴里——可以听到实话。因为咱俩属于同一种人。咱们就像大多数人那样，不管做什么都可以哄骗世人，却欺骗不了自己——也不管咱们跑到哪儿去，都逃脱不了自己。无论是喝得大醉，还是逃到天涯海角去，咱们都会发现自己的鬼魂在那儿等待着迎接咱们——正如罗塞蒂*** 所写的那样，"两眼暗淡无神，为追忆往事而彻夜不眠。"[96](自我嘲笑)富有诗意的空话，呃? 废话——废话! (又转成逗趣儿的口气)你不知道我多么看透了你那些假招子，乔茜。你太装腔作势了。

---

* 麦萨丽纳·瓦莱里娅(约公元22—48年)，罗马皇帝克劳狄的第三个妻子，以淫乱阴险出名。后有人揭发她与情人秘密结婚并阴谋夺取政权，终被克劳狄处死。——译者注

** 引自莎士比亚《亨利八世》第3幕，第2场。——译者注

*** 但丁·加布里耶尔·罗塞蒂(1828—1882)，意大利诗人和画家，著有《民谣及十四行诗集》，其中包括用强烈悲剧性笔调描写男女间爱情的十四行组诗《生命之屋》。——译者注

那些小伙子也是如此。我在酒店里听见过他们说的话。他们都相互撒谎，一想到别的小伙子得手了，就没人愿意承认自己得到只是一记耳光。你也不能怪他们。他们都知道随便他们怎么吹 924 牛撒谎，你都满不在乎。所以——

乔茜　看在上帝的面上，杰米！别说了！

蒂龙　费尔当然了解你，可他虽然知道我也了解，却直到今天晚上都一向不肯承认这一点。

乔茜　（吃一惊——怨恨地）那他如今承认了！对不对？等我抓住他，看我怎么惩治他！

蒂龙　他绝不会向你承认这一点。怕伤了你的心。

乔茜　是吗？那——（近乎歇斯底里地）看在上帝的面上，别再提他啦，行不行！

蒂龙　（惊讶地抬头瞥她一眼——耸耸肩）好吧，我只想为了费尔，也为了你——把误会消除。你完全有权恼火。其实恼火的应该是他。你有没有意识到你那种浪荡行为使他处于怎样难堪的境地吗？

乔茜　（紧张地）不知道。他除去干阴谋诡计的时候利用我，其他什么都不在乎。他——

蒂龙　别犯傻啦。他当然在乎。我也在乎。（转身拉低她的脑袋，吻她的嘴唇）我可在乎。我爱你。

乔茜　（怀着可怜的渴望）真的吗，杰米？真的吗？（强挤出颤颤悠悠的微笑——轻声地）那我就向你坦白实情吧。我是个傻瓜，可我是个处女。（怀着怪凄凉而羞愧的心情，抽抽噎噎地哭起来）你现在永远不会——可我希望你——比以前更加——因为发生了这些事之后，我更爱你啦——（突然极为热情地吻他）你也会的！我会使你着迷的！让你那些高尚的顾虑见鬼去

吧！我知道你要我！直到今天晚上我才这样相信——我现在明白了。这是从你的亲吻中发觉的！（又热情温柔地吻他）哦，你这个大傻瓜！好像我在乎什么后果似的！我今后会永远记住今天这个夜晚和你的爱情。（又吻他）哦，亲爱的杰米，你自己不是也说只有今天这一个晚上吗？（温柔地低声说）那就来吧。跟我来吧。（站起来，使劲拉他的胳臂——自我嘲弄地微微一笑）不过，在黎明之前我得叫你离开。这我可别忘了。

925 **蒂龙** （脸色突然变得很古怪。这时他用讥诮而玩世不恭的色迷迷眼神上下打量她，说起话来口齿不清，好像他突然醉得很厉害）当然来啦，小宝贝儿。你当我还为什么别的事来这儿吗？我一直在拿自己开心玩。（跟在她身旁走上台阶，用胳膊搂住她，紧紧贴着她的身体）你是我的心上人，宝贝儿。我一直想要你。爱情，扯淡！我会叫你懂得什么是爱。我知道你要什么，亮眼睛！（她一直恐惧地盯视着他。他粗鲁地吻她）来吧，小娃娃，咱们上床睡觉去吧。（在门口那儿推她进屋。）

乔茜 （惊惶失措）杰米！别这样！（猛地甩开他的胳膊，使他踉跄倒退，要是她没及时又揪住他的胳臂，他准会从台阶上摔下去。即使这样，他也跪下了一只腿。她精神上几乎垮了——沮丧地）杰米！我不是婊子。

蒂龙 （依然跪着一只腿——好像纳闷似的，困惑地）怎么了？我是打算强奸你吗，乔茜？算了。我真是醉得迷迷糊糊——不明是非。（站起来，有点摇晃地走下台阶。）

乔茜 （双手捂住脸）噢，杰米！（啜泣。）

蒂龙 （含含糊糊的怜悯）别哭啦。没伤害你。你不是拦住我了吗？（她还在低泣。他嘟嘟囔囔，仿佛在自言自语）想必是一时糊涂了。算了！别装蒜了，我知道我在干什么。（呆视着前

方，慢吞吞地）可也怪。我看花了眼。这是实话，乔茜。我一时把你当成那个浪荡的金发女郎了——（匆忙地）浑身发颤的老毛病又犯了。那就以毒攻毒，用酒来解酒吧。（四处寻找酒瓶和杯子）我再喝它一杯——

乔茜　（把手从脸上放下来——严厉地）随你的便，把这瓶酒都灌进去都行！只要别再胡说八道！（又捂住脸，低泣。）

蒂龙　（面带哀愁伤心的表情，呆视着她——呆钝地）不能原谅我吗？应该原谅，应该谢谢我让你看到——（稍顿，仿佛等她说些什么，可她沉默不语。他耸耸肩，又机械地倒一大杯酒）得了，祝你健康。（一饮而尽，把酒瓶和杯子放在地上——呆钝地）这是临睡前喝的一口酒。看来咱俩今晚月光下的谈情说爱 92
彻底失败了。乔茜，我想我该走了。

乔茜　（呆钝地）对，你是该走了。晚安。

蒂龙　不是晚安，该是告别了。

乔茜　（抬起头）告别了？

蒂龙　是啊，我去纽约之前不会再来看你啦。今天晚上我来这儿，真是个大傻瓜。我本来希望——可你不理解。你怎么可能理解呢？所以又有什么用——（绝望地耸耸肩，转身朝着那条小路。）

乔茜　杰米！

蒂龙　（转过身来，这时带着抱怨的口气说）婊子？谁说你是婊子了？我不是警告过你吗，你要是一个劲儿——干吗非得装成那样一个女人，要我跟你上床呢？这不是我来这儿的目的。你也答应过今天晚上跟往常有所不同。如果你想要的只是跟别人想要的完全一样，如果这就是你对爱情的全部理解，那你何必还那样答应呢？（接着内心有愧地）唉，上帝，我没有那种打算，

乔茜。我理解你的心情，如果我能使你幸福——可是这又办不到，你不了解我。你我的幸福都会让我毁掉。我现在已经把它毁了，是不是，不过总比事后强得多，如果那样一来，后果就比现在还要糟糕百万倍——不管我多么不打算那样做，我还是会给你把今天这个夜晚搞得跟别的夜晚一样。你就会彻夜不眠地躺着，厌恶地等待天明；还有诗人胡诌的什么酒，一种廉价红酒在你嘴中留下的酸味儿，都叫你想起来感到恶心！（冷笑一下。）

乔茜 （心烦意乱地）噢，杰米，别说了！请你别说了！

蒂龙 你会恨我，也恨你自己。不是恨一两天，而是怨恨一辈子。（接着用反常的嘲笑腔调说；夸口而报复地）相信我，宝贝儿，我玷污她们，她们心甘情愿受玷污！

乔茜 （辛酸地）再见，杰米！

蒂龙 （一时极为伤感——央求地）乔茜——（又以他那独特的方式耸耸肩——简略地）再见。（转身向那条小路——辛酸地）我也会觉得难以宽恕。我来这儿寻求爱情——只在这一个晚上，因为我还当你爱我呢。（沉郁地）算了，见它的鬼去吧。（开始走开。）

927 **乔茜** （观望他片刻，对他那种恳求不禁起了眷恋的反应，内心在做激烈的斗争——接着一跃而起，朝他奔去——怀着母性那种强烈占有欲的温存）到我这儿来，你这个大傻瓜，别再胡说八道。没有什么可恨你的，也没有什么可宽恕的。真的，我只打算使你幸福，因为我爱你。真遗憾我居然傻得没有觉察出来——可现在我明白了，你会发现你需要的爱我都有。（紧紧拥抱他，尽管热情，却是母性那种温柔爱护的热情；他也一时怀着感激的心情顺从她。）

蒂龙 （简明地）谢谢，乔茜，你长得美，我爱你。我知道你

会理解的。

乔茜　我当然理解。来吧。（搂着他的腰，领他回来。）

蒂龙　我其实并不想离开你。这你也明白。

乔茜　我确实明白。来，咱们坐下来吧。（又在顶高一级台阶上坐下来，把他按坐在下一级台阶上）就这样——我搂着你。把脑袋靠在我的胸前——就照你说你想要做的那样——（让他的脑袋倚在她的胸脯上，她紧紧搂着他——温柔地）得，忘掉我做的一切傻事，也宽恕——（声音发颤——但仍然决意说下去）宽恕我那种只为个人打算的自私吧。真的，我今天晚上如果还欠你什么情，那就是在我说了许多谎话，耍了种种诡计之后！应该把你所需要的爱都献给你，我也会为此而引以自豪和高兴的——（又装出调皮的腔调，回响着颤音）其实这也很容易，因为我对你什么样的爱都有——这也许是最主要的——因为这花费了很大的代价。（顿住，低头瞧瞧他的脸。他已经闭上眼睛，那张枯槁憔悴的脸在月光下像一副苍白的面具——像死亡那样安息。她惊恐不安）杰米！别这样儿！

蒂龙　（张开眼睛——迷迷糊糊地）别什么？

乔茜　（急忙地）是月光把你的脸照得那样苍白，而且你闭上了眼睛——

蒂龙　（直率地）是说看上去我像死了吗？

乔茜　不！好像你睡着了。

蒂龙　（疲倦而空空洞洞地说，仿佛觉得应该向她解释点什么似的——而自己对这事并不再感兴趣）听我说，我告诉你点儿事，乔茜。我一生只有一个梦想，从小时候起就有。我喜欢赛马场上的马，我认为它们是世界上最美的玩艺儿。我也好赌。所以，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天我能有足够的钱，采取谨慎的策略买 928

马票下赌注，并且冬天跟随那些马到南方去，春天再跟它们回北方，每天都看赛马。对我来说这仿佛是人间最理想的生活啦。（停顿。）

乔茜 你将来可以那样做。

蒂龙 不，办不到，乔茜。那只是个玩笑。来这里之前，我试过一次。我拿自己那份产业作担保，借了一笔钱就开始跟踪它们。可是这并没有多大意思。我按照自己的策略下赌注，可我发觉输赢对我来说都无所谓。那些马很漂亮，而我内心却在自问，那又怎么样呢？它们美，并不能说明什么。我发觉每天最后一场赛马总算结束了我都高兴，我就可以回旅馆去——房间里有酒等着我呐。（顿住，两眼茫然盯视着月光。）

乔茜 （不自在地）你干吗要跟我说这些呢？

蒂龙 （用同样无精打采的单调语气说）你说我好像是死了啊。对，我正是这样。

乔茜 不是！（袒护似地搂住他）别这样说！

蒂龙 自从妈妈故去之后就是这样了。

乔茜 （深受感动——怜悯地）我知道。我早就觉察到你是由于哀伤才这样的——（稍顿——温柔地）也许你说说你对她的哀思，会对你有好处的。这想必是给憋在心里叫你不好受，慢慢在折磨你。

蒂龙 （用古怪的警告语气说）你最好留点神，乔茜。

乔茜 为什么？

蒂龙 （挤出讥诮的笑容，迅速地）我也许会大哭一阵，贴在你那美丽的胸脯上抽抽噎噎。

乔茜 （温柔地）爱怎么哭就怎么哭呗。

蒂龙 可别怂恿我，你会后悔的。（神情和声调都显出内心

在做激烈斗争。不由自主地继续往下说)你如果对挨打有瘾的话——可我不是跟你说过以后再讲给你听吗?

乔茜 (困惑不解)你说过会把火车上那个金发女郎的事讲给我听。

蒂龙 她只是其中一部分。我方才跟你说了谎。(顿住 929
——接着又嘲弄地说起来)你不会相信真会发生那种事的。即使你相信了,你也不会理解的,不会宽恕——(又连忙改口)可没准儿你会理解的,也会宽恕。你是唯一可能这样做的人,因为你真心爱我。因为你是我所遇到的唯一的女人,她能理解一个男人喝得烂醉,昏头胀脑——尤其是一开始就很悲伤的时候,会做出种种卑鄙无耻的勾当来。

乔茜 (温存地紧紧搂住他)我当然会理解,杰米,亲爱的。

蒂龙 (盯视着月光——着了魔似的)可我并没有醉得糊里糊涂。我原打算那样醉倒。我喝的量足以使十个人醉趴下。但是那酒没起作用。我清醒地知道我当时在干什么。(顿住——呆滞地)不,我不能讲给你听,乔茜。你会瞧不起我,这我也不能怪你。

乔茜 不会的! 我会爱你的,不管——

蒂龙 (带着怪得意的严厉神情)好吧! 记住这可是个诺言! (顿住——想要说——又顿住。)

乔茜 (怜悯地)要是那会使你痛苦——也许还是不说的好。

蒂龙 不想履行诺言吗? 太迟了。你已经让我开始说了。痛苦? 上帝,我应该痛苦! (顿住。接着他闭上眼睛,仿佛得隐藏起来才能开始说。他使自己的脸上不带任何表情,声音变得客观,仿佛他讲的事是跟他认识的一个人有关,而与己无关。只

有这样他才能开始讲述。)在妈妈死的时候,我差不多已经戒了两年酒。连一杯啤酒也没喝过。这是实话。我知道自己原本可以坚持下去。为了妈妈的缘故。她只剩下我一个人了。老头子死了。哥哥结了婚——有个孩子——得顾自己的生活。她失去了他。只有我来关照她,为她料理各种事。她一向恨我饮酒。所以我戒了酒。我那样做,自己也很高兴。为了她的缘故。因为她是我唯一的亲人,最关心的人了。因为我爱她,(顿住)这事现在没人会相信了,谁知道——可我当时确实如此。

乔茜 (温柔地)我知道你多么爱她。

930 **蒂龙** 我们到西海岸去,考虑把老头子三年前买的一处产业卖掉。突然有一天她病了。病情很快就恶化。变得昏迷不醒。脑瘤。医生说没有希望了。可能不会再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我急疯了。不能面对那种失去她的痛苦。于是酒又把我缠住了。我喝醉了,一直醉醺醺的。我开始希望她不再苏醒过来,看到我又喝上了酒。这也是我的借口——她永远不会知道。她决不会知道的。(顿住——接着嘲弄地)不! 我又糊弄自己啦。我明明知道她在死之前把我认出来了。她看到我喝得醉醺醺的,随后就闭上眼死了,好不再看到这种使她伤心的情况,而且乐意死去!(张开眼睛,仿佛母亲临终那幕景象就在眼前。)

乔茜 (安慰地)得了,那不过是你的想象罢了,因为你觉得又喝上了酒内心有愧。

蒂龙 (好像没听见似的,又闭上眼)后来,我一直喝得醉醺醺的,确实大部分时间头脑昏沉,可我装出清醒的样儿,没人猜得出我有多醉——(稍顿)可是有些事我永远忘不掉——那几位抬棺人,她那躺在棺材里脸庞化了妆的尸体。我几乎都认不得她了。她看上去年轻漂亮,很像我记得好久以前遇见过的某某

人。简直成了陌生人。对她来说，我也是个陌生人。冷冷漠漠，不再为我担心。终于自由。摆脱了烦恼，摆脱了痛苦，摆脱了我。我站在那里低头瞧着她，觉得不对劲儿。我发现自己一点感觉都没有。我明白自己应该痛苦得心碎，可我毫无感觉。我也像是死了。我知道我应该哭。哪怕只大哭一阵看起来也会比只呆站在那儿强得多。可我哭不出来。我心中咒骂自己："你这个狗杂种，那是你妈妈。你爱过她，现在她死了。她永远离开了你。永远，永远不再——"可是一点作用也不起。我只能寻求自我安慰："她已经死了。你哭不哭，或者干什么事，她现在还在乎吗？这对她来说根本就无所谓了。她乐意躺在那儿，反正我不能再伤她的心了。她终于摆脱了我。上帝啊，事到如今，你还不能让她清静吗？上帝啊，你还不能让她安息吗？"（停顿——接着嘲讽地）可是周围有些人，我知道他们期望我表示一下哀痛。一旦是个蹩脚演员，就永远是个蹩脚演员！于是我就表演一番，我扑通一声跪下，用手捂住脸，假装呜呜哭儿声，喊道："妈妈！妈 931
妈！我亲爱的母亲！"可我心里却一直在想："你这个蹩脚的演员！你这个天杀的蹩脚演员！唉，过一会儿你就会唱起《玛克丽妈妈》那首轻松的歌儿！"（张开眼睛，凝视着月光，发出一声嘲讽的苦笑。）

乔茜 （震惊，但仍然深深怜悯地）杰米！别这样！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你已经惩罚了自己。当时你是喝醉了。你并非有意——

蒂龙 （又闭上眼）我得把她的尸体运回东部葬在老头子身边。我在火车上包了一个卧铺房间，在里面藏好一箱酒。她呢，躺在棺材里，停放在行李车厢里。我不管喝得多醉，却一分钟也忘不了那桩事。我觉得没法儿孤零零地呆在自己那间房间里。

那里变得鬼影憧憧。我都快疯了。我得出去，在车厢里窜来窜去找个伴儿。我那么讨人嫌，妨碍大家，列车员不得不威胁我，如果我再不停止乱窜，他就要把我倒锁在我那间房间里。但是，我认出一位女旅客，她习惯于跟酒鬼瞎混，而且能装出喜欢他们的样儿，只要给她足够的钱就行。她浑身上下都透出她是做接客生意的——一个胖猪似的金发女郎，二十五个婊子加起来都不如她更像个婊子，长着一张胖娃娃脸，那种向人暗示“来吧”的微笑跟北极熊的脚那样冷冰冰。我贿赂列车服务员带个口信给她；那天晚上，她就溜进我那间房间。她也去纽约。于是她每天晚上都来——五十块钱一夜——(张开眼睛，深受折磨地透过月光凝视想象中的那间车厢。)

乔茜 (满脸憎恶的表情——结结巴巴地)噢，你怎么会这样！(朝后退缩，本能地抽回两只搂住他的胳臂。)

蒂龙 我怎么竟会那样吗？我也不知道。可我居然那样干了。也许我有一个怪想法，她能叫我忘记——前面行李车里装着什么。

乔茜 噢。(又朝后退缩，使他不得不从她胸前抬起脑袋。可他好像并没觉察到似的。)

蒂龙 不，不可能是那样。因为我好像并不想忘记似的。那倒像是一段我不得不串演的情节。那个金发女郎——她无关
932 紧要。她只是那段情节里的一个小配角罢了。这就仿佛我想报复似的——因为我被孤零零地撇下——因为我知道自己彻底绝望了——剩下还能干的事就是借酒浇愁，醉死过去，因为不再有人能够帮助我了。(脸色沉下来，浮现出残酷报复的神情——声调中带着古怪而可怖的得意劲儿)不，我连自己躺在那个胖娘们儿的怀里都没忘记！我小时候听过一首让人落泪的廉价歌曲，

记得它的末两句词儿，当时我心里就反复哼唱着：

"可是孩儿的哭声惊醒不了
前面行李车厢里的她。"

乔茜 （心烦意乱地）杰米！

蒂龙 我没法儿止住内心那种歌唱。我也不想止住！

乔茜 杰米！看在上帝的面上，我不想再听了！

蒂龙 （稍停——呆滞地）好吧，就这些了——此外，我醉得连她的葬礼都没参加。

乔茜 噢！（虽然没站起来，却尽量朝后缩退，躲他远远的。他这时才发觉了，便慢慢转身盯视着她。）

蒂龙 （呆滞地）不想再碰我了，是不是？（机械地耸耸肩）对不起。我真是个傻瓜，原就不该讲给你听。

乔茜 （恐惧渐渐消失，又恢复爱和袒护性的同情——朝他靠近点——吞吞吐吐地）别这样，杰米，别说——我不想碰你。你说的是——瞎话。（把一只手搭在他的肩上。）

蒂龙 （好像没听见似的——绝望地）真希望我能相信招魂术士的鬼话。要是我能告诉她，那是因为我多么想念她，没法儿宽恕她撇下我——

乔茜 杰米！看在上帝的面上——！

蒂龙 （没予理会）她就会理解我，宽恕我，你说是不是？她一向会的。她为人率直善良，心地纯洁。她长得漂亮。你内心深处很像她。这就是我为什么讲给你听的缘故。我以为——（神情突然变得冷嘲热讽——生硬地）我错了。呸！算了，我得走啦。我不喜欢你这该死的月亮，乔茜。那只会叫人想起往事。

(嘲讽地朗诵)

933 “这正是月亮的过错：
她比往常更接近大地，
使男人都变得疯疯癫癫。”[97]

(他动了一下)我去赶末班电车进城。那儿有一家非法酒店开着，一些酒鬼正在那儿欢笑呐。我也需要笑笑。(开始站起来。)

乔茜 (搂住他，把他拽回来——紧张地)不！你不能走！我不许！(紧紧搂住他——温柔地)我现在理解了，杰米，亲爱的，你来我这儿，使我感到自豪，你知道我是这个人世间爱你的一个人，爱你爱得足以理解和宽恕你——我确实宽恕你！

蒂龙 (又把脑袋躺在她的怀里——简明地)谢谢，乔茜，我知道你——

乔茜 就像你母亲宽恕你那样，你听见我说了吗？就像她那样爱你，理解你，宽恕你！

蒂龙 (简明地)是啊，我知道她——(嗓音沙哑了。)

乔茜 (带着呵护似的母性温柔，躬身护着他)对。亲爱的，你来这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你根本不是想听酒馆里那些酒鬼的笑声，而是倚在你母亲的怀里听你那内心忏悔的呼声。(他的面颊抽搐，把脸埋在她怀里，难以忍受地低泣。她把他搂得更紧些，凝视着月光，温柔地说)她在听着呐。我觉得她就在月光里，把她的灵魂裹在里面像件银斗篷；我知道她也理解我，宽恕我，而且祝福我。(稍停。他哭得精疲力尽，渐渐止住了。她低头瞧瞧他，像对孩子那样抚慰说)好了，好了。(他止住哭。她用

一种轻轻吓唬人的口气接着说)你可真是个好样儿的，在我答应跟你相好的这个夜晚刚刚开始，你就要离开我；咱们这个夜晚会跟其他夜晚都不同，黎明的曙光不会悄悄爬入脏窗户格儿，而是会明亮照耀，就像是主的一项诺言，使人沉痛哀伤的心灵得到平静。(感到有趣地微微一笑)你听我说，杰米！我想必是个诗人。这谁会想到呢？真的，爱情给人神奇的灵感！(稍顿。低头瞧瞧。他闭上了眼睛，那张偎在她胸脯上的脸在月光下显得苍白憔悴。他精疲力尽，累得像死去了那样平静。她一时惊惶失措，接着明白过来了，喃喃地说)原来睡着了。(哼起催眠曲那样的调子)对了。安静地睡吧，我的宝贝儿。(突然怀着痛苦的向往)噢，杰米，杰米，也许我的爱还能拯救你，要是你真需要这种爱！ 934
(摇摇头)不，这永远不可能啦。(不再瞧他的脸，抬头仰望星空。她显得疲惫而哀伤，自我嘲弄而辩解地强颜一笑)上帝宽恕我吧，这倒是我那套阴谋诡计的一个好结局，坐在这儿，紧紧搂着这个死人，月亮那张傻脸在朝下咧嘴笑，欣赏这个玩笑！

(幕　落)

935

第四幕

景 同第三幕。黎明。台左的天边微微出现彩色条纹，预示着日出。

乔茜仍然坐在台阶上的老地方搂着蒂龙，好像没有动过窝儿。他还在睡觉，脑袋偎在她的胸前，那张脸仍然显出精疲力尽的样儿，死一样的平静。乔茜面带麻木而顺从的哀伤表情，疲倦得弯弓着腰。她尽管有力气，一连几个钟头保持那种姿势，害怕把他惊醒，可也实在有点支撑不住了。

在暗淡的曙光下，两人形成一幅异常凄惨的图景——一个哀伤的胖女人胸前搂着一个面容憔悴的中年酒鬼，仿佛他是个病孩子。

霍根出现在左后方，从谷仓那边走来。他踮起脚尖，蹑手蹑脚地走近房舍的墙角。衣服上粘着干草，面孔浮肿而困倦，他那对小猪眼睛却很敏锐警觉：他在墙角那儿四处张望，看到台阶上那两个人。他的目光久久探索地盯视着乔茜的脸。

乔茜 （低声严厉地）别藏在那儿啦，爹。我早就听见您鬼鬼祟祟地回来了。（他从墙角那边歉疚地绕过来。她依旧压低

嗓门说话，语气却是命令式的)到这边来，啥也别说。(他温顺地遵从，轻轻朝那块圆石走去，两眼察看她的脸色，一看到眼前那副情景就显得内心有愧而发窘。她没有瞧他，依旧用同样的声调)轻点声说话。我现在不想吵醒他——(又古怪地补一句)等黎明出现美景的时候再说。

霍根 (焦虑地)啥?(决定眼下还是不发问为好。视线落到蒂龙的脸上。他不禁大吃一惊——吓得近乎惊恐地喃喃说)上帝！简直跟死了一样!

乔茜 (古怪地)为什么不可以呢?他是死了。

霍根 是吗?

乔茜 别装糊涂啦，您没看出他还在出气儿吗?我是说睡得跟死人一样。别站在那儿愣头磕脑地傻看。坐下来。(他温顺地在圆石上坐下来，脸上显出心虚的神色，担心发生什么事。稍停，她没有看他，他却一直在扫视她，显然越来越不自在。她 936
辛酸地说)您那些证人在哪儿?

霍根 (内疚地)证人?(勉强咧嘴一笑)噢，天啊，但愿这不是在开我的玩笑！真的，我在酒店里喝得烂醉，把咱们的计谋全忘了，回来之后就在草料棚里睡觉了。

乔茜 (神色显得更严厉更辛酸)您说谎。

霍根 没有。我刚醒过来。瞧我身上还粘着干草呢。这可以证明。

乔茜 我没心思管那事，这您也很明白。(抱怨地)敢情您刚睡醒——是吗?——然后就偷偷溜到这儿来瞧瞧您幕后操纵的阴谋诡计有没有实现!

霍根 (内疚地)我不懂你的意思。

乔茜 别再说谎啦，爹。这一次，您瞎话说得太多了。(他

想为自己辩护，但她的脸色使他打消了这种打算，于是就保持沉默。稍停。）

霍根 （最后终于脱口而出）真的，即使我把那些证人带来，他们也没啥可以证实——

乔茜 这你倒说对了。啥也没有。根本就啥也没有。（古怪地笑笑）除了有一个你和他们都绝不会相信的伟大的奇迹。

霍根 什么奇迹？

乔茜 一个处女在夜间生了一个死孩子，天亮时她还是处女。这要不算奇迹，还有什么算？

霍根 （不自在地）别说这种怪话。你让我直打冷战。（试用开玩笑的口气）那个处女是你吗？那可真是个奇迹，一点不假！（逼出格格的笑声。）

乔茜 我跟您说过别再撒谎，爹。

霍根 撒谎？（稍顿，焦虑地观察她的脸色。她默不出声，好像这当儿没有意识到他在场。她凝视瞬息变化的天空。）

乔茜 （仿佛在自言自语）天空很快就会变得绚丽多彩，我就可以把他唤醒啦。

霍根 （焦急得无法再忍受）乔茜，亲爱的！看在上帝的面上，能不能告诉我你到底出了什么事？

乔茜 （神情又变得严厉而辛酸）我已经跟您说过一遍了，没事儿。

937 **霍根** 没事儿？你要是看得见你自己满脸的愁容——

乔茜 哪个女人看到自己心爱的男人死了不哀伤呢？可我心中也感到自豪。

霍根 （痛苦地）别这样说话，好不好，真好像今天晚上你疯了似的！（提高嗓门——带着报复性的愤怒）听我说！要是杰米

·蒂龙干了什么事叫你伤心——(蒂龙在睡梦中微微晃动一下，呜咽几声，把脸紧偎在她胸脯上，好像是寻求保护似的。她低头瞧瞧他，把他搂紧。)

乔茜 (轻声哼道)没事儿，没事儿，我的宝贝儿。再安安静静歇一会儿。(生气地转向她的父亲，轻声说)我不是跟您讲过说话小声点，别把他吵醒！(稍顿——接着平静地)他没有干什么叫我伤心的事。这都是我自己的错。我原以为还有希望。我不知道他已经死了——在这月光下是个该死的魂儿，来到我这儿忏悔，获得宽恕，寻求安静地度过一夜——

霍根 乔茜！别说了，好不好？

乔茜 (稍停——沉郁地)他从来也不会做任何伤害我的事。这您知道。(自我嘲弄地)真的，他不是对我说过，我在他眼里长得漂亮，他也以他的方式——爱我吗？(接着实事求是地)结果他却喝醉了，想出一个怪念头，要照这样睡会儿觉，我就依从他了。(装出受难的样儿)天啊，夜总算过去了。我又困又乏，累得都快半死了。您在我脸上看到的是困乏而不是哀伤。

霍根 别想法儿糊弄我啦，乔茜。我——

乔茜 (神色严厉而辛酸——冷酷地)糊弄您？是您拿谎言糊弄我，心想利用我，好使您那双又脏又油腻的爪子抢夺他将来会有的那份钱财。

霍根 胡说！我拿所有圣徒的名义起誓——

乔茜 您会一边把手按在圣经上起誓，一边坑蒙拐骗！(严厉地)听我说，爹。我叫您走过来是要告诉您，我已经看穿您昨天晚上说的那套谎话，想让我——(他要插嘴)住口！现在该由我来说。您当时并没醉。您只是装着玩儿，把这当成您那阴谋诡计的一部分。

霍根 （平静地）我没醉，对。这我承认，乔茜。可我确实喝
938 了好多酒，而且酒上了头，否则我决不会想入非非，做那种梦。

乔茜 （辛辣的嘲笑）梦，是吗？你做过的梦，或者想做的梦，只是数一把脏钞票，才不管是怎么弄来的，抢的是谁的钱，让谁遭殃呢！

霍根 （退缩——央求地）乔茜！

乔茜 住嘴。（尖刻地）我敢说您又编好了一整套谎话和借口。您可真狡猾真机灵，不过不用瞎费唇舌啦。现在再也骗不了我。我又上了一回您的当！（他惊恐地瞧她一眼，仿佛他担心的事已经发生。她严厉地责怪下去。）您瞎说杰米要把农场卖掉。您明明知道他是在开玩笑。您明明知道那份产业过几天就会给办好继承手续，他便会回百老汇，所以您不得不赶快下手，否则就会失去拐骗他的钱财的最后机会啦。

霍根 （狼狈地）不，不是这样，乔茜。

乔茜 您当时发现我多么伤心，多么生气，因为他叫我一直在这儿干等，您就利用了这一点。您又知道我爱他，需要他，就也利用了这一点。您对我的了解全部给利用上了——哼，干得可真不赖啊！您应该为此而引以为荣！您设下圈套，让我来耍那套卑鄙的阴谋诡计——您知道我早晚会从杰米嘴中得知您在农场出售那档子事上撒了谎，可那是在您的瞎话发挥了作用之后才知道的——什么让我追求他啦，把他灌醉啦，叫我自己也喝醉好老脸厚皮啦——等到真情实况透露之后，岂不是会让我更爱他，更厚颜无耻，更心甘情愿吗？您不至于没有这种算计吧，您可真是个机灵的阴谋家！他一旦要了我，发现我还是个处女，您不就指望他为了顾全面子，加上悔恨和他对我那种方式的爱，便会向我求婚吗？真的，您认为他为什么不呢？这又不会继住

他，他照样可以回百老汇去，永远不再见我。但是，这样一来就可以弄到一笔钱，等他毁灭了自己，我就会是他合法的遗孀，得到他遗留下的财产。

霍根 （狼狈地）不，不是这样。

乔茜 不过，说这些又管什么用呢？事情都已经过去。我还有一句话要跟您说，爹，那就是我今天也要像我的几个兄弟那 939
样离开您啦。您可以一个人住在这里，对自己要些鬼花招。

霍根 （稍停——慢吞吞地）我早就知道你会恶狠狠地反对我，乔茜，不过我当时侥幸认为你也许会高兴得不在乎怎样——

乔茜 （仿佛没听见，仰望东边的天空，那儿正呈现绚丽的色彩）感谢上帝，天多美啊。该把他叫醒啦。（对霍根说）进屋去，等他走后再出来。我不想让您呆在这儿再耍什么新花招。（他看上去十分狼狈，打算说话，想了想还是不说为妙，便顺从地踮起脚尖走上台阶，从她身旁经过，进入房内，轻轻把门关上。她俯视着蒂龙，怀着母性的温柔，脸色变柔和了——凄然地）我真不想让你活过来，杰米，亲爱的。你如果就这样在睡梦中死去，那倒合了你的心愿，是不是？（轻轻摇晃他一下）醒来吧，杰米！（他在睡梦中哼唧一声，更紧地偎在她怀里。她盯视着他的脸）上帝啊，只让他记住一件事，把别的事都忘掉吧。这对我来说也就足够啦。（使劲摇晃他一下）杰米！醒来吧，听见没有？到时候啦。

蒂龙 （没张开眼睛，迷迷糊糊地嘟囔）干什么？（微微觉出一个女人的身体——玩世不恭地）又来了，呃？老一套把戏。可你到底是谁啊，心肝儿？（厌烦地）把我叫醒，有何高见？几点钟啦？

乔茜 天亮了。

蒂龙 (依然没睁开眼)天亮了?(昏昏沉沉地摘引道:)

“可我醒来发现曙光灰暗,
心情凄凉,厌倦旧情。”[*][98]

(接着讥诮地)总是灰暗的。睡觉吧,宝贝儿——让我也睡觉。(又睡着了。)

乔茜 (严厉地)今天清晨可不是灰暗的,杰米。跟往常都不同——(发现他又睡着了——辛酸地)他全都忘了。他决不会注意有什么不同。我现在对他来说就是火车上那个婊子,而不是——(突然把他推开,粗鲁地摇晃他)醒醒,好不好,天啊! 我实在支持不住了——

蒂龙 (仍旧迷迷糊糊)嗨! 别这样粗鲁,宝贝儿。什么?(醒了,眨眨眼——迷惑地)乔茜。

910 **乔茜** (仍然辛酸地)就是,而不是你的那些臭婊子。(把他推开)站起来吧,免得又睡着。(他费劲地站起来,仍然睡眼惺忪,全身麻木痉挛。她克制住辛酸的怨恨,又装出往常跟他随随便便开玩笑的口气,不过一直等待着看他还记得起多少事。)你手脚麻木,难怪我搂着你,比你更够呛,要说那样做挺舒服才叫怪呐。(她伸开发麻的手臂,又揉又搓,怪声怪气地哼哼)圣约瑟夫啊,我整个儿垮了,再也恢复不过来了。(飞快地瞥他一眼)你好像头脑里一片空白,纳闷自己怎么来到了这儿。我敢打赌你

---

* 引自英国诗人厄内斯特·道森的诗《我非昔日的我》,载于他最著名的诗集《西纳拉,我以自己的方式忠实于你》(1891)。道森(1867—1900),颓废派诗人,其家庭、恋爱都不如意,生活颓废,最后贫病交加而死。——译者注

什么也不记得了。

蒂龙 （小心翼翼地晃动手脚——困倦地）我不知道。等我肯定自已还活着再说吧。

乔茜 你需要来一杯早晨喝的清醒神志的酒。（拾起酒瓶和杯子，给他倒一杯酒）给你。

蒂龙 （机械地接过酒杯）谢谢，乔茜。（走过去坐在圆石上，手里拿着那杯酒，似乎对它并不太感兴趣。）

乔茜 （瞧着他）喝吧，免得又会睡着。

蒂龙 不会，现在醒了，乔茜。怪事，不想喝酒。嗯，我头脑清醒过来了。不过还没犯那浑身发颤的神经质毛病——

乔茜 那就好。这想必是个可喜的变化。

蒂龙 对。总算有这么一回，酒醉后没犯头痛恶心的毛病，而是朦朦胧胧，安安稳稳——好像也没做什么恶梦，睡了一个好觉。

乔茜 原来是这样。一个恶梦也没做。我早该知道就好了。是不是我搂住你，把恶梦都驱走了？

蒂龙 你是说你——（突然）等一等。我现在想起来了，我一个人坐在酒店里一张桌子前，忽然有个怪念头，想到这儿来睡会儿觉，脑袋偎在你的——所以这就是我怎么会在你的怀里醒了过来的缘故吧。（老脸厚皮地）你让我干了坏事。你可真是个傻瓜，乔茜。

乔茜 嗯，我不在乎。

蒂龙 你想必看到我烂醉到什么程度吧，对不对？

乔茜 对。你真是烂醉如泥。

蒂龙 那你干吗不粗暴地把我轰走呢。

乔茜 干吗要那样？我喜欢哄着你。

911 **蒂龙**　大啊，我那样紧紧偎在你怀里有多久了？

乔茜　噢，只有个把钟头。

蒂龙　上帝，我真抱歉，乔茜；不过，这也是你的错儿，居然肯让我——

乔茜　哦，用不着道歉。我愿意找个借口，通宵不睡，好欣赏美丽的月夜。

蒂龙　对，我记得那是一个多么美的夜晚啊。

乔茜　记得吗？我真高兴，杰米。在你没睡着之前，咱俩在这儿坐了一会儿，你好像很欣赏似的。

蒂龙　坐了多长一会儿？

乔茜　不长。反正不到一个钟头吧。

蒂龙　我大概酒后胡言乱语，惹得你很厌烦吧。

乔茜　不，说得不多。有那么一些。满嘴的花言巧语，说我在你眼里多么美。

蒂龙　（认真地）那可不是胡言乱语，乔茜。你当时是美。现在也是。将来也永远是。

乔茜　你可真会说话，杰米。什么也拦不住你，对不？甚至在这曙光下我就像那放在玉米地里都会把乌鸦吓跑的丑八怪玩艺儿。将来你会在最后审判日拿这事当笑话说的。

蒂龙　（不耐烦地）你明明知道这不是在说笑话。你不是个傻瓜。我早就知道了。

乔茜　（开玩笑地）好了，我美，而且你以你的方式爱我。

蒂龙　“以我的方式，”⁹⁹呃？我是不是向你朗诵了什么诗了？想必很难接受吧。

乔茜　不。我很喜欢。都是关于美丽的夜晚和月下的恋爱。

蒂龙　嗯，反正有的是借口。那当然是个美丽的夜晚。我永远不会忘记。

乔茜　我很高兴听你这样说，杰米。

蒂龙　我还向你唠叨了什么别的废话——我是说那种酒醉后老一套的疯言疯语？

乔茜　不多。你基本上又沉静又哀伤——恍恍惚惚的，仿佛月亮和威士忌酒都在你头脑里起了作用。

蒂龙　我记得我在酒店里挺高兴，跟费尔一起庆祝胜利，突 912
然我无缘无故地完全失去兴趣，变得比十个哈姆雷特还要忧伤。（稍顿）希望我当时没有把自己生平的伤心事讲给你听，没有趴在你怀里哭吧，乔茜。

乔茜　没有。你谈得最多的是希望这个跟我在一起的夜晚不像你跟其他女人一起消磨的夜晚那样，而是有所不同。

蒂龙　（反感地）上帝，别让我又想起那些婊子！（接着带着深深感激的心情）这一夜当然大不一样，乔茜。我也许没有全都记得，不过以我目前的感觉来判断，我明白这一夜多么大不一样。没有我往常醉了一夜之后的那种感觉——那种该死的懊丧心情，叫你巴不得不如在梦中死去的好，免得面对糟糕的局面，担心前一夜醉得不知干了什么蠢事，说了些什么叫你后悔的废话。

乔茜　昨天夜里你没干什么蠢事，也没说什么叫你后悔的话。你可以相信我的话。

蒂龙　（仿佛没听见——慢吞吞地）很难形容我现在有什么样的感觉。反正是一种新的感觉。和我自己以及这种讨厌的生活都能和平共处了——就好像我的一切罪恶都得到了宽恕——（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冷嘲热讽地）去它的那种罪不罪恶的废

话，不过你明白我的意思。

乔茜 （紧张地）我明白，我很高兴你有那样的感觉，杰米。（稍顿。接着说）你说过你不知有多少次眼睁睁瞧着灰暗的曙光悄悄爬进肮脏的窗户，身边还有个婊子在打呼噜——

蒂龙 （畏缩）发发慈悲吧。现在别让我再想起那些事啦，乔茜。别破坏这个良辰美景！（稍顿。她紧张地打量他。他慢慢转身面朝东方，这当儿太阳特别美地冉冉升起，天空一片斑斓色彩。他凝视着，深吸一口气，深受感动，但是立刻又变得不好意思，便试图讥诮地打消这种感情——冷嘲地）上帝好像在上演一出十分炫耀的戏。我可更喜欢贝拉斯库[100]的戏。幕启，第四幕的玩艺儿。（她沉下脸来，皱起眉头，感到伤心；他连忙生气地补一句）真该死！我干吗非说这种惹人讨厌的话？（怀着真诚的感情）天啊，那景色确实美，乔茜！我——我永远不会忘记——在这里跟你在一起。

913 **乔茜** （愁容消失——简明地）我很高兴，杰米，我一直在希望你会觉得天色美丽——会把这当做一次怀念。

蒂龙 （观望着日出——机械地）怀念什么？

乔茜 哦，我不知道。对我的怀念——算了。我不记得我想说什么了。（突然改换话题）别认为我把你叫醒只是让你欣赏日出。你眼下是在农场，不是在百老汇；我现在得去干活儿啦，不是去睡觉。（站起来，伸伸腿。尽管态度轻松，却显得越来越紧张）这是个暗示，杰米。我不能再呆下来款待你。所以，回酒店去吧，这才是个好孩子。我知道你会明白原因的，不认为我厌倦跟你作伴。（勉强一笑。）

蒂龙 （站起来）当然，我明白。（稍顿——接着内心有愧地脱口而出）让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你敢肯定昨天夜里我没有

做出什么越轨举动——没有企图强迫你什么的。

乔茜 没有。我逗你，你也回敬，就跟往常一样。没别的事。

蒂龙 为此感谢上帝。我如果真那样，就永远不会原谅自己——我除非头脑不清醒的时候才会干出那些相当不体面的事来，否则的话我不会要求你的。（意识到手中那杯被遗忘的酒）好了，我还是把它喝了吧。旅馆里的酒吧过几个钟头才开门呐。（喝酒——接着显得既高兴又惊讶）我敢打赌这不是费尔的劣等酒。这是地地道道陈年的波旁威士忌。从哪儿——（这事在他头脑里闪现一下，他突然记起来了，乔茜在一旁观望着。他脸上浮现出羞愧和痛苦的神情。他本能地甩掉酒杯，这是酒勾起他的回忆而使他感到憎恶的头一个反应。他觉出乔茜在凝视着他，便竭力控制住自己的神态和声调。）真正的波旁威士忌。我现在想起来了，你说过这是一位私酒贩子给费尔的。好了，我得走了，让你去干活儿吧。呆会儿见，乔茜。（转身朝向那条小路。）

乔茜 （伤心地）不！别走，杰米！别就这样离开我！你呆会儿不会再来看我啦。决不会再来看我啦，我明白这对咱俩来说都更好，我没法忍受看到你由于曾经需要我的爱来安抚你的哀伤而感到羞耻——当时我能够给你这种安慰，确实感到非常自豪。（央求地）我曾经希望为了不叫你难堪，你最好不记得这 911
件事，可你现在记起来了，我希望你记得我给你的爱使你心情平静了一会儿。

蒂龙 （凝视着她，内心在作斗争，辩护地结结巴巴说）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不记得——

乔茜 （哀伤地）好了，杰米。那我也忘掉算了。再见，上帝

保佑你。(转身,好像要走上台阶进屋去。)

蒂龙 (结结巴巴地)等一等,乔茜!(朝她走去)我在说谎!我是个卑鄙的小人!原谅我!乔茜。我确实记得!我很高兴记得这事!我永远忘不了你的爱!(吻她的嘴唇)永远忘不了!(又吻她)永远忘不了,听见了吗?我会一直爱你,乔茜。(又吻她)再见——上帝保佑你!(转身,匆匆走向左边那条小路,没再回头看看。她站在那里望了一会儿他的背影,接着用两手捂住脸,低下头来,抽抽噎噎地哭了。霍根从屋内走出来,站在最高一级台阶上。他盯视着蒂龙的背影,脸上现出愤怒的表情。)

乔茜 (发觉他在身旁,便止住哭泣,扬起头来——呆滞地)我一会儿就给您做好早饭,爹。

霍根 让我的早饭见鬼去吧!我又不是一头猪,只知道吃而没有别的思想!(接着央求道)听着,宝贝儿!你说我撒谎,耍阴谋,希望会发生什么事,这都说对了。但是,这并不是为了想弄到他的钱,乔茜。我确实把这看成最后一次机会——剩下的唯一机会了,为的是让你们俩别再装腔作势,而是面对你们彼此相爱这一事实。我想不择手段地利用这样那样的办法使你获得幸福——我才不在乎怎样耍手腕呢。我也想拯救他,希望他会明白只有你的爱才能——他说他看到了你的美丽,这才使我有了这种希望——我知道他决不会跟你上床的,哪怕你让他,他也不会,除非他跟你结婚。即使我把他的钱放在心上,那也一点儿不奇怪,我干吗不应该希望你换个环境过得舒服些,而不是住在这个破瓦寒窑里,给我干苦活儿呢?何况你也够资格。(停顿——可怜巴巴地)你能信我说的这些实话吗,乔茜,别再那么狠狠地反对我?

乔茜 (视线仍在追随蒂龙——温柔地)我知道这是实话,

爹。我现在不抱怨啦。别担心我会离开您。我那样说，只是想惩罚您一阵子。

霍根 （怀着谦卑的感激心情）感谢上帝，宝贝儿。 915

乔茜 （装出逗趣儿的微笑和一点惯有的态度）像您这样长着姜黄色头发、弯腰弓背的老山羊，居然也扮演丘比特爱神来了！

霍根 （脸上现出喜气洋洋的样儿，几乎恢复了常态——悔恨地）你惩罚了我，这是真的。我一直在想，你走后，我准会跳进哈德那个冰池塘淹死算了。这样做也是个安慰，叫那个杂种往后一看到一块冰块就会想起我来。（她没听他说话，心里仍在想着蒂龙那渐渐消逝的身影。霍根担忧地瞧着她的愁容——轻声地）别这样，宝贝儿，别这样伤自己的心。（她还是没有听见，他便装出通常那种气呼呼的急躁声调）难道你就永远这样呆望着日出，让我饿得肚子里一个劲儿打鼓吗？

乔茜 （温和地）别为我担心，爹。事情全都过去了，我没伤心。我只是为他哀伤。

霍根 为他？（爆发一阵积在心里的愤怒）叫地狱里最恶毒的诅咒——

乔茜 （痛苦地喊一声）别这样，爹！ 我爱他！

霍根 （平静下来，脸上却显出苍老忧伤的神态——呆滞地）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事，他都不想伤害你。我是在诅咒生活呐——（微露本态）天啊，即使生活应该得到这种诅咒，那也是白费唇舌。（见她依然保持沉默——痛苦地说）也许我是在诅咒自己是个该死的耍阴谋的老混蛋。

乔茜 （转向他，装出逗趣儿的微笑）注意着点，我会对这说一声但愿如此咧。（温柔地）别难过啦，爹。我没事儿——跟您

在这儿我很满意。(又装出逗趣儿的样儿),真的,跟您住在一起,反正叫我再也找不到另一个男人啦。再也不会有今晚这样的乐趣或激动啦。

霍根 (迎合她这句话——用气呼呼的声调说)要是我不能很快吃到早饭,那就会出现激动的场面啦,那可不是什么乐子,我警告你!

乔茜 (对他这种威胁装出惯常的反应)噢,别威胁我,您这个坏脾气的老虱子。咱们进屋去吧,我来给您做您那该死的早饭。

916 **霍根** 这还算句话。(从她的卧房走进去。她跟随他走到门口——又回头朝小路那边最后望一眼。)

乔茜 (脸上现出哀愁、温柔和怜悯相混的神情——轻声地)杰米,亲爱的,但愿你如愿以偿,不久就在睡梦中死去吧。但愿你宽慰而平静地永远安息吧。(慢慢转身,走进屋去。)

(幕　落)

1987 年初译

1992 年重译修订

明　天

这些事情发生在过去我当海员时一个特别潦倒的冬天。在那些流浪的日子里，既没钱又失业，呆在世界上某个港口，在我绝非什么新鲜事。可这次长时间地懒散却是我很少有的。六个月前，我在一条英国的不定期货船上当二等水手，随船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达纽约。从那时起我一直在滨水区游荡，全靠家里给的一点钱勉强维生。我身心俱懒，万事不关心，既不想出海也不想做别的。我和"军官先生"同住一间后房，他叫吉米·安德森，是我的老朋友。我们的房间就在南街附近一家昼夜营业的下等酒吧楼上，店名是"牧师汤米"。

这是一个关于我的同屋人吉米的故事，故事从三月上旬的一个寒夜开始。我从下午晚些时候起，就躬身耸肩地坐在"牧师汤米"里屋靠近火炉的一张椅子上，一直等到天黑了很久之后。两天前我拿到了一周的生活费，接着就是两天狂饮烂醉，结果便是我的神经此刻既紧张又不安。现在钱全花光了——全扔在酒吧里——随后的几天已朦胧地出现，它是沉闷、严肃和饥饿的考验，必须排除一切奇迹，耐心地忍受它，别无它法。人群中有三四个熟人，他们坐在我的附近，同样身无分文，神情懊丧。我们阴郁地注视着前方，模样倦怠，无精打采地朝火炉燃烧的炉膛里吐着唾沫。不时会有人进来，随身带进室外寒风刺骨的凉气。

我们几个便全体满怀希望地抬眼看看，不是，又一个陌生人而已。别指望他会热情好客。“关上那扇该死的门!”我们齐声吼道，然后缩着身子靠近火炉，一边咕哝着失望的咒骂。酒吧边的人群在喝酒、唱歌，大着嗓门无忧无虑地凑在对方耳边争论着，形成嘲弄人的对照。他们谁都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存在。

918 乐善好施者今晚准过不好了，我想，同时又抱怨地回忆起那群欢乐的人群中，有几个人曾在头两夜里迫不及待地接受过我的赏赐。此时他们看见我，点点头——仅此而已。一时间，我对人类的忘恩负义大为厌恶，从椅子里站起身，对其他几位乖戾地咕哝了一句“诸位晚安”，便从边门走出来，爬上摇摇晃晃的楼梯走向我们——我和吉米的房间。

一想到独自一人在房间里度过这漫长的夜晚，我便觉得无法忍受。我点上灯，气恼地环视了一下房间，好一个破地方！两张床几乎占去了全部的空间，然而吉米却又想办法在窗前塞进一张小桌子，上面还摆着他那台破打字机。打字机当然是坏的，无法使用。吉米一直准备把它修好——明天。不过吉米生活在明天的梦幻中，与他有关的事从来都没干成过一件。

桌上的灯盏将一束光线射到肮脏的窗子外面，现出那里的太平梯。屋里，沿窗台放着一个架子，上面有一株植在小红盆中的阴郁愠怒的天竺葵。这株花草是吉米的花园和快乐。即使他病得连自己的脸都不肯洗，也从不忘记起床之后先给它浇水。不用说，这蠢东西从没开过花。吉米喜爱的东西从来就没有开过花；可是他始终期待着，事实上他很肯定，花终究会开放——在某个不明确的明天的黎明。

在我看来，这盆花的价值只在于它象征了吉米无穷无尽的徒劳和令人气恼的无能。在我一生中的那个时期，所有的花儿

都是黄色的樱草花，仅此而已；而且还认为吉米的宠物摆得不是地方，挺碍事。

书籍靠墙摞在地上：都是些什么书啊！只有上帝知道吉米是为什么、从哪儿搞来的这些书。他从来不读这些书，除了为入睡而随意翻阅几页。然而房间里起码堆了五十本——关于历史、新闻出版和经济的书籍——关于无法理解的诗歌和难以置信的散文的书，它们出自无名作家之手，出版社也是人们闻所未闻的。他买书成癖，乐此不疲。他为一家剧场售票行当临时速 949
记员那阵子，每到他领回打小工赚来的工资时，常常醉意十足地回到"汤米"酒店，步履蹒跚，浑身无力，胸前搂着两三本这类读不懂的书，书名大都是什么《论教皇列奥八世的公牛》啦，或者是约翰·琼斯的《上帝与达尔文理论》啦，或者是利狄亚·史密斯的《向日葵及其它诗歌》。想想看这都是些啥玩意儿！

看着他把这些书拿给汤米——叫他大约翰也行——看时，我总是气得发疯，假如他与那些肯看肯听的人在一起或对着那些人的时候，他也拿给别人看，而且满脸心醉神迷的得意相。我还会想到饮料和食物——夹着熏鲱鱼的面包和上好的意大利奶酪——这些食物他本可以用买那些枯燥书籍的钱买来的呀；我还会暗自发誓，假如他敢对我说话，我一定好好地狠揍他一顿。

接下来呢，吉米会走过来，把那些蠢书放到我的桌子上，我便抬起头怒冲冲地看着他；他会站在那里，犹豫一下，然后露出他那甜蜜善意的微笑，竭力把他一半剩余的零钱塞到我手里，他那孤独、渴望的眼睛注视着我，一副迷路小狗渴望爱抚的神色。除了放声大笑表示爱他，并通过拍拍背之类的动作表示我对他确有感情之外，我还能做什么？哪怕只是为了看到感激的眼神闪现在他的眼里，忘却世上的所有伤痛，也是值得的。

那个夜晚我谈到，我出于绝望拿起一本这类书籍，躺下来凑在床头灯下阅读；然而我无法集中精力。我的身体、头脑和精神都过于疲倦，抓不住字的意思。

我把书扔到一边，面朝天躺着，阴郁地盯着天花板。隔壁房间的房客是一位身体不好的报务员，我们习惯叫他“结核病人”，这会儿他突然大咳不止，咳嗽仿佛撕碎了他的胸膛。我不禁一阵发抖。他过去常在楼下那间里屋里吐血。事实上，他一喝醉了酒便为此而洋洋得意，但是渐渐地，他开始因肺结核的阴影面恐惧，拼命坚持他患的不过是“吐血的气管炎”，还以为正一天天地好起来。他不久就死在我们隔壁的那间房里。也许是治疗方
950 法不对吧。一天喝价值五美分一品脱的威士忌，要喝一个半品脱呢，外加仅仅一盘子的免费菜汤作午餐，这种饮食对任何疾病的治疗都不会产生作用——哪怕是“吐血的气管炎”。

他不停地咳呀咳的，直到我的神经被折磨得快要发疯，我冲他大叫：“看在上帝的份上，闭嘴！”他才把咳嗽压低，变成一串呻吟和哽噎、抱怨的牢骚。我想到肺结核，想到了传染病毒，记起应当把窗子打开。可是天气太冷。再说，生病和不生病有啥区别？“肺结核”或者别的病，今天或者明天，还不是都一样——一死了之。我在乎什么？我失败了——也许还不如说我从来也没费神去想过努力成功。

我准是打了一阵瞌睡，因为我不安地惊醒过来，发现灯盏在毕剥作响，放出烟雾，灯光却一阵更比一阵微弱。没灯油了！这个笨蛋吉米说好要买油回来的。我把身上的最后二十美分都给了他，他出门时还带走了油罐子。他头脑清醒，快一个星期了，正在经受他不常有的、短暂的改过自新的折磨。不，不能作为借口。我恶狠狠地骂他是地球上最笨的大笨蛋。灯光马上就要熄

灭了。我将不得不躺在黑暗中，要么就得回到楼下里屋的苦难中去。

正在这时，我听到楼梯上传来他的脚步声，不一会儿他就走进房间，拿着灯油。我朝他瞪起眼睛。“你去哪儿了？”我叫道。“瞧那灯盏，你这笨蛋！再过一秒钟我就该呆在黑暗里了。”

吉米畏缩地走上前来，浅蓝色的眼睛里现出一副深受伤害的表情。他咕哝了几句什么“办公室”之类的话，然后弯下身子填满灯油。

“办公室！”我轻蔑地奚落道，“什么办公室？你把我当成谁了？你那些废话我都听过上百万次了。”

吉米填好灯油，坐到他的床边上，和我正对面。他没有回答，只是带着一种令人气恼的同情般怜悯注视着我。他坐在那里，多么整洁，一身黑色套装，一小束灰发梳过秃顶处，下颚较宽的面孔剃过胡子后又擦了太多的廉价香粉，显得既光又白，香粉的恶劣气味充斥着整个房间。我第一次注意到他那干净的衣领，鲜亮的衬衣。他准是去中国人那取回了几件衣服。当他发了小小一笔横财、或是从哪个意外财源得到一点收获时，他经常 951
会这么做。从来不取回所有衣物，那样太费钱。只是到支那人那里换件衬衣和衣领而已。其它的衣物他都在厅堂水槽里自己洗。

我忿忿然上下打量他一遍。这个人应当永醉不醒。头脑一清醒，他就成了体面的讨厌鬼。连他的鞋子也擦亮了！

“为什么沉思啊？”我问。“瞧你那模样，你以为你是在和我的尸首熬夜呢不是。高兴点！用不着你再添愁，我已经感觉够坏的了。”

“正是这个，阿尔特，”他以缓慢、悲哀的语调开口道，“我不

愿意看到你这副样子。你会感觉完全不同的，只要你——能——能——”他看到我的讥笑，犹豫起来。

“只要什么？”我催问道。

“只要不再痛饮。”他含糊地说，避开我的眼睛。

“这有点太过分了，吉米。戒酒毁了你的幽默感。一个星期的戒酒让你积累了大量的廉价说教，超过了多年禁食的隐士。”

“我是你的朋友，”他慌忙地接着说，“这你知道，阿尔特，要么我就不会说了。”

“它使你比我更痛苦，我敢打赌！”

吉米现出好心人受挫的愠怒神态。“假如你想走的是那条路……”他不快地盯着地板说。我们沉默了一阵。然他以曾是被改造者、现是改造者的固执继续说：“我是你的朋友，是你最好的朋友。”他的双眼注视着我的眼睛，目光在怯怯地询问着。“你知道这点，对不对，阿尔特？”

我的全部气恼都在他那悲哀的诚挚面前转瞬消失。我探过身，握住他的手——既白又胖的小手，和他的其他部位十分协调——温暖面柔软。“我当然知道，吉米。别糊涂得拿我的话当真。今儿晚我看啥都不顺眼，忍不住发牢骚。”

952 吉米快活起来，清了清喉咙。他显然认为我的这番话表现了要当戒酒演讲听众的意愿。不过他仍然礼貌地犹豫了一下。“我知道你不想听——”

我马上笑了一声。“说吧。快讲。我洗耳恭听。”

然后他就开始了。你知道那种胡说八道——先是一本正经地摇摇脑袋，随后就是老调重弹：“我从头到尾亲身经历了一切，所以我知道。”我不想用这番话惹你厌烦。从吉米嘴里说出的话最荒唐不过了。

我竭力不去听，把注意力放在吉米这个人身上。他那轻声的话语单调而流畅，使我的神经趋于平静。是的，他经历了一切，这毫无疑问，从头至尾全经历了。不过他没有意识到哪一个经历都没对他产生深刻的影响。他总是忘掉新近的受挫，总是重新抬起双眼，带着同样乞求、胆怯和疑问的神情面对生活，请求爱抚，惧怕打击。而生活总是不忘再给他以预料中的一击，从不致命，更像是把他推到一边，为某位真正的重要人物的突然上台让路。受过践踏的吉米总会回来，温柔依旧，浑然不解，可以说还讨好地摇着尾巴。渴望的爱抚会来的，他很肯定，即使今天不来，明天准会来。唉，明天！

我搜寻般地端详他的面孔——狮子鼻，沉思的眼睛，肉嘟嘟的双颊耷拉在懦弱的嘴巴两边，就像牛头上两片下垂的皮肉，双唇则苍白而粗厚。脸上有放荡的惯常印记，但是却没有一丝剧烈痛苦的伤疤。整个效果是未加润色、缺乏个性，仿佛是某位雕塑家在最后一刻突然对一张人脸的粘土模型失去了兴趣，厌恶地抛弃了他的作品。我不知道，吉米若是在“真理”这面清晰、无情的镜子中看到了这张脸，他会怎样。毫无疑问，继续在那条迷失的路上孑然而行，并且不再信任镜子。

尽管他的大部分讲演都没有被我听进去，可是免不了时而有几个词儿偶或钻进我的脑子。“荒废了青春……受过的教育……能力……丢脸……失去了机会……酗酒……哪位好姑娘”——这些言辞违反意愿地钻进我的耳朵，句句带刺。渐渐
地，我对吉米的好感消失殆尽。我开始恨他是个讨厌可鄙的狂 951
热分子。他有什么权利干预我的过错？他说的一些事是真的，可是真实——那类真实——是只可眼见不能耳闻的呀。

我越来越生气，真想说他太虚伪，戒酒无疑只是时间长短而

已等那类轻蔑的语言，让他闭住嘴巴，可他突然改换话题，不谈我的不轨行为，开始一本正经地拿自己作为可怕的例证。

他从开始讲起，即使我欢迎改变一下话题，可是一想到还得从头至尾再听他讲一遍个人历史，我不禁暗自咒骂起来。他曾经在酒醉之后感情脆弱程度不同的情况下，不下五十次地对我讲过这个故事。他常落泪——这有时可笑，有时并不可笑，安全取决于我本人的情况。不管怎么说，听他头脑清醒地讲一遍他的故事还是件新鲜事。也许这次我能弄清一些事实。

使我惊讶的是，这个故事似乎同以前多次在夜晚催我入眠的其它版本一模一样。除了酒精引起的可以允许的、自然而然的夸张之外，几乎没什么区别。它从位于苏格兰的安德森庄园开始，吉米曾在那里度过童年时光。吉米宣称，这座氏族庄园占去了苏格兰某郡的大部分土地，若是有人对这座庄园是否存在表现出一点怀疑，吉米便会生气。

他爱详细描述乡间美景，古老的庄园宅第，农场，猎场，以及乡下的一切。他承认，大量产业都已抵押出去；而且他在母亲家的多数亲戚眼里名声也不好；可是他声称有一位姑母年事已高，颇有财产，还一直记挂着他。他对里屋的全体同道作过保证，若是这位老夫人在高尚的精神状态下辞世，他一定请大家美美地饱餐一顿。对于这番话，大伙儿总是友好地装出相信的样子听下去。因为他毕竟是大家都很信赖的吉米，这种神话故事又无关紧要，犯不上为此和他过不去。

可是现在他又一字不漏地重弹起老调子了！我怀疑地看着他。不，他肯定清醒得很。那么这故事会不会是真的？不可能。
951 我最后得出结论，吉米和说谎人一样，到头来把自己的编造误认作事实了。

他继续讲，讲到他在爱丁堡大学读书的那些年，他以优秀成绩毕业后先在苏格兰从事新闻写作，然后是在英国，后来又去欧洲大陆当记者，最后是他在布尔战争中作为某个新闻社的代表去南非工作。

除了同布尔战争有关的事情，他的其它经历我一直未能证实。吉米的一位老朋友曾经告诉我，战争期间吉米在南非确实有过可靠的职位，赚过大笔的工资。然后这位老朋友——像是老朋友的人——心情沉重地摇摇头，低声说道："太糟了！太糟了！酗酒！"我想到，按照吉米所述，不管他是否真的有过其它的经历，这并不重要。他毫无疑问受过良好的教育，曾经是一位在他的国家里被称作绅士的人。当然啦，安德森庄园是个虚构，或许顶多不过是幢美化了的乡间住宅。

"阿尔特，你注意听，直到那会儿，"吉米的故事已经讲到他为某家新闻社在南非前线工作的地方了，"除了晚饭偶尔喝一杯葡萄酒外，我滴酒不沾。那是十年前了，我三十五岁。后来——发生了一些事。十年了，"他伤心地重复道，"看看现在我在什么地方！"他沮丧地朝前方凝视了一会，然后快活起来，向后挺了挺弯曲的双肩。"不过现在这些都已经一去不返了，我要和这种生活彻底分手啦。"

"明天总是有的，"我嘲讽地冒然说。

"是呀，我准备明天好好地干它一场。"他的眼睛因新希望的梦想而闪闪发光；或许应当说，是因为那可以永远重做的旧梦。他瞧了一眼桌子。"我得把打字机修理好。"

"明天吗？"

"对，明天，如果我抽得出时间来。"他没注意到我的讽刺。

"怎么，你一整天都有事？"我问道，惊异他如此具有想象力。

"大概是吧。"他摆出一副重要的样子。"今天我见到了爱德955 华,"——爱德华是他的朋友,已经荣任一家大型早报的编辑了——"他为我谋到一份空缺——一个真正的职位,会使我有机会向他们每个人显示我仍很在行。"

"你明天就开始?"我吃惊得发呆地说。

"对,从下午开始。"他的面孔因为有了活力而生气勃勃。"噢,阿尔特,我要让你们全都看看,只要我愿意,我就还是最棒的。他们讥笑我够久的了。"

"这么说你真的打算做工资奴才了?"我简直不能相信这事。

"当真,阿尔特。明天开始。你还以为我在骗你吗?"

"我必须承认你似乎是在供认无耻的真相。好吧,不管怎么说,你好像挺高兴,所以——"说到这我跳起来,抓住他的手上下摇晃着——"一百万分的祝贺,吉米,老朋友!"吉米乐得喜形于色。他向我道谢时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善良的老吉米!他花了好一阵时间才克制住激动的情绪。然后他好像突然记起了什么事,开始急急忙忙地翻着身上的所有口袋。

"我准是把它弄丢了,"他最后说道,放弃了寻找。"我想给你看看来着。"

"什么东西?"

"我今天从玛丽姑妈那儿收到的一封信。"玛丽姑妈就是那位年长的亲戚,吉米希望她在遗嘱里记着他。"她抱怨这半年来身体太虚弱。她好像全然不了解我目前的状况,谢天谢地。信上说如果我决定开春去国外旅行,一定去她那里长住一段时间,想想看!"

"可你把这封信弄丢了?"我问道,试图掩饰住我的怀疑。

"对——把它拿给爱德华看来着——准是掉在地板上了

——或者他也许——"吉米突然停下来。我看他一定是感觉到了我那满带兴趣的怀疑，因为他看上去像是在为什么事深感不安，而且也不朝我看。"但愿这位可怜的老太太病得不重，"停了一阵后他喃喃地说。

"什么？"我大笑起来。"你知道，自打我认识你以来，你一直盼着她到时候就死，怎么还有脸对我这么说？"

吉米的脸红了，他慌乱地结巴起来。他知道他在酒醉时说 956
过一些听上去是这么回事的话，可那是威士忌在说话，他不是那个意思。他真的很喜欢她。他记得小时候她一直待他很好。从那以后几乎再没见过她——二十五年了。不，什么钱不钱的，他希望她一直活到一百岁。

"可是你告诉过我，她现在差不多九十岁了！是吗？"

"是的，八十六岁，我想。"

"那么，"我决断地说，"她迟迟不走，已经不受欢迎了，而你为此还提前浪费起鳄鱼的眼泪来，真是个笨蛋。再说，我从来没见到她把自己的大量财产送给你一点。假如她真的希望去世时有人为她难过的话，她起码应当时不时地给你送一件礼物。"

"我从来没给她写信讲我的坏运气。我几乎没给她写过信，"吉米缓缓地说。他的语调听起来凄凉得可笑，他两手托脸坐在那里，一副送葬者的愁眉苦脸相。

"瞧，你早就该写。"一个突来的念头使我微笑。"里屋的那伙人听说这事会说什么？你该请他们去吃那顿早就许下愿的美餐了——明天，"我恶意地补充道。

吉米不安地动了动身子，向我投来充满怀疑但又没有把握的一瞥。"你为什么总是重复'明天'这个词？到现在你说了都有十来遍了。"

“因为明天是你的日子呀，吉米，”我漫不经心地回答。“你作为头脑清醒、勤勤恳恳的公民生涯不就是从明天开始吗？”

“噢，”他放心地叹了口气，“我还以为——”他在两张床铺当中那块狭窄的空间里来回踱着步，双手深深地插在口袋里。最后他停下来，站在我身边。声音里带着兴高采烈的语调。“嗨，我告诉你，阿尔特，重新感觉像个人，知道你和楼下的那种困境永远不再沾边，真是太好了。”停了一下，他又用母亲般好言相劝的口吻继续道：“你不认为你应当去工作或者干点别的什么吗？我真不愿意看见你——这副样子。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朋友，阿尔特。你能听我的。你让自己这么消沉下去实在丢人。真的，阿尔特，我真是这么想的。”

“好啦，吉米，”我站起身，把两只手放在他的双肩上。“我说
957 这话绝对不带一丝恶意，可是一晚上听你说这么多改革自新的话，我实在有点听够了。要是你能给我买杯酒的钱才真是慈悲呢——假如你有钱的话。你改过自新的日子并不长，经历不会不提醒你我的感觉有多糟。我都听得到北极熊冲着北极光的吼叫声了。”

吉米郁郁不乐地叹了口气，然后从口袋里摸出一些零钱。“我从爱德华那里借了一元钱，”他解释说。“我拿到头笔工资后就还给他。”他在工资一词上注入了多少自信与自尊啊！

不过他的资助并不必要。正当我准备拿走他的一半零钱时，屋外楼梯上传来震天动地的脚步声。我们的房门被“砰”地一脚踢开，然后司炉工莱昂斯和深水老海员帕迪·梅汉就挤进了房间。莱昂斯处在饮酒后最初的狂喜阶段，可是可怜的帕迪则已经喝过了量，马上就要支撑不住了。那天下午他们在刚进港的美国班船“圣·保罗”号上刚好拿到工钱。

“你好，莱昂斯！你好，帕迪！”我和吉米高兴地齐声招呼他们。

“你们也好！”莱昂斯的一只大手紧紧握住吉米的手，又用另一只手亲热地拍拍我的背。这一拍差点使我摔倒，可我却尽量作出笑脸。莱昂斯和我是老朋友。我曾在费城号上当水手出过一次航，莱昂斯在船上的生火间干活。我们在南安普敦上岸后有过一次偶然奇遇，成了极好的朋友——这次奇遇也是个故事呢。他站在那咧嘴笑着，在灯影下微微有些摇晃。他长得又高又大，使我们的房间小得不成比例。帕迪摸索到一张床边，躺倒在上面。“阴霾天气！阴霾天气！”他自管自地哼哼着，然后开始用微弱、颤抖的鼻音哀怨地唱起一支水手们在起锚时唱的过去的劳动号子。

“啊，流浪，啊，流浪
浪毁—毁—毁了我，
和你在一起，我不再啊流—流—浪，美丽的姑娘。”

“住嘴！”莱昂斯粗声粗气地叫道，然后又转向我。“阿尔特，你好吗？”我躲开又一个企图表示爱抚的巴掌，回答说我挺好，就是口渴。

“口渴，是吗？你听见没有，帕迪，你这个讨厌的酒鬼？这有 958
个伙计抱怨口渴，而我们的口袋里还装着今天刚发的工钱呢。”他拿出一卷纸币，以豪放挥霍的姿势在我面前摇晃着。

“噢，威士忌害死了我可怜的老爹！威士忌！噢，吉米！”帕迪忧伤地歌唱般地说。

“听他说呢！”莱昂斯伸过手去，使劲摇摇他。“那些像他那

样的擦甲板的懒蛋才有这种麻烦事。他们没个男人样，喝不了多少酒。醒醒，帕迪！我们要下楼了。”他揪起帕迪，扶着他站在那里。“走吧，阿尔特。下面还有你的几个熟人正等着哪。你能灌进肚子里多少酒，就保你有多少酒喝，随你的便；你还想要什么尽管说。走吧，吉米，你也算一个。”

“我还有点事，一会再下去。几分钟后就去，”吉米答道，聪明地避开直接的回绝。

“你可得来啊，小老弟，”莱昂斯一边提醒着，一边把帕迪推到门口。我临出门前转身对吉米说：“好喇，明天以前我要是见不到你的话，祝你一直好运，吉米。”

“谢谢你，阿尔特，”他喉咙沙哑地说，还握了握我的手。我开始下楼。我听到莱昂斯在下面楼梯口处骂着粗话，帕迪阴郁地哀号着：“老乔依死了，下了地狱，可怜的老乔依！”

“你要是掉进这个黑洞里，你自个儿也得下地狱，”莱昂斯提醒道，一面扶着他转向第二层楼梯，这时我已经赶上了他们。

我们来到酒吧之后便开始的庆祝活动，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天亮之后才结束。这是我过去当海员时常有的一次快活的狂饮暴食——在每轮饮酒之间，还要唱关于大海和船的传统一类歌曲。

我所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莱昂斯冲着什么人吼叫，让那人随他一起去港口，脱下衣服和他比比谁是好汉。他把这说成是“和他开个小玩笑”。我自以为凭着酒后之勇，敢于接受他的挑战，可他把我推回椅子，警告我当个“好孩子”，否则就会挨打。这么一来聚会的结尾就平平淡淡了。

039 你可以想象，第二天我像个死人似的睡了一整天，没能亲眼瞧见吉米离开房间去开始他那漫长而艰苦的重返体面世界、成

为过去的他的努力。那天夜里他回来时，一副欢欣鼓舞的模样，充满劳动者的尊严，万分清醒地意识到他在生活中的位置，令人恼火地挂念着我的幸福，若是别人，这简直无法忍受，可是吉米——唉，吉米就是吉米，他是世界上最可爱的朋友啊。你就是和他生气也超不过一分钟，只要你还有一丝一毫幽默感的话。

我问他第一天是不是又忙又累。不，他犹豫了一下回答道，大部分时间他都在了解情况，寻找工作规律。看来明天他得找人修好打字机，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在空余时间里从事星期日特稿的写作了——那些他在南非看到的故事啦一类题材。这主意不错吧？我赞同地说不错，然后就退出房间，回入到楼下那伙仍在庆祝的人群中，留下吉米手握铅笔，坐在空无一字的白纸面前，决心当时当场就详细做出一个故事的写作计划。

第二天和第三天我都没见到他。我一直和莱昂斯、帕迪在滨水区闲逛，根本没回房间。就在他工作的第四天，我在门厅里看见他一眼。他语气匆忙地说了声"你好"就从我身边走掉了。就我来说，我很高兴他没停下来。我觉得他会当即和我倾心长谈起来，而我却一点听的心思都没有。后来我记起他的举止有些异样，看上去神情沮丧，疲惫不堪。

第五天，帕迪和莱昂斯都分文不剩，可我拿到了小小一笔生费，我们坐在里屋的一张桌子旁，慢慢地把这笔钱花在大杯大杯的啤酒上，杯子很满，我们喝了很久。我们正坐在那里聊天时，吉米下班回来了。他站在门厅朝里面看，看见我们便点点头，可是一言未发就上楼去了。

"吉米这是怎么了？"莱昂斯咕哝道。"他就不能对人说句话吗？"

"他看上去像是病了，"帕迪说。"上去看看，阿尔特，那可是

个好小伙,问他想不想喝点,没准呢。"

960 "我这就去,"我说着,站起身来,"不过他什么也不会喝。吉米这些天绝对戒酒。他更有可能给我们大伙儿布道,说说咱们的罪过呢。"

"那就让他见鬼去,"莱昂斯吼道,"不过还是去把他叫来。他那样子好像刚被人从墙洞子里拉出来似的。"

我快步跑上楼梯,打开房门。吉米正坐在他的床边上,双手抱着脑袋。我看了一眼打字机,键盘上仍旧覆盖着一层积了很久的灰尘。看来他并没有修理打字机。还是过去所说的明天,我暗自想道。

"吉米,"我叫他。他吓了一跳,站起来。当他看清楚来人是谁之后,气得满脸一阵通红。

"你怎么没把人吓死呢!"他发怒道。我惊呆了。我从未见过他为这类小事发脾气。

"下来和我们坐一会。你不必喝酒,这你知道。你看上去精疲力竭。怎么回事——工作太累吧?"

最后这句话使他向后缩去,仿佛我冲他的脸挥拳了似的。然后他把双臂激动地摆了一下,似乎要把我推到屋外。"去!回去!"他的嗓音尖锐得不正常。"让我一个人呆着。我想一个人呆着。"

"吉米!"我当真惊恐起来,向他走去。"怎么啦?出了什么事?"

他紧紧握住我的手,企图作出勉强的一笑。他的眼睛周围有了黑晕,而且说不准为什么,他看上去老了好几岁,像个心灰意懒的老人。

"没什么,阿尔特,我挺好。别管我。我头痛得厉害——"

"别犯傻了，别让他们把你累死。"他抬起双手，仿佛想用手捂住耳朵，挡住我的话。

"让我一个人呆着，阿尔特，行不行？我要睡觉了。"他结结巴巴地说。

"对啦，这才是好主意呢。好好睡上一觉你就会好了。"我慢慢地走下楼去，隐隐地为他担心，想知道出了什么事。最后我把他的反常举止归于他在克服饮酒欲望的斗争。帕迪和莱昂斯同意这种意见，称他是"兴致不小的小猪猡"还挺固执己见的。然后我们又用大杯的啤酒为此而干杯。 961

当我上楼睡觉时，他已经睡着了，要么是假装睡着了，我很小心，不想惊动他。第二天早上我听见他走动的声音，可是他一见我醒了，就面色慌张地匆匆离去，我们两个根本没说上几句话。那天晚上他竟然没有回来。我早早就睡了——大家都分文不剩，无事可干——当太阳从那扇肮脏的窗子射进来照在我的脸上时，我才从睡梦中醒来，我发现他的床根本就没动过。那张白床单满是破洞，破旧不堪，却被他整理得十分整洁，给人以裹尸布的暗示——这是为一个一生充满漏洞、经历乏味*的人编织的、颇有裹尸布意义的象征。

我试图对这种阴郁的想象一笑了之。吉米是为了报纸和爱德华或者别人熬夜来着。这有什么奇怪的？这又不是他头一次整夜不归，对不？我要是因为这点小事就着急上火，还不如干脆穿上裙子，死了算了。

然而不论这些想象多么愚蠢，却幽灵般地不肯离去。我迅速穿上衣服，急于逃出这个虽然充满阳光却因可怕的威胁变得

---

* 此处英文为 threadbare，具有"破旧不堪""经历乏味"等多意。——译者注

黑暗的房间。下楼之前，我突然动了感情，从大厅的水槽那里打回一点水，浇在他那株荒唐的天竺葵上。

吃完免费菜汤的早餐，我和帕迪、莱昂斯去炮台公园散步，我们靠在那里的一张长椅上，度过了整个下午。天气温暖如春，我们坐在阳光下眨着眼睛，昏昏欲睡地听着对方哼哼关于大海的小调，懒散地望着驶来驶去的船只。

太阳下山后，我们回到牧师汤米酒店。回去的路上我想起这天吉米领工资，不知道他会不会露面。他欠着我一些钱，我希
962 望他会很快就还给我。否则这一夜八成又得索然无味了。再说帕迪和莱昂斯要是想赶上下次出航，第二天就必须上船，为了告别而破费一番是绝对必要而迫切的。

晚上并没有像我们担心地那样过得枯燥乏味。排字工老麦克唐纳想快活一下，邀我们和他喝一杯。两个当时失业的报务员刚从别处借来些钱，也急着想回报一下他们过去在我们这里受到的款待。因此时间消磨得挺愉快。

吉米回来的时候刚过半夜。我一看他的脸色，马上就知道他出了什么事，很严重的事。他不可思议地憔悴而苍白，嘴边和眼角布满深深的痛苦的皱纹。他的眼睛——我无法描述他的眼睛。眼睛里一片茫然。他点点头，挨着我们在酒吧边上坐了下来。然后他开了口，问我们想喝点什么，声音勉强而不自然，仿佛他花了很大的气力才能说话似的。他为自己要来威士忌，倒了满满一杯，然后一口灌下去。大约翰为他破开一张大票子，他递过来欠我的几块钱，看都不看我一眼。我把钱放进口袋。吉米招呼大约翰再上一轮酒。一阵沉寂笼罩住整个酒吧间。人人都十分了解他。在他戒酒的头一个星期里，大家都和他开过玩笑，可是都在私下里佩服他意志坚定。现在他们注视着他，实在

遗憾他竟然又堕落了。他们面露难过的表情。他们自己也曾多次做过同样的事情。他们明白。

"吉米!"他听出我带有责备的口吻,向我作出勉强一笑。"不要紧,"他说。"啥都不要紧。"他的声音严厉起来。"别忘了你是怎么评论我那些说教的,你可别自己也说起教来。"他立即对说了这话感到抱歉。"不,阿尔特,我不是这个意思。千万别介意我说的话。我心里很乱——为别的事。"

"告诉我是什么事,吉米。也许我能帮忙。"

"帮忙?"他歇斯底里地大笑起来。"不,请别帮忙。再说我为什么现在应当告诉你?你迟早准会发现。他们都明白。"他指着其他人,他们觉着吉米想和我单独呆一会,已经拿着酒到远处一张桌边围着坐下,压低了声音谈着话。吉米脱口说道:"我的工作,阿尔特,见鬼去了!"

"什么!"我装出比我感觉到的更为惊奇的样子。我已经猜到出了什么事了。

"是的,他们要我辞职——很客气地提出来。爱德华对此表现得非常友好——非常善良——非常慈悲。"他在最后几个字眼上注入了全部的心酸。

"那个讨厌的下流鬼!"

"噢别,阿尔特,这不是他的错。如果他们不——辞掉我——我也是要辞职的。我——我干不了那工作。"

"全是废话,吉米。好了,高兴起来,说也说了,做也做了,不就是少一份工作吗。只要你张口,总能再找到一份的。"

他看着我,眼里现出一种疯狂的轻蔑。"你难道就不能多明白点吗?我会在乎那份工作吗?不是工作。我告诉你我干不了那份工作!我努力呀努力。我写出来的全是废话。我搞不到新

闹。没有主动精神——没有想象力——没有个性——没有勇气！全没了。一点没剩——连机灵劲儿也没了。记忆力也没有了！”他停下来，喘着粗气，额头上闪着汗迹。“我渐渐明白了——意识到了。我简直不能相信。这些年来我一向十分自信。我需要的不过是机会而已。过去——很久以前，这对我来说多么容易。最近这几天我猜到了真相。我疯了。昨晚儿我去散步——走啊，走啊——边走边琢磨——后来——我明白了！”他停顿一下，强咽下一声抽泣，为了努力控制住自己，结果使面孔痉挛似的扭曲起来。然后他发出粗哑的一声，权作一笑。“我完蛋了——耗干了——荒废了！该扔进垃圾箱了。这里空空如也。”他傻乎乎地敲敲脑袋，又笑起来。我开始担心他真的发了疯。“不，阿尔特，失掉的不是工作，是我！”

“你怎么说起话来像个傻瓜呀！”我粗声说道，企图帮他摆脱这种心境。

“我不会再说什么了，”他非常冷静地说。“别担心。我已经七零八落了——睡不着觉。”他突然垮了下来，把身子转到一边。
961 “可是那太可怕了，阿尔特，突然意识到一切——你死了！”

我用胳臂搂住他的双肩。“喝一杯吧，吉米。嗨，约翰，你帮个忙！”此外还能做什么？生活把那面清晰、残酷的镜子塞到他的眼前，他在他看见的那个可怜东西的身上认出了——他自己。“喝一杯吧，吉米，把它忘了。真的喝一杯！”我使劲劝道。此外还能做什么呢？

我们俩在酒吧柜台那喝了几杯，吉米每次都把酒斟得满满的，然后我领他走到后边那张桌前，和大伙坐在一起。接下来是更多的酒下肚，吉米很快就醉得一塌糊涂。他一言不发，但是两眼呆滞，双唇无力地半张着，脑袋则不规则地左右摇摆着。我见

他喝得够多了，便希望他那疲劳的大脑已经失去了感觉，忘掉了一切。

“去睡觉吧，吉米。”我摇摇他的胳臂。

他茫然地注视我。“上床——对——睡觉！睡觉！”他咕哝着，挺情愿地跟我走了。我扶他上楼进屋，点亮灯。他坐在床边，身体摇晃着，费力地解着鞋带。没一会，他就开始自个儿轻声抽泣起来。“都是你，爱丽丝——引出这一切——你该死——不——不是这个意思——请原谅，”他低语道。他抬起头，看见我坐在另一张床上：“一句忠告，阿尔特——永远别结婚——都一样，坏透了……”

这可是新闻。“你对婚姻知道什么？”我好奇地问道。”肯定没有亲身经历。”

他带着酒醉后的狡黠冲我眨眨眼睛。“我没有，可不是！半点没有！从来没告诉过你什么吧？从来没告诉你——在开普敦发生过什么吧？”

“对，你从来没说过。什么事？”

“不如干脆告诉阿尔特——最好的朋友——今儿晚上全都告诉你——全部。是的——在英国结了婚——英国姑娘，美得像幅画——大大的蓝眼睛——就在战前——带她和我一起去了南非，我上前线时把她留在了开普敦。我被突然召回开普敦——发现她和一名参谋——臭猪！不容怀疑——根本就没料到我会回去——我亲眼看见他们俩——正在作案，你知道——那个臭猪参谋！再见，吉米·安德森！全完了！喝！喝！忘掉吧！” 965
他独自哭诉着，一脸怪异的悲剧相。

我一下子回想起来，过去他讲述自己的生平故事时，一说到怎样开始酗酒时就总要停住不说。即使他醉得特别厉害，他也

总是突然打住，这样结束道："后来——发生了点事情。"我从未以为这有什么重要——认为他不过是在暗示一个神秘的理由，那时他的堕落的借口。现在，我明白了。知道了他在那天所经历的一切，还有谁会怀疑他所说的不是真的呢？他想说真话。看来这就是发生的那件事！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真正的悲剧！可他却在那里哭泣着，打着嗝，傻乎乎地转着眼珠，用无力的手指慢慢擦着流下来、落到鼻子两侧的眼泪。我生出大笑的疯狂欲望。

"我猜你和她离婚了吧？"过了一阵我问。

"没有——我不能——没有证据——没钱。再说，我为什么想离婚呢？再也不想结婚啦——再也不会爱上任何人了。"他哭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厉害了。

"可她为什么不离婚呢？"

"不会的，她精明得很，不会离的——以为玛丽姑妈会给我留下钱财——而我会酗酒致死。不，"他急忙打断自己，"不可能这样——不会这么坏的——爱丽丝不会——不，不，不该这么说——我没有权利这样说——不知道她的理由——从来说不准——关于女人。该死的鞋！"他放弃了脱鞋的企图，一头栽倒在床上，一件衣服也没脱。不到一分钟，他就不省人事、打起鼾来。我离开他，下楼去了。

里屋中的大多数人已经睡着，可帕迪、莱昂斯和报务员还在一张桌边喝着酒，我便坐到他们旁边。我胡乱地想起什么话题就谈什么，试图忘记吉米和他的痛苦，哪怕是只忘掉一会儿。
966 他一夜里做的两项坦白让我神经不安。

后来我准是打起瞌睡了，因为后院里发出一声又尖又大的破碎声，我猛地从半梦中状态惊醒。大家都醒过来、马上咒骂起

来。大约翰从帘子后面走出来，抱怨道："没错！把花盆放在太平梯上，你们这些人！没错！还得我去收拾。"

我们听见有人从楼上飞快地跑下来，然后吉米便冲进房间。他的脸色铁青，两眼突出着，牙齿像伤风似的打着战。我叫大约翰拿杯酒来。

"到底出了什么事，吉米？"当他稍稍冷静一点，我问他道。睡了一觉之后，他似乎很清醒。

"那盆天竺葵——"他开口道，双唇颤抖着，眼睛里溢满泪水。

"那就是刚才掉下来的东西吧，对不对？"

"对，我醒过来，想起我忘了给它浇水。我起床。去打水。窗户开着。我准是绊在什么东西上了。我伸出手想站稳。天那么黑，我什么都看不见。我把它推到了太平梯上。后来我听到它摔在院子里了。"他用双手捂住脸，像个摔坏了最后一个玩具的病孩子，伤心地哭着。这次不是醉汉的眼泪，而是真正的眼泪，这眼泪使桌边的人个个眨巴着眼睛，无目的地狠狠咒骂着。

过了一阵，他重又安静下来，试图微笑，并请求我们原谅他出了这么一场洋相。他盯着那杯放在他面前桌上、没有动过的酒，却没有做出任何拿它的动作，似乎没有意识到它是什么。足有十五分钟的时间，他坐着、凝视着，静得像块石头，眼珠都不曾动过，甚至连气也不喘。然后他从椅子里站起来，像个阴魂附身的人似地慢慢走向门口。临出门前，他转过身来对我说："我累了，阿尔特。我想我该去睡觉。"仿佛有一丝惨笑在他的唇边颤抖着。他走后没有关门，我听见他爬上楼梯，然后听见他进屋后关上房门的声响。

突然发出一阵谈话的嗡嗡声，仿佛他的离去使全屋的人都

卸掉了沉默的压力。随后便发生了这件事——一阵窸窸窣窣
的，令人不安的、沉重的落地声，就像一块大石头掉进烂泥里。
967 我们慌乱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我们明白了。我们冲过门厅，
跑进后院。就在那儿——一动不动的，一团黑衣服，一两根碎裂
后突出来的骨头，灰色石板上一滩越来越大的暗色血迹——吉
米！

天空因黎明的光线而发白。明天已经来临。

年　表

1888　10月16日出生在位于纽约市西第43街和百老汇的巴雷特旅馆，是玛丽·艾伦“艾拉”·昆兰（奥尼尔）和詹姆斯·奥尼尔的第三个儿子，11月1日接受洗礼时被命名为尤金·格雷德斯通·奥尼尔。（其父于1846年生于爱尔兰的基尔肯尼，1855年随家人抵美，童年时经历了极度的贫困，1866年开始演戏。在成功地扮演了莎士比亚的数种角色之后，他在1883年率先在查尔斯·费克特改编的亚历山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中担任主角，并于1885年买下了有利可图的费克特剧本权。其母于1857年生于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是爱尔兰移民的女儿，不久后随家人搬到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其父在那里成为成功的店主。她在印地安纳州圣母市的修道院学校圣玛丽学院上学，学习钢琴，并于1877年同詹姆斯·奥尼尔结婚。他们的长子小詹姆斯（杰米）·奥尼尔生于1878年，次子爱德蒙·伯克·奥尼尔生于1883年。爱德蒙在1885年从杰米那里感染上麻疹，病逝。）在奥尼尔出生的前后过程中，医生给母亲服用了吗啡以止痛，从此有瘾。

1889—94 随父母(哥哥在寄宿学校)在美国各地旅行,一年中有几个月的时间,父亲都在巡回演出《基度山》。全家人在康涅狄格州新伦敦的派阔大道 325 号"基度山"别墅度夏。和看护他的科尼什人护士莎拉·简·巴克内尔·桑迪越来越亲密,因为莎拉给他讲鬼故事和谋杀故事。父亲在 1890 年演季中试图扮演新角色,但是遭到观众的否定,很快又重演赚钱的《基度山》(至 1912 年,将扮演此角四千次左右)。

1895—99 1895 年 10 月起就读于圣阿洛依修斯,这所寄宿学校由纽约州里弗代尔的圣·文森特山学院驻校博爱姊妹们执教。在星期日的弥撒中担任祭坛男童。阅读吉卜林(尤爱《勇敢的船长们》和《丛林故事》)、大仲马,维克多·雨果和莎士比亚。夏季成为新伦敦的游泳好手。

970 1900 5 月 25 日接受第一次圣餐。秋季入学纽约市的德·拉·萨勒学院,由基督教兄弟执教;住在位于中央公园西边附近的西弟六十八街的家庭旅馆公寓里。

1901 秋季,成为德·拉·萨勒学院的寄宿生,住在位于第六大道附近的西第五十八街的学校内。历史、英文和宗教功课很好,数学成绩差。

1902 秋季,在康涅狄格州斯坦福德的非宗派寄宿学校贝茨学院入学。在附近乡下长距离漫步,喜爱划船,但不

参加团体运动项目。

1903—05 1903年夏，当母亲在停止服药期间企图跳入别墅外面的泰晤士河后，遂知母亲有吗啡瘾。放弃宗教信仰并拒绝和父亲去参加弥撒。回到贝茨学院，和哥哥杰米(此时在父亲的剧团里当演员)一起出入纽约的剧院、饭店、沙龙和妓院。开始酗酒。惠顾由无政府主义记者本杰明·塔克开的纽约珍奇书店，阅读激进的政治小册子；包括埃马·古尔德曼的作品，也读萧、易卜生、尼采、波德莱尔、王尔德、斯文朋、厄内斯特·道森，以及爱德华·费茨杰拉德的作品。与新伦敦的朋友马里恩·韦尔奇通信，交流学校生活和他喜欢的音乐剧(《罗杰斯兄弟在爱尔兰》、《珍珠和南瓜》)以及通俗小说(包括托马斯·狄克松、亨利·哈兰德、乔治·巴·麦卡琴和哈罗尔德·麦格拉思的作品)。

1906 春季，通过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入学考试，并于秋季入学。经常光顾特伦顿的酒巴和妓院，常去纽约市的地狱厨房和格林威治村地区。阅读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迈克斯·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以及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和马克西姆·高尔基的作品。

1907 看了艾拉·娜齐莫娃主演的易卜生《海达·盖布勒》十遍。第二学期期末，由于“学习成绩不好”，没有参加任何期末考试而被暂令停学。在纽约——芝加哥供

971 给公司的函购商行里，从事父亲为他找到的一份秘书工作，周薪二十五美元。住在位于阿姆斯特丹大道和第七十九街上的卢塞恩旅馆中父母的公寓里。出入坦德罗因地区的沙龙和妓院。与格林威治村的餐馆主波丽·霍拉戴及其兄弟路易斯、画家爱德华·基夫和乔治·贝洛斯，以及戏剧广告员詹姆斯·芬勒特·比瑟结交为友。阅读叔本华。

1908 辞去工作，开始接受父母每周给予的七美元津贴。由于同父亲的关系愈来愈紧张，在朋友处留宿。

1909 同基夫和贝洛斯在父亲所拥有的位于新泽西州基恩的农场上度过1月，写作十四行诗，他们作画（后来他将这些诗说成是“对但丁·加布利尔·罗塞蒂的拙劣模仿”）。返回纽约并开始同富有的中产阶级家庭的二十岁女子凯瑟琳·詹金斯发生浪漫纠葛。当父亲反对她的圣公会背景，提议要他陪同矿业工程师弗雷德·C·斯蒂文斯，去洪都拉斯进行探金旅行时，他表示同意。10月2日，同凯瑟琳·詹金斯在新泽西州的霍博肯结婚；婚礼对双方家庭保密。10月初去旧金山之前，阅读杰克·伦敦和约瑟夫·康拉德。同斯蒂文斯及其妻安妮一起渡海，到达洪都拉斯的阿马帕拉，骑在骡背上行至特古西加尔巴，并开始沿细尔河掏金，直到11月中，没有成功。不喜欢洪都拉斯食物，并受到昆虫叮咬的折磨。

1910 感染疟疾，在特古西加尔巴生病发烧三周，然后才于3月返回纽约。在父亲的剧团里从事舞台监督助理的工作，剧团此时正在巡回演出剧目《白姐妹》。儿子小尤金·格雷德斯通·奥尼尔于5月4日出生；奥尼尔没有看望他，也没有看望凯瑟琳。6月4日，随挪威钢制三桅帆船“查尔斯·拉辛”号从波士顿启航，8月4日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在辛格缝纫机厂、斯威夫特肉类包装厂工作，并在港口为船只卸货。住在廉价旅馆里或泊岸的“查尔斯·拉辛”号上，经常光顾妓院和粗俗的滨水区酒吧。

1911 3月21日，在英国货船“伊卡拉”号上作普通水手，离 972
开布宜诺斯艾利斯，4月15日到达纽约。看望过凯瑟琳一次。见到了儿子，但是再也没有回去看望她。搬入由“牧师吉米”詹姆斯·康登开办的滨水区沙龙和低级旅馆，福尔顿街252号，他住在那里，每月交三美元。7月22日，在班船“纽约”号上作普通水手，渡海去英国的南安普敦，8月26日在班船“费城”号上作一等水手返回纽约。去新伦敦，但是9月中旬便返回“牧师吉米”沙龙。12月，凯瑟琳提出离婚，没有要求生活费和孩子的赡养费。因被发现同妓女呆在旅馆房间里，奥尼尔调停对通奸控诉的证明。观看了都柏林阿贝剧院演员在纽约的六周演约中上演的所有剧目，包括T·C·默里的《出生权》以及J·M·沁孤的《骑马下海人》和《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

1912　1月初，在“牧师吉米”服用过量的安眠药佛罗那，企图自杀，但被同房间的詹姆斯·比瑟救过来(比瑟将于1913年在旅馆房间里自杀)。和家人一起加入西部歌舞杂耍团，父亲巡回演出节本《基度山》，扮演信使及伊夫堡岛的监狱看守。3月份返回纽约，4月去新伦敦。7月，凯瑟琳提出的离婚通过终审。8月，为《新伦敦电讯报》编辑部工作，报道当地新闻，并为报纸写诗歌，和编辑弗雷德里克·莱梯默成为朋友。爱上十八岁的邻居梅拜尔·司各特，双方家庭均反对此事。10月，开始不间断地咳嗽，11月，诊断为患有肺结核病。辞掉报馆工作，于12月9日住进位于康涅狄格州谢尔顿的费尔菲尔德县的州立疗养院，但两天后即离去。12月24日，住进康涅狄格州沃灵福德的私人疗养院盖洛德农场。

1913　与病友凯瑟琳·麦凯发生短暂的罗曼史。阅读沁孤、尤金·白里欧、格哈特·豪普特曼以及奥古斯特·斯特林堡的作品。6月3日，结核病被控制住后离开盖洛德农场回到新伦敦。创作轻歌舞剧小品《终生一妻》以及四部独幕剧《网》、《渴》、《大意》和《警告》。秋季搬入基度山别墅附近里宾家庭开办的寄宿旅馆。同梅拜尔·司各特恢复恋爱。为赚钱而撰写电影脚本，但无一被接受。

1914　母亲在女修道院期间克服了吗啡瘾。同梅科尔·司各特的罗曼史结束，奥尼尔开始同新伦敦有轨电车监督

员之女、十八岁的比阿特丽斯·阿希会面。完成了两部标准长剧《面包与黄油》和《苦役》，以及四部独幕剧《雾》、《东航卡迪夫》（当时名为《大海的孩子》）、《夭折》和《看电影的人》。八月（父亲负担印刷费用），由波士顿的戈勒姆出版社出版了第一部书《渴及其它独幕剧》，内含《渴》、《网》、《警告》、《雾》和《大意》。秋季，作为特别学生进入哈佛大学第 47 号英文班戏剧写作工作室，乔治·比尔斯·贝克教授授课。住在位于马萨诸塞大道 1105 号的寄宿旅馆里。从贝克处学到在写对话之前练习写作剧本的详细脚本（在日后的创作生涯中一直遵循这一程序）。与同学柯林·福特合作，写作独幕剧《亲爱的医生》（后毁掉）及标准长度剧《贝尔莎泽》（后毁掉）。自学法文和德文。

1915 为戏剧课完成独幕剧《狙击手》和标准长度剧《个人因素》。在新伦敦度夏。父亲在演出人宣布破产后愈加为经济境况担心，奥尼尔无法继续随贝克求学。秋天去纽约，在位于麦迪逊大道和第二十七街的花园旅馆住下。在旅馆沙龙和位于第六大道和第四街的金天鹅（在顾客中以"地狱之洞"闻名）酗酒。在"地狱之洞"和爱尔兰裔的美国街头团伙"哈德逊风衣"、以及深受尼采影响的无政府主义者、嗜酒的流浪者特里·卡林结为朋友。不时地写写诗。

1916 六次观看豪普特曼的《织工》。在麦迪逊广场花园观赏长达六天的自行车比赛（这成为奥尼尔在纽约最喜

爱的消遣)。6 月，与卡林同去马萨诸塞州的普罗温斯敦。见到夏季聚居的作家们，包括乔治·克拉姆·库
974 克，其妻苏珊·格拉斯贝尔，激进派记者约翰·里德，路易丝·布莱恩特，哈钦斯和尼丝·博伊斯·哈普古德，以及威尔伯·丹尼尔·斯梯尔，他们于一年前在普罗温斯敦码头的工棚里办起了业余剧团。在库克的领导下，剧组上演了一系列的首演独幕剧，包括 7 月 28 日上演的《东航卡迪夫》和 8 月上演的《渴》；奥尼尔参加了两剧的演出。完成独幕剧《早餐之前》和《G·A·N·》(后毁掉)，三幕剧《现在我问你》，以及短篇小说《明天》。与医科大学生萨克斯·康敏斯结下友谊。与路易丝·布莱恩特发生恋情。9 月，同他人一起组织普罗温斯敦演员剧团：剧作家剧院，旨在上演新的美国剧目。剧团于秋季移至纽约，在格林威治村的麦克杜格尔街 139 号，开办了有一百四十个座位的普罗温斯敦剧院。普罗温斯敦演员剧团于 11 月 3 日上演了《东航卡迪夫》，12 月 1 日上演了《早餐之前》。当路易丝·布莱恩特于 11 月嫁给约翰·里德之后，依然同她保持恋情。

1917 普罗温斯敦演员剧团于 1 月 5 日上演《雾》，2 月 16 日上演《狙击手》。3 月去普罗温斯敦。写作四部独幕剧《进入交战区》、《艾利》、《漫长的归途》和《加勒比的月亮》，以及短篇小说《毛猿》(后毁掉)。6 月，《明天》在《七艺》杂志上发表，为奥尼尔赚得五十美元。路易丝·布莱恩特和约翰·里德赴俄国。奥尼尔于秋

天返回纽约，同记者多萝西·戴成为朋友。10月，《漫长的归途》在《潇洒的一派》上发表。10月31日，华盛顿广场演员剧团上演《进入交战区》，11月2日，普罗温斯敦演员剧团上演《漫长的归途》，11月30日，上演《艾利》。晚秋，在"地狱之洞"经介绍结识了杂志短篇小说及中篇小说的作者、二十四岁的艾格尼丝·博尔顿。

1918 1月，路易斯·霍拉戴因用海洛因过量而死，使其深受震动。残冬，与艾格尼丝·博尔顿同去普罗温斯敦。路易丝·布莱恩特从俄国回来后，两人结束恋情。4月12日，同艾格尼丝结婚。《进入交战区》的轻歌剧演出为其赚钱。完成《天边外》和《直到再会》（后毁掉），以及四部独幕剧《绳索》（普罗温斯敦演员剧团，4月26日上演），《弹震症》，《画十字的地方》和《爱幻想的孩子》。百老汇演出人杰·迪·威廉斯出价五百美元选中《天边外》。阅读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和《艺术家青年时代画像》。秋天，搬入艾格尼丝在新泽西州西点普莱森特的住宅。普罗温斯敦演员剧团在位于麦克杜格尔街133号的新址，于11月22日上演《画十字的地方》，12月20日上演《加勒比的月亮》。 97

1919 聘用美国剧本公司的理查德·马登为文学代理人，哈里·温伯格为律师；两人都成为值得信赖的朋友。鲍尼及利夫莱特公司出版了《加勒比的月亮及其它六个海洋剧》，受到好评（鲍尼及利夫莱特将继续出版他的

剧本,通常同剧本的首演巧合)。开始了同剧评家乔治·琼·内森的长期友谊。同父亲渐渐密切,与其打牌消遣。5月末回到普罗温斯敦,搬往科德角东部的尖顶丘沙洲,住进前海岸警卫站,这是父亲买来送他的结婚礼物(同时还买下了前主人梅布尔·道奇的家具)。成为热心的爱斯基摩单人划子的爱好者。完成《救命草》、《克里斯·克里斯托弗森》,以及三部独幕剧《驱妖》、《布莱德利一家的光荣》和《号》(后全部被毁掉)。百老汇演出人乔治·卡·泰勒选中《克里斯·克里斯托弗森》。夏末,在普罗温斯敦租别墅。10月30日,次子沙恩·鲁德雷·奥尼尔出生。10月31日,普罗温斯敦演员剧团上演《爱幻想的孩子》,演员全部是黑人(这是白人剧团首次使用黑人演员演黑人角色的演出之一)。

1920 1月初去纽约排演《天边外》,2月3日起开始演出系
列早场。剧目受到好评,共上演一百四十四次晚场,
为奥尼尔赚得五千六百六十四美元。父亲对剧本的
成功深感满意,但是不久便中风,并发现患有肠癌。
《克里斯·克里斯托弗森》在大西洋城和费城演出数场
后未去纽约。普罗温斯敦演员剧团上演《驱魔》(奥尼
尔后来收回并毁掉全部剧本,表现了青年人的自杀企
976 图)。三月初返回普罗温斯敦,完成《黄金》,此系《画
十字的地方》的较长版本。6月,《天边外》获得普利
策戏剧奖。7月下旬去新伦敦,在父亲陷入昏迷时守
在床边。8月10日,父亲死于癌症。杰米戒酒,和母

亲住在一起，证明有能力经营父亲的复杂产业。返回尖顶丘沙洲，完成《安娜·克利斯蒂》（系《克里斯·克里斯托弗森》的改本），并创作了《琼斯皇帝》和《与众不同》。11 月 1 日，普罗温斯敦演员剧团首演《琼斯皇》，受到广泛赞扬，后移至百老汇进行商业性演出，共演出二百零四场。由普罗温斯敦演员剧团演出的《与众不同》，于 12 月 27 日首演，在格林威治村和百老汇共演出一百场。

1921 同剧评家肯尼思·麦高恩、舞台设计罗伯特·艾德蒙·琼斯结为朋友。三月写出《最初的人》草稿。参加反对纽约戏剧联合会不邀请《琼斯皇帝》的主要演员、黑人演员查尔斯·吉尔平前往联合会年度颁奖宴会的决定并成功。由现在纽约州罗切斯特行医的萨克斯·康敏斯治疗牙齿（奥尼尔将在其余生中持续患有严重的牙病）。6 月 1 日，《黄金》在百老汇首演，十三场后停演。八月下旬完成《源泉》草稿。当现已同乔治·皮特史密斯结婚的凯瑟琳·詹金斯通过律师与他联系时，同意出钱赡养孩子。10 月，去纽约参加排演。同现被取名为理查德·皮特史密斯、正在上军校的小尤金会面；奥尼尔及其子都乐于见面。11 月 2 日，《安娜·克里斯蒂》在百老汇首演，共演一百七十七场。11 月 10 日，《救命草》在格林威治村剧院上演，二十场后停演。德国电影《卡里加里博士》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返回普罗温斯敦。12 月写作《毛猿》。

1922 1月，参加纽约的排演。2月28日，母亲在一系列的中风之后逝于洛杉矶。3月4日，《最初的人》首演，二十七场后停演。3月9日，由普罗温斯敦演员剧团演出的《毛猿》上演，当晚，母亲的遗体在杰米的陪同
977 下到达纽约，杰米患有的酒精中毒症再次严重复发。奥尼尔未参加首演，留在旅馆里，派亲友去接站。《毛猿》于4月移至百老汇，共演一百二十场。返回普罗温斯敦，完成《源泉》。《安娜·克里斯蒂》获得普利策奖。小尤金来访，严重酗酒的杰米也来访。9月开始写《难舍难分》。购得位于康涅狄格州里奇菲尔德的小溪农场，这份地产有三十英亩地和一幢十五个房间的宅子，价值三万二千五百美元，并于秋天搬入。一年中赚钱四万四千美元。

1923 获得全国文学艺术研究院金质奖章。《安娜·克里斯蒂》在伦敦的成功演出有助于在欧洲建立声誉。春季，完成《难舍难分》。夏天住在尖顶丘沙洲，并开始写作《财主马可》。杰米在严重酗酒后身体崩溃，于六月被送进疗养院。奥尼尔和肯尼思·麦高恩、罗伯特·艾德蒙·琼斯一起，接管了由于经济困难和艺术观点不同而不再进行演出的普罗温斯敦演员剧团(后来在演出时使用实验剧院公司的称呼。)9月，开始写作《上帝的儿女都有翅膀》，秋天回到小溪农场后，即完成此剧。11月初，哈特·克兰和麦尔科姆·考利来访。11月8日，杰米逝于新泽西州帕特森的疗养院。奥尼尔正在从严重的酗酒事件中恢复过来，没有参加宗

教仪式和安葬。

1924 1 月，开始创作《榆树下的欲望》。乔治·克拉姆·库克
在希腊的去世令其伤感。2 月，《上帝的儿女都有翅
膀》开始排演，报纸围绕此剧对不同种族之间的婚姻
描写展开争论，主要是关于白人女演员玛丽·布莱尔
亲吻黑人男演员保罗·罗伯逊之手的一场戏。奥尼
尔、布莱尔和罗伯逊收到三 K 党和其他人寄来的憎
恨信件及死亡威胁。由奥尼尔、麦高恩、琼斯和艾德
加·塞尔温任主办人的《难舍难分》于 3 月 17 日上演，
共演二十四场。奥尼尔为柯勒律治的诗作《古舟子
咏》改编的剧目 * 于 4 月 6 日在普罗温斯敦剧院首
演，演出三十三场后停演。5 月 15 日，《上帝的儿女
都有翅膀》在普罗温斯敦剧院上演，共演一百场；在
城市当局拒绝颁发儿童演员所需要的参加演出许可 978
证后，由导演詹姆斯·莱特朗读第一场。6 月，完成
《榆树下的欲望》。7 月，在尖顶丘沙洲继续《财主马
可》的写作。为《尤金·奥尼尔作品全集》修改，订正
已出版的剧本，这个两卷本的限定版由博奈和利夫
莱特出版公司出版。10 月，去纽约参加排演。11 月
11 日，《榆树下的欲望》在格林威治村剧场首演。奥
尼尔不满意舞台布景（系基于他本人的速写），但是
很满意沃尔特·休斯顿的表演（告诉“1948 年人物简
介”的采访者说，休斯顿，《琼斯皇帝》中的查尔斯·吉

* 又译《老船夫》。——译者注

尔平，以及《毛猿》中的路易斯·沃尔海姆是他的剧目中仅有的几个"达到了我在创作时所产生的构想"的演员）。11 月 29 日乘船去百慕大，在南岸的帕吉特教区租下别墅。

1925　1 月，压缩原来长达八幕的《财主马可》，并开始写作《大神布朗》。《榆树下的欲望》移至百老汇，受到曼哈顿区律师乔伯·班顿因猥亵而起诉的威胁，后经市民陪审员们作为"剧本陪审团"方宣布无罪；演出共计二百零八场。（此剧后来在波士顿和英国被禁。）三月底，完成《大神布朗》。阅读尼采著作（《悲剧的诞生》，《快乐的智慧》）和弗洛依德著作（《在快乐原则以外》，《团体心理学》和《自我的分析》）。4 月，开始长时间的严重酗酒。5 月 14 日，女儿欧娜出生。7 月下旬去楠塔基特，写作《拉扎勒斯笑了》和《奇异的插曲》创作方案。10 月返回里奇菲尔德，当年余下的时间均用来写作《拉扎勒斯笑了》。12 月 10 日，由麦高恩、琼斯和奥尼尔任主办人的《源泉》在格林威治村剧场上演，共演二十四场。继续严重酗酒；麦高恩安排他见精神分析学家杰·维·汉密尔顿博士。

1926　参加汉密尔顿对婚后性行为和心理观念的调查（1929 年以《婚姻研究》出版），并由他进行了六个星期的心理分析治疗。停止酗酒（余生中除了几次短暂剧烈的复发外彻底戒酒）。由麦高恩、琼斯和奥

尼尔任主办人的《大神布朗》于1月23日上演，共演 979
二百七十八场。2月底返回百慕大，搬到帕吉特教
区内租来的住宅贝尔维。写作《拉扎勒斯笑了》，5
月完成第一稿。阅读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用一
万七千五百美元购得位于小龟湾的二百年老宅“喷
头”。五月末开始写作《奇异的插曲》。6月23日，
接受耶鲁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会见正在耶鲁任教的
乔治·皮尔斯·贝克。重访新伦敦，然后去缅因州的
贝尔格莱德度夏，不间断地创作《奇异的插曲》。小
尤金来访，艾格尼丝前次婚姻的十一岁女儿巴巴拉
来访（巴巴拉同祖父母生活）。再次见到在百老汇
的《毛猿》中饰演米尔德里德的女演员卡洛塔·蒙特
雷（1888年生于黑泽尔尼尔逊撒星）。接受《新共
和》的记者伊丽莎白·谢普利·萨金特的人物专访，
并开始友谊。10月去纽约，经常与卡洛塔·蒙特雷
会面，并写作《毛猿》和《榆树下的欲望》电影脚本
（这两个脚本都未被拍片）。11月返回百慕大，搬入
“喷头”客房，主楼部分重修。为博奈和利夫莱特出
版公司出版《财主马可》做修改，希望促成此剧的上
演（1927年4月出版）

1927 2月，完成《奇异的插曲》第一稿。3月，纽约演出人
组织及同仁剧团导演劳伦斯·兰格来访，并读了《奇
异的插曲》前六幕。4月，同仁剧团全体会议同意上
演《财主马可》并参加《奇异的插曲》出售活动。在8
月底去纽约之前的夏日里，修订《拉扎勒斯笑了》（此

剧由博奈和利夫莱特出版公司于 11 月出版）和《奇异的插曲》。患有抑郁症和极度的神经紧张；看医生并被诊断为患有前列腺炎症和甲状腺失调症（五英尺十一英寸的身高，体重一百三十七磅）。小尤金进入耶鲁。10 月下旬，奥尼尔去百慕大，11 月返回纽约参加排演。随着同卡洛塔·蒙特雷的恋爱事件日益热烈，写给艾格尼丝的信也愈加怒气冲冲。

1928 《财主马可》于 1 月 9 日首演，共演九十二场。《奇异的插曲》于 1 月 30 日首演，连演四百二十六场（至
980 1931 年，印刷本共售出十万余册，奥尼尔共从此剧中赚得二十七万五千美元）。2 月 10 日，同卡洛塔·蒙特雷动身去欧洲。先到伦敦和巴黎，然后于 3 月在法国南部的盖塔里租下别墅。将行踪对艾格尼丝和多数朋友保密。开始写作计划为三部曲的《上帝遗弃者的神话》中的第一部《发电机》，完成后题为《无穷的岁月》（原题为《岁月无边》）以及《这不可能是疯狂》。帕萨迪纳社区剧院于 4 月 9 日上演《拉扎勒斯笑了》，连演二十八场。《奇异的插曲》获得普利策奖。艾格尼丝在处理离婚谈判中的要求以及她在报纸采访中谈论分居的言谈使其激怒。8 月完成《发电机》草稿，并将草稿送到现居巴黎的萨克斯·康敦斯处打字。10 月 5 日同卡洛塔·蒙特雷动身去中国。在西贡逗留时患感冒。11 月 9 日到达上海。严重酗酒并在住院前和卡洛塔短暂分离。12 月 12 日动身去马尼拉，为避开报社记者而使用假名字。

在驶往新加坡的船上重又酗酒。

1929 1月1日，卡洛塔在锡兰的科伦坡离开他，但是1月
15日他们又在埃及的塞得港团聚。1月下旬，在蒙
特卡罗附近法国境内的里维埃拉的艾勒角处租下别
墅。写《这不可能是疯狂》创作方案。2月11日，同
仁剧团首演《发电机》，受到苛刻的评论，连演五十
场，观众主要是同仁剧团的赞助者。奥尼尔懊悔此
剧上演时他不在场，并在校阅出版剧本的校样时对
行文进行大量的改动。5月将三部曲搁置一旁，开
始写《悲悼》创作方案。格拉迪斯·刘易斯起诉，宣称
《奇异的插曲》是对她秘密以乔治丝·卢伊斯之名写
作并出版的《智慧女神雅典娜的神殿》的剽窃，要求
赔偿一百二十五万美元。6月初搬至图尔附近圣安
托瓦尼—德—罗切的勒普莱西别墅。7月2日，艾
格尼丝被准离婚，条件是离开内华达的里诺；财产处
理使她得以终生享有“喷头”使用权，以及依奥尼尔
收入每年六千至一万美元的生活费。7月22日在
巴黎同卡洛塔结婚。8月初完成《悲悼》的写作方
案。秋天，小尤金来访，购买布加提跑车并喜欢驾此 981
车高速行驶，还买了“银色溪谷象征”的良种短毛狗
（“布莱米”）（这是奥尼尔养过的几只狗中颇受其钟
爱的一只）。

1930 2月底完成《悲悼》第一稿。访问巴黎并在法国旅
游，3月末开始写作第二稿。由克拉伦斯·布朗任导

演、由首次担任有声角色的葛里塔·嘉宝任主角的电影《安娜·克里斯蒂》获得广泛成功(此前的无声电影于1923年上演,主角由布兰奇·斯威特担任)。5月,观看用俄文演出的《上帝的儿女都有翅膀》和《榆树下的欲望》,卡默尼是苏联的一个实验剧团公司,在演出时使用音乐、舞蹈和风格化的布景。会见剧团创建人亚列克山德拉·塔伊罗夫,并写信赞扬演出。9月完成《悲悼》第三稿,10月完成第四稿。去西班牙、摩洛哥旅行。11月返回并开始写作第五稿。

1931 2月完成第五稿。3月,在加那利群岛拉斯帕尔马斯写出第六稿,4月7日从巴黎将打字稿寄给同仁剧院。地区联邦法官约翰·沃·伍尔西就剽窃一案的裁定有利于被告,判给奥尼尔七千五百美元的诉讼费(但无法从破产的原告处收来这笔钱)。诉讼决定允许出售《奇异的插曲》电影版权,奥尼尔从中得到三万七千五百美元(1932年发行,电影演员有诺马·希勒,克拉克·盖伯,弗兰克·摩根和罗伯特·杨,并由罗伯特·泽·伦纳德导演)。5月17日,和卡洛塔一同回美,为《悲悼》的上演做准备。卡洛塔的第二个丈夫、艺术家拉尔夫·巴顿于5月19日自杀,留下字条表明对她的爱;奥尼尔夫妇因由此引起的注意而不安。6月,在长岛的诺斯波特租了一幢住房,小尤金刚刚获得耶鲁为他的古典课程的优秀成绩而发的奖金,深以为豪。8月,沙恩来访两周,他马上要进新

泽西州的劳伦斯维尔学校。和现任霍拉斯·利夫莱特出版公司（原博奈和利夫莱特）的编辑萨克斯·康敏斯一起，阅读发行版《悲悼》的校样。九月初排演开始后，住进派克大街1095号的双层公寓套房。10月26日，《悲悼》首演，获得评论界广泛肯定，连演一百五十场。第二天，奥尼尔"非常高兴"，但不久便在工作日记中写道："反响——沮丧——疲惫——压抑 982
——因门农们不再存在而悲伤——为我！"11月，和卡洛塔去乔治亚的海岛，他们决定在那里盖一幢住宅。12月返回纽约，会见墨西哥艺术家兼作家米盖米·科瓦鲁维亚斯。

1932 1月，会见卡洛塔的母亲内利·撒兴以及卡洛塔与其第二个丈夫所生的十四岁女儿辛西娅·查普曼。见到欧娜和沙恩。2月，开始写作《无穷的岁月》的创作方案。见到乔治·琼·内森，女演员丽莲·吉什，萨克斯及多萝西·康敏斯夫妇，以及詹姆斯·斯派尔，此人系银行家，卡洛塔原来的情人，已为卡洛塔设立了委托基金，每年给她一万四千美元。（奥尼尔不知道斯派尔同卡洛塔的关系，以为她的年金来源是她在加利福尼亚的姑母。）会见德国剧作家格哈特·豪普特曼。5月，同卡洛塔去海岛，在住宅建设收尾时暂住别墅。开始写作《无穷的岁月》，但是写作艰难，进展不大。六月底，耗资十万美元（包括土地）、拥有二十个房间的住宅完工；奥尼尔命名它为卡萨·金洛塔（此名来自"尤金"和"卡洛塔"）。喜爱游泳和浪中垂

钓。担任新的文学刊物《美国观众》的副主编,此刊物由乔治·琼·内森任编辑;并撰稿《面具备忘录》、《重新思考》、《一位剧作家的笔记本》,当代戏剧中面具使用的文章(系列文章发表在 1932 年 11 月至 1933 年 1 月号上)。在《面具备忘录》中写道:“一个人的外部生活在他人面具的纠缠下孤独地度过;一个人的内心生活在本人面具的追逐下孤独地度过。”重新写作《无穷的岁月》,但是于 9 月 1 日晨将其搁置一边,开始写作《啊,荒野!》(在工作日记中写:“带着这个‘怀旧的喜剧’的主意醒来,订出临时性大纲——看上去结构充实,只待写作)。9 月底完成第一稿。重又写作《无穷的岁月》,好不容易在年底完成第三稿。

1933 1 月,写作《贝西·布朗的一生》(原名《这不可能是疯狂》),2 月初重又写作《无穷的岁月》并于三月底完成第五稿。出售《琼斯皇帝》的电影版权,得到三万
983 美元,减轻了对持续开销的担忧,其中包括对特里·卡林和其他友人的经济支助。(下半年发行的电影由达德利·墨菲导演,主要演员是保罗·罗伯逊和达德利·迪格斯。5 月,萨克斯·康敏斯在公司宣布破产前,保证了利夫莱特出版公司支付了拖欠奥尼尔的稿酬。奥尼尔和兰登书屋的共同创办人贝内特·瑟夫签约,条件是瑟夫必须雇用康敏斯作编辑(康敏斯后来成为兰登书屋的主编)。合同规定了百分之二十的稿酬率,并先付一万美元。6 月修改《啊,荒

野!》,然后开始《无穷的岁月》第六稿。8 月,在阿迪朗达克山中的大狼湖度假。参加《啊,荒野!》的排演,并同同仁剧院的广告员拉塞尔·克劳斯结为朋友。10 月 2 日,此剧在纽约首演,连演二百八十九场。10 月中旬回到海岛,修改《无穷的岁月》。喜爱卡洛塔送给他的自动钢琴"罗姬"。得到《啊,荒野!》的电影版权三万七千五百美元(电影由克莱伦斯·布朗导演,主要演员有莱昂内尔·巴里莫,华莱士·比里,以及米奇·鲁尼,1935 年发行;音乐剧电影《夏天的假日》于 1948 年发行)。11 月下旬去纽约参加排演。

1934　同仁剧院演出的《无穷的岁月》于 1 月 8 日在纽约首演,连演五十七场;奥尼尔被"非常偏颇的"评论所激怒。(本年度晚些时候,此剧由艾比剧院在爱尔兰上演,反响良好。)1 月底回海岛,患有严重的神经不安症和消化系统的毛病。3 月,去纽约看医生时被告知,他必须休息六个月以避免精神崩溃。开始服用胰岛素以增加体重,并购买了爱斯基摩单人划子。做了几个船只模型,为其计划写作的以绕行合恩角的快速帆船为背景的剧本《摩羯座的平静》之用。8 月初去大狼湖,住到 9 月底。10 月,在纽约会见爱尔兰剧作家肖恩·奥凯西。秋季在海岛写下几个剧本的笔记和大纲。12 月,沙恩来访,因在劳伦斯维尔学校学习不好,现为弗罗里达军校的学生。

1935 1月，开始计划写作一组七个剧本，将《贝西·布朗的一生》和《摩羯座的平静》合并，通过哈福德一家几代人，考查自十九世纪初期以来的美国生活（最后将为这组剧本起名《自我剥夺的占有者的故事》）。2月至4月，为头两部剧《诗人的气质》（原名为《狗毛》）和《更庄严的大厦》写作创作方案。舍伍德·安德森和现为古典著作研究生的小尤金来访。夏天和秋天，不顾神经不安、压抑与各种小病的发作，写作创作方案的笔记和大纲。11月，开始写作《诗人的气质》草稿。12月，萨墨塞特·毛姆来访。

981

1936 2月去纽约时因胃炎住院。回到海岛后，精神压抑，神经紧张，并持续胃痛。《诗人的气质》草稿未完成便被搁置一边，开始写作组剧中的其它剧本。将计划扩大至九个剧本，始于十八世纪末。抱怨健康不佳是由于海岛气候炎热。10月去纽约治疗，被告知必须休息。11月，应华盛顿大学教授、奥尼尔作品研究者、友人索弗斯·基恩·温瑟之邀，和卡洛塔搬至西雅图，租下温瑟为他们找到的、位于西拉夫纳街4701号、俯瞰皮吉特湾的住宅。11月12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写受奖信，信中承认斯特林堡的影响。12月，和卡洛塔搬至旧金山。12月26日，因患腹痛和前列腺病，住进奥克兰的梅里特医院，12月29日，切除阑尾。

1937 1月中旬，几乎因发炎而丧命，之后方缓慢复原。以

七万五千美元的价格售出卡萨·金洛塔。3月初出院，但继续患有前列腺炎和胃病。4月，从旧金山的旅馆搬至伯克利阿瓦朗大道2909号的住宅。买下加利福尼亚丹维尔附近的拉斯特拉帕斯山中一百六十英亩土地，以建新家。6月，丹维尔的住宅在建筑中，租下拉斐特附近的住宅。不顾健康不佳，重新工作。写作组剧中新的第一剧本草稿，比九幕的《奇异的插曲》还长，却又拿不定是否缩减。11月，手臂出现疼痛神经炎症状。年底搬入丹维尔的新家"道宅"。 985

1938 由于神经炎，3月下旬之前一直无法工作。4月，开始写作《更庄严的大厦》草稿。现在科罗拉多的牧场学校上学的沙恩来访。九月完成草稿并开始重写。听说沙恩打算回到劳伦斯维尔学校，感到不安，但是感到无力干涉他的教育。

1939 1月，完成并修改《更庄严的大厦》第二稿。开始重新写作组剧中的第三个剧本《诗人的气质》。患有神经炎，忧郁症，低血压，并为卡洛塔必须动的眼睛手术而焦虑（手术是成功的）。5月中旬，完成《诗人的气质》第三稿。6月5日，决定将组剧放下，写作其它剧本。6月6日查看笔记，选出两个自传性想法加以发展。6月底，完成第一个剧本《送冰的人来了》大纲，7月初，完成第二个剧本《长日的旅程》（后题为《长日入夜行》）的大纲。7月，现在耶鲁教授古

典作品的小尤金来访，8 月，欧娜来访（“真是个迷人
的姑娘、相貌、举止都迷人——而且她还很聪明”）。
随后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日记中写道：“施本
格勒是正确的。”10 月中旬完成《送冰的人来了》第
一稿。从儿时起就间歇发作的双手动作震颤开始越
来越明显。12 月中旬完成《送冰的人来了》第三稿，
并认为已将此剧基本完成。

1940 疲劳过度妨碍了持续写作组剧。2 月，会见导演约
翰·福特和电影剧本作家达德利·尼科尔斯，讨论拍
摄S·S·S 格伦凯恩系列剧（《东航卡迪夫》、《加勒比
的月亮》、《进入交战区》和《漫长的归途》）的计划，题
为《漫长的归途》（奥尼尔将在 2 月观看这部电影，主
要演员有约翰·韦恩，托马斯·米切尔和巴里·费茨杰
拉德，并称赞这是他的作品改编得最好的电影）。3
月下旬开始写作《长日入夜行》草稿，但是由于健康
持续不佳，写作速度缓慢。4 月底背部受伤。5 月
10 日，德国入侵法国和几个低地国家，一听到这个
986 消息，便出现“战争烦扰症”，不再写作。6 月 26 日
继续写作《长日入夜行》；9 月下旬完成第一稿。10
月下旬开始写第二稿，随后重又写作组剧。决定将
头两个剧本改作四个剧本，创作十一个剧本的组剧。
11 月，计划系列独幕独白剧《讣闻的方式》。12 月
17 日，短毛狗“布莱米”死去，奥尼尔和卡洛塔深感
悲伤；奥尼尔写作《“银色溪谷象征”·奥尼尔的最后
遗言和声明》，以资赞颂。

1941 患前列腺和消化失调以及气管炎。2月，开始作组剧之外的《第十三位使徒》剧作笔记。3月，写作《长日入夜行》(写道：此剧"以最少取得最多——一个朴素的剧本！——我认为也是一个了不起的剧本")。4月写作《休吉》草稿，此系系列剧《讣闻的方式》中的一个独幕剧。随着手的动作震颤日益严重，越加握笔困难。动作震颤被诊为帕金森氏症；接受维生素注射但无效，怀疑是否能够完成组剧。7月，欧娜来访。小尤金9月间来访，读《长日入夜行》和《送冰的人来了》，深受感到，这使奥尼尔很高兴。10月底，作《月照不幸人》笔记。年内余暇均用于写剧本草稿。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对战争的关注日益增加。沙恩加入商船队。

1942 1月，完成《月照不幸人》第一稿。由于动作震颤、前列腺和其它病症的加重。只能偶尔从事《诗人的气质》、《第十三位使徒》以及《休吉》的写作。卡洛塔出现严重的背部疾患。奥尼尔于4月听到消息说欧娜在纽约的"鹳鸟俱乐部"被选为"初入社交界女子第一名"后，非常生气，认为在战争期间追求名利是轻浮和不相宜的。小尤金放弃耶鲁教职去做战时工作(被拒绝从事情报工作和服军役，将在电缆厂工作，并开始严重酗酒)。将手稿、打字稿和其它材料送至普林斯顿和耶鲁大学图书馆以妥善保存。6月完成对《休吉》的修改。受到为控制帕金森氏症而服用药物的副作用影响(7月下旬在日记中写道："严峻的

考验——服用镇静剂，感觉迟钝发呆——不服镇静剂，便又感觉仿佛有蛆虫在全身的皮肤下面爬动”)。
987 11月中旬，完成《诗人的气质》修改稿。当欧娜去加利福尼亚寻求银幕生涯并写信威胁要永远断绝关系时，拒绝见欧娜。写作《最后的征服》(原为《第十三位使徒》)。仆人因战时工作而离去，加之汽油限量和奥尼尔无法开车等，使他们在“道宅”越来越孤单。

1943 1月，开始写作《月照不幸人》第二稿，5月完稿，不顾日益严重的动作震颤每日工作三小时。将他不再期望写作的七个剧本的笔记销毁。6月，试图开始写作剧本《死胡同家伙》，但是由于不再能够用笔写、也无法用打字机或口授方式写作，被迫停止创作。欧娜在6月16日同查理·卓别林结婚后，企图同奥尼尔和好，但是他不回复(她后来又写了几封信，他均未回复，而且在有生之年从未同她生育的五个孩子见面)。《毛猿》的电影版本售出后得到3万美元，减轻了经济上的烦恼(电影由阿尔弗莱德·桑特尔导演，威廉·本迪克斯和苏珊·海沃德主演，1944年发行)。沙恩在北大西洋长期工作后患神经崩溃症，住进医院。

1944 2月，卖掉“道宅”，搬入旧金山的亨廷顿旅馆。烧掉组剧中两部未完成剧本的手稿。卡洛塔因患肾炎病危。因朋友、律师哈里·温伯格之死感到伤心。雇佣卡洛塔学生时代的朋友默特尔·考德威尔之女简·考

德威尔作打字员。修改《月照不幸人》和《诗人的气质》。夏季，会见劳伦斯·兰纳，讨论已完成剧本的上演事宜，推荐《送冰的人来了》在预料中的战后乐观主义气氛消退之后上演。动作震颤时而引起全身抖动。

1945 奥尼尔对简·考德威尔的小小调情导致了他与卡洛塔之间互相挖苦指责。10月，和卡洛塔搬至纽约，在巴克利旅馆租下套房。与乔治·琼·内森以及新律师温菲尔德·阿伦伯格一起去爵士乐俱乐部，参加体育活动。见到正在纽约不稳定地或教书或作无线电 988
播音工作的小尤金，以及严重酗酒、常换工作、并曾两次企图自杀的沙恩。11月19日，沙恩及妻子凯瑟琳·吉文斯所生的孙子尤金·奥尼尔三世出生（孩子于1946年2月10日死于襁褓中，奥尼尔从未见过他）。11月29日，将密封的剧本《长日入夜行》存入兰登书屋保险箱，并说明在他死后二十五年方可出版此剧，并永不上演（卡洛塔是他在作品方面指定的遗嘱执行人，1956年便将剧本出版并上演，剧本获得普利策奖。）

1946 在沙恩和凯瑟琳去"喷头"小住以便从儿子的死亡一事中恢复过来之前，会见了他们俩。春天，和卡洛塔搬入东84街35号六间一套的楼顶房屋之后，两人持续的紧张有所松弛。就《悲悼》改编为电影一事会见达德利·尼科尔斯（电影由尼科尔斯导演，罗莎琳·

罗素、迈克尔·雷德格雷夫和卡蒂娜·帕克斯努主演，次年发行）。为同仁剧团上演的《送冰的人来了》进行设计和选派演员，并同萨克斯·康敏斯一起为发行本做工作。从9月初起，参加下午的排演。10月9日剧目首演，评论不一致，连演一百三十六场。

1947 参加同仁剧团为上演《月照不幸人》而进行的排演。对演员渐渐不满，剧团决定尝试巡回演出。2月20日，此剧在俄亥俄州哥伦布首演，并在匹兹堡、底特律和圣路易上演，并于3月29日在圣路易结束演出。奥尼尔没有要求继续上演，并要剧团推迟《诗人的气质》的上演计划。以一万七千美元同艾格尼丝了结剩余的生活费要求。秋季，同卡洛塔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1948 1月18日，卡洛塔在争吵后离家出走。1月27日，奥尼尔饮酒，跌跤，折了左臂。在医院时考虑离开卡洛塔（告诉朋友他了解到卡洛塔和詹姆斯·斯派尔的真正关系），但是他们在3月又和解了。4月，和卡洛塔搬至波士顿，在马布尔黑德颈附近的岩尖巷买下一幢海边别墅。购买和整修最终花费约八万五千
989 美元（一半出自卡洛塔的积蓄）。8月10日，沙恩由于藏有三小瓶海洛因被捕。奥尼尔拒绝送去五百美元的保释金，并断绝关系（沙恩在肯塔基州列克星敦的联邦医院住了四个月，但未能戒掉毒瘾）。动作震颤在腿部加重，使行走困难，但是在手上却有缓解；

奥尼尔表达希望他可能再度开始写作。秋季搬入别墅。

1949　两手的颤抖越来越严重，使重新写作成为不可能，但奥尼尔的写字台依旧为写作而准备着。聆听收集到的大批爵士乐和布鲁斯音乐的唱片，并偶尔去波士顿。

1950　小尤金在多年酗酒并在电视台谋职失败之后，9月25日在纽约的伍德斯托克自杀。

1951　2月5日夜，同卡洛塔争吵之后衣着单薄、未拿手杖，离开住宅。在花园中绊倒在雪下的一块石头上，右腿在膝关节处骨折。在室外躺了几乎一小时，家庭医生才赶到并把他送进塞勒姆医院（奥尼尔后来告诉友人，卡洛塔嘲笑地拒绝帮助他）。卡洛塔严重晕迷，2月6日作为精神病患者住院，患有因用药过量而引起的溴化物中毒症（住院至3月29日）。在纽约的朋友来探访奥尼尔，其中有康敏斯，阿伦伯格和兰格，他们试图安排同卡洛塔永久分居。3月23日，签署提出卡洛塔精神错乱、无生活能力的请求书，并于3月31日住进纽约的博士医院。体重不及一百磅并偶有幻觉（被诊断为患有不如卡洛塔那么严重的溴化物中毒）。4月初患肺炎，但是青霉素治疗有效果。谢绝萨克斯和多萝茜·康敏斯夫妇请他去普林斯顿同住的邀请。4月23日撤回请求书。5

月 17 日在波士顿与卡洛塔重聚，搬入海湾州路 91 号希尔顿旅馆 401 套房（除去医疗原因，余生中将不再离开旅馆）。售出马布尔黑德顾的别墅；奥尼尔将大量的文学资料档案捐赠给耶鲁，包括《更庄严的大厦》打字稿。拉塞尔·克劳斯来访，他是唯一仍同卡
990 洛塔友好相处的朋友。阅读神秘故事，听收音机中的垒球比赛，并服用剂量越来越大的镇静剂。

1952 让卡洛塔作为他的发表与未发表作品的唯一文学遗嘱执行人。毁掉未完成组剧的草稿与写作方案。由兰登书屋出版的《月照不幸人》得到不一致的评论，销售不好。

1953 健康愈加恶化，9 月起卧床不起。11 月 27 日下午四时三十七分在希尔顿旅馆死于肺炎。遗体解剖表明患有罕见的小脑退化病，可能是遗传，而表面同帕金森氏症相似，此系动作震颤的主要原因。12 月 2 日被葬在波士顿森林山墓地。

文本注释

本卷包含尤金·奥尼尔在1932年至1943年间完成的七个剧本，以及一个他生前未完成的剧本。这些年间，奥尼尔的健康越来越差，从儿时就时断时续的双手震颤症也恶化了。用铅笔写字是他一向创作剧本的方式，却变得越来越困难，到了1943年，则成为不可能。他试过其它方法——电动打字机和对秘书及录音机口述——均未成功。本卷的剧本中只有四部在奥尼尔生年上演和出版过。这些剧本是按照奥尼尔花费创作时间最多的年份、而不是他最后进行修改的年份排列的。

奥尼尔在1932年9月初开始创作《啊，荒野!》，并于一个月之后完成了第一稿。他刚刚完成后来定名为《无穷的岁月》的剧本第一稿，但对它并不满意；正如1933年1月3日，当他把《啊，荒野!》的手稿送给朋友萨克斯·康敏斯打字时对他解释的那样：他刚刚放下那个剧本，“并开始这个剧本的写作。它简直是从我心中喷涌而出。在9月里就写完了这要命的东西。”奥尼尔在1933年6月修改了《啊，荒野》，8月1日将剧本交给同仁剧团上演。他参加了从8月30日到9月23日在纽约的全部排演，并进行修改和删节，有些修改和删节被他纳入正在由他的新出版商兰登书屋（霍拉斯·利夫莱特公司已在年初破产）准备出版的剧本中。在参加了匹兹堡的预演之后，奥

尼尔又对剧本做了进一步的删节，以缩短演出时间。塞缪尔·弗伦奇公司(约 1933)出版的演出本《啊，荒野!：一出关于往事的三幕喜剧》包括了删节部分以及为演出本写的舞台指示，内含奥尼尔在兰登书屋版中未保留的那些部分。演出剧本被分为三幕，将第一、二幕合为第一幕的第一场和第二场，奥尼尔决
992 定不称此剧为喜剧，并要求同仁剧团在其正式预告中用“一部美国民间剧”代替以前的副标题。兰登书屋版于 1933 年 10 月 2 日面世，当天，剧目在纽约首演。奥尼尔未对后来的版本进行修改。此处发表的就是兰登书屋版第一次印刷的文本。

奥尼尔于 1932 年 2 月开始写作《无穷的岁月》的创作计划。9 月，在完成剧本的第一稿并写作第二稿时出现困难之际，他便把剧本搁置一边，创作了《啊，荒野!》。直到 1933 年 4 月 12 日完成了剧本的第五稿之后，他才对创作方法感到足够的把握，遂将剧本送去打字。他继续写作《无穷的岁月》(不同时间分别称之为《岁月无边》、《时光的终结》、《没有终结的岁月》以及《时光的结束》)，于 1933 年 5 月 30 日选择了后来的题目，并在稍后的时间里完成了第六稿。在参加了《啊，荒野!》的排演工作之后，他完成了第七稿，并于 1933 年 11 月 12 日完成了最后一稿，不久之后同仁剧团就在纽约开始了剧目的排演。奥尼尔参加了大多数排练，并做了删节和修改。12 月 27 日，剧目在波士顿预演，并于 1934 年 1 月 8 日在纽约首演。他为剧本的出版做准备工作，12 月末和 1 月初，他校订并修改校样。1934 年 1 月 17 日，《无穷的岁月：一出现代奇迹剧》由兰登书屋出版。奥尼尔的副标题没有被印在书名页上，但是却出现在最早的护封上。他没有参与后来各版的出版工作，此处发表的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的文本。

1935年1月至1939年6月之间，奥尼尔在日记中记载，他打算把剧本放到"书架上"，"忘掉它一阵子"，并创作了后来终于计划为十一部组剧的《自我剥夺的占有者的故事》。剧本的总数逐年增加，组剧的总标题和每个剧本的标题也不断改变。他最早的计划是在组剧中包括四个剧本，可是等到他完成全剧大纲的第一稿时，即1935年11月，计划中的剧本已是八部了。由于剧本之间互相关联，创作某一剧本时作出的决定往 991
往引起对先前写好的剧本或大纲的改动。奥尼尔只完成了组剧中的一部剧本：《诗人的气质》，另一个剧本《更庄严的大厦》则以打字稿修改本的形式同他的文件放在一起。组剧中其它剧本的草稿均被毁掉。

奥尼尔于1935年11月25日开始写作《诗人的气质》（当时是组剧中的第二部，定名为《狗毛》），1936年3月18日完成了第一稿，在将组剧扩充为九个剧本并将《狗毛》定为第三部之后，他从1936年6月28日至8月21日写作第二稿。1937年8月9日，他将剧本的题名改为《诗人的气质》，这本是他为整个组剧使用的标题，然后将组剧命名为《自我剥夺的占有者的挽歌》。在完成了组剧中的第四部剧本《更庄严的大厦》头三稿之后，奥尼尔在1939年1月里修改了《诗人的气质》，将《更庄严的大厦》中的主要角色黛博拉更丰满地写入这个剧本。他连续工作，到了1939年5月19日，他已完成了另外两稿的写作。1942年2月，由于双手震颤症恶化，健康下降，奥尼尔重又开始《诗人的气质》的创作，此时这已是组剧中的第五部剧本了，他在1942年2月16日的工作日记中专门提到，他希望"至少肯定地、不可更改地完成组剧中的一个剧本"。他于1942年11月13日完成了这个剧本的最后修改稿。此剧在奥尼尔的

生年既未上演也未出版。此处发表的是《诗人的气质》第一版的原文(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57年)。

奥尼尔于1936年9月开始写作《更庄严的大厦》(此前他曾一时考虑称这个剧本为《噢,酸苹果树》),但是创作被疾病和旅行中断,他只完成了第一幕第一场的草稿。1938年3月末,他重新开始剧本的创作,并于1939年1月20日在日记中写道,他已经完成了作为九个剧本的组剧中的第四个剧本的第三稿。1940年10月,奥尼尔决定把组剧加长到十一个剧本,将头两部他认为"太复杂"、太长的剧本变成四个剧本。随后他列出对《诗人的气质》和《更庄严的大厦》进行部分重写的提纲,以便在剧本里加进在前四个剧本中是重要人物的三姊妹。三姊
994 妹被写进了《诗人的气质》(见第二幕黛博拉对萨拉的谈话),可是他从未将这三姊妹写进《更庄严的大厦》。尽管奥尼尔就剧本为自己做了更多的笔记,还在不少地方划掉了艾比盖尔的名字,代之以黛博拉,却没有任何记录说明他在1939年1月以后对剧本作过进一步的修改。他毁掉了头几份手稿,但是留下了第三稿的打字本,其中包括对前三幕的多处亲笔修改。奥尼尔还增加了一页纸,上面写着"未完成之作。我若去世,此稿必须毁掉!"然而,这份打字稿却于1951年同其它文件一起,被不经心地送给了耶鲁大学图书馆。1957年,奥尼尔的寡妻和文学遗嘱执行人卡洛塔·蒙特雷·奥尼尔,把将剧本翻译成瑞典文并经压缩后上演的许可给予了斯德哥尔摩皇家剧院的导演卡尔·拉格纳·吉罗。瑞典文改写本于1962年11月9日在斯德哥尔摩首演。1964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更庄严的大厦》的压缩和调整本,以吉罗准备的瑞典演出本为基础,唐纳德·盖洛普任编辑,这个剧本比原来的打字稿短一半还多。玛撒·鲍尔

任编辑的新版本《更庄严的大厦：未经删除本》(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8 年)提供了全部打字稿的文本；此处发表的就是这个文本。

1939 年 6 月初，奥尼尔因长期创作组剧感到“疲惫不堪”，决定写一两部与组剧无关的剧本。到了 7 月 3 日，他已经完成《送冰的人来了》和《长日入夜行》两剧的提纲。他决定先写作《送冰的人来了》，便于 7 月开始了剧本创作，到了 1940 年 1 月 3 日，已经完成了剧本写作。萨克斯·康敏斯于 1 月去加州的“道宅”探访奥尼尔，将定稿打字出来。1940 年 2 月 12 日，奥尼尔取得了此剧作为未出版作品的版权，将演出和出版延至战后。他当时住在纽约，能够参加同仁剧团的演出排练，剧目于 995
1946 年 10 月 9 日首演。当时奥尼尔的震颤症相当严重，他已经无法亲手在出版本的校样上做修改和订正，因此萨克斯·康敏斯代他标上。奥尼尔对后来的版本未做任何修改。收入本卷的是《送冰的人来了》第一版的文本，由兰登书屋 1946 年 10 月 10 日出版。

1940 年 3 月和 4 月，奥尼尔写作《长日入夜行》，但是在完成了第一幕的第一稿之后，他因疾病和“战争困扰症”被迫停笔。6 月末，他重新开始剧本的创作，并相当稳定地一直写作到 1940 年 10 月 16 日，他当时在日记中写到，他已经完成了第二稿。1941 年 3 月，他缩减并修改了打字稿，并在 3 月 30 日宣称这是最后一稿。他于 1941 年 4 月 2 日完成了这个剧本的创作。萨克斯·康敏斯于 1942 年 1 月去“道宅”探访奥尼尔时，将剧本打字成四份，当他回纽约时，随身带走了其中的一份。奥尼尔希望在他去世二十五年后再出版或上演此剧。1945 年重返纽约后，奥尼尔和兰登书屋的贝内特·瑟夫就此达成正式

协议并签字；封好的剧本存放在兰登书屋的保管库中。1955年，在奥尼尔去世两年之后，卡洛塔·蒙特雷·奥尼尔要求兰登书屋出版此书，但是贝内特·瑟夫认为他必须履行他和奥尼尔达成的协议，因此拒绝了这一要求。奥尼尔夫人遂将版权授予耶鲁大学图书馆，《长日入夜行》于 1956 年 2 月 20 日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一版的第一次印刷漏掉了一行（821 页的第6—7 行，孩子……老了），直到第五次印刷才纠正过来。本卷收入的是第一版第五次印刷的文本。

《休吉》是奥尼尔在《画十字的地方》（1918）之后所写的唯一一部独幕剧，原本是八个短小的系列独白剧中的一部，总标题为《为了祭奠》。这个设想的系列剧中的其它剧本均未写出。
996 奥尼尔于 1941 年 4 月开始写作此剧，5 月 19 日便完成了第二稿。1942 年 6 月 22 日至 23 日，他进行了最后的修改。此剧在其生年既未上演也未出版。本卷收入的是《休吉》的第一版的文本（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59 年）。

奥尼尔于 1941 年 10 月末开始写作他的最后一个完整的剧本《月照不幸人》的提纲。1942 年 1 月 20 日，他在工作日记中记录说，他已完成了剧本的第一稿，但是他随后又补充道："珍珠港之后不得不强迫自己写完它，它还需要修改——离题话太多。"1943 年 1 月，他重又开始剧本写作，可他几乎无法写作了，1943 年 4 月 10 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他"唯一的不满是花费的时间太长了——现在进展如此缓慢，不论多有兴趣"。根据第四幕的手稿中他本人的记号，奥尼尔显然是在 1943 年5 月 17 日完成第二稿的。根据这个第二稿整理出了一份打字本，上面又有其它的订正和修改。此剧于 1945 年先以未出版作品取得了版权。奥尼尔协助同仁剧团为演出挑选了演员，并

参加了在纽约的几次排练，但是他未做任何修改。此剧在俄亥俄州的哥伦布预演，1947 年 2 月 20 日在当地首演，后来还在匹茨堡、底特律和圣路易演出，但从未在纽约上演。剧本由兰登书屋于 1952 年 6 月 30 日首次出版。这个版本的校样是根据 1943 年的一份誊清打字稿排版的，这份修改过的打字稿也送给了奥尼尔，但此时他已经非常虚弱，根据他作为第一版的前言所写的按语，他没有做修改或订正（见本卷第 854 页。）此处发表的是《月照不幸人》第一版的文本。

本卷提供了选收在此的各个版本的文本。此书未试图复制这些作品中诸如字词首端和舞台指示的印刷格式等形式安排与设计的特色。文本则未经改动地复制了，只纠正了人物表中的错误和印刷错误。拼写、标点和大小写经常是富有表现力的特征，即使不连贯或者不合规范，也未被改动。下列数条是纠正过来的印刷错误，以页码和行数为序：72（页）8（行），汽车；123.3，心灵旅程；211.24，the the；567.5，手；605.12，没人？；633.33 你；635.11，（过去）是；640.28，它的；702.20，那是；710.2，睡着了；768.19，母亲；782.35，后悔地；822.25，克莱伦丝；882.23，心；898.3，声音；935.38—936.1，他但是，；961.14，呈现。

997 # 注　　释

在下列注释中，出处数码表示本卷的页数和行数(行数包括幕次和场次的标题)。凡收入标准文书参考书目的资料，均不作注。莎士比亚作品的引文均根据《滨河莎士比亚》提供，此书由吉·布莱克莫尔·埃文斯编辑(波士顿：霍顿·米夫林，1974年)。关于更详细的注释、其它研究资料和更多的传记背景，参
998 见：《不为人知的奥尼尔》，特拉维斯·博加德编辑(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8年)；《尤金·奥尼尔书信选》，特拉维斯·博加德和杰克逊·里·布赖尔编辑(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8年)；《"爱慕、钦佩与尊重"：奥尼尔——康敏斯通信集》，多萝西·康敏斯编辑(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1986年)；《"一如既往，金尼"：尤金·奥尼尔写给乔治·琼·内森的信》，南希·莱·罗伯茨和阿瑟·沃·罗伯茨编辑(新泽西州拉瑟福德：法利·迪金森大学出版社，1987年)；《"我们为之奋斗的戏剧"：尤金·奥尼尔写给凯瑟琳·麦高恩的信》，杰克逊·里·布赖尔编辑，特拉维斯·博加德序(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2年)；《尤金·奥尼尔的工作日记，1924年至1943年》，初版，唐纳德·盖洛普编辑(两卷本；纽黑文：耶鲁大学图书馆，1981年)；詹尼弗·麦凯布·阿特金森著，《尤金·奥尼尔：叙事体传记》(匹兹堡：匹兹堡大学出版社，1974年)；特拉维斯·博加德著，《时间等高线：尤金·奥

尼尔的剧作》、修订本(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7 年);阿瑟和芭巴拉·盖尔布著,《奥尼尔》,增订版(纽约:哈泼及罗,1973 年);乔丹·亚·米勒著,《剧作家的成长:奥尼尔和评论家》(芝加哥:斯科特、福尔斯曼和公司,1965 年),玛格丽特·洛夫特斯·雷纳尔德著,《尤金·奥尼尔指南》(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绿林出版社,1984 年);路易斯·谢弗著,《奥尼尔:儿子和剧作家》(波士顿:小,布朗和公司,1968 年)以及《奥尼尔:儿子和艺术家》(波士顿:小,布朗和公司,1973 年)。

在美国的首场演出的演员表系根据首场演出时的剧场节目单,并不都同剧作文本中的人物表完全一致。

与目前惯例相反,奥尼尔是从观众、而非演员的角度描述舞台布景的。

《啊,荒野!》

1933 年 9 月 25 日由同仁剧团在匹兹堡的尼克森剧院首次演出、10 月 2 日在纽约市的同仁剧院首演。

导演:费利浦·莫勒 999
设计:罗伯特·埃德蒙·琼斯

纳特·米勒:乔治·米·科汉
埃西:玛乔里·马奎斯
阿瑟:小威廉·波斯特
理查德:小伊莱莎·库克
米尔德丽德:阿德莱德·比恩

托米：小沃尔特·冯尼格特

锡德·戴维斯：吉恩·洛克哈特

莉莉·米勒：埃达·海涅曼

戴维·麦科姆伯：理查德·斯特林

穆里尔·麦科姆伯：鲁思·吉尔伯特

温特·塞尔比：约翰·温

贝尔：鲁思·霍尔登

诺拉：鲁思·乔佩宁

酒吧间侍者：唐纳德·麦克利兰

推销员：约翰·巴特勒

1 乔治·琼·内森：戏剧评论家、编辑及散文家(1882—1958)；奥尼尔的老朋友和支持者。

2 “不知……罗斯福”：参见弗兰克·莱·斯坦顿和埃塞尔伯特·内文创作的流行歌曲《上帝缺了朵玫瑰花》。

3 “天气……树下!”：参见费迪南·弗莱里格拉思(1810—76)的《革命》中“天热了，噢巴比伦!”欧内斯特·琼斯译，《大地母亲》1910年3月。

4 “他们……心中的秘密。”：参见乔治·伯纳德·萧，《康蒂坦》，第三幕。

5 “我们……为将死的人欢呼。”：《狂欢》，巴瑟洛缪·道灵(1823—63)作。

6 桑多练习器：尤金·桑多(1867—1925)是职业大力士和体育宣传家。

7 “喝吧！……何方!”：爱德华·费茨杰拉德，《莪默·加亚谟的鲁拜集》，

第 74 节(1879 年版)。

8 “可爱”：一种粗烟丝香烟。

9 “但……女人。”：参见鲁迪亚德·吉卜林，《女士们》(1895)

10 “因为……一枝烟。”：鲁迪亚德·吉卜林，《订婚人》(1885)

11 “但……骗不了！”：理查德在引用奥斯卡·王尔德的《里丁·戈尔的歌谣》(1898)。

12 艾洛特·济夫伯格：亨里克·易卜生的《海达·盖布勒》中的人物(1890)。

13 一个玛丽·安：伦敦方言或澳大利亚俚语中的一拳。

14 维斯塔·维多利亚：英国喜剧演员和杂耍艺人(1873—1951)。

15 “今日……为了——”：爱德华·费茨杰拉德，《莪默·伽亚谟的鲁拜集》，第 74 节(1879 年版)。

16 “然后……藤叶！”：参见亨里克·易卜生的《海达·盖布勒》，第二幕。

17 “真想不到，海达！”：海达·盖布勒的丈夫乔治·台斯曼经常重复的一句话。 1000

18 盖布勒将军的手枪：海达·盖布勒的遗产，她用其中的一支自杀。

19 “女人……一幕。”：参见奥斯卡·王尔德，《道林·格雷的肖像》第八章：“女人永远不知道大幕什么时候已经落下。她们总想看一出第六幕，而且剧中的趣事一旦完全结束了，她们就提议继续演下去。”

20 “不……夏夜的良辰——”：奥斯卡·王尔德，《潘提亚》，《诗集》(1881)。

21 “瞧……她的手中——”：阿尔加农·查尔斯·斯温伯恩，《诗歌与歌谣》中的《赞美维纳斯》，第一辑(1866)。

22 “在我们……希望！”：奥斯卡·王尔德《里丁·戈尔的歌谣》(1898)。

23 沿着……到来！：参见《漫长小径》和《曼德勒》。

《无穷的岁月》

由同仁剧团于1933年12月27日在波士顿的普利茅斯剧院首演；1934年1月8日在纽约市的亨利·米勒剧院首演。

导演：费利浦·莫勒
设计：利·西蒙森

约翰：厄尔·拉里莫尔
洛文：斯坦利·里奇斯
威廉·埃利奥特：里查德·巴比
马修·贝尔德神父：罗伯特·洛雷因
埃尔莎：塞雷娜·罗伊尔

玛格丽特：卡洛琳·纽科姆
露西·希尔曼：伊尔卡·蔡斯
赫伯特·史迪威医生：弗雷德里克·福雷斯特
护士：玛格丽特·斯沃普

《诗人的气质》

世界首演于1957年3月29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皇家戏剧艺术剧院上演。美国首演由罗伯特·怀特海演出公司上演，1958年9月6日在纽黑文的舒伯特剧院，9月15日在波士顿的殖民 189
地剧院；1958年10月2日在纽约市的海伦·海斯剧院首演。

导演：哈罗德·克勒曼
设计：本·爱德华兹

米基·马洛伊：汤姆·克兰西
杰米·克里根：柯特·康韦
萨拉·梅洛迪：金·斯坦利
诺拉·梅洛迪：海伦·海斯
科尼利厄斯·梅洛迪：埃里克·波特曼
黛博拉：贝蒂·菲尔德
丹·罗奇：约翰·考尔
帕迪·奥多德：阿尔特·史密斯
帕奇·赖利：法雷尔·佩利
尼科拉斯·盖茨比：卢斯·范·鲁顿

24 萨拉曼卡……塔拉韦拉：半岛战争（1808—14）中，英军在西班牙打败

法国军队的地方。

25 卡舍尔岩石：位于爱尔兰共和国蒂珀雷里群的一座雄伟峭壁。

26 "被野心……腐烂去！"：参见拜伦勋爵，《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一章第42节。

27 "我没有……一个……"：《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三章第113节。

28 "但是……回忆……"：《唐璜》(1818)，第一章第127节。

29 继女(daughters-in-law)：19世纪对继女(stepdaughters)的变异称呼。

30 "但是……惨痛！"：《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二章第26节。

31 方阵：军事队形，用于陆军驱逐骑兵时的空心方块形。

《更庄严的大厦》

世界首演于1962年9月11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皇家戏剧艺术剧院上演。美国首演由艾略特·马丁于1967年9月12日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的阿曼逊剧院上演。在这两次演出中，剧本均被大量删节。

导演：何塞·昆泰洛
设计：本·爱德华兹
灯光：约翰·哈维

服装：简·格林伍德

杰米·克里根：巴里·麦科罗姆
米基·马洛伊：文森特·道林
诺拉·梅洛迪：海伦·克雷格
萨拉：科琳·杜赫斯特
西蒙·哈福德：阿瑟·希尔
乔尔·哈福德：劳伦斯·林维尔
黛博拉：英格丽·褒曼
尼科拉斯·盖茨比：弗莱德·斯图亚特
卡托：约翰·马里奥特
本杰明·泰纳德：科米特·默多克

32 黛博拉：奥尼尔在创作《更庄严的大厦》时，哈福德夫人叫“艾比盖尔”。在《诗人的气质》中，他为其改名为“黛博拉”，打字稿《更庄严的大厦》中有铅笔做的更正，说明他想在整个“组剧”中都使用这个新名字。这个组剧计划为11个剧本，但只有《诗人的气质》和《更庄严的大厦》尚存。

33 “萨拉……夫妻。”：奥尼尔在此处做的修改不完整。

34 …………：此处丢失一页打字稿。

35 “这里的那座旧农庄……在那里。”：在《诗人的气质》的初稿里，有几场戏是在这个农舍中展开的，西蒙则是其中的人物；但是在最后的修改稿中，农舍的几场戏均被删除，留下了这个小小的不协调。在组剧中的下一个剧本《摩羯座的平静》中，农舍作为第一场的场景，并且在所有的

剧本中都作为一个重要地点，反复出现。

36 《箴言报》:《爱国者箴言报，或法兰西和布拉邦新闻》(1789—90 年出版)，被误认为是让—保尔·马拉创办的。

37 “我没有……他们中的一个——”:《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三章，第 113 节。

38 “那活跃的……安闲。”:《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三章，第 42 节。

39 “加里森的《解放者》报”:由威廉·劳埃德·加里森出版的废奴主义者的报纸。

40 “于是……痴疯。”:《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三章，第 43 节。

41 “那活跃的……原来的体面。”:《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三章，第 42—44 节。

42 “在不见道路的……也没人知悉。”:《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四章，第 178 及 179 节。

43 “我……大海。”:《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四章，第 184 节。

44 “霍姆斯……的诗”: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的《带壳的鹦鹉螺》出版于 1858 年。

45 :[ ]:打字稿中少字。

1946年10月9日由同仁剧团在纽约市马丁·拜克剧院首次演出。

导演:艾狄·道林
设计与灯光:罗伯特·爱德蒙·琼斯

哈里·霍普:达德利·迪格斯
埃德·莫舍:莫顿·L·史蒂文斯
帕特·麦格洛因:艾尔·麦格雷纳里
威利·奥班:E·G·马歇尔
乔·莫特:约翰·马里奥特
皮特·韦乔恩:富兰克·特威德尔
塞西尔·刘易斯:尼克拉斯·乔伊
詹姆斯·卡梅伦:拉塞尔·考林斯
雨果·卡尔马:利奥·查尔泽尔
拉里·斯莱德:卡尔·班顿·里德
罗基·皮奥吉:汤姆·佩迪
唐·帕里特:保罗·克雷布特里
珀尔:露丝·吉尔伯特
玛吉:珍妮·卡格尼
科拉:玛塞拉·马卡姆
查克·莫雷罗:乔·马尔
西奥多·希克曼:詹姆斯·E·巴顿

莫兰：迈克尔·怀勒
利布：查尔斯·哈特

46 送冰的人来了：参见《马太福音》第25章第6节："夜半时分传来一声呼喊，'看哪，新郎来了；出去迎接他。'"圣经中的引喻与一个下流故事相吻合，故事中有位丈夫提早回家，向楼上的妻子喊道："送冰人来了吗？"妻子回答："没有，不过他呼吸沉重。"1940年2月8日，奥尼尔在给乔治·吉恩·内森的一封信中写道："好了，我希望你喜欢《送冰的人来了》，包括我喜爱的标题，因为它独特地表达了剧本外在与内在的诸多精神。"

47 雷恩斯法旅店：雷恩斯法是以纽约州参议员约翰·雷恩斯（1840—1909）命名的。

48 玛拉泰斯塔：昂里科·玛拉泰斯塔（1850—1932），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

49 岛：布莱克韦尔斯岛，当时是一座市政监狱所在地，后来称福利岛，现称罗斯福岛，位于纽约市东河。

50 那些布鲁克林的小子们：在因酒精中毒引起的震颤性谵妄中想象出来的可怕的追踪者。

51 彭斯：威廉姆·J·彭斯国际侦探机构。

52 海涅……吗啡：德国诗人海恩里奇·海涅（1797—1856），"吗啡"出自《罗曼采罗》（1851）

53 圣路易斯博览会：指1904年在密苏里的圣路易斯举办的圣路易斯世

界博览会。

54 布拉特尔街：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里，一条和哈佛广场相连的街道；朗费罗的家就在布拉特尔街。

55 莫德河：南非的奥兰治自由邦。1899年11月，英军打败克龙涅指挥 1001
的布尔人后过河。

56 斯珀恩·科普涅：南非纳塔尔的一座山，斯珀恩·科普，1900年1月英军在此山被布尔人战败。

57 "船……苏伊士——"：鲁迪亚德·吉卜林，《道向曼德莱之路》。

58 世界产联(意译"我不工人"：I－Won't－Worker)：激进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 W. W)的成员。

59 阿斯托里亚：纽约皇后区内的一个居民区，同曼哈顿区只隔一条东河。

60 宴会……题字！：参见圣经·但以理第五章。

61 帕尔德伯格：帕尔德伯格是南非西奥兰治自由邦内莫德河畔的一个战场；是1900年2月克龙涅将军向英军投降的地方。

62 马格斯风坦：西奥兰治自由邦的一个战场，克龙涅于1899年12月在此地阻挡了英军的进攻。

63 贝尔伍：纽约市立医院。

64 马蒂文：纽约州立医院，专收精神错乱的犯人。

《长日入夜行》

世界首演于1956年2月10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皇家戏剧艺术剧院上演。美国首演由李·康乃尔、西奥多·曼和约赛·昆泰洛于1956年10月23日在波士顿威尔伯剧院上演；11月7日在纽约市海伦·海斯剧院上演。

导演：约赛·昆泰洛
灯光：撒龙·马瑟
设计：戴卫·海斯
服装：莫特利

詹姆斯·蒂龙：弗莱德里克·马奇
玛丽·卡万·蒂龙：弗罗伦斯·艾尔德里奇
小詹姆斯·蒂龙：小杰森·罗巴兹
埃德蒙·蒂龙：布莱德福德·迪尔曼
凯瑟琳：凯瑟琳·罗斯

65 "那个摩尔人……喇叭声音。"：《奥赛罗》第二幕第一场第178行。

66 铁人：银元。

67 尼采……而死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二部第三章。

68 "……可怕。"：《李尔王》一幕四场，第288行至289行。

69 “一切……悄然而逝。”：厄内斯特·道森（1867—1900），《短暂生命的终结不会阻止希望长存》，（1896）

70 “我们……睡梦之中。”：《暴风雨》，四幕一场，第156行至158行。

71 波德莱尔的散文诗：《羡慕你》，《散文诗》，（1896），亚瑟·西蒙斯英译。

72 道森的西纳拉：厄内斯特·道森，《西纳拉，我以自己的方式忠实于你》 *1005*
（1891）。

73 “自己的……不嫌丑。”：参见《皆大欢喜》五幕四场，第57至58行。

74 “我那个……摇钱树了。”：1883年，詹姆斯·奥尼尔买下查尔斯·费切尔为亚历山大·杜马的小说《基督山伯爵》改编的剧本（1868）；他在这个剧中扮演角色达数十年之久。

75 “要是……我们自己。”：《裘力斯·凯撒》，一幕二场，第140至141行。

76 “遒……卡布尔河。：《卡布尔河津》（1898）。

77 《钟声》……老加斯帕尔：加斯帕尔是轻歌剧《康乃维尔的钟声》（1877）里的一个人物，此剧亦称作《诺曼底的钟声》，罗伯特·普兰凯特作；此外还有列奥波尔德·路易斯改编的《犹太人的波罗乃兹》，原作爱弥尔·厄克曼和路易斯—亚历山德拉·夏特里安。

78 “卖笑的……理喻。”：参见波德莱尔，《尾声》，《散文诗》。

79 “如果……随着我……”：拉迪亚德·吉卜林，《我的母亲》，《逝去的光芒》献辞。

80 小鬼（原文 Sweeny）：听信任何说法的小天真。

81 “把……钱袋里。”：《奥赛罗》，一幕三场，第 352 行。

82 “克莱伦斯……酷刑。”：《理查三世》，一幕四场，第 55 至 57 行。

83 “望着……别旧日。”：但丁·加布里耶尔·罗塞蒂，《生命之屋》，十四行诗第 97 首，《题签》，（1870）。

84 发疯场面：参见《哈姆雷特》四幕五场。

85 “告别”：出自《诗歌与民谣》，第一辑（1866）。

《休吉》

世界首演于 1958 年 9 月 18 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皇家戏剧艺术剧院上演。美国首演由西奥多·曼和约瑟夫·列文同卡兹卡——伯尼联合，于 1964 年 12 月 22 日在纽约市皇家剧院上演。

导演：约赛·昆泰洛
设计：戴卫·海斯
布景：诺埃尔·泰勒

"伊利"·史密斯：小杰森·罗巴兹

值夜班的（查里·休斯）：杰克·道德森

86 演活报剧……闹剧：时事讽刺音乐剧：齐格菲尔德活报剧与闹剧，以及乔治·怀特丑闻。

87 布鲁克林的小子们：见注释50。

88 战马（原文 Man o' War）：著名的美国良种马，在 1919—1920 年间的 21 场比赛中赢了 20 场，共创 5 项世界纪录。

89 阿拉比酋长：一首流行歌曲的曲名，与鲁道尔夫·瓦兰蒂诺在电影 1006
《酋长》（1921）和《酋长之子》（1926）中塑造的浪漫形象有关。

90 钻石腿：约翰·T·诺兰德（1896—1931）的别名，赌徒兼诈骗者。

91 阿诺德·罗斯坦：专职赌徒和赌场经营人。罗斯坦（1883—1928）被普遍认为是许多赌博丑闻的策划者，包括 1919 年世界性系列"黑索克斯"丑闻。

《月照不幸人》

首演由同仁剧院于 1947 年 2 月 20 日在俄亥俄州哥伦布的哈特曼剧院上演。此剧在城外试演时停演，直到 1957 年 5 月 2 日方在纽约市上演。

导演：阿瑟·希尔兹

设计及灯光：罗伯特·埃德蒙·琼斯

乔茜·霍根:玛丽·威尔奇
费尔·霍根:J·M·克瑞根
迈克·霍根:J·约瑟夫·奥多奈利
小詹姆斯·蒂龙:詹姆斯·唐
特·斯台特曼·哈德:莱克斯·林赛

92 杰克·登普西:威廉·哈里森·登普西(1895—1983),美国重量级拳击冠军(1919—26)。

93 "Fortunate…nudus":维吉尔,《牧歌》,第一章第46节:"幸福的老人!这些土地依旧是你的,对你来说足够广大,尽管它布满光秃秃的石头……"

94 "你……狂喜!":约翰·济慈(1795—1821),《夜莺颂》(1819)。

95 布鲁克林的小子们:参见注释50。

96 "两眼……无神。":参见但丁·加布里耶尔·罗塞蒂,《生命之屋》,十四行诗第97首,《题签》:"两眼冷酷无神,为追忆往事而彻夜不眠。"

97 "这正是……疯疯癫癫。":《奥赛罗》,五幕二场,第109—11行。

98 "可……旧情。":厄内斯特·道森,《西纳拉,我以自己的方式忠实于你》(1891)。

99 "以我的方式":厄内斯特·道森,《西纳拉,我以自己的方式忠实于你》(1891)。

100 贝拉斯库：戴维·贝拉斯库（1845—1921），美国的戏剧舞台监督，因其天光效果而知名。

《明天》 1007

《明天》写于1916年，是奥尼尔唯一发表过的小说，也是关于"牧师汤米"酒吧的房客的系列故事计划中的一个。《毛猿》原本也是作为这个系列之一而构思的。《明天》以1911年发生在"牧师汤米"酒吧里一个真实的自杀事件为基础，奥尼尔当时正在此暂住。《送冰的人来了》中的人物吉米·托莫罗也以同一人物为基础。《明天》首次发表在1917年6月的《时髦人士》上。